异时空－－间谍

作者：愚蠢猎人

（1)书信往来

更新时间2005-11-10 19:38:00 字数：4891

　　关于小说家格林姆·格雷在世界大战期间服务于大英帝国海外情报处的传言由来已久，最主要的证据可能就是1916年，世界大战期间28岁的格雷先生在意大利曾被中国军方短暂逮捕一事。……作为曾获牛津大学莎士比亚研究专业博士学位的学者，格雷先生从24岁起便以惊险小说家而著名，所以人们将他的一些采集素材的行为与间谍行为等同倒也不稀奇。……格雷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一个间谍小说写得如此之精彩，以至于人们会误解他真的是间谍的传奇人物。――摘自《英国当代通俗小说研究》詹姆斯·布来恩1928年

　　阁下，本次我在执行与意大利黑手党教父堂·维恩尼奥会晤的任务时，并没有任何违反谍报纪律的行为。我是按照进入专家的指示，用真实的身份，以采集小说创作素材为理由进入意大利的。在协约国占领区，我也没有和皇家军队的任何人发生密切联系。布来恩先生给我的指示就是完全以公开的小说家身份和堂·维恩尼奥见面，准备在判断清楚对方的立场后再介绍布来恩代表我方与之会谈。整个过程我都是严格按照指示进行的。

　　……当我寻找机会向堂·维恩尼奥表示可以介绍他与大英帝国官方代表见面时，他突然改变了态度。……号称正好在深夜前来拜访维恩尼奥先生的两名身穿中国海军礼服的军官对我进行了严厉的盘问，我当然矢口否认此前的所有话语，并且表示有些话只不过是一个作家的幻想和虚构。……在中国人的看押地，我并没有再次受审，直到第二天上午，皇家军队派人将我接出。……中国人的行为表明他们已经了解我的真实身份，他们并不打算从我这里获得更多的情报，他们导演这出喜剧的目的只是在向我们表示：他们不希望大英帝国介入有关意大利黑手党的事务处理。――摘自英国海外情报处绝密报告格林姆·格雷1916年

　　阁下，此次意大利“作家风波”所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该事件使大英帝国的情报机构在意大利地下世界成为笑柄。建议在意大利的情报工作做出如下策略调整：……

　　同时，我也向阁下正式提出：鉴于格林姆·格雷先生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证明他对危险的感知不够敏锐，恐怕他更适合进行在后方的情报研判而不是与同行进行现场交锋，建议今后不再派遣格林姆·格雷先生执行现场任务。――摘自英国海外情报处绝密报告詹姆斯·布来恩1916年

　　阁下，已经按照您的命令嘉奖了参与本次在德国毒气实验室行动中表现卓著的情报人员，在这里我特别向您提出其中两名我认为非常有潜力的情报人员：他们分别是刚刚获得剑桥圣三一学院东方史学博士学位的保罗·波特先生，以及出身于海军世家，退役前任皇家海军陆战地上尉的科柯·莱恩斯先生。两位绅士都是由我本人招募，并且第一次担任海外派遣任务的新人，但是他们在德国行动中于逆境之中力挽狂澜，在我方潜伏人员已经被德国情报机构控制的情况下，主动修改行动计划，最终不但获取了德国人毒气生产的关键情报，并且还救出了我方的潜伏人员。为了表示对这对新人优异成绩的嘉奖，同时也考虑到事前他们本人的意愿，提请请您特别批准波特先生和莱恩斯先生能够享受这次公费海外旅行……――摘自英国海外情报处绝密文件詹姆斯·布来恩，1916年

　　准许保罗·波特和科柯·莱恩斯先生享受本次旅行，但是请布来恩教授在阅读附上的大臣阁下文件后说服保罗和科柯，他们旅行的路线要修改，并且尽可能地完成大臣阁下文件中所要求的特殊情报搜集任务。海外情报处处长M；顺便问一句：教授，这两个新人的名字我怎么感觉如此熟悉？――摘自英国海外情报处内部办公文档1916年

　　阁下，虽然旅行线路的修改让两位年轻的绅士很突然，但是他们还是很愉快地接受了，因为中国毕竟是这个时代最让人感兴趣的国度。至于大臣阁下的任务，他们都笑着答应了，因为这个任务连我本人都觉得就算在非战争时期被布置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他们已经在领取费用后出发了。忠实于您的詹姆斯·布来恩；顺便提醒您：保罗·波特和格林姆·格雷在依顿公学都是我的学生，您肯定是在看格林姆的报告时看到过这个名字，事实上保罗和格林姆在中学时期是我最得意的两个弟子。――摘自英国海外情报处内部办公文档1916年

　　教授，我想起来了，谣传当年您离开依顿公学的原因当中，是有一个叫波特夫人的学生家长出现过，我听我太太的妹妹说起过。当然了，亲爱的教授，作为一个绅士我是从来不相信这些无聊的传闻的。周末到我家聚餐如何？我儿子托马斯·高邓正好被军部召回伦敦开会，您还可以带上您的女儿简妮一起来品尝我刚搞到的那瓶1861年的法国白兰地。M――摘自英国海外情报处内部办公文档1916年

　　处长阁下，您还是留着那瓶1861年的法国白兰地自己喝吧！我周末要带简妮去牛津参加一个有关《坎特博雷故事集》的学术研讨会。你的詹姆斯·布来恩；顺便提一下：伦敦上流社会最近盛传，某位担任重要敏感职位的先生上个星期的某天和一位出身于威尔士的美国女性在邦德街活动过，这位美国女士据说是一位德克萨斯石油大亨的遗孀，名字中有个S，你知道，我也不相信谣言！――摘自英国海外情报处内部办公文档1916年

　　教授，我没有想到在紧张工作中的一次小小的幽默竟然让你如此生气。如果你真的生气了，我向您表示道歉，希望这样能平息您的怒火。同时，我相信某个担任敏感重要职位的男士肯定不希望他的太太听说任何关于S女士的传闻。M；顺便提醒：在看到您提及美国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在什么地方看过科柯·莱恩斯的名字，好像是战前有位同名同姓的皇家海军陆战队上尉在扑茨毛斯码头的一间酒吧发生的斗殴事件中，独自一人致使四名来访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骨折住院，这位绅士后来被皇家海军开除了，报纸曾经报道过。但是我相信或许是我记错了，所以，我附上一本1912年制订的《英国海外情报处正式人员招收守则》供您参考阅读。――摘自英国海外情报处内部办公文档1916年

　　亲爱的M阁下，都是由于战争，我们大家的记性越来越糟糕，特别是关于那位S女士的传闻，我清楚地记得那位传闻中身担重职品德高尚的绅士，在上个星期一直都和我在一起处理一些有关大英帝国存亡的敏感问题，根本不可能出现在邦德街。忠实于您的詹姆斯·布来恩；顺便告诉您：我很有兴趣在周末去和您一起品尝1861年的法国白兰地，我同样认为我的简妮会很高兴在周末见到她一直想念的托马斯·高邓。――摘自英国海外情报处内部办公文档1916年

　　好的。M；顺便说句：教授，那本《英国海外情报处正式人员招收守则》您要是没时间看就扔了吧，现在是战争时期，大英帝国需要我们把精力放在更有意义的地方。――摘自英国海外情报处内部办公文档1916年

　　……负责监视这两名英国人的小组工作人员迄今还没有发现目标和当地英国特务机构有任何接触的迹象，……他们号称计划在明日上午通过深圳前往广州，据目标科柯·莱恩斯昨日夜晚在中环里茨饭店参加在港欧洲人士的圣诞酒会时扬言，他们计划在广州过元旦，之后北上去河南和山东，他们号称接受英国某家文化研究基金的委托，要全面考察中国的民间武术。……如果不是来自英国的情报证实，这两个英国特务倒真是象两个来中国考察中国武术的普通人。目前监视小组继续对目标严密跟踪，并已经与广州站同志协调了在深圳的交接工作。安全总局反谍报局香港工作站站长盛省三，1916年12月26日――摘自中国安全总局反谍局内部文件1916年

　　我们有些同志显然已经忘记了情报工作的特点，竟然会以为英国情报机构会在战争时期真的能花钱让两个高级特务来中国考察中国武术！这些同志丧失了反谍报工作的警惕性，丧失了反谍报工作的嗅觉。危险！安全总局反谍报局局长倪小峰，1916年12月28日――摘自中国安全总局反谍局内部文件1916年

　　……两名目标在去佛山“宝芝林”药厂与广东省议员黄飞鸿老先生见面后，于昨日夜晚回到了广州，继续入住沙基岛白天鹅酒店。宝芝林药厂按照我部门事先的提醒，将涉及到专利产品的研究所和为军方生产药品的车间做了保密处理。但是两名目标没有提出任何参观药厂车间的要求，他们只是和黄飞鸿老先生交流了东西方搏击术的发展历史，目标科柯·莱恩斯还和黄老先生的门下弟子进行了两分钟的徒手对练……有关现场对话、活动的记录请参阅附件。……在上级领导的英明指示下，我们基层反谍报工作人员打消幻想，端正态度，随时保持警惕，严密监视这两名英国特务，并坚信他们一开始间谍活动之日，就是我们反谍报战士揭穿他们画皮之时！安全总局反谍报局香港工作站副站长，监视组组长盛省三，1917年1月4日――摘自中国安全总局反谍报局内部文件1917年

　　亲爱的托马斯，

　　距离上次在伦敦见到你已经是23天了，这是我23天以来给你写的第3封信，希望它和我对你的思念一起与前面的2封信都能到你的身边（以下省略21行内容）……

　　……德国人的飞机不停的轰炸伦敦，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感觉战争离自己是这么近。有家电台的主持人说：就算在1780年代的美国分裂战争和1860年代我们的远征军在中国遭受的重创，和眼下的轰炸比起来都好像是童话里面的故事了。当然，不能说是《格林童话》，只要是德国人的东西都是眼下英国社会最忌讳的话题。孩子们不能读白雪公主，也不能去玩以前的那些条顿骑士团骑士打仗的游戏。连欧洲王室的血统关联常识也都被依顿公学和哈罗公学从修养课中删除了……

　　说点好玩的：你还记得保罗·波特的母亲J·K·波特女士吗？最近她出版了一本和这场战争毫无关系的书，书名叫作《哈利·罗林》，是本儿童读物，据说是讲魔法故事的，反响很好，我准备也去买一本来看，如果你有兴趣，我也会给你寄一本。

　　亲爱的，刚才格林姆·格雷打电话来向到家里来拜访我，我借口头有点痛谢绝了。格雷姆从上海回到伦敦后已经到我家来了三次（以下省略）……

　　――摘自简妮·布来恩和托马斯·高邓的书信往来，1917年

　　亲爱的简妮，

　　直到X月X日（时间被书信检查官抹去）我们的部队到达XXXX（地址被书信检查官抹去），我才在军邮所里一次收齐了你的3封信，你简直无法想像我看见那3封信时的心情（以下省略21行内容）……

　　《哈利·罗林》热销的消息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真为波特夫人感到高兴，虽然我们这里有人因为在同一张报纸上找不到关于我们打仗的消息而沮丧。保罗有没有回到伦敦？这个浪荡公子，大家在这里打仗，他却能搞到钱去进行学术旅行，真的很羡慕他。至于格雷姆这个所谓的作家，下次他要是再纠缠你，你就说我问他好，并且代我问候他那只18岁时被某个比他小4岁的男孩子打伤的鼻子，问问他下雨天他的鼻子还酸不酸。格雷姆和我老爸还有你老爸都是一些自以为掌握了很多秘密，总觉得自己对大英帝国要承担更多责任的家伙。我不喜欢他们那个圈子，我知道你也不喜欢，他们那个圈子里就你老爸和保罗最正常，可惜保罗却是个浪荡公子。总之，我在这里打仗，你在伦敦想我，等我忙完欧洲这块的工作后，咱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全世界都乱套了，美洲，欧洲，亚洲，到处都在打仗，这些仗为什么要打，该不该打我不去想，这些问题可能都是你爸爸我爸爸还有格林姆那种人考虑的。我就是想把这份打仗杀人的工作做好，平平安安回家见到你（以下省略5行内容）……

　　写完这封给你的回信后，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奇怪：文笔粗俗之极，一点都不象我这个拿过《泰晤士报》中学生散文比赛金奖的人写的，倒是象极了我手下那些粗鲁的军士们给他们家乡婆娘们的信。可能，这就是战争带来的变化（以下省略）……

　　――摘自简妮·布来恩和托马斯·高邓的书信往来，1917年

（2)一篇没有发表的小说手稿

更新时间2005-11-10 19:45:00 字数：3446

　　夕阳穿过浓重的乌云缝洒落下几道金黄的光线，士兵们踏着满地的向日葵落叶走向地平线的那方。

　　中午的一场秋雨使他们脚下的落叶踩上去后发出“苦吃、苦吃”的声音，山脉在他们的身后越来越远。随着队伍的行进，那巍峨的大山在他们身后逐渐由绿色变成暗青色，山脚下滚滚的浓烟逐渐和低沉的云雾混在一起，锁住了山脚以上的山体，使大山显得更加雄伟。

　　那浓烟滚滚处曾经是这支军队的战场，这只部队和敌人在那山脚下对峙了整整两个月，期间激战过好几次，这时那片浓烟下还传来隐约的炮声，可是所有的军人此刻都跟商量好似的不去回头看一眼，人们的眼睛都只看着脚下的路，闷头行进。

　　两列纵队中间狭窄的土路上行进的是缓慢的汽车和马车，汽车后面拖着火炮，大车上面大部分是伤兵，也有少部分马车上放着重机枪。时不时有一些骑兵三三两两的打马从队伍外侧经过，他们的面色同样铁青着，就连他们胯下的战马好像也明白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低着头不嘶不响的倒腾着小碎步，远没有平日行军时从步兵身边走过时的那般威风。

　　一名年轻的中士从稀稀拉拉的队伍里横出来，将身后潮湿的行军背囊艰难地取下，挑了块相对干燥的石子地面将背囊放在上面，然后一屁股坐在背囊上，解开了军靴上面束裤子的布带。中士脱下靴子后，叹了口气，将潮湿破烂的厚布袜子拉下来扔在一旁，接着从大衣里面掏出一块肮脏的干布仔细的擦拭起自己冻得发青的双脚。

　　“不许停！继续前进，不许停留！听见没有？”随着吼叫，一名骑马的上尉策马赶到中士身边，马蹄溅起的泥点落在中士已经满是硝烟和灰尘的脸上。上尉从马上居高临下怒视着年轻的中士，左手里的皮鞭颤抖着，好像他在努力克制自己向中士脸上抽一鞭的冲动。

　　中士抹了把眼睛周围的泥点，抬脸看着上尉，表情很快平静下来。

　　“上尉先生”中士解释到：“我的脚有点问题，我只是想整理一下靴子，换双干净的袜子，您瞧，不会耽误行军的……”

　　“住口！军长亲自授权我们骑兵团担任今天行军的执法队，为了保证行军速度，我们有权力用军法处理任何涉嫌耽误行军的士兵或者军官！”上尉迅速地扫了眼中士的脚后大声说到。他身后又有两名骑兵策马赶来，并且在勒停马后默默地取下本来背在身后的马枪。正在行进的步兵们看着这一幕，逐渐地放慢了脚步，同情地看着那名可怜的中士。

　　“不许放慢脚步，加快行军！”骑兵上尉对着步兵们喊叫，然后，他用马鞭一指已经站起身的中士，呵斥道：“刚才，你在回答一位军官的问题时没有起立敬礼，这是严重违反军规的行为！现在，我命令你，中士，立刻穿上靴子回到队伍里去行军，否则我将追究你多处违反军规的行为！”

　　“没有必要这么夸张，上尉”一名本来躺在马车上的年近50岁的老上尉艰难地坐起身喊到：“我认识这名中士，他可不是那些偷懒的懒骨头，他们连昨天晚上负责阻击敌人，现在能走路的人就剩下不到10个了，都是这名勇敢的中士带回来的。”

　　听到有人在反驳自己，骑兵上尉不由大怒，他将马头拨转向马车方向，沉声问到：“替他说话的是谁？”

　　“是我，你也不用向我敬礼，因为我没有办法还，”老上尉举了举缠着纱布的两只手：“今天凌晨我的连负责第二道阻击线，这个维佳中士带人撤下来以后又帮我打了两小时仗……他是个好小伙子，上尉。你们这帮兔崽子都停下来干什么！这是军官之间的谈话，你们谁要想听我就把他交这位威风的骑兵上尉先生去收拾！”

　　周围的士兵们急忙加快了行军脚步，有名上士喊道：“是，老爹，我们会跑得比兔子还快的！”大家都笑了起来，队伍的速度明显的加快了。

　　“这帮兔崽子，看我手好了后怎么收拾你们！”老上尉冲着哈哈大笑的士兵们骂到，然后冲着还拎着靴子笔直的站在那里的中士喊：“小伙子，快过来坐在马车上穿你的袜子靴子，这位骑兵上尉先生就不会骂你耽误行军了，快来，我批准的。”

　　中士愣了愣，然后在周围步兵的哄笑声中一手抓着背囊一手抓着靴子快跑几步，在马车上另外两名伤员的帮助下坐在了马车的后部。骑兵上尉看着这幕闹剧，无奈的摇了摇头，干脆跳下马来，将手中的缰绳潇洒地甩向跟随的骑兵，自己大步走在马车旁边和面向车后的老上尉说话。

　　“你指挥得不错啊，上尉”骑兵上尉对老上尉说：“昨晚打阻击的后卫连队里，没有哪一个能象你的这个连－－还有这么多的人在，精神还不算糟糕。”

　　“是命好，”老上尉摇了摇头：“我负责的那边地形复杂，敌人的装甲车开不上来，所以他们最多也就投入了两个连的步兵试探一下，”他用下巴指了指正在穿袜子的中士背影“再加上这个小家伙真的很有才华，对敌人的那套打法很清楚，他过来后一直帮着我出主意，少死了不少人。挡够三个小时以后敌人也不进攻我的阵地了，我就带弟兄们撤下来了。上尉，前面中午打得怎么样？我听说上午你们骑兵还组织了一次反突击，效果如何？”

　　骑兵上尉欠过身去，低声对老上尉说道：“不知道是哪个傻瓜制订的作战计划，让我们迎着阳光冲击敌人的步兵，本来地形还不错，可我们的炮兵迎着太阳射击精度太差，结果敌人的追击步伐是放慢了，可你看看……”骑兵上尉的嗓音更低了“……你看看周围，我们团能骑马的人你都能看到。”

　　老上尉扫了眼周围行军队伍两侧不到200人的骑兵身影，惊愕的张开嘴说不出话来。

　　“现在在前面顶住敌人的是第三师，敌人应该是给养出问题了，装甲车从中午起就不见出动了，三师这才顶到现在。而且，”骑兵上尉抬头看了看阴沉的乌云：“今天的天气一直不错，敌人的空军没有办法来轰炸，要不然……”

　　“我们的空军也不会就让敌人的空军就这样炸我们！”老上尉摇了摇头：“空军前两天就在我们连的阵地上面和对方干过几次，我们的空军打得不错，我都看见他们干下来好几架敌人的飞机……”

　　“都干光了，”骑兵上尉更坚决的摇摇头：“我们的飞机这几天都干光了！前天我护送两名空军的联络官去军部，听他们说我们这个战区的飞机已经快拼光了，新的空军估计过两天才能到。”骑兵上尉说到这里，扭头用奇怪的目光看了眼已经穿好靴子，正在仔细地整理行装的中士背影，扭回头来，突然抓住老上尉的肩膀，低声急切地说到：“上尉，我说的这些你别告诉手下，我听说敌人摩托化部队的合围点应该是阿尔布拉克，哪支部队赶天亮前能通过阿尔布拉克就能活下来，你要拼命的催促你的部队快跑，越快越好，不要管别人睡觉还是吃饭，只要拼命跑应该就有机会。”骑兵上尉说到这里，又扫了眼中士，扬高了嗓音说：“今天晚上我还要带着弟兄们去骚扰敌人的追击部队，打完仗要是我们都活着，再见面我请大家在图拉喝伏特加，记住我是骑兵上尉尼古拉·阿列克赛·马柯洛维奇！”说罢，上尉抓过手下扔来的马缰绳，一个漂亮的上马动作赢得周围一片口哨声，接着便打马扬鞭而去。

　　这时，中士也跳下马车，试着跳了两下后对老上尉说：“老爹，我已经搞好了，谢谢你，我还是去前面走吧。”

　　“好的，维佳，你到前面告诉少尉阿廖沙，不管别的部队怎么样，我们连的行军速度还要加快，就说我们连有特殊任务，凌晨3点以前要过阿尔布拉克，天亮后我下令才能休息！”老上尉说到这里，叫住已经准备拔腿就跑的中士：“维佳，告诉阿廖沙，我临时任命你作尖兵班班长，你的全名？”

　　“维克多·阿列克赛·马柯洛维奇”看到老上尉的表情，维佳笑了：“不用猜了，刚才那位是我的二哥，我去前面了，我会通知少尉阿廖沙，老爹任命中士维克多·阿列可谢·马柯洛维奇作步兵三一一团第七连尖兵班班长！全连急行军，凌晨3点以前必须经过阿尔布拉克！”重复罢命令，年轻的中士灵活地穿过队伍往前跑去。

　　老上尉努力控制住自己惊愕的表情，扯开嗓子大声喊道：“听见没有！第七连刚刚获得特殊任务，给我跑步前进！没有命令不许停！”人流中这一只小连队开始跑起来。

　　“兔崽子们，跑起来别停，就当中国人的大炮筒子已经顶在你的屁股上了！前面的娜达莎还撩开裙子在等你！跑啊！”喊完这嗓子，老爹躺倒在因为加速而格外颠簸的马车上，将脸半埋在头下枕的军毯上，用谁也听不清的嗓音嘀咕道：“天啊，他们是亲兄弟，亲兄弟啊……这都是造得什么孽啊……这该死的战争，该死的中国人……他们是亲兄弟啊……”

　　－－录自莫斯科警察局刑事警察上尉阿廖沙·谢尔盖洛夫遗物草稿，1916年

（3)一个电影剧本

更新时间2005-11-10 19:49:00 字数：8570

　〔编者按〕《阳光天堂》是当代意大利著名导演托尔尼托尼在1970年拍摄的电影，电影一拍出来就获得国际反华势力的一致叫好，并且先后获得威尼斯电影大奖和嘎纳电影多项奖项。在这部电影当中，托尔尼托尼借一个童年的小男孩“托托”的眼睛，片面反映并歪曲了当年为了解放地中海人民而英勇远征的我国军人形象，用所谓的“人道主义关怀”对我国军人光辉的历史形象进行诬蔑。由于托尔尼托尼的在该部影片中运用了一些比较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该部电影起初在艺术上获得了部分国际电影界人士的好评。然而毒草毕竟是毒草，在我国外交部、文化部的抗议下，意大利电影界爱好和平与热爱中意友好的艺术家们普遍认识并开始愤怒声讨电影中的反华主义，继而从艺术的角度对电影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批判。托尔尼托尼由于拒绝接受这些正确的意见，于1971年被开除出意大利电影工会，后又进一步堕落，于1972年背叛祖国意大利投奔了国际上最反华最反动的国家。我们为了给国内的电影工作者开拓电影表现手法的眼界，也是为了使广大宣传专业工作者更好的掌握与各种打着艺术的旗号实质上反动反华的“艺术家”们进行斗争的技巧，特别组织了专业人员按照电影内容进行了文学剧本的整理并内部发行，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电影工作人员在电影艺术技巧方面能有所提高，同时相信我们的电影工作者能够对该部作品中的反华反动思想进行鉴别和批判。

　　意大利电影文学剧本

　　《阳光天堂》

　　――根据导演托尔尼托尼1970年拍摄同名电影整理

　　序1、 白天，罗得岛，克里蒂卡镇镇外的沙滩，外景

　　镜头从阳光下耀眼的蓝天开始，一直摇到与海面平行的高度，然后在同样蓝得耀眼的大海背景下，三个光头从画面下方入画，这是三个刮得锃亮，明显可以看出是儿童的头部背后特写，然后镜头拉开，三个10岁多的小孩背朝镜头看着远处大海，镜头平移到侧面，中间一个男孩正端着一具精巧的女士望远镜看着，另外两个男孩不时地看一眼远处，又焦急地看一眼拿望远镜的男孩。

　　卡里奥： 托托，你看到没有？

　　安东尼： 托托，你该给我看了，这个望远镜是我的！

　　托托放下手，看着安东尼，一脸严肃。

　　托托： 安东尼，我再次提醒你，这个原来属于你奶奶的望远镜已经于今天早上9点起被意大利爱国志愿军罗得岛特别行动队司令，也就是我，正式征用了，它过去不是你的，今后也不是你的了！

　　卡里奥： 托托，那我也应该有份啊，我可是意大利爱国志愿军罗得岛特别行动队的发起人之一啊，对吧？

　　安东尼： （哭了）可这是我冒险从我奶奶的包里偷出来的啊，我奶奶下午去罗得市看歌剧时要是找不到她的望远镜，她会告诉我爸爸的……

　　托托： 在中国人就要侵略我们亲爱祖国的时刻，你竟然为一副望远镜哭？你真的很脆弱，安东尼。卡里奥，你来对安东尼进行纪律教育。

　　于是，卡里奥冲着安东尼比划着威胁的手势，个头最小的安东尼更大声地哭起来。突

　　然间，在他们身后响起安东尼爸爸的暴喝

　　安东尼爸爸：安东尼！是你偷了你奶奶的望远镜吧？看我不打断你们这三个小偷的腿！

　　安东尼的爸爸，一个身材矮小粗壮的男人手里挥舞着木棍冲了过来，三个孩子尖叫着顺着海滩跑开。

　　序2、同上

　　在耀眼的蓝色天空和同样耀眼的蓝色大海背景下，三个光头小男孩奔跑在白色的沙滩上，镜头跟着他们的奔跑，并且故意晃动造成虚光的感觉。音乐声渐起，推出片名和字幕。

　　镜头跟随着三个被追逐的小男孩进入世纪初的克里蒂卡镇，古老的地中海小镇，刷成白色的普通房屋和发黄大理石建就的较大建筑在阳光下反射着虚光，在路上行走或站立的人们不停地为这三个奔跑的小男孩让开道路。

　　托托独白： 那是1916年的夏天，我当时以为一生中最快乐的一个夏天。大人们都在准备着和即将入侵的中国人打仗，在我看来就这种准备就是镇上的男人们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偷懒理由。总之，学校也不上课了，我可以和伙伴们在镇里镇外随处游玩闯祸……

　　序3、白天，克里蒂卡镇广场，外景

　　镜头面向三个奔跑的小男孩，他们跑到镇中心的广场上时，突然停住脚，呆呆地看着前方。画面外传来有节奏的军鼓声和整齐的行军步伐声。

　　下一个镜头：小镇的镇中心广场，大约两百多名意大利陆军士兵穿着漂亮笔挺的军服，端着上有雪亮刺刀的步枪，在军鼓的伴奏下列队而行走进广场，当他们走到广场中心的喷泉旁边时，带队的英俊上尉突然立定，潇洒地挥舞了几下军刀，于是所有的军人以明快的、舞蹈般的节奏变换着复杂的队形，当鼓声突然停止时，他们的队形已经变成了面向上尉的凹字形，随着鼓声的最后一声他们突然将步枪整齐地放下，并发出“啪”的一声。

　　镜头一转：安东尼的父亲已经追上了三个孩子，可这时候他站在孩子们的后面，同所有人一样呆呆地看着军队的表演，突然安东尼的爸爸激动地挥动手臂

　　安东尼爸爸： 军队万岁！国王万岁！意大利万岁！

　　所有的镇民包括三个小男孩都激动地挥手高呼：

　　军队万岁！国王万岁！意大利万岁！

　　英俊的上尉指挥官待镇民们的呼喊声稍微下落后，矜持地微微扬起下巴，左手舒展地一抬，示意周围的人们安静下来，然后舒展开持刀的右手臂，作了个优雅的预备动作。

　　军鼓手开始敲击起准备动作的快节奏。

　　但是英俊的上尉突然看见面前的士兵们一致向左看去，他恼怒地顺着那个方向望了一眼，然后也瞪大了眼睛。

　　镇民们的目光跟着军人们看去。

　　只见一位美丽、性感的年轻姑娘旁若无人地从广场边上走过，风吹着她薄纱质地的短裙，更显示出骄人的曲线。姑娘昂着头，象个公主那样地凸现着自己的美丽，伴随着军鼓声，迈着轻盈的步伐从画面上走过。

　　两名站在托托他们身旁，嫉妒地看着这一幕的老年妇女议论着：

　　老妇甲： 这是医生拉多旺的女儿米丽安娜，听说一直寄养在罗马亲戚家，最近才回来。

　　老妇乙： 一定是在罗马干了不要脸的事，被人赶回来的，你瞧她那贱样！

　　鼓手们一边看着美女，一边随意敲打着军鼓，终于乱了调，停了下来。

　　米丽安娜边走边向这边望来，冲着镜头妩媚一笑，然后又转回头去继续走路。

　　年轻英俊的上尉痴痴地看着，这时突然间挥舞军刀高喊

　　上尉： 军队万岁！国王万岁！意大利万岁！

　　于是，所有的男性镇民都挥舞着手臂跟随着军队呼喊起来，只有女镇民和托托没有喊。

　　托托发呆般的特写镜头。

　　托托的画外音： 在1916年那个夏天开始的时候，我的人生第一次有了目标：有一天我要作一名英勇的意大利军人，还要娶米丽安娜作老婆。

　　淡出，黑幕。

　　1、晚上，托托家，内景

　　黑幕

　　在皮带和肉体的接触声与女人的尖叫声还有托托的哭声中，淡入。

　　昏黄的灯光下，托托惊恐万状地躲在墙角缩成一团，托托的妈妈哭喊着在阻拦手握皮带的托托爸爸。

　　托托爸爸： 你给我让开！别拦我！我今天一定要打死这个小流氓！你看他，竟然敢去剃

　　光头，象个监狱里的流氓！还带着别的小孩偷东西，让人家的父亲骂我不会管教儿子！你让开！让我打死他！

　　托托的妹妹吉娜从外面跑进来。

　　吉娜： 爸爸，安东尼和他的奶奶到咱家来了！

　　托托爸爸： 哼，一定是来告状的。

　　托托的妈妈冲着儿子画了个十字，跟随着丈夫走出门去。吉娜幸灾乐祸地对着托托做鬼脸。

　　吉娜： 这下你要到大霉了！我亲爱的哥哥！

　　托托冲着吉娜挥舞了下拳头。

　　……

　　3、夜晚，托托家的客厅，内景

　　安东尼的奶奶慈祥地抹着托托脸上的泪迹。

　　奶奶： 告诉我，孩子，你干吗要带着安东尼剃光头。

　　托托： 我们的体育老师说，打仗时男人都要剃光头，受了伤好包扎。

　　奶奶： 呵呵，那你们拿了我的望远镜干什么？

　　托托： 我们想第一个发现中国人的军舰，好去向镇里的军队报告。

　　奶奶： 是吗，呵呵呵，真不错，这个镇上总算有几个男人除了喝酒、勾搭坏女人外还知道干点正事。不过呢，我的小镜子还要用来看歌剧，拿着，这个是安东尼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在海军用过的。

　　奶奶将一只发光的，黄铜外壳的单筒望远镜递给托托。

　　……

　　12、夜晚、克里蒂卡镇外的小山包上、外景

　　三个小男孩挤在一棵果树上面，轮番用单筒望远镜看着远处的火光。远处的普辛索斯山

　　那边传来阵阵低沉的炮声，还可以看见天上映出的火光。

　　卡里奥： 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见普辛索斯山那边的火光。

　　安东尼： 还是白天好，白天还能看见中国人的飞机。

　　托托： 该我了，给我。

　　卡里奥将望远镜递给托托，托托拿着望远镜却调转方向，向镇内看去。

　　卡里奥： 托托，你又看错方向了。

　　托托： 你别管。

　　主观镜头：在托托的望远镜内，还是前几天的那个小楼上，灯光下英俊的上尉和米丽安

　　娜又在一起拥抱亲热，米丽安娜身上的衣服逐渐被除下，灯光下露出白花花的一片，上尉起

　　身，走到窗口，又象前次那样拉上了窗帘。

　　卡里奥： 托托，你看什么呢？那么认真？

　　安东尼： 该我看了。

　　托托随手将望远镜递给安东尼，一副意味索然的样子。

　　托托的独白： 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其实我想当兵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和我还没有见过的

　　中国人打仗，而是为了能和米丽安娜上chuang，对，不是为了和她结婚，只是为了和她上chuang，

　　要是她非要我当兵或者结婚才可以和她上chuang，那我就会去当兵和结婚。

　　……

　　15、黎明，托托家，内景

　　带有金黄色的晨曦从托托卧室的窗户外面照射进来，洒在托托疲惫不堪的脸上，他空洞地睁着双眼。

　　托托的独白： 那个晚上，我自渎了6次，每次都当我是那个英俊的陆军上尉，正在和米丽安娜在一起。天亮的时候，我累极了，也害怕极了，我知道这样对身体很不好，但我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爱情。但是书上的爱情好像没有我这样的，最后我决定不去想这个问题，准备自渎第7次……

　　突然间，托托听到窗外传来奇观的声音，他茫然地扭脸看向窗户。一阵巨大刺耳的东方乐曲声（《秦王破阵乐》――编译者注）和战车发动机履带的声响交织着，逐渐传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伴随炮弹爆炸的一声巨响，晨曦中颤抖着，发着金黄色光芒的窗户玻璃突然破碎成小块向屋内飞溅。

　　托托身上的毛毯上洒落满了碎玻璃。托托睁大一双惊恐眼睛的面部特写。

　　……

　　19、白天，克里蒂卡镇的中心广场，外景

　　硝烟在画面上散开。

　　小镇的广场周围已经有几栋建筑在早晨的战斗中被毁坏，此刻还飘散着淡淡的清烟，成年镇民们默默地清理着杂物，或者是将被打死的意大利军人尸体抬往广场上集中。

　　几名荷枪实弹，脸上涂着伪装油色的中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漫不经心地看着这些人。喷泉旁已经堆放了几十具意大利士兵的尸体，两名中国士兵在尸体前翻看检查。广场的另一边，所有的妇女老人和儿童被集中在一起，托托搂着吉娜站在妈妈身边。离他们不远是米丽安娜陪伴着她的父亲拉多旺医生。

　　一辆挂着钢板的汽车开到广场上停下，汽车上顶上的机枪手威胁似的将枪口朝人群晃了晃。车门开了，一名少年老成的中国中尉军官从车上下来，他扫视了一下周围，然后朝迎上来的海军陆战队上士随意地回了个军礼。

　　上士： （中国话）张排长，没想到旅里派你到这里来负责。

　　中尉： （中国话）没有办法啊，我其实也不想来。

　　上士： （中国话）你来了就好，我们就有领导指挥了。

　　中尉： （中国话）那好，你给我介绍一下情况。

　　稍远处，米丽安娜注意听着他们的对话，不停地低声翻译给自己的父亲听。托托注神地看着她。米丽安娜注意到托托的眼神，看了过来，然后冲他勉强笑了笑。

　　突然，中国中尉走到大家近前，清了清嗓子，开始用意大利语说话。

　　中尉： 克里蒂卡的镇民们，我是中国海军陆战队派驻这里恢复秩序和重建安全的临时军事长官，在新的命令到来前，我将会是本镇的镇长、警长、税务督察和法官。你们可以叫我张先生，或者中尉先生。现在，我需要你们首先是协助我们彻底清理这些被打死的恐怖分子的尸体……

　　托托的独白： 那天我知道了一些事情：那些人活着的时候叫意大利士兵，死了以后就只能叫恐怖分子；另外，占领我们这里也不叫占领，叫恢复秩序和重建安全；还有，米丽安娜害怕的时候也笑得很迷人。

　　……

　　31、白天，克里蒂卡镇外的海滩上，外景

　　耀眼的阳光下，米丽安娜急急忙忙地走过荒凉的海滩，走到那艘搁浅的破船前，朝四周看了看，钻进了船舱。

　　托托在海滩外的树林里，拿着望远镜一直看着她走进去。然后，托托弯着腰朝那艘破船走过去。

　　托托贴在船板缝上向破船内看。

　　32、白天，破船内，内景

　　破船内米丽安娜在给原来的那位英俊的意大利上尉上药，此刻的上尉已经是满脸的胡须，十分潦倒。

　　米丽安娜： 巴卓安，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上路？周围全是中国人。

　　巴卓安： 那我也得走，我得想办法过海，回到意大利军队去。

　　米丽安娜： 不行，这个时候你走出去会被中国人开枪打死的……

　　巴卓安： 那怎么办？我去向中国人投降？在战俘营里等待战争结束？

　　米丽安娜： 那也好过被人杀死啊！

　　巴卓安： 米丽安娜，你不知道，我这两天一闭上眼，满眼都是被打死的那些小伙子们，一个个那么健康那么帅的小伙子就在我面前就被中国人的战车象杀猪那样杀掉，不，我受不了，我发誓我要回到部队去，我要用双手替他们报仇……

　　米丽安娜： 巴卓安，你清醒点，意大利的军队各个都是帅小伙，都是姑娘们心目中的情人，可是那些中国人，他们才是杀人机器。你没有和他们近距离待过，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可怕。所有的中国士兵都象是冰块做的，在他们面前哪怕露出大腿，他们都不会对你有什么笑脸……

　　巴卓安： 什么？米丽安娜，你在中国士兵面前露大腿？你这个不要脸的婊子！

　　巴卓安打了米丽安娜一个耳光，然后两个人都愣住了。

　　米丽安娜： 好样的，上尉，你们打输了仗，跑得比兔子还快，现在在你们扔下不管的女人面前倒是真威风了，你去吧，你这么厉害你就去打仗吧，让中国人象杀猪一样杀了你！

　　巴卓安： （抱住米丽安娜）亲爱的，原谅我，亲爱的……

　　米丽安娜： 放开我，我是婊子，你不要碰我，不要搞脏了你的手……

　　两个人撕扯之间，渐渐变成了亲吻，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响起，让他们二人僵在那里。

　　张中尉： 哎呀，哎呀，两位既然开始肉体接触了，我们还是少儿不宜，就此打住吧。

　　张中尉抓着托托的衣领走进船舱，满脸的讥笑。他身边的上士用枪逼住巴卓安，上前取下了巴卓安挂在船板上的手枪。

　　张中尉： 多亏我们这位意大利爱国志愿军罗得岛特别行动队队长带路，我们才抓住了您，上尉巴卓安先生。

　　托托听到这句话，吃惊地看着张中尉，张笑咪咪地低头看着他。上士押着巴卓安和米丽

　　安娜向船舱外走去，米丽安娜走过张中尉面前时，停下脚步，仇恨地看着他。

　　张中尉： 别这样看我，你第一次企图诱惑我时，我就在想，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让你需要我，想来想去，都不应该是生理或者情感上的需要，于是我就开始注意你的这位少年崇拜者，从他这里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米丽安娜将目光投向托托，啐了托托脸上一口吐沫，然后就被押走了。托托没有擦脸上的吐沫，依然充满震惊和疑惑看着张中尉。

　　张中尉： 托托，你应该知道，一定是你的好朋友出卖了你。不是卡里奥就是安东尼，可是是谁呢？卡里奥贪财，安东尼胆小，他们俩都有可能，这事真是很难猜啊！要不就是他俩一起出卖了你？也有可能，但那样这世界未免也太残酷了。最主要的是，不管你是被谁出卖了，但美丽的米丽安娜肯定认为是你出卖了她，啧啧……

　　托托猛地转身往外跑去。

　　33、白天，海滩上，外景

　　托托从破船里追出，看到巴卓安和米丽安娜已经被中国士兵押上了车。托托在沙滩上奔跑，边跑边喊

　　托托： 相信我！米丽安娜！不是我！相信我！米丽安娜！不是我！相信我！米丽安娜！不是我……

　　米丽安娜刚开始很冷漠，但是看着小托托在沙滩上边跑边喊，不停地摔倒，她挣扎地起身向托托喊

　　米丽安娜： 回去吧！托托！一切都会过去的！小托托，回去吧！一切都会过去的……

　　车越走越远，终于消失在灰尘中。托托无力地摔倒在沙滩上，抽搐地哭泣。

　　一只手扶起了托托的肩膀，是张中尉。托托很激动地抓住了张的衣领

　　托托： 你是大坏蛋！你让我们镇上每个人都不信任别人！你让我们谁都不敢相信！你让我们相互怀疑！你是魔鬼！恶魔！

　　张中尉： 托托！我有没有杀过一个人？我有没有杀过一个镇上的人？

　　托托愣住了，慢慢松开了抓着张的衣领的手。张将他身子拉起来，帮他啪打沙土，整理衣服，完了后将托托刚才丢在破船上的望远镜塞在托托手中，然后再拉着他向岸上走去。这个过程中，张一直在对托托说话

　　张中尉： 我是让你们互相怀疑，让你们互相发现对方的缺点，互相不信任，可是你想想，正因为这样，我不用因为你们大家的反抗而镇压，不用为了威慑你们谁而杀谁，对不对？……托托，米丽安娜说得对，回去吧，一切都会过去。等打完仗，这一切都会过去。米丽安娜不会死，巴卓安也不会死，等打完仗，这一起都会过去了。这个小镇可能永远也不会回到战争前的状态了，可她毕竟保留下来了，大部分人都还在，以后还可以继续生活。你想想，既然你经过这场战争都变化这么大，这个小镇为什么就不会变呢，你想想你最初喜欢上米丽安娜的时候是为什么，可是经过这么多事情以后你还会和当初一样吗，这些就是成长和战争带来的变化啊……

　　34、白天，克里蒂卡镇外海边的小码头，外景

　　如同序幕场景中一样湛蓝的天空和大海，非常刺眼的阳光，三个小男孩又站在海边，但是他们都沉默地不说话。他们身后的小码头上，靠着一艘不大的渡轮，两名意大利警察正在舷梯口仔细地检查上船者的证件和行李，意大利警察背后，两名中国海军陆战队士兵荷枪实弹地来回走动着。

　　托托： 安东尼，这个望远镜还给你吧。

　　安东尼： 奶奶都已经死了那么多天了，你还是把这个望远镜带走吧，做个纪念。

　　卡里奥： 托托，你带走吧。

　　这时，渡轮的汽笛响了一声，吉娜站在甲板上对着托托喊

　　吉娜： 托托，快上船，要不爸爸又要打你了！

　　托托深深地看了眼两位小朋友，转身向船上跑去，最后一个上了舷梯。舷梯收了起来，渡轮开始离开码头。安东尼和卡里奥追到码头边上。

　　安东尼： 托托！不是我们！你要相信我们！

　　卡里奥： 托托！相信我们！不是我们！

　　看着泪流满面喊叫的两个小朋友，托托也哭了，他扑在舷板上冲着码头上喊

　　托托： 安东尼，卡里奥，回去吧！一切都会过去的！回去吧！一切都会过去的！……

　　35、白天、渡轮上、外景

　　渡轮在海上行驶，托托站在船尾，看着远去的克里蒂卡镇，他流着泪将发亮的望远镜扔进海中，看着它沉没在波浪中。

　　刺眼的阳光，湛蓝的天空，镜头逐渐模糊起来，音乐渐起，淡入米丽安娜在电影一开始在小镇广场上宛如公主一般走过的美妙身姿，顺序接入米丽安娜在影片中的所有特写与近景的镜头。

　　托托独白（成人声音） 后来，我再也没有回过克里蒂卡小镇和罗得岛。也没有见过故事里所有的人。我听说战争结束以后，米丽安娜和巴卓安一起在罗马出现过。中国中尉张后来在小镇上一直呆到战争结束后回了中国，离开小镇的时候才是个上尉。安东尼和卡里奥一直在小镇上生活，但是直到战后，我们也没有再通过一次信。我相信一切都会过去，我童年的小镇，那灿烂阳光里的天堂……

　　字幕升

　　影片结束

　　――摘自《艺术参考》（非公开发行）1973年第二期，中国海外影视戏剧文化传播出版社

(4)汽车梦

更新时间2005-11-24 22:22:00 字数：4282

　1911年的中国在汽车工业方面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特别是核心的汽车发动机技术整体水平几乎领先其它所有的国家10到15年。

　　杨和史从第一台汽车被发明后，就一直持续不断的对中国汽车工业表示出无微不至到了超乎寻常地步的关怀。有关中国政权的这两位创始人和汽车的故事流传很多，其中最出名的就是：1879年的某一天，中国上海汽车厂终于按照两位国父的要求造出了四轮驱动的箱式越野车，并由两位国父亲自试驾。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史国父得意洋洋的在工厂大院里表演完精湛车技后，杨国父为了表现其更超卓的车技，驾车就朝汽车研究所办公大楼门前的5级花岗岩台阶上冲去……

　　在杨和史所谓“退隐”的早期，唯一能让他俩同意一起出场的社会活动一定是与汽车有重要关系的事情，如：新车定型、汽车大赛、汽车博览会、高等级公路剪彩，以及与交通警察部门有关的事宜――没错，就是交通警察部门的事宜。中国是第一个将交通警察做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分立出来的国家。据说杨和史亲自指导下，于1868年颁布的《机动车辆交通法规》和《交通警察训练及管理条例》直到1910年还被世界各国当做标准模版使用，其专业性和前瞻性令全世界相关专家们经仔细研讨后宣称至少可以用到1968年！在两位国父的坚持下，国会将交通警察总局直接隶属于政务院，而不是象其它警察部门那样隶属于内务部。首任交通警察局长是建国战争时期著名战将林建华。交通警察部门在全国各地都是垂直管理，与其它警种向当地议会负责的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杨史二位坚持交通警察的训练当中必须加重对战斗技能的培养，每个交通警察在各级交通警察学院培训的时候，打掉的子弹堪比陆军精锐部队对军士的训练……

　　最古怪的规定当属1880年后，当杨史两位得知部分地区的交通警察已经开始驾车巡逻后，特别规定在交警的巡逻车内必须配备足够的武器装备和野外求生物资，并特别通过交通警察内部下达秘密命令：所有巡逻车辆一旦在路上遇见青灰色的雾气，应当立刻停车并及时向上级报告……

　　杨和史对于汽车行业的狂热几乎酿成了一场世界范围的产业灾难和财政灾难：中国各相关机构为了讨好这两位伟…………大的领导者，拼命按照这两位平时无意中流露的一些对汽车性能的新奇要求，不顾现有的技术水准，以高成本方式去实现一些在专家看来根本没有迫切性的技术性能。如车速要能达到每小时120公里这一令人瞠目惊舌的要求，就至少让2000多万元军方的科研经费打了水漂！由于在1862年之后，杨和史的每次看上去古怪的技术发明要求最终都被证明是军事技术革命的前奏，所以各工业化大国政府都毫不犹豫的计划对汽车性能技术提高投入巨额费用。只要各国欣喜若狂的工业家和他们的代表们在国会上简单回顾一下英法军人当年面对飞艇和重机枪时的惨状，这些巨额费用都会飞快地被高票数通过。

　　巨额的技术经费投入，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技术人才向汽车行业涌动的巨浪！从上海到纽约，从伦敦到柏林，金融投机家们都被这一新鲜的产业所鼓舞。法国里昂的几个年轻技师在1873年某个星期一公布了他们已经将样车速度提高到了每小时80公里，星期二下午就获得了来自英国风险投资金融家8万英镑的投资!这个英国商人又在3周后成功的以16万的价格出售了自己在这个公司的股份――事后，他深深的为自己的短视感到后悔，因为当年年底该公司在巴黎股市的市值已经增长到相当于80万英镑的规模。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那几个年轻人采用的技术思路只能实现在高成本试验环境下的车速提高，并没有太大的工业生产意义上的价值……

　　类似的故事从1870年到1880年不停的在世界各地上演.如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的国家，地中海袖珍岛国马耳他都不顾国土四面环海，对船舶的需求远远大过对汽车的需求这一地理现实，毅然在1879年宣布将倾其国力发展汽车高科技！

　　“我们暂时不知道这样大幅度的发展汽车行业究竟有什么意义，但是不对汽车行业进行巨额投入则肯定会被时代所抛弃！”还没有完全从内战创伤中恢复过来的美国，它的第18位总统格兰特1875年对公众宣布道。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876年第一次汽车投资狂潮中就为《泰晤士报》的读者们预言：

　　“今天的工业化国家都已经陷入到汽车经济的幻影当中，在这个行业的投资上，泡沫的成份实在太多了！”

　　一周后，金融市场大鳄，著名投机家皮柏·摩根在巴黎对记者们则针锋相对的宣称：

　　“目前对汽车行业的投资出现点泡沫很正常，吹掉泡沫，下面剩下的就是啤酒了！”

　　无数年轻大学生或者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都狂热的投入这个行业，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汽车发动机公司“巨硬”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史泽方。史泽方的父亲年轻时从宁波乡下到上海闯荡，自学了英语和德语，在德国人的一家洋行做到襄理。在建国战争中，他很早就和温州的竺部长建立了联系，为了解放区完成了多次秘密任务，所以在建国后一直是上海商会的主要负责人。做为一个成功商人的后代，史泽方没有按照父亲的愿望学习商科，而是从小表现出对工程技术的狂热。6岁时，史泽方就独自拆卸并重装了家中的自鸣钟，12岁他带领小伙伴们一起，用父亲商行里销售的小型蒸汽机样品改造出了一艘小的蒸汽动力船，在苏州河上进行了试航。16岁那年，他第一次见到了当时还极为稀罕的汽车，从此在心中暗自决定了今后的事业发展方向。1869年，19岁的史泽方毅然从上海商业专科学院二年级退学，同几个伙伴一起创立了“巨硬”技术公司。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史泽方和他的伙伴们坚信：汽车想跑得快，发动机必须要好，发动机要好的主要标准里有很多都是对温度对转速之类的指数要求都巨高，并且发动机相关的很多零件的材料质地必须要有很高的硬度，同时巨硬这个词还能给用户一种产品很值得信赖的心理暗示……

　　“别人造汽车，我们造发动机！”这是巨硬公司的经营理念，但是让巨硬公司掘到第一桶金的不是发动机，而是汽车操纵系统。国父史秉誉尽管在私下里被很多人叫“国叔”，但是除了杨国父，他在整个国家的地位还是不庸怀疑的。这位“国叔”某次来上海为汽车技术博览会剪彩的时候，听到有人介绍前来陪同的人员之一上海商会史副会长竟然是自己的家乡人，不由得大感亲切。在简单交谈中，他得知史副会长的公子是个技术发烧友，退学办什么“巨硬”科技公司去了，顿时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当时，史泽方的小公司还没有钱参加这种大型博览会，虽然博览会上已经可以在其它企业的展位中看见一些实际是他们发明的技术。“国叔”要见这个公司，有关人士急忙将当时只有100平方米经营场地的巨硬公司全体员工和全部样品用2辆马车拉到了博览会现场。“国叔”在见到这帮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当后，略做询问便嘻嘘不已地拉着史泽方的手，进行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交流。现场有人发现：国叔和这位史公子眉眼之间还真有点相似――当然，这话是没有人敢说出口的\_

　　国叔后来又和史泽方私下交流了3次，每次据说都跟2个疯子似的拿笔在纸上乱画，画了差不多有两麻袋的纸……

　　此后，在1873年，巨硬公司发布了其专利产品：世界上首个采用自动变速技术的汽车操纵系统,据说是国叔本人建议，将这套技术命名为“动门”――动力之门，并且还颇有创意地将图书行业的版本概念引入到产品型号当中“动门1873版”。

　　动门1873的上市，使得汽车行业进入一个新纪元，原来的两脚离合或一脚离合，对驾驶者动作协调性要求颇高的档位切换被傻瓜都能完成的踩油门替代，只要能走路的人就能开汽车不再仅仅是一种广告。世界各汽车厂的订单雪片一般飞来，巨硬公司在1875年年初上市，并在1880年成为上海股市的第一大市值公司。

　　巨硬公司在差不多每隔3年就推出新一代动门操纵系统的同时，用巨额的资金投入到发动机技术的研发上，截止1890年，巨硬公司旗下仅科学家就有2000多人，工程师有4000多人，高级技工有8000多人，再加上全世界的销售和服务队伍，总共拥有员工5万多，成为全球第一大高新技术类企业。在美国底特律和德国慕尼黑分别建立了海外研究院，利用当地的人才和技术优势进行技术开发。

　　1879年10月10日，在新疆达坂城附近的盐湖上，巨硬公司和上海汽车集团共同研制的试验车“1861精神”号，在大量嘉宾和媒体的关注下，终于完成了人类第一次驾驶汽车突破时速120公里的伟大创举，世界为此惊叹。汽车行业股票一度涨疯了。“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炒汽车股”就是中国首都坊间对这一时期的某种描述。

　　1880年，中国国会议员们终于被两位国父这一古怪爱好的财务成本吓坏了，集体向两位国父委婉的表达了善意的规劝后，这场耗资几乎超过 “无畏舰建造竞赛”的“汽车速度竞赛”才暂时落下帷幕。

　　随着各国政府跟随中国政府对汽车技术的投入开始降温，资本市场对汽车行业的技术也开始降温。并且由于同年中国政府突然宣布了规模宏大的铁路建设5年计划，已经被资本市场忽略很久的火车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大家这才发现：现有的工业制造能力在对汽车技术的进步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对火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与汽车那点可怜的运载能力相比，火车的优势是明显的。

　　“在解决大规模货物长途运输之前，就过多的考虑小批量货物的短途运输，在逻辑上首先就是错误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880年还是在《泰晤士报》上这样总结道。

　　纠正这个逻辑错误的成本极高：世界汽车厂的总数量在1880年年底锐减到年初数量的16%，很多小的工业国家几乎丧失了再进行汽车生产的勇气。但是，皮柏·摩根先生又在上海预言道：“人类对汽车的需求一旦开始，就永远不会停止，在冷静下来之后，人们迟早会发现在泡沫被撇干净之后，啤酒还是啤酒。”他说这话的时候，面前只有两个人：一位是上海康定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另一位也是同一家医院的医生……

　　巨硬公司因为在发动机行业的绝对技术领先优势，已经将自己的客户发展到航空和航运行业，因此在第一次汽车概念投资低潮当中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同年，史泽方荣获第二枚“五一劳动奖章”。

　　据说，1902年爆发的中俄漠北战争（俄罗斯称之为中亚战争），其重要的一个秘密起因就是1900年俄罗斯沙皇政府不想再向巨硬公司支付巨额的汽车操纵系统购买费，以及发动机技术专利费，在中亚地区秘密修建仿制工厂，该行为被中国情报机构及时发现，于是……

(5)啊！……匾的故事

更新时间2005-12-19 11:36:00 字数：2458

　1912年那个炎热的夏末，有12个中国客人来到图拉。

　　客人们是来自中国的商业采购考察团，来图拉是为了考察计划中的各种售俄产品本地配件生产供应商。为了获得长期的中国元订单，图拉7、8家相关工厂纷纷出面宴请。战争刚爆发的头两个月俄罗斯人的日子还挺好，从来没感觉到任何物资方面的匮乏，所以宴请的档次一开始就不低。中国人来了12个，起初几天每家工厂出面宴请时的正式陪客也就20多个，再加上翻译、秘书、司机，还有专门为客人准备的俄罗斯美女……反正每宴怎么着也得有那么100多号人参加吧！可随着前几家的逐渐铺张，后面宴请的几家工厂都将宴请的规格和标准不断提高起来，参与的人数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总之，在那个炎热的夏末，对中国客人的宴请最终演变成了图拉各大工厂比拼实力和气魄的大比赛！

　　到最后一天，也就是轮到一向以图拉兵工企业老大自居的火炮厂出面宴请时，火炮厂的厂长大人事先不但请来了图拉的市长和刚建成的图拉飞机厂的俄方经理做陪，而且还特地从莫斯科请来了10多位美女……10多位会说几句汉语的美女！

　　那天的宴会场面是极其宏大的，宏大到了迄今图拉人还津津乐道的地步。

　　宴会地点就设在市中心广场的剧场内，晚7点正式开宴时，有总共976名男女陪客在伏特加和啤酒的河流中竖起高脚玻璃杯的船桨，向不知什么原因竟然会显得面色苍白、不停哆嗦的12位中国客人致以健康的问候！

　　剧场外，大门前的台阶上，花钱请来的茨冈人表演着各式杂耍和戏法，乐队在一旁演奏着俄罗斯的民歌――放两个月前应该是演奏华尔兹的，每当贵宾的马车抵达时，门童都要向周围的儿童和市民们抛洒几把糖果和饼干。剧场内的舞台上，热烈的舞曲中，哥萨克舞和摩尔达维亚舞被卖力的表演着。舞台下，与台口垂直拼放了一条50俄尺长的餐桌，桌上一筐筐各式面包和水果之间摆放着一碟碟的黄油、黑梅子酱、鹅肝酱、鱼子酱，方便人们随时取用。侍应们端着精心烹制的奶油鳟鱼、清煮鲟鱼、红烧鳇鱼、油炸狗鱼，还有烤牛腰、烤羊腿、烤鹌鹑、烤乳猪等等美食来回穿梭着，谁想吃就可以叫侍应割下来一块放在小碟子里。剧场靠墙都摆满了放置酒水的小桌，每个小桌上都摆满了成瓶的伏特加，每个小桌旁都架着大桶的啤酒！

　　那真是个令人高兴的狂欢之夜：

　　那天晚上，图拉公认最能喝伏特加的人诞生了！他是十等文官，财务审计员瓦吉姆洛维奇，他在3个小时内独自喝完了6瓶伏特加！

　　那天晚上，图拉公认最能吃的人诞生了！他是图拉师范学院的招生主任，副教授沙里克·彼得洛夫，他在3个小时内独自吃了1普特半即约合25公斤的各类食物！

　　那天晚上，图拉公认最下流的人诞生了！他是图拉警察局某警署的副署长维郝利·莫尔洽林警察上尉，他在3个小时内独自……独自和4个有夫之妇在这座临时由剧院改成的宴会厅的秘密角落里做了一些人家丈夫知道后会愤怒的举动！

　　真是个精彩的夏日狂欢夜啊！

　　不过呢，总会有一些人活着就要跟大伙过不去！就在那天，正好1个英国人自费跑来图拉看托尔斯泰伯爵的故居和墓地，而且这英国人还是个什么连沙皇陛下都知道他名字的语言学家和作家。在看完托尔斯泰伯爵回来的路上，这个英国客人正好又看见了请客的场面，还跑进来和一些会讲英文的人聊了聊天。当时宴会都开始2个多小时了，他穿得又不错，谁还知道防范什么啊！这个英国客人回去后写了1篇文章，发表在英国的什么报纸上。在文章里他很奇怪的说：因为中国人的缘故，托尔斯泰的故乡堕落了！西方高雅文化象征的剧场被用来进行东方式的糜烂宴会……后面接着还写了一大段什么东西方文化比较，什么文明冲突和平演变什么的。

　　沙皇尼古拉二世看到相关报道后，勃然大怒，下令彻查这件事情！

　　后来多亏大伙花钱找门道，从外面请来一位大作家，那可是位俄罗斯自己的大作家！大作家收了钱后回去就也写了篇文章，发表在圣彼得堡的一家杂志上。他在文章里说，那天其实是当地人民在过图拉独有 “茶炊节”的最后一天，这个节日一般很少为外人所知。大家都只知道图拉的茶炊是俄罗斯人民族工艺艺术的骄傲，可谁知道每年夏天的某一周是图拉人自己为之狂欢的“茶炊节”呢？外国人看俄罗斯总是带着有色眼睛，好象俄罗斯人只知道承受苦难，不知道享受欢乐似的！图拉人民在战争爆发后还能举办这样的茶炊节，这充分说明他们对伟大祖国一定能赢得战争充满了信心，他们对伟大正确的沙皇陛下充满了信赖，这种豪迈与乐观才是托尔斯泰伯爵生前所深爱的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真谛啊！那些自诩要捍卫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外国人，这一次才真是“带着茶炊去图拉卖”呢！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刻就成为俄罗斯传统文化教育的范本之一！很多先前跟随那个英国客人写文章骂过图拉人的俄罗斯作家们，此刻纷纷出来向图拉人民表示他们的歉意和惭愧，他们表示真不知道自己的民族还有这样的节日，俄罗斯真的是太辽阔了，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动人之处啊！

　　沙皇陛下得知是这么一回事后，不由得大为高兴，就下令媒体多多报道，让图拉的“茶炊节”和“茶炊文化”成为家喻户晓的事情。俄罗斯人民都应该向图拉人民学习这种面对战争依旧豪迈乐观，充满对祖国对沙皇的热爱和必胜信念的大俄罗斯精神！从那一年起，图拉每年夏天都会有一周的时间用来过“茶炊节”。当然，战争岁月节约还是要讲的，后面的几届也没可能象1912年那么盛大了！

　　啊？想知道匾的故事？

　　啊！……不就那天晚上，宴会才开始10来分钟，中国客人们就全都开始拉肚子，被人扶回酒店去了，各个上吐下泻的，估计是喝了这么多天酒给折腾的！幸好酒店的经理知道个偏方，就给他们把病治好了。后来为表示感谢，中国人走之后还派人专门送来了个匾，匾就挂在酒店大堂旁的茶厅里。匾上面的4个大方块字据说就是感谢对方救了他们命的意思。

　　这事在图拉各个都知道。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什么奇迹都能创造的民族！《啊！……匾的故事》讲完了。

(6)挽歌！国叔生命中最后的发明

更新时间2006-3-18 18:02:00 字数：4801

　自1867年本机构成立以来，我们的情报人员付出了重大成本，从各个方面搜罗了大量的情报资料；我们的研究专家花费了巨大的心血，从这些良莠不齐的资料里甄别并研读出众多的信息。

　　通过上述这些成本高昂的情报工作，无论是对于那个东方的新兴政权，还是对那两个起初象谜一样的政权创造者，我们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了解过。对于该政权对日本的割裂战争，以及对东南亚的侵略，海外情报处都帮助大英帝国的决策者们及早做出相应准备，使我们在东方的各项事业没有再出现1860年代那种突如其来的、可耻的失败……

　　但是，在回顾了上述海外情报处对杨史2人性格和行为方式的研究，以及在对中国政权动向预测方面的成绩后，我不得不遗憾的指出：因为在某些时候，我们专家团队研究指导思路出现重大的偏差，情报的错读和误读现象严重。甚至在很多时候，一些一直以来被当做海外情报处光辉业绩的事件，事实上也是这种情报错读和误读的产物！其中，最荒谬最明显的就是从1870年开始发生的所谓“卡拉OK”事件：

　　……与杨醉心于国家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的建设，并很喜欢在军事科技方面提出一些很有预见性的发明要求不同，另一位神秘的中国现政权创始人史秉誉似乎是更喜欢在民众的文化生活方面展示他令人吃惊的科技才华……他们两人唯一共同的技术爱好就是对汽车技术的痴迷。但我们的专家分析指出：这也主要是因为汽车技术属于对民用和战争都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技术领域……他们对通讯技术的关注也可以理解成基于同样的理由……

　　1870年，我们的情报渠道显示：也许会有1项新的发明研究在史的亲自关注下开展起来。如同史在过去9年内亲自关注的项目一样，这项新的发明研究也是一个从技术角度而言属于应用合成类的项目……

　　……自从那位被史当年从美国亲自招募到中国的发明天才爱迪生在1866年发明留声机后，史本人对这种古怪的娱乐方式充满兴趣。我们为此最早可以查询到的记录是在1870年：1870年，在北京的某次科技发明展览会现场，史就提出是否可以利用这种发明最终创造出“卡拉OK”出来？但当他周围的人们询问什么叫“卡拉OK”的时候，史却如同以往这种情况下一样，露出了他那著名的神秘笑容，并不再提这件事情……

　　……最初，我们对“卡拉OK”这个词汇的研究很快就陷入了僵局。我们的语言学家经过详细的分析，认为“卡拉”这个发音更接近汉藏语系当中的另一种语种：日本语……经过东方语言学家的研究，卡拉的意思很可能是日语“空”这个词的中文发音，至于“OK”，当时连我们的专家也认为就是通常英语口语中“好”的意思……

　　……这个综合了日语和英语词汇的出现，经过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我们研究机构专家们的仔细判读，虽然无法从中得出确切的意思，但当时的专家们就大胆的推论出：中国政权近期内将对日本有大的行动！基于这个判断，海外情报处协同其它各个部门加强了对中日事务的关注，逐渐的，各类线索都在我方有意识的关注下显现出来……

　　1870年7月，新成立不久的中国政权悍然以所谓“硫球事件”和“虾夷人事件”为借口，出兵日本。因为在事先已经有了足够的防范，大英帝国在日本的人员和财产安全得到了有效的处置。时至1886年，白厅方面的权威人士都坚持认为：如果不是当时的通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落后，或者当初海外情报处在白厅的影响力更大一些，这个通过研读史偶然说了句 “卡拉OK”这个词汇发现的情报线索，一定会为大英帝国赢得更多的利益。

　　然而，事隔15年后，1885年根据物理学家史密斯的理论，丹麦科学家波尔生发明了磁带录音，很快，这种新技术被中国商人们引入中国。到1887年年底的上海国际科技博览会进行时，已经有数个中国厂家制造出了磁带录音的设备，这些设备与他们德国和法国同行的类似设备拜访在一起。当时，那位史先生也按照惯例出现在了博览会现场。据事后中国媒体的公开报导：当史看到这些不同用途的磁带录音设备，以及另外一些广播设备生产商制造的其它设备后，当场就兴奋地说道：“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制造卡拉OK设备了！”

　　经过中国专家们的努力，这种迄今还被西方世界嘲笑的“卡拉OK”娱乐系统在1889年被发明出来：专门制作的磁带或唱片上只有乐队伴奏而没有艺人的歌声，顾客可以自己看谱唱歌词，然后歌声可以通过麦克风再经过一个简单的电子合声装置随着音乐合成后再从音箱里放出来，顾客唱得好的话乍一听确实给人感觉是在放某个歌星唱片的感觉――到了此刻，所有的谜底都被揭破：我们的专家对了一半！“卡拉OK”，卡拉确实是日语“空”的意思，而“OK”则是英语也没错，但它确切的意思是指“乐队（Orchestra）”的缩写！

　　事实证明，在盘绕在史的那颗来路可疑的脑袋当中的所谓“卡拉OK”其实就是一种自唱娱乐系统，这种电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满足普通公众当歌唱家的愿望而不是其它！确切的讲，“卡拉OK”就是“空的乐队”……

　　……至于为什么史会用一个古怪的日本语加英语词组来称呼这个系统，我们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常有可能和我们在1885年提出的那个惊人的假设有关……

　　……围绕“卡拉OK”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太荒谬了！错误的情报判读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而错误的结论却使得我们偶尔赢得了一点成绩。还有比这种情况更危险的情报工作状态吗？听任一切再这样发展下去的后果会使人不寒而栗……

　　通过这个极端的例子我只是想向尊敬的阁下说明：海外情报处在研读原始情报资料时，指导思路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目前，海外历史研究中心的专家组得到来自上面太大的压力，这些压力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以至于我们的专家不能够客观中立地以学术态度对待情报资料……

　　――以上内容摘自英国海外情报处内部绝密报告，1891年7月，海外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詹姆斯·布莱恩博士

　　……

　　戴维·高邓先生：

　　我非常不理解你的好朋友詹姆斯·布莱恩博士最近的一些偏激的言行：昨天他的一份报告导致大臣阁下很震怒。我只是想问你：你事先是否知道他要写这样一份报告，并利用大臣阁下给他的一次提合理化建议的机会，越级指责目前海外情报处的情报研究工作，指责我们对情报研读工作的领导思路？

　　――M先生，1891年7月27日

　　顺便说一句：我记得上次工作会议上，有人建议加强我们在海外情报搜集的一线力量，派遣得力的人员去充实。我还记得你对詹姆斯·布莱恩博士的一线工作能力有比较高的评价。

　　……

　　M先生：

　　我在听说我的同事詹姆斯·布莱恩博士做出这样的事情后，感觉和你同样吃惊！我想我事先并没有获得跟此事相关的任何消息，事实上因为最近我所负责的人员培训工作太过繁忙，我已经至少有2周没有见过布莱恩博士了。他这样做显然是不合适的！虽然我还不知道关于这个报告的任何内容，但我相信阁下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

　　――戴维·高邓，1891年7月27日

　　顺便说一句：詹姆斯·布莱恩博士2年前才完成了在北美的派遣工作，按照人员使用的惯例，刚完成派遣的人员4年内是不应该再次长期外派的。

　　……

　　大布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内政部海外情报处派遣命令

　　签署时间：1891年8月6日

　　保密等级：绝密

　　自：大英帝国海外情报处

　　至：被派遣人员及相关部门

　　派遣人员：戴维·高邓（领队）；詹姆斯·布莱恩。以上共2名。

　　派遣目标区域：开罗并北部非洲。

　　派遣任务：派遣人员抵达开罗后，将从联络人处获得进一步的行动指示。

　　出发要求：即刻。

　　派遣时间：由任务完成所需时间确定。

　　装备及经费：因任务紧迫，待派遣人员抵达开罗后在联络人处领取。

　　需说明事宜：无。

　　签署：M先生

　　……

　　《沪上风月场，今成自唱楼？》

　　（本报记者姜明、实习生王友朋）在“卡拉OK”电声机被发明并普及后，本埠很多喜欢新潮的君子便去享受此种新娱乐形式，并亲昵的称呼这种娱乐形式为“自唱”，这些经营场所也被称之为“自唱楼”。但涉猎此道的人旋即发现：要是您识得西洋乐谱，或者歌喉音调尚可，当您的声音伴随着音乐声从音箱里放出的时候，的确是有歌星演唱的感觉。遗憾的是，如今太多的人五音不全或是完全不识西洋乐谱，那音箱里传出的声音就如同鬼哭狼嚎一般。如今这个问题不用烦恼了：本埠娱乐业的经营者们找到了办法：只要给顾客们配上会唱歌、识西洋乐谱的年轻助手，在她们的指导和帮助下，诸君自可达成歌星梦想！

　　为响应社会各界所呼吁的“娱乐业经营者更须自律！”，实现娱乐行业的与时俱进，改变社会大众对娱乐业的偏见，最近位于上海静安区华山路的“紫丁香书院”投以巨资进行了改造，将原先传统的“书院”改造成了“自唱楼”。记者近日在“紫丁香自唱楼”看到：按照欧洲不同国家艺术风格装饰的自唱包间内，精美上乘的“卡拉OK”电声机和外形标致受过严格声乐训练的陪唱姑娘在恭候着客人的光临。据悉，这些负责引导客人体会“卡拉OK”这种由当今民族伟人所亲自发明的娱乐设施，才艺俱全的姑娘在这里有个正式的称呼“同乐”。

　　创造出“同乐”这一职业的“紫丁香自唱楼”总经理黄金荣先生素来以富有创意而闻名沪上娱乐经营界，可谓少年得志。他自豪的对记者说：“如今我们的社会真是进步巨大，今天的成功人士工作时有同事，建设我们的国家时有同志，他们休闲的时候更应该还有同乐……”

　　――摘自上海报纸《三六九报》，1891年12月9日

　　……

　　《自唱楼成变相色情场所？相关部门正在急想对策！》

　　（本报实习记者王友朋）自1889年“自唱机”被发明出来后，在全国这种形式的娱乐普及迅速。从最早叫“卡拉OK电声机”到如今更多的被称呼为“自唱机”，这种娱乐方式的确给大众带来了很多欢乐。但在这种健康娱乐普及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发现：对于一些有着“特殊爱好”的人而言，花费不菲的价钱去“自唱楼”似乎不仅仅是为了唱歌，实现一场“歌星梦”。

　　全国各地相关部门近年来频频接到举报：或称某自唱楼有同乐小姐与客人有皮肉交易之嫌，或称某自唱楼根本就是色情交易之场所。其中见诸各地报刊曝光之数最多者，莫过于本埠。据悉，上海有关政府部门正在商讨，希望近期内向地方议会提出草案，遏制这种涉及逃避《特殊场所牌照审核及管理条例》管辖，逃避特业重税，名为自唱楼，实为色情院的情况蔓延……

　　――摘自上海报纸《申报》，1896年12月11日

　　……

　　《饮水当思源，娱乐亦爱国！》

　　（本报评论员王友朋）已故先主席史国父秉誉先生生前最后一个亲自主持发明之物便为“自唱机”。最初史国父亲自命名这种给大众带来快乐的机器为“卡拉OK”，但这种史国父最初创意始自1870年，据悉是为了纪念我国对日本内乱的成功调解才起的日本语色彩浓厚的名字，今天在中国乃至世界更多的被代称为“自唱机”。而今伟人已逝二十三载，卡拉OK之称仅见专门厂家生产之用，而自唱机却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真可谓民意所向，伟人奈何？睹物思情，实叫人感慨良多……

　　二十三年前的今天，史国父秉誉先生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却是众多的发明和他对国家民族发展的思想与精神……

　　当今世界战火四起，而我国人民因之有杨国父沪生先生和史国父秉誉先生的伟大领导，在这纷乱的世界内独享和平与繁荣……

　　……

　　――摘自上海报纸《申报》，1912年12月29日

（7）艾兹拉`庞德

更新时间2006-3-26 12:07:00 字数：12055

　（愚蠢猎人说）我一直憋着笑，看着认为已经列清了这个故事第一部分所有作家的同乐们。我知道，肯定在我引以为骄傲的小众读者中已经早有人知道，但他们就是不说，和我一样。不过艾兹拉`庞德确实是个很好玩的家伙，所以在细心的网友加特林机枪找到这篇文章后，我想还是把文章贴上来的好。文章的文笔相当不错，我就不碰了。原作者署名为“丑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所知道的那个丑丑。总之，贴上来，大家有空的时候一起欣赏这个好玩的家伙。）

　　一下为正文：艾兹拉`庞德

　　原作者署名：丑丑

　　摘自：百度

　　1945年，二次大战的细雨蒙蒙早春时节，美国第50军沿意大利西海岸扫荡，经过古城拉巴罗的时候，遇上一位本国的老先生，他衣袋里装着卷孔夫子的书。

　　头一个碰上他的美国兵，想跟他推销一辆自行车来着，可是没过几个星期，这人就被自己军队关押起来。驻地美军首脑不知道这家伙是什么人，根据从华盛顿那么高级的地方发来的电报推测，他肯定够危险的。于是把他关进暴露野外的笼子里。笼子比一个人高不了多少。在阳光和灯光轮番照耀下，老头被这样关了三个礼拜，在水泥地上病倒了，转送美军军法处的‘整纪营‘，这是专关押美军中的杀人犯，强奸犯等特别重犯的地方。只要能跟人关在一块儿，还有狱卒--有人环绕着，顿时地，老头就恢复了精神头儿。

　　犯人和狱卒都觉得这老怪物特可爱。白天他帮不识字的犯人写家信，晚上他坐在堆满药品的小铺里，‘噼哩啪啦‘，在打字机上写诗。很快，人人都知道这位先生犯的是什么事，他已被华盛顿大陪审团起诉：叛国罪。 这人就是对20世纪诗歌最有影响的美国大诗人庞德(Ezra Pound)。

　　52年前这个时候，华盛顿司法部在准备美国历史上最大叛国案的开庭。据《Smithsonian》月刊说，美国不像其他国家，开国200年，够水准的叛国案不足一把。至今只有两个‘史诗性‘的叛国案。

　　一个是1807年阿诺德(Benedict Arnold)案件。(阿诺德1775年在马萨诸塞的列克星顿爆发战争时候志愿从戎，参加殖民地人民对英国人的战争，他作战英勇，屡负重伤，官位终至少将，因为残废调往费城，接着为奢侈生活弄钱而破坏州和军规。1779年他向英国方面出卖美军情报。1781年率兵对康涅狄格的新伦敦进行袭击。阿诺德被乔治.华盛顿判处缺席死刑。名字成为‘叛徒‘的美式代名词。)

　　另外一个就是1945年填满美国各大报头版的庞德叛国案。

　　这是一种新型叛国罪，是从前的战争史上不可能存在的一种叛徒。是用广播为敌对国家做宣传。从1940年2月起，庞德从罗马每周用短波向美国广播两次。他自己写讲稿，题目包括经济、历史、政治和文化，他把自己的名字压缩了，叫个Ez大叔，他改掉上流社会的口音，装成乡巴佬的腔调，以吸引普通听众。他那无以预测的，冲动十足的广播，有时甚至让意大利官方都怀疑起来，怀疑他是不是美国派的间谍，在用暗号向家乡传送军事情报。

　　庞德在传送自己。他主张暴力改革来解决世界的经济问题，认为法西斯政体能整治现代生活，他宣告他仇视犹太人、英国银行(他认为这个属于国家的中央银行秘密控制着世界经济)、罗斯福、丘吉尔、出版家、夜总会、放高利贷的主教们(这种中世纪传统，他坚信仍在进行)、他仇视‘下流画家‘像伦勃郎、‘情绪化的音乐家‘比如普契尼等等。

　　给这个广播掏钱的是意大利的大众文化部。而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庞德在广播里告诉美国听众：别投入反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

　　庞德属于这么一种人，为人类所有问题焦虑并开药方。

　　药方包括：治理交通拥挤(建议是：建筑迂回环行街道，两侧40层大楼地下室可停放2万辆汽车)，如何养活意大利人口(建议是：种花生)，最重要的建议来自他的经济理论：通过合理控制货币以实现更公平的分配。(他试图劝说墨索里尼，非常遗憾对方没功夫办理。)他的亚洲地缘政治学建议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把澳大利亚人赶出澳州--这个1941年12月7日发的议论，像是寓言和警报：日本人就在那一天扔了，不过，不是朝他建议的方向，而是扔到了珍珠港。

　　四天之后，墨索里尼向美国宣战。美国国会向意大利宣战。庞德成为盟军的敌人。他照样按照自己的方法行事。每月三个星期，把时间分配于在拉巴罗跟妻子住的临海公寓里，和情妇呆在山坡的房子之间，到第四个星期，他到罗马跟法西斯合作，录制一个月的广播节目，并从大众文化部拿到每次广播的350里拉。这种有条不紊的日子持续到1943年夏天，墨索里尼被自己的党逮扑，意大利分成两方，一方站到盟军一边。而在庞德看来，这是背叛，当希特勒派空降部队营救了被扣押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萨格建立法西斯的‘共和国‘，庞德先在电台里表示支持，接着赶去投上他称为‘统帅‘的，他认定的‘英雄‘墨索里尼的效忠。

　　在对美国军队的广播中他说，凡是推翻墨索里尼的家伙都该处死。随后，他指导一帮子捉刀匠写广播稿。相对出的力，他一个月8，000里拉的收入偏低。他自己还同时为报纸写，并且出小册子宣传品。在一首诗里，他塑造了一个意大利姑娘的形象，这姑娘把盟军诱入废矿井，一起被埋葬了。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任何意大利姑娘或小伙子蠢到使用庞德的建议。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盟军还是美军，在战争中由于庞德的广播造成任何实际的损害。原因也不难解释，他的广播稿和播音，跟他那时候已经写了25年的长诗方法一样。而他诗篇的形式，肯定不能在广大听众那里得到成功。

　　庞德称他的诗篇形式是‘Ideogrammic method‘(专家们翻译‘意象‘。就仿佛中国文字的鲜明形象。而庞德晚期诗篇充满中文。)。据他自己解释，无论什么东西进入作者头脑，把它契入一个打压成形的形象，‘a luminous detail‘(私几体会，不等于我们说‘一闪之念‘?也许该用类似绘画术语理解为‘一个明亮的细部‘。)然后，思绪跳跃或流动到什么地方，又创造另一个意象。而读者，根据自己阅读的联想与跳跃，发现意象之间的联系。

　　他早期诗篇的读者，几乎全然不知在读的是些什么。这没关系，要花上泡大学图书馆的几代专业研究员阐明其中奥秘呢。不过，40年代的听众可没有后来的文学批评装置，他们无以跟随自称Ez大叔的如此话题：从意象到国家，从孔夫子到希特勒，从1750年被英国禁止发行的宾夕法尼亚货币(他认为是造成美国革命的原因) 到埃及的著名女皇克拉巴特拉(她追逐着引诱着掌握权力的凯撒、安东尼、渥大维，她充满魅力和诱惑的形象铸在钱币上!这可是真正历史，而非‘大叔‘跳跃打铸的意象。)

　　‘大叔‘并不成功。一个从小进私立学校，在大学攻读罗曼语言学，然后去了欧洲的美式贵族，普通听众实在听不懂。但是对美国司法部的律师们来说，对普通听众不成功并不算数，他们在收集庞德叛国的材料。

　　以法律的观点看，并非高手的罪犯还是罪犯。

　　当准备起诉期间的6个月，庞德被关押在惩戒中心。庞德的情妇说，他的教养使他执意不看眼前不想要的事实。其实庞德没蠢到这份儿上。关押期间他读报纸，也读《时代周刊》。 并且，他把愤怒的情绪流露在继续写的长诗中。他最崇拜的政治家，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挪威的吉斯林(二战前曾官至国防部长，二战中在占领军政府内官至‘首席部长‘)，法国的赖伐尔(贝当政府的国防部长)像狗似地被爱国者干掉了。他同样清楚知道，曾给过他技术指点的纳粹对外宣传著名英语广播员乔伊斯(父亲是归划美国的公民，乔1938年取得英国护照)以叛国罪在伦敦被绞死了。他非常明白同胞咆哮要他放血。

　　美国人民怎么能不深恨广播叛徒呢?当你的丈夫父亲或是兄弟在前线作战并且阵亡，一个声音却钻进客厅里来说，‘你不会赢，你最棒的脑子认为你不会赢这场战争，你根本没有机会……‘1942年的庞德如是说。

　　无论是庞德，是庞德的朋友，还是他的律师，当他被送到华盛顿监狱里的时候，都不知道当时判处庞德死刑的可能是零。其他为敌军广播的美国人(为德国效劳的Robert Best，Douglas Chandler和为日本效劳的Iva d‘Aquino，号称‘东京玫瑰‘)都是比庞德更严肃的叛国角色，都被判叛国罪，但是没有一个处以死刑。不过要到50多年之后，才更易于看清当时的形势。

　　当时能认识到的是，庞德的叛国案有三点辩护可能：

　　第一点是，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是一个天才，天才高于为普通人设立的法律之上。

　　假如天才已经故去几个世纪，这是几乎人人都可能接受的争辩。比如，今世就没有谁会认为， 1302年的佛罗伦萨政府有权还是无权处罚但丁反对‘国家‘。(但丁在纷争无主的时代站在圭尔弗党一边，然后又在这个成为执政党，但是分裂成黑白两党之中，站在失败的白党一边，并因此被放逐，终生无法还乡，他在异乡拉文纳完成‘神曲‘并死于该地。)

　　同样无可争议的是，1547年亨利八世将杰出的英语诗人萨里伯爵斩首的残暴(萨里与怀亚特爵士一起将意大利人文主义诗人的风格和韵律引进英国，为英语诗的一个伟大时代奠定了基础，因卷入宫廷斗争被宿敌指控叛国而处死)。

　　然而，当天才处于当今之世就全然僵住。

　　第二点可能争辩的是，庞德整个是‘对‘的，代替选择邱吉尔和罗斯福这边，他选择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边。他有个演说的题目是：《光明反猥亵》，说美国把自己‘卖给罗斯蔡尔家族‘了(Rothschild Family。欧洲最著名的银行世家。对欧洲经济史并且间接对欧洲政治历史产生影响达200年之久。犹太人。)他可以试图用这点来顶住整场灾难。

　　他的妻子在1948年说，‘他没干叛国的事，叛国的是国会，人民最终将认清。‘不管她那张坚信他的大嘴巴怎么说，1945年的美国人民不这么看，大概现在到永远，到人类历史被未来别的什么纪取代的时候也不这么看。这项争辩在当时完全没有可能。

　　第三点可能的争辩之处，也是庞德自己再三重复的一点，他很骄傲他的所做所为，在意大利电台里，他很激动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权力，是对还是错，是受听众欢迎还是没人懂，他认为美国是为错误做战，在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言论自由‘的法律下，他有十足的权力说他要说的话。

　　不过，刚结束大战的美国凝聚着仇敌的十足心思。庞德的朋友都认为，没有任何一项争辩在法庭和陪审团前能够成立，只能把他至于死地。

　　后人看来不免夸张的状态，当年着实折磨着庞德的朋友。而他的朋友包括着本世纪一些最伟大的作家。

　　当1908年，庞德留着鲜红的络腮胡，穿着细鹿皮夹克，带着改变英语诗歌的自我天职，从美国移居伦敦的时候，应该说，作家统帅到来了!

　　如果说，20世纪英语诗的音调、印刷阅读的效果不同于19世纪，应该说，很大原因源于庞德。他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

　　他贡献了大量时间鼓励身无分文的年轻作家，比如劳伦斯、福斯特和海明威。他帮助他们找出版，写书评，他帮他们到处找付房租的钱。

　　他帮助了乔伊斯的《尤里西斯》的出版。

　　一个银行职员，带来一大堆诗稿，他删掉诗稿的三分之一，这就是T.S.艾略特和《荒原》。是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由来。

　　一次大战的结果让庞德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相信现代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制度：资本主义，认为西方文明已腐败到极点，被腐化的政经一体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吞噬。‘Pejorocray‘--他自造的形容这种体制的词，来自：pejorative--有贬义意味的，和demoracy--民主政治。有一阵子，他认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找到正确阐述，但是很快又觉得，更好的保证和解决方法在法西斯主义那里。他自认为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专家，尽管没人理会，30年代初他就开始给世界发指令了。他似乎像个被惯坏的孩子，得不到注意就尖叫乱踹，应当说庞德终于找到他的大喇叭：罗马广播电台。

　　他的朋友，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依照各自的不同气质，对他的广播，或是惭愧，或是惊悍，或是恶心，但是他们都没有掉过身去，仍然认为他是一个可接受的人，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们决心在美国罕见的叛国罪中拯救他的生命。

　　还是广播进行的时候，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诗人和剧作家麦克利什就认为，说庞德叛国过于严重了，这个人是在给自己带来无法置信的丑行，但是这广播没什么效果。(麦克利什20年代侨居欧洲的作品受庞德和艾略特诗风影响。另一方面，他30年代就开始对法西斯的威胁日益担心。)

　　海明威说：‘他该得到惩罚和耻辱，但他最该得到的是被嘲弄!‘第一个说出庞德也许无法为自己负责，因为他‘明显疯狂‘的也是海明威。

　　庞德的律师主意相同。在和庞德见面的时候，提到以疯狂作为辩护的理由。律师后来说：‘庞德没反对，说这主意他也想到了。‘

　　6天之后，听证会上法官命令给庞德做检查。

　　4位知名精神病医生签署的报告所描述的庞德是：怪僻，易怒，自我中心，狂想，注意力不能集中。结论是：‘心智有缺陷不能胜任听从正当建议或者具备自我辩护方面的普通常识。换句话说，他是疯子。‘

　　接下来的几天之内，一个大陪审团如期入庭，决定庞德是不是真的有病。许多人同意检查官方面的说法，说从法律的角度看他神志健全。

　　后来给庞德做常规检查的精神病院医生也一致认为，他精神变态但不构成威胁。

　　拜访他的老熟人，看到的是同一个在伦敦、在巴黎或是在拉巴罗认识的庞德，是同一个或者极端迷人，或者无法忍受的热心肠朋友，是一个目光敏锐的批评家，是一个古怪的布道狂，(艾略特的形容是：对着聋子嚷嚷房子着火啦!)是一个坚信法西斯主义者，是一个恶语咒骂的老顽固。

　　1946年2月13日，大陪审团裁决到来。

　　检方的表现使大多数现场观察家们认为，似乎检方也觉得，把庞德放在‘疯子‘的庇护下，要比经过一个隐伏着羞愧罪行的长期审判更便利。

　　此案的审理暗藏美国法律的缺陷。美国法律对叛国罪判定十分严格，要求每一个明显叛国行为有两名证人。庞德的明显行为是广播，唯一的证人是意大利电台的技师，那人一句英文也不会说，证词很容易被辩方律师盘问得乱套。庞德叛国的最主要证据是7，000多份文字证据，证明他和敌人合作。这些证据是1945年一名联邦调查局干员在庞德的罗马住宅中取得的，但是他进入房子的时候没有携带法院签署的‘搜查令‘，而这样违法取得的证据，法官可以宣布无效。

　　出于任何原因，检方使这个案子进行得很快。绝大部分的时间，大陪审团听精神病学家的证词，看看在场的庞德。庞德焦躁而沉默。最终，大陪审团只花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判决：庞德有精神病。

　　庞德后来高兴地说：‘律师救了我!‘

　　庞德被送到圣伊丽莎白关押。这是一个年久失修，勉强支撑着超员的精神病院。病人干脆睡在走廊上，到此访问的人都难忍眼前的景象：目光空洞的疯子们四处游走，在整日震天响的收音机前演着闹剧。庞德管这地方叫‘我的蝇窟‘、‘我的穴狱‘。当然，庞德在这里又一次成功了。他的活力鼓动着每一个人，他跟医务人员合作得很好，他和病人们也都交往不错，‘我能和疯子处得来，‘他说，‘我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愚蠢。‘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确实告诉他的律师说，假如他不得不呆在美国--因为政府看来不会让一个被控叛国罪的人离开国家，那么，精神病院是像任何地方一样的好地方。

　　这里的确有这里的便利。在庞德的生活里，这是头一回他用不着为钱发愁!(这个叹号此刻属于我的。)他从政府那里领取存进银行的稿酬，他的起居全由着自己，他可以尽着性儿安排时间，是下棋，还是打网球，而在这一切之上，他有最充分的时间写作。

　　他有一个归自己的房间。他可以整日打字。他产量惊人。他在精神病院里写了25部长诗，翻译《诗经》与《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意大利文，翻译了墨索里尼的部分日记，翻译了索福克勒斯的一部悲剧。同时他飞快地给杂志们写稿并写了数千封没属名的信件。(匿名信件避免了精神病医生确定他是不是疯子的证据)。

　　这个精神病院最好的地方是：离华盛顿很近。比起艾略特想让他去的亚利桑那的疗养院，和假如定罪，他也许得去的堪萨斯监狱，华盛顿有着他需要被人注意的恰好的平衡。

　　在精神病院里，他可以接待任何访问者。有的时候，访问者是杰出的文学角色，如T.S.艾略特，Robert Lowell(美国诗人，擅长刻画所处时代的主要矛盾)。Marianne Moore(美国诗人，她擅长深入准确地观察客观事务的细节，提炼富真知灼见的名言)。Kenneth Clark(英国艺术史家、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方面的专家)。

　　有时候，访问者是大学教授和研究生、汉学家。大多数时候的访问者，是些什么破烂都攒的小破烂。用他女儿的话说，这些家伙甚至连庞德诗的名字都不知道，就爱傻听这个不能住嘴的人说，说，说!

　　一年年过去了。诗人在精神病院过了70岁生日。仿佛一个悖论。当医生照常递上庞德的疯状报告，他就不能离开精神病院，假如离开就得面对证明有能力理解对他的起诉，庞德就又回到叛国罪的法庭。尽管他常常滔滔不绝练习自我辩护，但是‘大叔‘绝对不会踏入叛国罪法庭的雷区。

　　在如此漫长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次认真的努力，好让自己离开精神病院。当律师想再次上诉案子，他和妻子都拒绝合作。他女儿问他究竟打算怎么离开‘蝇窟‘?他转移了话题。被激怒的艾略特对她说，‘他不想在任何意义上接受让自己得到自由的任何可能!‘

　　虽然庞德自己什么都不做，但是，朋友们通过政府渠道为他争取尽快释放。不过每一回，努力都被庞德自己毁掉了。他没有办法离开公众视线。

　　1946年，蓝灯书屋宣布把庞德从新版的美国诗选中删去，引起了一场文学风暴，作家们控告出版家搞‘审查制度‘，才使事件平息下来。

　　狂飙接着来临。1947年庞德出版&lt;比萨诗章&gt;。这是他写了40年的一百一十七章的《诗篇》的一部分。在意大利关押阶段，最终他被关在比萨斜塔旁边，诗是在小药铺里打出来的。形式是‘依旧的‘，但是，不同于他从前诗篇的挥洒博览群书，这部诗提供了极其个人的经验：一个监狱里的老年人试图抓住一切来抵抗绝望。

　　铁丝网上白胸脯的鸟/乐谱与符点/黄峰精致构着小巢/缀满牢房床单的诗稿/同狱犯用木箱打一张写字桌/‘跟谁也甭提是俺给你做的桌子!‘/伟大的是在/不曾遵纪守法的人身上找到的/慈善。

　　诗章仍然流露着对墨索里尼的真心忧伤：

　　被倒挂在米兰/蛆虫们该去啃死公牛。

　　毁誉交加的诗篇立刻变成了政治事件。庞德的一些朋友是国会图书馆搏林根奖评选委员，1949年第一个搏林根诗歌奖的庆祝，就为庞德的《比萨诗章》举行。而这个得奖效应，造成连年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愿意碰棘手的庞德案。

　　到了50年代初期，就在公众全然忘记了庞德的时候，他又回到全国报纸头版。这是20世纪首次美国国会修改民权法。街头上，年轻种族主义分子为白人至上主义和三K党鼓劲，烧毁十字架，以暴乱反对黑白合校。报纸记者发现，其中好些家伙在精神病院草地上听过庞德的文学讲座，并且和他通信。报纸的再度喧嚣使政治家告诉庞德的朋友们，在这种气氛下对庞德叛国案无能为力。

　　一直到1957年公众舆论和政治风云尘落，一个由诗人弗罗斯特(1914年叙事诗选《波士顿以北》在英国成功出版，在迁居期间结识了庞德和艾略特，后回到美国大学执教做研究工作。他的诗与20世纪多数诗人截然不同的是，他不进行诗歌形式的试验和改革，而是用旧形式表达新内容。)和麦克利什(1939--1944任国会图书馆长，此时在哈佛大学做教授)带头发起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急风暴雨般的游说，他们说好多纳粹战犯都已经刑满释放了，再把一个在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中的人关着不太好。

　　还是1945年时候，精神病学家已经备下了解决的办法。一份证词说，庞德是永久性的不可救药的疯子，但他是不危险性的，因此不必要把他放在政府医院里。当时政府没有回应。 1958年4月，联邦区法院撤销了对庞德的叛国罪起诉。在将近13年之后，庞德终于成为自由人，被宣告无罪。但是在法律上他无能力签署一张支票或者一份文件。

　　他并不急着离开精神病院，因为一个牙科的预约。到这一年的5月7日，58102号的庞德病历正式合上了，附一个注释：状况无改善。

　　的确无改善。还是老样子的庞德!得意洋洋!才气焕发!精力狂泄!

　　短期周游之后，他乘船去了意大利，除了他的妻子之外，同一个通仓里还有个年轻女人，庞德住精神病院期间，她定期去看望他，这时候成了他的秘书。船到达港口的时候，朝着蜂拥而至的记者，庞德‘啪‘地来个纳粹式举手礼!

　　《Smithsonian》志文章用忧伤的蓝调这样结尾：

　　‘他又活了15年，日子越来越悲惨。他的创作力渐渐竭尽，他生活在跟妻子、女儿、秘书和情妇的轮番做战之中。最终，老情妇把他像战利品似地拐到拉巴罗，他就在那里的养老院和医院来回地出入。

　　偶然的，当他指着一片心爱的美景时，他旧日的活力回来了，他就追着景色而去，一块走着的人都追不上他。

　　看过美国舞蹈家阿斯泰尔的电影，他就沿拉巴罗的河边，独舞‘踢塌‘。有一回他佩戴着纳粹的标志，用鹅步跟着反纳粹的游行人群走了好长一段。

　　78岁的时候，当急救船把他拉到市医院，他坚持爬起来，攀着楼阶去和等着他死的床会面。‘

　　在我看来，庞德的生命尾声包涵着一种史诗性：60年代末他拜访了乔伊斯的墓地，他参加了艾略特的葬礼，他会见了叶芝的孀妻，1969年他最后一次回美国的时候，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看了关于《荒原》手稿的新发现--所有的都成了往事--他的寿命活过海明威、劳伦斯、艾略特、乔伊斯、叶芝……他是那个以艺术创造历史的大作家小群体里活到最后的一个人。(我记得他的一部传记也这样说。)

　　在我看来，我相信一些中国学者也同样坚信，庞德矛盾的生命之中绝有搏大。

　　当他在意大利被逮捕的时候，匆匆拿了一本上海商务版中英对照理雅各译的儒家经典就被带走了，从笼子里转到牢房里，他开始用一台旧打字机重译儒家经典，他后来说，是这本‘圣经‘救了他，使他免于身心崩溃，因此，他欠孔子的情。而在这段监狱时期写的《比萨诗章》，可以看做他以为在写遗言并继续跋涉：

　　几个月前，庞德曾经写到：‘四十年来，我一直教自己怎样写一部史诗，从‘黑色森林‘开始，越过人类谬误的炼狱，到达光明……‘，而此时是他来写自己的天堂篇的时刻了：

　　福地，纵然位于地狱之厅(诗章。八十一。)

　　这是中文版《比萨诗章》所包括的。此书包括着在美国、英国、中国的翻译家和评论家的更多思索内容。

　　晚年时候，庞德陷入越来越长久的忧郁之中。他对来访的人说，他的长诗是一堆劣作，他的所为是‘错。错。错。百分之83的错。

　　‘假如我是一副望远镜，我愚蠢地从错端望出去。‘

　　他从来没有解释自己错处何在。不过1967年和金斯堡共进午餐的时候，他说了一些话。金斯堡这位美国反叛艺术家的鼻祖，以充满狂热的预言，同性恋、吸毒、佛教材料做成《嚎叫》一举成名的诗人，崇拜庞德，这时鼓起勇气对庞德反犹和反佛提出批评。庞德回答说，很惭愧自己曾经‘反犹太‘来着，说那是住suburb(美国中产阶级小区)的偏见。

　　在监狱边上读和想过，第二天，我到离监狱50里外的Emory大学图书馆，看收藏在那里的庞德的作品和评论。这里有246种有关的书。随便一本《A Serious Character-The Life of Ezra Pound 》(by Humphrey Carpenter)，是1005页。我抽下一本最薄的庞德传记。开页是年轻的庞德写给朋友的一封信： I come from an Americen suburb-where I was not born--where both parents are really foreigners。(我来自一个美国中产阶级郊区住宅区，我无以出生，而我的父母实为异乡人。) 书中附着一副上世纪末他住过的早期美国小区照片。今日宏大的新荒原，规模初具，气象呈显。道路与砍伐，稀落的树木，规划出一座座大房子，在黑白照片上，仿佛一块块坟碑。

　　一个伟大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个崇拜纳粹的病人，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想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却总以失败告终！对汉字的崇拜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215;

　　以下为艾兹拉`庞德的《长干行》，也是网友加特林机枪辛苦找来的。看看吧，很另类的感觉：

　　《长干行》

　　原著：唐，李白

　　再著：美，艾兹拉`庞德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While my hair was still cut straight across my forehead

　　I played about the front gate, pulling flowers.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 playing horse,

　　You walked about my seat, playing with blue plums.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And we went on living in the village of Chokan:

　　Two small people, without dislike or suspicion.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At forteen I married My Lord you.I never laughed, being bashful.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Lowering my head, I looked at the wall.

　　Called to, a thousand times, I never looked back.

　　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At fifteen I stopped scowling,

　　I desired my dust to be mingled with yours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Forever and forever and forever.

　　Why should I climb the look out?

　　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

　　At sixteen you departed,

　　You went into far Ku-to-en, by the river ofrling eddies,

　　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

　　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

　　The monkeys make sorrowful noise overhead.

　　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

　　You dragged your feet when you went out.

　　By the gate now, the moss is grown, the different mosses,

　　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

　　Too deep to clear them away!

　　The leaves fall early this autumn, in wind.

　　八月蝴蝶黄，双fei西园草。

　　The paired butterflies are already yellow with August

　　Over the grass in the West garden;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They hurt me. I grow older.

　　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

　　If you are coming down through the narrows of the river Kiang,

　　Please let me know beforehand,

　　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And I will come out to meet you As far as Cho-fu-Sa.

(8)谁与争锋！（上）

更新时间2006-5-9 15:31:00 字数：5607

　《上海－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钥匙》

　　――摘选自《亚洲的通货和财政》

　　作者：英国《经济学杂志》主编约翰梅纳德，剑桥出版社1913年。

　　翻译：好龙公

　　这篇文章是一位驻外海军高级军官的经济学爱好者翻译的。考虑到照顾翻译者本人的意愿，我们不介绍他的实际身份。本刊发表这篇文章并保留了原作者的一些不适当的用词，只是为了给读者借鉴与参考，并不代表本刊同意文章中的观点或证实文章中的论据。原文前面的段落，文章作者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立场，对上海开埠历史进行了歪曲片面的介绍。因为考虑到读者诸君对此段历史都有清楚的了解，同时也为了对原作者反动的殖民主义立场表明我们的态度，本刊发表的部分将从原文第二部分开始。敬请读者诸君留意。

　　――中国上海《国际经济瞭望杂志》编辑部，1914年9月

　　（前段省略）

　　……

　　在1866年杨军攻克太平叛军的故都南京后，上海就陷入了一种紧张之中，这座开埠才二十年的东方城市，还仅仅出现了腾飞的端倪，便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当时不少投资者甚至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日本的江户。但是，这样的局面很快就结束了，杨政权分别派遣总理容以及外长章频繁和包括英国总领事温思达（C.A.Winchester）、法国总领事白来尼（M.BrenierdeMontmorant）、美国总领事熙华德（G.F.Seward）、普鲁士总领事德登贲以及工部局董事会总董耆紫薇（WilliamKeswick）、法国公董局总董波礼弗（E.Bonneville）等广泛接触，表示只要承认杨政权，杨政权欢迎并鼓励外国的投资和经商，而且强调保证各国的利益，不会向租界进军。同年8月中英法在广州和谈会议上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上海将成为自由市，英法在不得不放弃治外法权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在跑马厅以东、苏州河以南、城厢以北的上海原租界地带居住权30年，在这些租界区域，英法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保持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将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合并成立联合工部局，设立董事15名，规定了3席必须是中国人，同时还增加1席中国政府代表的董事席位。自此，租界之称改为居住区。然而，协议同时规定，城厢以外，真如－法华－龙华一线为止的浦西、苏州河以南地区的任何开发必须通过联合工部局共同协商。

　　次年1月，杨军队接管了上海道台，成立了上海市，任命国内战争的名将王得贵为首任市长。王市长到任时，看到外滩英法居住区繁华建筑，不由感慨上海华区的落后，他于首次市民联谊上会发出豪语，要鼓足干劲开发浦东，在外滩的对面，建立中国人的新外滩，以“扬眉吐气、不在中国的土地上输给外国人。”之后的茶话会上，王还志得意满地对记者放言：“别以为老子没文化，咱的辜参谋都告诉咱了：咱们祖先在城里住瓦房的时候，洋鬼子他祖宗还住林子里呢。阿房宫有洋人吗？长安城有洋人吗？现在咱们建设大上海，我老王就要给大家伙瞅瞅，咱是不是都得要靠洋人！”

　　至此，上海进入了第一波建筑高潮，在浦东一带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新设了洋泾、塘桥、杨思、三林四个区，规划了行政中心、金融枢纽、商业街以及诸多居民点，这次高潮的象征就是耸立在上海江海关对面的将中国民族特色融入西方建筑格局的大厦群，这些大厦中，就有号称当时世界最高的银盛大厦，这座大厦基部是希腊多里克式的石柱支撑起的九层钢筋混凝土大楼，中间的三层土木结构宛如华美的中国宫殿，令世界瞩目的最高三层则好像是山海关和嘉峪关城楼的合体。这座大楼的所有者是才华横溢然而又命运不济的工商巨子杨坊。杨坊为以该楼为代表的浦东发展可谓投入了毕生的积蓄，由于最终资金周转不济，不得不迫使他走了一条不归之路。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个浦东投资杨坊得到了来自杨沪生的保证，保证政府给予充足的资金作后盾，然而由于国内战事尚未完全停息，政府在财政上一直都在赤字的边缘，所以当时的金融体制无力让新政府实行赤字运作，杨坊的努力最终还是被形势所出卖，当银盛大厦在1874年剪彩竣工时，其主人早已远赴黄泉，新的所有者成了当时就原商业部长胡光墉的阜康集团。

　　浦东开发后不久，各种问题随之而来，最为突出的就是规划时便屡次被提出交通问题，尽管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环，修建了高桥到嘉善的高嘉铁路，但是由于绕道过远，铁路从通车之日起便陷入了亏损。同样由于交通不便，很多居民点无人问津，烂尾建筑比比皆是，市民谑称其为得贵坊。

　　为了缓解交通问题，在黄浦江上始兴架桥之风，第一批规划便兴建了6座铁桥，由于上海港的繁盛正是赖黄浦江之惠，其中四座铁桥建于龙华以南，分别位于龙华、长桥、塘口以及闵行，其中长桥和闵行之桥为铁路公路两用。而另外两座则建于主要港口的要道，分别在庆宁寺和塘桥，塘桥铁桥将沪杭甬铁路的延伸过江，于塘桥镇连接高嘉铁路，桥梁采用升降式开启桥，即在主航道之处建立两座高塔，一旦有大船通过，则停止车辆通行，将桥面升起，船舶通过以后再落桥通车。而庆宁寺大桥则设计为旋转式开启桥，由于该地带江面较宽而西侧为沙洲，施工时全面疏通主航道将其堆积成人工岛，在岛上再立桥墩，有大船经过之时回旋桥身。然而桥梁风潮引发了严重的财政问题，而且根据联合工部局的警告，开启桥不可能完全解决交通问题，同时也会给航运带来潜在危机。因而，未等铁桥全部开工，王市长在1871年即被荣迁为第一集团军群总司令“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越大兴安岭与俄军作战去了。

　　与顿挫的新市区建设相比，由联合工部局管理的浦西地区的开发却日臻完善，虽然从外表看来没有浦东的豪华，但是市民中却流传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的讽刺之词。王市长卸任以后，新一届上海市长改由原船舶部部长沈葆桢担任。沈市长中止了气势恢弘的庆宁寺大桥工程，延缓了耗资庞大的龙华铁桥工期，制定了一系列比较务实的市政建设规划，加强和联合工部局的沟通，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浦西的建设，使上海市区开始扩展到了法华镇一带，基本上完成了根据广州协议规定的华洋共管区域的开发建设，同时又使老城厢过密的人口得以缓解，大量的居民乐于迁往新闸、江境、法华以及漕河泾一带。同时，由于黄浦江上的桥梁工程也在沪南市郊形成了诸多新兴城镇，比如长桥、华泾、曹行、北桥以及闵行等。由于沈显其名于造船业，故而他在上海也不忘其旧业，除了扩大高昌庙江南制造局的规模，使之能够制造重型铁甲舰。1876年，他还聘请荷兰工程师奈格任总工程师，实施整治，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后提出了黄浦江整治方案。他采用约束吴淞口浅滩，规定黄浦江浚浦线位置，使黄浦江航道顺直，江中主航道的深度达到了7.2米。随后，沈市长利用王时代在黄浦江堆积的人工岛，在岛上建立了一所新的船厂，定名为大中華造船厂。同时岛上建立了浚浦局，负责常年疏浚黄浦江水道，还利用海军资金建立了海军军械局，至此原来几乎荒废的人工岛面目一新，故此该岛被命名为复兴岛。

　　1873年，沈葆桢邀请因兵败被俘获释而隐居上海英国居住区的前清两江总督李鸿章，让他出面成立“轮船招商公局”，不多久这所航运公司便成了最大的华资远洋公司。以招商局为代表，上海出现了一大批既独立于国家官办企业，也独立于“洋行”的民族企业，比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昌铜铁机器厂、上海玻璃制造厂、申新纺织厂、天厨味精厂以及日后在国际动力技术舞台上执掌牛耳的巨硬公司等，这些企业逐渐起到了引领国内该行业的先锋。

　　1876年，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经过长期准备，中国在这一年正式进行了内阁选举，长年以来的带有战时性格的举国一致内阁宣告中止，协作已久的社会党和自由党，还有一些数不清的小政党开始依照宪法普选，结果是社会党赢得了81％的议席，自由党获得了17％的议席。获得压倒性胜利社会党人推举了原内阁副总理兼铁道部部长李天秀为总理。这样，中国成立了以社会党执政的内阁，原来的自由党人总理被选为国家主席，副主席则又重兵在握的社会党人、旧官僚左宗棠担任，两位国父则看似退出了政坛。对于具有数千年专制历史的中国而言，这一步是应该是难能可贵的。杨、史二人的淡出政坛，毫无疑问也是师法乔治华盛顿，其人格之高洁看似不容置疑，他们欲使中国从此脱离专制之迫切之心也似乎显而易见。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若要彻底消除专制顽疾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杨史二人退出后，中国的1876政体的实际状况是，主要权力被刚刚击败俄国，威望如日中天的左宗棠所把持，L总理成了左的玩偶，而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容闳也只能为消除左宗棠在外交上的不利影响而疲于奔命。

　　这场选举对于上海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左宗棠副主席放言“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而令上海金融市场出现了一度的混乱，外商的投资开始猛烈地退潮了，中国依赖进口的原料，比如铜、机器零配件、橡胶等价格猛涨，与此相关的企业股票大落，整个上海的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容闳新主席怎么样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局面，他开始不断接见驻华使节，由于国会由社会党人把持，足够让外资稳定的措施根本不可能被通过。万般无奈的他不得已敲响了已经“闲居”府中的国父们的大门。这样他终于切中了肯綮。国父们几句“要以国事为重”的发言轻而易举地摆平了桀骜不驯的社会党议员，在回答《泰晤士报》、《费加罗报》等国外媒体记者采访时，史前主席称：“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我看完全可以考虑采用更加进一步的开放政策么，外国资本也不用仅仅局限于外国居住地。”

　　这句话似乎给沈市长给予了暗示，上海市议会在1877年的3月通过准许外国人购买居住区以外的上海土地，作为“开发区”的决议案，并上报国会批准。此举终于挽回了上海商界的萧条局面，外资又开始逐渐融入上海市场，该年年底，狭小的外国居住区以外，第一块“开发区”在张园附近的地区被英商购入，同时，通过外籍军团司令罗歇里奥将军的暗中斡旋，大量的法国资金投入了打浦桥以北的区域，与原来的法国居住区连成了一片。随后，各国资金接踵而至，随着各国资金的投入，各国移民也开始聚集。其中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犹太资金，在虹口、杨树浦以及闵行一带出现了大量的犹太人聚居区。其他著名的，位于相对繁华地区的是：杨思黄浦江畔的“小汉堡”、虹安镇水网地带的“小威尼斯”、提篮桥东边的“小鹿特丹”等；当然也有比较偏僻的，像真如的“小图拉”、曹行的“小孟买”、彭浦的“小江户”、周浦的“小巴格达”等等。

　　沈葆桢市长在任内于1879年去世，后继者盛宣怀为上海最初的民选市长。上海市联合工部局也在1882年选出招商局总裁李鸿章为总董，这两位通力协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了1890年代，上海算是恢复了一丝元气。整个市政慢慢步入了正轨，整个城市可以称其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不，不能说是博览会，事实上更可称其为建筑协奏曲、交响曲、变奏曲、幻想曲。整个市政风格兼中外之风貌，建筑式样合东西之精华。为了尽可能地满足大量的移民，地产商在原来冷僻的郊野上筑起一批住房。为了节省土地，在有限的面积上容纳更多的人，并容易为同时为中国人以及外国人所接受，这些住房采取了被西方人称为“联排房屋”的建筑形式。这就是石库门房子。石库门住宅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多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坡型屋顶常带有老虎窗，红砖外墙，弄口有时带有中国传统式牌楼。大门采用二扇实心黑漆木门，以木轴开转，常配有敲响时铿然有声的门环。门楣做成传统砖雕青瓦顶门头，外墙细部采用西洋建筑的雕花刻图，二楼有出挑的阳台，整体架构基本由天井、客堂、厢房、亭子间等构成，这种式样的房屋成了集中外建筑格局于一体的上海民居的代表。

　　通过这十多年的发展，由于市政当局精心设计，对港口、工业、商业、及住宅都有一整套规划布局方案，其中杨树浦黄浦江北岸、苏州河北岸、高昌庙江南制造局、吴泾以及三林一带为工业地区，黄浦江下游两岸为码头仓库区，上海城区的发展可以说转入了正常的发展，被动向南发展的势头初步被遏制，市区开始将西面传统的繁华市镇曹家渡、法华镇、徐家汇以及龙华镇连成了一体，而且大量比较高级的住宅区开始出现在这些新扩展的市区内，对于这些新兴区域，市政府以及联合工部局都给予严格地管理，甚至于任何新建造房屋的门面、绿化，都根据不同区域实行了严格统一的格局限制，这样，这些区域相对于前些年急遽开发浦东地区的错落无序来，显得格外的优雅。近代工业的崛起，进一步促进商业的迅速发展，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著称沪上。在繁华的市中心，饭店林立，著名的有国际饭店和华懋饭店。游乐场所有名扬中外的大世界、跑马厅和远东第一的大光明大戏院。而在文化方面，上海又是全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地区，开办有大量的新型学校，除了道光三十年创立徐汇公学，1886年又开办了南洋公学，以后陆续出现颇有名望的复旦公学、德文医学堂等等。在兴办教育的同时，医疗方面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除了中国医院（仁济医馆）以及后来开办的有公济、同仁、妇孺、广仁、广慈等教会医院外，到了1890年，上海共有大型综合医院25所，床位8100多张。此时，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高层建筑开始在上海竞相登场，它们多数集中在今黄浦区，有海关大楼、汇丰大楼、百老汇大厦等近百幢大楼。

　　这些大楼使得当年显赫一时的浦东建筑群变得愈发萧瑟，那“银盛大厦”也因为被阜康集团分割抛售未遂，经过一番触目惊心的明争暗斗，最终被一个负责人叫张寅的小林集团低价租下，改造成一个被叫做“东方宝珠”的巨大娱乐城，通常外国人都不叫它“OrientalPearl”而叫它“OrientalParadise”，属于一个在上流场合永远不会被提起的名字。在对岸纷纷新建的大厦面前，这栋外表已经被海报和灯光改造的光怪陆离的大厦在孤寂中显露着异样的光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异样的光彩又开始逐渐吞噬起周围的孤寂……

(9)谁与争锋！（下）

更新时间2006-5-14 12:37:00 字数：7152

　伴随都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社会经济的结构性转型，特别是1870年以后近代工业制造的发展，上海的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据统计，上海人口1852年为54.4万，1872年突破百万大关达101.6万，1880年因为政府城市化决心，以及上海城市建设的第一次高潮，人口翻番为206.7万，1892年更达到了486.7万，在40年的时间里，上海人口大有增长10倍的势头！上海人口的这种超乎常规的惊人增长，充分显示出上海无所不包的巨大容量、吞吐吸纳的恢宏气概，以及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开放的上海，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吸引力：对资本的拥有者来说，上海是一个首选的投资场所；对追求享受的达官贵人而言，上海是罕见的温柔乡和销金窟；对谋生者来说，上海是充满就业机会的地方；对寻求发展者来说，上海是一个各路英雄的用武之地；对文化人来说，上海是一个施展才艺的理想舞台；对逃难的人来说，上海又是一片“国际绿洲”和“避秦桃源”……于是，难以计数的逃难者、投资者、冒险者、躲债者、亡命者、寻找出路者、谋生者、追求理想者、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富翁、遗老、政客、穷汉、红男、绿女、流氓，怀抱着各自的梦想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在他们的心目中，上海是希望之邦，选择上海就是选择新的人生之路，就是选择美好的未来。人对美好事务的一种本能的追求yu望，造成一股巨大的推动力，把一批又一批的外地人推出家园，推向上海。开放与移民密切了上海与国际、国内各地的联系，促进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丰富了上海文化的历史底蕴；其次，开放与移民又导致了上海人口的高度异质性，人口的高度异质性又带来的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和文化气度上的宽容性，来自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将各地不同的文化带到上海，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襟怀，并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社会格局，这种多元性格又赋予上海城市持久而旺盛的活力。

　　这段时期，上海的发展简直如同失控，比悉尼或旧金山更为迅速；发展之快，有如肿瘤的蔓生。昨日可以称作奇迹的，在今天便可视作当然。这样迅猛的经济发展，不言而喻地为整个世界的各种人群提供了诱人的机会，各地的移民大量涌入上海城，他们渴望着在这片宽松自由的土地上寻到自己的未来。毫无疑问，有不少人奇迹般地开拓出了成功之路，在四马路的青楼和书屋之间，孕育出了像劳伦斯的《玉凤夫人的情人》、艾略特的《浦东的荒原》等杰作；在五角场周围的研究发展特区，爱因斯坦博士和弗洛伊德教授等崭露了他们的头角；黄浦江畔、龙华塔下，聚集着写生的人群，莫奈先生一幅《吴淞日出印象》让他享誉世界；普契尼如果不知道梁祝的故事，也不会写出不朽的歌剧《蝴蝶恋人》；徐家汇外，一个巨大的电影之都正在被构筑，今后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令世界倾倒的人们会在这里制作更多的梦幻；当然，更多的成功者是如同哈同、马勒那样的金融工商巨子。不过，还有更多的外来者没有如此地天赋和良机，他们不得不为明日而奔忙。大批来自西方的熟练技工成了当地中国工人的可怕竞争对手，失去工作的人们只能栖身于“得贵坊”的残垣断壁之内，在上海，一栋楼里住有各种肤色的“七十二家房客”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到了1887年，由于过多外来人口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当局在吴淞口外的长兴岛建立了境外移民管理站，也就是说，凡是别国前来上海的任何移民，都要先在这个管理站里等到入境许可，凡是符合进入上海条件者方可乘船进入吴淞口。只要看到在长兴岛的港口里拥抱哭号的人们，就可以知道他们便是可以入境的幸运儿，但是更多的人却只能望着吴淞口炮台山上的古塔苦苦地等待，有的甚至可能一等就是半辈子。

　　在高度开放的格局中，上海如同一个巨大的聚宝盆，吸纳着全国乃至世界的资本。以外资为例，1860年代中期，外人在上海的财产总值已超过2500万英镑。1880年以后，外资对上海的投资更加集中，1890年，外商在上海的投资达6.1亿英镑，占外商在华投资总额的41.3%。在此后的岁月中，尽管投资的绝对量上涨，但比例开始逐步降低：经济投资的辐射效益开始了！

　　也正是因为高度开放，上海建立了通达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贸易网络，除了布满黄浦江以及沿海的港湾以外，连通上海和外界的主要铁道包括沪宁、沪杭甬两条铁路干线以及淞沪、高嘉、新日、真西、宝太、奉海等十五条支线。早在1869年，上海就在大场建立了可供大型飞艇着陆的大场航空站，随着飞行器的发达，飞机的问世和日益增加，上海市在江湾、龙华、虹桥、崇明、金山以及川沙建立了机场，其中龙华和虹桥作为国际民用航空枢纽在世界享有盛誉，尤其是1907年兴建的虹桥机场更是常年来在世界航空界独占鳌头。

　　对于汽车工业的最先进国，公路交通在上海更是发达异常，那36层楼高耸在法华镇中心的巨硬总部大厦对于各条进入上海的公路简直就成了一个地标，自北向南，不管是来自沪太常路，沪嘉澄路，沪苏宁路，沪青湖路还是沪松杭路，人们只要远远看到这幢宛如一把自苍空直插大地之巨剑般的大厦，就可以明白，大上海快到了。而由于两位顽童般的国父提出了时速120公里快车的口号以后，为了迎合其童心，在1872年，首任交通警察局长林建华提出了建立一种“新驰道”的设想，也就是说，建造一种专供汽车高速行驶的专用道路，这是一种没有交叉，没有反向车辆，理想时速可达150公里的公路。据说闻此杨国父只是笑着和史国叔嘀咕一声，这不就是高速公路吗？由此这种道路的构想被正式定名为高速公路。经过两位国父的点拨，这种道路的设计的成熟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不仅是基本设计中立体交叉的概念，与通常道路的连接，符合高速行驶条件下的铺装、标示等因素，连不少可能出现的细小问题，诸如超越车线、长距离行驶的休息站、保持车距用的距离参照标示等都没有被遗漏。然而，由于考虑到了当时超过80公里的车辆还仅仅限于实验场和竞技场，当时一般的汽车速度一般在30－40公里，耗资巨大的高速公路在1878年起还只是试点兴建，第一条便是由法华镇修到闵行。但是，这条公路事实上没有带来多大经济价值，唯一的作用可以说就是给巨硬公司提供了试验车道。一直到了1890年代，随着汽车一般速度提高到了60公里以上，也由于那几位“先知先觉”国父们设想的重型“柴油机载重汽车”的实用化，高速公路的实用性开始显现，在两位国父的直接参与下，中国高速公路网的规划开始实行，根据这个规划，中国国内几乎被这种高速公路所覆盖，其密度甚至超过了铁路网的2倍！当然，将这个网络从蓝图上变为现实不是这样简单的，到目前这个计划还不及完成了20分之一，不过，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公路带来的对经济的刺激是显而易见的。1891年，这条试验性的沪闵高速延伸到了浙江省首府杭州，名称也变为了沪杭高速公路，同时，又一条发自上海的高速公路，沪宁高速公路也于4年后剪彩通车。

　　对于上海市内的交通以及道路，早在租界时期，工部局就曾规定界内的道路南北纵向以中国省份名字命名，东西横向的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基本设定，虽然还有不少以人名命名的纪念性道路，但是到了中英法广州和会时，中方代表提出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取很多外国人名的道路有损中国尊严，因此上海的路名进行了若干变更，改变方法基本还是按照南北为省东西为市的规则。由于城市的扩建，大量的道路被兴建，这些道路虽然基本上也是按照上述规则，但是由于数量限制，被打破的特例越来越多。在这些道路上，市中心使用最为频繁的是有轨电车，这些电车从1路到20路，而城市边缘地区则以公共汽车为多，路线由41路到98路。市郊则为长途公车，一般以起终点简称命名，比如徐松线代表徐家汇到松江等等。但是由于道路的日趋堵塞，这些线路通常都拥挤不堪，要求他们准点准时已经成了笑话。因此，上海市政当局不顾上海地质松软，在1886年决心兴建地铁，经过长期的论证，还是认为含有大量地下水的上海不适合地铁，结果原定连接上海北火车站和龙华国际飞机场的地铁1号线，也改为高架窄轨铁路于1896年通车，以后这便成为了上海最快捷舒适的交通工具而延伸到上海市郊各地，被称为“浦江捷运”而闻名全球。

　　上海作为一个“外来近代小社会”，从原来的租界开始，其近代性并不仅仅体现于物质文化的“移植”，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其政治结构及其一整套市政管理制度。联合工部局成立伊始，就比较重视市政管理，自觉地将西方近代城市的市政设施和管理体系移植到租界来，成立相应的机构，专门从事市政建设，并进行专门化、法制化的管理。联合工部局下设工务处、警务处、公共卫生处、火政处等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市政管理条例，对居民的居住、行路、卫生等做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到了1876年，其禁例就有30条之多，大到市政机构的构造，小到公众生活的琐细之事，无不有严格的规定，如不准随时随地倾倒垃圾，不得在公共场大声喧哗，甚至于不准倒提鸡鸭等等。联合工部局继续修订执行的租界时期制订的《各项捐照章程》和《违警章程》就是两项比较典型的管理法规。前者名为“捐照章程”，实则涉及租界各业及交通工具的管理；后者更关涉到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电石、脚踏车、地毯、牲畜、虐待牲畜、羽毛、救火章程、燃放爆竹、垃圾、违章拘人、淫秽招贴、火油、风筝、抽收厘捐、各种彩票、自来火、公廨章程、泥土、取厌于人、打样房照会、婚丧及赛会、告示、妓女、公家花园、抛球场、硝磺、悬挂招牌、开放汽馆（笛）、稻草等物、马路章程。如第八项“燃放爆竹”款规定：“居民无论在于马路僻径及公地均不准燃放爆竹，如欲燃放或于家中天井焚化冥镪，应预向警署领取执照，惟火铳或自燃之爆竹则一概禁用。”这些法规共同构成了法规体系，并有严格的罚则维护。随着上海的开发与繁荣，有关市政管理的法规日趋完善，涉及面愈来愈广。对于这些管理法规，上海人最初并不适应，违犯规定者很多，当时报纸上常有因违反规定而受罚的记载，甚至闹出许多笑话。但这些市政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很快就显现出来，法制化的管理方式，使上海市政景然有序，远不似其他城镇，甚至于原先脱离联合工部局单独管理的上海华界那样混乱和肮脏。于是，人们在对比中对这些市政规章制度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逐渐由拒斥而赞美而认同而接受。洁净与肮脏、混乱和秩序、文明与野蛮的反差是如此的鲜明，以致于对所有不甘蒙受落后、野蛮之羞的华人有识之士而言，无不带来莫大的感官冲击和心灵震撼，于是周边不少都市以至于城镇纷纷仿效上海的市政管理办法，进而大力向全国各地推进市政的近代化法制管理理念。

　　当然，接受法制管理对于长年散漫的华人，尤其是剽悍的北方华人而言，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得以成功的。类似法规在外地受到的抵触更为强烈，尤其是由于没有西方人士参与法制管理的区域，管理无力和徇私舞弊的恶疾使这些法规失去了应有的效用。即使在上海，向往着“遍地黄金”的外地农民，尤其是河北、山东一带因黄河水灾来沪的赤贫者，到了上海，发现自己的浑身力气无处可使，好的工作也被“洋鬼子”们占去，更有那些条条框框不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往地上吐口痰一泄心中吐不完的恶气、自然认为这些规定是洋人恶魔给堂堂大中华子民的枷锁。以这些省份前来的农民工为主，在1880年代末期，成立了一个地下秘密组织“神拳会”，其习武练法强身为籍口，召集会员，一时响应者甚众，“神拳会”迅速扩大，乃至有些现职社会党员都参与其中。他们暗以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为敌，屡次声称对上海向外商出售土地之行为是“卖国”，向全国推广各项近代法规则为“欺压中国人民”，他们先是伺机痛打外国人和接受外国文化，尤其是信仰基督教的“二鬼子”，然后干些偷割电线、焚烧教堂、汽车、新式学校等破坏活动。最后在1894年7月21日，“神拳会”骨干成员阎书勤、高元祥、姚文起和张凤姐等8人潜入上海李鸿章府邸丁香花园，在当晚举行的晚会上大打出手，联合工部局副总董霍利德（Cecil Holliday）等6人当场殒命，还有包括应邀出席的财政部部长林锦丞、外籍军团司令罗歇里奥将军、前外交部长，上海都市开发咨询委员会理事长章德淳、上海警察总署署长彭天照等37人不同程度负伤。丁香花园事件轰动全国，“神拳会”组织在国内其他地区也开始效法滋事，当时的国家主席、社会党人张海强认为这是对党对国的威胁，于是宣布“神拳会”为邪教组织，进行了清除，“大师兄”朱逢明逃到波斯继续活动。这个事件并没有妨碍上海的继续发展，相反有关当局的迅速反应倒是获得了投资界相当的同情，上海获得的投资在二十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又一次迎来了一个新高潮。

　　1901年进入了二十世纪以后，上海成了傲然成为了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与伦敦纽约鼎立全球，这年，上海获得了在1908年举办万国博览会的机会，这是亚洲国家首次举办万国博览会，这不仅让上海，也让整个中国，甚至让高丽、安南、兰芳、琉球、缅甸等整个中国势力下的各国也兴奋异常。他们自然而然地将这次盛会看作是展示当地风物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了成功举办这次盛会，中国政府派遣了以政务院副总理竺泽生作为万博筹备委员会主席进驻上海进行长期准备，他一展原先主管情报工作的天才，从总结伦敦的水晶宫万博会以来的各大博览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的思路是，如何加强新世纪人类对自然界的主导能力。突出强调主导能力建设，是新世纪新阶段加强人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新思路、新要求、新特点，是全人类为求得世界长治久安而迈出的坚实步伐。并且指出，必须通过这次万博会，建立与健全保持人类主导性的长效机制。最终确立的这次万博会的主题是：“科学技术，让人类主宰天地”

　　虽然上海市联合工部局对于这样的主题并不赞同，但是在中央政府的强烈干预下，万博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而且卓有成效地不断按照主办者的意愿向前推进。整个工作也可以说是按照着主题的思路，将计划做成蓝图，再将蓝图化作一个个大书在“得贵坊”墙上斗大圆圈中的拆字，化作一个个烟尘滚滚的工地，最后变为高耸的楼群。天地都能主宰，迁走得贵坊里那十几万流浪汉自然也不在话下。这次万博会的标志性建筑也就是建立在这“得贵坊”废墟中的一个直插入云的巨塔：主导思想之塔。塔基巨大的四方形建筑是科学技术博物馆，塔的顶端有一个巨大的球体，这里融会有中国古来的天圆地方之说，整个高塔由三个巨大支柱构成，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可以看出一个中文的人字，这象征着人类顶天立地，主宰着天地。而根据设计人员的话说，这三根支柱，又象征着主导思想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塔身超过埃菲尔铁塔高达333米，整个建造工程于1908年2月14日万博会前两个月奇迹般地完工。

　　1908年的这次万博会成了这年和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齐名的两大国际盛会，中国政府不惜工本的投入看似获得了巨大的成效，万博会举办了整整一年，接待的观众多达5000万人，远远超过了上次在圣路易斯1969万人的纪录。当然这个人数和政府的动员自然也不无关系。博览会充分展示了中国这四十年内在科技上的成果，以及中国人在“战天斗地”中的光辉业绩，尤其突出的是中国技术人员在这些年建造的巨大工程，比如跨越扬子江的大桥、拦截黄河的水坝、连接连云港和大宛的高速公路、还有十发巨型运输机、二十万吨油轮、时速120公里的汽车等让文明七大奇迹也无法望其项背的新奇迹。然而，就笔者看来，也许是中国当局希望赢得世界尊敬的心理过重，在这次盛会中，却没有把握其蕴含着的巨大商机，没有就推销其产品而费心。相反其邻国日本却牢牢地把握好了机会，对其性能远不如中国，但是成本却大大低于中国对手的产品进行了大力的宣传，中国看中的是美丽的果壳，并费尽全力地啃开它，而日本却乘机吃到了美味果实。

　　“科学技术，让人类主宰天地”的话语看来豪迈，但是不难看出，这样的思路依然充满了一种对自然界，甚至于也可说同样对于人类的傲慢。中国领导层依然是以一种军事方法管理着国家的方方面面，即便是对于学术界、经济界也是如此妄图以政令形式驾驭，所以1908年的万博会对于中国来说结果如同当年明朝初年的大航海，劳民伤财，进行的只是一场华而不实的政治大游行罢了。

　　上海市在万博会降下帷幕以后，仿佛是跑完了一场马拉松，看上去显得筋疲力尽，各种证券势头疲软，失去了10年前的那些活力；房地产猛跌，当时以高价以及高息贷款购入家居的人们只有无奈地进一步勒紧裤带，万博园区里耸立的那些高楼大厦在斜阳里向黄浦江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市政府正在为收拾局面而日夜奔忙，他们必须考虑重新在园区再建设，必须考虑解决由于搬迁而暂时栖息于临时建筑的居民，必须慢慢为兴奋过后的金融降温降压、提供血液，使之恢复正常。这样的局面继续了大约有两年，只到欧洲上空密布战云，上海才再度获得了一丝生机，但是，这样的生机也是一种异常，为此，人类将揭开潘多拉之盒盖，永远告别文明时代，进入混沌的岁月。人类也许会发现，科学技术并不会交给人类主宰天地的权杖，却会塞给人类自我毁灭的凶刃。无论如何，人类在科学技术的革命的确给人类开启了一扇门，一扇未知之门，在这扇门的对面，人类又将变得一无所知，我们获得的是兴盛还是衰亡，还要依靠我们的智慧以及对先人以及自然的谦卑。

　　当然，上海在世界经贸中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每天依然还有数不清的船只靠上长兴岛的码头，从船上走下一批批眼里闪烁着渴望的各国移民，同时，北火车站和南火车站，十六铺码头的候车、候船室里，也挤满了从中国各地奔来的人群。证券交易所里每天还是成交着巨大的交易，南京路上依然熙熙攘攘，挤满了人群。上海的霓虹灯下，爵士乐中还是萦绕着光怪陆离的魔力。这就是上海，一个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魔都。

(10)杨世界……

更新时间2006-6-6 10:03:00 字数：306

　下面这个链接是杨世界的地图，截至1912年。

　　作者：好龙兄，此人在网络中的另外一些地方以圣宝剑橡叶骑士的马甲而著名。

　　非常感谢他对构置杨世界小说所做的系列的、具体的事物。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就是一种自己乐完还要使广大同乐一起乐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更快乐！

　　杨世界1912年时的世界（巨大地图）：

　　http://download-v5.streamload.com/f73fe4c8-d37f-4590-928a-6bf601eb7bac/philodraco/FileManager/Ymap.jpg?rnd=0.25868919329918266

(11)修昔底德报告

更新时间2006-6-14 11:18:00 字数：7919

　　合众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图书馆，书信集，第4箱：关于东亚形势的来往信件，1902年3月－5月

　　－－－－－－－－－－－－－－－－－－－－

　　1902年3月23日，牡蛎湾

　　亲爱的海因莱茵先生：

　　亨利·卡波特·洛奇先生向我推荐了你新的著作《纠缠的同盟》。说真的，我怀着最大的兴趣阅读了你前一本著作《亚洲问题》，我认为这是自麦考莱和弗朗西斯·帕克曼之后最好的作品之一。大体上说我同意你在书中的意见，我深深感到合众国和英国应该尽可能地在太平洋地区合作。在正处在开端的这个世纪中，太平洋的商业以及对太平洋的支配，已经是世界历史中难以估量的重要因素。命运和事态的进展迫使合众国不得不在亚太地区发挥重大影响，不管我们愿意与否，美国都必须承担这一使命。

　　由于你渊博的历史知识，你当然知道，虽然政府官员可以领导人民完成某些事情，但是他们却不能领导人民比舆论走得更远。现在，我们的舆论关于中国问题依然是迟钝的，而且我们对那里的确切事实全不清楚。

　　对于英国不明智地拒绝了我们关于阿拉斯加边界的完全正当的建议这件事，我是非常遗憾的。这些问题并不像正在远东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么重要，但是我们的人民对这些问题要敏感得多。

　　你很幸运，在很年轻时就成为一个公认的学者，而我呢，唉，搞了三十年的政治，政治上的起落是非常难说的，有的时候是辛酸的，尤其是当你的正确意见同大众不一致的时候，一个人所能做的无非是尽力而为而已。我记得很清楚，每次我在选举中吃了败仗，往往就会说这种点票数的事情是多么愚蠢无聊，而打胜了呢，当然就相信公众的舆论和判断是公正的啰。

　　我亲爱的博士，我急切希望能够从你那里获得你对远东地区未来走向与前景的真知灼见。由于目前中国与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尖锐对立很可能引发一场战争，你能否就远东地区近十年来的局势的发展给我一点分析与建议，我将十分感激。

　　我非常希望看见你并同你长谈。

　　你真挚的

　　西奥多·罗斯福

　　―――――――――――――――――――――――――――――――――――――

　　1902年3月27日，普林斯顿大学

　　尊敬的总统先生：

　　得知你和亨利·卡波特·洛奇先生都欣赏我的作品，我感到十分高兴。《1812年海战史》和《赢得西部》也是我很喜欢的两部作品，我在茶余饭后常常翻阅一二，我感觉，这两部有趣的作品将与那些最有价值的和不可或缺的著作一道，在美国历史著述中zhan有一席之地，尽管我并不赞同你和特纳先生在边疆问题上的“天定命运”的说法。

　　我必须承认的是，在上次大选中我投的是布赖恩先生的票，因为在我看来，麦金利先生过于倾向于大企业了，而你在南美问题上的态度又使我感到不安。

　　你在海军大学的演讲说道：“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是富有斗志的民族。一旦一个民族失去了斗志，不管它还保留着什么，不管它在商业和金融或是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如何发达，它已经没有资格列入世界民族之林了。”我赞同你的这个观点，外国威胁的存在总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喜欢与否，世界总会闯入我们的家门，这使得我们必须要对世界进行干预，以维护我们的安全。这使得我们需要斗志。

　　但是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追加一句——所有伟大的民族也都是富有理想的民族，这种理想超越世俗或宗教的荣耀，也超越国家和统治者的光荣。没有理想的指引，斗志只会变成庸俗的打斗，损害我们和他人的自由。胜利，甚至是成为全球霸权，也只是一项虚无的战利品。在合众国，这种理想的是由杰弗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两位总统传承下来的。这种理念为合众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一种批评的传统，使我们更谦逊因此更了解外部世界。

　　阁下，我注意到我的语言开始象一个大学讲师在授课了，为了避免更加失礼，我还是回到你要求我进行分析的主题上来：十年来远东局势的历史与发展前景。

　　在我们评述1890年后太平洋地区新的外交布局之前，我们还必须首先回顾一下远东地区发生的划时代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剧变，以及西方列强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接触。

　　1870-1900年间，世界上出现了三个新的强国：1871年的德国以及1891年的美国和中国。所谓的世界强国就是说在处理大多数重要国际问题时，其他国家都必须考虑到的国家。这三个新的世界强国大大增加了国际外交的复杂程度。在国际天空中突然出现了这三个星宿，扰乱了外交星占学家们的算计，而对于地上人间几亿人的日常福利以及他们的生死攸关，却是具有征兆意义的大事。

　　远东问题首先是中国问题。从七十年代之后，中国在工业、商业和陆海军方面的发展在绝对速度和广度上都是令人吃惊的。它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中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里只能提供少许中国经济爆炸式增长的具体情况：它的人口从1868年的3亿增加到现在的6亿，它的煤产量从1875年的1100万吨增加到1901年的1.75亿吨，只略低于英国的2亿吨和德国的1.82亿吨，但远超过奥匈帝国的4000万吨、法国的3100万吨和俄国的2600万吨。钢产量的增加更为惊人，它的钢产量只略小于英国和德国的总和。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英国为20％，德国为13％，我国为11％，而中国为10％，而世界制造业产值的前四名是：合众国、英国、德国、中国。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中国在电气、内燃机等工业方面的成就，类似巨硬这样的大公司控制着整个世界的汽车产业。

　　但也恰恰是中国工业化无可争议的经济成就，向这个社会提出了一系列它自身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可以说，在表面光辉夺目的经济成就下，中国正经历一场总体性社会危机，而它选择解决这个危机的方式，将直接对远东乃至世界的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这里我不准备象平时上课一样喋喋不休的分析三十年来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困境，也不准备详细讲述中国政府想要解决这些困境的方式是怎样加剧这些困境的，毕竟，这不是一堂政治学的课，我也不想让你过分生厌。所以在这里，我只是想讲一下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是怎样限制中国的外交抉择的。

　　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现代化是在一个前现代的社会和思想框架下进行的，虽然它的制度外表看起来足够现代化，但是国家仍然操纵在一小群政治精英手中。从一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就同国家干预主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非建立在公民政治之上。

　　当社会变得日益多元化，新阶级、新的利益出现的时候，这些精英力图将这场经济现代化的政治后果减低到最小程度，维持原有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他们先是利用传统统治方式同现代干预型国家嫁接上的便利，利用税收、金融、外贸和国家行政干预等方面的有利政策，去迎合工业界敏感的需求，这导致了保护关税、重商主义、经济资本同政治资本的融合，也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迅速增大。然后用“民族精神”、“民族荣誉”之类的言辞并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实施国家福利计划来整合因此分裂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从未得到机会发展成型。

　　事实上，我亲耳听到过中国某位社会党的相当高层官员说到，衡量民主和自由的标准是社会的富裕程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准，我相信这种以集体富强而不是个人关怀为导向的价值标准是该政权大多数官员的心声，他们以仁慈的严父自居。愿上帝保佑，不要让我们堕落到这些亚洲人的标准上。

　　中国在近代所受的屈辱和其悠久的专制历史有助于其人民迅速接受了这种国家主义思想。此外，激烈的商品经济竞争所释放出来的压力越大，个体的无保障性与无归宿感就越是明显，进行社会整合的要求也就变得越是强烈，由于其政治秩序不允许多元竞争，“民族——国家”就成为一种社会崇拜对象，谁对它提出疑问，谁就意味着背叛和不忠。内部矛盾总是存在的，但是总是被人们轻而易举地作为“外部力量渗透的结果”来解释。也就是说，他们力图向外界转移国内矛盾，为的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内的困难——工业和农业利益集团的冲突，人民对权威政治不断上升的不满——转移开去。每一个利益集团都被收买了，普通人民被帝国的荣耀所迷惑，中国政府用建造一支规模巨大海军的方法吸引了工业家和中产阶级，用关税壁垒来取悦农业地主和商人，用民族自豪与授予政治参与权打动了知识分子。

　　当然，这种国家主义看起来像是世界的一种趋势。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都普遍萧条并寻求解救，都开始向外国商品关闭自己的市场，贸易关系也越来越具有政治性了。将必需的市场和原料带入政治控制的范围之内的驱动力越来越强，因此各国政治自然而然的被吸引走向“自给自足”的帝国主义，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为了缓和国内政治所遭到的社会压力，各国政府都在用民族身份把自己武装起来。

　　实际上，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在欧洲到处都激起了帝国野心。使英国分心的是印度和非洲，以及它遍及全世界的殖民地。俄国则紧盯着土耳其、近东和东欧地区。法国对北非梦寐以求。意大利则跟随法国。只有奥地利在欧洲之外没有什么要它关心的东西，一心只想维护自己那已经显露出分崩离析迹象的多民族帝国。

　　占取殖民地无疑有着鲜明的经济动机，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许多国家争先恐后地将许多地区瓜分的原因。例如，意大利坚持侵占一片片显然毫不起眼的非洲沙漠和山地，其经济效益又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在于，殖民地已经成了国家威望的象征。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某个棕榈海滩升起它的国旗，就意味着身入强国之列。事实上，各国劳工运动或者民主政治的兴起，都对帝国扩张起了明显的刺激作用。政治家们纷纷注意到对外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国内好处——征服殖民地可以为一国的人民带来光荣，从而减少他们对国内政策的不满与批评。政府于是用力晃动“爱国主义”的旗帜，用民族优越感将有钱人、中产阶级和穷人团结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总背景下，当中国同其他邻居一样在内部和外部都遇到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时候，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假定一个强大的国家将会比英国或法国更少扩张性。

　　当杨和史这两位传奇人物出人意料的取得成功之后，他们所设计的战略是保持同西方的良好关系，从而从西方那里获得中国急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因此他们保持了同西方的亲密合作，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大体是一心一意在中国本部经营，行事低调以巩固原有胜利果实，避免太过张扬而引起他国妒恨。

　　史是中国这一国际战略的缔造者，他希望新缔造的国家享有和平，不想与任何其他国家起冲突。他公开宣称中国在获得西域省后已饱和，不再有更多领土的野心，以此向俄罗斯和英国保证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和印度没有兴趣。曾有人建议中国走殖民主义路线，他答以：“俄罗斯在此，英国在此，我国夹在中间。我的亚洲地图便是如此。”

　　对史的外交政策的分析能够说明，中国的政治－经济战略上，存在两种明朗的选择：第一种是经济上自由、领土上满足的中国，它指望自由贸易来为它的工业提供所需的原料并出售它的产品；第二种选择是一个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中国，为了寻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国内政治上的好处，因而需要一个与它不断增长的工业品和人口相应的空间上的霸权。史开始于第一种选择，但是到他和杨事实上执政的后期，已经越来越感受到通向第二种选择的运动所带来的压力了。

　　这个压力我在前面讲述了一部分，那就是国家主义的政治秩序为了应对工业化的冲击必须要塑造民族形象。这样就训练青年把充斥于报刊上毫无节制的宣传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接受下来。群众简单地把国际事务理解为非黑即白，环顾四周所目睹的都是邻国的敌意与本国的委屈。普通群众群情激涌，很快就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感到不满，斥之为太过软弱，迫使政府在每一次外交场合都力图表现出强硬态度，唯恐在国内受到批评。要知道，外交就是合理妥协的过程，当要求无法达到时，就要研究如何不失尊严的撤退。而现在人民却把它当作足球游戏，为每一次政府的强硬行径而叫好，看作是取得的胜利而欢呼雀跃。

　　另外一个压力来自于中国政府所培养的垄断集团，中国政府在它面前日渐显得束手无策。垄断集团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实际主宰者，正在把整个社会转变到最能保障他们利益的方向上来。对于垄断市场和原材料的需要使得他们大力鼓吹中国的“天定命运”。

　　第三个压力来自于精英之间的争斗。中国军队长期以来是中国政治上唯一的一个组织严密且能量巨大的活动团体，这是由于该国的执政党—社会党缺乏一个统一、明确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以及强有力的内聚力所造成的。中国的政治背后总有军方的影子，一些军方人士在私底下也称军队起着宪法维护者的作用。由于中国的陆军的缘起是一支农民部队，所以在传统上陆军代表的是农业的利益。随着中国的工商业的飞跃发展，新兴的工业家阶层于是拥向海军。海军军费要增长，相关的重工业要得到国家订货，就要求中国采取扩张主义的态度，中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展的造舰竞赛很明显有工业利益团体的背景。

　　第四个压力来自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要求。中国的现有政治秩序，只有通过国家领导尽可能的保证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获得统治的资格。加强对外贸易和夺取殖民地、获得附属国有助于中国的统治精英缓和社会冲突，调节经济成长。

　　对中国来说，对外扩张的特点就在于，它几乎完全是为了内政上的需要，除了用帝国主义对国内的各阶层进行驯化之外，国家的领导人们再也拿不出更有成功希望的选择了。幸运的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远离欧陆竞争激烈的国际体系，所以它的扩张暂时还不会引起其他强国的警觉，而且地理条件将中国置于距东南亚和东亚比其他国家都更为接近的地方，其他的强国要来干涉中国的行动就要克服许多的不便，例如俄国就必须沿着六千英里的铁路运送军需物资。

　　中国在1890年对日本的武装干涉活动是中国外向政策很明显的标志。当时中国出动军舰干涉日本维新政府与虾夷两个日本内战后分裂的国家之间的内部冲突。其起始条件是异常苛刻的，要求日本赔偿军费，割让长崎、神户与广岛，并允许中国驻军，以及签订一份包括高丽和虾夷共和国在内一同加入的东亚和平保障条约。这引发了俄国、英国和合众国的明显不安，合众国因此向中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远东地区保证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商业机会向世界各国共同开放，这得到了西方列强，尤其是东南亚拥有殖民地的西班牙和荷兰的极力赞成。

　　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进行了灵活的外交，在同已退隐的史私下会面后，两国达成了协议，日本的赔偿费用降低，且直接付给虾夷共和国；中国、日本、高丽、流求、虾夷共和国共同加入东亚和平保障条约组织，这个组织以保证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加强各国之间的共同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合作为目的，这个组织将按照协商一致的形式行事，成立一个国际秘书处；在日本、高丽、流求和虾夷共和国组成共同市场和制定共同经济计划之后，中国将在条约组织的框架下向这四国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中国将向四国商品开放市场并提供优惠待遇；日本允许中国在长崎建立海军基地；中国将邀请西方国家作为这一组织的观察员存在。

　　通过暂时的自我克制与尊重国际法，中国实际上得到了一个附庸国集团，这一集团由于中国的超强实力与利益分沾政策而得以稳定，也避免了一场国际危机。但是很明显，这个协定还是遭遇到了军方和社会党内部严重的不满情绪，这导致了史的影响力的急剧下降。

　　在1891年3月，中国又在东南亚方向向西班牙进行了挑战，这一行动如此之快，很可能是出自于军方对史的不满与报复。当然，东南亚群岛上的丰富资源也是中国大工业集团所觊觎的。这酿成了另外一场国际危机，英国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因为这从侧翼威胁到了英国在印度的地位。在中国承诺同英国签订海军协定，限制海军军备竞赛，保证菲律宾在托管期结束之后获得独立地位，这次国际危机才得到缓和。我怀疑中国和英国还达成了另外的密约：即中国保证博斯布鲁斯海峡国际水域的开放，也就是中国和英国联合起来反对俄国对土耳其加以控制的企图。

　　中国与俄国在最近关系的极度恶化，从政治上讲，是由于上次中俄战争的遗留，但从经济上讲，则首先要归因于中国的农业危机。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农业一直处在危机之中，农业兼并一直盛行，而基层的农民由于自我组织不良，无法进行有效的集体生产，政府又下令限制农民的经营范围，从农村地区撤出金融网点，把贷款用于经济效率更高的沿海城市，加上农村公共品的供应不足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村的衰败。而这段时间，由于俄罗斯为了赚取外汇，不顾本国的粮食供应紧张，大量向国际市场出口谷物，导致了国际粮价的大幅下降，这直接威胁到了中国本来就在恶化的农业环境。

　　中国陆军中一直有一批军官主张对俄作战获取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缓解中国国内的农业压力。而俄罗斯对于中国的农业保护关税和对俄投资上的限制也非常的不满。从短期来看，看不出双方的矛盾有缓解的余地。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远东地区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拥有雄心的扩张主义中国争取霸权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就是东方的德意志帝国。只要中国的内部矛盾还存在，只要其政治精英不愿进行改革，中国政府就不会放弃用对外冒险来缓解内部冲突的手段。从长远看，中国必定会面临一个过度扩张和内部现有自由也逐渐委缩的问题。当然，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这一天的来到会比德意志帝国来得要慢得多。也许会存在一个可怕的前景：当中国现有的保守主义政治秩序崩溃之后，具有政治意识但没有政治组织技能的人群有可能在一个魅力型人物的极端主义蛊惑下变得疯狂，那将造成一个极度集权和极度专制的社会。

　　对美国来说，自从1812年的杰斐逊—杰伊协定以来，合众国就一直同大不列颠处于相互依赖也相互威慑的状态。对美国来说，英国对全球均势的维持与对自由贸易的襄助是符合合众国人民的利益的。

　　在当前，美国应该同英国一道维持远东地区的门户开放政策和地区均势。当然，美国不应该直接干涉到亚洲事务中来，但是由于美国同中国存在庞大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合合众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一手段同中国进行接触，刺激中国重新回到它的第一种战略选择上。

　　对于阁下的政府而言，目前比较紧要的一个外交抉择可能是：假设中俄战争爆发，美国是否应该介入调停。我的建议是：合众国应该抵制这样做的诱惑。这样做会使美国过早牵涉到亚洲事务中，且无论美国在争端中取何种立场，都无法取悦两国的民众和极端分子，只会导致他们最后的抱怨与恶感。

　　最后，是到了结束我长篇大论的时候到了，我希望不至于太让你生厌。

　　谨启

　　雷克斯·海因莱茵

　　―――――――――――――――――――――――――――――――――――――――

　　1902年4月15日，白宫

　　亲爱的博士：

　　艾迪斯和我打算在五月二日在白宫举办一场晚宴，想请你拨冗参加，不知你能否赏光？我还邀请了亨利·卡波特·洛奇先生、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先生、约翰·海先生和伊利夫·鲁特先生。

　　敬候你的回音。

　　你真挚的

　　西奥多·罗斯福

　　--------------------------------------

　　本文作者：网友修昔底德

（12）祥瑞号

更新时间2006-7-10 21:36:00 字数：9157

　《兵器热爱者》杂志

　　1910年2月号文章选登

　　兵器长河中逝去的一朵小浪花

　　――回忆68式畜力治安装甲车“祥瑞号”

　　口述：陈铁锤

　　笔录，整理：戚典宣

　　〔编者按：该文摘自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楚湘老战士报》1909年第21期和22期。本刊摘选这份文章，主要是为了满足部分兵器爱好者对昙花一现的畜力治安装甲车的好奇，同时也是对建国战争的老战士们表示敬意。几年前，在对俄自卫反击战当中，伟大的中国军队首次动用了装甲战车，此事成为世界兵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中国的兵器爱好者今天在为此自豪之余，也可以通过这篇老兵回忆文章，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我国军队的战车发展历史。考虑到栏目篇幅和读者兴趣点的不同，本刊在摘选时对原文做了一定的删节。原文的标题为《和“祥瑞”号一起战斗的岁月》，现在的标题是本刊编辑后加的，敬请留意。〕

　　我叫陈铁锤，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生在湖南湘阴县界头铺一个穷苦的铁匠家庭，8岁起就跟随父亲在家中的铁匠铺里学打铁。父亲私下告诉我说：我祖上曾经是明朝“神机营”的工匠，大清入关后趁乱逃至南方，后来在湘阴落地扎根。除了打造农具菜刀等生活用品，我们家祖传的手艺中还有打制铁甲和制造车具的本事。可惜的就是，父亲说祖上原先还会制造大炮专用的炮车，但传到他这一代，手艺已经不全了。

　　咸丰九年（1859年）春天，父亲去世后，家中仅剩母亲和我，这年秋天，久病的母亲也去世了，就剩下我一个人靠打铁为生，而且还要偿还当初为父母治病时欠下的债。到了咸丰十年（1860年），生意越来越坏，铁匠铺眼看着就支撑不下去了。为了还债，第二年年初，在我舅舅的撺掇下，我卖了祖传的铁匠铺，在别人的带领下和一批大约300多名家乡的青年一起去浙江，投奔左老总当时率领的“楚军”。那时候，受满清的反动宣传，又因为没有文化，我们这些湘阴子弟都不懂太平天国是什么，也不懂最基本的革命道理，就知道跟随家乡出去的左大帅，打赢了仗就能升官发财。当年中秋前一天，我们这帮老乡几经周折，总算来到了“楚军”大营，并破例受到左老总的亲自召见。一路上，很多反动的满清绿营和地方团练都想吃掉我们这支小小的青壮队伍，幸亏带我们上路的人手中有左大人的亲笔书信，估计是左大人在当时名声已经很响了，看见他的亲笔书信，再加上我们自己一路上也很警惕，投奔左大人“楚军”的态度也很坚决，所以才没有被吃掉。见了左老总，听到他用家乡话向我们亲切的问侯，我们这300多老乡全都哭起来。当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都很感动……

　　因为会铁匠手艺，我被分到“楚军”大营的军匠哨（编者按：此处编制有待考证），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

　　同治二年（1863年），我们在左老总的率领下，在绍兴光荣的加入了人民军队。整编后，我也成为人民军第二军某团枪械修理连的副连长，真正成为了一名为祖国为人民而战斗的光荣战士……

　　1867年，结束了太原战役后，我们部队编入西征讨逆军，跟随左老总开始挺进大西北，为祖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

　　1868年年初，大概是农历三月初三吧，我正在皋兰山下带领后勤团的战士们训练篮球，准备代表全师参加西征军全军篮球大赛，突然师里的武副参谋长和后勤团的王团长一起来找我，说军部有命令：让我马上移交工作，去军后勤部报到！师里面为了不耽误我的报到时间，还专门派了辆四轮马车来拉我。我对王团长说：“团长，我这一走，篮球队的训练咋办？”王团长这时对我说：“陈副营长，你赶紧去军部报到吧！军里面今天早上已经发了通知，篮球赛无限期推迟了！”

　　就这样，我匆匆交接了一下工作，就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上了马车去军部。当时军部在兰州城里面，进城路上的治安很不好，为此，师里面还专门派了一个班的骑兵保护着这辆马车。我当时还不明白：我一个小小的后勤上尉，为啥还要这么大的架势来保护？随行的师后勤部的刘干事就笑着说：“老陈，这不是保护你我，这是为了保护咱们师剩下的四轮马车呢！”我当然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不过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治安情况之严重！因为光是上个月，我们修理营修过的被火yao和石头，还有陷坑损坏的四轮马车就足足有30多辆！再加上那些已经被坏人放火烧毁的，我们师一个月的四轮大车损失就有近60辆，都快赶上在内地时参加一场大的战役时的损失了！

　　到了军后勤部，报完到后，后勤部的罗部长亲自领我到了一个大院子中。我进去的时候，看到院子周围的制高点上都布置了警卫，又看到院子里面还架着好多根电报线，就估计这儿多半就是我们西征讨逆军的军部。当然，按规矩我是不能问的。罗部长把我领到一间房子里，又等了一会儿，好几个高级领导进来了，走在头里的竟然是左老总！我当时激动坏了，急忙跳起来向各位首长敬礼！

　　我真没想到，左老总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他笑着用家乡话跟我打招呼，并向别的领导介绍我的情况，说我是祖传的造炮车的手艺，现在全军后勤部门推广的“陈铁锤快速修车法”就是我创造的。我赶紧向各位首长解释说：这种快速修车法虽然用的是我的名字，可方法是后勤团全体官兵一起琢磨出来的，这里面还有上级领导亲切的关怀和鼓舞，不能算是我陈铁锤一个人的功劳。首长们都笑起来了，左老总当场高兴的说了句：“你看，咱们带出来的兵也不比杨首长亲自带出来的差吧？”这回首长们都没有笑，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首长这时亲切的问我：“陈铁锤同志，你能不能造出来不怕石头砸，不怕火烧和一般步枪射击的马车来？”

　　我当时想了想就老老实实的回答道：“凡是铁造的东西就会怕火，不怕火烧的马车我估计世界上还没有人能造得出来，可只要铁甲厚点，大架子琢磨得好一些，不怕石头砸和步枪射击的车我还是有把握能造的出来的。”

　　当时听了我这话，首长们都不吭声了，后来还是左老总拍板说：“能造出这种车也不错！让坏人把火都烧到车上来了，那我们手里的家伙也太没用了！”

　　就这样，当天在左老总的亲自关怀下，西征讨逆军成立了左老总亲自任组长，后勤部罗部长任常务副组长，让我这个上尉任业务副组长的“铁甲车研究制造小组”，为了保密，这个组假称是研究长途运水专用器具的，还有个代号“铁水桶小组”。后来随着研制要求的变化，我们这个组的正式名称改叫“68式畜力治安装甲车研究制造小组”，保密代号也改成了“铁水柜小组”……

　　当天下午，我们这个“铁水桶小组”的8个头批成员算是凑齐了，罗部长亲自给我们主持召开了成立后第一次会议。我意外的发现：我在太原战役时认识的丘参谋，竟然也在这个小组内！老战友见面格外的亲热，我和丘参谋握着手互相问候着分别以后的战斗经历，让一旁的罗部长很惊奇，他急忙问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因为丘参谋是前几天才从11师调过来的。

　　我告诉罗部长和其他的同志：太原战役之前，为了解决野战炮炮车容易在山地战斗中滑坡的问题，上级专门让丘参谋到我们后勤团来做技术指导。当时，我虽然已经想到了参考乡下控制水磨的办法来解决制动问题，可我文化低，好多关键问题我自己都解决不了，幸亏丘参谋来了以后，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物理机械设计和技术参数计算方面的问题，这才使后来的“66年式野炮炮车山地制退器”研制取得了突破。可惜，丘参谋还没有等到这种炮车制退器获得验收，就因为上级的命令又去别的部队工作了！

　　听了这话，周围的其他同志都用赞赏和羡慕的眼神看着丘参谋，弄得他很不好意思。建国战争时期，野战部队里懂得物理和数学的同志真是很稀有，真称得上是凤毛麟角！我们这些在部队里担当技术骨干的，基本上都是参军前就祖祖辈辈从事手艺活出身的，有经验，有手艺，可就是没文化！现在我们突然能和这么一位“大知识分子”在一起工作，大家能不高兴吗？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丘参谋是在福建学海军航行修理的，可惜，学成之后一上船就晕，一上船就晕，咋也治不好，最后医生说可能是他先天体质上的问题，就这样，他只好来陆军从事后勤兵工工作。我前年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才到陆军，不过那时候他脸皮薄，不好意思给别人讲，现在在部队里锻炼的久了，这回又遇见我这个老战友，就干脆自己讲出来啦！大家听了后没有一个表示看不起他的，大家都开玩笑的说：这是老天爷给我们野战部队选的人才！我们实在是太缺懂物理机械原理，懂数学计算的专家了！头一次会议结束时，经大家提名，罗部长当场任命丘海栋同志担任小组的技术负责人！

　　就这样，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一起开始了艰难的研制历程。首先是要选一个合适的研制地点，这个研制地点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

　　1、地点要保密、安全，不能被坏人看到里面的实际情况，也不能容易被坏人搞破坏。

　　2、方便进行各种试验，特别是样车试验中需要各种复杂地形的破坏性试验。

　　3、材料运输跟生活物资运输要方便。

　　最后，经过大伙的讨论研究，鉴于兰州当时严峻的治安情况，我们集体打报告给上级：建议将研制地点干脆后撤几百公里，放到更靠近后方的天水去！因为那里解放的较早，宗教势力不算大，群众基础跟治安情况都比较好。特别是那里本身就有几家传统的铁矿和练铁厂，甚至还有两家铁器作坊，四面又环山，比较符合我们研制的要求。小批量研制不同于生产，将来定型后生产的话反正至少也得在工业条件更好的西安甚至更东边的工厂定制，这不算啥缺点。而且，我们西征讨逆军配有飞艇，小批量的运输速度还是有保证的。还有一点我们没在报告里说，但估计上级也清楚：当时兰州一带的治安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我们不愿意因为我们的缘故，又增加部队在警卫工作方面的压力，我们更愿意让这儿的战友们更投入的去保卫军部的安全，去保卫各级领导的安全！

　　……真是没想到，那个飞艇试验队的同志们在听了我们的设想和困难后，都积极表示愿意帮我们解决技术难题！后来，只要他们是飞天水做航行测试，都会在业余时间主动的来帮我们，这可是让我和丘海栋同志喜出望外！特别是飞艇试验队的那个来自美国，岁数很年轻的飞艇专家亨特同志居然帮我们解决了牲畜牵引方法上的问题！后来我才听他说了，他的祖上在他家乡用的西部式邮政大车就是用这种方式实现多匹马牵引的。后来这个热心的亨特同志还热情的帮我们想了不少别的好主意，在飞艇试验队义务帮助我们的同志中，他是最热心的，也是对我们帮助最大的一个！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怀念那些飞艇试验队的同志们，尤其是怀念那个年轻的飞艇专家，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有机会再和亨特同志见上一面。……在符合我们设计要求的钢板和特种钢材从西安紧急运到天水后，困扰我们的材料问题才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特别是赣州机械加工厂最新生产的车用钢板避震装置，真是解决了我们自己几乎没办法解决的大问题！后来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原来那是左老总从当时属于绝密的汽车研制项目中强行为我们争取到的！

　　……在丘海栋同志讲出这番道理后，我们将战车名称由“铁甲车”改成了“装甲车”。经过反复的试验，特别是研制组的小李同志提议我们参考评书里面金兀术的“铁浮屠”的样子，来解决拉车牲畜保护问题的想法被肯定后，这后面的研制工作可就顺坦得多啦！可就在我们第一辆畜力装甲车刚组装出来，正在边准备试验边要向上级汇报时，罗部长亲自从兰州乘飞艇赶来，向我们传达了军首长新的指示：大规模的治安清查行动即将结束，我们的战车设计重点应该调整成以完成城镇治安巡逻工作，震慑捣乱的坏人方面来！

　　就这样，第一辆“祥云”号畜力运输线保护装甲车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样车试验，就被放弃了！既然是改为治安专用，那我们先前设计的低矮车身，前厚装甲，还有上面的37毫米火炮就都用不着了！还有，先前我们设计的那种前拉和后推式相结合的畜力动力使用方式，三架形活动式射击固定架，在这个新要求下也显得多余了！

　　为了适应这种新要求、新变化，罗部长以研制组常务副组长的名义召开了20多名骨干参加的讨论会。在会上，20多名骨干分子踊跃发言，对上级新的要求表达了各自的看法。一部分同志认为：既然是治安用途，那么只要把“祥云”号的一些运输线保护中需要的野战设计取消就可以了！还有一部分同志包括我在内都不同意这么做：既然上级把新的命令明确给了我们，那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崭新的要求，我们应该用新的角度来领会上级的精神！最后，罗部长领着我们学习了国父杨沪生自温州战役以来的各种相关的讲话，又学习了国父史秉誉自创立我军第一个枪械研制部门以来的相关讲话，大家统一了思想：要以全新的角度去领会贯彻军首长的新要求，保质保量的完成畜力治安装甲车的样车研制工作！就是从这个会后，研制组改名叫“68式畜力治安装甲车研究制造小组”，保密代号也改为“铁水柜小组”。

　　当天晚上，20多名参加完骨干会议的骨干分子连夜将800多名研制组成员都发动起来，将上级新的精神和我们的会议决定的内容告诉大家，并按照设计、材料、车轮、车架、装甲、牵引、射击、畜力防护等各个专门小队的划分，对新设计要求进行了分析讨论。天亮前，各个专业队的队长将同志们的意见汇总到我这里，我和丘海栋同志经过简短的研究讨论后，请示了罗部长，决定早餐后召开了全组大会。那个火红的年代里，虽然大家一夜只睡了2个多小时，骨干们更是基本上没怎么睡，但大会会场上每个同志的精神状态都那么好！现在想起来还让我很是激动！那火红的岁月啊……

　　这次大会开的很成功！会后，罗部长带着我们全体的决心和新想法乘飞艇返回兰州向军首长汇报，我们则和骨干们一起对新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讨论，经过讨论，我们形成了以下的研究制造思路：

　　1、治安型装甲车必须提高车行速度，以保证在城镇内发生突发qing况时及时赶到。

　　2、可以降低前装甲的厚度，但四面装甲的厚度要保证做到对步枪子弹的防护。

　　3、车型要威武，要具备震慑性，能够在坏人们聚堆闹事的时候震慑住场面。

　　4、畜力使用以前方牵引为主，必要时也要可以从后方推以当作搜捕行动时的活动堡垒，但主要考虑前方牵引。牵引牲畜的保护还是需要的，而且要增加威慑感。

　　5、火炮是用不着了，但保证一挺重机枪的使用是必须的，以保证恶性事件时对坏人的火力优势。

　　6、考虑到城市治安工作时的场地特殊性，在保证车辆防护程度的前提下，要增设多个步枪射击口，并加装扩音器和照明灯具。

　　7、可以考虑适当的拆卸分装，以方便长距离运输，好能让部队用有限的畜力治安装甲车支援多个城镇的治安任务。

　　……

　　1868年6月初，在西征讨逆军的大规模“治安清查行动”宣告结束时，我们的“68式畜力治安装甲车”第一台样车也终于研制成功了！为了纪念才制造出来就宣告完结了历史使命的“祥云”号“68式畜力运输保护装甲车”，征得上级领导同意，我们将这辆车命名为“祥瑞”号……

　　……接到军首长的紧急命令，在“祥瑞”号分拆后用飞艇空运到兰州时，我率领技术骨干们同期赶往兰州，进行紧张的组装调试工作，丘海栋同志则按照事先和我商量的分工，留守天水研制基地，和其他同志一起想办法解决完善设计与工艺，准备今后定型量产的工作。

　　1868年6月8日，这个日子我这辈子也难忘记：就在这天上午，我们连夜完成组装的“68式畜力治安装甲车”首车“祥瑞”号终于第一次正式亮相了！我还记得那天兰州的上空万里无云，我陪同着罗部长一起乘坐“祥瑞”号去向军首长和当地临时政府领导做公开汇报。12头兰州当地部队事先按照我们要求准备好，并经过我事先派过来的专业驭手培训了半个多月的骆驼，身披特意为它们制作的钢片战甲，威风凛凛的在驭手的指挥下拉动着我们的6个钢轮高度为1米2，两侧轮距为1米9，车箱顶高2米1，顶上的敞盖式旋转机枪塔高度有0.5米，车厢长度为2米8的钢质外壳，自重3.2吨，载重为1.3吨的“祥瑞”号行驶在兰州的大街上。为了制造轰动效果，鼓舞那些跟随我们的民众，震慑隐藏在民众中的部分坏分子，那天陪同我们去向军首长和当地临时政府领导做汇报的，还有上级特意安排的100多名骑兵部队的同志。平时这些骑兵部队的战友，行军的时候比步兵高上一头，可是威风了，可那天，和我们油成黑色的“祥瑞”号一比，那简直就没啥了！不过骑兵同志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有了这大家伙，以后在兰州人民的心目中，我们人民军队的威望就更高啦！

　　那可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钢的装甲车，虽然是畜力的，可就那威风全世界谁见过？特别是在罗部长为了充分的展示威风，向驭手下令全速前进后，那12头骆驼放开蹄子跑起来，那速度当时就达到了每小时10公里！（编者按：此数据十分待考，因为当时没有速度显示装置，这个速度估算完全有可能受当事人的心情误导而产生和实际数值较大的差异）车里面负责蹬踏飞轮，转动机枪塔的同志们虽然没有获得命令，可高兴之下也使劲的蹬起飞轮来，让旋转机枪塔一直都转着。当地人哪见过这个？旋转塔上的机枪转到哪个方向，那个方向的人就吓得乱躲！等后面罗部长不想让街边的民众太紧张，下令减速并停止机枪塔的转动时，车厢里面蹬飞轮的同志们都累出了一身大汗！车厢里面热得跟后来我去过的吐鲁番火焰沟一样！机枪塔上的射手同志也都觉得头晕，可他事后高兴的说：看到周围的民众对咱们的“祥瑞”号那么敬畏，我就算转晕过去了又算个啥？那个年月里，同志们的思想觉悟就有这么高！

　　“祥瑞”号到了预定地点，我们都有点吃惊：不但是左老总和军首长还有地方上的领导们都在，张海强老总和倪峰同志竟然也在场！我事先没见过这两位首长，还是事后听人讲了才知道的。那天，左老总显得非常严肃，当我们的“祥瑞”号经过检阅台前时，他非常严肃的向我们回以军礼，我们都明白：那是他看到我们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代装甲车后感到十分的激动，他肯定在心中绘制着将来大力发展装甲兵种的宏图！

　　检阅结束后，左老总还和张老总一起来到“祥瑞”号的旁边，还亲自让我们把车赶到100米以外，撤去人和骆驼，和张老总每人用警卫战士的步枪向装甲车上打了几枪，然后严肃的走过去检查防弹情况。看到步枪子弹在“祥瑞”号上只是蹭掉了点油漆，最多是在钢板上打出了个小小凹点，两位老总都欣慰的点了点头。张老总当场问我：“铁锤同志，现在这种装甲车投入实战，还会存在什么问题？”

　　当时，在左老总和罗部长鼓励的眼神下，我勇敢的回答道：“报告张副总司令员，这种装甲车必须要靠畜力牵引，在战场上，很难在炮火中保证牲畜不乱动！所以，我们研究认为在野战中使用它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治安任务中和辎重运输的行动中，用它执行武力威慑和火力射击任务，经过一定的准备特别是对牵引牲畜的训练准备后，还是可以完全胜任的！”

　　……左老总调回北京去主持总部工作后，西北前线的军事斗争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为了减少各族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也是为了照顾日后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我们英勇无敌的西征讨逆大军在星星峡一带和阿古柏伪军和俄罗斯侵略军进入到对峙状态，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创造时机。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畜力牵引治安装甲车“祥瑞”号也被移交给了负责地方治安的部队，在部分技术骨干同志跟随丘海栋同志带着技术资料调去内地，专门从事保密性质的研发工作后，此后我们再也没能见过面。我本人也因为工作需要回到原部队的后勤团担任副参谋长职务，主要还是从事修理工作方面的管理，军衔提升为少校。在“祥瑞”号刚刚移交过去的那段日子里，因为我们替地方治安部队培养的技术维修人员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所以我们野战部队经常得派人去进行技术指导，并帮助维修。因为我们后勤团修理营的驻防地点没有变动，我又正好被安排在修理营帮助工作，看到别的同志们都很忙，所以那段时间经常是我本人亲自去地方治安部队。可以说在1868年年底到1870年年初的那段时间内，我的部队生涯还是和“祥瑞”号联系在一起的。

　　地方治安部队的领导同志们看我的技术好，做事又踏实，几次向我们野战部队领导提出来要调我去地方工作，可每次当组织上奉命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总是坚定的回答道：我热爱这支军队，只要领导们觉得我还能为这支光荣的部队的建设出一分力，我还是愿意在老部队干好本职工作！就这样，我在驻兰州的后勤基地修理营帮助工作就一直到了1870年，那年为了解放边疆各族人民，部队开始大举向背信弃义的沙俄军队和阿古柏伪军展开大进攻，前线的各种修理任务繁重，我奉命带着后勤基地的技术人员赶往前线，重新开始了我的战斗生涯。

　　……“祥瑞”号每天主要就是在这片治安隐患最严重的市区执勤，并同时担负着发生重大突发治安事件发生时对发生地点进行快速支援和武力威慑的任务。好多个上午，我都能看到“祥瑞”号在那片市区巡逻时威武的英姿！“祥瑞”号每天开始巡逻的地点一般叫做“起点”，然后它的巡逻路线最远折返点被叫做“终点”。为了保密，防止破坏分子捣乱，这个起点和终点每天都是不同的，很多时候，对于无敌的“祥瑞”来说今天的起点就有可能是明天的终点。

　　因为我经常去帮助工作，地方治安部队的同志们好多次都邀请我乘坐巡逻时的“祥瑞”号，可我总觉得这样不太符合部队纪律，会让别的同志觉得我喜欢出风头，所以每次我都谢绝了，只是坐在后勤马车上，比较远的在“祥瑞”前后伴随着……每次，从起点出发时，只要“祥瑞”号由那12头披着战甲的骆驼拉着一露面，街道上本来吵吵嚷嚷的老百姓们通常会马上安静下来，都闪开条很宽的道，看着它经过时，嘴里异口同声地赞叹道：“祥瑞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祥瑞”号从起点开始阔步前进！四周闪开的人们那种看着它时崇敬的眼神，大伙那嘴里的阵阵赞叹，那响动，那场面，那威风……唉！就算在梦中，我都会留下激动的热泪，耳边简直都能听到大伙那一阵阵“祥瑞啊！”的赞叹啊！……

　　后来，随着战事的进展，我离开兰州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祥瑞”号，但我知道的是，这种“68式畜力治安装甲车”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过各方面的技术改进后还定型生产了不少，在祖国各地担负着类似的治安任务。1873年军队大整军时，因为我的文化水平不高，最后还是愉快的接受了组织的上安排调去地方部队干后勤，就在我去报到的路上，还在某个城市里见过跟“祥瑞”号很象的畜力治安装甲车。那车的结构跟工艺都要比最早的“祥瑞”号好上很多，可我怎么看都觉得它没有当初我在“起点”看到的真正的“祥瑞”出发时那么威风！可能是人岁数大了，有点怀旧……

　　（讲述者生前以上校军衔于1898年退役，后生活在岳阳修养所，于1909年11月去世。）

(13)经典！自杨世界穿越而来

更新时间2006-7-20 16:41:00 字数：55324

　[编者按：鉴于起点网站在上传时对很多文体符号跟语种符号的不支持，特建议对完整阅读本文有兴趣的同乐们可去http://www.chinesewwii.net/bbs/showthread.php?s=&amp;threadid=22666阅读比较完整的全文。不是广告，麻烦起点工作人员注意！〕

　　－－－－－－－－－－－－－－－－－－－－－－－

　　An overview about Sea powers during this 100 years

　　近100年海上力量纵览

　　原著者：赫伯特·W·威尔逊：《海军联盟期刊》v.17，no.4，1912年4月。

　　译者：好龍公

　　编者按：本文由一位驻外海军高级军官所翻译的，在此我们不介绍他的实际身份。本刊发表这篇文章并保留了原作者的一些不适当的用词，只是为了给读者借鉴与参考，并不代表本刊同意文章中的观点或证实文章中的论据，敬请读者诸君留意。本刊所载部分仅限于原文的最后几节，19世纪中叶以前的几节由于论述者很多，因此不再赘述。－青岛，《海权》编辑部，1913年6月

　　（这里还依稀可以辨出一段文字，并不像是印刷、印玺或者书写而成：“鉴于此乃发生于并行世界之历史，仅限于处级以上并有副教授以上身份之时空研究人员阅读，阅读时必须向本局详细登记有关信息，呈递介绍信和身份证。严禁抄录、复写、外带，更不允许将所阅情报外流，违者严处。同时提醒阅览者，请勿与您所处在之时空混淆，因时空混淆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阅览者个人承担。―――时空管理局史政科）

　　目 录

　　十九世纪末期的竞争1

　　·“无畏”舰与皇家海军6

　　·德意志帝国海军的挑战7

　　·欧洲各国的备战9

　　·未被命运之神眷顾的国度11

　　·彩虹计划：美国的世界战略12

　　·中国之巨影14

　　·遍布全球的扩军之潮16

　　·Pax Sinica：远东的“新秩序”19

　　·新时代的展望23

　　·参考书目27

　　·十九世纪末期的竞争

　　在19世纪后半，大英帝国统治着全球海洋霸权。但是，随着新技术和新发明的不断出现，皇家海军的某艘战舰往往尚未下水便已严重过时了。其根源就在于英国当时所推行的所谓“双强标准”的海军政策，即确保在任何情况下皇家海军战舰数量与任意两支外国海军的总和保持均等。在这种政策的驱使下，皇家海军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速度来建造新舰，至于即使吸收最新科技的问题，则根本没有精力顾及。

　　随着新生中国的迅速崛起，在1887年，英国不得不对“双强标准”的政策加以修改，并颁布了新的《海军防御法案》，要求皇家海军必须具备与世界第2和第3位海军力量一决高低的能力。 随着这项法案的出台，英国又开始了新一阶段的造船计划，首当其冲的便是威廉·怀特(Sir William Henry White)设计的“君权(Royal Sovereign)”级战列舰，该级战列舰也称为R级，共有7艘，另有“声威(Renown)”号、“拉米伊(Ramilles)”号、“却敌(Repulse)”号、“决心(Resolution)”号、“复仇(Revenge)”号以及“皇家橡树(Royal Oak)”号。

　　R级战列舰排水量14150吨，舰员编制712人，最大航速16.5节、续航力4720海里，装备有4门13.5英吋口径主炮，分别配置在2座双联装露天炮台之上，同时还装备10门6英吋副炮、16门16磅火炮以及7具18英才鱼雷发射管。其炮台看似露天，但是装填炮弹的水兵还是在炮后装甲室内作业，此举大大减轻了自身重量，且提高了其干舷，使它们要比同时代任意一艘战列舰都要快。而原本作为该级第8艘的“胡德(Hood)”号战列舰却依然将主炮配置在筒形炮塔之内，因此，“胡德”号的远洋能力就大为减弱，成为一艘失败的舰艇。因此，R级战舰可谓近代海军舰艇的开端，她们与日后发展为装甲巡洋舰的一系列大型防护巡洋舰等主要舰艇一道，驻防直布罗陀、马耳他或者亚历山大等，旨在巡弋地中海，守卫这条大英帝国的生命航线。

　　进入了19世纪90年代，皇家海军又将“君权”级的后继舰摆上了船台，这就是1890到1891年间建成的“尊严(Majestic)”级战列舰，这级出色的战列舰共建成了9艘之多，它们几乎可以成为了世界各国战列舰设计方案的—个样板：排水量15129吨，装备4门12英吋主炮、12门6英吋副炮、16门3英吋和12门47毫米火炮，另外还装备5具18英吋口径鱼雷发射管。

　　如果说R级舰的出现，标志着近代主力舰的问世，而“尊严”级战列舰则是其成熟的象征，到中国海军的“轩辕”号舰问世为止，这种设计样式几乎可以在世界各国找到影子，虽然中国始终提出异议，日后英国人将这些军舰称为“前无畏舰”。截至1902年，英国皇家海军总共建成36艘这样的“前无畏舰”，其中还有“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 VII)”级8艘装备了9.2英吋中间炮，她们又被称为“准无畏舰”。这些军舰作为舰队的主力一直服役了多年。

　　\*\*\*

　　作为英国长年以来的主要海上对手，19世纪下半叶时，却逐渐被蛀成了一幅空架子。因普法战争的惨败而赢得的巨额赔偿以及其后绵绵无期的政界扯皮，更使之雪上加霜。由于政局动荡不安，总理更迭频繁，因此国家政策朝三暮四，再建海军的雄心壮志也几次三番遭到挫折。以迪拜·德·罗姆(Dupuy de L&amp;ocirc；me)为代表，法国当时对于舰艇设计不乏人才，也时常有技术突破之处，比如船体设计、炮台炮以及断纹螺栓式炮尾闭锁装置等等，但是舰艇建造工业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缺乏明确的方针，效率低下，以至于赶不上技术的发展，建成一艘军舰后，由于为了迎合新技术，不得不将下一艘军舰重新设计，和英国相比虽然看上去吸收了最新技术，但是却造成了统一性欠缺，不但使造船周期延长，在作战中也影响统一行动。到了1884年法国海军青年派代表人物亚森特·奥布(Hyacinthe Laurent Th&#233;ophile Aube)海军上将出任法国海军部长，他更认为新兴的海上力量鱼雷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一旦法国拥有100艘雷击舰，就是对英国海军的最大威胁，况且鱼雷舰艇的建造和主力舰相比，花费的代价却是微不足道的。 他一上台便立即下令取消所有的战列舰建造计划，虽然鱼雷攻击理论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是毕竟鱼雷攻击舰艇无法实施远洋作战，虽然法国人还建造了一些鱼雷艇母舰，但是毕竟无济于事。奥布将军的“绿水海军战略”对于业已败落不堪的法国海军而言，无疑更加堪称为致命一击。法国人直到进入90年代才彻底觉悟到了这一失误，连忙又捡起了工期拖了差不多7年的3艘“马索(Marceau)”级，遗憾的是，等到建成之时已经显得老态龙钟。而设计建造了“夏尔·马特尔(Charles Martel)”级、3艘“查理曼(Charlemagne)”级等等也难以支撑起法国海军的架子，到上世纪末期，法国海军舰队早已远远落后，在公海上可谓沦落成为一支无关紧要的力量。

　　\*\*\*

　　此时，却出现了一支力量迅速地取代被釜底抽薪了的法国海军而成了英国人的主要对手。年轻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个马汉海权理论的崇拜者，他认为为了取得世界帝国的位置，必须拥有一支可以和英国海军抗衡的舰队。而当时的海军大臣霍尔曼(Friedrich von Hollmann)则认为德国海军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是建造以巡洋舰为中心的破交舰艇。经过激烈的争论，威廉二世任命了支持其政策的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为新海军大臣，领导海军建设，提尔皮茨上任以后，为了改变过去海军建造舰艇基本上脱离不了政界勾心斗角这一现状，制定了使发展海军的经费得以长期维持的相关法规，并且认为，德国应该建立一支这样的海军，它不仅仅是为了单纯防守海岸，更重要的是能够对外发动攻势，否则德国就不可能发展世界贸易，世界工业或者开拓殖民地。在他强有力的领导下，德国迅速通过了多项《海军法案》，大刀阔斧地开始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力量，当然，对于德国海军而言，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可以获得这样的造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来自中国的巨额造舰订单，在1880年代，德国建造的最早的大型铁甲舰为中国的“郑和”和“继光”；最早的铁甲快船，也就是装甲巡洋舰，则是中国的“大沽”和“马尾”号。这些中国白银让德国造舰工业有了腾飞的基础。

　　在1889到1902年期间，提尔皮茨共下令建造了20艘战列舰，其中第一批“勃兰登堡(Brandenburg)”级战列舰共4艘，排水量10174吨，舰船中线配置了4门11英吋主炮。紧随其后的是5艘“弗雷德里希三世皇帝(Kaiser Friedrich III)”级、5艘“梅克伦堡(Mecklenburg)”级、5艘“布伦瑞克(Braunschweig)”级以及5艘“德意志(Deutschland)”级战列舰。对于提尔反茨而言，他这样做的理由非常简单，既然德国正日益成为一个工业大国，拥有一支和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大海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有关国家威严和声望的头等大事，至于这一做法是否会引起新一轮海军军备竞赛、这个却是无关紧要的。

　　相反，提尔皮茨却认为，要挫败英国的海上霸权，可以通过大力扩展海军势力，不断地向英国施加压力，迫使力争维护海上霸权的英国投入耗资巨大的造舰竞争，以自己“存在的舰队”不断对英国的威胁和刺激，使英国默认自己的海上地位。 这样的背景下，不列颠只有力保赖以生存的海军，才能维护世界的秩序，因此，英德两国的海军竞赛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令世人瞩目的一幕。

　　\*\*\*

　　和在北海进行得炽烈无比的英德海军竞赛相呼应，地中海也正在进行着一场小型的海军竞赛，黎萨海战让意大利海军遭到了严重损失。进入了1870年代以后，意大利人建成了几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一跃成了令人瞩目的力量。在1882年，本尼迪克特·布林(Benedetto Brin)，这位优秀的造舰大师设计建造了装备4门13.5英吋巨炮的“翁贝托国王(Re Umberto)”级，而后他又继续修改原来的设计，建造了时速达20.3节的改良型“撒丁(Sardegna)”号战列舰，以此为象征，意大利开始扭转了黎萨海战失败所造成的颓势，同时，又在法国人开始无所作为之时，他们则开始一方面发展充实起自己的装甲巡洋舰部队，又经过建造了两级略小的战列舰以后，在1898年，意大利另一位设计大师维克多里奥·库尼贝蒂(Vittorio Cuniberti)又将意大利的准无畏舰“埃列娜王后(Regina Elena)”级设计完毕，这种军舰装备12英吋单装炮2门，8英吋12门，航速达到了21节，但是由于进入了无畏舰时期，该级的3、4号舰“罗马(Roma)”号和“那波利(Napoli)”号被中止了建造。

　　\*\*\*

　　意大利的竞争对手奥匈帝国的海军由于匈牙利议会的阻挠等问题，始终长期患有慢性资金不足之症，海军发展缓慢，但在费迪南大公的全力支持下却依然可以称为卓有成效，在1888年动工开建的“君主(Monarch)”级是其海军走向成熟的象征，然后，经过几种独特舰型的试验，在1899年，他们建造的“公爵”级战列舰明显地带有“准无畏舰”的性格，但是搭载地主炮和中间炮分别只有9.5以及7.5英吋，该舰中的两艘在新世纪开始后即出售给了土耳其。虽然进入了无畏舰时代，但是依然由于资金问题，在1904年，奥匈海军依然将“拉德茨基(Radetzky)”级推上船台，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准无畏舰”，装备了4门12英吋主炮和8门9.5英吋中间炮，航速达到了20.16节。虽然三国同盟已经缔结，但是奥意之间的造舰竞赛也看不出什么缓解的迹象。

　　\*\*\*

　　在19世纪中叶以后，俄罗斯帝国可以说是国运不佳。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然而这个改革稍稍却被奇迹般崛起的中国所打断，远东刚刚获得的领土再一次丧失使亚历山大二世的威信大为降低。俄国海军在1881年建造了4艘“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级战列舰也采用了炮台炮，不过配置方式却采用了独特的前方并列两座两联，后方一座的等边三角形式，扬弹装置也采用了电动式。这种舰艇虽然独树一帜，但是后继舰艇则表现平平，直到1890年开工的“波尔塔瓦(Полтав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以及“塞瓦斯托波尔(Севастополь)”号，这三艘军舰算是赶上了世界的水准，随后，俄国分别向法国和美国订购了“皇太子(Цесаревич)”号和“列特维赞(Ретвизан)”号战列舰，俄国人被看似精致的法国战舰所倾倒。当然也是由于俄法同盟，俄国海军在法国技术的支援下，建造出了几种近代战列舰“佩列斯维特(Пересвет)”级以及号称俄国海军前无畏级集大成之作的“博罗季诺(Бородино)”级等一大批战列舰，俄国海军看似前景无比。但是，依然是远东的问题让俄国再次丧失了其应该得到的发展机遇。

　　俄国念念不忘背后的威胁，不断加强的中国始终威胁着这个广阔大帝国的腹部，俄国采取的策略就是挑拨中亚民族和中国的对立，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一个象征性的事件就是在俄国派遣的“鞑靼志愿军”支持下，喀尔喀人在1904年5月宣布成立“大蒙古汗国”。此事最终导致了中俄草原战争的爆发，虽然这场战争主要在陆上进行，但是俄国在太平洋的最大基地：堪察加半岛上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周围，展开了一系列的围困战和小规模海战。这些战斗中，中国及其仆从国高丽、日本、虾夷舰队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俄国海军的明星：马卡洛夫(Степан Осипович Макаров)海军上将也随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在与中国舰队的激战中葬身大海，俄国的太平洋舰队事实上遭到了溃灭。万里驰援的波罗的海舰队也在次年初在南中国海的朋古兰岛附近遭到刘步蟾将军麾下的中国海军痛击，俄国舰队一蹶不振。这场战争也在俄国的失败下结束，战后的《柏林条约》规定俄国不得在远东配置战列舰和不得构筑要塞，更是让俄国在远东数百年的冒险事实上宣告了破产。

　　\*\*\*

　　在大西洋彼岸，美国还一直徘徊于内战之后的恢复期，内战中得以广泛运用的铁甲舰队要么报废，要么出售给了当时还在睁开惺忪睡眼的睡狮：中国。内战后20年，美国海军军官都羞于见到南美小国的军官，因为这些小国的海军都比美国的强大，更加现代化，直到1879年，国会才批准了—项与其说是重建海军、倒不如说是建设全新海军的法案，授权建造防护巡洋舰“亚特兰大(Atlanta)”号、“波士顿(Boston)”号、“芝加哥(Chicago)”号和轻型护航舰“海豚(Dolphin)”号，公众很快给它们起了别号——“海军的ABCD”。虽然规模还很小，但是它们标志着美国海军从旧到新的转变。这些舰艇由钢制造，以蒸汽为动力，双层船体水密舱室，完全电气化。美国海军这才开始迈向了新的时代。1885年，美国根据外国的舰船设计建造了第一批“得克萨斯(Texas)”号和“缅因(Maine)”号2艘准战列舰，有人说它们最多只能称得上是一种强化了的装甲巡洋舰，其主炮分别只是由2门12英吋和4门10英吋。

　　比起这些初期的建设，对于这支新生海军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担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和首席教官的是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上校。他提出的海权理论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个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国会批准建造了3艘远洋战列舰，“印第安纳(Indiana)”号、“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号和“俄勒冈(Oregon)”号，每艘舰的排水量均为10288吨，航速达到16节，装备4门13英吋、8门8英吋和4门6英吋火炮，这是那个时代令人可畏的舰船。但是没有等到这些军舰完工，1890年2月15日。“缅因”在哈瓦那港发生爆炸，随即沉入海底，舰上共有260名官兵丧生，这一事件引发了美国和中国对西班牙的战争，虽然当时认为爆炸原因是西班牙的蓄意破坏，但是真正原因只能说还是一个千古谜团。

　　在战胜西班牙以后，美国海军也发生了质的飞跃，1891年国会又授权建造了战列舰“衣阿华(Iowa)”号，它的排水量和航速都超过“印第安纳”级战列舰。新兴的美国工业进一步促使了美国海军的腾飞，到了1900年底，美国建成了16艘战列舰，这16艘战列舰将船舷涂成白色，航行4万6千海里，完成了一次环球航行，向世界显示了美国海军的实力。

　　此时，与欧美发生的这一连串沸沸扬扬的海军事件相比，远东所发生的一切却显得无关重要。然而、就在远东的战争舞台上，一场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海战预示着一支新兴力量已经露出了峥嵘，一个古老的帝国开始重新走向了海洋。1891年4月20日，中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派遣巡洋舰第二分舰队自香港向马尼拉进发，6天以后，欧阳骐将军以一艘军舰掉了块油漆为代价，全歼了西班牙驻菲律宾舰队，驱逐了西班牙在远东的势力，这个昔日的海上帝国威风扫地。

　　新生中国在赶走满洲人以前，就从使用洋枪队的五艘铁制明轮汽船开始尝试近代海军建设，不久，又自己研制了第一艘蒸汽军舰“郑和”号，这艘曾经以海盗行为猖獗一时的舰船（编者按：作者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选择性地遗忘了英帝国的发家也是建立在他们所谓的“海盗行径”上的，希望读者明鉴。）可以说是新中国海军的开端和精神象征。

　　不久，中国以廉价购入了大量美国内战的剩余物资，废旧的装甲舰，此举甚至于在中国国内至今依然褒贬不一，褒者云，这些旧船解决了中国数百年有海无防的窘态，贬者称，美国旧舰属于近海甚至于内河用船，购置这样的舰艇是外行的举断。然而，对于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而言，这些舰船可以说为他们争取了十年时间。当然这些军舰之中也有“奇货”，那就是亚洲最早的铁甲舰，由法国建造而出售给南方邦联的“石墙”号，该舰标准排水量1358吨，装备一门300磅阿姆斯特朗滑膛炮，两门70磅阿姆斯特朗炮，两门6磅炮，两门4磅炮。采用风帆蒸汽混合动力，最高航速10.6节。中国将其首命名为“戚继光”号，该舰在和日本就虾夷共和国的争端而进行的箱馆海战中发挥了决定的作用。不过，1874年由于台风在基隆沉没，打捞修复以后成为宿舍舰“建威”号，随后再卖给了虾夷国。

　　1880年，显然是受了我国“不倦（Inflexible，当时译名为“英弗莱息白”）”号的启发，中国向德国的伏尔铿造船厂以580万马克定制了两艘当时远东绝无仅有的铁甲舰，这型铁甲舰的首制舰还是以他们海军的精神象征“郑和”命名，二号舰也承箱馆海战的英雄舰之名，使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海军将领戚继光的名字，称为“继光”号。该舰满载排水量7670吨，主要装备为克虏伯12英吋主炮4门，航速15.4节。这个七下西洋的中国唯一值得夸耀的航海家之名，又一次成了中国海军步入列强之林的象征。

　　此后，由于威廉二世的海洋扩张政策也让精明的中国预感到了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开始向英国投来了媚眼。当年曾经主持向美国购舰的中国外交部长章德淳开始频频出访伦敦，与英国签订了数项贸易协定。这个原来在西点毕业的前部长在1884年看中了正在兴建的“海军上将(Admiral)”级装甲舰，他致书国会，请求向英国定购，并详尽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中国人在激烈争论以后，参考了外长的意见而提出了改造方案，将侧舷装甲减少为15英吋，并向朴次茅斯船厂定制。该舰主炮采用了和“柯林伍德(Collingwood)”号同样的12英吋，而装甲的减轻使该舰的航速达到了17.5节，成为了当时最快的装甲舰。这艘军舰被命名为“张骞”号。（原注：据说这是海军部为了表彰这位部长，特意取的舰名，章部长的字为“效骞”意思是效法这位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探险家。而为此，这位部长也将自己的儿子改名为骞，以表纪念，这个儿子日后也成了海军将领。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这个长幼分明的国度据说引起过一些风波，不少人讥笑这样改名似乎是“老子效法儿子”，为此这位基督徒部长不以为然，仅以“子若贤于父，父亦当效之，吾愿吾子更贤于父”便打发了这场议论。）

　　订制这艘1885年完工的军舰对于中国而言，其意义还远不止于此。按照协定，中方还获得了该级军舰的所有设计图纸，说明书，以及测试和试航的数据。此外，也包括以下各种兵器和其他图纸资料，还招聘了以瓦茨爵士为首的专家赴华协助工作。中国分别在马尾、大沽以及江南造船厂仿制了这种装甲舰各一艘，分别取名为“成功”、“沪生”以及“秉誉”号。这些军舰成了中国造船界极好的实验平台，1888年8月8日竣工的“成功”号成了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战列舰，而对于以这位引退不久的传奇国父而得名的“沪生”号，中国人又进行了不少改造，比如所用主机采用了其自己设计的汉阳式三涨式蒸汽机，这些改造使该舰在1890年才得以服役，最后一艘“秉誉”号则被改装得更加彻底，中国从法国留学回国的造船工程师魏瀚带来了法国设计师路易·埃米利·贝尔丹（Louis &amp;Eacute；mile-Bertin译注：当时称为白劳易）的某些设计思路，将垂直的英国式干舷设计为颇有法国风味的向外鼓出式，并略作修改发展，这样的设计使军舰增加了排水量，抬高了干舷，增加了稳定性，改善了航海性能，而且加强了防御，倾斜的船体不仅从效果上增加了装甲，而且使炮弹产生跳弹现象，在这个设计方案下，“秉誉”号的装甲减少到了13.5英吋，当然，为此所花的代价是工程难度的大大增加，这艘军舰直到1891年末才告完工。

　　魏瀚的回国使中国海军舰艇的设计迈向了新的阶段。他很快结合英国“尊严”级战列舰的成功和“秉誉”号试验所获得的经验，独自设计成了新的一代战列舰“云长”级，该级军舰也采用了镍铬特种钢，大大加强了防御，减轻了装甲的重量，完善了设计。在1892到1895年之间，共有4艘：“天祥”、“崇焕”以及“杲卿”号竣工服役，本级的舰名都出自几位悲剧的英烈。

　　而在其他各国忙于将中口径准主炮搭载在更新的战舰，纷纷设计建造了所谓“准无畏舰”时，这时中国也跟上了这个潮流，在95年到97年建造了三艘装备4门12英吋主炮，8门8英吋中间炮的“孙武”、“穰苴”还有“子牙”号舰，但是，原定的四号舰却成了一艘令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军舰。

　　这艘原定命名为“李靖”号的军舰，因为经过当时的中国国会的海军委员会委员长，号称中国简氏年鉴《世界师船图表》的主编许景澄不断地奔走，最终改变了原先的设计，将原有的8门中间炮悉数废止，而是在烟囱的前后两舷斜角处各配一座12英吋的单装炮塔！ 这样，除了侧舷火力可以发挥所有6门的火力以外，前后火力也可以分别达到4门。该舰标准排水量17521吨，航速也达到了20节，在1899年9月9日加入中国舰队。中国人还特地给她重新命名为“轩辕”号。轩辕相传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中国人将这样的名字冠于此舰也可谓意味深长。连当时《泰晤士报》甚至也作出了“轩辕”号让世界上所有的军舰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旧货，她的出现使世界海军竞赛拉开了全新的一幕！这样的评语。

　　······

　　···无畏”舰与皇家海军

　　对于来自古老东方的挑战，上帝赐予了英国一位杰出的斗士，他的呕心沥血让不列颠在海洋的霸主地位依旧得以不败，他就是约翰·阿巴斯诺特·费舍尔(Lord John Arbuthnot Fisher)勋爵，他不但在整个大英帝国军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还是一位通晓科学和技术原理的高级海军军官。作为一名出色的炮术专家，费舍尔爵士雄心勃勃地酝酿着一项提高舰队射击水准的远大计划。在他担任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期间，他通过实验证明，皇家海军完全可以在6000码的距离上攻击敌方舰队。另外，若经准确瞄准并集中全部火炮进行齐射，现代火炮完全可以对8000码之处的目标进行有效打击。最终，爵士得出了此般结论：在提高射击精度的条件下，倘若于远距离海战中投入的大口径火炮的数量越多，海军舰队获胜之希望则越大。 他卓有成效的实干精神以及出色的行政手腕，更为重要的是他那无与伦比的精力使英国海军立即作出了响亮的回答，这个回答就是永垂海军史册的“无畏(Dreadnought)”号军舰。

　　虽然中国人的“轩辕”舰首次采用了单一口径主炮，但是这个很显然是草草而就，在很多程度上带着陈旧战舰的痕迹，比如该舰依然采用往复式蒸汽机，主炮还是相对较弱的6门等等，而“无畏”号将12英吋主炮一举增加为10门！作为一种新型战列舰，“无畏”号不但部装备了单一大口径主炮，而且更主要的，还率先全部采用了帕森式蒸汽轮机和四螺旋桨构成的推进系统，最高航速达到了21.05节，其人员编制697人，排水量18187吨。本舰于1901年加入了皇家海军的战列，从设计到竣工仅仅只用了1年零1天的时间！这艘军舰的出现可谓真正震撼了整个世界，各大列强纷纷中止了计划中的传统战列舰，纷纷重新设计了各自的新舰。中国人首先在次年将新型主力舰“卫青”号投入现役（译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中国的这艘轩辕舰的改良型舰并不是受了“无畏”号的什么刺激。而完全是属于在正常计划中的发展型。这里原作者在年月上故意没有写明“无畏”舰服役于1901年11月底，而我们的“卫青”舰则在同月下水，1902年2月就竣工服役这个细节，很明显地暴露了他闪烁其辞的虚弱内心，中国的轩辕舰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颠覆的。），美国紧接着完成了“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级，法国人中止了他们原计划批量生产的“丹东(Danton)”级，在1902年底开始建造了“法兰西(France)”级无畏舰，德国也立即开始了“拿骚(Nassau)”级的建造，就连国力不强的日本也竭力挤入无畏舰俱乐部，设计起“河内”级来了。其后，奥匈帝国、俄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相继将本国的无畏战舰推上了舞台。

　　费舍尔爵士的努力还远远没有到达尽头，随警无畏舰构想的成熟，接下来，这种极具革命性的战舰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成批生产，其建造速度甚至达到每年3到4艘。向全世界充分显示了大英帝国对海上无可辩驳的统治，紧随“无畏”号之后，改进型“柏勒罗丰(Bellerophon)”号、“壮丽(Superb)”号和“鲁莽(Temeraire)”号，1年以后“科林伍德”号、“圣文森特(St. Vincent)”号、“前卫(Vanguard)”与以及后续的“巨人(Colossus)”号、“大力神(Hercules)”、“海王星(Neptune)”号。

　　除了战列舰以外，费舍尔爵士又推出了单一主炮化了的装甲巡洋舰，这种被命名为“无敌(Invincible)”的舰艇在装甲巡洋舰的舰身上搭载了和战列舰同等口径的主炮，虽然有过搭载12英吋主炮的类似舰艇：日本的“筑波”级，但是这种只有四门主炮的军舰毕竟只是一种小国海军的权宜之策，决不能和“无敌”号这种革命性的战舰相提并论的。

　　这种单一主炮化了的装甲巡洋舰，后来又被叫做战列巡洋舰。它在火力上与战列舰不分伯仲，但是在速度上却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其作用就是消灭巡洋舰，这种敌方主力舰队的耳目，并及时发现敌方舰队。

　　第—艘战列巡洋舰“无敌”号于1906年建成、装备12英吋主炮8门，最高航速达到了26节！与“无畏”号的18000马力相比，“无敌”号的主机功率竟然达到了41000马力，安装锅炉多达31台，这就不得不减少装甲，并加大船体减少武器。这不可避免地使这种舰艇在战斗中显示了相当地脆弱性。其姊妹舰分别是“不屈”和“不挠(Indomable)”，然后又有改良型“不倦(Indefatigable)”号被兴建，此时，英联邦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出资兴建了“澳大利亚(Australia)”号和“新西兰(New Zealand)”号作为本国海军的主力。

　　在得知列强海军也纷纷造起了无畏舰，英国为了保持不变的优势，将主炮口径一举提高到13.5英吋，建造了“猎户座(Orion)”号、“君主(Monarch)”号、“征服者(Conqueror)”以及“雷神(Thunderer)”号，在当时，这种扩大型被俗称为“超无畏舰”。然后经过改良型的“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号、“百夫长(Centurion)”号、“埃阿斯(Ajax)”号以及“大胆(Audacious)”号，到了1908年，又计划建造了以炮郭形式恢复副炮的“铁公爵(Iron Duke)”以及同级的“马尔博罗(Marlborough)”号、“本鲍(Benbow)”号和“印度皇帝(Emperor of India)”号，这种军舰形成了当时战列舰建造的样本，同时，从猎户座级开始，斯科特爵士(Sir Percy Moreton Scott， 1st Bt)发明的方位盘射击指挥仪开始被装备，在试验中，装备了这种指挥仪的射击成绩要比没有装备的高出了6倍。

　　无独有偶，战列巡洋舰的超无畏化也在1907-1909年期间展开，“雄狮(Lion)”号、“大公主(Princess Royal)”号、“玛丽皇后(Queen Mary)”号以及重新设计改良的“虎(Tiger)”号成了当时最大最快的舰艇而享有盛名。

　　进入了1910年后，英国舰艇建造史上有一种值得大书一笔的舰艇：“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号被计划兴建，这是一种全部使用重油作为燃料的巨舰，主要武备为8门15英吋巨炮，航速也达到了24节，这成了世界上最初的高速战列舰。这种军舰原计划建造8艘，由于战争的爆发和更为强力的军舰之改建，最终只有5艘完工，除了首制舰，“厌战(Warspite)”号、“巴勒姆(Barham)”号、“刚勇(Valiant)”号以及加拿大出资的“安大略(Ontario)”号成了整个战时英国舰队的核心力量。除此之外，1911年又设计了比较经济的R级战列舰，原计划建造8艘，但是由于费舍尔勋爵的坚持，只有前三艘“君权”、“皇家橡树”和“拉米伊”按照原来计划完工，后续的“复仇”号、“决心”号、“却敌”号、“声威”号以及“报复(Reprisal)”号被改变设计，拆除一座炮塔，加强主机改为战列巡洋舰。同时，由于1905年的远东进行的海战中，普遍出现了主炮仰角的提高，而造成的下落炮弹对甲板造成的破坏，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上个世纪就有学者提出过。 通过这场战争的教训，主力舰也开始加强了所谓垂直防御，对于甲板以及炮塔的顶部装甲进行了强化设计。

　　如果说这种战列巡洋舰只是一种副产品的话，正在计划中的四艘海军上将级战列巡洋舰则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作为战列巡洋舰的是集大成者，这种俊美的舰艇计划建造“胡德”、“罗德尼(Rodney)”、“安森(Anson)”以及“豪(Howe)”号等四艘，将装备15英吋巨炮8门，排水量超过41000吨，航速可以达到31节。

　　······

　　···德意志帝国海军的挑战

　　德国人对于无畏舰的回答是1903年的《海军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德国第—批无畏舰是4艘始建于1902年的“拿骚”级战列舰“拿骚”号、“波森(Posen)”号、“莱茵兰(Rheinland)”号和“威斯特法伦(Westfalen)”号。与英国无畏舰相比，其舰身较短且较宽，武器装备也相对较弱。然而，她们在舰炮火力和装甲防护方面还是相当地出色、共装备11英吋口径主炮和以及5.9英吋口径副炮各12门。但该级战列舰在配置武器系统时谈不上合理，除了舰首和舰尾的各1座双联装塔外，舰体中部两侧各配置2座双联装炮塔，这种配置方式依然保留着准无畏型的痼疾，极大地限制了舷侧火力的发挥。

　　1904年，开工建造的“赫尔果兰(Helgoland)”级无畏舰也只能说是“拿骚”级的加强型，该级四舰：“赫尔果兰”号、“奥耳登堡(Oldenburg)”号、“东弗里西亚(Ostfriesland)”号和“图林根(Th&#252;ringen)”号排水量为23166吨，人员编制1100人，相对于“拿骚”级，这四艘仅仅将主炮强化为12英吋，航速也只不过zhan有20对19节的微弱优势罢了。在德国众多的无畏舰中、只有她们拥有3个烟囱。

　　1905-1906年期间开工建造的“皇帝(Kaiser)”级算是上了一个台阶，该级舰共有五艘：“腓特烈大王(Friedrich der Gro&amp;szlig；e)”号、“皇帝”号、“皇后(Kaiserin)”号、“阿尔伯特国王(K&amp;ouml；nig Albert)”号以及“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Prinzregent Luitpold)”号，这是是第一级使用蒸汽轮机动力的德国战列舰，作为一种新技术的尝试，“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甚至还准备安装柴油机作为主动力。在火力配置方面，其舰艉也首次采用了背负式炮塔。

　　随后于1908年建造的“国王(K&amp;ouml；nig)”级又是第一级采用全部主炮沿中线布置方式的德国主力舰。这样，在舷侧齐射时，可以保证每个方向都有10门主炮同时射击。该级舰以德国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头衔命名。“国王”、“大选帝侯(Gro&amp;szlig；er Kurf&#252;rst)”、“边地侯(Markgraf)”以及“王储(Kronprinz)”。

　　当然，面临换装13.5英吋主炮的英国主力舰，国王级仍然使用的12英吋口径主炮在火力上未免过于单薄。受到“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刺激，德皇下令埃森的克虏伯兵工厂研制380毫米口径的海军炮，并且设计建造一级搭载这种舰炮的超级无畏舰。这就是在1910年设计建造了“巴伐利亚(Bayern)”级。与那个时期英、美等国新建造的以油－煤混烧为动力的战列舰对比，巴伐利亚级全部使用燃煤锅炉，因为德国总参谋部提出警告说，如果海军主力舰依赖石油动力的话，与英国开战时，波斯湾和巴库（当时世界上两个主要的石油产地）原油都会被英国和俄国所垄断。在设计过程中，曾经计划让“萨克森(Sachsen)”号搭载一台MAN大型六缸柴油机（11000马力），但是此计划最后被取消。巴伐利亚级战列舰以当时德意志帝国境内四个自治王国——巴伐利亚、巴登(Baden)、符腾堡(W&#252;rtemberg)和萨克森王国命名。

　　在无畏舰下水后不久，德国的情报人员得知皇家海军正在建造一种划时代的新型装甲巡洋舰，虽然不知详情，但是作为回应，德意志国库向帝国海军拨款835万金马克，放大沙恩霍斯特级建造一条大号的装甲巡洋舰进行试验。新船以“大型巡洋舰E号”的名义在基尔的皇家造船厂开工，1904年下水，以“布吕歇尔(Bl&#252;cher)”命名。她安装六座双联8.3英吋炮塔，呈六边形配置。但是，不幸的是，这种新型装甲巡洋舰，英国的“无敌”号战列巡洋舰揭开面纱以后，德国海军自知“布吕歇尔”不是其对手。（译者注，在本人亲历的德国海峡突破作战中，确实感觉到“布吕歇尔”号设计的中庸，对于英国人的前无畏舰，火力既不能相抗衡，速度也难以轻易摆脱。）其设计人员又回到了绘图板上，这次拿出的是“冯·德·坦恩(Von der Tann)”号。她在“无敌”号战列巡洋舰服役之后五天在汉堡的布洛姆&amp;#8226；福斯船厂开工。不同于临阵磨枪的“布吕歇尔”号，这艘所谓的新型大型巡洋舰可以说是设计用来与英国的同级军舰竞争的全新战列巡洋舰，所以在其火炮配置和布局上，可以看到与无敌号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当时英德海军竞争的大背景下，在本舰尚处于蓝图阶段的时候，德国海军又开始设计其后继者，下一级大型巡洋舰——毛奇(Moltke)级。毛奇级共有两舰“毛奇”和“戈本(Goeben)”号，她们将火力强化为5座双联11英吋炮。不久以后，又建造了改进型“赛德利茨(Seydlitz)”号。该舰舰体比毛奇级长，在装甲和水密防护上做了一些大的改进。其侧面装甲防护水平可以与吨位类似的战列舰相媲美。该舰安装了经过验证性能良好的280毫米50倍径炮。

　　经过以上一系列“大型巡洋舰”的试验，德国在1910年开工了这类军舰的决定型，“德弗林格尔(Derfflinger)”级，该级舰采用平甲板舰型，4座双联12英吋主炮沿甲板中线布置，与同时期的英国和美国主力舰结构很相似。该舰采用油－煤混合燃烧动力，航速达到了26.5节，德国造船工业的高超水平在这里得到了发挥到极致的展示，并为德国大型巡洋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舰都以德国的著名军事将领命名：“德弗林格尔”、“吕佐夫(L&#252;tzow)”以及“曼陀菲尔(Manteuffel)”号（译注：坦嫩堡之战后改名“兴登堡(Hindenburg)”号）。

　　为了对付“雄狮”级战列巡洋舰，德国海军舰船设计局（K-RMA）在“德弗林格尔”级的基础上放大舰体，并且换装了全新的350毫米（13.8英吋）口径主炮。尽管比其英国对手要重，但是其航速还是能达到28节之快。为了补偿主炮塔增加的重量带来的重心上移，其副炮下移了一层甲板。该级舰预定建造7艘，分别计划代替“维多利亚·路易丝(Victoria Louise)”、“布吕歇尔”、“弗雷亚(Freya)”、“腓特烈·卡尔(Fredrich Carl)”、“约克(Yorck)”、“格奈森瑙(Gneisenau)”以及“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号，但是，有消息称由于英国将R级大量改建为战列巡洋舰，德国有将“约克代舰”后三艘改变设计的计划，根据此计划，她们计划装备与巴伐利亚级相同双联380毫米炮塔，并加厚装甲，而由于舰体尺寸没有什么大变化，所以速度可能会略微地减低为27节左右。（译注：日后“维多利亚·路易丝代舰”级的命名分别为“马肯森(Mackensen)”、“隆(Roon)”、“腓特烈亲王(Prinz Eitel Friedrich)”以及“俾斯麦侯爵(F&#252;rst Bismarck)”；“约克代舰”级的命名分别为“布吕歇尔”、“约克”和“弗雷亚”号）

　　由于德国所谓“大型巡洋舰”设计的成熟，他们基本上将设计重点从战列舰上移到这种舰艇上，事实上，德国大型巡洋舰和英国的战列巡洋舰相比更加注重防御设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到了“维多利亚·路易丝代舰”级之后，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大型巡洋舰看作相当于“伊丽莎白女王”级的高速战列舰也不为过。

　　德国海军的扩张是和威廉二世病态般对海权的执着紧密联系的，这位皇帝甚至会自己设计军舰，但是他的杰作从其造船工程师那里获得的回答是：“陛下，您设计的军舰有着举世无双的火力，超群的装甲防护，一流的高航速，华丽的内部装修，总之，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完美设计。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下水后会像铅铸的鸭子一般立刻沉入水底……”

　　······

　　···欧洲各国的备战

　　直到1904年，当法国政府才猛然意识到法国海军已经沦落到世界第5位的悲惨境地，其海军经费只是英国的37％，连后来居上的德国军费也不及，仅仅是其75％！ 要想弥补奥布海军上将提出的绿水海军战略造成的危害已经为时已晚，这时，当局任命了德·拉佩雷尔(Bou&#233; de Lapeyr&#232;re)中将为海军部长，在其领导之下，终于开始了一场姗姗来迟的重整海军舰队的努力，提出了1904计划。但是对于法国人不幸中的大幸是，根据这个计划，原本设计当局提出的大批落后于时代的“自由(Libert&#233;)”级和“丹东”级不是被取消建造，就是工程中止。法国海军部的设计师们重新设计，翌年，法国第一种无畏舰“孤拔(Courbet)”级的设计终于完毕，开始投入生产，这种舰艇包括“孤拔”、“法兰西”号、“让·巴尔(Jean Bart)”号和“巴黎(Paris)”号4艘，装备有12门12英吋火炮，其特征是前后四个炮塔采用背负式，但是侧舷的两个炮塔却不能说是成功的设计，更加严重的是，该级军舰主炮的仰角仅仅只有13度，有人甚至揶揄她们还是使用石器时代的战法。

　　“孤拔”级尚未完全竣工，鉴于列强都已经开始设计建造超无畏级战舰，以及本级的不足，1908年，法国海军又提出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也就是说，到1914年为止，以每年两艘的速度，达成建造12艘超无畏舰的目标。进而，在1910年3月30日制定的海军法还规定，到1918年，完成包括战列巡洋舰在内的28艘战列舰的计划。据此，法国人准备首先将主炮强化为14英吋，首先搭载这种主炮的是3艘以省来命名的布列塔尼级战列舰“布列塔尼(Bretagne)”、“普罗望斯(Provence)”以及“洛林(Lorraine)”号，本级舰在中心线配置了五个双联14英吋炮塔。如果说这个还是开始的话，对于法国而言，真正的大菜则是杜瓦耶尔(M. Doyere)设计的5艘“诺曼第(Normandie)”级，这种军舰的特征是装备了三个14英吋四联炮塔。随后设计的“里昂(Lyon)”级更是计划搭载4座四联炮塔，这将是战列舰中搭载炮数最多的军舰。

　　除此之外，还有几种战列巡洋舰方案也被推出，这就是吉尔(Gille)设计的28000吨，3座四联14英吋，航速28节的“德·格拉塞(DeGrasse)”级，迪朗·维尔(Georges Edmond Just Durand-Viel)设计的15英吋四联炮塔两座，27000吨27节的“黎歇留(Richelieu)”级。除此之外，虽然进入了新的世纪，但是法国海军的飞跃性思维依然未改，四联装炮塔另当别论，在法国海军部的桌面上，还有不少奇特的军舰方案，最为典型的要算所谓的飞机搭载战斗巡洋舰，这种军舰的设计思路是，在舯部装备1座四联装14英吋主炮，或者带有复古气味的梯状配置双联14英吋主炮，军舰前后为飞机起降用，可以搭载8－10架水上飞机，航速在34节以上。计划中其他奇想还有比如40节驱逐舰、大型载机潜艇等等。

　　法国人的计划不可不谓雄大，但是还是由于工期停滞现象严重，资材和资金流用于陆军等原因，目前诺曼第级只有首制舰1艘刚刚接近完工，“佛兰德(Flandre)”和“加斯科尼(Gascogne)”号下水，另外的“朗格多克(Languedoc)”号和“贝亚恩(B&#233;arn)”号的工期还在慢慢进行，里昂级除了二号舰“里尔(Lille)”号进展顺利以外，其他三艘“里昂”、“迪凯纳(Duquesne)”和“图尔维勒(Tourville)”号都宛如搁浅，一拖再拖。至于战列巡洋舰则根本连材料都尚未凑齐。（译注：由于战争的爆发，法国早早沦陷，所以法国海军的舰艇除了前往英国加入自由法国以外，基本上留在了北非以及土伦港内。至于没有下水的军舰，据可靠情报，除了“贝亚恩”号被德国缴获，正在改成航空母舰，“里尔”号德国监视下被加紧施工外，其他都由于完成度较低而被拆除。）

　　\*\*\*

　　意大利的造船大师维克多里奥·库尼贝蒂曾经也有将统一主炮的构想，并在《简氏年鉴》上发表论文，提出他理想战列舰的构思，但是，真正将蓝图化为现实也花费了不少时光，1902年，在海军大臣米拉贝罗(Carlo Mirabello)的主持下，意大利开始了其无畏舰的设计工作，1905年，由造船总监马斯迪奥(Edoardo Masdea)设计的20000吨战列舰“但丁(Dante Alighieri)”号开始动工，这艘军舰搭载了先进的蒸汽轮机，而且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她是世界上最初的三联主炮搭载舰，她装备的四座三联12英吋主炮塔全部装备在平甲板的中纵线上，两两成对的四个烟囱也是其识别特征。

　　但是，由于“但丁”号的前方只装备一座炮塔，军方对于这样的安排颇有意见，于是在同年底又开建了新的一种无畏舰，该舰扩大为23000吨，计划搭载增加一个炮塔装备15门主炮，但是由于重量关系，结果不得不以32323的方式将炮数减为13门，13这个数字还在天主教徒占多数的意大利遭到了若干非议！这种战列舰一共建造了三艘，“加富尔伯爵(Conte di Cavour)”、“恺撒(Guilio Cesare)”以及“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号。开工后不久，军方的意见又来了，说加富尔伯爵级副炮太弱，于是在次年，又追加了两艘副炮强化为6英吋16门的改型两艘“安德烈·多里亚(Andrea Doria)”和“卡欧·杜里奥(Caio Duilio)”号。

　　这些军舰还未完全建成之时，1911年，围绕着昔兰尼加的统治权，意大利和土耳其之间爆发了战争，10月3日，以“但丁”号为旗舰的意大利舰队开始炮击的黎波里，次日在炮火的掩护下，意大利海军陆战队登陆托布卢克成功，年内彻底击败土耳其人控制了昔兰尼加，翌年，“但丁”号又率领意大利第一、第二舰队进入爱琴海，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经过恶战占领了罗德岛，意土战争一直延续到了同年10月，意大利获得了其最重要的殖民地利比亚。 在战争中，意大利痛感需要一种高速主力舰，而且，同属三国同盟却又是意大利最大的竞争对手奥匈帝国开始建造超无畏舰的消息传来后，意大利设计出了一种34000吨，28节的巨舰，这种舰艇将要搭载8门15英吋火炮，计划建造“弗朗切斯科·卡拉乔罗(Francesco Caracciolo)”、“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马尔坎东尼奥&amp;#8226；卡罗那(Marcantonio Colonna)”以及“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Francesco Morosini)”四艘，这些舰艇自从1911年到1912年开工建造。

　　\*\*\*

　　奥匈帝国海军依然在费迪南皇储悉心的关怀下与先天性慢性资金不足进行着不断地斗争，对于奥匈帝国而言，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地理位置，帝国的所有出海口都在亚得里亚海沿岸，舰队如果要驶入地中海，就必须经过狭窄的奥特朗多海峡，也因为这个因素它潜在的敌手可能会是法国、俄国，当然还有宿敌加盟友意大利，甚至还可能是塞尔维亚，如果它通过科索沃渗透到阿尔巴尼亚而获得出海口的话。因此，加强海军成了历届海军司令苦恼的问题。

　　在建造了“拉德茨基”级以后，帝国海军技术委员会（MTK）开始着手设计一种19000吨左右，装备12英吋主炮的无畏舰。在得知意大利的“但丁”级之大致结构以后，帝国前首席造舰官波珀(Siegfried Popper)提出了一种非常先进的设计，即以艏艉背负式装备四座三联装12英吋主炮，这样可以在不影响战斗力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缩短舰身，也就是缩短防御长度，等到设计完毕，这艘军舰的长度仅仅是152.2米，比外国同型舰艇大约短2－30米！新战列舰在1907年终于起工，费迪南皇储将其用拉丁文命名为“联合之力(Viribus Unitis)”号，这是其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陛下最喜欢的一句格言，他希望他那多民族的帝国能够永葆凝聚力，随后，第二号舰以黎萨海战的大英雄“特格霍夫(Tegetthoff)”命名，第三艘的名字“欧根亲王(Prinz Eugen)”起自路易十四时代的萨伏伊亲王，可以说同时又是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共同的大英雄，最后一艘根据匈牙利开国君王和护国神“圣伊斯特凡(Szent Istv&#225;n)”。当然据悉其设计者波珀年事已高，视力不济，等到军舰开工时几乎可谓失明，因此在防御上，该舰存在有不小的问题。

　　等到“联合之力”号开工之时，其他列强已经基本上转为建造超无畏舰了，费迪南皇储当然不甘落后，他指令海军总司令蒙泰库科利伯爵(Rudolf Graf Montecuccoli)向船厂准备订单，经过和匈牙利议会近乎殊死地争夺，甚至还请了财政大臣乃至皇帝陛下亲自说情，最后直到同意了匈牙利船厂承接一半订单的承诺以后，终于又拿下了两艘“君主代舰(Ersatz-Monarch)”型超无畏舰，“劳登(Laudon)”号和“匈雅提(Hunyadi)”号，这两舰装备的是13.7英吋主炮10门。当时，正值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正酣之际，塞尔维亚军队妄图吞并刚刚从奥斯曼帝国下独立不久的阿尔巴尼亚，1910年6月21日，两艘“联合之力”级战列舰率舰队前往阿尔巴尼亚沿岸示威，加上奥匈帝国国防大臣公布的巨大扩军计划，才使塞尔维亚军队在科索沃边境止步，其外交大臣亲赴维也纳保证塞尔维亚没有对阿尔巴尼亚的领土野心。这份扩军计划中，又追加了两艘“君主代舰”型超无畏舰，还有奥匈帝国最初的战列巡洋舰“费迪南&amp;#8226；马克西米里安(Ferdinand Maximilliam)”号，本舰装备的是8门13.7英吋主炮，航速计划为30节，奥匈帝国还有更多的主力舰设计，包括装备斯科达公司16.5英吋巨炮的一系列战舰，当然在奥匈帝国这样的一国两体之邦，这些都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匈牙利议会是不可能让她们从制图板上走到船厂的。

　　······

　　···未被命运之神眷顾的国度

　　俄国、土耳其、西班牙、荷兰，这些当年都称雄过海洋的国家，由于近年以来国运不济，对于海军的建设也可谓举步维艰。

　　一度的海军大国俄国自从在远东遭受惨败以后，仅仅战列舰就损失了8艘！1906年由于战局不佳，民怨达到了顶点，除了基辅高加索的大混乱之外，敖德萨军港内，战列舰“塔夫里切夫斯基公爵波将金(Князь Потемкин-Таврический)”号和“沙皇尼古拉一世(Император Николай I)”上的水兵也揭起了反旗，在镇压之时，“尼古拉一世”发生了大爆炸，“波将金”号也遭到了重创，作乱的水兵遭到了严厉的制裁。

　　经过战败和内乱，他们的海军重建几乎要从头做起，虽说俄国海军舰艇的传统是师法法国舰艇，但是远东战争中，法国式的战列舰过于精致却不实用的缺陷深受俄国海军官兵的痛恨。俄海军部于同年就正式邀请51家大型造船厂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新式无畏航的初步设计，选了10个（其中只有1个俄国船厂的）作为候补。海军认为布洛姆·福斯的方案最好，但国家杜马不同意让德国人造。而俄国人也比较看好意大利“但丁”号的设计思路，于是据此设计其无畏舰，并特意聘请了库尼贝蒂前来帮助，新舰设计几乎和“但丁”级如出一辙，只是对舯部的舱室做了一些调整，也许是为了让国人迅速走出失败的阴影，新无畏舰的舰名都使用了俄国海军历史上胜仗之名：“甘古特(Гангут)”、“切斯马(Чесма)”、“波尔塔瓦”和“锡诺普(Синоп)”，而且几乎同时对这四舰开工兴建，这一切都显露出了尼古拉二世对重新让俄国海军崛起的意志。

　　随后，第二批类似舰艇也被计划完毕，这是一种主要用于黑海作战的舰艇，和“甘古特”级相比，她们牺牲了一定的航速，但是加固了装甲防护，为的是对付土耳其计划要向英国购买的无畏舰。但是，原计划订购的4艘，由于优先程度关系只有“玛利亚女皇(Императрица Мария)”和“叶卡捷琳娜大帝(Императрица Екатерина Великая)”号的工程如期进行。

　　由于俄国人就发现他们和当时世界上其它的主力战列舰存在较大的差距，12英吋主炮火力不足，为了实现一个彻底的飞跃，设计人员对“甘古特”级的尺寸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放大，设计出了其最初的战列巡洋舰“伊兹梅尔(Измаил)”级，这也是按照固有设计思路的延长线，将主炮全部安装在主甲板上，只不过是将火力提高到了14英吋，而且其倍径竟然达到了52倍。而且通过改进动力设备，安装了68000马力的蒸汽轮机（紧急输出功率为70000马力），使该舰的速度达到了相当可观的26.5节。最终，这种野心勃勃的军舰排水量达到了35000吨，成为当时最大的军舰，四艘舰全部使用俄国著名战役的名字：“伊兹梅尔”号、“金布恩(Кинбурн)”号、“博罗季诺”号以及“纳瓦林(Наварин)”号，她们在1911年12月19日同时在圣彼得堡波罗的海船厂开工，这也可以看出，俄国人可以说是将其海军复兴的全部期望都投入在这种强有力的战列巡洋舰上。

　　据可靠情报，这4艘巨舰还仅仅是1910年一个15年计划的一个开端而已，根据这个计划，从1911年的4艘“伊兹梅尔”级战列巡洋舰开始，每两年一个阶段，在1913年再建4艘战列舰，1915年再造4艘战列舰，以此作为一个周期，1917年再造4艘战列巡洋舰开始一个新的周期，这样到1925年，这个计划将建造战列舰20艘，战列巡洋舰12艘。由此可见，素有野心而且好大喜功的俄国人是不可能满足的，下一步的四艘战列舰将是一种搭载四联装16英吋舰炮的巨舰。

　　\*\*\*

　　曾经与俄国在黑海争夺霸权惨遭失败的奥斯曼帝国，也已经步入了垂暮之年。由于在欧洲的领土一再丧失，和意土战争和巴尔干战争又给这个虚弱的帝国踢上了狠命的几脚。

　　曾经在地中海和黑海盛极一时的土耳其海军到了本世纪初已经只包括小艇在内不足100艘的陈旧舰艇，总吨不过75000吨，海军人员也仅仅7000人而已。经过这一系列败战的惨痛教训，土耳其人向英国提出了购买无畏舰的要求，定购了一艘被命名为“雷沙德五世(Re&amp;#351；ad V)”的无畏舰，这是一种装备了5座双连装45倍径13.5英吋主炮的军舰，1908年8月1日在维克斯船厂开工，最近已经下水，正在舾装阶段。军舰的出售可以说是一种双刃剑，一方面，土耳其如果获得了这种无畏舰，其亲英态度的增加可以值得期待，不过最近，由于奥国刚刚向土耳其出售了两艘前无畏舰，这样其亲中欧强国的势力开始抬头，如果即使获得了本舰不但不能使土耳其满足，反而却选择大英帝国为敌的话，这将会造成英国制造的军舰危害英国这样严重局面。（译者注：本舰后来被英国人扣留，作为“爱尔兰(Erin)”号战列舰自用，战后不久在北海之战中，由于垂直防御的薄弱被击穿甲板的炮弹引爆弹药库而沉没，这个教训更完全地导致了以后军舰设计的根本变化。）

　　\*\*\*

　　西班牙自从战败以后，经过长年的恢复，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1898年完成了其第一种比较现代化的前无畏战列舰“卡洛斯五世(Carlos V)”号。1905年，又根据阿姆斯特朗公司的设计方案，由西班牙费罗尔造船厂建造了一种小型的无畏舰，其舰炮配置接近于“无敌”号战列巡洋舰，计12英吋双联炮塔4座，排水量为15452吨，航速19.5节，作为一艘小型廉价的无畏舰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了。费罗尔船厂一共建造了3艘这样的军舰，分别是“西班牙(Espa&amp;ntilde；a)”、“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以及“海梅一世(Jaime I)”号。随着各国超无畏级战列舰的大量涌现，这个老海上帝国也在今年动工兴建了一艘装备14英吋8门主炮的“维多利亚·欧亨尼娅王后(Reina Victoria Eugenia)”号战列舰，承建者也是费罗尔船厂。

　　\*\*\*

　　比西班牙输得略略体面一些的荷兰自从势力在远东被压缩以后，还希望保住剩下的东印度殖民地，为此，在1890年代他们首先建造了四艘7600吨的装备10英吋4门的小型海防战列舰，到了1910年，荷兰人直接计划订购20000吨级，装备8门14英吋主炮的超无畏舰。荷兰人向日耳曼尼亚、布洛姆·福斯、维克斯以及马尾公司招标，现在还在激烈竞争之中。（译者注：由于欧洲战事的勃发，荷兰最后决定接受我国马尾船厂的方案。）

　　······

　　···彩虹计划：美国的世界战略

　　“彩虹计划”是美国对于可能出现的假想敌，这是以色彩为代号而制作的一系列作战计划的总称，各种色彩代表各个国家，这个计划的假想敌手几乎涵盖了整个地球！

　　在对西班牙战争胜利以后，对于这场战争，也有一部分美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首先，如果在古巴遇到的是比西班牙人更强大的敌手，美国舰队会如何？其次，在对于原本设想对于关岛的征服，为什么由于德国舰队的出现而作罢？再次，为什么没有实力也能一举获得菲律宾，而只得听任中国放手行动。 但是无论如何，对于仍然希望恪守门罗主义的美国而言，毕竟是获得了夏威夷、中途岛以及威克岛，世界开始展现在其视野之内，更何况在1890年代初期，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跃居世界的最前列，在这样的国力之下，走向世界是迟早的必然。

　　对西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开始考虑到底是需要建立一个具有自己指挥权的总参谋部，还是一个职责只限于向文职政权提供专业顾问的普通的委员会这个问题。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们都一致拥护成立一个总参谋部的意见。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批准了这一计划。他主持成立了一个陆军总参谋部，以陆军总参谋长为首，有权领导和协调全陆军的建设。海军部长朗(John Davis Long)则对把执行权力都交到军官手里表示不信任，他坚决反对成立海军总参谋部。1900年3月，他成立了只有咨询权的海军委员会。

　　1903年，这两位部长成立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其作用是保证陆海军的合作。这个委员会由4名陆军总参谋部成员和4名海军委员会成员组成，其职责是“对所有有关陆海军合作的事务进行协商讨论并达成共同结论”。由于陆军和海军的成员对对方的动议都持不信任态度，联合委员会在诸如基地的选址和谁应该控制什么的问题上有过大量的争论，但它在准备和不断修订战争计划方面做了有价值的工作。人们称这些战争计划为“彩虹计划(War Plan Rainbow)”，在所谓的“彩虹计划”之中，让我们看看美国是如果在地球上的各个地区涂抹的颜色，也就是说，如何用色彩来定出其可能走向的战场的吧。除了针对其传统的加勒比海的战略目标，就获得了两个海岸线的美国而言，今后最基本的战略目标不外乎大西洋和太平洋上所面临的潜在敌手，对于大西洋，美国目前依然将主要的力量集中于此，首先针对大西洋可能遭遇的对手，对德国使用黑色计划(Black)为代号，奥匈帝国使用米色计划(Beige)，意大利使用银色计划(Silver)，西班牙使用橄榄绿计划(Olive)，葡萄牙使用柠檬黄计划(Lemon)，爱尔兰是翠绿(Emerald)，荷兰使用棕色(Brown)，丹麦、冰岛使用靛青计划(Indigo)，俄国使用紫色(Purple)，法国和法兰西帝国殖民地使用金色计划(Gold)等等，对于大英帝国虽然从现在看来和美国海军发生争端的事态并不明显，但是美国人不但使用红色计划(Red)来将英国作为假想敌，而且对于整个大英帝国的各个自治领或者主要领地，他们也都细致地用各种红色来命名，比如加拿大为深红(Crimson)，澳大利亚为猩红(Scarlet)，新西兰为石榴红(Garnet)，印度为宝石红(Ruby)，南非为朱红(Vermilion)等。对于太平洋一线，其主要潜在对手中国和日本分别使用黄色(Yellow)和橙色(Orange)，对于一些其他地区，像高丽使用黄褐(Ochre)，安南使用芥末色(Mustard)，暹罗使用青瓷色(Seacrest)，东印度群岛使用肉桂色(Cinnamon)，菲律宾使用天蓝(Celeste)等。从这两条战线扩展，还可以到达中东地区，这里对于土耳其使用青绿色(Turquoise)，波斯使用鲜绿色(Viridian)，埃及则使用丁香色(Lilac)。而对于其传统的作战对象加勒比再扩展到南美地区，就拿前几年美国对墨西哥实施的行动，便称之为绿色计划(Green)，而对于美国的石油资源最为密切的委内瑞拉定则为玫瑰色(Rose)，其海军的交通要冲巴拿马则为棕褐色(Sepia)，其他还有如巴西为柚色(Citron)，阿根廷为钴蓝色(Cobalt)，智利为粉红(Pink)等。美国自身在计划中也以蓝色(Blue)自称，但是如果国内发生动乱，则以白色(White)称呼其内乱势力，饶有兴味的是，内乱之计划除了美国自身，他们还针对俄国国内可能出现的反对势力，将其称为紫罗兰色(Violet)，作为可能出现的行动代号。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有如此以全世界为对手的野心。但是，从这里也可以判断出，美国可能刚刚将目光投向世界，所以不可避免的，其战略目标具有极大的不明确性，也可以作出，美国陷入了一个战略的迷茫阶段。但是不管如何，海军委员会的成员皆对马汉的教诲心领神会，其目标首先是建立一支始终集中的强大的战列舰力量，以便形成一支“存在的舰队”；其次还要拥有海外基地，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作为维修点和补给站；更要在中美洲地峡开凿运河，以便于舰队往返于两大洋。而且在国会里，海军委员会为了捞取经费，在为扩充海军而进行的宣传中，总是将美国的战舰说成落伍的古董，而把低劣的外国军舰则吹嘘成先进的利器。美国以其强大的工业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开始了他们的两洋舰队建设计划。尤其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97年担任海军部长助理以后，其充沛的活力可以看作是美国海军成长的代表。他可算是个杰出人材了，博览群书，对历史极感兴趣，对海军首要原则有着深刻的理解。其卓越的业绩使之在1900年担任了副总统，不到一年，由于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总统遇刺又使之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并且获得连任一直到1909年卸任。这段时期也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海军成长的黄金时期，海军部每年建造两艘主力舰，基本上成为海军造舰的指标，海军成了漫画里常常表现的罗斯福总统之“大棒”。到罗斯福总统卸任为止，美国海军的实力已经仅次于皇家海军而居世界第二位。

　　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海军部长助理以后首先着手的，就是设计与兴建“南卡罗来纳”级战列舰，这是一种前后以背负式装备了4个双联12英吋主炮塔的战舰，这种设计应该是收到了美国准无畏舰中，主炮和中间舰炮层叠配置的影响吧。本舰在1902年初加入美国舰队。（译注：事实上这是一种比英国的“无畏”号更加先进的设计，而且这艘军舰也比设计更加早，动工也早，只是由于美国干涉墨西哥的战争延缓了该舰的工程，否则，本舰虽说不可能赶上我们的“轩辕”舰，但是一定会比“无畏”号更早地问世。）随后设计的“特拉华”级不但增加了一个炮塔，而且还配置了14门5英吋炮郭式副炮，然而和“南卡罗来纳”级一样，推进系统都是双螺旋奖垂直三涨蒸汽机，航速很低。因此，“特拉华(Delaware)”级的第二舰“北达科他(North Dakota)”号便试用了蒸汽轮机。由于美国国产汽轮机成绩不佳，该舰后来立即换装了帕森式机。有了蒸汽轮机的使用业绩，在后一级“佛罗里达(Florida)”级则完全作为蒸汽轮机设计。在此基础上，其后继舰开始考虑采用更加巨大的火炮，但是由于这样对于船坞将会有更高的要求，美国决定在改造船坞的同时，先过渡建造“阿肯色(Arkansas)”级，本级又增加一座炮塔，同时将倍径增加为50倍。这就为后来建造的超无畏舰打下了基础。

　　1907年1月，美国完成了14英吋MkI型舰炮的试射，并在3月决定建造搭载这种主炮的战列舰，装备这种14英吋的主炮，将使美国主力舰的战斗力高于同样装备13.5英吋的英国超无畏舰，这种新型军舰被命名为“纽约(New York)”号，随后，14英吋主炮成了美国主力舰标准用炮，“纽约”级的两艘采用5个双联炮塔，随后的“内华达(Nevada)”级采用了三联和双联各两座，进而在后继的“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级采用了三联主炮四座。这种配置方式几乎又成了美国战列舰的标准，1911年和1912年计划的“爱达荷(Idaho)”与“田纳西(Tennessee)”级基本上也得以沿用。据可靠情报，美国已经开始在试验16英吋主炮，估计下一个设计方案应该是基本上在“田纳西”级的延长线上，将四座三联14英吋主炮改为两联16英吋主炮。（译注：这点不得不为原作者的判断能力喝彩，根据年初刚发表的美国海军1913年计划，美国的确是在“田纳西”级的基础上设计了装备8门16英吋的“科罗拉多(Colorado)”级战列舰。）

　　美国主力舰的建造传统是重视防御而对于航速并不注重，因此上面提到的战列舰的装甲和其他国家相比是属于最重级别，而航速基本在21节左右。这也许也是体现了美国过去门罗主义的传统。而一旦全球战略放在面前之时，则需要战列巡洋舰这种作为大舰队耳目的舰艇，尤其是在广阔的太平洋，对于这种舰艇的要求则更加严格。因此从1905年左右美国开始的战列巡洋舰的设计，由于面临太多的问题，无法满足各方面的多种要求，迟迟难以定论。直到四年以后，针对太平洋作战的特点，采用了一种设计了几乎和过去整个美国主力舰艇完全相反的设计，该设计的装备和“内华达”级战列舰一样，艏艉三联和双联装14英吋炮塔各一座。除了炮塔以外，几乎不对舰体实施有效的装甲防护，主装甲带只有7英吋。最为奇特的是为了给这艘军舰提供足够的动力，本舰安装了24台锅炉，功率高达18万马力，航速达到了35节！这个速度又为本舰创下了一个纪录，为了给众多的锅炉排烟，她拥有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7个烟囱。这种带有实验性的军舰建造了两艘，舰名分别“星座(Constellation)”和“宪法(Constitution)”号。但是由于海军方面提出了该舰的防御形式存在着太多的不安，在1911年海军部重新专门设计了一种新型的锅炉，使用这样的锅炉达到“星座”级的性能只需要16座，烟囱也被结合成两座，至于武装方面目前的计划是和“田纳西”级相同的12门14英吋，但是在实际建造中也完全有可能搭载16英吋主炮。（译注：一点也不错，在1913年提出的计划中，这种军舰确实和“科罗拉多”级一样搭载8门16英吋主炮，装甲也强化为9英吋，航速方面则让步为33.5节，将建造“列克星顿(Lexington)”、“萨拉托加(Saratoga)”、“突击者(Ranger)”、以及“合众国(United States)”号4艘。）

　　········

　　····中国之巨影····

　　自从“轩辕”舰的问世以来，虽然说中国海军已经称得上是形成了一支不可无视的力量。但是到了1904年远东的一系列海上战斗，进而在1905年3月的朋古兰（编者按：我国古称这个属于兰芳共和国领土的“朋古兰”岛为东西竺岛，为了纪念最早附近的岛屿建立华人国家的张杰绪，建国以来将此地命名为杰绪岛，称这次海战为南海大海战，为了保持文章原貌故保留原文称呼）大海战中，中国海军终于可以说完全加入了世界海上列强的行列。

　　由于中俄草原战争的扩大，俄国在太平洋的最大基地堪察加半岛上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日益受到了中国以及盟国海军的攻击而岌岌可危，太平洋舰队的舰艇不是被击沉，就是龟缩港内。故此，俄国人征集了波罗的海舰队的一部分前去支援，舰队包括6艘战列舰，2艘海防战列舰以及12艘各类巡洋舰和16艘驱逐舰等。其主力便是俄国海军的主力2艘“沙皇保罗一世(Император Павел I)”级和2艘“苏沃洛夫公爵(Князь Суворов)”级战列舰。舰队饶过好望角，经过万里奔袭，在刚刚通过马六甲海峡之时，就遭到了中国舰队的拦截，这支中国海军舰队由“卫青”、“孙武”、“穰苴”以及“秉誉”号4艘战列舰，“汉口”和“宁波”号装甲巡洋舰、“镇海”、“威海”、“镇江”、“威宁”、“武胜”以及“武昌”号6艘防护巡洋舰以及8艘江字号驱逐舰组成。

　　舰队司令官为曾经在琉球中日争端中崭露头角的名将刘步蟾将军，当时他留英回国后两年，在“卫青”号铁胁快船担任航海军官，在其学长，前卫舰队司令吴海生以及舰长重伤的情况下接替指挥，连续击中日方旗舰“日进”号而使之退出战斗，由此一战成名。而此时的旗舰也叫“卫青”号，不过当时那艘是中国福州马尾最早建造的铁胁木壳快船之一，1268吨，16节，装备120磅阿姆斯特朗前膛钢炮1门，40磅前膛钢炮6门、哈乞开斯机关炮4门，神机炮2门。

　　这次的“卫青”号却是中国最初的无畏舰（译注：不多说什么了。），双方舰队在扼守南中国海的大门：朋古兰岛附近展开了激战。这场海战以中国海军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这也是问世不久的无畏舰最初的战斗，由此也证明了无畏舰的巨大战斗力。历经万里远航的俄国舰队虽然勇敢，而且俄军舰队在数量上zhan有优势，但是在以“卫青”号为首的舰队猛烈而准确的炮火之下，俄国舰队当即被击沉“博罗季诺”、“纳瓦林”以及旗舰“安德烈·佩沃兹万尼(Андрей Первозванный)”等3艘战列舰，“莫诺马赫(Мономах)”、“德米特里·顿斯科伊(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和“光明(Светлана)”巡洋舰以及7艘驱逐舰，其余各舰也受创四散。最后，载有舰队司令罗日斯捷文斯基(Зиновий Петрович Рожественский)中将的巡洋舰“曙光(Аврора)”号被俘获，被俘获的还有战列舰“沙皇保罗一世”号和“亚历山大三世(Импера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 III)”、海防战列舰和“海军上将辛亚文(Адмирал Сенявин)”号，巡洋舰“奥列格(Орел)”与、“金刚石(Алмаз)”以及“珍珠(Жемчуг)”号和3艘驱逐舰。俄国幸存舰艇逃入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被解除武装，直到双方停战以后，才允许踏上回国之路。至此俄国舰队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相对而言中国舰队的损害不大，只是各舰被几发炮弹击中，仅仅82名官兵阵亡，153名负伤而已。

　　虽然中国人始终强调他们的“轩辕”才是无畏舰的先河，但是，担任朋古兰大海战中国舰队旗舰的“卫青”号，才可以说是中国舰队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无畏舰。该舰在1902年加入中国舰队，和“轩辕”号相比，她开始采用了蒸汽轮机作为主机，和美国的“南卡罗来纳”类似，该舰的四个两联12英吋主炮也以背负式配置在中央线上，但是和美国舰艇不同的是，“卫青”级的排水量为18000吨，航速可以达到22节。不同的是，中国军舰没有使用炮郭式副炮，而是装备了4座两联6英吋炮作为副炮。“卫青”号完工以后，次年，建成了二号舰“世忠”号，在1904年三、四号舰“成功”号、“继光”号也接连下水。

　　1905年对俄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将缴获的大部分战利舰出售给了东南亚和中南美的一些国家，除了那些战利舰，海战中负伤相对比较严重的“秉誉”号前无畏舰也被改名为“杰绪”号以后也被修缮后卖给了暹罗。通过这些收益以及俄国的赔款，中国海军得到了一次极大的扩充，这次扩充就是中国海军部长严复提交的1906海军扩充五年计划。

　　该计划的中心是四艘超无畏级战列舰、两艘战列巡洋舰以及八艘高速装甲巡洋舰。其中超无畏战列舰看上去基本上就是“卫青”级的放大型，这个也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舰艇的一大特征，即尽量外形单调，军舰的基本布局一致，无论是主力舰还是巡洋舰，基本上就是一个外貌，当然这样也具有若干简化设计，便于施工维修，或者在战场上被敌方误认等方面的优点。和卫青级相比，该级舰的主炮口径达到了14英吋，副炮则扩大为左右舷各配备6英吋两联炮塔3座，设计排水量为23000吨，4万马力推进，航速达到23节。

　　在设计过程中，由于中国海军一种新型舰炮的设计定型，本舰的副炮设计也进行了修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火炮呢？由于来自航空的威胁日益深刻，中国人开始尝试将副炮和防空火力合二为一，设计了一种带着简单射击指挥装置的双联4英吋60倍径1907年式高平两用炮塔，这种火炮的试射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其初速为每秒855米，射高达到11000米，射程是17000米，每分钟可以发射15发。 这种新式舰炮立即被采用，当然新的超无畏舰也自然当仁不让，原定安装的6英吋副炮被减去2座，换为这样的高平两用炮4座。原来的“卫青”级则换为完全换为8座两联4英吋两用炮。换下的6英吋双联炮塔以后全部用于新型的“肇庆”级轻巡洋舰上。这四艘超无畏舰分别被命名为“班超”、“子仪”、“郑和”和“张骞”号，首制舰已经于1911年底竣工。

　　该海军扩充五年计划的另一重点是一种新型装甲巡洋舰。中国最早自建的装甲巡洋舰为1879-1882年服役的四艘“赣州”级之“赣州”、“广州”、“福州”以及“杭州”号，随后则是其改进型“基隆”级的“基隆”、“碎叶”、“伯力”和“首里”号。到了1895年服役的“旅顺”级万吨装甲巡洋舰，虽然当时被大为称赞，但其火力不过是4门8英吋主炮，8门6英吋副炮，航速也只有23节，不再适合现代作战，虽然英国已经于1906年完成了革命性的“无敌”号战列巡洋舰，但是自尊心极强而又偏执的中国人却是我行我素，设计了一种比较小型，火力也相对较弱的“高速装甲巡洋舰”。这种军舰的标准排水量只有15610吨，主炮是三座双联10英吋50倍径火炮，副炮为4英吋高平两用炮7座，62000马力蒸汽轮机推进，航速可达28节。在这样的航速下，其主装甲带也有10英吋，甚至甲板也有4英吋的装甲防护。对于这样的巡洋舰，火力较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对此，中国人采用的对策是抬高主炮的仰角，当然这个方法的作用依然十分有限。这种独特的舰种在这次计划中被定为8艘！首制舰以秀美的城市桂林命名，其他为“迪化”、“青岛”、“芝罘”、“库伦”、“厦门”、“长沙”以及“昆明”号。当然，由于建造批量庞大，数量也许可以弥补火力的不足。

　　也许是意识到了“桂林”级舰之火力不足，中国也似乎意识到了战列巡洋舰的意义，在1910年设计建造35000吨标准排水量的“白江”级就是明证。本级的设计方案严复部长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关怀，和美国的“星座”级相类似，也是采用10门14英吋的主炮，然而和美国同型舰相比，中国战列巡洋舰的设计则看上去少了一丝对疯狂高速的偏执罢了，航速为28节，但是其主装甲带却有12英吋之厚。本舰虽说是战列巡洋舰，但是设计上甚至比意大利的高速战列舰“弗朗西斯科·卡拉乔罗”级还要注重防御设计，如果建成，无疑将成为中国海军最强的舰艇。和“白江”号一样，预计在今年年底下水的二号舰“赤壁”舰名都是来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战。

　　“白江”级战列巡洋舰应该会成为一种成功的主力舰，然而，也许是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高速战列舰的刺激，中国人作出了一个过激的反应，在去年1906海军扩充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严复部长向议会提交了新的1911年扩充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中的核心，就是中国海军的高速战列舰09甲2型设计方案，这种战列舰的主炮原计划采用三联装45倍径16英吋炮塔四座，后因考虑到防御和机动能力，最终定型为前二后一地配置3座共9门主炮，副武装为各舷4座新型双联5英吋高平两用炮，主装甲带是14英吋，主机功率113000马力，航速也是28节。这个计划还远不止这个，还有一种“突击型”战列舰被筹建，在各种设计型号中，10甲4型的看上去也基本可望被选中。这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设计，和其他中国大型舰艇千篇一律的面目相比，可以说是个异端儿。所谓“突击型”战列舰是作为中国海军专为打硬仗设计的厚甲武士，而这种10甲4型最大的特征是将两个16英吋四联装主炮完全集中在舰艏，而在舰艉只是装备了3座双联8英吋副炮，侧舷的武装是左右各3座5英吋高平两用炮。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重装甲，她的主装甲带达到18英吋，甲板拥有6英吋的装甲保护！军舰装甲比重超过总排水量的40％！而设计航速则降为大约23节。这个五年计划据说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设计方案，似乎还有一种“桂林”级的强化型，据估计可能搭载8-12门10英吋主炮，航速在30节左右。但由于情报不足，只能等待时间来作出回答。

　　中国在进入了新的世纪以后，尤其是击败了俄国人之后，在广阔的太平洋上建立了新的海权，虽然这支力量还没有德国海军一样直接威胁到大英帝国的安全，但是不容置否，这股力量在远东投下一个巨大的阴影，这个阴影不加以遏制，将会遮蔽不列颠之日。

　　·····

　　····遍布全球的扩军之潮

　　各国对于海上的争夺决不限于海军列强，一些中小国家也参与了这场耗资巨大却又事关国家脸面的争夺之中。最为显著的殊死决斗展开在南美洲，早在1879年，为了争夺氮肥及硝酸盐的产地，智利向秘鲁和玻利维亚就展开了所谓太平洋之战，或者又叫硝石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秘鲁小型铁甲炮塔舰“瓦斯卡尔(Hu&#225;scar)”虽然活跃善战，对于智利的海上运输线构成了极大威胁。但是遗憾的是其对手是被卓越的英国海军上将科克伦(Thomas Cochrane， 10th Earl of Dundonald)教导而成的具有皇家海军优秀品质的智利海军，胜败不言自明。最后“瓦斯卡尔”号被击毁俘获，这艘传奇的军舰给后来的海军舰艇留下了很多有意义的启迪，比如对于装甲对大炮防御的意义作了一次活生生的讲义。这以后，如何加强军舰装甲或者改善装甲品质成了造船技术人员倾全力追求的目标了。

　　这次战争让智利夺走了这块重要的硝酸盐产地以及玻利维亚所有的海岸线，打乱了南美洲的战略平衡，当然，智利为了保住这些战果，加强海军自然成了其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在智利海军的发展中，购置的一些军舰非常令人瞩目，比如1892年由阿姆斯特朗建造，瓦茨爵士(Sir Philip Watts)设计的“埃斯美拉达(Esmeralda)”号巡洋舰是当时最快的军舰之一，其航速达到了24.2节，该舰原先由日本预定，为了对付中国23节的1885型巡洋舰而设计的，但是由于资金难以到位而被智利够得。

　　对于近代主力舰艇，智利为了和新出现的威胁阿根廷对抗，向英国定购了两艘11800吨的前无畏舰“自由(Libertad)”号以及“宪法(Constituci&#243;n)”号，但是由于正值中国和俄国就边境问题关系险恶，中国担心俄国人通过智利购得这两艘军舰，向英国交涉，最终英国暂时作出了保留两舰的承诺。而战事过后再度交货，这两艘军舰装备了二级战列舰的标准主炮，10英吋Mk.VI型主炮，长宽比和一般战列舰相比也显得瘦小，航速达到了20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舰也可算是一种超级装甲巡洋舰。

　　进入了无畏舰时代，更由于阿根廷和巴西先后购入强有力的无畏舰，智利最近开始向阿姆斯特朗定购两艘“铁公爵”级的改良型超无畏舰应对，舰名已经定为“海军上将拉托雷(Almirante Latorre)”和“海军上将科克伦(Almirante Cochrane)”，她们将装备10门14英吋主炮。

　　\*\*\*

　　作为智利海军的主要对手阿根廷海军，4艘向意大利购买而得的“加里波蒂将军(General Garibaldi)”级装甲巡洋舰成了其壮大的起点，正是因为如此，智利才有“自由”级的对抗。鉴于智利的对应，阿根廷除了向意大利继续定购两艘装甲巡洋舰“里瓦达维亚(Bernardino Rivadavia)”号和“莫雷诺(Mariano Moreno)”号以外，中国又在1906年将俘获的俄国战列舰“沙皇保罗一世”号售与阿根廷，成为“贝尔格拉诺将军(General Belgrano)”号。

　　由于阿根廷和巴西围绕南纬30度海岸地带的领土发生激烈的对立，巴西向英国定购了两艘南美最早的无畏舰，与此对抗，阿根廷也向美国定购了“至圣三位一体(Sant&#237;sima Trinidad)”号和“赫克利斯(H&#233;rcules)”号无畏舰，这是一种和巴西对手同样装备12门12英吋主炮，但是装甲更厚，航速更快的战舰。不过，竞争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的结果，阿根廷北面和西面的对手又开始着手定购超无畏舰的情况早已为世人瞩目，具有关方面的情报，阿根廷也有向中国定购改良型“班超”级的计划。

　　\*\*\*

　　南美的最大的国家巴西为了确保南纬30度海岸地带的领土之主权，改变不利现状，首先于1895年购买了中国最早的铁甲舰之一“继光”号，更名为“独立(Independ&#234;ncia)”并加装了一些速射炮作为过渡，在1903年又向阿姆斯特朗和维克斯船厂定购了南美洲最早的无畏舰，“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号和“圣保罗(S&amp;atilde；o Paulo)”号，这种战列舰比起原型“柏勒罗丰”号来除了增加了一门主炮以外，还改善了主机，使航速达到了21节，而且主炮的配置也采用了背负式，设计显得更加合理。

　　但是由于阿根廷又向美国定购新舰，巴西的回答则是订购第三艘无畏舰“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号。这艘独特的军舰是阿姆斯特朗船厂的奇才达因科特爵士(Sir Eustace Hugh Tennyson d‘Eyncourt)设计，在中心线上配置了7个双联12英吋炮塔，达到了无畏舰史上炮塔数量空前绝后的纪录！由于主炮塔的增多，舰体也相应增加，这样副炮也有20门6英吋炮郭炮，这又创下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新纪录。然而，由于巴西财政上的困难，这艘军舰的去向依然不明。（译注：不久以后土耳其提出了购买希望，但是和“雷沙迪耶五世”号的情况一样，英国最终将这艘独特的军舰自用，定名为“阿让库尔(Agincourt)”号。）

　　不过，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财政问题只能延缓竞争的速度，不会降低竞争的力度，巴西海军近来还是提出了超无畏舰“里亚舒耶罗(Riachuelo)”的建造希望，这种军舰的主炮方案为15英吋8门，现在几个海军大国正围绕该舰的招标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中。

　　\*\*\*

　　在1879年战争中战败的秘鲁近来也开始重整海军军备，尤其是1894年后，大量中国的援助开始涌向这个国家。（原注：这个和有着华裔总统夫人的新总统有关，据情报部门提供的可靠消息称，此第一夫人乃当年随史秉誉前往美国的成员之一朱晨光的女儿。）

　　明眼人都知道，新总统胡斯蒂尼亚诺·博尔戈尼奥(Justiniano Borgo&amp;ntilde；o)上校虽可谓硝石战争的英雄，却只是一个温顺爱妻的军官，实权皆为这个在各种社交场合浴满脚光的第一夫人洛丽塔·爱华·朱·博尔戈尼奥(Lolita Eva Chu Borgo&amp;ntilde；o)的随意摆布。这也是史秉誉此行不为人知的重要一环之成果，即，派遣专门训练的人员对美洲进行渗透，以达到扩展中国势力之目的。）该年，秘鲁向中国以铜矿石等实物来定购了一艘1885年型防护巡洋舰“格劳海军上将(Almirante Grau)”号（原名“重庆”号）作为重建新海军的基础，在1906年，又得到了中国同样通过铜矿石出售的前俄国战舰“亚历山大三世”号，并将那艘被智利缴获的功勋舰之名“瓦斯卡尔”命名之。目前秘鲁海军还没有定购无畏舰的情报。

　　\*\*\*

　　墨西哥一直无力发展自己的海军，只是迪亚兹(Porfirio D&#237;az)总统从德国进口了两艘1890建成的前无畏舰，“腓特列威廉侯爵(Kurf&#252;rst Friedrich Wilhelm)”和“魏森堡(Wei&amp;szlig；enburg)”号，取名为“圣塔&amp;#8226；安那(Santa Anna)”和“华雷斯(Benito Ju&#225;rez)”号。不过最近由于政局不稳，不少政治团体的背后似乎都可以看见各大列强都在施展着看不见的力量。比如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在一份奏章中提出，德国在拉丁美洲获得一块殖民地，其价值将比获得整个非洲更大。德皇在这给奏章上所加的批语是：“正确，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该地区取得‘最高权力’的原因所在”。

　　\*\*\*

　　在欧洲，还有一个热点就是海峡地区，就在土耳其准备为恢复昔日的强盛而备战之时，其对手希腊感到了不小的压力，除了向美国购买了“密西西比(Missisippi)”和“爱达荷(Idaho)”号成为“基尔基斯(Κιλκ&amp;#943；&amp;#962；)”和“里姆诺斯(Λ&amp;#942；μνο&amp;#962；)”号，以及向意大利定购了“比萨(Pisa)”型装甲巡洋舰“阿维洛甫(Γνωριμ&amp;#943；α Αβ&amp;#941；ρωφ)”号以外，他们还向德国定购了一艘战列舰“萨拉米斯”号，并有正在向法国定购一艘“布列塔尼”级战列舰“君士坦丁大帝(Βασιλε&amp;#973；&amp;#962； Κωνσταντ&amp;#943；νο&amp;#962；)”号之尚未获得确认的情报。

　　\*\*\*

　　此外，昔日的海洋帝国葡萄牙也有一个重温海洋帝国的美梦，在他们的最近计划中，有定购各3艘战列舰和巡洋舰，24艘驱逐舰和6艘潜艇的设想，其中战列舰将准备向英国订制，但是具体安装什么样的主炮尚未决定，丧失了主要海外领地的帝国，要维持一支庞大的舰队最终只能是梦想。他们现在的主力舰艇只有一艘海防战列舰“达·伽马(da Gamma)”号。

　　\*\*\*

　　另一个具有特色的地区是北欧，这个地区显然已经放弃了维京人的生活习性，所拥有的海军完全变成了一支防御性的力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挪威、瑞典和丹麦等国海军根据本国的军事需求和周边沿海地理情况，建造了一批浅吃水、厚装甲、中等火力的小型主力舰，《简氏舰船年鉴》将其分类为“海防战列舰”。这些军舰的显著特点是配备重型武器、有良好的装甲保护，但通常行动缓慢。从军舰分类上说，这种舰艇是介于巡洋舰和浅水重炮舰两者之间：速度低于巡洋舰但火力更强；比浅水重炮舰快，但火力有所不及。但是从用途上来说，她们主要执行海岸防御任务，因此以其较低的造价受到北欧国家的青睐。由于海防战列舰的主要用途是在没有海防炮台及要塞的沿海地区作为浮动炮台使用，因此其主炮口径越大越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瑞典已经建造了14艘，丹麦和挪威各自建造或从英国订购了4艘海防战列舰。在这些北欧国家的海防战列舰中，吨位最大的当推瑞典完工不久的6852吨之“瑞典(Sverige)”号，本级尚有略大的“维多利亚公主(Drottning Victoria)”号和“古斯塔夫五世(Gustav V)”号正在建造之中，其他的基本上是3000-4000吨级；装备最大口径的主炮是为丹麦海军“尼尔斯·约尔(Niels Iuel)”号上的12英吋，其他绝大多数岸防舰的主炮口径为8.2英吋和9.4英吋。

　　&amp;#61548；Pax Sinica：远东的“新秩序”

　　在远东方面，随着中国戏剧般的崛起，其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逐渐开始了卫星化，除了日本还勉强保持者相对的独立性外，别的国家基本上还是回到了藩属的地位。这个地区可以说是处以Pax Sinica，也就是“中国统治下的和平”这一状态。

　　\*\*\*

　　日本在中国内乱结束后不久，开始了明治维新而实施文明开化，但是不幸的是，由于受到各种传统势力的阻碍，并且由于中国过早的发展，使之不得不接受一种为中国的阴影所笼罩这样的一种命运。

　　在1869年决定虾夷共和国命运的箱馆海战中，明治政府企图以占压倒性优势的水兵迫使虾夷共和国瓦解，然而，中国则借口保护侨民，遣舰队干涉，仅“戚继光”号一舰就击毁明治政府军多艘舰艇，使虾夷岛最终分离日本而独立。

　　5年以后，中国又借琉球渔民遇难后漂泊九州被杀为由，派遣军舰到长崎港外示威，双方舰队紧张对峙，扮成琉球渔民的中国海军陆战队乘渔船“琉渔312”号直逼日舰队，日舰躲闪不及将其撞伤，故此中国前卫舰队司令吴海生下令开火，射击时吴本人以及舰长被气浪掀下舰桥受伤，但是在绝对优势之下，日本舰队损失惨重，遭到重创的旗舰，荷兰造巡洋舰“日进”号仅以身免，刚从陆军调来的舰队司令桦山资纪大佐阵亡，此为日本海军之奇耻大辱。 （编者按：此段历史请看中国历史学会编撰的《中国现代史稿》）至此，日本认为，为了使日本生存发展，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所以开始不惜代价地整军、造舰、训练。

　　在1880年中国购入“郑和”以及“继光”号以后，日本上至朝野，小到黎民皆大惊失色，无不认为这是日本的最大威胁，故而向法国定购了一种搭载一门巨炮的海防舰，目的只是为了击穿“郑和”的装甲。这样的军舰一共建了三艘，以日本三景的“松岛”、“严岛”和“桥立”命名，最后一舰的工程一直拖到了1891年才告完工，这种高额但是无用的白象被俗称为“三景舰”。

　　在法国顾问路易·埃米利·贝尔丹的方案中，日本还要自建一艘类似三景舰的巨炮舰，但是由于这期间日本自阿姆斯特朗订制的防护巡洋舰“浪速”号显示出的实用性，经过造船少监佐双左仲的强烈建议，日本人在1893年在横须贺造船部修改设计，建成了某种意义上日本最初的现代化巡洋舰“秋津洲”号，该舰的建造也可说是给日本今后的造船工业打下了基础。

　　1890年，激进的军人山县有朋就任日本首相，上任伊始便发表了任内复土雪耻的政论，次年由于刺杀虾夷共和国陆海军总奉行土方岁三将军的行为被暴露为日本当局所遣，于是世论哗然，世界各国纷纷谴责这种暴行，中国海军以代号“风卷三岛”的行动大举封锁日本诸岛，本来原材料就欠缺的日本国内一片混乱。山县此时从一个赌徒堕落为一个懦夫，他仅仅责令直接指挥者陆军少壮军人田中义一大尉切腹了事，但是中国的回答则是以最新型战列舰“成功”、“沪生”号仅仅由三艘防护巡洋舰簇拥下驶入东京湾示威，要求日本当局惩罚真凶，这样的威慑之下，山县再从一个懦夫变为一个可怜虫，他的选择竟然是前往法国大使馆请求庇护，遭到当然的拒绝后，在愤怒的国人纷纷切腹谢罪的呼声中，却只敢用手枪向胸口射击，身受重伤，四天以后在医院中被高呼“天诛”闯入病房的荒木贞夫少尉等军人乱刀捅死。

　　事件的结果是由代首相伊藤博文和中国进行了和谈，中国这次的条件出乎意料地宽容，仅仅让日本分期赔偿“公务费”、依法惩治凶手以及揭露黑幕、在长崎“建立允许资本自由进出的特区”，而且在军工生产和中国一体化的条件下，向日本提供军事培训和军事装备，此外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而伊藤也以极其务实的手法，让日本摆脱了一次浩劫。不久以后中日两国又与高丽和虾夷共和国一同签订了一份东亚和平保障条约，并计划建立共同市场。对于中国的宽容，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来自北方俄国的威胁，中国并不希望出现在背后的威胁。

　　也许是由于这一切，导致了中日两国能够在十多年以后共同向俄国宣战之故。早在1880年代日本开始筹划也购买前无畏舰，然而由于资金问题，又因为这次的政治风波，到了1895年才从英国购买了“富士”和“八岛”号战列舰，1897年又购入“三笠”号，这与同期购买的装甲巡洋舰“浅间”、“常磐”以及“八云”号一起被称为“三三舰队”而成为日本海军现代化的象征。

　　这些舰队刚刚建立伊始，1904年中国和俄国之间发生了战争，日本在伊藤博文务实外交的指导下，加入了中国的阵营，日本的“三三舰队”与俄国舰队的战斗也可以说有声有色，最著名的就是发生在1904年7月的在炮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战斗，由于旗舰“八岛”号触雷严重受创，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少将移旗“浪速”号巡洋舰返航，归途中遭遇了俄国巡洋舰“留里克(Рюрик)”号和“瓦良格(Варяг)”号的袭击，东乡命令僚舰“秋津洲”号掩护拖曳“八岛”号的“松岛”号撤离而单舰迎敌，最终成功地用鱼雷击沉“留里克”号并逐退“瓦良格”号，虽然“八岛”号还是在途中沉没，但是东乡却由此一战成名。 战后日本也分得了俄国巡洋舰“智慧女神(Паллада)”号（改名为“津轻”号），并得到了千岛群岛内的几个小岛，算是尝到了点给地区霸主当小妾的甜头。

　　还在1890年代末，在英国的帮助下，日本已经开始尝试自建主力舰，考虑到价格问题，首先建成的是“筑波”和“生驹”号装甲巡洋舰，这是一种以后被称为“前无畏级战列巡洋舰”的过渡型舰艇。然后，1900年左右，设计师金田和三郎提出了一种采用单一主炮的方案，但是由于海军部认为此举奇异而加以否决。依然建造了装备12英吋和10英吋火炮混装的准无畏级的“萨摩”和“安艺”号。即使是日本人想赶上建造无畏舰的潮流，建造的“河内”以及“摄津”号全12英吋主炮战列舰，也仅仅由于“国民英雄”东乡平八郎的加强艏艉主炮的一句话，将这两艘军舰变成了艏艉炮50倍径，侧舷炮45倍径的怪异之舰。

　　两舰完工以后，日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光依靠自力是无法更生的，而且1908年受上海万博会的刺激，日本经济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好景气。当时被称为“万博成金”的暴发户比比皆是，趁此良机，日本人向英国订购一艘最新的战列巡洋舰。原计划该舰将装备10门12英吋主炮，然而，在设计过程中，日本人看中了最新型的“雄狮”号，于是提出了修正要求，在瑟斯顿爵士(Sir George Thurston)卓越的设计下，他利用他为土耳其设计的战列舰“雷沙德五世”号基本框架将其战列巡洋舰化，主火力也改为14英吋主炮8门，本舰于1910年建成并命名为“金刚”号。次年，日本也尝试在国内自建，这艘姊妹舰内定的舰名似乎为“比叡”号。

　　在建造无畏舰的同时，日本人也开始建造自己的超无畏战列舰，不过看起来其设计思路比较平庸，只是在中心线上遍布6个两联14英吋炮塔，军舰全长的大约六成就要被那六个炮塔所占据！日本人对这两艘军舰却倍爱有加，将其国家的美称“扶桑”和“敷岛”来命名之。

　　由于日本海军急于赶上世界先进行列，因此他们主要将力量花费在了主力舰艇上，远东战争以后他们痛感中小舰艇的不足，他们在自造以外，还开始了向意大利、奥匈帝国等相对开价比较低的国家订购轻巡洋舰或者驱逐舰。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意大利的“勇敢(Audace)”级和一种装备8英吋4门4900吨的奥匈大型轻巡洋舰。（译注：本舰由于大战爆发未能建成交货，奥匈帝国将其武装改为8-9门6英吋，命名为“亚得里亚(Adria)”号自用。）

　　\*\*\*

　　1868年日本维新以后，旧幕府海军总裁榎本武扬，于江户率领“开阳”等八艘幕府残余军舰及仙台藩兵，带领4000余人从品川逃脱，驶向虾夷。并平定了虾夷南部。12月15日以陆海军士官以上投票，选出榎本武扬为虾夷共和国总裁。

　　然而，次年维新政府军开始大举讨伐这个新政权，由于虾夷军年前失去了旗舰“开阳”，海军根本无力和维新军一战，但是，中国提出中国将责无旁贷地支持虾夷共和国，遂遣海军远征，于箱馆海战大破敌军，击毙维新政府军将领黑田清隆。因此日本维新政府无力干涉，虽然宣称“坚决维护主权完整”，却也只能默认这一既成事实。

　　当然，由于虾夷共和国统治者基本都是原幕府高官，仅仅由于日本政府称其为“反贼”而奉行对其决不宽容的政策，而使他们只能向中国寻求保护，而中国则正好利用这一良机一方面扶植这个不能称为稳固的政权，一方面还加紧采取各种政策来扶植当地的阿伊努族人，以招募大量的阿伊努青年到中国留学等方法对于虾夷共和国进行“本土化”影响。

　　1891年，由于日本方面刺杀了对日最强硬的土方岁三再次激化了日本和虾夷之间矛盾，虽然风波很快又以日本方面的失败而平息，对于虾夷而言，事后签订的条约则意味着，在中国的仲裁下，虾夷的主权也得到了日本的承认。

　　虾夷共和国在成立伊始，带走了相当部分的幕府舰队，但是这些舰队基本上已在战火中消耗去了大半，中国这时向其出租了福州造船厂在1865年和1866年造的“卫青”和“张骞”两艘1268吨级铁胁木壳舰，到了1875年，又将前“戚继光”号，已经改为宿舍舰的“建威”号重新修缮，折价售与虾夷，改名为“甲铁”号。

　　到了1891年的刺杀事件以后，中国将从菲律宾战役中归来不久的“广州”号和“福州”号装甲巡洋舰略施修缮后售与虾夷共和国，成为“开阳”以及“蟠龙”号。进入了本世纪，中国的葫芦岛海军工厂又接受了虾夷共和国建造两艘岸防战列舰的订单，这种战列舰仅仅8400吨，装备4门12英吋主炮，航速为14节。中俄战争中，虾夷共和国也加入了中国的阵营，战后得到了俄国的装甲巡洋舰“瓦良格”号，该国将其改名为“宗谷”号。

　　\*\*\*

　　高丽是一个具有卓越海军传统的国家，在1592年到1598年对日本的战争中，名将李舜臣研制的铁甲龟船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在击退日本的入侵舰队之战中，李舜臣如纳尔逊一般战死在辉煌胜利的前夕。

　　到了1867年为止，高丽是满清的藩属，这期间由于对中国新政府周边国家外交政策的狐疑，以及同期俄国开始对高丽进行的武装渗透，导致高丽上层分化。保守派开始倾向倒向俄国，其代表闵妃说：“挡住中国人，让俄国人进来，因为俄国人来了最多呆几十年，中国人一来就会呆几百年……”

　　而高丽贵族中的有识之士由于目睹了中国的变革和日本维新的成功力图实施改革，首先在中国的协助下，高丽开始训练起新军来了。到了1874年，他们推出国王李熙效法日本实施维新，史称甲戌维新。但是维新仅仅维持了一百天，被称为开化党的革新派被以闵妃为首的保守派之镇压，李熙也被监禁“自省”，年轻首领金玉均逃往日本不久也被保守派派遣的刺客刺杀。

　　这次维新虽然失败，但是李朝的根基被动摇。到1876年，终于发生了由新军发动的革命，这场革命还受到了以崔益铉为代表的曾被大院君李昰应迫害过的儒学者以及一部分以原开化党的支持，革命军宣布成立高丽共和国，推举德高望重的崔益铉成为共和国统领。

　　由于革命时期俄国不断曾遣军舰驶入高丽领海进行过干涉，高丽共和国成立时就希望有自己的海上力量，其海军统领由原新军总顾问姜烨担任。姜烨幼年随父母在中国经商，与双亲失散后卷入太平之乱，又参加了中国的内战，曾在杨军中担任过炮兵师长，后被被委派，率领一批在中国内战中参加过杨军的朝鲜族军人回国帮助高丽建立新军，从这些情况看来，这极有可能为中国为了彻底控制高丽的谋略，自然，新共和国立即被中国承认。

　　杨政府还将其海军起家之本，“独立”号和“自由”号（原名“吉普赛人(Gypsy)”和“玫瑰(Rose)”号）赠与高丽，高丽海军还是使用其中国舰名，作为其训练最早一批水手的至宝。当然，这些原来设计用于扬子江的铁制明轮汽船不能适用于海上，1881年“独立”号便在风浪中沉没。“独立”号的沉没倒也颇有些象征意义，高丽共和国名义上虽说独立，但是谁都可以看出其经济命脉都掌握在中国之手，只要一览进入二十世纪之时高丽舰队的主力，也许可以看出若干端倪。

　　高丽海军的主力“李舜臣”和“高仙芝”号装甲巡洋舰中，“李舜臣”的前身为中国向德国伏尔铿购买的铁甲“大沽”号，这是一种陈旧的装甲巡洋舰，在1882年完工，排水量2900吨，航速15.5节，装备两门8.2英吋克虏伯炮，该舰的铁甲堡设计的位置过低，正常排水量时，铁甲堡的上部也只不过和水线略平甚至偏低，很难保护水线以上的舰体，满载时则更可想而知。此外由3段装甲拼接而成的铁甲堡，并没有像以后的战舰装甲列板那样采用互相噬合的制造工艺，一旦接缝处中弹，很可能会造成装甲带破裂进水的可怕后果，这一方面可看作第一次尝试设计装甲巡洋舰的德国之技术低劣，同样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寻找合作伙伴的盲目。此后，一旦中国人知道了本舰使用的窄而厚的铁甲堡实际存在诸多问题，便急于在1894年匆匆售出。“高仙芝”则是比较新的中国自建装甲巡洋舰“杭州”号。在对俄国的战争中“李舜臣”号还是触雷沉没。但是，战后高丽也分得了装甲巡洋舰“巴扬(Баян)”号，高丽人将其改名为“张保皋”号。 战后中国又向高丽出售了“张骞”号战列舰，这艘前无畏舰作为“忠武公李舜臣”成为了高丽海军的旗舰。

　　\*\*\*

　　1778年，法国大主教百多禄(Pierre-Joseph-Georges Pigneau de Behaine)帮助安南阮朝国王阮福映镇压西山阮氏三兄弟的暴动，并占领湄公河三角洲以及西贡。给了法国渗透安南带来了可乘之机，1857年7月，拿破仑三世决心征服安南，次年9月，法国海军攻陷岘港。亚罗号战争结束以后，法国得以于1861年倾全力进攻南圻，先后占领定祥、嘉定、边和三省，还吞并了高棉，并且向琅勃拉邦、万象、川圹、占巴塞扩展势力最终取暹罗而代之。1862年6月，根据《西贡条约》，阮朝割让南圻东部的嘉定、定祥、边和三省和昆仑岛给法国，法国将这些占领区域统称印度支那联邦。从1861年起，军人张定就开始在南圻鹅贡率军抗法，深得人心，1863年10月，中国的杨军组成南方集群，开始向两广渗透，这股势力也开始通过当地一个叫做“黑旗军”的武装力量对安南加以影响。1864年张定战死，其子张权与普锦波和尚领导的高棉抵抗力量联合起来，以西宁为根据地继续作战。同年5月底，中国袭击舰“郑和”号将大量武装和资金提供给张权与普锦波，使得这支力量得以维持。1866年，总督加尼埃尔（Marie Joseph Fran&amp;ccedil；ois Garnier，中国史称安邺）指挥法军准备向顺化进发。阮朝邀请“黑旗军”司令刘永福及其杨军特派员徐渐飞率领的中国“志愿军”协助抗法，在顺化城郊大败法军，法军溃退。同年8月广州和谈以后，中国要求法国彻底退出安南，没有等到法国作出正面回答，便怂恿其“志愿军”率领安南王朝及其各个“解放阵线”发动了“中秋攻势”，这场攻势在北纬15度线的“加尼埃尔防线”一带全面展开，尤其是针对一些主要港口和交通要点，诸如波来古、公伯陇、昆嵩和幕德等地，法军受损惨重，攻占了幕德以后，两年以前参加过湖口战役并担任炮营副营长的吴家俊还指挥了法国留下的炮台并广布水雷区，击退了来袭的法国舰队，安邺本人也在援救昆嵩的行动中遇伏身亡。至此法国不得不同意了撤出印度支那的要求，法国军队在1868年全部撤离。法军撤出以后，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老兵被派往虾夷协同防务，随后他又前往琉球，最后到了台湾担任副省长主持开发任务；剩下的黑旗军被整编为安南近卫军，徐渐飞担任了中国驻安南大使、阮朝王室首席顾问，安南近卫军特派员。在他的直接干预下，1874年，安南实现了君主立宪。

　　这期间，安南的海军发展基本上也在中国的全面管理下实施的，首先“胜利”号（原“蟋蟀(Cricket)”号）铁制明轮船于1873年赠与了安南王室，成为了“麒麟”号。后来中国又将两艘从美国购得的浅水炮舰出售给安南，成为“圻和”和“怒涛”号。安南获得的第一艘近代舰艇是中国1883年向阿姆斯特朗订购的“丹阳”级防护巡洋舰“岳阳”号，该舰排水量2300吨，航速18.5节，主要武装是8.2英吋克虏伯炮双联单装各1座，6英吋速射炮两门，18吋鱼雷发射管4具。安南以他们最杰出的救国英雄“陈兴道”来命名她。远东战争之时，安南没有直接加入中国阵营，但是给予了中国军队补给军需的便利。战后，安南买下了中国俘获的原俄国海防战列舰“海军上将辛亚文”号，舰名变成了“嗣德王阮福莳”。

　　\*\*\*

　　安南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暹罗王国和菲律宾。暹罗王国在拉玛五世(Rama V)治下繁荣一时。他具有远见卓识，大力进行改革和建设，从而成功地引导暹罗走向近代化。在对外关系上，他不得不对东西方列强做出一些让步，他以出让老挝和高棉西部的宗主权，换得了暹罗的和平和独立；而菲律宾在中西战争以后，在中国的保护下获得了独立，埃米里奥&amp;#8226；阿吉纳尔多(Emilio Aguinaldo)总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尽力地维护了菲律宾的独立和发展。中国对于南中国海周边诸国采取的统治是分而治之而以仲裁国自居，比如，中国成立了高棉和寮国以在暹罗和安南之间制造缓冲等等。对于这些国家的军力也是确保均衡，并利用这些国家的小海军作为打击南中国海海盗的力量，（虽然这些海盗基本上是当年“郑和”号发动起来的，用中国的格言说来，他们也成了打完了兔子的猎犬。）

　　对于这些国家地区的海军，中国也力图使之保持均衡，因此，这些国家的主力基本上是防护巡洋舰和炮舰以及若干巡逻快船，其中防护巡洋舰都是从中国舰队退役了的“丹阳”级，暹罗有的是“阿瑜陀耶(Ayutthaya)”号（原“衡阳”）；菲律宾是“吕宋”号（原“汾阳”）。炮舰的主力是中国早期向阿姆斯特朗订购的伦道尔式炮艇，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蚊子船，双方以及安南都各拥有两艘。

　　到了远东战争以后，中国将受损的战列舰“秉誉”号出售给了暹罗，（因为“避讳”先改名为“杰绪”号），作为出售给安南俄国海防战列舰的均衡，暹罗将这艘战舰以其著名的国王命名为“纳莱颂恩(Naresuan)”号，出于同样目的，菲律宾也得到了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俘获的俄国战列舰“列特维赞”号，并改名为“黎萨尔(Rizal)”号。

　　\*\*\*

　　兰芳共和国在婆罗洲立足稳定以后，已经和东印度群岛的其他土邦结成了以兰芳为盟主的小邦联，这个邦联可以说是中国在南洋的代理人，因此保持了一支稍强的海军力量。中国早在中西战争结束就转让给他们一艘“大沽”级装甲巡洋舰“马尾”号，以及“丹阳”级防护巡洋舰的“洛阳”、“咸阳”号，她们分别被改名为“来远”、“致远”和“靖远”号。

　　远东战争时，兰芳也加入了中国的战线，起着警戒南线的作用，朋古兰大战时兰芳舰队也作为中国舰队的一翼担任警戒，但是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战后，兰芳获得了前无畏舰“成功”号以及1885年型巡洋舰“安庆”号，由于南明永历帝对郑成功的封号，兰芳将前者为“延平”号，后者的新舰名也成了“海圻”号。

　　\*\*\*

　　在南中国海区域，中国在各国都拥有一些军事基地，比如安南的金兰湾，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以及兰芳邦联的朋古兰岛（杰绪岛）、林加湾以及比亚克岛。虽然中国对于这些地区，并没有采取传统的殖民统治，但是中国的力量却无时不在，而这些基地可以说正是一种投放这个力量的据点。

　　中国从1880年代开始，便和这些新兴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安全保障条约，规定了中国“有义务”承担这些国家的安全保障，有些国家还规定了中国有权该国内及其周围驻扎陆海空军，根据该国政府的请求华军可以镇压该国发生的暴动和骚乱。到了1896年，在琉球首府首里城，中国、高丽、安南、兰芳、菲律宾、暹罗六国首脑签订了《东方友好合作互助公约》，其宗旨是缔约国实行“集体防御”，缔约国中任何一国受到“威胁”时，应“共同进行协商”；任何缔约国同其他国家、地区或者国家集团发生战争时，成员国必须给予帮助，包括使用武力。此后，该公约的缔约国不断扩大，虾夷、日本、寮国、高棉、缅甸也先后加入。该条约的缔结，象征着中国主导远东地区的“新秩序”已经形成。

　　········

　　····新时代的展望····

　　进入了二十世纪以后，海上力量的竞演也由于新生力量的出现，而显出了几分异彩。飞行器和潜艇的运用是海洋上的战斗由平面对抗发展成了立体对抗，我们必须对于海上战斗的新时代作一个展望。

　　虽然气球飞艇等轻于空气的飞行器很早就问世并运用于战场，但是直到1893年，才由戴维·亨德森爵士(Sir David Henderson)成功地试飞了他制作的重于空气的飞行器，两年以后，中国的秦国镛也成功地进行了飞机试验，随后，美国的莱特兄弟(Brother Wright)和柯蒂斯(Glenn H. Curtiss)，法国的克雷芒·阿戴尔(Cl&#233;ment Ader)，德国的李林塔尔(Otto Lilienthal)等等也相继飞行成功，飞行时代的到来了。

　　在1900年到来以前，各国海军就尝试着探讨如何运用飞行力量，早在上个世纪，一些气球飞行家就曾提到在舰上使用系留气球的问题，作为侦察和校射用。在飞机相继飞行成功之后，也提出了在军舰上如何使用动力推进飞机的事自然顺理成章。最初各国都采用了用起重机将水上飞机吊入水中放飞的方法，然而由于此举的种种不便极端影响了其实用性。在1900年到来以前，虽然不少国家进行了舰上起飞试验，但都因为种种原因而失败。

　　直到1900年7月25日，美国飞行员威廉·E·米切尔(William E. Mitchell)中尉终于驾驶了一架柯蒂斯双翼机从被美国海军收购，舰艏上安装了起飞平台的“圣路易斯(St Louis)”号大西洋客轮上实现了起飞。次年1月18日，该舰又在后部加装的平台，由米切尔中尉在停泊状态的着舰成功。勇敢的实践证实了在舰上起降飞机的可能性，但当时美国舰艇配备飞机的条件尚未成熟，既无海军适用的舰载机，又无成熟的飞行员。

　　1902年，法国的航空先驱阿戴尔发表了《军事飞行》一书。他在这部书中明确阐述了在军舰上驾驶飞机的必要条件。阿戴尔具有惊人的远见卓识，他不仅谈到了飞机的起降，还预见到需要一个宽敞平坦的起降甲板、甲板升降机、岛式上层建筑、机库，和军舰本身要有高速。 但是法国政府对这样的人才并没有多加重视，其结果就是法国舰上飞行整整被推迟了十多年，这促成美国、大英帝国和中国在这方面遥遥领先。

　　紧随米切尔中尉之后，爱德温·罗爵士(Sir Edwin Alliot Verdon Roe)从皇家海军“非洲(Africa)”号战列舰12英吋主炮和前甲板上方架设的临时跑道上，成功地实现了英国人在军舰上的第一次架机起飞，中国海军少校冯九如也在防护巡洋舰“威海”号经过改装的前甲板起飞成功，又在后甲板铺有木板并装上沙包绊索的装甲巡洋舰“汉口”号降落成功。在远东战争以前，还有数位英美中国的飞行家也成功地在舰上实现了起飞和降落成功。但是此时，对于在军舰上起降还是需要非常的技艺，这些国家相继地成立了海军航空部队，并专门组队进行培训，一个新兵种在海军中的诞生了。

　　远东战争之时，中俄双方也动用了海军航空兵，中国使用了一艘由荣成到仁川之间的快速铁道渡轮“月尾”改装的水上飞机母舰成功地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军港的炮台进行了轰炸，这是海军航空兵首次实施的行动，而俄国岸基海军航空兵则对中国舰队实施了一次比较成功的空袭，这也是飞机对海上的舰队首次实施的空袭，当然，这两次行动虽然在海战史中留下了一笔，但是也都暴露出了将必须解决的问题，前者由于使用的是改装的水上机母舰，尽管铁道轮渡船的停车舱可以作为水上飞机的机库，但是3000吨的船舶还是比较小，能够行驶到鄂霍次克海的阵位已经很不容易；6架飞机的兵力还是太单薄，由于航程有限，不可能连续实施空袭，因此这次行动很难说具有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后者给予中国舰队的命中弹为一发手投的82迫击炮弹，炮弹击中了“崇焕”号前无畏舰的主炮炮塔顶部，当然无法击穿炮塔装甲，只是弹片造成了2亡5伤的损害而已。

　　远东战争结束后，中国根据教训，在“隆顺”型远洋货轮的设计基础上重新设计，改装为可以搭载水上飞机30架的大型水上飞机母舰，期待集中航空兵力，克服“月尾号”载机少，作战时间短的问题。这是世界上第一种专门设计的飞机搭载舰，以中国最为尊贵的五岳之首，“泰山”来命名，军舰的排水量为18560吨，设计航速为25节。“泰山”号在香港太古的黄埔船坞动工兴建，1907年下水，次年6月完成。

　　这是一种带有很强试验性质舰艇，虽然船体比较大，但是由于是在货轮基础上的比较简易地再设计，因此不管是起飞设施还是机库，都存在着相当的问题，最初之时甚至于无法直接从母舰上起飞的，只能用吊车放到海里，从海面上起飞；建成时机库也不过是货舱的简单改正，没有按照具体搭载飞机而设计，因此空间浪费较大，标准载机只有16架。由于军舰上没有跑道，飞机上需要安装浮筒，才能使它在海面上起飞和降落。因此，风平浪静的气象条件是必须的。军舰必须停止前进，才能把飞机投到水里去并收回来。这种笨拙而麻烦的飞行方式在战斗中是不能被接受的，而且水上飞机的性能从来也赶不上岸基飞机。因此即便是海军部内也质问之浪潮迭起。

　　还在“泰山”号建造之时，一场事故又给海军航空兵带来了一次意外的礼物。无畏舰“世忠”号在最初的训练中发生了一次炮塔爆炸事故，造成了4号主炮塔报废，3号主炮塔受损，官兵殉职29人的惨痛事故。这时，国会海军委员会许景澄委员长提出了将4号炮塔拆除，改成飞行甲板的提案，海军严复部长也大为赞同，此议案通过以后，“世忠”号就在马尾船坞进行了改修工事。但是这期间由于海军航空兵的壮大及其显而易见的远大发展前景使空军垂涎欲滴，当时的国会航空委员会委员长林忠提出了海军航空兵所属飞机管理权限的白皮书，关于这场沸沸扬扬的官司一直打闹了两年多，从国会一直到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此双方争个不亦乐乎，最后在1908年底，还是原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邱明为了息事宁人，通过议会议长建议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产权归空军，指挥权“暂时”由海军代理，航空母舰上必须安排空军的业务指导员。才平息一场风波。不过，林忠又提出一个以对“泰山”号进一步实施改装，而同时再将“世忠”号进行更加彻底的改建，将后部两个炮塔全部拆除，以搭载更多的飞机，同时将舰种由战列舰更改为航母的建议，并提出航空委员会以及空军方面可以承担一部分费用。

　　且不论此事背后的政治瓜葛，对于“泰山”而言，这次改装是比较合理的，改装主要集中于两点，首先是扩建了机库，使其可以携带飞机30架。同时又在舰艏铺装飞行甲板，使之可以在舰上直接起飞。而对于“世忠”号的改建是否成功则并不显著，虽然这样的改建可以使之搭载12架水上飞机，但是作为主力舰，只有4门主炮便很难进行射击指挥，不管如何，本舰的成功与否只能通过实战来证明。这艘混合战舰在1910年初完成改建，由于舰种变成了航空母舰，其舰名也改成了山岳的名称，“嵩山”号。

　　虽然对此提案许景澄不赞成，但是若干海军委员为眼前利益所动，这个建议最终被采纳，许景澄辞去了海军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由白峻青继任此职。

　　还在改建这两艘军舰时，根据“泰山”号实际使用的经验，1909年底又开始建造了设计了全新航空母舰的工作，这次的设计工作甚至让退居在幕后的杨国父兴奋异常，据说他还画了不少草图给设计所并提出了各种奇异的概念，根据他的强烈建议，军舰设计为一种不对称型，这才是世界上第一艘不但是水上飞机的，而且是通常飞机的母舰。新型军舰才12000吨，拥有了平整的直通甲板，这样在舰上起飞和降落便不再是特技飞行员的特权了。更奇特的是她的左舷突出一只角，形成了一段大约100米长，6度外倾的斜向直通甲板，而上层建筑也为了平衡靠拢了右舷，他的这种设想比阿戴尔的预言更加具有野心！甚至连同时起降飞机都成了可能。改舰被命名为“华山”号，还有三艘“衡山”、“恒山”以及“黄山”号正在建设中。（译者注：英国已经向我国接洽购买了“衡山”舰，这是我国首次向英国出售主力军舰，这不能不说是令国人自豪的事情。）

　　这种新型军舰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冲击，反应最快的是美国，他们将那艘米切尔当年试验飞行的名舰“圣路易斯”号也改装为直通甲板的航空母舰，该舰改装后排水量是16150吨，航速略慢，为23节，可以搭载25架飞机，为了纪念美国最早飞行成功地，军舰被改名为“小鹰(Kitty Hawk)”号。现在美国还在建造两艘新的15000吨级，航速28节左右的新型航母“兰利(Langley)”号和“伊利(Ely)”号。

　　英国虽然还是将海军发展重点放在主力舰上，但是也没有完全忽视海军航空力量的建设，早在上个世纪，英国就设计了7000吨级的“皇家方舟(Ark Royal)”号母舰，可以搭载10架水上飞机。而且，还将“坎帕尼亚(Campania)”号客轮改装为一艘可以跟随主力舰队的水上飞机母舰。但是，由于中国人最近咄咄逼人的态势，在该年度兴建的“卡文迪许(Cavindish)”号轻巡洋舰也被改装成“报复(Vindictive)”号航母，同时阿姆斯特朗也推出了英国最早的新造航空母舰“竞技神(Hermes)”号。另外还有多种改装方案也在筹划中。（译注：战争爆发以后，英国人除了向我国首先效法我国的“月尾”号，先后将8艘铁道渡轮改建为简易的水上飞机航母，然后又接收了智利订制的战列舰“海军上将拉托雷”和“海军上将科克伦”，将其改建为“大胆”和“鹰(Eagle)”号，还将意大利定购的商船“罗索伯爵(Conte Rosso)”号改装为“百眼巨人(Argus)”号。当然性能最优秀的还是“无阻(Irresistible)”号，也就是向我国购入了“衡山”舰。）

　　德国的对策是将其大型邮轮进行改建，现在唯一改建中的是15000吨的“威廉皇太子(Kronprinz Wilhelm)”号邮轮。

　　意大利曾在意土战争中使用了其海军航空兵，当时使用的是一艘7000吨级的“欧罗巴(Europa)”号水上飞机母舰，目前尚无新建的计划。

　　法国曾经是飞行的先进国，但是由于政府未加以重视，使得法国的海军航空力量大大落后，到目前为止，法国只有一艘陈旧的由鱼雷艇母舰改装的“闪电(Foudre)”号水上飞机母舰，虽然他们正在筹建新型的“敬畏(Redoubtable)”号航空母舰，但是工程还远远没有正式开始。

　　俄国已经改装完毕了“亚历山大一世皇帝(Импера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 I)”号水上飞机母舰，对于正规航母的建造尚且不明，但是有消息说他们正在设计一种30000－40000吨级的巨型航空母舰。

　　对于海军航空兵比较热心的国家还有日本，日本人除了将在远东战争缴获的“莱辛顿(Lethington)”号商船改为“若宫”号水上飞机母舰以外，现在正在新建全通甲板的轻型航空母舰“凤翔”号，有消息说日本人已经在设计更大的新一代航空母舰了。

　　对于海军航空兵而言，其前景是非常远大的，由于新型的作战飞机正在不断涌现，据称德国人已经在进行飞机投放鱼雷的试验，因此，预计不远的将来，由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在火炮射程之外对舰队实施雷击的一幕将会上演。

　　\*\*\*

　　潜艇的历史至少已有400余年了，最早有关潜艇的可靠文献便是，1578年威廉·贝尔纳(William Bourne)在伦敦出版的一本题为《发明与创造(Inventions and Devises)》的著作之中的介绍。然而最早将其实用化的，却是美籍爱尔兰人约翰·P·；霍兰(John Philip Holland)。他很早就开始尝试了潜艇的试验，而且一旦完成便将其向美国海军推销，但是美国海军迟迟对这种依然前卫的舰艇抱有不安感，因此始终不敢接受，然而，赫尔—胡光墉联合企业却购买了其中两艘早期潜艇。直到1886年，美国海军则发现了霍兰创造的价值，定购了第9号霍兰艇，这是一种水下排水量74吨的小型艇，这是一种螺旋桨后装备有纵横向的舵，出入口也尽量设计得减少水中阻力，总之是种完成度非常高的潜艇。同时，美国人莱克(Simon Lake)也开发成功了一种水上航行能力比较强的潜艇，美国基本上是同时生产这两种艇，而英国、俄国和日本则是购买了霍兰艇，作为设计母本进行独自的研究，法国和意大利则积极研究自己的潜艇，中国则通过赫尔—胡光墉联合企业够得的早期型艇，进行扩大和改良，在1900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潜艇组成的分舰队。

　　即便在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小说中，“鹦鹉螺(Nautilus)”号潜艇也是一种被梦想着专门挑战大英帝国之海权的凶器。 当然，对于大英帝国而言，长期以来认为对于保护帝国漫长的海洋航线来说，潜艇并非是一种合适的舰船，然而潜艇却可以对大英帝国的海上交易线进行非常可畏地破坏，事实上当然不仅仅如此，潜艇往往会将攻击对手放在软弱而无防备的商船上，显然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海盗，是一种在道义上很难站住脚的兵器，不，乃是一种凶器。海军作家阿奇博尔德·赫尔德爵士(Sir Archibald Hurd)形象地阐述道：“潜艇是一种不诚实的武器。它像一个拦路贼，又像一部绞刑架，还像一把奸诈的刀，当其对手不戒备时，会在其背后捅上一刀。” 深受人们尊敬的本土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阿瑟·威尔逊爵士(Sir Arthur Knyvet Wilson， 3rd Bt)则称，潜艇为“卑鄙、不公正的和该死的非英国的（underhand， unfair， and damned Un-English.）”，应该提请政府“在战时宣布任何潜艇为海盗，……并绞死所有乘组员”。

　　不过，英国虽然在道义上必须对于这样的凶器进行谴责，但是从现实上而言，英国也必须正视它，了解它，掌握它才能更好地打击它。所以，英国自从在1899年购买了霍兰艇的生产线后，依然拨款进行研究，到了1907年，终于设计出自己具有远洋能力，595吨的D型潜艇。

　　而对于潜艇始终抱有最大兴趣的，莫过于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在信奉轻型鱼雷舰艇的奥布海军上将领导下的法国海军早在1880年代就分别设计出了“吉姆诺特(Gymnote)”和“古斯塔夫·齐德(Gustav Z&#233;d&#233;)”型艇，使其走在了潜艇设计的领先地位；意大利也确立了自己洛伦蒂(Laulendi)和菲亚特(Fiat)的品牌。但是俄国人由于在远东战争的中的失利，更希望在条约规定不能布置大型战列舰的远东通过潜艇造成对于敌方的威慑力，他们对于各国各大船厂都进行了异乎寻常地热心接洽。

　　但是。正因为俄国人如此的没有理性，他们偶然的一次采购就此揭开了潘多拉的宝盒，1904年俄国向克虏伯公司订购了三艘以法国先进设计为基础的潜艇。在此之前，依照提尔比兹上将当时的说法，潜艇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鱼”，是一种虽然有助于近海防御，但对于平衡海军力量却无所裨益的软弱力量。 但是，这些为俄国建造的新潜艇是卓越的远洋潜艇武备很强，同时又具有良好的适航性，这些潜艇不仅仅是限于近海防御，而且有进攻的能力。德国人在设计制造中，猛然地醒悟到这种舰艇身上蕴涵着的巨大潜能，他们认为这是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对英国的敌对行为中，潜艇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于是就立即投入了潜艇的设计以及建造上了。在1905年，德国海军从克虏伯公司接收了它的第一艘283吨的U-1潜艇。而几乎同时，奥匈帝国也才开始将青睐投向了这种海中灰狼身上。

　　德国的U-1型艇还过小，德国人在次年就建成了标准化的800吨级远洋型艇。而且，考虑到了今后可能进行的破交任务，德国潜艇的航程普遍比同级英国潜艇更加长，而且通常还具有布雷能力。

　　中国人对于潜艇的设计也走了一些弯路，在购买了霍兰初期潜艇之时，中国人在最高当局的直接干预下，病态般地强调潜艇的水下航行能力，他们看中了霍兰潜艇的水滴型艇身，认为潜艇的水面航行能力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如果潜艇能够长期潜航，水下航行能力当然重要。不过由于电池不断需要充电，潜艇在水下航行的时间要比浮在水面的状态少得多。等到中国人意识到这点，他们己经做了不少的无用功了，中国最早设计建造的6级10艘潜艇都存在水面行驶稳定性极差的问题，然而中国特有的官僚体制却很难产生一个愿意承担抵抗最高指示责任的人。一直到1907年，才由国会海军委员会委员长许景澄提出了一个以东方式的智慧打破僵局的议案，即，不是以建造潜艇，而是以建造“潜水巡洋舰”为由，设计了一种强化水面航行能力的潜艇，当然，这种潜艇的水下排水量达到了2150吨，称其为潜水巡洋舰，其续航能力自然达到了水上6节10000海里，水下4节50海里的水平，最高航速水面18节，水下9节。其外观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司令塔的前后原来装备的各一门6英吋火炮，和不久以后又改装的全密闭型的双联4英吋高平两用炮塔。除了价格以外，这种潜水巡洋舰中国人建造了4艘，分布命名为“龙潭”、“龙岩”、“龙游”和“龙口”号。“龙潭”级潜水巡洋舰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成绩，这也改变了中国潜艇设计者顽固的思路，在随后的潜艇设计中，最终确立了比较现实的思路，设计出了“箭鱼”、“虎鲨”等几级比较优秀的1000吨级远洋潜艇。另外，由于“龙潭”级的成功，有情报说，中国人又开始设计更大的2500-3000吨级的新一代潜水巡洋舰，估计航程将达到水上8节20000海里，水下5节120海里，火力也会更加猛烈，还有可能搭载水上飞机。

　　到目前为止，各个海上大国的潜艇保有量是：英国\*，法国52，美国48，德国32，中国24，意大利22，俄国18，日本8，奥匈帝国6。经过这20年左右的发展，各国的潜艇也逐渐根据自身的建军战略，摸索出了自己的特色，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基本上是将舰艇作为一种“潜水雷击舰”，但是法国由于烧汽油转化为烧重油的技术没有过关，其潜艇数量也被英国追越而屈居世界第二位，他们已经丧失了各项优势，另一个潜艇的先进国美国也由于着力于水面舰艇的建设而未顾及潜艇的建设；英国对于潜艇的看法依然是非常复杂的，潜艇在英国是作为一种配合水面舰艇力量的兵力，在这个结果下，未免显得有些在战略上的迷茫，这从正在设计的水面航速高达24节的K级“潜水侦察舰”，装备有12英吋巨炮的M级“潜水炮舰”以及反潜用的R级“潜水猎潜舰”便可以看出端倪。

　　真正理解潜艇作用的，似乎还是后来居上的德国，虽然目前数量上还并不处于优势，但是有迹象表明，德国目前已经开始投入巨资进行潜艇的设计和建造，很显然德国认识到在和英国在海上的正面交锋是没有获胜把握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样非道义的手段，才有可能扼住大英帝国的咽喉。

　　\*\*\*

　　除了海军航空队和潜艇部队以外，海军还将会出现另一种新兴力量便是专业的登陆舰艇，随着武器破坏力的剧增，像登陆作战这样的作战行为的风险将会更加巨大，而随着陆军重装备的增加，如何有效地装卸这样的重装备也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课题。因此如何有效地实施登陆作战将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如何有效地实施登陆作战，一个关键问题便是拥有何等登陆舰艇。有消息说，中国已经设计了一种装有艏部活门登陆艇，这种登陆艇可以运载一辆10吨左右的战车，很显然这样的登陆舰艇又将是各国的竞争项目。 此外，英国和美国，还有中国，这些海洋商业大国正在花极大的精力投入反潜武器以及专门反潜舰艇的开发上。布雷扫雷舰艇以及高效的辅助舰艇也将会涌现出令人惊叹的新舰种。

　　海上力量的竞赛已经不只是主力舰的单项竞赛，竞赛的舞台早就扩展到天空，深入到海底，海上竞争已经日趋多元化，多样化，也可以说，海军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了。

<div style="display:none">www.cmfu.com发布</div>　　－－－－－－－－－－－－－－－－－－－－

　　主要参考书目

　　···论著···

　　1.布拉德福海军上将， E. E.：《海军元帅阿瑟·威尔逊爵士 (Admiral of the Fleet Sir Arthur K. Wilson) 》， (伦敦， 1910)

　　2.布莱恩， J. 《合众国的世界战略(The World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牛津， 1905)

　　3.达利乌斯， G. ：《海上战争：战略与战术(War on the Sea: Strategy and Tactics)》， (安纳波利斯， 1908)

　　4.封丹， P、维格诺， M.J.H. ：《明日的海战 (Les guerres navales de demain) 》， (巴黎， 1891)

　　5.冯·维斯里奥努斯， G. ：《德国海上力量(Deutschlands Seemacht)》， (莱比锡 1896)

　　6.福斯， M. ：《海军知识(Marinekunde)》， (斯图加特， 1909)

　　7.费舍尔爵士， J. A. ：《书信集 (Letters) 》

　　8.高尔察克， А. В. ：《1905年以后的帝俄海军舰艇 (Корабл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по&amp;#769；сле 1905 гг.) 》， (圣彼得堡， 1908)

　　9.海因莱茵， R.：《纠缠的同盟：半世纪来中国之对外政策(Entangling Allianc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its Half-century)》， (普林斯顿， 1900)

　　10.赫尔德爵士， A：《商船之危机(The Crisis of Merchants)》，(伦敦， 1908)

　　11.怀特爵士， W.：《关于新型战列舰的设计(On the Designs for the New Battleships)》，(伦敦，1887)

　　12.霍夫加德， W《军舰的现代史(Modern History of Warships)》， (纽约， 1910)

　　13.坎杰米， A. ：《意大利和发生在海上的战斗(L‘Italia e le lotte avvenire sul mare)》 (拉斯佩齐亚， 1911)

　　14.拉佛伦茨， V：《德国走向大海(Deutschland zur See)， (柏林 1900)

　　15.兰宁， G. ：《重铸新的帝国(Forge a New Empire)》，(新加坡， 1902)

　　16.朗格， W. ：《远东海上作战史 (The History of Naval Operations in Far East)》(伦敦1895)

　　17.里德爵士， E. ：《现代战舰(Modern Ships of War)》. (纽约， 1888)

　　18.马汉， A.T.：《海权的影响与远东崛起的关系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and its Relation with the Rising of the Far East) 》 (纽约， 1895)

　　19.秋山真知：《不屈な聯合艦隊艦艇史》(东京， 1904)

　　20.日本海軍省戦史局編《戦史叢書&amp;#8226；オホツック海軍作戦史》(东京， 1907)

　　21.史丹泽， A. ：《海战史(Seekriegsgeschichte)》(汉诺威， 1907)

　　22.特拉蒙， J. ：《法国海军历史指南(Manuel d‘histoire maritime de la France)》 (巴黎， 1910)

　　23.托尔哈芬伯爵， J. ：《雷神之锤(Tors hammare)》(斯德哥尔摩， 1909)

　　24.威尔逊， H. W. ：《战斗中的铁甲舰 (Ironclad in action) 》 (伦敦， 1892)

　　25.夏尔莫， G.：《海军的变革(La reforme de la Marine)》(巴黎， 1886)

　　26.夏尔莫， G. ：《德国海军轶事(&amp;Eacute；pisode de la Marine allemande)》(巴黎， 1898)

　　27.中国海军部战史局海军战史处编：《中俄战争全史&amp;#8226；海上行动》1908

　　28.佐科尔， H. H. ：《皇帝的海上力量，奥国海军1848-1910 (Des Kaisers Seemacht. Die k.k. &amp;ouml；sterreichische Kriegsmarine 1848 bis 1910)》(维也纳 1911)

　　···主要文件报刊···

　　1.《布拉希海军年鉴(Brassey‘s Naval Annual)》 (朴次茅斯) 各卷

　　2.不列颠海军纵览季刊（The British Navy&amp;raquo； Quarterly Review）各卷

　　3.海军评论(Marine-Rundschau) （慕尼黑）各卷

　　4.海军镜刊(The Marines Mirror) (格林威治) 各卷

　　5.海权（青岛）各卷

　　6.皇家联合军种学会志(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伦敦）各卷

　　7.《简氏战舰年鉴(Jane’s Fighting Ships)1910-1911》(伦敦， 1910) 各卷

　　8.舰载武器技术(军内发行) 各卷

　　9.美国海军学报(Proceedings) (安纳波利斯) 各卷

　　10.许景澄主编：《世界师船图表》(大连) 各卷

　　11.议会文件(Parliamentary Papers) 各卷

　　12.泰晤士报

　　13.费加罗报

　　14.法兰克福时报

　　15.纽约时报

　　16.申报

　　17.东京日日新闻

　　－－－－－－－－－－以上文字皆由圣宝剑橡叶骑士提供－－－－－－－－－－－－

(14)天上星，亮晶晶

更新时间2006-7-23 11:44:00 字数：4482

　　作者：同同创作组

　　－－－－－－－－－－－－－－－－－－－－－－－－－－－－－－－－－－－－－－

　　声明：《天上星，亮晶晶》是一部短篇童话小说集，它讲述的是史依青童年时的故事。该书是愚蠢猎人的著名惊险间谍小说《异时空––间谍》的同人小说，而《异时空––间谍》又是中华杨的长篇历史架空巨著《中华再起》的同人惊险小说，因此，《天上星，亮晶晶》作为同人的同人，其作者群体就简称为“同同创作组”。同同创作组由《中华再起》和《异时空––间谍》的读者组成，并且对所有有兴趣登台“表演”一番的同乐们开放。以下是同同创作组成员文武小生的“作品”——《哈哈镜》：

　　－－－－－－－－－－－－－－－－－－－－－－－－－－－－－－－－－－－－－－

　　“爸爸，我不喜欢自由党。”六岁的史依青尽管还不懂政治，但从刚才杨沪生和史秉誉的吵架中，她仿佛感觉出了一些东西。此刻她倚在父亲腿旁，仰着头，说话的时候小脸上带着一股郑重其事的神情。

　　“晶晶能对爸爸说说为什么不喜欢自由党吗？” 史秉誉边说边抱起女儿。

　　“小姨和小姨父都喜欢社会党，为什么我们俩非要和他们不一样？”史依青的小手搂住父亲的脖子，她说话时故意把小嘴凑到史秉誉的耳朵旁，这是她平时想多吃一块巧克力时的惯用招数，而且每次使用这个招数，结局都能如她所愿，“咱们所有人都去喜欢社会党，这样爸爸和小姨父就不会吵架了。”

　　史秉誉没有回答女儿的话，他显得有些心事重重，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过房间，停在对面的衣柜上。从衣柜的镜子里看去，女儿的两条小辫子晃来晃去，显得既天真又可爱。对着镜子里女儿的背影凝视片刻，史秉誉轻声说道：

　　“晶晶长得漂亮吗？”

　　“晶晶长得很漂亮。”看见父亲心不在焉的样子，史依青又强调了一句，“晶晶非常漂亮！”

　　“可是大家都说晶晶长得不漂亮。” 史秉誉对女儿说话时脸上表情显得很认真。

　　“不对！爸爸说的不对！” 史依青小脸胀红，手指镜子大声喊道，“晶晶就是长得漂亮！不信的话看镜子。”

　　史秉誉好像很仔细地看了看镜子里的女儿，然后点了点头说：“晶晶确实长得很漂亮。他们说晶晶长得不漂亮是骗人的。”他安慰性地拍拍女儿，接着缓缓说道，“如果没有镜子，而大家却偏偏都说晶晶长得不漂亮，那怎么办？”

　　“没有镜子？那……” 史依青偏着头想了想，然后说道，“那我们就去找一面镜子出来，再用镜子来证明晶晶长得漂亮。” 史依青刚说完话，突然感到自己上当了，于是脸上带着不服气的表情继续道：“要是大家都说晶晶长得漂亮，那就不需要镜子了吧？”

　　“要是大家都说晶晶长得漂亮，要是大家都说晶晶长得漂亮，……” 史秉誉仿佛喃喃自语般重复了几遍女儿的话，然后低声答道，“就算是大家都说晶晶长得漂亮，有一面镜子不是更好吗？”他说话时，眼睛无意识地看着窗外远处的景物，语声轻缓，仿佛是在劝导女儿，又仿佛是在自语自语……

　　“要是找到的镜子是一面哈哈镜，那晶晶不就又不漂亮了？” 史依青打断父亲的思绪继续追问。她想起去年过年时，妈妈和小姨带着他们一大帮小孩子去上海大世界乐园玩耍，在那里她看见一种新奇玩艺——哈哈镜。尽管孩子们都在哈哈镜面前嘻嘻哈哈拌鬼脸，但史依青回到家中后还是拿起镜子端详了好一会儿，直到确定自己确实没有变丑，才放下心事。此刻她又想起当时情景，脸上不禁有些担忧。

　　“哈哈镜？”史秉誉转过头看着女儿，他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

　　“是啊，哈哈镜就是让所有人都不漂亮的镜子。” 史依青的小手大幅比划着，仿佛在告诉父亲哈哈镜会让人变得有多么丑。

　　“那就扔掉它！再找一面镜子。”

　　“要是还是哈哈镜呢？” 史依青依然不依不饶地问。

　　“再扔，再找！” 史秉誉没有发觉自己的语气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严肃起来……

　　史依青又想了想，脸上渐渐露出她独有的招牌式微笑，这种表情只有在平时玩游戏战胜父亲时才会出现；然后，她大声说道：“要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镜子，所有的镜子都是哈哈镜呢？”

　　史秉誉感到怀中的女儿有些沉重，他把女儿放下，自己坐到沙发上，点燃一根中华牌香烟，深吸几口。随后，他面色犹豫地看着女儿说道：

　　“晶晶，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没有镜子的。”

　　“为什么不可能没有镜子？” 史依青不解地问道，她看见父亲不再吭声，又加了一句，“老师说镜子是人发明出来的。”

　　“老师说得对。”

　　“那在人发明镜子以前，世界上不就是没有镜子吗？”

　　“正是因为世界需要镜子，所以人们才不断努力寻找，最终发明了镜子。” 史秉誉感觉自己回答得很勉强，他继续解释道，“人们在不断寻找镜子，最终找到了。”

　　“但是人们并不需要哈哈镜啊，为什么人们也发明了哈哈镜？” 史依青左手叉腰，一边说话一边煞有介事地舞动右手。她是从杨沪生那里学来这个姿势。每当小姨父使用这个姿势讲话时，她发现那些伯伯叔叔们都显得特别激动，并且很快就对着小姨父热烈鼓掌。此刻她已经感到自己将要战胜父亲，于是便开始摹仿杨沪生的动作，而她心里也已经在预期着爸爸的掌声了……

　　史秉誉沉默片刻，然后开口说道：“晶晶，世界上总会有真正的镜子；人们只要努力寻找，也总能找到真正的镜子，这就行了。世界上有没有哈哈镜并不要紧。”

　　“爸爸耍赖！狡辩！” 史依青随口使用了一个几天前新学到的词汇，她很生气：爸爸明明没有道理，可他就是不认输。她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要张嘴大哭——这是她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招数。犹豫一会儿，她决定暂时不采用这个绝招，而是继续和爸爸辩论，“只要那个找到的镜子里，晶晶不漂亮，晶晶就说那个镜子是哈哈镜。”

　　“晶晶，你才是狡辩。”

　　“晶晶不是狡辩。”史依青双手边比划边说道，“爸爸和老师们都经常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那个找到镜子的人也会犯错误，把哈哈镜当成了镜子，结果晶晶明明很漂亮，却被哈哈镜照得不漂亮了。”

　　“这……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史秉誉的语气显得犹豫，他很缓慢地字斟句酌道，“我们在讨论世界上有没有镜子的问题，不是在讨论会不会把哈哈镜错当成镜子的问题。”

　　“不对！”史依青已经顾不上保持杨沪生式的姿势，她两手叉腰，大声喊道，“我们在讨论晶晶是不是长得漂亮的问题！”

　　史秉誉没有回答女儿的话。他头朝后仰，整个人完全贴在沙发上，闭上了眼，显得很疲累似的……

　　史依青心里又是气恼，又是委屈，她已经快要忍不住哭出来了，但思量再三，她还是决定采用大人的方法来应对这个局面。她走到父亲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故意侧着身不看父亲，一声不吭。按照往常经验，她知道不消几分钟，父亲就会走过来哄她高兴，逗她开心。“哼！我非要让爸爸认错不可，他要是不认错，我就总不理他。”她在心里暗暗对自己发誓。不过，僵持了一会儿，她的信心有些动摇，偷偷看了一眼父亲，她发现父亲依然坐在那里沉思，好像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更没有走过来认错的迹象。她觉得今天的情形有些不对头，她感到自己必须使用一些另外的招数……

　　“爸爸，其实就算是世界上没有镜子，晶晶也不怕别人说她丑。”史依青主动地走到父亲面前，她一边摇着父亲手臂一边说道，“如果有人说晶晶长得丑，又没有镜子来证明的话，那晶晶就去找一面哈哈镜照他，然后对他说：‘看啊！你好丑哦！你比晶晶还丑！’，这样他就不敢说晶晶丑了。”

　　“哦？”史秉誉睁开眼睛，他感到自己好像捕捉到一些东西。不过很快他就板起脸孔，用严肃的语气说，“晶晶，你不能冤枉好人。”

　　“我没有冤枉好人。”

　　“如果有人说晶晶长得丑是真话，晶晶就不能冤枉他。” 史秉誉刚说完就后悔了，他马上接着解释，“我不是说晶晶丑，我是在举例，我是说好人说的是实话，不能打击报复好人……”

　　史依青向空中挥了一下手，仿佛不介意地打断父亲的话，说道：“好人是不会说晶晶长得丑的，说晶晶长得丑的人就不是好人。”顿了一顿，她又补充道：“就算是晶晶长得丑，他也不要说出来啊；他心里知道就行了。他说出来，伤了晶晶的心，他就不是好人！”

　　“那坏人和好人怎么区分呢？” 史秉誉看见史依青疑惑的眼神，就接着说道，“好人不说晶晶长得丑，坏人也不说晶晶长得丑，那不就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分清好人和坏人……” 史依青像大人般来回踱了几步，突然小手一拍，跳了起来，喊道，“有了！以后谁要是说晶晶长得漂亮，晶晶才拿哈哈镜照他，然后对他说：‘瞧！你长得不如晶晶漂亮吧。’”她发现父亲好像没听明白，就急匆匆补充道：“如果晶晶长得漂亮，又如果有人说晶晶长得漂亮，那晶晶用哈哈镜照他，好人还是会说晶晶长得漂亮，坏人就不再说晶晶长得漂亮，这样晶晶就更要用哈哈镜照他了；如果晶晶……嗯……长得不漂亮，听好了我是在举例，我没说晶晶长得不漂亮，我只是说假设晶晶不漂亮……” 史依青反复强调了几次她正在“假设”，然后才继续道，“有人说晶晶长得漂亮就是在说……假话，他就不是好人，晶晶就还是该用哈哈镜照他。哈哈，晶晶分清好人和坏人了。”

　　史秉誉隐隐约约感到女儿的话有些启发性，自己似乎有了一些思路，不过还需要细细想一想……

　　“晶晶说的……有些道理。”看见女儿兴奋的表情，他鼓励性地拍了拍女儿的肩，然后意味深长地对女儿说道，“不过，这样一来可就苦了我们家的晶晶了。”

　　史依青没有在意父亲的话，她此刻心里感到非常高兴。今天赢了父亲，还得到父亲的表扬，这使她心情舒畅；在摇头晃脑地陶醉了好一会儿之后，她渐渐平静下来。于是，她终于想起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爸爸，我饿了。”

　　…………

　　史秉誉牵着史依青的手向门外走去，今晚他们俩都要去参加开国大典的庆祝晚宴。临出房门的那一瞬间，史秉誉有意无意地又看了一眼那面镜子，仿佛自嘲地说：

　　“原来我们家并不需要镜子，我们家只需要一面哈哈镜就行了。”

　　“原来我们家的哈哈镜不是用来照自己的，我们家的哈哈镜是用来照别人的。” 史依青摹仿父亲的语气接了一句。她拉着史秉誉的手，一蹦一跳地跟在父亲身后走出房门……

　　注意：依照愚蠢猎人的惯例，每篇作文都必须指明适读人群。我（文武小生）依据此规则告知诸位：《哈哈镜》尤其适合10岁以下或35岁以上的读者阅读，这是因为只有儿童才最了解儿童，也是因为为人父母者才有了解孩子的需求。由于这两类读者年龄差异太大，本书秉承中庸原则，根据“（10+35）&#247;2=22.5”的处理方式，在写作这个童话故事时选择了22.5岁左右的读者能够接受的文字和笔法。对由此产生的其他年龄段读者的阅读不舒适感，本人表示歉意。

　　另外，在盗版书网站中，本童话集书名有可能被人改为《天上星，靓晶晶》，敬请留意。

　　<a href=http://www.cmfu.com>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起点原创！</a>

间谍众集结令

更新时间2008-5-26 17:31:07 字数：27

　猎人归来，准备开笔写下半部。

　　参谋团集结！

601房间：圆点大会议室

更新时间2005-12-18 18:56:00 字数：2464

　2005年12月18日，星期日。圆点6楼的大会议室内。

　　｛粗衣乱发｝正说到兴起：

　　中国之音广播电台，那个多拉从5年前起就最烦的女播音员正在用一种使劲绷紧嗓子的腔调念道：“……。换个电台名字吧，比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的巨硬公司有一款新发动机可能合适它……。如果有这样的公司，照咱们的习惯应该叫“雄奇公司”或者“坚金公司”吧？

　　“说这些话的人太不懂俄罗斯文化了！俄罗斯不能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对伟大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将是一种摧毁！俄罗斯老百姓的心智还需要强者的指引，他们不可能象西方国家的民众那样去独立理智地思考问题！俄罗斯的民众，需要在强有力的手腕之下迈向文明，就象彼得大帝当年做的那样！那个莱温斯基还算不错，我喜欢他讲得那种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法制之路……” 这种在社会科学概念上不值一驳的论点…… 无语。。。不敢评论。。。

　　……多拉在一旁听着笑起来：“伊戈尔，刚才听到你说得那些关于中国人的评价，我简直以为你是在说俄罗斯人自个呢！” 一针见血的评价。

　　……京都鸭川河某位女士学得！ ——是鸭川河的雌野鸭吗？厉害！

　　哈哈，妙手回春的匾牌，奇妙的隐喻！

　　托马斯将身子缩回到被窝里，使劲的闭上眼睛，将这瞬间的美丽和幸福都记录在心头。这个写的很有感触。。。虽然没有温度的描述，但感觉被窝很温暖呢。

　　飞机越滑越快，最终随着一阵猛烈的颤栗，[在瞬间向下坠去的错觉]中飞上了蓝天。 细节描写真不错！不过不是错觉，起飞时向上加速度减少导致这样的感觉。

　　……

　　接着是〔施季里茨〕发言：

　　猎人玩不玩游戏啊，图拉市区的资料好多二战游戏里都有。

　　图拉是台风攻势中古德里安集群向莫斯科发动攻势的终结点，闪击英雄里面有部分地图和描述，好多游戏也对这一战做了任务。

　　柯巴从什么地方搞到的匾啊？总不可能鬼子刚进村维持治安，他就去中国人开的药铺抢块匾送给大太君，还拍照留念。那样会把坚决拥护“日中亲善”的小鬼子吓个半死，然后拿刀砍了他。

　　（杨世界的俄罗斯：编者加）最好是独联体那种散沙，这样中国北方威胁就解决了；但是又不能太散，不然以书中中国那种“自由世界”的中心地位，可能会有中亚人开着飞艇撞上海。

　　哄笑声中，｛羽觞｝将目光从手中的威斯忌酒壶上收回来，轻声感叹：

　　嘉年华似的革命，小丑般的屠夫，勇猛如虎的反动军人，出卖革命的爱国者。。。对不起，我混乱了。猎人大大不是一般的强悍阿！我太喜欢这几章了，尤其是老托马斯的艳遇。怎么说来着，火烧费城只是为了让白瑞德救斯佳丽，或者就如爱玲阿姨在倾城之恋里说的，一场战争说不定只是为了成全一对狗男女。对不起诸位，我没有看过夏伯阳，倒是为了追中文系的女孩子看过再生缘。

　　｛苏一｝稳重而成熟地笑了笑，说：

　　“小原将军笑得合不拢嘴地站在一帮当地居民当中，旁边就是那位洋洋得意的柯巴。随着大佐副官高声的宣唱，乐队的演奏突然拔高了音量，大家鼓掌的声音也更大了！相机拍摄声中，抱在老头们怀中的横匾上的红布终于被将军和柯巴一同揭开，看着那块匾，连一向严肃的石原也忍不住乐出了声：……匾肯定不是今天早上赶制的，多半是那个柯巴不知从哪里搞来的，因为横匾上面的四个大字分明是：妙手回春” 很熟悉呀，象中国电影里汉奸迎接鬼子的镜头移植的吧？血腥镇压后来这么个滑稽场面，堪称黑色幽默。

　　“希望自己能够用自己的军事才华向社民党交上一份合格的入党申请书！”可怜的未来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同志，被卖了还稀里胡涂的，好象史上好多名将挨到政治都是这样不明不白的，或许就是所谓的术业有专攻吧。相对狡猾的职业政客，其他人基本上都是业余人士。

　　｛加特林机枪｝认真地说道：

　　东北虎II式重型战车最高速度为每小时8公里，全重是35吨。2个小时跑90多俄里，需要四辆巨型平板车和四个疯狂的司机…….

　　｛鬼哭狼嚎｝憨厚地说道：

　　&lt;牧首大人先站起身来激烈的发言，他提醒大家：世上没有200个手无寸铁的神甫主动向1500名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他就是这么说的）挑衅的逻辑！,“公道自在人心！”&gt;这句话经典，很像去年偶们这一偷了东西的家伙（平时无劣迹），主动对警察说他在没有任何证人的情况下，单独到了案发现场，搞得警察全都以为是受害者在冤枉他。

　　会议室门口，｛方石头｝正好拿着一大摞资料匆匆经过，听见这话，他把头伸进门内，喊了句：

　　砖头没找着，就给老大倒杯茶吧，提提神，下一章的干活！这胃口一吊起来，不再吃上两口，不爽滴！

　　一直在会场角落里打呼噜的｛肥花猫｝在方石头又走远后，伸了个懒腰，满脸坏笑的说：

　　看了着几段，突然想起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东西……保尔。把这本书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照着看，很有意思……

　　会议都要结束了，走廊里｛胡晓雷｝气喘吁吁地跑来，边跑边叫：

　　关于后面日军在图拉作战的问题，个人建议围而不打，现在俄国人都知道，日本人后面是中国人，没有中国人的命令日本人决不会参与其中。现在中国人在俄国名声不太好，既然已经达到了政治任务，就没必要卷入太深。小心不好收场，恶人让俄国人自己去做吧。帮他们包围住就可以了。不是可以政治解决吗，把图拉也是一股势力，对于中国来说，‘俄国国内势力越乱越好……

　　本次会议主持人｛philodraco｝这时站起身，宣布会议结束，他走到门口大声朝天花板说道：

　　嘿嘿，我是每天一票，静等更新而已。

　　人群往会议室外走去，已经走到门口的｛胡晓雷｝也只好站在那里，｛羽觞｝从他身边走过时，故意大声说道：

　　我发现了我们这些人本质上全部是反动派阿！

　　众人一起大笑起来，四散而去。远远的走廊那头的6楼门厅，值班员｛特大老虎｝正举着电话，对着外卖餐厅大声喊叫着：

　　继续上肉……

602房间：羽觞阁

更新时间2005-12-21 7:35:00 字数：3949

　悼念伟大的柯巴同志

　　有些人活着，但已经死去。有些人死了，仍然活着。忠诚地为祖国和人民奋斗的人，将永远活着

　　约瑟夫`柯巴同志出生于格鲁吉亚的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家庭里，祖祖辈辈都战斗在反抗沙俄残暴统治的第一线，用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追求民族独立和幸福生活的光辉乐章。而我们的柯巴同志从小在这种家庭氛围的熏陶下，自觉地踏上了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革命道路。选择这条充满荆棘的路以后，柯巴同志走遍了俄罗斯这片热土，涉足了社会上的各个角落，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就像我们伟大的作家基础高先生在他那部传世之作中说的那样：社会，唯有社会才是一个革命者真正的大学。在此期间，我们的小索索意识到要让我们伟大的俄罗斯人民过上幸福富强的生活，要让我们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侧身于世界民族强者之列，要让我们伟大的俄罗斯祖国母亲屹立于亚欧大陆中心成为与其历史文化相衬的伟大国家，不仅要颠覆这个腐朽的反动政府，还一定要推翻这个吃人的旧秩序。由此，柯巴同志从一个朴素的民族主义者蜕变成一个坚定成熟的革命者。

　　敏锐的革命意识使他自发的意识到要完成历史交赋予他的伟大使命，就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他周旋于社会上的各种势力之间，默默积蓄着自己的力量。在他伟大的人格魅力感召了，不少普通群众特别是一些自发反抗沙皇政府的劳动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与他一起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比如倒在在特务枪口下的拉娜`约谢利阿妮老大娘，她就是这样一个楷模。拉娜烈士早年就在高加索地区从事反政府活动，从而成为沙皇政府的眼中钉。狗腿子们甚至出高价悬赏捉拿她。她并不畏惧和气馁，特别是在遇到约瑟夫同志后，在他耐心细致地开导下，身体力行的教育下，拉娜同志成为了柯巴同志革命工作上的好搭档，与他并肩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而在这次的“图拉事件”中，正是柯巴同志利用自己在群众中威望，第一个站了出来，组织了当地的一批年韶德高的耆老对前来维持图拉当地秩序的盟国军队表达了真诚的欢迎，体现了我们大俄罗斯民族好客的优良传统。在随后的同当地暴乱分子的斗争中，柯巴同志展现了他高超的组织技巧，火线成立了“图拉青年维持治安特别行动队”，这个革命的行动队一经成立，立刻引起了当地先进青年的注目，那些一直作为革命排头兵的年轻无产者立刻成为了这个行动队的骨干。而一些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不顾家庭的阻拦，在约瑟夫光风霁月的人格感召下，投入到这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业中。很多旧警察也在柯巴同志的革命大无畏精神也感染下，纷纷表示痛改前非，要为伟大的革命事业戴罪立功。约瑟夫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接受了他们。而这些人也不负柯巴同志的期望，为稳定当地局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柯巴同志的光辉的革命生涯中，他最痛恨就是作为沙皇狗腿子的内务部，经过他的大胆策划和细心安排下，亲手格杀了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内务部头子谢苗`谢苗诺维奇和他的走狗们。有时候一些革命者错误的理解了革命的目的，采取了错误的革命手段，妄图以革命的恐怖反抗反革命的恐怖。这样做不仅损害了我们革命者的荣誉，还带给我们国家和人民不必要的伤害。个性高洁的约瑟夫从来就痛恨这种以革命为名的恐怖主义分子。这种时候，他就多次打入敌人内部，利用沙皇狗腿子的愚蠢来清除这样一些混进革命队伍的败类和叛徒。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后来“向俄罗斯的大脑射出罪恶子弹的黑手”的恐怖主义女头目多拉的斗争。在同这个革命败类的接触中，具有火眼金睛的柯巴同志识破了多拉的巧妙伪装，认清了她和她的一伙人是打着白旗反白旗的反革命分子。为了不给这些败类更多的机会损害我们的革命事业，他和拉娜老大娘利用配合多年的默契一举消灭了这个危险的小团体，只是后来在特务的阻挠下，没有杀掉多拉这个女匪徒，以至于后来差点酿成大祸。我们不得不为约瑟夫同志的先见之明和高瞻远瞩所折服。

　　在我们的事业最关键的时刻，柯巴同志又站在了先进者这一边。在图拉事件结束后，他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毅然加入了社民党这个代表先进阶级和生产力的先进党派。把自己的“图拉青年维持治安特别行动队”改造成“俄罗斯社会民主青年突击队图拉支队”。柯巴一直期望：它将做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将俄罗斯的年轻一代团结在以莱温斯基为核心的社民党周围，为新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怎样的高风亮节阿！而我们的核心莱温斯基同志则高度赞扬了柯巴在发动民众方面的能力，他指出：俄罗斯未来的政治走向将会在半年内确定，我们的党是否能在半年后的俄罗斯政治事务中发挥主导地位，将由这几个月的群众组织工作所决定！在这种急需社会工作人才的时候，对新党员的吸纳，以及对鼓励这些新党员在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社民党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的领导者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这就要求大家向柯巴同志学习！

　　在他被害之前的那段时间内，约瑟夫`柯巴同志每天最多睡3个小时，几乎所有清醒的时间都在工作，连上洗手间的时候，还让人在旁边给他读报纸听。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战斗在我们俄罗斯的外交战线上。他就像人们称赞的那样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像个铁人！

　　1月18日（羽觞我的生日？！），请大家记住这一天！我们的铁人倒下了，倒在这片他深爱的热土上，至今我们仍没有找到凶手！为什么有人会想要杀害一位如此和蔼可亲，勤勉可敬和高尚可爱的人？那是因为我们的敌人害怕了！我们伟大的俄罗斯不再是沙皇统治下断了脊梁骨的巨人，我们重新站了起来！而约瑟夫 柯巴同志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骨！我们的敌人害怕我们俄罗斯人民具有的庞大力量，妄想通过卑鄙龌龊的手段阻挠我们的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他们大错特错了。一个柯巴倒下了，千千万万个柯巴将站起来。这正说明了约瑟夫`柯巴同志生的光荣，死的伟大啊！

　　约瑟夫`柯巴同志英灵不远，我们在他墓前庄严发誓：我们将团结在以莱文斯基同志为核心的俄罗斯社民党周围，坚持走和平崛起和和谐发展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建设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社会，同世界上的其它热爱和平的国家一起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约瑟夫`柯巴同志永垂不朽！乌拉！乌拉！乌拉！

　　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约瑟夫`柯巴治丧委员会

　　于彼得格勒

　　愚蠢猎人――我们的汉尼拔

　　〔编者按〕羽觞同乐的这篇评论让我看了后很惭愧！首先是因为我其实也是靠他所说的狗狗和大雅虎来寻找材料的，很显然，我的脑容量没有因特网大，这是一个事实；其次就是这篇文章主要是议论母鸡，而不是讲评鸡蛋，这也让我很不好意思，希望以后能看到羽觞同乐以他的生动的笔法多对作品本身做出评论。〔〕里编者按是本人的感受。

　　2005年12月20日，羽觞曰：

　　本来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愚蠢猎人――我们的开膛手》，仔细想了想咱们猎人大大还是满有魅力的，有至少100多个衷心的粉丝――满象某些小的邪教的领袖，呵呵〔编者按：不止，已经超过200了！另外，这个比喻让我心惊肉跳〕，另外杀人不分男女老少，就这点而言还是比较象prof.汉尼拔的〔编者按：呜呜，看标题本以为同乐们是夸我军事天份高呢！〕。

　　首先，就像任何一部关于连环杀手的惊悚片，主角是罪犯有意识或无意识挑选的，而我们的老大一早就开出了主角――他的对手的条件：25岁以上的英俊男子，熟悉或者至少了解杨世界背景，有足够的智力和学识来欣赏这本书。就这几点而言，笔者完全够格，某些方面还远超大大的预计――当然我指的是英俊。（编者按：想当年……俺曾经也是英俊……宝宝……7岁前）

　　接下来，愚蠢猎人这个邪恶的罪犯开始了他令人发指的罪行，连环杀手杀得每一个人对杀手而言就是一部作品，他要就此表达自己的意图从而挑战像我们这样英明神武的主角的智慧。猎人就是这样，创作了一部如此精彩的小说还不算，他还书里面步步为营，处心积虑的为我们设置提示，发出挑战。在第一部里肆意调侃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其心可诛啊〔编者按：可惜，一直没人精确统计出究竟向多少著名作家的多少部名著致敬过〕。到了第二部《谍变》里面，他更变本加厉地处处卖弄〔编者按：这也叫卖弄？〕自己对俄罗斯历史人物的熟悉，让我这样的小白郁闷地想自杀。难道要我也象摩根福里曼一样半夜上图书馆去看但丁的神曲嘛？幸好咱们有狗狗和大雅虎〔编者按：就是嘛！凭什么就让我一个人用狗狗和大雅虎……〕。但是如果我们这些主角没有足够雪亮的眼睛如何能领会猎人如此生动幽默的春秋笔法呢？猎人高超的写作……哦不……杀人技巧如果没有我们这些高品位的读者，这部作品放在起点岂不是抛媚眼给瞎子看。汉尼拔需要克拉丽斯，猎人大大需要我们啊〔编者按：准确的说，是需要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因为俺也是脆弱滴……〕。

　　另外，猎人这个心理阴暗的家伙，最喜欢就像那些杀手一样回到案发现场去欣赏自己的罪行，他就喜欢我们这些主角看完他的作品后，在书评区不断地提问，猜疑，假设。他还暂停更新达一个礼拜，除了汉尼拔哪部电影里面的连环杀手会暂停杀人？（哦，开膛手好像也是这样）后来总算在我们这些主角的努力下，猎人象汉尼拔一样出了监狱〔编者按：不是克里姆林宫吗？〕，我们费了多大的力啊！〔编者按：请继续费，谢谢！〕

　　大家是不是同意我的意见了？愚蠢猎人也象汉尼拔一样是个博学，有魅力，有品位但是邪恶到骨子的天才〔编者按：我一边在心中狂喜，一边要按照咱们的文化传统说惭愧，惭愧啊〕！特别喜欢欺负我们这些克拉丽斯们〔编者按：这话看着怎么突然间觉得妖气弥漫？〕。

　　让我们揪住猎人的狐狸尾巴（编者按：是想说猎枪吧？），对他大喊：快杀人，快更新！〔编者按：会的，会的〕

603房间：石头斋

更新时间2005-12-26 20:04:00 字数：612

　天道、地道、人道

　　天道者：欢喜的人包装以“正义”，“真理”，是必须为之坚持以至献身的；厌恶的人则斥之以“罪恶”，“邪说”，是必须

　　消灭甚至可以为之付出牺牲的。

　　地道者：“白道”讲为法律和秩序；“黑道”谓之为规矩和规则。总之是现实的显规则或潜规则。

　　人道者：倒是有共识的，以人的安全，尊严，生存为出发点。

　　天道者，是用来颠覆地道的，有些夸张、有些理想化，而一旦主持“天道”的人们取得了完胜，他们就成为“地道”的坚持者了，

　　顿时没了理想，少了夸张。而那些曾经主持“地道”的人们，则开始喜欢“天道”这个东东了。

　　浩瀚史籍，中外信说：为天道而坚持的，有的成为造发者、革命者，有的成为卫道士、殉教者；为地道而操守的，有的成为

　　英雄、帝王，有的成为勇士、霸主；而那些为人道而把持的，历史更愿意把他们化作尘埃！

　　天道、地道的竞争轮回中，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胜利者，翻来覆去，最终还是回到原点；

　　只有天道、地道的操控者，才是真正的受益者，而那些牺牲掉的、倒下去的往往是一些血发热的、被洗脑的、无可奈何的......

　　只是、只是，那些按照自己良心而执着，走向生命终点的人，他们的血既不冷，也不热，他们的平静的......

　　只有人道，每一次抗争，也许将为一次次的修饰所淹没，但却是一点点的主导着人类社会的进程！

604房间：机枪塔

更新时间2006-4-20 8:36:00 字数：6068

　[猎人说]下面的文字是网友加特林机枪辛苦寻找、整理、概括得来的。有的人可能会对此不以为然，可我想说的是：正是机枪兄的这种热情，在支持着故事的讲述，否则，阅读者的麻木或称之为沉默的反应很容易让我放弃。我为小众读者骄傲，为小众读者讲述着这个故事，可小众读者也有小众读者的义务，那就是与故事讲述者的互动。因此，我对羽觞、加特林机枪、方石头等网友充满了感谢，同时也对其他发言评论的网友充满了感谢。可惜，这种感谢的机会并不多。

　　军舰

　　老式巡洋舰

　　老肇庆

　　海军不多的功勋舰之一，第二艘“肇庆”舰于1888年下水，排水量四千七百吨，属于1885型，军舰首尾各安装了两门210mm主炮，两舷则装有八门150mm速射炮，四座水管锅炉和两台三级膨胀式往复蒸汽机一共可以提供一万八千马力的动力，航速23节。为太平洋舰队巡洋舰第二分舰队司令欧阳骐海军准将的旗舰，在中西战争马尼拉湾海战中，“肇庆”舰击沉了西班牙蒙托约海军上将指挥的旗舰，配合其他军舰击沉西班牙舰队其他军舰。于1910年退出现役转入二线，担任海岸守备舰。

　　肇庆级轻巡洋舰

　　肇庆

　　海军不多的功勋舰之一。第三艘“肇庆”舰为六千吨级轻巡洋舰，于1913年下水。装备三座150mm双联装火炮，前二后一布局；七座100mm副炮炮塔，后面一门，两舷各三门；十二门37毫米双联装对空高射炮，前后各一个双联装对空高射炮炮塔，侧舷各两座。

　　黄岛

　　“肇庆”号的姊妹舰。

　　以上两舰在地中海战场屡建功勋。

　　钦州、湄州

　　“肇庆”号的姊妹舰。

　　武汉级装甲巡洋舰

　　中国海军的骄傲，满载排水量三万五千吨，拥有八门356mm主炮，在13千米距离上足以穿透德国最新的德弗林格级战列巡洋舰和德拜恩级战列舰主装甲，最高航速达到了29节。

　　白江级战列巡洋舰

　　白江、赤壁

　　桂林级快速装甲巡洋舰

　　桂林

　　德国战列巡洋舰在中国的一种发展型，比起德国人引以为荣的赛德利茨级来，在注重防护方面更加下了一层功夫。满载排水量一万八千吨，装甲厚，火力强，对空高射炮大中小口径齐全，搭载一架信天翁I型三座双发双翼水上巡逻机。有三座双联装10英寸五十倍径主炮，主炮仰角可以达到45度，射程将近22000码。侧舷的炮廓副炮被废除，改装为7座4英寸副炮塔，大大简化了侧舷的保护带，便于施以更为合理的装甲。4英寸副炮仰角可达85度，是世界首创的高平两用炮，在萨洛尼卡防空战中，这种副炮体现了它的价值所在。

　　库伦、迪化

　　“桂林”舰的姊妹舰，两舰在地中海战场屡建功勋。

　　旅顺级装甲巡洋舰

　　旅顺、南昌、汉口、宁波

　　1895年服役。

　　云长级战列舰

　　云长、天祥

　　1899年下水服役，排水量一万五千吨，装备四门305mm主炮，12门152mm副炮、12门76mm副炮，最高航速18节。其中天祥舰在罗得岛登陆战中于1916年4月12日被奥匈帝国的路易吉&amp;#8226；里佐海军上尉指挥的MAS-15摩托鱼雷艇击沉。

　　准无畏舰

　　孙武、镶、子牙

　　1895-1897年间建造，装备四门12英寸主炮，八门8英寸中间炮。

　　无畏舰

　　轩辕

　　1899年9月9日入役，世界上第一艘统一口径主炮战列舰。装备八门12英寸主炮（双联装炮塔前后各一，烟囱前后、两舷的斜角处各一门），标准排水量17521吨，航速20节。

　　成功、继光

　　1904年下水。

　　新锐无畏舰

　　郑和、张骞

　　1913年舾装。

　　岳飞级战列舰

　　岳飞、李靖

　　1915年初下水，海试后于1915年底投入现役。标准排水量达三万八千吨，满载为四万两千五百吨，拥有三座三联装16英寸主炮，16门高平两用5英寸舰炮，24门37mm高射炮，军舰主装甲带达到14英寸，动力采用燃油锅炉，输出最大功率为128460马力，最高航速达28节--比德国最快的约克代舰级战列巡洋舰还要快0.7节。续航力达到10000海里/14节，舰上乘员为1630-2119人。每艘造价高达两千万元（五百万英镑）。

　　公瑾

　　四万吨级战列舰，舰艏拥有两座四联装16英寸主炮，主装甲带达到18英寸，司令塔装甲达20英寸，装甲重量超过排水量的40%。最高航速23节。

　　水上飞机母舰

　　泰山

　　1907年下水，为世界上第一艘专用水上飞机母舰，排水量两万吨，拥有两座水上飞机吊塔，搭载水上飞机16架。

　　嵩山

　　1909年下水，排水量两万五千吨。为所谓“航空战列舰”，装备两座双联装14英寸四十五倍径舰炮，携带12架水上飞机。

　　衡山

　　1912年底被英国人以375万英镑购买。

　　航空母舰

　　华山

　　排水量一万两千五百吨，九万匹马力动力，双轴推进，最高航速31节。装备双联装高平两用5英寸火炮五座，20mm对空高射炮八门，携带30架各型飞机（12架海上大鸥I型战斗机，12架海雕I型攻击/侦察机，6架信天翁I型巡逻机）。拥有全通甲板，飞机首次直接从母舰上起飞。在地中海战场屡建功勋。

　　黄山

　　飞机

　　战斗机

　　鸢I：

　　单座单发双翼前线战斗机，成都航空集团出品。机长：7.1米，机高：3.1米（至机枪），翼展：8.2米，最大起飞重量：815kg。采用CACA-0002型翼型，配备一台柳州航空动力集团的“雷神”I型6缸直列气冷引擎，额定功率110马力，驱动一具直径为1.85米的2叶木制定距桨。配备2挺7.62mm机枪（位于机身正上方，螺旋桨弧线外发射）。最高时速120km/h，升限15，000英尺（4，600米），航程180km，续航时间2小时，于1912年10月投入现役，为世界上第一种专用战斗机。优点：性能中规中矩，转弯性能左右一致，便于操作，生产简单；缺点：机枪瞄准不便，引擎容易过热。

　　鸢II：

　　单座单发双翼前线战斗机，成都航空集团出品，具体参数不详，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海上大鸥I 战斗机。

　　鸢III：

　　单座单发双翼前线战斗机，成都航空集团出品，最高速度245km/h。实用升限23，000英尺。1917年开始装备空军部队。

　　海冬青I：

　　单座单发双翼前线战斗机，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出品。机长：7.9米，机高2.8米，翼展8.5米，最大起飞重量900kg，采用CACA-0002翼型，配备吉林航空动力集团的“台风”I型7缸气冷旋转引擎，引擎后置， 额定功率140马力，驱动一具直径为1.96米的2叶木制定距桨，推进式布局。飞机配备2挺7.62mm机枪。最高时速140km/h，升限16，000英尺，航程180km，续航时间2小时，于1912年12月投入现役。优点：结构较为坚固，机动性好，机枪操纵方便；缺点：左右转向不一致，操作困难，对飞行员技术要求较高。

　　海冬青II：

　　单座单发三翼前线战斗机，速度达到了190km/h，实用升限21，000英尺，是一款战斗机飞行员的最爱。采用吉林航空动力集团的“暴风”I型8缸V型液冷引擎，额定功率260马力。缺点：制造工艺复杂，成本高，一般生手不容易操纵。

　　海上大鸥I：

　　单座单发双翼水上战斗机，成都航空集团出品。飞机以鸢II型为蓝本，机长6.5米，机高2.6米，翼展8.9米，最大起飞重量820kg，采用CACA-0002型翼型，配备一台柳州航空动力集团的“雷神”II型9缸汽缸旋转引擎，额定功率170马力，驱动一具直径为1.9米的2叶木制定距桨，配备2挺7.62mm同步机枪。最高时速160km/h，实用升限17，500英尺，航程300km，续航时间2.5小时。于1914年5月研制成功。优点：速度快（相对于水上飞机而言），机动性好，火力精准；缺点：左右转弯不一致，飞行操纵困难。

　　海上大鸥II：

　　成都航空集团出品，航母舰载机。配有一部空中电台，可以在空中与友机进行联络，最高空速超过220km/h，实用升限21，000英尺，航程500km，续航时间2.5小时。1917年开始装备海军航空兵部队。

　　海隼：

　　航母舰载战斗机，配备2挺12.7mm同步机枪，可携带2枚25磅航空炸弹。最高速度125节，速度快、机动性好，但稳定性不足。

　　轰炸机

　　金雕I：

　　由成都航空集团出品的双座单发双翼轻型战斗/轰炸机，机长10.2米，机高3.4米，翼展14.5米，最大起飞重量1，500kg，配备一台柳州航空动力集团的“刑天”I型10缸V型液冷引擎，额定功率270马力，最高速度140km/h，升限20，000英尺，最大航程600km，续航时间6小时。飞机后座配双联7.62mm机枪1挺，载弹为4枚50kg炸弹。于1913年4月投入现役。优点：航程大，升限高，速度快，操纵方便，有自卫火力；缺点：飞机比较笨重，抗打击能力差，机动性差，无法与敌战斗机进行缠斗。

　　海鹰雷击机：

　　航母舰载雷击机，携带一枚HL3型1000磅航空鱼雷。空载最高速度86节，满载最高速度75节。双人座舱，后座武器操作员兼管一挺自卫机枪。

　　海枭战斗轰炸机：

　　舰载双翼战斗轰炸机，以空军枭式战斗机为蓝本设计，最高速度108节，可携带10枚火箭弹或2枚50磅航空炸弹。

　　侦察机

　　鸿鹄I：

　　由沈阳航空集团出品的单座单发双翼侦察机，机长7.5米，机高2.8米，翼展12米，最大起飞重量600kg，配备一台吉林航空动力集团的“台风”I型7缸气冷旋转引擎，额定功率140马力。采用CACA-0002A低速高升力翼型。最高速度100km/h，升限22，000英尺，航程240k，，续航时间3小时。优点：结构轻巧，升限高；缺点：机身结构脆弱，速度慢，机动能力差，操纵困难，无自卫火力。

　　海雕I型攻击/侦察机：

　　成都航空集团在金雕I型基础上改进成的舰载双座单发双翼轻型攻击/侦察机。飞机机长10.2米，机高3.4米，翼展14.5米，最大起飞重量1600kg，配备一台柳州航空动力集团的“刑天”IA型10缸V型液冷引擎，额定功率300马力，最高速度140km/h，升限19，000英尺，最大航程600km，续航时间6小时。飞机后座配双联装7.62mm机枪1挺，载弹为4枚50kg炸弹。1912年1月（？）投入现役，当时部署给以陆地机场为训练基地的海航部队。优点：航程大，升限高，速度快，操纵方便，有一定自卫火力；缺点：比较笨重，抗打击能力差，机动性太差。

　　信天翁I型水上巡逻机：

　　三座双发双翼水上巡逻机，沈阳飞机制造公司设计出品，1914年7月投入使用。长12.5米，机高5.65米，翼展20.5米，最大起飞重量5，100kg(带1枚鱼雷)，采用CACA-0002型翼型，配备两台柳州航空动力集团的“刑天”I型10缸V型液冷引擎，单台额定功率270马力，最高时速110km/h，升限15，000英尺。配备两挺7.62mm机枪（后取消），可挂载一枚400公斤航空鱼雷，最大航程750公里，续航时间达8小时。一般担任海军观测侦察飞机，也可携带航空鱼雷进行攻舰作战。

　　运输机

　　大鹏I：

　　原型是轰炸机，于1918年6月投入现役，成都航空集团出品。为15座四发双翼重型运输机，乘员3人，乘客12人。机长20米，机高6米，翼展37米。最大起飞重量12吨，配备四台柳州航空动力集团的“刑天”三型12缸V型液冷引擎，额定功率450马力，最高速度180km/h，升限14，000英尺，座舱为非气密舱。最大航程为600公里，续航时间6小时。最大载运量3吨，可携带1吨装备和12名伞兵进行空降任务。优点：航程大，升限高，操纵方便；缺点：飞机笨重，抗打击能力差，机动性差，没有自卫火力。

　　战车

　　熊猫战车

　　世界上第一种战车，1908年装备部队。采用过顶履带，小负重轮。故障率极高，没有实战纪录，但德国的仿制型在大战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北虎重型战车

　　俄国“钢铁猛犸”战车的始祖。

　　I式

　　菱形外观，全重35吨，主装甲厚20mm，无法抵御25mm火炮的直射。顶部炮塔装备一门37mm火炮，侧面炮廓配备两门57mm短身管榴弹炮。采用过顶履带，小负重轮，无悬挂，最高速度8km/h。在中东战场暴露出不便对付敌步兵的弊病。

　　II式

　　东北虎I式重型战车的改进型，专为对付无装甲力量的土耳其陆军设计。全重35吨，主装甲加厚到30mm，可以有效抵御25mm火炮的直射，侧装甲与底装甲厚度都增强到20mm，一般地雷对它不会构成什么威胁。顶炮塔取消了37mm火炮，而是代之以一挺12.7mm机枪，成了机枪炮塔，侧面炮廓配备两门57mm短身管榴弹炮。采用过顶履带，小负重轮，最高速度仍为8km/h。在遭遇敌装甲兵时，暴露出反装甲能力不足的弱点。

　　1910型(海狸式)水陆两栖轻型战车

　　全重3.5吨，乘员二人，前装甲8mm，装甲上使用了战舰装甲上应用的表面硬化技术。拥有两挺7.62mm机枪或一挺12.7mm机枪，陆上最快速度28km/h，水上3km/h，最大行程80km。1910年研制成功，首次使用了三角弹簧悬挂和360度旋转的机枪塔，该悬挂对于提高战车舒适度、速度和越野能力具有极大的意义，360度旋转的机枪塔则赋予战车极好的射界和火力机动能力。

　　1912型(貂式)中型战车

　　1912年设计定型，采用了1910型轻战车的大量成果。全重9吨，乘员三人，装备37mmL/42火炮一门，7.62mm并列机枪一挺。首次在椭圆形炮塔上安装了有一定防护和观察能力的车长指挥塔，并在指挥塔上安装枪架。由于该车传动系统布置的缘故，车首上装甲不得不安排成V型倾斜结构，这一安排在防护上带来了出乎意料的效果。战车装甲采用了表面硬化技术，前装甲16mm，能够防备12.7mm机枪直射。四个大直径负重轮，三角弹簧悬挂，与陆军那些没有采用减震的战车比起来，貂式战车减震效果极佳，乘员在战车中不管是行驶还是作战，都感到十分舒适。最高速度25km/h，加满油可以供战车行驶120km。

　　貂II式中型战车

　　炮塔没有配备37mm火炮，而是安装了一门57mmL/27短管榴弹炮，其它与貂式战车一模一样。

　　貂式指挥战车

　　没有配备火炮，只装备7.62mm机枪一挺。配有无线电台。

　　云豹中型战车

　　油箱容积400L，最大行程100km。

　　<a href=http://www.cmfu.com>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起点原创！</a>

605茶水间：篇外故事

更新时间2006-6-10 1:02:00 字数：5076

　上海的傍晚，黄浦江两岸的璀璨灯火中总会带着点暧mei与糜烂的感觉，特别是在黄浦江东岸边，这个很多年前叫做“银盛大厦”，今日以“东方宝珠”而著名的大厦四周。

　　在上海的外国人通常都把这里叫做“Oriental Paradise”，一个在上流社会场合中永远也不会被提起的名字。

　　大厦前后的停车场上此刻差不多停满了各种豪华的轿车。每当一辆车停好，车场保安都会飞快的上前，用红色的专用盖板将汽车前后的车牌遮住。大厦的正门前，隔着临江的马路，一个不大的专用码头上也泊满了各类的游艇。游艇一靠码头，同样有保安冲上去用红色的盖布罩住游艇的艇名和编号。车水马龙，迎来送往，煞是热闹。

　　所以，传说中那天晚上，当那2个白人男子从马路边停住的出租车里下来，并肩穿过停车场与马路之间的草坪向大门走来时，大厦门口12名身着欧式晚礼服的咨客小姐没有1个注意到他们。

　　人类历史上的奇异的一页就在今晚被揭开，在如此不经意之间……

　　楼下的大堂内，那些由于多年前笨拙设计造成的多得过分的大柱子，大多都被巧妙的包上了金色的绸缎，抢眼的灯光打上去显得无比辉煌，剩下的几根没包绸缎的，上面也镶满了巨大的镜片，折射着四周走动的俊男靓女、灯红酒绿。

　　但刚刚进来的那2名白人男子显然不在意这些。其中那名年轻的男子对这时才迎上前招呼的咨客小姐微笑着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说道：“请将你们经理叫来，谢谢。”

　　也许是这位年轻白人男子脸上那微微带点羞涩的表情，也许是他身旁那个体格强健男子脸上表情的冷酷，这个稍嫌古怪的请求被马上执行了。

　　面对脸上挂着矜持笑容、徐娘半老的经理，保罗·波特又一次露出他那男孩子般天真，还带着点羞涩的笑容：“我要找你们的丁老板，我知道他现在就在909房间。这是我的名片。”

　　保罗手中出现了1张黑桃A的扑克牌，他身边的科柯·莱恩斯沉默的递过了他的名片――那也是1张扑克牌，但牌面是方块2……

　　位于大厦9楼的909房间是套豪华的贵宾房，有4间带有独立桑拿洗浴设备的大卧房，1间宽大到足以供20对男女开Part的客厅。客厅外的专用大阳台上，还可以供至少3对男女同时进行烛光晚餐。可今天晚上，这套最大豪华房只有丁震浩一个客人在这里，严格的来讲一个客人都没有，因为丁震浩也是这座大厦的主人。

　　丁震浩今天兴致本来很高，从晚饭后就开始了他的快乐时光。他从第一间卧房出来的时候，听手下小心的进来禀报说楼下有人找他，而且对方竟然知道他在这儿时，不由得愣了愣，但是他只在客厅里坐了不到10分钟，通过电话得知对方只是2个人，四周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动静，上海滩官面上也没什么异动时，就只是说了声：“赶走。”就接着进了第二间卧房。

　　过了10多分钟，当手下又一次在客厅里胆怯的喊叫有人找他时，丁震浩真的有点生气了！他披着睡衣从第二间卧房里出来，正准备破口大骂，却愣住了：客厅里，他那名手下是跪在地板上的，1名年轻的白人男子正在细心的帮另外1名年纪较大的白人男子往胳膊上涂药水，墙角的柜子旁，有只抽屉被搁在地上，抽屉里的各种药品和成包的各式安全套扔得满地都是。

　　看见丁震浩出来，衣服在刚才的打斗中被撕破的保罗不好意思的说道：“丁先生，打扰你了，又是我们两找你。”

　　丁震浩没好气的看了这2名白人男子一眼，走到客厅门口拉开门。他看见在走廊上躺着4名手下，远处，走廊尽头楼梯拐角处一大群手下正挥舞着斧头和短刀，面带惊惶，蹑手蹑脚的过来！

　　丁震浩转过脸，对跪在地上的手下说道：“去，让他们都给我到10楼的天台上跪着去！”

　　“还给他们！”科柯·莱恩斯笑着将5把手枪扔到地板上。丁震浩用穿着\*细羊皮拖鞋的脚踩住那手枪，低头对伸手想去抓枪的手下狠狠的瞪了瞪眼，手下连滚带爬的出去了。

　　“都给我滚出去！把门关上！”随着丁震浩这一声吼叫，从4间卧房内总共出来6名肤色人种各异的年轻美女，她们身上都裹着睡衣，边偷眼打量着那2名白人男子边都急忙出去了。

　　“我不想和你们做生意，你们那单生意太小！”丁震浩等客厅门关紧后，弯腰捡起1把手枪，“哗啦”一声推子弹上膛，嘴里淡淡的说道。

　　“丁先生，你想做大的生意吗？”保罗微笑着问。

　　“当然！”丁震浩简短的说道。他将那把上了子弹的手枪对着保罗和科柯比划着，看到对方2人完全没反应，于是无趣的将手枪又“哗啦”一声退了膛。

　　“油太多了。”科柯仔细检查了一下涂好药水的伤口，满意的点点头，同时对丁震浩笑着说：“你那些手下给这些枪上的油都太多了，这样会影响射击的。”他是用英语说的。

　　丁震浩随手看了眼自己手中的枪，嘀咕了声：“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能讲英语了？”他这句也是用虽有点口音，但很流利的英语说的。

　　保罗拍了拍科柯的肩膀，接着走到酒柜前，内行的挑出1瓶1892年的波尔朵白兰地，倒在2个杯子里，嘴里说：“得了，丁先生，我们还是谈谈生意吧。”

　　“你先说那个大生意！”丁震浩毫不客气的说道，手里的枪虽然已经放在茶几上，但没有伸手去接保罗递过来的酒杯的意思。

　　“好吧。”保罗将对方的酒杯放在茶几上，站着轻轻的抿了口自己杯中的酒，对已经坐倒在沙发上的丁震浩说道：“既然你这么喜欢大生意，我就说个大的――什么样的赌博最容易让大多数人参加？”

　　丁震浩毫无表情的看着保罗，不说话。

　　保罗放下酒杯开始在沙发前的地板上来回走动，那神情很像是在给学生上课：“跑马？跑狗？开赌场？不，不，不……”他摇摇头：“这些生意都有人在做了！而且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硬要去抢的话，那你多办会被……”他做了个鬼脸。

　　丁震浩还是不说话，但眼里已经露出了光彩，他伸手抓过自己的酒杯，喝了一口，用期待的眼光看着保罗。

　　保罗继续授课：“没错！你要是想做大的赌博生意，就一定要创办新的形式出来！这个新形式必须要符合以下条件：1、这种新形式一定要看上去不像是赌博，很多人会参与，甚至会引起各国政府的支持；2、这种新形式输赢结果一定要可控，否则你这个大庄家就会完蛋；3、这种新形式的输赢控制不能太明显，一定要显得相对的公正……”

　　“女子摔跤！带色的那种！”丁震浩高兴的说。

　　“不，不，不……”保罗又摇头：“你能想到体育活动，这已经是一种伟大的进步了！但是你忘记了：女子摔跤和拳击一样，太容易被人猜出是有人在控制结果。这种体育活动最好是一种最接近人类战争形式的项目，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是团队与团队之间的，这样才能更容易激发起人们的群体意识，才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而且看上去也不像是能被暗中控制的样子……”

　　“篮球？”丁震浩充满希望的说道。

　　“丁先生！”保罗痛心疾首的叫道：“这种由你们伟大的国叔史发明的运动，实在是太注重个人的发挥了！3个人很卖力，2个人放水，那就立刻会被观众看出来！而且1名天才球员要是发挥的出色，可能就会导致整场比赛的结果！你不可能收买控制5个人当中的全部，那样肯定容易走漏消息，会出丑闻的！”

　　丁震浩沮丧的一口气喝干了杯中的白兰地。

　　保罗微笑起来：“不要失望，继续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什么运动中，团队可以以排兵布阵的形式进行？这样，除了一定要控制住的裁判，只要控制住关键位置的少数运动员就可以控制住整个局面；什么运动中，那些技术最好位置最关键的球员可以用各种借口发挥失常？这样，观众的期望值可以在合理的解释下变成送进你口袋的钞票，而且这种运动每方参加比赛的人数不能少，失败就有了更多可推卸的对象，从而保证跟你合作的运动员不至于太显眼；什么运动中，那些技术水准高的团队绝对可以保证对局面的控制？这样，你就不用冒着风险去控制每场比赛的两边，仅仅靠着控制住实力强大的那一方，你就可以让他们赢就赢，让他们输就输……”

　　“要是两个团队的实力水准一样呢？”丁震浩困惑的问道。

　　“那你就要通过游戏规则的设定，以及牺牲各把个裁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保罗果断的挥舞了一下胳膊，但接着他又笑着补充了句：“要是和你有私下关系的两个实力强的团队真碰到一起了，那么观众们押在两边的赌注通常都会相等，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真实的去较量一番又何妨？”

　　丁震浩深以为然的点点头：“对，这只是单生意。”

　　“丁先生，”保罗站住脚，严厉的说道：“你要是真选定了这个项目种类，你千万要忘记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你必须对这个项目进行包装，一定得让大多数人坚信这个项目是高尚的，公正的，充满阳光的！要是有不识趣的人敢在媒体上质疑这点，那我相信不用我建议，你也知道该怎么处理……”

　　“要是一些团队不听我控制怎么办？只要是运动，那就总有偶然事件的。”丁震浩已经开始认真的思考起技术细节。

　　“这种团队就尽量通过规则进行控制，不要让他们参与重大的、投注量大的赛事！”保罗果断的说道：“还有，那些水平极差的队也要想办法别让他们参加。他们参加的比赛悬念太少，虽然赔率有很大的差异，但结果也太容易被猜中了。要保持这种项目重大赛事的吸引力，你就不可能让太差的队去赢！而且，绝望中的人，很容易怀疑并注意对手的私下交易的，他们又不值得你收买，所以，一定要在某个团队已经达到了某个实力基准线之上，而且证明他们中的关键人物是可以被控制的，才能让他们参与重大的赛事！这是原则。”

　　“很好！”丁震浩跳起身来，兴奋的说道：“这样一来，我就可以通过重大的赛事来坐庄收钱了！这个生意的确是个大生意，只要花时间花钱去投资，就可以越做越大！”

　　“那你选择好用什么运动项目了吗？”保罗笑着问。

　　丁震浩得意的点点头，但接着就做了个“嘘嘘”的动作：“这件生意真不小，得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准备，还得说服各国那些有实力的人物来参加。你放心好了，保罗·波特先生，只要我决心动手去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你不管在哪儿都会知道，而且我建议到那时你能过来跟我一起做！”

　　保罗扭脸看了眼科柯，转回脸来笑着问了句：“那么？”

　　丁震浩真诚的伸出手来：“那么，我决定先和你们做做弘扬我们中国武术的小生意！”

　　两人的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

　　又过了40多分钟，保罗和科柯由“东方宝珠”一干经理人员殷勤陪同着，大摇大摆的从大厦正门里出来。1辆带有“东方宝珠”标志的豪华轿车恭候在门前，准备送他们两回酒店。保罗穿着一身丁震浩刚刚送给他的，红色的对襟唐装，形像显得多少有点怪异。

　　临上车前，前皇家海军陆战队上尉科柯·莱恩斯伸着脖子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对面码头边，随着水波晃动的那些私人游艇。

　　保罗拍了拍他的肩膀，诚恳的说道：“老科柯，你放心，我们马上就会有这么一艘船的！”

　　他们俩在后座坐好后，汽车门被徐娘半老的经理亲自关好，汽车启动了。

　　科柯好奇的低声问道：“保罗，你刚才和丁先生谈论的那个用来赚大伙钱的项目究竟是什么啊？我只知道那应该是种球类运动。”

　　保罗羞怯的笑笑，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那种授课般的神气，他腼腆的想说什么，眼睛正好看到车窗外的什么，于是，他笑着用手指了指：“那也是个球。”

　　科柯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去，就见在夜色中，远处的那座气势宏伟的“主导思想塔”正被各种灯光照得通亮！上面的那个正圆大球，因为金属材料的缘故，表面是由一块块做过抛光处理的铝合金以五边型和六边型的形式拼接而成，今晚的空气清晰度相当的高，那些五边型和六边行的边缘在灯光照射下，在这个距离上看着很清楚。

　　科柯顿时恍然大悟！“原来你是建议用……”

　　保罗急忙做了个“嘘嘘”的动作，看了眼前面专注开车的司机，接着对科柯不好意思的说道：“这只是单生意，科柯。”

　　科柯又回过脸去看了眼那只硕大的，在灯光下无比明亮的大球，忍不住微笑起来：“要是有一天，你们的设想真的实现了，那些为此赔了很多钱的人们知道了今晚的设计，他们会怎么想？”

　　保罗无动于衷的说道：“大伙看着高兴就行了。得了，科柯，你又不是不知道赌博其实是怎么回事。”

　　科柯做了个鬼脸，耸耸肩：“没错，大伙看着高兴就行了……”

　　汽车在灯火明亮的浦东临江马路上，向着远处的过江大桥开去。

606更衣室：歌声

更新时间2006-6-18 19:15:00 字数：688

　下面是我为雨辰小姐写的歌，要是有同乐真的谱上曲，再找个嗓音类似蔡琴歌手唱一唱，想必滋味会很不错。

　　《四郎探母》

　　〔京戏传统琴鼓伴奏〕

　　（京戏武生高腔嘎调）站立宫门叫小番！

　　〔京戏传统伴奏，快板，西洋乐队渐入〕

　　〔京戏伴奏渐收，西洋乐队伴奏，旋律舒缓〕

　　（女中音通俗唱法低沉起）

　　夜未尽，你就说想去看看黎明模样，

　　劝君且睡，

　　点点星光此刻还闪烁在草原夜空上。

　　……

　　天方白，你就说想去独自信马由缰，

　　劝君迟醒，

　　片片朝霞还没映红你我的锦帐床梁。

　　……

　　君嫌今宵苦长，

　　我却只想多抱抱你结实宽厚的肩膀，

　　因为知道你的柔情已偷偷收起，

　　藏进天亮后你要带走的那件行囊。

　　从此后我只是你遗忘在故事中的新娘。

　　……

　　君嫌今宵苦长，

　　我却只想多抱抱你令我沉醉的肩膀，

　　因为知道在你每次湿枕的梦中，

　　都不是我在聆听你诉说着衷肠。

　　天亮后我再也不会穿那些美丽的衣裳。

　　〔乐队伴奏渐收〕

　　劝君且睡，

　　劝君迟醒，

　　其实我早准备好令箭要帮你回转朝思暮想的故乡。

　　〔乐队伴奏终止〕

　　但此刻我只想多抱抱你宽厚的肩膀。

　　天亮后我再也不会穿那些美丽的衣裳，

　　从此后我只是你遗忘在故事中的新娘。

　　〔京戏传统琴鼓演奏，曲牌《夜深沉》〕

　　〔曲终〕

607房间：空房

更新时间2006-7-18 12:46:00 字数：48

　　此房间原内容和绝对与作品相关部分有重复，取消。

　　空房待售。

有关背景介绍设定和其它

更新时间2007-1-28 4:23:00 字数：4835

　你将要看到一个故事：《异时空－间谍》。

　　故事所发生的一切背景都是基于我的朋友中华杨（不用猜，是笔名）的巨篇军事幻想小说（长篇没这么长的――300多万字）《异时空－中华再起》（象药品广告？）所幻想的历史环境创作的。

　　中华杨是个脾气很好的人，他一点也不生气我用他幻想的世界来编故事，哪怕这个故事他不是很喜欢。之所以用他幻想的世界编故事，那是因为本人不愿意在讲一个离奇故事的时候还要小心翼翼的注意那些众所周知的禁忌。世界上有很多痛苦的事，比如因为故事里不小心写了什么地名什么人名而吃官司。

　　所以，预先申明：本故事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异时空－中华再起》所幻想的世界里，如有雷同，纯粹见鬼！

　　考虑到阅读者的习惯，在小说开始之前，还是有一些类似幻想故事设定的文章，以及一些在编故事过程里觉得好玩的东西给大家看。

　　如果阁下的阅读习惯是喜欢先进入某种氛围再看故事，那建议您从故事前的“绝对与故事相关”部分慢慢看起。那儿，有很多文章是我和中华杨的一些朋友编撰的，其中有几篇的专业学术素养是很不错的。

　　如果阁下的阅读习惯是急于先看故事，那就从正文的第一部《谍影》看起。

　　要是你的阅读习惯正好处于上述的两种情况之间，那么看一看下面这个我根据《异时空－中华再起》做的故事梗概，再看故事的时候会清楚很多――或许是更糊涂了。

　　离奇的一切是从2002年开始的。

　　2002年的某天，一起在军队大院长大的两个男孩，现在二十出头的宁波市交警吃着薯条带着突击步枪开着桑塔纳警车去军队靶场玩枪，路上开进了一团奇怪的雾气当中，然后就消失了。

　　他们穿越了时空，来到另外一个历史分叉的中国，时间是1861年。关于时空倒流和历史分叉什么的，有很多说法，总之，那个世界因为他们俩的到来就和你我这个世界无关了！这点很重要，很重要……

　　两个小伙子先是投奔了太平天国起义的队伍，因为拿着很厉害的步枪，杀人效率够高，所以就当了小头目。最后因为对太平天国最终的历史发展丧失了信心，就趁机拉了千把号人从宁波跑温州去了。

　　接下来，这两个21世纪的中国青年从温州开始，几乎把伟大的党在解放全中国前的路都走了一遍。而且作者中华杨是个善良的人，几乎没让这两个年轻人遭受什么太大困难就让他们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共和国――对，没人民，所以不能说是完全盗版。

　　除了没有“人民”这两个字外，建国战争过程和土改过程死的人也不多――我说过：中华杨心软――所以这个在1867年建立的国家就不是跟现在咱们一样的国家，而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咸与维新”或者准确说是“咸与共和”的国家，总之，是大搞工商建设和近代化工业改造的国家。

　　对了，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叫杨沪生，一个叫史秉誉。

　　建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有两个国父。擅长打仗的杨沪生做了议长，擅长搞外交的史秉誉做了国家主席，最早的留学生容闳先生做了政务院总理。另外，胡林翼死了，曾国藩自杀了，李鸿章投降了，左宗棠起义了。

　　因为杨沪生常年带兵，而史秉誉要么是跑来跑去搞外交，要么是在后方搞后勤，加之杨沪生更喜欢剽窃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诗词，所以，杨沪生在军内和民间的威望自然就更高些，史秉誉在建国几十年后逐渐就被大伙在私底下叫做“国叔”了。

　　毕竟是从21世纪过去的年轻人，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这个国家一开始就参照了欧美政治制度，建立了代议制和三权分立，政治体系很象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杨沪生和史秉誉建立的政党是社会党，总理容闳和一帮子文人建立的政党叫自由党。可以理解的民族文化传统导致社会党从1867年到1918年一直是第一大执政党，至少拥有超过半数的国家议会席位。两位国父也早早的就辞去了公职，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史秉誉在1899年去世，杨沪生活得长些，在1916年去世。

　　那个世界的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因为两个年轻人的“前瞻”能力超强，所以在技术上总是步步领先。爱迪生之类的发明家从小就会被中国政府挖来打工，要不是这两位交警出身的人科学史常识差，那个时代的全部科学家几乎都会在中国幸福生活的。

　　总之，到了1900年的时候，中华杨笔下的中国已经初步进入了工业化，并且打败了沙皇俄国，赶走了东南亚的西班牙荷兰殖民者，还成功的肢解了日本，国家版图比唐代还要大一些，有51个省，生活着6亿多各族人民。能单独和这个中国在军事能力上抗衡的国家就只有英国、美国，和德国了。

　　可能是觉得总写这些国家大事没意思，中华杨笔锋一转，在《异时空－中华再起》的第三部里，开始描写两个在那个中国出世的青年。那两个青年一个姓徐，一个姓王。小徐叫徐永晋，小王叫王林斌。

　　徐永晋和王林斌都是江西一个小城市内出生的，徐永晋出身工人家庭，学习好，王林斌出身企业家家庭，学习差。两人都是当地重点中学的学生，同学关系还算不错。

　　1912年世界大战爆发了，1913年小徐和小王都参了军，小徐是陆军，小王是海军。小徐作战勇敢，运气还算可以，到了1918年已经是世界上第一个伞兵团的团长了。小王机灵聪明，运气更加好，到了1918年已经是海军上校了。然后小徐的运气就变坏了，最后受伤被俘，获救后降级退伍，灰溜溜的回了家。小王参与了军中的小圈子政治，靠出卖自己的老上司章骞中将，导致这位正直的职业军人被诬陷成叛国分子和走私犯，进而被做成了自杀，小王得以继续留在那个世界的中国海军中，前途无限。

　　这个章骞中将死得很可怜，人也很不错，我喜欢，所以在《异时空－间谍》的第三部《谍恋花》中又让他露了一面，和一名女主角谈了谈恋爱。

　　1919年3月的某天，德国投降，世界大战结束了。主要战胜国是中、英、美、俄、日，主要战败国是德、奥匈、意大利、土尔其。跟我们这个世界不同的是，除了欧洲的东线和西线，法国还被德国提前打垮，被德国人全境占领了几年，再有就是拉丁美洲的好多国家都跟着墨西哥跟美国打了一仗。中国远征军在这场大战中，从印度洋杀到大西洋，打遍全球无敌手。中国发明的各种武器也改变了战场的样貌。概括来讲，中华杨描述的战场战争中，中国扮演了一个类似我们这个世界的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中美国扮演的大部分角色。

　　上面是我对《异时空－中华再起》和我写的这个故事有关联内容的概括。

　　但中华杨本人是个好青年，他一向认为没有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运动，中国就算是能初步工业化了，但肯定是没有现在咱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更有希望的！灰色的东西肯定不少，但中华杨自己又不愿意打自己的耳光，所以我就当把丑人，负责在中华杨幻想的那个看上去很美的世界上面小心的加点灰色。画过油画的朋友应该都懂：画明媚的阳光的时候，一定要用阴影和灰调子来衬阳光的灿烂，否则油画就全成年画了！年画固然也有质朴的美感，但中华杨追求的还是更喜欢有点俄罗斯巡回画派风格的质感。

　　所以，这一点要强调：看了我讲的故事，千万不要觉得中华杨幻想出来的那个世界就不好，好着呢！

　　我的《异时空――间谍》故事是从杨世界的1895年开始的：

　　那一年的前一年，即1894年，新当选的社会党政府在处理退伍老兵的安置问题上出现了政策偏差，惹了很大的麻烦，史秉誉和杨沪生为此发挥了影响力，平息了民众的不满，但也让很多本来想靠高压解决社会问题的官员暗中不满！这伙官员对史秉誉更不满，因为他们相信国无二日，这些中国官员不知道两位国父的来历，理解不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总觉得史秉誉影响了杨沪生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尤其对史秉誉总是暗中支持自由党发展的行为，这一小撮官员就更不满了。因此，这些官员中一些负责情报工作的人策划了阴谋，勾结国外的反华势力，策划了一起飞艇爆炸事件，准备干掉出席新型飞艇首飞仪式的史秉誉。

　　阴差阳错之下，史秉誉那天偏偏没有上那艘飞艇，爆炸的飞艇炸死了好多技术专家。杨沪生闻之大怒！他和史秉誉紧急商议后，决定由史秉誉暗中指挥情报机构的清洗和重建，杨沪生则通过一系列的权力操作对牵涉此中的军队系统进行调查和清理。

　　也许是出于某种补偿心理，史秉誉将飞艇爆炸中死亡的一对夫妇遗留下来的14岁的孤儿收留在自己身旁。在史秉誉身边成长了几年，这个叫埃瑞克·亨特的美中混血男孩对情报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志愿加入中国的谍报队伍。几经说服无效，史秉誉只好亲自特批了这个孩子的加入，并且组织人马对他进行了严格的谍报训练。

　　在史秉誉去世后，1903年，这个孩子冒名顶替了一个叫托马斯·莫兰特的英印混血儿，进入了英国，并且靠顶替对象的家世渊源混到了英国海外情报处的领导者身边。此后，这个托马斯·莫兰特就一直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最终在伦敦大学获取了博士学位，并且成了英国谍报机关的外围分析专家。这段时间内，他是在所谓的沉睡期，即除了定时和联络信使见面简单的接受安全评估外，原则上不用执行任何上级任务。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杨世界的1916年……

　　那一年，在杨世界，中国远征军赢得了地中海海战并占领了意大利人的罗得岛；沙俄军队在德奥联军面前溃不成军；小王这个机灵鬼成为章骞手下的少校；小徐幸运的遇见了国父杨沪生，并去黄浦军校学习；墨西哥对美国宣战……

　　那一年，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中，有些事件也应该了解一下：

　　中国：

　　这一年，参加了法国外籍兵团的中国人朱斌侯驾驶战机在欧洲击落了他的第一架德国对手。此后，朱斌侯在法国外籍兵团航空队担任了1年多战斗机飞行员，在空战中取得了击落敌机2架、迫降2架、击伤1架、击落气球1枚的战果。此人在1924卷入中国内战，飞机被孙传芳的部队俘获，其本人逃走，从此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袁世凯在这一年登基称帝，然后逊位，再然后死掉。

　　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在这一年也病逝了。

　　黄兴居然也在这年去世了。

　　美国：

　　暴发了大规模的脊髓灰质炎。

　　作家杰克·伦敦去世，扎吗啡扎死的。

　　通过了《反倾销法案》，对，就是那个总在《新闻联播》里出现的法案。

　　潘兴率领美国士兵杀了好多墨西哥人。

　　无线电收音机被捣鼓出来了。

　　英国：

　　用自己的军舰在日德兰海打沉了好多艘德国人的军舰。

　　开始用坦克杀人了。

　　在法国战场杀了好多德国士兵，还死了很多英国士兵，在另外一个地方好多英国士兵向土尔其军队投降。

　　德国：

　　爱因斯坦完成广义相对论。

　　柏林奥运会因一战停办。

　　好多士兵在战场上被英国法国俄国士兵杀死，也杀了好多英国法国俄国的士兵。

　　法国：

　　士兵们忙着杀德国士兵，或被德国士兵杀。

　　巴黎被德国人飞艇给炸了。

　　俄国：

　　妖僧拉斯普廷被杀。

　　士兵们在忙着杀奥匈帝国士兵以及被德国士兵杀掉或俘虏。

　　无论前线和后方，冻死饿死的人都不少。

　　和日本秘密签订《日俄协议》的秘密部分，主要是协议双方如何共同侵占中国人利益的事情。

　　意大利：

　　忙着打仗，主要战争手段是拼命增加对方看守并养活意大利士兵的压力。

　　奥匈帝国：

　　茜茜公主的老公弗郎茨·约瑟夫死了。

　　忙着养活战俘营里的意大利士兵，以及送士兵去前线被俄国人杀。

　　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时代结束。

　　日本：

　　北一辉出版《中国革命外史》，提出日本应该取代英国成为亚洲的盟主。

　　夏目漱石去世。

　　与俄国签订了《日俄密约》，开始策动外蒙独立。

危机(1）

更新时间2005-11-10 18:54:00 字数：3119

　连绵两周冰冷潮湿的浓雾天气后，冬天就来了，刺骨的北风吹过霍罗维尔大街将昨夜的残雾驱散，紧接着又卷起枯黄的树叶呼啸着掠过伦敦塔，再将这些树叶洒落在泰晤士河肮脏的河面上。这样的天气，又是星期天的早上7点钟，就连伦敦桥上也没有别的什么行人，只是偶尔会有往圣保罗大教堂方向的汽车经过，证明着在这个早上除了可怜的托马斯·莫兰特以外还有其他伦敦人在活动。

　　走过桥后，裹了裹竖起的大衣衣领，感觉到街对面的那名巡警正在注视自己，托马斯·莫兰特很自然地掏出怀表看了眼，7点过4分，然后他小幅度挥舞着手里像支拐杖似的黑色雨伞，迈着伦敦绅士特有的，不紧不慢的步伐继续走向泰晤士河畔的公共电车站。这时，从唐宁街方向驶来的公共电车正好在街道上出现，于是托马斯感觉到那名巡警扭过身去，不再注视自己。

　　可怜的英国警察！托马斯想到道：只要你能表现出对自己正在做什么很清楚的样子，他们就不会再管你了。在这些警察的眼里，只有那些行为古怪，神情恍惚的人才是可疑的。呵呵，那个警察肯定已经判定，他刚才关注的这位绅士只不过是因为某种正当理由要在这个寒冷的早上出门的可怜人，托马斯恶毒地猜想着上了有轨电车。正好是7点05分，星期天早上伦敦的有轨电车总是和钟表一样准时。托马斯站在空荡荡的车厢内朝后部望去，果然，一个身着红色风衣的姑娘孤零零地低头坐在那儿。随手往睡眼朦胧的中年男售票员胸前的口袋里扔了几个便士后，托马斯慢慢向姑娘那边走去，走到姑娘身边时，托马斯将大衣领放下，露出里面红色的围巾并努力做了个潇洒的姿势说道：“请问小姐，我可以坐你身边吗？”

　　男人啊，看着托马斯笑容可掬地坐在姑娘身旁，售票员微笑着想：男人在早上总是有种奇怪的兴致，哪怕天这么冷。

　　电车叮叮当当地行驶着，托马斯将目光从车窗外收回来，看着姑娘手中的那本企鹅版《莎士比亚14行诗歌选》很小声地叹息道：“这么多年了，他们就想不到换本别的书？”

　　姑娘冷冷地用蔚蓝色的眼睛看了他大衣领里露出的红色围巾一眼，没有搭腔。

　　真烦人！托马斯只好用一种比较正经的语气说：“这年头喜欢古典诗歌的姑娘已经很少了。”

　　姑娘略带羞怯地回答：“可我爸爸就是教古典文学的老师。”

　　托马斯木然地说：“那你的妈妈一定喜欢看《罗密欧与朱丽叶》。”

　　姑娘说：“不，是我的叔叔更喜欢看，我妈妈喜欢看《亨利五世》。”

　　托马斯无奈地想：这暗语多半都是北京新街口住的那帮至少在维多利亚祖母死了后就没来过欧洲的老先生们设计的，他们肯定不知道在这年头的伦敦，听见这样的男女对话大伙会笑成什么样！天哪！姑娘、爸爸、妈妈、叔叔、爷爷、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罗密欧和朱丽叶……这都是些什么蹩脚的词汇组合啊！他一边想一边听见自己用沮丧的语气说出了暗语的最后一句：“太好了！我爷爷也喜欢看《哈姆雷特》。”

　　完成了接头暗号的查验，两个人都不说话了，仔细打量着对方。姑娘看着托马斯褐色的眼珠，微微发福，肤色略显深色，面颊还有点暗斑的欧洲人面孔，心中重复着出发前默记的资料：代号“王佐”，男性，今年34岁，父亲是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母亲是中国江西背瑶族人，其本人出生在中国，1903被派遣1904年潜伏进英国。就这么多了，为了防止自己在派遣过程中出现意外，在和王佐见面以前上面只让自己知道这么多，至于王佐在英国的身份、姓名、相貌都一概不知。告诉自己的这些基本资料，也只是在必要时进行安全核查时用的。

　　托马斯也在默默回顾着前些日子收到的资料：代号“苏秦”，女，今年27岁，父亲是布尔人，母亲是普鲁士人，父母是入籍中国后认识结婚的，现都在北京某科研机构任职。其本人出生在北京，1907年师大女中毕业后被招收进廊坊社会管理学院，优异成绩毕业后又在位于汉中的世界文化研究学院就读。托马斯自己曾经在这两个学院进修过，自然很清楚这些学校都是教什么的。特别是世界文化研究学院，一条大的山谷里修建了好多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村庄，就在那个山沟里的英国村，自己原先的宾西法尼亚口音被矫正成了牛津腔。

　　车厢前部的售票员远远看着在空荡荡的车厢后部互相打量的这对男女，不由得有点嫉妒：看来这对男女已经开始互生爱慕之心了，有戏！果然，他刚想到这里，就看见男士向那位小姐伸过手去做自我绍。

　　托马斯：“你好，我是托马斯·莫兰特，从事历史学研究，很高兴认你。”

　　姑娘羞怯地握住他的手：“凯萨琳·辛普森，刚从加拿大回到英国，还没有找到工作。我也很高兴认你。”

　　托马斯一本正经地说：“是吗？加拿大是个好地方，去年我还在多伦多参加过一个学术活动。”

　　凯瑟琳高兴地笑出声：“是吗？我就是在多伦多读的女子职业培训学校。”

　　我知道，托马斯心里想：你在1913年年底冒名顶替一位早不知道在哪儿死了的凯萨琳·辛普森进了那所女子职业培训学校，毕业后今年夏天又获得渥太华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聘请来新设的伦敦办事处工作，到了伦敦工作四个月后那家贸易公司因为商业原因撤销了伦敦办事处，你又不愿意回加拿大，所以就获得一小笔补偿后独自留在了伦敦。真是照顾女性！托马斯有点愤愤不平，花这么多钱，给她铺设了这么舒服的一条进入通道，哪象我当年，为了进英国差点把命都搭上了……

　　托马斯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凯瑟琳：“我在伦敦大学旁边有个小办公室，正好秘书温妮小姐被传染上了肝炎，回约克郡老家休养去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托马斯同情的表情主要来自心里对老处女温妮的怜悯：四个月前收到通知后，他就带着温妮去吃了四次异域风情的阿拉伯餐，直吃到温妮某一天开始发烧……也不知道某些人在温妮的菜里放了多少肝炎病人的唾液――想想都恶心……

　　凯瑟琳惊喜地双手握紧托马斯的手，大声道：“太好了！你真是太好了！我今天就是要去乌里齐拜访我的一位同学的亲戚，看看他那里有没有好机会。”

　　有点过火，这姑娘真是有点表演过火了。托马斯一边在心里评判，一边从姑娘的手里轻轻抽出自己的手。“好的，凯瑟琳，这是我的名片，你可以在星期一，也就是明天下午三点钟来我的办公室，我的同事詹姆斯·布来恩教授可能会有兴趣过来和你进行一次谈话，我会帮你安排的。你知道，他才是我们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该死的教授，要不是你那么苛刻、小心，北京怎么会让我冒着风险来安排凯瑟琳出场！

　　“你放心，莫兰特先生，我会让布来恩教授对你招人的眼光很佩服的！”凯瑟琳很自信地说。

　　“希望如此，我对你也很有信心。”托马斯说：“明天下午见！现在我要在皇家海军学院下车了，今天我得加班，明天早上还有24个马上要毕业的海军绅士们等着我给他们历史论文的成绩呢！”看见凯瑟琳露出真的很惊奇的目光，托马斯马上明白对于自己的生存状态凯瑟琳知道得很少，一种奇怪的虚荣心涌上心头，因为这证明在北京高层的心目中，凯瑟琳的价值远远不如自己。正如詹姆斯·布来恩常说的：“谁重要，谁知道的就多，这就是全世界情报行业的最大恶习。”

　　中年男售票员看着姑娘拿着男人给的名片，一直回头看着车窗外走在路旁男人的背影，带点嫉妒又带点色情地想：姑娘开始被这个男人套住了，一段罗曼蒂克就此开始，这个男人真的很有艳遇啊！

　　这位售票员一辈子也不会明白的是：刚才，就在他面前，潜伏在英国已经11年，并且已经成功打入英国情报圈子的中国间谍“王佐”在深度埋藏了多年后，与北京派遣，辗转而来的助手“苏秦”取得了联系，这意味着“王佐”已被唤醒。

危机(2）

更新时间2005-11-10 18:55:00 字数：5698

　天上巨大的，白色的，上面绘有红色五角星的飞艇在慢慢降落着，突然，一声不大的爆炸在飞艇下部发生，紧接着浓烟开始从飞艇下面的吊舱处冒出。地面的人群开始骚乱、尖叫、奔跑……

　　少年没有叫也没有跑，也听不见周围任何声响，只是呆呆地仰面看着。飞艇开始冒出火光，然后剧烈燃烧，慢慢地，歪斜地向地面坠下……

　　眼睛猛然张开，托马斯·莫兰特惊恐地搜索着亮着幽暗灯光的房间，好一阵才明白自己是躺在伦敦自己卧室的床上，全身都因为汗水而湿漉漉的。他感觉嘴里一股烟草的臭味，喉咙发疼，舌头肿得有点麻木。一定不能再抽那么多的香烟了！托马斯告诫自己，每次熬夜抽大量的香烟以后，他都会被恶梦缠绕，不，不是恶梦，是记忆，是自己最应该淡忘的记忆。他从被汗水搞得潮湿的鸭绒被里小心地伸出手去，穿过冰冷的空气，抓过搭在床边椅子上的法兰绒睡袍裹在身上，然后挣扎着起身赤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走进卫生间。

　　灯光下，镜子里面是张没有精神，中年白人的脸。这张脸童年的时候是那么的可爱，少年时带着点病态的忧郁美，可是现在看着那发福的，并且因为刚刚在睡眠，还带着点浮肿感觉的脸，托马斯·莫兰特只觉得一种深深的沮丧笼罩着自己。他抓过浴巾擦拭了下脸上的汗水，顺手抓过放在洗脸台旁边的半盒香烟，掏出一根叼在嘴上，用火柴点着后吸了一口，冲着镜子吐了个硕大的烟圈。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现在的样子有点象第一个给自己香烟抽的那个老男人……

　　“我姓史，是你爸爸埃瑞克·亨特的老朋友，他是跟着我从美国回来的，那时候你爸爸也就比你现在大个几岁。”

　　少年呆呆看着面前的这个50多岁的胖男人，什么话也不说，从飞艇爆炸后，他已经两周没有说任何话了。跟在这个姓史男人身后的中年男子伸过脸来：“你说话啊，亨特，首长在和你说话呢！”

　　姓史的男人淡淡地看了眼这个男人，轻轻摆了下下巴，于是中年男人低头退出了房间。史将小亨特轻轻扶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在另一张沙发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香烟低头抽起来。两个男人谁都不说话，屋子里飘着清灰色的烟。在这个男人抽出第三根香烟时，小亨特突然说话了：“你为什么不把烟盒掏出来拿烟？”

　　史的手指抖了一下，还没点着的香烟掉在地上。他不好意思地看了眼少年，吃力地弯腰拾起那根烟，然后又尴尬地从口袋里掏出半盒烟来放在两只沙发之间的茶几上。史看着小亨特，非常认真地说：“我有个好朋友，他这个人以前总是抢我的香烟抽，而且不光自己抢，还经常领着一大群人抢，我从那时候起就养成不把烟盒拿出来，一根一根掏烟的习惯。”

　　“你说的那个朋友是杨沪生吧？”小亨特又严肃地问到。

　　“是他，”史秉誉也一脸严肃地回答：“这件事情是中国政府的绝对机密，你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说出去。”

　　两个男人就这样严肃地对望着，然后老男人嘴角抽动了几下，希望能影响到少年也笑，可少年却做了个出乎他意料的反应――只见少年伸手从茶几上的香烟盒里掏出一根烟，叼在嘴上，静静地看着他。

　　史秉誉表情怪异地看着少年，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将打火机递了过去。少年接过打火机，点着烟，轻轻地吸了口，然后轻轻地将烟吐到空气中。史秉誉看着他，不吭声。

　　小亨特眼睛望着面前飘散的烟，突然开始用宾西法尼亚口音的英语说：“我爸爸喜欢讲当年在美国被你招到中国的事，他说你第一次看见他画的飞行器草图就招收了他，你还答应如果去炸英国佬，一定会让我爸爸扔一颗炸弹。”

　　史秉誉也用缓慢的，带点美国西部口音的英语说到：“是的，我答应过他。”

　　“所以，他19岁就跟你来中国了，一直在帮你制造能飞的东西。”

　　“不是帮我，是帮我们大家。”

　　“我爸爸说是帮你和杨沪生造的，说你们给他很多钱和奖章，你还见证了我爸爸和妈妈的婚礼。”

　　“是的，那时候我也很年轻。”

　　“为什么爆炸？”

　　“有人破坏，应该是个很不错的小炸弹。现场全毁了。”

　　小亨特努力思考了一下，说：“谁最有可能？”

　　“德国人是我们的项目合作伙伴，最没有可能，英国、法国、俄罗斯，这些国家都有可能……”

　　“我没事了，这么多天，我最难受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小亨特突然用汉语说了这句，然后将手中的香烟碾灭在烟灰缸里，随即闭上眼睛放声大哭起来。史秉誉看着他哭，湿着眼角，定定地坐在那里……

　　托马斯·莫兰特咳嗽了几下，将手中的香烟碾灭在烟灰缸中。他苦笑着看着镜子里的脸，摇摇头。然后是自己有一天突然明白最想干什么了，然后是史秉誉特批后的培训岁月，再然后是1903年在阿富汗冒名顶替一个叫托马斯·莫兰多的英国少年。还记得资料上说那个托马斯·莫兰多的父亲是英国医生，宝石矿业主，还有个勋爵衔头，母亲是一个英印混血的印度土邦小贵族。19岁的莫兰多出生在印度，5岁到9岁跟随母亲在英国生活，后来回阿富汗接受家庭式教育，今年马上就要跟父母回英国本土定居了。

　　但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活着的这一家人，全是照片，以及……那天晚上，身穿塔吉克部落服装的突击队带着自己终于跋涉到了兴都库什山脚，那孤零零的城堡一样的莫兰特庄园旁。山风呼啸中，庄园里不时爆发枪声，两名保护自己的突击队员小声交谈，自己听得出来，他们的口音是甘肃口音。

　　“老胡他们肯定气死了，只能拿老毛子的那甘式跟英国人干，咱们的好枪不能用。”

　　“气啥呢？咱们本来就是干这行当的。”

　　“你听，那个使唤温彻斯特步枪的狗日的枪法还真不错，每次还都能压住那甘式的枪响走两声。哎呀，老胡他们不会吃亏吧？”

　　“吃球啥亏呢？你不看看那甘式是谁拿着呢！咱们的人12杆枪冲进去压着英国人5条枪打，还能吃个球亏？”

　　“话不是这么说的――你听，没声音了，老胡他们把活干完了。”

　　稍顷，庄园主楼的门口有灯光晃了3圈，一直在亨特身后沉默不语，也是从北京一路陪自己过来的姓盛的年轻上尉简短地说了句：“我们进去。”大家忙翻身上马向庄园奔去。在庄园主楼的楼下大厅内，刺眼的气灯光下，亨特看见几个人围着地下躺着的一个不时发出可怕喘息声的伤员忙碌，陪自己进来的一个突击队员急忙问：“谁受伤了？”

　　“栓子，左肺。”有个人闷声回答。自己身后的突击队员忙围了过去。这时，那名本次带队的胡上尉拎着一盏气灯从楼上下来，低声喝道：

　　“都围啥呢？围着有个屁用！岗位呢？”

　　刚从自己身边围过去的两名突击队员忙撤回来，分列在自己身旁。

　　胡上尉说：“盛上尉，上面已经布置好了，你跟客人上去吧。你们只有1个小时，安排好就得撤了，按计划，起义的塔吉克部落武装现在已经快解决完英国驻军了，咱们不能和他们碰面。”

　　盛上尉冲着自己说道：“等一下，这次有件事情上面特别交待过――上面说，到最后准备封闭通道的时候，你要是不想干了，这次行动就撤销，我负责安全地陪你回北京。”

　　胡上尉听到这话，愤怒地冲了过来：“啥话？我们这么辛苦地干了这么多天，还差点搭上一个弟兄！他现在说句不想干了，就可以算白干了？”

　　盛上尉对胡上尉平静地说：“我也第一次接受上面这种特别指令，可你和弟兄们的行当我管不了，我干的行当你也不能管。这道理其实不用我说，对吧？”

　　胡上尉说不出话来，瞪眼看着盛上尉，盛上尉则默默地看着自己。一时间只听见外面呼啸的山风，还有地下躺着的伤员间或的剧烈喘息声。自己突然平静地走向楼梯，走过胡上尉身旁时顺手拿过他手上的气灯,在自己已经上了几阶楼梯后，姓盛的上尉和两名突击队员忙跟了上来。

　　楼上的走廊里，两具英国壮汉的尸体仰面躺着，身上满是弹孔。盛上尉抓过自己手上的气灯，走到尸体旁蹲下，把气灯放在地上，然后扭头看着自己。

　　“汤姆·柯莱德和伍德渥德·海德斯，”自己听见自己用麻木的声音在介绍：“汤姆跟我爸爸好多年了，当年在印度皇家陆军，汤姆是我爸爸做军医时的勤务兵。我平时管汤姆叫叔叔，从小是他教我骑马，打枪，还有玩阿拉伯弯刀。伍德渥德是前年经喀布尔的英国商会介绍来做保镖的，以前在皇家陆军印度的骑兵部队里当过上士，听我父母私下聊天的时候说起过，说他好像是因为赌博欠债离开皇家陆军的。我平时叫他海德斯先生。”

　　盛上尉满意地点了点头，拎着气灯起身，将气灯还给亨特，脚步却不移动。亨特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就领着大家继续往里走。

　　“这里是我们家的起居室，晚上我要在这里读书给爸爸妈妈听……”看着沙发旁边的两具尸体，亨特沉吟了一下：“躺在这里的是管家本·易仆拉欣·莫罕莫昌德和他的妻子，我们家的厨娘莫罕莫娜罕。本是印度克什米尔邦的伊斯兰教徒，我爸爸1885年准备来阿富汗做生意时在德里雇佣了他，一直就到现在了。我平时称呼他管家先生，称呼他的妻子莫罕莫娜罕大婶。他们是我在英国时结的婚，有3个孩子都在喀布尔亲戚家生活，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婶曾经想教我乌都尔语，被我妈妈发现后威胁她说，如果再被发现教我说土话，他们两口子就要被赶走。”

　　“这里是我父母的卧室，从来不准许我进去，14岁时我进去过一次，结果被我爸爸打了5皮鞭。”

　　“这里是我爸爸的书房和吸烟室，旁边是台球房，我爸爸喜欢在这里接待其他庄园的客人。”

　　“平时都有谁常来做客？”盛上尉突然发问。

　　“老虎庄园的泰格·欧文和他的太太玛格丽特·欧文，他们的女儿爱丽斯·欧文也来过几次。附近驻扎的皇家骑兵小队的队长，鲍勃中尉和军医卡特少尉偶尔也会过来，但是最近一年他们更喜欢去老虎庄园，我听我爸爸曾经私下里感叹过：爱丽斯看来是长大了……”

　　“你放心，今天晚上过后，这些人你永远都不会看见了。”胡上尉从门外走进来，落脚很轻，和他魁梧的身躯形成巨大反差：“盛上尉，交通员说起义的塔吉克武装刚才已经把英国驻军的营地拿下来了，八十六个英国人一个也没跑了，现在塔吉克人又朝我们这边赶过来，大概还有四十分钟就能到。”

　　“成，我们二十分钟以后完成布置。”盛上尉说：“那位家庭教师先生的情况怎么样？”

　　“还在厨房里数英镑呢，我叫两个人看着他。”胡上尉面露鄙夷地说。

　　“那好，你们开始放zha药，我十分钟后带客人下去。”

　　就在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一个突击队员压抑的悲呼：“栓子！”然后嘈杂的脚步声突然消失了，也再听不到那可怕的喘息声。亨特看见胡上尉身躯一震，紧紧地咬住了牙齿，然后又慢慢地将嘴张开，好像呼吸困难似的吸了口气。

　　然后胡上尉轻声说到：“那我去安排了，你们抓紧时间吧。”说罢转身出门。

　　盛上尉看了他的背影一眼，扭过头对亨特说：“去台球房吧。”

　　台球房里，两名突击队员在窗口持枪看着窗外，听见他们进来，其中一名扫了他们一眼，继续注视着窗外。台球桌上放着两具尸体，在墙角的阴影里还有一具已经大半装在一个大麻袋里，只露出肩以上部分的尸体。

　　看着台球桌上的尸体，亨特清了清嗓子：“我的父亲约翰·莫兰特，我的母亲丽萨·莫兰特……”

　　“不用了，相信你记得很清楚，”盛上尉用英语突然打断他：“我就是想知道，在伦敦的时候，你父亲是因为和谁吵的架，然后领着你们母子离开英国的？”

　　“我父亲少年时代的好朋友詹姆斯·布来恩，那次是因为我在花园打了詹姆斯·布来恩的大女儿苏珊一下，正在和我父母聊天的詹姆斯夫妇冲出来教训我，詹姆斯太太骂我是野蛮人，我妈妈丽萨当场就哭了，你知道……”

　　“行了，”盛上尉又打断他：“看看他吧，情况就不用说明了。”

　　亨特走到墙角，举着气灯，然后非常震惊地看见自己正躺在麻袋里，露出半个身体，在用无神的目光看着这个世界。不，不是自己，虽然很象，但是他的皮肤比自己更深色一点，粗糙一点，头发也更曲卷一点……

　　“认识他吗？”盛上尉问。

　　从震惊当中恢复过来的托马斯·莫兰特茫然地摇了摇头：“这个孩子和我有点象，但我是第一次见到他。”

　　“你去你的房间换一件睡衣，把你穿来的衣服都脱在这吧，我会让人把衣服和这个孩子一起带走的。”盛上尉说：“换完衣服，你不用穿鞋子，直接去厨房和我们会面。”

　　托马斯·莫兰特没有说话，将气灯交给盛上尉，就站在地下那具尸体旁边，看也不看那个孩子一眼，就这样将身上所有的衣服，包括内裤都脱下来扔在那个孩子的身上，正好盖住了他的脸。然后，他赤裸着走出门去，去自己的房间找衣服穿。两名从楼下上来，手里拿着zha药的突击队员只是略微惊奇地瞥了赤裸的他一眼，接着便继续低头去干自己的活。

　　……刺耳的电话铃声从卧室里传来，34岁的托马斯叹了口气，移动着由于站立过久有点麻木的脚，准备走出洗手间，但是电话铃声断了。托马斯肌肉有点紧，心里在祈祷：不要，千万不要再响――看来祈祷的作用总是很明显――电话铃又一次响起。托马斯转身走到洗手台前，又抓起那半盒香烟。等第三次电话铃响起时，他已经点着烟，对着镜子愤愤不平地想：就不能让我休息一天，今天可是圣诞节啊！自从凯瑟琳·辛普森一个月前开始在办事处上班，自己就从来没有休息过。第四次铃响完后，托马斯继续在抽着烟，他已经平静下来，准备在抽完这根烟后穿上厚厚的衣服，按照刚才电话铃的通知去今天的接头点吃早餐。

　　如果是星期天，就去国家画廊。如果是星期一，就去海德公园长椅。如果是星期二，就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如果是星期三，就去水晶宫小餐店。如果是星期四，就去滑铁卢车站寄存处。如果是星期五，就去帝国战争博物馆旁边的咖啡馆。如果是星期六，就去那家东印度船坞街的阿拉伯餐厅――阿拉伯餐厅？正在默诵接头地点的托马斯打了个寒颤……

危机（3)

更新时间2005-11-10 18:56:00 字数：3270

　简单的早餐在伦敦联合运河旁边，靠近皇家公园的地方一家牙买家风情餐厅内进行。在伦敦冬季少见的没有雾的天气里，惨淡昏黄的太阳照着这座大门上的假棕榈叶正在被冷风吹得乱响的餐厅。坐在二楼上面僻静雅座的詹姆斯·布来恩看着倒完咖啡后正在离去，草裙下面露着布满青色血管肥白大腿的女招待，不由地叹了口气。

　　“索非亚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胖。”从女招待的大白腿上面先收回目光的戴维·高邓看见布来恩的表情，微笑着说了句，然后喝了口咖啡，继续低头看报纸。

　　“你把我在星期四的早上叫起来，叫到你这家搞笑的餐馆来，不是为了让我看索非亚的大腿，或者让我也看报纸吧？M先生。”布来恩不满地说到。

　　“不要在非工作时间叫我M，教授。”戴维·高邓放下了报纸，顺手又抓起咖啡喝了口：“我准备把这家餐馆卖了，你觉得怎么样？”

　　“战争一爆发我就建议把这家餐馆卖了，你偏不听。”

　　“亲爱的教授，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由于太多精力放在大英帝国的事业上，我确实在料理自己的投资方面发生了一些小小的错误。”戴维·高邓，大英帝国海外情报处处长，在情报圈子里被称为M的男人满不在乎地说到。

　　“你肯定是已经想好了怎么处理这个餐馆了，戴维”布来恩狐疑地说到：“从咱们在哈罗读书的时候起，我就没见你吃过亏。”

　　戴维得意地笑笑，然后表情正经地看着布来恩：“教授，我今天请你吃早餐，除了在个人投资方面想听一下你这位老朋友的意见，另外，我还有点和工作有关的事情想和你做个私人交流。”

　　情报处负责业务管理的的詹姆斯·布来恩教授摘下自己的眼镜，掏出一张麂皮，一边擦拭着眼镜，一边咪着眼看着戴维。

　　“我记得圣诞节过后一上班，我就批准了你关于招收新人的计划，”戴维边说边将身体倾向对方：“可是在我昨天看到的新人录用名单上，我没有看到令我满意的人。“

　　“有什么问题？保罗·波特，格林姆·格雷，科柯·莱恩斯……这些人都是大英帝国忠诚的子民，青年才俊，各有专长，经过长期的考察，而且按规矩都是先在外围帮我们做过一些简单工作后才招收的。”布来恩不甘示弱地回答道。

　　“我没有看到托马斯·莫兰特。”戴维终于说出了今天早餐的主题。

　　布来恩突然变得很虚弱，他将眼镜戴上后靠在椅背上，疲倦地说到：“戴维，你知道，托马斯·莫兰特的情况很特殊……”

　　“教授，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带有这么大的情绪？”戴维继续严厉地说道：“我能理解，由于某些私人的关系，你对托马斯·莫兰特一直有某种复杂的感情。我能理解，你对约翰·莫兰特一家不幸的遭遇一直有种奇怪的负罪感。我能理解，由于苏珊·布来恩的死亡，你对托马斯·莫兰特有种奇怪的憎恶……”

　　“不要提我的大女儿，她已经死了7年了，这些事情和她无关！”詹姆斯·布来恩提高了嗓门。

　　戴维·高邓环顾了一下根本没有别人的二楼，叹了口气，无奈地看着布来恩：“詹姆斯，咱们都已经60了，大英帝国的海外情报机构需要培养新一代的接班人。你我都明白，托马斯·莫兰特这么多年在外围机构从事的情报分析做得非常出色，连大臣对他上次关于德国人在美索布达梅亚要对中国军队使用毒气的预测都非常赞赏，在白厅，托马斯·莫兰特的分析报告已经被当成最可靠的决策依据……”

　　“我知道，”詹姆斯·布来恩痛苦地打断戴维：“你知道，当年我知道约翰·莫兰特一家在阿富汗被暴民杀害时有多难过，我觉得要不是我，约翰一家不会离开伦敦回到南亚去。当我得知托马斯在废墟的地下室里被皇家军队救出来后我有多高兴！我赶到印度去，在医院里看到可怜的小托马斯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时，当时就发誓要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来看待。”

　　“情感是情报职业的最大忌讳……”

　　“不要拿当年培训课的话给我说，戴维，别忘了我和你都在那个课堂上。”布来恩继续说着：“后来他通过了身份查验，我就把他接回了伦敦，送他去上大学，教他很多东西，我对他毫无保留，在发现他和我女儿苏珊相爱以后，我甚至好几个晚上高兴得睡不着觉……”

　　“我知道，那段时间是我认识你来，见过你最高兴的时候。”戴维皱起眉头说道：“那是什么原因让你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呢？我记得你很早前就给我说过想招收他，当时我还反对，你曾经还帮他说话。”

　　“因为苏珊，”布来恩坦率地说，看到戴维一幅果然如此的表情，布来恩忙解释道：“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是因为那天晚上苏珊是和托马斯一起出门遇车祸的就迁怒托马斯，有件事情我一直不想和别人说……苏珊遇到车祸前，每天晚上都和托马斯一起去一个语言培训班学中文，你知道当年在和中国全面修复关系后，伦敦曾经多流行学中国话……”

　　“是啊，连我那位妻妹当初都请了一个中国人家教，学了一年才发现那是个广东人，我妻妹其实是学了一嘴中国上流社会根本不会说的中国方言，呵呵。”戴维微笑道。

　　布来恩没有搭理他的笑话，继续皱着眉头沉浸在回忆中：“……就在苏珊出事的前两天，有一天我发现她躲在自己屋子里哭，于是我就和她谈话。苏珊承认是为了托马斯的事情伤心……”

　　“年轻人的爱情啊！”戴维伤感地叹息着。

　　“不，不是因为那些常见的原因。”布来恩摇头：“在她妈妈因为生简妮去世后，苏珊就是我们家的女主人，她照料妹妹，照料我，甚至管理家庭投资。她比同龄的女孩子要坚强得多，也沉稳得多。苏珊那天晚上说，她觉得和托马斯越近，就越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奇怪的迷雾，和他平时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的东西。那天晚上，在学中文的课堂上，所有认真准备的同学都做错了一道老师不小心教错的语法题，只有托马斯一个人做对了。可是当下课后，苏珊高兴地赞扬托马斯，说他学中文如此有天赋，简直就象个从小说中文长大的人一样时，苏珊说，托马斯看她的表情是如此的可怕，她说，那表情让她相信托马斯真的会为这句话杀了她！戴维，苏珊说的不是象要杀她，她说的是相信他真的会……”

　　布来恩暂停叙述，低头喝了口已经发凉的咖啡。戴维不说话，只是用两根指头轮番轻轻敲击着桌面。

　　“在苏珊被汽车撞死后，”布来恩望着窗外，继续说道：“托马斯的腿也受了伤，我赶到医院时，看见他躺在床上不停地哭。过了几天，苏珊的葬礼之后的一个晚上，我睡不着觉，就去了医院看望托马斯。我知道那已经是很晚了，我想，哪怕是在晚上看一眼已经睡着的托马斯都好。当我到医院时，已经是晚上12点多，我给了值班的护士一个英镑的贿赂，然后进了托马斯住的单间病房。在月光下，我看到托马斯睡得很熟，眼角还留着泪痕。我也默默流着泪，站在他的床边。这时，托马斯突然说了句梦话――”

　　詹姆斯·布来恩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注视着戴维·高邓，身体前倾，低声而又清晰地对戴维说：“他说：苏珊,dui bu qi, wo bu neng ai ni 。”

　　戴维茫然地看着布来恩。

　　布来恩将身体靠在椅背上，表情轻松了很多：“戴维，当年你的希腊文就经常不及格，这么多年，你的语言学习能力还是没有获得开发。”

　　戴维恼羞成怒：“我的英文写作一直比你强！”

　　布来恩笑了：“那是因为你在希腊文课上也在看英文书。”他站起身，拿起放在旁边椅子上的公文包：“今天上午我和托马斯·莫兰特还要一起去伦敦大学参加一个历史学研讨会，关于1861年中国内战的。”看到戴维气急败坏的样子，布来恩又笑了，他弯下腰，贴着对方耳朵对戴维说：

　　“托马斯那天晚上说的梦话是：苏珊，对不起，我不能爱你。我曾经苦学过中文，在圆点我也以中文专家而著称，但是托马斯当年在白天说中文要是也有做梦时那么标准，他早就可以当我的中文老师。”

危机（4)

更新时间2005-11-10 18:57:00 字数：4479

　今天是1916年2月29日，中国宪法法定的中国国庆节。据说当年中国议会之所以选定这一日做国庆，就是因为两位现中国政权的创始者杨和史关于国庆是5年一次大的庆典还是1年一次大的庆典发生了激烈争吵，后来这个矛盾被一些议员带到议会会场上继续争吵，结果最后议员们相互妥协，选择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解决方案：法定闰年的2月29日做中国国庆，这样，自然就是每隔4年举行一次大庆典，其它年份有人想办国庆典礼都办不了。这个古怪的国庆节日期曾经在西方国家当成笑谈，但是有一些社会学学者，包括詹姆斯·布来恩教授则高度评价这个大胆的国庆节设置，认为这充分显示了目前的中国政权在建立之初所表现的毫无羁绊和勃勃生机。

　　但是在这个很特别的中国国庆日，北京政权打入英国海外情报处圈子的最重要的间谍王佐却没有强烈地思念祖国，此刻，看着街道上在伦敦的春天里往来的人群，托马斯·莫兰特脑海里只翻腾着一个词组：经济危机！

　　托马斯·莫兰特此刻所处的建筑就位于伦敦大学和圣潘克拉斯车站之间的楼群中，这座维多利亚晚期修建的大楼在这片楼群中一点都不显眼，同样，在这座大楼大门口悬挂着的“英国海外历史研究基金会海外历史研究中心”的牌子在一大堆各类机构的招牌中也一点都不显眼。

　　如果某个好奇者按照招牌上的指引上到4楼，他就会发现这真是一个学术机构：廉价的办公家具上推满了各种资料，一些年纪不小的女办事员在资料堆之间推着小推车有气无力地走着，另一些年纪更大的男办事员埋头在厚厚的资料堆中做着归类和剪贴工作。好奇者要是更往里走，绕过一个泰国风格的木屏风，就能看见一个宽大昏暗的走廊，走廊口旁边摆了一个小桌子，一个年纪已经有50出头的大个男人坐在那里打着瞌睡。好奇者要是还想往里走，对不起，这位老男人就会喝止你。

　　想找人？

　　对不起，麻烦你去外面的会客室等。

　　想找工作？

　　对不起，麻烦你去外面的会客室等。

　　想委托业务？

　　对不起，麻烦你去外面的会客室等。

　　如果好奇者还不识趣，想往里硬闯――恭喜！你有幸能品尝到当年皇家海军连续4年的重量级拳击冠军汤姆·盖洛特还没有退化的左直拳。

　　如果好奇者能带着武器上来硬闯――恭喜！伴随老汤姆的一声暴喝，旁边暗门里会有两名退役的前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冲出来，请你品尝最新式霰弹枪和最新式自动火器的威力。

　　其实，真要有个好奇者能有幸获得批准进入这走廊，他就会发现如此戒备森严的走廊里也只不过是几间很平常的办公室，每间办公室都是外间一个小秘书室，里面套个研究员办公室。最里面的办公室比较大，因为它外面的秘书室里除了通往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布来恩办公室的门，还有一个门通向一间不大的内部会议室。

　　走廊的另外一头，同样有个和老汤姆很神似的壮男人坐在小桌子后值班。他身后有个小电梯，是从一楼大街旁边的一间霸林银行小营业部的金库直接上来的专用电梯。每个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的早上8点，这家小银行营业部的门口都会有押款车将几箱现金运进小金库。在小金库内，两名从来不和别的押款员说话的壮汉会将带有特别标记的箱子搬上这个电梯，到4楼后，两名壮汉会把箱子直接搬到主任办公室旁边的会议室。主任的秘书，老处女普莉马普斯小姐会用保险柜里的钥匙打开这两个铁箱。两名搬铁箱上来壮汉手放在鼓鼓的口袋里，安静地坐在屋角给他们专设的沙发上，看着这两个被打开的铁箱。8点30分，几名研究员会准时到这间内部会议室，从打开的铁箱里挑选文件坐在沙发上认真阅读。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这间会议室除了主任，研究员们，普莉马普斯小姐，其他的工作人员是严禁入内的。任何无关人员一旦在这个时段进入这间会议室，除了要接受安全调查外，还一定会被研究中心开除。

　　研究员们只能阅读铁箱里的文件，不允许记录，也不允许带文件出会议室。有的研究员，比如托马斯·莫兰特会花比较长的时间看完需要的文件，然后在中午前回自己办公室。也有的研究员，比如主任詹姆斯·布来恩会看一会儿就回自己办公室写研究报告，需要的时候再回到会议室里来翻看铁箱里的文件资料。

　　总之，到下午5点以前，研究员们必须将自己当天写的文字内容放在专门的，标记有自己名字的文件夹内，亲自送到会议室，放在铁箱内。第二天，他们会从铁箱里拿回自己的文件夹，亲自拿回自己的办公室里继续写。除了主任詹姆斯·;布来恩，其他人是严禁动别人的文件夹的。

　　在研究员写这些文件的时候，他们各自的秘书是严禁进入研究员办公室的。如果研究员需要查阅外面公共资料部分的某个资料，或者需要一杯咖啡，在这个时段，秘书都是将需要的资料或咖啡放在自己的桌子上，通知研究员出来拿。

　　每个星期二、三、五的下午5点过5分，普莉马普斯小姐都会把两个铁箱锁上，然后又由两名壮汉搬回到楼下的银行小金库。

　　每个星期二、三、五的下午5点30分，押款车都会来楼下的银行小营业部搬现金上车。在去往霸林银行总行金库的路上，押款车还会拐到巴特西公园旁边，一座高度有12层，于1912年才盖好的“英国海外国际贸易大厦”，在这座大厦1楼也有间霸林银行的营业部，营业部的小金库同样有座小电梯直通6楼。

　　所有的好奇者别想在这座1到5楼都是正常的，由众多海外贸易公司，航运公司租用的的圆弧型大厦里找到通往6楼以上的公众通道。因为除了地下室有个通往6楼的，由身穿保安制服的两名壮汉看管的电梯外，另外一个通向6楼的楼道和电梯的门是在大楼后侧的1楼，一间标志为“英国海外船坞航道工程咨询公司”的内部会议室里。

　　两只铁箱最后的归宿就是大厦6楼以上部分，英国海外情报处的办公总部，情报界周知的外号叫“圆点”。

　　托马斯·莫兰特在“圆点”的外围机构海外历史研究中心已经工作了8年了，但是他只去过圆点7次，每次都是由专人陪同上6楼，在6楼的大会议里开完会后又由专人陪同到1楼。托马斯知道詹姆斯·布来恩在圆点的11楼还有间单独的办公室，有一次布来恩笑着说：“那儿的办公条件比研究中心还差，圆点里的家具要不可以当古董，要不可以当劈柴卖了。”根据托马斯观察到6楼的情况和大会议室的环境情况，觉得教授的这句话没有丝毫夸张。

　　海外历史研究中心，其实就是由圆点投资的“英国海外历史研究基金会”赞助的情报分析、预测机构。一些不愿意直接为政府情报机构服务的知名专家学者，在通过安全审核后可以在研究中心名下根据公开和不公开的资料进行国际安全局势、外国政治局势、某个敌对或友好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力量研究，并获得比通常的民间学术机构略高的研究费。经过圆点删节后审核通过的报告，也可以在民间相关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但是此刻，令托马斯·莫兰特发出“经济危机”感慨的并不是他刚刚看到的某国经济社会情报，也不是因为这两天伦敦的香烟价格涨了30%，他发出感慨的原因非常简单：他本人，托马斯·莫兰特·王佐·小埃瑞克·亨特，马上就要个人财政破产了！

　　今天，已经给自己当了3个多月秘书的那位凯瑟琳·辛普森小姐约他在外面吃了午饭，在午饭当中，凯瑟琳说自己需要拿2000英镑去交给某人，上面指示先由托马斯·莫兰特垫付。因为托马斯·莫兰特这些年来一直获得丰厚的经费，而且约翰·莫兰特留给他的遗产就足足有16万英镑！可能在上级看来，让他垫付这笔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在去年冬天准备启动他以前，信使还专门给了他1万英镑的现金以备不测。

　　可莫兰特自己知道：自己在1913年预感到战争要爆发，于是就在伦敦期货市场作了价值50万英镑的小麦期货多头，结果没想到在战争爆发后，正好当年度的全世界小麦大丰收，连人口第一大国中国都要出口小麦。该死的德国海军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竟然不敢袭击美国的运粮商船，结果导致欧洲的小麦价格在战争头一个年头不增反降！自己多年一直小心看管积攒的20万英镑一次就填了进去！

　　自己又为了翻本，利用一次去摩纳哥开学术会的机会去蒙蒂卡罗巴黎饭店用最后的3万多英镑豪赌，结果和一个美国德克萨斯石油大亨对赌“百家乐”的时候，概率学的奇迹发生了：自己每次都倍数押注，结果第7把还是小！后来，自己忙给开户银行打电话，以紧急信用担保形式又拿房子作抵押获得了巴黎饭店赌场6万多英镑的筹码，还是继续倍数押注，结果，又是2把小！赌桌旁众赌徒为这个数学奇迹的降临而惊呼不已，德州佬的脸都快兴奋的涨破了。结果在面色苍白地离开赌场后，德州佬丰满娇艳的老婆同情地来到自己的房间，对自己表示安慰，并给了自己200英镑作为回家的路费。为了报答这个当晚唯一善良的女人，自己就在房间内连续奋力干了她3次。在送恋恋不舍的德州太太出门时，刚好被住在隔壁房间刚才也在赌场的一个奥匈帝国旅行作家撞见，后来那个作家还以此为素材写了篇《一个女人生命中的12小时》的著名小说。

　　那天晚上，在摩纳哥的巴黎饭店，众赌徒获得了观赏数学奇迹的快乐，德州佬品尝到赢钱的快乐，德州佬的老婆在2个小时内获得了6次高潮，奥匈帝国作家获得了书写名著的素材，只有自己输光了钱，被榨干了体力，而且回伦敦后尿道发炎达1周之久……

　　往事不堪回首，此刻，在戒备森严的海外历史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托马斯·莫兰特沉痛之极。他身后办公桌的打字机上，白纸上面只打了一行字：经济危机即将到来！

　　一定要在下班后把2000英镑给凯瑟琳吗？他痛苦地考虑到，上次的信使给自己的1万英镑正好挽救了自己，让银行没有在1915年的年底收回自己的房子。要是给了凯瑟琳这2000英镑，按照目前的收入情况，最多到1916年年底，自己的房子就会被银行收回，自己就得宣布个人财产破产。到那时候，自己的财务状况就会被北京发现，按照纪律自己将作为一个贪污公款的失败间谍被召回，结果不言而喻。到那时候，自己的财务状况就会被圆点发现，自己将作为一个有严重财务问题的人被清理出分析专家队伍，更别说已经很可能正式进入圆点的希望了，结果也是不言而喻。自己很有希望成为人类间谍史上的笑话，这一点到是有比较大的把握。

　　电话铃响了，他转身抓起电话，是普莉马普斯小姐提醒自己将研究报告文稿按要求送回去，快5点了。托马斯·莫兰特不耐烦地将自己只敲了1行字的白纸撕下，反正自己以前也因为思路的问题这样做过，于是他心安理得地将这张白纸放进标有自己名字的文件夹内，封好文件夹后拿着去主任办公室。在经过秘书台前时，自己很坦然地对凯瑟琳点了下头，示意她晚上没有问题。

　　在往内部会议室去的路上，他甚至放松地吹起口哨，内心里喊叫着多年前和史秉誉某次去打猎，遭遇山区暴雨时，史秉誉喊过的一句话：“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混乱（5)

更新时间2005-11-10 18:58:00 字数：4960

　“你认识斯泰德夫人吗？”

　　“哪个斯泰德？”

　　“她在电话里说，她来自德克萨斯，当年在摩纳哥和她丈夫一起与你认识的。”凯瑟琳·辛普森一边说着一边认真地观察着托马斯·莫兰特的反应。

　　托马斯·莫兰特脸上很自然地流露出茫然的表情，将目光从凯瑟琳的脸上挪开投向餐馆外。格林威治的地产开发商就是喜欢搞一些所谓的“波西米亚风格”，这一带临街的建筑明显都是在模仿巴黎左岸，努力体现一种艺术效果。可惜，英国人的工整和伦敦4月时糟糕天气使得现在咖啡馆外的这条街没有丝毫的巴黎式浪漫，反而是更象一个衰败的法国南方乡下小镇。

　　“我想起来了，”托马斯将头扭回来，坦然地看着凯瑟琳：“有一年，好像是1913年年底吧，我去摩纳哥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会议间歇我去了趟巴黎饭店的赌场……”

　　“你去赌博？”凯瑟琳轻松地问。

　　来了，这件事情果然开始了！托马斯·莫兰特心想：“是啊，去赌了900多英镑，全输了，就是输给打电话的这位斯泰德夫人他丈夫了。”托马斯的语气也是非常轻松：“赌完后他们夫妇请我喝了两杯，就这么着算是认识了。她没有说找我什么事？”

　　“中午的时候斯泰德夫人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到了伦敦，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和她见面。”凯瑟琳显然是带点失望地将一张纸条递给托马斯·莫兰特：“斯泰德夫人的酒店电话。”

　　托马斯·莫兰特接过纸条，扫了一眼，随手将纸条放在桌上。这时，三个男人和一位小姐进了这家咖啡馆。凯瑟琳忙举手招呼：“简妮！”

　　格林姆·格雷，保罗·波特，科柯·莱恩斯，还有简妮·布来恩笑着走了过来。格林姆和保罗是詹姆斯·布来恩当年在依顿当老师时的得意弟子，后来分别读剑桥和牛津的文科类学位，简妮是布来恩的小女儿，死去多年的苏珊的妹妹。科柯·莱恩斯是个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尉，后来被布来恩聘请做海外历史研究中心的保安主任。大家和托马斯·莫兰特都是老朋友了。1913年科柯还专门做保镖陪同布来恩教授和托马斯去了趟治安很差的南美，参加一次南美国家诸多领导人参加的“南美独立战争纪念大会”。那次旅程中，科柯和托马斯相处得还算不错，甚至某天一起在布宜诺斯艾里斯比过枪法，按照科柯宽容的评价：托马斯的枪法可以在他原来任职的皇家海军陆战队那个中队排在前24位了！

　　今天，他们是约好了来这里，等一下一起去给詹姆斯·布来恩庆贺生日。布来恩教授应该还没有想起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还在皇家海军学院上他的历史课。这门课平常是由托马斯主上的，前几天年轻人们策划故意让托马斯找个理由请假然后请布来恩教授代课，然后在今天下午集体出动，准备在皇家海军学院大门口给教授来个突然惊喜。

　　大家坐在咖啡桌旁后，托马斯故意在别人已经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纸条上的内容后再收起纸条，然后笑咪咪地问简妮：“给你爸爸的礼物准备好了？”

　　“放在格林姆的车里了。”简妮回答。

　　上个月格林姆·格雷刚买了一台中国上海出产的“旋风1000”型号的轿车，这种车价格相比较中国生产的高档轿车“奔驰”以及“宝马”，还有德国生产的“BENZ”和“BMW”（德国主要是因为早期和中国在汽车技术上进行了合作）低了将近40％，价位也就是和美国生产的“林肯”（也是早期和中国技术合作的产物）差不多，然而综合性能据说是获得去年英国《布列颠汽车杂志》年度新车最高评价。格林姆·格雷的家族据说是早期东印度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虽然已是今不如昔，但还是称得上家境优裕。

　　大家要了咖啡，聊起天来。托马斯因为年纪和科柯差不多，而格林姆正在追简妮是圈子内公开的秘密，所以保罗就很自觉地跟凯瑟琳结成聊天伙伴，六个人形成三对聊着，非常开心。英国参战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但是由于目前的地面战争主要是在俄国和德国，中国和土尔其之间展开，所以英国本土受到的影响很小，除了物价涨幅比较大，其它的变化和战前相比不是很大。

　　格林姆嘴里不时有一些俏皮话蹦出，逗得简妮哈哈大笑。保罗略带点羞怯地在向凯瑟琳显殷勤。托马斯与科柯看着这两对青年男女，相对会意地笑了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关于天气和酒的话题。

　　这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茶时间，托马斯一边随口说话一边想到：不知道在这3位已经正式加入英国海外情报处的男士里面，究竟哪位是奉布来恩教授的命令监视自己的人？很简单――M先生本来已经流露过想招募自己并重用自己的意思，但是在几个月前开始却再也没有下文。上次在自己去圆点做报告时，散会以后从来都会亲热地招呼自己的M先生那次却只是心不在焉地打了声招呼就走开了。自己连接5次用口水蘸湿的烟灰在文件夹里做的暗记都被触动过，说明圆点有人每天都会仔细看自己还没有写完的报告。还有，凯瑟琳告诉自己，她上班三个月以后已经终止的被人盯梢，最近这一个多月又恢复了。最重要的是，上次在联络点拿到的密信上说：1个多月前，加拿大警方陪同2名英国客人去凯瑟琳·辛普森的家乡又做了一次对凯瑟琳叔叔的拜访，凯瑟琳的父母早年船难身亡，她一直是在叔叔家长到19岁后才去温哥华打工的。因为在加拿大负责掩护的中国机构早就用一大笔钱收买了一向讨厌凯瑟琳的叔叔一家，而且刻意安排了“凯瑟琳的高中同学”适时出现，所以这次身份调查也通过了。

　　这一切都说明最近对自己和凯瑟琳又开始进行调查，而且这种调查不是海外情报处对外围重要的工作人员进行的所谓“例行安全检查”。这种调查没有M先生的批准是不可能这么大规模进行的的，而能够说服M先生做这件事情的人只有詹姆斯·布来恩。

　　托马斯想到这里，又掏出一根香烟叼在嘴上，然后发现桌上的火柴已经用完了，他抱歉地向已经聊到中国白酒的科柯做了个鬼脸，起身去吧台给自己找火柴。

　　保罗对科柯笑着说：“可怜的老托马斯，他抽起烟来简直象个中国人。”

　　现在中国政权的两个创始人是出名的香烟创始者和著名的烟鬼，他俩在西方报纸上的漫画形象就是嘴里总是叼着香烟的一胖一瘦两个老人。今天在座的别人都不抽香烟，詹姆斯·布来恩教授只是偶而会吸几下烟斗，但是从不抽香烟。但在整个欧洲，1880年以后香烟已经成为烟民们的首选，特别是中国生产的“大中华”牌香烟更是广大烟鬼的最爱。“抽起烟来简直象个中国人”是 “烟鬼”这个词比较委婉的表述。大家听到保罗这样说，都笑了起来。格林姆看到简妮笑得那么迷人，急忙在脑海里寻找相关联的笑话，当他迅速找到一个合适的笑话，正准备说出来时，却发现简妮微微露出惊愕而又喜悦的表情看着咖啡馆门口。格林姆顺着简妮的目光扭头看去，面色一下变得很阴沉，本能地揉了揉自己的鼻子。

　　在咖啡馆门口，几个皇家陆军的年轻中尉刚刚进门，正在寻找合适的座位，其中那名最英俊的中尉已经看见了简妮，他的脸上立刻露出阳光灿烂的笑容，整个原本阴暗的咖啡馆都好像因为他那阿波罗般的笑容光亮起来。

　　“高邓先生！”保罗·波特高兴地向英俊的中尉打招呼。

　　高邓中尉冲他们那桌人挥了挥手，低声给自己的军官伙伴们说了几句，然后大步走向那张咖啡桌。“你好吗？保罗，看见你真高兴！老科柯，你还这么棒！嗨，格林姆。简妮，我真没有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

　　“我也没有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高邓先生。”简妮已经站起身来，高兴地伸出手去。

　　1916年的伦敦，除了一些特殊的场合，通常已经很少见到吻手礼，所以当高邓摘下军帽，献给简妮一个优美的吻手礼时，保罗和科柯，还有凯瑟琳都笑起来，简妮羞红了脸，而格林姆的眼里怒火直冒。

　　斜依在吧台上的托马斯·莫兰特将这场戏完整地收在眼里，他微笑地划着火柴，慢慢地点着嘴上的香烟，然后再舒展地挥动两下胳膊将火柴熄灭。他认识那个漂亮的小伙子，M先生的独生子，英国皇家陆军中尉托马斯·高邓。他也知道格林姆·格雷为什么这么愤怒：10年前，自己刚到伦敦后1年多的时间，有一个星期天去布来恩教授的家里和苏珊一起学绘画，那天戴维·高邓先生――那时候他还不是M先生――带着自己全家来布来恩家里吃晚饭，但是教授还是要求托马斯和苏珊完成绘画课程后再出来见客人。现在想来，那应该是布来恩教授故意安排自己和苏珊多一些交流的时间。自己和苏珊已经在聘请来的绘画教员的指导下快要完成当天的课程时，突然后花园里传来小简妮的哭叫。苏珊扔下画笔就往外跑，自己忙跟了出去。

　　在布来恩家的后花园里，他和苏珊看见令人可笑的一幕：布来恩的得意弟子，已经被牛津大学录取的格林姆·格雷正躺在地上，被一个身穿礼服，年龄看上去比格林姆小好几岁的男孩压着痛殴，格林姆满脸是血，根本没有回手之力。简妮穿着准备晚宴的正式裙装，手里拿着一大束玫瑰在旁边高声尖叫着。

　　后来凶狠的小男孩被楼上下来的戴维·高邓喝止，大家在简妮那里才知道了这幕闹剧的原委：多情的格林姆·格雷来参加晚宴的途中给14岁的小美女简妮买了一束玫瑰，还特别到后花园找简妮准备送花给她。结果他在后花园看见漂亮的小客人高邓正和第一次见面的简妮聊得高兴，忍不住就用大人对小孩的态度奚落了高邓几句。结果小高邓性格完全不够绅士，当场就提出要和格林姆比试拳击。格林姆哪里把这个比自己矮一头的小男孩放在眼里，随手把玫瑰交给简妮，就想轻轻地教训这个小男孩一顿――结果是被欧洲中学生拳击运动会中量级亚军托马斯·高邓一顿猛揍，连鼻子都被打伤了……

　　托马斯·莫兰特叼着烟，笑着走回到咖啡桌旁，轻轻拍了拍正无奈地看着和简妮和保罗兴高采烈说话的格林姆·格雷的肩膀，对着高邓喊：“呵呵，这不是和我一个名字的那个运动天才吗？瞧瞧，他居然才混了个中尉！”

　　高邓对着托马斯爽朗地笑着，伸出手来：“你好啊，老托马斯，我还以为你早被香烟熏成肉干了呢！”

　　“我是准备自己把自己熏成肉干，可是德国佬现在不给我们熏肉的配方了，只好熬到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再说了。”

　　“德国佬都拿配方去美索布达梅亚去做中国熏肉了，你还是等我去帮你抢个德国配方回来吧。”高邓说。

　　大家都明白高邓说的是去年德国人在美索布达梅亚对中国军队使用毒气的事件，于是都只是尴尬地笑了笑，简妮更是在自己胸口认真地画了个十字。

　　“中尉，请注意你的身份，你不可以这样讥讽我们的盟军。”格林姆·格雷冷冷地说道。

　　“得了，”保罗忙说：“高邓中尉只不过是随口开个玩笑，不要当真。”

　　“格雷先生，我们这些大兵成天在土里打滚，没有时间坐在屋子里的沙发上看材料，所以不知道中国人已经是我们的盟友了，我们的盟友不是西班牙人吗？”高邓嬉皮笑脸地说着，用挑衅的眼光看着格林姆。

　　“格林姆，高邓比你年纪小，又随时要上战场了，算了。”托马斯轻声对已经站起身来，脸色气得发白的格林姆说。他感觉到自己手掌下格林姆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还是为马上要上战场的人干一杯吧！”科柯·莱恩斯粗声说道：“伙计，拿瓶红酒来。”

　　“不行了，我们得准时赶回部队去，我得走了。”高邓看着简妮，依依不舍地说道。

　　“高邓中尉，祝你们一路顺风。”简妮真诚地说。

　　“好的，谢谢，希望下次见面，我们大家都这么健康！”高邓戴上帽子：“顺便代我向布来恩教授祝贺他60岁的生日，可惜我不能参加你们的偷袭行动了。”

　　凯瑟琳一直带着微笑注视着这些人，在高邓走出门的时候，她看见被托马斯安抚着坐下的格林姆，不由地若有所思。

　　晚上，在给教授庆祝完生日后，在回去的电车上，趁着保罗和科柯聊天没注意的时候，凯瑟琳靠近托马斯，在他耳朵上轻声说：“下午在咖啡馆，你的那几句话，才是真正让格林姆愤怒起来的话。”

　　托马斯一愣，等他回过神扭头看去时，凯瑟琳已经转过头去和保罗他们若无其事地聊起天来。

混乱（6)

更新时间2005-11-10 19:00:00 字数：4401

　1916年5月15日，星期一，这一天是个伦敦难得的好天气，可惜，坐在海德公园长椅上的托马斯·莫兰特的心情比一个多月前更加糟糕。

　　就在昨天深夜，他家里的电话又响了四遍，今天上午，他只好找个借口来到海德公园散步，身后还带着一条尾巴。

　　看来圆点对我的怀疑度已经降低了！托马斯坐在长椅上抽着烟想到：这几天跟踪我的人由2名降到1名，而且跟踪者已经由经验丰富的老手变成明显才干这行不久的新人。连鞋子都不知道换一下！托马斯愤愤不平地想，那个此刻正坐在另一张长椅上装着看报纸的监视者，从前天开始就盯着自己，3天来他换了5套服装，但是就不知道换他那双棕色皮鞋，这也太不专业了！

　　一名东方男性匆匆走了过来，托马斯明显感觉到尾巴顿时紧张起来，特别是当那名东方男性就站在自己不远处套出一根香烟叼在嘴上，然后满身找火柴或者火机的时候，托马斯能够感觉到那位尾巴先生简直呼吸都要停止了。这时，一对年轻的白人夫妇推着婴儿车轻声谈笑着从自己面前的小路上经过，没有停留。但是当那个婴儿车经过后，地面多了个50便士的硬币。

　　东方男性终于找到了火柴，点着烟后便走开了。托马斯猜那个尾巴先生现在肯定是很失望。托马斯又抽出一根香烟叼在嘴上，然后站起来从口袋里面掏火柴，不小心将几个硬币带出来掉在地上，他低声咒骂了句，弯腰将地面所有的硬币都拣起来放进口袋，然后把没有点的香烟拿在手中，朝国家画廊方向的车站走去。那位尾巴先生拿着报纸继续远远地跟在身后。

　　在靠近国家画廊电车站的街边，有家小餐厅，托马斯进去后点了2份三明治，说明是打包带走，然后他就进了洗手间。坐在洗手间的马桶上，托马斯找出那枚50便士的硬币，从衣领上摘下伦敦大学的毕业徽章，用徽章后的别针尖使劲捅了捅这枚硬币上维多利亚老祖母的眼睛，然后硬币的这面就象怀表壳那样打开，里面是卷紧紧盘着的纸条。纸条的质地是半透明，很坚韧防水的那种，打开纸条后上面的汉字是一种紫色的防水药水写的，很小，但是很清晰：

　　已升正处，研究南美，不管苏秦，8月查帐，暗号另定，圆点必进，张

　　托马斯先将徽章别回衣领，然后起身拉动水箱，在水箱巨大的声响当中，把一直没有点着的那根香烟叼在嘴上，划着火柴，将小纸条点着，用它点自己的烟，然后看着它迅速地变成灰烬后扔进马桶内，看着灰烬被冲入下水道中。

　　正处是什么概念？托马斯边洗手边努力回忆：自己出发前是副科，后来在1914年底擅自冒险将德国有可能已经具备毒气战能力的情报送回去，为此受到北京的批评，但也是因此跃升了副处。当时的任命是由新任信使――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秘书专门当面宣布的，自己还记得那位世界文化研究中心的师兄在宣布这个任命时满脸的嫉妒。正处好像相当于军方的中校吧？托马斯多少有点记不清中国的文官体制了，他决定回头去研究中心的资料馆查一下。他没有想到：上次他因为写了“经济危机即将到来”这一行字，被布来恩教授追问，为了掩饰，他随口列举了内部资料上德国情报部门对英国战争经济的预测数据，还有他对美国对英态度的评价，最后突如其来的灵感还让他回顾了德国海军在开战以来的战略变化，随口说到德国人潜艇可能会大规模地对英国商业航运进行打击――这正是1913年他曾经在心里希望的――并造成恶性后果：对海外属地和国际贸易依赖性很强的大英帝国很可能会因为这些原因的综合作用而陷入经济危机当中。

　　他记得布来恩教授当时在听到结论部分时，脸上那种混合着激动、兴奋、担忧，还有一点……惋惜的表情。此后，圆点专门关于这个命题请他去做了次专场报告，还给了他1000英镑的研究奖金！这1000英镑正好凑够支付四月底的银行分期还贷的款项，抱着获得更多奖金的目的，他主动联系信使，在获得同意后将研究结果又给了北京。

　　就只是给了个正处，1个便士的奖金都没有，还要在8月份查我的帐！托马斯擦干手往洗手间外走时，心里恨恨地想，但其实他明白：北京在外派间谍的经费管理上一直都很严格。当年在派遣前，自己在世界文化研究中心接受的最后一堂培训就是有关费用使用的。

　　他还记得自己戴着头套，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灯光昏暗的教室里，看着讲台上那位苏北口音的老会计师口沫四溅地讲着：“……不要以为做外派特工就可以花天酒地，就可以不遵守财务纪律。我们很多外派同志就是因为财务问题暴露了自己，甚至堕落成叛徒！财务纪律必须严格遵守，自觉遵守，不能掉以轻心。你妈X！就会破坏纪律。你妈X！就会人头落地！……”记得当时自己不满地想：就算财务纪律很重要，破坏财务纪律的行为很严重，也不用骂脏话啊！

　　后来自己才明白，老会计师那不是骂脏话，他是说“你麻痹”，口音太重才成了“你妈X”。托马斯想到这里不由地笑了，他将笑容很自然地投给递给自己打好包的三明治的女招待，让这个胖脸蛋女招待的脸上飞起腮红。付完钱后，托马斯拎着三明治，带着那只笨尾巴走出小餐馆，向着国家画廊车站慢慢走去。

　　凯瑟琳自己是不用理睬了，上面这样安排肯定有上面的打算。至于南美问题的研究，自己几年前就帮着詹姆斯&amp;#8226;布来恩做过这方面的课题，看来是要找个借口，将以前和教授用过的资料都调出来看看了。

　　进圆点？这个任务在过去11年一直是最重要，最首要的任务。唉，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想办法解决自己的经济危机？上个星期天在和德克萨斯来的斯泰德夫人鸳梦再重温，翻云继覆雨之后，自己很小心地暗示这位新丧老公，原籍威尔士的德州石油大亨遗孀：在战时的英国，还是有很多很不错的投资机会的。对方不置可否地转移了话题，结果自己只好为了不可预期的投资回报又奉献给了这位41岁的艳妇无数子孙。目前，自己把太多的财务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德州寡妇身上，这是违反风险分散投资原则的行为，必须调整，增强财务收入模式的多元化，增加可预期收入的来源渠道……

　　正在心里进行财务筹划的托马斯突然听见刺耳的警报声，他慌忙和周围的众多行人一起抬头向天上看去：在摄政公园方向大约4000英尺高度，晴朗的伦敦天空上出现了几个灰色的巨大雪茄，其中一个雪茄上面画着的格林十字隐约可见。该死的，德国佬的飞艇竟然到了伦敦上空，在这样一个晴朗的日子！皇家防空部门的那些呆鹅！圆点不是已经通知过他们很多次德国人有可能对伦敦进行空袭了吗？呆鹅！呆鹅！

　　随着警察刺耳慌乱的哨音，托马斯一边低声咒骂着，一边吃力地挪动那日渐发胖的身体随着人流奔跑。他手里一直紧紧抱着打包的三明治，好像抱住这包三明治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远处炸弹连续爆炸的声音开始传来……

　　防空状态解除的警报声回荡在伦敦上空，M先生站在海外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办公室的窗口，看着远处摄政公园方向的浓烟咬牙切齿。布来恩教授已经开始在办公桌旁往两只酒杯里倒酒。M先生的保镖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握着一枝“史密斯·威森”左轮枪，因为刚才受到无礼的呵斥面红耳赤。

　　布来恩教授端着酒走向M先生，看见保镖的脸色，温和地笑了：“亲爱的鲍迪，收起你的手枪吧，这玩意用来防空显然是不合适的。”

　　保镖没有理他，用愤怒的目光盯着M先生的背影，一字一顿地说：“M阁下，关于本次空袭中，你粗暴拒绝我的安全安排，不肯进行防空躲避的事件，我将会以书面报告形式向安全部门做出汇报！”

　　M转过身来，伸手接过教授递来的酒杯，淡淡地看了眼保镖：“鲍迪先生，麻烦你去通知司机做好准备，我马上要去白厅……至于刚才我的态度，本人向你表示道歉。至于你向安全部门就此事做出书面汇报，本人无权干涉。”

　　保镖转身出门，和正进门的普莉马普斯小姐错肩而过。

　　50多岁的普莉马普斯小姐将手里的文件夹递给詹姆斯·布来恩：“教授，这是你让我准备的文件，我刚打好。”

　　M先生惊奇地问：“普莉马普斯小姐，你刚才没有去防空洞吗？”

　　“先生，你和教授不也没有去吗？”

　　“普莉马普斯小姐，你的年纪……万一德国人的飞艇把炸弹扔到这里……”

　　“先生，不要让我提醒你，我比你和教授都年轻得多！”普莉马普斯小姐翻了翻白眼，说完这番话后就出去了。

　　M先生和布来恩教授面面相觑，然后都轻声笑了起来。M先生一口喝尽杯中酒，将空酒杯还给布来恩。

　　“亲爱的教授，我现在的心情好多了。”M先生说到：“现在我要出发去白厅，准备在大臣面前和诸多部门的领导人就本次伦敦空袭的责任问题舌战一场，你知道，这是最令人讨厌的事情。”

　　“戴维，说起吵架这件事情，我从小就对你很有信心。”布来恩微笑着说。

　　M深深地看了布来恩一眼，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站住身，对跟在背后的布来恩说：“还是让托马斯·莫兰特快点进圆点吧。现在我这里太多的事情需要你帮助，研究中心的工作你很难兼顾。格林姆他们还太嫩，他们更适合做外派任务，需要一个能做枢纽工作的专家来帮我们做事。”

　　“M先生，虽然围绕托马斯的安全调查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而且看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我还是保留先前的态度。”詹姆斯·布来恩平静地回答。

　　M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什么也没说，转身向外走去。詹姆斯·布来恩神情郁闷地跟在后面。

　　在宽大的走廊里，M和教授吃惊地看到托马斯衣衫不整，气喘吁吁地拿着一包东西走来。在他身后，刚从地下室回来的研究员和秘书们三三两两的正在返回办公岗位。

　　“M先生？”托马斯也感到有些吃惊，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英国海外情报主管会在这里出现，但是接着他就狼狈地对詹姆斯·布来恩说：“教授，你让我带得那家餐馆的三明治可能被我压坏了。”他打开纸包，露出里面已经一塌糊涂的三明治。

　　M看看这两块三明治，又看看布来恩，和蔼地对托马斯说：“托马斯·莫兰特先生，刚才轰炸时你是怎么过来的呢？”

　　“我看到德国人的飞艇都在摄政公园那边，皇家空军的飞机已经出现了，就料定往这边走应该不会有危险……”说到这里，托马斯的胖脸上微微露出羞愧表情：“路上有警察拦我，我就骗带队的警官说，说我是圆点的重要官员，正在执行紧急任务，警官就派了个警察陪我过来了。”

　　“你不是骗他，”M果断地说到：“要不了多久，在必要的程序后，你就是圆点的重要官员了。好好干，老托马斯――小家伙们是这样称呼你的吧？”M笑着拍拍托马斯的肩膀，带着保镖匆匆离去。

　　这是严重违反情报纪律的行为！你没有权力这样做！詹姆斯·布来恩的心里在大声喊叫着，可是看着M远去的背影，还有手捧着一塌糊涂的三明治，一副不知所措模样的托马斯·莫兰特，他忽然觉得一阵强烈的疲倦感袭上全身，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混乱（7)

更新时间2005-11-10 19:00:00 字数：5200

　据说6、7两个月是伦敦一年当中天气最好的季节，看着窗外低沉的乌云，连绵的阴雨，托马斯·莫兰特讥讽地想到，不过现在这样的天气就意味着德国人不会来轰炸，从这个意义上讲，伦敦人肯定觉得这样的天气真好。

　　在6月的这样一个下雨的星期天上午，穿着睡衣站在自己家宽大的起居室大窗户前，看着雨点打在屋前花园池塘的水面上，真是一种享受啊！可惜的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这种享受还能延续多久――前天下班后，奉信使的指令，自己又交给凯瑟琳1000英镑的现金。那只小狐狸在接过钱时，看着自己有点心疼的神情，明显表现出一幅幸灾乐祸的样子。不用太仔细观察，只要是自己身边的人稍微留意都能发现最近自己在花钱时格外小心，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银行的存款已经不到1000英镑了！这意味着6月底银行将不能够完成还贷扣款，7月初自己就会收到银行用词礼貌的催款通知，要是到7月底银行还不能完成累计扣款……托马斯打了个寒颤，不敢再想下去。

　　这栋带有前后小花园，位置绝佳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大房子是当年约翰·莫兰特给丽萨·莫兰特买的，丽萨带着小托马斯曾经在这栋房子里生活了4年。在约翰愤然带着自己印度血统的妻子回南亚发展后，这套房子就一直由丽萨在伦敦雇佣的管家看管。管家在1902年年底死于心脏病，然后约翰·莫兰特书信委托自己的律师将这套房子租了出去。托马斯·莫兰特回到伦敦5年后，正在伦敦大学攻读历史发展学博士学位的他从租户手里收回了房子，自己住了进来。

　　当年，苏珊和自己的第一次zuo爱就是在这里进行的，第一次zuo爱的具体地点不是在主卧室，也不是在客房，甚至不是在客厅或者起居室，而是很古怪地发生在地下室的台球房内。

　　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是托马斯·莫兰特！那个总感觉正躺在台球房屋角的男孩子我不认识！但是感觉到他正躺在那里，才能觉得正和苏珊zuo爱的自己是托马斯·莫兰特……

　　托马斯·莫兰特想到苏珊·布来恩，就好像看见当年自己和她亲热时，面前那张平时端庄美丽，在特定的时候却总是仪态万千的性感面孔。就在第一次zuo爱后不到3个月的某天，自己在大街上看着那辆造型可笑的英国造“雪弗来”轿车冲过来时，自己本来可以提醒正伤心地，定定地望着自己苏珊，但是自己却没有那样做，直到汽车已经撞上苏珊的瞬间，自己才跟疯了一样的冲了过去……后来，打着石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自己总算明白了一个事实：自己真的不是托马斯·莫兰特……

　　“天意啊……”想到这里，托马斯·莫兰特用中文喃喃说出这个词，这个词也是当年的老信使在听完自己叙述苏珊对自己的怀疑，以及那天晚上的车祸过程后发出的叹息。

　　莫非是天意要惩罚我？托马斯·莫兰特在当年和史秉誉的几次相处中，发现史秉誉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史对中国人文化中的所谓“天意”有自己的理解。托马斯承认，自己受史秉誉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史虽然在大多数时候行为都带有一种强烈的表演感，但是当你和他独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发自内心会相信自己在表演时说得一些话，同时通过他更深一层的解释，会让你对他平时所说的一些听上去全是空泛大道理的话产生全新的认识。

　　老亨特和自己的母亲，那位美丽的中国背瑶族女航空专家死了，史秉誉这个世界历史的传奇人物死了，美丽性感的苏珊也死了……托马斯使劲摇了摇头，还是史当年说得对：终极关怀是必须的，但我们毕竟是生活在现实空间内，有时候，找到自己在现实时空内的定位才是最重要的。

　　当年，自己刚刚加入海外历史研究中心的时候，就是因为受到史曾经说过的这段话的启发，有一次自己在非命题研究报告中荒谬大胆地推论：根据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再根据搜索到的有关杨沪生和史秉誉的资料，中国现政权的这两个创始人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已经看到过后来在他们领导下创造的一切发明，否则就不能合理解释1861年后中国巨变当中的很多疑问。

　　没想到自己半带着点游戏心态写的报告却导致了当时刚刚上任的M先生和詹姆斯·布来恩博士联合与自己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他俩仔细盘问了自己这个推论全部过程，耐心地听自己说完了所有的材料判读分析，没有做任何评价就让自己出来了，但是詹姆斯·布来恩教授送自己出门时脸上带有明显为自己感到骄傲的表情。然后圆点给了自己1000英镑的奖金，又没收了有关这个课题的所有资料和笔记，同时正式告诫自己今后不得再谈论这个话题。

　　记得自己把这件事情当个笑话讲给后来例行会面交流的信使，那个老信使当场也笑了。可过了不到一个星期，紧急约见自己的信使非常严肃地通知自己：北京方面要求他尽快关于此事尽可能详细地进行书面汇报，特别是关于此事英国方面的反应是书面报告的重点。报告交给信使后一个月，信使在例行会面交流的时候给了自己2000英镑的奖金，并正式告诫自己今后不得再涉及这个题材，一旦获知英国方面关于这个题材的任何动态都必须紧急向北京报告。

　　透过被雨水冲刷的窗户玻璃，正在遐想的托马斯·莫兰特看见一辆带有“里茨饭店”标志的中国产黑色“奔驰”高级轿车开进了自己前花园敞开的大门，转过弯曲的花园小道，向自己楼下方向驶来。

　　是斯泰德夫人到了。托马斯·莫兰特忙回自己的卧室换起居服，要是被自己的管家辛格·沙尔麻和厨娘玛丽娅看见自己穿着睡衣见女客人，他们两周内都有话题可说了。辛格·沙尔麻和玛丽娅是自己在这个月初通过家政职业介绍公司雇回来的，目前都在试用期，持有管家学院证书的辛格·沙尔麻试用期月薪180英镑，玛丽娅试用期月薪60英镑。这些都是必要的投资，托马斯一边快速地换衣服一边鼓励自己：越是需要钱的时候越要花钱，这是上流社会的不二法门。

　　“那是孟加拉虎的虎皮，当年我父亲莫兰特勋爵在印度我母亲家族的封地亲自猎杀的。”

　　正在仔细欣赏悬挂在客厅墙上虎皮的斯泰德夫人听到托马斯的话音，转过身来，刚好看见身穿一身白色印度风格亚麻布起居服，容光焕发的托马斯·莫兰特从宽大的弧形楼梯上信步走下来。娇艳而穿著略显俗气，一身去年巴黎夏季流行款式休闲裙装的斯泰德夫人这一瞬间，第一次在托马斯面前感到了自卑。她的神情变化立刻被托马斯观察到，于是托马斯急忙上前，将一个法国式的吻手礼献给斯泰德夫人，接着殷勤地牵着斯泰德夫人的手在波斯风格的沙发上坐下。管家辛格·沙尔麻穿着东方风格的服装，用丽萨·莫兰特当年在大马士革定制的银制器皿将咖啡与红茶奉上。厨娘玛丽娅戴着法式白色厨娘帽，推着小推车将精心准备的糕点和水果，以及一瓶开过瓶塞的轩尼诗酒送到他们身旁。

　　当管家和厨娘礼貌地退下去后，托马斯微笑地给斯泰德夫人的咖啡杯里加了一勺蔗糖，一边温和地解释到：“管家辛格·沙尔麻是出生在印度的锡克教徒，他一直反对往咖啡里加甜菜糖，说那是俄国人才有的怪癖。”

　　“托马斯，”斯泰德夫人端起咖啡杯，一边用小勺搅动咖啡一边扭捏地说到：“你这栋房子得要8、9万英镑吧？”

　　“由于战争，伦敦的房价已经下滑了很多，这栋房子今年也就值个10万多一点。”托马斯满不在乎地说，他的心里在发疼：该死的银行，当年他们总共只给了自己6万7千英镑！

　　斯泰德夫人将咖啡杯放下，提了提胸前有点往下滑的裙领口，自信地说：“这样的房子有更大的吗？我想在伦敦买几栋当投资。”

　　“我亲爱的，”托马斯微笑着说：“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国度，不动产的投资还是要谨慎一些的。”

　　“不怕，反正有保险公司，无非是保费高点就是了，”斯泰德夫人已经完全恢复了女富豪的精明强干模样：“关键是这个价位吃进来，以后出手的空间比较大，这个投资我看可以先试个100万英镑。”

　　“万一英国战败了呢？”

　　“汤姆死以前在德国也有不少合作伙伴，我在汉堡的一家石油运输公司里还有点股份，那家公司的大股东是克虏伯家族，不怕！”斯泰德夫人拍了拍托马斯的大腿说到。

　　资本家才没祖国呢！托马斯·莫兰特想起在中国参加政治经济学培训时，由史秉誉亲自挂名主编的教材上的那句“工人阶级无祖国”，不由在心中发出感慨。今天，他精心安排和斯泰德夫人的见面，本来是准备让斯泰德夫人对伦敦期货市场产生兴趣的，想不到这个富有的寡妇竟然这么快就对伦敦房地产市场投资产生兴趣了。

　　“你知道我是做什么职业的吗？亲爱的斯佳丽。”托马斯决定换一个思路来打动斯泰德夫人。

　　“你不是历史研究学家吗？你任职的那个机构叫什么来的……历史海外研究……”

　　托马斯纠正她：“英国海外历史研究基金会海外历史研究中心。”

　　“对啊！”斯佳丽·斯泰德夫人又一拍托马斯的大腿：“就是这个，海外历史研究中心，怎么了？”

　　“你在英国上层的官方人士里肯定有朋友吧？我是说那种位置很高，能够知道很多一般人不知道事情的人士。”

　　“有啊，象财政大臣和……”

　　“那边有电话，你现在就打个电话给其中一位信得过的朋友，向他打听一下这个海外历史研究中心的情况。”托马斯微笑而又坚定地说。

　　看着托马斯的脸色，斯泰德夫人犹豫地从随身小包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通讯薄，走到电话旁后又犹豫地看着托马斯。

　　托马斯飞快地在一张纸上书写“英国海外历史研究基金会海外历史研究中心”，然后走过去将纸放在电话旁，微笑着）对斯泰德夫人说：“没事，亲爱的，我不会害你的。”

　　斯泰德夫人咬了咬嘴唇：“汤姆死之前教过我――永远不做别人要求我做的事。”

　　“我是别人吗？”托马斯努力坚持微笑着回答。

　　斯泰德夫人终于开始拨打电话：“……请转77号分机……我是斯泰德夫人……嗨，温斯顿，我是斯佳丽……你好……我想问一问：你知道有个叫作英国海外历史研究基金会海外历史研究中心的机构吗？……没有事情，我只是有个认识的人说他在那里工作……他叫……”斯泰德夫人夫人将目光投向托马斯，托马斯飞快地在纸上写了个名字，“……他叫戴维·高邓……对，他当时也说了希望我不要往外说，但是我相信说给温斯顿你是没有关系的，你知道我害怕被人骗，我这样一个弱女子……很特殊的政府机构？……不方便告诉我？……绝对没有问题？……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温斯顿。”

　　放下电话后，斯泰德夫人以吃惊的眼神看着托马斯。托马斯一边慢慢地将那张写了字的纸撕碎，一边叹息地对斯泰德夫人说：

　　“唉呀呀，斯佳丽，没有想到我们的大臣阁下也是你的好朋友。”

　　“你是特工？”斯泰德夫人直截了当地问道。

　　“不，不，不，亲爱的，在英国干我这行的通常就被叫做间谍。”

　　“太棒了！”斯泰德夫人的反应完全出乎托马斯的意料：“我从小就想当间谍，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有一次和胡佛吃饭时我还说想当间谍，但是他只是哈哈大笑。这下可太棒了，你们英国间谍机构是要招募我当间谍吗？我愿意，让我干什么都行，除了不能动我的钱……”

　　“不，不，斯佳丽，我把我的真实身份告诉你，只是让你相信，我有个大生意要和你谈，能让你我赚很多很多钱的生意……”托马斯耐心地牵着斯泰德夫人的小手，将她引回到沙发上坐下。沉声慢慢道来：“为了做这个大生意，首先，我们得创造机会，让你和我们这个机构最大的头，也就是刚才说的戴维·高邓以最快的速度认识……”

　　“这个容易！”斯泰德夫人兴奋地抓过一张纸，一边用笔在上面写画着，一边滔滔不绝地说：“我们可以：1、通过我在英国官方的一些朋友安排认识戴维，但是这个办法容易让大家的关系过于正式，这个戴维有多大？60岁？太好了！我可了解60岁的男人都在想什么了！那我们就采取方法2、安排一个酒会，什么人都参加的酒会，在这个酒会上我先靠近这个戴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然后再通过有足够身份的人抬出我的身份，让我先算算办这个酒会大概需要多少钱――场地我看就放在里茨饭店好了，我在那里长期包房，他们应该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折扣，酒水……”

　　托马斯·莫兰特一边随口应付斯泰德夫人的提问，一边将目光投向还在继续下雨的窗外：他好像是看见当年的自己，年轻英俊的自己和苏珊一起相拥在窗前，一起看着雨点打落在后花园的梧桐树上，苏珊柔弱的身体紧紧靠在自己的怀抱中，美丽的脸庞和明亮的大眼睛模糊地倒映在两人面前的窗户玻璃上。苏珊，你要是还活着，看到我现在的生活，你一定会用同情爱怜的语气对我摇着头说：可怜的老托马斯，看看你现在的生活都成了什么样子……

混乱（8)

更新时间2005-11-10 19:01:00 字数：7096

　　7月中旬，德国人的飞艇轰炸总算被紧急独立建制的皇家空军遏制住了。由于飞艇损失惨重，在德国航空器性能得到更好的改善前，暂时伦敦的上空算是平静了下来。

　　自从7月初，保罗·波特和科柯·莱恩斯两人就消失在伦敦的小圈子里。托马斯不会去打听，这是圆点圈子里忌讳，也是最危险的举动。

　　在中国人占领了罗得岛以后，格林姆·格雷也先保罗和科柯消失了2周时间，然后又神情沮丧地重新在圆点圈子里出现。托马斯也没有打听他那两周去干什么去了：因为托马斯以前看到过格林姆·格雷关于意大利黑手党与中国军方密切来往的分析报告，也看见某天普莉马普斯小姐从资料馆抱去给詹姆斯·布来恩教授的资料全是关于意大利南方，以及西西里岛黑手党的。在格林姆·格雷消失几天后，又听到简妮某次无意中提及要急着给父亲赶着去买防范胃病的药时，托马斯马上给信使汇报：圆点近期在意大利有行动，估计是和黑手党有关。然后过了2周，就看见格林姆垂头丧气地回来，他被中国军方在意大利某个岛上短暂逮捕的短消息已经上了好几家国外报纸的靠后版面。

　　格林姆回来后经过短暂的安全调查，没有去圆点上班，而是面色苍白地来海外历史研究中心当研究员，就坐在原先托马斯·莫兰特用过的办公室里。托马斯·莫兰特自己在詹姆斯·布来恩原先的办公室上班，因为他已经是研究中心的代理主任。普莉马普斯小姐现在是托马斯的秘书，而托马斯原来的秘书凯瑟琳·辛普森留给格林姆当秘书。

　　詹姆斯·布来恩教授回到圆点11楼去上班，专职坐他的圆点最重要的情报搜集部门主管的位置。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圆点的日常工作量急剧增加起来。托马斯·莫兰特已经获得了特许的随意进出圆点的权力，但是他还不是圆点的正式官员，按照M先生的说法，圆点重要官员的任命程序是需要一定时间来进行的。托马斯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掩饰性的讲法，因为圆点的高层人员之间都在流传：詹姆斯·布来恩和M先生在托马斯·莫兰特的任命问题上有重大分歧。

　　托马斯·莫兰特每个星期天还是和这些年一贯的那样，会去詹姆斯·布来恩教授的家里稍坐1个小时，和简妮聊聊家常，听简妮述说她与格林姆·格雷和托马斯·高邓的事情。每次碰上教授的时候，教授总是很假惺惺热情地向他打招呼，然后匆匆离去。从教授的眼神里，托马斯看到有一种闪闪烁烁的东西。托马斯最近在去圆点开会或者办理有关研究中心业务的时候，每次顺便去看看教授，也都发现他总是不在。

　　戴维·高邓和斯佳丽·斯泰德夫人已经打得火热，M先生自然知道托马斯曾经和斯泰德夫人有过密切的往来，但是他不会在乎――因为斯泰德夫人在伦敦的圈子内已经以风liu而著称，最近她又勾搭上一个从纽约来的青年记者，英俊的小花花公子埃弗·斯科特。据说斯泰德夫人买了一台中国最新款的“宝马”跑车，专门给这位英俊的花花公子埃弗·斯科特在伦敦开。这件事情甚至让托马斯·莫兰特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不知道何时开始，和斯泰德夫人上chuang这件事情让他觉得非常有压力。现年60岁的M·戴维·高邓更应该为此觉得如释重负吧？托马斯·莫兰特恶毒地猜想到。总之，现在托马斯能够感觉到自己和M先生之间有一种奇怪的默契：每周一上午的各部门情况交流会上，每当最近总是失踪的布来恩教授匆匆赶到会议室，并神情恍惚地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回答其他部门负责人的问话时，托马斯不用转头看就知道M先生和自己一样，都用一种暗自叹息的表情盯着桌面。

　　7月最后1天的这天下午，正在准备下班的托马斯·莫兰特突然接到M先生秘书的电话，请他立刻赶到圆点M先生的办公室。托马斯和普莉马普斯小姐打了声招呼，就匆匆打的士赶往圆点。普莉马普斯小姐对托马斯最近一直有种隐蔽的敌对情绪，托马斯不准备对此做任何反应，他觉得老小姐甚至是在期待自己某天忍不住对她发火，自己偏就不这样――永远别让别人特别是手下左右你的情绪，当年苏珊还没有出事前，詹姆斯·布来恩经常这样教导自己。

　　圆点12楼的宽敞和6楼到11楼的拥挤形成鲜明对比：这层楼除了一个机密会议室和绝密资料室外，就只有M先生的办公室了，而且12楼的家具也是伦敦1912年最时兴的高档货。秘书领着托马斯进到M先生办公室外装修豪华的小套间，给他倒了一杯咖啡就出去了。大概过了15分钟，M先生脸上挂着非常勉强的微笑从自己办公室里出来：

　　“嗨，老托马斯，你昨天没有去参加斯佳丽举办的慈善晚会？”

　　“我有一个星期没有和斯泰德夫人打过招呼了，但我听说昨天晚上那位埃弗·斯科特先生在晚会上朗读自己的小说手稿，获得到会者的一致好评。”

　　“我也听说了，”M先生不以为然地说：“美国人写小说，啧啧，多么可怕……很奇怪的一个书名，他的那本书《伟大的比尔》，你知道是写什么事情的吗？”

　　“不知道，”托马斯摇摇头：“你知道我是基本不看现代小说的。”

　　“呵呵，”M先生干巴巴地笑了两声：“我们都是老式的英国佬――今天晚上你没有安排什么约会吧？”

　　“没有。”托马斯·莫兰特严肃地回答。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M先生摆了摆手：“我只是请你过来陪我一起值班，我已经让秘书下班了，今天晚上可能要你给我煮咖啡，我不太会摆弄那台煮咖啡的机器。”

　　托马斯·莫兰特知道一定是有什么大事件要发生了，而且M先生准备让自己参与处理。他起身，走到外面秘书间的咖啡机前给咖啡机注满水――果然是意大利最高档的咖啡机。

　　在托马斯闷头对付咖啡机的时候，负责干“湿活”――也就是杀人放火绑架之类行为的行动部门领导汤姆·恩遮拨斯，还有负责内部安全事务的凯特·霍克匆匆走进M先生的办公室。汤姆和日常一样面色阴沉，没有和自己打招呼就进去了，连一向以活泼著称的凯特·霍特也只是勉强笑了声就进去了。

　　托马斯等咖啡煮好，找了个托盘，盛了4杯咖啡放在上面，想了想，拿掉了1杯，然后端着托盘走进小套间。套间通往M先生办公室的门大开着，自己从来没有进去过的英国海外情报机构最高负责人的办公室首次呈现在自己面前：

　　M先生的办公室大约有2000平方英尺，一张面积大概有80平方英尺的大办公桌在办公室尽头，M先生此刻就坐在那张办公桌后面，头顶上方的墙上是国王的标准像。汤姆和凯特坐在M先生办公桌前的班前椅上，探着身子正在和M先生低语。看见托马斯端着托盘站在门口，M先生漫不经心地招了招手，于是，托马斯·莫兰特端着咖啡跨进这间办公室。

　　进门后，托马斯扫了眼办公室，看见在右侧低垂着的窗帘前有组西班牙式沙发，就走过去将托盘放在茶几上。他放下托盘后，直起腰，毫不犹豫地转身向办公室外走去，这时，正如他所希望的，M先生果然叫住了他。

　　“莫兰特博士，你就在沙发上坐着好了！”M先生接着站起身，朝沙发这边走来：“先生们，咱们坐到沙发上去喝咖啡吧！顺便介绍一下――圆点外围机构的新任主管托马斯·莫兰特先生……”

　　“老托马斯早就是圆点圈子的名人了，M先生。”凯特也边走边笑着说。

　　“那我就不用说废话了。”M先生清了清嗓门，站住身对那两位说：“先生们，有鉴于事态的复杂和紧急，现在我建议让海外情报处外围情报分析评测机构的负责人，托马斯·;莫兰特博士全面参与今天晚上的临时危机应对工作。”

　　“我同意。”凯特·霍克飞快地说到，还冲托马斯做了个鬼脸。

　　“我也同意。”行动部门负责人汤姆·;恩遮拨斯一本正经地端详了托马斯·莫兰特大概10多秒，然后低沉地说。

　　“凯特，你把文件给托马斯看看，”M先生坐在沙发上，端起咖啡喝了一大口，接着面向正在低头品尝咖啡的行动部门负责人说：“汤姆，布来恩教授在瑞士的行为从现在开始由行动部门负责掌握――今天晚上7楼通讯中心的值班官员是谁？”

　　“按照你早上的吩咐，我中午和行政部门主管进行了秘密协调，”凯特一边把文件夹隔着茶几递给托马斯一边抢着回答：“今天晚上的值班官员已经换成汤姆他们行动部的2名小伙子了，人是汤姆亲自安排的。”

　　“人可靠，嘴很严。”汤姆迎着M先生询问的目光简短回答到。

　　托马斯·莫兰特慢慢来回翻动着文件，大概30多分钟后他已经明白了全部过程：3周前，布来恩教授以获得有关德国人毒气工厂的绝密情报为理由，申报M先生并获得批准后派遣保罗·波特和科柯·莱恩斯潜入德国，准备和潜伏在德国的15号间谍小组取得联系。但是昨天上午，教授突然不经M先生批准就去了中立国瑞士。昨天半夜，M先生才获知教授本次行动的实际目的是和德国另一位代号为“黑管”的间谍接头。而“黑管”是前年主动通过中间渠道和圆点联系的，据称本人在德国军事情报机构内工作，还没有通过圆点的安全检查，属于圆点“可疑情报渠道”名单上的人。今天早上M先生一大早匆匆赶到办公室就开始安排行动部门和凯特·霍克，背着布来恩教授在情报搜集部门的一干手下开始安排行动。今天中午在瑞士苏黎士，行动部门在瑞士的工作人员已经找到了教授并紧急完成了安全控制布署。

　　放下文件夹后，托马斯使劲揉着发疼的太阳穴，闭着眼睛听汤姆在M先生的办公桌前打电话。是格林姆·格雷向M先生出卖了教授！这个念头突然在托马斯的头脑内清晰起来：今天是星期一，是研究员的非命题课题工作日，格林姆·格雷早上就打电话请假，说需要去别的学术机构的资料馆查阅资料，但是在下午，自己因为是打的士来的，所以是从地下室的电梯直接上来6楼，在地下室车库，自己曾经看见过那台中国产的“旋风1000”……

　　“通讯中心汇报，今天中午开始始终联络不到德国15号电台，估计……”托马斯听见汤姆·恩遮拨斯用他那低沉，不带有任何感情的嗓音说着。

　　“莫兰特博士，”稍顷，托马斯听到M先生在对自己说话，忙睁开眼睛，看着对方。“莫兰特博士，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M先生问到。

　　托马斯·莫兰特心里在告诫自己：不要冲动，不要得意忘形，你连整个事件是不是针对你的圈套都不敢确定！他一边反复告诫自己，一边听到自己用很冷静的声音说：“詹姆斯·布来恩教授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目的是什么？他过去几个星期骗了M先生你，骗了整个圆点，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托马斯一边在心里骂自己太张狂，太嚣张，一边站起身来在M先生的宽大的办公室中央来回踱步，好像是在课堂上正在给学生教授研究课一般：“詹姆斯·布来恩教授是一个对大英帝国忠心耿耿的人，这一点如果各位先生不反对，那么我们将首先排除他的行为动机中任何背叛国家的可能，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更进一步的推论――他这样做的目的如果是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那么，什么理由促成他要这么神秘地去做事呢？答案只能是一个――他做的事情必须要瞒住我们在座所有的人――什么事情必须要瞒住在座的每个人，又是为了大英帝国非得去做的事情呢？――答案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他想抓出圆点内部的叛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抓鼹鼠，而且教授认为鼹鼠很可能就在我们当中……”

　　“教授认为我们当中有德国人的间谍，所以就派人去德国？”凯特·霍克吃惊地问。

　　托马斯顿住脚，看见M先生飞快地瞪了凯特一眼，凯特立刻就低头不吭声，于是便相信有关凯特先生之所以能当圆点的内部安全官员完全是因为圆点内部政治斗争需要的传闻是有根据的了，但是他没有理睬凯特的愚蠢问题，继续踱步推论下去：“……这个时候，他能相信的恐怕只有他自己最近招募的几个人，于是，保罗和科柯先生被他以巧妙的理由送去了德国――在今天到此前的一个月内，不，是一个半月内，教授有没有和我们在德国的某个情报组发生过特别紧密的联系？”

　　“我查过，就是15号电台那个组。”汤姆言简意赅地说。

　　“只有这个15号组吗？”托马斯紧紧追问，然后在获得汤姆点头肯定后，他的脸上露出绝望表情：“德国15号电台在今天失去联系以前，特别是保罗和科柯被派遣以后到现在的时间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15号电台除了每天抱怨保罗和科柯没有按时与他接头外，就没有别的记录了――当然，最近这段时间，教授自己有好几次主动要求在通讯中心担任值班官员，而且每次都是和格林姆·格雷在一起，所以还得查一查原始的资料……”凯特·霍克急忙说到。

　　“不用查了，”M先生语气疲倦，沮丧而缓慢地说：“教授更改过通讯记录，被删除的记录全是他通过15号电台和黑管之间的联络内容。”

　　“这是严重违反内部纪律的行为！”凯特激动得嗓门发尖。

　　谁都没有搭理激动的凯特·霍克。托马斯用询问的目光看着M先生，M先生疲倦地冲他点点头，然后下巴指了指汤姆·恩遮拨斯。托马斯·莫兰特明白了：此刻，彻底出卖了布来恩教授的格林姆·格雷就在汤姆手中，而且多半是在7楼，被汤姆精选负责今晚通讯中心值班的2名手下顺便看管着。

　　“可以肯定，”托马斯·莫兰特决定先不给M先生打气，反正事情已经糟糕透顶了：“关于黑管要和布来恩教授见面的要求如果也是来自15号小组，先生们，现在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这是个圈套，黑管是德国人的诱饵――15号小组应该已经被德国人渗透，但至少报务员没有被策反――否则我们还会继续收到他的电报――德国人的目标是我们这边的大人物！这次无疑是准备对情报界鼎鼎大名的教授动手。”

　　“已经把瑞士所有的行动人员都派到教授身边了。”汤姆干巴巴地说。

　　“唯一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机会会发生在德国，”托马斯注意到：听见自己这句话，M先生的眼睛里露出了希望，连他的身子都立刻坐直起来了，于是就微微一笑接着说下去：“……布来恩教授这次犯了很多错误，”他开始按照话语依次搬动自己左手的手指， “第1个错误就是不应该隐瞒M先生，他应该明白其中的道理；第2个错误就是他自己不应该亲自去瑞士，他忽略了他本身巨大的情报价值和政治价值；他第3个错误就是不应该将两名刚招募的新人派遣执行这样一个违规的复杂任务，但是，这个第3点错误恰恰就是这次教授做出的唯一正确的决定！”他将伸出3根手指的左手突然合上，然后伸出拇指使劲挥动了一下手臂。

　　仿佛是为了配合托马斯·莫兰特这个有力的手势，M先生桌上的那部白色电话机突然大声地响起来。汤姆急忙跑过去抓起电话并哼了一声，接着只见他逐渐皱起眉头，神情罕见地激动起来，随即他冲电话里说了句：“你等一下。”便用手捂住话筒，转身对M先生说：

　　“25分钟前，德国人在苏黎士郊区企图绑架布来恩教授，和我们的人交了火，我们准备充分，只有2人受伤，德国人3死1伤，教授现在平安在我们手中。”

　　“即刻将教授平安送回来，越快越好。”M先生迅速做出指示。

　　在汤姆又打了几个关于善后的电话后，M先生急忙对托马斯·莫兰特说：“莫兰特博士，请按照你刚才被打断的思路继续分析下去，你刚才说到保罗还有科柯……”

　　“对，保罗·波特先生和科柯·莱恩斯先生，”托马斯·莫兰特又开始边走边说：“科柯先生的身手据说在圆点，包括汤姆·恩遮拨斯先生主管的行动部门在内都是最顶尖的，对吗？汤姆先生。”

　　“一点没错，我很惋惜他没有进我的部门。”汤姆回答。

　　“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在正式被招募以前，是在我那里当保安主任――科柯的分析能力和观察能力实际上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托马斯·莫兰特微笑起来：“最重要的是，保罗·波特因为性格天生比较内向，他的才智经常被低估了――包括他那果断的决策领导天赋！――就连我们的老师布来恩教授都有点低估了保罗的潜力，我认为。”

　　“你的意思是？”凯特茫然地问。

　　托马斯看见M先生的脸上出现了喜悦和担忧相杂的表情，于是他就坐回沙发上，用已经带着点沙哑的嗓音说：“在执行教授这次这样一个带有强烈个人情绪任务的过程中，作为保罗，他不可能没有想法，这些想法会让他更小心更谨慎地在德国行动――这些天，他们一直没有和15号电台联络就是证明――然后，在今天，德国人为了绑架教授更应该让一切显得正常的时候，15号电台突然失去了联络，这很可能和保罗他们有直接关系。”

　　“现在应该怎么办？”汤姆认真地问托马斯。M先生和凯特对汤姆这样问托马斯，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舒服或吃惊的表情。

　　“紧急全网通报德国15号情报小组已经‘腐烂’，命令德国及其周边的所有的行动小组都做好接应保罗和科柯的准备――可能还会有那位应该没有叛变的15号电报员――然后我们――”托马斯·莫兰特用双手搓了搓疲倦的脸，然后深深吸了口气，睁眼看着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的三位男士，一本正经地说：“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祈祷吧！”

打击（9)

更新时间2005-11-10 19:02:00 字数：3979

　进入1916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世界大战局面开始展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中国人在地中海全面获胜后停止了更进一步的进攻，但是巨大数量的战争物资开始被中国远洋船队源源不断地运往地中海南部；俄国人在和奥匈帝国以及德国人交锋的战线上并没有发生众多观察家预料的大溃败，正当大家以全新的态度去评测俄罗斯这个泥足巨人的战争潜力时，在8月3日突然传来霹雳――俄罗斯80万野战部队在东线被德国军队合围！

　　这些变化对各大国情报机构都是一种考验，圆点最新版流传的笑话就是：中国情报部门的头在瑞士紧急约见德国情报部门的头，说：我们知道最近你们在苏伊士运河派有专门的间谍清点我们的过往运输船数量和统计运输物资。德国情报头子说：你休想让我说出我们在苏伊士地区的谍报组织情况。中国情报头子说：嗨！谁问你这些了，我的意思是要是你们能做出统计报表，麻烦给我们一份，因为连我们自己都算不清了。德国情报头子回答：这个可能不行，因为我们的会计师都赶去东边做俄国俘虏人数的报表去了……

　　布来恩教授是在那个臭名一点不昭著之夜的第二天中午被几个干“湿活”的人送回伦敦的，他立刻被请去圆点在肯特郡乡下的一座培训用的庄园里住几天。保罗和科柯是在教授回到伦敦那天的晚上，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居然带着德国15号电台的报务员翻过了瑞士边境。他们两已经被说成是圆点的英雄――这是前一天夜晚，天快亮的时候，在M先生办公室里，圆点三位高层和托马斯·莫兰特一起商量的结果：在一切还不是太糟糕的时候，塑造出几个英雄形象来，有助于维护圆点在大英帝国上层的整体形象和地位。

　　当他们商议这个问题之前，他们刚刚从德国的第7号安全岛――专门负责救援发生意外的情报人员的潜伏据点――的来电获知：保罗和科柯已经带着被他俩救出的15号电台的发报员到达7号安全岛。M先生办公室里的绅士们经过商议，决定还是安排保罗和科柯翻越边境线进瑞士，因为这样，故事就能更带有死里逃生的英雄主义悲壮效果。至于15号电台的报务员，他是在跟随保罗和科柯翻越边境线时，被不知哪个方向――当然是万恶的德国佬――打来的一颗子弹夺去了性命。于是，什么“黑管”，什么“鼹鼠圈套”之类的传言都被两个孤胆英雄如何在敌人已经布置了埋伏的情况下，果敢坚毅，舍生忘死，一路惨烈拼杀突围的传奇故事所掩盖。至于教授去瑞士的故事――那是他在紧急情况下，奉M先生的密令赶去前沿指挥隐蔽战线的作战！当然，这里面还需要教授配合M先生进行一些文字工作的修饰……

　　可惜的就是，这些绝妙剧情的导演之一，聪明睿智的托马斯·莫兰特博士，在他第一次参加圆点最高层行动指挥的那个夜晚过后，就因为感冒而发烧，在家里躺了整整3天。

　　当斯泰德夫人来探望托马斯的这个下午，M先生派来给托马斯看病的医生刚刚离去。托马斯拖着疲惫的身躯，穿着冬季睡衣，流着虚汗站在起居室窗口，看着一辆银色的中国产“宝马”跑车急速越过医生坐来的“雪弗来”轿车，卷着一阵碎花草屑冲出自己花园大门，紧接着，楼下的客厅传来斯泰德夫人爽朗的笑声：

　　“你们莫兰特老爷的病应该快好了吧？”随着话音，管家辛格·沙尔麻不卑不亢地带引着斯泰德夫人从楼梯上来。

　　“嗨，斯佳丽。”托马斯·莫兰特有气无力地向斯泰德夫人打了招呼，示意她别靠近自己，去沙发上坐下来。他注意到斯泰德夫人这次穿着的衣服是一身法式细帆布猎装，这在最近的伦敦上流社会女士中很流行，被小报们称为“淑女战服”。

　　“可怜的小托马斯，”斯泰德夫人没有理睬他的感冒还没有全好，走上前扶住他的胳膊：“来，我搀你坐到沙发上去，你应该减少活动。”

　　管家辛格·沙尔麻好像看不见他们之间的亲呢举动，微微欠身问道：“夫人，请问你需要咖啡还是茶？”

　　“给我来杯苏格兰威斯忌，不加苏打水。”斯泰德夫人随口答到，看见托马斯用古怪的眼神看着自己，斯泰德夫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最近有点馋酒，都是受埃弗·斯科特的影响。”

　　坐在沙发上的托马斯·莫兰特看着站在那里，身穿法式女猎装，滚圆结实的大腿裹在猎装马裤内的斯佳丽·斯泰德夫人，突然间第一次有点吃那个刚开跑车离开的美国花花公子的醋。他酸溜溜地说道：“哦，斯佳丽，你不能这样喝酒，这样会很容易把你自己给毁了的。”

　　听他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斯泰德夫人一愣，然后低头用带有明显笑意的迷人眼睛逼视着他。托马斯·莫兰特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脸竟然有点发烧，喉头发干，忙转过脸去对辛格说：“你去地下室拿那瓶1906年的黑方酒上来，再给我拿一大杯温水。”

　　斯泰德夫人叫住正转身下楼的管家：“辛格·沙尔麻先生，我不要威斯忌了，麻烦你给我也拿杯水。”

　　等管家下去后，斯泰德夫人微微摇动着腰肢走到托马斯面前，分开腿跨站在托马斯从沙发上伸出的脚两侧，弯下腰将双手分撑在托马斯肩两旁的沙发靠背上，那猎装领口露出的结实丰满的乳房边缘几乎顶住了托马斯的鼻子，斯泰德夫人将嘴唇贴近托马斯的耳旁，用一种略微带沙哑的嗓音轻声问道：“刚才是你在吃醋吗？我的小托马斯。”

　　“辛格先生！”托马斯·莫兰特突然大声叫道。

　　楼下传来管家辛格·沙尔麻浑厚嗓音的回应。

　　“等一下再送水上来！”昨天晚上才退烧的托马斯·;莫兰特朝楼下大喊了一声，然后就奋力搂住了斯泰德夫人的脖子，贪婪地将自己的嘴吻了上去……

　　卧室里，当托马斯·莫兰特从睡梦中疲倦地醒来，看见斯泰德夫人正裹着一件白色的衣服坐在床边上定定地看着自己，被拉开一条缝的窗帘外，微微泛着点天光。

　　“天黑还没黑透吗？现在是几点了？”托马斯·莫兰特沙哑着嗓音问道。

　　斯泰德夫人跳下床，走到窗户旁大力拉开窗帘：“天已经快亮了！我的小托马斯。”

　　这时，托马斯才发现斯泰德夫人穿著的是自己的那件亚麻的印度风格起居服上衣，斯泰德夫人穿上它刚好是一件宽大的睡袍。

　　托马斯从床边的地下拣起自己的睡衣，披在身上，朝卫生间走去。斯泰德夫人忙过来扶住走路直晃的他：“你想干什么？”

　　“我想抽支香烟。”

　　“你躺着，我去给你拿。”

　　“不，我从来不在卧室抽烟，我讨厌睡觉的地方有烟味。”

　　在卫生间的镜子前，托马斯抽着烟，斯泰德夫人倚着卫生间的门框，静静地看着他。

　　“我的律师已经审查过你给我的那份合同了，他说合同没有什么问题。”斯泰德夫人突然说。托马斯知道，她说得的是上个月，自己劝说她为了进行期货市场投机，先将一笔20万英镑的款项打在自己账号上的那份合同。

　　托马斯扭头看着斯泰德夫人，有点兴奋：“太好了，你要相信我对南美局势发展的判断，我是全世界最好的局势分析专家。”

　　“老戴维在我面前也是这样评价你，”斯泰德夫人咬了咬嘴唇，终于下定决心般地接着说：“可我自己花钱找关系查了你的财务状况，我知道了你的这栋房子马上会被银行收走，甚至查到了你的管家和厨娘都是6月才被雇佣的。托马斯，你在设局骗我。”

　　托马斯·莫兰特努力抓住手指间的香烟，不让它掉下去，他突然间觉得8月份的伦敦清晨竟然会那样冷，甚至自己踩在卫生间瓷砖上的脚都有点冰凉。

　　“你和我上chuang，就是为了我的钱，对吗？”斯泰德夫人的问话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有点飘忽。

　　托马斯·莫兰特轻轻吸了口烟，然后吐了口烟柱在镜子上，看着烟柱在镜子上碰开后飘散。他用手抹了把额头上的虚汗，另一只手接着碾灭香烟，转过身来看着斯泰德夫人，严肃地说：“相信我，至少第一次和这次不是。”

　　斯泰德夫人木然地说：“是吗？谢谢，我得回酒店了。”

　　“这么早，你怎么回去？我送送你吧。”托马斯·莫兰特彬彬有礼地说道。

　　“你还是在家养病吧！在你醒来以前，我已经打电话给里茨酒店订车来接我了。”斯泰德夫人冷静地说着，转身走到床前，在逐渐升起的黎明曙光之中，脱下身上托马斯的那件印度风格的起居服上衣，然后赤裸地走到窗前伸了伸腰，开始从窗前的椅子上拿起自己的衣服慢慢穿上。

　　托马斯·莫兰特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晨曦中以优美的姿势穿衣服的斯泰德夫人，内心已经很平静，甚至是带着点审美的心态。这么多年，他第一次在和女人上完床后没有烦躁，没有想起苏珊，也没有仔细观察对方是否听到过自己可能说过的梦话。此刻，在这个伦敦难得的瑰丽之晨，他的心灵世界只是感觉到一种超脱的宁静。

　　隐约的汽车声传来，过了没2分钟，楼下花园大门方向传来两声汽车喇叭声。

　　“你接着睡一阵吧，我走了。”斯泰德夫人轻声说道，从托马斯面前飘然走过。

　　在斯佳丽·斯泰德夫人出门以后，托马斯·莫兰特站在那里发了好一阵呆，然后走到凌乱的床前，一头扎倒在床上，挣扎着给自己盖上毛毯，随便调整了两下枕头的位置。片刻后，在金黄色越来越浓的曙光中，卧室里响起他巨大、香甜的鼾声……

　　在这个甜蜜的补觉当中，托马斯一个梦都没有做，直到卧室里的电话铃声叫醒他。他睁开眼，发现天已经大亮了，躺在床上向外看，窗户外天气变得多云，云层在灰色的天空上快速移动着。电话铃停下来，然后又响了一声，然后停下来，然后又响起，然后这次停下以后再没有响起。托马斯·莫兰特躺在那里，默默回忆着刚才在睡眠中电话铃响了几声。总共是响了4声，他得出了结论，然后打了个寒颤――现在是8月的第1个星期，他想起来信使某次在密信上给他的通知：……8月查账……

打击（10)

更新时间2005-11-10 19:04:00 字数：7309

　圆点在肯特郡的这个庄园主要是用来进行人员行动能力培训的，庄园的附近有个皇家陆军的士官培训学校，所以训练时的枪声不会引起路过者的胡乱猜疑。就庄园内室外的环境而言，这个庄园给人的感觉还不错，但是在1914年来这里参加过圆点外围工作人员行动基本能力短期训练的托马斯·莫兰特知道：庄园建筑内部简直糟糕透顶，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有老鼠跑动，导致屋顶已经快要剥落的墙灰时不时落你一脸！所以当8月第2个星期三，他走在庄园内部的花园路上，听着耳旁不断传来训练人员练习手枪射击的枪声，多少有点为詹姆斯·布来恩教授感觉到委屈。

　　在黄昏的金色阳光里，托马斯·莫兰特看见詹姆斯·布来恩教授正穿一身休养服坐在小花园中拜占庭风格的亭子里发呆。他向身边陪同自己的庄园工作人员点了点头，便独自一人向教授走过去。

　　“嗨，老托马斯，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布来恩教授透过他那副左镜片有点裂纹的眼镜，看到站在面前的托马斯那虚弱的模样，好奇地问道。

　　“感冒，发烧，”托马斯·莫兰特一边从公文包里掏出教授通过电话让他去简妮那里取的眼镜，将眼镜递给教授，一边说：“刚好没有几天。简妮让你注意身体。”

　　布来恩教授将眼镜换上，望着远处的夕阳，叹了口气：“应该是开会谋算我的那个晚上得的感冒吧？”

　　托马斯·莫兰特不知说什么好，于是坐下来，和教授一起并排看着夕阳发呆。

　　“老托马斯，”教授突然幽幽地叹了口气：“是谁第一个叫你这个外号的？”

　　“是苏珊，在那次托马斯·高邓在你们家花园里揍完格林姆·格雷以后。”

　　“是吗？我都记不得了――你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孩子，在你叫托马斯·莫兰特以前。”

　　这个问题我已经等你问都等了10多年了！托马斯·莫兰特心里在喊：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也想了10多年了。他在想的同时，听见自己用略微带点惊奇，但是绝不丝毫夸张的语气说：“教授，你这算什么问题？”

　　“呵呵，”教授干笑了几声：“你知道吗？你反问我的这句话，包括语气，都是我早就想到的你会有的几种反应之一……算了，我还是继续往下说吧，你不用回答……我第一次见到托马斯·莫兰特是在他6岁的那年，当时我从北美执行完任务回来，被安排在依顿当老师，那也是我在圆点最失败的一段日子。当时，我去看望刚刚买下你现在住的那栋房子的丽萨·莫兰特和托马斯·莫兰特……”

　　“那时候我太小，都记不清了。”托马斯·莫兰特回答，他早在很多年前就下定决心：只要面对类似的谈话，哪怕是对方将已经死在阿富汗的那个男孩复活，自己也要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托马斯·莫兰特。

　　“你听我说，不要打岔！”布来恩教授好像当年给他上课一样，严厉呵斥道。托马斯本能地缩了缩脖子，不敢再插嘴了。

　　“我刚才讲到哪了？”教授不耐烦地问。

　　“你从北美回伦敦，去看我和妈妈。”

　　教授恶狠狠地瞪了托马斯一眼，继续眯眼看着夕阳说：“那个托马斯·莫兰特是长得很象你，可你知道吗？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眼神的时候，一个6岁大的小孩，他眼里的仇恨就已经让我感到害怕，唉……丽萨的血统，在当时的伦敦上流社会带给她们母子的难堪，你可想而知。一个混血的孩子，他在那种环境里遭受的蔑视和欺辱你也可以想象……”

　　我不用想象，托马斯心里说：在中国，我小的时候就为自己和别的小朋友长得不一样而难过。在航空研发基地，那些纯白人的小孩欺负我，那些纯东方血统的小孩也不理睬我，多少次，听到爸爸妈妈的同事夸奖我说“看小亨特，混血的孩子就是聪明漂亮。”我多希望自己不漂亮，不聪明，只要他们不说我混血就可以！

　　“……托马斯9岁的那年，”教授继续说着：“约翰从印度回来，准备在英国投资落根，我为他高兴，也为终于和强势的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小托马斯感到高兴。可那天晚上，苏珊被托马斯打哭了，我的妻子无意中骂托马斯的话涉及到了约翰和丽萨最敏感的血统话题，约翰气得跟疯了一样……”

　　我10岁那年，有个来航空基地参观的将军看见我后，随口说了句“杂种”，我爸爸也气得跟疯了一样，托马斯想，我爸爸当场就要和那位将军决斗，被大伙拉开了。后来，我爸爸整整半个月没有上班，直到他在北京找到史，后来那位将军被迫专程到基地来给我爸爸和我公开道歉，道歉的时候肩上已经少了一颗星了。

　　“……我忘不了那个托马斯·莫兰特最后看着我们全家的目光，那眼神里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深入骨子里的仇恨……”教授说到这里，将脸转向托马斯：“可我在1903年年底，在印度的皇家陆军医院见到你的时候，你看我的眼光里有痛苦，有悲伤，有愤怒，却偏偏没有我记忆中的仇恨……”

　　“布来恩教授，”托马斯微笑着说：“要知道，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特别是那些突然间失去一切的孩子。”

　　“有道理，我当初也这么想。”教授深深地点了点头，摘下眼镜，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麂皮擦拭着镜片，咪着眼睛看着托马斯·莫兰特：“你听说过中国的世界文化研究学院吗？”

　　“看过资料介绍，中国人的间谍培训工厂，专门培养外派间谍，地点好像是在在中国腹地一个叫汉中的地方。”托马斯·莫兰特坦然地回答。

　　“那里离汉中市区还有100多公里呢！”詹姆斯·布来恩教授纠正道：“那个地方戒备森严，当年和我一起被招募到圆点外围工作的一个日本荷兰血统的混血儿，他的名字叫亨德瑞克·冯·藤森，他就是20年前被派去侦察这个世界文化研究学院的时候失踪的。你知道吗？老托马斯，从4年前开始这个世界文化研究学院就不再培训间谍了，地方现在都被中国军方推平盖房子，做什么山地部队培训基地了。”

　　托马斯·莫兰特茫然地摇了摇头――我真的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情，无论是那个姓冯·藤森的日本荷兰混血儿，还是世界文化研究中心已经被推平的事。突然间，托马斯想到：按照教授说的时间，凯瑟琳·辛普森就是世界文化研究学院在汉中那个山谷里培训的最后一批间谍了，这可真有点意思……

　　“以前，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教授戴上眼镜，继续看着西边的满天彩霞说：“德国人和中国人好得象对孪生兄弟，他们之间从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展开深入的合作，其中自然也包括在情报领域的合作……”

　　总算开始切入正题了，托马斯想着，马上坐直了身体，注意倾听。

　　“……德国人的谍报系统另有风格，但是他们的谍报思路很有问题，各个情报系统之间的合作协调很缺乏，只注意情报的搜集，却常常忽略将情报放在大环境下的研判。中国人在研判方面的能力卓著，但是经常在内部政治势力变化的需要下，受政治的影响错判甚至歪曲情报……”

　　太精辟了！托马斯在心里高声叫道。

　　“据说，中国政权的两个传奇式的领导者之一，史，他就是现在中国对外情报体系的创始人。当年，中国人发展对外，特别是对欧美的情报搜集工作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人种问题：很难想像蒙古人特征明显的中国间谍可以在西方白人至上的社会里，进入到能够真正涉及到西方国家核心机密的圈子内。所以，当时的中国对外情报机构，一方面加大在情报判读方面的投入，努力从二流渠道来的情报垃圾当中分析出有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和德国情报机构密切合作，通过他们之间的情报交换体制从德国人那里获得一手的间谍情报……”

　　说到这里，布来恩教授突然直视托马斯：“你是什么血统？你不会真是有大英帝国血统吧？”

　　托马斯·莫兰特突然有点不耐烦的感觉，很冲动地想给教授一个讥讽：“谁知道呢，教授。我怎么知道我的祖上是不是有维京人，诺曼底人，或者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的血统？我甚至怀疑你刚才所说的所谓大英帝国血统到底存不存在！”

　　布来恩教授装作没有听见他的话，扭回头去继续述说：“……后来，好像是在1896年，中国情报行业的内部突然发生了巨大的人事变迁，原来的一些领导者被各种理由清洗出了情报行业，据说已经在半退状态的史亲自干预了这次清洗，起因我们不知道，据说是和那年在中国发生的几起神秘的破坏行动有关系――你怎么了？老托马斯！”

　　托马斯·莫兰特突然间猛烈咳嗽了一阵，甚至咳嗽得弯下腰去。教授忙用手轻轻拍打他的后背。过了一阵，托马斯·莫兰特平复了咳嗽，直起腰来，用手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的感冒刚好，这几天的工作量又大……”

　　“M先生让你进圆点了？”教授皱起眉头问道。

　　“只是暂时获得了临时授权，可以参与圆点的内部业务。”托马斯·莫兰特老老实实回答：“M先生还是等着你同意任命我，而且，他还是希望你回去统管情报搜集工作。M先生准备让我在被任命之后主管情报分析和预测，不介入外派谍报人员的管理。”

　　“戴维啊，他越来越象一个政客了。”詹姆斯·布来恩感慨道，然后突然问托马斯：“老托马斯，你怎么评价格林姆·格雷和保罗·波特？”

　　托马斯·莫兰特想了想，犹豫地说道：“在这次德国毒气实验室事件中……”

　　“我不是说这次这件事情，”教授不耐烦地打断他：“保罗救了我，也救了圆点，这一点确实让我对他的发展潜力重新评价。格林姆也没有做错，他在最后还是向圆点的纪律屈服了，我不想再评论这件事情了，我只是想问你：你是如何评价他们俩的？”

　　“格林姆和保罗的才智都很高，”托马斯·莫兰特开始慢慢地背诵他在给北京报告上的相关内容：“格林姆如果能在某一天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并且克服对自己家族势力莫名其妙的依赖感，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情报分析专家，但是永远别让他去第一线情报现场，他对危险的感知能力太低。保罗·波特，这个人的潜力由于他内向的性格被很多人所忽视，但是只要给他多一些锻炼的机会，他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情报官员，特别是他有一种做领袖人物的潜质，只是因为某种自身的心理障碍，他在努力回避自己这种潜质的外露，只要有一天他克服了这种心理障碍，圆点就有可能获得历史上最优秀的领导者……”

　　“很好！”教授满意地点点头：“很准确，特别是你对保罗的评价和我这两天总结得出的想法很一致！”紧接着，教授用一种惋惜的表情看着托马斯·莫兰特：“其实，你本来是最适合给圆点新一代当领袖的人，老托马斯。我一直在想：孩子，究竟在你的生命中发生过什么事情，让你对大英帝国如此的仇恨，可以让你用一生的幸福为代价去毁灭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好了，你不用理睬我的这些无聊的问题，因为你的那些更无聊的回答我都知道……德国情报机构和中国情报机构的合作在1896年后迅速降温，但是在其后的几年内还有一些往来。我曾经从一个德国人那里听说过：他在1898年的时候去中国和情报机构开会，会议间隙中方安排了神秘的特种部队的表演――这只特种部队的前身在1860年代由杨本人建立，在中国内战中发挥了若干次决定性的作用……”

　　托马斯·莫兰特大声用标准的中国话说到：“请您不要忘记，我是圆点最好的中国问题专家。”

　　“当初，你的中国话学习速度实在让我吃惊！”教授也用中国话说。

　　“那是因为您学的外语太多，俗语云：贪多嚼不烂！”用中国话回答的托马斯·莫兰特心想：那是因为当年在知道你那天晚上去过我的病房后，我就决定以纪念苏珊的名义公开疯狂地学习中文，补上可能出现的一切漏洞！

　　詹姆斯·布来恩教授苦笑着恢复了用英语对话：“你很聪明，老托马斯，可能除了我和死去的苏珊，其他的人都想像不到你有多聪明。”

　　听教授提及苏珊，托马斯直觉得心口有种针刺的疼痛，是那种用最细小的针，轻轻的，一下一下扎在心脏上的疼痛。这时候，射击训练已经停止了，远处传来隐隐的人声。一老一少两个多年相识的间谍都不说话，默默看着西边已经完全隐没在地平线下的夕阳余晖，以及逐渐发紫变黑的漫天彩霞。空气中传来灌木和绿草在日落时分特有的气味，伴随湿润的晚风在这个古老的庄园内弥散。

　　“还有多久能让我回圆点上班？”终于，布来恩教授打破了沉默。

　　“M先生说：只要等你的状态恢复了正常，就可以回去复职。”托马斯闷声回答。

　　“M先生的意思是我只要同意和你们一起掩盖这次事件的真相，再在同意任命你的文件上签字，就可以回圆点上班吧？”

　　托马斯·莫兰特没有回应教授这句挑衅的问话，他站起身，拿起自己的公文包默默地看着教授。教授掏出很少用的烟斗，装烟丝。托马斯·莫兰特给自己叼上香烟，刷着火柴，先给自己点着香烟，接着伸手给教授点着烟斗。

　　教授吸了口烟，茫然地看着远处地平线上的那一线光亮，喃喃自语：“那个德国人告诉我：在他们参观中国特种部队表演那些神奇的杀人技巧的时候，他注意到在远处还有一队头戴类似滑雪帽头套的人在训练。后来，他故意趁上洗手间的时候装着走错路，走近远处那些在训练的人，他发现，那些人的体形都不是东方人种，而且有些人露出的皮肤明显是高加索人种的。德国人被赶来的中国军方人员迅速带离那个地方，然后他们整个代表团都受到中方呵斥和威胁，几乎是被押送着出了中国……老托马斯，你当年不是正好在那些戴头套的人群里吧？”

　　我一直是单独训练的，这么想着的托马斯·莫兰特听见自己用冰冷的语气反问到：“这就是你，詹姆斯·布来恩教授，严重违反圆点纪律去瑞士与那位所谓的‘黑管’先生见面的原因吧？”

　　教授叹了口气，脸色隐没在刚刚降临的黑暗中。托马斯·莫兰特用脚踩灭烟头，夹着公文包转身向远处已经等了很久的那位庄园工作人员走去。

　　“托马斯·莫兰特博士，”教授提高嗓门在他背后说：“请你转告M先生，我同意他所有的条件，我希望他能尽快恢复我为大英帝国服务的权力。”

　　托马斯站住脚，回头看了眼坐在此刻已经一片黑暗的亭子里的教授，教授低头沮丧的表情只是在烟斗一闪一闪的小火光中时隐时现。托马斯闷着嗓子应了一声，转身继续向外走去。在夜色中，鼻子有点发酸的托马斯觉得自己的眼角甚至都有一丝湿润……

　　当托马斯在庄园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找到M先生的时候，M先生对行动能力培训工作的视察已经接近了尾声。在3台已经发动着，开着大车灯的汽车灯光下，由汤姆·恩遮拨斯和凯特·霍克的陪同的英国海外情报处最高长官，神色温和的M先生正站在庄园主楼前的车道旁对着庄园培训部的主任和几名主管致告别辞：“……你们这里的整体情况让我很满意，但是，在这个战争年代，庄园的行动培训工作节奏还得加快，大英帝国需要越来越多训练有素的谍报人员去隐蔽战场参加战斗……”

　　庄园主任说：“M先生，上次我们报告中所汇报的建筑维护经费问题……”

　　M先生面露不愉：“这个时候，每一个便士都要花在战争最需要的地方，培训人员的短期住宿条件暂时很难被列入财务计划。”

　　凯特·霍克插嘴道：“我那办公桌的一条腿坏了半年了，现在还垫着木块呢！你们去我办公室应该都见过，战争年代嘛！”

　　看着庄园的几位主管面色都很不好看，M先生忙说：

　　“有一个好消息，你们可以通知学员――坎特伯雷大主教已经初步同意：在战争年代，落入敌人手中的行动人员自杀后，可以获得教会的特别赦免！”

　　托马斯·莫兰特在一旁看到庄园培训主管们的脸色更加难看，忙插嘴圆场：

　　“这是M先生亲自出面，请首相和大臣一起去和大主教交流才争取到的。先生们，在大英帝国面临条顿人威胁的时候，伦敦那些房子被炸弹炸毁的市民们，他们肯定不希望看到他们勒紧腰带购买的战争债券是为了给我们买油漆和刷子。”

　　M先生很满意地看着在听到托马斯这样说后，低下头去的几位庄园主管，他用和蔼的语气说：“好了，这件事情我会亲自向行政财务部门过问的。我们现在得回圆点了，今晚还得加班。好好干！绅士们！”

　　上车的时候，M先生叫托马斯陪他，把凯特·霍克赶到前面警卫车上去坐。托马斯看见凯特笑容里的醋意，决定一定要在近期内请凯特喝几杯。

　　在M先生“奔驰”座车宽大的后排，托马斯正要说话，M先生把手指竖在嘴上阻止他。然后，托马斯惊奇地看到：随着M先生搬动了一个开关，一道不透明的遮板升起，将自己和M先生与前座的司机还有保镖鲍迪完全隔绝。

　　M先生看到他的表情，得意地笑了：“中国人的最新技术，改装费用昂贵――你刚才和布来恩教授谈得如何？”

　　托马斯简短真实地汇报了刚才他和教授谈话的过程，在听他说这些事情时，M先生一直端着半杯威斯忌慢慢地品尝着，一声不吭。等托马斯把整个过程都讲完了，M先生把酒杯放回精致的小搁架上，严肃地盯着托马斯，一字一顿地说：

　　“那么，托马斯·莫兰特博士，你对如何处理詹姆斯·布来恩有什么建议？”

　　托马斯·莫兰特不假思索地回答：“立刻恢复教授在圆点的工作，越快越好。”

　　“为什么？”M先生的眼神里带着隐约的笑意。

　　“布来恩教授太爱苏珊了，”托马斯·莫兰特轻轻叹息着说：“但是我相信他更爱大英帝国。”

　　“说得太好了！”M先生大声叫道，然后抓过车内通话筒：“鲍迪先生，通知司机返回庄园，对，立刻。”放下话筒后，M先生抓住扶手，努力稳住因为急速拐弯而倾斜的身体，大笑着对被惯性抛到一边的托马斯说：“我们去给教授一次惊喜的偷袭！就象上次他生日那天你们给他的一样，我的老托马斯！”

打击（11)

更新时间2005-11-10 19:04:00 字数：4328

　上次和信使见面是什么时候？托马斯·莫兰特坐在安全点的密室里，手拿筷子皱着眉头算：现在是8月的第三个星期三，上次见面是在7月初……已经有47天了！这么长的时间间隔，在自己去年年底被唤醒以后可是第一次发生。

　　这个安全点托马斯还是第一次来，他没有想到就在格林威治还有这么一家日本料理馆，而且这家料理馆已经开张5年了！此刻，坐在料理馆楼上专门被隔离出来的密室里，吃着安全点负责人，那个矮矮胖胖的日本料理馆老板山本亲自送来的鲑鱼生鱼片，托马斯在琢磨等一下信使要是带着北京派来的财务专员到了，自己应该怎么撒谎。

　　外间的门开了，有人进来了。托马斯急忙放下筷子站起身来――他可不想给财务专员留下一个傲慢、贪吃的第一印象。

　　密室的门被打开，胖老板恭敬地将1914年开始一直给托马斯当信使的金惠临――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参赞的秘书请了进来，然后倒了一杯茶放在托马斯对面，又恭敬地关好门离开了。

　　“我操，托马斯，你丫又胖了！”一脸严肃的金惠临等外面的门也关好后，第一句就是字正腔圆的北京国骂，活脱脱一个北京痞子样。托马斯知道他祖上是爱心觉罗，正黄旗，正宗的满洲铁帽子王后裔，而且学问很不错，曾经在今年的伦敦中国国庆晚会上表演了古筝弹奏和中国画――M先生的收藏里就有一幅他画的仿八大山人的立轴。

　　可是每次和托马斯见面的时候，只要环境许可，金惠临就是这副痞子样。托马斯明白，对方是压抑的，也是为了让自己能放松点，每次才象小丑似地逗俩人开心。于是，托马斯也一屁股坐回到位子上，吃了块生鱼片，用北京味的中国语说：“我操，我以为这次北京能换个像样的主儿来，结果还是你丫的，早知道我就不起身了。”

　　“瞧见没有，瞧见没有，”金惠临痛心疾首地说：“这就是我们在伦敦的第一特工英雄，要是北京的首长们瞅见你丫这肥嘟嘟的操性，准保要检讨这几年的对外政策是不是出毛病了！”金说着坐在位子上，看见桌上的鱼生大拼盘，大叫一声跳起身来。

　　“怎么了你？”托马斯·莫兰特虽然知道对方是在表演，是另一种心理战术，但是每次和金这么闹一闹，心里还是很温暖：“一惊一咋的！”

　　“这狗日的山本是越来越过分了！”金惠临痛苦万千：“每次在这儿忙完，他都能送我一张大账单，让我骂了几回，我以为他改了，结果这次欺负你人生，又把鱼生大拼盘给端上来了――12英镑呢！”

　　托马斯也被这价格吓了一跳，虽然英镑这些年贬值速度快，但是一台名牌打字机也就24英镑！在里茨大饭店的餐厅吃自助午餐，一个人也才11英镑！

　　“吃都吃了，吃吧。山本平时宰伦敦那帮花花公子宰惯了，手不会软。”金惠临嘟嘟囔囔说着，也挥筷奋力吃了起来。

　　“这么贵？谁吃啊？”所谓伦敦上流社会的消费习惯，托马斯·莫兰特平时还是很了解的，和北京南京的那些富豪们比，伦敦的有钱人还是很节制的。特别是上次他看资料，看见中国国内议会靠加收高档消费场所的“国防附加消费税”，半年收回来1艘航母的报道，对中国的富豪消费程度就更有印象了。

　　金惠临乐了，一脸对托马斯的鄙夷：“我看你是真不明白了――这地方名义上是料理店，实际上是个窑子，山本专门从日本运来日本小姑娘满足伦敦的那帮花花公子的好奇心，一个晚上过夜费180英镑。你要是想尝尝鲜，等会儿我走了你就自己找山本说――费用自理啊！”

　　“以前不是传说，老首长有规矩：日本人不能进入咱们的组织吗？除了对日机构，其他的机构连外围也不容许啊。”托马斯好奇地问。

　　“你以为呢！”正在和最后几片鱼生搏斗的金惠临没好气地说：“你是英格兰人吗？”

　　托马斯全明白了，什么也不说，低头抽起烟来。他在想：这个国籍不明的山本先生一定还负有为情报机构赚取收入的任务，我每次拿到的奖金和费用里面，多半就有这些日本姑娘\*赚来的钱。

　　金惠临吃光了鱼生，又一口气连喝了2杯茶，从托马斯的烟盒里拿出一根烟，夺过托马斯嘴上的烟给自己对火，然后舒服地吐了口烟，一边将托马斯的烟还过来，一边透过烟雾看着托马斯的脸，大大咧咧地说：

　　“我说托马斯，你丫的是不是闹经济危机了？”

　　托马斯·莫兰特故意打量着金惠临：“我操，原来你还兼职做财务专员啊！”

　　“甭扯淡了！”金惠临笑着说：“上面让我通知你：专员又改9月份到伦敦了，让你准备好财务手续。我是看你刚才没见专员来，明显的有点轻松才问的。咱们都是自己哥们，我说你小子要是真有困难就说，我家族在海外有点投资，你要是真有困难就吭声，多的没有，我打个电话10万8万英镑的两天就能调你帐上。”

　　甭扯淡了！托马斯在心里说：你以为我不知道，每次和我见完面，就连聊天气聊女人的玩笑你都会认真地写下来给北京汇报上去。但是他在这么想的时候，脸上却浮现出真诚的笑容：“谢谢，我去年违规把钱都拿去美国投资石油生意了，这事我书面汇报并检讨过，这几天我已经把钱调回来了。”

　　虽然在那个早上分手后就没有再见过自己的面，斯泰德夫人的钱，30万英镑还是在星期一上午出现在自己银行账号上。之前自己用相同的理由给圆点解释过。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凯特·霍克先生还对自己悄声地说：“老托马斯，你这次财务调查差点就不能通过了，幸亏你能把投资及时从美国调回来一部分。”

　　金惠临快乐地笑起来：“你是大富豪，听说在国内你还有好多钱，就算把经费都他妈的赌输了，你还不是回国去过富豪日子。你怕什么？”

　　我在国内是还有很多钱，当年在史的建议下全委托律师事务所买了几家航空公司的股票，可法院判我贪污公款罪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我自己有钱就轻判，只有天知道！托马斯·莫兰特想到这里轻松地笑了笑：“这次查账满严的啊，派遣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严格的查账。”

　　“年初在德国有人因为财务出问题，害怕回国处理就叛变了。”金惠临严肃起来：“上面让我们这些当信使的给你们都通报一下，上面说：这次查账因为要防止弄虚作假，账面上的资金都要按财务专员的要求往指定账户内转移，在查账结束后再打回来。美国站就有人自以为聪明，从黑社会借高利贷充数，结果后来自杀了……”

　　托马斯轻轻一敲桌子，气愤地说：“什么意思嘛！我们在外面出生入死，上面还要在财务上怀疑大家！钱这么捣来捣去，不怕被人家发现破绽啊？到时候一查谁在这段时间有大规模的财务往来，谁不就暴露了？这不是乱来嘛！”

　　金惠临表情继续很严肃：“国会财政委员会对我们外派机构的经费使用监管提出多次质询，并且举出前两年在俄国我们的外派人员因为参与赌博被发现的例子，对咱们的经费监管制度和这么多年的总经费增长都表示不满。为了获得国会的谅解，也为了明年继续增加45%的情报预算能通过，新上任的部长对今年这次财务抽查很重视。上面指示：凡是被抽中的外派人员，必须以端正严肃的态度对待这次财务抽查，谁不配合就是有问题，各个情报区大站有权对有问题的外派人员执行纪律。”

　　看着愤愤不平的托马斯，金惠临用缓和一点的语气说：“上面又说：情报工作有情报工作的特点，有一些合理挪用或者合理特别支出的财务行为也在所难免，只要不是严重违反财务制度的事情，上面的意思也就是希望大家以后多注意点就是了。当然，上面希望被抽查的同志都能以正常的心态看待这件事情，上面要大家放心，会在技术上做到保护大家的掩护身份的，不会因为财务抽查影响到大家日常工作的。”

　　托马斯·莫兰特不说话，又点上一只烟抽起来。金惠临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打开的信封，扔在桌子上：

　　“上面说你最近要正式进圆点了，花销肯定会大点，这2000英镑的特别经费是特批给你的，别老去动自己的银行账号提现金，容易被人盯上。”

　　托马斯·莫兰特漫不经心地点了点钞票，随手装到怀中。

　　金惠临又叹了口气，掏出一枚50便士的硬币郑重地递给托马斯：“这是上面这次给你的密信。”说罢他站起身来，走到房间的一角，背过身去认真地研究墙角上的油漆纹路。

　　托马斯一边笨拙地开密信，一边在心里骂：每次都这样，先是嬉皮笑脸地和我开玩笑让我完全放松，然后再试探我最近的心理状态，在判定我这次见面还是没有异常后再把密信给我――标准的《信使守则》操作流程。

　　在看完密信后，托马斯有点震惊，虽然他已经隐隐约约猜到了一些端倪，但是密信上的内容还是让他震惊。他木然地用火柴点着密信，看着它在小盘子里变成灰烬，然后将茶水浇在小盘子内，再把小盘子里的汁水淋在拼盘上剩下的菜丝上，完全是下意识地用筷子将菜丝搅拌开。

　　“我操，”背对着他的金惠临不满地骂：“北京的技术那么进步了，能把整本《圣经》装那小盒子里啊？”

　　“没事了。”托马斯有点歉意地说道，看见金惠临转过身来，他接着说：“4023号锦囊你带了吗？”

　　“这次锦囊是给你的？”金惠临多少有点惊讶。

　　“4023锦囊，使用暗号‘打击’。”托马斯有气无力地说道：“上面说，你也看。”

　　金惠临这回什么也不说，坐回到位子上，脱下脚上的意大利名牌皮鞋，拧开鞋跟，将一个精致小纸包掏出来递给托马斯。托马斯打开用和密信完全不相同质地的纸写的信，认真看着，最后将信递给金惠临。金惠临看着信，看着看着，手开始有点抖。

　　托马斯疲倦地站起身，将放在餐桌一角的公文包拿起来，拍了拍金惠临的肩膀就往外走。走到门口站住脚，回头看着正在把锦囊里的信撕碎，往嘴里吃的金惠临。

　　“出去的暗号是什么？”

　　“门口左边的，最左边的那个电灯开关按3下。”正在努力把用可食材料做的信纸往下吞咽的金惠临含含糊糊地说。看见托马斯伸手去按开关，正准备喝茶帮助吞咽的金惠临急忙叫住他：

　　“上面说这次行动我配合你，那你打算让我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开始啊？”

　　托马斯·莫兰特说：“让我想想，想好后明天我会按照老办法跟你联系。”

　　按完要求出密室的暗号，在等山本来开门的时候，托马斯·莫兰特突然笑着问金惠临：

　　“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金惠临这时候已经把信全吃完了，抬头看着他：“从现在开始你是我领导，只要不违反纪律你就问吧。”

　　“你一年要吃多少个锦囊？”

　　“这可是最高秘密，按纪律要求我不能告诉你。”金惠临说着，做了个呕吐的表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最多一天我吃了5张这种信纸，然后3天吃不下饭。”

打击（12)

更新时间2005-11-10 19:06:00 字数：6082

　8月的第4个星期四，伦敦的天气终于恢复了正常：天气灰蒙蒙的，时不时有一阵雨点落下，到了夜晚，雾气开始在大街小巷中弥散。

　　白厅大街的两幢高耸的建筑物之间，一个不起眼的建筑物门口堆满了沙袋，只留下供车辆进出的一条狭窄的通道。在傍晚的薄雾里，建筑物门口昏黄的灯光下，可以隐约见到头戴钢盔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身影，以及从沙袋间露出的粗壮的重机枪枪管。

　　经过这个被沙袋掩护的大门，如果有人能获准进去，就可以发现其实里面是一栋很普通的三层高水泥小楼，唯一让人感到不普通的地方就是小楼的楼门特别宽大，几乎小楼正面三分之一的面积都被大门占据。从这个把守森严的楼门进去，再沿着楼内逐渐向下倾斜的坡道下走个50米的深度，就到了战时英国战争机器的大脑――英伦防务指导中心。

　　这栋难看的建筑是从1912年开始紧急修建的，原来是准备做白厅大街首脑机关避难所的，后来在地下建筑部分完工后，这里被当成防空指挥中心，再后来，大臣某天来视察时觉得这个地方满好，这里就变成了英国战争期间的总指挥部。由于大英帝国特有的政治制度，这里不能叫“大本营”或者“统帅部”之类的名字，大臣阁下钻制度的漏洞，把这里起名叫“英伦防务指导中心”，一个温和的，不会让国会联想到克伦威尔的名称。

　　整整一个下午，M先生都领着来不及吃午饭的托马斯·莫兰特博士在这个地下迷宫中钻来钻去。在和官僚体系搏斗了2小时40分钟后，终于在下午4点多钟，在大臣阁下的亲自过问下，在地下迷宫的某一间狭窄的会议室里，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皱着眉头来倾听一个来自圆点的35岁的博士讲述关于美洲局势的预测。又经过2个多小时的质疑、答辩、诘难、化解、讽刺、反诘，大量的资料引证和严厉的驳斥及其幽默的反唇相讥后，这个来自圆点，身材微胖，面色苍白，血统可疑的胖子终于成功地使大家相信：可能在这个月或者下个月的某一天，疯狂的墨西哥执政者，那个谁也看不起的小丑真的会进攻美国！

　　此后，一干掌控大英帝国军事机器的精英们，其中大多数都是胃溃疡和支气管炎患者，甚至是轻微的淋病患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大家最终在匆匆赶来的大臣的启发和诱导下，关于圆点提出的这个大胆荒谬而又颇具说服力的预测做出了严肃处理决议：什么也不做，就当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并责成M先生监督执行。

　　从大臣办公室告辞出来的时候，M先生和托马斯惊诧地看到：一位个头偏高，背有点驼，脸型偏长的中年男人在一名中校的陪同下匆匆走进大臣那烟雾缭绕的办公室。

　　M先生和托马斯激动地相视一眼都没有说话，并肩低头走出这个地下迷宫。直到坐在M先生座车的后排位置上，M先生又将隔板升起后，两个人才互相谈论起刚才的奇遇。

　　托马斯激动地说：“刚才真的是陛下吗？我简直不敢相信。”

　　M先生多少也有点激动：“是啊，我也没有想到――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忘记这件事情吧，我相信这更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

　　托马斯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掏出刚才大臣阁下送给自己的大号雪茄，递给M先生，说：“我只抽香烟，这个还是你收着吧，M先生。”

　　M先生收过雪茄，随手掏出怀表看了看，说：“已经下班了好久了，老托马斯，你现在应该叫我戴维·高邓了。”

　　这是M先生第一次对托马斯·莫兰特说这种话，以前，托马斯只听M先生给詹姆斯·布来恩教授说过。托马斯明白，戴维·高邓这是在暗示自己：你已经是我的好朋友了，托马斯·莫兰特。

　　“去咱们那座餐厅如何？装修已经搞完了，咱们去看看，顺便尝一下美国厨师的手艺。”戴维·高邓所说的“咱们的那座餐厅”，其实就是原先他自己那座亏损严重的牙买家风情餐厅。上个月斯佳丽·斯泰德夫人已经花很高价钱买下了这座餐厅55%的产权，并将经营权完全交给小股东戴维·高邓处理。按照伦敦的商业惯例，戴维·高邓应该支付交易中间人托马斯·莫兰特交易金额3%到5%的佣金，可是戴维·高邓主动提出，他可以出让全部产权的5%给托马斯·莫兰特，大家一起来发财。当时托马斯&amp;#8226;莫兰特只好在心中体会着布来恩教授曾经说过的：“戴维·高邓从来就不会吃亏！”的名言，拿起笔来当着戴维&amp;#8226;高邓先生那热情洋溢的面孔在合同上签名。

　　从不抽烟的戴维·高邓正在试抽大臣阁下所送大号雪茄，他被呛得咳嗽了几声，急忙将雪茄摁灭在烟灰缸里，然后将车窗玻璃摇下一条小缝，感慨道：

　　“天啊，世界上竟然有人会花每支1个多英镑去受这种罪！”接着他笑着对托马斯说：“老托马斯，你知道为什么在教授最怀疑你身份的时候，我还在心里相信你就是托马斯·莫兰特吗？”

　　托马斯好奇地摇摇头。

　　“呵呵，”戴维·高邓笑道：“完全因为一个细节――大概在你6岁多的时候，有一天布来恩教授要去看你和你母亲。当时我在圆点也混得不怎么样，正好没事，就赶着圆点的工作专用马车送詹姆斯过去。在你们家花园外面等詹姆斯出来的时候，我坐在马车上面看见你偷偷溜出屋子，躲在花园的一角贪婪地吸半支香烟，那个样子真是太贪婪了！呵呵……这事我给谁也没说。后来在对你进行最早安全审核的时候，看到关于你可能因为受了刺激，从没有过往吸烟记录的你，在印度的医院里开始疯狂吸烟的段落时，我就在心里笑：这个孩子终于可以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了。呵呵……”

　　随着戴维·高邓得意的笑声，脸上露着不好意思表情的托马斯·莫兰特后背全是冷汗。忽然间，他感觉到有个绝妙的机会就在自己眼前，于是便轻轻咳嗽了一声：

　　“M……戴维·高邓先生，有件事情最近一直让我很困扰……”

　　“叫我戴维好了，老托马斯，你接着说。”

　　“戴维，虽然教授因为某种对我的偏执情绪在前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很多麻烦，但是我一直觉得他的思路里面还是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格林姆·格雷在意大利小岛上的不幸遭遇，保罗他们在德国差点中埋伏，教授被骗到瑞士――这些事件联系起来看，不能不使我们思考教授的某种说法……”

　　“我也一直在想这些事，托马斯·莫兰特博士，可你我都应该明白：消息的来源渠道往往也是消息的走漏渠道。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判断消息的走向和途径是最困难的。”

　　“没错，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托马斯·莫兰特是衷心佩服此刻M先生的理智与冷静：“然而，M……哦……戴维先生，只要我们计算一下时间，再按照很多事件的细节推论下去，我们就可以勾勒出一位已经渗透进圆点某部门‘鼹鼠’的形象：最近这一年才靠近圆点的核心机密；对詹姆斯·布来恩教授为核心的圈子更熟悉一些；尤其是这只‘鼹鼠’对才正式招募不久的格林姆和保罗他们竟然很熟悉……”

　　“不要再往下说了！”戴维·高邓先生打断了他：“明天上班后，你来我办公室开个小型会议，我们专门研究她的问题。”接着，他微笑起来：“老托马斯，你知道我私下里最欣赏你的哪一点品质吗？”

　　“不知道，戴维。”托马斯·莫兰特有点腼腆地回答。

　　“你有足够的胸怀啊！”戴维·高邓将目光投向车窗外的伦敦雾夜，感慨到：“才华和智慧可以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增长，可是胸怀……”他摇了摇头，不再说下去。

　　看着背靠皇家公园，面向联合运河的这家装饰一新的餐厅，刚下车的托马斯·莫兰特张大了嘴，呆呆地说不出话来：

　　原先蹩脚的加勒比风格的装修荡然无存，被更蹩脚的美国西部风格所替代。餐厅外墙上大面积地使用鲜红的颜色进行装饰，在餐馆的正门上方，一部缩小比例的，当年美国西部流行使用的马拉四轮驿车好像正在破墙而出，嚣张地悬在半空。一把巨大的美式吉它就挂在马车的上部，上面用闪烁的小灯串组成这个餐馆现在的名字“软石”！这一切伴随着餐厅里传出的一阵阵刺耳的吉它以及班卓琴的合奏，都在伦敦的夜雾中向世人昭显着美式风格的粗俗和震撼！

　　看见托马斯·莫兰特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滑稽怪异的表情，身穿牛仔服，头戴宽大的牛仔帽过来迎接他们的索非亚和戴维·高邓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戴维·高邓抹去眼角笑出来的泪花说到：“现在在伦敦常住的美国人有4万多人，光是这两个月从美国来志愿参加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和机械师就不少，这个高消费力人群的餐饮市场在伦敦还是空白。怎么样？老托马斯，这个主意不错吧？德州夫人的美式‘软石’餐厅。”

　　“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从新墨西哥招来的西部乐队还在彩排。”索非亚将帽子推到脑袋后面，继续说：“不过呢，厨房已经可以投入使用了。”

　　“那就请莫妮卡带我们去品尝一下美式餐饮吧。”戴维·高邓很满意地招呼大家。

　　“莫妮卡？”托马斯·莫兰特看着带路的索非亚茫然问到。

　　“对，”索非亚回头做了个鬼脸：“我在这里最新启用的美式名字，来自南卡罗来纳的莫妮卡。”

　　就当这几个人刚踏上餐厅门口的美国西部风格门廊时，伴随一柱刺眼的灯光，一阵刺耳的急速刹车声从他们身后传来。保镖鲍迪迅速把戴维·高邓推进了门内，然后用身体挡住他的同时，右手伸进外套下摆内。M先生的座车司机这时猛地打开汽车大灯，已经弯下身的托马斯隐约看见那名司机同时也举起了个黑乎乎的棍状物。

　　在大车灯的照射下，刚刚停在餐厅大门旁银色中国产“宝马”跑车周围满是灰尘，还没等灰尘落定，从副座上就跳下来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慌乱地跑到另一边，打开出门，高声叫到：

　　“斯科特！斯科特！你没事吧？”

　　一只威斯忌酒的空瓶先从司机座位上被扔下来，然后，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英俊小伙子面色苍白地从车门内挪出来，手搭在那个更年轻小伙子的肩膀上。

　　“我，我没事，”喝多了的男孩说道：“欧内斯特，你不用为我担心……”

　　“斯泰德夫人的朋友，”索非亚撇着嘴说：“最近这几天好几次来这儿找她，我说她从来就没来过，他就是不相信。”

　　鲍迪这时高高的举了举手，于是M先生座车的车灯熄灭了。戴维·高邓恼火地整理自己的衣服，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下面那两个年轻人，说：

　　“这就是那位美国作家埃弗·斯科特吧？”

　　还没等托马斯·莫兰特答话，那名喝醉的作家已经听到了这句话。他一把推开搀扶自己另一个更年轻，也很英俊的小伙子，眯着眼向上吃力地望来。接着，他咧嘴笑了起来：

　　“看啊，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托马斯·莫兰特博士吗？好久不见了，博士。”

　　托马斯·莫兰特低声对索非亚说：“你先带高邓先生他们上楼，我打个招呼就上来。”

　　戴维·高邓迅速评估了一下形势，对保镖鲍迪命令道：“你陪一下博士。”随即便跟着索非亚进门了。

　　这时，斯科特已经在那个叫欧内斯特的小伙子的搀扶下勉强走上台阶。他身上的酒味几乎可以熏醉别人。托马斯皱着眉头，伸手向旁边那个身上没有多少酒味的欧内斯特：

　　“你好，我是历史学博士托马斯·莫兰特。”

　　“我以前看过你的文章，”欧内斯特有点不好意思地和他握手：“我以前在美国就拜读过你的那本《历史的对称》……”

　　“小欧内斯特，”斯科特粗暴地插嘴说：“不要给英国佬说你读过书，他们会以为你读的是儿童绘画版……”

　　托马斯·莫兰特决定打完招呼就走：“谢谢，我的那本小册子发行量是很低的……”

　　“欧内斯特，告诉这位博士，”斯科特又插嘴：“你也是个作家，你正在写的那本《永远不放下武器》将是一本传世之作，仅次于我的那本《伟大的比尔》，所有的人，包括高傲的英国佬都将被你的这本小说征服，你告诉这个英国人啊……”

　　欧内斯特的表情非常尴尬，他抱歉地对托马斯说：“我刚到英国，斯科特这几天都在陪我，他是个好人，就是今晚喝得有点多了……”

　　托马斯·莫兰特已经决定结束对话，于是温和地说：“没关系，我也年轻过。改天再聊，欧内斯特先生。”说罢，他转身就要进门。

　　斯科特这时尖声地笑起来：“瞧啊！高傲的英国博士跑了，他要去和那个有钱的美国寡妇约会去了！”

　　托马斯·莫兰特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冲动，不要和一个醉鬼计较，但他还是忍不住转过身来，冲着埃弗·斯科特说：“斯科特，请你自重。”

　　埃弗·斯科特奋力将欧内斯特推出去好远，大声挑衅道：“瞧这位自重的英国历史博士，他夺去我的老情人一定不是为了钱，他是为了研究德克萨斯石油业的古老历史……”

　　托马斯·莫兰特感觉自己轻飘飘来到斯科特面前，感觉自己伸手并不是很重地打了斯科特一下，然后惊愕地看到斯科特倒在门廊的地板上，紧紧闭着眼睛，苍白的脸上带着血丝。

　　餐厅里刺耳的乐队练习声突然停止。托马斯茫然地站在倒地的斯科特面前，环顾着都不说话的人们，包括又出现在门口的戴维·;高邓和眼睛瞪得无比大的索非亚。他这时突然怪异地想：索非亚新近有个美国名字叫莫妮卡，这个名字听上去象是能载入历史的名字……

　　整个过程实际上非常短暂，接着只听欧内斯特大叫一声，朝呆立的托马斯握拳冲来。这时，鲍迪迎上前去，伸手拦住欧内斯特打出得一记漂亮的左直拳。

　　戴维·高邓兴奋地喊道：“鲍迪，不要伤到人！”

　　托马斯看见鲍迪在机敏地躲过欧内斯特熟练的组合拳后，终于不耐烦地挥了挥胳膊，于是小欧内斯特飞身跌倒在斯科特身旁。欧内斯特飞快地爬起来，又冲向鲍迪，鲍迪又简单地挥舞了一下胳膊，欧内斯特又摔倒在地板上。

　　这时候，已经感觉到这一切都那么无聊的托马斯听见戴维·高邓叫道：“够了，鲍迪！”然后他看见戴维走到还想挣扎起身的欧内斯特身边，为了保护裤线提了提裤子，蹲了下去。

　　戴维态度诚恳地将自己的手帕递给脸上带血的欧内斯特，温和地说：“小伙子，你已经为你的朋友出力了，你已经尽你的全力去帮助你那位做错事的朋友了。这无聊的一切现在都该结束了。”

　　看见欧内斯特还很不服气地想挣扎起身，戴维用欣赏尊敬的语气说：“好样的小伙子，虽然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可是我想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斗士：你可以被人击败，却不能够被人击倒……”

　　这时的托马斯因为今天长时间的饥饿，疲劳再加上刚才肾上腺激素的过高分泌，听到抚慰小欧内斯特的戴维&amp;#8226;高邓说出这样一段煽情的话，就再也忍受不了，他急忙扒在门廊的栏杆上，向着下面，向着伦敦的夜雾大声呕吐起来……

摧毁（13)

更新时间2005-11-10 19:07:00 字数：7240

　原计划在8月25日进行的圆点临时高层会议，由于国会下议院财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的临时莅临检查而推后。托马斯只好在晚上通知金惠临：暂缓行动。

　　来自北京的计划很简单：在凯瑟琳·辛普森·苏秦小姐，这个很早前就被北京方面查明，其母亲是德国海外情报机构卧底间谍的女人完全通过圆点安全审核后，在圆点再也没有人怀疑她后，由介绍她进圆点外围的托马斯将她抓出来――当然，不能让她真落入圆点手中――然后，在“苏秦”暴露并消失后，已经被英国人盯得很紧的金惠临也将暴露信使身份并撤回中国。由此彻底打消圆点对“王佐”的一切怀疑！鼹鼠终于被抓出来了，抓鼹鼠的英雄托马斯·莫兰特博士自然会获得来自白厅的奖励……

　　本来在8月26号的圆点临时会议上，当托马斯·莫兰特正式提出关于凯萨琳·辛普森小姐的很多疑点时，按照凯特·霍克的提议就应该立刻将凯瑟琳·辛普森控制起来。然而，詹姆斯·布来恩教授在狐疑地盯了托马斯·莫兰特半天后，表态说这一切仅仅都还是推理和怀疑，有必要再仔细研究一下后才能决定是否应该，以及用何种方式采取行动。

　　托马斯·莫兰特明白：现在无论他提出什么建议，布来恩教授就会朝相反方向去思考，他提议做什么事情，教授就会立刻反对。于是他脸上满是失望的表情，低头不语。

　　最后，M先生鉴于会议局面的僵持，决定在星期一，也就是8月28日的圆点各部门高管情况交流会上将该项问题提出，由高级主管们会议讨论，共同决定。

　　当天晚上，托马斯·莫兰特只好又一次通知急于进行告别演出的金惠临：暂缓行动。因为过早动“苏秦”，效果就会不理想，一定是要在圆点已经快动手的时候再让“苏秦”消失，演出效果才会好，一切才显得自然。

　　这几天每天都在和“苏秦”保持密切联系的金惠临已经有点沉不住气了，为此，本次行动领导托马斯·莫兰特严厉地警告他：要他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分别的时候，托马斯还是能感觉到金惠临那愤愤不平的情绪。于是，托马斯刻意打着官腔提醒金：越是在撤离前，越是要小心谨慎，首长们经常喜欢说什么来着……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嘛！看着平时挟上级之威在自己面前趾高气扬的信使大人此时唯唯诺诺虚心受教的样子，托马斯·莫兰特心中升起难以言状的愉悦……

　　就在1916年8月27日，星期日，北美当地时间凌晨3点45分，墨西哥侵略美国……

　　1916年8月28日，星期一。

　　因为墨西哥突然对美国的袭击而36个小时没有合眼的托马斯·莫兰特在这天下午获得了个难得的休息机会――M先生在某次联席专题研讨会的间隙走过来，让他和教授都回家睡2个小时，换换衣服。M先生甚至还专门交待：让自己的司机用座车送教授和博士回家，然后再在2个半小时后去接他们回英伦防务指导中心。

　　“回家好好放松睡2个小时吧，”眼睛熬得通红的M先生低声而关切地对布来恩教授和托马斯说：“大英帝国在此后的几十个小时内可能还需要你们连续工作，先生们，现在请你们去休息――这是我现在唯一能为你们所做的。”

　　看着M先生那张平素保养得很好，但是此刻已经明显憔悴的脸上流露出的真诚表情，眼睛里也布满血丝的布来恩教授和托马斯相互对视了一眼，默默无语地往会议室外走去。

　　他们俩走过迷宫一样的走廊，走进最靠出口的大厅。大厅四周布满通往各个方向的走廊口。刺眼的电灯光下，这个位于白厅大街地下大厅里人来人往，各个机要部门的官员们满脸疲惫沮丧，好像都跟梦游似地在拿着各类文件静悄悄地走过。地下迷宫里除了隐约传来此起彼落的电话铃声外，并没有太多人声。布来恩教授和托马斯穿过静悄悄的人流，已经走到出口时，大厅里的人群突然发生一阵波动，于是他们俩也站住脚，回头随着大家的视线看去：

　　只见一个壮实的身躯正在大厅另一头，于众目睽睽之下踩把椅子努力爬上值班台，并且这人在爬的过程中还甩开企图帮助自己的两名官员的胳膊。他还没有爬上去的时候，大家就已经知道那他是谁了，所以，当他终于成功地在值班台上站稳了身体，小心地转过身来时，大厅内响起一阵凌乱的掌声，还有几声喝彩的口哨。掌声和口哨中，有位海军少将干脆亮开大嗓门叫道：

　　“大臣阁下，你得控制体重了！”

　　大厅内的官员们都轻声笑了起来。这时，得知消息的官员们已经纷纷放下手头工作赶到大厅里来，但是谁有资格站在大臣旁边谁自己知道，所以很快，在值班台前就围了一圈包括M先生在内的高层首脑。托马斯和教授都自觉地站在出口处没动，但是周围其他的人都尽可能在礼仪允许的范围内，走向离值班台更近的地方。

　　实际年纪并不是很大，脸上还是可以看出点年轻时英俊痕迹的大臣阁下微微喘着气，先是没有说话，直到从衣袋里掏出一根大号雪茄举在手上，这才调整好呼吸一本正经地说：

　　“先生们，鉴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诸位大英帝国精英们在过去几十个小时内连续为帝国服务的事实，我首先宣布：从现在到等一下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内，这座地下迷宫里暂时可以抽烟！”

　　笑声伴随掌声响起，人群里真有不少官员掏出烟来点着。

　　“当然，”大臣接着严肃地补充到：“行政部门曾经向我保证过：这座迷宫的排风系统可以有效抵御大规模的毒气袭击。”

　　大厅里又是一阵大笑声。

　　大臣在笑声中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于是，大厅里官员们伴随他这个动作都安静下来。大臣看了眼这张纸，故意装出不好意思的表情对刚才喊话的那位海军少将，用不大却能让每个人听得清楚的声音说：

　　“对不起，罗伯特·阿尔波纳特少将，我拿错了讲稿，这是某位女士送我的减肥计划。”

　　大厅里笑翻了天，大家由于连续加班带来的疲惫似乎已经被这痛快淋漓的笑声赶出了地面，赶上了天空。

　　当笑声逐渐平息，大家都面带微笑，饱含期待地注视着台上那位被工党小报称之为“大英帝国骄傲”的男人，只见他的面色却阴沉下来，用一种缓慢的语气开始张嘴说到：

　　“昨天，对，就在昨天，在北美当地时间的星期天凌晨，在美国人民经过一周的勤劳正在星期日早晨酣睡的时候，在美国孩子们还沉浸在甜蜜梦乡做着天亮后去游戏的美梦的时候，在虔诚的人们正准备起身穿好整洁的衣服去教堂的时候，万恶的墨西哥独裁者向美国，向这个和大英帝国有着文化血脉关联的国家，向这个曾经和大英帝国有过不愉快的过去但现在已经亲密友好的国家发动了卑鄙的袭击……”

　　大臣将分别拿着一张纸和一根大号雪茄的手叉在腰间，神情仿佛怒视着万恶的墨西哥独裁者似地直视前方，嗓音由低沉到高昂地进行他的即兴演讲。大厅里的人们迅速被他的话语中磅礴的气势和华丽的文采所吸引，整个大厅里的人们仿佛都伴随大臣的话语和语气在用一个节奏呼吸，在用一个节奏心跳。

　　托马斯·莫兰特甚至能够感觉到自己身旁一向以冷静理性而著称的布来恩教授都激动不已，以至于自己似乎都能感觉到教授的心跳起伏。

　　这一切可真够无聊的！托马斯一边努力使自己保持表情严肃，瞪眼注视着正在演讲的大臣，一边在心里回想着和史秉誉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你已经决定的事情你就去做，”刚在自己要求当特工的申请上签完字的史秉誉说，然后又叫住了正被秘书领着出门的自己：“可我还是想和你单独聊几句，埃瑞克。”

　　于是秘书识相地轻轻关好门离开了，自己走回到史秉誉的桌前站住。史秉誉起身走到门口，小心地检查了一下门是否关紧，然后走到自己身边用神秘地语气低声问到：

　　“你带了吗？”

　　自己点了点头，弯腰从裤脚拆出逃过工作人员检查的5根香烟和7根火柴。史秉誉飞快地点着根烟，心满意足地抽起来，但是语气却愤愤不平：

　　“医生已经把我的抽烟数量减少到1天3根了，我知道这肯定是姓杨的在背后使得阴招！”

　　自己没有搭腔，只是走过去将房间的窗户开一个小缝，然后朝史摆了摆下巴，于是史会意地走到窗户旁边，将嘴里的香烟往外吐去，自己则默契地抓过一本杂志将烟扇散。整个过程配合熟练。

　　“有两件事情你得记住，”面颊上已经出现老年斑的史秉誉开始吸着香烟对自己进行最后一次单独教育：“第一条：任何时候不要让各种情绪蒙蔽住自己的双眼，要学会欣赏你的敌人的优点，学习你的敌人的长处……你明白了？……第二条：当你面对那些杰出的人物，特别是可能会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杰出大人物时，你一定要学会在自己心理上保持独立，要学会平视大人物……你知道我当年怎么做吗？”

　　看见自己摇头，史神秘兮兮地说：“密法不传六耳，贴耳过来。”

　　于是，在自己的耳旁，这个已经被历史标以“伟大”的人物轻声说到：

　　“嘿嘿，面对大人物的时候，你就在心里努力想像他上厕所时的模样就可以了……”

　　托马斯强迫将自己从回忆中拉回来，听到大臣阁下的演讲已经接近尾声：

　　“……因此，美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协约国的危险。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的美国人民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民族的事业。让我们从如此残酷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吧！趁此生命和力量尚存之际，让我们加倍努力，团结奋战吧！”

　　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大厅内回荡。在掌声中，大臣阁下在几名官员伸手搀扶下小心翼翼地从值班台上下来，然后由高级官员们陪同着匆匆消失在地下迷宫中。人们开始散去，各个脸上带着激动兴奋重赴工作岗位。不出托马斯所料，布来恩教授果然毫不犹豫地朝刚刚出来的那条走廊走回去，不甘落后状的托马斯·莫兰特几乎是和他并肩在走……

　　到了晚上11点多，在晕倒在文件堆之间的教授已经被紧急送往医院后，在M先生已经去某个会议室临时为高级官员设置的行军床上休息后，托马斯·莫兰特才被“迷宫”――这是 “英伦防务指导中心”今天刚刚获得的外号――行政官员安排乘坐一辆海军陆战队的小卡车回家睡觉。

　　在穿过毛毛夜雨中的伦敦街道时，坐在小卡车的副驾驶位置上，一边忍受着开车的海军陆战队下士那浓重苏格兰口音的唠叨，一边随口应付的托马斯&amp;#8226;莫兰特心里在想：因为这次关于美洲局势变化的准确预测，圆点已经获得了英国决策高层的极高评价，戴维·高邓近期内很可能会获得政治上的升迁，最有可能的位置是去做内阁会议的情报助理官。那么，圆点的处长位置会由谁坐？

　　虽然为了掩盖“黑管”事件，M先生和布来恩教授已经配合做戏，紧急将涉及到那次事件的保罗和科柯打发去了遥远的中国。而且大量的虚假文件，包括报告，便条，值班记录和通讯记录等等都已经被炮制出来。但是在白厅街的上层，关于布来恩教授不利的传言还是如同蟑螂那样四处蹿动。

　　如果教授不能坐这个位，会不会是自己？托马斯·莫兰特立刻否定了这点：自己担任圆点高级主管的任命都没下来，此刻自己连圆点的正式官员都不是呢，更别说……血统！还有，信使金惠临，他是否按照自己昨天晚上，借外出给教授买胃药的机会传递过去的紧急通知开始行动了呢？按计划这个已被北京查明私下和德国情报机关有接触的“苏秦”将被控制，然后再将前一段时间发生的很多事安在她身上，在圆点开始搜捕她时，金惠临将布置出“苏秦”已经逃离英国的假象。至于这个二分之一德国血统的两面间谍的最后下场，这已经不归托马斯来决定了……

　　这时，海军陆战队下士将车停下，用浓重的苏格兰口音简短地说了声：“先生，到了。”

　　从车上下来，握了握下士的手，小心地回避开卡车开走时溅起的泥点。心事重重，疲惫不堪的托马斯·莫兰特慢慢地转过身去，然后愣住：

　　已经快到12点的深夜里，自己的房子内却灯火通明。只见花园里停放着两辆汽车，被雨水冲得发亮的汽车车身倒映着楼上的灯光，隐约见两个男人正站在主楼门口的雨檐下抽烟聊天。这时，一名一直站在自己花园的大门口外，身披雨衣，手里拿着警棍的年轻巡警充满警惕地走上前来：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这，这是怎么回事？”托马斯·莫兰特用手指着自己的房子，吃惊地问巡警。

　　“先生，”年轻巡警严肃地说道：“这里有关大英帝国的机密，如果和你无关，请你马上离开！”显然，如果不是看见托马斯刚才是从一辆军车上下来的，巡警恐怕已经要查看证件，仔细盘问了。

　　“瑞查，”又有一名身穿雨衣的警察沿着街道走过来：“你这是和什么人说话呢？”

　　“哈利警长！”托马斯听出那是一直负责自己这片街区治安的警长的声音，赶忙叫了声。

　　“托马斯·莫兰特博士！”老警长看清楚是托马斯，急忙上前教训年轻巡警：“瑞查，我不是已经让你看过博士在警署的登记相片了吗？你怎么还会给博士找麻烦？”

　　“不关他事，”托马斯忙解释：“我想是我这两年样子变化太大，特别是最近总加班，人都累变形了……”

　　“博士，请你放心。”哈利老警长低声对托马斯说到：“上面已经通知我，对你这样正在为大英帝国进行特殊服务的绅士要重点保护，我不能问你，你也不用告诉我你究竟是在哪个部门工作，但是我相信阁下的安全对于帝国一定是特别重要……”

　　“呃……警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我这里的这个情况……”托马斯·莫兰特尴尬地解释到。

　　“你放心！”哈利警长斩钉截铁地说：“我明白现在是非常时期，也明白你的工作性质一定很特殊，所以昨天中午美国被侵略的消息传开后，下午看见你的同事们往你家里搬通讯设备，电话公司的人员又赶来加班安装电话，我就明白我该做什么了！”他指了指那个小巡警，又指了指自己：“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特别安排了在你家门口的警力布署……”

　　“哈利警长，”托马斯·莫兰特真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他打断老警长热情洋溢的情况汇报，说：“这一切都不是在我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你知道我……”

　　“我懂，”哈利警长马上点头：“我们都受过保密训练，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我会把对你家的保护做得不引人注目的！博士，你放心，虽然我手下的警力不够宽裕，但小伙子们都个顶个的棒！”

　　此时的托马斯·莫兰特终于绝望了，他勉强冲老警长点点头，转身向花园大门内走去。小巡警抢上前，激动地握住临进门的托马斯的手：

　　“博士先生，很荣幸能和你一起为大英帝国效劳……你们那个特殊国家机构招不招热血爱国青年，我……”

　　缺心眼的小巡警话音未落就被老警长哈利一把拉开，托马斯这时候已经听不清表情难堪的警长又给自己说了什么，踉跄着就逃进了大门。

　　楼门口的那两名抽烟聊天的男人看见托马斯过来，忙迎上前来。其中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说：

　　“你是托马斯·莫兰特博士吧？我们……”

　　这时候的托马斯·莫兰特已经不再想和任何陌生人在楼外说话，他粗暴地一把搡开面前的男人，疾步冲进自己的楼门内。灯光全部被打开的客厅内，管家辛格·沙尔麻正兴高采烈地站在一辆小推车前忙碌地制作三明治，茶几上还堆满了各种食品和酒水。客厅的墙上挂满了各类数据分析图表，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正侧对着大门，站在一张图表前手支着下巴，脸上戴着深厚的眼镜，仰头深思。

　　看见自己的主人，辛格咧嘴笑道：“莫兰特老爷，你回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辛格·沙尔麻先生！这些人怎么在我的房子里？他们是干什么的？！你们都在干什么？！”托马斯·莫兰特用一种已然崩溃的语调大声喊道。

　　然后，在一片寂静当中，托马斯看见斯佳丽·斯泰德夫人里面穿件真丝睡衣，外面裹着一身蓝色的厚睡袍，头发被一条蛋黄色浴巾包成印度式发型，脸上贴着不知道什么植物的碎片，踩着一双玻璃质地的高跟拖鞋笑嘻嘻地从宽大的弧形楼梯上下来。

　　“托马斯！”斯泰德夫人热情地叫道：“亲爱的你可算回来了，我都快被累死了，你快点跟我上来……大家继续做准备工作，抓紧时间。”

　　大脑已经完全失去思考能力的托马斯·莫兰特象个小白痴一样傻傻地被斯泰德夫人拉着手领到楼上。楼上的起居室里，在原先摆放工艺品的土尔其风格的茶几上摆了三台电话。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悬挂在墙上，挡住了原先挂在墙上的波斯挂毯，而且世界地图上还插了不少小旗。本该放在波斯挂毯下的阿拉伯风格的睡塌此刻居然被摆放在屋子中央，原先放在阳台上的威尼斯玻璃小圆桌则被搬到睡塌旁边，上面还放着半杯牛奶和一瓶法国矿泉水。厨娘玛丽娅正打着哈欠站在堆满自己原先摆放在楼内各处的工艺品的墙角，在家中的另一部小推车上煮咖啡，看见自己出现就傻傻地笑。

　　“……快坐下来喝一点咖啡，看你的样子让人好心疼……再有1个多小时上海的期货市场就要开市了！咱们得打好这一仗！纽约期货市场今天因为战争临时休市，没有能按照计划建仓，但是詹姆斯――就是你刚才在楼下见到戴眼镜的那位，莫莉丝小姐推荐给我的金融分析专家――他说明天北美应该还是有机会……上海是关键，我已经安排好了代表……你知道我们已经在全球期货市场投入多大的资金量了吗？换算成英镑足足有3000多万！我用一个多星期才把这些钱安排好……托马斯，亲爱的，你怎么了？”

　　托马斯·莫兰特听见自己用连自己都想不到的温柔嗓音说了声：“斯佳丽，我没事，我就是想睡觉……”接着身体一软，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时，楼下客厅里的意大利古董座钟刚好开始发出一下又一下的钟声，铛！铛！……最后一声最响亮悠长的钟声正式宣告这一天：1916年8月28日总算结束了……

摧毁（14)

更新时间2005-11-10 19:08:00 字数：6979

　1916年8月29日，星期二。

　　……

　　“嗨，小亨特，你去看看老爸爸在做什么？”美丽的妈妈正在往厨房外面端汤锅，她笑着对刚刚起床，还穿着小睡衣的自己说。

　　自己跑过墙上贴满照片的走廊，跑过摆满各种航空模型玩具的客厅，跑到门外宽大的门廊上――整个航天研发基地，只有自己家的房子是按照老爸爸的图纸盖的，完全的美国东部乡下农庄风格，所有的小朋友都为此嫉妒自己。

　　站在宽大的门廊上看去，正午的阳光下，那个被自己和妈妈叫做老爸爸的男人正在远处的工具房旁边埋头做着木工活。

　　自己用中国话叫了声：“老爸爸……”然后立刻想起来今天是星期二，按规矩自己应该说英语，于是自己就用宾西法尼亚口音的英语大声叫道：“老爸爸！美女问你在干吗？”

　　老爸爸抬脸向这边望来，脸上的皱纹在垂直照射的阳光下格外清晰：

　　“小亨特，美女是叫老爸爸吃午饭吧？”

　　“不，美女只是让我问你在干吗？”

　　这时，美丽的妈妈已经从房内出来，站在自己身边，用手搭在额头上看着在烈日下的丈夫。站在一旁的自己可以闻到她身上好闻的味道，那种食物和咖啡混合的香味。然后听见美女用中国南方口音的中国话喊道：

　　“老爸爸，你肚子不饿啊？”

　　“美女，”老爸爸也用声调多少有点怪异的中国话喊道：“你犯规了，今天是家里讲英语的日子！”

　　“算了吧！”美丽的妈妈大笑起来，用标准但是语调有点生硬的英语喊到：“我还担心小亨特的宾西法尼亚口音将来怎么改正呢！”

　　“这算什么！”老爸爸一边动作麻利地收拾工具，摘下工作护裙，一边故意用浓重的爱尔兰口音大声说：“老爸爸的爸爸，还说一嘴的都柏林口音呢！”

　　……

　　食物和咖啡混合的味道？都柏林口音？……托马斯·莫兰特从睡梦中惊醒，嗅觉里全都是食物与咖啡混合的香味，耳边正听见一个男人用带有浓郁都柏林口音的英语大声说话：

　　“……夫人，我的分析数据显示，现在各期货市场咖啡豆的价格已经达到理论最高点，你再这样大量买入，风险太大了！”

　　“詹姆斯，你应该放心，我这样决定肯定是有我的依据！”

　　“斯泰德夫人，你高薪将我请到这块我最不愿意踏上的国土上来，不是为了让我来听你的所谓依据，让我来看你把钱往水里扔的！就算北美的战争让咖啡豆的供应受到影响，可是现在南美的局势依然平静，今年是咖啡豆丰收年度，10月份的现货交易价格很难再突破我计算出的这个价位的！”

　　睁开眼的托马斯认出，这个正在对斯泰德夫人大喊，戴着深厚的眼镜，都柏林口音严重的男人就是昨天晚上那个站在客厅墙边，仰头对着数据图表发呆的男人。然后，托马斯发现自己是躺在屋子中央的卧榻上，天已经大亮，在站立争吵的斯泰德夫人和这位詹姆斯身后，小推车上的咖啡壶正在酒精炉的火焰上“咕嘟咕嘟”做响。

　　已经换了身美国西部风格起居服的斯泰德夫人一指卧榻这个方向，大声说道：

　　“詹姆斯，你的敬业精神让我很尊重，但是这位莫兰特博士是我最信任的人，他……托马斯，你醒了？”

　　托马斯·莫兰特苦笑着将盖在自己身上的毛毯掀开，翻身起来，活动了一下发麻的肩膀和脖子说：

　　“我在睡梦中听到咖啡豆的召唤，就赶紧醒来了。”

　　“算了吧！”斯泰德夫人咯咯笑道：“中午老戴维来了，怎么叫你都叫不起来，后来他只好一个人吃了点东西，在你的卫生间洗了个澡就回白厅街了。”

　　托马斯真是吓了一跳：“M……戴维来过？他没有说什么吗？”

　　“他让我告诉你，说什么教授已经没事，回家休息去了，”斯泰德夫人倒了一杯刚煮好的咖啡给他：“他听完我们正在做的生意，决定再入5万英镑的额度在我们的咖啡豆生意里。他还说，让你在这边先帮我把握一下局势，什么迷宫那边有他顶着，你可以在下午的伦敦期货市场收市后再过去。”

　　托马斯拒绝了斯泰德夫人递过来的糖罐，皱眉将什么也没加的咖啡一饮而尽，滚烫浓烈的咖啡让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他将咖啡杯放回小推车上，和蔼地看着那个正在一旁皱眉看资料的詹姆斯，温和地说：

　　“詹姆斯，你叫我托马斯就好了，我想问问你究竟担心什么？在咱们的这单咖啡豆生意上。”

　　詹姆斯透过镜片冷冷地看着他，说：“我只是想知道，如果9月份南美洲局势依然平静，10月的时候我们拿那么多的咖啡豆用来做什么？”

　　“不会的，”托马斯从詹姆斯手上拿过他正在看的资料，原来是本《世界局势研究》，这是在瑞士出版的一本高级学术研究刊物，销售订阅价格极其昂贵，微笑着翻了翻随手又交还詹姆斯：“不会平静的，整个美洲的局势都和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靠美国这张美洲最大的牌顶着，现在这张牌晃动了，别的牌很快就会接连倒下，速度惊人……”

　　“难道阁下认为墨西哥真的能战胜美国？”詹姆斯语气讥讽地反问到。

　　“呵呵。”在干笑完这声后，托马斯沮丧地发现此刻自己的语气和表情竟然都象极了戴维·高邓！随即他恢复了平日上课时的语气接着说下去：“美国只要缓过这一阵，收拾墨西哥就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南美……”他决心不再纠缠，于是便微笑地说：“相信我，你手里的那本杂志上就有我的文章，我发表那篇文章的笔名叫柯南道尔博士。”

　　“但是你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观点刚好相反。”詹姆斯怀疑地说。

　　“先生，”托马斯终于有点不耐烦：“我在那篇关于美洲局势的研究文章里只是用中性词汇对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出了探讨，我其实什么结论也没有给出，这是我们这个所谓学术领域惯常的伎俩。你要相信我对政治局势的专业判断能力，就和我要相信你的金融专业判断能力一样！”

　　这个戴着厚厚眼镜，性格倔强，都柏林口音严重的金融专家终于被说服，他犹豫地对斯泰德夫人说道：“呃……斯泰德夫人，如果按照这位莫兰特博士所说的话……”

　　恰好此时，托马斯卧室里传出电话铃声，于是托马斯急忙走进自己卧室去接电话。

　　几天没有回来，托马斯在去接电话的过程中，看见在自己的卧室里，两只大衣箱敞开放在床边地板上，里面全是斯泰德夫人的衣服。窗边的椅子上也搭着斯泰德夫人的胸罩，凌乱的床上甚至扔着一条穿过的蕾丝内裤！托马斯一边摇头，一边拿起不停做响的电话。

　　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紧张的呼吸声，托马斯一愣，招呼了一声，然后，他听见一个男人用古怪的口音问到：

　　“请问，这里是太平洋之旅旅游公司吗？我想找杰克先生订船票。”

　　“不，你打错了！这里只有去地狱的火车票卖！”托马斯恼火地说，挂断电话。然后他站在电话旁愣了足足有1分钟，接着叹了口气，将浸透汗水，满是怪味的衬衫脱下，随手扔在地板上，然后又将自己扒光，走进卫生间。

　　在卫生间内快速淋浴的时候，托马斯只觉得嘴里发苦，特别想大声骂人。但是他忍住了，只是伸手给自己点着一根烟，一边将脖子伸出去抽烟，一边任凭温水淋在自己的后背上。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狼狈的模样，真是恨不能给自己一个耳光！

　　刚才那个非常紧急情况下才容许打来的电话只传达了一个消息：必须由他本人亲自去处理发生在某个环节的严重错误！他得赶紧完成必要的准备后去某个特定地点和信使见面！

　　冲完淋浴，换了身日常外出的衣服，同时又换了块手表带上，以方便有可能发生的行动。托马斯又走进卫生间，打开大镜子后面的暗格，取出一把小巧的“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他用卫生纸擦干净枪上涂抹的保护机油，然后仔细检查了5个弹槽里的子弹，将装满弹的手枪放进公文包，走出自己的卧室。他包中的手枪是有合法牌照的，托马斯是皇家海军军官学院“独眼铁钩射击俱乐部”的成员，8年前就是了，当初还是经布来恩教授推荐参加的呢！

　　起居室，现在的咖啡豆生意决策中心内，斯泰德夫人斜卧在睡塌上，正在不停地打电话下指令。她的临时顾问团都围在那里，总共5个男人，手里拿着各种报表给她参考，其中包括那个戴着厚厚眼镜的都柏林佬詹姆斯。

　　“你们谁有时间开车送我出去一趟？”托马斯高声问到：“只要送我到办公室就可以了！”

　　打电话的斯泰德夫人抬眼看了看他，随手指了指一个手下。那个男子满不高兴地掏出车钥匙，站出身来。

　　“我有在管家学院获得的驾驶证明，还是我送莫兰特老爷出去吧。”眼圈发黑的辛格·沙尔麻出现在楼梯口，用他那浑厚的嗓音慢吞吞地说。

　　“小心驾驶，”站出来的男子挺高兴地说：“楼下那台黑色‘雪弗来’还是夫人从车行租得呢！”

　　上车后，辛格·沙尔麻熟练地发动着汽车，然后慢慢地将车倒出花园大门。瞥了眼正在外面街道旁来回遛跶的一名巡警后，坐在后座的托马斯·莫兰特闭上眼睛开始假寐。等汽车已经快开到伦敦大学后面的圣潘克拉斯车站附近时，托马斯·莫兰特突然睁开眼，说：

　　“辛格，把车靠边，我去买包香烟，顺便再买点东西吃。”

　　从车上下来，托马斯·莫兰特环顾了一下周围，然后走到路边的一个小杂货店，推开门走进去。

　　这家店他从来没有来过，但是地点和 “白雪公主商店”的名字他一直记得很清楚。果然，看见他进门后将右手放在左肩膀上摆出了一个中国式“7”的手势，小店老板――居然真是个侏儒，什么也没说，只是飞快用手指了指柜台旁的小门。托马斯推门走进去，里面是乱七八糟的货物，金惠临一脸沮丧地坐在两个货架之间的包装箱上，看见他进来后就将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随手将门关好，托马斯轻声问：“出什么事了？”

　　“我今天用暗号约苏秦出来，准备按照你的计划骗她，结果她不知道怎么瞧出了不对，说有份重要情报藏在办公室，我想……”

　　“你就想最好再多捞点功绩，于是和她去了研究中心，对吗？”托马斯压抑住自己的愤怒，冷冷地问到。他在心中骂到：就因为你心理上在使用“骗”这个负面词汇，所以才会被那只狡猾的小狐狸看出破绽！呆鹅！

　　“……结果到了研究中心，她上楼以后，我一直在楼下的大堂内等……”

　　“好了，别说了，她跑了多久了？”托马斯不想再听这愚蠢的故事了。

　　“打电话给你前5分钟，但她也有可能已经从防空洞的后门跑了10分钟了。”金惠临可怜巴巴地说。

　　托马斯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计算了一下时间，然后严厉地看着金惠临，问：“都采取了什么补救措施？”

　　“已经启动了紧急消防警报，灭火队员已经把所有可能的通道都控制了……”

　　“把上次见面那个安全点的电话给我，你马上去那里等我。”托马斯从金惠临颤抖的手中夺过刚写好电话号码的纸条，看后又撕碎还给金惠临，转身走出小仓库。他匆匆在还是没有顾客的小杂货店货架上拿了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想了想，又抓起一包丹麦产的饼干，然后也不付钱，看也不看那个侏儒老板就径直走出杂货店。店门外的街道旁，辛格没有从车内出来，只是瞪着那双眼圈乌黑的眼睛，看着他走上车。

　　在研究中心的楼下的街道旁，等辛格停好车后，嘴角上还粘着点饼干渣的托马斯文质彬彬地问了句：

　　“辛格·沙尔麻先生，你可以在这里等我下来吗？”

　　“如你所愿，莫兰特老爷。”辛格·沙尔麻同样文质彬彬地回答。

　　普莉马普斯老小姐此刻的心情格外不好：她刚刚获知布来恩教授因为加班而晕倒的消息，就看见一向讨厌的托马斯·莫兰特急急忙忙跨进办公室。

　　“莫兰特博士，听说教授被送进医院了……”她强忍住对面前这个男人的不屑问到。

　　“教授已经回家了休息了，应该没有事――普莉马普斯小姐，我想请你去将上次那本关于南美洲气候的资料汇编拿来，我要马上带走。”看到小会议室里正站在大铁箱旁边翻拣资料的格林姆·格雷，托马斯突然来了灵感：“格林姆·格雷先生，我想请你过来谈件事。”

　　格林姆茫然地抬眼看他，看见托马斯表情异常地严肃，急忙应声走来。两名坐在会议室角落沙发上的壮汉见状跳起身，同时大声地咳嗽。普莉马普斯小姐也从自己的座位上猛地站起来，挥舞着干瘪的双手激烈地冲格林姆摆动。瞧着忘记放下机密材料的格林姆尴尬地将一只脚悬空在小会议室门槛上，心情已经糟糕到极点的托马斯也忍不住笑起来。

　　在自己的办公室，托马斯将一杯红酒递给格林姆，笑咪咪地问：“格林姆先生，我想问一问你：请问最近你的秘书凯瑟琳·辛普森小姐有什么……怎么说呢？……呃……有什么跟平时不一样的地方吗？”

　　格林姆看着托马斯，犹豫片刻，问：“这算是私人提问，还是某种获得授权的官方提问？”

　　“得了，格林姆。”托马斯一口喝干自己杯中的红酒，继续说：“你我不是今天才认识的，我这样提问意味着什么，你不会不明白。对吗？”

　　格林姆·格雷在托马斯咄咄逼人的目光下，开始有点慌乱，他将眼光回避开，说：“这段时间我也不是太注意她，今天下午一上班她就请假走了……”

　　托马斯听到这里，将酒杯重重地放在办公桌上，闭了闭眼，然后好像是努力克制自己情绪般地轻声问：“请假走了？什么时候的事？”

　　格林姆已经被他的这套表演吓住，急忙回答：“大概在3个小时以前……”

　　“有没有说是去哪里了？”托马斯追问一句。

　　“没有说……”格林姆更有点慌了。

　　托马斯立刻抄起电话，拨打迷宫总机：“……请转32号分机……我是圆点的莫兰特，托马斯·莫兰特……紧急情况找圆点的M先生……对，非常紧急……M先生你好，我是……不，我在研究中心自己的办公室……我本来是来拿一份资料，准备带到迷宫去……凯瑟琳下午突然向格林姆请假离开了……对，突然，我怀疑是她感到了风声……我们可能是动手稍微晚了一步……现在很难对情况做出判断……”

　　电话听筒里，M先生用疲倦沙哑的嗓音骂了句脏话，托马斯还是第一次听到M先生骂脏话。稍顷，M先生用努力克制自己情绪的语气说：“托马斯，等一下美国大使和武官要过来开会，大臣阁下点名要求你必须到场……这样吧，我打电话让汤姆·恩遮拨斯和凯特·霍克带人赶去研究中心处理这件事情，你还是马上带资料到迷宫来开会……对了，你有车吗？”

　　托马斯以非常快的速度回答：“我的印度管家辛格·麻萨尔开车送我。”

　　“管家辛格·沙尔麻开车送你？那好，那你快点过来吧！就这样。”M先生放心地挂断了电话。

　　托马斯·莫兰特也放心地挂断了电话，他在心里想：当年的审讯训练果然是有用，人在极度疲倦并突然受到心理刺激的情况下，确实更容易说出心里的实话。你好啊，圆点同僚辛格·沙尔麻先生！他这样想着，还是回头对格林姆·格雷绷着脸说：

　　“格林姆，你现在不要走，留在这里等汤姆和凯特过来。”看见格林姆略带点畏惧的表情，托马斯在心里叹息到：权力啊！就因为这么一点可笑的权力……

　　在拿起普莉马普斯小姐放在桌角上的汇编资料离开时，托马斯·莫兰特第一次用上级的命令口吻对正在打字的老小姐下令：

　　“普莉马普斯小姐，在我离开之后，你通知保卫人员封锁研究中心，除了送文件的那两位圆点先生，其他的人一律不得离开――直到汤姆·恩遮拨斯和凯特·霍克先生带人来，你再开始接受他们新的指令。”

　　普莉马普斯老小姐冷着脸听着托马斯的命令，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是更快速度地打着字。托马斯·莫兰特终于受不了了，他深深吸一口气，正要发火，就见普莉马普斯小姐从打字机上扯下稿纸，飞快地撕去不相干的文字部分，将一份按照他刚才的话以标准行文格式打成的命令文件交给他。

　　普莉马普斯小姐冷冷地说：“请你在这个命令上签字，莫兰特博士。”

　　托马斯苦笑不得地把命令审核了一遍，然后签署……

　　在去迷宫的路上，托马斯在后座继续吃着剩下的丹麦饼干。什么话也没对圆点派来给自己做管家的辛格·沙尔麻说。

　　一直到深夜，迷宫内第一次有美国人参加的会议都迟迟没有结束。坐在离会议桌边还有2排座位相隔，靠着墙边的托马斯注意到：M先生大概每隔1个小时都会从会议桌旁溜开，走去会议室的外间低声打电话，然后他每次回来都阴沉着脸。趁着某次会议休息间隙，托马斯在洗手间故意和M先生碰上，在他身后用关切的语气低声问了句：

　　“怎么样？M先生。”

　　M先生头也不回地洗着手，镜子里那憔悴的脸上已是极度疲倦，用沙哑的嗓音低声说：“中国人好像有很大的动作，德国人似乎也动了，再加上我们的人……今晚的伦敦特别的热闹，但是谁都找不到她！”

　　“德国人？”托马斯用惊诧的语气问。

　　“她很可能是个两边都卖的婊子！”M先生说罢，恨恨地甩着手上的水渍离开了洗手间。

　　托马斯·莫兰特慢慢洗着手，顺便看了看手表：已经是1916年8月29日的深夜11点56分了！如此奇妙的一天又要过去了……

摧毁（15)

更新时间2005-11-10 19:09:00 字数：11194

　1916年8月30日，星期三。

　　凌晨1点多钟，大臣阁下和美国代表关于一系列战略合作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当然，这些协议内容还需要各自国家政府的正式确认。美国大使和武官满意地告辞后，送客回来的大臣宣布：紧急状态解除，各部门可以在一种新的战时机制下按照程序工作了。大伙将大臣阁下的话理解成：加班结束了，我要去休息了。于是高级官员们摆出意犹未尽的架势，纷纷表示自己和自己的部门还可以再加这么三天两宿的班，只要大英帝国需要。

　　大臣嬉皮笑脸地看着大家表演了一阵，最后用怪异的腔调说了句中文：“扯淡！”

　　帝国高官们一阵哄笑，就此散伙。

　　托马斯·莫兰特陪着M先生走出迷宫，走到位于地面1楼的存件处，排队取回自己的公文包。任何外来机构的人员都不能携带武器进入迷宫，所以为了避免大家麻烦，迷宫行政管理部门在1楼设立了这个存件处。M先生从管理员手里取回自己的官阶杖――整个圆点都传说那其实是支特制的单发手枪，然后好奇地打量旁边托马斯手里的公文包。

　　托马斯举了举手中的公文包，轻声说：“史密斯·威森左轮，我自己的，今天从家里出来时拿的。”

　　M先生笑起来：“你干吗要拿这玩意？”

　　托马斯一边陪着M先生往外走，一边低声说：“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开完关于凯瑟琳·辛普森的研究会，我这两天都有点紧张。”

　　“直觉？”M先生停住脚问道。

　　“也不全是，”托马斯一副老实人的表情：“凯瑟琳一开始露面，就准确地出现在电车上勾引我，我想我可能也是对方的目标人物。”

　　“嗯，有道理。”M先生简短评价了一句，就什么也不说了，一直到上车后，他才突然对司机说：“先不回圆点，直接赶去研究中心。”

　　在研究中心的楼门外，两名行动部门的官员身穿黑色风衣，无聊地站在一辆汽车旁，看见M先生，他们急忙迎上前来汇报：研究中心的其他工作人员已经在白天下班时回家了，只有格林姆·格雷和普莉马普斯小姐被汤姆·恩遮拨斯和凯特·霍克留下来。

　　托马斯·莫兰特非常想找机会给金惠临去个电话，问一问进展，但是M先生却偏偏一直让他陪在身边。而且，托马斯·莫兰特不敢保证现在研究中心的电话有没有被监听，所以只好郁闷地跟在M先生背后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格林姆正坐在小会议室内接受凯特·霍克的询问。普莉马普斯小姐和平时一样，神情平静地继续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字。托马斯也不明白，这位对自己隐含莫名其妙不满的老小姐怎么就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

　　看见M先生，凯特和格林姆急忙站起身来。

　　凯特·霍克汇报道：“汤姆他们行动部门的人已经找遍所有有可能的地方了，还是没有进展。”

　　“加拿大那边的消息呢？”M先生站在小会议室的门口问。

　　“最新消息是晚上11点30分的，”凯特·霍克说着翻看了一下手中的文件夹：“凯瑟琳·辛普森叔叔一家还没有找到，已经去寻找凯瑟琳·辛普森1910年以前的资料了……”

　　“不用找，这个身份是假的。”M先生立刻判断道：“让加拿大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查询这个所谓的凯瑟琳·辛普森受雇来伦敦的那家公司背景上，最好能把这个公司和凯瑟琳有过接触的人都控制起来。”

　　他说到这里，冲格林姆·格雷招了招手：“格林姆，请你到莫兰特博士的房间里来，我需要和你单独谈谈。”

　　凯特去普莉马普斯小姐的桌上打电话，托马斯·莫兰特只好一个人坐在小会议室里抽烟。他心里明白：M先生肯定是要仔细核对一下今天下午，有关自己是如何判断凯瑟琳·辛普森已经逃跑的过程细节的。这一点他倒是不怕，他相信自己下午的表演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他现在就是希望能打个电话给金惠临，询问一下“救火队”的工作进展。谁能先找到凯瑟琳·辛普森小姐，谁就能赢！问题是在希望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

　　这样想着，在抽完2根香烟后，托马斯·莫兰特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等他猛地警醒时，小会议室里还是只有他一个人，四面一片寂静。他吓了一跳，急忙看表，然后长舒了口气――自己其实才睡了不到15分钟！于是他站起身来，挪动着发麻的脚步，准备去给自己搞杯咖啡喝。在外面的秘书间，他意外地发现普莉马普斯小姐竟然也爬在办公桌上睡着了。

　　他想了想，先是倒了2杯水，接着端着这2杯水很自然地用手背碰了碰自己办公室的门――没有回声，于是他咳嗽一声，提高嗓门说：

　　“M先生，你需要来杯水吗？”

　　办公室里还是没有声音。于是他推开门，发现自己的办公室里空无一人。走到办公桌前，将水杯放下，他伸手抓过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听筒里传来好长一阵铃声，最终，斯泰德夫人的声音传来：

　　“嗨！……”

　　这时，托马斯觉得斯泰德夫人的声音从来没有这般听上去甜美，他甚至高兴得有点哽噎：“你好斯佳丽，我是托马斯……”

　　“小托马斯！你在哪里啊，我亲爱的！”斯泰德夫人的声音极其兴奋：“我们刚刚在上海打了一个漂亮仗，你不知道我们干得有多漂亮！我们和中国江浙财团联手，在咖啡豆上给了那帮犹太佬一次狠狠的教训！……现在上午的期货市场还没有收市，可那帮犹太商人已经撤退了。小托马斯，等一下我还要再和江浙商会的头儿通个话，看看下午开市怎么做……”

　　托马斯沮丧地发现：此时此刻的他对咖啡豆已经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之所以打电话给斯泰德夫人，只是因为在这个凌晨3点多钟，斯泰德夫人是他唯一可以通电话的人！

　　又随口应付了斯泰德夫人几句，托马斯放下电话。这时，已经醒来的普莉马普斯老小姐站在他敞开的办公室，仪态一如往常平静，丝毫看不出是刚刚从办公桌上爬起来的。

　　普莉马普斯老小姐问到：“你需要咖啡吗？托马斯&amp;#8226;莫兰特先生。”

　　托马斯说：“给我来一杯特浓的，不加糖――对了，你知道M先生他们去哪儿了吗？普莉马普斯小姐。”

　　“他们为了不打扰你休息，都去格林姆·格雷先生的办公室了。M先生说，等一下你醒来后可以去那儿找他们。”

　　看着普莉马普斯小姐转身要走，托马斯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

　　“普莉马普斯小姐！”

　　50岁的老小姐转过身来看着他：“你还有什么事吗？托马斯·莫兰特博士。”

　　“呃……是这样的，”托马斯·莫兰特努力搜寻着合适的字眼：“……我想知道，你……你为什么对我有那么大的情绪……以前我和你接触很少，我也一直对你很尊重，但是我不明白……难道是为了布来恩教授和我之间的一点小误会……我的意思是说……”

　　“你的意思是想问我为什么讨厌你，对吧？”普莉马普斯小姐用反问打断他的话，然后很冷静地说：“其实原因很简单――为了温妮小姐！”

　　这个答案确实出乎托马斯的猜测，他傻傻地张着嘴，看着普莉马普斯小姐。

　　“博士先生，”普莉马普斯小姐说道：“我和温妮一起在这个研究中心工作了20多年，这里一成立我们就被招收了。我们都是来自乡下小地方的女人，都受过男人的骗，我们不愿意象别的女人那样把希望寄托在靠不住的男人身上，我们只想着用自己的双手，靠每个月76英镑的薪水养活自己……”

　　托马斯·莫兰特曾经看过几篇关于工业革命后大规模出现在英伦的所谓“老小姐”人群的介绍资料，但此刻听普莉马普斯小姐这样说的时候，他感觉好像第一次知道英国还有这样一个人群。

　　“……温妮是个善良的女人，比我善良。去年你第一次请温妮去外面吃饭，温妮高兴极了，她从我这里借了裙子和鞋子，生怕给博士先生你丢人。你不要误会，博士，我们这些被大家叫做老小姐的女人早就对男女感情没有幻想了，温妮只是觉得你请她，是对她多年为你服务的一种肯定……”

　　托马斯难受地想到温妮，想到温妮在每次和自己出门去吃饭时那种局促和喜悦交织的表情，而自己当时只是在心里评估还需要多久这个老小姐才能被传染上肝炎……

　　“……温妮每次和你吃饭回来，都能高兴好多天……”普莉马普斯小姐说到这里，满是皱纹的眼角溢出了泪光：“……可是你知道吗？博士先生，当温妮在高烧中得知自己被传染上肝炎后，她第一个想到的问题是问你有没有事……在送她回乡下去养病的时候，温妮还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博士你，为你的慷慨向你表示感谢……”

　　托马斯知道温妮所说的慷慨是指在得知她患上肝炎后，自己托人送去的200英镑，自己只掏200英镑是因为布来恩教授为此掏了100英镑，当时自己觉得不能太过份……

　　“博士先生，我是个没有什么学问的女人，”普莉马普斯老小姐继续说：“温妮的运气不好，传染了肝炎，这其实不应该让你承担责任，但是我一想到温妮，就有一种想对你发火的冲动！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她停止了说话，屋子里陷入寂静。此刻，窗户外面远远的街道上似乎有汽车经过的声音，办公室门外面的走廊里更是一片静悄悄，只有一种隐约的，好像低低密语似的声响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这些若有若无的声响使得这个房间里的寂静更显得寂静，压抑更显得压抑……

　　“还有什么事情吗？博士先生。”普莉马普斯老小姐恢复了平静，在看到托马斯垂颈摇了摇头后，她说：“那我就去给你煮咖啡了。”

　　托马斯艰难地张了张嘴，正准备说什么，突然间，从外面本来很寂静的走廊里传来巨大的，充满痛苦与疯狂的嚎叫声！是格林姆的声音，这个念头一闪过脑海，托马斯马上跳起身，冲过普莉马普斯小姐身旁，冲向格林姆·格雷的办公室。

　　在格林姆的办公室门口，越过凯特·霍克和保镖鲍迪的肩膀看进去，托马斯看见格林姆·格雷站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握着一把勃朗宁手枪，枪口紧紧地顶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格林姆的脸上已经满是泪水，鼻涕流到嘴角，一双发红的眼睛里显露着疯狂，全身都在神经质地快速抽搐着。

　　M先生站在窗户对面的屋角，双手紧紧攥着他自己的官阶杖，正耐心而又温和地对格林姆说话：

　　“……显然是有一些误会，格林姆先生，我今天找你谈话确实没有任何针对你的意思，我只是想搞清楚一些关于那位凯瑟琳·辛普森小姐的事情。你误会了……”

　　“我没有误会！”格林姆又开始歇斯底里的大叫：“每一次，每一次在圆点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是最终倒霉的那个人！去意大利和黑手党见面被抓，算成我的错误，我被踢到这个边缘地带！让我参与调查老托马斯，结果他倒成了我的上司，这个甚至连圆点正式人员都算不上的人就成了我的上司！……”

　　托马斯在心里迅速评估：要不要引导一下格林姆，让他更疯狂？要不要误导格林姆，让他把更多的嫌疑都背过去？要不顺势推一下M先生的情绪，让他将怒火转移到布来恩教授身上？就在他正紧张计算的时候，背后传来一声熟悉的叹息：

　　“格林姆，你这是怎么了？格林姆……”

　　伴随着这声叹息，詹姆斯·布来恩教授微微有些驼背的身影在门口出现。

　　教授看也不看托马斯，只是用一种类似赶苍蝇的手势冲他挥舞了一下，于是托马斯识趣地让开路，和凯特他们一起看着教授走进办公室。当教授慢慢走向格林姆的时候，格林姆大声喊道：

　　“不许过来！你敢过来我就打死自己！”

　　布来恩教授站住脚，目光投向M先生：

　　“M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M先生尴尬地说：“这完全是个误会，我和格林姆·格雷先生单独谈话，询问关于凯瑟琳·辛普森的事情，可能是我叫凯特也进来一起参与谈话的时候格雷先生产生了误会……”

　　“我没有误会！”格林姆大声叫喊着：“每一次你们都在骗我！上次教授你让我帮你欺骗M先生，欺骗圆点，我干了，可是后来你们一个晚上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掩盖了！托马斯成了英雄，教授你也成了英雄，保罗和科柯都成了英雄！只有我！只有我成了伊阿古！成了出卖自己老师和上司的卑鄙小人！所有的人都不再理我！都看不起我！……”

　　M先生冲教授尴尬地耸了耸肩。这一瞬间，托马斯似乎看见教授和M先生之间快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但紧接着，他就看见布来恩教授严厉地用手指着M先生：

　　“M先生，虽然你是圆点的最高领导，但是作为格林姆·格雷先生的主管，我抗议你对格林姆先生的诬蔑和迫害！”

　　“我没有诬蔑也没有迫害他，是他自己太紧张……”

　　“戴维·高邓先生！”教授的嗓门扯得很高：“你认为象格林姆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俊杰会判断不出你的企图？你是不是企图将格林姆·格雷先生看押并把他和凯瑟琳·辛普森小姐联系起来？”

　　“没错！”格林姆扭曲的脸上流露出得意的表情：“他们就是想这样做！他们又准备让我背黑锅！”

　　M先生这时的表情也愤怒起来，但这愤怒是对着布来恩教授的：

　　“詹姆斯·布来恩教授，我警告你不要企图包庇你的学生！你不要忘记你是正在和谁说话！”

　　布来恩教授冷笑着：“是吗？我这是在和哪位绅士说话呢？”接着，教授的眼睛怒视着M先生，手指向背侧的格林姆·格雷，语气激昂地说：“我这不是包庇，我这是在为一名无辜的大英帝国青年绅士辩护！他的家族为大英帝国服务了100多年，他自己多少次为大英帝国利益呕心沥血，身冒险地！我为他鸣冤因为他是无辜的！――对吗？格林姆。孩子，告诉大家你是无辜的！”

　　格林姆没有注意已经挪动到自己身边的布来恩教授，他充满激动地对屋里其他人说：“对，我是无辜的……”

　　他的话音未落，布来恩教授一把抓住他手上的枪，用指头顶住击铁，同时另一只手握成扁拳，拳锋狠狠地击打在格林姆的上植物神经丛位置！格林姆还没有倒地，鲍迪已经飞快冲过去将格林姆彻底打昏，然后抗起他向屋外走去。

　　M先生对鲍迪说：“把他交给行动部门的人看管，注意别让他自杀了，天亮送疯人院！”

　　布来恩教授一边揉着自己的手指关节，一边伤感地说：“别太为难这个可怜的孩子。”

　　托马斯·莫兰特简直都有种鼓掌喝彩的冲动，他开始相信圆点老工作人员之间传说的那些有关M先生和教授年轻时在北非的传奇故事都是真的了。这时的M先生已经平静下来，他招了招手，领着詹姆斯·布来恩，托马斯·莫兰特，还有凯特·霍克匆匆走向托马斯的办公室。在昏暗的走廊里，M先生一边快速走动，一边大声说：

　　“先生们，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丧失理智的格林姆·格雷很可能已经将一些圆点机密泄漏给那个女人了，现在我们必须要获得苏格兰场的协助，在伦敦进行大规模布署，争取抢在中国人和德国人之前抓住她！”

　　托马斯也大声说：“M先生，虽然现在情况很紧急，可我们不能随便下结论！我们不能确定格林姆是否已经被那个女人拉下了水，也不能确定那个女人是否掌握圆点更多的秘密！”

　　M先生猛地在托马斯办公室门口站住脚，转过身来，站在从办公室门里透出的灯光里逼视着托马斯。

　　托马斯坦然地迎着他的目光说：“可怜的格林姆是自己崩溃了，把他牵涉到这个案子里来，只能让我们的思维更混乱。我父亲当年在阿富汗教我打猎的时候说过：打猎时需要知道猎物从哪来，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判断它要往哪里去！”

　　一片寂静当中，只能听见几个男人急促的呼吸声。突然，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从走廊另一头传来，大家循声望去，只见行动部门负责人汤姆·恩遮拨斯领着2名手下急匆匆地走来。昏暗的灯光下可以看见汤姆的手中挥舞着一叠白纸。

　　“M先生，”汤姆边往M先生身边赶，边伸手递过白纸：“我刚才从苏格兰场调阅的监视报告，他们在研究中心附近的安全监视点的例行报告，昨天的……”

　　詹姆斯·布来恩教授一把劫过报告，疾步走进普莉马普斯小姐的秘书室，站在灯光下急速翻阅。托马斯注意到M先生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满。凯特·霍克甚至低低哼了一声。

　　托马斯·莫兰特对打字机后的普莉马普斯小姐和蔼地说：“普莉马普斯小姐，现在你可以下班回家了。我特别批准你明天……呃……今天上午可以休息半天……呃……干脆一天吧。”

　　普莉马普斯小姐飞快地打字机上打了两行字，然后撕下来递给托马斯：“这是给行政主管的通知，请你签字，莫兰特博士。”

　　托马斯微笑着在关于给普莉马普斯小姐特别休假一天的通知上签了字，然后一本正经地交还给老小姐。老小姐也一本正经地接过通知，小心放进桌面上的一个文件夹中，整个过程中她看也不看托马斯一眼，但是托马斯能够能感觉到有一种谅解的温情在两人之间流动。

　　在托马斯的办公室里，布来恩教授正在朗读苏格兰场――也就是伦敦刑事警察厅――常设在研究中心附近的安全监视点的记录报告：

　　“……1916年8月29日，星期二，下午1点18分，海外历史研究中心秘书辛普森小姐单独离开大楼外出……”

　　凯特·霍克插嘴道：“我们也知道了，格林姆说过。”

　　布来恩教授恶狠狠地瞪了凯特一眼，翻过一页，继续用授课般的语调读道：“……下午1点52分，一名亚洲男子开车，括号，车号MF168,车型为中国1914款奔驰，括号完毕，陪同辛普森小姐回到楼下，辛普森小姐上楼，该亚洲男子在楼下大堂门口停留……下午2点08分，该亚洲男子在询问大楼保安有关大楼防空设施的通道结构后独自驾车离开，神色紧张……”

　　凯特·霍克又忍不住插嘴：“那台车多半是中国人的，伦敦这种牌号有6又有8的高档车多半都是中国人在开……”

　　“查过，是中国全球贸易总公司伦敦公司的车。”汤姆·恩遮拨斯闷声说。M先生和托马斯交换了一下目光――全世界情报界都知道这家中国全球贸易总公司是谁家投资的。托马斯在心里骂：金惠临这个蠢货，他竟然是傻等了15分钟才明白是上当了！

　　“下面是同一时间，苏格兰场在这里后门安全监视点的记录内容。”布来恩教授面无表情地又翻开一页读到：“……下午1点57分，海外历史研究中心秘书辛普森小姐从防空洞后出口跑出来，离开时神情紧张……”

　　“有没有关于那名亚洲男子的外貌描述？”M先生冷静地问道，教授摇摇头。

　　“我们在中国人全球贸易公司的卧底说，”汤姆·恩遮拨斯补充道：“昨天上午9点多，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秘书金先生去他们那里把这台车借走，他经常去那儿借车……”

　　“金惠临，”M先生疲倦地说：“那位我们一直怀疑是在当信使的外交官画家。”

　　“现在首先需要判断的是，”托马斯·莫兰特咳嗽了两声，继续说下去：“这位中国鼹鼠小姐……请原谅我这么说……她如此明目张胆地坐在一辆几乎公开身份的中国间谍车上回来是为什么？中国人准备召回她？也没有必要这么夸张，这么不给我们面子，情报界还是有潜规则的……她又为什么从自己的中国伙伴身边逃离？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有，德国人为什么也在伦敦找她？这些都不能不让我产生疑问……”

　　“我也有个疑问，老托马斯。”布来恩教授这时边低头翻看着手中的监视记录，边慢吞吞地说：“为什么你会在昨天下午3点11分，乘坐一辆黑色的‘雪弗来’突然出现在研究中心楼下？”布来恩教授抬起头逼视着托马斯：“你为什么会赶到这里来？难道你已经从某个神秘渠道得到了消息，知道这位鼹鼠小姐已经跑了……”

　　“你够了！”M先生愤怒地冲布来恩教授高喊了一声，同时奋力挥臂将托马斯办公桌面的东西全部扫落在地毯上！

　　大伙都被M先生从未有过的狂怒所震惊，房间里一时特别安静。托马斯让自己的表情保持住僵硬，在心中想：要不要现在满脸委屈地走过去，默默地弯腰收拾地毯上的东西？不，他迅速否定了这个企图博得同情的动作设计――这样会显得自己反应太快，刻意表演的痕迹太重……

　　“对不起，先生们。”M先生显然是在艰难克制自己的愤怒和失望：“长久的连续工作让我的情绪变得容易失去控制……现在关于抓捕鼹鼠小姐做出如下安排：1、我马上回圆点，在那里设立行动指挥中心，各组人马每隔30分钟向指挥中心电话汇报进展；2、凯特你马上去苏格兰场，将那些和圆点关系好的高级官员全叫起来加班，说老戴维需要朋友们的帮助，完了以后你就在那儿，随时传达我的需求和通报情况；3、汤姆你负责带人盯紧中国人，特别是要抓紧时间找到那位外交官画家；4、老托马斯，你负责带人盯住德国佬那边……各组人马发现鼹鼠后，迅速逮捕，如果她敢反抗……不许打死她，一定要抓活的！要是她有可能落到中国人或德国佬手里……那就杀死她。先生们，圆点荣誉，在此一战。大英帝国在背后注视着我们！”

　　“为什么不把在伦敦的德国间谍都抓起来？”凯特·霍克傻乎乎地问已经走到门口的M先生。

　　M先生停住脚，回头给了他一个白眼，然后又故意不去看正用打量陌生人般的眼光看着M先生自己的布来恩教授，严肃地说：“补充第5点：由布来恩教授负责本抓捕阶段的圆点其它日常工作，其它日常工作不得中断。同时严令：与抓捕鼹鼠小姐工作无关的任何人不得谈论和干涉本次抓捕，违者严惩。”说完，他转身离开了。

　　屋子里的人都故意不去看教授的表情，低头鱼贯而行，从呆立在门边的教授身旁默默经过，走出门去……

　　天亮的时候，托马斯·莫兰特已经在伦敦的大街小巷内乘车转悠了2个多小时了。他乘坐的是一辆由英国产“雪弗来”救护车改造的特殊车辆，这台由M先生专门打电话给大臣阁下请求协调后，才能从苏格兰场借出来的特种车主要具备以下特殊功能：能通过车上的无线通讯系统，与位于苏格兰场的通讯中心连接，再通过苏格兰场通讯中心的专门接驳设备与伦敦的电话网络相联，进行双向语音信号交换――简单说，这台车的主要功能就是台移动的电话。

　　本来在看见这辆大车的外表时，托马斯还很高兴：可算是有个地方能放松一下疲劳的身体了！可是上车后看见那些巨大的电池组，电子管设备架，又看到车顶呼呼做响的风扇下狭窄的人员乘坐空间，托马斯马上就开始嫉妒后边跟随的那辆“雪弗来”轿车上的圆点工作人员了。

　　就这样缩在狭窄的空间内在伦敦转悠了2个多小时，还要忍耐头顶上排热风扇的呼呼声，电子管工作的嗡嗡声，通讯电台里的电波嘈杂声，以及旁边负责设备操作的专业技术警士那浓重苏格兰口音的不停唠叨。后来，托马斯终于忍不住了，他用讥讽的语气对警士说：

　　“警士先生，你不会正好有个亲兄弟在皇家海军陆战队开车吧？”

　　看见技术警士望着自己的目光中的震惊和崇拜，托马斯的心忽然往下一沉，果然，只听得这位警士惊叹道：

　　“先生，你们的部门确实神通广大！我弟弟阿尔伯特下士在皇家海军陆战队开了2年车了，这几天刚调到伦敦来，就在白厅那边开车……”

　　于是，托马斯只好更郁闷地缩在狭小的空间内，继续听这名因为获得新聊资而更加兴奋的苏格兰场苏格兰籍专业技术警士的唠叨……

　　天黑后，托马斯拖着疲惫的身躯，由手下陪同回圆点向M先生复命。今天，在获得M先生的批准下，他已经下令逮捕了5名表现实在太嚣张的德国间谍；今天，在某家由他选定的餐馆吃午饭时，在获得北京方面的批准下，他已经在那家餐馆的厨房里下令解除金惠临的行动职务，由其他人接管对“救火队”的指挥，并责令专人将金惠临护送回大使馆；今天，在谁也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他已经劈头盖脸地教训了2名对圆点缺乏应有尊重的苏格兰场探长……

　　可就是遍寻不到那位凯瑟琳·辛普森·苏秦·鼹鼠小姐！

　　夜晚的圆点，M先生的办公室内，当托马斯·莫兰特向刚刚在沙发上咪了一阵，才醒来不久的M先生汇报完情况后，M先生忍不住笑了起来：

　　“可怜的老托马斯，我第一次看见某人会因为疲劳而说话带苏格兰口音的……呵呵……你先去沙发上休息一下吧。下午得到可靠消息：德国军事情报机关的某个大人物已经秘密来到英国，十有八九是和咱们这位鼹鼠小姐有关。这下可就更热闹了。等一下我会在人到齐后叫醒你开会……居然累出了苏格兰口音，啧啧……”

　　“这算什么，今天我还听到某人荒谬地预测：将来总会有一天，人人都可以拿个移动的电话满街跑呢！”托马斯故意模仿那位技术警士的苏格兰腔调说，然后在M先生的笑声中一头栽倒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晚上10点钟，被M先生叫醒的托马斯揉着通红的眼睛，参加了由圆点高层和军事情报机构代表构成的临时会议。会议在11点多钟结束，然后M先生亲自安排由保镖鲍迪驾车送莫兰特博士回家休息2小时30分钟――M先生的司机此刻正在圆点6楼的车队值班室里呼呼大睡呢！

　　托马斯听到鲍迪叫醒他的时候，卧在后座睡得正香，醒来后他不好意思地发现自己嘴角竟然流着口水。托马斯起身用手擦去口水，环顾四周，发现确实回到了自己房子所在的那条街，但是停车地点离自己房子还有大概900多码。

　　“鲍迪，我的房子还在前面一点……”

　　“莫兰特博士，”鲍迪扭过脸温和地说：“难道你不想在回家前散散步吗？这样过会儿能睡得更香一些。”

　　托马斯呆呆看着M先生的这位贴身保镖，右手慢慢伸进搁在腿上的公文包内……

　　“博士，”鲍迪扬了扬自己手中的手枪，继续温和地说：“我知道的事情不多，但是有人告诉我，只要说出Wangzuo和Suqin这两个难懂难读又难听的怪词，你就会愿意下车散步。”

　　托马斯将手从公文包内抽出来，听见自己用没有丝毫感情色彩的语调说：“鲍迪先生，我想下车走回家，这样过会儿睡得能更香点……”

　　“那好吧，”鲍迪一本正经：“那就祝你做个好梦！”

　　站在路旁，看着鲍迪开着的奔驰车消失在夜色中，托马斯将包里的“史密斯·威森”取出来，打开保险后放进怀中，然后用散步的步伐向自己的房子方向走去。他惊异地发现今晚的伦敦夜色特别迷人：晴朗的夜空中，伦敦上空罕见的星星们在夜空中闪烁着，一阵清凉的夜风迎面吹来，让疲惫的精神为之一振。

　　他在醉人晚风当中的散步没进行到100码，路旁一栋没有灯光的房子的花园门口出现一名男子，他默默地冲托马斯晃动了3圈手中蒙着纱布的电筒。于是托马斯走了过去，跟在男子身后走过杂草丛生的花园，走向那栋黑漆漆的小楼。托马斯知道这栋房子原先的主人，一对老夫妇前年就死在这座房子里，好像是因为吃错什么怪异的海鲜中毒死的，据说死状极其恐怖。此后这个房子就空着，因为战争，老夫妇在曼彻斯特的侄女一直没能把房子卖出去。

　　那名领路的男人走到楼门前的台阶下，伸手做了个请进的动作，然后就关掉手电筒，闪身隐没在黑暗的花园树影当中。此时，小楼的大门随着一声轻微的咯吱声打开，黑洞洞的门口处不见人，只是一只苍白的手从门后伸出来向托马斯招了招。

　　当托马斯犹豫了一下，然后终于慢慢踏上门前的台阶时，这时，远处隐约地传来平素很少能在这条街上听到的议会大厦大本钟的报时声：铛……铛……铛……

　　托马斯站在黑洞洞敞开的楼门口，侧耳倾听，一直听到大本钟响过第12声那悠长的钟声后，才跨进门去……

摧毁（16)

更新时间2005-11-10 19:11:00 字数：11142

　1916年8月31日，星期四。

　　楼门被关上后，一个昏黄的光源出现，一个男人拿着同样蒙着纱布的手电筒，冲托马斯做了个禁声动作，然后示意他跟自己走。托马斯跟随他走过这栋建筑布局和自己房子完全一样的小楼客厅，走进应该是管家居住的那个房间。在他进屋后，引自己进来的男人轻声说了句英语：“别开灯，别碰任何东西，请稍等。”便关上门离开了。

　　托马斯鼻子里满是发霉的味道，眼前一片漆黑。他知道这个房间的电灯开关多半是在靠门边的墙上，就和辛格&amp;#8226;沙尔麻的房间一样，但是他克制住自己，不去动那个开关。他甚至猜到这个房间唯一那个不大的窗户多半是被堵死了――因为自己从那个方向既感觉不到风，也感觉不到任何光，但是他还是不会去碰那个电灯开关。他明白刚才那个男人的意思：如果他现在开灯，那么等一下有人进来时只要开门，灯光就有可能穿过客厅，透过已经烂了好多块玻璃的窗户透到楼外去。

　　黑暗中，他感觉到又有人出现了，这次这个人没有拿手电筒，只是慢慢地在黑暗中走进来，然后仔细地关好房门。托马斯闻到一股浓郁的烟草味。他闭上眼睛，因为他听到那个人的手已经碰到墙上的开关上。

　　隔着紧闭的眼皮，托马斯感觉到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光线――电灯被打开了。他没有急着睁开眼睛，只是慢慢调整眼皮好让自己的眼睛等一下不至于因为受刺激而流泪。和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就流泪，可不是件光彩的事情……

　　“清醒，冷静，理智，富有耐心，真不亏是史秉誉亲自培养的间谍。”一个老年男人的声音用怪里怪气的中国话说道。

　　托马斯·莫兰特睁开已经适应了灯光的眼睛，看到一个模样有60多岁，两鬓斑白的白人男子身穿伦敦上流社会最近流行款式的旅行装，站在对面冲着自己微笑。托马斯顺便扫了眼墙上的小窗户――果然是被包装箱纸堵得严严实实。

　　“将军阁下，”托马斯也用正宗标准的中国话说：“真想不到，圆点传闻中潜入英国的德国情报机构大人物竟然是您本人。”

　　“你认识我？”对面的男人扬起了眉毛：“可我已经20年没有出席过任何公开场合，也没有照过相了啊？”

　　托马斯觉得这段对话真无聊，简直是蹩脚英国侦探小说的翻版，于是就没有回答对方的疑问，只是冲着对方微笑。

　　“圆点流传的消息，你对鲍迪来历的猜测，刚才小汉斯可能是在说英语的时候露了点德国口音，我身上的烟草味，”对面的老男人却显得对这种无聊的游戏充满兴趣：“还有呢？还有什么帮助你确定了我的身份？”

　　真烦人！托马斯·莫兰特无奈地说：“能在黑暗中不借助任何光源看清楚物体的人不多，情报界当年最有名的，具备这种能力的就是您，将军阁下。”

　　“原来如此！”老男人恍然大悟，继续用怪里怪气的中国话说：“不是不借助任何光，在最黑的地方，其实也会有光，只是需要用眼睛和心慢慢去体会……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他突然慢慢的，一字一顿的念起中国诗词来。

　　托马斯吃惊的愣住了：就在最后那次和史秉誉的单独谈话快结束时，史写给自己几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诗句，一定要自己当场背会，要求终生也不许忘。而且史还吩咐：如果有一天，不管自己在什么地方碰上也能背这几句诗词的人，那人就是史的朋友，自己可以接受对方的帮助，也可以帮助对方。

　　记得自己当时还问史：“这些诗句不会和别人正好也会的诗词重复吧？万一认错人了怎么办？”

　　史坚决地说：“不会认错的，那个最不要脸的人不会背这几首，只要那个最不要脸的还没有不要脸的剽窃，这些诗就不会有不相干的人会背。”

　　托马斯一边这样回忆着，一边慢慢从记忆的深处将和对方背诵的诗句配套的那一句搜索出来，然后再慢慢念出来：“……可我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60多岁模样的将军阁下神情微微有些激动：“你现在需要我的帮助吗？史的小朋友。”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帮助了，以及这样的帮助需要我付出什么代价。”托马斯依旧冷静的说。他深信世界上没有多少永恒的东西，人总是会因为时间和环境的变迁而产生变化，哪怕是史本人当年最好的朋友。

　　将军阁下看到他冷淡的反应，愣了愣，低声说：“孩子，我是从张先生那里获得你需要帮助的信息才赶到英国来的，你知道我和孩子们这样做要冒多大的风险吗？”

　　“张叔叔已经退休了，从2个月前起，给我发指令的人就是北京现任的部长了。”托马斯知道这些消息对于对方来讲根本算不上什么秘密，于是便伤感而叹息地说到。

　　“这些政客算什么东西！”将军阁下激动起来，他压低嗓门说：“世界的力量平衡是靠我们这些真正懂得情报价值的专家来把控的！”

　　“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情报间谍集团？”托马斯·莫兰特用讥讽的语气反问。

　　“孩子，”老将军伤感地叹息到，开始用流利的英语说到：“一个象你这样处境的间谍，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迷失自我，对一切都丧失信任。今天的德国和中国是敌人，英国人是中国的盟友，可昨天呢？可明天呢？我们这些人的存在就是为了防止那些政客出于政治的需要将文明带向毁灭……”

　　“我的史伯伯当年不是为了防止把文明带向毁灭，才组建了这个高级间谍网吧？”托马斯继续用讥讽的语调说。

　　将军阁下愤怒地逼视着托马斯，然后逐渐地收起愤怒，微笑起来，又改用中国话说：“要让一个人说出心里话，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让他高兴。如果他还是不说实话，最好的办法之二就是……”他停下来冲托马斯做了个鬼脸，然后接着说：“办法之二就是让他愤怒。史当年也这么教导过我，孩子。”

　　“将军阁下，”托马斯客气地说：“张叔叔请您冒险来到英国，不是为了和我一起叙旧，一起探讨哲学或者是探讨情报学吧？”

　　“张一直在关注你，”将军阁下又改回到英语说：“前天下午我收到他的请求，今天下午我就领着孩子们赶到伦敦来当然不是为了和你聊天。张明白，现在能救你的人只有是我，因为那个苏秦小姐来到伦敦后费尽心机联系到的德国情报机构其实就是我。”

　　“是您本人，而不是您的机构？”托马斯确实是很吃惊。

　　“孩子，你以为你的张叔叔当初在设计这个‘送礼’计划时会让你冒风险？”将军阁下终于逮到了讥讽托马斯的机会。

　　托马斯不吭声，他在郁闷地想：那么，自己这么多年发回的情报当中有多少是给了北京的机构，而又有多少是给了张叔叔本人呢？

　　“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过复杂。”将军阁下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我们这些人在对自己国家的利益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张不会从我这里打听德国的机密，我也不会向他打听中国的。我们只是在那些关系到世界力量的平衡问题时才有交流和合作……你这样理解吧：我们都把对方当成所在国家的秘密大使，我们在妥协和交换中为自己国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你们不是企图让我也成为所谓的秘密大使之一吧？”托马斯·莫兰特警惕地说。

　　“不，”将军飞快地答到：“至少现在还不，因为现在你对此很反感。孩子，总有一天你自己会想明白这个问题的，到时候你会主动联系我们的。我们今天帮助你是因为你是史亲自挑选的，还有张的请求。将来在你主动提出要求以前，我们绝对不会再打扰你，你就安心在圆点为北京当你的王佐吧！”

　　“就象浮士德和梅菲斯特？”托马斯就是忍不住地想要尖酸刻薄，尽管他明明知道这样会显得自己很幼稚。

　　将军这次没有接嘴，只是笑咪咪地看着托马斯。托马斯马上回过味来：将军是让自己想一想谁是自己这个浮士德的梅菲斯特？谁又是上帝？哪里是地狱？哪里又算天堂？……

　　房门上传来轻轻的敲击声。将军示意自己闭上眼，然后伸手去关电灯。

　　灯又黑了，黑暗中托马斯感觉到将军打开房门，然后有个人走进来。门又被关上，然后电灯又被打开。托马斯睁开眼，发现在将军身边站着个拿着蒙纱布手电筒的白人男子，年龄和自己相仿。这个男子正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

　　“这是汉斯，我的大儿子。大家说英语吧，汉斯的中文很差。”将军阁下笑嘻嘻的，还带着点骄傲表情介绍到，神情一点不象情报界人士闻之色变的那个德国情报机关首脑：“刚才在花园里的是我的小儿子德里克，我二儿子弗兰克现在在地下室陪客人。”

　　托马斯·莫兰特现在才明白：刚才将军阁下口口声声的“孩子们”是什么意思了！他忍不住刻薄地问：

　　“刚才那位鲍迪先生又是你的几儿子？”

　　将军阁下的脸上突然出现尴尬的表情。他的大儿子汉斯依旧面无表情地，用带有点德国口音的英语说到：“他是我爸爸当年在英国风liu出的野种。”

　　看着将军怒视自己的大儿子，托马斯不禁在心里对这位将军发展谍报员的独特方式敬佩之极，他甚至在想：不知道这位将军在世界各地还有多少孩子？是不是都在从事间谍这门职业？

　　将军克制住怒火，看了看怀表：“时间差不多了，开始吧，汉斯。”

　　汉斯对托马斯说：“你们那位苏秦小姐一到伦敦就想方设法和德国情报机构联系，我们按照计划，在德国驻伦敦情报机构里面挑选了一个人专门负责和苏秦联系。这个人在德国的唯一联系人是我……”

　　“上次和布来恩教授联系的也是汉斯，”将军咂吧了一下嘴：“可惜啊，没有把那个老家伙抓住！”

　　“你就是‘黑管’先生？”托马斯·;莫兰特看着汉斯吃惊地说到。

　　“从来就没有个什么‘黑管’先生，那只是一个针对圆点下套的工具。”将军不耐烦地说：“汉斯，继续。”

　　汉斯显然对自己老爸的这般作风已经很了解了，他继续用不受任何影响的语调说：“这个人和苏秦上了床，还产生了感情，所以这次苏秦发现你们那位外交官画家要骗她时，逃出来后就直接找到了她的情人。我在收到这位情人的消息后就先让他俩躲起来，说伦敦的德国情报机构已经被英国佬渗透，让他们俩等我亲自来接应。”说着，汉斯从衣服里掏出一把针型匕首，和一把小巧的“勃朗宁”手枪：“这是那位情人的自卫武器……你带什么武器了吗？博士。”

　　托马斯怪不好意思地从自己怀中小心地掏出手枪，关掉保险，然后递给汉斯。这时，他发现汉斯的手上一直戴着手套，接着发现将军阁下的手上也戴着手套。将军看着拿在大儿子手里的“史密斯·威森”，满意地评价道：

　　“会选，这种左轮虽然杀伤力不大，可是不会卡壳，适合在本土工作的间谍使用。对于一个间谍来说，真要用枪的时候5颗子弹就足够了。”

　　在他做评价的时候，汉斯皱着眉头，用一种专门的纸质胶带小心地往“勃朗宁”手枪枪把上还有板机上缠绕，听见自己的父亲高度评价完托马斯的话，他抬脸看着托马斯，说：

　　“博士，以后还想要命的话，就不要把打开保险的左轮枪往自己身上装，想自杀还是有很多种更好选择的。”

　　说罢，继续低头仔细做他的工作。

　　将军阁下用慈爱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儿子，悄声说：“别缠那么多，等一下托马斯吃起来太费事。”

　　托马斯听到这话，立刻想到金惠临吃信纸的场面，顿时就产生了一种想呕吐的感觉。汉斯一边干活，一边闷声说：“没办法，只有这种缠法等一下才不会把博士的指纹留在上面。博士，等一下你就抓住这个地方，使劲一拽，纸带就会都被拽下来……对，朝这个方向用力，千万注意别留下指纹……好，可以了。”

　　将军又看了看怀表，说：“准备好了我们就下去吧！”

　　关灯之前，汉斯先打开了手电筒。在昏暗的光线下，托马斯走在这奇特的父子之间，穿过黑暗的客厅，走下了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小心地踏着楼梯台阶，托马斯突然想起来很多年前，自己也曾经在一个山风呼啸的夜晚这样走下楼梯，去往另外一个地下室……

　　楼梯底部，地下室门缝里隐约可见透出的点点灯光。走在前面的汉斯回过头看了后面一眼，然后轻轻地敲了敲门。地下室门口的灯光消失了，托马斯听见有人打开了门，然后将军拽着自己的胳膊将引入地下室。站在一片黑暗中，托马斯感觉到地下室里有好几个人在呼吸，身后传来关门声，稍后，汉斯冰冷的声音响起：

　　“可以了，开灯。”

　　托马斯·莫兰特急忙闭上眼，等眼睛睁开适应后，他看见将军阁下一本正经地用自己的“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指着自己。汉斯拿着那把针型匕首走向地下室另一边。在那边靠墙的地方，凯瑟琳·辛普森小姐正坐在一把椅子上吃惊地看着自己，手里竟然还奇怪地拿着一本书。她旁边站着一个英俊的白人小伙子，小伙子的一只手放在凯瑟琳的肩膀上，此刻也用惊异的目光看着自己。看来这位就是那情人先生了，托马斯想到。

　　在地下室门旁，原本站在电灯开关旁的一个不到30岁的男人这时慢慢走到托马斯面前，好奇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微微摇晃着身子跟随汉斯向那对男女身边走去。托马斯发现这个小伙子的体形，脸型，还有走路的姿态真的都有点象鲍迪，于是知道应该就是弗兰克了。

　　凯瑟琳这时回过神来，将自己手中的书随手往脑后一扔，高兴的说：

　　“瞧啊！把谁抓来了，这不是鼎鼎大名的历史学博士，圆点的明日之星，托马斯·莫兰特先生吗！你好啊，王佐。”

　　说着，她站起身，带着讥笑慢慢朝自己走过来。她的情人则用德语对走过去的汉斯恭敬的说话。托马斯·莫兰特的德语很差，但还是能勉强听懂：情人先生的话里无非是表达对汉斯的崇拜，以及表示自己很荣幸能在这样一位先生的领导下效劳德意志什么的。让托马斯感到有点吃惊的是那位情人先生对汉斯的称呼――“蓝男爵”――托马斯知道“蓝男爵”是近年来在德国情报界上升势头最明显的一位情报官员，最近就有人将自己私下里比喻成圆点的“蓝男爵”，真想不到“蓝男爵”就是汉斯！

　　这时，凯瑟琳已经走到自己身边，仰头看着自己：“莫兰特博士，我真是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想用我给你当垫脚石。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明白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根本就是圈套。北京把我派到伦敦来，就是为了让你出卖的，他们早就知道我妈妈是德国间谍，也早就知道我会投奔祖国的！”

　　托马斯低头看着凯瑟琳，怜悯地说：“不，一开始北京派你来是解决我的性生活问题的，后来因为我实在不想搞你，他们才本着不浪费的原则，让你当我的垫脚石……”

　　被激怒的凯瑟琳狠狠将一个耳光打在托马斯的脸上，然后不解气地又连续打了好几下。远处说话的汉斯扭过头来，看了看这边，平静地扭回头去继续和那位情人先生说话。

　　将军阁下在一旁用德语推波助澜：“打得好！小姐，就应该这样收拾他！”

　　凯瑟琳喘着粗气，用德语对将军阁下说：“波波夫大叔，你要不要也来帮我打几下？”

　　将军阁下温和地说：“我还是不要分享你的快乐好了，孩子，把你的痛苦都释放出来吧！”

　　凯瑟琳朝所谓的“波波夫大叔”微笑了一下，突然提起膝盖冲托马斯跨下就是一记！

　　刺骨的疼痛使托马斯当场摔倒在地，凯瑟琳随即抬起脚狠狠踢在他的脸上！

　　汉斯这时用德语说到：“把博士先生带到这边来招待，这边离门远一些。”

　　于是，刚从疼痛中挣扎着睁开眼的托马斯看见，那位英俊的情人先生也走向自己。托马斯的眼睛被自己脸上流淌的鲜血粘住了一只，他只能勉强用另一只被打肿的眼眯着看那位情人先生在走到自己身边后，不耐烦地将“波波夫大叔”一把推开，然后蹲下来仔细打量着自己。然后，他抬脸用德语飞快地说了句什么，耳朵里已经嗡嗡做响的托马斯听不清他的话，只能听见大伙轻声笑起来。接着，情人先生和凯瑟琳一起拖着自己的脚，往地下室另一头走去。

　　托马斯仰面朝天，在被拖着走的过程中用一只眼眯着看地下室上方的天花，奇怪地回想起来很多年前，自己也曾经在突击队带着那位家庭教师撤离后，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在身旁汽灯的刺眼光线下，仰头看着天花……过了一阵，低沉的爆炸声开始响起来，一声又是一声。记得自己当时还在心里评价：嗯，不错，突击队的爆破技术真不错。地下室天花开始剧烈的抖动，灰尘将汽灯光变得昏黄……后来天花在最剧烈的一次震动后安静下来，自己就将汽灯熄灭了，在无尽的黑暗中，在飞舞的灰尘中闭上眼等待，等待十几个小时后在爆破中被小心留下来的通气孔外传来英语的声音，那时候自己就可以用身边的“史密斯·;威森”左轮枪开枪求救了……

　　……从火辣辣的疼痛中苏醒过来的托马斯睁着肿痛的一只眼，看见凯瑟琳和她的情人都站在自己身旁剧烈地喘着粗气，凯瑟琳的右手上还满是不知道在打自己身体哪个部位时粘上的血迹。情人先生揉着因为刚刚殴打自己而被弄疼的手指，心满意足地冲自己的脸上吐了口口水。

　　弗兰克走过来，弯下腰仔细观察了一下自己的状态，满意地点点头，起身冲“蓝伯爵”汉斯说了句什么。耳朵里全是嗡嗡声的托马斯这时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了，只是能感觉到自己的肺在火烧般的胸腔内抽搐。当痛苦不可避免时，要善于将它变成享受，托马斯听见自己脑海里有这句话在响。于是他努力放松神经，让身体带着欣赏的感觉去感受各种疼痛。

　　汉斯做了个手势，那位情人先生走去墙角，拎过来半桶水，带着微笑将水全泼在托马斯身上。随着冷水泼在自己身上，托马斯猛然感觉到被自己强行关闭的身体知觉瞬间全被打开了，身体各个部分各种疼痛霎时都冲进了大脑，他实在忍不住，就呻吟了一声，而且惊异地发现自己的耳朵居然听得很清楚这声呻吟。

　　“能起来吗？”汉斯用英语对托马斯说。

　　托马斯挣扎了几下，然后扶墙慢慢起身。他身上满是血，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他用一只手撑住墙，剧烈咳嗽了一阵，然后尝试着慢慢直起腰，挪动步伐走到汉斯身边。汉斯扬了扬那位情人先生的针型匕首，冲弗兰克点了点头。于是，已经在面带讥笑的凯瑟琳身边站好的弗兰克随着汉斯的点头动作，突然一个急转身，狠狠一拳打在凯瑟琳的上植物神经丛部位！凯瑟琳眼睛一翻，当场晕倒在地。站在托马斯对面的情人先生惊愕地张大嘴，低头看着汉斯趁他望向凯瑟琳那边时插入他心脏部位的针型匕首。

　　“你在夺过匕首杀死这位情人时碰动了这个水管开关，”汉斯不理会慢慢倒地的情人先生，平静地指了指旁边墙上一根水管上的红色开关：“这栋房子的水管总开关，整个房子的水管系统都坏了，你碰动开关后5分钟，上下都会漏水。”

　　托马斯认真地点点头。

　　“凯瑟琳在开枪时先打灭了电灯，所以在手电筒的光线下她又乱开了几枪，你挣扎着拿过放在椅子上的枪击毙了她。”汉斯说着将拿在将军阁下手中的“史密斯·威森”轻轻取过来，连同那支手柄上缠着纸质胶带的“勃朗宁”和一把打开的手电筒一起放在椅子上。这时，弗兰克蹲在昏迷的凯瑟琳身边，用也带着手套的手握着一个打火机模样的东西，仔细地往凯瑟琳双手上喷着什么。

　　“那是处理过的发射药粉，”将军阁下看见托马斯不解的眼光笑着说：“开过枪的人手上都会有。好了，我们该走了，等着送我们去乘船的英国朋友们都该着急了。托马斯，别忘记等我们走出去10分钟后再开枪。祝你好运！”

　　看着将军阁下领着他的间谍之家匆匆离去，托马斯觉得身体发软，一下子单腿跪倒在那位还在抽搐的情人先生身边，将自己发麻的双手使劲握在匕首的柄部上……

　　8分钟后，托马斯打开了那个红色开关，伴随一阵怪异的声响，楼内逐渐传来四处的水声……

　　10分钟后，顶上和水管接缝处不停漏水的地下室内，托马斯举着“勃朗宁”手枪，卧在凯瑟琳身边的泥水里朝地下室选好的位置小心开枪，震耳的枪声在地下室里回荡……

　　11分钟后，嘴里嚼着最后一口纸质胶带的托马斯·莫兰特借着昏黄的手电筒光，从椅子上拿起自己的“史密斯·威森”手枪，踩着已经没过脚踝的泥水，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后坐下来，将枪口对准手里已经虚握着“勃朗宁”手枪，继续昏躺在泥水里的凯瑟琳。这时，那本曾经被凯瑟琳捧在手中的书随波飘到他的身旁，托马斯低头仔细看去，昏黄的手电筒光被水面散射着，书面勉强可见：企鹅版《莎士比亚14行诗歌选》。

　　托马斯·莫兰特咽下最后一口纸带，苦笑着叹息了句：“这年头，喜欢古典诗歌的姑娘真的已经很少了。”然后扣动了板机……

　　托马斯握着手枪疲惫地在泥水中眯眼卧着，体会着冰冷的水波触摸自己发烫身体时的清凉。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了很多人……他决定再也不想这些事情，永远忘记这些人和这些事情。于是，在隐约传来的人声，脚步声，还有刺耳的警哨声中，在地下室地面冰冷的泥水里，他低低叹了口气，厌倦地合上眼，突然在心里下定决心要戒烟了……

　　经过20多个小时的折腾，这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浑身是纱布与绷带的托马斯·莫兰特由M先生亲自陪同回到家里。

　　托马斯在这整整一天里，只是在下午被询问的间歇，经官方代表允许后才在皇家海军医院的病床上睡了2个小时。直到晚上7点钟，官方代表经过商议，才勉强同意将他移交给代表圆点的M先生。官方代表同时表示：在托马斯·莫兰特身体和情绪容许的时候，他们还会带他去那栋空房子里做一次现场查勘。

　　之后，在圆点的小会议室里，托马斯·莫兰特躺在沙发上，强忍着疼痛与睡意，又开始接受一本正经的凯特·霍克及其手下的盘问。期间M先生进来过好几次，每次都是在匆匆翻阅了一下询问记录后，看也不看托马斯一眼就离开了。

　　后来，凯特带着手下离去，汤姆和手下又带着满脸委屈的鲍迪进来。他们仔细核对了昨天一天到今天凌晨被挟持的这段时间内托马斯所有的行踪，尽管汤姆自己在其中很多时候也在场，但是他们还是很认真地盘问整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直到坐在沙发旁边的圆点医生提出抗议，汤姆才带着鲍迪离开。托马斯正想睡一会儿的时候，M先生又出现了。这次，M先生的脸上挂着笑嘻嘻的表情，他对脸肿得象猪头一样的托马斯说：

　　“老托马斯，你是想在我办公室休息，还是让我送你回家？”

　　在告辞M先生后，托马斯在迎出来的管家辛格搀扶下慢慢走进自己的花园大门，发现停在花园里的车都不见了。进屋后，他看见客厅里的图表什么的也都消失，家具被摆回了正常的位置上。那个戴着深厚眼镜，都柏林口音严重的金融专家詹姆斯倒还没消失，他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厚厚一叠纸，吃惊地看着被辛格搀扶进来，身穿病号服，身上到处是绷带的托马斯·莫兰特。托马斯让辛格将自己先搀扶到沙发上，然后再请他去给自己煮份红茶。在辛格离开后，托马斯咧嘴冲詹姆斯笑了笑：

　　“我这份学术研究工作是不太好干，詹姆斯。斯泰德夫人他们呢？”

　　“夫人在楼上睡觉，别的人下午都先撤了……呃……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个阶段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和犹太商人们最终达成妥协，他们用协议价收购了我们手头一半数量的10月份咖啡豆，然后大家就此后的咖啡豆交易达成了非限制性优先成交的备忘录，如果在9月底以前市场反映达到我们的预期，他们将会用备忘录内约定的价格再收购我们手头另一半数量的10月份咖啡豆……”

　　“简单点说，詹姆斯，我们赚钱了吗？”托马斯确实有点听不懂。

　　“呃……简单说就是斯泰德夫人见好就收，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本钱都赚回来了，还有不少利润，之后的交易额就是纯利润了。”

　　托马斯·莫兰特听到这里，长舒了一口气。这时，詹姆斯从沙发上的公文包内掏出了一份文件，递给托马斯：

　　“这是斯泰德夫人委托我在这里等的另一个任务……呃，头一个任务就是刚才我给你介绍的关于这次咖啡豆交易的情况总结……另一个任务就是你手中的这份文件……”

　　托马斯·莫兰特翻看了一下文件，皱起眉头：“我账号上的这30万英镑一直没动？”

　　“是，”詹姆斯继续用浓郁的都柏林口音说：“斯泰德夫人说，这30万英镑是你这次生意的花红，你在这个文件上签个字就行了……夫人说，她不想亲自和你之间谈钱的事。”

　　托马斯叹了口气，飞速地在文件上签好名，然后将文件和笔还给詹姆斯。在詹姆斯仔细地将签署好的文件装回公文包里时，托马斯瞥见他放在茶几上的那叠厚纸，厚纸的最上面的那张上画了几个用来做图案的中国字“玄奘”、“取经”，然后是用英语书写的标题：《玄奘西游》。

　　“你在这里干什么？”托马斯·莫兰特好奇地问。

　　“我在等斯泰德夫人醒来后陪她去瑞士，那边还有一些工作需要……”詹姆斯回答到这里，发现托马斯的目光是在自己的那叠纸上，就羞涩地用公文包压在那叠纸上：“我业余时间在写小说，这是我还没有写完的手稿……”

　　“你在写《西游记》？”托马斯·莫兰特用中文问他。

　　“我不懂中文，”詹姆斯不好意思的说：“但是我喜欢中国的很多故事，并在其中一个故事的启发下开始写我的故事。”

　　这时，管家辛格恭敬地将煮好的红茶端上来。托马斯喝了口红茶，饶有兴趣地看着詹姆斯，心想：和这个都柏林佬聊聊中国文化，放松一下神经倒也不错。于是，托马斯用和蔼的语气说道：

　　“詹姆斯，我在自己工作的那个小圈子内以中国问题专家而著名，我很想知道你这个故事里面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西游记》也是我学中文时很喜欢看的一本古典名著。”

　　“我的这个故事确实是受《西游记》的启发才开始写的，”詹姆斯被托马斯的友好态度鼓舞得兴奋起来：“但是我没有写那4个和尚和1匹马的故事，我只是选择以单独的那个大和尚为原型，开始编织我的故事……”

　　“那就是个关于中国和尚的故事喽？”

　　“不，我的小说里是写一个住在都柏林的小广告商，我写他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遭遇的很多事情，还有他的内心活动和感受……”

　　“等一等。”托马斯·莫兰特开始感觉到一阵头晕，他不敢确定那是不是因为自己今天的遭遇引起的：“你的书名叫《玄奘西游》，然后你的小说里是写一个住在都柏林的小广告商？”

　　“是啊！”詹姆斯深厚的眼镜片后流露出兴奋的目光：“这个广告商和玄奘都有一种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回家，精神上的归家……他们俩都有一种要在外面的世界里漂泊并追求什么的想法，他们都经历了外面世界的刺激并有所感悟，最终他们都是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归家之路……”

　　在詹姆斯用他那浓郁的都柏林口音讲了5分钟关于他那本小说的构思后，托马斯·莫兰特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现代小说艺术真是一窍不通，他甚至在詹姆斯开讲后第2分钟就已经听不懂对方是在讲什么了！

　　“呃……詹姆斯，你的小说非常精彩，我很期待在它出版后能够拜读。”托马斯趁对方喝水的时候决定撤退：“可是你知道，我今天实在是太累了，所以我现在得上楼休息了。”

　　在谢绝赶上前来的辛格搀扶后，托马斯看了眼大座钟，对管家交待：“别忘了把座钟的钟声关掉，再过7分钟这个大家伙就要敲12下了。”

　　“如你所愿，莫兰特老爷。”辛格·沙尔麻恭敬地回答。

　　托马斯·莫兰特挪动自己的身体，扶着楼梯扶手慢慢上楼。下面沙发上的詹姆斯已经又开始在灯光下写自己的小说。

　　幽暗的灯光下，卧室的大床上，斯佳丽·斯泰德夫人睡得正酣。托马斯·莫兰特没有出声，只是小心地将自己的身体挪上chuang，在斯泰德夫人身边找好位置，整了整枕头，将自己痛肿的头部轻轻放上去，轻声嘀咕了声：“归家？”，苦笑了下，不一会就睡着了。

尾声（17)

更新时间2005-11-10 19:12:00 字数：11526

　　1916年9月1日的凌晨5点多，从睡梦中被托马斯·莫兰特的呻吟惊醒的斯泰德夫人发现博士正在高烧，已经濒临昏迷，于是急忙叫车将他送进附近的医院急救。天亮后，托马斯又被转院到皇家海军医院进行紧急治疗。早上9点，闻讯赶来的M先生紧急做出指示：要求皇家海军医院一定要用最好的医疗手段和最好的药物，对这位大英帝国的精英，大臣阁下器重的年轻俊杰进行最高规格的治疗。本来按照常规治疗手段当天晚上就应该退烧的托马斯，因为M先生的这个指示，在享受了一系列最新药物和最新手段的治疗之后，一直高烧到第2天下午2点多钟，体温才降到正常。

　　斯佳丽·斯泰德夫人看到托马斯的病情已经没有恶化的迹象，于9月3日夜晚由金融专家，小说家詹姆斯陪同离开英国，继续她的财富之旅。临走前她加了点钱，将从美国作家埃弗·斯科特那里取回的“宝马”轿车换成一辆1914款“奔驰”送给托马斯作纪念。埃弗·斯科特已经离开伦敦了，据说是回了纽约。

　　9月9日这天上午10点，在一间很大的病房内，经由圆点出面组织的医疗专家小组集体诊断研究，托马斯·莫兰特被确诊可以随时出院休养。

　　专家们刚绷着脸离开，以M先生为首的圆点高层官员队伍就涌进了托马斯·莫兰特的病房。以M先生为首的圆点高官们今天全都身著正式的礼服，手持各自的官阶杖，佩戴着他们每个人最引以为骄傲的各式勋章。然后，更夸张的场面出现了：由身穿皇家海军礼服的1名苏格兰风琴手和2名鼓手组成的小乐队，严肃地出现在病房门口。小乐队在凯特·霍克的指挥下靠墙边站好，开始呜哩哇啦的演奏，托马斯从来就分不清英国军警礼仪当中这几支风琴曲的旋律区别。在乐曲声中，来自白厅和下议院的两名代表身穿礼服头戴发套，神情肃穆地走进病房，开始以国王和议会的名义对托马斯·莫兰特博士进行简化形式的官阶授受仪式。

　　头昏脑胀的托马斯·莫兰特在烦琐的仪式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心里突然浮现出一个中国成语：沐猴而冠……

　　所有的这一切折腾结束后，送代表出门返回的M先生看着托马斯手里的崭新官阶杖，干巴巴地讲了句白厅街著名的下流笑话：“啊哈，他们给年轻人的棍子总是要短点，因为老人们更需要长家伙的鼓励！”

　　所有的官员――除了托马斯以外――都好像第一次听到这个笑话似的狂笑起来。托马斯·莫兰特看着M先生，咽了口唾沫，说：

　　“M先生，教授怎么没来？”

　　病房里突然一片安静，官员们互相看看，都不吭声了。M先生冲大家摆了摆手，于是其他的官员都好像做错事一样，低头从病房里溜了出去。M先生烦躁地将礼服最上面的口子解开，不停地用官阶杖敲打着自己的手掌，在病房的门与窗户之间来回走动了一阵。然后，他关上病房的门，走到托马斯对面，非常严肃地说：

　　“托马斯，圆点出叛徒了！这个人你我都很熟悉。”

　　托马斯·莫兰特张大了嘴，困难地说：“布来恩教授？……”

　　M先生很严肃地点了点头。

　　托马斯·莫兰特简直觉得无比荒谬，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可能，我了解教授，他，他不会是这种人……”

　　M先生表情逐渐痛苦起来：“是啊，我也想不到，最终给圆点的荣誉造成最大伤害的人竟然是他，这个和我从中学时就是好朋友的人，这个曾经在北非和我并肩浴血拼杀的人，这个曾经和我一起在西藏高原上亡命奔逃的人！这个我一次次冒险将他从泥潭里拉出来的人！他竟然背叛了圆点！背叛了我！”

　　M先生的最后几句话简直是怒吼出来的。托马斯感觉M先生此刻的愤怒简直超过了那个晚上他把东西从自己办公桌上扫落的时刻，因为M先生在发泄完怒火后，眼睛继续带着刻骨的仇恨，久久地逼视着病房的大门，紧紧攥着官阶杖的手指关节白而发青。

　　托马斯一脸震惊，内心在紧张思考：詹姆斯·布来恩真会因为最近的一系列刺激而投向别国？他会投向哪个国家？为什么这两天已经和自己建立联系渠道的新任信使没有通知自己？难道是北京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不，如果詹姆斯·布来恩教授真的叛变了英国，这将是全世界情报界耸人听闻的消息！北京方面不会不知道的……

　　正在紧张思考的托马斯听到M先生发出一声长叹，抬眼看去，只见M先生整个身体都在疲劳中慢慢放松，神情萎靡，仿佛一下子苍老了10岁。M先生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到窗口，手扶在窗台上，目光从天空缓缓地降到平视，然后，他用低沉的语调，饱含着被欺骗和被侮辱的情感讲道：

　　“前天下午，下议院秘密审议并通过了由外交大臣提交的紧急议案：鉴于全世界战争局势的复杂变化，决定秘密成立由外交部直属的新情报机构，机构名称为英国海外军事情报6处，简称CI6……詹姆斯·布来恩由外交大臣提名，获得CI6首席执行处长职务，在CI6排名第二，行使日常实际管理的职责……咱们的大臣阁下听到这个消息，已经在昨天上午的战时内阁会议上向外长大发雷霆，可木已成舟……”

　　M先生再也说不下去了，神态苍凉地摇摇头，眼角浮现一丝泪花。

　　托马斯轻轻走到M先生身旁，和他并肩站在窗口，看着皇家海军医院的大院，看着楼下大院里的花园间，看着在伦敦秋天里在花园小道上匆匆走过的各色人等……

　　许久，M先生的情绪才恢复了正常。他拍了拍托马斯的肩膀：

　　“也没什么，人生就是出卖和被出卖的过程。老托马斯，走，咱们去圆点，让大家看一看你的这身新衣服，还有你的这根棍。”

　　“新衣服倒是不着急，戴维。”托马斯跟着M先生往外走，故意用慢吞吞的语气说：“就是圆点很多女秘书还没有见过我的这根棍，这事得抓紧。”

　　他说罢这句下流话，两个男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在笑声中他俩拉开病房门，一起大步穿过等候在走廊里的一干官员身旁，然后领着官员们向走廊另一头的电梯间走去。

　　星期六的圆点大楼内丝毫没有周末的感觉。托马斯跟着M先生一出六楼的电梯，就看见大厅内人来人往，各位职员和女秘书们手里抱着大叠的文件来来往往，电话铃声此起彼落。电梯口值班台的值班员们看见这么多主管都身穿正式的礼服出现，急忙跳起来以平时少见的认真态度向各位官员行礼。工作人员们也停住脚，好奇地观看。终于，有个女秘书认出了跟随在M身边那个穿著崭新礼服，手臂下挟着官阶杖的胖男人是谁了。这个女秘书大喊了一声：

　　“看啊！那是托马斯·莫兰特博士！”

　　人群当时就愣住了。M先生伸手按了按6到12楼的电梯开关，笑着对托马斯说：

　　“来啊，博士，给大家打个招呼。”

　　托马斯·莫兰特傻呼呼地举起自己官阶杖，笨拙地向圆点员工们挥舞了两下，脸上的表情憨态可掬。

　　大伙全被他的模样逗得笑了起来，但随即便响起热烈的掌声。

　　其他主管都进了电梯后，托马斯还傻愣愣地站在那里，脸上挂着呆笑，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干什么。M先生从电梯门里伸出手来，从后面拍了拍托马斯的肩膀，故意用很大的声音说：

　　“得了，博士，大家都知道你有个棍了，以后有的是时间看！”

　　托马斯羞红脸，慌忙转身钻进电梯。人群里有个抱着大叠文件的老小姐高声叫道：

　　“M先生！我还是更喜欢看你的那根！”

　　人群爆发出一阵狂笑，还有口哨声响起。M先生在已经开始缓缓上升的电梯里，隔着电梯栅栏冲那位老小姐举了举自己的官阶杖，大声喊道：

　　“我知道，玛格丽特，我这根更长！”

　　在更大的笑声和口哨声中，电梯升了上去。

　　在电梯里，M先生脸上还挂着笑意，满意地咂吧着嘴对周围的高官说：

　　“士气不错，很不错。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博士的办公室，然后再上我那儿开会？”

　　凯特·霍克为难的说：“刚才值班员告诉我……那个人回来拿东西，还没走。”

　　M先生脸上的笑意顿时消失，脸色在电梯栅栏的投影变化下阴晴不定。周围的人都不敢说话，各个都盯着M先生的脸。后来，当电梯已经慢慢在11楼停下来时，M先生终于象下定决心似的说：

　　“我现在不想见他，我先上去了。你呢？莫兰特博士。”

　　托马斯·莫兰特略一沉吟，说：“我还是去和他打声招呼吧，毕竟他是我的詹姆斯·布来恩教授。”

　　M先生面无表情的看着托马斯。凯特·霍克用手拦着已经打开的电梯门栅栏，紧张不安的在他俩之间来回摆动脑袋，眼神惶恐。周围的官员们都紧紧闭着嘴。

　　“好吧，”M先生慢慢说：“凯特，你陪博士去看一下他的办公室，然后再一起上来开会。”

　　电梯在托马斯和凯特背后发着哗啦哗啦的声音上升，他们俩互相对视一眼，然后凯特开始带路，领着托马斯去他的新办公室。

　　这间屋子面积不大，只有不到300平方英尺的样子，从窗户往下看去，可以望见不远处巴特西公园的树荫。屋子里摆了一张普通的办公桌，一把班椅和两把班前椅，还有一个落地到顶的文件柜。留下来的空间勉强可以站三、四个人谈话。

　　托马斯·莫兰特站在窗户前，看着巴特西公园的景致，觉得自己对这间办公室还算满意：因为他知道布来恩教授以前的办公室就在离这儿隔了七间屋子的地方，面积也就这么大。这间屋子本来是一间机要秘书室，原先坐四个人呢！

　　这时，凯特·霍克领着圆点配给托马斯的女秘书进来，介绍给托马斯认识。等年近50的女秘书出门后，托马斯关上门，笑着问凯特：

　　“凯特，行政部怎么给我配了这么……这么成熟稳重的女秘书？我看见下面那几层有年轻的啊。”

　　“呵呵，M先生规定过，”凯特一脸的坏笑：“有能力在外面打草吃的大兔子都配老秘书，年轻秘书们负责给小兔子们鼓舞士气。”

　　托马斯深以为然地点点头：“确实有道理。那我去给教授打招呼了。”

　　“莫兰特博士！”凯特·霍克叫住正要开门的托马斯：“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再在M先生面前提……那个人的名字，M先生很伤心。我们都不应该惹M先生伤心，他实在太缺少快乐了。”

　　托马斯干脆把手从门柄上收回来，认真地看着凯特。

　　“博士，我知道你们都有点看不起我。”凯特·霍克说：“你们都觉得我总是拍M先生的马屁，成天就想着哄他开心……可是你们不知道，我认识戴维的时候他完全不是现在这种性格，他开朗，英俊，富有才艺……知道吗？当年戴维·高邓先生还弹得一手好吉它，拉丁舞跳得特别棒！”

　　“后来怎么了？”托马斯·莫兰特知道有关戴维·高邓的所有官方履历，但是第一次听到关于这位M先生的个人情感世界的经历。

　　“后来……”凯特·霍克犹豫了一下，接着下定决心说下去：“那年他和……和那个人一起带队去西藏，要把一名愿意投靠我们的大喇嘛秘密护送到印度。我那时候刚进圆点，参加在边境河谷准备接应他们的行动。可是他们已经进入到目标附近时，那个大喇嘛又改变主意决定投靠北京政府了。他们被出卖了。那天晚上他们在包围圈里和中国军队干了一仗，那个晚上据说突然刮起了暴风雪，中国人甚至动用了机枪，我们的人死伤惨重。戴维的弟弟，也叫托马斯·高邓――小高邓的名字就是为纪念他才起的――那个托马斯·高邓牺牲自己，才给戴维和……和那个人争取了逃跑的机会……”

　　托马斯·莫兰特知道这段故事，他甚至在研究戴维·高邓的时候看过中国军方关于那次伏击战的战后检讨。但是此刻，听凯特·霍克作为当事人讲述，还是觉得有一种隐隐的震撼。

　　“……我和托马斯·高邓是一起进圆点的，亲如手足，以前在培训的时候只要有老人欺负我，托马斯就会冲上去和人打架……你不知道那个托马斯·高邓有多英俊，比现在的小托马斯·高邓还要漂亮。”凯特·霍克已经泪流满面：“他和他哥哥感情好极了！在我们培训的时候，戴维经常会找借口来庄园看我们，半夜给我们带好吃的还有酒……你知道戴维为什么那么反感重新装修培训庄园的学员宿舍吗？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弟弟在那里留下了气息，在墙上还划过刻痕……”凯特哽咽的说不下去了。

　　托马斯·莫兰特的眼角也满是泪花，他在心里拼命说：埃瑞克·亨特，你是中国人，你是王佐！于是，他听见自己用充满伤感的语调问：

　　“那，那后来呢？”

　　“后来就没有他和那个人的消息了，过了规定接应时间的第四天，上面宣布任务失败，让我们接应队伍撤退！”凯特·霍克用肥嘟嘟的小胖手擦了一把眼泪，继续说：“我他妈的急了！我他妈的用枪顶住那个皇家陆军骑兵上尉的脑袋，我说谁他妈的敢撤退，老子就开枪打爆上尉的头！”

　　凯特说到这里，脸上浮现出少有的凶狠表情，但是紧接着，他的表情又伤感起来：“我怕自己睡着后被那帮当兵的收拾了，就把自己和上尉单独关在一个帐篷内，拿枪顶着他，靠两袋水和一袋牛肉干过了3天，实在困了就用匕首在自己胳膊上划一下……”

　　凯特·霍克拉起自己从来不穿短袖的右膊衬衣，托马斯看见在靠近手肘的部位有十来条已经变得浅浅的伤痕。

　　“……到了第3天，那天下午，我听见外面的士兵们在高声叫。我怕是个圈套，就用枪顶着上尉出帐篷看……”凯特·霍克的目光变得迷茫起来，眼神好像在望着很远的地方：“……我看见他们两个互相搀扶着，穿着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烂皮袍，柱着步枪，踉跄地朝我们的营地所在的小山坡上走来……后来简直是在爬……等有人跑过去，他们已经爬不动了，两个人的眼睛都被雪光刺激得快瞎了……”

　　这就是所有侵略者的下场！托马斯听见自己心里冷冷地对整个故事下了个结论，于是他用低沉伤感的语气说：

　　“我需要去洗手间洗把脸。”

　　在11楼的公用洗手间内，托马斯·莫兰特一边洗脸，一边在心里不断重复着当年派遣前上政治培训课时那些关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批判材料。总算让自己看上去正常一点后，他转身出洗手间朝自己办公室走去，正好碰见手里抱着一个大纸箱的布来恩教授。教授身后跟着他以前的圆点秘书，秘书手里也抱着装满东西的纸箱。在秘书身后，2名凯特·霍克部门的人阴沉着脸，什么也不拿，紧紧跟随着。

　　“啊哈！这不是刚刚被正式任命的托马斯·莫兰特博士吗？”布来恩教授用一种明显带有讽刺的语气高声叫道。

　　“你好，詹姆斯·布来恩教授。我正准备去向你告别呢。”刚刚听完凯特·霍克所讲故事的托马斯决定对教授的态度应该再改变一点，于是用彬彬有礼的语气问候道。

　　没有料到托马斯会这样反应的教授愣了愣，接着又轻声笑起来：

　　“果然不一样了！穿上这身新衣服，你确实很象个大英帝国精英了！老托马斯。”布来恩教授说到这里，突然改变了表情，用一种恶狠狠的语气说：“可是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迟早会抓住你的。”

　　“呵呵，”托马斯确实是发自内心地对布来恩教授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失望：“靠什么抓呢？你那个刚刚成立的CI6？又为什么抓呢？报复？发泄？还是你别的什么偏执的情绪。”

　　“圆点老了……”布来恩教授叹息道：“戴维也老了，权力的腐蚀让他迷失了自我，他再也看不清自己和周围的人了……”教授突然提高了嗓门：“可是我还没有老！我的视力虽然开始下降了，可我的眼睛还是能看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这时，走廊上很多办公室的门口都出现了人，包括脸上还带点泪痕的凯特·霍克。大家都站在门口，看着这对师徒的争吵。托马斯·莫兰特决定采用迎击策略，他不能让布来恩教授出门前在圆点种下对自己怀疑的种子！

　　“詹姆斯·布来恩教授！”托马斯的声音也提高了：“是你培养了我，是你将我引入圆点的圈子，是你教会我很多东西！但是我请你注意：不要让愤怒蒙住自己的眼睛！不要让情绪左右自己的行动！不要让激情淹没自己的理智！这些都是你当年教育我的话，我现在说给你听是因为你正在污辱你的朋友，污辱你曾经的同僚，污辱你自己！”

　　“说得好！博士！”凯特·霍克带头喝彩鼓掌。

　　布来恩教授伤感地看着托马斯，轻轻的摇了摇头：“所有的人眼睛都已经瞎了，所有的人耳朵都已经聋了……”

　　“你不是李尔王，教授。”托马斯深沉地说：“我也不是麦克白。不要把那么多悲剧情结加在自己身上。虽然你已经在另一个机构另谋高就了，但是我们大家还是为大英帝国服务。你曾经教育过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保卫这个伟大的帝国，走出自己心理上的阴影，放下个人情感中的沉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呢！”

　　走廊上的人们都不说话了，他们在默默地，饱含感动地看着托马斯。

　　布来恩教授被气得笑了起来：“精彩，实在精彩！要不是我手上抱着东西，我真的会为你的表演热烈鼓掌！我不知道你究竟是谁？那个杀人表演的晚上之后也猜不出你究竟是在为谁服务？可我知道，你是匹恶狼……不，狼已经不能比喻你的狡猾和凶恶……你已经腐蚀了戴维，你差点毁了格林姆，你还杀了那位可怜的双面间谍女人……”

　　“教授！”托马斯决定迅速结束这场决斗，他把嗓音提得很高，就象当年布来恩教授教他如何面对公开学术辩论时那样：“我不知道你对我的仇恨来自你心里的哪块阴影，也不知道你对圆点的仇恨来自什么样偏执的情绪。可是我自己知道：当年，在我的全家都被阿富汗暴民杀害后，当那位可敬的大英帝国子民，我的家庭教师琼斯先生冒险将我藏在地下室以后……可怜的人，为了救我，他最后被暴民们杀害在荒郊野外……在地下室里的那一天一夜我思考了很多问题！当皇家陆军的骑兵将我救出废墟时，当我激动的看见那面在废墟上高高飘扬的布列颠之旗时，我在心里就发誓――我将用我的一生去捍卫这面旗帜！我将用我的一生去和这面旗帜的敌人战斗！你不是说我杀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吗？我要说，只要大英帝国需要，我还会杀死一百个！一千个！乃至十万个这样的女人。对！只要大英帝国需要。为了大英帝国，我不怕鲜血沾满双手！”

　　“说得太好了！莫兰特博士！”凯特·霍克高声叫道，然后领着走廊上除了教授和他的女秘书以外的所有人热烈鼓掌。

　　布来恩教授的女秘书犹豫了一下，将自己手中的纸箱重重的放在教授怀中的纸箱上，站到离教授很远的地方，也向托马斯鼓起掌来！

　　托马斯·莫兰特象个凯旋的将军那样，向大家挥舞着双手，大步从教授身旁走过，不去看教授，也看都不看一眼教授脚下刚从箱子里跌落的那张自己当年和布来恩教授，简妮，还有苏珊·布来恩的合影。

　　人群簇拥着托马斯·莫兰特喧嚣而去，只留下抱着两个纸箱，狼狈不堪，神情悲愤的詹姆斯·布来恩和站在他身旁的2名内部保卫人员。那2名凯特·霍克的手下站在旁边，冷冷地看着詹姆斯·布来恩，完全没有上前帮助他的意思……

　　……

　　夜晚，在“软石”餐厅，圆点中层以上的官员齐聚二楼，向获得正式官阶任命并就任海外情报处情报搜集部门总管的托马斯·莫兰特博士表示庆贺！

　　在今天上午的圆点高层会议上，在凯特·霍克眉飞色舞地描述完11楼刚刚结束的精彩场面后，与会人员一致同意M先生的提议，决定由托马斯·莫兰特担任圆点最重要的职位，主管情报搜集工作。

　　按照回避制度在外面小套间等候的托马斯早就猜到了这个结果。在等待的时候，因为刚才结束的那场表演的缘故，他以方便为名，去洗手间呕吐了两回……

　　此刻，软石餐厅二楼上一片欢腾。为了让大家尽兴，戴维·高邓宣布今晚二楼的单全部由他买，所有酒水一律敞开供应！圆点官员们欢呼雀跃。当然，只要某个年轻官员将手伸向桌上的高档酒酒瓶时，总会被自己部门主管那冷淡的目光所阻止……

　　餐厅副经理索非亚……不，应该叫莫妮卡，她兴奋地领着一个面带羞怯，身穿厨师制服，有点胖乎乎的小伙子经过把守在楼梯口的鲍迪还有几名手端啤酒杯的壮汉，跑上了二楼，一直走向位置最靠运河畔窗边的戴维·高邓和托马斯·莫兰特他们几个人那张桌。

　　此刻，凯特·霍克正在对戴维·高邓密语：“我刚收到消息，这次那个人被任命是格林姆的一位叔叔将他引荐给外交大臣的结果……”

　　戴维·高邓把玩着手中的酒杯，皱起眉头：“那个被关在疯人院的格林姆吗？”

　　“格林姆第三天就被他们家族的人搞出去了……他们之间肯定有不可告人的交易……”

　　“一帮垃圾！”戴维·高邓咬牙切齿地说：“先保持关注，暂时不用理睬他们。来，喝一杯，凯特。”他和凯特碰杯，然后一饮而尽。

　　“高邓先生，”莫妮卡兴奋地对已经喝得有点稍多的戴维·高邓说：“我刚才才知道，我们从美国请来的二厨，这位小伙子哈兰是今天的生日呢！要不要给他庆祝一下？”

　　“胡闹！”脸喝得发白的凯特说道：“今晚是老托马斯的，谁也不准捣乱！”

　　“这个肯塔基小伙子很不错！”戴维·高邓大声说：“他是我的美国朋友专门推荐来的，他原来在美国公路边开个小餐馆，呵呵，他做得菜来这儿的美国技师和飞行员都喜欢吃！我喜欢他！虽然每次吃完他做得菜我都牙疼！”

　　官员们都大声笑起来。胖乎乎的厨师小伙子显然是有点受欺负的感觉，他默默转身向楼梯口走去。莫妮卡尴尬的站在桌旁，神情沮丧。正在和汤姆·恩遮拨斯对饮的托马斯看到这场面，摇摇头，对汤姆歉意地点了点头，站起身来疾步走到楼梯口，将正准备低头下楼的厨师小伙子拉住。

　　“等一等，厨师长。”

　　小伙子回过圆乎乎的脸，看见托马斯真诚的笑脸，于是不好意思的说：

　　“先生，我不是厨师长，我只是个二厨……”

　　“你好，二厨先生。”托马斯和他热情握手：“你能跟我过来这边吗？”

　　不知所措的厨师被托马斯拉到二楼中央的舞池中央，几对正在跳舞的官员被托马斯用温和的手势请开。

　　“女士们，先生们，请安静。”托马斯高声叫道。

　　二楼都安静下来，一楼传来的乐队声格外刺耳。M先生站起身，冲楼梯口方向做了个国王般威严的手势。楼梯口的鲍迪看到这个手势，忙打了个响亮的呼哨，向楼下乐队做了个禁声的手势。于是，乐队立刻停止了演奏。

　　一个手端酒杯的美国飞行员跳起来大声喊道：“怎么回事！音乐呢？”

　　两名大汉出现在他身边，一把将他按回座位。一楼同时出现了好几个这样的黑衣大汉，虎视眈眈的扫视大家。乐队的领队尴尬笑着说：

　　“大家不要急，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楼上，等彻底安静下来后，托马斯将厨师领到别人刚送过来的一架麦克风前。冲大家挥挥手，示意小伙子跟自己一样都靠近话筒：

　　“你好，我是历史学博士托马斯·莫兰特。”

　　“我是这里请的二厨桑德士……哈兰;桑德士。”

　　托马斯与哈兰再次热情握手：“你好，哈兰。我出生在印度，你呢？”

　　“我，我出生在印弟安纳州……”

　　“太棒了！我们出生地都差不多！”托马斯利用两个地名的发音开了个玩笑。

　　大家都笑起来。托马斯挥挥手，让大家安静，然后继续问：

　　“你今年多大了？哈兰。”

　　“过了今天就26岁了。”哈兰有点不好意思。

　　“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哈兰。”

　　“你刚才说过，历史学研究……”

　　“对，研究历史，只不过用的笔有点吓人。”

　　在场的圆点年轻官员有人笑出声来，可是看见站立的M先生那皱眉头的表情，笑声马上就消失了。

　　“知道吗，哈兰，”托马斯带点伤感的说：“我在26岁的时候，最大的理想不是当历史学家，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和自己心爱的姑娘能够无拘无束地在某个地方生活……一个平静，安宁，一个没有战争，没有贫困，没有欺骗和背叛，没有仇恨和偏执的地方……”

　　所有的人都被他梦呓般的言语打动，默默无声。

　　凯特·霍克靠近戴维·高邓，轻声说：“博士失态了……”

　　戴维·高邓叹息道：“让他去，他太压抑了，需要适当发泄……”

　　这时，托马斯又恢复了微笑：“来，哈兰，闭上眼睛许个生日愿望，将来一定会实现。”

　　在大家的一片安静声中，哈兰闭上眼，将手放在麦克风上许愿。

　　等他睁开眼睛，托马斯急忙将食指堵在自己嘴上：“嘘……不要说出来，说出来就不灵了……”

　　这次，哈兰·桑德士神情坚定的说：“不，说出来也不怕，我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托马斯惊奇地做了个请的动作。

　　哈兰·桑德士用坚定，充满信心的语调说：“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我要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吃到我的食物，我的汉堡，我的鸡肉，还有很多我的食物。对，让全世界都能吃到……”

　　戴维·高邓大叫了声：“然后让全世界都牙疼！”

　　在大家的笑声中，托马斯·莫兰特庄严的宣布：“那就让我们大家为哈兰·桑德士这个伟大的生日理想干杯吧！狂欢吧！音乐！”

　　这次不用戴维指挥，楼下忍耐已久的乐队开始欢快音乐的演奏，演奏变调的《祝你生日快乐！》。楼上楼下一片狂欢的气氛，喧嚣，欢腾……

　　在二楼狂欢的人们旁边是看得到伦敦联合运河风景的窗户，窗户外面的一条小缝隙口有一个经过伪装的麦克风，麦克风的电线一直隐蔽地贴着下水道垂落到地面，然后穿过楼旁的灌木丛，穿过草坪上的杂草，一直延伸到远处树荫下停放的一辆标有“电话公司”字样的工具车上。没有窗户的工具车后车厢里，昏暗的灯光下烟雾缭绕。在放满电池组和电子管的架子之间，一个男人头戴耳机，嘴里叼着烟在注意倾听。虽然他头顶的排风扇一直在呼呼做响，但是看见他手边那盛满烟头的罐头盒，就知道车厢里烟雾缭绕的原因了。在听到耳机里全是嘈杂的音乐声和乱叫声后，这个男人叹口气将耳机摘下，看看手表，拿起旁边的电话筒，拨打一个号码。这个拨号信号沿着一条通到车身下电话线管道里的电线进入伦敦电话网，然后经过几个交换机，进入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座戒备森严的建筑物内，进入一个和圆点通讯中心很象的电话机房内。

　　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头戴耳机的话务员看到接号台上的灯光闪烁后，接入电话：

　　“你好，这里是英国海外贸易促进服务公司……“

　　“……这里是700号，核查暗号‘唐宁’……请转W先生……”

　　神秘建筑内的一间办公室内，低垂的厚窗帘从来不会被拉开。灯光下，可以看见办公室某一面墙上贴满了戴维·高邓，金惠临，凯瑟琳·辛普森，甚至包括斯佳丽·斯泰德夫人等人的照片，但是被贴得最多最醒目的还是托马斯·莫兰特的照片。

　　听见电话铃响，正在办公桌前仔细翻阅资料的詹姆斯·布来恩教授拿起电话，沉声说：

　　“我是W先生……目标暂时没有可疑行动？……好，我知道了，继续保持监视……”听到电话那头700咳嗽了两声，布来恩教授皱起眉头：“顺便提醒你，700先生，你最近抽烟抽的实在太多了……孩子，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是我更希望你能吸取教训，保持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是对一个间谍最重要的，这一点上我们都需要向目标学习……”

　　工具车内，烟雾缭绕当中，CI6的700号间谍格林姆·格雷平静地回答道：

　　“W先生，请你放心，我会向目标学习很多东西的……对，虚心学习，不带有任何情绪的学习……再见！”

　　放下电话的格林姆·格雷将烟头碾灭在罐头盒里，掏出自己的钱包，钱包里面装着托马斯·莫兰特的相片。格林姆·格雷对着托马斯的相片微笑着说：

　　“亲爱的博士，我会向你学习很多东西的，一定。”

　　然后他装起钱包，戴上耳机，耐心的继续自己的工作……

引子：意外（1)

更新时间2005-11-10 19:22:00 字数：8828

　深秋伦敦的阴雨天真是让人厌烦！站在大臣阁下办公室门外的套间窗前，看着下面在阴沉天色下来来往往的各色雨伞，英国海外情报处处长，被情报圈子里的人普遍称之为M先生的戴维·高邓在心里感叹了一声，然后揉了揉他自己那因为陈年旧伤此刻隐隐酸疼的左肩。

　　他不知道大臣阁下今天请自己来这间位于白厅大街的皇家海军办公大楼是为了什么事：通常大臣和自己交流都是利用每周一下午的部门联席会议间歇，如果大臣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要说，那也会选择在“英伦防务指导中心”的地下指挥部里和自己谈。很少象今天这样，把自己叫到他的办公室这样一个极其正式的地方来，并且事先没有任何暗示。

　　这时，大臣阁下办公室的门开了。大臣阁下站在打开的门口，礼貌地送一位年纪约在50多岁的绅士出门。戴维·高邓认出了那是法务大臣先生，急忙站直身。法务大臣看见他后，笑了笑，挥挥手便离开了。大臣阁下目送法务大臣走后，冲戴维招了招手：

　　“M先生，快请进来吧！”

　　在大臣阁下极其宽大的办公室内，还有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上前和戴维握手，戴维·高邓认识他：内政部负责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反间谍协调工作的威廉·华伦道夫。

　　“先生们，请。”大臣阁下站在自己办公桌旁拿起一盒大号雪茄伸到戴维和威廉面前。

　　明明知道我从来不抽烟，每次还是要来这套！戴维这样想着，还是礼貌的摆摆手。威廉·华伦道夫很自然地伸手从盒子里拣出一只雪茄，然后和大臣一起喷云吐雾。

　　“你们都互相认识吧？”大臣的目光是盯在M先生脸上的：“威廉是当年我在南非就认识的老朋友，我是在那次浪漫的惊险之旅结束时在开普敦认识了他。你应该是知道我那次惊险之旅的……”

　　每隔4年就拿这点事出来在报纸上宣扬一轮，半个欧洲但凡是个认字的人都知道你那次惊险旅行了！戴维·高邓想：但是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威廉·华伦道夫那么早就认识了你，看来负责内部安全和上层官场关系研究的凯特·霍克的情报搜集工作还得加强……

　　“……威廉也是法务大臣的好朋友。”大臣阁下继续开门见山的说：“关于举荐戴维·高邓先生你担任内阁会议情报助理官职务一事，刚才我和法务大臣达成了共识：我们一致认为在这个全世界战火四起的时期，由阁下担任这个实际上是大英帝国所有情报系统总负责人的职务是非常合适的……”

　　戴维·高邓的脸上没有任何喜悦，他安静的坐在那儿，仰面看着站立在办公桌桌角的大臣阁下，等着对方开出交易价码来。坐在他身边，距离站立的大臣更近一些的威廉·华伦道夫吸着雪茄，刻意将目光投视在大臣办公桌后墙上的那张国王陛下的画像上，好象整个谈话和他自己没有太大关系。

　　“……法务大臣和我经过商议，有鉴于外交部刚成立的那个CI6在近期所表现出的咄咄逼人，在你高升后我们对‘圆点’的控制不能放松……我们建议在你升任内阁情报助理官后，由威廉·华伦道夫先生担任英国海外情报处处长的职位。”大臣阁下飞快地说完最后一句话后，紧紧抿着嘴注视着戴维·高邓。一旁的威廉·华伦道夫也将目光从国王画像上收回来，用紧张的表情看着戴维。

　　戴维·高邓明白：在一场大的交易中最重要的时刻，做出决定的速度必须要快，而且在自己多年的朋友和搭档詹姆斯·布来恩教授投奔了外交部，背叛了整个“圆点”和自己去参与组建隶属外交部的海外军事情报6处后，在绰号为“圆点”的英国海外情报处里，能够顶替自己坐处长位置的合适人选确实没有了。于是，他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的说：

　　“大臣阁下，有鉴于目前世界战争的复杂形势，大英帝国的海外情报工作必须要加强！为此，我正式请求将相关方面表现卓著的威廉·华伦道夫先生调入英国海外情报处，并担任相应重要的职务。”

　　一旁的威廉·华伦道夫轻轻的舒了口气，又开始抽起雪茄来。大臣阁下微笑着走回自己的办公桌后坐下，深深的吸了口雪茄，在吐出一大团烟后说：

　　“很好，我相信在今年年底的战时内阁会议上能够看见你，戴维·高邓先生。对了，在你们那个被大家称做‘圆点’的机构里，除了处长哪个位置最重要？我的意思是到时候接任处长职务最无可置疑的位置？”

　　戴维·高邓正在沉吟间，就听见旁边的威廉·华伦道夫插嘴道：“情报界都知道，圆点除了被称之为‘M先生’的处长职务，最重要的位置就是情报搜集业务部门的主管，这个职务也被行内人士称之为圆点‘总管’。原先詹姆斯·布来恩教授在投靠外交部以前就是圆点的总管。”

　　大臣阁下听到布来恩教授的名字后，厌恶地挥挥手，驱散自己面前的烟雾：“现在代理圆点总管位置的人是谁？……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原先负责情报分析的托马斯·莫兰特博士，一个好象出生在印度的混血儿博士……他的分析能力很不错，我记得你还带着他去过英伦防务指导中心那个迷宫开过会……”大臣阁下说着，用询问的眼神望着对面沉默不语的戴维·高邓。

　　“这个混血儿博士是由布来恩教授一手培养出来的，”威廉·华伦道夫面带讥笑着说：“听说他和马上要走的教授在圆点办公室大吵了一顿，事后布来恩教授还在白厅相关圈子里发布一些对博士不利的谣言。不过，据说这位博士在圆点的人缘倒是非常不错……”

　　“托马斯·莫兰特博士是大英帝国忠诚的子民。”戴维·高邓用郑重的语气慢慢说道：“有关他和布来恩教授的争吵，因为牵涉到我，我在这里不做任何评价。但是莫兰特博士对于大英帝国的忠诚，以及他那卓越的情报工作能力是获得圆点上下一致肯定的。”

　　“这倒是个问题。”大臣阁下日趋发胖的脸上出现愁容，趁戴维说完话后低头沉默，他对着威廉飞快地使了个眼色。

　　于是，威廉·华伦道夫微笑着对戴维说：

　　“很荣幸能够在你的领导下工作，M先生。不知道最近圆点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海外派遣任务？……你不要误会，M先生，我的意思是那种没有任何风险的公开身份旅行。我对托马斯·莫兰特博士的工作能力和为人也很敬佩，我觉得如果有一些重要而且舒适的旅行，他显然是个最合适的人选。”

　　可怜的老托马斯，你将是圆点历史上担任总管职务时间最短的人！戴维·高邓一边这样在心里感慨着，一边抬起脸，冲着办公桌对面正用期盼和担忧相交织的表情看着自己的大臣阁下，用平静的语气说：“今年12月份在俄罗斯有个由俄罗斯内务部组织的，专门研究针对同盟国近期地下破坏行为联合采取对策的会，会议期总共2个星期。明年1月下旬还有个由中国同行在上海召集的协约国情报系统高层交流协调会……”

　　“很好！”大臣阁下开心地笑起来：“就让托马斯·莫兰特博士准备出发，代表圆点去开这两个会，先去俄罗斯，再去中国。我还有个重要的附带任务给他：让他全面、仔细，而且一定要深入的考察这两个主要盟国的战争潜力和社会各阶层对于继续战争的态度。在他完成这次舒适、漫长的任务旅行后，我希望能够亲自看到博士的详细研究报告……”

　　1个多月后……

　　这是托马斯·莫兰特第一次来到莫斯科，所以当他站在阿尔巴特街不算太寒冷的路边，看着残雪覆盖的街面上那些装饰华丽的马车响着铃声从自己身边掠过时，还是有一种惊奇感：因为自从中国人在1860年代发明汽车后，现在在欧洲的都市里基本上是看不到马车的痕迹了。连前两天他刚刚开过会的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在那儿的大街上马车也不多见，涅瓦河畔的大街上跑来跑去的绝大部分都还是汽车，尽管很多汽车已经残破不堪。可是就在他站在阿尔巴特街街头不到3分钟的时间内，他就至少看到了4辆马车从狭窄的街道上跑过。

　　看见这位英国客人看着大街上那些马车发呆，陪同他一起来莫斯科的俄罗斯内务部第七局副局长，六等文官谢苗·谢苗诺维奇·安东诺夫有点不好意思的对托马斯说：

　　“莫斯科比不上圣彼得堡，这里的贵族们还是喜欢养马，用马车，特别是冬天……”

　　“不，亲爱的谢苗·谢苗诺维奇·安东诺夫副局长，看见这些美丽的马车，我才感觉到自己是到了伟大而独特的俄罗斯。你们的首都圣彼得堡太完美、太欧洲化了，在那里很难让人联想起托尔斯泰伯爵描述得那些动人的故事。”托马斯急忙奉承道。俄罗斯人就这样，托马斯想：他们自己虽然成天在嘴上挂着自己国家如何的落后，民众如何的愚昧，可你只要赞叹几句所谓俄罗斯文化的伟大，他们一个个都会和壁炉旁的猫一样发出满意的呼噜声。更何况，在圣彼得堡就有人告诉过托马斯：这位专程陪同他进行俄罗斯之旅的谢苗诺维奇副局长老家就在莫斯科。

　　果然，50岁的谢苗&amp;#8226;谢苗诺维奇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表情，他亲热的拍了拍托马斯的胳膊，说：“亲爱的莫兰特博士，你今后就叫我谢苗好了。参观完普希金故居，我们下一站该去红场旁边的库姆百货商场了，那可是莫斯科人的骄傲，俄罗斯最大的商场，什么都有。”

　　托马斯回头看了眼诗人当年曾经住过的房子，想起来自己此次来俄罗斯还有个附带任务：考察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虽然他最不爱逛商店，于是就郁闷地转过脸回答：

　　“好吧，我正想买点俄罗斯工艺品给我英国的朋友。”

　　你其实在英国没有什么朋友！托马斯心里在对自己说。事实上，他在心理上早就承认自己是被流放到俄罗斯来做这次旅行的！

　　托马斯还记得戴维·高邓给自己打招呼的那天那种尴尬的表情，其实托马斯已经听到了传闻――据说这位威廉·华伦道夫是某位阁下的好朋友，戴维·高邓准备用自己现在这个处长的位子，换取某位阁下全力以赴支持自己担任内阁会议情报助理官一职。托马斯知道这个位置对M先生而言是一直梦寐以求的。

　　托马斯已不记得当自己用讥笑的表情同意交出手中的总管一职，继续专职坐海外历史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后，不好意思的M先生在谈话最后承诺的那些将来的回报。托马斯在出门后就将这些承诺全部抛到了脑后。还好，托马斯在圆点的办公室没有被收回，继续保留。新来的圆点总管威廉·华伦道夫的办公室是原先詹姆斯·布来恩教授用过的那间。威廉·华伦道夫到任以后，对托马斯倒是还算客气，恐怕这和他明白自己这个位置本该是属于托马斯·莫兰特的也不无关系。

　　对于这个传闻中迟早继任戴维·高邓职务的华伦道夫先生，托马斯倒是没有什么情绪，因为他心中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来得及将圆点重要的驻外人员，特别是圆点在北京和美国的潜伏人员资料搞到手，这些资料都是由M先生亲自掌握的。但是托马斯相信只要再给自己2个月的时间，自己还是能够隐蔽而安全的将这些重要情报交给北京方面的。

　　可惜，托马斯刚刚做了不到1个月的总管，就得回去做他的情报分析。而且在11月上旬，威廉·华伦道夫先生到任后第3天，大臣阁下突然向圆点提出要求：要求圆点紧急派遣重要官员去俄罗斯进行情报交流，并通过圣彼得堡再去上海继续下一个类似会议。大臣阁下要求所派官员除了和盟友们交换重要情报，商议协调今后的情报合作事宜外，还要对这两个协约国大国继续战争的潜力和决心做出判断。责无旁贷，这个任务落在了托马斯·莫兰特博士肩头。托马斯绝对明白这是个政治圈套：把自己支开一阵就是为了在圆点巩固威廉·华伦道夫的地位，以确保将来有一天威廉能顺利接替戴维·高邓，做圆点下一任的M先生。

　　谢苗·谢苗诺维奇拽了拽正在发呆的托马斯胳膊，博士抬脸看去：一辆挂着莫斯科警察局牌照的1908年款的德国BENZ汽车已经停在了街对面。一名上身套着便装，却刻意穿条警裤的壮汉从副驾驶位置上跳下车来，恭敬地向他俩招招手，接着右手伸到上衣下摆内，用警惕凶狠的眼光扫视着街道，左手伸出去狠狠地冲街道上的车辆劈了劈掌。街道上的马车夫们看见路边那辆汽车的车牌还有车旁壮汉的手势，都急忙勒停马车，拉下车闸，带着敬畏的表情耐心等待这两位身穿高档皮面大衣的男人过马路。在谢苗的陪同下，托马斯低下头小心地踩着街道上罩着一层薄冰的残雪――刚才他在进普希金故居前可是摔过一跤的！

　　突然间，托马斯听到有人用俄语大喊了两句什么，他触电般抬头望去，只见在纷飞飘舞的彩色传单中，两个男人高叫着从车后一家小店里飞跃出来。其中一个用杆双管猎枪一枪就打爆了那名站立在车旁壮汉的脑袋！另一个男人将冒着火花的酒瓶扔进了已打开车门的汽车，接着便举起一把勃朗宁手枪，冲托马斯他们转过身来。

　　谢苗此刻已经呆住，手伸进怀中却僵硬的没有下一步动作。托马斯一脚将他踹倒，同时借助踹这一脚的力量自己也主动摔倒在路面上。在后背的大衣皮面接触到冰雪街面的同时，托马斯听到了街对面勃朗宁手枪2声枪响。

　　停在跟前两辆马车的马，在听见枪声后都开始骚动。其中一辆马车的车夫在死死地勒住缰绳，但是另一辆马车的车夫却在枪响后迅速跳车，加入惊慌的人流跑了。失去车夫控制的马狂嘶着开始乱跳，倒地的托马斯正好就滑向马蹄下方。仰面滑行的托马斯感觉到脑后上方有什么物体的影子在晃动，他使劲扭腰，又用手臂在路面撑了一下，于是他发胖的身躯在这个动作作用下在冰雪上旋转了半圈，正好让他看见一双马蹄高高的举起，正要向自己下半部身体踩落！托马斯本能的用双脚后跟使劲蹬了一下地面，于是他又在马蹄重重落地之前仰面朝天向爬在街上的谢苗身旁滑去。

　　这个姿势可真是够狼狈的！仰面滑行的托马斯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的同时，他听到脑后传来自己熟悉的“史密斯·威森”左轮射击的声音，接着，感觉自己的脑袋撞在一个软软的物体上，并将那个物体撞开，然后自己身体又旋转了90&#176;，停止了滑动。

　　就在托马斯用独特的姿态进行滑冰运动时，警车司机已经从冒着烟火的车内爬出，跪在地上利用着火的汽车掩护自己，举着一把那甘式手枪和两个男人对射。持双管猎枪的男人又开了一枪，这回因为慌乱，这一枪仅仅击中汽车后部，将行李盖打得掀飞起来。警车司机回了2枪，拿猎枪的男人被打中，只见那个男人被打得撒开猎枪向后翻去，重重地栽进后面的商店玻璃橱窗内。拿“勃朗宁”手枪的男人只好调转枪口，开始向警车司机射击。

　　倒地的谢苗本来已经掏出了怀中的0.38口径“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开始参加这场战斗，但是他刚开了2枪，还什么也没打着，就被托马斯重重的撞开，他的枪也掉落在了冰面上。托马斯挣扎着侧翻过身体，正好看见自己面前有把熟悉型号的手枪象陀螺一样在冰面上旋转，想都没想就伸手将枪握在手上。

　　正在这时，那辆失去车夫控制的马车，虽然车闸已经被拉死，但是在3匹马的疯狂跳动下，被车闸卡死的车轮还是在光溜溜的冰面上开始滑动，并且越来越快的朝托马斯这个方向冲来！

　　躺在托马斯身后的谢苗看见马车冲过来，满脸惊恐，大声的喊叫。托马斯也看到了朝自己冲过来的马车，他大喊一声：“冷静才能活命！”接着将“史密斯·威森”左轮枪中剩下的3颗子弹都打进最前面的那匹白马硕大的脑袋中。那匹漂亮的白马脑门上飞起3朵血花，身躯一震，然后訇然倒地，并导致它后面的2匹马立刻被绊翻！刚刚开始加速的马车车身撞在马身上后倾斜着一横，继续向前冲撞，正好重重的碰在路旁的路灯杆上！一阵尖利到令人牙酸的金属磨擦声中，路灯杆逐渐倾斜，但金属的灯杆最后还是将车箱颤巍巍的挡住了。这根救命的路灯杆距离倒在街面上的托马斯和谢苗身体也就不到2米！

　　谢苗和托马斯跪起身，张大嘴看着这一幕，又互相看看。街对面又传来2声枪响，这才提醒他们：战斗还在继续！

　　托马斯一缩脑袋，对谢苗喊：“给我子弹！”

　　谢苗大喊：“没有了！”

　　托马斯无奈的朝街道对面看去，却看见那名警车司机已经冲上去将正在换子弹的男人一拳打倒，并踢开了他手中的“勃朗宁”，然后用自己的那甘式手枪紧紧地顶住那个男人的额头。

　　“郝拉宵！郝拉宵！”托马斯将左轮枪随手扔在谢苗的身上，一边用所会的几句俄语之一大声叫好，一边爬起身朝街对面跑去，中间还摔了一下。他踉跄地跑到街对面后，迅速拾起地上的“勃朗宁”，然后从那个被司机用膝盖压住胸膛的男人手中抠出弹匣，上好膛，举起枪来搜索着周围。托马斯迅速发现那辆被自制燃烧瓶点着的警车已经变得很危险，随时有可能爆炸！他急忙跑到那个司机旁边，大声叫着：“涅！涅！”指给司机看那台车。

　　街对面的谢苗也发现燃烧的汽车就要爆炸了，他大声喊：“快过来！危险！”

　　司机面色阴沉的看了眼那台车，一把拽起被自己压住的男人就朝街这边走。可这个男人此时却偏偏不想活了，他紧紧地抓住路边的消防栓，大喊着什么，就是不撒手。

　　谢苗用俄语朝司机大喊着什么，司机没有回答他，只是狠狠的一枪把砸在男人的颈后，将他砸晕，然后使劲去掰开男人紧抱在消防栓上的手指。

　　谢苗急了，对托马斯喊：“博士！快过来！别管那个傻家伙！”

　　托马斯没过来，而是将手枪装进大衣口袋，弯腰上前帮司机掰开被打昏男人的手指，然后和司机一起拖着那个男人跑向街对面。这时，谢苗已经躲在翻倒的马车车厢之后，见这个情景，犹豫了一下，还是跑过来帮他们拖人。

　　他们刚到街道边不太远的地方，汽车就爆炸了！被炸飞的一片金属冒着烟就击打在离他们1米多点的街道上……

　　“他们还有一个人！”托马斯掏出枪弯腰躲在倒地的马车车厢后，一边举枪紧张搜寻周围，一边对已经开始激烈怒骂司机的谢苗大喊道：“撒传单的那个！”

　　谢苗明白过来，本来愤怒的红面孔刷地变白，一头就扑倒在托马斯身后。

　　“没有了，那个人早跑了，刚才我看见了。”司机用结结巴巴，俄国口音浓郁的英语说，手里的枪一直顶着那个被他活捉的俘虏。这时候托马斯才注意到：司机的年龄也就38、9岁，是个英俊的俄罗斯男子。于是托马斯没有搭理正在爬起身的谢苗，走过去帮司机把俘虏绑上――就用俘虏自己的鞋带。处理完俘虏后，他用感激的语气对司机说：

　　“你好，我是托马斯·莫兰特，请问你的名字？”

　　“大伙都叫我维佳……警察少尉维克多·阿列克赛·马克希莫维奇。”

　　“警察少尉维克多·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先生，今天是你救了我们大伙的命！”托马斯·莫兰特严肃认真的说道。

　　维佳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什么也没说，站直身体向远处打了个呼哨，举起手中的枪挥了挥。托马斯顺着维佳目光方向看去：只见几名警察弯腰端着手枪，后面是十来个端着步枪的宪兵，排成一个散兵线正战战兢兢沿街而来。

　　维佳用俄语对着军警们喊叫着什么，紧接着谢苗也用权威感十足的腔调冲那些犹豫不决的军警咆哮起来！托马斯疲劳地坐倒在阿尔巴特街普希金故居门前的石阶上，发现自己的腰不知什么时候扭伤了，现在动一动都疼！

　　感受着屁股地下冰冷的石阶，揉着剧痛的腰肌，看着街对面还在燃烧冒烟的汽车残骸，耳边听着俄语大声的吵嚷，以及那2匹受伤的马发出的悲惨嘶鸣声，托马斯·莫兰特突然想起来1个多月前自己在伦敦给北京派来的新信使汇报即将开始的这次旅行时，那个五十岁出头的女信使的评价：

　　“博士，想不到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头，你还能享受一次这么舒适安全的旅行！”

　　脸上浮现起讥笑的托马斯·莫兰特这时又想起来：自己刚才在最危险的时候喊过一声“冷静才能活命！”为自己壮胆，这句壮胆的话竟然是已经和自己反目为仇，现在成天扬言要揭露自己真面目的詹姆斯·布来恩教授多年前教给自己的，于是，他的心情变得更郁闷起来……

　　还没有天黑，有关今天这场袭击的基本情况就被查明了：博士和副局长大人本来都不是被袭击的目标――由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激进组织“俄罗斯自由民主之路”本来计划在阿尔巴特街伏击巡逻的警察，并撒宣传传单，企图唤起市民对万恶的沙皇专制制度的仇恨。结果其中一个负责现场指挥的女激进分子看见这辆高档的警车后，临时改变了主意，撒出了代表行动开始的传单。两个男激进分子，被打死的那个莫斯科大学的大三学生据说还是外省一个小贵族的儿子，他用的那把猎枪就是从自己家里拿的，另一个被警车司机维佳活捉的是莫斯科戏剧专科学校的助教，著名导演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弟子。

　　莫斯科警察局大举行动，开始到处兜捕一切可疑分子。在酒店豪华套间的小客厅里进行晚餐的时候，刚给托马斯介绍完情况的谢苗还没来得及喝完盘子里的菜汤，就接到一个电话，接完电话后他神色凝重的对托马斯说：

　　“莫斯科好几家大学的大学生好象都酝酿着闹事，我们局长让我去和莫斯科警察局商讨解决。明天我不能陪你了，我会让警察局给你安排个陪同，带你去治治腰……”

　　“不用别人陪，”托马斯笑着说：“你就让今天那个司机维佳陪我好了。”

　　谢苗在托马斯微笑的注视下犹豫了片刻，说了声：“那好吧，明天他会开车来接你。”就匆忙离去。

　　托马斯忍着腰疼冲谢苗出门的背影举了举酒杯，表示祝他好运。他是故意提出这个要求的，他认为自己应该帮那个警车司机维佳一个小忙，只要司机维佳明天还有车开，就不会因为今天那台车被烧受到上司太多的苛责――对俄罗斯的社会现状，通过平素的资料研读，托马斯·莫兰特博士还是有所了解的。

恐惧（2)

更新时间2005-11-10 19:54:00 字数：12764

　维佳的英语是从小在图拉老家跟一位英国枪炮工程师学的，这位工程师当年就寄宿在维佳家里。维佳的爸爸也是图拉这家枪炮厂的工程师，家里的房子还算大。可惜，英国工程师是个苏格兰人，说一口浓重爱丁堡口音的英语，而且还是个俄罗斯文化的崇拜者，与其说是教小维佳说英语，还不如说让小维佳教他俄语。所以，维佳的英语听力还行，可说起来很费力。在这天上午他开辆半旧的“雪弗来”带托马斯·莫兰特博士去治疗腰部扭伤的路上，两人惊异的发现对方居然都可以讲中文！托马斯的中文自然很标准――就这还是他努力克制的结果，他小的时候能说2种中国方言呢！维佳的中国话则很好玩――浓重的俄罗斯腔调中还带着点中国四川方言的口音！托马斯好奇的问维佳在哪儿学的中国话，托马斯笑着不回答，反而滔滔不绝的向托马斯介绍等一下将会享受的SAUNA服务。

　　SAUNA是个芬兰语词，原意是“没窗户的小木屋”。托马斯知道SAUNA在中国被翻译成“桑拿”――据说也是两位国父当年的首译，尽管天晓得两位国父是何时何地知道芬兰有这种东西，并且叫这个名称的。这件事情和发生在两位中国国父身上众多的秘密一样，也许会永远成为不解之谜。

　　然而，这天上午，在腰部肌肉疼得动弹不得的托马斯被小伙子维佳拉到位于莫斯科郊区的这个小庄园享受正宗的芬兰浴时，他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桑拿：

　　一间独立密封的小木屋里全是浓烟，当托马斯被两个俄罗斯大汉扒光了衣服，由同样赤裸的维佳的搀扶着进去以后，最近视力有点下降的他费力的看了好一阵，才发现这些烟来自屋子中央一个炉坑内正在慢慢燃烧的桦树枝，桦树枝上盖着的一层鹅卵石已经被烧得发红。两个俄罗斯壮汉笑着对维佳说了句什么，维佳便扶着托马斯上了小屋里三层木架上最高的那层坐下。此时木屋里的大部分浓烟已经从敞开的木口排出，木屋里逐渐清晰起来。维佳下到最下面，冲两个壮汉喊了嗓子，两名壮汉就微笑着出去并关紧了门。木门上被烟熏黑的玻璃小窗透进昏暗光线，托马斯看到维佳拿起了一把木勺，从旁边一个大木捅里舀出清水浇在发着暗红色光的鹅卵石上，一阵高温的水汽立刻便弥漫在小木屋中。维佳用流利但带点古怪腔调的中国话说：

　　“博士，不要大口呼吸，要不你嘴里全是黑烟。”

　　说罢，维佳就一勺又一勺往鹅卵石上浇水。高温的水汽越来越浓，托马斯感觉自己呼吸开始逐渐困难，皮肤也被烫得流不出汗来。他强忍着腰疼，想挪到下面一层，维佳看见后忙制止他，说道：

　　“不要动，试试这个。”

　　维佳从水桶里抽出几根白桦树树枝，递给托马斯两根，接着示范性的在自己身上用带水的树枝使劲抽打起来。托马斯好奇的学着抽打自己，刚开始皮肤觉得有点疼，但是紧接着便觉得越打越舒服，他开始汗如泉涌，甚至感觉血管都在高温和抽打下快速膨胀起来。随着维佳将更多的水浇在鹅卵石上，鹅卵石的颜色逐渐变黑，木屋上部的温度也升到了一个令托马斯几乎要昏厥的程度。他停止抽打自己，手放在膝盖上，闭眼尝试着象当年接受审讯对抗训练那样，努力调整自己的神经系统，尽量去想别的事情，转移注意力将身体的痛感传导能力尽量抑制，甚至误导身体感官去享受这种高温的折磨……

　　托马斯·莫兰特博士是1916年11月底，经挪威过瑞典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个瑞典，一个瑞士，这两个中立国在这场世界大战中都扮演着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十字路口和交易市场的角色。协约国与同盟国私下的交易多半都在这两个国家内进行，同时双方很多物资和人员需要往对方国家去时，多半也会借道这两个国家。

　　中立不等于不设防，在托马斯路过瑞典时，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道路两旁随时可见的钢筋水泥工事，还有那些在离道路稍远一点的地方正在进行训练的瑞典预备役国民军部队。在快要出瑞典国境进入俄罗斯帝国的芬兰行省时，托马斯甚至看到涂着瑞典皇家陆军标识的1辆中国生产的出口型“貂式”中型战车在前，后面跟着4辆瑞典SAAB公司按照中国转让专利仿制的“东北虎－Ⅰ”型重型战车，9吨的“貂式”和36吨的“东北虎”，就好像童话里的狐狸领着老虎一样从路口旁的冻土荒原上大摇大摆经过，惹人发笑。

　　对面的俄罗斯军队看见这个场景肯定笑不出来！托马斯当时就默默想：瑞典的防御姿态很明显，任何破坏瑞典中立的侵略者都要为此承担惨重后果。他记得自己在海外历史研究中心看到的一个报告上说：瑞典在大战爆发后，国防预算的平均年度增长率是惊人的80%！

　　在圣彼得堡的两周会议期间，给托马斯·莫兰特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沙皇俄国在生活物资供应上的窘迫。到会的各协约国情报机构高级官员总共有40多人，分别代表了17个国家。代表们在2周时间内最经常抱怨的也是伙食问题。

　　托马斯战争爆发初期也来过圣彼得堡，参加过1次较低规格的协约国情报分析专业交流会议，3年前那次会议给托马斯留下最深的记忆就是每天晚上豪华的俄式晚宴：大量的伏特加和白兰地象溪水一样流淌，黑海鱼子酱就跟黄油一样被随意涂抹在面包上……

　　但就在这次于圣彼得堡由俄罗斯内务部主办的高规格会议上，尽管一位罗曼诺夫王朝的亲王为了表示对与会代表的尊重，亲自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尽管当天晚上的宴会中，乐队的演奏得俄罗斯舞曲还如同以前那样热烈，身穿哥萨克服装的舞蹈家矮子舞跳得也是那般的精彩，可当与会代表用华丽的宫廷餐具往数量有限的面包片上涂着如同鱼子酱般珍贵的黄油时，一个个脸上还是都浮现出了被污辱的表情。

　　托马斯还记得，当晚宴上那位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代表，一位来自华盛顿的中校在飞快舀完盘子中的菜汤，又将自己面前的两片面包几口塞进肚后，故意用很大的嗓门说了句：“头盘吃完了，正餐呢？”的时候，那些俄罗斯陪同官员在周围协约国代表的轻笑声中纷纷低下脸去的场景。

　　当晚在托马斯对面坐着是中国情报机构的代表，一位姓赵的先生。那位50岁左右的赵先生没有笑，而是低沉的用中国话说了句：“我相信，我们的俄罗斯同行已经是尽全力来招待客人了。”然后默默的用面包抹着盘子上的菜汁，接着泰然自若的将面包送入口中。看着俄方陪同翻译有点犹豫，托马斯大声用英文和结结巴巴的法语将这句话翻译了2遍，然后也用面包抹着盘子里剩下的菜汁吃起来。协约国各情报机构的代表们都纷纷收起笑容，低头进食。只有那位美国中校还是很不服气地东瞧西看，脸上充满讥笑，但是在发现没有人搭碴后，只好带着郁闷的表情大口大口的喝起戈瓦斯。

　　晚宴后，俄罗斯内务部第7局副局长，六等文官谢苗·谢苗诺维奇·安东诺夫专程来到托马斯·莫兰特博士的房间，将1瓶伏特加当做礼物送给博士。他俩都故意不去谈当晚宴会上发生的事情，而是乱七八糟地谈论一阵战争局势和情报界的趣闻。听说托马斯还要计划去上海，准备参加下个月的在那儿举行的协约国情报机构协调会时，谢苗·谢苗诺维奇高兴的表示可以陪同托马斯一起出发，因为他也准备去上海参加那个会。

　　托马斯·莫兰特记得自己只是在送谢苗·谢苗诺维奇出门时才问了句：“副局长阁下，你为什么不去感谢那位中国代表赵先生……我只是翻译了他的话……”

　　谢苗·谢苗诺维奇回答了句：“我们不会为任何事感谢中国佬，除非他们送还弗拉迪沃斯托克给俄罗斯！”……

　　用回忆分散自己注意力的托马斯终于承受不住持续的高温了，他猛的睁开眼睛，冲维佳做了个手势。已经关切的注视他好久的维佳长舒了一口气，伸手打开木屋小门，冲他做了个可以出去的手势。托马斯小心的迈下木架，一直矜持到走到木屋门口时，在背后的可怕高温逼迫和面前的清爽凉风引诱下，他终于象一只大兔子那样蹦出了小门。两名壮汉在门外已经等候托马斯多时，他一出来，两壮汉立刻抓住他的臂膀，挟着他便往木屋前的小湖边跑去。

　　“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涅！涅！涅……”看见小湖边上有块冰面已经被破开，冒着雾气的冰窟窿正离自己越来越近，托马斯猜到两壮汉准备干什么了！他大叫起来，接着便被抛入到冰冷的湖水中……

　　维佳在他身后大笑着，跑过来也跳入冰窟窿中，接着游到正在挣扎的托马斯身边，将他扶稳――托马斯这时才发现这片湖水的高度其实才刚到自己的胸口。

　　托马斯·莫兰特从被北京方面派遣3年前就开始接受“镜像式训练”――对他所有的训练都是仿照他将要去替代的那个托马斯·莫兰特进行的。简单的说：除了间谍工作所必须的常识和素养培训，其它方面的培训都是遵循那个托马斯·莫兰特会什么技能就训练他什么技能，那个托马斯·莫兰特不会什么技能，就也不训练他什么技能的原则进行的，这是避免替代后露出破绽的最好方式。那个托马斯·莫兰特骑马打枪都不错，可是游泳技能很差，所以从小就会游泳的这个托马斯·莫兰特在培训期间从没下过水，而且教官反复告诫他今后一定要避免游泳――除非替代完成后找个借口再去公开学3个月的游泳。托马斯被派遣后一直没有找到学游泳的借口，所以就一直没有怎么下过水。此刻在冰冷的湖水里，托马斯勉强稳住身形，努力克制自己想把身体放横游几下，让浸泡在刺骨冰水里的身体更舒服一点的冲动。

　　维佳游到他身边，站起身来用古怪口音的中国话说：“怎么样？博士。是不是感觉自己身体里的脏东西都没有了？腰不疼了吧？”

　　托马斯在已经不觉得太寒冷的冷水里活动了一下腰，惊异的发现自己的腰虽然还有点感觉异样，但是真的不疼了，行动自如！不由感叹道：

　　“神奇的桑拿浴！”

　　“上去吧，我们还得来一次……放心，这次会很舒服。”维佳笑着拉托马斯上了岸，又跑进小木屋。

　　这次真的很舒服！小木屋里的烟雾已经散开，只有淡淡的水汽在鹅卵石上升腾。两个壮汉已经将木屋门上的玻璃清除干净，并且在木屋中层的木架上铺了干净的大浴巾，维佳和托马斯裹着浴巾坐在上面后，大汉之一恭敬的奉上一个盛着刚烤好的小香肠、腌制的酸黄瓜、几牙切好的小甜瓜，还有1小瓶伏特加和两片涂满黄油的面包的木质大托盘，然后仔细的在鹅卵石上淋了半勺水后就出去了，随手轻轻的关好门。

　　小木屋里散发着一股桦木燃烧后的清新气味，靠着温暖的木架，品尝着脆甜可口的小甜瓜，看着下午的太阳光透过明亮的小玻璃窗洒进小木屋，感受着细小的汗珠从皮肤下慢慢渗出，托马斯觉得自己身体松软清爽，他甚至放松到想立刻直接问维佳：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今天你看我的时候眼神总是有一点古怪？但是托马斯马上意识到这样提问不是一个好选择，所以他还是选择了继续享受这难得的惬意……

　　“博士，你是我见过最能忍受温度的人，刚才我站在下面都快受不了了！”正低头把吃剩的甜瓜皮小心铺在炉坑边上的维佳说。

　　托马斯嚼着烤香肠，又抓过一条酸黄瓜送到嘴边，低头看着这个昨天下午在阿尔巴特街街头救了自己的命，此后又和自己一起救了那个俘虏性命的莫斯科警察局司机，少尉警官维克多·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嘴角掀起笑纹：

　　“维佳，一个英国博士和一个俄罗斯警察，在莫斯科郊外的桑拿小屋里用中国话交谈……这可真够滑稽的。”

　　“一点都不滑稽，”维佳抬起脸，认真看着托马斯说道：“我是在中亚战争时，在中国人的战俘营里呆了3年多学会中国话的。”说罢，他低下头，小心的将酒倒在托盘上2个小酒杯中。

　　托马斯知道：俄罗斯人所说的“中亚战争“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漠北战争”，英国学者通常称之为“中俄草原战争”。在那次战争中，中国人第一次使用了战车的前身――装甲车，俄罗斯方面损失惨重――虽然俄罗斯沙皇政府公布的伤亡数据和中国人公布的差不多。

　　“那你也恨中国人吗？维佳。”从司机手中接过酒杯，托马斯端杯问维佳。

　　“没错，俄罗斯很多人恨中国人……”维佳将自己的酒杯向托马斯面前举过来，示意要和托马斯碰个杯，碰完杯后他仰脖将杯中酒喝干，接着说：“可我不恨。”

　　“为什么？”正在体会伏特加在身体内里象火线一样向下蜿蜒延伸的托马斯问道。此时，甜瓜皮在炉坑余温的烘烤下，开始散发出淡淡的甜香味。

　　“打仗归打仗，仇恨是另外一回事……我是离开部队回去找我哥哥的时候被中国人俘虏的，”维佳又开始往酒杯里倒酒：“他们抓住我之后没有打我，在俘虏营里让我们干活，根据干活的……态度，对，是根据干活的态度给我们发不同的生活用品和钱，还给我们办学习班，大家自愿报名参加……我学了开车和中国话，在新疆沙漠里边的一家矿山拉了2年半的矿石……”

　　“他们不怕你开车逃跑吗？”

　　“跑？”维佳笑起来：“你不知道那里有多大！中国人有多聪明！出车时总有个士兵拿枪跟着，他们每次给我车里加得油刚够从矿山跑到分拣厂2个来回，午饭的时候再加1次油，就算我真能存很多汽油，干掉守车的士兵，出沙漠的路口还都有中国兵把守，开车根本出不去……你不会真的以为沙漠会是一望无际，往哪边开都有路的地方吧？……再说，我跑什么？我是战俘，不是犯人，我迟早能回俄罗斯祖国的……”

　　托马斯又和维佳对饮一杯，不说话。他明白那次战争后由于沙皇本人的愤怒情绪和俄罗斯官僚体系的弊病，维佳他们这批俘虏一直等到中国已经计划要和俄罗斯成为盟友了，才被中国方面主动释放回来。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维佳，有孩子了吗？”托马斯想找个愉快一点的话题。

　　“我打仗时认识的一个老上尉，他在我回国后找到了我，把他的小女儿嫁给了我！”维佳果然高兴的笑起来：“我结婚已经8年了，还没有孩子……你猜我多大了？”

　　“有36、7了吧？”托马斯根据自己的猜测，故意往小的说1、2岁。

　　“我今年才35岁！”维佳说着摸了摸自己已经有点稀疏的短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批在那个矿山待过的俘虏都显得老，”他又笑了起来：“大伙都说是因为3年里根本见不着女人……”他又向托马斯举起酒杯。

　　托马斯喝酒时心里计算了一下时间，吃惊的问：“你21岁就当俘虏了？”

　　“我19岁就傻呼呼的报名参军了！”维佳饮尽杯中酒，站起身来，大声用俄语嘹亮的唱了两句，木屋外的两个男人也在外面跟着大声唱了起来。

　　维佳自己停止歌唱，在屋外的歌声中将酒杯放回托盘上，看着托马斯迷惑的表情笑了起来：“这是我们国家的军歌，需要小伙子们参军时就唱，全是些要当兵保卫国家，为神圣的沙皇去杀外国人什么的……全是扯淡。”他最后一句话说的声音很小，并飞快的接着说：“走吧，呆里面时间太长了不好。”

　　在外面的歌声中，托马斯也跟着维佳站起身来，看着托盘里还没有吃完的食物和酒，说：“这是不是有点浪费？”

　　“他们会帮我们包好，等一下放我车上的。”维佳笑着说：“知道吗？咱们今天上午这顿享受花的钱能买3张去圣彼得堡的头等火车票呢！……是那位谢苗诺维奇局长让我们局长安排的，他们两个是老朋友。这是商人巴罗夫的小庄园，战争开始以后生意就特别好，我每个月都会陪局长的客人来两趟。”

　　说话间，他们两出了桑拿屋，屋外的两个壮汉急忙停止唱歌，上前用两件大衣裹住客人，将他们带到不远处另一间生着火炉的小房内淋浴，换衣服。期间，其中一个大汉笑着对维佳说了句什么，维佳也笑着对正在淋浴的托马斯说：

　　“他们问，你要不要姑娘的按摩……就是那个了……呵呵，他们说这里有从摩尔多瓦来的姑娘，都很漂亮。”

　　“涅！涅！……”托马斯慌忙带着不好意思的表情用俄语直接对那大汉谢绝道。

　　维佳哈哈大笑，被托马斯这副老实模样逗得很开心。

　　在回莫斯科市区的路上，开车的维佳突然说了句：

　　“谢谢你，博士。”

　　坐在副驾驶位置，在莫斯科冬日正午的阳光下昏昏欲睡的托马斯没说话，只是随口哼了声，接着才反应过来，扭脸对维佳想说什么，维佳却不等他说话，接着又说：

　　“我知道，昨天是你给圣彼得堡来的谢苗诺维奇副局长说情，让我今天来陪你的，要不，我挨骂不说，这2个月没车开，每天的出车补贴就没有了……”

　　“维佳，是你救了我们大家……”

　　“博士，不要这么说，”维佳用他俄罗斯腔的川味中国话说：“要不是你帮我拖那个男人，我可能已经完蛋了――我是还有机会跑进那家小商店躲一下，可那个男人肯定就完蛋了。”

　　“维佳，你打死了那个男人的同伴，为什么还要救他？冒险救他？”托马斯干脆侧过声，手撑在副驾驶位的扶手上，注视着维佳认真的问道。

　　维佳直视前方，开着车，眉头皱起：“我不打死那个拿猎枪的男人，他就会打死我……”

　　“不对，”托马斯打断他的话：“你能在后来那个男人换子弹的时候冲上去打倒他，就不会不明白双管猎枪里面已经没有子弹了，猎枪上子弹更慢……”

　　维佳将车停在狭窄的乡间公路边，转头看着托马斯，皱着眉头不说话。

　　托马斯笑了笑，打开车门走到清咧的寒风里，朝寂静的乡间公路两侧看了看，判定风向后走到路边一棵橡树后开始撒尿。他一边撒尿，一边大声喊：

　　“维佳，我后来看见了那个拿猎枪男人身上的弹口，全都在心脏部位，你打过仗，不会不明白只要一枪就行了，”他从树后伸出脸，对着呆坐在打开车门的“雪弗来”里的维佳喊出结论：“你就是想杀了那个男人！”

　　维佳打开车门，跳出车外，走到路边对树后的托马斯激动的说：“我当时是想杀他！因为他刚刚杀死了阿廖沙！阿廖沙是我在打仗的时候认识的好朋友，我这份工作也是阿廖沙帮我找的，阿廖沙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托马斯系着皮带，从树后心满意足的走出来，讥讽着说：“好极了！维佳，你总算说实话了……所以你才会去救那个俘虏，对吗？因为那是个人，对吗？”

　　维佳先是愤怒地盯着托马斯，托马斯开始用真诚怜悯的目光看着他，轻声说：

　　“知道我这个历史学博士其实是干什么的吗？维佳。”

　　维佳用讥笑的语气说：“全俄罗斯的警察都知道内务部第7局是干什么的，谢苗诺维奇副局长陪的客人不会是个大学老师。”

　　“很好，推论过程清晰，看来你的思维还算正常。”托马斯满意的说，然后将目光投向冬日惨淡阳光下的雪野，接着慢慢说道：“维佳，我杀完人以后也很难受……包括昨天杀了那匹漂亮的白马，我也觉得难受……我不是在装样子，也不是怕什么良心的谴责，我是真的全身难受……我们因为愤怒、恐惧、仇恨，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会去杀人，杀死其他的生命，但是因为我们还是人，知道知恩图报，知道宽恕，知道尊重别人的生命，所以过后我们会难受……这说明我们还是人，不是什么畜生……你能听懂我的话吗？维佳。”

　　维佳面色在托马斯的言语中逐渐变得苍白起来，然后就忽然弯腰开始往路边的雪地上呕吐起来。托马斯走过去，轻轻拍着维佳的后背，用温和的语气说：

　　“好好吐吧，维佳，都吐出来……吐出来就不难受了，别忍着……”

　　已经吐完的维佳慢慢站直身体，用手背擦擦嘴，点点头，认真的说：“你的话我没有全部听懂，但你的意思我明白。”说罢，他掏出一盒俄罗斯生产的香烟递给托马斯：“要来一根烟吗？托马斯耶维奇。”

　　托马斯听到维佳按照俄罗斯习惯称呼自己，笑着摆摆手：“我都快4个月没有抽烟了，不要诱惑我。”

　　维佳自己将烟点着，抽着烟，眯着眼看着远处的雪野，大声说：“有件事情和你有关……今天早上一上班，我们局长把我叫去，在他办公室有个英国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局长也没有给我做介绍就出去了……局长出去以后，那个英国先生用还算流利，但是带点口音的俄语问我有关你的事情。后来他让我注意你的行动，塞给我一大叠卢布，说有什么你的情况就通过我们局长转告他。他让我千万别告诉别人这件事，还专门请我们局长进来又给我交待了一遍……”

　　今天上午一见面你眼神里的那种闪烁就让我猜到肯定是发生什么事了！这样想着，托马斯用平静的语气问：“这个英国客人年纪不到30岁，个头比我矮一些，长相漂亮，说俄语的时候都是用书面语言，对吗？”

　　“年纪好象比你说的大一点……说俄语的时候确实是都用书上的老词，说的话好象全部是从过去那些小说里抄下来的一样……对了，他走的时候局长用英语给他说了句代问什么教授好的话。”

　　一定是当年伦敦小圈子里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格林姆·格雷！托马斯在心里说：格林姆的一个姨父就是个俄罗斯子爵，在苏珊·布来恩死以前，这位定居伦敦的子爵姨父还和格林姆一起参加过詹姆斯·布来恩教授家里举办的文学沙龙。托马斯一边判断着，一边听见自己继续用平静之极的语气说：

　　“这人以前还算是我的朋友……现在为一家专门和我过不去的机构工作……全世界都一样……维佳，我们回去吧。”

　　挂上挡后，维佳扭头用一种担心的表情看着托马斯说：“托马斯耶维奇，你一定要当心，那个英国客人在说起你的名字时眼睛里面……眼睛里面看上去就象个疯子！”

　　“是眼神，维佳，应该说眼神就象个疯子。”托马斯微笑着纠正了一下维佳的中国话，然后改了个话题：“你中国话说得真不错，就是带中国四川省口音，怎么回事呢？维佳。”

　　“哈哈，我当战俘开卡车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从中国四川地方出来当兵的中士押送我，他叫李正波，比我大1岁，当兵前上过中学，2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天天不停的说话，什么都说，说了整整2年多，我走的时候他马上也要退伍……”

　　汽车在维佳的笑语声中驶远，只留下路边雪地上呕吐过的痕迹，还有刚才因为打火停车而留在路面残雪上的黑灰污迹……

　　格林姆·格雷被派遣来跟踪自己，一定是获得了詹姆斯&amp;#8226;布来恩教授的指派，而布来恩教授能这样做，一定是他说服了CI6同意他这样做。虽然在刚建立不久的CI6教授的地位很高，但是没有充足的理由，他是不可能派遣格林姆跟踪自己的。那么，是什么样的证据让CI6同意了格林姆进行这次花费巨大的跟踪呢？苦苦思索的托马斯突然想到应该已经通过另一条线路到达中国的保罗·波特和科柯·莱恩斯，他们两个这次被派遣到中国考察旅行，虽然圆点小圈子里都明白主要是为了避免白厅方面对几个月前“德国毒气实验室事件”的深入追查，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布来恩教授不会在自己另外一个得意弟子保罗·波特出发前夹带私货，交待私下的任务。

　　波特先生，你可是个很难对付的小伙子啊！托马斯在心里说：不知道我发给北京方面的警告能不能让他们提高警惕，防止你在中国给我找什么麻烦……

　　正在反复思考这些恼人问题的托马斯突然被车外传来的喧闹声吓了一跳！他睁大迷迷糊糊的双眼看去：车子已经到了莫斯科市中心地带，阴沉的天色下，大概几千个年轻人从车旁路口走过，群情激愤，手里都挥舞着小旗，还有一些横幅和标语牌被高高举着，人群中不时爆发出口号声！几名外国记者贴着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墙壁，不停的对着游行队伍照相，闪光灯此起彼落闪烁，每个记者脚下都飞快的出现一片用过的灯泡。

　　“都是些大学生，大部分是莫斯科大学的，”维佳将车停稳，袖着手，用一种旁观者的神情看着外面走过的人群：“他们抗议警察局昨天晚上抓了他们几十个同学，去红场示威。”

　　“他们都喊些什么？”因为今天这台“雪弗来”挂着普通车牌，维佳也换了便装，所以托马斯也轻松的用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好奇的问。

　　“除了要求释放他们的同学，”维佳侧耳听了听，接着有点失望的说：“其它的口号还是老一套，什么要民主啦，要自由啦什么的。”

　　“昨天那两个袭击我们的男人喊的又是什么？”

　　“比今天这些要激烈点，昨天喊的是打倒沙皇独裁专制……”维佳没精打采的说，突然，他好象意外发现了什么，低声用俄语咒骂了一句便麻利的启动汽车，打转方向盘，拼命摁着喇叭，开始在人流里调转车头。

　　“怎么了？”托马斯抓紧扶手，扭脸看去：只见在刚才维佳注视的街口出现另一群示威者，这些人有老有小，打头是一些举着沙皇尼古拉画像和十字架的老头老太太，旁边跟随一些手持木棍，衣衫不整，气势汹汹的壮汉。这只队伍大人数不多，也就几百人，但是他们高唱着圣歌，面无惧色的拦腰朝大学生队伍挤过去。

　　“那是我们警察局组织的支持沙皇陛下，反对学生游行的示威队，等一下他们就要开始什么都砸，反正砸烂的东西都会算到大学生头上……”维佳大声说着，已经成功将轿车转了个方向，几乎是挤着大学生们的身体在行驶。一些对这辆显得莽撞的汽车心怀不满的大学生们纷纷用拳头砸着车顶，发出阵阵“砰砰砰”的巨响，维佳不得不开始大喊：“……他们和大学生一动手！早就准备好的哥萨克骑兵就有道理出来镇压了！”

　　“是借口！维佳！应该说哥萨克骑兵就有借口出来镇压了！”抓着扶手，侧着身体，努力扭脖往后看的托马斯大喊着纠正维佳的用词，他一边这样喊着，一边看见在渐渐远去的示威人群人头攒动的上方，骑着高头大马的哥萨克骑兵们的身影开始出现……

　　急于逃离危险的托马斯和维佳都没有注意到：刚才，就在维佳忙着在人流中调转车头的时候，一个站在街边的路透社记者觉得构图很不错，于是举起相机将这个画面拍摄了下来。

　　伦敦，泰晤士河南岸，英国海外军事情报6处临时办公室。

　　一名40多岁模样的女秘书走进CI6二号人物詹姆斯·布来恩教授幽静的办公室，将2页文件放在教授的办公桌上：

　　“W先生，这是有人从莫斯科领事馆发来的密电……这份是有人通过香港领事馆发来的密电。”

　　“谢谢你，温妮小姐，你可以出去了。”布来恩教授放下手中的资料，拿起那两张密电，看着秘书快要出门，他问了句：“温妮小姐，不知道你对我这个新机构还满意吗？”

　　老小姐温妮抓住门柄，转过身来：“谢谢你布来恩教授，是你给了我重新工作的机会。我对能再次为你服务感到很满意。”

　　布来恩教授笑了起来：“温妮小姐，在这工作，你至少再不用担心有人会不怀好意领你去吃饭，害得你染上急性肝炎了！”

　　温妮小姐咬咬嘴唇，语气冰冷的说：“教授，我会永远记住有些事情的。”说罢便出去了，并仔细关上了门。

　　布来恩教授满意的咂了咂嘴，低头看着这两张只有一组组数字的电文。他看了看电文上的发报日期，又认真核对了一下桌上的日历，算了算时差，然后拿起铅笔，对照着电文，耐心的做着加减法，半个小时以后，在他桌面上出现了另外两张写满一组组数字的纸。

　　接着，布来恩教授起身走到屋角，打开保险柜，取出两本书：一本是牛津1914年出版的《布列颠年鉴》，另一本也是牛津出版的《布列颠年鉴》，但版本是1915年的。教授拿着这两本年鉴回到桌前，自言自语道：“从谁开始呢？”接着叹了口气：“唉，格林姆，你更让我担心，还是先从你开始吧！”

　　随着教授不断对照着新写出的一张密码上的数字翻动1915年的年鉴，这张纸上的一组组数码下面不停的被标注出单词，又过了半个小时，教授标注完最后一个单词后终于放下年鉴，拿起已经被翻译好的格林姆的来电仔细阅读。

　　看完格林姆的最新汇报，教授抬头看着对面墙上贴着的托马斯·莫兰特的照片，微笑着感叹道：“孩子，你又给了我一个惊喜，没想到你的身手居然这么好……你大概又要说这一切多亏了你少年时经受的贵族式家庭教育了吧？……唉呀呀，我怎么忘了，还有伦敦大学的运动场生涯和‘独眼铁钩射击俱乐部’可以当借口……嗯，还是没有什么破绽……”他有点失望的随手将这张纸抛到一边，开始翻动那本1914年版的年鉴，解译起保罗·波特的秘密报告。

　　又过了差不多15多分钟，布来恩教授克制住自己想提早阅读的冲动，认真的，不带任何理解的解译完了来自保罗的报告后，这才急不可耐的阅读起报告正文：

　　到达香港后和本地中国武术界的人士初步接触，正如出发前预计的那样，中国的武术界和传统医学界的关系很密切，但是关于Liu Buyi医生的最后行踪还是没有收获。我们期待几天后在到达Foshan的Baozhilin制药厂时能获得意外惊喜。

　　布来恩教授看完信，皱眉又翻看了一下刚刚用过的那本年鉴最后的索引，然后他放心的舒展了眉头：1914年的《布列颠年鉴》上Wushu这个词出现了7处呢，不用担心因为某个位置的词汇过多重复使用而被别人锁定密匙。要是涉及到极其怪僻的词汇，按照规定再麻烦也要用一个一个字母来表达。

　　布来恩教授看着密件上的Liu Buyi字样，轻轻笑起来。他从自己办公桌抽屉内取出一本书页发黄线装版的中文书，这本书的封面上用隶书题写着书名《豫西奇人录》，然后下面是楷体的作者署名：“洛阳大嘴真人”，封面的最右下角还有很小字体的一列“同治三年洛阳常记书局承印”的字样。他熟练的翻到其中一页，从右至左，自上而下，用发音有点生硬的中文开始轻声念起这页被铅笔标注过多处的文字：

　　“……柳如风，自号轻候，洛阳之万安桥人氏，本为书香世家，三世单传。轻候年十九，父母染疾，有庸医误治皆丧，讼之，因庸医姻亲为朝中某大人故旧，并复以阿堵物使阴人，轻候家财散尽而不得之，愤而欲习歧黄之术，本邑医者惧某大人之威皆拒授之，遂大笑而行，远履澳门习夷人之西洋医技，十二年乃成。后赴京兆，为三贝勒愈多年隐疾，声达贵胄官绅。轻候诊问间神色甚蔼，唯其言必称西洋医技，不可与之语华夏歧黄之术，否则大呵。时逢某大人侧室疾急，屡遣人请轻候，轻候皆以事由谢，某大人遂布衣小轿亲赴请之，乃应，乃医，乃愈。其后月余，昔年之庸医于洛阳因它事致枷栲五日，毙。其年，轻候子十岁，则异名“布衣”，携子归洛阳，出城西居。凡官绅请医，皆遣子出迎而其掩隐不见，屡之，官绅悟其子名义为“不医”，遂罢。但凡寒儒农贫之辈请医，则携子出，医则必尽其技，坊间皆曰其子名义为“布医”。发逆势初巨，流民过邑者众，轻候携子昼旦奔走，集善款而济膳食，需医者皆医之。一日，流民有鄂男股折，家人担之求医，轻候视之则断为骨裂日陈无治，告之，大号而去。复月半，轻候惊见鄂男趔趄行城西，问其，则告有医僧挂单白马寺医之。轻候携子即赴白马寺与医僧舌论医技三日，后共赴城西流民聚处各医之，围观者众，其间有皖女颊于途有流兵马伤裂骨，其状不堪，医僧以手捏之柱香间，皖女大号，视之颊则正，轻候惭服之，欲留僧而不可以，遂遣子柳布衣师僧而去。轻候余年行医如故，言及华夏歧黄术则面慎而语敬。同治二年正月初一夜，西城外火起，天明则曰轻候因匪祸而亡，坊间多有流言而不敢述此。今闻柳布衣于粤桂滇黔间医名甚誉，盖尽得轻候与医僧绝技矣！”

　　多么奇异的复仇心态和复仇过程！多么神奇的中国传统整形医学技术！每次读完这段拗口的中文，詹姆斯·布来恩教授都要在心里感叹赞叹一遍。然后他又翻了翻抽屉内搜集到的关于神医柳布衣的报道资料，这些公开资料都只是截止到1890年代初期的，其后的就没有了。

　　“真的很有意思，对吗？老托马斯。”布来恩教授摘下眼镜，用麂皮擦拭着镜片，有点疲倦的靠在椅背上，眯眼看着墙上托马斯·莫兰特的照片低声说道：“你的脸当年是不是也被神奇的柳布衣大师或者他的某个弟子捏过？……除了我和死去的苏珊，谁都想不到你有多聪明！可我一定会揭穿你的，孩子。”

恐惧（3)

更新时间2005-11-10 19:58:00 字数：9499

　一觉醒来感觉腰没事后，托马斯决定去锻炼一下身体，于是这天早上他在7点半钟便起身，换上昨天下午从游行示威现场逃离后去买的运动服装，下到酒店大堂准备出去运动。他出客房门的时候，住在这套豪华套房另外一个客房里的谢苗还在酣睡。

　　托马斯知道谢苗今天凌晨3点多才回来，当时自己刚好上完洗手间还没回到床上，就穿着睡衣出到客厅给谢苗打声招呼。

　　浑身烟味的谢苗诺维奇副局长站在客厅的小桌前倒酒喝，看见托马斯穿着睡衣出来便疲倦的向他打起招呼：“亲爱的托马斯，你还没睡？……我今天都快累死了……你要不要也来杯？”

　　在给托马斯倒酒的时候，谢苗想起了什么：“啊哈，我忘记了，今天是你们的圣诞节，我竟然没有向你祝贺圣诞快乐！”

　　“你不说我都忘了，”托马斯接过酒杯，笑着说：“你讨厌的中国有句话是入乡随俗，我看我还是跟着你在路上过俄罗斯人的圣诞节吧！”

　　“你倒是对宗教不太虔诚……呵呵，我忘记你是在印度出生的了……我算算日子……还好，我们可以在图拉过圣诞。这可能是我这几天焦头烂额工作的唯一回报了，要不圣诞就得在中亚过了……”

　　喝了口杯中的白兰地，托马斯好奇的问：“今天……昨天我碰见你们处理游行的场面了，不是很快控制住局面了吗？”

　　“抓到的全是小虾米，大鱼没逮到几个……”谢苗说着又开始给自己倒酒：“……在激进分子的圈内，地位都还没有前天咱们在阿尔巴特街逮住得那个高！”说罢他仰头又干了一杯酒，接着又倒起酒来，托马斯伸手轻轻的盖住谢苗的酒杯：

　　“我亲爱的谢苗诺维奇，睡觉前不要喝得太多，这是我的保健医生给我的忠告。”

　　谢苗被说服了，将装酒的水晶瓶放回小桌上，盖上雕花水晶瓶塞，恨恨的说：“这帮大学生，哼！迟早有一天要把整个莫斯科大学赶出市中心，最好赶到麻雀山上去！……还有莫斯科警察局这帮蠢货……”

　　“莫斯科警察局怎么了？他们的局长将军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我的好朋友？呵呵，”谢苗将外套脱下来，拎在手里走向自己的客房：“这位警察少将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两天和我说话的时候神情古怪……接着睡吧，博士。”

　　“做个好梦！谢苗。”托马斯说。

　　“对了，托马斯，”谢苗已经打开了自己的房门，又转过脸给托马斯说了句：“顺便告诉你：我们一起在阿尔巴特街抓得那个俘虏，2个小时以前在莫斯科警察局的地下室里自杀了！谁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到了一个小刀片……”谢苗厌恶的用手指在另外一只手的腕部比划了一下，做了个鬼脸后便进房了。

　　托马斯站在小桌前，发了大概半分钟呆，然后下意识的喝干了杯中的酒，接着又倒了满满一杯一饮而尽，随后便慢慢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米歇尔……”就在托马斯边想事边向大堂外天还没亮的莫斯科街头走去时，酒店的大堂副理，一位四十多岁的俄罗斯男子用法语叫住了他。在俄罗斯，法语还是被认为是用来进行上流场所交际的合适语言，英语是商业活动时的标准语，至于汉语，只有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场合中才会听到。

　　“什么事情？”托马斯也用蹩脚的法语回复道。

　　“您如果是需要健身的话，可以去酒店的后花园……”大堂副理犹豫一下后接着说：“……天没完全亮以前，您最好不要到大街上去，否则我们无法保证您的安全。”

　　托马斯想了想，也就在大堂副理的引导下温顺的去了酒店的后花园。

　　这家酒店街对面是一大片建筑式样精美的多层居民楼，这些6、7层高的巴洛克风格公寓楼据说是当年为了庆祝皇太子大婚，由罗曼诺夫皇室出资，专门从维也纳请来建筑设计师为莫斯科的下层贫困市民设计的。建成以后，沙皇政府将整个小区600多套房子都公开分给了那些没有钱在莫斯科购房的工人家庭。当年半个欧洲的报纸都曾经大肆赞扬了这一善举，认为这是沙皇政府逐渐走向民主与文明的象征，只不过在托马斯入住这酒店的时候就知道：对面的这一大片房子早就成为莫斯科的小店老板们、政府机构的小职员们，还有那些在莫斯科定居的普通外籍人员的居住区了。

　　在早上9点，天色刚刚亮起没多久的时候，就在这片居民区最靠近酒店这一侧的某个房间内便神秘的聚集了5个人。

　　这间空荡荡的屋子面向酒店大门的那面窗户上挂着厚厚的窗帘，在窗台上放着一只德国生产的“蔡斯”望远镜，还有一个塞满了烟头的啤酒瓶。此刻一个小伙子站在窗台旁，小心的将窗帘挑开一条小缝，耐心盯着酒店大门处的动静。屋子中央，另外三个小伙子围着一个相貌极其消瘦，一直眯着眼，嘴里不停抽烟的年轻女人在谈论着什么。

　　“……你敢确定你的消息没错吗？郭文。”这个女人盯着站在她对面的一个头戴鸭舌帽，脸蛋圆胖的中年男子，用沙哑的嗓音说。

　　“多拉小姐，你应该相信我，”这个叫郭文的男人神情委屈的说道：“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才打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位英国博士就是沙皇内务部7局请来的英国特务专家，昨天对游行示威的镇压行动确实是他一手策划的，他当时就化了妆在镇压现场指挥行动，坐在一辆外表很普通的警察局侦察车里，我连车牌都打探到了……”

　　那个被称做多拉的女子没有说话，而是将叼在嘴唇上烟取下来，往地下弹了弹烟灰，接着又叼回嘴上。

　　“……你们在阿尔巴特街临时改变目标，差点打死的那个和内务部7局副局长谢苗诺维奇在一起的客人就是这位英国特务，据说他还开枪参加了跟你们的人的枪战，你们应该知道他俩就一起住在对面的酒店里。”郭文接着补充道。

　　多拉还是没说话，继续透过烟雾看着郭文。在她的逼视下，郭文圆胖的脸上渗出了汗珠。

　　“多拉小姐，”旁边一个30出头的男子慢悠悠的说：“我想郭文这次的消息应该是有根据的……”男人说着从自己敞开的皮夹克里掏出一叠照片递给多拉：“……这些是我们在邮局的同志偷偷翻拍的照片，全是昨天那些在现场拍照的外国记者要寄回给报社的，我们在警察局的同志认出来其中一张照片上有一辆‘雪弗来’是莫斯科局的侦察车……”

　　在他说话的时候，走到电灯下的多拉将照片举到离自己眼睛很近的地方，一张一张费力的看着，终于，她将那张拍有“雪弗来”正在人流中调头的照片挑出来，递给郭文：“是这辆车吗？”

　　郭文和那个刚才说话的男人一起扫了眼照片，同时对着多拉点点头。

　　“那个英国人出来了！”站在窗口监视的小伙子轻声叫道，然后将望远镜递给闻声疾步走到窗前的多拉。多拉接过望远镜，才想起自己的视力已经不行了，于是她无奈的将望远镜递给身后那位刚才掏出照片的男人：

　　“安德烈，还是你来看吧。”

　　“没错，就是那个和谢苗诺维奇住一起的英国佬……他上了车……就是那台‘雪弗来’！照片上的！”安德烈举着望远镜激动的说。

　　多拉手有点颤抖着将烟头塞进窗台上的啤酒瓶，回过头看着郭文：

　　“郭文，这次你的消息还算有点准确，谢谢，你可以走了。”

　　郭文站在那里没动，圆脸上呈现期待和尴尬交织的表情。多来愣了愣，明白过来，轻蔑的一笑，然后冲另一个小伙子点了点头，接着低头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根香烟，叼在嘴上，又掏出一个打火机，不再去看郭文。

　　那个小伙子走到郭文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卢布，点了几张递给郭文。郭文接过卢布，贪婪地看着小伙子手中那叠钱，咽着口水。小伙子厌烦的皱起眉头，又递过去2张。郭文脸上终于露出了还算满意的表情，于是被给他钱的小伙子几乎是搡着出了房门。临出门时，郭文还回头对多拉说了声：

　　“多拉小姐！我是一向同情支持你们革命的，革命再有需要时别忘了找我啊……”

　　等郭文被打发出门后，抽烟的多拉突然将刚吸了一口的香烟碾灭在窗台上，决断的说：“收拾一下，我们撤，这个点不能再用了。”

　　放下望远镜的安德烈点头说：“没错，郭文这种垃圾是靠不住……瓦西里，你刚才多给了那垃圾多少钱？”

　　送郭文出去的小伙子正在收拾地下的一叠文件，听到他问便抬起头说：“多给了他4条烟钱，怎么了？”

　　安德烈转脸对多拉说：“在西欧和北美的俄侨组织对咱们‘俄罗斯自由民主之路’最近的行动很不满，他们表示要是我们再不进行对沙皇政府的大规模攻击行动，他们就要停止对我们的资助了。”

　　多拉的脸上出现了不耐烦的表情：“我16岁就为了向那些腐朽的沙皇政权贵族老爷们开枪而坐牢，8年的牢狱生涯差点让我成了瞎子，我们有数以万计的同志为了向那些贵族老爷们开枪而牺牲了自己生命，我们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同志因为想对那些贵族老爷们开枪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让那些躲在国外的胆小鬼们去不满吧！我们今天勇敢的战斗不是为了他们……”她说到这里开始激烈的咳嗽，房间里其他人都用崇拜和景仰的表情看着她。

　　多拉止住了咳嗽，接着说下去：“……我们今天勇敢的战斗不是为了他们，我们是为了在将来的某一天，民主的光芒可以照耀到俄罗斯祖国的每寸土地，生活在这片伟大土地上的每个孩子都可以在自由的天空下昂起理想的面孔！”

　　房间里其他的男人都兴奋的互相看看，用压制到极低的声音，充满激情的低声欢呼道：

　　“乌啦！乌啦！乌啦……”

　　只有安德烈皱着眉沉默不语。多拉看见安德烈的表情，微笑起来：“我亲爱的安德烈，这些年您就象一个大哥哥一样照顾着我们，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您四处奔波去筹集经费……好了，安德烈哥哥，您可以告诉那些胆小鬼们：为了俄罗斯解放，最近我本人会亲自出面去干掉沙皇镇压人民反抗的特务头子谢苗·谢苗诺维奇，以及一个手上粘有俄罗斯人民鲜血的英帝国主义特务专家……”

　　安德烈急忙说：“不行，多拉小姐，您不能亲自去，您的眼睛……”

　　多拉果断的说：“安德烈，不必为我担心，我手里干掉的反动派比这些小伙子们加起来的还多！我的眼睛是得了病，但是为了俄罗斯母亲，我向这两个反动特务开枪的时候绝对不会打偏！……瓦西里，你马上去挑选两个小伙子，要那种会打枪，够机灵，为了革命甚至能向儿童和妇女们开枪的……安德烈大哥，还得麻烦您去搞点钱，还有5把好用的手枪……对了，千万不要忘记给我们每个人准备服装和道具……”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冲进酒店房间去干掉那两个大特务？”有个小伙子傻呼呼的问道。

　　瓦西里轻轻扭住这个小伙子的耳朵，嬉笑着说：“万尼亚，你可真是个笨蛋――你以为这两个大特务住进对面的酒店只是因为那里够豪华吗？你去冲冲看，你会连他们那间房的房门都看不到，就被埋伏在酒店里的特务们打成筛子！”

　　房间里的人都轻声笑了起来。这时，安德烈站在打开的房门口，探头向外仔细观察了一遍，回头给大家打了个手势，于是由瓦西里打头，一干人匆匆出门下楼后四散而去……

　　情报贩子郭文慢悠悠的走过一个街角，瞧瞧四周，然后闪身钻进停在路旁的一辆中国产的1915年型号的“宝马”车内。他还没有完全关好车门，汽车便已经启动，接着就驶离了这片街区。

　　车内，郭文一边好奇的扫视着车上豪华装饰，一边唠叨着：

　　“这车可真不错，中国人的技术水平就是高！将来有钱了我也买这么一台……不行，在俄罗斯开中国生产的车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被那帮反华的激进分子给砸了，等我有了钱，还是买辆德国生产的BMW车吧……也不行，德国人现在还和我们打仗呢！……要不买辆美国生产的‘林肯’？那也好，总比俄国自己生产的破‘涅瓦河’要好点！……唉，不知道我们的将军局长什么时候会对刚才那帮激进分子动手，他老人家要是哪天不想再玩这个放长线吊大鱼的游戏了，把这帮人全抓了，我就又少了一笔收入……不过也不怕，俄罗斯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激进分子，抓了一批马上又会出现好几批……听说圣彼得堡那边的同行最近生意特别好，一份情报能卖十好几家买主呢！……

　　格林姆·格雷一边熟练的驾车，一边注意观察着前后的情况，没有搭理郭文的唠叨，一直等开出2公里后，他才对副驾驶位置上的郭文说：

　　“怎么样？郭文先生，刚才那些革命者没有怀疑你吧？”

　　“先生，吃我这碗饭的人总是会被所有人怀疑的，不过今天还算不错，他们相信我的话，已经开始仇恨那位英国博士了！”郭文洋洋得意的说。

　　“是我给你的照片发挥作用了吧？”

　　郭文从自己怀中掏出一张和刚在那张一模一样的照片来，带点惋惜的说：“我本来想在最关键的时候将这张照片拿出来卖个好价钱，可没想到他们手里也有张从邮局搞到的，倒省了我不少口水……不过可惜的就是――我少赚了不少钱。”

　　听到这里，格林姆·格雷不由得大笑起来：“是吗？那可太有意思了！”他笑着用一只手从怀中掏出一小叠英镑，看也不看就扔到郭文怀中。

　　郭文点了点英镑，欣喜的说：“您可太大方了！先生……您还需要我做点什么呢？尽管吩咐我好了。”

　　“刚才我让你干的事情，你谁也别说，包括给对你们那位少将局长也别说。你就汇报说，我只是让你打探了一些那些激进分子对莫兰特博士的态度。记住了吗？”

　　“记住了，您放心，我这个人是很讲究职业道德的。”

　　格林姆·格雷讥笑着将车停在路边，对着郭文又掏出一大把英镑：“郭文，要是你在我离开这个国度之前不把今天的实际情况说出去，我走之前就会给你这些钱。”说罢，他将钱装回到自己怀里。

　　郭文的圆脸上因为激动而发红，汗水直流，眼光一直跟随着那把英镑，直到它们消失在格林姆的怀中，才咽了咽吐沫，声调中带着激动说道：“先生，虽然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向你发誓：为了这些钱，我不但在你走以前不说，就是这辈子我也不会说出去今天的事情。我以圣母的名义发誓！”

　　“很好！”格林姆满意的点点头，从郭文手中收回了那张照片，然后向郭文做了一个请下车的手势。

　　等这个情报贩子下车后一关好车门，格林姆就疯狂大笑着驾车扬长而去。

　　这天下午，多拉小姐的那位安德烈大哥出现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座别墅内。别墅内的一位中年亚洲裔男子在听完安德烈关于今天早上的情况的汇报后，先是高度评价了安德烈的这个情报的重要性，接着又表示必须在请示上级后才能就是否暗地里支持这次刺杀行动做出决定。

　　在安德烈离开后，这位亚洲裔中年男子在拨了个电话后也驾车离开别墅，一路上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用左手抓着方向盘，右手在旁边的一张纸上写着一组组数字。

　　在莫斯科市区一个街区内，当他驾车第2次经过同一家小商店门口后，那个一直在小店窗户里往外看的店铺老板走出店门，将一把扫雪用的大木铣靠在店门外墙上，然后象是忘记了做什么似的又回去小店内。中年男子驾车第3次经过时，扫了眼那把代表“后无跟踪，一切正常”意思的大木铣，不动声色的将车拐进前面一个小巷内。

　　小巷内的一栋普通的公寓楼里，某套房间租住的单身女人，一位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在听到门铃声后，仔细的从门上的小孔里看了看，开门将中年男人迎进了房内。这个公寓的租户很多都是在莫斯科各种机构担任秘书类职业的单身姑娘，大部分都有可以在经济上帮助自己的有钱情夫。对这个单元的姑娘们来说：这位柳巴姑娘有个在莫斯科从事贸易的朝鲜商人情夫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这位朝鲜商人进屋后一边脱外套，一边大声用朝鲜口音很重的俄语和柳巴说着话，抱怨今天的天气太冷，上午去郊外陪客户打猎时差点被冻死。等柳巴关好门后，他停止说俄语，低声用中文说道：“准备发报。”

　　姑娘点点头，走进自己的卧室，拉起窗帘后，从床下拖出一个沉重的黑箱子放在床上，打开后是一台无线发报机。姑娘将发报机的天线连接到收音机的天线上，然后接通发报机电源，戴上耳机，坐倒在床边地毯上开始调试波段。

　　在在姑娘做准备工作的时候，中年男人走进厨房，给自己泡了杯热茶，又从厨房的架子上拿了瓶戈瓦斯，走过客厅，将戈瓦斯瓶子头朝下小心的立在门缝处，然后才回厨房端起茶杯走进姑娘的卧室，并认真的反锁上了卧室的门。

　　头戴耳机的姑娘在取得联系后，向中年男人点点头，于是这个男人端着茶杯，将一张开车时在车上写好的全是一组组数码的纸递给姑娘。姑娘对照着这张纸上的数码开始熟练的按动发报电键……

　　15分钟后，在已经是深夜的北京，某栋戒备森严的大楼里，一位女机要秘书将已经解译的电文送达到值班领导的桌面上。这位值班领导认真审阅着这张电文：

　　自：莫斯科，1916年12月26日，223号

　　致：总部领导

　　回复时间要求：乙级

　　正文：1小时20分钟以前，2819号向我汇报：俄罗斯自由民主之路准备暗杀俄罗斯内务部第7局的副局长谢苗诺维奇·安东诺夫，以及1名内务部请来帮助镇压反抗组织的英国特务专家莫兰特博士。如何对待这次暗杀活动，请指示。电文结束

　　值班领导看罢，随手签了名，将电文递回给机要秘书，说：“还是让部长们批示吧？”

　　“部长们都去了医院，”机要秘书为难的说：“连该今晚值班的刘副部长都去医院了！”

　　值班领导叹了口气：“今晚能去医院是政治态度方面的表示，我是不够这个资格，要不我也肯定去。”他说罢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端起茶杯来喝了两口。

　　女机要秘书迟疑的问：“吴副局长，你看这电报怎么处理？乙级程度按照要求是要在2个小时内回复的呀！”

　　“要不这样吧，”吴副局长叹了口气说：“那家医院也是有保密电话的，你叫通电话，请医院的机要员叫刘副部长来接电话，我亲自向他汇报。”

　　某家比刚才那栋特殊机构办公大楼戒备更森严的医院，戒备最森严的一栋三层楼内。

　　一名医院的机要员从1楼的机要值班室内匆忙走出，几乎是一路小跑的穿过大厅内默默站立的100多个各色服装官员组成的人群，跑上由几对年轻尉级军官把守的楼梯。机要员在2楼的楼梯口站住脚，对把守2楼楼梯口的两名校级军官之一低声说了几句，然后就目送那名校上校匆匆走开，自己耐心的在楼梯口等待。

　　上校走到3楼的楼梯口，对着把守在3楼楼梯口的两名少将之一低声说了几句，少将挥手让他等在这儿，自己脚步很轻，节奏却快的走到3楼走廊里。在这条走廊里默默站立着20多个部级官员和中将级军官，少将走过他们身边时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包括那几个军衔比他高的中将。走廊上有扇双开门，门上的写着大大的两个字“安静”，在门前站着两个50多岁的便衣官员，满脸严肃。看见少将过来，其中一个官员威严的摆了摆手，示意他不可以进去。少将走近他，用不卑不亢的态度轻声说：

　　“刘副部长，我就是找您的……1楼机要值班室有你们部的保密电话找您。”

　　刘副部长愣了愣，只好悄声给旁边把门的另一位官员解释了一下，兴味索然的跟着少将离去。这时，双开门被轻轻推开一扇，一个中年护士用几乎听不见任何声音的脚步疾步走出，随手将门关上后开始小跑的去走廊另一头一间亮灯的办公室。把门的这位官员急忙抓住还没有完全关严的那扇门，悄悄将眼睛贴在门缝上向里看去：

　　里面其实也是个稍短一点的走廊，走廊里也站了十来个官员和将领，只不过官职都在正部或以上，有军衔的全是上将。走廊里只有一个宽大的病房门，事实上这也是这层楼唯一的一间病房，此刻站在那间病房门口的两边的两个男人都是中国人大半都认得的人。他们两个的眼睛也一直看着那扇病房门，好象能透视看见病房里的情形似的。

　　这位扒在走廊门门缝上还想多看一阵的官员，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肩膀被重重的拍了一下，恼火的一转脸，却看见刚才那位出来的中年护士拿着一叠白纸正不满的瞪着自己。于是，这位官员尴尬的笑笑，急忙闪开，让护士进门。护士进去后顺手将门关紧，再也没有留下任何缝隙……

　　刘副部长跟着值班员走进机要值班室，另一个值班员急忙站起来将一直放在桌面上的保密电话话筒双手递给他。

　　刘副部长抓起话筒，威严的“嗯”了一声，接着不耐烦的听对方汇报情况。听得差不多以后，他打断对方的汇报，说：

　　“小吴，这样的情况按照道理应该向部长汇报，可今晚的状况我不说你心里也该明白……那这样吧，你先让他们等等，我看看明天上午把相关的几个局长都叫来通报一下好了……对，按纪律为了防止不应该的错误，这种事情是应该由相关局局长协商后报意见给部长再决定，可今晚不是个讲平时那些规矩的日子啊……”

　　就在这时，1楼的大厅里突然传来一阵不大的人群骚动声，接着传来有人忍不住哭泣的声音。刘副部长立刻判断出是什么情况发生了，他慌忙对电话里说：“小吴，我不能给你说了！我得上去了！你们斟情处理好了！”说罢，匆匆扔下电话，一路小跑着就出了值班室。这时，在1楼的大厅内已经能清楚的听到3楼传来的骚动声，还有女性的哭泣声。把守楼梯的年轻尉级军官们眼泪全都流了下来，但是他们还是站稳身体，用严厉的眼神制止了好几个流着泪想走上去的人。刘副部长穿过这道单薄而威严的警戒线，奋力向3楼奔上去……

　　无数道无线电波在1个小时以后从北京向全世界各个角落飞去，这些电波大多数都只有一个内容“1916年12月26日晚……中国现政权的创造者，被中国人称之为‘国父’的杨沪生于北京去世……”

　　在莫斯科，那间幽暗的卧室里焦急等候的223号间谍收到的是一份这个时间内从北京发出的无数电波里与众不同的电报：

　　自：北京，1916年12月26日，047号

　　致：莫斯科，223号

　　回复时间要求：甲级

　　正文：按03号指示请斟情处理。电文结束

　　中年男人是严格按照制度，一个人走到厨房里独自将电文密码解译的。看完后，他愣了愣，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总部的03号领导有对自己下过命令，通常自己接受的行动指令都是来自01号，即部长本人发出的。但是谁也没有说过03号的指令就不执行啊！一定是01号有什么重要的事分不开身，才授权03号副部长处理的――想到这里，223号有点后悔：自己图省事，想快点得到回复，结果将回复时间要求定在乙级，看来以后得注意了，要考虑到01号领导的时间……

　　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在洗菜池里将电文成灰烬，并拧开水龙头，看着灰烬被冲进下水道后，他走回到卧室里，对着期待已久的柳巴说口述了几组数码，在柳巴将这几组数码飞快的发送完以后。中年男人已经将自己的衣服脱得差不多了，他穿着短裤背心走过去替柳巴姑娘把沉重的黑皮箱放回床底，跟几个同样款式的衣服箱子摆在一起。等他直起身来，满脸微笑的姑娘把衣服也脱得差不多了……

　　自：莫斯科，1916年12月26日，223号

　　致：北京总部

　　回复时间要求：子级

　　正文：指示收到，即将执行。电文结束

　　因为这份电报的回复时间要求是在10日内回复即可，所以北京那栋大楼里的机要办公室将这份电报没有放在给部长及时审阅的分类内，这份电报于是和它前面的那3份电报一起静静的躺在机要室的文件夹里……

　　第2天晚上，安德烈大哥开着一辆破旧的“圣彼得堡”牌汽车，将两个大箱子送到了多拉小姐的藏身处，并告诉多拉，这些都是他从某个同情革命的黑市商人那里搞来的。当多拉小姐用她那有严重眼疾的眼睛，看清楚箱子里除了衣服和鞋子外还有3把那甘式手枪，2把勃朗宁式手枪，甚至还有3枚意大利造手雷的时候，高兴的搂住安德烈的脖子，亲得他半个脸都湿了……

恐惧（4)

更新时间2005-11-20 21:39:00 字数：14222

　1917年1月6日。伦敦，泰晤士河南岸，英国外交部下属的海外军事情报6处临时办公室。

　　詹姆斯·布来恩教授已经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在杨沪生去世后，世界各大国各个情报机构都陷入到对“杨沪生后中国”局势的研究和评估，CI6也不能例外。整整一个圣诞假期，CI6在教授的带领下都在不停地做着情报搜集以及分析研判的工作。

　　世界战争眼看着进入了第5个年头，却丝毫没有结束的兆头。美国是参战了，但是这个西方最强大的国家此刻还忙着跟墨西哥的那个小丑在荒凉的墨西哥高原上进行猫捉老鼠的游戏。当然，美国海军因为上不了岸没法参演这出警匪片，所以除去在加里福尼亚海湾和加勒比海沿岸的警戒外，大部分蓝水力量还是投放到了大西洋战场。遗憾的是，在美国舰队浩浩荡荡开往老欧洲之前，英国皇家海军与中国海军已经联手把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那一点海军力量打得不敢应战。除了在围剿同盟国潜艇部队的时候还能充当一下栅栏和警铃的作用，美国海军其它的用途倒也不多。

　　协约国最需要的是美国的陆军对欧洲战场的力量投入，可美国已经具备作战能力的常备陆军都在墨西哥扮演着西部赏金杀手的角色，其他征集的300多万陆军才刚刚开始6个月的训练期，还需要半年才够得达到上场杀敌的要求。这次大战与以往战争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参与者的军事专业技术程度要求空前的高，军队以更类似精密机器而不是骑士团的面貌出现在战场上。那些以往战争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战争专栏作家们很难再用以前那种“左翼”如何、“右翼”又如何的词语描述和评论这场战争中任何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纽约时报》的特约评论家艾兹拉·庞德在其专栏文章中感慨到：……人类杀人的技术已经进步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十来个出身平民家庭，从来没听说过汉尼拔或者亚力山大是谁，也不知道拿破仑的军事思想有什么内容，仅仅接受过2年相关工程科技训练的飞行员小伙子们只需要在欧洲上空轻轻地按一下按扭，一次杀死的人口数量就可以使特洛伊城下厮杀10年的希腊英雄们自愧不如……

　　中国政府对战争的想法更加古怪：大量的情报显示，当那位伟大的杨――这是协约国国家对杨沪生的称呼，同盟国自然称其为邪恶的杨――还在弥留之际，中国政府就开始为组织一个大部分由日本人构成的远征军而全力以赴，据说这支人数庞大的东亚远征军准备投入地中海战区进行作战。目前，中国政府的特使正在和日本天皇政府关于出征进行细节研讨。全世界各大国的情报机构都在关注着中国人这一古怪的战略计划，甚至已经有一些种族主义者开始悄悄在协约国内部散播“新黄祸”的说法，当然，在官方的场合，这种有损协约国之间团结的说法是听不到的。

　　但詹姆斯·布来恩教授这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倒不是和上述战争局势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他没有睡觉的原因很简单：作为CI6的实际领导人，布来恩教授在过去30多个小时内在和国会下议院的财政委员会为了CI6的正式办公大楼的建设预算做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先是原先外交部的90万英镑的建筑预算被财政委员会驳回，接着内政部发难，对CI6的建筑规划又提出质疑，内政部认为按照CI6的人员编制，这座计划中的办公大楼实在是太大了点。

　　布来恩教授明白：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温斯顿阁下以及法务大臣阁下对外交部成立CI6机构的不满所致，至于已经获得内阁会议情报助理官提名的戴维·高邓更是在白厅圈子里没少为此捣鬼。

　　正式办公大楼的建设预算能否获得通过，不仅仅会对未来CI6的办公条件形成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会影响到刚组建不久的队伍的士气。外交部能够提供给布来恩教授的人员大多数是情报分析人员，以及一些在外交使馆工作过的职业外交家，这些都是当初“圆点”在人员结构上急需却不可得的。遗憾的是，与此相比，外交部能够给教授提供的情报行动人员就太稀少了！布来恩教授想尽一切办法四处搜罗能够执行现场情报任务的人员，可早有防范的圆点和军方情报机构基本上已经封杀了教授在这些系统内挖人的可能。教授好不容易从各种角落里搜寻来的临时人员在正式加入CI6这件事情上态度都很犹豫，包括刚从牛津大学招募的那些在校生――由于战争对高素质人员的迫切要求，议会已经批准各类与战争直接相关的部门，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在大学里招募年龄超过19岁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目前挤在这个临时办公地点里工作，要是让他们得知建楼预算没有被通过，肯定都会觉得这个新组建的机构是没有前途的……

　　30多个小时在白厅圈子里不停的周旋，期间又领着会计部门数次紧急修改预算报告的内容，一直到2个小时以前，布来恩教授才获得了一个机会：议会财政委员会将CI6的大楼预算审核权踢给了战时内阁会议，并表示如果星期一的内阁战时会议能够关于这个新机构办公大楼的预算提出具体意见，下议院将会认真对待战时内阁的建议……

　　神情疲惫的教授拖着脚步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全身上下一股由于宿夜没有洗澡换衣服造成的怪味。他疲惫的瘫倒在自己的办公椅中，掏出烟斗，用因为疲劳而不断颤抖的手装上烟丝，点着后深深的吸了一口，心中开始怀念起以前和戴维·高邓搭档时的好时光――那时候，这些行政方面的问题从来不用教授自己担心，只要自己提出情报业务方面对行政工作的要求，经过和戴维·高邓一番半真半假的讲价后，戴维·高邓总是能按时把需要的东西搞到手……

　　“戴维，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很多方面远远不如你……”布来恩教授看着墙上戴维那潇洒的身姿，不由轻声感慨道。但是紧接着，当他看到戴维照片旁那几张托马斯·莫兰特博士的相片时，一股深深的仇恨涌上了心头……

　　我们在对Foshan的Baozhilin制药厂拜访中并没有获得关于Liu Buyi医生确切下落的消息，但是我们确知至少在1895年以前，这位医生还有在中国南方从事医疗活动的记录。在制药厂，当科柯按照事先布置故意在格斗比赛当中受轻伤，Huang老先生亲自给科柯治疗时，我随口提到中国神奇的传统骨科整形技术，老先生说，Liu是他们那个年代最好的骨科整形医生，后来在1890年代后就去给国家培养人才去了。考虑到充当翻译的那位中国同行也在场，我没有追问细节。但是在中国，国家这个词既可能是指政府，也有可能是指军方或其它任何机构。我和科柯将北上前往中国北方，继续以考察中国武术的名义和传统医学界的人士交流，坚信能获得关于Liu医生最终下落的消息。――保罗·波特发自英国驻广州商务代表办公室

　　……

　　北风呼啸着在这个城市中肆虐，令街道旁的电线持续发出尖利的声响。风将地面的雪粒卷起后四处飞扬，漫天蔽日，整个城市都好象要被白色的风暴所淹没。图拉，骄傲的城市，俄罗斯帝国的武器之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乡，此刻她的一切风采都被这白色越来越浓重的掩盖起来。

　　“……情报的最终价值并不在于拥有，而是为了帮助有需求的部门做出决策，因此，我不太赞成美国同行们那种疯狂搜集一切情报资料的做法，显然他们骨子里认为只要拥有情报便意味拥有情报的内在价值――这就好象你用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去获取某栋公寓里居住着的100个姑娘的个人资料，其实呢，你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和其中一个姑娘上chuang……”讲到这里，托马斯故意停顿一下，好让一旁的同声翻译将自己这句带有色情味的比喻充分的加以渲染。可在翻译用俄语说完后，预期中会心的笑声并没有出现，托马斯面前的20多个来自俄罗斯各个情报单位的学员们依旧板着脸，认真的，一丝不苟的书写着笔记。

　　天哪！他们不会连这个下流的笑话都书写在笔记中吧！托马斯内心在绝望地喊叫着，但是多年的授课经验还是让他不动声色的坚持讲下去：

　　“……因此，对情报的研判不是一种简单的定量分析，情报的主体不是别的，是人，一个人在做什么？又想做什么？一群人……也就是一个组织在做什么？又计划做什么？这是情报分析的核心。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在情报研判专业中，其作用不能互为替换。因为一个人也好，一个组织也好，他或者他们准备做什么之前总是要有自己的计划，同样，这个计划也会在实施的过程里不断的进行调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当变化出现的时候，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做出不同的选择。一个成熟的组织也一样，每个组织也会有自己的性格，在相同的局面下会做出不同的选择。牢记这一点，牢记你面前的情报对象是谁，对象的行动特征是怎样的，对我们最终基于情报对对象人群即将进行的行为做出预测是非常重要的……停电了？”

　　应该是同声翻译将最后一句“停电了？”都不假思索的翻译出来，教室里总算响起了一阵轻微的笑声――这可是今天整整一个上午的授课中唯一的笑声！

　　不知道是不是电线被大风吹断了，托马斯·莫兰特博士正兴致勃勃的讲着课，突然屋子里的电灯就熄灭了，于是整个房间在中午11点多的时候陷入到傍晚般的昏暗当中。托马斯扫兴的闭上嘴，扭脸看着拜占庭式的大窗户外肆虐的风雪。在他面前的三排座位上，20多名来自俄罗斯各部门的情报分析专家安静的注视着他，没有丝毫骚动，仿佛那些刚从外面一路小碎步跑进房间，正忙碌着点蜡烛的总务人员们不存在一样。

　　看来这些安装在墙上的烛台经常被使用！看着每个烛台上方那一块块被熏黑的天花，托马斯在想：这间临时被征集用做课堂的教室，平时是这家国立军工厂的设计讨论室，如果连这里都经常停电，那俄罗斯的战争工业生产现状就绝对没有沙皇政府自己吹得那么乐观……

　　几个总务人员在熟练的点完蜡烛后便退出了，托马斯等房门被关紧，清了清嗓门，又开始上课。这是他在图拉进行的第一天授课，在谢苗诺维奇副局长的极力邀请下，莫兰特博士后天还要对这些俄罗斯同行们再上一整天的情报分析专业培训课。

　　这批学员显然素质都不错，从他们当中一些人的面部表情的反应上判断，其中至少有一半人能听懂英语，托马斯心里想：而且在自己故意先用中文引用了几句中国古籍上关于间谍行为指导原则的论述，接着才用英语做出解释时，至少可以肯定有4名学员明显是在听到中文的时候就已经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了，要知道，自己所引用的文言文相当拗口，就算在中国，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听懂的！这些情报分析人员的素质明显要高于自己在圣彼得堡进行同业交流时遇见的那一批。为什么？为什么俄罗斯负责对外情报业务单位之一的内务部7局会把相对优秀的一批情报分析专家放在国土中部距离莫斯科不到200公里的地方？目前，对俄罗斯威胁最大的敌人是德国和奥匈帝国，战争已经进入了乌克兰境内，俄罗斯军队节节败退，如果不是协约国的帮助，圣彼得堡是否还能将战争进行下去都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多相对优秀的情报分析专家是在图拉工作呢？看来，这头俄罗斯熊对中欧的德意志鹰举动固然警惕，但是在内心深处，大熊对乌拉尔山那边巨龙的动静更加防范……

　　“……好了，现在大家可以提问了，只有前3个问题可以在课堂上进行讨论。”托马斯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于是便笑着说道。

　　学员们从容而安静的举起左手，等待他这位老师的选择。博士指了指刚才表现出能听懂中文的一个学员，微笑着示意他可以提问，于是，其他的学员又安静的将手放下，没有任何声响。

　　“您好，莫兰特博士……”站直身后，这个学员刻意礼貌地减慢说话速度，以方便翻译者的同声翻译：

　　“……您可以称呼我马连卡，博士。我想问：如果，我们在情报工作上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定性分析上，会不会导致对变化的可能性缺乏预测？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的目的是和某栋楼内，100个姑娘当中的1个……谈情说爱，虽然理论上我只应该关心这1个姑娘的情况，但是因为她还和其她99个姑娘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如果那99个姑娘当中的1个对我不满，而我又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向我喜欢的那个姑娘表达爱意时，非常有可能因为另外一个姑娘的恶意诽谤而遭受失败……”

　　“好问题！马连卡。”托马斯微笑着示意对方坐下，然后又示意另一个刚才举手的学员发问。

　　“您好，莫兰特博士……我的问题很简单：如何最快速度判断出面临情报的真和假？您知道，我们获得的情报资料经常因为来源不同而互相矛盾，这种情况下真伪判断是首先需要进行的。在这一方面，您自己的体会是怎么样的？”

　　“您好，莫兰特博士……我最近碰到一个问题：我所服务的机构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让我们这个部门关于某个地区的人群大规模暴力倾向程度做出量化的预测，可我们在做的时候却发现有好几个必需的数据谁都没有，谁都给不了我们……”

　　“你们都用哪些数学工具？基础数据处理是用马尔柯夫链吗？”托马斯打断了第3个学员的叙述，突然问道，在获得对方的点头肯定后，他笑着说：“试一下用这个模型吧，我前年自己设计出来的，目前的使用纪录证明这个模型还算有用。”托马斯说罢，抓起粉笔在黑板上快速写出一个数学方程式，写完后，他又仔细将其中几个部分用红色的粉笔标注了一下，然后这才转过身来。他满意的看到：大部分学员已经记录完毕，但是都满脸迷茫，只有刚才那个第一个获准提问的学员脸上流露出兴奋的表情，跃跃欲试。

　　“亲爱的马连卡，”托马斯冲那个学员亲切的说道：“这个方程式让你产生熟悉感了吗？”

　　“博士，”马连卡站起身，礼貌的笑了笑，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激动说道：“您写得这个方程式应该是在参考量子物理学中‘布朗运动’的基础原理后设计的，主要思路是在承认个体行为测不准的同时肯定群体行为倾向的规律性……我也曾经这样考虑过，可我总觉得这样进行人群行为分析时总还是存在几个逻辑断点……”

　　“太棒了！”托马斯·莫兰特博士高兴地打断马连卡的话：“这就是情报分析的最大挑战所在――逻辑断点！我们在进行以人群为基本单位的行为预测时，虽然可以采用大量的数学统计工具帮助我们对人群行为的规律做出归纳和分析，但是，因为我们预测的对象是人，而人的很多行为是非理性、非逻辑的，所以，在人群行为分析上，不要认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可以互相替代……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方程中的这3处其实就是所谓逻辑断点所在，这3处值在代入计算时都要根据经验值进行加权处理。情报是真还是假？你对事物发展前景的态度是沮丧还是失望？你面对一个问题时是准备完全凭借理性还是投入激情？你自己的这些理性判断或感性选择都将对经验值的加权产生重大影响，乃至影响到对整个人群行为预测最终的结果。经验值是什么？是你对目标人群文化特征的理解、是你自己对人类大历史的理解、是对自己天赋的自信――这些都不是数学能给我们的，因为在这里所要依靠的是造物主赋予我们最奇妙的能力――想像力和创造力！”

　　以马连卡为首的学员们在同声翻译的话音落后，沉默了大约近1分钟，然后开始热烈的鼓掌。真是个不可思议的民族！托马斯心里想着：在1870年中国政府经议会批准后颁布的后来被欧洲评价为“科学技术抢掠宣言”的《对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研究活动进行支持的法案》（简称：《科技支持法案》）实施之后，在理论科学领域的奖项“杨沪生奖金”和工程科学领域的奖项“史秉誉奖金”分别设立后，欧洲国家的许多科学界就开始出现和商人们一起并肩向东方涌去的趋向。俄罗斯，只有欧洲科学研究的社会环境和政府政策环境最恶劣的俄罗斯，她的科学技术人员不为所动，其中就包括数学大师安德烈·安德列耶维奇·马尔柯夫。在布朗和维纳等人已经开始在中国上海享受安静幸福的学术研究生活时，俄罗斯以马尔科夫为代表的科学家们一边艰难的从事着科学事业的探索，一边在和沙皇独裁统治进行着更为艰难的搏斗。无论是工程技术领域的佼佼者，还是理论科学与基础科学领域的大师，所有的俄罗斯科学界的领军人物没有一个去中国……

　　就在这家兵工厂的大门口斜对面的一条小街街口，从这天上午开始就有一辆挂有莫斯科车牌的“圣彼得堡”牌轿车停靠在路边。风雪当中，这辆破旧的轿车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车中有人，只是每隔1个小时，当周围确证没有人的时候，车里的司机会将车打着火，发动5分钟后又将火熄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水箱和油路因为温度太低在轿车需要启动的时候发生故障。

　　寒冷的车内，瓦西里和万尼亚穿着厚厚的大衣，眉毛和眼睫毛上挂着白色的冰霜，安静的坐着。前风挡玻璃上有一小块被刻意除去冰霜，两个人就通过这个小孔观察着风雪当中的工厂门口，差不多每隔5分钟，两人当中就得有一个将脸贴近前风挡玻璃，用自己的嘴哈出热气，融去观察孔上已经出现的薄薄冰霜。

　　“小万尼亚，该你了。”看着观察孔上又出现一层薄冰，瓦西里说。

　　“上次就是我，这次该你了。”万尼亚不满地说道。

　　“小万尼亚啊，小万尼亚，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懒惰了！”瓦西里笑着说，然后还是凑上脸去将嘴贴近玻璃哈出热气。

　　万尼亚不满地说：“总是说：‘小瓦尼亚你要这样，小万尼亚你要那样……’好象我没有长大似的。我都19岁了！”

　　瓦西里认真的除完薄冰，身子往后靠了靠，仔细看了看观察孔的效果，然后满意地砸咂嘴，这才说话：“呵呵，我们的小万尼亚长大了，是大人了――你已经和姑娘们上过床了？大男人万尼亚。”

　　“你总是那么庸俗，瓦西里，我也是一个革命者，我年龄小，可我参加革命已经2年了！你听说了吗？顿巴斯那边的革命党领导人里有个叫尼基塔的小伙子今年才22岁，16岁就当他们那个组织的领导了……”

　　“你说的那个尼基塔我知道，那个尼基塔和你可不一样――我听说他16岁那年是被宪兵抓错了，进了牢房以后和一帮革命知识分子关在一起，后来革命者要从牢房挖洞出去，需要有个人做名义上的领导，万一挖得洞被发现了好有人顶罪，于是就选可怜的尼基塔当领导……嘘，看！”

　　瓦尼亚正听得入神，听见瓦西里的告警，急忙把脑袋也凑过来――

　　在兵工厂门口，两名站岗的宪兵正拦住一辆黑色的轿车检查证件，一个男人从后座下来，很傲慢的对宪兵挥舞了一下手里的证件，宪兵们看见他，急忙陪着笑放行。那个男人坐回车内，然后轿车驶进厂区大门。

　　“是谢苗！内务部7局的谢苗诺维奇！”万尼亚激动的说。瓦西里抬手给他的肩膀上来了一拳！

　　“你小声点！”瓦西里在训斥完万尼亚之后，略微思考了一下，然后说：“万尼亚，你在这里守着，我去通知多拉小姐。”

　　“嗯，我守在这儿，你放心吧！”万尼亚说罢，对已经把手搭在门把上的瓦西里说：“你还没有讲完那个尼基塔的事儿……”

　　瓦西里注意观察着厂门口来回踱步的宪兵，轻声说：“那个尼基塔的事？呃……后来，地道挖好了，可谁也不知道外面是不是有军警埋伏，谁都不敢第一个下去……尼基塔站出来说：‘各位，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也知道你们选我当领导是为什么。可现在，既然你们谁都不敢带头，那就让我这个领导先走吧！’于是，尼基塔就领头下了地道……我走了， 小心点！”看见宪兵们的视线转过去，瓦西里趁机开门下车，很快就消失在白色的风雪中。

　　没能听完整个故事的万尼亚郁闷的裹了裹大衣，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奶酪――这是他自己的珍藏，是上次他的舅舅从顿河老家带来的，就剩这一小块了。他将奶酪送到嘴边，一边专心的透过观察口看着厂门口的动静，一边用舌头仔细舔着这一小块奶酪……

　　功德齐圣徒的圣弗拉基米尔大公勋章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设立的，共分四级，今天谢苗给托马斯带来的是第三级弗拉基米尔勋章。正准备下课的学员们为托马斯感到高兴，纷纷鼓起掌来。脖子上挂着勋章的托马斯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用手摸着勋章上的花题字母。

　　“利益、荣誉、光荣――这些词汇真的很适合你，莫兰特博士。”谢苗笑着大声说道：“这是沙皇陛下和我国政府对你前些天勇敢行为的奖赏！这个荣誉我们很少给外国客人的，你可以为此感到骄傲！托马斯耶维奇。”

　　利益？荣誉？光荣？托马斯心里觉得很滑稽：是因为我自己救了自己命？还是因为我开枪打死了那匹漂亮的白马？这时谢苗上前将他紧紧抱住，行了一个俄罗斯式的拥抱礼，学员们看着托马斯那不知所措的模样，都笑了起来，但是掌声没有停顿。

　　这时，电灯突然间又亮了起来，一瞬间这间临时的课堂里竟然显出了几分辉煌！大家都把这个当成好兆头，掌声更热烈了，甚至有学员拍起课桌，发出快节奏的巨响。

　　仿佛是觉得这样的气氛还不够热烈，窗外的厂区内突然响起高昂的汽笛声，穿透力极强的雄厚巨响在风雪中气势磅礴地回荡着！托马斯和学员们都愣住了，看着谢苗跑到窗口，艰难地扒在宽大的窗台上向下看去。

　　“是不是中午下班的汽笛？……”在汽笛声消失后，有个学员说了句，立刻在周围人蔑视的眼光下闭上了嘴。

　　这时，汽笛声再一次响起，厂区内传来几声隐约的枪声！谢苗从窗口收回身体，脸色惨白的用俄语大声咆哮了几句，于是学员们立刻行动起来，每个人都从身上掏出了手枪，有两名学员拎着枪向走廊里跑去。谢苗粗暴地将托马斯拉到外面的小衣帽间，将托马斯的大衣从衣架上取下来，扔给托马斯，然后自己也穿上刚刚脱下不久的大衣，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勃朗宁”手枪顶上火，嘴里还不停用俄语低声诅咒着什么。周围的学员们也用最快的速度穿好大衣，谁先穿好谁就拎着枪跑去走廊里。

　　“出什么事了，谢苗？”托马斯一边飞快地穿着大衣，一边问谢苗。

　　“暴乱！其它的情况我还不知道，但是肯定这里有激进分子在进行武装暴乱！汽笛声应该就是暴乱的信号！”谢苗看托马斯穿好大衣，又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递给托马斯：“拿着，应该用得着。”托马斯犹豫了一下，但是在外面传来一阵“马克辛”重机枪射击的声音后，他马上就接过了手枪，以及谢苗又从大衣内掏出的两个备用弹鼓。

　　汽笛声一阵一阵响着，中间夹杂着各种枪声。谢苗和托马斯在持枪学员们的簇拥下到二楼，看到马连卡和几个先下来的学员蹲在楼梯口处，紧张的看着下面。办公大楼的一楼传来一阵机枪枪响，然后就看见最先出课堂的那两名学员拉着一个中年男子跑上楼来，男子的肩膀上流着血。谢苗迎上去盘问那名男子，旁边有人撕下衬衫，给那个快速回答问题的男子做紧急包扎。

　　第7局派来当翻译的男子这时凑到托马斯身边，低声解释说：“那是我们局在这家军工厂的驻厂代表……他说工人们发生了暴乱，现在已经占领了包括成品仓库在内的所有车间，有多少人参加了暴乱、是谁组织的现在都还不知道……”

　　这真是见鬼了！就不能换个日子，等我走了再搞武装革命吗？托马斯在心里骂道，但是他还是用很平静的语气对翻译说：“厂里平时有多少军警？”

　　“他说平时有300多宪兵和100多警卫……明天是圣诞节，大部分管理人员都提前放假了……警卫们好象有很多都参加了暴乱，宪兵们的宿舍被偷袭，就算没死也大半是被俘了……现在就这座办公楼门口还有一个班的宪兵在抵抗……”

　　楼下传来两声爆炸的巨响！震得楼道里满是灰尘，然后伴随着一阵“乌啦！”的欢呼声由远及近的传来，就再也听不到枪响了。谢苗果断的做了个手势，于是两名学员扶起那名受伤的驻厂代表，所有的人跟随着谢苗又向楼上撤退。

　　他们回到四楼的时候，两名学员持枪将几名瑟瑟发抖的总务人员押过来，谢苗冲上去用枪口顶住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总务员的额头，低声而又凶狠地说着什么。

　　托马斯看了旁边的翻译一眼。手里拿着枪，脸色发灰的翻译这才想起自己的职责，急忙对这位刚刚获得圣弗拉基米尔勋章的尊贵客人翻译道：“副局长问他们是不是也想参加暴乱，那些总务员说他们和下面那帮穷工人们不是一路人……副局长问电话还能不能打通，他们说电话里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副局长问这座大楼有没有别的出口，他们说……没有。”翻译在说最后一句的时候，嗓音已经开始颤抖。

　　这时，从二楼传来一阵鼎沸的人声，有跑动的脚步声，还有砸门声，间或还有俄语的高声喊叫声。楼道里的人都不吭声了，20多个人紧紧握着手中的枪，齐刷刷看着满脸汗水的谢苗诺维奇。谢苗用更低的嗓门问了一句自己枪口下的那名总务人员什么，那名总务人员用颤抖的手指了指旁边一个门，于是，所有的人都静悄悄的随着谢苗的手势进了那个门。托马斯进去的时候，已经可以听见楼梯间那边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

　　这个门里是一个小会议室，会议室的里面是一间装饰豪华的大办公室。老总务员在大办公桌后的墙板上摸索了几下，打开一个暗门，于是所有的人都进了暗门后的密室。

　　这间密室没有窗户，大概有40多个平方，里面有一张大床和一个衣柜，还套着一个不大但是设施齐全的卫生间。人都挤进来后，那个老总务员小心的关好暗门，于是整个房间都暗淡下来。过了好一阵，凭借从差不多快到天花的那个外形精巧的通风口透进的光线，托马斯的视力才适应过来，勉强可以看见站在床上的谢苗正在冲自己招手。

　　在翻译的帮助下，托马斯上了大床，走到谢苗身边。谢苗将嘴凑到他的耳边，悄声说：

　　“这是厂长大人用来休息的密室，那个老头说整个工厂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间密室……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到……”

　　谢苗闭上了嘴，因为外面传来砸门的巨响，然后有几个人走进了厂长的办公室，大声用俄语聊着天，还有翻箱倒柜的声音。

　　密室里的人们连呼吸都停止了，一个个僵硬在那里。托马斯感觉到身旁的谢苗身体正在颤抖，于是轻轻把没握枪的那只手搭在谢苗的肩膀上，按了按。在昏暗的光线里，托马斯看见谢苗面带感激的冲自己做了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勉强停止了颤抖。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大声的呵斥声，随后，明显可以听到最先进来的几个人都出去了。稍顷，两个男人对话的声音开始响起。谢苗一边注意倾听着，一边用最和缓的呼吸方式呼吸着――这也是此刻这个房间里的人们普遍的呼吸方式，微微张着嘴，慢慢的呼吸，尽量将气息声降到最低。

　　外面的那两个男人开始激烈争吵，其中一个还摔碎了一个玻璃器皿，然后大步走了出去。另外一个追到会议室门口喊了几句，然后奋力摔上门，也离去了。

　　密室里的人们都长舒了一口气，随即好象都被这异口同声的舒气声吓住了，急忙都闭上了嘴。

　　谢苗对托马斯低声说道：“这两个是这家工厂暴乱的头子，一个叫谢尔盖，另一个叫马克洛夫……谢尔盖认为要将暴乱分子的头目们召集到这里开会，商讨下一步计划，马克洛夫认为先得派人将成品仓库里的东西送到别的暴乱工厂去，谢尔盖不同意，他认为别的暴乱工厂应该主动派人来问他们要东西才对，说这是关系到整个暴乱的领导权的问题，马克洛夫就走了，说是他自己找人去送东西……”

　　“这家工厂到底生产什么东西？”托马斯悄声问。

　　“野战火炮……还好，他们没有炮弹……”

　　……

　　“马克洛夫！”

　　“多拉小姐……”正在指挥起义工人将两门37mm口径火炮装上卡车的马克洛夫听到身后有人叫自己，转过脸来，意外地看见由几个起义工人持枪“护送”过来的多拉小姐一干人等。

　　“马克洛夫指挥，这个女士和她的人身上都带着枪，还帮我们收拾了厂门口那几个宪兵……”领队的起义工人说。马克洛夫没有理睬他，而是上前握住了多拉的手：“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整整4年了！”

　　“是啊，没想到我们又能在一起战斗了……”多拉小姐说着，从马克洛夫手中轻轻抽出了自己的手。显然，因为碰到了老战友，她的心情也很激动：“你们这次起义有多少工厂参加？我刚才好象听到别的工厂也在拉响汽笛，都是你们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吗？”

　　“这次起义是我们图拉的社民党、自由工人党，还有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和一些小的革命团体一起发动的，按计划整个图拉应该有12个工厂9000多人参加。您呢？多拉小姐，您是在哪儿听说我们的起义计划，又是带了多少人来参加的？”

　　“我事先并没有听说你们要起义的消息，事实上，我带了5个小伙子到图拉来是为了另外一些事情……”

　　“这是怎么回事！是谁批准你们将火炮搬上车的！”一阵暴怒的呵斥声响起，马克洛夫和多拉扭脸看去：只见谢尔盖领着几十个持枪的起义工人跑向仓库这边，一边跑，谢尔盖一边大声喊叫着。

　　搬运火炮的工人们都停下手，看着马克洛夫。马克洛夫的脸一下子胀得通红，他大声呵斥道：“谁让你们停了？继续装车！别的工厂的兄弟们还等着大炮呢！”

　　“停下！都给我停下！没有起义领导委员会的批准，这家工厂的一根铁钉也不能搬出去！”谢尔盖站在马克洛夫面前，神色严厉的冲那些工人们喊道。

　　“谢尔盖，我是这家工厂的起义总指挥，我有权力决定对其他起义工厂进行支援！”

　　“马克洛夫同志！你的权力是起义领导委员会授予你的！这家工厂的一切现在都属于起义工人，属于社会民主党图拉支部，没有起义领导委员会和社民党图拉支部的同意，任何人不能动这些革命物资！”

　　“谢尔盖同志，虽然你是图拉支部的书记，但是你应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有很多火炮，但是这家工厂内没有1发炮弹，只有赶紧将火炮送到弹药厂那边，这些炮才能发挥作用！那里有的是炮弹……”

　　“对！那里有的是炮弹！还有企图抢夺图拉起义领导权的自由工人党人！请你回答我，马克洛夫同志，为什么炮弹厂的自由工人党不按照事先的约定把炮弹送过来，而是要我们社民党将火炮送过去？为什么？”

　　“他们派人来说：炮弹厂的起义过程里发生了一点意外，现在他们还没有拿下炮弹厂的办公大楼，急需我们的大炮支持……”

　　“马克洛夫同志，你相信那些自由工人党人的话吗？你认为他们那里的反动派比我们这里的难对付吗？你相信炮弹厂的办公大楼比我们这里办公大楼结实吗？当他们有了大炮和炮弹之后，他们还会要什么？――他们接下来就该问你要整个图拉起义的领导权了！我的马克洛夫同志！”

　　“谢尔盖同志，难道您认为图拉起义的领导权就那么重要，社会民主党的利益就那么崇高，值得您用整个起义失败，用无数起义工人的鲜血为代价去捍卫吗？”一旁的多拉终于忍不住了，她用讥讽的语气问道。

　　这时，风雪已经小了很多了，正午的阳光透过云层惨淡的照射下来。阳光中，谢尔盖眯着眼打量着多拉，然后神情逐渐变得古怪，他用一种带有原来如此意味的语气说：

　　“瞧啊，这不是社民党的脱党分子，恐怖主义者多拉小姐嘛！难怪马克洛夫突然对社民党的根本利益漠视起来……是您亲自请这位多拉小姐来参加起义的吗？马克洛夫先生。”

　　“谢尔盖，我虽然脱离了社民党，但是我没有背叛革命，我想我还是有参加革命的权力。恐怖主义者？没错！这是沙皇政府的走狗们对我的称呼，我相信在俄罗斯人民心中对我还有另外一个称呼――革命者！”

　　“够了！”马克洛夫暴喝道：“难道当年在西伯利亚大家还没有吵够吗？不管大家对革命的道路怎么理解，但是大家对推翻沙皇统治的目标是一致的……”

　　“所以，你就违反纪律，通知这位你爱慕已久的女人一起来参加革命，一起罗曼蒂克……”谢尔盖的语气是讥讽的，但是他的脸色却已经非常阴沉，手逐渐往腰间的手枪枪柄上摸去。

　　“你卑鄙！”多拉小姐愤怒地喊道：“没有人通知我这里有一场起义！我对参加你们的这种散沙似的武装起义也没有丝毫的兴趣！你总是那么下流！谢尔盖……”

　　“多拉小姐！”马克洛夫打断了她：“不许你侮辱我们的武装起义，侮辱我的同志！如果你是来参加起义，那就请你服从起义领导委员会的纪律，如果你不想参加，那么请你带着你的人离开！马上！”

　　“在没有查明这其中的原委以前，不可能让这位社民党的叛徒随便离开！来人，将这几个可疑分子先看押起来！”谢尔盖将手枪握在手中，厉声叫道。

　　“无耻！”多拉激动得说话都哆嗦：“你这种所谓的革命者总是这样：对待其他的革命者比对反动的沙皇政权还凶残！只要其他人和你们的革命理论不一致……”

　　“以革命的名义将这几个人抓起来，带去看押！”随着谢尔盖的命令，几名起义工人上前要抓多拉等人。多拉一把打开某个起义工人的胳膊，瞪着马克洛夫：

　　“马克洛夫，这就是你对待当年战友的方式？”

　　“多拉，你应该明白，革命者必须要有纪律……”马克洛夫低下头去，软弱的解释道。

　　“哈哈哈哈……”已经被两个起义工人反扭住胳膊的多拉神经质地大笑起来：“……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懦夫，当年我的眼睛就应该全瞎掉……至少不用在今天看到你的这副嘴脸！”

　　万尼亚已经被吓得大哭起来，他使劲挣扎着，被一名起义工人从身后砸了一枪托，登时安静下来……

　　“放开他们！”马克洛夫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大喝一声，然后对着谢尔盖低沉说道：“让他们走，我会对此负责的……”

　　“马克洛夫同志，革命者必须要有纪律……”

　　“谢尔盖，就当我求你。”马克洛夫痛苦地注视着谢尔盖，用更低的声音恳求道。

　　谢尔盖看着马克洛夫的眼睛，皱眉思索了片刻，终于无力的说：“好吧……有些当年的事情我也记得……我会和你一起承担责任的……”

　　马克洛夫征得谢尔盖的同意后，向那些押送多拉等人的起义者挥挥手：

　　“放了他们……押送出厂区……”

　　“马克洛夫指挥，他们的武器呢？”一名起义工人举了举手中的用一块包袱皮裹着的几把手枪和几枚手雷。

　　“以革命的名义将手雷没收，手枪我们没多大用，出厂后还给他们吧！”谢尔盖飞速地做出决定，然后对马克洛夫说：“我已经通知起义领导委员会成员在厂长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了，希望你马上来，马克洛夫同志。”说罢，他就带着那几十个武装工人急匆匆地走了。

　　“就按照谢尔盖同志的意见处理。”马克洛夫对一名领队下令：“然后通知警戒线：任何无关人员再擅自进入厂区，将会遭到射击！”然后他又对另外一名身穿工厂警卫服的起义者下令道：“你带几个人，开辆车去炮弹厂，告诉那些自由工人党：新造的大炮不经过校准试射是不能正式使用的……我们很理解他们对大炮的需求，但是本着对起义者生命负责的精神，我们希望他们还是按照以前的约定，先给我们一车炮弹，让我们完成校准试射后再把合格的大炮给他们送过去。”

　　说罢，他转身向办公大楼方向走去。多拉在他身后喊道：

　　“马克洛夫，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对你说……”

　　“多拉小姐，我不认为在你我之间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谈！”马克洛夫头也不回地边走边大声说：“你走吧！眼下对我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赢得这场武装起义！”

　　“傻瓜！”多拉大声喊道：“你们这样的起义只能让革命力量遭受更大的损失！你们最多是杀死一些可怜的士兵，最后再被反动派象狗一样的杀掉！……”

　　她在喊叫当中，被起义者推搡着走远……

　　风雪已经完全停止，城市的上空回荡着远处激烈的枪声，听着这丝毫没有减弱迹象的枪声，马克洛夫加快了步伐，大步向办公大楼走去，他预感那儿还有另一场战斗……

恐惧（5)

更新时间2005-11-23 14:00:00 字数：13788

　沙皇政权对俄罗斯的独裁统治迟早会被推翻！――这个命题的正确性任何一个受过20世纪10年代基本政治学教育的人都不会怀疑，包括那些正在为这个政权效命的那些官员和将军们。问题是：被推翻的时间是迟还是早？

　　1905年，在中俄战争结束后不久，敖德萨就爆发了以黑海舰队战舰“波将金”水兵为主的士兵和市民起义，虽然那次起义的表面原因是水兵们长期以来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变质的伙食，但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信号――俄罗斯的沙皇统治已经是摇摇欲坠了！

　　1905年水兵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了，但从此俄罗斯各种革命团体和组织开始纷纷兴起，大家都忙着准备推翻沙皇政权独裁统治所需的各种革命工作。然而，一直到1916年，这个腐朽的，在经济、政治、对外战争，对内统治和外交关系等方面都表现出耸人听闻的腐败和无能的沙皇政权，它居然就这样在悬崖边上晃悠到了1917年，依旧高压统治着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过亿人口的各族人民。

　　为什么？

　　欧洲的一些政治评论家认为：中国政府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从1908年开始给予俄罗斯沙皇政权的经济援助，是维系沙皇政权统治的一个决定性力量。尽管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的传统，中国日用产品在俄罗斯市场的销售情况并不令人满意，但是由中国低息贷款兴建的俄罗斯矿业和冶金企业还是将廉价的原料和半成品源源不断的运往中国，在中国，这些原料和半成品被加工制造成工业品销售往欧洲和北美，以及全球其它初步工业化的地区和国家。廉价的原料和半成品使中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得到了保证。中国和俄罗斯在1908年以后，特别是1912年战争爆发以后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已经形成了前厂后矿和前店后厂的经济合作模式。俄罗斯丰富的矿产和原料资源，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沙皇政权也在这种经济模式里获得了持续的高额回报，得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勉强应付国内日益严峻的社会形势。

　　欧洲的另外一些政治评论家认为：1912年爆发的战争挽救了俄罗斯沙皇政权。本来难以为继的沙皇政权统治在战争爆发后，得到喘息的机会――全社会大部分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底层劳动者的注意力被转移，国内的人群矛盾所带来的压力在爱国主义传统下被转换成了对德意志民族的仇恨。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被这些年轻人们抛到了一旁，大家更多时候更喜欢谈论的是库图佐夫和苏沃洛夫。青年一代相信只要赢得战争，俄罗斯的一切都会得到改变，而且建功立业的野心在俄罗斯青年尚武的身躯里从来都不缺乏，个人命运和政权的命运在战争爆发之后竟然获得了大方向上如此的一致，于是，沙皇政权得以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苟延残喘。

　　俄罗斯的革命党人从来没有象1912年到1914间年那般狼狈过：战争的爆发引发了革命者内部关于支持战争还是发动起义的大争论，刚刚因为战争爆发被沙皇政权从西伯利亚大赦回来的革命党人们，几乎还没跨过乌拉尔山脉就彻底分裂了！过去依靠的主要革命基础力量也就是那些青年学生们，在1912年和1913年都狂热的以各种形式参与战争，在他们看来，所有在这种时候谈论民主与自由，谈论推翻沙皇统治的人都是俄罗斯民族的败类、叛徒！

　　于是，至少有1/4的革命者也成了疯狂的爱国者和积极的战争参与者――据说，当初在东欧前线，有不少敢死队的成员就是自愿报名参加的前激进分子。还有1/4的革命者在看到形势不妙后，选择了潜逃国外，他们可不愿意被沙皇政府用战时惩治奸细的法律给收拾了，这些逃出去的人，后来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政府收养，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那些革命党人有的潜伏在工厂里暗自培养自己的革命力量，有的就象多拉小姐那样成了各种恐怖主义事件的主谋，还有的天晓得是躲在什么地方耐心等待着时局的变化。

　　到了1915年，随着沙皇政权在军事上的节节失利，300多万的青壮劳动力被从农村抽出来成为炮灰，特别是主要粮食产地顿河流域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村青年一向是沙俄军队将军们的最爱，于是，本来就已经在中亚战争（漠北战争）中失去中亚粮仓的俄罗斯粮食供应能力更加的捉襟见肘。进入1916年，中国政府鉴于世界战争局势发展的复杂性，急剧缩减了对外的粮食出口额度，并且在国际市场上伙同美国大幅度抬高了粮食价格以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工业结构上有重大缺陷的沙皇俄国不得不号召人民勒紧裤腰带，用节省下的宝贵硬通货去购买中国、英国和美国生产的战争装备，如战车、飞机、火炮、各类发动机和电机、通讯器材和光学仪器等等……

　　俄罗斯的市民们开始痛恨每个月都在减少份量的粮食定额供应，农民们开始痛恨让他们的子弟们不停去送死的战争，工人们开始痛恨每周80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以及随着物价飞涨而剧烈消减的实际收入，总之，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厌倦这场令人绝望的战争，仇恨带来这一切的沙皇独裁统治，革命的时机成熟了！

　　革命的时机成熟了！从战场上拣回性命的、从潜伏的工厂里走出来的、从军警追捕下逃脱的，以及被外国政府送回来的和谁也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革命者们都在高呼：革命的时机成熟了！

　　1916年，因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这一年内，俄罗斯大地上就新诞生了至少800个革命团体，几乎每个革命团体不论大小都坚信由于某种原因，自己这个政党才是俄罗斯革命最正确的领导力量，俄罗斯的未来应该由自己这个政党来掌握！于是，在1916年，沙皇政权的军警机构很意外的发现：那些令他们恐惧的革命党人正在忙着彼此之间的权力争夺和思想路线斗争，暂时还顾不上和沙皇政权做什么殊死的斗争。就算某个小政党在某个小地方搞了个武装起义――要是十来个人对小警察所的武装袭击也算的话――但是因为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在其他革命团体的冷漠甚至敌视下，这样的起义一般都在24小时内就宣告失败。

　　马克洛夫是从战争前线回来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不是逃跑回来的，社民党对他这位战场上被提拔起来的沙俄陆军少尉的军事组织才华很重视，在1916年年初安排了一个担任那个部队军医主任的社民党地下党员以传染性肺病的名义给他办了病退手续，然后命令他和老熟人谢尔盖搭档，一起到俄罗斯武器之都图拉进行地下工作。

　　马克洛夫还记得自己身穿少尉军装，怀揣病退证明，从前线坐火车去莫斯科向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到的路上，正好跟一个哥萨克骑兵中尉坐在同一个车厢里。那个哥萨克骑兵中尉给他描述了前不久他们部队奉命在白俄罗斯镇压当地一个小城武装起义的全过程，在描述完最后哥萨克士兵如何在小镇广场上枪决参与闹事的暴民们的场景后，哥萨克骑兵中尉用轻蔑的语气做了总结：

　　“……这些激进分子还好说自己是有知识的人，就他们那点打仗的水平和抱团的劲头，还不如我们在西伯利亚围捕的那些土匪团伙们高呢！”

　　那个哥萨克中尉轻蔑的表情和最后的评价马克洛夫总是记得的，所以，在准备这次图拉工人起义的时候，他尽可能将图拉其他的革命团体都说服参加，并努力使大家都意识到组织和纪律的重要性。效果究竟如何，马克洛夫心里没有数，但是他对整个大局势很有信心：图拉周围，乃至整个莫斯科地区的沙俄作战部队数量都不多，只要起义者能在图拉坚持1周，周边的局势就会象盐洒在热油锅里一样沸腾起来，到那个时候，全俄罗斯的革命形势将会风起云涌，起义的枪声将会响遍俄罗斯大地，反动腐朽的沙皇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訇然倒下！马克洛夫在战争前线打了整整3年仗，他很清楚前线缺衣少食，对将军们极度怨恨的野战部队下层官兵是什么思想状况，只要后方的革命火炬已经遍地燃烧，前线的部队马上就会崩溃，所有的士兵都会拼命往家跑去，任何敢于阻拦这回家洪流的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在长达1个多小时激烈的辩论后，马克洛夫终于说服火炮厂由社民党党员构成的起义领导委员会表决通过决议：同意向其他的起义工厂提供火炮支援，但是炮弹厂的自由工人党必须在下午4点钟以前将2卡车炮弹运到火炮厂。同时，作为提供火炮支援的条件，所有的其他起义工厂的起义领导委员会都必须在今天下午5点30分以前派遣全权代表来火炮厂参加全图拉起义者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按照各厂参加起义的人数比例进行表决，计划通过一系列表决，确定这场起义领导实施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的构成。

　　谢尔盖做了会议结束时的总结发言：“同志们，俄罗斯历史新的一页就将在我们手中翻开！这一页之后，一个自由、民主、崭新的俄罗斯将会出现在欧亚大陆上！让我们把握好目前的每1分钟，不要让祖国的美好前程从我们的手指缝隙里滑落！努力奋斗吧！俄罗斯亿万被压迫的人民就在我们身后热切注视着我们！”

　　与会代表热烈的鼓掌。就在他们的背后，在厂长办公室内的密室里面，20多个俄罗斯内务部第7局的特工人员和一个来自英国的间谍博士托马斯·莫兰特正默默倾听着外面所有的声响……

　　幸亏密室里面有一个卫生间，幸亏卫生间的水龙头里还有水，特工们和带他们进来的总务员们就靠轮番进到洗手间去喝冷水熬过了这2个多小时。肚子里满是凉水的托马斯·莫兰特和谢苗·谢苗诺维奇半跪在床上，让四个特工学员在周围拎着毛毯将他俩罩住，以防止他们俩讨论问题的声音被外面的人听见。

　　“怎么你们会对这次武装暴乱事先一点消息也没有？”托马斯·莫兰特在毛毯罩住自己和谢苗之后，第一句话就是抱怨的提问。

　　“图拉的政治动态监控是由莫斯科工作站负责的，他们的情报多半是来自莫斯科警察局那边……一定是莫斯科警察局出现不该有的状况了！”

　　“这么大规模的起义，革命党的中央机构一定要开会讨论，我知道你们在大一点的革命党中央机构里都有卧底……你别瞪我，谢苗，在情报行业里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我就是想知道你们的卧底怎么没有事先发出警报？”

　　“我怀疑这不是一次高层人物指挥下的武装暴乱。你要知道：现在俄罗斯几个大的激进政党，象社会民主党、自由工人党、俄罗斯解放组织这些大的政党内部都在忙着争权夺利，根本没有时间组织这么大的规模的起义，更别说和别的党进行合作了……多半是图拉当地的这些激进组织自己协商发起的一场暴乱……也不排除，这些图拉的激进组织决定撇开自己的中央组织，联合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这次暴乱就算被镇压了，这个新的政党也能在他们那个圈子里获得很高的地位！这种情况最近这半年也发生过类似的……”

　　“图拉附近的军队多吗？”托马斯·莫兰特暂时接受了谢苗的解释，急忙打断了他的话。

　　“整个大莫斯科地区能执行正规作战的部队都很少，最多1万多点，能派到图拉来的更少――莫斯科那边局势也一直不稳定……“

　　“现在怎么办？我们不可能一直在这个小地方挤着……时间久了就会被发现，到时候一颗手雷就可以结果大家……”

　　“刚才有个总务人员说，这上面的天花里可以爬出去人……通风道太窄，咱们这种身材肯定不行，天花也不一定能承受得住……”

　　“可以爬到哪儿？”

　　“可以从楼角的暖气管井下到楼下……地下室有暖气管通道通到锅炉房，从那儿应该能出得去。”

　　“找两个机灵点的小伙子出去，想办法和外面的军方取得联系――千万不要和警察局联系！千万！”托马斯果断地用命令的口吻说。

　　“为什么？”谢苗不解地问，然后看见托马斯讥讽的微笑，慢慢也回过味来：“这帮俄罗斯人的败类！说不定那位局长将军也参加了……”

　　“不说这些了，现在就行动，争取能在下午5点30分以前联络上军队。”

　　“托马斯……你不会让想让我们参加战斗吧？”谢苗几乎忍不住要喊起来，正好外面又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拍击桌子的声音，否则他的第一声大声称呼多半会被外面的人听到！

　　“没有办法，我们的人太多，只能这样，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托马斯无奈的说。

　　……

　　“马克洛夫指挥！谢尔盖同志！”散会后谢尔盖和马克洛夫刚走到四搂的楼梯间，就有个起义者从后面追上来喊道：“刚才我们审问了厂区大门口活捉的宪兵，他交待说：今天上午有大概20多个客人来厂子里说上什么课，然后中午的时候还有个内务部第7局的官员也来厂子里……”

　　“内务部第7局？”谢尔盖和马克洛夫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俩过去可没少跟这个机构打交道。

　　“那20多个客人呢？还有那位第7局的老爷是哪一位？”谢尔盖问。

　　“这个俘虏说，只有他们班长才看过那个证件，可他们班长已经被咱们打死了……现在我们找不到那个官员，也找不到那20多个客人。”

　　“20多个客人来厂里上课，然后就消失了？总务处的人呢？问问他们这20多个客人是哪儿来的，是谁安排他们用厂里的地方上课的，又是到这来上什么课的？”马克洛夫一边若有所思的思考，一边向面前的这位起义者发问。

　　这时，在他们头顶上方，小伙子马连卡和另一个年轻的学员正沿着天花板上的狭窄通道艰难爬行着。外面时不时传来的枪声掩盖了他们爬行时难免发出的细碎声响。

　　“厂长大人昨晚就回了莫斯科，这两层楼的总务员们也都跑得看不见人影了，估计这帮胆小鬼们这会儿已经躲进家里的床底下发抖呢！现在我们正想办法从别的途径打听那帮人的下落……”

　　“好了，20多个来这里上课的人？多半这时候已经跑到火车站了，这件事情不重要，我来处理好了！”谢尔盖不耐烦地打断了起义者的汇报，他转脸对马克洛夫说：“你还是赶紧去布置一下工厂的防御，号召市民参加起义的宣传小分队要立刻出发，不能迟疑……还有，晚上的会场警戒一定要注意，我有个主意……好了，你先去忙吧！”打发走了站在一旁的起义者，谢尔盖压低嗓门对马克洛夫说：“我有个好主意：晚上会议表决时，你要安排一些身材够壮，样子够凶的警卫人员在会场门口，万一那帮糊涂虫们犯糊涂乱投票，我只要一打个暗号，你就让咱们的人……刺刀……手雷……吓唬一下他们……你明白了？”

　　“谢尔盖，我们这样做太龌龊了吧？”马克洛夫吃惊的说道。

　　“对妨碍我们走正确革命路线的人为什么要客气？对敌人仁慈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可今天来开会的不是敌人，虽然他们和我们的政治理念有出入，可眼下他们还是我们和沙皇政权斗争时的战友！”

　　“眼下？我问你：你认为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推翻沙皇政权需要多长时间？”

　　“只要全国范围的武装起义都开展起来，推翻沙皇政权只需要3个月，不会再长了……”

　　“很好，那么在推翻沙皇政权以后，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商讨新的国家体制和各项法律……”

　　“我亲爱的马克洛夫先生，您认为到了那一天，您今天所说的这些自由工人党，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还有别的那些已经掌握了武装力量的政党会老老实实坐下来，听取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建国计划吗？”

　　“谢尔盖，我们不能因为预见到明天他们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威胁，今天就用卑鄙的手段来威胁他们听从我们的安排。真的有那么一天，这些党派真的不肯按照人民的意愿坐下来民主协商政治问题，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再用暴力的手段解除他们的暴力嘛！”

　　“幼稚！马克洛夫，这么多年了你在政治上还是那么幼稚，仅仅是因为今天的你要坚持迂腐的骑士风度，明天的俄罗斯人民就会要此付出更多的鲜血！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为了维护你的所谓道德和良知，你准备让俄罗斯人民用鲜血去做代价？”

　　“谢尔盖耶维奇，当年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你的口才就让很多大知识分子自愧不如，我说不过你，可是我总觉得你所提的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有些不通顺……”

　　“现在不是探讨逻辑学的时候！听见外面的枪声了吗？起义者们还在和沙皇政权做殊死的搏斗，我们等一下用暴力威胁将那些糊涂虫们引导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来，就是为了让外面正在战斗的那些起义者们的鲜血不白流！难道你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理想产生动摇了吗？马克洛夫同志。”

　　“从来没有！从我加入党的那天起我就把一切献给了党……”

　　“很好，那么现在我就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莫斯科地区执行委员会图拉支部的名义命令你：马克洛夫同志，今天下午到晚上，你在安排武装力量保护图拉起义者代表大会会场的同时，你也必须安排武装力量以保证社会民主党对本次起义的绝对领导权！”

　　……

　　还不到6点多钟天就黑了。图拉的一个小教堂内，等万尼亚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教堂的长椅上，身上盖着两件大衣，瓦西里正坐在他脚边闷声不响的在烛光下阅读一本发黄的《圣经》。

　　“瓦西里……我这是怎么了？他们呢？”万尼亚疲惫地问道。

　　“你醒来了？……先喝点热茶吧……多拉小姐他们都在教堂对面的小餐馆里开会，这的神甫可不愿意有人拿枪进教堂……只好让我来陪你了。”瓦西里笑嘻嘻说着，从旁边拿过一个用厚厚的棉套裹着的军用水壶，拧开盖，倒了一盖杯还冒着热气的茶给瓦西里。

　　万尼亚喝了一口热茶，用手摸了摸脖颈后枪托砸过的地方，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开始发呆。

　　“怎么了，我的小万尼亚，被人砸了一枪托后，你怎么就变得深沉起来了？”

　　“瓦西里，我就是有点难受……不是为那一枪托，我就是有点想不通：大家都是革命者，都是为了俄罗斯自由民主的将来拿起枪和反动沙皇政权斗争的人，为什么就会这样？”

　　“万尼亚，多拉小姐就是担心你醒来后会觉得难受，所以让我在这陪你……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当年，她的眼睛受伤不是沙皇政府的反动军警干的……”

　　“多拉小姐的眼睛不是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时候出的毛病吗？”

　　“倒是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但不是因为得病……1912年战争爆发后，沙皇宣布大赦，当时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社民党人已经做好了武装暴动的准备，在听到大赦令后，大家开会商讨取消暴动的事情……多拉不同意，她认为向沙皇政府签具保证书来获得大赦机会是一种精神上对革命的背叛……争吵持续了几个小时，所有的与会者都不能说服多拉……最后，与会代表们以投票形式通过了取消暴动，签署保证书换取大赦的决议，多拉小姐宣布她要退出社民党，自己领人单干……可怜的多拉小姐，她被那些人关在地窖里整整30多个小时……怕冻死她，那些人在地窖里放了烧煤的火盆……煤烟……人是被救活了，但是她的眼睛从此就……”

　　瓦西里低沉而伤感的讲述着，万尼亚的眼泪不停的在流淌着。最后，整个教堂都安静下来，两个伤心的男人静静的坐在那里，教堂外偶而传来远处的1、2声枪响……

　　“万尼亚，多拉小姐说了，你醒来后要是觉得受不了，你可以自己回家……你要是愿意也可以自己去参加社会民主党的起义……我忘了告诉你：今天在火炮工厂，那位下令将我们轰出来的党代表就是你的偶像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你要是喜欢，就去投奔他吧。”

　　“我不去……”

　　“为什么不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还是很有远大前途的……当年在西伯利亚很多革命的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评价他的，你去跟着他，一定也会有前途……你放心，他一定会收留你的，他们眼下正是缺人的时候，而且全俄罗斯的革命者都明白：能被多拉小姐带在身边的小伙子一定是对革命最坚定的，脑子也不会笨……”

　　“你为什么不去？说得这么好你干吗不去？”

　　“我？呵呵……”瓦西里微笑着扬了扬手中的《圣经》，说：“知道吗？小万尼亚，我小的时候被老爸送到修道院当见习修道士，5年多的时间内，除了干活伺候人就是学着读《圣经》……整整5年……后来我总算找了个机会逃出修道院，直到今天以前再也没翻看过一次《圣经》，但是今天，在你还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看了2个多小时了。”

　　“您准备重新回到主的怀抱中去吗？亲爱的瓦西里。”万尼亚的脸上浮现出了讥笑。

　　瓦西里没有回答他，而是站起身，一直走到祭坛前，轻轻的将《圣经》放回到祭桌上，然后转过身来，在烛光下以一种悲悯的神情对着空荡荡的教堂，拖着长腔大声咏道：

　　“主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又依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亚当。亚当说他寂寞，主又用亚当的肋骨造出了夏娃，所以我们都是主的孩子……”

　　万尼亚被瓦西里一本正经的模样逗得笑起来。瓦西里冲他挤了个鬼脸，然后又恢复一本正经，改用一种更正常的语调大声说下去：

　　“……主创造了这个世界，还让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几千年来，人类不停的上演仇恨和宽恕、厮杀与相爱、忠诚和背叛，党同伐异和宽厚博爱……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的灵魂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难道这就是人类的宿命？我们的罪只有在大审判来临时才能由主判定吗？我们是否能自己拯救自己的灵魂？”

　　万尼亚不笑了，他认真的看着、听着。被瓦西里的大嗓门惊动的小教堂神甫，一个留着大胡子，年纪其实并不大的黑袍男子从祭坛旁边的小门中出来，安静的站在阴影里，也看着、听着。

　　“……今天的我们在为了明天的俄罗斯浴血拼杀，但是谁又能保证明天的俄罗斯就会完全摆脱今天的黑暗和野蛮？如果我们都错了呢？因为千百年来人们在相互厮杀时都相信自己是正义的，可什么是真正的正义恐怕只有我主知道……主啊，饶恕您的孩子们吧！为了他们的迷茫，为了他们的仇杀，因为在通往您所指引天国的道路上，您的一些孩子们认为只有剥夺另外一些孩子们的生命，才能使自己的灵魂更接近您所指引的天国。主啊，饶恕您的孩子们吧！为了他们的愚昧，为了他们的无知，因为在通往您所指引天国的道路上，您的一些孩子们需要别的孩子们的血冲刷路面，通往天国的路也许就是要靠累累的白骨做为路标！愿我们的灵魂在这无尽的仇杀中得到主的宽恕，因为今天的相互仇杀是您的孩子们追求明天彼此相爱时所会的唯一手段。啊门！”

　　瓦西里表演完毕，万尼亚激动的鼓起掌来。瓦西里模仿马戏班子的演员，向万尼亚深深的鞠了一躬，又转过身去向阴影里的神甫深深的鞠了一躬。

　　神甫走到瓦西里面前，真诚的说：“这位兄弟，我在你的话语里听出了对主的呼唤……”

　　“嘘――”瓦西里将手指竖在嘴上，对神甫做了个禁声的示意，然后他压低嗓门，小声而真诚的说道：“神甫，您还是专心去料理羔羊们罪恶的灵魂吧，我还需要去料理很多人罪恶的肉体呢。”

　　神甫什么也不说了，转过身去向祭坛上的主低声祷告。瓦西里默默注视了祭坛上的主片刻，然后讥笑了一下，转身走向万尼亚。万尼亚正低头使劲掰着他的那块奶酪，脸上还挂着点没擦干净的泪水。

　　“你在干什么？小万尼亚。”瓦西里惊奇的扬眉问道。

　　“这是我舅舅从顿河老家给我带来的奶酪，上次我偷偷留下来一小块。”万尼亚不好意思的说着，将掰开的半块奶酪递给瓦西里。

　　瓦西里接过这半块奶酪，借着烛光仔细端详了半天，一本正经的说：“果然，一点都没错！”

　　“什么没错？”万尼亚不解的问。

　　“他们私下传说的一点也不错：小万尼亚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将他的宝贝奶酪舔一遍――瞧啊，这奶酪的表面上果然被舔得光滑无比。”

　　万尼亚羞红了脸，低下头去。瓦西里善意的轻笑起来，将半块奶酪扔进嘴里，使劲嚼了两下，赞叹道：“真不愧是正宗哥萨克奶酪，好味道！”

　　说罢，两人拎着各自的大衣大步向小教堂外走去，在他俩身后，烛光下那名神甫还在默默做着祷告。

　　……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莱温斯基·普鲁柯斯雅夫，我是一个俄国老作家，我的名字叫做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洛夫。很高兴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和我见面……”已经快60岁的作家对正从办公桌后起身迎上前来的中年政治家说道。

　　“亲爱的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洛夫，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拜读过您的大作，您一直是我喜欢的作家。我听秘书说您有急事要和我见面，请问是什么事呢？”莱温斯基客气而直接的问道。

　　此刻已经是圣彼得堡当地时间的晚上7点多钟，自从图拉工人起义的消息传来后，莱温斯基已经连续工作了7个小时，等一下他还要和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委员会其他执行委员们开会，共同商议如何对待图拉的起义行动――没有人事先知道这次起义会在今天发生，事先倒是有个从乌克兰调去图拉负责当地党建工作的小伙子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通过莫斯科地区的党的执行委员会给中央委员会打过报告，说图拉的自由工人党和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还有一些小的政治派别正在策划着武装起义，问社民党要不要参加并取得起义的领导权。从1916年下半年开始，各地党支部要求举行武装起义的报告就没有断过，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对此形成统一的意见，所以这份报告和别的报告一起都被批复“请继续保持对事态的跟进，一定要维护党的根本利益！”然后就被退回给莫斯科地区党的执行委员会了。

　　那时候莱温斯基自己刚从香港辗转回来，还正在为恢复自己在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同各方人士做着艰苦的斗争与各种交易，根本不知道有这么档子事。结果，就在他刚刚赢得党内斗争的初步胜利，当选为社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头一个礼拜，图拉起义爆发了！这场突如其来，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武装起义与莱温斯基回来后一贯宣扬的“正义战争必须要坚持！”、“联合文明国家完成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变！”之类政治主张的基本精神是冲突的。在起义爆发以后的数个小时内，各方面原先支持莱温斯基的势力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向他发出质询，问他和他的党究竟想干什么？

　　这个时候，真的不是和某个老作家见面的时机，可是中国有关机构将自己从香港送回来的时候就告诉过他：这位每年都会去上海住3个月的老作家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洛夫会在最需要的时候和他见面，到时候他最好还是抽时间见一见的好。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

　　“基础高先生，我想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还是简化相互的称呼吧！”莱温斯基不耐烦地用老作家家喻户晓的笔名称呼道：“我想，您在这个时候找我，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我本人倒没有什么事找您……”基础高先生决定也单刀直入：“……然而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先生让我带几句话给您，虽然我完全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但是他说我只要说出香港清水湾的诺言，您应该就明白这其中的意思。”

　　“这位中国先生自己为什么不来？……算了，就当我没有问过。”莱温斯基想到自己这栋办公大楼内外的各国和沙皇政府各机构的特务们，于是飞快地收回了自己的问题：“那麻烦您转告这位中国朋友，我没有忘记过昔日的诺言，但此刻俄罗斯革命局势的发展远远超过原先的估计――知道吗？在图拉工人起义的消息传开后，已经有其他的政党准备在全国各地准备动手，我们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等一下也准备开会讨论武装起义问题。沙皇政府完蛋了！你告诉中国人，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呵呵，莱温斯基先生，您此刻说的话，那位来自中国的先生都已经预料到了。他让我告诉您：什么都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一切都还和以前一样。一个陷入到暴力当中的俄罗斯不符合俄罗斯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世界各爱好和平国家的根本利益，世界上爱好正义与和平的人们不会答应有人将俄罗斯陷入到无尽的暴力和野蛮当中去……”

　　“基础高先生，”莱温斯基的脸上露出了讥讽的微笑：“目前的首要问题不是我的党要不要暴力，是俄罗斯的暴力革命已经拉开了帷幕……腐败无能的沙皇政权此刻甚至连派去镇压图拉工人起义的军队都派不出！我们社民党人再采取观望的态度，在未来的俄罗斯政治格局中我们就会被人民抛弃――这些道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好了，如果您没有别的什么事，我只好去准备等一下的会议了，恐怕……”

　　“哈哈，您说得没错，莱温斯基先生。”基础高的脸上也露出了微笑：“此刻，沙皇政权确实是派不出镇压图拉起义的军队，可那位中国先生让我告诉你：奉命撤回远东的协约国日本第5师团装备精良的将近2万人的部队，此刻已经按照中国方面的请求在图拉的前一站停止前进，等候命令了。日本人会以为中国方面是在等候沙俄政府的正式出兵请求，可中国朋友们让我带话给你：他们更重视您的态度，因为您和您的党才代表着俄罗斯的明天……”

　　莱温斯基的脸色随着基础高的话语，逐渐变得苍白起来，这时，还没等老作家的话语结束，他就急忙走到墙边，冲着墙上的俄罗斯地图急切地寻找起来。

　　“……不用看了，中国人从来不撒谎，虽然他们有时候只说部分事实，但是他们既然说了有将近2万人，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在那里，那么那支日本军队就一定在那里。”老作家基础高得意洋洋地说道。

　　莱温斯基突然转回头来，目光如电，逼视着基础高：“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洛夫，我记得您在您的作品中不止一次的说过：您热爱俄罗斯胜过热爱您的生命，您热爱俄罗斯人民胜过热爱您的荣誉……”

　　“那些在图拉暴乱的人不是俄罗斯人民，他们只是一些企图摧毁伟大俄罗斯文化的流氓！伟大的俄罗斯文明需要和平与民主，但是这种和平与民主不能靠无尽的屠杀来实现！仇恨带来的只会是更多的仇恨，宽恕与博爱才是俄罗斯文明的伟大内核！”因为受到对方的鄙夷，基础高激动地咆哮起来，使劲挥舞着手中的拐杖：“我从少年时代就走遍了俄罗斯大地的每个角落，我尝尽了俄罗斯社会的底层的每一种苦难！没有人可以侮辱我对俄罗斯母亲的热爱！也没有人……”

　　办公室的门被突然打开了，几名被基础高的咆哮声所惊动的警卫人员冲了进来。

　　“出去吧，这里没有你们什么事情，”莱温斯基微笑着对警卫员们摆摆手：“难道你们会以为伟大的作家基础高先生会刺杀我吗？我们只是讨论问题的时候有点激动罢了。”

　　“莱温斯基同志，有3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已经到会议室了，他们是……”秘书从警卫员身后闪出来，说道。

　　“请他们稍等一下，就说我正和俄罗斯的良心谈话。”莱温斯基用手向基础高示意了一下，微笑着说。

　　所有的人都出去了，门又被仔细的关紧。

　　基础高已经从激动中平息下来，而且他也很满意莱温斯基刚才在众人面前对他的尊重，于是他用一种缓和的语气说道：“您是一个政治家，而我只是个老作家……不用谦虚，我一直都在关注着您，我个人对您的政治素养很敬佩……我该如何向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回复呢？弗拉基米尔·莱温斯基·普鲁柯斯雅夫。”

　　莱温斯基沉吟起来：“政治活动的本质其实就是斗争和妥协，问题是目前图拉的局势一片大好，我缺乏充足的借口说服我的同僚们放弃这次起义……”

　　“就说可靠的消息证明，这次所谓武装起义的背后黑手是德意志帝国，事实上，我们的中国朋友让我带话给您：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些德意志情报部门对这次起义的干预痕迹了，目前正在查找证据……”

　　“没有证据就不能公开这样说，我总不能对别人讲：我对起义局势发展完全不同的判断都是依据中国人给的秘密消息吧……一定要有个理由……”莱温斯基说着，诡秘地对基础高挤了挤眼。

　　基础高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微笑着说：“站在俄罗斯民族的立场上，我不反对您能够为自己和自己的党多争取一些利益。可现在的主动权已经是在中国人手里了，亲爱的莱温斯基先生。”

　　莱温斯基亲切的冲基础高点点头：“我很赞赏您的俄罗斯民族立场，相信这是我和您今后一起建设新俄罗斯的合作基础，基础高同志。中国人是很有实力，我也相信他们有决心有能力……平息这次图拉发生的……暴乱，但这里毕竟是俄罗斯，为了他们在俄罗斯的根本利益着想，中国人这次不可能跳到前台来，所以，这其中还应该有比较大的空间，我亲爱的马克西莫维奇·彼什洛夫。”

　　“嗯，”因为得到了某种政治上的承诺暗示，基础高也开始站在莱温斯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沙皇政权已经不行了，这个谁都明白，是采用中国式的共和制还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将会是俄罗斯下一步政治的核心问题……怎么样保证未来的俄罗斯政治格局中您的党的主导地位，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俄罗斯人的国民素质太低了，中国式的民主共和制恐怕不适合，那就剩下君主立宪制了……”

　　“对，俄罗斯人民不能没有沙皇，但是沙皇也不能再对俄罗斯人民进行实质上的统治，一个在罗曼诺夫王朝名义下的，以社会民主党为领导力量，以其它合法政党为协商伙伴的政治体制更适合俄罗斯的实际状况，但是其它的政党目前还不会接受这种合理的政治考虑……”莱温斯基和蔼的启发基础高：“……关键是要有某种力量让其它的政党能认真的思考这种合理的政治思路。”

　　“力量……您是说武装力量？那不是还得发动起义才行吗？”基础高困惑着问道。

　　莱温斯基笑了笑，正准备对这位俄罗斯老作家进行一番政治常识教育，却被匆匆冲进门来的秘书打断了。秘书的手中挥舞着电报机专用的纸条，神色紧张的说：

　　“莱温斯基同志，图拉局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莱温斯基一把扯过秘书手中的电文纸条，认真阅读起来。

　　基础高不安的问道：“是不是他们提前动手了？”

　　莱温斯基抬起头，扫了旁边的秘书一眼，然后瞪眼对基础高说：“图拉暴乱分子头目们在某个工厂开会的时候，被突然冒出来的一帮沙俄政府特务给活捉了，现在那边的局势非常混乱……基础高先生，我得马上去处理这些紧急事情了，请您转告那些关心俄罗斯革命的朋友们：我们社民党人是讲信用的，我们是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帮助过俄罗斯的朋友们的！”

　　基础高告辞后，莱温斯基拿着电文条站在地图前又思考了片刻，然后对秘书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都到齐了吗？”

　　“都到齐了……”

　　“那好，我们马上去开会！”走到门口时，莱温斯基对秘书顺便交待道：“把我办公室书架上那几本基础高先生的书都拿走吧……拿去给小伙子们看，以后每个俄罗斯人都应该读基础高的书……”

愤怒（6)

更新时间2005-11-25 21:13:00 字数：11091

　托马斯·莫兰特博士一点也没有想就这么仓促动手：派出去和军方取得联系的马连卡他们一直都没有音讯，外面的会场的警卫力量又很强――很简单，每逢会场上反对社民党的主张的声音比较高昂时，就可以听到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冲进会议室，每当这种时候，会场里往往就会爆发出几声“你们想干什么！”“卑鄙！”“下流！”之类的咒骂，然后会场的吵闹声音就会逐渐平息下来……

　　这出闹剧在下午5点半到7点之间，已经重复上演了4回。谢苗都有点为此不好意思了，他在闹剧第4次上演的时候，趁着外面一片混乱声，对着洗手间里的托马斯低声说：“这帮无赖，俄罗斯人的脸都被被他们丢光了。”

　　此刻的托马斯正坐在马桶上狼狈不堪的拉着肚子，顾不上安抚谢苗那颗受伤的民族自尊心。说来也怪，别的人喝了冷水都没事，可托马斯从6点多钟开始，肚子里就开始叽哩咕噜做响，终于忍到6点半左右，他开始了第1次腹泻，此刻已经是第3次了。屋子里实在太小，隔音又不是很好，每当托马斯上洗手间时，谢苗局长只好站在紧闭的洗手间门内侧，而且手里还要举着一张毛毯，多少挡住点托马斯实在没办法时发出的巨响。

　　托马斯心里在不停的咒骂：怎么就没人想到当初训练我如何控制拉肚子的声音？现在这可真是会要命的！

　　每当洗手间里传出一声稍大点的声响，密室里的人们面部肌肉都会在黑暗里抽搐一下，大家的难受感觉绝对不逊于正拉肚子的托马斯本人。

　　终于，托马斯的表情逐渐缓和了，他不好意思地向谢苗嗯了声，于是谢苗摇摇头，拎着毛毯开门出了，顺手又将门关紧。

　　……

　　会议又一次陷入了僵局，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图拉地区负责人，本次武装起义中图拉机车厂起义的指挥者，原图拉国立小学校长，50多岁的别林柯夫突然向谢尔盖和马克洛夫提出了单独会商的要求。在自由工人党人们不满的眼光下，谢尔盖宣布暂时休会，然后他同马克洛夫一起，将别林柯夫招呼进一直敞开着门的厂长办公室，然后关紧了门。

　　这间装修豪华的大办公室隔音效果很好，门关紧后，外面会议室的嘈杂声一下就变得非常细小了。光掉几盏电灯后，谢尔盖很自然的走到厂长的大办公桌后，一屁股坐倒在大班椅内，示意别林柯夫在班前椅上就坐。

　　“亲爱的谢尔盖耶维奇……”

　　“行了，别林柯夫校长，我们不是第一天打交道了，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谢尔盖大大咧咧的说，还冲马克洛夫做了个鬼脸，伸手将唯一亮着的那盏台灯推到别林柯夫面前。

　　“呵呵，”别林柯夫眯着眼干笑了两声，继续说：“那好，我也不客气了……刚才在外面争吵的时候，我一直在心里想一个奇怪的问题，显然，这个问题很重要：为什么俄罗斯第一大革命政党，你们的社会民主党党中央到现在还没有对图拉起义表态……不用急，我不是质问二位，做为一个曾经的社会民主党老党员，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大家可以一起研究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在自由工人党中央和我们解放组织那个所谓的中央都表态支持，并纷纷号称对图拉起义承担领导责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党中央没有任何表态……”

　　“我们社民党是俄罗斯第一大革命党，在这个时候，党中央肯定要紧急安排全国的武装起义工作，因此……”马克洛夫一边看着默不作声的谢尔盖，一边辩解道。

　　“已经7个多小时了！”别林柯夫讥笑着打断他：“我们起义的消息传出去到此刻已经7个多小时了！我的马克洛夫同志。虽然你的军事才华让我敬佩，可你的政治嗅觉实在太差了！”

　　“别林柯夫先生，您不是我的同志，虽然我们此刻都是图拉起义的参与者，可对于您的那个资产阶级俱乐部式的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我们向来都保持谨慎的批判态度……”马克洛夫反唇相讥。

　　“马克洛夫，先不用发火，让这位别林柯夫先生说下去。”谢尔盖阴沉着脸，冲马克洛夫摆了摆手，眼光却一直盯在别林柯夫的脸上。

　　别林柯夫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夜空，然后头也不回的说：

　　“没错，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是盘散沙，我寄身其中却从来没有从心底对这个组织有过起码的尊重……知道我当年是怎么被开除出社民党的吗？”别林柯夫转过身来，看着两个年轻人。马克洛夫满脸鄙夷的想接嘴，却被谢尔盖的手势又一次制止。别林柯夫满意的笑了笑，走到办公桌旁，低声说：

　　“……当年，我是被刚当选为贵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莱温斯基亲自开除出党的！1905年在芬兰，我是那个支部的书记，而他只是那个支部的组织委员……厉害啊，一个上任不到3个月的组织委员就可以组织大伙开除支部书记的党籍……先不论当初谁是谁非，就这份心机和能力，就让我对这位莱温斯基先生无比佩服……你们两位有没有注意看最近这位莱温斯基发表的政治言论？”别林柯夫这么发问的时候，眼睛却一直看着谢尔盖。

　　“我们是党的基层执行机构，我们只执行来自上级组织的命令，政治上的事我们也只服从党中央发出的新精神……”这次不等马克洛夫有所反应，谢尔盖就立刻回答道。

　　“上级？谁是你的上级？我问你：你们参加这次起义，事先是获得了贵党中央的同意，还是获得了贵党莫斯科地区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别林柯夫双手撑在桌子上，咄咄逼人的向谢尔盖发问。

　　谢尔盖躲闪着别林柯夫的眼光，勉强回答道：“……我们这么干，肯定是获得了上级的同意，这是我们党的组织秘密，你没有权力问我……”

　　马克洛夫站起身，大声回答道：“我们肯定是得到了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的同意才发动起义的，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也一定是获得我们党中央的批准才会同意的！别林柯夫先生，我不容许你对我们伟大的俄罗斯社民党……”

　　别林柯夫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在大笑声中身体颤抖着，用手指着谢尔盖，笑到咳嗽得说不出话来。

　　谢尔盖面色苍白的对马克洛夫说道：“马克洛夫同志，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你出去处理一下，反正得让那帮人明白：今天不通过我们社民党的一系列提议，谁都别想走。”

　　马克洛夫不满地瞪了正在努力止住笑意的别林柯夫一眼，大步走出门去。随着他将门又重新关紧，伴随刺眼的灯光涌入办公室的嘈杂声又变得几乎听不见了。

　　别林柯夫大口呼吸了几下，脸上浮现了善意的微笑，对谢尔盖感叹道：“小伙子，很早前我就听西伯利亚回来的人说起过你，他们都说你是革命的神童，前途不可限量……你来图拉后的这大半年，我也暗中观察了你的工作风格，确实称得上老练……今天晚上，在我也跟着外面那帮傻瓜对着你召唤进来的警卫们发火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一直在笑，觉得你比我当年确实多了几分难得的无耻和卑鄙……我这是夸奖，不是贬低，你自己应该明白的……”

　　谢尔盖的手在颤抖，脸色一直很难看，一声不吭。

　　“……可是在党内政治斗争方面，你还是太嫩了，谢尔盖耶维奇……社民党莫斯科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是你当年在乌克兰的入党介绍人吧？他也是去年年底和莱温斯基争夺贵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位子最有力的人选吧？唉……谢尔盖，你们这个党内的派别已经完蛋了，我以一个贵党早期内部斗争参与者的身份这么评价……”

　　“不，我们没有完蛋！”谢尔盖从椅子上跳起来，激动的拍打着桌面，大声说：“图拉工人武装起义已经取得初步的胜利！明天早上，起义的枪声将响彻俄罗斯大地！完蛋的只会是反动的沙皇统治还有一切企图阻挠起义的假革命者！……”

　　别林柯夫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激动的谢尔盖，一直等发泄完情绪的谢尔盖重新瘫坐在大班椅后，才低声说：“我已经50多岁了，是个被社民党开除过的人，而且还在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这个烂泥坑里泡了这么久……已经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前途了，我自己心里很明白……可你，谢尔盖，你还年轻，你还会有远大的前程，只要你能够走对路……实话告诉我，今天你最后一次接到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是什么时候？”

　　看着别林柯夫真诚的眼光，谢尔盖犹豫了一下，终于老老实实说：“今天下午3点多，莫斯科最后的指示是要我按照既定方针进行……然后无论我怎么联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都没有再给过任何新的指示。”

　　“在这场游戏当中，你即将被抛弃！”别林柯夫斩钉截铁的判断道。

　　“我还有图拉……”谢尔盖虚弱的反驳道：“……只要把持住图拉起义的领导权，明天全国性的起义局面一出现，谁都不能否定图拉支部的历史功绩……”

　　“就算莱温斯基迫于形势代表贵党宣布支持图拉起义，并号召全国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你的下场也不会太妙……胜利的结果并不能改变图拉支部擅自发动起义的事实，组织上很快会有人来接替你职位的……”

　　“我有来自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的指示……”

　　“你那位革命导师是位俄罗斯语言大师，我不用看，就知道你接到的指示上面都是些什么样的逻辑辩证词汇。”别林柯夫飞快地回答。

　　“我，我还有图拉上万的革命武装！这里还是俄罗斯的武器之都！”谢尔盖脸上流露出狰狞，杀气腾腾的说道。

　　“谢尔盖啊，谢尔盖，”别林柯夫微笑着叹息道：“不要这么幼稚了，你其实什么都没有……先不要说外面其他政党的问题，就算你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图拉工人起义力量的整合，只要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党中央宣布你是个叛徒，你马上就会成为丧家之犬，刚出去的那位马克洛夫同志到时候一定第一个将枪口对准你！”

　　“我，我……”谢尔盖用小胖手按住脑门，低下头去。

　　“别灰心！”别林柯夫得意的说：“谁说你只能认输？道路还是有的，就看你有没有胆量走……”

　　谢尔盖一下子振作起来，将热切的目光投向别林柯夫。别林柯夫又走到窗口，指了指外面：

　　“刚才你有一点没有说错：这里是图拉，有几十万对沙皇反动政权极其仇恨的工人阶级和家属，是俄罗斯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眼下，我们都知道沙皇政府派不出镇压起义的军队，只要1个星期……不，只要3天！3天以后图拉就会有装备精良的5万工人阶级军队！2个星期以后，随着别的地方革命力量的加入，这只军队的数量将会是10万、20万……到那时候，图拉将成为俄罗斯革命的中心！莫斯科指日可以拿下，在那里，在俄罗斯人民文化心理上的首都，在克林姆林宫我们将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结束的时候，您将成为白色的彼得大帝！”

　　谢尔盖激动中带点迷惑的问：“可是您刚才又说……”

　　“你研究过中国建国战争吗？”别林柯夫微笑着问。

　　“知道一些……”

　　“学学杨和史吧！首先是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立场，然后在策略上保持和各方面的弹性关系，最后才是大力建设军事力量！只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树立起共同的敌人，革命就会成功！”别林柯夫挥舞着手臂，向谢尔盖大声说：“他们两个人开始革命的时候，年龄和你相仿，他们能做到的事情，你也一定能行！当年的温州只不过是个沿海小城市，可是你现在拥有图拉，即将会拥有莫斯科！”

　　“可社民党中央……”

　　“没有什么社民党中央，只有中国帝国主义派回来的奸细，俄罗斯祖国的叛徒莱温斯基！别忘了，他是从香港回来的！新的社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会在革命的首都莫斯科召开，莱温斯基将会被开除出党！并且苏维埃代表大会将会以俄罗斯人民的名义缺席宣判他的死刑！”

　　“帝国主义出兵干涉呢？特别是莱温斯基的后台中国帝国主义……”

　　“明天您将会宣布革命的口号是‘打倒沙皇反动政权！’‘履行俄罗斯对友好国家的国际义务！’……”

　　“人民已经厌烦战争了……”

　　“不要去管人民想什么，俄罗斯人就这样，只要你能给他们描述一个美丽的前景，只要你能让他们不用再对官员们鞠躬，只要你告诉他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已经属于他们了！一切都是可以被人民忍受的……帝国主义正在彼此火拼，暂时顾不上我们的革命……私下里告诉同盟国，我们将会把乌克兰割让给他们，然后再私下里告诉中国人，等上1年后，西伯利亚我们也不要了……帝国主义者都会满意的。”

　　“俄罗斯人民不会答应我们这种卖国行为的……”

　　“谁会知道？谁会知道这些私底下的交易？我们可以告诉人民：这是同盟国的帝国主义正在侵略我们，所以人民应该更加紧密的团结在我们周围……等1年后，如果国际形势没有大的变化，那时候我们也应该让人民不敢说什么了……我们才不会象沙皇政权那么无能！”

　　别林柯夫说完了，急切地看着谢尔盖。谢尔盖沉吟着，已经有点微微谢顶的额头上汗水直流。

　　“外面那些人你根本不用太担心，一个新的，最有前景的党的领袖给建党元老们的诱惑，一定会比某个政党基层支部领导人的武力威胁更有说服力！”看到谢尔盖还在犹豫，别林柯夫改换一种温和的语气轻声说道。

　　“……马克洛夫……”谢尔盖从嗓子眼里艰难地挤出了这个名字。

　　“我记得，刚刚去世的那位中国杨曾经在1860年代的早期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中国人的智慧，总是令人敬佩。”别林柯夫的脸上呈现出胜利的微笑。

　　沉默了片刻，谢尔盖果断的站起身，对别林柯夫说：“鉴于您早年与俄罗斯人民的叛徒莱温斯基做斗争的历史，社民党将对您平反，并选举您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别林柯夫同志。”

　　别林柯夫感动的摇了摇头：“我的雄心已经被岁月磨平了，尊敬的谢尔盖耶维奇同志，我只是希望在革命胜利后，党看在我这么多年为人民战斗的份上，能在萨马拉给我个小庄园，让我有生之年能安静的写完关于俄罗斯语言的研究论文……这一直是我的宿愿……”

　　“您是说在别林柯夫斯克的一套庄园吗？我想人民会答应的。”谢尔盖从办公桌后走出来，微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别林柯夫同志，在此以前我们还得一起工作啊……”

　　别林柯夫很自觉的跟在谢尔盖身后：“谢尔盖耶维奇同志，革命需要您保重身体，等一下开完会，您最好在后面的密室里好好睡上2个小时……”

　　“密室？”谢尔盖停住脚，吃惊的反问。

　　别林柯夫笑起来：“你们一直没发现这间豪华办公室的后面是原来厂长大人的休息密室？我学校的一位女音乐教师就曾经在这里和厂长大人偷过情……应该就在办公桌后面……”别林柯夫说着，转身走去寻找密室的门。这时，谢尔盖的脸色急剧变化了几下，然后一个转身就向门口跑去！

　　“不！……站住！”几名特工随声持枪从密室里冲了出来，其中一个动作飞快，谢尔盖刚手忙脚乱地拉开办公室的门，脚步还没迈出去，就被他一枪柄砸在后脑勺上！

　　会议室里，其他起义工厂的代表们正围着马克洛夫吵嚷着，听到办公室门口的动静，都吃惊的扭过头来：跳过已经被击倒在地的谢尔盖和压在他身上的那名特工，门口涌出来的20几个特工们迅速控制了会场，有的和闻声从走廊里冲进来的警卫们枪口相对。

　　因为事先规定所有的代表都不能带武器进会场，为了体现公平，马克洛夫的身上也没带枪，此刻，脑后被紧紧顶着一把手枪的他只能顺从着将双手举起来。

　　“让警卫先退出去！要不我就打死你们这位谢尔盖书记！”谢苗示意两名手下将谢尔盖拎起来，自己将“勃朗宁”顶在谢尔盖低垂的头上，边用眼光在会议室里扫视，边大声喊叫道。

　　看着昏迷过去的谢尔盖，马克洛夫咬了咬嘴唇，对拥挤在门口的警卫们用干涩的声音说道：“同志们，你们先出去……这是命令。”

　　托马斯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拎着左轮枪，跟在被1名特工押出来的别林柯夫身后走出来，刚才的那声“不！”就是他喊的。其实，刚才他并不知道外面的人在说些什么，他只是感觉贴在自己身旁的谢苗·谢苗诺维奇副局长的身体一颤，然后肢体又僵硬起来，就凭着一种本能大喊了声所会无几的俄语之一，还好，谢苗身边的那几个年轻特工够机灵，要不……

　　在警卫们退出以后，示意一个特工将会议室的门关好，谢苗因为辨识出了另外一个暴乱的头子而洋洋自得，他走到马克洛夫面：

　　“您就是马克洛夫先生吧？很高兴见到您……对了，我应该说：致以平安夜的祝福！马克洛夫先生……”

　　这天是1917年1月6日，是俄历的平安夜。

　　这天晚上8点多钟，图拉又开始起风了，风势虽然没有白天大，但是刮起的雪粒依旧让图拉的夜空笼罩上了乳白色的雪雾。今晚的图拉，白色的平安夜。

　　在图拉郊区，距离图拉火车站不到15公里的一个小站上，此刻却是黄色的世界：身穿黄色军装，来自日本，主要由广岛籍士兵构成的第5师团在从欧洲东线撤回远东的途中，奉命在这里下车，在战斗警戒状态中等待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下一步的命令。

　　“土肥原参谋，小原师团长命令你立刻去他那里。”

　　一节由货车车厢临时改造成的办公车厢内，正在和一群年轻参谋们翻查着《日俄辞典》，忙着在一张从站长办公室搜来的图拉城市地图上标注地名的第5师团情报课参谋土肥原贤二大尉抬起脸，看见前来传命的是小原将军的副官，于是急忙站直高声应道，然后采用一种刻意的小碎步向门口跑去。土肥原做为仙台少年军校的优秀生，16岁就被日本陆军挑选送去中国，先是在中国浙江宁波城外东钱湖边的莫枝训练营受训实习3年，后来直接考取了中国的黄浦军校留学生名额，在黄浦学了整整4年军事土木工程专业，此后又在中国陆军部队实习了1年，1915年年初才回到日本军队。因为已经忘记了日本军队特有的一些礼节细节，将近2年的时间内他可没少吃苦头，还好，他现在已经逐步恢复记忆了，象他刚才那种一路小碎步的动作就是这1年重新掌握的：这样的动作虽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却充分体现了自己对上级军官的尊重……

　　土肥原大尉跟随师团长的副官大步走过站台。风雪中，冰冷的站台上，身着大衣的日本步兵们手扶步枪，以中队为单位，以整齐的行列半蹲着，不动如山，只有他们步枪上的部分金属零件在雪光的辉映下发出幽暗的反光。军曹们在各单位之间来回走动，如果某个士兵因为寒冷或者其它原因稍有晃动，立刻会遭到军曹的呵斥。基层军官们则三五成群的围拢在离部队稍远的那些生了火的废油桶旁，一边伸手在铁桶内的煤火上烤着手，一边高声谈笑着，看也不去看那些蹲在寒冷黑暗中的士兵们一眼。

　　第5师团1916年在乌克兰基辅也是遭到同盟国合围的军队之一，浴血突围之后剩下的在编人数不到1万5000名，损失近半，特别是火炮只剩下原有数量的1/3不到。按照日本军人的观念：日本军队损失了50%的战力后照样可以战斗！但是协约国负责欧洲东线指挥的将军们显然不敢这样想，很客气的将第5师团撤退到二线区域等待来自远东的补充。没想到，1916年12月中旬，来自远东的补充没到来，倒是来了一纸命令：第5师团全体即刻安排装车撤回远东，在1917年2月5日前赶到中国湛江港，在那里他们将得到兵员和装备补充并接受新的作战命令。

　　军令如山，小原将军即刻下令安排全师团装车运输的工作。沙俄政府铁路部门的低下效率导致小原师团完成装车时，已经到了1917年1月2日。此后，在途中，这组获得最高军事运输通过权的列车编队又被莫名其妙耽误了不少时间，可装有包括小原师团唯一所剩的10门完好的75毫米火炮的那一列火车却又被提前运到了喀山……总之，在获得紧急命令，让小原师团在这个小车站警戒待命的时候，师团司令部手边掌握的兵力只有不到1万人，重火力只有各联队炮兵剩下的那些80毫米的迫击炮和各大队剩下的那些60毫米的迫击炮。还好，师团的军械修理工这几个月想尽办法修好了所有还能用的枪炮，并且将被损坏严重的一些斯潘赛Ⅲ型水冷重机枪进行了分拆拼装，让整个师团在编重机枪的数量恢复到了正常编制数量的70%，又因为实际人数的减少，使得临时重编后第5师团步兵单位的支援火力看上去还是很不错的。

　　大概是因为土肥原大尉一路上都能沉得住气，让小原将军的大佐副官比较满意，在走到用来做临时师团长办公室的站长办公室门口时，这位副官用一种和善的语气低声说道：

　　“有个中国人来和小原将军会晤，将军不愿意被别人听到谈话内容，才指名让你来做翻译的，好好干。进去吧。”

　　土肥原愣了愣，微微向副官欠了欠身，便大声报名进去了。

　　看到土肥原没有按照日本军队的习惯用敬语向自己表示感谢就进去了，副官的心里很不满意的骂道：果然是传说中全师团最不懂礼仪的家伙，哼！

　　……

　　在图拉郊区的一幢农舍里，听完图拉当地的线人关于火炮厂突发事件的汇报后，多拉小姐愣了半响，然后她下令让线人继续去跟踪事件的发展，随时汇报。

　　打发走了线人，回到屋子里的瓦西里看见多拉在屋子中央不停的来回走动，其他几个人都不敢出声的看着她。

　　“……愚蠢……傻瓜……该死的笨蛋马克洛夫……”多拉小姐来回走动了一阵，终于忍不住发起火来。没有人说话，大家都默默看着她发火。又走了几圈，多拉停住了脚步，自言自语般的说道：“24小时内，沙皇派不出镇压这场起义的军队，就算这帮特务抓住了全部的起义头目，只要到明天天亮还没有结果，各工厂就会产生新的起义领导的……所以，这帮特务肯定得在几个小时内利用这帮被抓住的笨蛋做交易……然后，他们总是要以某种自认为安全的方式离开图拉的……”

　　“多拉小姐，我们还按照原定计划行动吗？”瓦西里问道。

　　“等东西一到，我们还按照原定计划行动。”多拉下定决心的说。

　　这间由当地线人提供，用来做临时秘密据点屋角上的电铃很小声的响了几下，大家都迅速将手枪端在手中，各自找合适的掩护物。瓦西里随手煽灭了蜡烛。多拉小姐没有动，她站在屋子中央，仔细听了听铃声的节奏，说：“不是敌人……应该是来送货的柯巴……”

　　随着她的话音，外面传来一阵汽车行驶而来的声音，车灯划过贴了一层报纸的窗户，移动的光线在屋子里掠过，然后，车停在门外，车门开关的声音传来，稍顷，敲门声响起，轻轻的，两长两短的节奏。

　　瓦西里长舒了一口气，将蜡烛点着，对万尼亚说：“去开门，万尼亚，是柯巴给我们交货来了。”

　　万尼亚收起枪，走过去开门。门打开后，外面的风卷着小雪粒吹了进来。门口站着一个个头很矮，身穿高加索式大衣的男人。男人的脸隐在帽兜里，身后开着的车灯灯光照出他口鼻里升腾出的热气，整个人特别象传说里来自地狱的恶魔……

　　“……柯巴先生？”万尼亚被这个人的气势吓住了，有点结巴的问道。

　　男人慢慢举起手，将帽兜翻到脑后，露出一张年龄并不是很大，但是布满皱纹和麻子的脸，带着点格鲁基亚口音慢吞吞的说：“嗯，是我……我的朋友们都喜欢叫我索索。”

　　瓦西里走过来，轻轻推开被来人的举止困惑住的万尼亚，轻松的对男人说：

　　“行了，少拿你那套精神战术吓唬小孩，柯巴……货呢？”

　　柯巴侧身，指了指身后雪地上那辆车。瓦西里示意万尼亚出来，然乎伸手拉上门，看了眼黑沉沉的夜空，俏皮的说：“每次看见你都是在晚上，柯巴，你是故意的，还是你害怕白天的阳光？”

　　柯巴紧闭着嘴，向瓦西里摊开一只手掌。

　　瓦西里拍了拍自己的外套，微笑着说：“老规矩，先看货。”

　　柯巴领着瓦西里和万尼亚走到那辆半旧的，后面带有帆布布蓬的汽车旁，万尼亚认出这是一辆中国生产的“丰收”牌农用卡车，载重1吨，四个轮子，结构简单维修方便价格不贵，是专门为田野上耕做的农庄主们设计的。顿河老家富裕一点的农民很喜欢买这种车，朴实的农民们可没有城里学生那种对中国货物狂热的仇恨情绪，只要东西好，便宜就行。

　　柯巴有点一高一低的走到卡车旁，解开绳索，猛地掀开篷布：

　　卡车上固定了一个粗厚角钢焊制的射击架，射击架的最上面，一挺马克辛水冷式重机枪带着排满黄亮亮子弹的供弹链，微微翘着黑洞洞的枪口盘踞着。由俄罗斯根据专利仿造的马克辛重机枪，自重47千克，口径7.92毫米，水冷式，理论射速600发每分钟。虽然在性能上与中国最新改进型的斯潘赛式水冷重机枪相比略有不足，主要是实际射速450发每分钟不如改进型斯潘赛式的550发每分钟，重量上也比后者的36千克重了不少，但是就综合性能而言，还不失为一种大威力的步兵支持火力。此刻，在瓦西里和万尼亚面前，就是这么一挺半旧但依然威风十足的马克辛重机枪。看见小伙子们目瞪口呆的模样，柯巴轻轻笑了起来：

　　“没有想到吧，这次我会送来这么好的货色，连车带枪带3箱子弹，你们这次给多少？”

　　……

　　风雪中，一辆“奔驰”轿车射着刺眼的灯光，艰难的行驶在莫斯科通往图拉的公路上。今晚，这辆车已经靠驾驶者出示的特别证件通过了4个武装哨卡，前面不知道还有几个哨卡。好象沙俄政府以为，只要在公路上多设几个武装哨卡，就可以阻挡住图拉起义者有可能向莫斯科的进攻。

　　然而，此刻车上的2个男人却没有心思去嘲笑沙皇政府的愚蠢。坐在副驾驶位上的中年男子，那位中国223号间谍在不停的用中国话咒骂什么，开车的安德烈――223在俄罗斯发展的骨干间谍2819号――边费力的看着风雪中的路面，边专心驾驶。

　　“……这帮官僚！早干吗去了！官僚！腐败分子！混蛋！……”223号骂累了，改换俄语对安安德烈喊道：“你就不能再开快点！开快点！”

　　安德烈已经被骂了2个多小时了，这时候也有点受不住了，他边开车边大声喊道：

　　“这个鬼天气！这条破路！再快就要翻了！这事怨谁？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我他妈的又做错什么了！”223情急之下，用中国话骂道。

　　“不准对我骂脏话！我们在一起挽救那个英国博士！挽救我们自己！”安德烈也用中国话大声回应道：“那个博士要是有那么重要，北京为什么不早说？你为什么不早通知我？偏偏要等我已经联系不到多拉他们了才找我！”

　　安德烈的回应让223号冷静下来，他改换一种无奈的语气说道：“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要是那个该死的英国博士真被多拉杀了，你，我，还有很多人都会跟着完蛋！我会被调回中国再完蛋！你不管跑到那里，也都会完蛋！我再也不会见到我的家人！你也别再想有一天还能去研究你的飞机了！完蛋！你明白吗？要完蛋了！”他越说越激动起来，最后的几句简直是狂喊出来的。

　　安德烈再没有回应他，只是趁着道路情况有点好，狠踩了几脚油门。可车速刚提起来，前面的路面上又出现了一大堆篝火，还有持枪晃动的人影。又是一个检查哨卡！

　　远远看见这辆车没有减速的意思，哨卡的士兵朝天开了两枪。听到枪声，安德烈无奈地踩踩刹车，从口袋里掏出从莫斯科出发前才搞到的内务部特别证件。不去看逐渐靠近的篝火，223号沮丧的捂住了自己的脸，用绝望的语气喃喃自语：“……完蛋了，这样下去真的要完蛋了……下辈子我也去造飞机，就算摔死也还是个烈士……”

　　在他们车后，大概5公里的公路上，格林姆·格雷也在驾驶着“宝马”车向图拉进发，旁边是被雇来当向导的情报贩子郭文。格林姆心中的目的很简单：从莫斯科警察局长那里获知托马斯正好在爆发起义的图拉时，他就决定亲自去趁着兵荒马乱想办法干掉托马斯！布来恩教授的办法都太保守了，一个象托马斯这么狡猾，身后又可能真有强大的国际势力支持的鼹鼠，死在暴乱当中，对大家而言都是最好的结局。就让老托马斯去当大英帝国的烈士吧！开车的格林姆在心中呐喊：机会难得！布来恩教授，过后你会赞同这是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愤怒（7)

更新时间2005-11-27 2:30:00 字数：12191

　为了保证军工生产不被向来运行极差的图拉大电网拖累，图拉火炮厂有自己的备用蒸汽发电机组。由英国生产的2套蒸汽发电机组至少比这里的技工小伊凡的年龄大10来岁。由于年头久和战争的缘故，现在这2台老爷机的原厂零配件都很难买到了，一旦有零件坏了，平时只好先停机，等找到差不多凑合能用的零件，再安上去后才启动。

　　可是从今天中午的起义爆发后，小伊凡和老伊凡就没让火炮厂断过哪怕1分钟的电！

　　老伊凡不是小伊凡的亲戚，这位50多岁的伊凡在13岁的伊凡小学毕业来这里上班以前，就在电力车间工作了好多年。小伊凡来了后，大伙为了区别他俩，他俩就成了老伊凡和小伊凡。说来也怪，他们两个虽然在此以前从不相识，可自从在一起之后就真好得象对爷孙一样。老家是斯摩凌斯克的小伊凡就住在老伊凡的家里，每天和老伊凡一起拎着饭盒默默来上班，默默在位于车间下层，轰鸣的锅炉房里一起工作14个小时，然后再一起默默拎着饭盒回家。为了照顾还没停止发育的小伊凡，老伊凡每天中午都从自己饭盒里那可怜的1/4磅份量的面包上，再掰下差不多1/3的份量放在小伊凡的饭盒里。小伊凡从来都不吭声的吃完饭，然后趁着老伊凡饭后窝在值班用的小床上睡觉的时候，拼命多干45分钟的活……

　　前两天，当同一个车间的工人亚力山大来动员他俩也参加起义的时候，老伊凡一直没有吭声，小伊凡于是也不吭声。把自己会的那点无产阶级革命道理都讲完的亚力山大实在没招了，就气哼哼地喊了声：“……那好吧！你们两就在这下面为资本家烧一辈子煤吧！吃一辈子黑面包吧！”然后转身往梯子上爬去。听到这话，老伊凡看了小伊凡那瘦弱的身躯一眼，然后对已经快爬到出口的亚力山大喊了声：“行吧！那我们该为……为革命做些什么呢？”

　　这两天，老伊凡领着小伊凡仔细检修了锅炉房所有的设施和管道，然后又和车间的工人一起悄悄准备了大量的零配件，用俄罗斯巧匠的手艺修补了原来拆卸下的很多零件，时刻待命。

　　起义爆发后，老伊凡和小伊凡一直坚守在锅炉房内。中午，厂区内起义的枪声还没有完全停止，亚力山大就背着枪，戴着白色的领巾爬下来，送给他们每人1条白色的领巾，又丢给他们2大块足足有4磅重的面包和1小团腌制的猪油就又跑了，临出梯口时喊了声：

　　“这两天的锅炉房就给你们照看了。没有工厂起义委员会的命令，决不能停电！”

　　老伊凡随手将白领巾搭在破椅子的靠背上，小伊凡高兴的将领巾带在脖子上，对着墙上的一小片烂镜子玻璃左右端详，正在热饭的老伊凡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

　　大块的白面包给小伊凡吃，老伊凡自己就着热好的甜菜汤吃完了从家里带来的小块黑面包，只是在小伊凡往面包上抹猪油的时候，老伊凡才尝了一小口已经3个月没尝过的腌制猪油味。小伊凡将猪油仔细的抹在白面包上，然后将这块面包递给老伊凡。老伊凡没有接，而是叹了口气将剩下的面包拿起来，走到一根被擦得很干净，平时用来在上面热饭的粗大的热水管前，用一把小刀仔细的将面包切成薄片，摊开在热水管上，然后拿过自己的那条白领巾盖在上面，防止等一下的煤尘落在面包片上。小伊凡于是什么也不说了，将手中已经抹好猪油的面包大口大口塞进口中。

　　午饭后，老伊凡没有睡觉，而是和小伊凡一起检修设备和管道，往锅炉里加煤。烧锅炉用的湿煤是从上面的投煤管里下来的，老伊凡和小伊凡要根据锅炉的温度情况和压力情况，从出煤口下方的煤池里，用小车往锅炉里面加煤。

　　下午，正当他们两个忙碌工作时，通往热力管检修坑道的小门里突然传出来一阵声响。老伊凡忙着检修某个阀门，没有听见，小伊凡好奇的将小车停住，走过去打开小门：一把手枪当时就顶在了他的额头上！

　　马连卡和另外那个年轻的特工全身都是泥灰，满脸的汗水与灰尘混杂的污渍，举着枪慢慢从小门里弯腰出来。小伊凡惊恐的看着枪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伊凡看见没穿大衣，但是身上肮脏的西装质地和做工却都不错的这两人，立刻猜出了他们的大概身份，以及是从哪里爬过来的。他举着双手，态度恭敬的慢慢走过来，轻轻将小伊凡挡在自己身后。

　　老伊凡说：“两位老爷，我们只是烧锅炉的普通工人，他还是个孩子。”

　　马拉卡的伸手指了指小伊凡脖子上已经沾了不少煤灰的白领巾，神色严厉地瞪着老伊凡。老伊凡恭顺的低下脸去，指了指自己盖在热水管上的那条白领巾，低声说：

　　“老爷，中午有人给厂里的工人每人都发了一条……他还是个孩子，老爷。”

　　“可算有个能喝口热水的地方了！……得了，马连卡，别吓唬这两个老实人了！”另一个特工已经看明白了情况，于是大大咧咧走到小床旁，伸手从破椅子上端起老伊凡的水杯，大口喝起水来。马连卡也稍微放松了一点，拎着手枪走到小床旁一屁股坐下去，用尽量和蔼的语气对呆立在那儿的一老一小说：

　　“得了，手放下来吧。别害怕，知道你们不是坏人……上面车间有多少人，有枪吗？……有大衣吗？等一下我们还得出去办事。”

　　“别人都出去了，最多剩5、6个，应该没枪。”老伊凡说罢，默默指了指挂在墙上钉子上的两件肮脏的棉大衣。马连卡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看了看，叹了口气，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又叹了口气，从自己的手腕上脱下手表随手扔给老伊凡：

　　“接着，这是给你们俩的……等一下这两件破大衣……还有这两条白领巾就算卖给我了……有吃的吗？”

　　老伊凡看了眼还在发抖的小伊凡，没有回答。可这时那个喝完水的特工已经发现了放在小床底下的饭盒，高兴得大叫起来：

　　“啊哈！瞧瞧我发现什么了！……腌制的猪油……嗯，你们不会连面包都不用，直接就把猪油往嘴里放吧？”

　　马连卡跳起身来，顺着小伊凡的眼光方向走到那根粗大的热水管前，得意洋洋的一把抓起白领巾，看着下面的面包片笑着说：

　　“居然有多余的面包做面包片！……啧啧……是分享到的革命果实吧？”

　　“老爷，让您笑话了……他们让我们吃饱饭好好干活……小伊凡，你去搞点热水，把咸盐也拿出来……伺候两位老爷用餐。”老伊凡的脸上挤出谦卑的笑容，花白的胡子微微有些颤抖，他对着马连卡又说道：“这位老爷，锅炉的气压又不够了，我能不能去加点煤？”

　　马连卡扫视了一下周围大大小小10来个仪表，又看了看投煤管下方煤池里的大铁锹，犹豫不决。

　　“气压不够的话，上面就会有人下来。”老伊凡解释道。

　　“行了，你去加煤吧……别扬起太多灰，我们还要吃饭！”另一个特工已经做在小床上，一边贪婪的看着小伊凡往面包片上抹猪油，一边不耐烦地说。

　　马连卡威胁的向老伊凡地扬了扬自己手中的枪，然后也坐过去吃饭。小伊凡仔细的涂好一片面包，不知道该给谁好，两名灰头土脸的特工彬彬有礼地做了个彼此谦让的手势，最后还是由马连卡先吃。小伊凡又开始抹第2片面包。

　　“我有个主意，马连卡。”抬头望着上面的爬梯口，等待进餐的特工突然得意的笑了起来。马连卡嘴里嚼着东西，示意他说下去。“……等一下，我们准备好了以后，就让那老爷子故意把锅炉的气压降下来，逗上面的人下来，然后下来一个，咱们收拾一个！”特工的脸上浮现残忍的微笑。

　　“好主意，”马连卡喝了口热水，又接着说：“不过我们不能恋战，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去快点找到军队……”他扫了眼刚刚往锅炉里加完煤，又去拉煤的老伊凡，不再往下说。那名特工点点头，也不说下去了。就在这时，随着一声尖利的声响，一个阀门内突然冒出了蒸汽。

　　“怎么了？”马连卡抓着手枪，跳起身来。

　　老伊凡扔下铁锹，神色慌张的跑到这气阀前，看了看仪表，搬动阀门，大声的说：

　　“老爷，这些机器比这孩子都老，又没有零件修……”

　　他手忙脚乱处理的过程里，更多的阀门开始喷出蒸汽，整个锅炉房里都是水汽，气阀的尖叫声此起彼落，很快就充满了浓密的雾气！

　　“这该死的阀门！……得过来个老爷帮我忙，要不就危险了！”老伊凡惊恐的声音从浓密的水汽里传出。隔着这边还算勉强看得清人影的雾气，马连卡将手中的枪交给另一名特工，指了指孩子，然后急忙走进雾气中。另一名特工端着2只手枪，瞪着小伊凡。

　　“老爷，您抓住这边……对，这边，我喊1、2、3，咱们就一起往这边用力……是这边……对，1……2……3……老爷用力……”老伊凡的叫声从雾气中不停的传出来，然后就是一阵金属的撞击声，再然后除了蒸汽的尖叫声，就什么声音也听不清了……

　　看守小伊凡的特工凝神想看清楚那边是什么状态，却被小床靠墙那侧通话管边突然响起的电铃声吓了一跳！一直安静的做在破椅子上的小伊凡扬脸说道：“是上面车间的人发现气压不对了，要和我们联络……”

　　特工转头，正想叫一声马连卡，老伊凡却已经举着一把大扳手在他身后的雾气中悄悄出现，冲他的后脑勺上就砸了一扳手！特工连叫都没叫一声，身体一软便栽倒在地上。老伊凡扔掉大扳手，喘着粗气，看着小伊凡，冲还在响铃的通话管摆了摆下巴。小伊凡忙扑到床上，伸手摘下通话口的塞子，用差不多要哭的嗓子嘶哑的应了一声。

　　“出什么了事了？伊凡们！”一个老人沙哑的声音从管筒里传来，还伴随着几声咳嗽：“刚才有那么一阵，气压可是有点高啊！现在倒是正常了……”

　　看见小伊凡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样子，老伊凡忙凑过来对着话筒喊道：“老伊戈尔，刚才是小伊凡不小心多加了车煤，现在没事了！”

　　“嗯，我知道不会有事的，只要有你老伊凡在……我就是想问，要不要下去个人帮你们忙。”

　　“你还是忙你上面的吧！下面的事不用你管！”老伊凡大声说。

　　“呵呵……”上面的老伊戈尔笑起来：“……你总是这样，老伊凡……小心点，这些老爷机器以后可就是咱们工人自己的了……要不要给你投点煤下去？”

　　“不要！要的话我自己会说的！”老伊凡很不客气的中止了对话，塞上了通话筒。

　　小伊凡面色苍白的看着老伊凡，老伊凡被他看得有点脸红，低下头，弯腰捡起大扳手。这时，水汽已经逐渐散去，歪倒在阀门下的马连卡和床边的特工都显露出来。老伊凡慢慢走到马连卡身旁，嘴里嘟囔着：“……老爷们，我们的最后一块面包你们都要抢去……你们还要去叫更多的红狗子来抢我们的面包……”他挥舞着扳手，又给马连卡头上狠狠补了一下！这回马连卡真的是再也不会醒来了！

　　“伊凡爷爷，他们给过我们手表的……”在老伊凡慢慢走回来，又认真打量起床边躺着的特工时，跪在床上的小伊凡终于忍不住小声说道。

　　“孩子，你记住，”已经举起扳手，正准备砸下的老伊凡侧过脸来，慈爱的对着小伊凡说：“要是他们把红狗子们叫来了，咱们别说得把手表用双手送回去，咱们原来的黑面包都别想吃了……12年前，在敖德萨，我弟弟就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才被他们打死的！”说罢，手中的大扳手带着风声落下！

　　“那我们要不要报告工厂的起义领导委员会？”小伊凡终于明白了最朴素的革命道理，他跳下床帮老伊凡将尸体拖向锅炉旁边。

　　老伊凡花白的胡子开始剧烈颤抖，周围满是皱纹的老眼中浮出了泪光，嘴角哆嗦着说：“小伊凡，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杀人了……圣母啊！我竟然杀人了……除了你，我谁都不想让知道……你明白吗？我谁都不想让知道！”

　　小伊凡虽然不理解为什么，但还是对着老伊凡重重的点了点头：“爷爷，你放心，我以圣母的名义发誓，永远不会说出去这件事，永远！”

　　处理完尸体，老伊凡让小伊凡帮自己带上了白色的领巾……

　　白色，象征纯洁和冷酷，是革命的颜色。

　　自从1860年代新建的中国政权用红色做为主要的标示色后，特别是红色旗帜的中国军队赢得“正义之拳”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就将红色看成热血和尊严的象征。与此相对的就是：1880年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激进分子们开始将代表纯洁和冷酷的白色，做为革命运动的标志。无数次工人罢工和无产者起义当中，那些布满弹孔、被硝烟染过的白色旗帜都给世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试看明日之环球，必是白旗的天下！”这是1905年俄罗斯敖德萨起义遭到镇压时，一位中国记者总结得某起义领导者被枪杀前的遗言……

　　图拉的武装起义者们没有统一的制服，但是各个起义工厂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白色的旗帜，和白色的领巾做为起义组织和起义者的标志。

　　这天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风停了，图拉的夜空中飘起了白色的雪片。在火炮厂办公大楼下的小广场上，站满了从各个起义工厂闻讯赶来的武装起义者们，白色的旗帜和每个人脖子上白色的领巾辉映着天空中飞舞的飘雪，在办公大楼明亮的灯光下象一簇簇白色火苗般在黑夜中跳动……

　　在激烈的争吵和辩论后，在掌声和口哨声中，20来个由各个起义工厂推选的新代表们终于站在了中午时被炸塌一角的办公楼大门门台上。

　　“安静一下！下面发言的是机车厂新推选的代表巴普罗夫……”会议主持者声嘶力竭的喊道。

　　“光荣的起义者们！沙皇政府的屠刀正在挥向白色的图拉，也许在明天早上，红狗子们就会出现在图拉的四周！因此，我们必须立刻做出决定，解决目前的困局，好争取时间团结起来！组织起统一的图拉工人白卫队！为明天的战斗做好准备……”

　　“沙皇的军队都在乌克兰打仗呢！明天莫斯科的工人阶级也会行动起来！红狗子们现在都在瑟瑟发抖呢！巴普罗夫你就是想把里面的领导们都一起干掉，然后自己当头……你是个野心家！巴普罗夫！”人群里一个大嗓门的工人大声喊道。

　　“你胡说！鲍里斯，你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你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要胡说！”显然，发言者认出了人群中骂自己的人，于是气愤的喊道。

　　“没错，我是和你一起长大的，所以我了解你是野心家！你就是想干掉里面的人，然后自己当头……你从小就这德行！”那位也是不甘示弱。

　　人群中一阵骚乱，一个戴着白领巾，斜背步枪，身穿火炮厂警卫制服的小伙子麻利地爬上了旁边的一个电线杆上，大声喊：“这里不是你们邻居间聊家常的地方！现在我们大家得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对！”

　　“没错！”

　　“滚下去吧！巴普罗夫！”

　　巴普罗夫张嘴说了几句什么，但是声音被人群的谩骂所掩盖，他只好灰溜溜地下去了。另一个新代表抢着跳上了由两只木箱组成的发言台，威严的朝大家挥了挥手，示意安静。人群中立刻就有人不满的喊叫道：

　　“大会主持呢！这是谁？他怎么就自己跳上来了？”

　　“真不守规矩！”

　　“粗野的家伙，你也滚下去吧！”

　　“对！滚下去！”

　　于是这位还没有来得及张嘴说话，就被起义者们的谩骂和口哨声轰下了台……

　　整个办公大楼，只有厂长办公室这套屋子的灯光最黯淡。为了防止外面的起义者们制造突然停电冲进来，在托马斯的建议下，屋子里在亮着电灯的同时点起了蜡烛。同样在托马斯的建议下，人质们被押进了厂长的豪华办公室，团坐在屋子中央的地毯上，四周都有特工把守，这样，最大限度防范了起义者破墙而入抢夺人质的可能。

　　此刻，仔细听着微微开了条缝的窗户下面传来的喧闹声，谢苗鄙夷的笑了起来，他走到别林柯夫面前，一把拽起他，用枪顶着对方的胸口，狰狞的说：

　　“那位想把我们一起干掉的巴普罗夫先生是您的手下吧？别林柯夫校长。人才辈出啊，您的那个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里面……”

　　别林柯夫有点紧张，但还是尽量保持着尊严，什么也不说，扭过脸去。

　　“谢苗，冷静点……”正在屋角通过翻译和谢尔盖低声谈判的托马斯低声叫道。

　　“冷静？”别林柯夫这时决心豁出去了，他冷笑一声，扭回脸，用英语直接对托马斯说道：“要是冷静的话，你就应该说服这位大人物立刻投降，我们还能说服工人们饶了你们……”

　　已经被紧张局势和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搞得没有耐心的谢苗生气了，他晃动着手枪骂道：“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东西，你在我们面前装什么绅士！我简直想立刻毙了你！……”

　　话音未落，谢苗手中的勃朗宁突然就响了一声，然后，别林柯夫低下头，惊讶的看着自己胸口渗出的血迹……

　　门外的警卫们听到枪声立刻又想冲进来，把守的特工们持枪向对，大家的枪口各自差不多都顶在了对方的脑门上，互相激动的乱叫着让对方放下武器之类的话语。托马斯一把抓住对面的谢尔盖，拿枪顶着对方的脑袋，用英语和中文大声喊叫着。把守人质的特工们也冲那些企图跳起身的起义领导者们大喊着。楼下正在集会的起义者们听见这声枪响，呐喊着挥舞着武器向大楼内冲来……

　　混乱当中，谢尔盖竭尽全力向马克洛夫吼叫了几句，马克洛夫又在看押他的特工同意下跳起身，冲会议室门口大喊了几声，这才平息了局面。但是已经冲到四楼楼梯口的起义者们再也不肯退下去了，新选出的代表就站在马克洛夫手下的枪口前激烈的开始了新一轮的辩论……

　　托马斯同意谢尔盖去别林柯夫的面前。别林柯夫正躺在谢苗的怀中，做着最后的挣扎，谢苗不停向他说着：“……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

　　谢尔盖在托马斯的押送下走过来，毫不客气的推了谢苗的肩膀一把，将别林柯夫抱在自己怀中。别林柯夫看着谢尔盖，勉强笑了笑，低声说：“……谢尔盖耶维奇……我不能看到你领导俄罗斯人民的那一天了……我的怀里有昨天填好的《图拉革命歌》，你拿去用吧……”

　　谢尔盖满含泪水，伸手从别林柯夫怀中掏出带血的歌谱，低声说：“我会和你一起唱的……我们会在一起唱你写得这首歌的……”

　　“不会了，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支持你吗……因为你的眼睛里我多少还能看见一点人性的光芒……俄罗斯需要这一点人性的光芒……”别林柯夫说着，又吃力的抬了抬手，示意谢尔盖靠近自己，于是谢尔盖将耳朵附在他的嘴旁，别林柯夫用很小的声音说道：“……我死后……你就放这些特务走吧……他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革命……要是形势不容许……不容许我们的计划实现……那就投靠莱温斯基吧！……”

　　听到这话，谢尔盖的表情一愣，别林柯夫用尽生命最后的一点力量，发出了此生最后一个讥讽的微笑：“……打不过……就加入……你比他年轻……”然后，别林柯夫的生命就在这不知道向谁发出的讥笑里结束了……

　　别林柯夫的意外死亡，帮助托马斯说服了谢苗副局长放弃他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也使得谢尔盖放弃了想让这帮特务投降的计划。于是，双方经过高效的细节协商，决定由马克洛夫先出去说服和掌握起义者们，然后再由其他的起义代表集体陪同特工们出厂区。马克洛夫还要负责亲自安排2辆卡车在厂区外等候。

　　……

　　深夜，在开出一条街，如约将起义代表们交换给身后的2辆卡车上的起义者后，刚刚做完临时人质和谢苗一起回到自己人车上的托马斯在卡车又行驶出不到两条街时，强烈建议大家立刻弃车逃跑。于是,2辆卡车由吸引对方的特工开走，其他人则在谢苗的带领下消失在图拉的黑夜里。5分钟后，正在某条小街里奔跑的一行人听见不同的方向传来几乎分不出先后的爆炸声！默默看着离这里最近的那处爆炸的火光，托马斯在心里暗自感叹：图拉，真不愧是俄罗斯的武器之都啊！

　　在那位受了伤的第7局驻图拉火炮厂代表的引导下，一行人终于跑到一个类似工人宿舍区的区域，停下来在路边大口的喘气。那位被4名特工轮换抬着跑的特工对谢苗说：“副局长大人，我们现在可以去我的线人那里，他在附近有个隐蔽点，是我平时让他准备的……”

　　“那个线人可靠吗？”谢苗一边大口喘气，一边问。

　　“他叫柯巴，是个格鲁基亚人，是个格鲁基亚独立分子，前年被警察抓到，是我帮他出来的……最近我感觉情况多少有点不对劲……警察局给我们的当地情报总是和我自己的观察有出入……”

　　“那你为什么不向上报告！”谢苗很恼火地说。

　　“我报告了呀……难道您没有看到过？”

　　谢苗懊恼的挥挥手，让这位当地的特工继续说下去。

　　“……我最近总觉得不对劲，就让柯巴准备好隐蔽点，说有状况就会带人过去。他有出卖激进分子的把柄在我手上，不会有问题的。”

　　“嗯……”谢苗沉吟起来。这时，突然在前面路口传来一阵汽车的声音，还有雄壮的歌声隐约传来，一行人不等指挥，全部闪身躲进了旁边的一条黑暗的小巷中。

　　四辆后面拖拽着37毫米火炮的卡车在雪花中从路口驶来，驾驶室顶上的白旗在夜空中迎风招展，卡车上载满了手持钢枪，戴着白领巾的起义工人，他们不顾迎面的寒风，激昂澎湃地大声唱着《国际歌》。歌声如同惊雷，白旗宛若闪电，掠过图拉黑暗的街头疾驶而去。

　　车队和歌声消失后，谢苗终于下定了决心，对这位特工说：“好吧，马上带我们去那个隐蔽点。马上。”

　　一行人又在黑暗里按照当地特工的指引，穿过几个住宅大院行进。他们路过的其中一个大院时，惊诧的发现：都已经在半夜了，这个大院中央的小广场上居然还在汽灯的照明下聚集了几百个人。这帮特工们被吓了一跳，以为是起义者们正在集会，仔细一看才放下心来：原来是附近教区的虔诚教民们围绕着一个不大的圣母神龛，正在进行平安夜的祈祷仪式。

　　特工们收起枪，安静地从教民身后经过，不少特工在经过时还向神龛匆匆画十字，其中包括谢苗。教民们在虔诚的祈祷，没有人去理睬这些人。倒是神龛旁的充当助祭的一个小见习修道士，在看见弯腰的人群后正经过的这帮人时，扭头好奇地瞪着好看的大眼睛。从来在心里不怎么相信上帝的托马斯觉得好玩，于是便冲着小修道士微笑着画了十字。小修道士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急忙扭回脸去。

　　“博士，你画错了。”走在托马斯身边的谢苗低声说：“你竟然对我们正教的修道士画了个英国国教的十字，100年前你会被活活打死的。”

　　“上帝明白我的善意就好。”托马斯满不在乎的说道，这句在平安夜说出的亵神之语吓得谢苗连忙在胸前又画了个十字。

　　终于，在圣诞的钟声响起时，一行人来到了目的地：位于图拉火车站附近的一大片建筑区域中。谢苗让大家隐蔽戒备，然后让两名特工搀着当地的那位去找柯巴。

　　在等待的时候，谢苗在一个黑漆漆的门洞里，对着托马斯低声说：“托马斯，我记得我答应过你一起在图拉过我们俄罗斯式的圣诞……”

　　“还附带了一个俄罗斯式的革命。”托马斯苦笑着轻声回应道。谢苗低声干笑了两下，然后很真诚的轻声说：

　　“托马斯，你信不信：我以前杀过的人也不算少，而且没觉得怎么样，可今天无意中打死那个别林柯夫后，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有点不想干这个职业了……很奇怪吧？”

　　托马斯没有搭话，只是轻轻拍了拍谢苗的肩膀。一片寂静中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钟声，雪越下越大，建筑之间的空地和街道上已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雪片。洁白的雪花在暗夜里闪烁着点点银光。

　　终于，那两个陪代表过去的年轻特工又带着一个矮小，走路微微有点趔趄的男人在雪地上出现。等他们走到附近，事先安排的几名特工从藏身处跳出来，持枪围住了他们。经过一阵低声的交谈，带头的特工让那个矮个子男人等在当地，领着另一个刚回来的特工走向谢苗他们的藏身处。

　　“他们说那边的隐蔽点还算正常，伤员已经在那里休息了。”带队的特工对谢苗汇报道。

　　谢苗没有理他，直接对着陪那个矮个子男人回来的年轻特工说：“那边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年轻特工愉快的回答道：“这个柯巴真是会安排，食物、药品、还有点弹药……还有个老太太在那里照顾伤员，现在她已经给我们把汤煮上了！”

　　“嗯，你跟那个柯巴在前面带路，你带两个人在后面警戒，走吧！”谢苗刚下完令，就听见托马斯的肚子又很大的响了一声！“你怎么样？托马斯，还行吗？”

　　“到地方再说吧。”托马斯不好意思的说。

　　于是，2个特工夹着柯巴在前面带路，最后面是3个特工警戒，中间是谢苗和其他手下还有托马斯，一行人踩着咯吱做响的新雪，朝几栋黑乎乎的建筑之间的通道走去。

　　托马斯越走肚子越痛，逐渐在队伍中开始落后，终于，在走过一个转弯后，他感觉自己已经快受不了了，于是他站住脚东张西望，一直到最后警戒的那3名特工走上来。

　　“怎么了，博士？”其中一个特工用发音古怪的英语问道。托马斯在雪光中认出，这位就是白天上课的时候，问第3个问题的学员，于是，他急忙说：“我肚子又不行了，得找个地方。”仿佛为了增强说服力，他的肚子又响了一声！

　　“呵呵。”3个特工善意的轻笑起来，那个问话的特工指了指路旁靠近一栋居民楼的几个大雪堆，说：“你就去那个雪堆后面方便吧……不用不好意思，你多半在那儿还能发现别人已经这样干过了……要不要我们等你？”

　　“你们在前面等一下我好了。”托马斯说着，急忙跑向那几个雪堆后。

　　这时，前面的2个特工折返回来，向后面的特工打了个手势，这3个特工急忙小跑过去。

　　“怎么回事？博士呢？”折回来的特工语气埋怨的问。

　　“博士又闹肚子了……你怎么回来了？”

　　“拐过那栋楼就到了，谢苗局长看不见你们，以为出什么状况了，让大家都等在外面。”

　　这时，谢苗他们确实已经到了：拐过那栋楼，面前是一个由栅栏围成的小货场，货场里面只有两堆盖着帆布的货物，此刻，帆布上面已经覆盖了一层雪。进入货场的大门，穿过空荡荡的货场，就到了货场内唯一的建筑物：一间架在水泥柱子上的单排房屋，平时用来货场经营、司机休息、值班看守的单排房屋。这样用途的房子通常都不会修成永久性的建筑，为了隔绝地下的寒气，也为了不让雨水或化开的雪水泡塌墙壁，往往都用水泥柱子将整个房子架空。水泥柱子地下通常都用来堆放一些不值钱的杂物。

　　走进货场的大门时，谢苗才注意到托马斯不见了，于是他指示队伍停下来，打发人折返去找。他真的担心有什么意外发生……这些日子的意外实在是太多了。

　　柯巴和那两名特工走到了通往屋门的铁梯下，回过头来，看见后面的人没有进货场内，于是又折返回货场大门来。

　　“我妈妈的菜汤已经快煮好了，我搞到了香肠和黄油，还有我妈妈自己做的番茄酱，正宗高加索风格的浓菜汤……”柯巴走到谢苗面前，讨好地笑着，轻声说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速很慢，但是带着一点点轻微的共鸣，再加上他的手指方向小屋那透出黄色温暖灯光的窗户，谢苗周围的小伙子们不由得开始咽口水，连谢苗的脚步都情不自禁的向小屋的方向挪去……

　　我应该和托马斯一起进那间温暖的小屋，他已经救了我好几次了！这个强烈的念头又让谢苗停住了脚步，他摇了摇头，发现自己已经和一干人走到了货场中央，前面的那两个小伙子已经开始走上楼梯了。突然，谢苗注意到那位柯巴已经慢慢离开了大伙，斜着走向一旁盖着帆布的货堆方向――那个货堆盖布上的雪比旁边另一个货堆上的雪薄很多！谢苗突然间意识到什么，然后四肢又习惯性的在感知到危险时突然僵硬起来！

　　谢苗极力想大喊一声“危险”，可他的嘴张开后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然后，他看见刚刚走完铁制的楼梯，拉开房门的两个小伙子愣住了，接着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几声枪响，两名特工的身体不可思议的向后飞去，越过屋门口平台上栏杆，一直向后面的雪地上飞去。接着，谢苗又看见：柯巴突然扑向雪地，在他身后，那个薄薄盖了一层雪的帆布突然被掀起来，两道刺眼的灯光突然亮起，在帆布掀起和车灯打开的间隙，也许只有愣愣发呆的谢苗看清楚了那是一辆汽车，车上面还有几个人影在晃动。

　　在小屋门口枪响的时候，雪地上特工们反应快的已经弯下了腰，反应慢一点的只是才把手枪举起来，但是这些很快都没有什么区别了――随着车灯的打开，突然看到强光的人都会暂时愣那么1、2秒钟，这就足以让准备充分的重机枪手看清目标位置了！

　　一阵震撼清晰的连续爆裂声响起，那是马克辛重机枪连续射击时独有的声响，一条火鞭略带着点弧度，自货场的中间向左右两边各自扫动了一下，凡是被这条火的鞭绳舔到的人影都会高高的跳起来，然后重重的腾空摔倒在雪地上！不到半分钟！不到半分钟这个货场上一个站立的人影都没有了！

　　刚刚开枪打死了2名特工，手持那甘式步枪从小屋里冲出来准备参加战斗的万尼亚和另外1个小伙子呆呆看着货场上的发生的屠杀，一边倒的屠杀，特工们没有一个人有还击的机会，只有几只手枪开过火――可那也只是手枪的主人临死前肌肉痉挛的结果。

　　“开车！别让后面那几个跑了！”柯巴从车旁的雪地上跳起来，伸手指向货场大门外。

　　“去杀光他们！”多拉小姐粗暴的推开挡在门口万尼亚，对着车上的人大喊道，然后不满手下的行动太慢，多拉朝天开了2枪。

　　曾经在战争初期在前线担任过机枪手的瓦西里也被自己才完成的杰作给震惊了，虽然他先后听到了柯巴和多拉小姐的吼叫，但是却丝毫没有反应，直到听见多拉小姐的枪响，他才猛的挥手砸了一下驾驶仓顶，狰狞地呐喊道：“去杀光他们！”

　　于是，随着发动机的吼叫，这辆改装过的小卡车冲出了货场的大门。

　　多拉小姐满意的点点头，对万尼亚下令：“去，把灯和窗户都打开！”

　　万尼亚慌忙跑回小屋，小屋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那个先留在这里的受伤特工躺在地板上，脖子上有个很长的刀口，鲜血还没有停止流动。那个据说是柯巴妈妈的老女人弯着腰在小屋一角的火炉旁，神态安祥地煮着她的高加索菜汤，时不时还舀起半勺来尝尝火候。万尼亚忍住呕吐的感觉，将准备好的2盏汽灯全部点着，然后又跑过去将小屋的窗户打开。灯光照射下，雪地上的躯体这时才开始流血，每具尸体周围慢慢都摊开了一片暗色的痕迹，而且暗色逐步扩大。多拉小姐已经走下去，借助着小屋窗口洒落的灯光，和柯巴一边交谈，一边共同检查着地上的躯体，时不时还会用手中的手枪对着某具还在抽搐的躯体补上一枪……

　　“孩子，汤好了，你要不要先来一碗？”

　　万尼亚吓了一跳，跳转过身来，却看见柯巴的妈妈端着一碗冒着热气，因为加了番茄酱显得红通通的浓菜汤，慈祥的站在他的身后……

愤怒（8)

更新时间2005-11-28 1:00:00 字数：12522

　别林柯夫遗留下来的《图拉革命歌》，其实就是根据波兰1883年诞生的革命歌曲《华沙革命歌》的旋律，进行了重新填词的一首歌。1917年1月7日，俄历圣诞节的凌晨3点多钟，在图拉工人武装起义的中心：图拉火炮厂，在被4台探照灯照得雪亮的办公楼前的广场上，这首已经被刚成立不久的全图拉武装起义领导委员会宣布为图拉起义战歌的歌曲，在50架手风琴热烈的伴奏下，由3千名从各起义工厂精选出来，即将担任最重要作战任务的图拉工人白卫总队队员，以俄罗斯民族引以为傲的嘹亮嗓门放声歌唱着：

　　勇敢的举起洁白的旗帜，

　　不怕黑暗里敌人的枪声。

　　为此骄傲吧！图拉的儿女，

　　自由的祖国永将难忘！

　　这就是图拉，

　　勇敢的图拉，

　　洁白的旗帜高高飘扬！

　　这就是正义事业的力量，

　　自由的人民永将难忘！

　　这就是图拉，

　　勇敢的图拉，

　　洁白的旗帜高高飘扬！

　　这就是正义事业的力量，

　　自由的人民永将难忘！

　　位于办公大楼三楼，原先是图拉火炮厂工厂发展与产品展览室的大房间，此刻已经成为图拉工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中心。3个多小时以前被任命为全图拉工人起义领导委员会军事委员、图拉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的马克洛夫在侧耳听完这雄浑的战歌之后，满意的点点头，继续将头低下来，和几个助手仔细研究摊开在大桌上的大比例尺图拉地图。这份对沙俄政府而言属于保密资料的地图，还是不到2个小时前，由宣布加入起义的图拉消防局起义者送来的。

　　在侥幸逃生后，图拉12家最早发动起义的领导者们迅速认清了形势，他们承认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打退来自各方向的敌人。谢尔盖的提议被稍做修改后全部获得通过，全图拉起义领导委员会宣告成立，谢尔盖耶维奇当选为起义领导委员会临时主席。同时，这些起义者也同意对马克洛夫的军事组织才能和革命品质予以信任。3000名革命思想坚定，身体健壮，多数有过武器使用经验的起义者被派到火炮厂组成图拉工人白卫总队，由马克洛夫兼任总队长。

　　起义形势正在朝胜利的方向发展，市区内越来越多的工厂、学校，和政府机构宣布加入起义：图拉卡车厂、图拉内燃机厂、图拉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图拉邮政电报局、图拉陆军医院、图拉消防局、等等……大的机构只剩下图拉警察局、图拉高等军事工业学院还态度暧mei的保持观望。公开和起义者敌对的图拉警备司令部已经被占领，逃蹿的300多名反动军官和士官们退缩在图拉火车货运站，在那里伙同残留的400多个宪兵据守着这个市区内最后一个反革命据点。

　　位于图拉郊区的大机构多数都采取了中立态度，如图拉飞机厂和图拉化工厂都公开声明保持中立。只有图拉铁路局，这个本来在起义前革命表现很积极的机构，在起义爆发后却古怪的发生了变化：虽然一部分机务段的工人自发参加了起义，可图拉铁路局的工人领导者们却从昨晚天黑后就消失了，一个都找不着了，和图拉铁路局的主要官员们同时间内不见了人影。按理说，在这种起义的大背景下，这些图拉铁路局的官员老爷们无论如何也没有胆量去惹工人领导者们，可他们竟然一起失踪了，这不能不使马克洛夫警惕起来。1个小时前，马克洛夫已经派出了最精干的一个侦察小组去铁路局查明究竟。

　　眼下，马克洛夫手头最重要的工作有2件：要求各起义单位迅速配合起义领导委员会进行武装动员，早上8点以前一定要至少再动员1万名有生力量加入革命武装力量,并责成各军工厂联合加班，在中午12点以前必须完成对这1万人的武器装备工作；另外1件工作就是要在彻底歼灭图拉火车货运站残敌的同时，调整整个图拉的武装力量布署，将目前以各个起义工厂区域为武装力量分布重点的兵力配置态势，调整成为以圣彼得堡方向为主，以莫斯科方向为辅的兵力布署。只要能防止敌人有可能从这两个方向对图拉的进攻，只要等到明天下午那1万新动员的起义大军完成装备，图拉革命军事委员会手头就会有足够的机动力量，按照马克洛夫一位助手的说法，到那个时候图拉革命者就有了和反动派周旋的资本了！

　　马克洛夫相信，只要起义武装总人数达到2万以上，自己就有办法守住1个星期，哪怕是5万反动军队来向图拉进攻。1个星期以后，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将会产生决定性的改变，到那时候，哪怕莫斯科的工人阶级没有能力解放自己，过10万的图拉革命武装也会去解救那些依然被沙皇统治的阶级兄弟！

　　“报告马克洛夫总指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完成任务，向您覆命！”正看着助手们在地图上计划着新建防线的位置和所需兵力的马克洛夫闻声抬起头，看到门口报告的人，他的脸上展现了起义爆发以来罕见的轻松笑容。

　　“米哈伊尔老爷，这里可没有什么总指挥，只有个前沙俄陆军少尉正为怎么学会打仗的事情发愁呢！”马克洛夫笑着冲门口说道。

　　门口是个身穿褪了色没有任何标志的沙俄陆军军官制服，脖子上围着白领巾，英俊到了相貌中略显阳刚气不足，年龄最多也就24、5岁左右的小伙子。

　　1915年年初，当时还是沙俄近卫军谢苗诺夫团中尉的米哈伊尔中尉，在前线差点要被德国佬俘虏的时候，正好被当时还是中士的马克洛夫救出。从此，这位出身小贵族，亚力山大军校毕业的高才生米哈伊尔和出身工人家庭，还曾经在西伯利亚服过苦役的马克洛夫就成了生死之交。今天凌晨，快1点钟的时候，马克洛夫正对着各厂送来充当军事专家的前沙俄军队基层军官和士官们发火的时候，警卫报告说有一位来自图拉陆军医院的起义者要求见他。听到那个起义者的名字叫米哈伊尔，马克洛夫飞奔着就冲到了楼下。

　　米哈伊尔当年在和马克洛夫一起从德军控制区逃出来的路上，接受了马克洛夫12天的革命教育洗礼。后来回到前线部队后，上尉米哈伊尔就开始寻找靠拢军队里的革命组织。可惜，由于他的贵族军官身份，他所在那个部队的革命组织根本不相信他。郁闷之中，正好趁着某次战斗中受了点轻伤，米哈伊尔就开始了他的养病生涯：先是在斯摩棱斯克老家的小庄园里住了半年，后来陆军方面催得急，就又花钱找了个借口躲到图拉陆军医院来疗养。

　　昨天听到起义爆发的消息后，米哈伊尔和一帮思想激进的伤员们连同医院的年轻医护人员们做了准备，晚上一个漂亮的战术欺诈动作就顺利缴了警卫医院的那30多名士兵的枪。被大伙推举来火炮厂向全图拉起义领导委员会报告情况的时候，米哈伊尔意外在吵闹的楼下大厅墙壁上看到了刚刚贴上去的公告：《图拉革命武装力量指挥部第1号通告》，在这篇主要是宣布从现在开始，图拉的一切武装力量都必须接受指挥部领导的公告最下面，米哈伊尔看见了自己很熟悉的名字，于是他试探的提出想见一下这位刚被任命的总指挥。本来对这位前沙俄军队军官怀有敌视情绪的警卫们不愿意传话，但是看在这位米哈伊尔老爷怎么说也在脖子上围条白领巾的份上，还是给传了个话。谁都想不到，一向严肃之极的马克洛夫总指挥在听到这位老爷的名字后，竟然就这么激动的冲到楼下的大厅里，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就抱住了米哈伊尔。

　　两个前沙俄陆军军官在大厅里互相交替捶打着对方，然后看着对方脖子上的白领巾又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后来马克洛夫不由分说，拽着米哈伊尔就跑上四楼，把谢尔盖从会议室里叫出来，给他俩做了介绍。谢尔盖这半年没少听马克洛夫赞叹过米哈伊尔的军事才华，在打量这个年轻人不到3分钟后，他就同意了马克洛夫的提名，以全图拉起义领导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任命米哈伊尔担任图拉革命武装力量指挥部副总指挥。

　　此刻，米哈伊尔安排完12支武装侦察队的派遣工作，刚回到指挥部。刚刚派遣完毕的每支武装侦察队都配备3辆卡车、30个人，携带1挺重机枪、1门37毫米火炮、20枝步枪、60枚手雷、1台无线发报机。按照米哈伊尔提出的首个军事建议:这12支武装侦察队的主要任务是向图拉四周各个方向上进发，探明周边的军事形势,为此，要求他们一直前出到距离图拉市区100俄里的地方，路上发现任何军事情况都要及时发报汇报。到达100俄里处时，指挥部将根据情况给他们进一步的指示，或者返回，或者去执行其它方向的任务。

　　米哈伊尔的首个建议一提出来，马克洛夫就承认对方是正确的：自己虽然在战争中算是学会了打仗，可因为缺乏系统的军事学培训，对于战役级的军事指挥确实还有很多粗疏的地方。目前探明图拉周边的军事情况确实是首要任务，否则科学的兵力布署和战斗计划都无从谈起。

　　建议虽然正确，但因为牵涉到的物资数量太大，36辆卡车还好说，特别是图拉卡车厂加入起义行列后起义者手头已经有了总共256辆各式卡车，可12台无线发报机就几乎占据了起义者手头无线发报机总数量的80%，所以马克洛夫拉着米哈伊尔又去找谢尔盖。谢尔盖在走廊里皱眉听完米哈伊尔解释这样做的军事理由后，叹了口气，让他等一下，然后拉着马克洛夫进了会议室。

　　米哈伊尔在走廊里足足等了45分钟，心里只是着急，却没有任何委屈。他清楚：自己还不是起义领导委员会的委员，是没有资格进这个门的。

　　会议室内，各位委员听到马克洛夫说出这个建议，立刻就炸了窝！大家对这种时候将这么多宝贵的物资和人手放到郊外去兜风普遍表示不理解，甚至觉得外面那个前沙俄贵族军官提出这个建议简直就是企图破坏起义！

　　在谢尔盖帮着马克洛夫说服代表们，让他们明白为了白色图拉的安全必须这样做后，代表们又对每支武装侦察队的物资配备数量提出了质疑。大家觉得既然只是侦察，就用不着配备这么强的火力，每支队伍也不用这么多车嘛！最多2台不就够用了嘛！

　　马克洛夫只好再耐心地给代表们做了图拉地区治安状况的报告：虽然已经及时派出了很多维护革命秩序的武装治安队，但是图拉的治安情况不容乐观！目前，图拉市区内外武装团伙非常多，有的是被打散的反动军警，有的是不服从起义委员会领导的别的小组织武装，还有的干脆就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团伙……几个小时前刚被放走的那帮特务就已经被不知道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给收拾了！根据某支武装治安队1个小时前从火车站附近传来的消息，那些自身也有武器的特务们大部分都被击毙在车站附近某个被烧毁的货场，其中就有那个内务部大特务头子谢苗，还有几个特务尸体是在附近居民区发现的……对方至少拥有重机枪这样的重火力。在这种情况下，派出的武装侦察队要是火力不够强，别说遇见敌人的大部队是否能逃回来，就是遇见那些不明来路的武装分子都够呛……

　　在建议被通过后，谢尔盖和马克洛夫签署了一张授权令给米哈伊尔，授权令上注明了行动的内容和调动物资与装备的数量。凭着这张授权，米哈伊尔用了又差不多1个小时才将武装侦察队派遣完毕：各种物资装备都分散在不同的工厂和机构，特别是无线电发报机，通常1个机构最多只有1台。米哈伊尔只好配齐1个队的装备就先派遣出1个队。第1个出发的侦察队伍发回电文说他们已经完成一半行程的时候，最后一个队伍还没出发呢！

　　此刻，刚刚忙完回来的他，一不小心又在门口显露了一把沙俄军队的那套礼仪，受到马克洛夫的善意戏弄，米哈伊尔的脸不禁红了。

　　“好了，不开玩笑了，快过来商量一下。”马克洛夫向米哈伊尔招招手，然后对着桌旁还在讥笑的助手们严肃的说道：“现在我们是打破沙俄旧制度旧礼仪的起义者，有一天，我们建立自己白色正规军的时候，一定也会有革命者新的军队礼仪……没有礼仪和纪律的军队不是军队！”

　　那几个由其它起义工厂选送来的助手们被马克洛夫说得不好意思起来，都低下了头。

　　已经扒在地图上的米哈伊尔抬起头，笑了笑，说：“还是来看看兵力布署的情况吧。”

　　马克洛夫向某个助手示意，让他介绍一下迄今为止起义兵力调度的情况。米哈伊尔边听边在地图上认真查找着那位助手提到的每一个工厂、每一条街道、每个桥梁，渐渐的，他的眉头皱了起来。马克洛夫一直注意着他的反应，这时也紧张起来。

　　终于，在助手介绍完毕后，米哈伊尔对着地图沉默了良久，然后抬起头对马克洛夫认真的说道：

　　“总指挥同志，我有个建议。”

　　“副总指挥同志，请讲。”马克洛夫爽快的说。

　　“在敌情还没有判明之前，我们完全按照自己的猜测布署兵力，会在出现情况时丧失在战术上的主动权。”米哈伊尔沉吟了一下，接着说下去，不顾旁边别的人脸色越来越难看：“圣彼得堡方向和莫斯科方向的确是最有可能出现敌情的地方，但是在起义爆发后的这十四个小时内，不排除已经有敌人运动到了周围其它方向……因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并没有进行大范围的敌情侦察……而且，新组建的革命武装缺乏有战斗经验的基层指挥官，在面对敌人突然性进攻时，不一定能很好的判断出对方的意图，及时运动部队，在战斗情况不利的时候把握住部队……如果我们把6000人分散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进行防御，一旦有敌人从别的方向进入市区，我们手头的机动兵力就只剩下外面的3000人了，这3000人一旦投入战斗，指挥部将没有任何预备队应付新的情况。没有预备队的指挥官是打不赢一场战役的！”

　　“可谁都知道，沙俄政府在这一带没有您说的那么多军队！”某个助手不服气的反驳道。

　　“从起义前所知的情报上看是这样的，”米哈伊尔一谈起具体的军事指挥，整个人就象变了个人似的，文雅和谦和全都消失不见，整个人显得十分威严。他大步走到窗口，一指外面的夜空，大声说：“可是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小时了，十四个小时的时间在现代交通条件下，足可以让一支上万人的军队从四百俄里以外运动到我们鼻子底下来！铁路方面一直没有宣布参加我们的起义，这说明在铁道线上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在发生……我们不能等侦察队带回来坏消息了才做军事上的准备，现在我们就得将兵力紧紧掌握在手中，时刻保持强大的机动兵力是库图佐夫赢得战争的唯一秘诀！”

　　“你的意思是将部队全撤回来？”马克洛夫吃惊的反问道。

　　“对，全撤回来！”米哈伊尔走到地图前，拿起铅笔，在火炮厂的位置上画了个大圈：“马克洛夫，我在来报道的路上，就对你们选择这里做整个起义的总指挥部赞叹不已……你们看，火炮厂的位置虽然不是在图拉市区的中心，但是它的周围恰好是图拉几条公路汇集的地方，还有桥梁……你们看铁路线也正好紧贴厂区外侧通过……再加上厂区建筑的格局，做为一个要塞使用是最合适不过的。特别是火炮厂的后面……这一大片区域就是图拉最大的产业工人居住区，战斗中我们随时可以补充兵源！守住这里，就算是强大的敌人已经进入市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凭借这里的地理优势坚持战斗，而且不断的扩充我们的队伍……”

　　“我们已经安排动员了，明天中午我们就会新增加1万人的队伍……”

　　“不够，根本不够！”米哈伊尔不等那名助手将话说完就打断了他：“要是想全面防守图拉这样一个非要塞性质的城市，就算我们再动员3万工人武装也不够！”

　　“你太武断了吧，米哈伊尔。”马克洛夫有点受不了了，他也开始加入质疑米哈伊尔的行列：“图拉是俄罗斯的武器之都，我们起义工人的装备可以比前线的沙俄正规陆军还好……”

　　“那是表象！马克洛夫同志，你说的那是表象！”米哈伊尔已经开始激动起来：“我们是有不少重机枪和小型火炮，可刚才我在派遣武装侦察队的时候才知道，会正确使用火炮进行曲线射击的工人很少！好多说会操作火炮的工人其实只是会直接瞄准射击，下面3000多人里面会进行弹道计算的人还不到10个！”

　　“巷战时不需要太多的火炮曲线射击！”马克洛夫也激动起来。

　　“那是你心理上觉得没有人会去轰击无辜的平民和民居，如果敌人用大口径的火炮进行无差别覆盖，我们那些不会曲线射击的火炮手很快都会被干掉！”米哈伊尔奋力指向窗外：“眼下，敌人的指挥官不用太多数量的军队，只要他把外面这支革命热情高涨的工人武装切割成碎块，因为缺乏合格基层军官的指挥，起义工人只可能在被动的防守或者冲动的进攻当中被各个击破！”

　　“你不可以侮辱我们的战斗意志！”一个来自弹药厂的助手暴跳起来：“外面这些无产阶级战士都是最坚定最勇敢的，他们1个可以战胜10个沙俄的士兵！”

　　“要是这个等式可以在军事学上成立的话，”米哈伊尔尖刻的反击：“那么1905年你们就可以把白旗插到圣彼得堡去！”

　　“请注意你的立场！”马克洛夫也愤怒了：“你可以看不起我们这几个没有上过军校，只在前线当过炮灰的穷小子，可决不容许你侮辱我们的工人兄弟！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上尉老爷！”

　　米哈伊尔被对方这句满含仇恨的称呼击中，他突然停止了所有的动作，悲愤地看着对方，漂亮的眼睛里慢慢浮现出了泪花。

　　“都冷静一下吧！在讨论军事科学的时候，不要带那么多的人身攻击！”已经在指挥部门口悄悄站了一小会儿的谢尔盖这时走进屋来，沉声对众人说道。他的脸色不是很好看，但还是保持了应有的风度与气势，他走到米哈伊尔身边，轻轻拍了拍对方的肩膀，用平静的语气说：“米哈伊尔同志，我完全赞成你对下面那支刚组建的无产阶级武装的评价……要是今天晚上……假设最多再过1个小时，强大的……强大的沙俄军队就要开始对我们发动进攻的话，你认为该怎么指挥？米哈伊尔同志。”

　　米哈伊尔逐渐克服了自己的激动，故意不去看马克洛夫，走到桌旁重新拿起铅笔在地图上比划着：“如果出现了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况，我们这样一支队伍要想发挥出战斗力，只有先集中防守在火炮厂附近，集中所有的火力顶住敌人的第一轮进攻，然后再利用我们的弹药优势用火力压制住敌人……只要你设定的时间到明天中午的战斗我们能挺住，活下来的工人就将成为新的更大军队的骨干，到明天下午大量的新革命力量加入队伍后，我们就可以拥有一支初步具备战斗力的军队，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反击……我们还可以用无线电联络今天派遣出去的那12支武装侦察队，他们是我亲自挑选的，战斗素质要比一般的工人强，机动力也强，他们可以在我们的指挥下在敌人后方进行骚扰作战……可以在关键时刻袭击敌人可能拥有的远程火力阵地……还有指挥部……”

　　“很不错。”谢尔盖沉吟着，眼睛里闪动着希望的光芒，继续说道：“要是没有出现预想中的情景，明天下午也没有大量的革命者加入我们的队伍，你认为让你指挥的话可以防守住几天？”

　　米哈伊尔笑了起来：“谢尔盖主席，我对政治不是太懂，可是我也明白：没有来自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单纯的军事斗争中，一支缺乏最基本军事训练的工人起义队伍，通常都无法在同等数量装备的反动军队进攻下坚持48个小时。”

　　“如果完全让你指挥呢？”谢尔盖微笑着逼问一句。

　　“完全让我指挥？”米哈伊尔飞快的看了眼马克洛夫，很快就做出回答：“我想我可以将这支军队的战斗特性和潜能发挥到最大……真的没有人民群众支持的话，我想我还是可以在火炮厂附近坚持72小时的。”

　　“难道就不可能再长点了吗？比如……5天？”谢尔盖笑嘻嘻的说着，目光中透着殷切的希望。

　　“做不到。”米哈伊尔干脆的说道：“如果你是去年问我，我可能还说能行，可今年我在医院里重新读了那些军事科学的著作，又反复比照了一下我自己的战争经历，我想我再不会高估自己的指挥能力了。”

　　他俩的对话逐渐吸引了别的人，连马克洛夫都注意倾听着，脸上流露出若有所悟的神情。

　　“军事科学真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啊！”谢尔盖感叹道，然后他对马克洛夫微笑而坚决的说道：“马克洛夫同志，鉴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才华，我正式建议由他临时担任图拉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的职务，负责战斗部队的指挥，你就专职做全图拉起义领导委员会的军事委员，在革命武装的发展和战略上……还有组织和后勤方面领导米哈伊尔同志，怎么样？马克洛夫同志。”

　　“不，不行！”米哈伊尔急忙说道：“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我就是觉得自己应该为俄罗斯的革命做出贡献！……”

　　“米哈伊尔，我的兄弟，我的同志。”马克洛夫走上前，将手搭在米哈伊尔的肩膀上，目光坦诚的说道：“刚才我伤害了你……不，我不说道歉，因为我知道你理解我刚才的心情，你知道我的家史，知道我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死在反动沙皇政权的手上，所以我在有些话题上会很敏感……我不是在为自己错误辩解，你明白的。”

　　“马克洛夫，我完全明白，你也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米哈伊尔眼里又重新浮现了泪光：“就让我们一起战斗，打碎这个吃人的反动沙皇政权吧！”

　　指挥部里的人们都被这感人的一幕打动，这时，大家一起鼓起掌来。谢尔盖微笑着走过来，将马克洛夫和米哈伊尔的手抓到一起，做了个鬼脸：“好了，你们俩都是革命的好同志，不要激动了……两个比我大的人还得让我来劝架，真不知道害羞的！”

　　“谢尔盖主席，谁都知道，你可是俄罗斯革命的神童！”有个来自火炮厂的助手大声叫道。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好了，以后别这么叫了，我也会长大的！”谢尔盖难得俏皮一回的说，然后他对米哈伊尔说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面没有位置的高低，只有贡献的大小，慢慢你会理解的，米哈伊尔同志……关于你的临时任命，我会让起义领导委员会下发正式文告的，就这样吧……你们大家从现在开始要无条件服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同志的每一条军事命令！知道吗？”谢尔盖神色严厉的瞪着指挥部里所有的人，好几个人在他的怒视下急忙回避过眼睛。谢尔盖用小胖手一指指挥部的大门：“这个门里面是个军事指挥机构，是图拉革命者的军队司令部！所有人的民主和自由在这个门口都被告之到此为止！军队！明白吗？军队的指挥官是可以在战争时期行使战场纪律的！这里是军队，军队！明白了吗？”

　　在他的严厉喝问下，终于有人开始回答：“知道了！这里是军队……”

　　“我不想听见这种没吃饱饭的声音！面包厂的起义者送来的面包难道都拿去喂猪了吗？回答我！明白了吗？！”

　　“明白了！这里是军队！”大家一起齐声喝道。

　　谢尔盖满意的点点头，对米哈伊尔说：“看见了吗？以后就象我这样收拾他们，谁再不服从就执行战场纪律！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纪律，就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军队！”

　　米哈伊尔挺直身体大声应道：“看见了！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纪律，就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军队！”

　　“很好，”谢尔盖对马克洛夫招招手：“马克洛夫同志，先让米哈伊尔总指挥在这里指挥战斗吧，我还有点要紧事情和你商量。”

　　……

　　托马斯暗自在心里咒骂着自己此刻粗野不文明的举动，同时身体又在享受着这粗野不文明的举动带来的舒畅。刚才那位学员果然没有说错：在雪堆后面，虽然已经被刚下的雪覆盖上了，但是仅仅凭借地上那一块块凸起的外观还是能猜测出已经有不少人在这里粗野过了。

　　唉！我以后再也没有批评俄罗斯人不讲卫生习惯的权力了！托马斯就这样在心里感叹着的时候，远处传来马克辛重机枪猛烈的射击声。枪声穿过不远处的建筑之间时，带着明显的回荡声。天啊！真是没完没了！托马斯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但是紧接着他就很清晰的明白是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了，他的本来胀红的脸竟然违反生理学，在蹲着的姿态中一下子变得雪白！他猛的拉上裤子，一下子就爬在对面的雪堆上。反正出来的已经全是清水了！这个非常不雅的念头竟然是他在掏出枪前唯一的念头。

　　汽车的轰鸣声回荡在不远处的楼宇之间，然后车灯划过落雪的夜空。

　　在汽车的声音中，枪声又一次响起，先是手枪无力的射击声，然后是马克辛重机枪不紧不慢的短促点射声。

　　在冰冷的雪上爬动了几下后，托马斯小心翼翼将自己的脑袋从雪堆侧面靠下的地方露出来，这一点很重要：当年教官反复告诉他，按照人的本能习惯从隐蔽物上方伸出头去观察，是战斗中送死的不二法门。

　　他看见在洁白的雪地上，1辆亮着车灯，后面还冒着黑烟的小卡车象怪兽一样追逐着几个人影。随着短暂清晰的爆裂声，车上的马克辛机枪不时的吐着火舌。几乎每隔那么10来秒钟，就有一个奔跑的身影在枪声中摔倒在雪地上，小卡车会飞快的开过去在那具尸体旁边的减一下速，由卡车后部副机枪手用手枪在尸体上补上2枪，然后加速去追赶下一个人。凡是快逃出这片空旷地的都是首先被杀掉的，甚至有时候卡车上的机枪手会打个不长的连射，将已经逃向边缘的人再赶回到中间去……

　　他们是故意的！那个机枪手是在享受追逐杀人的快乐！托马斯在心中大喊着：他明明可以更快杀死这些人的，可他偏不！他一定要享受追逐的过程！

　　翻身躲回雪堆后，托马斯对着天上飘落的片片雪花，紧握着手中的小左轮，大口大口呼吸着。他明白，这场屠杀其实不关他的事，既不关托马斯·莫兰特的事，也不关埃瑞克·亨特的事，更不关王佐的事，他应该静静等待这场屠杀的结束，然后再悄悄的离开。

　　在枪声彻底停止后，他没有动，他听到小卡车慢慢开到雪堆前，停了下来，卡车的灯光越过雪堆照在前面的紧闭着窗户的宿舍楼上。一个人从车上跳下来，踩着咯吱做响的新雪走到雪堆前，开始向上爬。然后那个人站在离雪堆顶还有1米左右的地方，一股浓浓的火yao味被轻风从这个人的身上吹了过来，非常的刺鼻。

　　一阵奇怪的响动后，一股细细的水柱冒着热气越过雪堆的顶部顺风而落，正好落在托马斯的身上，甚至脸上都是。水柱逐渐消失后，那个人还是站在那里不动。托马斯听见卡车上有人叫了声：“瓦西里！”

　　这个人好象没有听见，还是呆着不动。

　　卡车上的人又用很大声音叫了两声：“瓦西里！瓦西里！”

　　然后这个人好象才听到，用俄语很大声音的回了句什么，接着朝雪堆这边大声吐了口口水，吱咯吱咯踩着雪走了。这次，瓦西里的这口口水正好落在托马斯的脸上！托马斯知道这个当机枪手的男人多半因为操纵重机枪射击的缘故，已经有点暂时的听力下降了，就算自己用手抹去脸上的口水，他也多半听不见。可托马斯还是没动，一直到汽车声又远去了，直至消失后，才慢慢站起身来。

　　他走下雪堆，弯腰从地上抓起一把新雪，狠狠在脸上擦着，几乎都快把皮肤擦烂了才住了手。他走到离雪堆最近的那具尸体面前，认出这就是刚才还跟自己讲话的学员。托马斯弯腰，捡起这名学员生前用过的手枪，发现是一把0.45口径的那甘式左轮，又从衣服里找到一个备用弹鼓。他将两把枪的子弹都检查了一边，然后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沮丧的发现因为大雪，周遭一片银白，根本没有可掩护自己迂回过去的途径。也是，要是那么容易找掩护物，那几个小伙子也不会这么容易被人杀了。

　　后来，他觉得还是别那么麻烦了，就直接走过去吧，反正就这么回事，大不了躺在雪地上装尸体。于是，他就这么大摇大摆朝着刚才汽车开走的方向走去。

　　一个人走在雪地上，听着脚下的新雪的声音，托马斯一面眯着眼注意观察前面的动静，一面在心里给自己找杀人的理由。他想了一大堆，都觉得说不过去，可是他确实想要去杀人，他觉得自己不杀人已经不行了。“这样吧，”在走过那个楼房的拐角，看见不远处的货场上躺着些黑色的身影，又看见小屋里人影晃动的时候，托马斯低声自语道：“因为刚才那个人把尿撒在我脸上，所以我要去杀了他们。”他说完这句话后，感觉理直气壮了很多，于是再不想这些事，专心致志的按照当年教官教给自己的一切要领行动起来……

　　……

　　土肥原贤二大尉真的感觉很无奈：中国政府派来见小原将军的授权代表其实只是一个年纪40来岁的副局长。在土肥原贤二的记忆里，在中国的文官体制里，副局长只是相当于军方一个上校的级别。但是没办法，中国政府的授权代表，所以小原将军还得跟他客气的讨论问题。

　　这位中方授权代表竟然还带了了一个自用的发报机，就安装在站长办公室里面的值班卧室里。每隔15分钟，这位代表都会很不礼貌的看看表，然后走进去与他的上级联系，每次联系的时候还将卧室的门很粗野的反锁上。每当这个时候，土肥原就低下头去欣赏自己皮靴尖上的污痕，同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去看将军的表情，那将会让将军更加难堪的。

　　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按照这位中国客人的要求，土肥原奉将军的命令，出去安排师团参谋部的几个年轻参谋去车站附近的空旷地上点起8堆篝火，构成一个凸字型。然后在10点半，几个参谋高兴的推着一个上面按有发光装置。直径有1米,长度有1米6水桶型的空投专用容器回来了。中国客人没有露面，而只是交待土肥原别忘了把容器中一个红色小盒拿进师团长的办公室来，其他的东西他说都是送给第5师团的。

　　土肥原在师团长的默许下获得了处理这个容器里物品的权力，禁不住有点飘飘然。他矜持的穿过围观的一群年轻军官，按照那位中国客人教他的办法打开了橡胶质地外壳的容器，然后从里面先找到那个红色的小盒，仔细的放进怀中，然后开始认真看其它东西。里面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稀奇的东西：好几大卷一模一样的地图，一大堆各类资料，还有就是好多照片。只不过，这些地图都是已经用中文标注好的图拉大比例尺地图，资料都是用中文写的关于图拉各个工厂和各机构，还有道路桥梁等设施的详细介绍情况，照片上都写有名字，全是图拉各工厂主要激进分子头目的。给高兴的各单位军官们分发这些地图、资料，还有照片的时候，土肥原突然想到情报课的那帮参谋们和自己对着那张从站长办公室墙上揭下来的地图，辛辛苦苦翻查《日俄辞典》进行标注的情景，无来由的，鼻子竟有点发酸。

　　到了晚上11点半钟，几列火车将同样在撤回远东路上的日本第6师团的6000多人送到了这个小站，这些部队将临时划归第5师团指挥。这些部队竟然还带来了15门75毫米的野战火炮！

　　这些第6师团的部队下车后没多久，又有几列火车将2000多名批哥萨克骑兵和他们的战马送到了这个小站，统一由小原将军指挥。

　　1月7日凌晨1点钟，一列火车将本来运往欧洲东线的4辆中国产“东北虎Ⅰ”型战车送到这个小站后，土肥原贤二被暂时请出了办公室。

　　土肥原大尉出去后，中国客人终于打开了小红盒，取出里面的几页文件递给了小原将军。小原将军手有点微微哆嗦着看完了这几页纸的文件后，小心的将文件送还给那位中国客人。客人接过文件后，重新把这几页纸装回小红盒内，并将小红盒装回自己怀中。小原将军的目光一直盯着那个红盒直到看不见。

　　土肥原又被叫进去继续担任翻译。对着这位客人，小原将军激动的说：

　　“能为中日两国的友谊做点贡献，我深感荣幸……非常感谢贵国政府对我的信任，请向他们表示：我和我的部下，是不会让中日两国的政府失望的。”

　　客人笑了笑：“应该说，您和您的部下更不会让俄罗斯政府失望的。”

　　凌晨1点半，在当地铁路官员的安排下，第1列从这个小站出发，伪装成1列普通货车，事实上满载死亡与屠杀的列车驶向了图拉……

愤怒（9)

更新时间2005-12-3 21:20:00 字数：15542

　“……在热兵器普及后，特别是自动火力出现后，小规模战斗的第一要点就不再是勇敢和反应……是什么？是对局势的仔细观察！是对敌我情况的冷静判断！再好的战斗技术训练也只能让一个人战斗效率获得提高，但这决不等于说，经过训练你就会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好运气，增强了对子弹的抵抗力……记住！只要一颗子弹，这颗子弹只要击中了你的要害，不论你经过什么样的训练，你都会和一个毫无战斗力的孩子或者老人一样，立刻死去！……”在秦岭山区的城市环境模拟训练场中，傍晚时分的昏黄光线下，战术教官表情严厉的冲大张着嘴喘着粗气，身上的作训服上满是泥土的埃瑞克·亨特怒斥着：“3号学员！你今天下午在4个小时以内，已经因为太粗心和不够冷静被敌人打死了7次！如果在实战里你也这么大意和冲动话，现在你的尸体不光是冷的了，就连你的内脏器官也开始变质腐烂……”

　　在埃瑞克身后，3名陪他训练了一个下午的假想敌，都是些中国陆军特种兵部队的精锐军士，在听到教官这句关于尸体的精彩描述时，忍不住轻轻笑出声来……

　　那帮家伙，当初可真没让我少吃苦头！托马斯在心里回想着很多年前的这一幕，静静的持枪靠在楼角冰冷的墙壁上，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对方在停在楼梯旁的小卡车上留了个人站岗，其他的人都在小屋子里忙碌着什么。那片货场又太空旷，周围的栅栏又高，自己这身材还是别想从哪里能钻进去了。可货场大门附近实在是太空旷了……

　　只有从这栋宿舍大楼穿过去，到另外一边去看看，才有可能找到更靠近货场小屋的隐蔽点。托马斯这样计划着，然后毫不犹豫的走到宿舍大楼侧面的楼门口，伸手推门――门被反锁着，打不开。托马斯略微沉吟了一下，穿着大衣的左膊肘部用力撞上去――随着一声不大的破裂声响过，不远处突然爆发了猛烈的枪炮声！吓了一跳的托马斯看到在离这儿大概不到1哩的地方，天际线被射击的炮火染红，一阵又一阵的枪炮声从那个方向持续不断的传来。

　　这事跟我没关，我只是砸破了一块玻璃而已。从门玻璃被砸出不规则的裂口，托马斯小心的伸手进去，摸索到了门锁的状况：是一条缠绕在门内两个把手间的铁链，铁链上有把普通的铁锁。他将那甘式手枪的弹鼓卸下，抓住枪管，伸胳膊进去用枪柄使劲朝铁锁上砸了两下！锁，果然开了。

　　托马斯关好门，仔细的将铁链缠回在门把上，然后转过身来准备穿过漆黑寒冷的走廊去另一头，突然，两支刺眼的手电筒光柱笼罩住了他的脸，紧接着一把双管猎枪顶在了他的额头上。一只手伸过来很小心的夺取了他手上的左轮枪，然后俄语的怒斥声响起。可惜，闭着眼的托马斯一句也听不懂。

　　托马斯要是能听懂俄语，他就会明白对方正在骂：

　　“滚出去！你们在外面互相怎么杀不关我们的事，可谁都不准进到楼里来！滚出去！”

　　肯定是在听到我砸玻璃的声音后才赶过来的，但是他们很聪明的选择了先开手电筒再出声的行动顺序，其中一定是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托马斯闭着眼判断到：我现在最好是高举双手，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做。托马斯此刻突然明白了：为什么1个小时前，在穿行别的住宅区的时候，当某个年轻特工提出进民宅搞点东西吃时，老谢苗扫视了周围黑洞洞的住宅楼半天，却最终摇了摇头的原因，老谢苗……

　　周围的人用俄语嚷嚷了1、20秒钟，然后突然静了下来，因为有更多的脚步声出现，一个托马斯熟悉的声音用俄语询问着什么，不等托马斯激动的睁开眼睛，就听见那个声音惊奇的先用俄语，再用带点四川口音的中文喊道：

　　“托马斯耶维奇？咋个是你吆！”……

　　……跟着维佳，托马斯上了二楼，在穿过二楼的走廊时，托马斯看到每个房间里都点着炉火，窗户上挂着毛毯，每个房间都坐满了本楼的平民，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大家都用一种好奇羞涩的眼光看着维佳领着一个外人经过。托马斯一边向邻居们大声用俄语说着什么，一边抽空向托马斯做着解释：

　　这两年，凡是发生大规模骚乱的时候，俄罗斯的城市居民都会立刻组织起来，邻居们联合用武力保障自己家人生命和家庭财产，期间这些武装起来的居民会向任何未经容许的闯入者射击，直到外面的局面完全平息……大半年没有回家了，这次维佳好不容易获得了圣诞假期，回图拉来和家人们团聚，没想到刚回来当天就遇到了这场骚乱……邻居们都信任当过兵，打过仗，现在虽然是在莫斯科警察局开车，但从来不干坏事的维佳，于是便推举他做本楼邻里护楼队的头……

　　在上到三楼，走到维佳家门口的时候，托马斯已经搞清楚了维佳的情况，所以当维佳让他进屋的时候，他真是有点觉得自己给维佳带来麻烦了，有点不好意思。

　　“快进来吧，托马斯·莫兰特博士，来见见我老婆：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马克西莫夫娃。”维佳热情的一把将托马斯拽进房内，大声介绍道。

　　这间房间和楼下的房间一样，窗户用厚厚的毛毯遮挡着，一盏黄铜的烛台上燃着白色的3支蜡烛，在温暖的烛光下，一位俄罗斯美女正在用好奇的蓝眼睛打量着托马斯。

　　苏珊！托马斯心中大叫了一声，但同时他听见自己用英语彬彬有礼的说道：“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女士，很高兴见到你。”

　　“说中文吧，博士，我老婆能听懂不少中文！”维佳自豪的说。

　　听见远处的枪炮声，货场小屋里正在喝汤的人们都停止进食，侧耳倾听。正和老女人在满屋子布放引火物的柯巴也停住手，听了一下后判断道：

　　“这肯定是起义的工人们在攻打火车货运站……晚上我出去打探情况的时候，看见起义工人们往那边拉火炮……”

　　瓦西里说了声：“有重机枪、小口径火炮、手雷……还有门76毫米的大炮在响。”说罢继续喝着碗里的汤。

　　“大炮肯定是警备区那帮红狗子的，起义者没有那么大口径的炮。”柯巴补充了一句，然后继续弯腰往地上洒落掺了煤油的锯末。

　　“为什么不是起义者的？火炮厂不是已经起义了吗？”好奇的趴在窗口的万尼亚回过头问。

　　“图拉的火炮厂只生产小口径的火炮，生产大口径火炮的工厂在喀山和圣彼得堡。”已经喝完汤的多拉习惯性的掏出香烟，看了看已经遍布屋子里的燃火物又将香烟收起：“万尼亚，赶紧把汤喝了，我们得离开了。”

　　“我喝不下……”万尼亚有气无力的说着，突然低声喊了声：“有汽车过来了！”

　　屋里的人也已经听到了越来越近的汽车声，纷纷行动起来。瓦西里第一个扔下碗冲出了小屋，直接从楼梯跃入小卡车，扯去覆盖在马克辛重机枪上的帆布枪衣，将枪口对准刚驶入货场大门的小车，“哗啦”一声上了膛。其他人也默不作声地从窗口和门口将枪对准了已经停在货场中央的“宝马”轿车。

　　郭文从车门内高举着双手下来，大声叫着：“索索，是我！你的老朋友郭文！”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柯巴大声问道，手里的枪一直没有放下。这时，格林姆从驾驶位置上下来，潇洒的举着双手，咧嘴朝大家友好的笑着。

　　“我去了你家里，你母亲告诉我你在这的……”郭文委屈的说道：“多拉小姐，可算找着你们了！”

　　柯巴看了眼房间里忙碌的老女人，又尴尬的看了看周围的人，将枪口放下来后解释道：“这个老妈是我的亲戚……你们知道：有时候我需要掩护身份……”

　　多拉小姐没有理睬这个问题，她继续将手中的勃朗宁端着：“郭文，你领来的这个人是谁？干吗要找我？”

　　“我来解释一下，”用文雅的，微微带点口音的俄语说着，格林姆举着手，扫了眼满地的尸体后又冲楼梯口走来：“我是谁，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和您做做笔交易……”

　　“啪！”多拉朝楼梯口开了一枪，大声喝道：“我从来不和来历不明的人做任何交易！”

　　格林姆吓了一跳，脸色当时就白了，他看向郭文。

　　郭文笑了起来：“多拉小姐，您不用这么生气……事实上，这位先生想和您做一件事情，就是想找到那个英国特务博士……”

　　“那个特务博士命大，不知道跑哪去了……我们也没功夫去找他。”多拉的语气一点也不客气：“现在，请你们在1分钟之内离开，天亮前我们不想再杀人了。”

　　格林姆不顾一起的大喊起来：“我可以给你们钱！很多很多钱！只要你们能帮我找到那个英国博士！”

　　“住嘴！”多拉小姐不满的喝斥道：“我们不是杀手，不会为钱去做事！滚！”

　　“我出五千英镑！”格林姆激动的喊道：“我只要那个英国博士……死活不论……一万英镑……两万英镑，只要有人帮我找到……四万英镑！”

　　“瓦西里，”在周围的人紧张得都快喘不上气的气氛中，多拉小姐冷静的说道：“30秒后这两位先生还不离开，你就开枪。”说罢，她转身想进门。柯巴这时突然一把将多拉手中的枪打落，将她拉入自己怀中，将手枪顶在她的头上。

　　“都把枪放下！”在门内露出的灯光下，柯巴的眼睛里露出凶光：“这是我的地盘！不放下枪，我就打死这个女人！”

　　瓦西里飞快地将机枪枪口调转过来，却发现是个方向死角，随即迅速扔开机枪，手摸向腰间，只听得2声枪响，他的身体向后一翻，跌出卡车摔落在雪地上。

　　门口，那个号称是柯巴妈妈的老女人手里举着一把枪口还在冒烟的大号柯尔特手枪，表情狰狞的说道：“柯巴说得没错，这里是我们的地盘。都把枪放下！”

　　多拉小姐的手下都将枪慢慢放下。本来在窗口举着步枪的万尼亚早就被老女人从身后打晕，这时歪斜着搭在窗台上。

　　“你想干吗？柯巴。”多拉看着瓦西里的尸体，眼睛里满是泪水，但语气还是保持冷静的问道。

　　“我只是想和这位有钱人做笔交易，”柯巴也恢复了平静，大声说道：“那个英国博士比这20多个特务贵出20倍，这么好的生意我不能错过！”

　　格林姆面色苍白的将手放下来，对柯巴说：“很高兴这里还有人能按照文明国家的习惯进行交易……我只要那个英国博士，找到他，死活不论，四万英镑。”

　　“您带钱来了吗？外国客人。”柯巴冲他喊道：“我可是只要现金……英镑的现金！”

　　“没有人会带那么多现金四处跑的……”看见老女人的枪口又对准自己，格林姆急忙说：“……不过我身上就带了四千英镑，可以当订金，只要回到莫斯科我就可以给您剩下的。”

　　“索索！”郭文也在旁边说道：“我可以担保：这位先生是很有实力的，也很讲商业信用！”

　　“很好！我就是喜欢和真正有实力的人打交道。”柯巴满意的点点头，又鄙夷的对多拉小姐的手下说道：“现在，你们就陪这位郭文先生去周围找那个英国博士……他应该没有跑远……只要你们把他找回来，死活不论，我都会把你们的多拉小姐给放了……要是你们谁敢趁机乱来，还是跑了，我就杀了她！”

　　“索索，你疯了吗？”郭文大声喊道：“这周围的居民楼里都有枪，再说我……”

　　“郭文！”柯巴大声喊道：“你想分钱的话就得干活！要么百分之二十，要么一分钱没有，你自己选吧！……现在，请这位尊贵的客人先上来，进到屋里去……对，屋里暖和……老妈，你把这位大小姐也带进去吧……”

　　“博士，现在我们该干啥？”听着身旁的维佳用那阴阳怪气的腔调轻声问自己，正因为格林姆对自己的深仇大恨郁闷不已的托马斯哭笑不得。

　　他和维佳刚才是趁着“宝马”车进货场的时候运动到此刻的位置，已经在维佳家大楼下的两堆木柴之间呆了差不多10分钟，全场欣赏了小屋那边精彩之极的演出。格林姆对自己的仇恨让托马斯莫名其妙，柯巴的厚颜无耻和心黑手辣更让托马斯叹为观止。在瓦西里被打死之前，托马斯已经凭借瓦西里在机枪前的动作，认出他就是那个追杀了最后几个特工学员，并往自己脸上撒尿的人，也是自己冲动到第一个想杀死的人。

　　可刚才，在看着那位老妈偷偷走到在窗口观望的万尼亚身后，一枪柄就将万尼亚砸晕，然后又在门口出现开枪打死瓦西里时，托马斯差不多要呕吐了！因为那个凶狠的老女人正在干他本来想干的事情，而且干得比他还利索……

　　“那个老女人好象是拉娜·约谢利阿妮，”一直在他耳边不停做翻译的维佳，这时轻声说道：“高加索著名女土匪之一，我在警察局看过她的通缉令。”

　　“是格鲁基亚独立运动分子？”来之前，托马斯还是阅读过俄罗斯政治势力分析资料的。

　　“算不上，就是个土匪……她的爸爸和爷爷都是土匪，祖传的。”维佳轻声说。

　　“不对，逻辑上讲不通！”托马斯眯着眼睛看着前方货场的动静，突然说道。

　　“这怎么就讲不通了？”维佳觉得很奇怪：“高加索那边，好多土匪都是祖祖辈辈干这个啊……”

　　等老女人把多拉和格林姆带进屋了，柯巴满意的晃动手枪对多拉的3个手下说：“小心，老妈的枪可是顶在你们多拉小姐的脑袋上的……去吧，我会等你们45分钟，你们不回来，我就杀人！但是按时完成任务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给你们分百分之十到二十，我这个人，从来都是有钱大家赚！好了，现在你们可以弯腰捡枪了，然后跟这位郭文先生去干活……”

　　多拉的手下怨恨的瞪了柯巴一眼，弯腰去捡枪，这时，柯巴手中的枪响了，不多不少6声，3个小伙子每人中2枪。中枪的人从楼梯上滚落下来，其中一个一直滚到下楼梯后2米多远的地方才摊开四肢停住。郭文被吓得举起双手。

　　“老妈，”柯巴晃了晃手中的枪，转头对屋子里喊道：“把窗台上那个傻小子也搞死，然后咱们走了！”他话音刚落，就听见小屋里随着多拉一声凄厉的“不！――”响起了一声枪响，爬在窗口的万尼亚身体颤了颤，就又不动了。

　　柯巴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回头对郭文笑着说：“郭文，我的老朋友，你在干什么？快上来帮忙啊！”

　　那位老妈一手推着已经被反绑住手的多拉，一手拿枪押着格林姆从房门里出来。多拉紧闭着嘴唇，苍白的脸上满是泪水，一言不发。格林姆被吓坏了，他颤抖着高举着双手，带着哭腔叫道：

　　“柯巴先生……为什么要这样？”

　　柯巴讥讽的说：“您真以为那位英国博士还会在附近等别人追杀？……看来您真是从没打过猎。郭文，去，你负责看押那位大小姐，她在圣彼得堡政府那边也能卖不少钱呢。”

　　当郭文讨好的点头笑着，踢开一具尸体，颤抖着从楼梯上侧身经过柯巴身边时，枪声又响了！

　　郭文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从楼梯扶手上翻下，摔落在雪地上！

　　“这样逻辑就通顺了……”托马斯扭过脸，面如死灰的对维佳说：“……魔鬼的逻辑就应该是这样的。”

　　维佳的嘴一直大张着，目瞪口呆。

　　格林姆彻底的被击垮了，他腿一软坐倒在门口，满脸都是眼泪和鼻涕，颤着声说道：“为什么？为什么……”

　　泪流满面的多拉小姐狠狠地向他头上啐了一口！

　　柯巴微笑着伸手拽起他，用枪口点着他的胸膛说道：“郭文以为给我招揽了生意，就有资格和我分钱……知恩图报是狗的美德，先生……到莫斯科后，您真的会有四万英镑吗？”

　　“我有……我可以通过英国商会先借支四万……我的家族在英国很有钱……他们一定会给我的……别杀我……他们会给我钱的……”格林姆语无伦次的说道。

　　“嗯，这样最好。”柯巴从口袋里逃出手帕为格林姆抹去眼泪，温和的说：“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以后呢，要是我真碰上了那位英国博士……叫什么来着？那个英国博士。”

　　“莫兰特博士，托马斯·莫兰特。”格林姆哽咽的回答。

　　“托马斯·莫兰特？嗯，我记住了。”柯巴将手帕装回自己的口袋，继续对格林姆温和的说：“要是那个莫兰特博士被我碰上了呢，我就一定帮你把他杀了……可这时间就说不准了……这样吧，到莫斯科你先给我钱，我拿钱以后就去杀那个莫兰特博士，好不好？先把四万英镑预支给我，好不好？”

　　格林姆飞快地点着头，生怕回答慢了自己也挨上一枪。

　　随着维佳颤声的翻译，托马斯真是从骨子里生起一股寒意，他看了看身旁的维佳，发现维佳的身体也在剧烈颤抖。维佳感觉到托马斯在看他，转过脸来，看见托马斯惊诧的表情，维佳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轻声而坚定的说：“托马斯耶维奇，我一定要杀了那个柯巴，这样的人……不，这样的魔鬼不应该活在世界上。”

　　“走，”托马斯也点了点头：“我们去楼的那边，找机会杀了他。”说罢，他就由维佳领着趁柯巴他们忙碌的时候，从柴堆间悄悄退了出去，小心的按照出来时的路线回到楼里。一进楼道，打开手电筒，他们俩就开始在走廊里拼命奔跑。在经过楼梯口时，一个楼里护楼队的小伙子闪身出来，将1杆莫辛那甘式步枪扔向维佳。维佳停也不停的跑着，顺手将枪抓在手中。奔跑的托马斯瞥了一眼他手中的步枪，大声叫道：“ 400码步枪射击你能打多少环？最好成绩！”

　　“10发96环！”维佳在跑动中回答。

　　“我10发至少在95环以上！”托马斯喊道。

　　维佳一听这话，再什么也没说，立刻将步枪在跑动中递到托马斯手中。

　　柯巴和那个老女人，一个拽着格林姆，另一个押着多拉走下楼梯。柯巴让格林姆先上轿车的驾驶座，然后笑嘻嘻的从大衣下面掏出一只手铐，对格林姆说：

　　“尊贵的客人，为了防止路途上的意外，我将您的左手铐在方向盘上，您不会介意吧？”

　　不等格林姆有所反应，他已经完成了将格林姆的左手铐在方向盘上的动作。然后，他又拉开轿车后门，对多拉做了个请的动作。老女人一把就将双手反绑的多拉搡倒在车内！柯巴对着老女人做了个手势，让她去开那台装着机枪的小卡车，自己准备上这台轿车和多拉坐一起。那个老女人，或者就按照维佳的判断，是高加索土匪世家出身的女匪拉娜·约谢利阿妮不是很情愿的走到小卡车那边，先是上车将一块帆布盖在卡车货斗上，仔细的绑好四角的绳索。在她忙碌的时候，柯巴从怀中掏出一个烟斗，用打火机点着，然后津津有味的吸起烟来。等老女人忙完，柯巴挥舞着烟斗指了指小屋，将打火机扔了过去。老女人接过打火机，跑上楼梯，站在门口将点着的打火机投进屋内，在屋子里的火苗已经点燃后，她站在楼梯上耐心的等候，还向柯巴做了个手势。终于，小屋里的火势已然变大，浓烟开始从小窗口略过万尼亚的尸体往外冒。柯巴满意的打了声呼哨，于是老女人开始下楼梯，走向小卡车。正在这时，一直不做声躺在后座上的多拉，突然用双脚狠狠地踹倒了背朝车门站立的柯巴，同时大喝一声：

　　“开车！蠢货！”

　　格林姆本能的伸手去打火，但是因为过于紧张，他竟然哆嗦了10来秒都打不着火，这么长的时间，已经足够让老女人从她的大裙子底下重新掏出柯尔特手枪，恶狠狠的超天开了一枪，然后又将枪口对准了格林姆。格林姆听见枪响，顿时身体一软，将右手举过头顶，脑袋沮丧的顶在方向盘上痛哭起来。多拉鄙夷的看了看他，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从地下爬起来的柯巴恼火的从腰间拔出手枪，伸手将多拉从车上拽到地面，抽了多拉两个耳光，接着拖着多拉的头发，拽到车旁的空地上，枪口顶在她的脑袋上。

　　“我本来想留着你这个著名人物，想着总还有点用。”在小屋燃烧的火光下，柯巴狞笑着说：“可现在看来货物保管风险太大，我得提前出售了！”

　　“别打脑袋！柯巴！”拿枪顶着车中格林姆的老女人扭头喊道：“死的便宜一半，可那也是钱，破了相就麻烦了！”

　　“老妈，你要不说我还真会忘了……您的心脏在哪儿？亲爱的多拉小姐。”柯巴说着，怪笑的伸手将将躺在地上的多拉的大衣一把扯开，大衣扣子朝四面乱飞。多拉无力地挣扎着，但柯巴还是继续将她的胸前的裙领一把撕破，露出苍白的胸脯。柯巴表情极其猥亵的将多拉的裙口继续往下撕去，一把扯开了胸罩，多拉发育不太好的乳房都裸露在火光中，只有一个银制的项链是这对乳房此时唯一的衣物……

　　“啧啧，看来还是个雏儿，真可惜了啊！”柯巴将枪口沿着多拉颤抖的身体，一直从她的喉咙慢慢滑到了胸口双乳之间……

　　随着一声枪响！柯巴身边的雪地上溅起了一片雪花。柯巴身体刚想动，又是一声枪响！离他不远的地方又溅起一片雪花。

　　“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乱动！柯巴先生！”远处，有个男人高举着双手，从附近那栋楼的楼角方向过来，边向货场的大门大步走着边大声喊道：“我的朋友枪法很好，但是脾气就很差！最好不要惹他生气！”

　　仿佛是为了证明他的话，在老女人的脚旁也飞起了一片雪花！柯巴松开多拉，慢慢的站起身来。他和老女人站在那里，不停的转动着脑袋，企图找到对方那个狙击手的位置。

　　“不用找了！我都不知道我这位朋友会在什么地方！”那个男人举着手，已经走到了货场的大门口，认真看着地面的一具具尸体，随口说道：“柯巴先生，找到您这个新窝可是花费了我不少时间……还有钱……”在小屋燃烧的火光中，一张戴着眼镜的30岁左右男子的脸从黑暗中浮现出来，他脸上的眼镜镜片反射着着火的小屋，看上去红通通的非常怪异。地上躺着的多拉这时凭借着来人熟悉的声音，认出了对方，她眯着眼大叫了一声：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

　　托马斯和维佳到跑到走廊尽头的时候，发现门外的阴暗处多了一台高档轿车停在那儿。托马斯急忙将手电筒关掉，装回大衣口袋，子弹上膛双手持枪，仔细从前不久自己打破的玻璃口中观察了一下，然后用肩膀顶开门，单腿跪地，枪口跟随着他视线的转移移动着。

　　维佳弯腰从托马斯身边冲出去，敏捷地紧贴住车身，然后慢慢抬脸朝车窗内看了看，接着回头冲托马斯耸了耸肩膀。就在这时，枪声响起，一个男人大声喊叫的声音从楼角的那边传来。又是一声枪响后，维佳向托马斯点了点头，用手指朝远处指了指，托马斯抬头看去，看见在另一个楼房的背后，维佳手指的方向有个黑乎乎的水塔高高耸立在那里。

　　不可能吧？托马斯做了个摇头动作：那座水塔塔顶到货场小屋那边，距离少说也有900码，折算成公尺也有800多米，怎么可能呢！

　　维佳急了，低头快速爬过来，将托马斯拉进门，又将门关上后，这才低声说：“我在莫斯科警察局听说过……黑市上有一种好象有用手工做的枪，价钱很贵，用7.92毫米的自制子弹，能打到一千一百码。”

　　“上面有大倍数瞄准镜？”托马斯还是有点不相信――他当然不能说，当初他接受狙击训练时，最远也就在600到650公尺之间的距离上射击目标，800公尺以上的距离？……开什么玩笑！俄罗斯人的工业制造水准，特别是落后的光学工业水准，还做不到这个。

　　“我听说是拿德国人的军用望远镜改造的……能到8倍。”维佳说：“在黑市上出现的数量不多，每枝的价格能买两台‘马克辛’机枪，可听说真有人买……”

　　看来是真的了……这些人是哪个方面的？他们来凑这个热闹的目的是什么？自己现在该怎么办？这时，外面又传来一声枪响。

　　“我一定要杀了那个柯巴！”维佳低声说：“那个家伙不能留在世上！……可现在看来是没有机会了。”他指了指外面。

　　“上二楼看看，应该有位置的！”托马斯突然说道，然后他关掉步枪的保险，打开手电筒，朝楼梯上奔去。维佳愣了愣，想叫住托马斯，可托马斯已经上楼了，维佳只好跟随在后面上楼。

　　楼上，托马斯没有去理睬集中在这里的居民们，他凭记忆一直小跑到走廊的尽头，推开那里一扇公共洗衣房的门，绕过水泥做的好多排洗衣池，一直来到最里面的一扇窗户边上，关掉手电筒，轻轻的推开上面钉着薄木板的窗户：果不其然，这里朝下看去，正好是小货场，熊熊的火光下还能看见那几个人在对峙着。托马斯满意的弹了下舌头，将步枪保险打开，然后就准备将枪管从这个窗户缝里塞出去……

　　窗户又被人拉回来关住，维佳打开手电筒，看着托马斯，摇摇头说：“博士，你不能从楼里开枪……这是规矩，楼里的人出去开枪杀人可以，反正事没完就没有权力躲回楼里了……可不能从楼里先往外开枪，这等于说整个楼都参战了……”

　　托马斯还没有搞明白这个逻辑，就看见打开的门口，出现了几个老头老太太，他们举着蜡烛，用愤怒的眼神看着自己。其中一个老太太朝维佳大声的喝斥着，维佳则以更大的声音回复着，看得出来，双方都很激动。门口又是一阵骚动，维佳的太太卡捷琳娜从外面手持着蜡烛挤进来，走到自己丈夫身旁和他并肩站在一起，然后用好听的嗓门对着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大声嚷嚷起来……

　　关掉步枪的保险，闻着背对着自己的卡捷琳娜身上的香水味，托马斯突然觉得沮丧起来：自己前面想去杀人是因为目睹杀戮之后的愤怒，被人当成猎物后的愤怒，可后来想杀柯巴，从心理学角度讲，多多少少和这位跟苏珊长得很象的卡捷琳娜的出现很有关系。维佳想杀柯巴，还能理解是见到杀戮场面后，他那骨子里的俄罗斯勇士传说所铸成的所谓英雄主义传统发挥了作用，他将柯巴与传说中的恶龙和妖魔等同起来，所以产生了消灭的冲动。可自己呢？托马斯想：先是恐惧和愤怒引发的杀戮冲动，然后又是在性的刺激下，将雄性动物原始的杀戮本能批上一层正义的外衣拿出来展示……确实需要克己复礼啊！他苦笑着将手中的步枪退了膛，背在身后。

　　这时，维佳回过头用中文对托马斯说：“博士，他们想让你离开，我保证你再不会乱来，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说，要让你交出所有武器，而且还要发誓……”

　　“你告诉他们，我为自己给他们带来麻烦很不好意思，”托马斯尽量不去看卡捷琳娜那闪动的目光，对着维佳用文雅的姿态说道：“我得走了，今晚我可能还得去做一些事情。这枝步枪我需要，我可以掏钱买……”

　　“不行！”维佳气恼的说道：“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出去！”

　　“维佳，”托马斯平静的说：“今晚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死了很多人，我已经不可能象只老鼠一样缩在这里……我得出去找自己的出路，有可能去杀人，或是有可能被人杀……”

　　他的话音刚落，就见卡捷琳娜突然一转身，扒在最近的一个洗手池边上，往下水道里呕吐。

　　我说的话不至于就那么恶心吧？托马斯傻乎乎的想，可是他立刻看见在维佳走过去慌乱的帮卡捷琳娜时，周围的那几个老太婆们突然间都流露出了不怀好意的微笑。维佳关注的问了句卡捷琳娜什么，卡捷琳娜慌乱的推开他，将头扭过去继续吐了几口。这时，终于有个老太婆忍不住了，讥笑的说了几句。随着她的话，维佳的身体突然间顿住，然后恶狠狠地向说话的老太婆那边扑了过去！还好，托马斯虽然没有完全明白，但是他还是在维佳的表情变化时预感到了他此刻的冲动，他急忙上前几部，将自己因为戒烟越来越肥胖的身躯挡在维佳和那个老太太之间。看见维佳被托马斯挡住，老头老太婆们慌忙撤退了。

　　空荡荡的洗衣间里只剩下被托马斯紧紧抱住的维佳，和已经停止了呕吐，打开一个水龙头，随意用冷水漱了漱口的卡捷琳娜。卡捷琳娜终于转过身来，用一种豁出去了的表情对着正在咆哮的维佳。

　　他们两之间用俄语交流了几句。维佳的语气是激动愤怒的，而卡捷琳娜的语气则是冷静和毫不示弱的。外面突然间又传来几声枪响，趁着托马斯听到枪声后的一瞬间愣神，维佳奋力摆脱了他！托马斯怕他去伤害卡捷琳娜，急忙朝卡捷琳娜那边靠过去，没料到维佳一转身就朝外面跑去！

　　卡捷琳娜愣了片刻，突然间夺过托马斯手中的手电筒，也跟随着跑了出去。

　　因为怕暴露自己的身份，35岁托马斯这些年没有经历过任何正常的男女同居生活，苏珊死后，他基本上是依靠每年发生的那么1到2次的露水姻缘，以及每周1次的\*来解决性问题的。去年在伦敦，和斯泰德夫人那几次颠鸳倒凤，已经占了苏珊死后，他与女性共同生活差不多70%的比例。所以，直到维佳和卡捷琳娜都跑出去后，他才联系自己在那些小说上学到的知识，明白过来大概发生了什么。

　　怕卡捷琳娜和激动的维佳之间出什么意外，托马斯伸手将卡捷琳娜放在洗手池上面的小蜡烛台端起，心情郁闷的跟随他俩的去向，穿过走廊，走向楼梯间。当他穿过走廊的时候，那些老太婆们都在表情兴奋的窃窃私语，看到他走过来，大家急忙都闭上嘴，等他一过去，即刻在身后又响起了私语声。

　　这种事情就那么值得大家兴奋吗？托马斯一边用手挡住迎面的那点穿堂风，一边借助蜡烛的光向三楼爬去，心里在不停的想：10月怀胎，维佳说他是昨天才回到家里，又半年没有回来过了，显然，孩子不是他的……看邻居们的表情，十有八九他们知道卡捷琳娜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这时，托马斯已经走到了大开着房门，里面正传出争吵声的维佳家门口。托马斯突然在心里狠狠的嘲笑了自己一下：不要觉得那些老太婆们俗，刚才，你自己一路上盘算这个问题时，心理上不也是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吗？

　　他刚挑开门上的布帘，迎面飞过来的一个沙发靠垫就熄灭了自己手中的蜡烛。托马斯吓了一跳，他急忙检查了一下，发现蜡烛还在自己的手中，没有被打翻到地毯上去，这才抬起脸看：卡捷琳娜正死死的抓住手中的一个什么物事，不肯松手，维佳拽了几下，终于忍不住给了卡捷琳娜一个耳光！卡捷琳娜一下子被打得跌倒在沙发上！托马斯急忙扑过去，将不断吼叫的维佳拼命的拉回到门这边。

　　卡捷琳娜从沙发上慢慢爬起来，擦去鼻孔下的血迹，对着维佳又轻声说了句什么，维佳又一次暴跳起来。托马斯急忙用力抱死他。

　　维佳对托马斯用俄语大喊了几句，看见托马斯那茫然的表情，这才改用中文说：“……这个女人背着我和房客乱搞……我上次回来就有人告诉我，她和房客有事情……我还不相信……我们在火炮厂那边还有套小房子，租出去大半年了……她真不要脸，和房客……你看，这就是那个男人送给她的，我刚搜出来……”维佳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说着，边说边流着眼泪，他说到这里时，向托马斯挥舞着他刚从卡捷琳娜手里夺过的东西――那是一条银制的项链，项链上面还有一个漂亮的心型坠子。维佳激动的打开那个坠子给托马斯看里面的照片，在昏黄的烛光下，托马斯好奇的扫了一眼，然后就愣住了：那张小照片上的男人，分明就是2个多小时前还和自己在一起的起义领导人马克洛夫！

　　安德烈在获知那个英国博士已经逃脱了追杀后，长舒了一口气，他举起胳膊，做了几个动作，然后放下手对多拉说：“多拉小姐，我估计你也猜到我其实在给别人卖命……”

　　刚被解开手的多拉揉着自己的手腕，环顾着四周的手下的尸体，说：“我得走了……安德烈，要是1个小时以前你让我发现你其实是在给别人干，我肯定会杀了你……可现在，我就是想离开……”她的眼光投向了柯巴：“不过，在离开前，我还想杀个人……”

　　一直默不作声的老女人突然身子一弯向安德烈这边冲过来！然后一声枪响，她的胸口上溅起一道不大的血花，整个人顿了顿后，软软的倒在地。

　　安德烈冲柯巴冷笑一声：“你们想拿我做人质？告诉你！你就算把我挡在面前，我那个朋友一样会开枪的！”

　　就在这时，一直默不作声呆在车里，都快被大家遗忘的格林姆突然打着火，开车就向货场大门退去！随着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击碎了轿车的风挡玻璃，可格林姆这次没有迟疑，继续毫不犹豫的驾车一直退出了货场大门，然后调头冲向了大楼的另外一边，跑了。

　　也就在同时，当安德烈和多拉的注意力被格林姆吸引时，柯巴也扭头便跑。等安德烈掏出手枪的时候，柯巴已经迎着熊熊的火光，钻进小屋下的水泥支柱之间。等安德烈持枪绕过燃烧的小屋到另一边，就只看见栅栏上有个早就留好的暗洞，此刻大开着，一个矮小的身形正在雪地上飞快向远处的楼群跑着，随着一声枪响，这位柯巴先生闻声载倒在雪地里！

　　安德烈站在栅栏洞口，大笑起来：“你就猜到我朋友的枪里面只有5颗子弹，可你就没想过，有的人上子弹会很快！”然后他绕过已经在燃烧中发出轻微爆裂声的小屋，回到前面的货场，看见多拉小姐正在用一根绳子将自己的大衣和裙子捆扎好。安德烈没有吱声，走过去帮她将绳子在腰间系了个扣，系完以后，轻轻的拍了一下多拉的肩膀。

　　“您知道我不会开车，安德烈，麻烦您等一下帮我把那台车开走，”多拉指了指那台上面有机枪的小卡车：“我还需要那上面的机枪。”

　　“嗯，我可以和我的朋友商量一下，帮您把车开到您的人那里去。”安德烈说：“可我先得在附近找到那位英国博士……”

　　多拉指了指周围的楼宇：“这一带的居民都有枪，这个时候肯定都组织了护楼队不让外人进去……通常他们不会收容外人，可要是收容了，你也很难从这些居民楼里找出他来。”

　　“走吧，先去我的车那边，等一下再商量。”安德烈说打开了卡车驾驶仓的门，对多拉叫道：“车钥匙呢？”

　　多拉说：“应该是在瓦西里的身上。”说着，她走到车的另一边，看见瓦西里躺在雪地上，面孔朝上。多拉又抬头看看万尼亚：原先的小窗，还有那具尸体已经被大火吞噬了。此刻，火场周围的温度已经很高，高到周围地面的雪水都有点融化，瓦西里身体周围都是横流的雪水。多拉极力不去看瓦西里的脸，从他的衣服口袋里摸出了车钥匙，然后便逃向安德烈那边。

　　223号在寒冷的风中从水塔上艰难的爬下来，落地以后才放心的舒了一口气。他将身后背着的条型包袱取下来，拎在手上，然后朝跟安德烈约定好的路口走去。刚才，在通过安德烈的手势得知那位英国博士没有被杀死后，他的心情就一直不错，包括那车上的人开车逃跑时，他都觉得心情还是不错。

　　无伤大雅，223号在心里说：我是来救人的，只要把人救出去就行了，少杀几个人真是无所谓。不过呢，安德烈这下算是暴露了，得考虑给他另行安排了……

　　他这样想着，就看见黑暗里一辆汽车出现，一直到自己身旁停下。223惊异的看到这不是自己的那辆豪华轿车，而是一辆模样丑陋的小卡车。安德烈从车窗里伸出胳膊来，冲他招了招手。

　　“我的车呢？”223一上车就问，用俄语。

　　“还停在那栋楼旁边，”安德烈笑嘻嘻的说：“我让多拉小姐呆在车上等我们，等一下我还得帮她把这辆小卡车开到郊区一个农庄去……”

　　“好心情啊，安德烈！”223不满的说：“您真是好心情啊，这个时候还不忘照顾女士……”

　　“瞧您说的，”安德烈用责备的语气说道：“多拉小姐已经向我保证放弃追杀博士了，而且，她还答应等一下就把她在图拉的人都发动起来，帮我们找到博士……我们给她一笔钱就行了……不算太多，给刚死的那些小伙子家里的……”

　　“我有个预感，安德烈，博士就藏在周围的某栋楼里……”在卡车穿过弯曲黑暗的小路时，223看着周围黑漆漆的楼宇说道。

　　“只能是天亮后让多拉的人去想办法打听了，现在这些楼都是马蜂窝，捅不得。”安德烈说着，已经驾车转过了弯，看见了自己开来的那台车，可是他和223都愣住了：在这台卡车的车灯照射下，就见两个男人一个在驾驶座上忙碌着拽着一把电线，另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正在和后座跟多拉小姐厮打。

　　看见那个正在笨拙的挤在后座上和多拉小姐厮打的胖男人，223号跟安德烈都愣住了。那个男人终于将多拉小姐制服，前座的男人也已经成功的打着了火，驾车而去。后座的男人居然还威胁性的朝卡车这边的天上开了一枪。

　　安德烈和223号互相看了一阵，然后大笑起来！223号大叫了一声：“追上去！不管他去哪儿，可不能再出事了！”

　　安德烈大笑着说：“好的！这次我们得一路跟到底！”然后一踩油门就跟了上去，随即破口大骂：“博士在哪里找了这么个司机？开车这么快！太危险了……”

　　就在这两辆汽车前后进行追逐游戏的时候，在小货场那边，在离燃烧的小屋挺远的空旷的雪地上，柯巴从雪地上慢慢的爬起身来。

　　刚才，在自己的拍挡拉娜被打死的那一瞬间，柯巴就做出了一个判断：开枪的狙击手不射击人的头部，而是射击人的身体，特别是心脏部位！于是，他趁着混乱当中冲进燃烧小屋下的架空层中，那里有个堆料台，专门堆一些修理工具和材料。柯巴飞快地在几块原先准备拿来作小卡车射击台上的护盾，但后来又没用上的薄钢板之中摸了1片小块的，塞在自己的衬衣后领子当中，一边塞一边几乎没有停留的冲出架空层，踢开自己预留的小暗门，开始拼命跑。

　　一定要在对方开枪前往远的跑！这样追赶的人才可能因为时间的缘故不过来细看。抱着这个念头，在枪响以前，柯巴在雪地里已经跑出了足足有40多步，枪响后，柯巴只觉得后背猛烈地受到撞击，紧接着眼前一黑，顺势扑倒在雪地里。

　　醒来后，柯巴一直没有敢动。在确信危险已经解除后，柯巴这才爬起身，从嗓子里咳出几口血，接着从后背上开了个洞的几层衣服底下取出那块钢板，扫了眼钢板上面的那个凹痕，扔掉钢板，继续跑动起来，一会儿就消失在了远处楼宇下的黑暗当中。

　　“抓紧！”随着一声大喝，维佳将车灯突然熄灭，然后一打方向冲下了街旁一条通往河边的人行窄道，在汽车眼看着就要撞到河边的石头栏杆上时，他猛地踩刹车，打方向，同时拉起手闸，靠汽车的惯性转了个急弯，然后将车停在左边是河岸，右边是防洪坝的河边小道上。

　　“这是河边的一条小道，春天和秋天这里一般都是在水下，其实从那里可以一直开出去……”熄灭汽车发动机之后，维佳对着刚从后座狼狈不堪起身的托马斯用中文小声说道：“等后面追赶我们的那台车走远了，我们就可以从前面出去……”

　　托马斯扶起身边差点被撞晕过去的多拉，对着维佳说道：“告诉她，让她不要闹，我们不想伤害她，可要是她乱来，那我们就……”

　　维佳轻声用俄语对着多拉说了一遍。英语和中文听力，特别是中文听说能力非常不错的多拉装得只会懂俄语的样子又听了一遍，她相信这两个人暂时对自己是没有什么恶意，于是她安静下来。在防洪坝上面，在街道上，小卡车慢慢的驶过，不时将车调个方向，用车灯向河面上照去。

　　“维佳，你站岗，我得眯一会儿了……麻烦您告诉这位小姐，请她爬到前座去。”托马斯在观察了一会儿车窗外的情况后，突然做了个奇怪的决定：“等我睡1个小时，估计后面的那卡车也就放弃追杀了……小心维佳，别让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姑娘把咱们俩杀了就好。”

　　在耐心地听完维佳的俄语翻译之后，往前座爬去的多拉在想：这个不会讲俄语的男人，多半就是那个英国博士了，真可笑，他竟然以为后面那些救他的人是来杀他的……在前座上找了个舒服姿势的多拉回头看了眼托马斯，发现他竟然已经在后座上打起了鼾声，又看了眼旁边正警惕而好奇地看着自己的维佳，多拉突然感到了一种多日没有过的安全感和放松感，于是她也将大衣的衣领往上拉了拉，竟然也就睡着了……

仇恨（10)

更新时间2005-12-7 19:27:00 字数：14885

　梦中出了一身冷汗的多拉募然惊醒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还躺在轿车前座，可是座椅的靠背已经被放到最低，一直顶到后座，自己的身上还加多了一件大衣。后座上的另外一边，托马斯只穿着厚外套坐在那儿，和驾驶座上的维佳正低声用中文交谈。

　　偷偷看了眼手表，多拉知道自己应该睡了最少1个多小时，于是她闭上眼，一边听两个30多岁的男人聊天，一边假寐着。

　　“……我老婆就这么说，真的，博士，她就是这么直接说的：‘我想要个孩子，我想当妈妈，可你给不了我，我就自己去找！’……”维佳说到这里，手里紧紧攥着那个从卡捷琳娜手中夺来的项链，又难受起来。

　　托马斯叹了口气，将本来凑到维佳背后的身体往后一仰，双手抱头靠在后座的椅背上，用略微冷漠的语气说：“那你就打了她？为了她这句话你就去打她？”

　　“我知道打女人不好！托马斯耶维奇，”维佳激动地从前座转过身来，双腿跪在驾驶位上，冲后座的托马斯挥舞着手中的项链：“可我就是忍不住……忍不住……我也很难受，往外走的时候我也很难受……”

　　托马斯身体前倾，轻轻夺过维佳手中的项链，做了个“嘘――”的动作。然后他看了眼大衣下多拉瘦小的身躯，轻声对维佳说：“小声点，别把姑娘吵醒了，让她多睡几分钟……维佳，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还爱卡捷琳娜吗？”

　　维佳愣了愣，然后不好意思的扭动了一下身躯，说：“这个问题……我和卡捷琳娜是我岳父定的婚姻，你知道我们当时只见了几面就准备婚礼了……”

　　“我不管这些，”托马斯严肃的说道：“不管这些事情……我就是想问你，你一直到动手打卡捷琳娜的时候，在你心里，你爱过卡捷琳娜吗？你生气是为了脸面，还是因为你嫉妒这位……”托马斯打开项链坠子上的翻盖，晃动着继续往下说：“情敌马克洛夫先生……你一定要想清楚，是为什么……”

　　多拉好象因为太冷，又打了个哆嗦，身子转了转，继续入睡。看了多拉一眼，维佳伸手从托马斯手中夺回项链，转过身，坐回到驾驶座上，将项链伸到车窗玻璃跟前，借着外面冰封河面上映上来的雪光端详着这个项链。远处，隐隐的枪炮声不时的传来。良久，他才慢慢说道：

　　“刚才，我跟着你往外走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有一种轻松……觉得身上背得东西总算放下了，真的很难受又很轻松……结婚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让卡捷琳娜怀孕……找了很多医生，找了很多偏方都没用……从结婚第3年开始，我心里就一直觉得很难受，觉得对不起卡捷琳娜……”

　　“说不定是卡捷琳娜的问题……”看着维佳那绝望的背影，托马斯忍不住想安抚一下他，一张嘴就发现自己犯了个可笑的逻辑错误，于是急忙将嘴闭上。

　　沉浸在伤感情绪当中的维佳没有发现托马斯这个可笑错误，他侧过身来，冲托马斯继续说：“……肯定是我的问题……我们那批在那个矿山干活的战俘，回来以后都没有孩子……就算有，长得也不象……那个矿山有问题，这是我们这些年慢慢琢磨后得出的结论……前年大家一起给政府打过报告，请政府出面向中国人要个解释，可没人搭理我们……”

　　“谁知道呢！”托马斯飞快地转移了谈话的重点：“……那你其实不爱卡捷琳娜，相反，因为你的缘故一直没能有孩子，这个事实让你在这些年很难受，对吗？”

　　维佳苦笑起来：“博士，爱情这东西都是书上说的……有钱的少爷小姐们也会拿爱情来点缀生活……可象我这样阶层的人，这年头找个老婆好好过日子就是了，哪里又谈得上什么爱情……”

　　“不，维佳，爱情是存在的……”托马斯真诚地说道：“我的父母被人杀死时我在场，到现在我都不清楚究竟是谁杀了他们……我年轻时爱过的姑娘当初就意外的死在我的面前，迄今我唯一爱过的姑娘……这么多年，我几乎都是一个人在过，可你知道吗？维佳……”托马斯语气转为缓慢而坚定地说道：“我越来越坚信世界上有爱情的存在！……这些年，我一个人的时候，很仔细地考虑过关于爱情的事情……我自己理解，其实爱情不象有些人说得那么缥缈，也不象有些人说得那么神圣……爱情就是你和一个女人在这个世界上互相喜欢对方，都愿意为对方去改变自己的很多东西……你们可以为对方去做本来不想做的事情，而且做的时候没有觉得心理上有丝毫的委屈，当爱情存在的时候，你和她之间的心灵世界里容不了任何一个别人，也没有面子、自尊这些东西……”说到这里，托马斯的语气突然变得沮丧起来：“……其实，这样的爱情，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会因为其它的原因被打破的……维护一段真正的爱情，需要很高很高的成本……这个成本中除了钱、时间，可能还得包括你的信仰、生命什么的……”他打开车门，伸臂从车顶上抓了把刚刚落下的新雪，慢慢往自己脸上抹去，嘴里嘀咕着：“……我感觉爱情是种昂贵的水果，你不吃也不保养，它迟早会腐烂……这个比喻好象不妥啊……”

　　“博士，你想说爱情象一种花草，需要人的保养看护吧？”维佳笑起来：“我们俄罗斯的很多诗人都这么比喻过，比你说的精彩……”

　　“你们俄罗斯的诗人真伟大！”冷雪敷面，精神振作了不少的托马斯由衷地赞叹道：“所以他们是诗人，而我只能做个诗歌的欣赏者……”说到这儿，他闭嘴仔细听了听周围的动静，将车门用力关上，说：“行了，把小姑娘搞醒吧……我估计她那些追杀我们的伙伴已经被甩脱了……我们得想办法尽快离开图拉，很可能天一亮这里都会成战场……”

　　“你会开车吗？博士。”正在发动汽车的维佳突然问道。

　　“小时候……”托马斯讲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本能地开始撒谎：“……小时候我特别想学，可惜没机会……”

　　“那我送你们出去，一直到安全的地方后我还得赶回家去。”维佳耐心地摇醒着多拉，边对托马斯说：“我得回去保护卡捷琳娜躲过这场战争……我还会把项链还给卡捷琳娜，她要是真喜欢那个男人，以后就带着孩子去跟他过日子吧。”

　　多拉装作刚刚被唤醒，揉着眼睛坐直身子。托马斯正准备告诉维佳，那位马克洛夫可不是个过日子的人，看见多拉已经醒来，就只好作罢。

　　“您在哪儿下车？尊贵的小姐。”维佳对多拉说道：“等一下您是跟这位博士一起走呢？还是单独要找个地方下车？”

　　多拉说道：“我得在图拉下车，我在这里还有事……”

　　“很好！”维佳愉快地说道：“我们刚才商量过了，一致认为万一您那些装备精良，开卡车的朋友们追上来，有您在还是可以保证我们安全的……所以，要一直等到我们觉得安全后才会放您，您觉得呢？”

　　多拉的心里差点乐翻了天，她看着面前这两个自以为是的男人，微笑着说：“只要您二位能保证我的安全，我乐意听从你们的安排。”

　　他们开着车穿过黑夜里的图拉街头，尽量避过迎面的每个车辆或者远远的每个哨卡。在小心的开过一个路口后，维佳从倒后镜内看到那辆熟悉的、带有帆布车蓬的小卡车又出现了！他低声用中文咒骂一句，加大油门。托马斯急忙往后看去，看见那辆卡车时也急了，掏出了那甘式大号左轮，对同在后座，也扭头往回看的多拉说：“你那些手下还真够卖力的啊！阴魂不散。”说罢，他才发现自己说的是中文。

　　托马斯将视线重新投向后面，心里正觉得很没有意思的时候，一直也在回头看着安德烈他们卡车的多拉笑着说：“那可不是我的……”多拉意识到自己正在讲中文，急忙收嘴。

　　托马斯已经反应过来，他辟手扭住多拉的衣领，狠狠地将多拉的身子压低在座椅上，对着维佳大喊：“开快点！”

　　维佳使劲踩着油门，在平直的马路上很快将后面的卡车抛远。

　　忽然间，因为车速太快，眼看着就要和旁边一个路口冲出的另一辆卡车相撞！

　　维佳一打方向，很有技巧地连续点着刹车，努力在冰滑的路面上控制住有失控倾向的轿车。当维佳避免了撞车，将旋转了90&#176;的轿车重新控制住并停下后，没等刚才轮胎溅起的雪花雪粒飘落，就在这辆轿车的周围出现了好几个持抢的人影，其中一个不等车完全停稳，就扑上来用手背敲了敲车窗，肩头的白领巾在窗外的黑夜里特别显眼。

　　“开车窗吧。”托马斯已经把大号左轮手枪塞在座位底下，他观察了周围的局势，慢慢松开自己拽着的多拉的衣领，趁多拉坐起身时，托马斯低声用中文在多拉耳朵旁补充了一句：“小心点，我也会杀人……”

　　多拉眉眼间隐含着笑意看了托马斯一眼，到现在为止，她觉得这个胖乎乎，特别自以为是的英国特务博士真的很好玩……

　　随着车窗的打开，除了远处的枪炮声更加清晰，外面人的话语也和雪片一起飞进车内：“啊哈！半夜你们这么着急是去哪儿呀？老爷们！”然后这个问话的人又冲刚才差点撞到这辆轿车的那台卡车大喊道：“你们又是去忙什么的？莽撞鬼们！”

　　那台卡车后面又出现了2台卡车，中间的一辆后面还拖拽着1门37毫米的小火炮。这3台卡车上的帆布蓬被掀起，每台车上都有好多条步枪对准下面路边上这些人。

　　打头那辆卡车上，一个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中年男人头探出车窗外，扭头看见自己的人马都到齐了，这才收回脖子，对着路边上这些人喊叫道：

　　“你们是谁？在这里干什么？你们凭什么盘问别人？”

　　在轿车车窗旁边的人听见这话，笑起来，他大声说：“我们是图拉白卫队第二大队的白卫队队员……”

　　卡车上有人叫道：“撒谎！第二大队正在那边攻打火车货运站呢！”

　　“没错！我们正需要组织一切可动用的力量去攻打火车站，这里是我们准备设立检查站的地方，各位是检查站第一批客人！”随即，他打了个响亮的呼哨，随着呼哨，在道路两旁原先有人影在晃动的黑咕隆咚的地方，突然间就燃起了熊熊的篝火！

　　加了燃油的篝火在两个大的废旧油桶里熊熊燃烧。其中一个桶边立着一面写有俄文和数字的白旗。火光下检查站的10个起义者都从黑暗里露出了面目，领头的应该就是正站在轿车车窗外的年轻小伙子。说应该是他，是因为托马斯看到只有这个年轻人的右胳膊上裹着一条细细的白绳，而那个已经将一张白纸从车窗内递出来的中年男人右胳膊上则有两条白绳。

　　起事的工人武装正在迅速组织化，托马斯·莫兰特在判断：过去这几个小时内，起事的武装力量正在一个统一的力量指挥下系统化、组织化，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可预计镇压方面的镇压成本将急剧增加……

　　看见拿着那张白纸的胳膊上比自己多出一道白绳，年轻的小伙子飞快地跑过去，轻巧地跳到第一辆车驾驶仓门口的踏板上，快乐地对着驾驶仓副座上的中年人叫道：

　　“大叔，你们这支队伍被临时征用了……瞧瞧，你们的装备多好……又是重机枪又是火炮的……往那边开吧，帮我们去攻打火车站。”

　　“小伙子，”中年人晃动着那张纸：“我们这可是要去完成指挥部最高级别的侦察任务……”

　　小伙子不接那张纸，只是俏皮地扭歪头，用一种很古怪的姿势看着命令，随后叹了一口气，双手一撑车窗口，身子向后一弹，轻松的落在路边上。他对着哨卡的其他人挥挥手，大声叫道：

　　“让他们过去！他们有马克洛夫总指挥签署的最高级别任务命令。”

　　趁着哨卡上的人们搬开路障的时候，中年人探出头对着小伙子喊道：

　　“你们也不要发愁，最多再有1个多小时，指挥部就会给你们派援兵来的……”

　　等3辆卡车走了，胳膊上有道白杠的小伙子叹口气，慢慢走回一直被几支枪指着的轿车旁。

　　“你们是什么人……拿出证件来！”哨卡上领头的小伙子严厉说道。

　　托马斯从自己怀中掏出护照：“我是来图拉做学术访问的英国学者……”他用手指顶了顶同坐在后座上的多拉小姐的后腰，接着说：“……这是我的秘书，前面当然是我的司机……我的女秘书身体不好，有点头晕，我们得赶回莫斯科去……”

　　“托马斯·莫兰特？”不等前座的维佳翻译完，哨卡上的小伙子就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问道，在获得对方的点头确认后，他接着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下去：“麻烦你的秘书，和司机都掏证件出来。”

　　“我的证件忘记了，没带。”维佳陪着笑脸说道。

　　多拉也苦笑着说：“我的证件刚丢了……”

　　“驾驶执照呢？您不会连驾驶执照都没带就从莫斯科开车来图拉吧？”哨卡的小伙子用俄语讥讽地说着，朝周围做了个手势，立刻又有4支步枪瞄准了汽车，小伙子拉开车门，大声说道：“你们这辆车有问题，下车！我们要认真检查！”

　　托马斯只好将塞到座位底下的手枪用脚往里踢踢，希望不要被人发现，然后他们3个在几只枪口的监督下乖乖地下了车，站在车边。

　　“我认得这个女人！她白天去过我们厂里！”有个手持电筒的起义者突然激动的喊起来：“她可不是什么秘书，她是个女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

　　“我可不是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我是俄罗斯自由民主之路的多拉！”已经被扑上来的起义者扭住的多拉大声喊着。

　　“你看！这是在他们车里发现的！”搜到了安德烈他们路上用过的那张内务部特别证件，一个正在搜查的起义者大声叫起来：“他们是内务部的特务！”

　　哨卡负责的小伙子突然明白过来，对着托马斯说：“我想起来了……天黑没多久，火炮厂出的那件事情里面，听说就有一个英国特务……那个人就是你吧？”

　　“我在车上搜出了驾驶证……还有左轮手枪……都是这个人的！他是莫斯科警察局的！”一个起义者指着维佳大声叫起来。此时，下车的3人每个人身后都站着两个人，紧紧抓住他们的胳膊。

　　“这下全清楚了！”哨卡负责的小伙子大声用俄语叫起来：“英国的特务！沙皇的警察！还有这个白天还是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现在已经堕落成奸细的女人！怎么办？”

　　“枪毙！”

　　“杀了他们！”

　　“……是不是应该先向总指挥部那边报告？”有个老成点的嗓音说。

　　“指挥部还有别的事情做！没功夫管这些！”哨卡负责的小伙子终于下定了决心：“拉到路边去，枪毙！”

　　“从前，那帮沙皇的老爷们枪毙人以前还给2分钟祈祷的时间呢！”那个老成一点的起义者不满地说道。

　　“那就给他们4分钟祈祷的时间！然后枪毙。”小伙子严厉的瞪了说话者一眼，大声宣布。

　　错误的证据导致了正确的结论，然后又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在篝火的跳跃火光中看见维佳和多拉的脸色，托马斯就明白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他尽量克制住最本能的挣扎冲动，让自己显得温顺一点，好为万一寻找到的逃生机会积攒力量。突然，在被拖向路边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对维佳大声用中文喊着：

　　“维佳，把那个项链给他们看！就说其实我们是马克洛夫同志派去执行特殊任务的！”

　　维佳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他瞪着托马斯。

　　托马斯·莫兰特破口大骂，用纯熟的中国话：“傻瓜！这时候你还要面子啊！我们的命都快没有了！反正你老婆已经不要你了……”

　　“是我不要她了！”维佳大声用中国话喊叫道：“是我不要她了！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了……”接着在托马斯的目光恳求下，他又改换成俄语大叫道：“……放开我！我们是去执行马克洛夫同志指派的秘密任务的！”

　　“等一下！”负责人喊了声，然后走到维佳面前，瞪着他：“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说的话？”

　　被扭住胳膊的维佳冲自己的怀中点了点下巴：“那里有个项链，打开以后上面是马克洛夫……同志的照片。这本来是最紧急的情况下用来联系的……那个博士和女人，现在和我一样，都是为马克洛夫同志去莫斯科执行秘密任务的。”

　　小伙子从维佳怀中掏出了项链，打开坠子后，用手电筒照了照，点点头：“还真是马克洛夫同志……不过，这个项链怎么看也象是送给女人的？”

　　多拉在看着那条项链时，脸上浮现一种古怪的表情，这时，她也大声说道：“我这里也有一个……我这里也有一条有马克洛夫同志相片的项链……您不会以为他一次会送两条项链给两个女人吧！”

　　于是，多拉被放开了胳膊，她讥笑着伸手从怀中掏出银制项链的吊坠，打开给小伙子看。小伙子用手电筒照去，果然又是一张马克洛夫同志的照片！但是……小伙子挠挠头说道：

　　“这张相片上的马克洛夫同志怎么这么年轻？……”

　　“这就不是我们能告诉您的了。”多拉讥讽地说着，收起了项链：“总之，情报工作的很多奥秘不是一般人能够想像到的……”

　　“先把他们放开！”被2张马克洛夫同志的相片搞晕的小伙子下令道，然后朝他们3个人用俄语说：“我暂时先相信你们说的话，但是我还得去找个电话跟指挥部核实一下。”

　　“我们的秘密任务是马克洛夫同志亲自安排的！”维佳大声说道。

　　“那我也得问一下，”小伙子回头说道：“杀错了人倒是没什么，可要是放人放错了，那我可就有麻烦了……”

　　这时，那辆托马斯熟悉的卡车从黑暗里开出来，停在了道路的对面，关了车灯后安德烈从司机位上跳下来，扬了扬绑了2条白绳的右胳膊，大声嚷嚷着说：

　　“这里是谁在负责？我这里有紧急命令！”

　　“是我在负责，”哨卡的小伙子迎上前去：“您是谁？您说得紧急命令又是哪里来的？”

　　安德烈咧嘴笑了笑，从怀中掏出一张白纸：“您好，这是最高指挥机构给您这个哨卡的命令……”

　　“图拉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部？他们这么快就知道我们设了这个哨卡？”小伙子说着，还是伸手去接安德烈手中的白纸。

　　“趴下！”安德烈用中文大声叫道，同时一边往地下蹲去一边向小伙子开了两枪！

　　小伙子立刻被近距离射击的手枪子弹打得笔直向上蹦了蹦，然后打着转栽倒在路面上。

　　维佳、托马斯、多拉随声都扑倒在地，然后随着一阵清脆密集的爆裂声，卡车顶上的223号用马克辛机枪给路边呆立的哨卡上的其他人来了个大清除。

　　枪声落定后，223号用口音浓重的俄语大叫了声：“都上车！快！自己人！”

　　话音未落，只见后方传来枪声：又有3台卡车在黑暗的街道上出现，223号毫不犹豫调转枪口向那边开起火来。

　　维佳和多拉小姐钻回轿车内。托马斯和安德烈一起搬开了哨卡的路障。安德烈跑过去，朝篝火边上还在挣扎的2个人各补了1枪,伸手将其中一个人腰间的大号左轮枪捡起来，提在自己手中，然后将自己原先的那把左轮枪递给正要关车门的托马斯。

　　“我还有……”托马斯说道。

　　“这是给多拉小姐用的！”安德烈冷冷的说，然后他冲维佳问道：“知道图拉飞机厂怎么开吧？”

　　“知道……”

　　“那好！你们在前面冲，我们在后面保护……千万别让这位小姐指路，她没有一次指对过路……”

　　“安德烈！”多拉高声叫道。

　　安德烈笑了笑，正要起身将车门推上，突然，他的身体一颤，然后使劲抓着车门，身子扭曲着倒进车厢内。

　　“安德烈！”多拉又尖叫起来。

　　“维佳！你们先走！”托马斯将安德烈的腿部也拖进轿车，安德烈的脑袋正好放在多拉的怀中。托马斯挤出车门后，喊了声：“我去开那辆车，跟着你！”伸手抓过那把掉在地上的大号左轮枪，关上车门，弯腰向正在猛烈开火的卡车方向跑去。

　　“你怎么又会开车了？！”维佳大声喊着，将汽车飞快地启动，在枪声中发动机轰鸣着冲了出去！

　　车内，安德烈的脸仰看着多拉，眼镜片上不时反射着车窗外掠过的篝火和灯光，看上去格外怪异。多拉抱着安德烈，只觉得自己手上正有大量发热的液体在流淌。多拉不哭不说话，她只是在努力寻找着这些热的液体流出的地方，希望自己能将这股热流的源处堵上。

　　“……别费事了，多拉……到了飞机厂你就找教授，说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让他失望了……”安德烈说到这里，身体颤栗了一下，然后他接着说下去：“多拉……还麻烦给他带句话……就说我说的，这个世界肯定是出问题了，诺大的俄罗斯竟然放不下一张安德烈用来画设计图的桌子……要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还是想离开俄罗斯去造他那些古怪飞机……那就让他去上海吧！”

　　多拉看着这位今天晚上已经2次救了自己性命的背叛者，用冷冰冰的语气说：“别说话！你这些话我不想带……还是等一下你自己亲自去跟教授说的好！”

　　安德烈微微笑了笑，说了句：“好吧。”闭上眼后，就再也没有睁开……

　　托马斯跳上卡车，启动了车辆，他惊喜的发现：这种车的操作系统和自己小时候在航空基地经常偷开的那辆后勤运输车没有太大的区别。

　　后面那3台卡车上虽然携带了小炮和重机枪，但没有支持行驶中作战的平台装置，因此他们在对方重机枪火力突然压制下只能一边用步枪还击，一边冒着对方的射击去架设车后拖拽的火炮，还有本来放在车斗内的重机枪。当他们手忙脚乱地马上就要架设好小炮和重机枪的时候，前方那台卡车却溜走了。这支小队伍的指挥官决定不将时间花费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小规模战斗上，于是他下令立刻将小炮和重机枪恢复到运输状态，统计损失情况，并利用这个时间向指挥部发报，汇报这场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战斗。

　　统计之后，可以说损失惨重：打头的那辆卡车发动机中弹，据说是不能再开了，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还行……胳膊上也有2道白绳的指挥官评估道：去完成侦察任务还是能行的。于是，收拾一阵后，这支武装侦察队就继续去执行它的本来任务。

　　223号一直专心忙着射击，压制对方的火力。这时才舒了口气，丢开重机枪手柄，坐倒在卡车车斗里，拉开驾驶仓的后窗玻璃对里面大声喊道：“安德烈！跟紧点，别让博士又出事了！”

　　托马斯专心开着车，温习着早已生疏多年的驾驶技术，听到后面有人用俄语喊什么，他就大声用中文叫道：“安德烈受伤了！”

　　“托马斯·莫兰特博士！”223大叫了一声，然后追问了一句：“你怎么想到和我说中文的？”

　　“我已经猜到是谁派你们来救我的！放心！我不会说出来的！”托马斯大声叫道。

　　223号苦笑了一下，缩回脑袋，眯着眼注意观察左右的动静。这个叛国者还满有意思的，223号心里想：一般为我们做事的外国人，多少都有点郁闷，象安德烈那样就是典型。这个英国博士倒是与众不同，中文更地道，态度更积极，简直就象自己人一样……也不知道是谁那么厉害，能招募和培养出这么一位……

　　前方，在火车货运站的广场上，一群群的白卫队员正在重机枪和火炮的掩护下向远处的货运站大楼发起进攻。平素本来用做停放卡车，整理货物的广场上到处是起义工人的尸体，足足有2、3百具。货场周围的建筑物都在着火。货运站平时进出卡车的大门口这时早就将大铁门放倒了作为路障，一排排用沙袋堆砌的工事在大门两侧构成防御阵地，在工人们发起冲锋的时候，沙袋缝隙里不时冒出几处连续的火舌将起义工人打倒在冲锋路上。

　　白卫队的炮兵推炮前进，进行抵近射击，很快，大门口的几个沙袋工事就被摧毁，然后已经匍匐在地的白卫队员们高喊着：“乌啦！――”冲向货场大门。

　　随着一声尖利的呼啸，一发炮弹落在距离白卫队火炮阵地很近的地方，炮弹的爆炸掀翻了一门正在开火的小炮。但是另外2门火炮的火炮手还在勇敢战斗着。

　　正在绕过燃烧的卡车、打烂的火炮、成堆的尸体等障碍物，从白卫队大后方的广场边缘经过的轿车内，维佳随便扫了一眼广场上的情形，就大喊了一声：“笨蛋们，接下来就该是5发急速射了！还不快转移阵地！笨蛋！”他喊完就继续小心开自己的车，顺便从倒后镜里面看一看跟在后面博士那台车的情况。多拉抱着安德烈的尸体在发呆，根本没有理会周围在发生什么。

　　连续的尖利呼啸声响起，5发炮弹准确落在了白卫队的火炮阵地上，2门37毫米火炮很快就被摧毁了。沉静片刻，红方那门唯一的大炮开始调整弹落点，又是一个5发急速射，将白卫队的重机枪阵地也压制住了。

　　“这些笨蛋！”223号头上顶着一块帆布，缩在小卡车的后斗里，高声叫喊着为驾驶仓里的托马斯做现场报道：“反政府武装显然缺乏职业军官的指挥……他们就没看出来：没有任何火力迹象的那栋火车站钟楼才是这场战斗的地形重点，对方很显然在用这个制高点来调度指挥火力！真笨！……”

　　托马斯紧张跟随着前面那台车的动作驾驶，避开他都顾不上去细看的各种障碍物。那个中年男子大概是在喊叫什么，他当然还是能听清楚的，所以他觉得很愕然：这种逃命的时候，居然还有闲功夫去关心另外两拨人的对杀？

　　在火车货运站的车站大楼上方，在那个高高的钟楼上，黑漆漆的一片当中，可以很清晰地听到下面传来的枪炮声和厮杀声。

　　两个军官披着伪装用的帆布，小心单腿跪在钟楼的边缘上看着下面。其中一个拿望远镜看着，笑出声来：“他们果然又上当了……中校，这次您又赢了。”

　　另一个军官没搭腔，转身朝后面做了个手势，严厉的下令：“机枪队火力准备！通知哥萨克骑兵分队，准备出击！”

　　一名在钟楼楼梯旁边，手里举着野战电话话筒的传令兵大声重复了一遍：“是！机枪队火力准备！哥萨克骑兵分队准备出击！”

　　突然失去重火力支持的白卫队队员们没有丝毫的惊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方面的重火力已经全部被压制了，还有为数稀少的几个打过仗的虽然已经觉察到了，但也不在乎：因为货运站的大门已经向他们敞开，只要高喊着“乌啦”冲上去就行了！那些红狗子们别看现在这么顽抗，只要起义者们一冲上前去，他们就会暴露出反动派的虚弱本质！昨天下午到今天凌晨，那些别的地方的反动派不都是在最后关头，面对着革命武装的刺刀就露出怕死的原形，纷纷举手投降了吗？

　　抱着这种必胜的信念，白卫队员们很快冲进了货站大门。大门里面，是一截大约120多俄尺长，30俄尺宽的通道，通道里干干净净，和外面烟熏火燎的战场形成巨大反差。一个中年的宪兵快逃到通道尽头时，被一颗子弹追上，栽倒在地。通道对面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白卫队队员们稍有迟疑，接着便继续高喊着“乌啦！”在1面白旗的引领下，向通道那边的黑暗冲去。在宽大的通道里，他们的高呼声，靴底和水泥地面的撞击声，还有武器与身体的碰撞声混响着、回荡着……

　　眼看着最前面举旗的起义者就要冲过那个毙命的宪兵尸体，冲出通道，这时――

　　通道对面的黑暗当中，6挺重机枪突然响起闷闷的如同摩托车排气管连续排气的射击声！如果熟悉机枪的专家在场，他马上就会判断出：那绝对不是沙俄军队标准装备的“马克辛”水冷式重机枪的发射声，这种射击时发出闷闷的如同摩托车排气管连续排气声音的重机枪，世界上只有一种：中国生产的“斯潘赛Ⅲ”型水冷式重机枪！目前只有这种重机枪的理论射速能达到惊人的每分钟750发子弹，而且也只有它部分采用了气冷式的散热原理，枪管口有着独特的散热消焰结构，这些性能特点也是它发出独特射击声响最主要的原因。

　　6挺重机枪，在1分钟内打出了差不多4000多发子弹！向这条长120俄尺，宽30俄尺的，没有任何障碍物，只有200多脆弱躯体的水泥通道内打出了4000多发高速旋转的，炽热的，7.62毫米直径的尖头金属弹丸！在1分钟之内！

　　射击声停止后，所有的抽搐、惨叫、挣扎都已不再，只有通道墙上的还有通道顶部的水泥纷纷掉落着，水泥片和灰尘落向铺满几层尸体的通道下方，纷纷扬扬……

　　“马克西莫维奇中校，骑兵分队的作战要求被上级否决！”枪声停止后，钟楼上第一个出声的是一直将话筒捂在耳朵上的传令兵。

　　看着钟楼下面的广场上，侥幸没有进入通道，残存在大门外的起义者们正向周围的建筑群分散逃命。年轻一点的军官说：“尼古拉，我看那帮日本人还是不愿意过早暴露实力，所以才不容许出动骑兵追杀的……”

　　“随他们去吧，”马克西莫维奇中校兴味索然的说道：“就算没看到下面刚才是什么样子，听那动静我也能想像得出……瞧，能逃到周围去的暴乱分子才有多少？”

　　旁边的少校也叹了口气：“是啊……就让我们伪装成孤立无援的样子，一点一点的和这些根本不会打仗的暴民们周旋着……上面究竟在等什么？既然已经把那么多日本军队运到图拉来了，那就赶紧用吧！”

　　中校摇了摇头：“这些政治上的事我也不清楚……下去吧，暴民们没有1个小时组织不起来下一次进攻……”

　　在车站大楼的后面，隔着一排长廊状的货运管理办公通道，就是货运站的站台。站台外的大多数编组铁轨上此刻都空着，只有一列空荡荡的货车停在中间的轨道上。站台旁的第一道铁轨一直是空着，雪夜里黑色的钢铁轨道一直伸向站外，那儿，在一直闪动着绿色的信号灯旁边，远远的可看见一列火车一直停在那里，黑暗中，深灰色的车身下偶尔会冒出点灰白的水蒸汽。

　　从车站大楼里出来，走过一群正在忙碌着重新去大门外面恢复防御布置的士兵，骑兵中校尼古拉·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和他的少校团副边走边看着那些正在默默围着斯潘赛重机枪忙碌的日本士兵。

　　10个小时以前，枪骑兵团团长尼古拉·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中校还正在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训练基地，在那里率队进行他的新兵接收工作。

　　去年，在抵御过几次同盟国规模不大的战役进攻后，经过德军重炮集群的几次火力覆盖，尼古拉所在的整个骑兵师也没剩下多少人了。总算陆军部考虑到在中亚战争中，这个骑兵团的表现还算不错，于是便开恩让尼古拉和他残余的手下在休整后去挑选受训的新兵，准备重建这个有着历史荣光的枪骑兵团。

　　就在图拉暴乱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后4个多小时，正准备结束当天新兵挑选工作的尼古拉就接到命令：前往基地附近的某个机场，只准同行一名随员。

　　一架刷有双头鹰标志的最新型中国产大鹏式运输机，中间停留了一次，4个多小时以后将尼古拉和他的少校团副送到了图拉附近的一个小机场。在中途从飞机上下来休息的时候，尼古拉才从机场转机的其他军官那儿知道：自己的老家图拉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

　　尼古拉觉得自己突然收到的紧急调遣命令肯定和这场暴乱有关，可他也想不通上面花这么高的成本把自己派去图拉干什么？自己只是一个中校，只带了1个助手,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尼古拉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过图拉了，老家已经没什么人了。父母死后，只有弟妹还住在那儿，自己和大哥早就劝弟弟维佳把老婆接到莫斯科去，把图拉的房子都租出去，可维佳对待搬家这事一直都不是很热心……

　　天黑时到了图拉的小机场，尼古拉才从机场上等待他的沙俄内阁及陆军部特别授权代表那儿知道了缘由：政府准备向协约国军队发出派兵请求，考虑到国际国内影响，决定挑选一名图拉籍的俄国军官做名义上的平暴总指挥，并且以他的名义向“正好路过”的协约国军队发出十万火急的救援请求……

　　尼古拉自然很清楚这样一个请求发出去后，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自己将会是什么样的形象。可多年的军旅生涯，让他在看完陆军部给他的密令后，很干脆的点了点头，对特使说：“我将执行命令。接下来我该做什么？”

　　接下来，尼古拉和他的团副被送到了图拉郊区的一个小火车站，在那儿，上面交给他一些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让他用这支300多人的队伍去接管图拉货运站的防务，整合已经在那里的兵力，并且要在那里坚持到政府和友好国家及其他政治势力就邀请出兵一事达成最终协议。

　　尼古拉带着这些临时拼凑的队伍，带着当时唯一搞到的1门76毫米的火炮，乘坐此刻停放在中间轨道上的那列货车赶到了火车站。本来，这列货车是靠在站台边上的，可到了凌晨快2点的时候，铁路上将这列车皮调度到了另外的道轨上去，腾出最靠站台的轨道给那列当时刚开到红绿灯处停下的货车。

　　本来，在尼古拉靠铁腕和军纪整编了所有在这个货运站里的沙俄军人们的时候，他觉得不需要什么援助就能守到天亮。可随着圣诞的来临，起义者的进攻越来越凌厉，火力也越来越猛。靠着战术指挥技巧，尼古拉消耗了对方大量的有生力量，可对方总是能在黑暗中再一次完成集结，再一次发动进攻。虽然对方的进攻路线单调，战法单一，可这种不要命的劲头，加之比一般政府军队还强大的火力，到3点前已经消耗掉了尼古拉一大半的兵力！

　　尼古拉和他的团副去过那列货车，拜会过那位领队的日军大佐，自然知道那列货车上装满了什么。可是在他临时拼凑的部下已经被消耗得快顶不住时，那列火车也还是安静地停在信号灯那边，没有任何动静。在暗夜里，尼古拉这支临时拼凑的队伍逃亡数量正在急剧上升，那些警备区的军官们已经逃得差不多了，倒是宪兵们还算顽强，可惜他们的战斗力有限。尼古拉特别想告诉手下，后面那列长长的火车上装满了什么，可他此刻又不能说……

　　终于，在尼古拉连续发出援助请求后，那列火车上给他派了30个人，6挺斯潘赛重机枪，还有5名炮手――那门76毫米炮的炮手趁乱跑光了，另外就是一支30多骑的哥萨克小队。并且列车上转达了来自15公里外，设立在那个小站上的总指挥部指示的兵力使用原则：这些兵力只能用来加强防守，千万不能在火车站外使用，更不能用来发动进攻！

　　没办法，尼古拉只好精心设计了一个战术圈套，利用火力、地形，和对方的勇敢布置了一个典型的屠杀陷阱，尽可能一次多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以此滞后对方迟早会发起的决定性进攻……

　　“中校，您说要是到了天亮，政府和各方面还是谈不拢，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给自己叼上一颗香烟的团副又向尼古拉递过一根烟来。

　　尼古拉接过烟，掏出自己的打火机，一边给自己点烟，一边眯眼看着站台尽头那信号灯后的火车，说：“没什么好办的……我们可以哀求那辆火车上的日本人带上我们逃离图拉……然后趁着遍地革命火焰还没有把一切烧光前，带上自己的老婆孩子，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他说到这里，抬头看了看天，突然来了句：“雪停了！”团副忙跟着抬脸看去，也点点头嘀咕道：“真是的……雪停了。”

　　雪，停了。在距离位于郊区的图拉飞机厂门口不远处，仰头看天空，甚至能看到偶尔从云缝里露出的星星。小卡车的车斗上，透过早就破烂不堪的帆布上的大洞，223号在托马斯的怀里看着天空，脸上充满了恐惧与失落，他抓着托马斯的手不停的在低语：“……我怎么就这么死了……我不想就这么死……”

　　应该是在穿过火车站广场附近的时候，有颗流弹击中了223号。当时托马斯忙着开车，顾不上后座的动静。一直等开到郊区，差不多要到飞机厂大门口，前面的维佳已经放慢了车速，托马斯才顾得上和后面卡斗里的人打招呼，这才发现不对劲。托马斯急忙停车，使劲闪了阵远光灯，然后爬到后面的车斗上――晚了，只见223号捂着胸口的弹孔在抽搐，身子底下全是血。人已经快不行了。

　　此刻，223号的眼睛里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他紧紧用一只手拉住托马斯的脖子，不停诉说对死亡的畏惧，还有对这样一种死法的不甘。

　　托马斯轻轻用手按住这个中年男人的额头，悄声说道：“不怕，不用害怕……你会和自己已经故去的家人们团聚的……和你的祖先……和你小时候对你特别好的那些老人们一起……他们会在一起保护你……不要怕，那只是另外一个世界……”

　　中年男子的脸色逐渐缓和下来，他的眼睛里也出现了光彩：“……我真的能回家？……和他们在一起？……”

　　“嗯，”托马斯认真地说：“我妈妈说过，中国人死了，灵魂都是比光还快就飞回老家，和自己已经故去的亲人团聚……”

　　中年男子脸上流露出幸福向往的神色，最后一句话是对着天空中的星星轻轻说出的：“我的家乡在台湾省……彰化县鹿……镇……”后面似乎还说了2句什么，但是已经含糊不清了，接着便头一歪，死了。

　　维佳从前面的轿车上跳下来，向后面这台卡车跑来，边跑边喊：“博士！怎么了？……你没事吧？……我车上那位好象已经死了……”

　　托马斯将怀中的男人轻轻放下，站起身，用力拉下破烂的帆布车蓬，盖在这个男人身上，然后对着站在车下的维佳苦笑了一下：“维佳，我车上的这位也死了……”

　　于是，两个30多岁的男人在俄历圣诞节的凌晨，在图拉郊区快到飞机厂大门的公路上，一个站在卡车上面，一个站在卡车下面，互相就这么呆望着。

　　天上，越来越多的星星从扩展开的云窗里露出。公路上，刚从厂区大门里出来的一双车灯在越驶越近。

　　……

　　同一时刻，在市区内，在图拉起义的总指挥部火炮厂，3千名起义工人在50架手风琴的伴奏下正唱到《图拉革命歌》的最后部分：

　　……

　　这就是图拉，

　　勇敢的图拉，

　　洁白的旗帜高高飘扬！

　　这就是正义事业的力量，

　　自由的人民永将难忘！

　　……

　　刚刚派遣完武装侦察队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从歌声中穿过，在明亮的探照灯灯光下匆匆走进办公大楼……

仇恨（11)

更新时间2005-12-7 23:46:00 字数：14642

　托马斯身上的臭味是到了暖气充足的温室里才明显起来的！这间温室是茹柯夫斯基教授的特权享受――教授岁数大了，风湿严重，可他又不愿意离开莫斯科附近，连圣彼得堡他都不大愿意去！图拉飞机厂是俄中合作的重点建设项目，为了照顾这位据说当年被中国政府在合作洽谈中当做投资先决条件的老教授，厂里专门给他在研究中心这边盖了这间双层玻璃的温室。冬天，教授通常都住在这栋带温室的建筑里，有时候甚至就在温室里面午休。

　　合作归合作，教授却一直对中国人不以为然。此刻，被深夜访客惊扰的，留着一大把威严的、俄罗斯式大胡子的教授正在温室里，在一丛开着茂盛花朵的夹竹桃旁，对着自己年龄最小的助手和3个年轻的客人大声说着：

　　“……你们想想！任何一门应用技术的进步都离不开基础研究的突破，这是人类的科技发展史已经证明了的！可你们看看中国人，他们完全是依靠别人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停的在应用技术上做出投机！他们为什么要和我们合作？为什么要投资盖这个工厂？你们真以为他们是想提高俄罗斯的航空技术水平吗？错！他们其实就是想在偷取俄罗斯理论基础研究成果的同时，在工业结构上扼杀俄罗斯的大型飞机生产能力！……伊戈尔，我说得对不对？”

　　那个个30岁不到的俄罗斯小助手急忙大声和道：“老师！您讲得太对了！”

　　“……他们就是想扼杀我们的大型飞机生产能力！”老教授得意地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年轻人，又重复了一遍这个结论，然后接着讲下去：“……他们让我们帮他们解决流体力学数学模型上的问题，他们让我们帮他们解决发动机涡流矢量计算上的问题……当然了，他们还让我们俄罗斯的傻工人们帮着生产配件，组装整机……我说，呸！――这才是中国人歹毒的地方：一方面利用我，利用俄罗斯的理论研究人才帮他们解决需要天才才能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割断了俄罗斯有可能发展的整机生产研制能力，我们只有最好的理论呆子和最勤奋的工人，可我们没有主持大型技术研发的通才，我们没有支持大型技术研发的体制！这就是这帮中国人想看到的！……”

　　那个叫伊戈尔的小伙子急忙趁机会插嘴：“老师，您看，安德烈的这帮朋友也是刚从危险里逃出来的，现在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是不是先让他们休息？”

　　“嗯？”老教授炯炯有神的眼睛环顾了一下坐在自己身边的3个年轻人，冲着离自己最近的多拉就叫道：“多拉，我的好孩子，你困了吗？”

　　多拉急忙坐直身子：“没有……每次听您讲课，我都精神抖擞。”

　　“对，”教授慈祥的笑起来：“你听我说话的时候，态度比我的学生安德烈强多了……安德烈明天会来吗？”

　　多拉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一旁的伊戈尔急忙打岔：“老师，刚才他们不是说了吗？安德烈明天来不了，他在莫斯科有事，图拉又这么乱……”

　　“这个坏小子，不好好研究科学，每天就知道和乱七八糟的人来往！”教授说着，突然抽了一下鼻子：“伊戈尔，你是不是忘记告诉那帮花匠，不准在我的温室里施洒绿肥了？”

　　伊戈尔也奇怪起来：“他们不会洒的……我也闻到了一股什么味道……”

　　维佳推了已经有点昏昏欲睡的托马斯一把：“博士，你身上都臭了！”

　　托马斯急忙边低下头去嗅，边不好意思的说：“还真是我身上的臭味……”

　　“你们为什么要讲中国话！”教授勃然大怒：“俄罗斯人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为什么要讲中国话！”

　　维佳吓了一跳，急忙改用俄语解释道：“这位博士是个英国客人，他只会英语和中文……”

　　“博士？”教授听了这话，马上改用有点口音，但非常流利的英语对托马斯说：“你是研究什么科学的博士？……对了，请教你的大名？”

　　“教授，”托马斯可算碰到一个能流利说英语的交流者，不由精神大振：“我叫托马斯·莫兰特，是历史发展学专业的博士……”

　　“托马斯·莫兰特博士！”教授高叫了一声：“是那个写《历史的对称》的托马斯·莫兰特博士吗？”他一把抓住了托马斯的手，激动的说：“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当一个真正的作家，跟我那些祖上的亲戚们一样，可惜我只是在数字上有天赋……你的书我非常喜欢，我非常赞同你的那本书中关于文明非线性发展的分析……”

　　看着周围年轻人们投射过来的责备的眼光，托马斯急忙诚恳地对教授说道：“教授，你在数学上的成就一直也是我所景仰的……可今天，不，是昨天到现在我们遇到了很多事情，我已经有2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身上还有这么……怪异的味道。”

　　教授看到面前这个博士为难的表情，哈哈大笑起来：“没关系，我明白你的意思！”他接着用英语对助手吩咐道：“伊戈尔，你给他们安排洗澡，睡觉，明天中午和我一起吃饭。厂里面的人要是再找来，你就说他们全是我的朋友！”走到温室门口，他冲3位客人挥挥手：“明天中午再见，我也要去休息一会儿了……多拉姑娘，下次见安德烈，就说我说的，让他回来跟我研究科学吧，别在外面瞎混了！”说罢便大踏步的走了……

　　……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开始不停地下达一个个命令，尽量将更多的机动武装力量从分散状态集中到指挥部的手中。同时，他要求密切联系武装侦察队的每一条消息，所有侦察队发回来的内容都必须向自己及时汇报。

　　邮电局的起义者恢复了部分电话线路，是采用人工转接的方式来进行市话通话的。长途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一直都恢复不了。这个时候，指挥部里响起此起彼落的电话铃声，已经被明确分工的助理们跑来跑去处理和交换各种讯息，一张赶制的图拉市区比例尺大图正在墙壁上完成，那些画图的人不时要闪身躲一下，让那些负责标注军情的助手将各类标识物插在这幅还没有完工的指挥图上……

　　整个图拉革命武装力量指挥部逐渐象个机器一样转动起来，虽然节奏还很乱，零件间的磨合还很生涩，但是这台机器确实已经开始转动起来了。米哈伊尔却一点都放松不下来，直感总让他觉得：在图拉，在起义者的眼皮子底下，一定有什么凶险的敌情正在发生……

　　……

　　在四搂的办公室，谢尔盖关紧了办公室的门以后，示意马克洛夫坐到班前椅上去。他自己走到办公桌后，看了看打开门的暗室，低头从自己怀中掏出别林柯夫遗留下的，那张还带着血迹的《图拉革命歌》，轻轻的放在桌面上，然后又从怀中掏出一个卷着很紧的小纸条，慢慢拉开……

　　马克洛夫认出，谢尔盖手里拿着的是电报机的电文纸带，于是他耐心等待谢尔盖继续。谢尔盖来回扫着这截纸带上的内容，突然苦笑起来，随手将纸条扔向马克洛夫的方向。马克洛夫不等长长的纸条完全飘落在桌面上，就一把抄在手中，然后在灯光下解读起来。

　　谢尔盖面无表情地开始背诵纸条上的内容：“自俄罗斯社会民主党莫斯科地区执行委员会致社民党图拉支部，有关图拉武装骚乱一事请速查明原因并上报，另将是否有本党成员参与甚至组织此次骚乱情况查明后上报……”

　　马克洛夫从纸条上抬起头，一脸的迷茫：“这是什么时候的电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谢尔盖慢慢坐倒在身后的椅子里，平静地说：“我收到这份电文就下楼去找你了……至于意思嘛……马克洛夫，咱们哥俩和咱们哥俩千辛万苦搞得这场武装起义被否定了！”

　　“莫斯科执委会不是同意我们发动起义了吗？”马克洛夫跳起身来！

　　“你坐下，别激动……”谢尔盖从口袋里掏出2张纸,从桌子上推过去：“这是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之前关于我们申请起义的2次批复……”

　　“你当时就给我看过……”

　　“那您现在就再仔细看一遍！马克洛夫同志！”谢尔盖严厉地喝道。

　　马克洛夫不说什么了，站着将那2张纸放到台灯下仔细阅读，一边看一边小声读着关键的词汇和句子……

　　谢尔盖脸上浮现出了深深的疲惫，他转过椅子，面朝窗外雪亮灯光照耀的夜空，慢慢总结着：“一开始我们就被欺骗了……莫斯科执委会用含糊不清的书面词汇，再加上热情洋溢的口头指示，让我们误以为自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发起这场起义……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谨慎的回复，在莫斯科执委会的曲解下也被我们理解成了要在武装斗争中取得领导权……莱温斯基同志回到中央以后，关于俄罗斯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发表了很多公开的讲演，报纸上也有报道……可在莫斯科执委会别有用心的误导下，莱温斯基同志的话都被我们当成迷惑沙皇政权，组织武装起义的手段……我们被骗了，马克洛夫。现在，莫斯科执委会觉得事态不妙，又发来这么一份电报，摘清他们和这次起义的关系，又把你我推到一个可怕的处境……”

　　马克洛夫脸胀得通红，他大力锤了一下桌子，走到窗前，指着下面的白卫总队3000多号人，激动地吼起来：

　　“武装骚乱？这下面的几千名起义工人算什么？图拉的几十万劳动者又算什么？……难道要我们现在出去给工人们讲：对不起，是我们弄错情况了，现在这里进行的只是一场武装骚乱……大家还是放下枪，乖乖回家，明天沙皇陛下的警察就会挨个去调查，到时候，你们只要说被骗了，就会少挨几鞭子，被绞死前还能多唱几句圣歌……岂有此理！”

　　谢尔盖看着自己这位老熟人在窗前发作，脸色平静，心中却燃起了希望的火焰！等马克洛夫发作完毕，他从椅子里跳起身，走过去指着窗下的队伍，用试探的口吻说：

　　“要不，我们就自己在图拉干到底？不管别人怎么说？”

　　马克洛夫听了这话，用责备的眼神看着谢尔盖，说：“你想到哪里去了！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的意思是说，莫斯科执委会这种政治流氓行为党中央一定还不知道，我们现在需要及时向中央汇报，并领取中央如何处理目前局面的指示……我相信中央一定会找到解决办法的，我们不能扔下几十万图拉的工人阶级不管。”

　　谢尔盖的脸上露出了和蔼的微笑，他踮起脚尖，轻轻拍了拍马克洛夫的肩膀，说：“马克洛夫同志，你果然具备坚强的党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动摇对党的忠诚！”

　　马克洛夫恍然大悟：“谢尔盖，你又在试探我……你总是这样……”

　　谢尔盖笑着走回办公桌，坐下来后开始在一张纸上快速书写着什么，头也不抬地说道：“马克洛夫同志，情况很紧急，我需要立刻想办法赶到圣彼得堡去向社民党中央，向莱温斯基同志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亲自做出汇报，揭露莫斯科执委会领导人的丑恶嘴脸，并让中央明白图拉目前的实际情况……这是我签署给你的授权，在我离开的这几天，我的工作职责由你来代理……”

　　马克洛夫接过这张纸，认真地看了遍，又问：“那你怎么走？铁路上现在的情况最复杂最混乱……”

　　谢尔盖得意地一笑：“我跟图拉飞机制造厂联系过了，他们同意以商业包机形式向我们提供一架小飞机飞圣彼得堡……这样也不算违反他们所谓的中立……这些人！我得在早上8点钟以前赶到飞机厂的小机场。”

　　马克洛夫看了看表：“那你还能休息一会儿，6点半钟我会派2辆车送你去机场的。早点出门好，天亮前路上怕不太平……”

　　“你也抓紧时间去休息一下吧，”谢尔盖温和地说道：“我不在的时候你的担子更重……”他脸上突然换上了不怀好意的表情：“你不去抓紧时间会会某位女士？”

　　“她可不是住这边的。”马克洛夫不好意思地说：“再说，听说她丈夫回来了……”

　　“那就没办法了！”谢尔盖叹了口气：“我们可不是传说里的贵族老爷，在自己的地头上想跟谁睡就跟谁睡……不过你的女人运一直都不错，马克洛夫，男人长得高大英俊确实占便宜啊！……”

　　……

　　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罩着一件临时找来棉大衣的托马斯被伊戈尔领回温室。伊戈尔指了指温室中央，在一片精美的花棚架下搭建的木床：

　　“博士，你就睡这儿吧……这是教授中午休息时用的……反正就凑合一个晚上，这里够暖和，床垫也够软……”伊戈尔用流利的英语说道。

　　托马斯扫视了一眼温室，满意地点了点头：“非常好……他们呢？”

　　“他们在里面办公室睡……是教授让我安排你睡这里的。”伊戈尔又笑起来：“睡这里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要是有人明天天亮后仔细往里看，就能看见你，所以睡觉的时候一定得穿多点……”

　　“谢谢你把自己的衬衫借给我当睡衣，这件衬衫的质地和样式我都喜欢……”托马斯边说边走到铺设好的床边，脱掉大衣，里面就穿了件俄罗斯民族风格的套头衬衫，他坐上chuang，将鸭绒的盖被拉到自己腿上，冲着伊戈尔说：“……这里的安全应该没有问题吧？”

　　伊戈尔摇摇头：“没问题……这里是俄中合资企业，有中国人常住这里，只要我们在这场风波里严格保持中立，暂时谁都不会碰这里的……你穿的那件衬衫是安德烈留下来的，晚安！”说罢，他在门口向托马斯挥挥手，拉灭电灯后又低声补充了句：“别忘了，明天要继续帮我哄教授开心……千万不能让他察觉出不对。”然后就关上门走了。

　　幽静温暖的玻璃建筑里，躺在柔软舒适的床上，看着从外面映入的雪光将各类亚热带植物的影子透射在地面上和唯一的那道水泥墙上，斑斑驳驳，还能听见某个角落里，小水珠从植物叶子上坠落的滴答声……

　　托马斯突然希望过去20多个小时的经历，不，整个自己此次俄罗斯之行的经历都变成是一场梦！也许一觉醒来，自己还是在伦敦，还是继续过着乏味而无聊的鼹鼠生活，但至少那样的话，自己就不用在雪地里逃命，谢苗不用送死，安德烈不用送死，那个老家在台湾省彰化县什么镇的中年男子也不用送死……

　　正在迷迷糊糊间，托马斯募然觉察到有人悄悄站在自己床前！他警惕的将手伸向棉大衣……

　　“是我，”带着口音的中文响起，多拉裹着自己的大衣，头发披散着，在周围一片清灰色的光线中孤独站立着，身形萧瑟：“我想找你聊聊，托马斯·莫兰特博士……”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多半是受到连续的剧烈刺激之后想做点事情安抚一下！托马斯尖酸刻薄地想着，但是他惊异地发觉自己已经拉开了被子，并且还正在用带点干涩的嗓音说道：“叫我托马斯就好了……上来吧！”

　　多拉将大衣脱掉放在托马斯放棉大衣的椅子上，只穿了一件有点旧的棉质长裙，快速地钻进了托马斯的被窝，清凉与光滑的发际掠过托马斯已经有点发烫的脸庞。一股没参杂任何香水或其它化妆品，纯粹是女性特有的芬芳味弥漫在托马斯的被窝里，这个味道他可是有很多年没有闻过了。

　　托马斯惊异的发现：在披散开头发之后，这位瘦弱的多拉姑娘也会有几分女人的妩媚，并且自己的身体居然因为这种妩媚而有所反应。于是他很自然地伸出一只胳膊，将多拉的肩膀轻轻的搂住。搂住之后，他发现姑娘的身体很柔软，于是便将自己的身体慢慢靠过去。

　　多拉有点害羞，轻轻抬起一只手挡在托马斯的胸口，说：“先聊聊好吗？托马斯。”

　　“没问题……放松点，小姑娘。”托马斯用嘴吹了吹飘散在多拉额头上的发梢，微笑着说，却发现多拉的身体突然间僵硬起来。

　　“怎么了，多拉？”托马斯用温柔地问道，还用手指揉了揉多拉的耳朵。

　　“你穿的这件衬衫是安德烈的，”多拉把头扭开，将小手从托马斯的胸口收回来，轻声说道：“这件衬衫和我身上穿着的这件裙子都是前年一起留在这儿的……对不起，我得回去睡觉了！”说罢，她转身要下床。

　　托马斯暴怒，一股怒火从身体最深处往上翻腾着。他伸手抱住了多拉，并将她压在床上，尽可能和缓地问道：“安德烈是你的男朋友吗？那位马克洛夫同志又算怎么回事？”

　　“这不关你的事！”多拉突然改用冷冰冰的英语说道：“莫兰特先生，刚才我是我想找你聊天，可现在我觉得不舒服，不想聊了，我想去睡觉……请你放开我好吗？谢谢！”

　　托马斯讪讪地挪开身子，呆呆看着多拉翻身下床，披起她的大衣走向那道通向办公室的门。突然间，他从床上跳下，光脚冲过去。正准备伸手拉门的多拉听到后面的响动，转过脸来，却见托马斯已经扑到了自己面前。

　　多拉不假思索，没有丝毫多余的准备动作，很自然地就抬腿向对方下腹踢去！曾经有不少沙俄军警在这招下吃过大亏！可这时的托马斯·莫兰特，或者说王佐，又或者说是埃瑞克·亨特，总之，这个35岁、身高6英尺1英吋、体重231磅半男子的雄性动物本能已经将他昔年受训的格斗技能最高限度地激发出来！就见托马斯微微一侧身，让多拉的这一脚从自己左侧划过，接着身子往下一沉，又躲过了多拉扇来的一记耳光。趁着多拉错愕之间，托马斯左手一抬，封住了多拉的正面，右臂一探，正好钩住多拉的左腿，接着用自己的左腿轻轻顶了一下，多拉顿时失去了平衡向后栽去！

　　不等多拉的后脑撞在门上，托马斯左手化成一个半圆抱住了多拉的脖子，同时身子向下一弯，右手一抬，多拉就被他抗在了肩膀上。可怜的多拉还没清楚怎么回事，就被托马斯抗到了床边，仰面扔在了床上！

　　“不就是这件衬衣吗？你瞧！”托马斯双臂一翻，刷地脱掉了衬衫，随手扔在椅子上。

　　“不就是这件裙子吗？你瞧！”托马斯一弯腰，将多拉裙子上一边的肩带撕破，然后摁住挣扎的多拉，将这件裙子完全扒下来，随手往后一扔。

　　多拉还想挣扎，可赤裸的托马斯已经压在同样赤裸的她身上……

　　只穿了条衬裤，香甜入睡不知多久的维佳忽然听到外面传来奇异的声音，急忙伸手掏出塞在枕头底下的手枪，翻身起来将鞋子套上脚，又顺手将大衣披在赤裸的肩膀上，慢慢摸向温室的方向。他在心里不停的嘀咕：这个博士，每次和他去某个地方，总是要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除了那次去洗桑拿――不对，洗完桑拿可就遇到了游行示威……

　　他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到了温室的门口，先蹲低身形再轻轻地推开门：清凉的月光从温室的玻璃顶部一直洒落下来，将那些高大一点植物，还有花架的影子投在下面那张大床上。由于床上的被子下面有物体在不停的乱动，洒落在被子上的影子便也不停的变幻形状。

　　整个温室都浸泡在一种清灰色的光调当中，所有的花草和宽叶的植物仿佛都在这清灰色的光调中，随着被子上影子的变幻而颤抖、而变幻。温室三面的双层玻璃上，外面那层靠近地面将近四俄尺的高度上都是冰霜，那薄薄的冰霜在月光下也展示着霜花的美丽，就如同玻璃外面还有另外一个冰雪的植物园，在这清灰色的光调中，随着床上影子的变化节奏似乎也在变幻着自己的图案。月光、玻璃的折射与反光、霜花在雪光映射下的变幻，床上以一种奇妙的节奏在不断变幻的斑驳光影……

　　维佳不由得拎着手枪慢慢站起身来，连大衣从肩头滑落下去也没有知觉，只是张着嘴看着眼前这童话般的世界……

　　被子里的人显然察觉到了不对，动作停了下来，接着托马斯低沉的叫了声：“谁在那儿？”

　　维佳急忙回答：“维佳……”

　　他回答的真及时，因为随着托马斯的问声刚落，多拉已经从被子里抬起头来，赤裸的胳膊伸向门口，胳膊的尽头是一把大号的左轮手枪！

　　然后托马斯满是汗水的脸从多拉的脑袋下探出来，惊异的叫了声：“还真是维佳……”

　　多拉没有扭过脸来看维佳，而是伏下身去温柔地亲了托马斯布满汗水的额头一下，可举枪的赤裸手臂依然指向门口。

　　于是维佳急忙识趣地退出去，将门重新关上……

　　托马斯：“宝贝……那只枪好像是我的？”

　　“对，刚才你脱我衣服的时候，我伸手拿到的……”

　　“你拿它干吗？现在不是很好吗……”

　　“要是刚才你不动手……”多拉摆了摆自己脖子，让自己的长发笼罩住自己和托马斯的脸，她用略带点沙哑的嗓音冲着下方的托马斯说：“要是刚才你不动手，我就准备拿枪干掉你……”

　　说完，她修长的胳膊一扬，将那把手枪丢在了地上。托马斯被她的动作吓了一跳：

　　“小心！左轮容易走火……”

　　多拉轻轻笑着翻过两只胳膊将被子拉住，小声问了句：“就和你一样吗？”然后就将被子猛地拽过头顶，重新把自己和托马斯陷入到温馨的黑暗当中……

　　……

　　米哈伊尔计算了一下时间，从第1支武装侦察队派遣出去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

　　在沉思着的年轻总指挥面前，2名助手正在已经绘制好的挂墙大地图上进行各种标示。

　　“等一下，”米哈伊尔突然说道：“请将别的事暂时放下，所有在这间房子里的人立刻帮我做一件事情……”

　　他的声音并不是很大，但是在过去3个小时当中，这个年轻英俊的新任总指挥已经用他高超的军事专业表述能力，各别小情况处理上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果断决策能力，以及待人接物之间的良好修养获得了这里所有人的尊重。虽然对于他的作战指挥能力，还有些人在心里保持怀疑，但是已经没有谁会去在心理上排斥他的命令了！此刻，随着他的话语，这间屋子里的助手们都站起来注视着他。

　　“请将12支武装侦察队出发以后的路线，按照每支队伍用一根延续黑线的原则标注在地图上……没有联络的，就在他们最后发报的地点停下来就好了……就这样，其它情况不用标注。”米哈伊尔用冷淡的语气说完，重新低下头去翻看手中的一大叠电文和情况汇报。

　　10来分钟后，这个工作完成了。米哈伊尔站起身，礼貌地向大家点了点头，作为致礼，然后就走到地图前，不再理会四散开去忙自己手头工作的助手们。

　　他在地图前眯着眼站了足足有5分钟，直到某个助手抓着电话听筒叫他：

　　“总指挥同志，马克洛夫军事委员的电话。”

　　米哈伊尔接过电话，一边将电话举向耳旁，一边还将目光停留在挂墙的地图上。

　　“您好，军事委员同志，我是米哈伊尔……”

　　“米哈伊尔，我现在在火车货运站附近视察，这里的情况有点不对劲！……”马克洛夫话音的背景上还传来枪炮声：“……敌人的火力数量看上去一直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差不多，可火力的质量一直没有下降……几个小时了，白卫队第二大队已经打残了，现在换上去进攻的第三大队我看也够呛！我刚才到了以后已经布置了他们用火跑干掉了敌人的观测点……那个钟楼被炸塌了以后，敌人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惊慌……他们的大炮现在射击已经没有前面那么准确了，可他们还是不慌张……你明白我的话的意思吗？”

　　“我想我能明白您的意思，马克洛夫同志。”米哈伊尔翻着电话机旁边自己刚才放下的那叠情况汇报，从里面挑出来1张，大声说：“我这里也有个情况：1个多小时以前，有小撮沙俄逃兵在出城的时候被我们的哨卡抓住，其中1个自称就是从您现在呆着的地方逃出来的，他说他是炮兵，还说他们那个跟随着一个叫马克西莫维奇的中校来到图拉火车站的临时部队，只有他们这1门76毫米的火跑，只有他们这1个班的炮兵，可这个班的人已经在3点左右都逃光了……”

　　“可我刚见识过敌人的5发急速射……不比咱们见识过的德国佬水平差。”马克洛夫用自己掌握的情况做补充：“还有，有个第2大队剩下的战士，他是在那次敌人的伏击之后逃脱的，他当时没有进那个通道就往回跑了……这孩子我看是被吓破胆了，一直在哭，可他说的一个比喻很有意思……他说他听到通道里面敌人的机枪声就跟拖拉机爬坡时排气一样……你想起什么了？”

　　“其实就跟很多摩托车排气管同时排气的声音一样！”米哈伊尔飞快地说道。

　　他们两个都不说话，都在沉吟当中。马克洛夫那边突然爆发出一阵巨大的“乌啦！”的声浪。随即，马克洛夫兴奋地喊道：“太好了！白卫总队的2000人马已经到了――可惜，这么精干的队伍太少了……”

　　“军事委员马克洛夫同志，”米哈伊尔看着地图，终于象下定决心似地说道：“我们虽然已经在2点30分切断了进出图拉的所有铁路线，但在这个时间以前，我们对铁路上曾经有过的运输情况一无所知……我觉得图拉火车货运站是个战术圈套……我甚至假设敌人已经完成了对图拉大规模攻击的布署……”

　　“可图拉方圆300俄里以内，沙皇是没有什么大点的野战部队可以调度的啊！……再说了，连你手头的情报上不也说了：现在那个在车站指挥战斗的马克西莫维奇中校还是领着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赶来主持防守的吗……”马克洛夫在现场起义者们高昂的情绪感染下，不愿意将事情朝坏的那方面推论。

　　“中校马克西莫维奇我只知道一个，”米哈伊尔决心越来越坚定：“就是曾经在中亚战争中立过战功的枪骑兵团团长，1915年曾经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尼古拉·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他的部队不会在离前线这么远的地方出现，他也不会临时正好在图拉……等等，这可不一定，让我想想……我好像记得是在医院里听谁说的，这位马克西莫维奇中校的老家就在图拉……”

　　“这不就全清楚了！”马克洛夫轻松起来：“这位中校请假回家过圣诞节，正好赶上我们起义，陆军部甚至内阁就亲自下令让他担负起图拉的司令官职务……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米哈伊尔，我想亲自在这里指挥，过1个小时后，也就是6点30分发起总攻，预计7点1刻可以一举拿下这个图拉最后的反动堡垒……”

　　“马克洛夫同志！”米哈伊尔很干脆地说道：“我们派出去的12支武装侦察队，目前已经有4支失去了联系……我在地图上看到，这些失踪的侦察队正好勾勒出从您现在所呆的地方，向图拉外侧不规则扩展差不多20平方俄里的一个区域……我怕您其实正在敌人已经给我们设计好的圈套口……”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因为您所谓的直感和猜测重新做出兵力布署？”马克洛夫在电话里的语气明显带有讽刺的意味。

　　“我马上会派出新的侦察队专门去侦察车站两侧后方的敌情……在火跑厂附近我们又重新集中了两千多白卫队员……”米哈伊尔说到这，沉吟了片刻，接着便果断的说下去：“马克洛夫同志，我想将已经到达您那边的两千名白卫总队队员撤回来一千人，加强火跑厂附近的防御力量……”

　　“防御，防御！防御！”马克洛夫火了，差点想砸了电话机：“米哈伊尔，今天晚上我已经听你说了多少次这个词汇了！为什么不是进攻，进攻，再进攻！我记得两年前，是你说的，胜利的秘诀就在于进攻……”

　　“是的，马克洛夫，胜利的秘诀就在于进攻！”米哈伊尔平静地说道：“可是在敌情极度不明朗，甚至很有可能敌人的优势兵力马上就要在某个我们不确定的方向出现的时候，必要的集中兵力是在所难免的……相信我，只要敌我态势基本明朗后，我总是会想办法让敌人去防御……可前提是在情况不明朗的时候，我手头得有足够的军队……”

　　“……好吧，”马克洛夫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个单词：“抽回去一千总队队员，剩下一千人，再加上第三大队的三百多人，也可以完成作战计划……就算敌人有斯潘赛重机枪，也不怕……”

　　“马克洛夫，说起重机枪我有个想法……”米哈伊尔突然说道：“会不会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介入？斯潘赛重机枪很少听说装备沙俄军队的，我们以前也是看见日本军队在前线用……”

　　“日本军队怎么会来到图拉？你又不是不知道，沙俄军队的前线就靠那几支协约国军队当门面呢！”马克洛夫笑起来：“再说，这里是俄罗斯内部斗争，要是谁敢主动邀请外国军队参战……米哈伊尔，还是安心做好您的军事工作吧，政治上的事以后会慢慢教您的！”

　　“呵呵，”米哈伊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我就不去这么想了……对了，我建议你那边的进攻不妨早点进行，如果条件容许的话，免得夜长梦多……”

　　“我知道！”马克洛夫长叹一声，然后在电话里压低嗓门说道：“正如你几个小时前说的……缺乏基层军官，进攻前每件事都得我自己去做……唉！不说了……祝革命必胜！”他挂断了电话。

　　米哈伊尔没有放下已经通话完毕的电话，而是用话筒轻轻敲击着自己的肩膀，眼睛若有所思的斜看着墙上的挂图。他此刻的姿势象极了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终于，他象是想通了什么问题，走到地图前，拿起1支铅笔从图拉火车货运站位置一直往地图的边缘画了个椭圆形的大圈，大声下令：

　　“我命令：一、所有的武装侦察队都结束原有方向的侦察任务，紧急前往这个区域进行侦察，发现敌情，即刻通报，在通报完成后继续保持在这个区域内战斗活动，容许对一切可疑目标进行火力攻击……我倒要看看在这个区域内究竟藏着什么……”

　　“米哈伊尔总指挥，我们大部分的无线电台可都……”

　　“顾不上了！”米哈伊尔不耐烦地挥挥手：“特别指示他们：在完成任务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机动力，不要和任何敌人进行纠缠，打了就跑！要向1812年的老游击队员们学习！”

　　然后，他走到窗前，继续大声说道：“我命令：二、迅速从火车货运站调回一千名白卫总队队员，但是他们不是直接赶回火跑厂来，我要求他们沿途分散成十支队伍，每一百人要负责至少找10辆汽车回来……就说以革命的名义临时征用，给车主们打好收条就是了……”

　　“天还怎么早，不好吧？”有个助手提醒道。

　　“有什么不好？”米哈伊尔的嗓门一下提到很高：“去敲那些车主的大门，就说祝以革命的圣诞问候！圣诞节，早点起床身体好……对了，要是那支队伍走路回来的，就让他们在厂门口站着过圣诞吧！”

　　有人轻声笑出了声，米哈伊尔没有笑，他继续颁布新的命令：“我命令：第三、卡车厂即刻负责……我们有多少小型卡车？……卡车厂即刻负责改造40台小型卡车，改造要求……”他走回到桌旁，拿起1份刚看过的情报：“……就按这上面描述的：要能让重机枪在卡车上射击，在行驶中射击！这个特别重要……卡车上有条件就做一些适当的防护，钢板、沙包什么的……办法你们和卡车厂一起去想，总之，”他看了看表：“9点以前，这里楼下要停放这样40台能在运动状态中进行重机枪和20毫米小炮射击的小卡车！”

　　“机枪怎么办？”有个助手高声问道：“20毫米的小炮咱们有不少，可图拉不生产重机枪……”

　　“从别的起义单位征用！”米哈伊尔狠狠地攥起两只拳头：“重火力分散使用意义不大……德国人在前线就是明白重火力集中应用的重要性……以指挥部的名义去征用！”

　　“要不要请示一下起义领导委员会？”某名来自其它工厂的助手有点不满的说道：“大家都是起义的参加单位，也不能说征用就征用……”

　　“这是军队的火力调度！不是公司股东处理资产！”米哈伊尔大吼一声！几个大步就冲到这名助手面前：“是谁给你的权力，在军事指挥官发布命令的时候提出反对意见的！我说过要征询大家的意见吗？你凭什么提反对意见！凭什么？”

　　“我就是觉得您这样做太鲁莽，不好，您这么凶干什么……”这个助手不服气地说道。

　　米哈伊尔大喝一声：“住口！在指挥官质问你问题的时候，你竟然敢无礼相对――警卫！”

　　走廊里值班的几名武装警卫应声出现。

　　米哈伊尔英俊的脸上此刻扭曲着可怕的愤怒：“立刻将这位不遵守革命队伍纪律的分子拉出去……关禁闭！”

　　周围所有的人都被指挥官的暴怒吓得不敢出声……

　　……

　　和大多数男人不同，托马斯在两性间的激情时刻过去后从来不会即刻入睡，因为在以往的日子里，他一定得等到确证旁边的女人真睡着后，才会抱着几分警惕感闭上自己的眼睛。这也是他当年很喜欢苏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每次苏珊和他激情完毕，都会即刻跑去卫生间洗漱、化妆、穿衣服，然后就会跑过来亲他一下，接着便会拎包回家……

　　也许对于有的男人来讲，这种感觉很不好，可对于托马斯·莫兰特·王佐·埃瑞克·亨特而言，苏珊这样做简直就是天使！因为在她走了后，自己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间谍生涯就是这样：你得努力让自己显得象个正常人，可实际上你又不能真象正常人那样去生活。你要不停的放弃许多正常的生活细节享受好让自己看上去越来越正常！这种目的和手段的矛盾，会伴随1个间谍多久？1年、2年、4年、10年……或许终生？托马斯打了个寒颤，不愿意再去想这个令人恐怖的问题。你还是打起精神，做好间谍这份有前途的职业吧！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个句式他是从史秉誉那里学来的，当年，史秉誉每次用这个固定的句式对他的助手们，或者打猎时陪同的军官们套用完这话后，总是1个人乐不可支地笑半天，周围的人包括自己每次都觉得莫名其妙……日子久了，大家也学会套用这个句式来彼此打趣，可总没法理解“国叔”说这话时的那份快乐……

　　“你冷吗？”小睡了一阵的多拉又醒来了，她用纤细的手指捋开自己脸上被汗水粘住的发丝，用英语问罢，又用温暖的嘴唇点了一下托马斯的胸膛。

　　“不冷啊？”托马斯英语回答道。

　　“那怎么我感觉你刚才身体有点颤抖？”多拉抬起头问道。

　　托马斯用手指轻轻托住多拉的下巴，微笑着说：“我要是告诉你，我其实是因为想到一件很可笑的事才颤抖的，你信吗？”

　　“我信！”多拉的脸上荡漾开了笑容：“我第一眼看见你端着枪冲进车里来，让我不要动的时候，我就相信你是个很好玩的人……你的眼睛里一点也不凶，你特别怕我反抗，怕你没有办法时会伤害我……还有你和维佳一路上说的那些话，都特别好玩……”

　　托马斯沮丧之极：“原来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小丑……”

　　“不，不！”多拉急忙搂紧他的脖子，急切地说：“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在我周围的男人，要么是一根筋的笨蛋，要么是野心勃勃的狡猾之辈……可你不同，你又聪明又善良，还特别有一种单纯，我周围没有你这样的人……我喜欢死你这样了……在河边听你聊你的经历和爱情观点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想和你好的冲动……”

　　“不是因为安德烈的死……对不起……”

　　“……没什么……我知道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生活……你究竟是给谁干？特务博士。”

　　“我给谁干，这我不能说……可关于特务博士这件事嘛……其实我只是个情报分析专家……”

　　“我知道，就是把别人搜集的情报汇总给你，你看几遍，然后把它们窜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再讲出来的工作，对吗？”多拉讥笑了起来。

　　托马斯真的生气了，他的肌肉随之僵硬起来。多拉感觉到了这种僵硬，然后又搂住他，和他接吻，然后深情地说：“我就是喜欢看你生气的样子……你生气然后又极力克制自己的样子很可爱……安德烈没有和我上过床。”

　　“嗯？”

　　“前年，我们一起来教授这里……我想和他上chuang，我当时真的喜欢他，喜欢他那种温和的姿态……可是他拒绝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不要脸？”

　　“每个人都有表达爱情的权力，每个人也都有接收表达或者拒绝的权力，在爱情的世界里，没有尊严问题。”托马斯的手抚mo着多拉那瘦而光滑的后背，轻声回答。

　　“你说得真好，”多拉又笑起来：“什么事情你都喜欢总结一套道理出来，对吗？”

　　托马斯拒绝回答这让他不好意思的问题，他轻轻抬了抬多拉的身体，让自己躺着更舒服点。

　　“其实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多拉又说道：“我第一个zuo爱的男人是马克洛夫……可你知道吗？你是我第二个zuo爱的男人……”

　　“我相信。”托马斯打断她的话，不怀好意地说道。

　　“为什么？”多拉果然上当。

　　“就凭你那蹩脚的zuo爱技巧……”托马斯飞快地将手垫在多拉的嘴前，防止她咬自己，多拉气恼地在他手掌上咬了一口。两个人都轻声笑起来，然后，托马斯弯下头去对多拉轻声说：“你要是觉得我说得不对，你可以证明……这样……好不好？”

　　“知道吗？我可是犹太家庭出身。”多拉听完托马斯的挑逗要求，羞红了脸。

　　“我还是混血儿呢！”托马斯厚颜无耻地说道：“抓紧时间，咱们还有最多1个小时的亲热时间……”说罢，他的手按在多拉肩膀上，向下运了运力。多拉咬着嘴唇，面带怪笑着看了托马斯一会儿，突然说：

　　“你觉得咱们这样算爱情吗？”

　　托马斯愣住了，然后他慢慢放开了多拉，仰面看着花架上的温室玻璃顶，微微叹了口气：

　　“……世界太冷……也许我们彼此都需要暖和一点……我不知道……”他摇了摇头，兴味索然。

　　多拉出神地看着他，突然身子向下滑去……托马斯终于满意地舒了一口气，一边轻声鼓励着姑娘，一边开始伸臂抚mo多拉头顶的秀发……

仇恨（12)

更新时间2005-12-17 13:13:00 字数：20120

　凌晨6点，差不多还要等3个多小时天才能大亮，可图拉火炮厂办公大楼下的大院子里已经是人声鼎沸，亮如白昼：各类探照灯和汽车灯的照耀下，澎湃的歌声和飞舞的白旗使得这个革命的凌晨令人热血沸腾！各个工厂奉命赶来集结的白卫队员们在楼下的广场上报到、编组、领取武器或补给，然后由工作人员带领着，一队队去不同的厂房或仓库里和他们所属的新部队汇合。由上千名宣传队员组成的几十支革命武装宣传扩白队正准备出发，队员们抱着自己的手风琴、行军鼓、喇叭之类的乐器，打着各自的大旗、横幅，还有大摞大摞刚赶印出来的宣传单，在乱哄哄地说笑吵闹着，一些要去的地方较远的宣传扩白队已经开始登上卡车了。办公楼大门上架起的高音喇叭里不时传出召唤某某人即刻赶去某处的通知，间或还有告诉大家什么地方有热水供应，什么地方是洗手间，以及请大家注意公共卫生不要随地大小便什么的注意事项……

　　在这片喧闹声中，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图拉支部书记，全图拉武装起义领导委员会临时主席谢尔盖耶维奇从四楼下来，略微视察并鼓励了几句指挥部里的军事人员们后，他要求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即刻派遣人员车辆送自己出发，提前去图拉飞机制造厂的小机场。

　　因为马克洛夫曾经安排过，米哈伊尔也就没有再问什么，立刻指派了1辆轿车和2台卡车，20个最精干的警卫人员，护送谢尔盖主席去图拉飞机场。而且，还应谢尔盖同志本人的要求，指定了一位原火炮厂警卫队的起义者做贴身警卫。这名警卫将一直陪同谢尔盖同志到达旅途的终点――圣彼得堡。

　　送谢尔盖下楼的时候，谢尔盖一个劲地让米哈伊尔留步：“……回去吧，米哈伊尔同志……军事指挥工作更需要你……快回去工作吧……”

　　“谢尔盖同志，您什么时候能够回来？”米哈伊尔终于在快到一楼楼梯口的时候，忍不住问道。

　　谢尔盖愣了愣：“怎么，你有什么事吗？米哈伊尔同志。”

　　米哈伊尔从自己口袋里紧张地掏出两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很不好意思地说道：“这是我要求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申请……”

　　谢尔盖明白过来，真诚地笑了：“米哈伊尔同志，我代表社民党图拉支部欢迎你的申请……你将申请交给我，我去圣彼得堡的路上好好看看？”

　　米哈伊尔又羞涩地将申请书收回了自己的口袋，轻声说：“我自己再完善一下，第一次申请得谨慎一些……我还得完善一下。”

　　谢尔盖理解地点点头，感慨了一声：“没错，是得谨慎一些……我第一次交入党申请的时候还不满18岁，还在西伯利亚苦役地呢……我期待从圣彼得堡回来的时候，能看到你，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同志向党交出一份高质量的入党申请书！”

　　米哈伊尔听懂了谢尔盖话中的含义和期许，他神色严肃的向谢尔盖点了点头，行了一个军礼。

　　谢尔盖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向大楼门口走去，身后跟着众警卫人员。米哈伊尔看他们出了楼门，急忙转身向指挥部跑去――他希望自己能够用自己的军事才华向社民党交上一份合格的入党申请书！

　　从楼门口被警卫人员临时隔离出来的通道经过，穿过用崇拜和敬仰目光看着自己的起义者们，一直到上车后，谢尔盖才好像想起了什么，他略带点不好意思地交待自己的贴身警卫带2个人上楼去，将放在自己办公室暗室里的一个铁箱子搬下来，那里面有给圣彼得堡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自从昨天晚上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之后，四楼那间暗室应该就是全图拉最著名的暗室了。

　　等3个小伙子将那只不算太沉重的铁箱搬上车后，谢尔盖就离开了――箱子里装满今天凌晨1点多钟，谢尔盖亲自动手，从图拉沙俄国家银行还有其它反动机构财务室没收所得物当中挑选出的精华：大部分是可自由转让的国外有价证券，不少大面额的外币钞票，还有部分昂贵的珠宝……曾经做过社民党基辅地方执行委员会财政委员的谢尔盖评估了一下：这些东西大概能值500万卢布，也就是7万2000多英镑。

　　为保证安全，车队按照米哈伊尔的建议从另一条稍远的路绕道去图拉飞机场，避开火车货运站及其周边区域。在车上，听着远处隐隐的枪炮声，谢尔盖突然间觉得自己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他心里明白：当凌晨6点到来的时候，社民党党中央还没有对图拉起义做出表态，只能是出于一个原因――图拉的起义已经被出卖了！目前的拖延只是交易各方就买卖的具体价格、形式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商议。

　　其实，谢尔盖也曾经萌生过携这笔巨款潜逃的念头，可最终他还是下定决心去圣彼得堡，去面对属于自己的战场。谢尔盖本人对钱并不特别感兴趣，他是一个政治的人，他更看重金钱在权力交易中的用途。对于俄罗斯政治，500万卢布无疑是个不起眼的小数目，但是对于自己将要面对的战斗，多一些筹码总是好的。谢尔盖的怀里，有一个用麂皮袋子套起来的银制小圆筒，在那个小圆筒里，有一张带血的歌谱被仔细地卷起来珍藏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谢尔盖是不会丢弃这个小圆筒的！

　　我今后的战斗将是旷日持久的，比这里将要面临的战争更残酷，更无情！谢尔盖心里暗自下着决心，可我一定会坚持到胜利的那天！想到这里，他开始哼唱起《图拉革命歌》：

　　“勇敢的举起洁白的旗帜，

　　不怕黑暗里敌人的枪声。

　　为此骄傲吧！图拉的儿女，

　　自由的祖国永将难忘！

　　他的司机和警卫随即用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乐感合唱起副歌部分，随着歌声越来越大，前面那台卡车上的警卫们也选择不同的声部加入对这首歌的演绎。

　　“恐怕，这歌以后就不能再唱了……”听着粗糙但充满激情的行进曲，慢慢闭上嘴，看着遥远的城市轮廓线上、夜空中闪动着的那线炮火的红光，谢尔盖在心里默念着：别林柯夫老爷子，你在上面看着吧！也许有一天，你填词的这首歌曲会被人们遗忘，但你在死前说过得那些话，会有人永远记在心上！

　　“……

　　这就是图拉，

　　勇敢的图拉，

　　洁白的旗帜高高飘扬！

　　这就是正义事业的力量，

　　自由的人民永将难忘！

　　……”

　　……

　　“停止射击！”土肥原贤二大尉挥动自己的指挥刀，大声喝道。先是他脚下的斯潘赛重机枪停火，逐渐周围的枪声都停息了下来。土肥原大尉再次挥挥刀，于是，日本士兵们端起有阪株式会社按专利仿造的 “中华1890式”步枪，开始向前面那个铁路桥洞前进。侧后更远一些的地方，炮兵们也开始收起那2门中国造的60毫米迫击炮。

　　桥洞上方的铁路大桥上，刚才执行往下投掷集束手榴弹任务的3个军曹也慢慢爬起身，扒在铁路桥护栏上往下看。3个军曹当中的1个用夸张的九州口音怪叫起来：“喂！下面的小子们哟！能不能少放几炮哇？老子差点被你们吓死啦！”

　　听到这刻意模仿九州矿工们粗野腔调的怪叫声，周围原本属于第5师团的步枪手们都冲着来自第6师团的炮兵们善意的大笑起来。行进中的土肥原大尉没有制止士兵们的哄笑，他知道这帮老兵油子是因为刚进行的这场伏击很成功，在用这种日本士兵特有的方式领取他们应得的奖励：因为工作完成的好，在上位者面前享受暂时的放肆。

　　桥洞下，3台被伏击的卡车还在冒着烟，卡车上下和周围，被打死的身穿黑色或灰色的棉大衣，脖子上围着白领巾的白卫队队员们以各种姿态散布着。那门拖拽的37毫米火炮因为是受到突然伏击，还没牵下，使用者就被打死了，此刻依旧静静地停在路边。另1台卡车上的重机枪倒是被架起在卡车旁，可惜，它的主人们没打几发子弹就遭到60毫米迫击炮的炮火打击，尸体就散布在这挺马克辛机枪的旁边，其中1具尸体的胳膊还搭在机枪枪座上。已经打了2年仗的土肥原扫了眼那挺重机枪就知道：多半是受损严重，别看外表猛地看上去还完整，实际上这挺机枪的很多部件都应该损破或者扭曲了，不大修根本就是一堆废铁！

　　无线电电报机已经被彻底损坏了，它那高高的天线导致招来最猛烈的火力招待，连同它的主人，以及所在的那台卡车，都被刚才那阵金属暴雨中的弹丸和碎片打成了稀巴烂。土肥原叹了口气：这已经是今天凌晨，自己率队伏击的第2个暴民方面的侦察队了！他非常渴望能弄到1部无线电电台，当然不是为了和谁联系，他只是希望能拿电台当个纪念品，尤其要是能搞到一台外形完整的德国1910年产无线电台的话，寄给在上海做生意的老乡中村，他一定能帮自己卖个好价钱。上海，那可是世界闻名的收藏之都！

　　现在已是凌晨6点多钟，虽然天还黑着，可从时间概念上讲，已经可以用早晨的概念了！自己率领的这支队伍和其余19支警戒搜索队一样，还在各自负责的交通要道附近机动、设伏，目的就是通过对整个集结区域进行屏蔽，切断一切可能走漏消息的途径，最终避免过早暴露区域内这支庞大军队的存在。

　　土肥原自然比别的同级军官知道的多：他清楚，现在这么多军队在这里隐蔽，就是在等待沙俄政府能够同意以中国、英国为首的协约国的条件，只要圣彼得堡那边一谈妥条件，自己所属的这支以第5师团为主，临时编成的协约国军队就会立刻“应邀”杀进图拉市区去！他坚信，象图拉这样才发生暴乱十几个小时的城市，在如此一支大军面前是无法抵抗的……

　　远处的警戒哨喊叫了几句，只见十几个骑兵在黑暗中出现在铁路两侧，火光下样子显得很怪异，很象中世纪的武士。那是配属给土肥原警戒搜索队的哥萨克骑兵，总共有110骑，其中包含10名原本在前线失去自己战马的日本骑兵。过去的几个小时就是依靠散布在周围很大范围内的他们，依靠这些侦骑首先发现对方车队，又用灯光信号做了通报，土肥原警戒搜索队才取得了消灭了2支对方侦察队的战绩。这样侦骑和步兵组合的警戒搜索队，从昨天晚上到凌晨2点总共派出了20个，占据了己方几乎所有的2000名骑兵和3000名步兵，在大部队展开待命区域四周形成了一道不是很严密，但是在短时间内足够有效的屏障。

　　不求长时间内完全蒙蔽对方，只求在相应的时间内尽量减缓对方做出正确判断的速度――这是包括土肥原所部在内，由20个警戒搜索队正在执行的“竹幕作战”的指导思想。土肥原自己对这种清晰理智的用兵思路还是很佩服的，这可是号称“陆大狂才”的师团部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大尉制订的计划。虽然土肥原和石原同在一个师团部，但彼此并不熟，土肥原还记得是去年3月份某晚去军官食堂喝2杯清酒的时候，听到背后有同僚说：“师团作战课新分来的那个石原莞尔……哼，简直称得上是本师团第二名没有礼貌的家伙了！”

　　因为偶然听到这句闲话，土肥原贤二才对这位被评为“无礼程度”仅次于自己的陆大优秀毕业生有了较深的印象。

　　师团部的参谋军官们私下里都在流传：去年8月全师团在基辅陷入合围时，据说在危机关头就是这位石原越级向小原将军提出了突围的路径建议，才避免全师团遭受到更大的损失。有点奇怪的就是：石原好象并没有因此获得什么表彰，只是在二线整修快结束的时候和土肥原他们这批年轻军官一起升为大尉。平素，这个逐渐成为年轻军官们背地里议论对象的石原几乎不和任何人有工作关系之外的交往，除了例行值班，就是夹着几本英文的军事理论书或中文的《建国战争史学研究》从人群外低头走过……

　　今天凌晨，当小原将军下令各部队开进指定位置并准备展开的时候，一直在小原将军身边忙碌的土肥原就见这位石原大尉由作战课的课长领着，拿着一叠用凌乱的字迹书写的作战企画和一张画得乱七八糟的图拉地图走进将军的临时驻所。在石原大尉用不大自信的语气讲解他的作战设想的时候，土肥原奉命进里屋，在昏暗中向那位中国客人做同声翻译。站在门缝处的土肥原在低声翻译的同时注意到：在背对着门缝的石原低头在图上推演的时候，对面站在小原将军侧后的其他高级军官们大多流露出不屑和讥讽的神情。等石原讲完，小原将军支颌沉思，其他军官都静静等待将军决断的时候，土肥原身边的中国客人示意让他关上门。

　　门关上后，中国客人掏出香烟向土肥原递过来，土肥原急忙表示自己不吸烟。客人笑了笑，给自己点上烟，吸了几口之后，轻声问道：

　　“外面那位石原大尉在中国留过学吗？”

　　“据我所知，他一直是在我们日本国接受的教育……”土肥原想了想，又补充道：“他的中文据说是自学的。”

　　“晤……”客人沉吟了一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在昏暗的光线下，凑到他自己的眼前，很认真地在上面写了行字，然后将铅笔和小本一起递给土肥原：

　　“石原先生的名字是这样写吗？日语怎么读？”

　　土肥原接过小本和铅笔，也凑到自己眼前，点了点头，认真地标注了日语的发音，正准备将小本和铅笔还给客人的时候，客人突然说道：“这位石原大尉很优秀……和你一样程度的优秀，只是侧重点不同……请将你的名字也写下来吧！”

　　对方用微笑的表情和温柔的声调给了土肥原贤二一个命令式的要求！土肥原本能地警惕起来，他犹豫了足足有30秒！对方什么也不说，只是继续保持着一种沉稳的微笑。土肥原的脑门上渗出了汗水，经过紧张的权衡，还是在小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全名和发音……

　　摇摇头，不愿再去回忆这些让自己有压力的事情，土肥原大尉看了看周围：战场打扫已经接近完毕，士兵们正在想办法用马匹拉动那门37毫米小炮，没有殉爆的37毫米榴弹找到了1箱，这门小炮对于重火力不足的部队来说还真是挺宝贵的！

　　拖到这个时候，石原设计的作战目的应该讲都已经实现了，土肥原想：我们已经暴露了！敌人就算没有获得任何准确的消息，但是这么多的武装侦察队在这里遭到打击，本身已经说明这里隐藏着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石原这个家伙很理智，他的计划里面没有指望一直能骗过敌方的指挥官，他只是希望能通过这种使对方的侦察兵力消失，但并不过于显著自己兵力的作战方式让对方的指挥官在判断过程中产生混乱，延缓做出准确判断的过程而已……现在，敌方的指挥官如果聪明的话，应该已经猜出来情况对他们很不利了吧？对方从5点多开始，从各个方向朝集结区域的不停袭扰表明：对方的指挥部门已经怀疑这里隐藏着巨大的威胁了！可惜啊!他们派来的这些队伍显然没有任何战术修养，虽然配置了很好的武器和技术装备，可没有1支部队懂得战场侦察的战术要点，每1支部队都是几台车排着队莽撞地冲进伏击圈，挣扎几下后被干掉，无一例外！

　　不过这些暴民们打起仗来笨归笨，倒都满勇敢的，迄今1个俘虏也没活捉！6点前有侦骑传来邻近友军的战场通报：说他们在伏击1支暴民方面的侦察队时，不慎让1个报务员逃脱。虽然电台按照石原“竹幕作战”计划的要求，在行动开始后便首先被集中火力摧毁，但不知什么地方发生了差错，那个报务员本人竟然躲过了火力打击，逃到了附近的一个独立村屋中。然后在友军企图活捉他时，这个报务员竟然拉响手雷自杀了！想不到俄国的暴民竟然也有着跟我们武士一样的勇气！土肥原听闻消息的当时就在心里感叹道！友军在通报战况时特别提醒：诸位小心！这些暴民的战斗意志可跟前线的那些俄国政府军士兵们不同，打仗的水准低，拼命的劲头却厉害！

　　也差不多到时候了。土肥原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已经6点27分了，应该差不多了，是战是撤，都应该在7点左右做决定的，否则留给大部队机动的时间会很紧张：8点以后天色就会慢慢亮起来，军队的数量和来历到时候都瞒不过去的，万一到那时候再宣布日本军队不介入本次事件，原本预案中，万一上面命令全军撤退时，将一切已发生战斗事件推给哥萨克骑兵的计划就很难实现了！

　　要么开始正式介入，要么趁天没亮赶紧撤退！这就是在7点必须做出的决定。

　　大概是和土肥原正领着自己的临时部下们在执行所谓“竹幕作战”任务的同时，米哈伊尔一直通过电话，努力说服马克洛夫放弃即将发动的进攻：

　　“……马克洛夫同志，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知道那个区域敌军的具体情况，但我可以明确的保证：那支敌军的战斗力和数量都是很有威胁性的！我们……马克洛夫同志，我以图拉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的名义要求你取消进攻，并率领部队迅速撤往指定地点！”已经5个回合的电话争论，使得米哈伊尔已经有点受不了了！他很清楚：不知来历的敌方强大部队就在火车货运站背后那20多平方俄里的区域内，否则就无法解释所有的武装侦察队一进入那个区域后，隐约、激烈、短暂的枪炮声过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音讯这个事实……敌人是谁？如何潜入到目前这个地区的？他们在等待什么？这些问题米哈伊尔暂时都不想去思考，他目前就是关心在敌情被查清以前，自己手头能掌握多少部队！有了足够的部队，在敌情初步明朗后，总是可以做点什么的，反之，不解决手头战斗力量的问题，过多地去考虑敌方的情况，实际意义不大，战争逻辑是很讲解决问题顺序的。

　　大概是米哈伊尔的话语多少让马克洛夫觉得有道理，所以在他表现出了愤怒后，马克洛夫改用一种委婉的语气说道：“米哈伊尔，你知道我布置这个进攻花费了多大的精力吗？现在你又让我撤销这次进攻……听我说，米哈伊尔，按照我这次的计划，拿下这个火车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等我拿下这个火车站，我们至少就可以建立一个据点，从这里派遣队伍去攻击和试探敌人集结的地区……从防守上来讲，这样的一个据点也是很好的一个前出防御阵地……”

　　“军事委员马克洛夫同志，”米哈伊尔平静下来，用不紧不慢的语调说道：“在过去4个小时内，我们在那个已经可以断定有大量敌军隐藏的区域损失了8支武装侦察队，并且后4支还是在已经获得明确的敌情通报下损失的！8支装备精良的队伍在失去联系前，没有1支哪怕传回个受袭的消息……这说明什么？”

　　“我明白，”马克洛夫说道：“所以我接受你对那个区域隐藏有大量敌人有生力量的判断！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以前，拿下火车货运站这个据点，至少在士气上对弟兄们都是一种鼓舞……”

　　米哈伊尔直言不讳地打断了他：“拿下那个火车站在军事态势上什么也改变不了！马克洛夫同志……我刚才举得那个例子，就是还想说明一点：我们手下的队伍战术素质非常差……8支队伍竟然没有1个在覆灭前能发回任何消息就充分的说明了这点！这样的部队，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不适宜执行任何战术水准要求较高的任务！只有收缩回来，依靠我已经开始布置的防御地带进行作战……”

　　马克洛夫也严肃起来，他看了眼手表，对着话筒低沉地说道：“米哈伊尔，我承认你讲得都对，可你要知道，革命的武装起义从来都是要依靠一种气势去赢得胜利，我记得你当年告诉过我：1792年，当懂得大革命意义的法兰西国民军高喊出‘祖国万岁！’的时候，就连布伦瑞克也只能承认，他对面那支具有革命精神的队伍是任何人也战胜不了的……”

　　“那不一样！马克洛夫！现在不是法国大革命！那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们现在面对的敌人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化军事机器……中国古代的军事家曾经说过：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才有可能不输掉战争！”

　　“米哈伊尔！一样的，武装起义的革命队伍永远需要激情和勇敢的支撑，就这样撤下去，不用等到天亮，怀疑和胆怯就会动摇这支武装起义队伍……杀死敌人和被敌人杀死都是起义者们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接受不了反复的兵力调度和行军，他们受不了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的那种折磨……起义者多的是热血和仇恨，可没有办法短时间内让他们具备冷静和战斗纪律……中国古代也有人说过：军队的士气高涨的时候一定要投入战斗，一次次的拖延会让整个队伍逐渐丧失战斗的热情！”看来，马克洛夫这大半年除了准备武装起义工作，进行浪漫的爱情，还确实读了不少书。

　　“马克洛夫……”米哈伊尔难受得说不出话来，他已经明确地告诉马克洛夫：火车货运站很有可能是个阴险的圈套！真不明白马克洛夫为什么还要用1500多条性命去进行这样一个现在看来军事意义已经不大，却蕴藏巨大风险的进攻作战！

　　“行了，我以全图拉武装起义领导委员会代理临时主席、以及委员会军事委员的身份宣布批准这次进攻，并亲自负责进攻的指挥……米哈伊尔同志，你做好你的防御布置工作吧！我授权你可以调动一切资源进行军事力量的组织，为反击反动派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做好一切准备！就这样……革命必胜！”马克洛夫挂断了电话，在心里说道：米哈伊尔，你不懂，当我知道聪明的谢尔盖已经提前出发时，就明白留给图拉起义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也许，一场短暂的胜利，哪怕这场胜利代价很高，可只要是胜利，就能够改变圣彼得堡的政治格局，或许还有党中央的最终决定……比起谢尔盖，我是不懂政治，可比起你，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我已经可以用政治的眼光来衡量很多问题了！

　　早已等在电话周围的人们都看着他。这些人大多右胳膊上都扎着1条或者2条白布绳，算是他手下的军事助手，那些扎着3条白绳的大队长们都已经去了准备发起攻击的第一线部队。至于马克洛夫，只有他和米哈伊尔在自己的右胳膊上绑4条白绳。也许，天亮后完成计划中的武装队伍扩编后，他和米哈伊尔的胳膊上就该加多1条白绳了。

　　“炮火准备――！”马克洛夫看了看手表，大声下令。在稍远处的几台电话机旁，几个助手举着话筒，高声传达马克洛夫的命令。

　　“开火！”10多门37毫米火炮组成的小炮群，开始向车站大楼不间断地轰击！清脆的炮声响成了一片，随着炮击，车站大楼上冒起一股股密集的烟柱和火光！

　　“我们要是有大一点口径的大炮就好了！”在广场边缘黑暗地带，预备发起进攻的白卫队当中，1个胳膊上有2道绳的中队长对着自己旁边的大队长说道。

　　他的大队长放下望远镜，大声笑起来：“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马上你就能见到我们自己很大口径的大炮了！特别大的口径！嘿嘿……”

　　图拉火炮厂大院里原本用来做展览品的这门大炮“炮公主”，炮身由青铜制造，炮身长度11俄尺，重29吨，加炮架炮车后整炮重60吨！19吋的口径大到可以钻1个瘦点的成年男子进去！这门大炮在口径、重量上虽然比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的那门16世纪末铸造的“炮王”逊色很多，但因为铸造年代已经到了普加乔夫起义之前，代表了18世纪中期俄罗斯火炮生产的最高水准，所以理论上威力和射程都超过“炮王”很多。“炮公主”虽然也是靠“架退”形式来进行制退的，但她由钢铁制造的炮车和炮架部分结构精巧，并且有带轮的驻锄装置保证大炮射击后可以按直线方向后逐渐制退，大大提高了复位时的效率。和炮王一样，这门炮公主造成后也只放过几次无弹头的礼炮，还没有射出过1枚炮弹。

　　150多年前专门为她所铸造的，每颗重量为90普特，即1.47吨重的球状铸铁炮弹只剩下4颗，平时就堆在炮口下当景观。因为“炮公主”象征着俄罗斯火炮制造业的历史与光荣，平素保养得很好，火炮和炮弹都还没有生锈。靠着好几台拖拉机和卡车的帮助，耗费了300多名工人2个多小时，终于从火炮厂将这位“炮公主”请到了火车货运站大门对面，就安置在距离车站广场边缘还有1俄里多远的某个货运公司的大院里面。

　　为了发挥出这仅剩4颗炮弹的作用，马克洛夫指定一位前沙俄炮兵中尉做“炮公主”的指挥官。这位在前线打断1条腿的炮兵中尉原本和米哈伊尔一起在医院养病，可他不是陆军医院起义的参加者，而是事后因为火炮技术方面的特长，被强行征召进起义者队伍的。这位独腿老兄本来对起义者们很有抵触情绪，可一听说有机会使用“炮公主”，热情就立刻高涨起来了！

　　此刻，这位满脸兴奋的独腿炮兵中尉拄着拐杖，拒绝别人的搀扶，在那个院子里围绕着巨大的火炮跳了一圈，凭借四周的卡车、拖拉机、吊车的灯光，最后检查了一遍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院子里临时挖了两道长50俄尺、将近半俄尺深的平行浅沟，做大炮射击后的“架退”导向槽，300多个刚忙碌完的工人顾不上擦满头的大汗，都紧张地躲在两侧距离大炮有90多俄尺远的沙袋掩体后面，瞪眼瞧着他们这位独腿上司跳来跳去。

　　“嗯，可以了！”独腿中尉终于点了点头，于是便有人将他搀扶到沙袋掩体之后，舒舒服服地让他坐在两张垫在木块上的羊皮上。大炮后面的炮架上，负责点火的小伙子哆嗦地点着导火索，然后扔掉火把，飞快地跳下巨大的炮车奔跑过来，一个鱼跃就跃进掩体……

　　图拉戒严部队临时司令官、枪骑兵团团长、中校尼古拉·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苦恼极了：因为到了6点半，列车上的日本军人虽然开始下车列队了，后面也有200多哥萨克骑兵骑马进了车站，可他们还是拒绝直接参加车站的战斗！据那位在日本大佐身边充当翻译的莫斯科日本商行的商人解释说：日军是鉴于后方的铁路已经被暴民破坏，所以提前下车，随时准备徒步行军去和他们的大部队汇合――如果上面下令撤退的话。

　　过去的3个多小时内，暴民的兵力调度开始让尼古拉觉得防守压力逐步增大。先是盲目的进攻停止了，接着是到了5点20分，一阵突如其来的37毫米炮火射击，摧毁了设立在钟楼上的观察哨，甚至还导致了钟楼坍塌了一半！随着对方炮火和机枪对制高点的逐个关照，失去良好观测哨指挥的火炮射击效率开始低下。对方还曾经一度集中好几门37毫米小炮，企图对己方那门76毫米火炮进行压制。因为作战区域的限制，尼古拉已经将己方那门炮退到了铁路另一边挺远的，刚好在37毫米小炮3俄里射程距离之外的地方，加之对方的曲线射击准确度显然是有问题，因此炮战中尼古拉这边没有什么损失，倒是对方又被干掉了1门小炮。为了节省炮弹，尼古拉主动下令停止了这场意义不大的小型炮战。

　　在6点钟过后，根据种种迹象，充分表明对方的总攻在即。尼古拉认为：从对方过去1个多小时的表现看，对方新的指挥官还是有一定军事素质的，因此不能指望对方还会和前几次那样，傻乎乎地就知道扑上来送死。对方肯定会按照军事指挥的通常规则，在进攻路线上做出改变。尼古拉判断：对方再次从广场上发起总攻的可能性不能不说没有，可应该不会太大，对方这个时候从通往客运站的铁路那边发起主攻的可能性更大些！那边的地形更不利于进攻一方，但如果对方采用匍匐前进的方式先运动过来，接着再发起冲锋，那段距离有600俄尺距离的开阔地还是可以突破的――只要对方人多，不怕死。

　　误以为那些突然出现的600多名日本军人是帮助己方作战的！6点30分以后，看到日本军队出现的沙俄军人们情绪普遍都高涨起来，队伍里的逃亡现象消失了。不过到这个时候，剩下的这300多个由士官和宪兵构成的下属们，也应该算是对沙皇政权最忠实的了！自己呢？自己对沙皇政权算忠实吗？尼古拉脑海里只是闪了一下这个念头，接着他立刻关闭了就这个问题进行深究的思路。我是一个军官，尼古拉心里说：我此刻只是在执行我的军人职责，别的事情，等我脱下这身军装后再去想吧！

　　6点40分，暴民方面的37毫米小炮群开始猛烈射击，车站大楼里为数不多的火力点立刻遭到了压制。尼古拉下令自己那门76毫米火炮对对方的炮兵阵地开始压制射击。命令得到了执行，自己的那门大炮很快就干掉了3门对方的小炮，于是，对方的小炮不得不转移阵地，大楼正面遭受的火力压力顿时弱减。

　　在站台上，躲在车站大楼后面的黑暗处，领着30多人的哥萨克骑兵，以及2个日军的斯潘赛重机枪班的尼古拉中校在紧张地判断着局势：他必须要准确判断出暴民进攻的主攻方向，才有可能将自己这点可怜的预备兵力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突然间，远处传来一声巨响，接着隔着大楼尼古拉和众人都听到好像低空中有一列火车正在疾驶而来！所有的人，包括尼古拉都面面相觑，不知道这是什么动静。几个哥萨克骑兵牵着他们的马正好在货运站的大通道的通道口候命，只听得一声巨响！几个正在努力拉住躁动不安战马的哥萨克军士，一起抬脸向门洞那头望去，然后就一起愣住……

　　独腿中尉将“炮公主”的第1炮试射故意瞄准车站大楼上最显眼的目标――那个车站大门，好方便等一下校正弹落点。巨烈的爆炸声后，随着炮口处巨大的火团一闪，炮车飞快地沿着导向槽向后退去，钢铁车轮和驻锄轮碾过的地方泥水点高飞四溅！炮车一直退到导向槽尽头，在一路上精心设置的减速物的影响下才逐渐停下来。独腿指挥立刻支着拐杖站起来，向最近的一个用来做观测点的卡车车斗上爬去，同时用最粗鲁的语言勒令手下们立刻去用拖拉机和人力将巨炮复位，吊车也要开始配合装弹。卡车上，原先指定负责观察的弹落点的两个小伙子已经举着望远镜欢呼起来……

　　谁都没想到，这位年龄150多岁，身材丰腴的老公主在20世纪的处女射竟如此准确：一阵轰隆隆，很象火车在低空中开过的声响中，就见那枚巨大的球型炮弹先是低空掠过这里到广场之间的1俄里多的距离，在广场上空高度开始下降，接着便选择车站大门处做自己的第1落点!

　　一声沉闷的巨响，一股高达30多俄尺高的水泥碎块的泥柱冲天溅起，泥柱中还混杂着已经在顷刻间变成碎块的，原先在大门口掩体内的重机枪枪身和机枪手的肉体碎末！球形炮弹向门洞内部弹去，一直斜斜地向上，重重地撞击在通道的顶部，将上面那片花岗岩天花撞塌，现出一个大洞口，接着又斜着落下，将通道另一头的呆立着的那2个哥萨克军士和他们的1匹战马瞬间碾碎，然后带着风声打断了一截长廊后扑下站台，高速滚落过2条铁轨，所过之处铁轨被立刻碾断，断裂的铁轨应声翘起！炮弹继续跳跃前行，利索地打穿了那列停在中间铁轨上的货车某节木质车皮，然后又将对面站台台基狠狠地击中，掀起一股不高但范围很大的烟尘！等这股岩石和水泥雨点落下后，才看清那枚滚圆的炮弹正安静地镶嵌在站台边刚撞击出来的大坑中……

　　与此同时，在大楼侧面的铁路线上，突然被白卫队员们投掷了黄磷发烟罐！原来600俄尺距离的开阔地此刻已经有150多俄尺被烟雾遮断，接着，几个人影又在烟雾边缘出现，疯狂向大楼方向继续投掷烟雾罐。虽然这几个人立刻被击毙，但是他们新投掷的烟雾罐造成的烟雾距离大楼侧面已经不到200俄尺了！防守方的重机枪开始向烟雾中猛烈开火，想阻止对方利用烟雾再制造新的烟雾――烟幕再推进的话，200多俄尺的开阔地可是很容易被冲过的，对于在人数上除于劣势的防守者们而言，此刻最害怕看到的景象就是无数进攻者呐喊着从离自己很近的烟雾中冲过来！

　　真是一次下足了功夫的进攻！尼古拉在心中高叫了一声！他那职业军官的好胜心理被对方的这几招出人意料的进攻套路刺激起来，象是回到了年轻时代在中亚战场上指挥骑兵连作战时那样，他用高亢的嗓音大叫起来：“不要慌！重机枪对烟雾中分区域连续射击！不准停！只要机枪没坏，还有子弹就不准停！……通知我们的大炮，从现在开始，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摧毁那门古董大炮！八成就是大炮厂里的那门‘炮公主’！她现在的大概位置应该就在车站大门正前方两俄里――就是两千千米以内！……派出两组侦察兵，每组三人，马上去搞清楚巨炮的准确位置！……正面的防守力量从广场那边撤到楼这边，准备用手榴弹招呼敌人！……骑兵上马！准备逆袭！”在猜出那门正在轰击自己的巨炮应该就是小时候曾经在上面玩耍过的“炮公主”后，尼古拉心里反而有了一种轻松感！很多年前，抱着少年的好奇心，自己和哥哥曾经一起查询过关于“炮公主”的相关资料：这门漂亮的公主，她最多也就能打3俄里远，只要搞清她现在的发射阵地位置，1门射程能达到8俄里的76毫米野炮压制这个移动笨拙、射程偏短的老古董应该还是可以的。

　　随着他的命令逐项得到执行，手下官兵因为敌方巨炮射击和投掷烟幕弹而产生的恐慌逐渐平复下来。猛烈的重机枪连续射击下，烟雾中不时传来临死的惨叫声。尼古拉一个娴熟的腾空上马动作立刻就赢得了哥萨克骑兵们的尊重，他们也翻身上马，按照尼古拉用马刀比划出的指挥命令，在他身后的站台上排列起古老的凸型冲锋队列。

　　距离上次巨炮的轰击不到8分钟，又是一阵类似火车在低空疾驶而来的轰鸣声，较射过的巨型炮弹击中大门右侧的楼体，炮弹将大楼凿了个大洞，一直冲进楼内，在大楼结构的阻挡下不停地改换着方向，在撞击、弹跃和碾压中动能逐渐被释放，最终平静下来。接着，大楼朝着广场那面很大一片外墙体在这巨大的冲击力作用下开始与楼体剥离、倒塌！半座大楼好像都在这古老大炮的威力下支撑不住，开始发出各种破裂声和坠物声，楼后阴影里的战马们又开始骚动起来。

　　尼古拉骑在战马上，不动声色地控制住座下受惊的战马，上半段身躯动也不动。他这威严镇定的形像影响到了其他人，骑兵们很快都冷静下来，纷纷控制住自己胯下的战马，在枪炮声中沉着等待着……

　　广场上传来白卫队员们为自己的大炮威势发出的欢呼！马克洛夫心里却气坏了：准备了那么久时间，为了预防疏漏还推迟了10分钟发起进攻，可进攻开始后还是出现很多问题！先是“炮公主”的成功炮击后，广场边上负责指挥辅助进攻的那位白卫队大队长竟然不懂得在第2次炮击后趁势发起进攻，浪费了大好的时机！炮兵们居然也加入了为炮公主的威力欢呼的行列，可当时是他们推炮前进，进行抵近射击最好的时机！接着，主攻方向负责投掷烟幕弹的小队，又在小队长的带领下，不按照事先规定的隐蔽动作，逐步制造烟幕接近敌人，而是莽撞地冲上去想一次就将烟幕制造到敌人的眼皮底下，结果自身损失惨重不说，还导致了攻击部队有人提前自发地开始了冲锋！目前没有最新战况传回指挥部，可是马克洛夫明白：原本可以按部就班进行的攻击已经失控了，这时候也许发起全面部进攻才能弥补战术组织混乱所造成的损失。

　　于是，在凌晨6点53分，马克洛夫提前2分钟下达了全线冲锋的命令。

　　……

　　圣彼得堡，涅瓦河畔，斯莫尔尼宫。

　　昨天晚上8点钟开始，在事先广泛征询过各方的意见之后，这栋建筑被内阁宣布为全俄各阶层代表紧急和平协商大会会场。昨天晚上10点开始，俄罗斯实力各方都向这座曾经是贵族女子学院的百年建筑派遣出了自己的代表。为了体现公正和公平，应沙俄政府内阁邀请,并获得各党派谅解，这栋建筑的内部警卫和秩序维护由英国、中国、美国、朝鲜、日本等共8个协约国各使馆派遣的,总共160名警卫们负责。

　　同样是应沙俄内阁的邀请，斯莫尔尼宫大楼外到300俄尺处的警戒由200多名英国皇家海军官兵，以及100多名中国陆军官兵组成。这200多名英国皇家海军官兵从去年年底开始就在喀琅施塔得军港，在那里帮助俄罗斯海军掌握反潜新技术、新设备的使用。100多名中国陆军官兵则原本驻扎在离圣彼得堡9俄里，一个训练俄罗斯部队使用战车和辅助机械车辆的军事基地，帮助俄罗斯在建立第1支机械化部队。

　　200名大英帝国皇家海军官兵用临时向俄罗斯舰队借来的“马克辛”重机枪和莫辛那甘式步枪武装了自己，在建筑物四周布置了用铁丝网组成的隔离带，只留下正门方向1个口供获得批准的人车出入。那100多名中国陆军官兵在傍晚7点30分接到命令后，用2个多小时从军事基地驾驶训练装备直接赶来。此刻，4台“东北虎”式重型战车分别虎视眈眈地停在警戒线的4角，4辆顶上装有“斯潘赛”重机枪的装甲车则在建筑物四周来回巡逻。不知道英国佬还是中国大兵的主意，居然还从圣彼得堡警察局借来4条狼犬，由不怕狗的老约翰或小张牵着，在出入口的内侧来回蹓跶，以壮4支穿梭往来的徒步巡逻队的行色。

　　因为怕出乱子，10点钟沙俄内阁总理李沃夫公爵派出了哥萨克骑兵，就在距离斯莫尔尼宫半俄里远的地方组成了外围警戒线。他这样做导致的结果就是：11点钟的时候，其他各个有实力的政治组织在自己的代表进入会场后，也相继调动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赶来和哥萨克们持枪相对。

　　到11点30分的时候，会场最外围警戒线附近已经聚集了上万的各路武装势力，其中包括：沙俄政府的铁杆拥护者哥萨克骑兵2500名，最愚忠的军队保皇人群军官学校在校士官生1200名，感情上最容易为罗曼诺夫王室流泪的“妇女营”女兵800名；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毫不客气地下令调来了自己最信赖的喀琅施塔得水兵2200名，以及从卡累阿利地区兼程赶来，全部由拉脱维亚人组成的陆军部队2000名；俄罗斯自由工人党也不甘示弱，3000名由圣彼得堡各工厂青壮工人组成的工人白卫队是他们力量的体现；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比较布尔乔亚，1500多名男男女女身穿各色服装，手持左轮、匕首、炸弹，嘴里叼着香烟、大麻、牙签的波希米亚风格的革命浪漫主义者在进行他们今晚独特的力量展示；还有一些小的政治团体也尽可能凑个2、300号人来这里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加起来也有那么2000多人；这上万人当中，代表东正教激进教派的那200多个不带任何武器，手里举着大十字架的神甫们看上去是最温和的。

　　到了晚上11点40分,斯莫尔尼宫内的会场掀起了第1个高潮：

　　与会代表纷纷对本届沙皇内阁的总理李沃夫公爵的态度和话语表示不满，他们普遍认为在这种时候，内阁总理还要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来和大家对话，无疑是可笑和无耻的！所有的激进政治组织代表开始猛烈地拍击桌面，要求李沃夫公爵从会场滚出去！在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私人代表，陛下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托尔格鲁基亲王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沉默。李沃夫公爵于是在11点57分面色苍白地走出斯莫尔尼宫，向大门口外特许采访的40多个外国记者们宣布：自己辞去本届内阁总理的职务！

　　圣诞钟声敲响后，1917年1月7日凌晨12点37分，尼古拉二世陛下在冬宫发布消息：沙皇陛下已经同意李沃夫公爵的辞呈，并按照内阁的紧急建议，任命已经在和谈会场里的内阁政府代表之一，司法部部长亚力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担任内阁临时总理！

　　1点10分，会场内掀起了第2个高潮：

　　公认的俄罗斯第一大激进党派，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莱温斯基赶到了斯莫尔尼宫，取代原来社民党派出的首席代表季诺米耶弗，亲自出场与克伦斯基先生对话，共同探讨解决目前俄罗斯社会危机的方法！这个消息传出去后，2点钟以前，俄罗斯其他实力党派的首脑们也纷纷赶到了会场，其中包括激进派政治圈里对社民党最构成威胁的自由工人党总书记，莱温斯基的老对头，当年从社民党带着大队人马分裂出去的自由工人党创始人列昂·达维杜维奇。

　　这些真正的党魁们赶到后，便将原先派出的那些首席代表，全权代表们全挤到边角上去，为了俄罗斯和平的未来，以及自己政党在未来社会框架中的位置拉开架势争吵起来。直到此时才可以说：协约国希望看到的俄罗斯各团体和谈局面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会场里就俄罗斯未来的政治架构走向，各个政治组织在未来政治结构里的地位进行了探讨。当莱温斯基用40多分钟提出《俄罗斯和睦和解路线图》的时候，一些激进的政党，如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带头暴跳起来，认为按照这样一种“君主立宪制”的发展思路，自己这些党派很难在未来的国家杜马里获取足够的席位，在政治权利上将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也有不谈自身的利益，直接就向社民党的政治立场开火的，如俄罗斯自由工人党总书记列昂·达维杜维奇就尖锐地指出：莱温斯基的这个所谓的“路线图”其实就是在为未来社民党做俄罗斯第一大党铺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规则相对公平的政党政治体制内，应该讲还是勉强可以考虑的，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表明，为了实现这所谓的“路线图”，俄罗斯人民还要继续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战车上被捆绑到世界大战的结束，生活在困苦当中的俄国人民绝对无法接受这样的政治主张！目前挽救俄罗斯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废除沙皇统治，召开全俄工兵农苏维埃大会，与交战各国签署不割地不赔款的停战协议，退出战争，全力进行国内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建设！

　　在列昂·达维杜维奇慷慨激昂演讲的时候，刚获得任命的内阁临时总理克伦斯基趁着会场上的人都被演讲者吸引，向着莱温斯基拼命地瞪眼，希望能够引起对方的注意。莱温斯基在听列昂·达维杜维奇演讲的时候，脸上一直挂着讥讽的微笑，就在他正准备大声向讲演者提出诘难的时候，感觉到了有人在注视自己，于是侧过脸，看见了正用殷切目光看着自己的克伦斯基。

　　两个按照公众资料此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在目光相交10来秒后，又各自将目光分开，就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但是紧接着，会场的上局面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谁也没有想到，克伦斯基会站出来宣布：他本人赞成社民党的莱温斯基提出的“和睦和解路线图”，并表示政府完全可以在全国的人群矛盾初步缓和后，立刻打开战略储备仓，向全国的城市居民供应粮食！

　　“吃完以后呢？”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的首席委员米涅夫高声叫喊：“谁都知道那些粮食最多够全国吃2个月！”

　　“我这里有几份文件，”莱温斯基平静地从怀中逃出一叠纸：“是我来会场前，由中国大使本人送交给我的，在这份文件里，中国政府承诺，只要俄罗斯社会尽快恢复法制和秩序，只要我们开始向一个文明、民主、法制的社会迈进，只要我们能够显示出继续履行战争义务的决心，中国政府将会以无息贷款形式供应我们粮食，一直保证全俄国粮食供应到夏末……”

　　“这是叛国！”列昂·达维杜维奇大声叫喊起来：“中国人……”

　　“列昂·达维杜维奇先生！”莱温斯基突然极大地提高了嗓门：“如果撒旦现在通知我他可以供给全俄罗斯人民7个月的粮食，我马上就去和地狱签订友好协议！”

　　全场沉默，紧接着大部分席位上响起热烈的掌声！那些小的政治派别已经预感到了实力风向的转移，开始表现出对大势的屈从，只有俄罗斯自由工人党和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还在为自己代表的人群争取更多的利益！

　　5点30分，看了眼怀表的莱温斯基向克伦斯基轻轻点点头，克伦斯基不动声色地给自己身边的一个秘书低语了几声，那个中年秘书从他身后站起，出去洗手间，只是在路过坐在会场门旁的俄罗斯正教爱国阵线的席位时，冲领头的牧首大人使了个眼色。牧首大人在看到这眼色后，轻轻拍了拍自己身后一个年轻神甫的肩膀，于是那个年轻神甫也起身去了洗手间……

　　5分钟后，当看到那位年轻神甫和中年秘书都回到会场，并且中年秘书笑着点点头后。莱温斯基和克伦斯基都分别叫过自己身边最可靠的亲信低语几句，片刻后，1位神甫和2名世俗者先后不引人注目地离开了会场……

　　这么多不同阵营的武装力量聚在一起，发生点冲突总是在所难免。终于在5点47分，某位手持十字架，态度一直很温和的年轻神甫在看到某个人给他打了个手势后，突然就挥起手里的十字架砸向面前正说笑的1位姑娘，这位姑娘属于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的成员。年轻神甫事后的解释是：当时，这位年轻女士不断亵du上帝的话语终于让自己忍不住了！此行为立刻导致了连锁的混乱，随着十字架和匕首的不断撞击，2分钟后，自由解放组织方面有人开了枪，警戒线眼看即将成为交火线。幸好，莱温斯基和克伦斯基在听到消息后，立刻从斯莫尔尼宫里传出了指示，忠于社民党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们和有着忠于正教教会传统的哥萨克骑兵联合行动，将冲突的人群分割开来，并以人数和战斗力方面的优势强行对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全体在场人员解除了武装。自由工人党的3000名白卫队员面对这突发事件完全没有准备，也没有获得来自上级的任何指示，而且对面还有2000名全副武装的拉脱维亚人和1200名士官生瞪着自己，工人白卫队员们只好握紧手中钢枪保持戒备静观事态的发展。至于其他小的政治派别加起来的那2000来号人，他们都忙着和妇女营的女兵们兴高采烈地聊天哩！

　　总之，当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和俄罗斯正教爱国阵线违反规则，发生武力冲突的消息传回会场后，会场上的局面可想而知。牧首大人先站起身来激烈的发言，他提醒大家：世上没有200个手无寸铁的神甫主动向1500名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他就是这么说的）挑衅的逻辑！他感谢内阁总理大人和社民党主席大人（他就是这么称呼的）及时制止了这一悲剧的扩延，他相信事件的真相迟早会被世人知晓的。“公道自在人心！”这就是牧首大人最后的总结。

　　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首席委员的辩解和谴责是没有说服力的，他随后的发言几次被代表们的嘘声打断。在这位50岁出头的米涅夫先生已经快崩溃的时候，莱温斯基先生站起身替他辩解，莱温斯基先生让大家明白，这个时候将时间花费在这些问题上是对俄罗斯人民的犯罪,同时，刚才外边发生的冲突也只不过是现在俄罗斯人群对立的一个缩影，他相信米涅夫先生不会愚蠢到故意在这种时候向大家挑衅的程度。莱温斯基替米涅夫辩论的话语，让米涅夫听了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感激，总之，外面的事件好像已经在莱温斯基的发言中已经成为了历史，没有人再应该去关心事件的真相或结果，那1500名被解除武装的俄罗斯自由解放组织成员也好像就这样被历史化了。

　　说到兴起，莱温斯基右手拇指插在西装坎肩的上口袋上，身体前倾，左手手心向上，并拢五指，一直伸向前方，大声总结道：

　　“……今天的世界已经开始了全球化的发展，无论在我们的西边还是东边，邻居们发展现代化的速度都将我们远远抛在后面，怎么办？是继续为了过去的恩怨将人群的对立无限放大，为了一种带有明显乌托邦色彩的平均主义思想去让整个俄罗斯浸泡在无边的仇恨、厮杀、战火当中？还是放弃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将俄罗斯的发展放到世界发展的大环境里去看，将整个俄罗斯社会下一步的发展目标统一到提升社会整体的文明与现代化上去？今天的很多问题如饥饿、贫困、财富分配的巨大悬殊，不法制不人道的社会制度等等需要改变，但这种改变不应该以人群的对立、仇恨，甚至颠覆性的破坏作为手段，俄罗斯祖国需要的是深层的改良而不是表面激烈的革命，全面借鉴中国、美国、英国成功的政治、文化、经济多方面的先进经验，改造俄罗斯社会中所有妨碍现代化建设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缺陷，依靠社会不断的发展解决阶段性的社会矛盾才是长远之道……”

　　列昂·达维杜维奇大声喊叫：“这是修正主义！这是对工人阶级的出卖！这是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背叛！”

　　莱温斯基讥笑起来：“很奇怪，我们有些非俄罗斯血统的先生们在涉及到一些问题时，往往表现出比俄罗斯人还狂热的大俄罗斯主义……”

　　知道列昂·达维杜维奇犹太血统的人们开始大笑，有的向好奇者做了介绍，于是笑的人就更多了。列昂·达维杜维奇面色苍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莱温斯基用双手压了压大家的笑声和议论声，真诚地对着列昂·达维杜维奇所坐方向说道：“我要是伤害了某位老朋友，那真是得表示抱歉了！很多年前，在香港，也有人问我是哪国人，当我回答我是俄罗斯人时，人家都笑了说不相信，说从来没有见过我这么矮小的俄罗斯人……”他讲到这里，听众们看着他的身材都笑起来，他也笑着继续讲下去：“……我说，可能是当年我的祖上在蒙古人打来的时候跑得太慢……”

　　会场上爆发出哄堂大笑！列昂·达维杜维奇也忍不住笑起来。

　　莱温斯基收起笑容，严肃地说道：“血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一颗热爱俄罗斯祖国的心！……哲学和社会学上的斗争和矛盾概念一旦成为政治口号，往往就会成为非理智非人道的狂乱……在明天的俄罗斯，我希望阶级斗争这个词汇永远成为一种历史，一个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法治社会，必然是以俄罗斯文化为核心的，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的社会。不同的人群确实会有不同的人群间利益矛盾，一个有希望的社会应该是在各种人群利益冲突的时候能够保持住均衡的社会。让我们放弃平均主义的思想，努力营造一个由人口总数40%到60%中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体和中坚力量的社会。俄罗斯的问题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就能够全部解决，过激的手段或许能赢得暂时的平均，让今天的赤贫者暂时获得满足，但那将获得的是一种迟早会被历史发展淘汰的虚假满足。中国有句名言：因为想走得急点而乱了步伐，准保花费在路上的时间更多。幸福是需要耐心和积累才能得到的，今天的俄罗斯社会心态中恰好缺乏的就是这种耐心和积累。如果在座各位自诩为俄罗斯的精英阶层，那么我们就必须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告诉人民正确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我们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带领人民摸索出一条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法制的发展之路……”

　　随着莱温斯基动情的话语，会场上的代表们都逐渐平静下来，认真倾听着。6点10分的时候，列昂·达维杜维奇四面环顾了一下，低头写了个纸条，让自己身边的亲信送上台递给莱温斯基。莱温斯基一边演讲，一边展开纸条看了看：

　　我需要和您进行紧急单独谈话！列昂·达维杜维奇

　　……

　　因为此前长时间的禁欲，托马斯在和多拉zuo爱的起初表现并不是很好，但随着多拉的热情和鼓励，他的状态逐渐好转起来。他很惊异地发现：对方肢体的纤细和瘦弱，恰好能够激发起自己一种古怪的兴致，让自己在随后的过程里有一种间离的冷静，和略微亢奋的动物本能混杂在一起的感觉。这种感觉给了托马斯极大的自信，他低呼一声，温柔而用力地给正在上面耸动腰身的多拉一个暗示，于是多拉小心配合着他，将两人的上下位置颠倒过来。

　　托马斯翻身后跪在床边上，欣赏着下面的多拉随着自己身体的耸动而变化的表情，还间或地抬脸向温室的四周环顾着。在托马斯持续不断的动作下，多拉开始表情扭曲着，用俄语大声叫嚷起来，在多拉越来越大声的呻吟，以及身体的抽搐中，托马斯突然间觉得自己的感官已经融入到四周的花草当中，甚至能体会到某片棕榈的叶子贴在玻璃上时的那份冰凉，以及某丛小草在沐浴到从上方玻璃洒落下来的月光时的那份喜悦，于是便喃喃自语道：

　　“今夕今夕是何之夕……”

　　满脸迷离的多拉睁开眼茫然看着他，托马斯不好意思地俯下身去，嘴紧紧的贴住多拉的耳朵，用英语对多拉温柔说道：“痛快大叫吧！宝贝，我也快到了……”

仇恨（13)

更新时间2005-12-18 15:49:00 字数：18947

　骑兵中校尼古拉·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还是生平第一次率领哥萨克骑兵列队冲锋！他之前都在枪骑兵部队服役，而且在前线也从没有过指挥部下对同盟国军队正面进行骑马列队冲锋的想法，因为那跟自杀的概念完全是一样的。所谓枪骑兵在很多时候是以战马做机动工具，主要采用的战斗方式还是下马后步兵化的战斗方式。事实上，经过克里米亚战争、中国的建国战争，以及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后，欧洲的大规模作战当中就再见不到千骑以上的正面冲锋了，更多的时候骑兵扮演的是侦察、掩护，追击的角色。尼古拉长期服役的枪骑兵部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骑马的步兵，当然，作为一种军事传统和骑兵兵种特殊荣誉感的养成手段，尼古拉在训练自己的部队时，也会将古老的骑兵队列冲锋当作训练内容之一。

　　没有机会在正面战斗中指挥这种让军事复古主义者视之热血沸腾的骑兵列队冲锋，尼古拉本人倒是从来没有觉得可惜，因为他自己作为一名骑兵连长，曾经参加过大规模的骑兵正面冲锋：

　　还是很多年前的某个早晨，在中亚细亚的某个宽大的山谷内，他和1800多名枪骑兵一起，奉命迎着刺眼的朝阳向前来追击的中国步兵部队进行所谓的逆袭。当时下达这一命令的司令官的主要设想，是想让他们1800多名枪骑兵在突袭炮火的掩护下，依靠速度迅速抵近敌人，冲乱敌人队形后再用手榴弹和步枪消灭对己方威胁最大的敌方炮兵和重机枪。然而，因为愚蠢的逆光攻击，前来配合的沙俄军队炮兵没有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就在那天早上，在那场10多年前的战争中，尼古拉平生第一次经历了真正大规模战斗中的骑兵冲锋，也亲眼看见稳住阵脚的敌方步兵，特别是敌方的炮兵和重机枪投入战斗后，在那长满野生向日葵的宽阔山谷当中，已经快要完成接敌的骑兵们是如何被纷纷扫落的……

　　在那场骑兵冲锋中，作为一个基层的小连长，尼古拉在大多数时候都和普通骑兵一样高喊着“乌啦！”策马向前，他唯一发挥的指挥作用就是在最后关头第一个喊了声：“跟我撤！”――借此保住了自己，也保住了当时战场上最后200多残余的俄国枪骑兵。也正是因为保住了这200多骑兵，在第2天晚上，他才有可能率领这支残余的枪骑兵连夜奔袭80俄里干掉了中国人的后勤基地，为失败的俄罗斯军队多少挽回了点面子……

　　和身后的哥萨克骑兵们一样，胸前都挂上了2枚手榴弹的尼古拉无奈地摇摇头，不再去回想当年的惨状。他回头略微扫视了自己身后两侧已经准备好的哥萨克骑兵们，心中颇感满意：这些被沙皇政府当作政治上最可靠武装力量的哥萨克人，通常都是单独编成独立的部队使用，更多的时候扮演沙皇陛下的骑马宪兵角色。大战爆发后，哥萨克骑兵部队在前线的战斗业绩很平常，往往被其他的军队所嘲笑。显然，在战争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发展的大战当中，哥萨克们普遍偏低的文化素质和落后的军事思维都限制了他们战斗力的发挥，可此刻，仅仅是这么一眼扫去，尼古拉就知道自己身后的这30多骑，无论是控马能力，还是准备传统骑兵冲锋时的战术意识都远远超过自己曾经率领过的大部分枪骑兵部队。

　　终于，在等待当中，对方的总攻开始了。一阵隐隐的歌声从烟雾里传来，对方的小炮又开始向这边胡乱轰击起来。显然，对方的小炮手只会直线瞄准，在烟雾阻隔下，虽然尼古拉他们的火力阵地相对暴露，可对方也没有几炮能打对地方，2挺斯潘赛重机枪依旧兴高采烈地以每分钟500多发的实际射速将子弹泼进面前的烟雾中。

　　这也配叫火力延伸？尼古拉看着对方的小炮在胡乱轰击，心里禁不住发出冷笑。隔着大楼，尼古拉能隐约地听到在大楼那边，车站前的广场上，对方同样旋律的歌声也响了起来。显然，对方的指挥官已经忍不住了，想一口气拿下车站。尼古拉将马头调转，在马背上直立起来，视线越过马上就要跟随自己冲锋的哥萨克们，冷冷地看了眼远处还在站台的另一端列队的日本军人以及200多名归那边指挥的哥萨克骑兵，然后拨马来了个漂亮的直立调转，挥着马刀带头斜线冲入烟雾当中。哥萨克骑兵们学着他，不发出任何呐喊，只是挥舞着自己的马刀策马跟随冲去。

　　因为烟雾施放小队很早就被反动军队所消灭，看上去满浓密的烟雾中，在白卫队的进攻道路上形成了一道间隔100多俄尺的无烟地带。众多进攻的白卫队员们匍匐前进到这个地带后，本能地将身子埋得更低。突然间，敌人一直很凶猛的重机枪火力突然减弱了！是我们的炮火发挥了作用！抱着这个想法，领头的中队长急忙跳起身大喊一声：“乌啦！”带头向最后一道烟雾里冲去，于是白卫队员们纷纷跳起身，端着步枪，高喊着：“乌啦！”便随他向前面那道烟雾后冲去。就在他们眼看就要到达那道烟雾前的时刻，迎面在烟雾中出现了骑兵的身影。白卫队的起义者们根本没想到在这里能碰见骑兵，一时都愣住了。尼古拉瞥见对方队形最前面有个男人手里举着的是手枪，举枪的胳膊上还有2道白绳，于是将身子从马背上探出，舒臂定腕扭腰，很流畅很准确地将对方脖子上的血管、气管，以及举起的右手手腕一并切断！男子的身体先是一顿，被快速切割开一半的脖腔内瞬间露出了各种管状的断口，接着便喷出带有很大压力的血柱来，血柱带着怪异的响声喷射得很高！身体这时才开始摔倒！

　　骑兵们不喊不叫，在一片马蹄铁闷闷地敲击被雪覆盖住的石子和枕木的声响当中，挥舞着马刀迅速冲进人群，然后就见鲜血四溅，被砍倒的人发出凄惨的喊叫。尼古拉又砍倒1个敌人后，将自己胸前的1枚手榴弹拉火后甩进最中间的人群，然后用传统的骑兵手势比划了几下，策马从对方队形的边缘向后包抄而去。哥萨克们迅速理解了他的意图，一部分跟随他从这边，另一部分马上从对方队形的另一边向后包抄，不断挥刀的同时有机会的话也向对方人群中间扔枚手榴弹!

　　马队就好像2把弧形的快薄小刀，从一大块面包的两侧飞快削过，所过之处，将面包两侧的部分削下了薄薄的一片，同时还造成面包中间部分的挤压和变形。

　　因为这支正在进攻途中的白卫队的带队中队长被对方第一个砍死，剩下的白卫队其他的小队长们都慌了，再加之都没有受过最基本军事训练，既无法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做出判断，也不知道这时如何应对决策。小队长们中有的高喊：“冲啊！”，有的则大喊：“隐蔽！射击！”，还有一位干脆悲壮地喊叫起：“咱们跟他们拼了！”

　　在自己身边指挥员们乱七八糟的喊叫声里，这200多名白卫队员们有的开始向前盲目地冲去，有的开始端枪追着骑兵向后跑，还有好多位于队伍中间的人在手榴弹的爆炸中又趴回到地上。就在这时，30多名尼古拉事先布置好的宪兵端着步枪跟随骑兵从烟雾中冲出来，他们保护的6个日本机枪手拼命拖拽着1挺斯潘赛重机枪，一冲过这道烟雾，就立刻将机枪架起来向人群猛烈扫射！被对方这一系列逆袭搞得发晕的白卫队员们在弹雨中纷纷抽搐着倒地。而这时，尼古拉率领他的骑兵们根本不理睬身后的战斗，已经挥舞着马刀冲入了后面那道烟雾中。

　　在烟雾中，尼古拉遇见见一大伙人正推着2挺马克辛机枪过来，因为突然见到骑兵，那伙人也傻在那里。尼古拉驱马向前，探身砍翻1人，然后飞速地按照这些人出现的方向打马而去。他不用回头也知道，跟随在自己身后的哥萨克骑兵是不会放过这些机枪手的。终于，在烟雾中尼古拉隐约看见铁路边上的水泥护墙上，有一个大约7俄尺宽的大豁口，是花很大功夫炸倒一截水泥墙后形成的，这无疑就是对方运动兵力到铁路上的临时通道！

　　此刻1名白卫队员就站在豁口边上，手里端着步枪，正伸着脖子看向豁口外边。机会难得！尼古拉调整好自己持刀的姿式，默默地驱马加速冲过去，将马的冲力和自己的身体重量发挥到马刀的上半截刀刃处，一下子就将那名才准备转头的白卫队员的脖颈血管割断，那人被他的刀势带着打了个转，无声地倒向地面！战马的冲力依旧十足，尼古拉趁势冲进了那个豁口，身后还跟着4、5个哥萨克骑兵。可当他们冲上这个豁口的时候，都本能地急勒停马，马身高高的仰起，大家的眼睛却都惊愕地盯着下方：

　　只见豁口外的铁道路基下面，在临时开辟出来的坡道上，30多名白卫队员正推拽着4门37毫米炮向上爬着，后面还跟随着大约400多名抗着步枪的白卫队员。从狭窄的坡道上一直到下面的路沟底部，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在周围白色的雪地衬托下，晃动着的都是黑乎乎密集的人头，以及刺刀尖上的点点寒光。1个胳膊上戴绑着3条白绳的白卫队大队长站在豁口内侧对着下面大喊：“……加油！快把炮推上来！……快点！……”

　　推炮的白卫队员们先看到了在豁口烟雾中出现的骑兵，然后就傻愣愣地停住手，仰面看着。那位领导者大喊着：“怎么了！”回头来看，正好和刚落下的尼古拉坐骑的马脸相对，大家都愣住了，所有的人，包括那匹马都滑稽地愣在那里。

　　在不远处传来的枪声中和叫喊声中，尼古拉最先反应过来，他大叫一声，从马上扑下，就扑在那个领队者的身上，将他压翻在地。站在路沟里的白卫队步枪手们接着反应过来，高举枪口朝豁口射击，尼古拉后面的那几个哥萨克反应稍微迟钝了一点，就连人带马被打倒。其中1名哥萨克中枪后，连人带马向路基下冲去，冲入炮兵当中，撞得坡道上人仰马翻。步枪手们勇敢地想冲上来，正好跟准备牵着炮退下去的炮手们绞成了一团！

　　尼古拉顺手将自己胸前的手榴弹摘下，给了身下挣扎的男人脑门上一下！然后拉掉火绳，稍等片刻后隔着正替自己承接来自下方子弹的战马尸体，将手榴弹扔下去！手榴弹在聚集的人群中爆炸，掀起一股血浪。尼古拉又从自己身下已经被打晕的男人腰间抽出对方的手枪向下射击，另一只手伸到不远处某个被打死的哥萨克骑兵的身上，摘下他那枚还没有用过的手榴弹，用牙齿拉响火绳，朝下扔去。

　　2枚在密集人群中发生的手榴弹爆炸，其实造成的总体杀伤力也是很有限的，但这2声爆炸却使得聚集在坡道和路沟里的人群产生了巨大的恐慌。1名胳膊上带2条白绳的中队长刚刚喊叫了一声：“不要慌！……”，就被混乱的人群给推dao在地。上面的炮手们承受了手榴弹爆炸的绝大部分杀伤，都本能丢弃火炮向路沟下冲去，可后面的步枪手看出了局势对己方有利，都想冲上来打死那个躲在死马后面，还抓了大队长当人质的反动军官！

　　坡顶边缘的死马尸体挡住了坡下步枪手瞄准射击尼古拉的视线，可尼古拉也无法起身翻过身后被推dao的水泥墙，还有2匹死马尸体形成的障碍逃回豁口里面去！他在两道障碍物之间的狭窄部分紧紧贴着地爬着，拼命将胳膊抬高，向下胡乱放着枪，心里在即刻自杀还是就此投降之间做着飞速的比较。

　　就在这时，豁口里面又有30多名哥萨克骑兵赶来，其中有个哥萨克男子的声音高喊着：“手榴弹！”于是20多枚手榴弹从尼古拉的头顶飞过，在坡下的密集人群中连续爆炸，炸起飞溅的带血肉沫落下后覆盖了尼古拉的身体！

　　绝处逢生的尼古拉正想大声下令，就听见上面还是那个男子的声音大喊道：“拖那挺马克辛过来！骑马去拖！快！”而这，正是尼古拉想喊出的话！

　　在那挺刚缴获的马克辛还没有被拖到这个豁口之前，坡道和路沟里的白卫队在遭到来自上方不断的火力打击后终于崩溃了！失去组织的人群慌乱喊叫着四散逃开，很多人甚至连手中的步枪都扔了！大家连滚带爬的顺着路沟的两边逃走，不时有人在逃跑中被豁口里追出来的哥萨克们开枪打死。

　　尼古拉这时才发现自己的胳膊中了1枪，幸好，子弹是对穿过去的，没有伤到骨头。他撕下自己的衬衫下摆，躺在那儿，在一片枪声中冷静地替自己包扎好伤口，然后才坐起身来。他看见了在大难不死之后很难忘的一幅画面：那挺马克辛重机枪已经被架在豁口上，正追射着逃跑的敌人，一名30多岁的，留着威风胡子，戴着皮帽的哥萨克中尉半蹲在机枪手身后，伸着胳膊给机枪手指示目标。

　　凭着某种直觉，尼古拉认出这名留胡子的哥萨克中尉就是刚才下令的那个男子，于是他冲对方笑了笑，挣扎着想从满是鲜血和肉沫的地上爬起身。那个哥萨克中尉发现他爬起来了，急忙跑过来扶住他，大声说道：

　　“长官，您最好还是先躺着吧！我已经派人去叫卫生兵了！”

　　尼古拉不解地看着对方真诚的表情，然后看了看自己全身的血肉，这才明白过来，大笑着说：“中尉，我只是伤了这只胳膊……这些血和肉都不是我的！”

　　“长官，您可真勇敢！”中尉由衷地赞叹道：“您简直就象个我们哥萨克人的勇士！”

　　尼古拉听出了对方赞叹中的诚意，因此更感觉到不好意思，他急忙将站直的身体扭向一边，看见在哥萨克的徒步追击下，对方的败兵已经复杂的地形上四散奔跑出很远。在自己和中尉的身旁，不断还有骑马赶来的哥萨克士兵将马扔在豁口里面，徒步跳出豁口去参加追击。

　　“我一直想帮您和哥萨克弟兄们打仗，可上面那个日本人就是不同意！”中尉在他身边解释道：“刚才，日本人突然就下令出兵了，我就连忙带着弟兄们冲上来……看烟雾中的敌人已经被收拾得差不多了，就领着人来追赶您……”

　　“日本人什么时候给你下令的，中尉？”尼古拉皱起眉头问道：“那些日本兵呢？”

　　“是7点差3分下的命令，”中尉认真地回答道：“日本人命令我立刻率领骑兵连来救援您，并接受您的指挥，长官。他们自己全开去广场那边作战了。”

　　尼古拉点点头，走进豁口，看见在逐渐散去的烟雾中，骑兵和宪兵们正在打扫战场，大概有70多名暴民已经放弃了抵抗，跪在地上，在马刀和枪口下高高举起自己的双手。车站广场那边，枪声已经离大楼越来越远，而且很明显可以听见不知那个方向打去的炮弹在很远的地方连续炸响，尼古拉判断出那是75毫米炮群在轰击暴民们的后方阵地。

　　就在这时，在逐渐散开的烟雾里突然传来一阵整齐威武的脚步声！然后在一阵日语的高叫声中，在远处车站大楼燃烧的火光映照下，可见600多名日本士兵6人1排，举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排成如同阅兵一般的方阵沿着铁道线从车站正步而来！方阵最前面是打着俄罗斯国旗和日本军队军旗的旗手和护旗手，1位少佐在2名大尉的护卫下神情严肃地走在旗帜和方阵之间。队伍最前面还有个打着俄罗斯小国旗的男子，此刻他正一溜小跑地过来，挥舞着小旗，边跑边用正宗的俄语高叫着：

　　“哪位是这里的负责长官？协助您维持治安的协约国军队到了！”

　　看来圣彼得堡那边的条件终于谈妥了！尼古拉在心里叹了口气，先没有去搭理对方而是转身对中尉严肃说道：“我很高兴能指挥您和您的连队，中尉……”他顿住了。

　　“长官，哥萨克骑兵连中尉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恰拔耶弗向您报到！”这名威武的哥萨克骑兵连长大声报告着。

　　……

　　托马斯·莫兰特在多拉离开后就呼呼大睡起来，睡得酣畅淋漓，睡得肆无忌惮。什么意识都消失了，就是睡，无边无尽的黑甜之乡……

　　多拉其实也很累，她软着腿溜回办公室里的那张行军床上，刚一上chuang就睡了过去，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想睡觉了！所以，早上8点多的时候，伊戈尔用了5分钟才将她搞醒，而且是最后是用冷水浇在她脸上才搞醒她的。多拉睡得甚至在睁开眼后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对面那个让自己起床跟他出去的男人是谁。她看了眼手表，终于回想起好多事情，知道肯定是出大事了，要不伊戈尔不会在天还黑着的8点钟刚过的时候就来叫自己起床。

　　多拉穿上大衣，光脚套上自己的短靴，踉跄地跟在伊戈尔身后来到教授的私人办公室。办公室的大厅里亮着灯，只见在各种图纸和古怪的飞行器模型之间，茹柯夫斯基教授和维佳正睡眼朦胧地围着1台收音机听着里面传出的节目内容。看见她跟在伊戈尔后面进来，两个人都只是随便地看了她一眼，继续专注地听收音机里的内容。

　　在她想听清楚究竟是什么节目的时候，收音机里开始放起《上帝保佑沙皇》，于是伊戈尔快速地走过去调台，一阵嘈杂声后，传来多拉熟悉的BBC新闻播音员的声音：

　　“……本台记者在从圣彼得堡发回的急电里报道说：圣彼得堡的局势目前看起来已经向恢复秩序的方向发展……从斯莫尔尼宫出发的代表团正在向冬宫进发，率领他们的是7个小时以前刚刚被任命为内阁临时总理的克伦斯基先生，以及说服了俄罗斯激进派别们接受《俄罗斯和睦和解路线图》的普鲁斯柯雅夫先生，通常，他更多的时候被称做莱温斯基先生……”

　　“整整晚了1个小时的新闻！”做了一个鬼脸后，伊戈尔又调了一下台，这次是多拉这几年很少去听的《中国之音广播电台》，那个多拉从5年前起就最烦的女播音员正在用一种使劲绷紧嗓子的腔调念道：“……中国政务院发言人表示：一个人群和解、社会和睦的俄罗斯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正义与爱好和平国家的利益，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体利益。我们将尊重俄罗斯各阶层人民对于自身发展的选择，我们也将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向选择和解与和睦之路的新俄罗斯表示支持……”伊戈尔听到这里笑了起来：

　　“这反应也太快了……感觉是早就写好的稿件，就等这一下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多拉急忙问道。

　　维佳第一个回答了她：“昨天晚上10点多开始，在圣彼得堡的斯莫尔尼宫召开了全俄各政党的紧急协商大会，半夜大伙逼着总理李沃夫公爵下了台，然后今天早上新被任命的临时总理克伦斯基和社民党主席莱温斯基联手提出了新的政治主张……”

　　“是莱温斯基提出来，克伦斯基表示赞同的！”伊戈尔打断了维佳的话，对多拉说道：“莱温斯基的核心主题是要搞俄罗斯式的君主立宪制，而且很明显，他获得了协约国方面的大力支持……在6点50分的时候，他们一起出来，就站在斯莫尔尼宫的大门口宣读了一个联合公告，公告里宣称与会代表一致表示将为一个和睦和解的新俄罗斯而努力，同时他们将代表俄罗斯人民一起去向沙皇陛下提出实施俄罗斯社会和睦和解方案的诉求……”

　　“然后他们一起去了冬宫，要向沙皇陛下当面提出诉求！”维佳兴奋地说道：“陪这几百个会议代表的有外国记者，后面还跟着好几千名哥萨克骑兵、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工人白卫队……他们是7点35分到了冬宫门前，刚开始陛下不肯见他们，后来，快8点的时候，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涅瓦河上朝冬宫方向放了两炮，都是空炮，冬宫的大门就向代表们打开了……刚才最新消息是，沙皇米哈伊尔二世陛下正在接见莱温斯基他们，商讨召开紧急国家杜马和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事情……”

　　“沙皇米哈伊尔二世？”多拉困惑地问道。

　　“沙皇尼古拉二世不肯接受这个局面，在阿芙乐尔号放了两炮后就宣布退位，开门迎接代表们的是他的弟弟，我们现在的沙皇米哈伊尔二世！当然，正式的登基仪式将在合适的时候举行。”伊戈尔笑着解释道。

　　看来在我和托马斯亲热的时候，真是发生了不少事情啊！多拉在心里感叹道，她追问了一句：

　　“关于图拉，是怎么说的？”

　　维佳和伊戈尔一时都安静下来，互相看看。一直抽着烟，什么也不说的老教授这时将嘴里的烟斗取下，冷笑了一声：

　　“这才是真正好玩的呢！新闻里没有任何人谈起图拉，只是最早说沙皇同意召开这个紧急会议，还有后来罢免李沃夫大公的总理职务，都是为了能更好的解决图拉问题。可后来，沙皇都换了，莱温斯基先生的全国苏维埃大会也要召开了，可一直到现在，再没有人提过一句图拉！”

　　“是不是应该叫醒托马斯，听听他的意见？”维佳在大伙都沉默了一阵后轻声提议到。

　　“让他好好休息吧，这一切都不关他的事……再说他也真累了……”教授说着用烟斗冲多拉指了指，多拉不好意思地扭过脸去，教授继续说道：“孩子们，你们都累了，都去睡吧……有什么事情，等天大亮以后吃完饭再说……现在都去睡觉，伊戈尔，你跟我来……”

　　就在这时，维佳站起身，对着大伙大声说道：“各位，我得告辞了！我老婆还在图拉市区内，我得赶回去照顾她！现在就得走。”

　　……

　　当托马斯独自从睡梦中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快10点钟的阳光斜照进温室，整个温室里的亚热带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碧绿的颜色，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冰霜已经消融已尽的玻璃外，昨夜刚落的新雪正在晴朗的天空下发出一片片的银光。在他的头顶，此刻的天空上看不到一丝云彩，湛蓝的天空好像就悬在温室玻璃顶上方几米高的地方，跳一跳就能触到。

　　床前的椅子上，自己洗澡前脱下的衣服都被洗得干干净净，折得整整齐齐叠放在那里，床角处，自己的那双短腰皮靴也被擦得锃亮，并排摆放在一起。离床稍远的地方，一名老年花匠正小心的在温室里的某个角落伺候着花草，动作几乎没有任何声响，看见托马斯醒后，花匠更是扭过身子去低头干活，免得让贵客感到难堪。

　　托马斯将身子缩回到被窝里，使劲的闭上眼睛，将这瞬间的美丽和幸福都记录在心头。然后他睁开眼，起身后迅速穿好衣服，套好靴子，上下打量了一番，拎起大衣向办公室的门口走去。当他刚拉开那道门时，昨天晚上曾经给他们送过茶点的老管家神奇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轻声用法语说道：“先生请，我们老爷邀请您去大厅用餐。”

　　在明亮的大厅里，在杂乱而和谐摆放的各种飞行器模型之间，摆放着一张精美的餐桌。教授茹柯夫斯基一个人坐在餐桌后，脖子上还围着餐巾，手里那着刀叉却没有吃饭，只是在那里专注地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内容。看见托马斯被领进来，教授只是心不在焉地打了打招呼，依旧听着他的广播。老管家走过去，开始给托马斯位置上的茶杯里倒茶。

　　反正自己是一句也听不懂，所以还是先看看这些好多年没有见过的老朋友们吧！托马斯这样想着，开始认真打量起这间大厅。在托马斯几个小时前进来时这厅里还黑着灯，因此当托马斯看见那么多久违的航空模型时，忍不住从心里升起一种喜悦。他高兴的走到一个从房顶上挂下来的木质大模型上，立刻内行地看出这是用来研究所谓气动布局的专门模型，模型的翅膀可以根据试验的需要更换――原先自己家里就有一个，比这个还要精美些。嗯，托马斯心里有点得意的想到：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些设计上用的模型和创意图，比这里见到的差不多，那可都是20多年前的东西了！看来，中国的航空技术领先程度可真不是吹的……

　　教授突然大叫了一声，吓了托马斯一跳，他急忙转过身来，却看见教授正愤怒地用俄语大叫着什么。餐桌旁的老管家却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依旧单手背后，用另一只手端着沉重的铜制茶壶给教授加茶。

　　看见托马斯惊诧的表情，教授示意管家去关小收音机音量，然后改用英语说道：“博士，快过来用餐……伊戈尔和多拉已经吃完了，都跑出去了……过来吧，尝尝我的厨师做的俄罗斯菜粥。”

　　听到多拉一大早就和伊戈尔一起跑出去了，坐向餐桌前的托马斯不禁有些郁闷，不过还好，他的情绪马上就被教授介绍的新闻内容所吸引，他一边喝着用荞麦、肉汤、鸡蛋、洋葱煮成的浓粥，一边为教授所说的从昨晚到现在，在圣彼得堡发生的那一系列的政治风云而惊叹。

　　“……刚才我激动就是因为我听见广播里在讲那位克伦斯基先生说的话，他说要在俄罗斯全面建设西方式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我听了这话很生气！”茹柯夫斯基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说这些话的人太不懂俄罗斯文化了！俄罗斯不能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对伟大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将是一种摧毁！俄罗斯老百姓的心智还需要强者的指引，他们不可能象西方国家的民众那样去独立理智地思考问题！俄罗斯的民众，需要在强有力的手腕之下迈向文明，就象彼得大帝当年做的那样！那个莱温斯基还算不错，我喜欢他讲得那种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法制之路……”

　　这种在社会科学概念上不值一驳的论点，托马斯在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们接触的时候没少听说过，他态度虚伪地点着头应付着面前的这个老人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于是咳嗽一声打断老教授的话语，问道：

　　“对不起，教授……我想打断一下，你知道我的朋友维佳去哪里了吗？”

　　茹柯夫斯基愣了愣，然后满不在乎地说道：“你是说那个司机吗？小伙子惦记家里的老婆，早上8点多钟就开车回家了……”

　　托马斯正想接着问什么，却见多拉一身古怪的皮制连体套装，从外面冲进了大厅。她毫无礼貌地冲到收音机旁，开大音量，大声用英语对托马斯喊道：

　　“他们要开始提到图拉了！他们提到图拉了！”

　　在她身后，伊戈尔也是同样装束走进大厅，对着托马斯做了个鬼脸。

　　收音机里，一个男人正在用俄语语气激动的讲着什么，背景上时不时还能听到数量庞大的人群鼓掌声和呼喊口号声。托马斯求助地将目光投向餐桌对面的教授，教授笑了笑，开始为他翻译：

　　“……这是临时总理克伦斯基先生的演讲……他说现已基本查明，图拉暴乱是同盟国特务煽动的结果……要求所有的被蒙蔽的暴乱参与者即刻放下武器，接受法律的处理，他保证会用公正的司法程序和严格遵照法律来对待这些人……他还说政府已经在征求各方的意见后，正式邀请友好的协约国国家派兵维持图拉的社会秩序――嗯？让外国人来管我们俄罗斯的事情？”翻译到这里，教授忍不住使劲一拍桌子，先是用英语，接着用俄语激烈地喊叫起来。伊戈尔急忙走过去，轻轻拍着教授因为激动而咳嗽的身体，让他安静下来。

　　收音机旁的多拉这时才回过头来，对托马斯说：“刚才在外面，我和伊戈尔先听了莱温斯基的讲话，他的发言非常简短，就说社民党作为一个政党没有参与这场发生在图拉的政治风波，而且在局势清晰以前，他呼吁各方先保持冷静克制的态度，先恢复图拉的正常法律秩序，再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最后表态：为了让俄罗斯得之不易的建设民主法制社会的机会不至于失去，社民党理解并支持临时内阁为平息图拉局面做出的一切正确的决定。”

　　这可真够明显的！托马斯脸上浮现出了讥笑：就这么两句话，就把克伦斯基送到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位置上去……关于克伦斯基，自己倒还是知道一些的：这位克伦斯基先生和那位大臣温斯顿阁下私下一向有着紧密的联系，自己还曾经在某次给北京的报告里顺便提到过。至于莱温斯基，虽然以前没有关注过这个人物，但从圆点平素的传闻和昨晚到现在此君的表现来看，托马斯想都不用想，就觉得给这位仁兄的脑门上盖一个大大的“中”字肯定是合适的。史老头，你究竟在死之前还埋伏下了多少秘密？托马斯脸上的讥笑更浓了，他觉得这一切简直太荒谬了！

　　“这个莱温斯基先生真是太滑头了！”看见托马斯脸上的讥笑，伊戈尔笑着说道。

　　“你懂什么！”老教授茹柯夫斯基高兴地大叫起来：“俄罗斯就得这种成熟聪明的铁腕人物才能统治！我看这个克伦斯基还是太嫩，也就是个过渡人物，不出什么岔子的话，以后的俄罗斯政治肯定是莱温斯基的舞台！”

　　多拉什么也没说，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托马斯·莫兰特，这时，托马斯已经认出来她和伊戈尔身上穿着的都是飞行服，比自己小时候见过的多了很多口袋和装置的飞行服。于是，托马斯沉声说道：

　　“多拉，我想跟着你去看看。”

　　多拉视力很差的眼睛里此时闪动着喜悦的光芒，她冲过来拉起托马斯的手，大声说：“好，那就让天才伊戈尔带我们去看看！走啊，伊戈尔！”

　　3个年轻人跑着离开后，茹柯夫斯基对着老管家不满地唠叨着：“他们跑来跑去，就是不愿意好好陪我这个老头子吃顿饭，唉……”

　　老管家微笑着什么也不说，给老教授的换了一张菜碟，又给他面前的茶杯里加了热茶。

　　伊戈尔开着一辆中国产的敞蓬工具车，将换好飞行服的托马斯和多拉小姐拉到了机场。看见伊戈尔，正好在机场大门检查保安设施的40多岁的警卫队长一边笑着让手下放行，一边还大声嚷嚷着：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今天早上有人比你平时起飞还早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呢！”

　　“我知道，”伊戈尔满不在乎地说道：“不就是有人收了钱，8点钟派那两个中国技师开飞机送包机客人去圣彼得堡嘛！我飞可跟他们飞不一样……”

　　这时，警卫队长身后有位30岁左右、戴眼睛的男子站出来，指着车上的多拉和托马斯说道：“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主任工程师，这2位是谁？他们有进入飞机场的……”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身后的警卫队长一把拉开，警卫队长大笑着说：“进去吧！今天真是个好天气！”

　　伊戈尔笑着喊了句：“没错！今天真是个好天气！”驾车进了大门。

　　警卫队长等他们过去后，拎着戴眼睛男子的衣领大声嚷嚷着：“这是谁招来的人？谁把这种不长脑子的人给招我这来了？”

　　眼睛男子边挣扎边喊叫：“放开我……我是董事长刘先生亲自调来警卫队工作的！……放开我……”

　　警卫队长听到对方报出中方董事长的名号，只好悻悻地甩开对方的衣领，讥笑地说道：“我居然刚才知道，在我的警卫队里还有您这种大人物……”

　　“他是昨天晚上被厂办的中国主任亲自领到我这个班来的，我还没顾上跟您说，队长。”一直在旁边袖手看笑话的大门警卫班班长这时才解释道。

　　“那好，”警卫队长不甘示弱地说道：“叶尔德立契老弟，既然是你收得人那你就要负责告诉他：在图拉飞机制造厂，没人可以对茹柯夫斯基先生和他老人家的弟子们无礼，谁都不行！”

　　伊戈尔领着多拉和托马斯从车上下来，一起步行穿过一个高大的飞机机库。指着路过的那些飞行器，伊戈尔边走边给他们解说：

　　“……瞧见没有，最大的那架，我们自己前年自己研制的‘俄罗斯勇士’号，够大的吧？可惜，从设计理念上并不比中国人的‘鹏式’先进多少，所以我自己现在对这个大家伙一点兴趣都没了……上面挂着的那个是单机翼验证机，安德烈曾经参与过设计……对不起，多拉小姐……看吧，这是我独立设计的，你们知道这飞机会怎么样飞吗？”

　　“直升飞机！”托马斯看清那架飞机后用汉语脱口而出。

　　伊戈尔吃惊地看着他：“你怎么会知道？博士。这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架样机啊，我亲自设计制造的……连这个名字也是……”

　　托马斯迅速将笑容摆到脸上：“是吗？可我记得达·芬奇很早以前就画过关于这种飞行器的设计草图……在中国的宋朝或者更早，我记得也有图画记载儿童们有一种竹子做的飞行玩具……他们叫这种玩具好像是‘竹蜻蜓’……在汉语里，经常用定语和名词来构成一个专有名词的，比如‘切菜刀’就是专门用来切菜的刀，所以我看到这个飞机，猜到它是和达·芬奇的设计或者中国古代的玩具一样，都是向上旋转升飞的，所以就叫它‘直升飞机’……你准备用俄语叫这种飞机什么名字？总之，这是个伟大的发明，飞起来过吗？”

　　伊戈尔接受了托马斯的解释，显然他也知道托马斯所举的例子，所以他飞快地用俄文念出了直升飞机的名词，然后沮丧地说：“这个名字也不是我起的……飞起来过1米多，再高就不行了……现在的发动机技术还差点，不过我听说中国的巨硬公司有一款新发动机可能合适它……还有，飞起来以后也特别容易乱转，一直没找到解决的办法……可我相信总有一天世界上会有很多这种不需要跑道的飞机的！”

　　在伊戈尔的感慨中，托马斯钻到近前，仔细抚mo打量面前的这架直升机，禁不住将它和小时候在爸爸房间里看到的那个模型进行比较：那是老埃瑞克&amp;#8226;亨特某次去完北京以后带回来的，很神秘地放进工作室的柜子里，第2天就拿去了单位。后来，过了半年，妈妈在自己的图画作业本上看到自己画出了这个模型的样子，吓坏了，急忙追问，自己只好交待了偷翻爸爸柜子的坏事。妈妈松了口气，叮嘱自己以后再也不要画这种飞机了，也不要再说“直升飞机”这个词。还记得自己当时问什么时候可以看见这种飞机的真样子，自己的美女妈妈叹了口气说：“孩子，这飞机和我们很多秘密发明一样，理论上一看就明白，可真让它飞起来，要专门制造的东西就太多了！好多看上去很小，可作用很重要的零件现在还造不出来呢！等你长大，等你长大了去造吧，造好了让我和老爸爸看看直升飞机怎么飞！”

　　他终于发现这架飞机和自己小时候看见的模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了：小时候那架模型在后面的长长尾巴的末端，还有个打横的小螺旋桨，估计就是解决打转问题的！犹豫了一下，托马斯决定再怎么也不能多嘴了，他从飞机旁钻出来，对这伊戈尔笑着说道：

　　“真伟大！我也相信有一天你会让这种飞机满世界都有的……你将来去哪里造飞机？是按照安德烈的建议去上海吗？”

　　“只要茹柯夫斯基教授还在，我就得在俄罗斯陪伴他。”伊戈尔伤感地说道：“你们不知道，老教授的身体其实很糟糕，医学专家说他没有几年了……”伊戈尔摇摇头，不想再说这个话题：“……不过我不会去上海的，真要是有那么一天，我准备去美国……我不是很喜欢中国人……”

　　“为什么？”托马斯看看了机库里四处可见的中国字，认真地问道：“是因为他们的人种或文化吗？”

　　伊戈尔皱起眉头，也很认真地边想边回答道：“我不知道……我想和人种没有太大关系。文化嘛……我不太懂这个词汇。没错，中国人这些年的进步全世界都承认，非常的了不起，没有人再敢看不起他们……可你跟他们相处久了你就会发现，其实是他们看不起别的人……他们在骨子里觉得别的人种都是野蛮人，比他们落后，就算是在某个方面别人确实比中国人做得好，他们也会坚持认为那是偶然的……只要他们和别人做得都好的地方，中国人一定要坚持认为是他们更早想到这样做的，而且他们会坚持认为他们比别人肯定做得更好……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又很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他们……很矛盾……总之，我不是很喜欢中国人，虽然他们很聪明，很优秀，可我总觉得他们的内心世界里有很多东西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还是喜欢去美国，那里也同样充满机会，而且人心要单纯很多！”

　　“你可以去上海啊！”托马斯内心有点惋惜，所以还想争取说服对方：“上海据说和别的地方很不一样，有很多欧洲人在那里生活工作的很好。”

　　“可我不是个单纯的理论设计者，我喜欢造飞机、开飞机，还喜欢到处去玩，总不能窝在上海不出去吧！”伊戈尔耸了耸肩膀，做个鬼脸。

　　多拉在一旁听着笑起来：“伊戈尔，刚才听到你说得那些关于中国人的评价，我简直以为你是在说俄罗斯人自个呢！”

　　3人都笑起来，伊戈尔摆摆手，领着他们继续往前走，这回走得很快，穿过这个大机库，走过一截白雪皑皑的跑道，一直走到一个小很多的机库前才停下。在这座已经拉开大门的机库里，托马斯看见1架红白相间的3座双翼飞机。2个小伙子正穿着工作服在飞机旁忙碌，看见伊戈尔，其中一个咧着嘴笑着迎上前。

　　“我们的‘俄罗斯护士’身体怎么样？”伊戈尔直白地问

　　“没问题！”小伙子俏皮地用中文回答了句，然后改用俄语向伊戈尔详细地汇报起这架飞机的维护工作。伊戈尔走到飞机前，指着几个地方快速提问着，那个小伙子则快速回答着。终于，伊戈尔满意地笑了笑，伸手和小伙子握了握手，然后扭头对托马斯和多拉说：

　　“欢迎乘坐我们亲手制造的‘俄罗斯护士’，别看她比那架‘俄罗斯勇士’块头小很多，很多设计理念在世界上应该也算是先进的！”

　　伊戈尔、多拉、托马斯分别按照顺序进入这架双翼飞机机脊上的3个串联排列的单人机舱，2个小伙子给他们分别盖好机舱的玻璃盖，在盖好托马斯的机舱盖以前，还专门指导他戴上一副带有耳机和话筒的飞行帽，并帮他将飞行帽上的电线连接在一个插座上。

　　在飞机滑行出机库大门的时候，伊戈尔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欢迎乘坐‘俄罗斯护士’，这架由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小组设计制造的，独一无二的设计验证机！这架飞机是世界上少数安装了半封闭式玻璃座舱的飞机，同时飞机上还配备了舱内直吹的暖风系统，机内电子通话系统和对外无线通信系统……这架飞机的3个机舱都有独立的飞机驾驶系统，由我这里控制分配操纵权，起飞后你们二位谁想驾驶这架飞机都可以向我提出申请！有什么不懂的等会儿问，现在我们要起飞了！”

　　“为什么起了这么个名字？”多拉大声在通话系统里叫道。

　　“她的颜色红白相间，跟红十字会标志一样！”伊戈尔大声回答：“我不想让她象个杀人机器，我希望她能给人善良和美好的印象！”

　　飞机越滑越快，最终随着一阵猛烈的颤栗，在瞬间向下坠去的错觉中飞上了蓝天。

　　托马斯在最后面的座舱内，激动地扭头看着小时候曾经最喜欢的场景：下面的雪白大地和建筑物飞快地变小，然后越来越大面积的大地景貌扑面而来。放眼望去，在刺眼的阳光下，湛蓝的天空到了边缘开始变成乳灰色与大地模糊交汇，更高的地方，一些雪白的小云团清晰可见。

　　这时，他发现座舱内部其实比刚看上去时的感觉大很多，就自己这身材，在座舱内还是可以自如转动的。面前有个操纵杆，和一套仪表。目前，这些仪表大多都没什么动静，只有高度表和水平仪在工作。托马斯发现自己其实可以把腿伸开，刚好将操纵杆放在两腿之间，这样坐着会更舒服点。空中虽然温度很低，可靠着面前仪表盘下的风口里呼呼吹出的热气，倒不会觉得冷，半封闭的玻璃舱和飞行帽也使得耳边比小时候坐过的飞机少了很多嘈杂……总之，真是一架不错的小飞机！

　　“博士，以前坐过飞机吗？”伊戈尔突然问，同时托马斯在内部通话系统里还可以清晰地听到多拉一直在兴奋地急促呼吸。

　　“……没有，我只是在战前坐过德国人的飞艇。”托马斯在双重撒谎，因为他既不能违反北京的纪律说他小时候其实就在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中国航空研究基地长大，也不能违反伦敦的纪律说他在圆点接受基本行动能力培训时坐飞机跳过伞。

　　“飞艇？呵呵……”伊戈尔干笑了两声，然后大叫道：“多拉，这架飞机比前年坐俄罗斯勇士飞得要舒服吧？”

　　“伊戈尔，你的飞机真是越造越好了！”多拉由衷地赞叹道。

　　“我要把飞机开到图拉市区上面去看看！”说罢，飞机发出一阵震颤，接着便感觉象倾斜滑落那样向图拉市区方向飞去，同时伊戈尔高兴地用英语大声喊道：“请大家注意了！”

　　“请大家注意了！”从箱式照相机后面的黑布里钻出来，随军记者用日语大声叫喊着，举起手里的箱式照相机的气动开关。

　　“快看！是飞机！”1名站在“炮公主”巨大身躯上的年轻日本军官指着天上大喊着。炮车下刚排好照相队形的日本军官们纷纷向上看着，其中包括差不多站在人群最末端的土肥原贤二大尉。湛蓝的天空上，一架红白相间色彩的双翼飞机正在清澈的阳光中滑过。

　　“是哪里的飞机？它想干什么？”小原将军突然问道。在将军提完这个问题后，周围一片寂静。

　　“看那样子应该是没有武装的飞机！”放下望远镜后土肥原贤二大声判断道：“看涂装的颜色象是国际‘红十字会’专用的！”就在这时，远处有警戒日本士兵向飞机开了2枪，人群中间拄刀端坐着的小原将军急忙喝道：

　　“传令下去：这架飞机很可能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专用机，任何人不准射击！”

　　周围马上有传令兵跑去传达将军的命令。一些军官看到将军如此信任土肥原的判断，开始用嫉妒和羡慕的目光看着土肥原。土肥原感觉到了这种不是很友好的态度，急忙装作什么也不明白，抬起脸专注地看着远处的照相机镜头，嘴角矜持地抿了抿。

　　土肥原的部队离市区较远，7点钟接到命令后，他花了差不多10多分钟才将分散开的部队集合起来，等他率领部队赶到原来规定集结地点，大部队已经出发了。就在土肥原率部转向前进时，配给他的骑兵们又接到新的命令，脱离他的编制赶赴新作战单位去了。没办法，土肥原只好率领部下推拉着37毫米火炮，抗着重机枪和60毫米迫击炮徒步行军，到9点20多分才走到图拉火车货运站。

　　到了已经被临时作为图拉平乱部队驻地的图拉火车货运站，土肥原和部下羡慕地看着已经先期乘坐火车，从早上9点多修复的铁路上开来的师团部和直属部队。到了这里后，所有人接到正式通知：从现在开始，在恢复图拉的法律秩序期间，所有参加平乱的部队在名义上都要接受一位叫尼古拉·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的政府军中校的指挥，这个中校也是整个图拉平乱部队的临时总司令。看着宣读命令的那个少佐不以为然的表情，谁都会明白这个所谓的俄罗斯中校是怎么回事，大家只是虚应了一声，谁都不会把这事放心上。开什么玩笑！有这么多的将军和大佐在，这个中校能指挥谁？

　　将自己手下的临时部队交回后，土肥原仍旧回情报课去工作，几名情报课的同僚已经嚷嚷着等一下要一起去吃推迟的早饭了。没想到，上面又下来一道命令：让他即刻赶去车站广场对面某个地点，在那里和其他昨晚表现良好的年轻军官们一起，跟小原将军和高级军官们在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场景下合影。

　　等土肥原由通讯兵领着，半跑着穿过半塌状态还有股浓郁血腥味的车站大门通道，跑过由被押俘虏们正在清理的满是弹坑的车站广场，又经过好几台卡车还在冒烟的街道，终于气喘吁吁地来到这个指定地点时，发现在早晨清咧的空气中，围着一门巨大的青铜大炮，高级军官们正陪着小原将军仔细地研究着这件古董。稍远处的2个大弹坑间，昨晚担任警戒搜索指挥的年轻军官们则老老实实站成整齐的2排等候着，其中包括那个石原莞尔。土肥原向队列前的一位满脸睡意的中佐报告了一声，就急忙跑去石原的身边入列。轻声的询问后，石原小声地向他介绍了情况：

　　原来，在昨晚7点开始的正式介入当中，这门能打出巨大炮弹的大炮自然是炮兵们关照的对象。一阵猛烈轰击之后，这门大家伙果然再也没有发言。她的最后1颗炮弹是直接击打在车站大楼右侧上的，大楼的右侧因此发生了局部的坍塌，幸好那时候日军已经开始了反扑，楼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3个多小时前的突然介入虽然打垮了围攻火车站的敌人，但敌人的大部队并没有被消灭。在追击残敌的时候，在市区内某座大桥附近追击部队遭受一小股敌人的逆袭，而且敌军还在他们的部队逃过桥后炸断了大桥。后来，因为部队要行使其他方向的治安任务，就暂时放松了对桥对面敌人的进攻。后来平乱指挥部又收到上面的新指示，让暂缓对叛军的攻击，于是在图拉范围内，在对叛军的主要聚集区域完成包围后，进攻都暂时停下了。这时，有人向将军报告，说那门大炮竟然没有被摧毁，凌晨的炮火压制只是打死了不少大炮的使用者，摧毁了牵引大炮用的车辆，因为损失惨重，加之炮弹也用完了，奇迹般逃过炮火摧毁的大炮就被暴民们丢弃在了这里。小原将军听说这门著名的图拉“炮公主”完整无缺，顿时来了兴趣，一定要领着高级军官和昨晚表现良好的基层军官来大炮这里合影，说这有极大的纪念意义……

　　回想着石原莞尔的介绍，刚照完相，趁高级军官们小范围与将军和大炮合影的时候，土肥原急忙拉住准备回指挥部的石原，问道：

　　“石原君，请等等……我们现在都停下来，究竟在等什么呢？”

　　“土肥原君，难怪某些方面您的排名还在我之前。”看了眼被土肥原拽住的军大衣袖口，石原笑了起来。土肥原不好意思地松开对方的袖子，刚想解释一下自己的担心，就见石原轻声地说道：“我理解您的意思――天亮前听说土肥原君所带的警戒搜索队是战绩最佳的1支队伍？”

　　“那多亏石原君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配置做得好……”土肥原急忙说。

　　“不，不，”石原摇了摇头：“我的意思是，因此土肥原君您才有了和别人不一样的感受……暴民们不会打仗，可他们的总指挥还是很不错的，对吗？”

　　“嗯，”土肥原点头承认道：“暴民们缺乏相应的军事训练，尤其是带队的基层指挥者素质太差，可他们除了进攻车站这个最大的错误外，迄今为止并没有显示更多的战略指挥错误……他们在收缩，在布置防御，准备好好的跟我们来一下……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真不错！”石原眯着眼看着土肥原：“这里还能保持住这种冷静的，恐怕只有您和我了，土肥原君……知道大家在等什么吗？大家在等暴民们自己放下枪来……”

　　就在这时，只听得外面的街道上传来军乐队的演奏声，大伙循声望去，就见小原将军的那位大佐副官神色得意地跑进大院，向将军低语了几句。将军的脸上立刻绽放出了喜悦的表情，大步向大院门口走去。高级军官们也急忙整理队形，按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的先后左右顺序跟随在将军侧后。

　　一名中佐跑过来，让下级军官们重新列队，说有贵宾来访。接着，就见大院的门口出现了一支由当地居民临时拼凑起来的军乐队，演奏着欢快而略显凌乱的乐曲。乐曲声中，一帮岁数都不小的白胡子老头，抬着一张盖着红布的大匾出现在将军面前。一个满脸麻子的矮个男人穿着不合身的毛皮大衣从后面队伍里跑出来，跑到个头和他差不多的小原将军面前，激动地用俄语说着什么。抬匾的老人中有1个激动的跑出来想赶开矮个子男人，结果那个矮个子男人很凶狠地用目光逼退了他，然后立刻又换上一副激动的笑脸继续向将军讲着什么。小原将军身边的翻译向将军做着翻译，将军越听越高兴，笑得都有点发傻了。最后，一片嘈杂声中，将军不理睬那帮满脸嫉妒，举着大匾的老头子们，一把拽住矮个男人的手，要和他一起去揭开大匾上的红布，还让人准备照相。

　　远远看着这出闹剧，土肥原的肚子都快笑抽筋了！他拼命忍主笑，低声对石原说道：“当地人分不清我们和中国人的区别，按照他们查到的中国习惯，请会写中国字的人做了块匾送给将军。那个将柯巴的男人更绝，他半道上跳出来，把所有能给我们的夸奖词都用了……”

　　“土肥原君，您能听到他们说话？”石原吃惊地问。

　　“我是看翻译的嘴唇读到的。”土肥原得意地说道：“您不知道我一向都以擅读唇语这种天赋而闻名全师团吗？”

　　“得了！”他们旁边一直倾听谈话的年轻军官们中的之一笑着说：“土肥原君，全师团都知道阁下的唇语是小时候跟京都鸭川河某位女士学得！你就别卖关子了！”

　　“是啊，快说吧，那机灵的男人还说了什么？”另外一个军官也追问道。

　　小心地看了眼队列前也在扭头看着大门那边的带队中佐，土肥原小声地说道：“那个叫柯巴的男人还说，这些市民代表就是在他建议下才来慰问我们的，这块匾也是他专门找人赶制的！他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部队就是图拉民众的救星，我们来图拉就是正义来到了图拉，图拉正义的民众要和我们站在一起，坚决支持我们的平乱行为，支持我们早日让图拉恢复法律与秩序……”

　　土肥原的话音未落，在大佐副官的指挥下，门口的人们又开始在乐曲声中向大炮这边走来，一直走到大炮下才站住。中佐领着这2排尉官们热烈鼓掌。这时，摄影师架好了相机，就在刚才军官们合影的地方，小原将军笑得合不拢嘴地站在一帮当地居民当中，旁边就是那位洋洋得意的柯巴。随着大佐副官高声的宣唱，乐队的演奏突然拔高了音量，大家鼓掌的声音也更大了！相机拍摄声中，抱在老头们怀中的横匾上的红布终于被将军和柯巴一同揭开，看着那块匾，连一向严肃的石原也忍不住乐出了声！大家都看出来，这块匾肯定不是今天早上赶制的，多半是那个柯巴也不知从哪里搞来的，因为横匾上面的四个大字分明是：

　　妙手回春

冲动（14)

更新时间2005-12-22 0:47:00 字数：16270

　与俄罗斯的人们就走向革命还是选择改良激烈交锋的同时，在伦敦，大英帝国海外情报系统的两大组织圆点和CI6也面临着冷酷的斗争！

　　1917年1月5日，星期五。

　　这天上午，戴维·高邓被正式任命为内阁会议情报助理官，同时依例辞去英国海外情报处处长职务。经戴维·高邓本人提名，由大臣阁下同意并报议会相关委员会核准，由威廉·华伦道夫暂时代理行使海外情报处处长职权。

　　出于戴维·高邓先生的极力坚持，远在异国执行海外派遣任务的托马斯·莫兰特博士也被获准正式担任海外情报处情报业务部部门主管，按规定这个任命将在博士回来后宣布生效。

　　总之，一切都在按照计划在进行，戴维·高邓先生的心情很不错！他准备星期一就请詹姆斯·布莱恩教授来一趟自己宽大的新办公室汇报工作。按照议会授予的权限，内阁会议情报助理官有权要求大英帝国任何一家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汇报工作，并可代表议会相关委员会和内阁提出任何问题要求对方解答。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内阁会议情报助理官大人是这些情报机构的总上司，不是，绝对不是！在完善的大英帝国法制内，内阁会议情报助理官绝没有任免或处罚任何一家情报机构负责人的职权，他只是询问并如实将询问的过程和答案汇报给内阁会议和议会相关委员会，当然了，他还有权力和义务附上他本人对答案的内容和该情报机构最近的工作状态的小小评价……

　　想到詹姆斯·布莱恩教授星期一面对自己以温和态度提出的若干小问题时的表情，戴维·高邓觉得之后的周末和周日是那么的美好！他甚至已经准备好在这个星期天早晨，往教堂的箱子里多投1英镑的善款！

　　遗憾的是，仅仅到了高升后的第2天，就在1月6日星期六的上午，戴维·高邓的好心情就荡然无存了……

　　从这天上午，从这个有着淡淡薄雾的伦敦上午开始，准确的说是从格林威治时间上午9点43分开始，告别布列颠领空已久的德意志帝国航空部队再次带着德国容克老爷们殷切的问候，前来拜访伦敦。

　　这次空中拜访，德国人没有使用落后的飞艇，条顿武士此次拜访伦敦的坐骑是清一色的轰炸机！针对对日耳曼表兄弟家的重新拜访，威廉皇帝的臣民们显然是做了长期精心的准备：先是40架载弹量500公斤的“哥塔G5”型轰炸机从法国沿大西洋各地的机场起飞，在加莱空域完成了集结，当巴黎附近起飞的4架载弹量2500公斤的“巨人RV”型轰炸机准时抵达后，哥塔式纷纷调整队形将这4架巨人围在中间，然后一起飞向海峡，飞向英格兰，飞向伦敦……

　　设置在伦敦周边的防空观测站虽然有几个看到了飞机影子也发出了警报，但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英国皇家空军在接到电话警报后反应显然是迟钝的！直到德国人的第1枚炸弹已经落向伦敦市区，才看见10多架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零散地匆匆赶来，接着就被自身防卫火力强大的哥塔轰炸机纷纷击落。

　　等后续飞来的皇家空军80多架战斗机在地面指挥部统一调度下完成集结，以战斗编队赶到时，轰炸已经结束了。皇家空军先是被零散地干掉13架战斗机，在后来的追击中又被轰炸机击落8架，最后又被赶到海上来接应返航轰炸机的德国战斗机击落3架。哥塔轰炸机在随后皇家空军的追击中被击落9架，巨人轰炸机被击伤1架。

　　5分钟内，40架哥塔和4架巨人总共向伦敦投掷了28吨zha药和钢铁的混合物，造成了117栋建筑物的毁坏，其中被彻底毁坏的建筑物有11栋，严重毁坏的43栋，都是民居。截止到1月6日夜晚9点钟，已被查明在袭击中丧生的市民有176人，失踪237人，受伤643人。另外，还有旅居伦敦的3名中国工程师、2名美国商人、1名俄罗斯人，以及1名虾夷国官员在轰炸中死亡。2名旅居伦敦的中国商人，3名美国航空技师，1名在伦敦旅行的瑞士会计师在轰炸中失踪。

　　谁该为这件事情承担责任？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扯皮和推诿不单单是在防务部门之间展开，负责侦察敌情的海外情报机构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下午4点钟，从遥远的俄罗斯传来的图拉武装暴乱的消息获得证实后，马上就有白厅高官以布列颠精英们传统的敏锐和逻辑推理出：这场发生在协约国大后方的武装暴乱，和这场突如其来的轰炸绝不可能是孤立的2个事件！暴乱和轰炸之间一定有着内在的联系，很显然，这是德国佬的情报机构和军事机器间的一次完美合作！这个推论在轰炸发生的当天晚上已经逐渐成为白厅街的共识。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大英帝国的海外情报机构又在做什么呢？

　　军方自然乐意在这种最狼狈的时刻让别的机构帮助自己分担压力，于是他们也加入了向情报机构讨要解释的行列。当天晚上8点30分，本来在被轰炸的街区陪同下议院防务委员会成员视察慰问的戴维·高邓被紧急召唤到“英伦防务指导中心”，在白厅街的那个地下迷宫里，他与刚从唐宁街10号赶回来的大臣温斯顿阁下进行了紧急商谈。威廉·华伦道夫在9点差5分接到戴维·高邓从大臣阁下办公桌上打来的电话，接完这个电话后，圆点与圣彼得堡以及莫斯科之间的联络即刻就忙碌起来。

　　1917年1月6日晚10点30分，在轰炸受损的数据初步统计出来后，在迷宫，新任内阁会议情报助理官的戴维·高邓先生紧急召开由6个负有对外情报职能部门参加的会议。会议开始后，一等戴维·高邓做完情况通报，威廉·华伦道夫就代表圆点抢先发言，他的话一出口，会场上立刻起了一阵惊诧：

　　“先生们，在海外军事情报6处成立后，按照下议院相关委员会的意见，军事方面的情报搜集工作由CI6负责……尊敬的各位绅士们，亲爱的布莱恩教授，我这样说并不是推诿本该由我们承担的责任，我这样说只是想向大家澄清一件事情：圆点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其中就包括派遣我们圆点最得力的情报主管托马斯·莫兰特博士以巧妙的借口前往俄罗斯，并且已于昨天下午抵达了本次俄罗斯的内乱的发源地图拉……”

　　“你是说你们对图拉发生暴乱早有预计？”詹姆斯·布莱恩教授立刻凶狠地追问道。

　　“种种迹象表明，和我们一直有业务联系的所谓大莫斯科地区警察局系统，在本次暴乱当中立场非常可疑！”威廉·华伦道夫洋洋得意地介绍道：“在我接手圆点的工作后，莫兰特博士非正式的向我和M先生……”

　　戴维·高邓笑着插嘴道：“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已经是在白厅这边忙碌了，你就不要再提我了……再说，现在M先生也不是我了，你总提M先生，会让我觉得今天开会圆点来了两个人。”

　　大伙发出一阵轻笑，布莱恩教授没有跟着笑，他用一种没有任何情绪的神情，眼神空洞地盯着威廉·华伦道夫。

　　威廉收起笑容，继续往下说：“……好的，高邓阁下……”

　　“这是在开大英帝国情报界的内部行业会，用不着那么客气！”戴维神气活现地说道。

　　威廉认真地点点头，一本正经地接着说：“……莫兰特博士对我非正式谈了他的担忧，他认为：俄罗斯近来的局势远远没有俄罗斯警察们描述得那么正常，特别是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充满了危险……”

　　布莱恩教授脸上浮现了讥笑：“是什么样的危险呢？”

　　威廉突然将上身向对面的布莱恩教授倾去，直直逼视着对方说道：“莫兰特博士怀疑德国人和中国人都在插手俄罗斯内部问题，他怀疑德国人企图点燃俄罗斯的革命火yao桶，以借此将协约国的战争联盟破坏！他怀疑俄罗斯和我们以前有业务往来的部门，特别是大莫斯科地区的警察局高层已经被德国人渗透！”

　　在座各位都知道俄罗斯地区的情报工作以前一直是布莱恩教授在负责，甚至也都知道莫斯科警察局局长大人和布莱恩教授过往甚密，听到威廉这话，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布莱恩教授的脸上。一时间，会议室里一片安静。

　　戴维·高邓用一种超然的表情看着这一幕，一言不发，直到看见布莱恩教授摘下眼睛，用一块麂皮擦拭着镜片，眯眼看着自己，这才平静地说道：“请继续，威廉。”

　　威廉·华伦道夫也将目光投向坐在会议桌一端的戴维·高邓，微笑地说道：“当然，这些都仅仅是怀疑，考虑道我们和俄罗斯之间的微妙关系，托马斯·莫兰特博士找了个借口就急忙去了俄罗斯……”

　　戴维·高邓突然将身子向后一靠，脑勺顶在椅背上，一脸怀疑地说道：“是吗？可我记得当初你和莫兰特博士在向我汇报他的旅程计划时，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啊？仅仅是说要和俄罗斯内务部加强交流，顺便考察一下俄罗斯继续战争的实力和潜在问题……”

　　威廉扫了眼布莱恩教授，然后笑着对戴维解释道：“是这样的，莫兰特博士坚持一定要取得证据后再正式提出这个预测……他说他不愿意让大家误解……”

　　“好了，”戴维果断地说道：“这些都不重要，不要再往下说了！”知道布莱恩教授和他的那位弟子之间故事的人们都理解地点点头，故意不去看布莱恩教授的表情。戴维很满意这样的效果，他继续严肃地提问：“那么最终的调查结果呢？”

　　“戴维·高邓先生你知道，在那样一种复杂的环境里情报的采集过程有多么艰难……”

　　“我当然知道！”戴维·高邓眉毛讥讽地竖了起来：“我想我曾经还算做过一些业务工作的人吧？”

　　会场上除了布莱恩教授以外的其他人都善意地笑了起来。

　　威廉满脸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高邓先生……是这样的：莫兰特博士到达莫斯科后，卷入到一起街头暗杀事件当中，差点送命！俄罗斯方面的报告说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当然了，我们一直怀疑其中另有隐情。我们根据他所采集到的情报，初步判断德国人最有可能在图拉先动手，于是他就拉着我们的好朋友，俄罗斯内务部第7局副局长谢苗·谢苗诺维奇·安东诺夫局长去了图拉……目前他们已经在图拉了，但具体情况不明……”

　　简直是上帝的安排！就在他话音刚落，戴维先生的手旁的电话机突然响起来，戴维先生拿起电话后先“嗯”了一声，然后没听几句就急忙用手捂住话筒，对会场上的诸位严肃地说道：

　　“圣彼得堡传来最新消息：一帮俄罗斯内务部的特工在图拉抓住了正在开会的暴乱分子的头目！领头的是内务部第7局副局长谢苗诺维奇！”

　　威廉的脸上闪过了惊喜若狂的表情：“我的上帝啊！……”但他立刻收敛起这种表情，改用焦急的语气接着说道：“……托马斯·莫兰特博士应该也在其中！”

　　戴维·高邓没有理会会场上任何人的反应，对着电话里飞快地说了几句，然后挂掉电话，神情肃穆地对着大伙说道：“诸位先生们，我很欣慰地得知当敌人策划卑鄙的阴谋时，大英帝国的情报精英们并没有沉睡！我将向内阁会议和下议院相关人士汇报这件事情。下面，我提议我们一起来研讨有关今天上午伦敦遭受轰炸事件中，我们的情报工作是否存在大的失误……”

　　“对不起，戴维·高邓……阁下，”布莱恩教授突然嗓音干涩地说道：“我想请求和你有个短暂的个别谈话，5分钟就可以了，希望你能同意。”

　　看着桌旁其他人脸上浮现出不以为然的表情，戴维本能的就想拒绝，但当他看到布莱恩教授那恳求的表情时，突然间就心软了，他叹了口气，轻声说道：“请各位稍等，我将要和布莱恩教授进行一次短暂的谈话。”

　　出了小会议室，走进迷宫里专门为内阁会议情报助理官设置的小办公室，戴维示意让布莱恩教授在椅子上坐下，自己小心地关好办公室厚厚的的钢制小门。这是一间100多平方英尺的小房间，里面勉强放下一张小桌，3把椅子。这可是在地下迷宫里，这里的每吋造价都是惊人的！就连大臣阁下，他在迷宫里的个人办公室也就比这间屋子大5倍。在刺眼的白炽灯下，小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水泥钢铁混杂着类似尿味的刺鼻气息。

　　“说吧，詹姆斯·布莱恩先生，或者我应该称呼你W先生。”坐到教授对面自己的办公小椅子上，戴维忍不住用讥讽的语气说道。

　　詹姆斯·布莱恩假装没有听出戴维·高邓言语中的讥讽，他直截了当的说道：“刚才的台词都是一个小时前才编好的吧？不过我想那个电话对你和华伦道夫先生而言，应该是个意外的惊喜……”

　　“4分钟。”戴维看了眼手表，平淡地说道。

　　布莱恩教授的怒火一下子被逗起，他激动地站起身来，瞪着戴维说道：“你们这是拿大英帝国的情报事业开玩笑！戴维·高邓！你明明知道这次暴乱和这次轰炸都超出了我们大家的视野范围，我是得到了名义上执行军事类海外情报的职责，可一个刚刚开始筹建的机构，你叫我拿什么去获得消息？靠那些刚从牛津、剑桥校园里出来的大学生？还是靠那些只会从外交渠道打探消息的外交官？早就说要将相关的欧洲大陆情报点移交给我们来领导，可移交工作到今天还没有完成……或者说根本还没有开始……”

　　“3分钟。”戴维又看了眼表，宣布道。

　　布莱恩教授沮丧地坐倒在椅子上，慢慢说道：“那你打算怎么办，戴维？”

　　戴维冷冷地看着布莱恩教授，轻声发问：“布莱恩教授，你能告诉我原因吗？我是说你派遣格雷姆·格林这个疯子去俄罗斯跟踪托马斯的原因。”

　　布莱恩教授只是愣了那么几秒钟，然后就坦诚地说道：“我是让格雷姆去跟踪托马斯，那是因为我坚持认为老托马斯是个冒牌货，他很可能才是那个最大的鼹鼠……”

　　“就算你证明了他是鼹鼠，那又能怎么样？”戴维冷峻而平静地反问道。

　　布莱恩教授一下子愣住了，定定地看着戴维。

　　“我在问你，就算证明了老托马斯的确是鼹鼠，不管他是不是冒名顶替，只要你拿到了证据，证明他还为中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总之在为某个外国情报机构服务，那又能怎么样？”戴维·高邓的嗓门提得很高。

　　詹姆斯·布莱恩无力地说道：“……如果证明了他是鼹鼠，我们就可以将他清除出去，还可以和他的主子做交易……”

　　“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对下议院说：原谅我们吧，我们没想到有只鼹鼠钻进了家门！对吗？”戴维严厉地问道，接着就大声说道：“詹姆斯·布莱恩教授！请不要这么的自私！在这种世界战争已经进行到关键阶段的时刻，你的精力还放在与这场战争不是很密切的问题上面！如果你觉得他是德国人的间谍，那你就应该找人干掉他！反正外面每天也在死很多人！如果你觉得他是中国人的间谍，那你也可以找人干掉他！完了往浓硫酸池里一扔好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可你呢？你在自影自怜，你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正确，你要让帝国的情报机构为了你那点可怜的声誉而丧失全部的声誉和国民的信任！图拉的暴乱和伦敦的被炸就是你所有这些行为的代价！一个谁都不相信谁的情报机构，一个一半人和另一半人互相敌视与怀疑的情报组织是没有丝毫战斗力的！”

　　詹姆斯·布莱恩吃惊地看着戴维·高邓，等戴维发作完了，他深深吸了口气后说道：“以前，我以为我很了解你，戴维……”

　　“你不了解我！”戴维坚定地说：“你也不了解老托马斯，你更不了解你自己！看看，在你那聪明智慧的大脑里，此刻除了怀疑和愤恨还剩下些什么？大英帝国呢？情报机构的荣誉呢？是啊，你觉得我在和威廉在外面是在演戏，可我问你：此刻，在图拉正在冒着生命危险战斗的难道不是托马斯·莫兰特吗？难道你认为关于莫斯科警察局局长，你那位所谓的将军老朋友的分析都是子虚乌有吗？请回答我？”

　　布莱恩教授已经恢复了平静，说：“对于你的话我不敢完全赞同，但我必须承认其中一些合理的成分……那我就立刻招回格雷姆·格林，同时我个人会以合适理由承担这次轰炸事件在情报方面的失误责任……我只是希望，关于CI6办公大楼的预算，不要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戴维，大英帝国的对外情报工作不能都把鸡蛋装到一个篮子里……”

　　“这个我明白！”戴维看到布莱恩教授在自己面前又恢复了部分当年的状态，心情明显的好了起来。平衡，戴维在心中对自己说道：现在自己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快意恩仇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平衡才是目前最需要的。于是，他看了看手表，改用一种轻快的语调说道：“不要急着去承担什么责任，教授，大英帝国的情报机构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整体……很多时候，人确实是由屁股决定大脑的！”

　　8分钟后，皱着眉头的詹姆斯·布莱恩跟在戴维身后回到了会议室。

　　15分钟后，满脸困惑的威廉·华伦道夫被戴维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进行了密谈。

　　晚上11点50分，戴维·高邓紧急拜见了在迷宫另一条通道里办公的大臣阁下。

　　凌晨2点17分，布莱恩教授急忙找到戴维`高邓，向他耳语了一阵，戴维随后让他等在走廊里，自己又急忙钻回大臣阁下的办公室。

　　凌晨4点45分，布莱恩教授匆匆赶到伦敦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在冬日晴朗的月空下，一架由英国汉德利`佩奇公司生产的V／1600大型轰炸机，又叫“超级汉德利”远程轰炸机已经被发动起来。本来在12点刚到，这架作战半径能到柏林的“超级汉德利”和它13架同类型伙伴一起，都被从机库里拉出来检测，准备悬挂炸弹。但是在凌晨2点30分，接到了上峰的紧急命令，这架飞机被抽调出来，卸下炸弹，临时在上面原本挂炸弹的支架上又加多了4个大油箱。在教授到达飞机前的10分钟，这架飞机的起飞准备工作刚刚完成。

　　陪同教授赶到飞机边的那名皇家空军少校将教授交给机长，1位皇家空军上尉。上尉在仔细看完中校递过来的命令后向他们2位敬礼，然后大声命令机组的投弹手下飞机，并将他的防寒装备脱下来换给教授穿。在机长忙着和少校一起帮教授穿上那套复杂的衣服时，少校的司机从车上搬下来1个大纸箱，塞进已经拥挤不堪的前驾驶舱内。

　　皇家空军少校略带点羞怯地对教授说道：“教授，你这一路上可是会很冷的。这是我们空军送你的肉食和……饮料，路上御寒用吧！”

　　“谢谢你，道丁少校。”教授打起精神，对空军少校说：“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机构的缘故减少了1架你们今晚行动的飞机。”

　　“是减少2架，教授。”道丁少校温和地说道：“要不就成13架起飞了……一切为了大英帝国。顺便说一句：我从小就喜欢看你写得那本《闯入北非的约翰牛》，今晚很荣幸能和你一起为约翰牛奋战。”

　　已经开始在机长帮助下爬梯子的教授听到这话，又扭过头来，很认真地问道丁少校：“道丁少校，那你喜欢看一本叫《历史的对称》的书吗？”

　　道丁少校迷惑地回答：“托马斯`莫兰特博士的那本书？我看过，但不喜欢，那位博士的思维方式里太多东方玄学的东西了，不是很逻辑……怎么了？教授。”

　　教授大笑着向狭窄的机舱门爬去，在飞机发动机已经开始转动的嘈杂声中，边爬边大声叫道：“他是我的学生……哈哈……但这是我今晚听到的最好的一句话！谢谢你！休·道丁少校！”

　　在少校的车带着那名被解除飞行任务的上士开走后，5点钟，这架“超级汉德利”开始滑行起飞，消失在东北偏北的夜空中。

　　2个小时之前，就是3点钟，12架挂满250磅炸弹的“超级汉德利”已经鱼贯起飞。起飞以后的这12架“超级汉德利”在机场空域完成集结后，向东北方向飞去。

　　1917年1月7日，当地时间上午11点47分，柏林的上空出现了12架轰炸机。不到5分钟的时间内，这12架回访的“超级汉德利”将5万4000英磅的zha药钢铁混合物回赠给日耳曼表弟。瞬时间，菩提树下大街两侧一片火海！

　　“超级汉德利”无愧是约翰牛的秘密武器！柏林在这场没有想到反应如此迅速的报复中，建筑物被损坏57栋，其中被彻底摧毁的有23栋，被严重损害的15栋。死亡人数341名，其中包括3名奥地利商人，4名旅居德国的意大利学者，2名阿根廷工程师。受伤人数674名，其中包括1名意大利军官，2名土尔其商人，4名瑞士商人。

　　最终回到英伦的“超级汉德利”为7架，其中4架受伤。轰炸机自卫火力，以及前去接应的皇家空军战斗机总共击落德国人战斗机数量为13架。

　　……

　　图拉，1917年1月7日，上午11点30分。

　　1个小时的飞行，让托马斯兴奋得不得了！

　　伊戈尔的这架飞机太棒了！托马斯在心中暗自赞叹道：飞行动作流畅，爬升迅速，驾驶显然也是很灵活的，乘坐条件舒适。一边飞，一边可以收听广播电台的广播，而且居然还可以从仪表盘下面一个专门的罐子里吸热茶水喝！太棒了！

　　从机内通讯系统里，听到托马斯兴奋的喝水声音，多拉笑着喊道：

　　“别喝太多水……等一下会很麻烦的！”

　　伊戈尔笑着说：“托马斯，你和我不用怕的，座位正下方有跟软管，你可以抽出来用……多拉你就别看了，反正你也没办法用的！”说罢，爽朗的大笑起来。

　　他们在这1个小时的飞行中，参考广播里面的新闻内容，已经看清楚了图拉的局势：

　　身穿黄色军装的日本军队和灰色军装的沙俄军队已经控制了图拉市区的大部分区域，身穿黑色或深灰色大衣的起义工人则牢牢把持着火炮厂附近的区域。火炮厂背后大片工人居住区还在起义者手中，因为从上空鸟瞰下去能看到那里的建筑物上还飘着白旗，穿着黑色大衣的小点还在街道上活动着。

　　伊戈尔不时单手举起他的“蔡斯”照相机向下拍照，一边还替视力不好的多拉讲解着下面的动静。托马斯则认真观察着，用自己有限的军事知识判断着下面的局面：

　　日本军队和沙俄军队已经呈现了弧形的包围态势，但是在他们包围线上并没有和起义者发生大规模交火。倒是在包围线后面，有那么几个工厂厂区附近，枪炮射击声和爆炸的烟尘清晰可见。那应该是一些不肯投降的起义者还在坚持作战！托马斯判断：但是那个火炮厂的区域的位置很好，起义者围绕它建立的防线正好切断了从莫斯科方向通往图拉的铁路和公路主干线，也掩护住了大片的工人住宅区。而且，从工人防线里的街道上频繁跑来跑去的汽车来看，起义者并没有消极的等待屠杀，他们还是在积极的准备作战。其实，托马斯想：昨天晚上日本军队就介入的话，现在图拉起义者的抵抗最多是零星的了！

　　“飞机！”这次居然是视力最差的的多拉发现了新出现的目标。托马斯扭头看了看多拉所指的方向，看见从莫斯科那边飞来了2架大飞机。这时，就听见伊戈尔高声欢叫道：

　　“女士们，先生们！请参观图拉飞机厂1915年产品：伊利亚·穆罗梅茨H型轰炸机！”

　　说罢，他驾驶着飞机便迎上前去，同时在无线电话筒里用俄语高声喊叫着。

　　一阵嘈杂声过后，当“俄罗斯护士”和那2架飞机当中的1架已经平行飞时，话筒里传出了俄语的大叫声。伊戈尔也用俄语愉快地回应着。托马斯听不懂，就只好瞪眼仔细看。他看见在那架蛋型玻璃驾驶舱的大飞机内，有张白纸这时被紧贴在窗户玻璃上，纸上依稀能看见一行俄文字母。

　　伊戈尔这时改用英语大声说着：“那个机长我认识，以在厂里住过2个月，他们认识我这架飞机。他向我的客人问好！”

　　托马斯举起胳膊，向那边的飞机挥手。对面的座舱玻璃上也有人开始挥手。在这个过程中，托马斯注意到坐在中间的多拉没有挥手，只是冷冷地扭头去看着那架飞机。

　　话筒里又传来俄语粗鲁的笑语声，伊戈尔又大笑起来，他用英语说：“我的熟人说中间的姑娘是个冰山美人。”

　　相貌平凡的多拉在听到那句粗鲁的话后，也勉强笑了一下，她用俄语说了句什么。话筒里那个机长又难听地大笑起来，大声用俄语嚷嚷着。

　　伊戈尔用英语向托马斯翻译：“多拉问他们是不是来向俄罗斯人扔炸弹……我的熟人说他们的飞机上这回只有刚印好的传单……他还说另一架飞机上拉着什么电影导演和他的摄制组……圣彼得堡有人让他们来图拉拍纪录片……他说他不跟我们玩了，得去干活了……等一下他们要和我们一起降落。”

　　说罢，伊戈尔驾驶着飞机轻巧地爬升，然后又翻了个跟斗从轰炸机的下方掠过。托马斯只觉得心脏都要凝固住了，视野在一瞬间微微有点发红，他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他18岁的时候也经历过这种感受，他只是默默固定住自己的身体，仔细体会着这瞬间的感受。多拉则在中间用俄语尖叫起来，等飞机飞平后便用俄语恶狠狠地咒骂起伊戈尔。伊戈尔满不在乎地笑着。

　　“博士，要不要试一下开飞机的滋味？”等多拉发完了火，伊戈尔笑着问道。

　　多拉又尖叫起来，托马斯一下子被勾起了兴趣，他大声说：“好啊！那就试一下！”

　　在多拉的厉声呵斥和婉言央求声中，伊戈尔将飞机一直向上开去，托马斯看到面前的高度表一直升到3000米飞机才改平。座舱内氧气明显稀少起来，托马斯的耳鼓有着比较大的反应。托马斯向下看去，只见一切地面只能看见建筑物和道路，人点和汽车再看不清了。那架刚才和他们聊天的大飞机此刻正在很低的高度盘旋，飞机下面不时飘散出彩色的传单，在白色的大地衬托下很醒目。另一架拉着电影摄制组的飞机则在稍高一点的地方稳稳盘旋着，离撒传单的飞机不太远。

　　这时，伊戈尔用压住多拉声音的嗓门说：

　　“不要紧张，博士……等一下我数到三声，数到三你就接管操纵权……你只要不把飞机往下直冲就没事……”

　　多拉改用英语央求托马斯：“托马斯，求你不要跟着伊戈尔发疯……我害怕……”

　　托马斯冲口而出：“亲爱的，不要害怕，你要对我有信心！”

　　在伊戈尔扑哧扑哧的低笑当中，多拉闭上了嘴，不再出声。

　　伊戈尔继续他的空中授课：“……看到你面前的操纵杆了吗？博士……等一下抓住她，往前推就是向下，往后拉就是向上……伸出脚，两脚分别踩住边上的方向舵，左脚就是往左偏，右脚就是往右偏……动作不要太用力，清晰、温柔……记住了吗？很简单的……等一下我先给你15秒，我喊到3,你就接过操纵权，体验飞行12秒，我会继续喊到15,然后先收回操纵权给你讲评一下……明白了吗？”

　　“来吧！”托马斯很干脆地说道，对着拼命扭回头，隔着玻璃用哀怨的表情看他的多拉做了个鬼脸。

　　“1、2……3……”伊戈尔开始数数，托马斯激动的在21年以后又一次体会操纵飞机的快乐！上一次还是在他14岁那年，他的妈妈带他在500米的高度飞了一次跟带翅膀的木头架子似的“温州号”飞机……

　　30分钟以后，在降落的时候，专心驾驶着飞机的伊戈尔嘴里还一个劲的说：“……天才，绝对是天才……我今天真是发现了一个驾驶飞机的天才……一个仅次于我的飞机驾驶天才……你的飞行感觉真是太好了！”

　　等飞机在机场上滑行时，擦着额头上汗水的托马斯突然说道：“伊戈尔，求你一件事。”

　　“说吧。”

　　“不要给任何人讲我在天上开过飞机……任何人。”托马斯认真地说道。

　　在飞机滑行的发动机声中，伊戈尔沉默了10多秒，然后说了句：“我会的……可惜了，我本来还以为又找到了一个进行航空事业的好伙伴……”

　　“伊戈尔，我向你保证……”托马斯说道：“以后不管你去哪里造飞机，我都是你第一批投资者，我将会一直支持你的航空事业！”

　　当他们从飞机上下来后，看见先降落的那2架轰炸机上的人已经下来了，正在反射着刺眼光芒的雪地上活动着腿脚。多拉带头向那边一路小跑过去，托马斯和伊戈尔互相对视了一眼，急忙跟了过去。多拉走到那架飞机前，用俄语对着先前那个机长大声说了几句，那个机长殷勤地爬上飞机，从飞机驾驶舱内取出几张传单，用一种模仿骑士的夸张姿态递给多拉。多拉拿着传单，一边举到自己眼前吃力地看着，一边挪动脚步向托马斯这边过来。伊戈尔走过去狠狠地给了那个机长肩膀上一拳，机长哈哈大笑着扑上前抱住他，然后用俄语对着周围的机组人员说着什么，那些机组人员一下子都围过来和伊戈尔打招呼。稍远处另外一架飞机上下来的人们好奇地看着这边，其中一个戴着皮帽很年轻的男子很注意地看着多拉，在他身边是2个抱着摄影器材的助手。

　　托马斯急忙走到多拉身边，刻意地挡住那些人注视多拉的视线，温柔地扶着多拉走向机库。

　　“太无耻了！”多拉小声用英文说道。

　　“别让人注意你，多拉。”托马斯眼睛看着前方的路，小声说。

　　“你说那个年轻电影导演？”多拉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那位谢尔盖·马克西洛维奇以前参加过我们的革命组织，后来害怕后就退出了……他是个口头上的革命派，胆子小，但人不坏。我刚才是故意装着不认识他的，他更不敢说认识我。”

　　托马斯不放心地回头看了一眼，还行，那个戴皮帽的年轻男子果真很明显的刻意转过身去，和周围的人说话。

　　这时，他们两已经快走到机库了，迎面跑过来的几个机械师与他们擦肩而过。

　　多拉将传单装回大衣口袋，低声说：“传单是以临时内阁和各个大党派的名义共同发布的，上面呼吁起义者放下武器，说起义者们都上了德国人和俄罗斯叛徒们的当……上面还说一个法制的俄罗斯国家即将诞生，各社会阶层都应该和睦和解，共同建设俄罗斯祖国……他们保证被欺骗的起义者只要放下武器，就能受到法律公正的对待……卑鄙！”

　　“这上面说得也不错啊……”托马斯闷闷不乐地评论道。

　　多拉猛地甩开托马斯的胳膊，瞪着他，语气激烈地说：“托马斯，你不懂！这是俄罗斯，被欺压已久的人民和沙皇政权有着血海深仇！”

　　托马斯又回头看了眼远处的人们，急忙将多拉拽进飞机库内，一直走到大门背后，已经完全看不见那边的角落里，这才对愤怒的多拉说：“多拉，我不想对你的政治信仰有任何评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都是自己生命历程的产物……可我希望你也耐心能听我说：仇恨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杀戮更不是！现在的俄罗斯已经面临着一场社会改良的大好机会，就象当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一样，你们有机会将整个俄罗斯的牺牲减低到最小，为社会财富的建设保留最大力量……”

　　“收起你那些论调吧！博士。”多拉冷笑道：“英国也是先有大革命给了贵族们狠狠地一下，然后才有了后来改良的可能……法国大革命，中国的大革命……哪个大国不是靠人民的暴力推翻了贵族老爷们的暴力才走上了民主自由之路？俄罗斯就是因为没有杀掉足够多的贵族老爷，才在文明的门口久久徘徊……”

　　“荒谬！”托马斯大声说道：“历史终归是历史，而我们活在现实当中。如果人类总是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所谓的进步从何而来？”说到这里，他努力使自己的语气缓和下来：“一场改良，如果少死人甚至不死人，慢一点、曲折一点有什么不好？难道非要用鲜血将大地洗涤一遍，这样的革命才能让仇恨消除？”

　　多拉冷笑起来：“你没有在苦难的俄罗斯底层人民当中生活过，你无法理解每天只能吃四分之一的黑面包是什么滋味，你也不懂得苦难的母亲看着饥饿的孩子在哭泣时是什么样的感受！只有彻底打碎一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

　　托马斯疲惫地叹息：“我承认，看到狼吃羊的时候，羊的苦难才值得同情……对于你的祖国，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但是多拉你知道吗？昨天夜晚，你们打死的那20多个特务，他们不是什么负责杀人放火的行动人员，他们和我一样，只是以自己的智力和学识做一份工作的脑力劳动者……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每个人都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而且都懂得高等数学……知道培养这样的一个人，你的祖国需要花费多少成本，多少时间吗？他们要是活着，将来能为你的祖国做多少贡献，创造多少财富……”

　　“因为他们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狼或者狗，没有学识的羊群就得接受蹂躏和压迫？”多拉讥讽地说道：“在上帝的天平上，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等值的……”

　　“你在偷换概念，多拉。”托马斯觉得这场谈话已经变得索然无味，他无精打彩地说：“我说过，对于俄罗斯或者这场革命，我只是一个过客，或许我真的没有发言的权力……可现在的事实就是：革命已经被大多数革命政党暂时唾弃了，俄罗斯目前正面临着重生的机会，因为这次图拉起义，连最反动最顽固的沙皇宫廷也被迫正视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协约国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也已经在促进俄罗斯社会走向改良方面发挥了作用……”

　　“你是说协约国需要俄罗斯的廉价炮灰吧？”多拉悲愤地说道：“中国人占了我们的中亚，日本人正在屠杀我们的人民，英国人用英镑……”

　　“中亚什么时候就成了你们的了？难道是上帝造俄罗斯的时候就规定那里是你们的吗？”托马斯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下子暴怒发作起来：“难道那不是你们的哥萨克用火枪和马刀征服的土地吗？你们从马背上依靠杀戮夺来的土地，别人又用装甲车上的火炮依靠杀戮夺走，这有什么好抱怨的？从彼得大帝到凯瑟琳女王，俄罗斯人已经为疆域的扩张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这种扩张又为俄罗斯人带来了什么幸福？你要批评一个错误的政权，你就必需要站在比他高的水准上去看待问题！如果在你心中，世界的真理就是暴力对暴力的征服，那么你们所谓的革命就算成功又能给俄罗斯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无非就是扩张的口号从‘沙皇万岁’改换成‘人民万岁’，独裁的借口从‘以上帝的名义’改成‘以革命的名义’，狼还是狼，羊还是羊，只是你们那种狼的身上可能会披多一层羊皮！”

　　“住口！”多拉冲动地将手指指向托马斯的鼻尖，大喝道：“你的反动立场决定了你的意识，你根本无法理解我们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无数的战友，这些战友的鲜血不能白流……”

　　托马斯毫不客气地打开了多拉伸过来的手臂，讥讽地笑起来：“如果牺牲就是你坚持革命的唯一理由，那当初的蒙古人更可以说，因为他们的祖先在征服俄罗斯平原的时候流了很多鲜血，他们就可以永久的将这片土地拥有！”

　　“不一样，我们是为了人民……”

　　“多拉小姐，历史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所谓‘以人民的名义’和‘以神的名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口号，这些都是口号！谁能代表人民？你，我，还是谁？没有每个人具体表达权力的合法方式，人民就永远不过是个字面上的符号！……谁敢担保你所谓的革命最终带来的一定是人民的幸福？如果只是野心家的独裁替代了罗曼诺夫王室的独裁，到那个时候又怎么办？”托马斯说罢，紧紧逼视着多拉。

　　多拉被气得直笑：“你的辩论才华我比不过，可是――”她激动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我的良心告诉我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正义……”

　　“正义？”托马斯冷笑一声：“历史上正义被叫得最响亮的时候，往往也是野心家们靠杀戮夺取权力的时候。呼喊正义得来的非正义，往往比得来的正义要多得多！”

　　“照你这么说，被压迫者就只能靠乞求压迫者的良心发现来获得尊严和自由喽？”多拉的语句是讥讽的，可语气却是冰冷的。

　　托马斯看着眼前这个只有26岁的姑娘，看着她表情激愤的脸上迷茫的眼神，冲动地走过去将她一把抱进怀里：“傻姑娘，被压迫者当然有用暴力反抗压迫的权力，可当压迫者因为胆怯已经同意谈判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暴力革命是不是种至少算偏执的表现？”

　　多拉在他怀中无力的挣扎着，可很快放弃了徒劳的挣扎，她将脸贴在托马斯的胸膛上，用哭泣的语气说着：“托马斯，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想起昨天晚上差点亲手杀了你，心里有多难受……可瓦西里、万尼亚，还有好多好多人，他们的血不能白流……还有图拉的起义者们，想起刚才在飞机上看到起义者在敌人面前还在做着最后的抵抗，我就恨我自己不能在他们的街垒当中……”

　　“都会过去的，傻姑娘，眼下俄罗斯真的有可能得到一次重生的机会……”

　　“那图拉的起义者们怎么办？”多拉说到这里，猛地从托马斯怀里挣扎出来，她双手抓着托马斯的肩膀，脸上已是满脸的泪光：“我不相信没有鲜血的洗礼俄罗斯会获得新生，我要为已经死去的战友和就要牺牲的人们去做一些事情……算了，我不想再和你争论这些问题了，你说得对：对于俄罗斯，你只是个匆匆过客……”

　　“多拉……”

　　“别说了，托马斯。”多拉轻声说道：“即便是俄罗斯祖国有可能获得一次重生的机会，但也有可能变成一些野心家走向独裁的机会……有些事情已经在我的血液里注定，我只有去面对……你有钱吗？托马斯，我是问你有没有很多钱？”

　　这个问题确实来得很突兀，可看着多拉那消瘦的脸上挂满的泪水，托马斯急忙点头：“还算有一些吧……大概有30多万英镑……”

　　多拉被吓了一跳，惊异地笑了起来，因为哭泣流出的鼻涕很可爱的在鼻孔的边上冒了个小泡。托马斯觉得一阵心疼，急忙掏出手帕给多拉擦脸。

　　多拉挺不好意思的夺过手帕，自己擦起眼泪，低声说道：“真想不到，你还是个大富翁呢！”

　　这么多年来，托马斯这还是头一次因为自己的财富而感到骄傲，他洋洋得意地从自己腰带里取出一个制作精美的皮面的合金超薄匣子，匣子是用结实的合金细链条栓在他的特制腰带上的。当着多拉的面，托马斯用手指复杂地摆弄了一下匣子的四周，匣子的一头开了条细缝，细缝中慢慢吐出了一张印刷精美的空白支票。托马斯又从身上变戏法似的掏出一支很小很细的钢笔，仔细的拧开合金的笔帽之后，将笔帽旋紧在钢笔的后端，然后钢笔的长度就变得勉强可以握住书写。他将支票铺在匣子上，手握钢笔，笑着对张大着嘴的多拉说道：“全套瑞士手工制做，专供特殊旅行中的富豪们使用……光这钢笔里专用的特殊墨水就要28英镑1盎司呢！说吧，你要多少？这种支票在瑞士、英国、中国、美国各大银行都可以兑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都可以找到这些银行营业点的。”

　　多拉“扑哧”乐出了声，踮起脚尖吻了托马斯一下，然后笑着说：“你是我第一个觉得很可爱的有钱人。”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已经揉皱了的传单，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截铅笔，看了看四周，走到墙角的一个消防柜前，将传单铺在消防柜上面，拿铅笔在传单背面写起来，一边写还一边解释着说：

　　“这些年我手下总共有15个人为革命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我还会写上这个在莫斯科的戏剧学校地址……你把钱和我写的这张纸交给弗谢沃洛德就行了，他这个人为人很正派，一定会帮我把钱送到的……总共要得要……我算算……得要5000多英镑呢……”说到最后这个数字的时候，多拉很不好意思地看着托马斯，神情怯生生的。

　　托马斯鼻子发酸，想都没想就写了个5000英镑的支票，签署完毕后，又将写好的支票和多拉递过来的那张纸小心的放在一起，放在大衣里外套的内侧口袋中。

　　多拉又踮起脚跟亲了托马斯一下，接着退后一步，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托马斯。

　　突然间，托马斯觉得这个场景是那么的熟悉，面前的这个长得并不漂亮，神情落寞的瘦弱姑娘让他回想起很多年前的一幕情景，这种联想让托马斯从骨子里渗出一股寒意，他禁不住打了个冷战，上前就想抓住多拉。可偏偏就在此时，伊戈尔冲进了机库，并且神色紧张地对托马斯说道：

　　“博士！我们那位中方董事长领着一个中国客人来了，点名要找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不要……”

　　托马斯神色厌倦地向他摆摆手，慢慢走到敞开的飞机库门口：正午的雪地反射着刺眼的阳光，1辆“奔驰”就停在飞机和机库之间，2个中国中年男人正站在车旁和机械师们问话，其中1个机械师指了指机库这边，然后2个男人一起向这边望来，其中那个相对较瘦的中年男人看见了托马斯，伸出胳膊向他挥挥手，向这边慢慢走来。

　　托马斯直视着那个男人，也抬起胳膊来挥了挥，脸也不扭的轻声说道：

　　“有位老朋友来找我，我可能得去和他聊一两个小时……多拉，你和伊戈尔在一起，别乱跑，我聊完事就来找你。”

　　说罢，在刺眼的雪光中，托马斯也慢步向那个男人迎去。

　　等托马斯和那2个中国男人上车离开后，多拉慢慢走到机库门口，手搭在额头上，看着渐渐远去的车影。伊戈尔沉默地站在她身旁。

　　雪白开阔的机场上方，湛蓝的天空那般晴朗，正午的冬日正照耀着。

冲动（15)

更新时间2005-12-25 1:11:00 字数：17991

　武装起义再加上还是俄历圣诞，图拉的大部分工厂烟囱今天都没有冒出黑烟。图拉的上空，天空呈现出少见的湛蓝，在湛蓝的天空下，冬日正午刺眼的阳光里，闪烁着点点银光的新雪静静覆盖着视线里图拉这部分市区的一切：建筑物的屋顶、冰封的河面、印着稀疏脚印的广场、看不见人影的大街小巷……

　　从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爆炸声不但没打破这种寂静，反而衬托着寂静的中午更加的怪异和荒凉――镇压方主力部队和起义者大部武装对峙的弧形战线附近，此刻就沉浸在这种让人恐惧的荒寂当中。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放下望远镜，在附近几乎是唯一冒着烟的烟囱顶部暗自叹了口气，然后向身后的助手摆了摆头，2人在耳旁呼啸的风声里开始从高大的烟囱上慢慢向下爬去……

　　早在凌晨7点多钟，米哈伊尔从他亲自安排的观察暗哨打来的电话中就知道是日本军队以协约国的名义介入了。他安排的1个大队的逆袭也阻止了日军当时向防御圈内的顺势追击，并且救回了至少400多被打垮的起义战士。在溃退的混乱中马克洛夫失踪了，不知死活。米哈伊尔下令将火车货运站溃败回来的人集中单独驻扎，并派遣专人前去安抚他们。多年的战争经历告诉他：千万不能让刚刚吃了败仗的队伍接触别的部队，否则恐惧就会迅速蔓延开来，更何况，米哈伊尔从心里觉得自己对这场败仗也要承担指挥上的责任，他想找个机会去和这400多人好好谈谈。

　　上午10点多钟以后，几家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的克伦斯基和莱温斯基的讲话开始在起义者队伍里悄悄流传。10点30分，先是几个在防御圈外的起义工厂表示不再服从图拉革命武装指挥部的统一指挥，接着，在防御圈内的2000多名起义者也宣布不再服从米哈伊尔的指挥，并表示他们要带着武器回自己的工厂去，和自己的亲人们共生死。对于前者，米哈伊尔不予理睬，只是让人传话给那些工厂：图拉革命武装指挥部只是军事指挥机关，政治方面的事请找全图拉武装起义领导委员会联系。对于后者，米哈伊尔毫不手软，在第一时间内他就命令白卫总队紧急出动，将那2000多起义工人中带头闹事的100多号人抓起来关押，同时解散那2000多人的队伍，将起义者分散编入其他部队。

　　虽然有着来自收音机里的消息在悄悄流传，但是到11点钟的时候，还是有8000多名工人来到火炮厂，加入了起义队伍，米哈伊尔手中的武装力量总数已经达到1万4000多名。可这是怎么样的1万4000多名武装人员啊！长期的饥饿让他们的脸上都泛着灰白，个个嘴唇上都没有血色。多年艰辛的单调超时工作，让这些人的肌肉僵硬，体形多少都显得有点怪异。他们当中很多人因为长期恶劣的工作环境会不停地从胸腔底部发出瘆人的咳嗽，也有很多人视力已经严重受损，30岁不到的年龄就已经看不清稍远处的人脸。甚至有位40多岁的起义者，在报名后被领去吃早饭的时候，因为偷偷的吃多了3磅面包，当场撑得休克过去……

　　米哈伊尔看着这一幕幕的场景，心脏感觉到一阵阵发疼的抽搐！他从小生活在故乡斯摩凌斯克的乡下庄园里，稍大又进了少年军校，从前，对于俄罗斯工人的苦难，大部分都是听别人说的，或者是从书面资料上获知的，看见几千名工人以这样的面貌聚集在一起，米哈伊尔简直觉得这是个人间地狱！一定要打碎这个人间地狱！俄罗斯的人民不能再受这样的压迫和蹂躏了！如果说10个小时以前，米哈伊尔参加革命是因为理念，那么在这10个小时以后他已经将革命当做自己生命中的本能！

　　天亮前，因为300多名来自图拉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加入了起义队伍，米哈伊尔手下暂时有了一支素质勉强说得过去的后勤管理和行政管理队伍。但在军事人才方面，整个起义队伍1万4000多人当中，只有不到100人曾经在军队里服过役，这100多人里仅仅有10来个人曾经当过下级军官和军士。图拉是沙俄的军工生产基地，哪怕是前线最需要炮灰的时候，沙俄政府也没有在图拉进行过大规模的征召入伍，这曾经是图拉革命力量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可也造成了目前图拉起义武装严重地缺乏军事专家。本来，图拉的火炮学院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军事院校之一，为获得军事专业人才，在发动起义前，各个激进组织都针对这家学院的学员和教官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教官和士官生们没有亲身经历大战前线部队最近这1年半遭受的痛苦，对沙俄政府还很是忠心耿耿的。在起义爆发后他们先是武装起来宣布学院中立，然后在今早7点多飞快地加入了镇压者的行列，前去劝降的2位起义者代表被他们乱刀砍死，然后零碎的尸体被当成礼物献给了图拉平乱部队总指挥部！

　　米哈伊尔快爬到烟囱底下的时候，天空中突然飘落下来片片彩色传单，有的就从他身旁很近的地方飘过。米哈伊尔抓紧梯杆，伸直胳膊，身子后倾地向上望去：在烟囱的顶部，穿过飘散的烟雾，2架飞机正低低的划过天空。

　　从烟囱上下来之后，米哈伊尔上了等在路边的1辆挂着莫斯科车牌的中国产“宝马”轿车，这辆车还是今天凌晨从图拉英国商会大门口强行征召的。本来按规定起义者不得去侵犯外国商会的财产，可这车的主人估计是胆小，没敢出面来解释，而英国商会的门卫又没办法证明这车是他们商会的外国人资产，于是车就被3个小伙子开回来了。这车的性能非常好，可前后的风挡玻璃都已经破碎了，看样子应该是被流弹打破的。这种小车对起义队伍而言没什么作用，米哈伊尔就将它当做了自己的专用车，而那台原本准备给他乘坐的中国产“豹”牌豪华型箱式越野车，在他的坚持下改做了战场救护车。助手将从地下刚刚拾起的几张传单递给米哈伊尔，米哈伊尔接过传单快速地阅读着，最终什么也没说，将传单塞进大衣口袋，低头钻进了车内。

　　“回指挥部。”上车后，米哈伊尔对司机简短的下令，然后竖起大衣领裹紧半旧的军大衣，准备迎接开车后迎面吹进来的凛冽寒风。

　　轿车刚从大烟囱下拐到厂区大道上，就听见路边电线杆上，原先用来做厂区生产调度和紧急事件调度的有线广播突然开始大叫起来：“米哈伊尔总指挥，米哈伊尔总指挥，请您即刻与电话总机联系，请您即刻与电话总机联系……”

　　1辆摩托车迎面急驶而来，驾车的人看见这台车后就使劲摆动起胳膊。这时，米哈伊尔的车已经停下了，前座的助手跳下车，伸手拉开后座米哈伊尔旁边的车门。摩托车手将摩托开到轿车旁停下，将风镜推上额头，向车内敬了个极不标准的军礼：

　　“报告总指挥，马克洛夫同志打电话找您，您可以在就近的电话里接听！”

　　他话音未落，米哈伊尔就从车上敏捷地蹿出，站直身后焦急地环顾四周。轿车司机从破碎的前档玻璃中伸出胳膊，指着车后路旁竖着大烟囱的厂房喊道：

　　“热电车间里有电话！”

　　米哈伊尔向那边大步跑去，助手急忙跟着他跑。等看着他们跑进热电车间的大门，米哈伊尔的司机对摩托车手小声问道：“兄弟，你看到刚才天上下来的传单内容了吗？”

　　摩托车手谨慎地看着司机：“我可没敢看……我们的头下令不准拾，也不准看，谁违反就军法处置……”

　　“得了！”轿车司机不以为然地说道：“这又没有当头的在，我就偷偷拾了1张，还没顾上细看呢！”说着，他指了指自己皮大衣领口。

　　摩托车司机环顾了一下四周，从厚皮夹克口袋里掏出1张传单晃了晃，又飞快地塞回去。于是，2个起义工人就同时叹了口气，什么都不说了。

　　米哈伊尔冲进热电车间里管理员用的玻璃小屋，不理睬外面向他敬礼的那些工人，一直冲到办公桌旁，摇动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摇柄，然后拿起话筒说道：“总机，我是总指挥米哈伊尔，我在热电车间，给我把马克洛夫同志的电话接进来！”

　　已经很熟悉米哈伊尔声音的接线员飞快地说道：“好的！请挂机等候，总指挥同志。”

　　当电话铃响起时，米哈伊尔又一次抓起话筒，他用激动的语气说道：“马克洛夫，你现在在哪里？”

　　电话里传出马克洛夫沙哑的声音：“米哈伊尔，你周围有没有人？最好一个人都别有……我有很重要很机密的话要给你说……”

　　米哈伊尔急忙抬起头，对站在玻璃房子门口的助手下令：“你出去传令：在我打完这个电话之前，任何人都必须离开这屋子周围！”

　　助手急忙大声应道：“是！”然后关紧房门离开，一路小跑着挥着手，将小房子周围的工人们都带走了。等确信周围没有人后，米哈伊尔又对着电话里说道：“现在可以了，你说吧！马克洛夫同志。”

　　电话那边的马克洛夫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发出一阵古怪的声音，等米哈伊尔惊讶地猜出这是哭泣的声音时，马克洛夫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米哈伊尔！一切都完了！我们被欺骗了……图拉革命被出卖了……我也被社民党出卖了……”

　　米哈伊尔愣住了，一言不发。

　　电话里，马克洛夫继续抽泣着：“……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狠！他们竟然宣布所有参与图拉起义的社民党党员都是党的叛徒……”

　　米哈伊尔激动地打断了他：“马克洛夫，你现在在哪里？我马上派人去接你！广播里的消息我已经知道了，我也看见了刚才飞机撒下的传单内容，不怕，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在为谁革命就够了！……”

　　“没用的……没用了……”马克洛夫停止抽泣，用一种凄惨的语气说道：“米哈伊尔，你不知道我对党的感情……当初，党把我从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坚强的工人阶级战士，为此我感到无比的骄傲……为了党的事业，我可以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可现在，党不要我了！党把我抛弃了！你明白吗？党把我抛弃了！”

　　米哈伊尔的眼泪慢慢流下来，他语气哽咽地说道：“马克洛夫，请你不要这么说……当年，是你第一个告诉了我俄罗斯人民需要革命，也是你第一个告诉我，革命者在很多时候必须面对孤独和困难……你知不知道现在我的压力有多大，我多么需要你的领导和指引……回来吧，只要我们相信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应该坚持下去……”

　　“没有用的……”马克洛夫低声说道：“……这么多年，我从来都坚信自己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哪怕党叫我为革命去跳火海我都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可现在，是党不要我了，我成了党的叛徒……叛徒……没有党，我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算不上了……”

　　米哈伊尔抹了把脸上的泪水，沉声说道：“不，马克洛夫，我们还有革命，还有上万的起义弟兄们！你们的社民党不革命了，那我们也得对这上万的起义弟兄们负起责任！”

　　马克洛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用一种努力使自己正常的语气说道：“米哈伊尔，你真是个理想主义者……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说……我只是想告诉你，兄弟，放弃吧！这场由谎言诞生的革命已经注定要失败了……现在跑的话，应该是还有机会的……”

　　米哈伊尔态度慢慢冷淡起来：“马克洛夫，这么说您是准备跑喽？”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去做，什么都不愿去想，就当自己是在做恶梦一样……就怕醒来，怕醒来后发现其实不是在做梦……”马克洛夫在电话那头梦呓般说道。

　　“那全图拉武装起义领导委员会怎么办？”

　　听到这话，马克洛夫发出一阵咯咯的怪笑：“……我的谢尔盖支书都不知道跑去哪了，他比我聪明……你试试看，那些个委员还能有几个会去火炮厂开会，别傻了，我的――”

　　他刚说到这儿，电话里突然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接着便响起忙音。米哈伊尔急忙按住电话叉簧，摇动了几圈摇柄，松开叉簧后大声叫道：“这是怎么回事！……”

　　工厂总机的接线员无奈地说道：“总指挥同志，工厂通外面的电话线路都被切断了……初步判断是电话局那边切断的……”

　　米哈伊尔悻悻地挂上电话，慢慢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表情麻木的他下意识地从怀里掏出2张纸，扫了一眼，随手将这2张信纸撕个粉碎丢进桌腿边的垃圾桶里，然后双手扶住额头，胳膊肘支在桌沿上，眼睛无神地注视着凌乱的桌面。

　　这时，从玻璃房子对面，紧靠车间另一边墙的梯井里，老伊凡慢慢地爬了上来。上来后，老伊凡左右看了看，没找到什么人，又打量着坐在这边玻璃房子里的陌生年轻人半天，犹豫了一下，然后慢吞吞地走了过来，走到门口，怯生生地敲了敲门。

　　米哈伊尔抬起头，看见门口站着个老工人，急忙抹了把脸，大声说道：“请进！”

　　老伊凡推门进来，看这眼前这个穿着半旧军大衣的英俊小伙子，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于是就只好笑着在嘴里含糊了一声，然后说道：“……请问您，上面的人都去哪儿了？下面得要煤了……我给老伊戈尔发铃声信号，上面也没人接理睬……再不投煤，我怕等一阵锅炉压力下来，下面的那点煤就不够烧了……”

　　米哈伊尔看出老人家和自己说话有点胆怯，急忙站起身说道：“他们都走开了，走，我陪您去叫人！”

　　“您不是我们厂里的吧？”在跟着米哈伊尔往外走的时候，老伊凡好奇地问道。

　　“对，我是来厂里帮大伙打仗的。”看着老伊凡脖子上已经粘了不少煤灰的白领巾，米哈伊尔爽快地说道。

　　“一看您就是当兵出身的，就跟我们塞瓦斯波托尔老家的那些出去当兵的人一样，走路腰板都笔直。”老伊凡看着米哈伊尔大衣领子里露出的白领巾，高兴地说道：“看岁数，您在那边至少是个中士吧？你们这些当兵的也来参加革命了？太好了！有你们带着厂子里那些小伙子们打仗，咱们这次就不会再象敖德萨那次了吧？”

　　说话间，在老人的指引下他俩已经走到了车间侧门外的投煤口。储煤池边上的小操作间里没有人，门虚掩着。老伊凡推开门，看着没人的操作间，嘴里嘀咕着：“这个老伊戈尔，也这么不稳重……脱岗……哼！”

　　米哈伊尔跟着他走进这间小操作间，一边好奇地打量着里面的摆设，一边对着这位老人问道：“您当年参加过敖德萨起义？”

　　老伊凡走到墙角，从工具箱旁的支架上拿起外壳锈迹斑驳的保温瓶，向边上1个大搪瓷杯子里倒热水，嘴里回应着：“我那时候已经来火炮厂上班了，可我兄弟他参加了……后来他被沙皇军队活活用鞭子打死了，当时我弟弟他们相信了那帮老爷们的鬼话，已经放下枪了！……给，您喝口热水吧……这个保温瓶和搪瓷缸子都是老伊戈尔的宝贝，平时根本不准别人动，可您是来帮我们打仗的好人！”

　　米哈伊尔接过这只不怎么干净的茶杯，喝了口热水，早在前线，他那点贵族的生活习惯就荡然无存了，更何况他确实也觉得口渴。“那几个操作杆就是管投煤的吧？要不咱们先投点煤下去？”看着靠近面向煤池观察窗的操作台，米哈伊尔随口说道。不知怎么的，和这个老工人聊天，让他的心情好了很多。

　　“那可不行！”老伊凡急忙摇头：“这可是老伊戈尔的值班岗位，除非是车间主任下令，要不在他的班上别人是不能动这操作台的！这可是咱们干活的规矩！”

　　米哈伊尔笑起来：“嗯，和您说话真有意思，我叫米哈伊尔，怎么称呼您……”

　　平时在厂里很少和人说话的老伊凡，自从昨天晚上爬上来一趟，跑去办公大楼前面看完3000多白卫总队队员唱歌后，心情就好了很多。今天碰到这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能聊几句，并且对方还夸自己说话有意思，他的话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大伙都叫我老伊凡……您老家是哪儿的？被他们拉去前线打仗以前是种地的还是当工人的……不对，看样子，您在当兵以前应该还是个中学生吧？我知道别的地方，好多小伙子中学一毕业就都被拉去当兵了！”

　　“嗯，您猜得已经差不多对了。”米哈伊尔笑着说道：“我老家是在斯摩凌斯克的乡下……”

　　“老伊凡，你怎么上来了？”另外一个老工人这时急匆匆地跑进操作间，惊异地问道，然后又看眼米哈伊尔手里的搪瓷茶缸，不满地说道：“还乱动别人的东西！象个茨冈人！”

　　在年轻人面前挨骂，老伊凡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他胡子一撅一撅地回应道：“老伊戈尔，可是你脱岗在先的！……再说，这位客人可是帮咱们来打仗的好小伙子！我用一下你的杯子招呼他喝口热水又怎么了！”

　　老伊戈尔在操作台前麻利地操作着，看着窗外煤池里的煤往下陷，嘴里不甘示弱地说：“你懂什么！刚才天上有沙皇的飞机往下撒传单，传单上的字大半我都认得，可就是不知道究竟是在说啥！我就拿着传单去找有学问的人讲给我听……”

　　“传单上都说些啥了？”老伊凡急忙问。

　　老伊戈尔看着煤池里湿煤的高度降得差不多了，就关掉投煤口，然后朝一旁狠狠吐了口口水，说：“还能有啥？还不是让咱们放下枪，再由沙皇陛下随便摆布呗！……煤我已经投下去了，现在你可以下去干你的活了，老伊凡……对了，忘了告诉你：沙皇换了，不是尼古拉二世了！改成他弟弟米哈伊尔二世当沙皇了！……”

　　“都是他们家的人，关我们屁事！”老伊凡愤怒地骂道，接着，他冲米哈伊尔笑着说：“新沙皇可是和你一个名啊，小伙子。”

　　米哈伊尔这时已经恢复了自信和勇气，他微笑着将搪瓷缸子交还给老伊戈尔，说：“那我会想办法让他改个名的……谢谢你们的招待，现在我也得去干自己的活了！”说罢，他点了点头，走出小操作间，走向刚从车间里出来，正站在侧门外四处焦急张望的助手。

　　“这个漂亮的小伙子是谁啊？老伊凡”老伊戈尔叫住也正要出门去的老伊凡。

　　老伊凡回过头，冲老伊戈尔得意地笑着说：“那位是咱们小伊凡的斯摩凌斯克老乡，中学才毕业就去当兵打仗的小伙子米哈伊尔，现在他可是来帮咱们打仗的！”

　　15分钟以后。

　　400多名凌晨侥幸逃命的败兵，就被集中在火炮厂的成品仓库里。原先库存的成品火炮早就被搬光了，400多人在空荡荡的仓库里面占了1/3都不到的地盘。没有暖气的仓库内，几个大废旧油桶被临时当成火炉，里面烧着煤块，400多白卫队员们有的围在火炉旁烤火聊天，有的则沮丧的裹着大衣坐在地上的木箱上沉默不语。因为怕煤烟熏着人，成品仓库的宽大的仓门打开有3俄尺宽，4名持枪的白卫总队队员冷漠地站在门口。米哈伊尔让车停下，自己带着助手走下车，向站岗的卫兵下令，让他们推开大门，然后司机就直接将轿车开进了空旷的仓库内，一直开到人群前停下。米哈伊尔和助手在后面跟着，走向轿车的方向。就在这时，先前那辆摩托车飞驶而来，在仓库大门外停下，摩托车上跳下那名通讯员，嘴里大声叫着：

　　“总指挥同志！总指挥同志！已经传达完毕您的命令了，厂里的有线广播已经开始做准备！已经派人去通知各大队准备收听讲话了！”

　　米哈伊尔摆摆手，让自己身边的助手先去集合队伍，他自己则迎着走向通讯员。

　　400多败兵在助手的严厉呵斥下有气无力的排成队列，一边报数，一边偷偷看着正在和通讯员在一起，看着手中一张纸的总指挥。那个通讯员小声说着什么，还伸着胳膊指了指外面。米哈伊尔掏出笔，将那张纸翻过来，就垫在通讯员双手平端着的公文皮包上，飞快地写了几行字，然后交给通讯员，并低声交待了几句话，随后等通讯员离开后，这才又向队列走来。

　　走到队列前，米哈伊尔扫视了这400多人一遍，心不在焉地听着助手大声报告队伍的人数什么的。等助手报告完毕，米哈伊尔认真地向他回过礼，这才对着这支士气低靡的队伍大声说出第一句话：

　　“有什么歌是你们大伙都会唱的吗？”

　　队列中的人们都愣住了，好多本来低着头的人这时都抬起头来，大伙互相看着，一个个满脸惊异。

　　“我的俄语这么不标准吗？”米哈伊尔扬起眉毛，故意摆出惊诧的表情：“我是问你们大伙，有什么歌你们大家都会唱的？那首抄袭人家的什么《图拉革命歌》除外……天这么冷，爱情歌曲也算了。”

　　队列里一阵轻微的骚动，然后有个小伙子大着胆子说道：“《上帝保佑沙皇》、《卡尔德林卡》、《山楂树》……”

　　“是那首顿河哥萨克人的《山楂树》吗？”米哈伊尔笑了起来：“我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听哥萨克们唱过，就不知道歌词对不对……”说到这里，他低头哼哼了几下旋律，然后抬起头来冲着队列里的人们笑着说：“我小时候，我的爸爸给我买了把小提琴，让我学音乐，可我那时候就是不喜欢音乐，老想着要去当兵打仗，将来好当将军、当元帅……然后娶个漂亮的公主当老婆……”

　　队列里响起一阵不大的笑声。米哈伊尔故意感慨地摇摇头，突然间就高声唱起来：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

　　我那心上的姑娘就站在树下。

　　年轻的哥萨克小伙就要离别她，

　　为了神圣的沙皇去东方打仗。

　　……

　　哦，那茂密的山楂树白花开满枝头,

　　哦，你可爱的山楂树为何要发愁？ ”

　　……

　　先是那个刚才最先勇敢发言的小伙子，接着是越来越多会唱这首歌的人们开始加入演唱：

　　“马队飞奔如电掠过家乡草原，

　　我那心上的姑娘已越来越远。

　　年轻的哥萨克小伙已经告别她，

　　为了神圣的沙皇去东方打仗。

　　……

　　哦，何时我才能够再见这顿河故乡？

　　哦，你可爱的姑娘可会将我遗忘？

　　……

　　哦，那茂密的山楂树白花开满枝头,

　　哦，你可爱的山楂树为何要发愁？”

　　……

　　高大空旷的仓库里，大伙的歌声产生了一种美妙的混响效果，最后的副歌部分结束后，唱完歌的人听着仓库顶部混响的余音，一起都跟着米哈伊尔露出回味的表情。

　　“唱得真不错！”米哈伊尔夸了句接着又遗憾地摇摇头：“可惜还是首爱情歌曲……”

　　“还是该死的哥萨克们的爱情歌曲呢！”某个年纪大点的起义者在队伍里忧郁地补充到，他的这句话一出口，顿时让很多幸存者回想起几个小时前的败仗，队伍里刚产生的那点欢快的气氛又消失了。

　　米哈伊尔认真地说道：“没错，哥萨克人的……那帮勇敢的糊涂蛋们的……嗯，要是我们唱着这首歌去向哥萨克人投降，他们会不会就此放过我们？”

　　他那平和的态度和认真的语气让好多人都对这句话产生了思索，米哈伊尔接着往下说：

　　“我看，他们多半都会放过我们，不会杀我们的……你们没听说吗？收音机里说了：我们只要放下枪，就会受到法律公正的对待……我想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可以在投降后活下来，而且以后也可以继续混口饭吃。”

　　他的这番话，让这400多人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

　　米哈伊尔冲大家点点头：“我已经命令人去将工厂有线广播的播音设备搬过来，等一下我就在这里对所有能听见的人讲这件事情……只要能听到工厂高音喇叭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听到我说的话……事实上，就在刚才，大部分的图拉市区都被政府用飞机撒了传单，传单上的内容就和你们私下议论的内容差不多，也就是广播电台里正在说的那些话……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跟大伙说吗？为什么非要站在你们这四百二十三人面前向大家说这些话吗？”

　　队列里一片寂静。

　　米哈伊尔扫视了一遍大伙，继续往下说：“原因很简单――你们这四百二十三人是最有资格放下武器的人！5个小时以前，你们在最激烈的战场上战斗，因为我们这些上级们的指挥失误你们才打了败仗……失败以后你们没有逃回家去，而是回到这里来，这本身足以证明：你们不是胆小鬼，你们懂得什么叫战士的责任！”说到这，他举手向面前的人们敬了一个军礼，礼毕后他接着说：“是啊，对方是做好充足准备，在前线打了很多仗的职业军人和哥萨克，而你们都是些昨天才拿起枪的起义工人……虽败犹荣！这就是我对你们的评价！”他又一次严肃地敬礼。

　　队列里一阵不安的骚动，有个年近40的起义者大声说道：“总指挥！也不能都怪你们啊，我们自个打得也很差劲……当头的一被敌人干掉，下面的弟兄们就都慌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还不如和红狗子们拼了！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么丢人了！”

　　“对啊！白卫总队的脸都被我们丢尽了！”

　　“火炮厂的人没我们这么孬种的！”

　　“早知道真不如当时就拼死算了！”

　　“没错……”

　　米哈伊尔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浮现出了泪光，颤着声说道：“不，你们没有错……要是在前线，那些至少受过半年正规军事训练的士兵们，碰上你们今天凌晨遇到的那些情况，多半也就向敌人举手投降了……你们失去指挥官以后还能边打边往回撤，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谁都没有资格嘲笑你们，因为你们是经历过真正战斗的四百二十三个人！”

　　“再领我们打一仗吧！总指挥！”

　　“对！总指挥，我们不能就这样丢人丢一辈子！”

　　“我们这次不会再丢人了！”

　　“这回我保证不跑，跟红狗子们拼到底！”

　　就在这时，1台卡车将工厂有线广播站的设备运来，随车的工人们手脚麻利的就在“宝马”车旁安装起播音设备，另1辆上面架着线缆的小卡车也慢慢地开过来，卡车车斗上站着2个工人正在往后面施放着电线。

　　米哈伊尔指了指那些忙碌的工人，对面前激动的人们说：“大家先不要急着做决定，等一下我讲完话后，你们仔细想好再做决定……”

　　中午12点45分，火炮厂厂区内的高音喇叭都发出了一阵巨大的尖叫声音，接着在尖叫过后的一片沙沙的电流声中，米哈伊尔用低沉平静的语调开始了他的演讲：

　　“图拉还在坚持战斗的起义者们！我是你们的军事总指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20多分钟前我已经发布命令，容许你们公开传看飞机撒下来的那些传单，现在这旁边也准备好了收音机，等广播电台过去几个小时反复播放的内容又从头开始时，我这里将会利用有线广播给大家转播。其实，广播电台里的内容和你们手头上的传单内容也差不了多少，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想让你们大家更清楚点局面。

　　在过去24小时内，图拉的这场武装起义已经震惊了整个世界！眼下，政客们在圣彼得堡已经凭借这场武装起义与沙皇达成了妥协。我和你们一样不懂政治，但我相信从此以后，俄罗斯的政治局面一定会有些变化的，这是你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未来俄罗斯发展的影响，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很可能会超出人们的想像！你们足以为曾经参加过起义而骄傲，因为你们的起义已经让世人看到了你们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给了所有的人一个警告：你们是人，你们活着就得有人的尊严！任何人胆敢再蔑视俄罗斯人的生命和尊严，那么他们就应该想想图拉起义，想想你们！

　　但是，因为我和你们都不太明白的政治因素，预想中的全国范围内的起义看来是不会再发生了……现在我们是一支孤军，没有任何外援，而且很多先前领导你们也领导我的人都跑了！政府方面请来了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帮着镇压我们，他们还向全世界宣布：我和你们都是被德国特务欺骗的人，只要我们在今天晚上7点以前放下武器，就会受到法律公正的审判，而且绝大部分人保证能保住性命。

　　如果给我半年的时间训练你们，以你们的勇敢和无畏，我完全有信心带领你们打垮同等数量的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如果给我三个月的时间训练你们，我完全有信心带领你们杀出重围，一直杀出莫斯科平原，杀到更适合这样一支队伍生存和发展的地方去！哪怕再给我们大家多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个星期！我同样有信心将图拉变成任何敌人都望而怯步的巨型要塞，在那种情况下，害怕付出惨重代价的对方或许会给你们大家更好的和平条件！

　　可惜，这些都是假设，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6个多小时后，总数量超过我们2倍的沙俄正规军和日本军队就会开始进攻！在这种时候，把实际情况告诉你们是我的责任和义务，留下还是离开是你们每个人的选择和权力。如果你们选择离开，世界上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会为此谴责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用自己的勇敢证明了你们的尊严！我希望你们不要冲动，不要相互给压力……仔细的考虑一下吧：是在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死去，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命放弃抵抗……你们大概有1个多小时思考和讨论的时间，下午3点前，凡是想离开的人都可以放下武器按指定路线离开，因为协约国的介入和全国政治局面的原因，我个人判断届时离开的人，生命还应该是有保障的……3点以后，为了准备作战，留下来的人必须服从我的统一指挥，象一支军队那样去面对战斗……”

　　“您为什么不离开？总指挥！”喇叭里传出背景上一个大嗓门年轻声音的高声叫喊。

　　“我？我是一个所谓贵族血统出身的职业军官，我痛恨自己出身的这个阶级！我痛恨这个国度里腐朽反动的一切！我痛恨那些不把穷人当人看的老爷们！为了给这些老爷们一次深刻的教训！我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起义者的尊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俄罗斯有太多的人需要明白这句朴实的真理，我想让他们永远不敢再忘记这句朴实的真理！不给他们一次足够的教训，我怕老爷们日后的记性太糟糕，太容易忘记穷人也是有尊严的！”

　　……

　　这天早上，6点多钟的夜色里，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特别是住在莫斯科警察局周围的居民们就被外面阵阵的声响给吵醒了。有些胆子大点的市民关了灯，掀开窗帘角向外看去，看见在楼下的街道上，大批的政府正规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顺着街道两侧向警察局方向开进，街道的正中间轰隆隆地行驶着装甲车和卡车，卡车的后面还都拖拽着大炮！

　　7点整，在临时内阁全权代表通过装甲车上的高音大喇叭朗读了来自圣彼得堡的文告后，面对一排排黑压压的士兵和一门门冰冷的大炮，躲在警察局办公楼前掩体内的2000多名警察乖乖地双手举枪，排队向军队投降。楼内的600多名警官还都指望局长将军能做出明智的决定，让自己体面的放下武器，可是在政府军一阵整齐的先是拉动枪栓，然后上肩瞄准的声音响过后，特别是那些政府军炮兵故意大力拉动炮栓的金属撞击声响过之后，也就放下了最后的那点矜持，急忙向楼外的同僚们看齐。

　　整个解除莫斯科警察局武装的行动中，只响了2枪，都是局长将军射向自己脑袋的――第1枪因为手颤，只是擦过了自己的头发，只好再开1枪，这回为了保险，他是把枪口塞进嘴巴里再开的火。

　　……

　　图拉的市长大人在昨天中午，起义枪声响过以后就跑得不见了踪影！据说按照他逃跑时的车速，如果一路不停的话，现在应该已经翻过了乌啦尔山脉到了亚洲！

　　警备区司令早被起义者们打死了，据说死的很难看：因为他是和同样赤裸着身体的女秘书一起在办公室里，被起义者射向警备司令部大楼的第1枚炮弹打死的。

　　图拉的警察局长呢？呵呵，自从凌晨7点25分，莫斯科警察局的那位局长将军开枪自杀后，才过了10分钟，局长将军的老部下，这位在图拉当警察局长的上校就不见了踪影。和他一起失踪的图拉高级警官10多个呢！现在各个都上了平乱部队的通缉令。警察们被平乱部队集体缴了械。

　　图拉市市杜马的议员们则在凌晨7点以前的10多个小时内被杀的杀，逃的逃，剩下的就是一些平素也没什么影响力，以前也就在每周二的图拉市杜马会议上，在这个应景的会议当中起个应景作用的老人家们。早上被柯巴煽呼着去给平乱部队送匾的就是这些老人家。

　　在内阁政府和国家紧急杜马向暴乱残余分子下达了最后通牒之后，考虑到已经从莫斯科赶来的几十名外国记者，以及好几家协约国著名广播电台的人马和设备已经从莫斯科抵达，还有那个电影摄制组的存在，下午1点多钟，小原将军下令将平乱指挥部迁移到了图拉的标志建筑物之一，位于市中心的图拉大剧院内。伟大的时刻一定要有相应的场景相配，否则就不美了！要知道，小原将军在日本军界可是向来以“儒将”自居的，将军已经在心里反复设计着当需要宣布图拉暴乱已经被彻底平息时，自己从大剧院的正门里走出时的姿态和第一句话。可恶的暴乱分子！在今天早上他们向火炮厂那边撤退之前，他们对图拉市区的另2处标志性建筑用烈性zha药进行了破坏，要不，市政府办公大楼和图拉市杜马大楼的形像和象征意义更适合做平乱指挥部。

　　在取得平乱部队实际指挥官的高度认可后，柯巴通过翻译向小原将军求情，从被看押的警察里挑出了他手下的第一批干将！这些警察以前可没少和线人柯巴打交道，柯巴盗卖军火的生意里他们也往往是不掏钱的股东。如今，正当大伙在亚洲人的刺刀下瑟瑟发抖时，柯巴竟然能让大伙先出来，而且他和亚洲军队大头目的关系似乎也很不错，这不能不让这帮警察兄弟们对柯巴老大肃然起敬！在柯巴的交待下，这帮警察终于才明白：这些矮个亚洲人并不是传说中凶狠无比的中国军队，而是比中国人地位略低一点的日本人，现在他们是被沙皇陛下邀请来的友邦协助治安部队。反正对于兄弟们而言，这其中的区别并不是很大，他们只要记住：这些亚洲人是目前图拉的老大，而这些老大的老大是柯巴的朋友，而柯巴则是自己这帮兄弟的老大就可以了！

　　认清形势后，被柯巴挑选出的这10来个警察首先完成了在45分钟内搞到一小盒高档珠宝的艰巨任务，这盒珠宝被柯巴找机会塞进小原将军专用俄语翻译的怀中。于是，到中午12点的时候，柯巴又获得了扩编自己手下队伍的机会：100多名宣布效忠柯巴老大的警察和200多名久仰柯巴老大威名的地痞流氓组成了“图拉临时治安维持队”！为了不让这些获准带枪的手下和友邦军队产生误会，柯巴亲自动手设计了维持队的标记：大红袖箍上1个用白色油漆盖上的大圆点！

　　柯巴之所以设计出这样的袖箍，主要是考虑到和日本军队举着的旗帜有所辉映，而且找一大匹红布，用根切断的萝卜蘸着白色油漆往上等距离盖大圆点，确实也是生产标志最快最省事的办法。当柯巴戴着头一个制造好的袖箍，跑去向小原将军展示时，小原将军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正在用毛笔练习东方书法的将军一时兴起，提起蘸饱墨汁的毛笔在柯巴的袖箍当中的大白点上面画着什么，同时还通过翻译告诉柯巴：

　　“这是我当年在印度旅行时见过的婆罗门教的一种标志，据说这种标志可以带来好运，驱赶邪恶……柯巴先生，这也是我对你们那支刚成立的维持治安队的美好祝福！”

　　为了表示不忘将军的祝福，也是为了强调维持治安队的建设获得了来自将军的高度重视，一回到自己治安队的临时驻地，柯巴立刻叫人还是用萝卜比照着刻了标志，然后再蘸着黑油漆，在快干的每个白色大圆点上都盖上这个标志！

　　到当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戴着上面有“卐”图案红袖箍的维持治安队员人数已达到1000多名，其中大部分是主动要求参加的警察，也有一些是原来在图拉那些妓院和酒馆里当打手的地痞流氓。他们的主要工作有2项：对4000多名按照政府文告要求,下午就从暴民控制区内走出来投降的前暴乱分子进行审讯和甄别，努力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好帮助军方作战；给军方当向导，特别是给不懂得看俄文路标的日本军队当向导。

　　最让柯巴得意的是：居然有100多名对起义工人极端仇恨的富家子弟也主动来投奔他，纷纷表示想戴上“卐”图案红袖箍，领着军队去抓那些参加过造反的穷光蛋。柯巴意识到这些富家子弟对自己的实际价值，他亲热的将这些富家子弟集中起来，又从警察局里搞来了100多套警服先给他们穿上，并命名这些身穿警察制服，戴着有“卐”图案红袖箍的年轻人们是“图拉青年维持治安特别行动队”。并公开宣布：在维持治安队中，这些青年别动队员的地位要高过普通的队员，自己亲自担任这100多人的青年别动队的队长，而且青年别动队的副队长，也就是图拉市杜马主席的独苗孙子还是整个维持治安队的副队长之一！

　　被这些虚的头衔和地位搞得热血沸腾的富家子弟们开始神气活现地开车上街，按照柯巴的要求去动员别的富家子弟参加青年别动队，同时还在大街上用红色的油漆刷上“法律”、“秩序”之类的字样，特别是原先被暴民们用白色油漆刷上“革命”、“起义”之类标语的地方，一定要用红色的标语将其覆盖！到下午5点多钟，被鼓动参加青年别动队的富家子弟已经有300多人，他们的父母也纷纷前来图拉大剧院，向正式以这里做指挥部的平乱部队指挥官表示支持和感谢！

　　小原将军看到柯巴这么快就将图拉的上流阶层动员起来支持平乱，于是就更坚定了重用柯巴的想法。

　　可惜，协约国列强政府，特别是取得主导权的中国政府显然是有自己的打算：5点多钟，当从圣彼得堡飞来的“俄罗斯各界促进和解及慰问图拉受难者代表团”的名流们就要到达时，那位一直隐藏在小原将军背后的中国客人又奉命给了小原将军很多新的指示。新指示的主要宗旨就是要求在记者和俄罗斯各界代表团面前，小原将军必须要低调，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类似军事顾问的位置上去，平乱部队的司令官是尼古拉·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这一点必须要体现出来！另外，日本军官躲在后面实际指挥就可以了，在各类新闻场合，抛头露面的事情一定要俄国军官去做！

　　淡化国际干预色彩，体现俄国内政完整！这16个汉字是那位中国客人单独写给小原将军看的。儒将就是儒将，小原将军立刻领悟了其中的核心精神。

　　一系列的举措被迅速贯彻实施了：

　　俄国陆军部紧急下令，将受了轻伤的马克西莫维奇越级提拔为少将！

　　一批外部形像好的俄罗斯校级军官被紧急从莫斯科空运到了图拉，他们将在记者们和代表们面前扮演马克西莫维奇少将的幕僚；

　　大剧场外面的警戒线和岗哨全换成了俄国军人担任，日本军人只负责在指挥部内部记者看不到的地方担任警卫；

　　大剧场内部的将对外的新闻发布厅和对内指挥调度的作战指挥中心严格隔离，绝对不能让记者和代表看到实际上是外国人在指挥！

　　……

　　躺在某个房间内，据说是在养病的尼古拉·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又一次受到大家的高度重视，可要命的是，在快6点的时候，这位刚被提拔的少将，图拉平乱部队总司令居然还没有从伏特加的世界里苏醒过来！无论你怎么搞，他都是一副醉汉的模样，更别说让他记住那些庄严的演说词了！

　　土肥原和石原已经被小原将军认为是自己军内最有办法的2个年轻军官，于是他们便直接获得了将军的接见，当面接受了这个最紧急的任务：一定要在7点以前，让这位马克西莫维奇司令看上去正常！

　　还好，土肥原天性好色好玩，以前没少在京都的鸭川河一带鬼混过，对付醉鬼还是有一些心得体会的。在他的指挥下，石原和他一起忙碌着，用各种物理方式、化学方式、心理方式，以及生理方式来整治这位即将出演重要角色的少将。

　　在忙碌的间歇，石原抱着尼古拉的脑袋，一边不停地晃动着，一边皱着眉头对土肥原说了句：“土肥原君，我总是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我们好像是在某个人希望如此的剧本里在表演……”

　　土肥原又一次用冰冷的湿毛巾擦拭着尼古拉的脚底，听到石原这么说，他冲后面椅子上那套刚拿来的沙俄将军制服摆摆头，苦笑着说道：“我只知道，要是在30分钟之内我们还不能让这位将军醒来，穿上那套衣服出去演戏，咱俩的日子可就非常不对劲了！”

　　终于，在6点20分，这位将军被折腾着开始苏醒了……

　　当天晚上6点55分，在图拉平乱部队总指挥部的新闻发布大厅：即从前的图拉大剧院贵宾休息厅，今天的图拉平乱部队新闻发布官，1名曾经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培训班当过学员的俄罗斯少校严肃而神秘地向记者们和贵宾们宣告：尼古拉·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将军在今天凌晨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光荣负伤，到今天下午，他所受的伤虽然不会致命，也不会妨碍他指挥战斗，但却严重地影响到了他短时间内的进行修辞要求较高的语言表达时的能力！所以，等一下他讲话得用提词板，希望大家谅解并对公众保密。

　　“俄罗斯各界促进和解及慰问图拉受难者代表团”副团长，著名作家基础高先生爽朗地说道：“放心吧！我相信这里都是一些有良心的人！”说罢，还威严地扫视了一下大家，大伙都点头称是。

　　6点58分，被整理得已经象个人样，身穿崭新少将制服，一只胳膊吊着雪白绷带的尼古拉·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在大堆俄国军官和图拉杜马议员的簇拥下，出现在各国记者和电影摄制组的面前。6点59分，尼古拉在20多台照相机和2部电影摄影机的镜头前，将脸努力靠近身前的7、8个麦克风，目视前方人群后被高高举起的大字演讲提示板，满脸迷茫语速机械地大声宣布道：

　　“女士们先生们，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法制的人们：鉴于图拉暴乱的残余分子不肯响应俄罗斯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民的呼吁，不肯在规定时间内放下武器，接受公正法律的审判，气愤的……哦……”他脸上机械地按照提示板上的要求露出气愤的表情：“……因此，按照俄罗斯临时内阁与俄罗斯紧急国家杜马会议的合法授权，我以俄罗斯图拉平定暴乱武装部队司令官的身份宣布：为了尽早恢复图拉的法律和秩序，为了图拉市民的日常生活早日恢复正常，从圣彼得堡时间1917年1月7日晚7点钟开始，平乱部队将向暴乱残余分子发起武力攻击！……”

　　这个消息通过电波，迅速传播给了全世界关注图拉事件的人们。

　　按照事先刻意的布置，随着他的话音刚落，就布置在附近1俄里之外的75毫米炮群开始向图拉火炮厂方向猛烈轰击。随即，在各个进攻预备地点等候多时的日本军队和哥萨克士兵也开始向面前的街垒发起进攻，重机枪和迫击炮射击的声音也加入了这一华丽的暴力乐章！

　　随后，新闻官宣布司令官马克西莫维奇少将要去指挥战斗，一大帮沙俄军官又簇拥着尼古拉匆匆离去，留下杜马议员们和俄罗斯社会各界代表团的成员们与记者们继续交流。侍应生们开始给各位贵宾和记者们奉上早已准备好的饮料和茶点。

　　“听，这就是正义与法律的声音！”著名作家基础高先生对着几名外国记者大声评论道：“今年夏天，善良的图拉市民又可以在这里庆贺他们的‘茶炊节’了！”

　　一过由俄罗斯士兵组成的警戒线，簇拥在尼古拉身边沙俄军官们立刻态度冷淡地散开，走去旁边的休息室里抽烟喝茶。2名等候多时的日本军官彬彬有礼地迎上前来，指引着尼古拉和柯巴继续向内走去，一直穿过日本军人组成的警戒线进入剧场。

　　剧场内，日军各部门的参谋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剧场中间的座席已经全被清空，只留下周边的一些座椅供人休息。往年用来过“茶炊节”的那张50俄尺的大台又摆在大厅的中央，只不过这次大桌子上放置的不是食品鲜花，而是一部部电话和无线电台，通讯兵们正围绕在桌旁大声与各部队联络着。

　　剧场的舞台上，是指挥官们决策的场地。1张刚刚赶制出来，巨大无比的图拉全市地图就悬挂在原先用来挂布景的吊竿上，地图的最上面，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用俄文大写字母书写着“为恢复图拉的法律和秩序而努力奋斗！”，在明亮的舞台灯光照耀下，显得非常的壮观！

　　当然，指挥官们不能真的靠那张夸张的大地图指挥战斗，小原将军和他的高级幕僚们是围绕在舞台上的一张铺着红布的台球案前，看着上面的沙盘在指挥。沙盘是土肥原所在情报课的参谋们今天下午花了2个多小时赶制出来的，主要是按照地图和航拍照片反映了起义者控制区域和周边的城市地貌和敌我态势。心情郁闷的尼古拉看见这夸张的情景，也禁不住张大了嘴巴。

　　带他进来的日军中佐礼貌地让他和柯巴稍稍等候，然后快速地跑上有卫兵把守的舞台台口梯，跑到小原将军身旁小声低语了几句。小原将军转过脸来，冲着这边挥了挥手，然后用小短腿迈着大步走下舞台，走到尼古拉身边和他热情地握手，然后拉着他就往舞台上走，边走边大声说着话。跟随在小原身旁的翻译走到他们两人后边，伸着脖子低声向尼古拉翻译着小原将军的话语：

　　“马克西莫维奇将军，很高兴终于见到您恢复健康了！……首先恭喜您刚才在外面表现出了职业军人的气概……您放心，现在这个指挥部是我的也是您的，最后一定是属于您的……在残余的暴乱分子被最后镇压以后，容许进来参与见证这伟大时刻的人们只会看见您站在这舞台上……舞台后的大地图上还会忠实地记录着您指挥平乱的每个决策……”

　　尼古拉走到舞台上，看着沙盘上的敌我时态标注。拍拍他那只没受伤的胳膊，小原又大声地说起来。

　　翻译：“小原将军说……他认为最多再过3个小时，暴民们的抵抗就会完全被摧毁，您就可以把记者们和贵宾们都请进来，在这里向他们展示您的业绩了！”

　　……

　　1个小时20分钟之后，即晚上8点30分，图拉平乱部队总部所在的图拉大剧院里突然爆发出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5分钟以后，起义者的领导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亲自在这里通过广播向世界宣布：图拉武装起义者已经攻克并占领了图拉大剧院，俘虏了包括日军中将小原和沙俄骑兵少将马克西莫维奇在内的共237名军人，暂时扣押了包括俄罗斯社会各界慰问代表团成员、图拉市杜马议员、图拉临时政府成员、各国记者和其他身份人士在内共137名平民！

冲动（16)

更新时间2005-12-29 20:36:00 字数：19481

　1917年1月7日早上8点30分，维克多·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驾驶着那辆已经加满油的“奔驰”轿车从图拉飞机制造厂出来，向市区开去。

　　9点01分，在天蒙蒙亮的时候，维佳的车被拦停在图拉市区的边上。

　　10名日本士兵举着步枪，散开在路障两侧，呈扇形包围着“奔驰”车。6名哥萨克骑兵则骑在他们的马上，在路障后用冷漠地眼光注视着维佳，手都放在横在马鞍前的马枪上。维佳慢慢停好车，老老实实地将双手放在方向盘的上端，动也不动。他知道：这种时候任何多余的动作都会引来杀身之祸！

　　沉默了大概那么20秒钟，1名哥萨克中士骑着马，慢慢绕过路障，到车旁后隔着玻璃窗仔细观察了车里一阵，然后示意维佳将车窗降下来。维佳顺从地摇动着摇柄，将车窗降下，然后扬脸冲着哥萨克中士嘿嘿一笑：

　　“自己人……”

　　“自己人？”哥萨克中士低头端详着维佳：“把你的证件拿出来。”

　　维佳掏出自己那本莫斯科警察局的驾驶执照，伸胳膊出去递向哥萨克中士。哥萨克中士从马上弯下腰来，接过了他的驾驶执照，然后坐直身体，在马背上扭动身体，将打开的执照扭向太阳正在升起的方向，费力地看着。

　　“我是借了朋友的车回图拉来过圣诞，”维佳亲热地说道：“昨天去飞机厂跟几个老朋友喝了几杯，喝多了……现在得回家了……婆娘还在家里等着呢！”

　　哥萨克中士将证件揣进怀里，然后举枪对准维佳的脸，低声说道：“别动！你被逮捕了！我们奉命逮捕一切涉嫌参与暴乱的人……”

　　维佳急了：“你看清楚了没有？我是莫斯科警察局的警察少尉……”

　　“没错！”另1名哥萨克下士驱马很快地也来到轿车前，大声叫道：“你们莫斯科警察局涉嫌参与叛乱，已经在1个多小时以前被集体缴械了！”

　　维佳这回傻了眼，急忙大声嚷嚷起来：“那是上面的事，我只是个司机！我还得赶回家去看老婆呢……”

　　哥萨克中士这时利索地从马背上翻下，过来拉开车门，依旧用低沉的语气说道：“朋友，我看出来你是好人，可我们这也是在执行命令……别给大家找麻烦，要是真没事的话，关上几天就出来了……”

　　这时，那些日本士兵已经有几个端着枪走上前，枪口都快顶在汽车玻璃上了。看清楚了局势，维佳只好懊恼地闭上了嘴……

　　倒霉的维佳被押送到图拉市中心的体育场。这个体育场是1911年才修好的，那年夏天维佳还在这里踢过足球。此刻，体育场里已经被关押了2000多人，其中有800多人是图拉警察局的警察，其余的都是抓获的起义工人。押送维佳的2名哥萨克士兵将他押解到体育场的售票处，售票处的办公室里点着火炉，火炉旁几名哥萨克上士正围着1名哥萨克中尉在聊天，不时爆发出一阵粗野的笑声。

　　“报告！”门口站岗的哥萨克哨兵示意让维佳他们等在门外，朝办公室里大声喊道：“又抓来一个！”

　　中尉身边的1个哥萨克上士止住笑，转脸不耐烦地大喊道：

　　“暴民还是警察？”

　　“警察！”

　　“押东面看台底下去！”

　　等维佳他们走后，中尉继续往下开讲：“……你们可不知道那位尼古拉中校有多厉害！我就看见他躺在那堆血肉里给自己包裹伤口，手都一点也不带颤的！我当时还在想，这位长官可真够厉害的！身上受了那么重的伤，血流了那么多，肚子上还露出了这么一截肠子，他却要先把自己的胳膊给包起来……”

　　大伙又大笑起来。

　　体育场负责看押的哥萨克人将俘虏们分成2部分：参与过暴乱的工人们被看押在西边的看台底下，被缴械的图拉警察们被看押在东边的看台底下。东面看台底下本来都是用来做休息室、小卖部什么的地方，隔板被拆了后，关进去800多号人地方还有富裕。20多名日军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靠近窗户的墙边，1挺斯潘赛重机枪就对准着坐在水泥地面上的800多名图拉警察。维佳被哥萨克士兵带进来，被一把推进警察堆里去！有个在这里值班的哥萨克上士大声呵斥道：

　　“坐下！有事要站起来必须先举手报告！谁违反格杀勿论！”

　　维佳乖乖地坐倒在警察堆里，随即被旁边的1名岁数和他差不多的警察认出来了：“这不是莫斯科局的维佳嘛！你回家来过年啊？”

　　维佳努力辨认着对方：“……你是图拉局的阿廖沙少尉，咱们在一起踢过足球……”

　　“对啊……已经是上尉了……”对方低声笑起来：“咱们一起灌过铁路局的那帮笨蛋三比零……”

　　“你是莫斯科局的？你们局长自杀了，你知道吗？”旁边1名傻不愣登的年轻警察冲口而出，声音还满大。那位哥萨克上士从椅子上站起来，朝这边严厉地怒斥着：

　　“不准说话！听见没有！想找死吗？”

　　维佳轻轻扫了那名年轻警察一眼，将额头放在支起的膝盖上，双手抱腿，开始闭上眼发愁……

　　10点多钟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警察们抬眼望去，就见那位哥萨克骑兵中尉满脸不高兴地陪着1位个子不高、满脸麻子的中年男子走进看押地。警察当中立刻有人认出了那个男子，脱口而出：

　　“是柯巴……”

　　柯巴不去理会哥萨克骑兵中尉的脸色，将一张日文书写的命令递给这里负责的日军军曹看了看，接着便走到坐了一地的警察们面前，略带点鄙夷地扫视了大家一阵，然后沉声说道：

　　“大伙应该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不过呢，现在我已经是图拉治安的总负责人……奉图拉平乱部队指挥部的命令，现在由我来负责挑选组织人手，建立图拉临时治安维持队，初步先挑选十名……谁愿意干？”

　　警察们互相看看，态度都很犹豫。维佳从柯巴进来以后，就一直将目光投向地面，免得自己的表情引起柯巴的注意，这时候他已经逐渐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当柯巴讲完以后，他略微思考了几秒，就第一个举起手来，面色坦然地向着柯巴说道：

　　“柯巴先生，我愿意干！”

　　人群中立刻掀起一阵低声的议论。柯巴看着维佳，慢慢地走到近前，狐疑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是警察局哪个部门的？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他是我们图拉本地人，可平时是在莫斯科警察局上班，小伙子还不错。”维佳身边的那位阿廖沙替维佳说道，然后自己接着也举起了手：“柯巴，我也愿意干！”

　　柯巴没有去看阿廖沙，一直盯着维佳，维佳则极力保持着表情平静，让自己回应柯巴的目光始终保持住坦然和安祥。两个人就这样互相对视着。

　　这时，警察当中又有那么10来个举起了手，柯巴扭过脸去，不再看维佳，伸出胳膊，一个一个的在举手的警察里进行挑选，被挑中的警察立刻站起身向外走去，站在柯巴的身后。最后，柯巴挑完了10个人后，低头对阿廖沙说：“阿廖沙，我这次只能挑十个人……你别担心，我现在正式任命你做这里剩下人的临时头目，由你负责给还想干的人登记……我会给军队打招呼的……记住，不要把那些不知根底的人挑进来！”说罢，他狠狠地瞪了维佳一眼，对着那个哥萨克中尉低语几句，挥挥手，带着刚挑选出来的那10名警察匆匆离去。

　　维佳抱歉地冲阿廖沙做了个鬼脸，阿廖沙故意装着没看见，没有理睬他而是站起来冲着剩下的警察们大声说道：“大伙听见没有？这里现在由我临时负责！”

　　哥萨克骑兵中尉用蔑视的目光看了这帮没出息的警察们一眼，给手下交待了几句话就离开了。

　　维佳在周围警察们刻意回避的目光中，自觉地将自己挪动到一个和大伙有明显距离的地方，依旧将头支在膝盖上闭眼休息，心中充满了遗憾……

　　……

　　托马斯·莫兰特已经很久没有用钢笔书写过这么多的汉字了！到下午2点的时候，他已经写了足足4000多字，其中他估计至少有300多个错别字！太久没有用中文在这么短时间内写这么多的内容，很多汉字他虽然认得，可是具体的边旁比划他却一时想不起来，碰到这种情况，他只好按照记忆乱画一个大概的样子，将字体辨别的难题交给北京整理这份报告的机要秘书们去解决。

　　金惠临在给他提完报告要求后就出去了，独自留下托马斯一个人在俄中图拉飞机制造厂的董事长办公室里写报告。在报告中，托马斯叙述了自己从火炮厂起义爆发到来到图拉飞机厂的全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遭遇的所有事件和人物的情况。1点多钟的时候，金惠临进来过一趟，将一杯牛奶，一壶咖啡，还有一碟烤好的夹肉面包放在办公桌的另一头，看了几页刚写出来的报告，什么也没说就又出去了。

　　直到2点来钟，托马斯已经将报告快写完的时候，金惠临又进来了。这次他空着手走到办公桌前，拿起托马斯放在一边，已经写好的那叠报告仔细地翻阅起来。看着看着，金惠临从口袋里掏出一盒“中华”香烟，扔到还在埋头写最后一页报告的托马斯面前。

　　托马斯头也不抬地说道：“戒了！”

　　金惠临自己取出1根烟点上，吸了一口后问：“错字连篇！……全写完还要多久？”

　　托马斯执笔的手没有停顿，嘴里嘟囔了一句：“就剩最后深刻自我检讨的这段了……正联系部领导的一贯指示痛骂自己呢！”

　　金惠临坏坏的笑起来：“新上任的李部长可不说‘四个忠于’了！最新的情报工作指示精神是‘六点必须’……学了吗您哪？”

　　托马斯脸都没抬地愣了愣，然后迅速将刚写好的2行字划掉，重新写起来：“谢了您哪！您要是不提醒，我可差点又联系‘四个忠于’了！”

　　金惠临跌倒在对面的班前椅上，手里把玩着香烟，用一种刻意的轻佻语气说：“你可不知道，我从伦敦回到北京后，可是写了一个多月‘六点必须’……写得差点连键鞘炎都得上了！”

　　托马斯没有答腔，直到将最后的那段自我检讨的套话写完后，才将钢笔轻轻一扔，身子向后靠在大班椅上，注视着对面的金惠临，轻声说道：“老金……对不起了！你知道那都是工作……”

　　金惠临满不在乎地摆摆手：“得了！咱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把面包吃了吧，咖啡都凉了……等一下要送你回市区，你也该露面了……”

　　托马斯伸手抓过夹肉面包，大口地吃起来，边吃边好奇地问：“你怎么这么快就赶到了？”

　　金惠临先是一本正经地说了句：“又忘了纪律了不是？”接着嬉皮笑脸地说：“图拉暴乱发生前，我已经到了西域省……部里面的机动外勤全都到西域省候命了，李部长亲自带队……本来我有别的活干，一听说你有危险，我就争取了这次戴罪立功的机会！……刚才和你见面前1个多小时才落下来的！”

　　“没见你们的飞机啊？”

　　“你以为附近就这一个小机场啊？告诉你吧！咱们西北军区的大部分空军都已经转场到莫斯科周围了！”

　　托马斯差点被噎着，急忙喝了口已经冰凉的牛奶，然后瞪着金惠临。

　　“本来是预测俄罗斯要发生暴乱的，可谁也没料到是在这个时候、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俄罗斯组的预测：暴乱最大的可能性是从圣彼得堡开始，时间上最可能的是在二月初到三月中旬之间……大伙到西域省本来都是准备随时奔圣彼得堡去的……空军是开赴前线支援俄国军队的，早就和俄国人打好招呼了，所以咱们的人能趁着机会混进来……这回啊，有人肯定要倒大霉了……刘副部长可能要因为你的事受处分了……你可不知道，我在临出发前听说：昨天在北京，老部长赶到部里去发火，拐杖都差点戳到刘副部长的嘴里了，这可全是为你的事啊！”金惠临带点嫉妒的感慨道。

　　托马斯满脸的困惑：“为我的事？”

　　“得了，这些事都过去了，你没事就好！”金惠临叹了口气说道：“要是你这回出了事……哼，部里的头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有什么新指示啊？领导。我这回可是要奉命紧跟你，直到确信你安全了才成。”

　　托马斯沉吟了片刻，说道：“我出现时最好还是在图拉市区……维佳家里应该是我过去10多个小时最安全的藏身之所。”

　　“嗯，”金惠临沉思地说道：“会不会太巧合了……偏偏维佳家就住在杀人的现场周围……”

　　“巧合才显得不象是刻意安排的。”托马斯笑起来：“而且维佳这小伙子挺好的，我看可以安排一下……反正部里以后在俄罗斯的人手还得增加……”他一边这样故意显得很轻松地说着，一边直盯着金惠临的表情，眼角的肌肉都有点紧！

　　“我刚才请示过上面了。”金惠临慢慢说道：“你重新露面是得有人配合……维佳的情况还行，而且他哥哥尼古拉还是名义上的图拉平乱司令官……”

　　这可真是托马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眼睛一下瞪得很大。

　　看见他的反应，金惠临笑起来：“没想到吧？你前几天从莫斯科发回的报告，可是影响了很多事情……伊戈尔和他老师都是书呆子，这里又是咱们的地盘，还都好办，丙级处理就得了……可那个多拉小姐，一定要按照规矩处理……”望着托马斯眼角轻轻抽搐了一下的表情，金惠临轻轻拍了拍桌上托马斯刚写好的报告，揶谕道：“虽然报告里你已经做了技术处理，瞒过上面的那老爷们应该也没问题，可我以一个独身中年男人的生活经验可以料定：你丫的肯定和这位多拉小姐有过一腿了！”

　　托马斯看着金惠临不说话，眼神渐渐变得非常古怪！

　　金惠临毫不示弱地和他对视着，语调平静地说道：“223号和他的那个俄国助手为了救你牺牲了……为了你还有很多人正忙着，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忙着！……知道吗？223和我是同期学员，我他妈的……”金惠临说到这里，突然轻轻给了自己一个耳光：“我怎么又骂脏话了！”然后继续平静地说下去：“……我只知道他姓罗，老家在台湾彰化县的什么港口小镇，这还是我刚刚才想起来的……逃生训练的时候我和他在一个组，一起喝过尿……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我看完尸体后又看了你的报告才想起来的……”

　　托马斯疲惫地闭上眼，语气中充满无奈的说道：“能不能做乙级处理……这个提议和情绪无关……多拉年龄不大，在俄罗斯年轻激进分子里还算有点影响力……过上几年，年龄大点，人就没那么冲动了……老金。”说罢，他睁开眼定定地望着金惠临。

　　金惠临将目光转向别处，避开托马斯的视线，轻声说道：“要是2819号还活着，本来做丙级处理都可以……可惜……这都是工作啊！老弟。”

　　托马斯疲惫之极，刚喝下去的牛奶直往喉咙上涌，他使劲压下去这股腥味，端起那壶已经凉了的咖啡，就对着壶嘴“鼓咚鼓咚”喝了一气，放下咖啡壶后用手抹了抹嘴，接着慢慢点了点头：“……那好吧……谁来执行？”

　　金惠临一边将托马斯写完的报告小心地用一个皮套装好，收进怀中，一边苦笑着说道：“上面知道咱们俩岁数都大了，上次你能在伦敦逃生，部里面还专门开会研究过，专家们都说是奇迹！反正咱们都已经不是能干这种粗活的岁数了……上面这回让我带了几个年轻专家过来。”说着，他站起身，走到办公室门口拉开房门，冲外面招招手。

　　4个身穿皮质飞行服的中国人顺序走进这间办公室，最先进来的那个30出头的男子等人都进来后，小心地关好门，然后走到桌前对着托马斯敬礼，面无表情地说道：“首长，猫头鹰特别小组应到6人，实到4人，2人正在外面执行任务，报告完毕。小组长猫头鹰1号请您指示！”说罢，向后很自然地退回一步，刚好和另外3个人站成整齐的一排。

　　托马斯看了满脸无奈的金惠临一眼，只好对着眼前的小组长说道：“成……接受你的报告，外面的工作是谁安排的？工作内容和进展情况如何？”

　　“报告首长，”猫头鹰1号冰冷地回答道：“我们奉命在接受您的指挥之前，一切行动都听从这位领导的指挥……”他看了看金惠临，继续对托马斯报告道：“是这位领导40分钟前下令，让我们对这个目标进行甲级清理……”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1张多拉的照片递向托马斯：“…… 22分钟前，猫头鹰2号从机场来电话报告：目标已经潜逃，初步判断潜逃动机与我方无关。猫头鹰2号目前尚未将其锁定，已追踪目标踪迹前往莫斯科方向……”

　　托马斯走到猫头鹰1号的面前，伸手取过照片，端详了20多秒照片上应该是几年前的多拉，默默地将目光投向一旁的金惠临。

　　金惠临耸了耸肩膀，摊开双手眼睛朝上翻了翻：“我刚请示过了上面……”

　　托马斯已经不想就多拉，以及为什么这4个“专家”此刻才进来接受他的领导的问题做任何纠缠，他将照片还给猫头鹰1号，冷漠地说道：“指示猫头鹰2号继续执行命令……你们护送我潜回指定地点。”

　　金惠临补充了句：“护送首长潜回五号地点！”

　　“是！护送首长潜回五号地点。”猫头鹰1号敬礼：“保证完成任务！”接着，他对另外3名年龄也有28、9岁的小组成员下令：“三号方案，执行！”

　　25分钟后，托马斯已经藏在1台带着帆布大蓬的卡车内向图拉市区内驶去。卡车驶出图拉飞机厂的厂区后不久，在车厢内陪伴托马斯的2名小组成员将身上的飞行服除下，露出里面的日本军装，接着又从卡车上的1个大箱子里取出3枝日本仿制的“中华1890式”步枪，和4把由中国生产俗称“盒子炮”的2号战斗手枪。其中1名组员使劲敲打了几下卡车驾驶室的后窗，窗户玻璃从里面被拉开，已经穿着日本中尉军装的猫头鹰1号从驾驶室内伸过手，接过1枝步枪和2把“盒子炮”，又接过2顶军帽和指挥刀。最后他冷漠地扫视了一眼卡车内的情况，又将窗户拉上。

　　金惠临趁着那2名护送组员又取出1面俄罗斯小国旗和1面日本小军旗往卡车顶部固定的时候，在嘈杂的卡车行驶声中，对着托马斯耳旁大声叫道：“部里面这些年可是培养了不少年轻专家！素质都满高的！”

　　一直坐在临时固定住的1只轮胎上发呆的托马斯没有搭话，虽然他知道这是老金没话找话的向自己示好。他用呆滞的眼光看着正在前头面无任何表情，忙碌着的2名猫头鹰小组成员，不知怎么的，突然间就怀念起很多年前，护送自己前去兴都库什山脚下的那队战士：包括那个冲他发火的胡上尉，包括那些因为战友牺牲而默默流泪的士兵们……

　　3点多钟，40名早已在图拉市区边上等待多时的日本军人由土肥原大尉率领，接应到了这辆卡车。猫头鹰1号跳下车，大声用带有关西口音的日语向土肥原报告，然后又低声跟土肥原交流了几句。土肥原点点头，大声下令。4台由土肥原和其部下乘坐的卡车，将这台卡车排在第3位，5台卡车风驰电掣般地从图拉的大街上驶过，驶向图拉火车货运站方向。

　　因为托马斯不和自己说话，百无聊赖的金惠临只好扒在帆布蓬的最后面，通过帆布边缘的绳眼，看着车外掠过的街景，嘴里不停嘀咕着：

　　“……都这么多年了，图拉的变化真不大啊……建筑倒是更破旧了……市民们应该都躲起来了……吆呵！那帮刷标语的警察胳膊上带着是什么玩意啊？象是佛教的万字……不对，图案方向是反的……对了，好象是印度教的标志！嗯，设计这个标志的人设计元素搭配还算内行，图案感和色彩感还是不错的……你要不要来看一眼？嗯！”他转向托马斯。托马斯看了他一眼，冷淡地摇摇头。

　　车队开到维佳家所在住宅楼旁停下，很意外地看见在前面的楼门口，几名哥萨克士兵正持枪懒洋洋地站在那儿。从最前面土肥原那台车上跳下1名身穿西装的俄国男人，他向这栋楼大门口外的哨兵们走去。猫头鹰1号下车，和土肥原站在车队旁又私语了几句，然后走回这台车，爬上卡车后部，放回帆布盖帘后对着托马斯敬礼，小声说道：“首长，没想到这里会有俄国兵把守……那就只好等一下委屈您钻进这个大箱子里，我们会趁乱把您运进去……”

　　金惠临从箱底取出一面俄罗斯小国旗，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看上去很象近视眼镜的平光镜给自己戴上，最后给自己粘上一撮日本式的小胡子，笑着对发愣的托马斯说道：

　　“我先进去联络维佳，就说我是你的好朋友……等维佳同意配合后，我们就以进楼搜查暴乱头目为名，把你抬进去……故事从凌晨你被楼里的居民们赶出来开始：其实你和维佳没有离开，你们又翻窗户进去了，一直藏在他的家里……你和维佳之间有什么特别的联络信号没有？我得让他明白……”

　　托马斯神情疲惫地站起身，走到那个大箱子前，看着里面不大的空间发呆，听见金惠临这么问，他茫然地转过身来：

　　“联络信号？……就说李正波，新疆这两个词就好了……我不用现在就钻进去吧？”

　　“李正波，新疆……”金惠临重复了2遍，然后用同情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托马斯日趋发福的身躯，摇摇头：“我建议你还是现在就开始努力吧……这箱子我还是按照你几个月前的身材挑选的！”

　　10多分钟后，正当托马斯在2名行动专家的大力帮助下，刚刚好不容易将自己的身躯勉强塞进箱子里时，金惠临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爬上卡车，对着正在木箱里痛苦挣扎的托马斯小声叫道：“妈……糟糕透顶！维佳一直没回来，家里只有她老婆……”

　　……

　　1917年1月7日下午4点，图拉火炮厂。

　　截止下午3点以前，大约有3000多名起义者决定离开。这些人放下武器，在其他起义者默默的注视下，按指定路线穿过一道道街垒，消失在对面哥萨克们的工事之后。3点之后，米哈伊尔开始下令让起义者手头的20毫米火炮和重机枪向天空上的飞机开火，没有1架飞机被击落，但政府军用来侦察的飞机被迫爬升到很高，并回避开了对空火力最猛烈的火炮厂厂区地带。于是，在对空火力的掩护下，在各个街道上施放烟雾的起义者开始进行兵力调整。

　　下午4点，一场简短热闹的婚礼在图拉火炮厂的办公大楼一楼大厅举办！白卫总队的警卫中队中队长，原热电车间技工亚力山大和他的女友，原工厂办公楼的清洁工丽达获得批准，在战斗间隙结婚，婚礼的主持人就是图拉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

　　大厅里，临时组成的小乐队演奏着《费加罗的婚礼》序曲，之前还有100多图拉师范大学生组成的合唱队演唱着《1812年序曲》的前奏合唱部分。被扣押的那帮工厂的总务人员被命令换上最正式的侍应制服，按照命令将厂里珍藏的美酒全部拿出来，用最华美的餐具端着美酒和面包、香肠向来宾――总共600多名起义者代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按照米哈伊尔总指挥在3点30分发布的特别命令：所有的食物储备都向起义者和防御圈中的群众尽数发放！所有的起义者都将为这个婚礼获得1杯酒，但任何人绝对不可以多饮，否则，按战场纪律处置！

　　刮干净胡子，头发梳得异常整齐的米哈伊尔换上一身没有任何标志的新军装，裤线笔直，右胳膊上整齐缠绕着4条编织精美的白色丝带，此前，他还特意让人把自己的皮靴擦得锃亮！当神采奕奕的他出现在刚铺设好的红地毯顶端的时候，立刻引起大厅里的一片赞叹声！

　　火炮厂的工人们大多数都知道亚力山大和丽达的悲惨爱情故事：丽达和亚力山大是一个村里的孤儿，青梅竹马。为了让丽达能有份工作好摆脱乡下亲戚的包办的买卖婚姻，亚力山大花光了自己10年的积蓄，外加借了高利贷去行贿厂里的管理人员。可怜的丽达去年从乡下一跑出来上班，就被好色的厂长大人看上，结果被霸占了整整半年！期间，亚力山大因为给厂长大人找麻烦，被厂里的警卫队抓去打了7回！丽达被厂长大人搞大了3次肚子，最后1次堕胎是2个月前才做的！姑娘被折磨的没了人样，厂长大人也腻了，这才容许姑娘自己去找男人。丽达出来后，先是找到亚力山大过了一夜，然后就要跳楼自杀！幸亏亚力山大告诉她：你死我也不会活！姑娘这才从楼顶上下来。

　　厂里以“破坏管理秩序”的名义要开除他俩，多亏了热电车间的主任给厂长说情：亚力山大的机械修理技术特别好，眼下很难找到能替代他的人，这才只开除了丽达。丽达搬到亚力山大在厂子后面租的小房子里住时，哭了整整3天，眼睛都差点哭瞎了……

　　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亚力山大第4天把姑娘哄睡了后，找到厂里当时马克洛夫手下的1名社民党党员，主动要求参加起义。这2天的战斗里，亚力山大的表现很优秀，被大伙公推为警卫中队的中队长。眼看着决战就要开始，上午10点多，负责厂区核心地带防卫布置的亚力山大托人向米哈伊尔交上了自己的结婚请求，请求总指挥给他10分钟的时间，让他能跟丽达办个简单的婚礼。

　　听了这个爱情故事的米哈伊尔即刻就在亚力山大的结婚申请书上签了名，还特意安排将这个简单婚礼办得让起义者地盘上所有的人都知道。

　　此刻，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这对新人，在问完该问的问题，大声的唱出新郎新娘的全名后，米哈伊尔高高端起手中的酒杯，大声说道：

　　“……现在，以纯洁的爱情的名义，祝福你们成为一对夫妻！”

　　在场的人们全部端起酒杯，大声的叫起来：“苦啊！”

　　在这片叫喊声中，亚力山大弯下腰去亲吻面色苍白，眼中满是泪光的新娘。

　　米哈伊尔一口气喝光了自己杯中的酒，潇洒地将玻璃酒杯按照习俗往脚下一摔，带头又一次大声叫道：

　　“苦啊！”

　　“苦啊！”大厅里传来一片摔酒杯和大喊的声音。

　　新郎又一次将自己的嘴向着新娘颤抖的双唇吻去……

　　婚礼很快就结束了。一干乐师和总务人员一起向米哈伊尔鞠躬告别：按照事先的约定，在婚礼之后，这些被扣押的人都可以离开起义者的地盘了。米哈伊尔文质彬彬地点头向这些人回礼告别，然后微笑着安排专人护送这些人离去，接着便挥舞着胳膊喊道：

　　“大伙不能就这样饶了新郎新娘！走啊！跟我去折腾他们！”

　　大厅里的起义者们有不少哄笑着跟随米哈伊尔冲向楼梯，去向刚刚上楼的那对新人发起新的幸福攻击。乐师们和总务人员们低着头从人流中横向穿过，惶恐不安地跑出了办公大楼。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们继续大声演唱着《1812年序曲》的合唱部分，训练有素的浑厚歌声传出去很远……

　　10分钟后，米哈伊尔神情严肃地在大厅里当着400多人的队列，面向亚力山大命令道：

　　“……一切都要严格按照作战计划执行！恐惧和冲动是战士最大的忌讳！明白了？”

　　亚力山大向米哈伊尔敬了个认真，但却不标准的军礼：“总指挥同志，请您放心！我一定坚守大楼，决不恐惧和冲动！”

　　米哈伊尔大声说道：“还要保证不断以我的名义，在规定时间向各部队下达命令！”

　　2名米哈伊尔的助手手中拿着的作战计划站在旁边，这是今天上午米哈伊尔用了1个小时口述，由2名助手速记完成的绝密作战计划，下午米哈伊尔又用30分钟对计划做了补充。

　　看了眼拿在那2名助手手中的作战计划，亚力山大大声重复道：“保证以您的名义，在规定时间内向各部队下达命令！”

　　米哈伊尔接着又大声命令道：“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发出规定信号前，任何人不得进入或离开这座大楼！违者立即枪决！”

　　亚力山大这次没有去看背后已经默默封锁了大楼楼门，将重机枪和火炮安放在指定位置上的大学生和自己手下的战士们，他只是瞪大了眼睛，大声说：“在您发出规定信号前，任何人出入这座大楼，立即枪决！”

　　米哈伊尔满意地点点头，温和地笑起来：“很好……你最后一个任务是把那位向导先生给我带过来，然后再去跟新娘子说5分钟的私房话。”

　　亚力山大愣住了，摸了摸脑袋：“总指挥同志，你刚才说得哪个是命令？陪新娘子说话应该不算吧？我们……”

　　米哈伊尔严肃地说：“以上内容都是命令！立刻执行！”

　　亚力山大只好怏怏地带着几个手下上楼去了。等他一消失在楼梯上，米哈伊尔就大笑起来，笑得乐不可支。所有在场的人这才都明白过来：总指挥是在戏弄新郎倌！于是都大声地、舒畅地欢笑起来……

　　维郝利·莫尔恰林·别丁斯基觉得自己这1年多的运气真是糟糕透顶了！

　　这位出生于图拉没落贵族家族的私生子本来运气还算可以：他的这个别丁斯基家族虽然已经没落，但毕竟是凯瑟琳女王时期建设图拉的功臣之后，其家族历史上是有过2任图拉市长，3任图拉市杜马议长，5任图拉城建主管的！毫不客气的讲，对于图拉的城市建设，在贵族圈子里，没有哪个家族比这个曾经精通城市建设的家族更有发言权了！

　　可惜，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自从1896年维郝利·莫尔恰林的父亲因为收受意大利商人的贿赂，购买劣质建筑设备的事情被剥夺贵族头衔并死于流放途中后，别丁斯基家族就灰溜溜的离开了这个曾经由他们祖先主持设计建造的城市。维郝利·莫尔恰林正好是在1895年才被自己的父亲承认身份，刚开始合法使用别丁斯基这个祖姓的。家族的人全跑了，他这个才19岁的、可怜的私生子被抛弃在这里！幸亏做女演员的母亲生前漂亮的容貌被他继承，22岁那年，图拉国立医院院长的丑女儿看中了他，维郝利·莫尔恰林就成了医院院长的乘龙快婿。

　　在岳父院长的帮助下，维郝利成了警官，还在1912年成了某个油水不小的警署的副署长，官升上尉。唉，在自己那个丑老婆生了4个孩子以后，维郝利实在是不想再搞哪怕一次那个丑女人了，于是，他无愧于自己名字中的寓意，几年中开始奋发与图拉的各路荡妇们交配，直到1912年那个著名的夏末狂欢夜，在3小时内和4个有夫之妇在大剧院的秘密角落里乱搞，其中1小时还是同时搞2个，最终获得了“全图拉公认最下流者”的美誉！

　　当晚，这个壮举被某个争风吃醋的醉娘们捅出去后，维郝利被交配对象其中之一也是当警察的老公持枪追杀！幸亏别丁斯基家族的男人对图拉古老的地下管道系统了如指掌，维郝利三钻两钻就逃出了大剧院。

　　获得那个知名的非官方荣誉称号后，维郝利暂时在图拉是不敢露面了。美美揍了自己家大哭大闹的丑婆娘2顿，又从差点偏瘫的老丈人院长那里勒索了一笔钱，然后维郝利就跑去莫斯科，找关系报名参军。因为英俊的外表再加上适当的贿赂，他的形像还上了1913年度招兵广告。在那张招贴画上，维郝利一身传统俄罗斯骑士打扮，威严地用手指着每一个看招贴画的人，广告词是“今天，你为俄罗斯祖国做了什么？”

　　当了3年的专职招兵官，维郝利走遍了俄罗斯祖国的山山水水。那3年，他替沙皇哄了不少傻孩子报名当炮灰，当然，间中也为各地支持祖国神圣战争的大家闺秀和良家淑女们贡献了不少精力！维郝利本人认为：自己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在为那些男朋友或老公上前线的妇人们排忧解难，让她们能够提前预支勇敢的情人或丈夫已经归来时的那种幸福……

　　好日子总是容易逝去的！进入1916年，日益恶化的前线局势，使得沙俄政府已经没耐心将时间和金钱浪费在越来越没效果的招兵动员上！野蛮粗暴的强行征召替代了艺术性要求较高的宣传动员，维郝利本人也被强迫“自愿要求上前线”，又一次成为军方宣传的对象。那些来自前3年他拜访过地区的前线军官们，从军报上获知这个消息后，都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地纷纷表示盼望着早日在前线相会这位鼎鼎大名的战友！有一位在离开家13个月后，意外得知自己老婆喜生贵子的少校就公开表示过：“要是别丁斯基少校能来我这里参战，我一定会用最……最热烈的仪式来欢迎他的！”

　　家总是温暖的！3年没有回过家的维郝利紧急赶回图拉，先是让自己的那位丑婆娘充分领略了这3年自己在某些方面的飞跃进步，然后在第3天，带着自己心满意足的婆娘拜会了敬爱的岳丈大人，又在岳丈大人的带领下，怀揣过去3年里各地热爱祖国军队的少妇们捐赠的珠宝首饰，拜访了莫斯科和图拉的一些重要人士。最终，各条战线上与同盟国敌人殊死搏斗的军官们只好失望地得知：他们热切希望在前线见到的维郝利战友，因为不幸沾染了伤寒、肺结核、鼠疫、黄热、疟疾、肝炎、梅毒――这是应院长女儿的强烈要求，由院长的老同学亲笔加上去的……总之，因为得了很多传染性很强的疾病，暂时不能来前线和大伙儿并肩战斗了！

　　好不容易等风头过去，又是靠岳父院长的关系和剩下一点珠宝的作用，与病魔做斗争的维郝利·莫尔恰林以后备少校军官的身份就任国立图拉火炮厂治安官，主管厂警卫队。没想到上任刚刚2个月，才睡了11个女职员和工厂家属，维郝利在突如其来的起义当中就成了俘虏……

　　1917年1月7日下午6点多钟，带头走在图拉古老的城市管道中，手里拿着手电筒，后腰上绑着3枚手榴弹的维郝利对行走在侧后半步距离的米哈伊尔讨好地卖弄道：

　　“……您瞧，这边这条通道是德国工程师最早设计的，200多年了还是那么完美！火炮厂及其周边的排污系统在下面，我们现在行走的是德国人设计当中的预留的检修通道……我爷爷的爷爷留下的笔记里说，这个德国设计师曾经预言：随着文明的发展，将来需要在地下穿行的设施会越来越多，所以要尽量留足地下管道的空间……当年足足有300多名农奴为挖掘这条管道丧了命……可惜，后来的城市建设者们忽略了这条设计超前的管道……没有别丁斯基家族的领导，图拉的城市建设是没有办法搞好的……”

　　米哈伊尔左手轻轻牵着延长了1俄尺长的手榴弹拉火绳，用自己右手中的手电筒照了照旁边另外一个洞口，问道：

　　“那个洞口是通向哪里的？”

　　因为米哈伊尔的脚步一慢，感觉到后面的拉火绳稍微有点紧的维郝利急忙站住脚，颤着声说道：

　　“那……那是施工的时候用过的辅助通道……我小时候还能从这里上去到河边，后来修新河堤，出口就被封死了……”

　　“嗯，”米哈伊尔点点头，轻轻的用手电筒推了维郝利：“快点走，你保证过8点能到大剧院！”

　　“保证能到，保证能到！”维郝利点头称是，小心翼翼地迈动步伐：“前面那段法国人在100多年前设计建造的下水道虽然难走，可到了大剧院附近的那条70年前，由维也纳设计师设计的通道就很好走了……可……可从地下通道进入大剧院里面密道系统的时候，开启那扇青铜闸门的响动真的很大！……”

　　“那不用你操心！”一直在另一边，用猎枪枪口对准维郝利后背的年轻起义者忍不住说道：“我们总指挥说有办法，那就一定有办法！”

　　在黑暗里，米哈伊尔苦笑了一下，不想对此评论什么。

　　423名敢死队队员跟随着米哈伊尔，由当年图拉著名人物维郝利做向导在图拉地下早被世人遗忘的迷宫里穿行着。4点钟的时候，在即将离开的乐师们和总务员们面前，他们还扮演着婚礼嘉宾的角色，此前，从1点多钟开始，按照米哈伊尔的要求，就在那座成品仓库里，按照维赫里回忆画出的大剧院密道系统的结构草图，用白灰划出的场地上，他们开始分组练习穿过密道时对每个岔路口的方位和顺序的辨别。

　　所有走在地道里的敢死队员身上都别着1把手枪，背着1枝步枪，腰里用工具包装着4枚手榴弹。每3个敢死队员当中，就有1名手里还多了1枝锯短枪管的双筒猎枪的战士。图拉有个历史悠久的猎枪厂，大战爆发以后这个小厂改为生产步枪，但偶尔也会为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贵族老爷们生产少量的猎枪。这次起义，小小的猎枪厂也参加了。他们除了贡献了1000多枝那甘式步枪，还有就是送来了120杆刚生产好，正准备发货去圣彼得堡的12号口径平式双管猎枪。这些猎枪大家都觉得作用不大，可在前线见识过德国和奥匈帝国军队在战壕战和遭遇战当中使用霰弹枪的米哈伊尔对此产生了兴趣：就在凌晨8点，他心中已经开始萌生出偷袭计划的影子，并下令将最近20多年才修建，据维赫里声称没有地道可以抵达的市政府和市杜马大厦炸毁后，他又下令将猎枪枪管锯断，全部改造成双发霰弹枪。

　　3点钟，在脱离起义的人离开时，猎枪厂改造完的霰弹枪也送到了。为了让敢死队熟悉这种近战武器，以及消除对步枪和手枪高强度、近距离射击的陌生感。3点多钟，米哈伊尔下令对空猛烈射击，在激烈的对空射击声中，就在成品仓库里，每个起义者都有20多分钟疯狂射击的机会。对着成品仓库里墙角临时卸下的4吨多炉渣，400多人分成2队，轮换着用各种姿式，分别用手枪、步枪、霰弹枪打出了半卡车的弹药！这种奢侈让旁边1名负责后勤的大学生起义者差点心疼得哭起来。

　　眼下，这些跟随在米哈伊尔身后的敢死队员们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了战士，他们每个人打掉的子弹已经远远超过沙俄军队普通士兵在2年训练中的消耗量，他们已经熟悉并喜欢上了那种近距离不间断射击的感觉。就跟米哈伊尔做出的示范那样：1个人先打光猎枪里的2颗霰弹，同时他身旁2个人各自打光步枪内的5发子弹后，这个3人组就都趴倒在地上子弹，这时另外一个3人小组再替换上前开火，计划中，一个房间冲进去至少这么4组人……

　　“不要瞄准！不要看射击效果！见到有敌人影子就使劲开火！”米哈伊尔亲自反复示范交待着：“爬地上心里数5下，要是还给步枪上不了子弹，那就把步枪扔了用手枪打！记住！就是开火！各组轮番上，向前面开火！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敌人的火力多猛还是前面死了多少战友！我就是要求你们不断开火！开火！开火！总是开火直到我喊停！只要坚持这样，我们就能赢！”

　　……

　　3点多钟，所有的警察都去参加柯巴的“图拉临时治安维持队”去了，只有维佳1个人还被孤零零地关在空旷的东看台底下。日本军队都在2点来钟撤走了，看守这里的全都是哥萨克士兵。柯巴的治安队都戴上了一种奇观图案的袖标，不停地将抓获的暴乱分子带来关押在体育场内。西看台底下早就装不下了，所有的暴乱分子都被驱赶到体育场中央的球场上集中。到了4点多钟，又1次押了3000多名自动放下武器的起义者进来，加上原来陆陆续续抓来的，球场上已经挤了8000多人！

　　治安队在过去这几个小时内，权力好像越来越大！他们将东看台底下和西看台底下当成审讯室，开始审讯拷打那些从人群里被揪出来的前暴乱分子。当着维佳的面，到快5点的时候，已经有3个遭刑讯的人被活活打死！维佳当了很多年警察了，也见过警察局刑讯打死人的场面，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他还不至于就此激动。他观察着，发觉那些刚放出去的警察打人的时候是最狠的！特别是最后才出去的那些年轻的警察，打起人来就跟互相比赛似的……

　　5点刚过，柯巴带着一帮穿着崭新的警察制服，都带着那古怪袖箍，各个皮靴锃亮的年青人涌进了东看台。就凭那些年青人走路时造作的姿态，维佳就敢断定其中没有1个先前受过正规的训练。看见维佳坐在墙角，被1名哥萨克士兵拿枪看着，柯巴得意地笑起来。

　　不知为什么，柯巴总觉得这个来自莫斯科的小警察对自己有威胁，这种感觉从他第一眼看见维佳的时候就特别强烈！此刻，柯巴刚刚又获得一支有战斗力的人马――小原将军将原先图拉警备区逃跑后又回来的那些士兵，还有一部分残存的宪兵，总共也有那么400多号人都交给了治安队管辖。小原将军还下令将4挺缴获自暴乱分子的马克辛重机枪划拨给了柯巴，让他们集中兵力看管这8000多个俘虏，好替换下哥萨克部队去指挥部那边站岗――6点以后指挥部外面就不能出现日本士兵站岗。

　　哥萨克骑兵中尉这时也领着几个手下走进来，挥舞着一张清单，大声对柯巴说道：

　　“好啊！你看看还有什么要交待的？没有的话你在这签个字，我就带我的人撤了……反正这地方被你们搞得鬼哭狼嚎，我本来就不想呆了！”

　　柯巴很讨厌这个没礼貌的家伙，但此刻他尽量压抑住自己的不满，从口袋里掏出烟斗，慢慢的装起烟丝来：这是他今天下午刚决定开始培养的习惯，因为他见到某个杜马议员这么做的时候，整个人都显得很深沉，很有内涵。另外就是自己应该学这个讨厌的哥萨克佬，也应该开始留大胡子，这样看上去会很有威严感。

　　柯巴装完烟斗，点着后煞有介事地吸了一口，然后努力克制住差点发出的咳嗽，憋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哥萨克中尉很不习惯这个矮个子男人的新作派，大声嚷嚷道：“你说话啊！我等一下还有事要做呢！”

　　柯巴很满意对方被自己的新习惯激怒的效果，这样其实就等于自己控制住了谈话中对方的情绪变化。柯巴微笑着用烟斗指了指墙角的维佳，对中尉说道：

　　“那个莫斯科俄奸们派来的探子，您也移交给我了吗？”

　　中尉扫了眼自己手中的清单，点头说道：“对，这个人也算移交给你了……”

　　柯巴立刻对身边的手下交待道：“去，把那个探子揪到西边看台底下去……好好招待他一下，问问是谁派他来图拉，又是准备跟谁联系的……对付这种坏人，一定要冷酷一点！”

　　柯巴的手下应了一声便向维佳冲去！

　　“等一等！”哥萨克骑兵辨认着清单上潦草的人名，这时抬起头来对着柯巴说道：“这个人我暂时还不能交给你！”说罢，他大摇大摆地走到维佳面前，示意让维佳站起来，等维佳站起身来后，他上下打量着维佳，然后很客气地问道：

　　“您叫维克多·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图拉人，在莫斯科当警察？”

　　维佳点了点头：“是啊……”

　　“你有个哥哥，在枪骑兵团当团长……”

　　“对，我哥哥尼古拉在前线当枪骑兵团的团长……”

　　“您好！认识您真荣幸！”骑兵中尉热情地握住维佳的双手：“我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恰拔耶弗，刚被提升成上尉，军衔还没来得及换……”说着，他扭头对自己的传令兵喊道：“快去向马克西莫维奇将军报告，就说他的兄弟被我找到了！”

　　柯巴这时才想起上午见过的那个同样让自己感觉不舒服的马克西莫维奇前中校，确实和这个警察有点象……糟糕，这下就得罪深了！要不要干脆……不等柯巴做好盘算，上尉已经拉着维佳大步向外走去，身旁簇拥着那些凶狠的哥萨克士兵，门口柯巴手下的所谓“青年别动队”队员们看见哥萨克们的架势，急忙都本能地闪开了。

　　于是柯巴追到门口喊叫道：“别急啊，马克西莫维奇先生！等一会儿我也要去和你哥哥一起开会的……”

　　维佳在骑兵上尉领着他去上车时，急忙问道：“我哥哥什么时候当上将军的，他现在怎么会在图拉？”

　　上尉笑着说：“他刚当将军2个多小时，现在还为找不到你发愁呢！……今天他中午他去了趟你家里，还是我陪着去的，结果没打听到你的消息他很着急……”

　　维佳在车上坐稳身体，对正在驾驶汽车起步的司机技术很不以为然，追问上尉：

　　“中尉……上尉先生，我家里情况如何？”

　　“你哥哥已经下令派一个班在那里保护那栋楼……好象是你老婆一个人在家……找不着你才是真着急……对了，你的一个英国朋友也在到处找你，刚才他还找过你哥哥呢……”

　　“托马斯·莫兰特博士！”维佳笑了：“他还好吧？”

　　“呵呵，”哥萨克上尉笑起来：“这个英国人很有意思，听说他昨晚和你失散以后就自己东躲西藏，一直到下午才被搜查的日本军队找到……你猜他躲在哪？他就躲在已经快到英国商会的某个烂市场里，被发现后还一个劲地央求日本兵尽快送他到英国商会去！因为他不知道英国商会在哪儿……哈哈……”

　　维佳听到这话，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体，想想又忍住了说话的冲动。

　　“到了，”汽车已经停在了图拉大剧院的门口――其实体育场距离大剧院走路也就10分钟！周围的日本军队都已经撤走，先期赶到的哥萨克士兵开始布置岗哨。剧场院大门口两旁还被夸张的摆上了2门75毫米口径的大炮。一帮形像都不错的俄罗斯校级军官从几台卡车上跳下来，急匆匆地冲入剧院内……

　　快到6点钟的时候，图拉大剧院的外面已经停放了不少汽车，俄国士兵们奉命打起精神昂起头，各个摆出一副气宇轩昂的架势。拼凑出来的交响乐团开始在大剧院的门厅里调试着乐器，乐团周围晃动着几个始终将手放在手枪枪柄上的柯巴手下――因为乐团里面的不少乐师还是从体育场里被看押的人群中临时选出来的。

　　黄昏已经开始降临，按照军令临时调集到大剧院附近的若干台柴油发电机轰隆作响，在还没有恢复正常供电的图拉市区内，让大剧院的灯光显得无比辉煌！

　　大剧院内，已经被临时当做新闻发布厅的贵宾休息厅内同样灯火辉煌。维佳低着头被1名俄军中尉领着来到休息厅内，那名俄军中尉指了指墙边窄长的食品酒水桌，对维佳客气地说道：

　　“马克西莫维奇先生，请您先用餐等候……等马克西莫维奇将军……有时间了，我就来通知您。”

　　维佳随口应了声打发走了中尉，然后低头走到食品饮料桌前，开始给自己挑拣食品，他也确实饿了。食品桌前，正在心不在焉地挑选餐点的一个西装革履壮实男人偶尔将目光转过来，看到维佳后立刻将手中的碟子一放，大声叫起来：

　　“维佳！”

　　“托马斯！”

　　两个男人在贵宾休息室亲热的抱在一起。托马斯大声用英文说道：“你还好吧？我和你失散以后一直就没听说你的消息……你后来是怎么逃命的？”

　　维佳机灵地看到，就在托马斯的肩膀后面，那位格林姆先生正脸色苍白，面带狐疑地看着他和托马斯。于是，维佳也大声地用英文说道：

　　“我开车逃出城去了……别提了！中间我还找过你呢！”

　　格林姆这时走过来，亲热地问：

　　“老托马斯，这是你的朋友吗？”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伦敦的老朋友格林姆·格雷先生，这位是莫斯科警察局的少尉维佳，维克多·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前些日子一直是他在陪我……昨天晚上，多亏维佳保护了我，后来他那帮自私的邻居把我们两一起赶出来……我们一起偷了台车逃命，碰上暴民后就失散了，害得我四处藏身……维佳，你怎么到这来了？”托马斯不停地用英文大声说着。

　　“这真是一个浪漫惊险的故事！”格林姆说着走过来，热情地抓住维佳的胳膊，暗暗用劲一下一下按着他的胳膊，大声用俄语说：“很高兴初次认识您，维克多·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先生！”

　　这时，一个西装男子走过来和托马斯攀谈。托马斯抱歉地向他俩点点头，和那个男子一起走开了。格林姆趁机紧张地用俄语对维佳说道：“千万别说我见过您……你们莫斯科警察局已经完蛋了，现在只有我能保护你……还可以给您很多钱……”

　　维佳心里都笑翻天了，他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会做到的，先生。”

　　贵宾厅里的人越来越多，维佳趁乱给托马斯打了个眼色，走向大厅外面。在大厅外面的某条走廊里，维佳给自己点着烟，一直耐心地等到托马斯出现，就转身走向走廊的深处。

　　本来维佳是想带着托马斯去剧场的包厢谈话，没料想走到一半就被几名站岗的俄国士兵不留情面地拦住了。维佳只好又往外走，远远跟在他身后的托马斯看到这情景，左右看了看，拉开1扇小门，向维佳示意了一下，这回是维佳跟着托马斯进了小门。

　　门内不是房间，而是一道狭窄的，不知道做什么用途的楼梯。维佳进来后，按照托马斯的手势向下走去，一直走到下面楼梯的拐角处才站住。随着托马斯关上门，外面走廊里回荡着的，来自贵宾室的嘈杂声顿时消失。狭窄弧形的小楼梯间，只有一道装着彩色玻璃的窄窗将已是黄昏的阳光透射到楼梯台阶和扶手上。维佳就站在楼梯拐弯处的平台上，脸上已经丝毫没有刚才意外看见托马斯时的喜悦，只是狠狠地抽着烟，默默地注视着托马斯从楼梯上下来，走到自己的面前。

　　托马斯小声问道：“你刚才见到你哥哥了？”

　　维佳摇摇头：“尼古拉已经喝得谁都不认得了……等一下他酒醒点，他的手下会带我去再见他……”

　　“他现在的压力真的很大……”托马斯轻轻感叹道。

　　“你到底是在给谁干？托马斯耶维奇。”维佳突然很认真地问道。

　　托马斯看着维佳，同样很认真地回答道：“维佳……我不会伤害俄罗斯，也不会害你……我永远是你的朋友……永远！”

　　维佳等托马斯说完这些话，足足在昏暗的光线里看了托马斯有半分钟，然后这才慢慢说道：

　　“一言为定！”

　　托马斯冲着维佳点了点头，心里默默将自己刚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维佳的脸上绽开了笑容：“那个格林姆·格雷先生果然对你又恨又怕，真有意思……对了，你和他怎么一起出现了？”

　　托马斯嘿嘿笑了笑：“现在我是大英帝国图拉事件临时观察员，30分钟前刚获得来自伦敦的任命，那位格林姆先生也是，但大英帝国的首席观察员据说明天早上才能抵达图拉……”

　　突然，就是隔着房门也能听到走廊里回荡起声音巨大的奏乐声，演奏的正是柴柯夫斯基的《1812年序曲》。

　　维佳语气讥讽地判断道：“应该是那帮我们俄罗斯的社会名流们到了！”

冲动（17)

更新时间2006-1-1 10:12:00 字数：16403

　小原将军万万没想到残余的暴乱分子们会这么难对付！

　　本来，按照柯巴多方搜集来的情报显示：负隅顽抗的暴民们已经陷入到了绝望的情绪当中！在必然失败的结局来临之前，他们向天上的飞机胡乱射击、发泄怒火，同时他们还借举办什么“婚礼”的名义，消耗了最后那一点可怜的食品储备，尽情狂欢……

　　总之，7点以前传来的所有情报都显示出：和历史上众多的暴民事件一样，在失去广泛的政治支持之后，缺乏组织的暴民们开始在绝望中崩溃，准备用生命做最后的发泄。

　　一直躲在小原将军背后，那位神通广大的中国客人在5点多钟的时候递来了关于目前暴民们实际领导人的个人资料。小原将军在翻看了一下那位前沙俄小贵族，前沙俄骑兵部队上尉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简历后，鄙夷地撇了撇嘴，再也不想去看第2眼：这种出身贵族的沙俄军队年轻军官他听说过很多了！和当年的“十二月党人”们一样，都是一些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有种莫名其妙负罪感的年轻人，是一些很激动地想为什么俄罗斯劳苦大众解放做牺牲的糊涂蛋！冲动、幼稚、理想化倾向严重……

　　这位米哈伊尔还是个躲在医院里装病的怕死鬼呢！小原将军在心里得出了这个结论，随手就将资料往旁边一扔，懒得按照中国客人的建议将资料交给下面的军官们去研究。

　　本来是多么完美的开端啊！在1917年1月7日晚上7点30分的时候，小原将军的心里感慨道。精美的场地布景、身份合适的各国嘉宾、众多的新闻记者、完善的通讯报道设施和照相摄影装备，更别说那些精心筹划的炮火表演、天衣无缝的内外衔接、还有本来该在绝望中等待屠戮的万名暴乱分子……

　　打乱这一切精美布置的正是这些谁都看不起的暴乱分子！

　　今天上午，尽职尽责的作战部门对凌晨战斗中暴民队伍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做了初步评估，该评估报告在中午前还由小原将军这两天最欣赏的2个年轻部下：石原莞尔和土肥原贤二做了简短的审核。

　　最客观的评估者也得承认：图拉的暴民武装严重缺乏合格的中下级指挥官，就算他们的指挥部在战术上有一些想法和创意，可缺乏组织能力的基层部队无法将上级的指挥意图执行落实。同时，这样一种没有基层军官和军士们具体掌握的部队，虽然在某些时候能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可也很容易在战斗中突然大面积爆发恐惧心理，一下子就垮掉。

　　真正带过兵的人心里都明白：全世界的小兵其实都差不太多，一支军队的战斗素质主要由下级军官团队和军士们来决定。正因为这点，在今晚的最后攻击发起前，小原将军下达的本次作战指导精神里再三强调：

　　战略上以武力威慑为主，实际攻击为辅！战术上以消灭暴民有生力量为主，轻易不得破坏各类建筑，特别要注意保护生产基础设施和标志性建筑！

　　随军的日俄两国笔杆子们甚至已经准备好文稿：热情讴歌沙俄政府军以及协助治安的协约国士兵们，在这次大规模的警察行动中，为了保护好俄罗斯人民的生产生活财产，如何克制着不用重装备而是用血肉之躯与暴民作战的感人事迹。过几个小时后，随便找个被打死的俄国或日本倒霉蛋，将他的名字填上去后，这些稿件就可以发表了。当然，在这些文章里，被暴民们炸毁的市政府大楼和市杜马大楼一定要大书特书！暴民们的野蛮行径更可以衬托出战士们的文明和高尚……

　　“子弹是孬种，刺刀是好汉！”5分钟的震慑性炮击结束后，负责从国立图拉医院向暴民防御圈发起攻击的400多哥萨克、1000多日本军人组成的部队，刚刚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上到外面的图拉主干大街上，正忙着排列进攻队形，就听见对面冒着浓烟的街垒后面响起了一阵非常奇怪的响动。指挥的日军大佐犹豫了一下，通过翻译和旁边1位哥萨克少校简短商量了几句，决定还是按计划发起攻击。于是，哥萨克士兵打头，日本士兵在后，组成一个威武的大方阵。方阵中，士兵们跺着整齐响亮的脚步、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以阅兵般的神态向街垒前进！每个日俄士兵事先都获得反复严令：没有命令不准开枪，也不准停步，就算身旁有多少人倒下也不准乱！一定要用这种威武的姿态压垮暴民们最后那点可怜的反抗心理！

　　已经移动到医院大门口的2门80毫米迫击炮开始向街垒不紧不慢地轰击，给对方的心理上增加恐惧，此举也是为了准备好随时压制对方有可能出现的重火力点。

　　500米、400米、300米……黑暗中冒着好几处火光，主要由2台推dao的公共电车组成的街垒已经越来越近。街垒那边没有1颗子弹回击过来，只是能听到那片越来越清晰的轰隆声响。

　　行进到距离街垒还有100多米远的时候，队列最前面的哥萨克上尉和日军上尉都高高举起手中的马刀和战刀，各自用本国语言大喊着下令：

　　“前排预备！――”

　　就在威武的方阵准备发起冲锋的那一瞬间，这条街道上突然亮如白昼！由小型柴油发电机供电的，4盏巨大的防空探照灯从两侧的建筑上射下刺眼的光柱！方阵中的军人们全都本能地抬起胳膊去挡眼睛。几乎同时，街垒两侧的小巷中各自冲出1支车队！这2支车队都是小型卡车组成的，就从主干道两侧宽阔的人行道上，在相对的黑暗中向方阵的尾部飞驶而去，车斗上架设的重机枪和20毫米小炮不停地吐着火舌！2支不断开火的平行车队构成了好多层往前快速推进的V字火网，收割着大街上还在刺眼灯光中呆立着的军人性命！

　　医院大门口处的日军大佐首先清醒过来，大叫着让迫击炮和重机枪射击那些探照灯。他的命令还没有得到执行，一阵准确猛烈的37毫米火炮炮火就覆盖了这一小片阵地！

　　前沙俄军队炮兵专家，凌晨侥幸从日军火炮下逃命的瘸子中尉爬在街垒上，心满意足地放下望远镜，狠狠地朝对面啐了一口，嘟囔着：“呸！还当别人都是猪啊！你们这群猪猡！”然后被助手们搀扶着从街垒上爬下来，在街垒那边已经逐渐稀疏远去的枪炮声中，对着正在帮忙将几门37毫米火炮搬上卡车的街垒防守者们大声说道：

　　“看到没有？仗就得这么打！……我留2门火炮在这儿，你们可一定要守到规定时间！……瓦列京！你给我记住了：就用建筑物定距离，然后用我给你的计算板套参数，打完一个三发急速射就得换地方……”

　　有个小伙子举起手中制作粗糙的那套木板仪器，大声说道：“是！我会记住的！”

　　瘸子中尉接过手下递来的拐杖，挥舞着说道：“那好！我也得去干自己的活了……大家记住咱们英俊的米哈伊尔中午讲过得那个老伊凡的故事：干活的工人得守规矩，打仗的战士也得学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街垒防守者们一阵哄笑，1位胡子花白的老人家被推到了瘸子中尉的面前。老人家不好意思地用手来回摸着步枪的枪口，对中尉大声说道：“长官，我就是那个老伊凡……我们会守住这个岗位的……谢谢您和总指挥教我们大伙打仗！”

　　瘸子中尉扬了扬眉毛，用拐杖轻轻敲了敲老伊凡的肩膀，一边转身向卡车上走去，一边声音不大不小地嘀咕着：“别养成用手摸枪管的坏毛病！……我不替你们打仗，也得替别人打仗……反正最后都是个死……”

　　充当平乱部队指挥部的剧场内，已经是一片忙乱，所有的人直到此刻好象才明白这是场战争！这可是以1500多人的进攻部队被瞬间打垮为代价才换来的清醒！各部门的参谋人员不停跑动着传递各种消息，每个无线电台和电话机前都有一些参谋正声嘶力竭地和前沿各部队联系，要求他们尽量抽出人手去参加对那只可恶车队的围剿！小原将军嫌烦，已经下令将舞台台口的大幕拉上，隔断了舞台和下面大厅之间的视线。柯巴奉命赶回体育场紧急审讯俘虏，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对方还做了些什么奇怪的战争准备！

　　起义者的火力车队突然发起的主动攻击，完全打乱了小原将军的作战计划：战线后面预留的部队本来就不多，而熟悉图拉大街小巷的武装车队又不和任何部队纠缠，似乎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攻击方向，就在图拉城区内乱蹿开火，遇到稍稍有力的反击即刻转向逃逸。短短20分钟内，火力车队已经摧毁了1处火炮阵地，2个后勤车队，干掉了一支柯巴手下的巡逻队，还切断了不少片区的电话联系。

　　当然，在新闻发布厅里，新闻发布官还是不断地将各种来自前线的好消息报给贵宾和记者们。引起阵阵喝彩与掌声后，这些好消息又随着电波飞向世界各地。

　　尼古拉·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推托自己的身体不舒服，从舞台上下来，坐在某个清闲角落里的座椅上，脸上带着讥笑，舒舒服服地欣赏着这忙乱的景象。

　　土肥原和石原也很悠闲：他们俩错过了今天下午的战位分配，刚才又获得了小原将军的命令，要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研究对方指挥官的简历，多少研究出一些他的作战思路。

　　正好马克西莫维奇将军临时休息的这个角落最安静，于是第5师团最没有礼貌排名的冠亚军就拿着材料走到将军这边来，向将军歉意地点点头，接着坐在附近的座椅上研读起了资料。

　　土肥原迅速的翻看完自己手头的中文材料，对石原感慨道：“石原君，你有没有觉得这位米哈伊尔其实和我们两有一种奇妙的相似？”

　　石原低着头慢慢合上自己手中的材料，从土肥原手中取过另几页，继续翻看，嘴里嘟囔着：“我家里可算不上贵族……这个米哈伊尔倒是跟你更象，也是10来岁就进了少年军校……嗯，小时候受过舞蹈和音乐训练……后来自己主动要求上军校……”

　　土肥原无聊地打了个哈欠：“是啊，也是个从小就想当将军的家伙……可他在战场上的表现真的很一般，没看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石原推了推自己的眼镜，抬起脸看着土肥原，很认真地说道：“这才是他最象咱们两的地方啊……小小的尉官，在前线领着士兵们执行着上司愚蠢的命令……不过，眼下他已经找到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了……”

　　这时，正好2名参谋一边低声探讨着什么，一边从附近走过。土肥原瞥了那2名参谋一眼，改用汉语对石原说道：“石原君，说话小心点……我可是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能当上将军呢！”

　　石原不以为然地也用生硬的汉语说道：“当将军？要是有机会，我倒是很想做个象那边正在打瞌睡的家伙一样的将军呢！……在别人忙碌的时候，自己能偷懒，多好。”

　　一直在耳旁日语对话中昏昏欲睡的尼古拉，听到土肥原娴熟的汉语之后本来就精神一振，这时又听清了石原的话，不由地笑起来，用发音古怪的汉语说道：“是啊！我原来也没有想到，居然因为打内战当了将军！”

　　2名日本年轻军官吓了一跳，吃惊地看着尼古拉。

　　“没有什么奇怪的，自从十多年前从中国军队的枪炮下逃命后，学习中文就是我唯一的业余爱好了！”尼古拉微笑着说着，又伸出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来：“你们手头的资料是中文的吗？能不能给我看看？”

　　石原和土肥原这时已经站得笔直，听见尼古拉的请求，为难地相互看看。尼古拉收回手，又大笑起来：“瞧见没有，这就是我这位图拉平乱部队司令官，骑兵少将马克西莫维奇的现实处境……将军……”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土肥原突然一阵冲动，夺过石原手中的资料就双手递向尼古拉：“将军阁下，我认为您有阅读这份资料的权力……反正小原将军也没说过不许给您看！”

　　石原本来想阻止，可看着尼古拉已经接过资料了就不再吱声。尼古拉打开资料，扫视了几眼，抬脸对他们两人说道：“坐下来吧！……眼下是我们三个军事专家一起开会研讨问题。讨论问题的时候，每个军官和士兵都是平等的……这可是那位伟大的杨曾经提倡的军队管理理论！”

　　等石原和土肥原坐下后，尼古拉仔细看了阵手中的资料，然后对他俩说道：“对于我这位年轻的俄罗斯同胞，你们有什么……基本判断？”

　　石原推了推眼睛，努力组织好自己的中文词汇，低声说道：“有矛盾……如果我们承认他是一个军事天才……他所有的行动就应该很有目的……几十台装备……装备精良的卡车，一定是有很明确的战术目的……”

　　土肥原点点头，对尼古拉说：“我的朋友的意思是说，要是我们承认米哈伊尔是个军事天才，他用这么大成本，让这支机动队伍杀入我们的后方，一定是有最终的目的……他不可能在一场已经注定失败的战役里，将如此宝贵的精锐部队仅用于袭扰……他应该明白，只要火炮厂被我方攻克，他这支被逐渐消耗的部队就没有任何用途了！”

　　等土肥原说完，尼古拉用羡慕的语气对土肥原说：“你的中国话讲得真好！你是在中国留过学吧？”

　　土肥原不好意思又带着点骄傲地点点头。尼古拉合上材料，随手递还给石原，慢慢说道：“没错，这里面是有矛盾……苏沃洛夫曾经说过：在敌人最奇怪的战术举动后面，往往就掩藏着敌人最直接的战役目的。米哈伊尔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想要掩盖什么？”

　　石原突然跳起身，招呼也不打的跑开，没过1分钟，又举着从别人那里搞到的1张图拉地图跑回来。他气喘吁吁地将地图摊在椅子上，示意让土肥原扯平地图的另一边，然后用铅笔在地图上激动地戳着，戳破了好几个洞：

　　“大家看：车队从这里突破……在这里出现……然后在这里出现……这里……刚才是在这里……最后一次的消息是在这里！他们在努力缩短距离，距离！”他抬起脸，兴奋地扫视着尼古拉和土肥原，土肥原依旧皱着眉头看着地图，尼古拉已经开始微笑，用赞许的目光对着石原点了点头。

　　石原激动地将铅笔向地图中间戳去，在地图上戳出一个大洞，铅笔都被松手从洞里掉落下去了。石原挥舞着地图向舞台台口门跑去，嘴里用日语嚷嚷着：“梭噶！梭噶！我明白了！他的目标是我们！就是这里！……”周围忙碌的人们纷纷侧目以视。

　　土肥原从地下拣起铅笔，很抱歉地对尼古拉说道：“我这个朋友是个书呆子，遇到战争技术上的事情就很激动……”

　　尼古拉笑着摇摇头，坐回到座椅上，说：“能理解……你去帮他向你们将军解释一下吧，我怕他那个样子说不清楚……”

　　“您不去吗？”

　　尼古拉苦笑着说了句：“这场战争早就不是我的了……”说着，厌倦地闭上了眼，开始歪头养神……

　　拉着大幕的舞台上，石原和土肥原一番仔细分析，终于说服小原将军和他的幕僚相信了他们的判断。小原将军厌恶地用天皇陛下亲授的指挥刀指了指那张只有对方区域的沙盘，严厉的目光让情报课课长低下了头颅。小原将军转身，仰脸看起来那张本来纯粹当宣传道具使用的巨型图拉地图，愣了足足有1分多钟后，沉声问道：

　　“你们两位是说：那位米哈伊尔用他手头最强大的力量发动冲击，目的就只是为了靠近这里，向大剧院开几炮？”

　　石原谨慎地说道：“暴民们这只车队出现的地点，总是在接近这里三公里距离的地点……他们手中的三十七毫米火炮，最远的射击距离也正是三公里……所谓剑长就向后退一步，剑短就向前跨一步，对方正是在寻找机会跨出这一步！……不过就算他们能开上几炮，凭三十七毫米炮弹的杀伤力，甚至连这里的屋顶都炸不穿……军事上看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小原皱着眉头，继续仰头看着那幅巨型地图发呆。

　　土肥原开始讲述他的判断：“对方很有心智，这是我们此刻必须要承认的！他明白这场战争其实是场政治仗！我们在努力向世人证明自己能够控制局面的同时，他就反其道而行之，企图让我们在世人面前丢丑！只要他的炮火能打到这里，我们就很难向世人交待……”

　　“围魏救赵！逼我们从前沿撤回进攻部队来参与围剿！”参谋长果断地判断道。

　　小原将军听到这话，猛地转过身来，表情激动地张了张嘴――土肥原敢保证将军的嘴型是想骂“八嘎”，可将军的这句粗话最终没有出口，只见他的嘴型使劲扭动了几下，开始用惯常的用语下令：“停止从前沿各部队抽调力量回来的行动！相反，要求前沿各部队加大攻击力度，自由采用各种战术手段争取提前完成占领！我倒要看看：赵国灭亡了，这些围魏的敌军怎么收场！”

　　这是到达图拉后，小原将军第一次用“敌军”这个词汇称呼对方！

　　一道道命令被传达下去：前沿部队奉命解除之前慎用重武器的约束，加大攻击火力强度，争取提前完成对各自目标的占领或摧毁；追剿敌人武装车队的部队将重点寻敌区域放在以大剧院为圆点的3公里范围之内；75毫米炮群获得指令，发现敌人车队的踪迹后，立刻进行无差别火力覆盖！负责内部警戒的师团部警卫部队被派遣出去加强外围警戒线的防御，一定要避免敌军小股部队向大剧院近旁的渗透！

　　8点钟的时候，对方的37毫米火炮果然向大剧院进行了炮击，足足有10多发炮弹击中了大剧院的屋顶和周围广场。对方的火炮发射阵地很快遭到了75毫米炮群的覆盖，然后追剿车队的部队也顺利地封锁了对方阵地周围的街道，开始搜索攻击。敌军真的很狡猾！在这个包围圈中，围剿部队最终只找到了2台被摧毁的卡车，4门被损坏的火炮，以及7、8具被炮火打死的敌军炮手。

　　显然，起义者们自己也清楚这种小炮弹的杀伤力，所以他们干脆选用爆炸声更大，而对建筑破坏力很小的杀伤性榴弹炮弹，以期造成更大的响声。榴弹爆炸的响动是很大，可除了震碎了不少玻璃，溅起了一些铅皮和石屑外没有造成任何损伤。当然，爆炸声在剧院里还是早成了一阵惊呼和混乱，甚至有位杜马议员愣嚷嚷地说：他听到了好象连剧场的基础结构都受到了损害！肯定是炮击导致了剧院里发出一种类似建筑支撑结构摩擦晃动的声音！

　　哭笑不得的新闻发布官只好给贵宾们和记者们进行军事常识普及，告诉大伙37毫米的炮弹对图拉大剧院这样坚固的建筑物进行攻击，除非是用破甲弹连续打中建筑关键结构部分很多发，否则是没有什么破坏力的！

　　8点过10分，又是10多发炮弹落在大剧院的周围，其中有4发击中了大剧院的屋顶，这次敌军的发射阵地显然是在另一个方向。同样，75毫米火炮群又对其进行了覆盖射击。另一支追剿部队也是迅速包围了那个区域：这次效果不错！丧失火炮的炮手们没来得及分散逃跑，全部被堵在一个居民区内，挣扎着抵抗了不到5分钟，20多个起义者全都被消灭。

　　8点过19分，一支敌军炮兵分队，总共有3台卡车，30多个人正在架设火炮的时候被搜索部队发现。搜索部队迅速向其发动攻击，并指示炮兵予以摧毁。敌军的炮兵分队在抵抗中，勉强向大剧院方向发射了3枚炮弹，就被全部消灭……

　　新闻发布厅内，新闻发布官一遍又一遍地安抚着受惊的贵宾们，反复告诉他们：这只是暴民们的恐吓袭扰举动，暴民们的小炮弹不会对大剧院造成任何大的伤害，只要大伙不出去，安全还是很有保障的！贵宾们在经历了3轮攻击后也已经相信了发布官的话，甚至有一位贵宾大声说道：“那好吧，等一下到了8点半，我正好可以拿暴民们的袭扰炮击来对时间调表！”大伙在新闻发布官尴尬的表情中，一起大声笑起来。

　　加大攻击力度的前沿部队在修正了对敌态度后，很快就发挥出了正常的战斗力水平，截止到8点25分，除了极个别建筑干脆被摧毁，火炮厂厂区外的绝大部分建筑都被平乱部队占领。大部分的防守队伍被消灭，部分起义武装撤退到厂区内部。这意味着平乱部队的第一阶段攻击任务提前5分钟胜利完成！除了7点多钟的那1500人的进攻队伍损失惨重，剩下的战斗中，战术水平低下的起义武装并没有给日俄军队再造成太大的损失。

　　越是这种时候，那些分散在周围打冷炮的敌军骚扰部队就越让小原将军和幕僚们难堪！第5师团的参谋长请命，亲自带领临时凑集起来的部队去周围搜索，尽量避免敌军的下一轮炮击。正在体育场审讯俘虏的柯巴又接到命令：临时抽调500名治安队队员，参与对周围地区的搜索和警戒。

　　8点30分，正当剧场大厅里的参谋军官们看着表，缩着脖子等待炮弹爆炸声音再次从屋顶上传来时，剧场外的走廊里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没过多久，被不知道从那里蹿出的敌军打得狼狈不堪的警卫们就撤到大厅门里来，据险向走廊里还击！

　　参谋军官们本能地抽出自卫手枪，迅速加入对走廊方向的防守。有个参谋大叫了一声：“保护将军！”于是，30来个参谋举着手枪向舞台上冲去。就在这时，幕布后面突然响起古怪的声音，接着几把双筒猎枪隔着幕布将密密麻麻的霰弹迎面打向正从台口往上跑的人群，参谋们惨叫着摔倒了一地！一颗从侧幕后扔下来的手榴弹在台下炸响，又造成了一片更大的惨叫声。接着，随着一阵俄语凶狠的大喊声，剧场三面的包厢上出现了众多的枪口，还企图反抗的人立刻被来自上面的多发子弹打倒！可你只要乖乖地站着别乱动，就不会吃枪子。逐渐地，反抗的人越来越少。

　　“诸君！”随着一声日语的高声叫喊，小原将军手下的旅团长，一名日军少将举着双手出现在舞台中央的幕缝处。他面色难看的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只是高高地举着双手。终于，在他这种奇怪姿式的影响下，大厅里的人们慢慢冷静下来，除了还在舞台下面翻滚的受伤者发出悲惨的叫声，其余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着。大伙心里都已经明白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但还是希望听到确切的消息。

　　“诸君……”少将的身体大概是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向前倾了倾，接着又往下说：“放下武器吧……这是小原将军的命令……我们都已经被俘虏了……”

　　尼古拉坐在剧场后面的角落里，一直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的各种变化，动也不动。从走廊里冲进来的起义者们迅速将军人们缴械，其中1名起义者冲过来，伸手拔出了尼古拉腰间的手枪，用枪口示意他去台前集中。尼古拉高举着自己没有受伤的那只手向台前从容地走着，脸上挂着讥讽的笑意。要不是顾及到周围那么多双仇恨的眼睛，他简直都想大笑起来！

　　就在这时，在咯吱咯吱的声音中幕布被徐徐的拉开，呈现在大伙面前的舞台上是这样一幅场景：有个戴眼镜的年轻大尉躺在另一位年轻大尉的怀抱里，胸口满是鲜血显然已经不行了，年轻的大尉正在悲怆地低声呼唤着他的名字。小原将军的脑袋上被顶着2把手枪，胸口还被挂了1枚手榴弹，手榴弹的拉火绳被抓在他身后一名英俊的俄罗斯小伙子的手中。其余的高级军官，包括那位站在台沿的少将，每人的身上至少被顶着1支枪管。恍如天降的这些俄罗斯起义者和日本高级军官就以这样定格般的姿态，在舞台灯光的照耀下，以怪异的造型烘托着背后的巨型图拉地图，以及地图上方挂着的“为恢复图拉的法律和秩序而努力奋斗！”的红色横幅……

　　面对此情此景，尼古拉再也忍不住了！他开始疯狂大笑起来，笑到弯下腰去，笑到气都喘不上来！

　　……

　　图拉发生的戏剧性变化，让世界为此惊愕！“图拉事件”因其传奇般的情节变化，成为1917年年初最吸引世界媒体的话题。柏林和伦敦之间的轰炸机较量虽然以其掀开了人类战争技术史上新的一页被载入史册，但图拉的故事因其对古典主义戏剧冲突的淋漓尽显而成为人们永久的记忆！

　　据说，德皇在听到图拉所发生的故事后，连夜紧急召见德国情报机构的一位传奇人物，向他咨询究竟是哪个同盟国情报机构策划了这么精彩的一切。该传奇人物的回答是：“我尊敬的陛下，要是世间任何一个情报机构具备如此可怕的组织实施能力，那么也就不会有眼下的这场战争了！”

　　虽然，仅仅在起义者通过现场广播设备向世界宣布他们已经占领了图拉大剧院后3分钟，“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图拉大剧院内的广播系统就再没有能够向外发布任何消息。但是，那番由一个嗓音略带点尖细的男人所说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是图拉革命武装总指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那段宣言已经永久载入历史！

　　“……我们只有一个请求：由俄罗斯最高权威机构和最高权威者亲自向世界公开宣布大赦！大赦的对象包括牵涉到图拉起义的一切之前被俄国政府称之为‘暴民’或‘激进分子’的人。同时我们希望：协约国的美、英、中三国应该集体对大赦的细节和效果承担道义上的责任。鉴于目前的形势，这些请求的最后答复时间应该在明天上午9点以前……”

　　全俄罗斯大乱！本来已经和社民党开始商讨2党合并事宜的自由工人党，他们的总书记列昂·达维杜维奇一听说图拉剧院的事情，就激动地冲进已经正式搬进斯莫尔尼宫办公的莱温斯基的办公室里，挥舞着双手喊叫道：

　　“图拉的起义者们赢了！图拉的起义者们赢了！……”

　　莱温斯基正皱着眉头站在收音机旁搜索着新闻，看见列昂·达维杜维奇如此激动的样子，就摇摇头，示意门口的秘书出去关好门，然后他语带讥讽地问道：

　　“我亲爱的列昂·达维杜维奇，究竟有什么事让您这么激动呢？”

　　列昂·达维杜维奇摘下自己满是水气的眼镜，站在屋子中央，兴奋地挥舞着眼镜指向墙上的全俄地图，大喊着：

　　“图拉的局势出现了戏剧性的根本逆转！帝国主义的干涉计划破产了！我们现在应该领导人民再次发动革命，获得更多的政治自由！领着我们干吧！亲爱的弗拉基米尔·莱温斯基！你一向比我们谁都更具有煽动能力……”

　　莱温斯基轻轻的摇摇头，目光中充满了善意的责备：

　　“我没有看到您所说的根本逆转，我只看到了图拉事件的参与者最后一次无奈地挣扎……如果您认为一次类似于绑架的偷袭行动就可以彻底改变历史，哪您也实在太可爱了……不要激动，我请您仔细回忆一下刚刚收听到的新闻，那位你我都很陌生的小贵族米哈伊尔自己都很清醒：在他发出的要求中没有任何政治主张，他只是要求在法律上实现一次有效的大赦……”

　　“那是因为他不懂政治……”列昂·达维杜维奇不服气地反驳道。

　　“错！他很懂政治！”莱温斯基的语调突然拔高了很多：“他懂得政治实质就是你手头有什么样的货色，你就可以开出什么样的价钱！”莱温斯基讥笑着将一条电文纸递给了列昂·达维杜维奇：“看看吧！这是一位政治上倾向社民党的沙俄军官，偷偷从莫斯科给我们传来的消息……”

　　列昂·达维杜维奇低头看着电文，然后惊诧地抬起脸来：“中国空军进驻莫斯科……”

　　莱温斯基耸了耸肩膀，冷笑着冲对方做了个鬼脸。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总不至于就这样站在一旁观看吧？”列昂·达维杜维奇讥讽地问道。

　　“二十几年了！”莱温斯基微笑着拍了拍列昂·达维杜维奇的肩膀：“咱们认识二十几年了，你的性格总是那么极端……这种时候，正是我们积极加入这场交易的最佳时机……这次我们不是当事方，因此解决方案应该由我们提出！”

　　30分钟后，看押前图拉党支部书记谢尔盖的社民党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接到命令：立刻押送谢尔盖去斯莫尔尼宫，莱温斯基同志要见他！

　　……

　　托马斯·莫兰特又一次成为图拉事件的当事人！

　　9点钟，在确信控制了整个剧院后，米哈伊尔下令将俘虏中的青壮士兵和下级军官都释放出去，记者们也可以自愿选择离开，剩下的高级军官和贵宾们统一集中到大剧场内看押。

　　为了让外面的人明白局势，米哈伊尔还特意让就要被释放的人们参观大剧场，让他们看清楚高级军官和贵宾们是如何每4人背对背坐成1组，每组的人的后背中间又是放置着多少zha药！格林姆·格雷仗着自己俄语好，还想装成记者混出去，结果被起义者发现后遭到一阵痛殴，之后就被拖过来，和老老实实掏出护照说明身份的托马斯绑在一起。

　　托马斯低声向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格林姆说道：“格林姆，别多嘴，也别耍小聪明……这是暴力革命，是真会杀人的！别再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开玩笑了……”

　　土肥原贤二麻木地抱着石原莞尔的尸体向外走，可怜的石原，一向木讷的他，刚才在起义者们从后台突然冲出来时，居然是第一个反应过来去掏枪的人……

　　走到剧场门口时，土肥原突然抱着石原激动地走向站在一旁的米哈伊尔，冲着这个起义者的头目点了下头，大声用中国话说道：

　　“我的朋友被你们杀死了！这是军人的宿命，我不会恨你们……可我的朋友临死前托我问你：要是没有秘密通道，你还有别的偷袭办法吗？……我的朋友是个军事呆子……”

　　米哈伊尔好象根本没听懂，只是木然地看着土肥原，直到别的年轻日本军官在起义者的呵斥声中慌忙将土肥原拖走，米哈伊尔便转身向舞台前走去。那张巨大的桌子旁已经摆好了2台电话，负责通讯线路布置的起义者们正在忙碌着。2台电话1台是剧院内使用的内线，另1台将通向剧院外，那2台电话机前将是他未来若干时间内的战斗岗位。“办法有很多……可是，有密道我为什么不用？”快走到电话机前时，米哈伊尔小声用不熟练的中国话嘀咕道。

　　当下级军官和士兵们陆陆续续走出大剧院的大门后，2名起义者在剧场门口出现。他们都没有带武器，当中的1个拉着1卷电线，边走边放线，另1个手里捧着台电话机，边走边东张西望着。最后，电话线被拉到剧院大门正前方，柯巴和日军参谋长一起站着的地方，那个捧电话机的工人左右看了看，走到1辆汽车前将电话机放在发动机罩上面，摇了摇，拿起话筒：

　　“别佳！别佳！我是托尼亚！……声音清楚吗？……那好吧！”他将电话话筒递向柯巴，满不在乎地说：“这是我们总指挥的谈判电话……他现在上茅房了，您还得等会儿……你们谁有烟啊？我都快憋死了啊！”

　　周围的1名哥萨克上士左右看了看，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盛马合烟的小铁盒子，又将撕好的报纸条递过去。这名起义者友善地摇摇头：“用这个试试，我在里面找的，是那个日本将军专门用来卷烟的纸，看样子应该不错！”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1块折叠好的白纸，撕了条递给哥萨克上士。2个人各自转动手中的纸条，飞快地给自己卷好了烟，一起点着后，深深的吸了一口，然后2人相互看看，深以为然的使劲点了点了头：果然是好味道！随后，那个哥萨克上士激动地拿过对方手中的那叠纸，将纸撕开，分发给周围的士兵们，让大家也尝个新鲜。提供纸的起义者站在那里，嘴里叼着烟满脸自豪的笑着，很为自己的大方而骄傲。

　　就在柯巴和日军参谋长四周，哥萨克士兵们用起义者拿来的纸高兴地品尝着新鲜的滋味，在灯光下升起股股青烟。参谋长看着举着电话话筒在等待，满脸不耐烦的柯巴，又看看正用小原将军心爱的中国宣纸卷烟抽的起义者和俄国士兵们，心里突然间明白了一个事实：这仗，其实已经打完了……

　　……

　　这仗确实已经打完了！

　　1917年1月7日晚11点，图拉事件紧急处理会议在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召开。与会的900多名代表包括临时内阁总理克伦斯基，以及首届全俄苏维埃大会筹备主席莱温斯基。会议进行到1917年1月8日凌晨6点，由100名哥萨克士兵骑着马，100名圣彼得堡工人白卫队乘着汽车，一起护送12名正教的年轻神甫步行举着会议共同商讨出的对策送去冬宫。斯莫尔尼宫希望冬宫能在早上8点半以前予以准确答复。于此同时，2万多各路支持斯莫尔尼宫的武装开始默默地向冬宫附近集结，唯一忠于皇室的军校士官生在到8点的时候，只剩下900多人在把守着冬宫。

　　1917年1月8日上午9点，冬宫内没有任何消息传出。2万多听从斯莫尔尼宫方面指挥的军队开向冬宫广场，在广场上集结成不同的队列。这时，把守冬宫的士官生已经剩下500多人。

　　1917年1月8日上午9点10分，随着图拉剧院里传出一声枪响，5分钟后，小原将军手下的那名少将旅团长的尸体被4名起义者们默默地抬出来，放在剧场外的上万人面前。该消息传到斯莫尔尼宫后，9点25分，900多名代表开始上车，计划由3000名喀琅施塔得水兵护送，前往冬宫广场！

　　1917年1月8日上午9点35分，冬宫内传出噩耗：沙皇米哈伊尔二世因操劳国事，疲劳之下引发疾病，不幸突然去世！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长子，皇储阿列克谢二世成为新的沙皇！

　　上午10点20分，在冬宫，由900多名代表陪同，年轻的新沙皇向世界宣布：

　　俄罗斯实行大赦！此前所有因为政治理由而触犯法律的人，其罪行都被赦免，并可以在从即日起的1个月内申请出国。美、英、中3国已经同意接纳这些人。

　　为了表示坚定地履行国际义务，带有德语色彩的圣彼得堡被改名为彼得格勒，在苏维埃大会和国家杜马会议召开后，俄罗斯军队将在新的领导体制下继续与同盟国侵略军战斗！

　　沙皇将不在直接干涉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俄罗斯的一切立法权力将属于全俄苏维埃大会，国家杜马将做为常设最高监督机构发挥作用。

　　为了体现沙皇陛下的民族代表意义和文化象征意义，本年内适当时候，沙皇陛下将移驾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从此莫斯科将是俄罗斯人宗教文化的首都，而彼得格勒将是俄罗斯行政经济上的首都。

　　……

　　1917年1月8日中午1点，刚刚获释从大剧院里出来不到1个小时的托马斯·莫兰特接到命令：他和格林姆都必须在当天下午6点以前赶到莫斯科英国总领事馆，向大英帝国图拉事件首席观察员詹姆斯·布莱恩教授汇报情况。教授本来应该来图拉，可因为旅途奔波，年纪又毕竟大了点，心脏好象是出了点问题。

　　维佳跑回家去，很快就又回来了：马克洛夫从昨天早上开始，就一直藏在维佳家里！刚才从广播里听说了大赦令，他和卡捷琳娜就一起离开了！维佳跑回大剧院这边找哥哥尼古拉，因为邻居们说他们俩走的时候，身后还跟着几个在这儿站岗的俄国兵。

　　尼古拉又喝上了，和那个哥萨克骑兵上尉一起喝着。听维佳激动地询问完，尼古拉冲弟弟笑了笑，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块被揉得皱皱巴巴的，带血的白领巾，抖了抖扔在地上。

　　“这是我昨天中午去你家里时发现的……我谁都没说，就一直藏在身上，当然，我也不知道那个男人就是马克洛夫……反正现在都没有关系了……我跟卡捷琳娜谈了谈，希望她最终能跟你打声招呼，看来最后她还是不想和你谈……我怕出事，就派手下在那里守着……他们俩是去莫斯科了！他们到那儿的外国领事馆去登记，那样更安全点。”

　　维佳看着地下的那块带血的白领巾，愣了一会儿，抬头对哥哥说：

　　“尼古拉，给我一台最好的车……我要赶去莫斯科！”

　　骑兵上尉浑身酒气地过来，搂住维佳的脖子，亲热地说道：“兄弟，别犯傻了……还是一起来陪你哥哥喝酒吧！女人……都去她们的吧！”

　　尼古拉看着自己的弟弟，和他对视了片刻，就慢慢下令道：“上尉，去找台最好的车给我弟弟，加满油……别忘了派2个人随车保护！”接着便回过脸去又喝起酒来。

　　1917年1月8日下午2点，图拉英国商会派遣1辆雪弗来轿车，并恳请图拉戒严部队派遣6名俄国士兵驾驶1台小卡车提供沿途保护，护送托马斯和格林姆去莫斯科。

　　下午2点10分，维佳驾驶着还是那辆“奔驰”，车上还坐着3名荷枪实弹的哥萨克士兵，飞快地驶上了图拉去莫斯科的主干公路！

　　图拉通向莫斯科还有条小公路，这2年，这条小路在主干道修好后就很少有车经过。

　　1917年1月8日下午5点47分，就在这条小公路上，托马斯·莫兰特驾驶着那辆已经布满弹孔的“奔驰”轿车在拼命地向莫斯科方向开着！

　　这辆轿车车后的风挡玻璃已经只剩下一些碎边，车里弥漫着一股火yao味。一枝由猎枪改造的霰弹枪扔在后座上，后座上满是血痕。受了重伤的维佳就躺在副驾驶座位上。脚下还扔着2把打完子弹的手枪。

　　托马斯已经努力按照自己以前学过的战场救护知识，用撕碎的衬衫布给维佳做了伤口封闭处理。维佳用手捂住伤口，不时从气管里发出一阵激烈的咳嗽。托马斯猜测，那颗停留在维佳身体里的弹头，此刻多半是停留在维佳的肺里，造成器官内部的出血，如果不能在很快的时间内到达医院，给维佳开腔止血，取出那颗弹头，等待维佳的就只能是死亡。于是，托马斯驾车在莫斯科郊外的下午，在乡村覆满冰雪的公路上尽可能跑快。

　　每次，当托马斯用手去摸维佳额头的时候，都发现维佳的体温有所上升。托马斯知道这是因为维佳的伤口正在发炎，可是他什么办法也没有，手头既没有消炎药，也没有任何帮助维佳减缓内出血的医疗器械。

　　“维佳，别睡！马上就要到医院了！马上……你一定要挺住别睡啊，维佳……”托马斯只能边尽可能的加快车速，边大声喊叫着。他知道，只要维佳现在睡过去，就有可能永远不再醒来。现在只有维佳自己才能救自己，他必须坚持住，直到自己将车开进医院。

　　“……维佳，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最快乐！”托马斯眼里带着泪水，大声问着，他得想尽一切办法让维佳保持清醒。

　　“最快乐？”维佳的脸上出现奇怪的表情。

　　“对啊！到今天为止，你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和谁在一起……告诉我，维佳。”托马斯看了眼前面路口的路标，点了点刹车，小心将车转上莫斯科方向的道路。

　　“我最快乐的时候……其实是在中国当战俘的时候……”维佳终于说道。

　　虽然没怎么打算听维佳说什么，只要确定他不睡觉就可以了，但托马斯还是被维佳的这个回答搞得有点茫然，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时候，虽然是在当战俘……可我心里有希望……”这次不用等托马斯提问，维佳就直接往下讲去：“……我和李正波每天一起开车在沙漠上跑着……拉矿石……那台车可真够结实的……我们什么都聊，什么都说……”他脸上充满了憧憬，陷入到回忆当中。

　　维佳许久没有说话，托马斯忙抽空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已经是发烫了！

　　“维佳！你不要睡！千万不要睡！”托马斯眼盯着前方的道路，大声叫喊：“告诉我，你们都聊些什么……你和那个中国中士都聊些什么？”

　　“……呵呵……”几声咳嗽后，维佳吃力的笑了笑：“……我们聊将来回家以后做什么……找个什么样的姑娘……有个什么样的家……将来，将来生几个小孩……”

　　“太好了！”托马斯用高兴的语调大声叫道，眼里的泪水开始往脸上流，他快速地抹了一把眼泪，继续边开车边提问：“……找个什么样的姑娘呢？维佳！”

　　维佳的眼神已经开始迷离，他躺在旁边打平的座位上，眼睛直直看着车窗外快速掠过的树木，嘴角抽搐着不说话。

　　“告诉我，维佳！”托马斯急了，他大声问道：“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姑娘呢？”

　　“……姑娘？”维佳的脸上重新浮现了笑容：“你最喜欢说姑娘们的事情……李……一提姑娘你就兴奋……今天你开车开得太快了……你跟我偷学开车就是……就是为了回家……找个好看的姑娘吧？我知道……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姑娘……有自己孩子的……”

　　托马斯吓了一跳，他知道这是维佳神志已经不清的表现。路两旁已经开始出现房屋，远远的，莫斯科的城市轮廓在冬日的黄昏下出现。托马斯准备冲到第一个路口，截到第1台车，立刻就掏出一大把钞票，让那司机带路去最近的医院，要是那司机为此还不肯，那就掏枪出来威胁！

　　“……太阳快落了吗？”维佳突然嗓门有所提高。

　　他恢复清醒了！托马斯急忙回答：“没错，维佳，太阳快落山了……”

　　“前面那一大团黑云，是在下雨吧？”维佳接着说道：“……沙漠上的雨……李，开快点……要不就落雨里了……开快点……快！”

　　“是，我会开快的！”托马斯高声叫道，狠狠踩了脚油门：“我不会让我们落在雨里的！不会的！”

　　在冬日冰雪覆盖的公路上，贴着一片老橡树林拐过一个大弯，托马斯终于看见了莫斯科市区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而且在黄昏的余晖下，那个路口真的停有车辆：整整3台军用卡车和1辆装甲车！还有一些持枪的沙俄陆军士官。装甲车车顶的机枪枪口对准了这辆在路口想往后退的轿车，1枝那甘式步枪向空中开了2枪。

　　咬了咬牙，下定决心的托马斯将车按照一个士官的手势，温顺地停在指定的位置，然后打开车窗挥舞着自己的护照，大声问：“你们谁能讲英语？中国话呢？”

　　士官们互相看看，都不吭声，纷纷举起枪对准这个疯狂叫喊的男人。

　　托马斯极力让自己保持笑容：“我是英国客人！是你们内务部专门请到这个国家来的客人！我的身份很重要！……”

　　1名上尉和1名中尉从卡车后面走出来，看着这个在轿车里向外狂喊的男人。2名军官彼此对了一下眼神，走过来和蔼地向托马斯敬礼。托马斯开门下车，陪着笑脸急忙指向一旁的维佳：

　　“我的朋友受伤了！需要急救！”

　　那名中尉皱着眉头走过去看了眼维佳，又伸手摸了摸，抬起脸同情地对托马斯说道：

　　“托马斯·莫兰特博士，您的朋友维佳已经死了……”

　　托马斯勃然大怒，他猛地去拔藏在腰间的手枪，嘴里大喊着：“你胡说……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胡说？！”

　　站在他身后的上尉这时用手枪枪柄给他后脖子上来了一下，托马斯眼前一黑，陷入到无尽的黑暗当中……

尾声(上）：疲惫(18)

更新时间2006-1-19 0:18:00 字数：14543

　1917年1月25日，星期四，大英帝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馆。

　　这些日子里，英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馆临时配给托马斯`莫兰特博士使用的英文打字机居然是一台美国货！不管别人怎么讲，反正托马斯总觉得这种镶嵌着小玻璃圆片的键盘键会让手指尖冰凉，他格外怀念在伦敦的海外历史研究中心，自己办公桌上的那台打字机，怀念那台打字机每个键上弧度精致的电木层给指尖带来的舒适，尽管那台打字机其实是德国生产的……

　　此刻，这台不讨人喜欢的美国造打字机就放在窗前的桌子上。如同这些天里的其它日子一样，一双略显肥胖的手从这天早上8点钟开始就一直在打字机上忙碌着：手指飞快敲击在键盘上，打字机发出连续刺耳的哗啦哗啦声，打字机上钟铃声也间隔很短地一次又一次敲响。每隔大概30多分钟，一页打满字的稿纸就被撕下来丢到桌面上一大叠胡乱堆放着的完成稿最上面，紧接着房间里会再次回荡起巨大刺耳的打字声……

　　终于，这天下午6点多钟的时候，随着打字机上最后一声铃声响过，托马斯·莫兰特疲惫地从打字机前抬起头来，支起胳膊，揉着发酸的手指关节，用已经有点模糊的视力默默地看着窗外。

　　窗外莫斯科冬日的黄昏刚刚降临，还是可以很清楚地看见2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军士身穿厚实的毛皮大衣，极力在寒冷中坚挺着脖子，在大英帝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馆的后花园中姿态威严地来回踱步巡逻。托马斯看了眼手表，知道这班岗是刚刚换上的，并且他还知道那2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军士心里一定是急切盼望着夜幕赶紧降临，因为天黑以后他们就不必再保持那种威武的军姿，就可以竖起衣领将脖子缩在厚实的领子里避寒了！托马斯这些日子里没少研究过这些在花园里站岗的军士们的各种神态，同时，他虽然已经足足有6天没有从这间屋子出去过，可心里面也一直都明白：就在他身后门外的走廊上，也有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军士在严密把守着。

　　从1917年1月6日到今天，托马斯·莫兰特实在是经历太多的事情了！

　　谢苗死了，维佳死了，多拉死了，柯巴也死了……

　　如果那天不是索斯洛夫斯基上尉和他手下那帮阿列克谢耶夫军事学院的士官生，也许托马斯·莫兰特也得死……

　　创建于1864年的莫斯科陆军士官学院在俄罗斯的军校里名气排在第三，190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纪念皇子阿列克谢的诞生，将该学院改名为阿列克谢耶夫军事学院。4年后，这所专门以培养非贵族血统军官为主的军校招收了来自白俄罗斯的索斯洛夫斯基。

　　索斯洛夫斯基其实是个波兰人。1912年夏天在莫斯科，刚刚被阿列克谢军事学院宣布留校协助任教的年轻中尉被人私下里介绍给一位英国访问学者认识。

　　詹姆斯·布莱恩教授很满意地招募了索斯洛夫斯基为大英帝国服务。他帮助索斯洛夫斯基认识到：要想让祖国波兰从沙俄的压迫下获得独立解放，就必须要依靠国际进步势力的帮助。还有什么国家比世界第一强国大英帝国更能帮助波兰人民呢？

　　布莱恩教授不知道的就是：在他和索斯洛夫斯基谈话之前，早在1910年，索斯洛夫斯基就通过表姐柳芭认识了一个“高丽”商人，并且这个商人已经让他坚信，只有依靠中国才能使自己的波兰祖国获得独立解放！

　　在中英两国的资金支持下，索斯洛夫斯基在阿列克谢耶夫军校内秘密发展波兰独立运动分子，并想办法让很多波兰血统的年轻人以其他血统的假身份加入军校。在1月6日图拉事件爆发前，索斯洛夫斯基和他手下的教员和学院们坚定地站在临时内阁这一边，对莫斯科警察局个别人向军校内部的渗透、挑拨、煽动做了无情的斗争。因此，在图拉事件爆发后，索斯洛夫斯基被军校高层当做最值得信任的年轻教员之一。

　　本来，按照北京方面的指示，索斯洛夫斯基和他的一干亲信们此后将不再涉及任何行动，单等着事件过去后被圣彼得堡陆军部方面重用就行了。谁也没有想到，1月8日那天中午2点多钟，伦敦方面的紧急指示突然到来：索斯洛夫斯基要想办法率领正在执行莫斯科戒严任务的亲信们，去莫斯科到图拉的主干公路口武装待命！

　　索斯洛夫斯基一边想办法找理由、找交通工具去执行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想办法给北京方面及时汇报。可他派出的联络人，怎么也联系不上北京方面指定的单线联系人，也就是他的表妹柳芭！直到下午3点多钟，索斯洛夫斯基带着他精心挑选的亲信磨磨蹭蹭向市区外开拔时，柳芭才脸上带着泪痕地追来，通知他：图拉通向莫斯科的公路上发生了伏击，具体事态现在还不清楚，上面让他见机行事，在图拉前往莫斯科的公路上接应被人伏击的人，主要是要想办法营救1名叫托马斯·莫兰特的英国博士，如果有可能，鼎鼎大名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要想办法救下来。

　　这些背景托马斯自己并不是十分清楚，他只知道索斯洛夫斯基在接到命令后十分为难，因为他不知道目标会在那条公路上出现，连柳芭也不知道。于是，索斯洛夫斯基向老路上派出了一台卡车负责侦察，自己率领主要人马沿着主干公路慢慢迎上去。

　　1个多小时后，伦敦方面的信使追上了他，严令他立刻去带队去老路那边，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1名叫托马斯·莫兰特和1名叫格雷姆·格林的英国博士，如果有可能，鼎鼎大名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要想办法找到并完全控制起来……实在不行就杀了他！

　　托马斯·莫兰特是在苏醒之后，被索斯洛夫斯基护送着去英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馆的路上知道这些事的。他一听就明白了：米哈伊尔一行遭受到的伏击是英国人指使的，否则就不能解释中午2点多钟索斯洛夫斯基就接受到伦敦方面命令一事。肯定是某个环节上出问题了，否则自己和格雷姆就不可能正好碰到这次伏击，而且还差点送命！

　　不会是布莱恩教授干的！这是托马斯听完索斯洛夫斯基的汇报后首先的判断：就算布莱恩教授有心将米哈伊尔干掉，搅乱中国方面已经重新控制住的俄罗斯政治局面，可自己和格雷姆他是不会下毒手的，特别是格雷姆！托马斯当年就曾经为教授对这个弟子的宠爱，内心深处居然稍稍有点醋意――不论格雷姆做了什么蠢事，在教授心中他总是最可爱最有才华的那个孩子！

　　米哈伊尔和6名手下是由30多名日本军人秘密护送去莫斯科的，按照中国方面的指使，日军负责将其护送至中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馆申请避难。这件事情不能太声张，小原将军考虑再三，还是让土肥原领队完成这项任务，因为他觉得土肥原应该还是能分清公和私，感情和职责的！

　　大英帝国军事情报部门在莫斯科地区的负责人那2天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一个能将中国人俄罗斯主导地位上拉下来的机会！从“图拉事件”发生后，一直对控制俄罗斯局势很有信心的大英帝国突然发现：不知不觉中，中国人已经完成了对俄罗斯未来走向的控制，很显然，中国人挑选的那些代理人在俄罗斯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前途，远远超过自己所挑选的那些代理人。

　　米哈伊尔的所作所为严重挫伤了士官生们对沙皇政权的热爱之心，在忠于沙皇陛下的军人看来，米哈伊尔就是贵族军官的叛徒和耻辱！于是，受到暗中怂恿的图拉火炮学院的士官生们被组织起来，在米哈伊尔去莫斯科的路上发动袭击！只有混乱的局面再次出现，大英帝国才能再次获得对俄罗斯政治走向施展影响力的机会！

　　倒霉的维佳和托马斯都是在无意当中卷入这次伏击的！下午3点多钟，维佳的车刚刚追上了托马斯的小车队，认出那台“奔驰”车的托马斯从车窗里高兴地向维佳招手，忙着赶路的维佳见到托马斯也满高兴。大家打开车窗比划了几下，于是便组成一个小车队，一起赶往莫斯科。他们行驶了20分多钟后，就看见前面有3台卡车正在不紧不慢地行驶着，正在通过一个大弯。维佳按了按喇叭，示意后面的雪弗来和卡车跟上，接着就向前赶去，想在拐弯后超过前面那个车队。就在这时，袭击发生了！

　　埋伏在公路拐弯处树林里的火炮学院士官生们，以猛烈的炮火开始发起袭击：3门82毫米迫击炮的的急速射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彻底摧毁了3台卡车中的2辆！接着，这个车队往后200多俄尺的车队也被当做目标车队的组成部分也受到了炮弹的光顾。随着2声巨大的爆炸声，前后2道公路桥被预先埋设的zha药炸断！在炮火的掩护下，上百名士官生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呐喊着从树林里冲出来，呐喊着向被困在拐弯处的车队发起了冲锋！

　　从前面那台残余的卡车上逃出10来个人影，卧倒在路基另一旁后的涵洞里，米哈伊尔和土肥原指挥幸存的手下们用一挺斯潘赛机枪开始还击！打过仗的维佳马上主动开始指挥后面的士兵们一边还击一边向重机枪靠拢，企图围绕那唯一的重火力构成一个防守阵地。这次格雷姆表现还不错，在托马斯的行动鼓励下，他也拣起1枝阵亡士兵身旁的步枪，一边射击，一边紧紧地跟在托马斯身旁。

　　米哈伊尔选择的重机枪阵地位置，刚好在对方迫击炮炮火很难摧毁的涵洞下。对方的冲锋受阻，于是就开始用剩余不多的炮弹打击路基后的其他防守者，同时开始调整新的进攻路线。公路上，除了那台奔驰奇迹般地逃过了袭击，剩下的汽车都在燃烧，尸体随处可见。

　　“那边还有一条土路可以通到老路上去！奔驰车可以从那里逃出去！”维佳的声音在托马斯耳旁回响！

　　“你们几个人走！我带人掩护！”这是那名托马斯不知名的日本大尉最后的叫喊！

　　托马斯还记得：当维佳开着“奔驰”轿车跟疯了一样从路基上冲下去，完全按照记忆和感觉在雪地里沿着那条谁也看不见的土路逃命的时候，和米哈伊尔一起在后窗开枪的托马斯看见：那名日军大尉指挥着残存的手下，正抱着集束手榴弹冲向追赶者的卡车……

　　然后就是在冲过袭击方最后一道埋伏时，米哈伊尔受伤。接着，在快要逃到老路上的时候，一些蒙着脸，骑着摩托车的武装者出现，他们远远地就开始向这辆轿车开火！维佳拼命开车绕过他们，冲上老路，在经过1座被废弃磨坊时，格雷姆陪着米哈伊尔先下车躲避：情况危机，大家只有分开才能有活命的可能！在呼啸而至的摩托车车队追赶下，维佳和托马斯驾车继续向莫斯科方向奔逃！

　　托马斯回忆到这里，满脸都是泪水，他眼睛看着窗外莫斯科冬日宁静的黄昏，看着黄昏的余晖下花园里来回踱步的卫兵，耳朵里却全都是枪声与维佳的叫喊声，还有自己开枪射击时用英语和汉语不断发出的粗野叫骂声……

　　敲门声轻轻地响起。

　　“请进！”托马斯先起身走到墙边的洗手池旁，拧开水龙头后才叫了一声，语气中没有丝毫的热情，接着便埋下头去洗脸。门开了，果然是詹姆斯·布莱恩教授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莫兰特博士，请问你的报告撰写进展如何？”

　　托马斯将手中的毛巾往旁边的架子上轻轻一挂，转过脸去看着已经走到桌旁，正在翻看整理那叠完成稿的布莱恩教授，语气略微讥讽地说道：

　　“布莱恩教授，要不是不断被打扰的话，我本来可以在更早前完成报告的……”

　　布莱恩教授装着听不懂他话中的讥讽之意，站在桌旁，将形影不离的公文包放在桌子上，拿起托马斯刚完成的稿件快速翻阅着。 5分钟后他抬起头来认真地对托马斯说道：

　　“莫兰特博士，你那份《是谁丢了俄罗斯――关于‘图拉风波’前英国对俄工作评估》，以及你的那份《‘图拉风波’后的俄罗斯社会政治走向预测》都已经用紧急外交邮件送回了，今天晚上估计就能到伦敦。你后来完成的《‘图拉风波’亲历记》我今天中午才看完。在前面那两份报告中，关于你的某些分析和预测我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我本来想将自己的意见加注在你那两份报告中发出……然而考虑到目前你我已经分属不同的机构，所以我还是用另行报告的形式表述了自己的意见……我的那份薄薄的文件应该在后天能到达伦敦……坦白地说，你那两份报告虽然写的很仓促，但无论思路还是文笔都是很优秀的，甚至和你以前用大量时间研究调查后精心撰写的那几篇成功的研究报告相比，这两份报告都是称得上是最杰出的……”

　　“谢谢！”端起已经冰凉的咖啡，喝了一口的托马斯·莫兰特彬彬有礼却又神情冷淡地向教授点了点头。

　　“但是……”教授指了指桌上的稿件：“这份刚刚写完的《是谁杀了柯巴？》，我大概翻看了一下，初步印象：从标题到内容，我觉得你写得这份分析报告更象一部伦敦地铁上兜售的蹩脚侦探小说……”他轻蔑地将这些稿件随手放在桌子上，接着从随身带着的公文包中取出一叠装订好的文稿，轻轻拍了拍：“……你的这份《‘图拉风波’亲历记》虽然也很罗曼蒂克，可毕竟都算是亲身经历……虽然我对其中有些部分还有点疑问……”说着，他将这叠文稿递给了托马斯：“……如果有一天保密解除，再进行一番技术处理，我看这部《‘图拉风波’亲历记》的销路不会比我的那本《闯入北非的约翰牛》差的！”

　　面对教授难得的当面赞扬，托马斯的脸上并没有展现出喜悦，他默默翻动着手头自己的前些日子书写的文件，扬起眉毛，用一种明显夸张的询问表情注视着教授。

　　布莱恩教授感觉到了托马斯情绪中隐含的敌意，他叹了口气，转身走到屋角，在那儿，一张俄式多层小茶几上，放着一把精美的铜制茶炊。教授熟练地打开茶炊，查看了一下里面的已经装好的木炭，又打开旁边一个玻璃茶叶罐，先取出茶叶罐里的苹果，又抓起一撮茶叶挑剔地看了半天，然后叹了口气，端起茶炊走向屋子另一边的洗手池，在洗手池边上用一个小杯子接着水龙头里的水往茶炊中舀。

　　“你从来没用过茶炊吗？”当教授将茶炊端回茶几上，开始往里面装茶叶的时候，突然间就冒出了这么一句，不等托马斯回答，教授继续又往下说道：“你真应该试试，感觉很不错……在冬日的晚餐后烧起茶炊，来一杯俄罗斯风格的热茶，是一种享受。”

　　托马斯没有接教授的话茬，他低头信手翻看着自己在若干天以前完成的这份《‘图拉风波’亲历记》，正好就翻到关于多拉的那段……

　　在图拉所有的事件平息以后，莱温斯基赶到莫斯科，在各种场合做关于“图拉风波”后俄罗斯政治走向的演讲，在即将召开的首届全俄苏维埃大会前，刚刚担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党中央主席的他急于为社民党赢得更多的支持。

　　1月15日，在位于莫斯科谢尔普霍夫大街的米海尔松工厂，刚刚做完演讲的莱温斯基在众人的簇拥下向工厂车间外走去。在刚才1个多小时的演讲中，莱温斯基给莫斯科的工人代表们仔细刨析了目前俄罗斯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使工人代表们普遍意识到：一个社会各人群和解的俄罗斯更符合广大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更有利于俄罗斯未来的健康发展。就在这次演说中，莱温斯基第一次提出了应该将以后的每年1月8日做为“俄罗斯社会和睦和解纪念日”的提议，这个提议获得了大车间内几千名工人代表一致的热烈鼓掌！这热烈的掌声通过现场架设的广播设备飞向整个俄罗斯，谁都不再怀疑莱温斯基已经获得了大莫斯科地区工人们的衷心拥护，社民党在莫斯科地区底层民众支持度中原有的不利局面已经成为历史！

　　“让莱温斯基同志先走！”伴随着这句呼喊，本来身材矮小的莱温斯基成了走在人群最前面的领路者。车间大门口外，事先已经布置好的记者们端起照相机准备记录这带有象征意义的画面。

　　就在这时，化妆成中年女记者形像的多拉突然从记者群中跳出，举着一把“那甘”左轮手枪，在很近的距离内向莱温斯基胸前开了2枪！

　　莱温斯基应声摔倒在地，在四周围的一片寂静中，多拉已经冲到倒地的莱温斯基面前，低头对着莱温斯基的面部准备补上1枪。一直跟在莱温斯基身后的保镖反应过来，2名保镖扑向倒地的莱温斯基，用自己的身体盖住莱温斯基，另1名保镖抽枪向多拉开火！随着短促连续的枪声，多拉的身体向后飞去，摔倒在开始响起尖叫的记者人群中，短暂抽搐了一阵便再也不动了……

　　“可惜啊！这个女人！”布莱恩教授这时已经叼上了烟斗站在托马斯身边，看着托马斯手中翻开的文稿，轻轻叹息着：“莱温斯基身边的那几名保镖来历都很神秘，是俄罗斯人，可外界谁都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冒出来的……直到莱温斯基身上事先穿着中国最新研制出的防弹服的消息传出，外界才猜到这些保镖的来历！……当然，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些俄罗斯血统的保镖是从哪里训练出来的……”

　　托马斯毫无表情地随手将报告继续翻动下去，冷漠地说道：“我还一直以为，一个社会局面稳定的俄罗斯也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呢！”

　　“没错！可大英帝国更不愿意看见一个被中国人掌控的俄罗斯！”布莱恩教授冷笑着说道：“为了将那个其实什么也不明白的多拉小姐输送到莱温斯基身边去，我们可是投入了不少力量……”

　　“查清楚之前是谁在追杀这位小姐了吗？追杀的原因呢？”托马斯好奇地问道：“她在行动前的最后那两天又是藏在哪儿？”

　　教授遗憾地摇摇头：“我们的人只能在背后帮助这位冲动的小姐……追杀她的人实在太厉害了！为了帮她暗中摆脱追杀，我们在莫斯科地区本来就有限的力量遭受惨重的损失！”

　　“我知道，”托马斯讥讽地说道：“那位曾经把我打晕的上尉先生也在其中……”

　　“索斯洛夫斯基上尉是我4年多以前亲自招募的，”教授忧伤地摇摇头：“那个夏天他才被提升为中尉，刚留到军校工作……他和他的手下其实都是波兰人，坚信只有依靠大英帝国才能获得自己祖国的独立……索斯洛夫斯基事后向我汇报：那天你实在太激动了！当时你那位爬在方向盘上的朋友已经死了，可你从车上跳下来后就跟疯了一样，实在没办法他才制止了你……后来我派遣他领队去暗中协助多拉的时候，他还让我带话给你，请你原谅他那天的失礼……这个人已经为我们的工作牺牲了！老托马斯。”

　　托马斯不能再说什么，只好继续低头翻看着手稿。

　　教授苦笑了一下，走去将房门打开一点，然后慢慢走到茶几旁，关注着已经冒出清烟的茶炊。许久，布莱恩教授又张嘴说道：“看来我们在俄罗斯的运气真是糟糕极了……你知道吗？今天上午召开的首届全俄苏维埃大会预备选举会议上，莱温斯基和他的党以压倒性优势取得了在大会主席团的席位……克伦斯基的俄罗斯爱国民主联盟输得很惨，几乎可以肯定，最终在大会选举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席位不会超过40个……”

　　“莱温斯基大难不死，反而会在迷信宿命论的俄罗斯人心中提高他的个人魅力。”托马斯·莫兰特用很冷静的语气总结道：“这在莱温斯基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就注定了！我们的运气是不够好……会不会是事先走漏了风声？被中国人利用了这次机会？”

　　布莱恩教授摇了摇头：“这件事情是我到莫斯科以后才决定的……准确地说是在你苏醒后的第二天才决定的，下达命令的时候也做了行动分解……只有我自己清楚整个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诱导多拉去杀莱温斯基！……中国人也不都是神仙。”教授用中国话说完最后一句，眼神很怪异地看了托马斯一眼，然后从茶几下层取出2只茶杯，拿去洗手池旁，挽起袖子开始洗茶杯。

　　看着教授这么忙碌，托马斯多少有点过意不去，他挽着自己的袖子走过去想帮忙。

　　“你别动手，”教授一边仔细洗着茶杯，一边头也不抬地说道：“十年前你也帮我洗过茶杯，我还记得我的那只明代官窑茶杯就是这么完蛋的……”

　　托马斯愣了愣，接着不好意思地说道：“后来我和苏珊还是去买了一个……”

　　“对，我知道。”用水冲刷杯子的教授笑起来：“你和苏珊去东印度公司船坞大街，在那儿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偷偷放回到我的房间里……你为此花了整整300英镑。”

　　“苏珊后来都告诉你了？”托马斯嘿嘿笑着说，胖脸有点发红。

　　“是我自己发现后问她的……你们买的是假货，最多只值3英镑，我后来去了趟那家店铺，老板就把钱退给我了……。”詹姆斯·布莱恩拿着洗干净的茶杯走回茶几旁，这时茶炊里的水刚好也开了。

　　“别瞪我！”教授仔细观察着茶炊，头也不抬地说道：“你打碎的那只也是假货，也是你们去的那家店老板辛格送给我的……我家里的东方古董有一半都是他卖给我的，都是假货……那些退回来的钱就是后来你生日那天，我送给你的那幅康斯坦丁·克里木特小油画的画钱……我当时不是说了吗？‘这幅画其实本来就属于你，我只是帮你做了挑选，孩子’……放心，那幅画是真品。”

　　在教授往茶杯里倒茶的时候，托马斯结结巴巴地说道：“你的古董收藏一半……一半都是假的？”

　　“不止一半，”教授轻轻笑起来：“百分之八十都是假货。”他端着2杯冒着热气的茶水，走到托马斯面前，伸手将1杯茶递给托马斯：“小心，有点烫……”

　　茶杯真的很烫！托马斯接过来后，忍了不到半分钟，就狼狈地将茶杯放在身后的桌子上。

　　教授端着茶杯，又笑了起来：“呵呵，年轻人传感神经敏感，等你老了自然就……”说着，他举了举手中的茶杯：“……某种程度上讲，忍耐力增加是衰老的标志。”说罢，轻轻的闻了闻热茶，满意地咂了咂嘴：“中国给俄罗斯的第一批生活物资据说已经发出了……要不了多久，这里的物资供应情况就会逐步得到改善……可惜，我们也得离开了。”

　　托马斯又一次端起茶杯，缩着脖子，吹了好几下后小心地抿了一口。布莱恩教授慈爱地看着他，然后伸手将茶杯放回到桌子上，走到门旁打开电灯开关，突然间就冒出一句：“最近我想通了一个道理，老托马斯……”

　　托马斯用询问的表情看着教授。

　　詹姆斯·布莱恩仔细地关上房门，又走到通往卧室的门口，站在门口扫视了一下里面凌乱的床铺，摇了摇头，转身对托马斯说道：

　　“老戴维在伦敦给我上了一课，呵呵，在起飞前，一位皇家空军的少校又给我上了一课……后来，在寒冷的飞机上我想了很长很长时间，到了莫斯科，因为心脏不舒服，我又有功夫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你知道我想通了什么道理吗？老托马斯……”

　　托马斯摇了摇头。

　　“人都是会变的！孩子。”教授走到托马斯面前，紧紧盯着托马斯的眼睛：“戴维变了，我变了，总有一天你也会变的！任何人的生命中总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这些事情过去后，起初你会以为过去就过去了，其实你已经开始不知不觉地发生一些变化，当这些特别的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后，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从那件特别的事情发生的那天起，你整个人的命运已经转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你的性格已经在经历过某件特别的事情后不知不觉地开始了转变……戴维因为他弟弟的死变得越来越象一个政客，我因为苏珊的事情变得越来越象一个偏执的老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让你对大英帝国如此仇恨……请听我说完……但是我知道，当你看见维佳死去的时候，你会对很多很多事情产生怀疑和动摇……对我而言，这就已经足够。”

　　“然后呢？”托马斯不甘示弱地看着布莱恩教授。

　　布莱恩教授又端起茶杯，深深地闻了闻，然后感慨道：“多香的茶！可惜医生警告我再也不能喝了……烟、酒、茶、咖啡……医生警告我说要想活长点，以后最好就别再碰这些了！而且，长期紧张工作和长途旅行也再不适合我了……这些天我想明白的道理其实就是：我确实老了，我该退休了！老托马斯。我老了……”

　　托马斯突然间觉得那个教授又回来了！那个在10多年前让他从心底里防范、紧张、小心提防，同时又能让自己领悟到很多东西的詹姆斯·布莱恩随着这一声悠悠的叹息又回来了！

　　“最重要的是波特夫人不会觉得你老的，教授。”托马斯讲了句干巴巴的私房话。

　　“呵呵，”布莱恩教授笑起来，神态非常地放松：“波特太太其实是个骨子里有着勃勃野心的女人……她的那本写给孩子们的小说马上就要出版了，我看过手稿，敢肯定那将是大人们也会很喜欢的作品……很了不起的作品……她即将为此获得荣誉和财富……我已经老了，她还年轻，还可以继续去过多姿多彩的生活。”说罢，教授笑着对托马斯做了个鬼脸。

　　托马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好尴尬地笑了笑：保罗的妈妈和教授的关系在小圈子里一直是公开的秘密，教授对这位比他小10来岁的女友一直很关照，曾经包括保罗和苏珊在内的年轻人们都衷心希望他俩能正式生活在一起，没想到教授会这么想……

　　“伦敦方面已经通过对你和格雷姆这次的安全审查了，老托马斯。”教授郑重其事地宣布道，然后又突然地扑哧笑道：“……其实你自己早就知道会这样的，狡猾的老托马斯……”说着，教授走到洗手池旁，将自己杯子里的茶水慢慢倒入洗手池中：“老托马斯，对一个文明民主的社会而言，干我们这行的，就跟这下水道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社会很需要我们，但在民众的心目中我们又是肮脏的……必需而肮脏，这就是你我所从事职业的公众形像。”

　　“要是我们的职业公众形像非常崇高，这个社会也就该快完蛋了！”托马斯突然飞快地接了一句，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句话怎么就脱口而出了！

　　布莱恩教授听到这句话，竟然就愣住了，他举着杯口向下的茶杯，扭脸看着托马斯，慢慢地，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这是我听你说过最棒的一句话，老托马斯！”接着，他扭回脸去低头洗着茶杯，头也不抬地说道：

　　“这次来俄罗斯的路上，其实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干脆找个机会干掉你算了！老托马斯。”他将洗干净的茶杯甩动着，扭脸对托马斯继续说道：“可后来到了莫斯科的那天下午，当我听说那帮蠢货偷偷策划了那场袭击，意识到有可能导致你和格雷姆送命时，我当时真的急了……我差不多用尽浑身的本事才从那帮蠢货手里抢过了临时指挥权……”

　　“你是为格雷姆的性命着急吧？”托马斯忍不住酸溜溜地说道。

　　布莱恩教授又愣了愣，没说话，一直将甩干水的茶杯放回到茶几上后，这才轻声说道：“老托马斯，你的性格象年轻时的戴维……看上去随和，可骨子里充满了固执和自信，精于算计，善于掩饰，可同样因为这种性格，你和戴维都属于永远对谁都不相信的人，你们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心灵世界里的人，都属于很早就停止自我发展的人……格雷姆和你不同，他的性格象年轻时的我，热情、外露、陶醉于自我的那点才华中不能自拔……可格雷姆不是坏人，他做人还是有底线的……虽然他会有暂时的软弱和愚蠢，可他只要能挺过这几年，今后肯定会获得属于他自己的真正自信，他还有很大的自我成长的空间……”

　　托马斯真的是从心底里泛起一股失望，因为他必须得承认布莱恩教授评价中的合理部分：他真没想到，格雷姆那天会一直带着受了重伤的米哈伊尔一直隐藏在那座破磨坊当中，直到援兵到来，而不是自顾着去逃命。据说，当救援队伍到来的时候，格雷姆已经在破磨坊里布置出了一个小型的防御阵地，而且米哈伊尔的伤口也得到了妥善的处理，最终得以保命。而且，谁也想不到：格雷姆竟然用这点功夫，成功地说服米哈伊尔改变主意向英国提出避难申请了！

　　“……保罗和你们俩都不同，他是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小伙子！”布莱恩教授说着说着兴奋起来：“……我其实最看好保罗，因为保罗属于在从事这个肮脏的职业时，能够一直保持住平和的心态，以及善良的本性的那种人……老托马斯，你将来最大的敌人就是保罗，而且你一定会输给保罗的！……呵呵，不要拿眼睛瞪着我，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托马斯觉得从骨子里延伸开一种疲惫，他拼命克制住自己想打哈欠伸懒腰的冲动，无精打彩地问道：“为什么啊？”

　　他的这种疲惫神态被布莱恩看到，教授顿时失去了继续交流下去的兴趣，于是就匆匆说了句：“聪明的人干我们这行，几年后就会对人性的弱点了如指掌，可这种聪明的人却往往会因为低估了人性的优点而失败……你以后慢慢去体会吧！”说罢，他走到门口，拉开门后对托马斯用公事公办的语气说：

　　“收拾一下行李吧！伦敦方面指示：明天早上你和格雷姆要搭乘从圣彼得堡……不，是从彼得格勒开往上海的东方快车去上海，分别代表圆点和军情处去参加协约国情报协调会议。都安排好了，会有人沿途护送你们的！”

　　“我还以为那个会快开完了呢！”托马斯真是很意外。

　　“就是因为俄罗斯的这些事情，会议被延期到2月7日召开了……你收拾一下吧，晚上我请你和格雷姆吃俄国大餐，明天我也要开始慢慢往伦敦返回了……又是一次漫长的旅行……7点半在领事馆门厅见！”

　　托马斯稍微愣了阵，然后追到走廊里，对着布莱恩教授喊道：“教授！非常不好意思……”

　　布莱恩教授停住脚步，慢慢转过身来看着托马斯。

　　在灯光明亮的走廊里，托马斯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晚上我能不能不和你们一起吃饭……听说莫斯科大剧院这些天都有《天鹅湖》演出，我想去看看……也算是来过莫斯科了……”

　　教授看着托马斯片刻，随后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又回过身，慢慢沿着走廊离去……

　　……

　　托马斯从莫斯科大剧院剧场内出来的时候，芭蕾舞《天鹅湖》的演出还没有结束。其实托马斯并不怎么喜欢看这种高雅艺术，当初伦敦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出就让他差点在剧场内睡着。苏珊曾经还为此笑话过他，说他的审美情趣堪比美国西部牛仔！

　　幕间休息的时候，托马斯已经获得了秘密通知：他得提前退场去洗手间，今晚北京有人要和他碰头。他已经为这个洗手间的会面多喝了2杯水。

　　果然，当他走进豪华的洗手间后，一脸大胡子，还戴着一副看上去视力很差的厚镜片眼镜的金惠临就鬼鬼祟祟地出现了。

　　“明天你要动身去上海？”金惠临神秘兮兮地问道。

　　托马斯略微想了想就明白了：东方快车公司本身就是英中合资企业，自己和格雷姆这次旅行都没有计划用掩护身份。于是，他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

　　“你心里准备一下最近全面的工作总结，可能在路上会有人要你做当面汇报。”金惠临不怀好意，幸灾乐祸地说道。

　　“要联系‘6点必须’做深刻的自我检讨吗？”托马斯看不惯老金的表情，想刺刺他。

　　金惠临嬉皮笑脸地说道：“得了，谁让你做检讨了？您现在可是首长了……我那天忘记通知您了：您又升官了，是副局了！”

　　托马斯这才明白过来，那天“猫头鹰”们对自己一口一个“首长”是什么意思。他觉得异常的无聊，于是提好裤子，拿眼睛扫了眼正从宽大的洗手间门口进来的一个男子，低声对金惠临说道：“就这些？那我就走了……”

　　金惠临急忙提好裤子，跟着他走到洗手池边，一边洗手一边低声问道：“上面让我顺便问问你：英国人有没有查道是谁杀了柯巴？……这垃圾才投靠我们几天就被人干掉了，上面很生气……可他死的时候，英国人应该还不知道是他已经又投靠我们了！”

　　“英国人也正在调查这件事情呢，他们也很生气。”托马斯伸手拿起喷洒了香水的小毛巾，随手擦了擦，将毛巾丢在洗手池旁的小筐内：“我打听到消息了就汇报……”

　　“不用了，上面说不用你为这种垃圾的事情费事，只是让我顺便问问……”金惠临说着打了个哈欠：“……最近累死我了……还得坐空军的轰炸机往回赶，真羡慕你啊！……豪华包厢去上海……”

　　这时，演出接近结束，激扬的音乐从已经被工作人员打开的门的剧场内传出，洗手间里又多了2名观众。托马斯没有搭理金惠临的阴阳怪气，就径直转身向洗手间外走去。他当然知道飞机没有火车舒服，特别是空军的轰炸机，那简直就是飞在空中的一堆金属架子，乘客得卧在架子间的一个个金属和玻璃的大桶里面。可谁让你级别不够呢！在剧院大门外，往专门来接自己的领事馆汽车上走去的时候，托马斯在心里恶狠狠地嘲笑道。

　　……

　　“……回去还算好，不用再坐那可怕的飞机了！”詹姆斯·布莱恩吃完最后一口晚餐，对自己的得意弟子感慨道。这家金碧辉煌的餐厅里，今晚顾客寥寥无几。

　　“船也不算安全，德国人在北海的潜艇活动很频繁。”格雷姆·格林忧心忡忡地提醒。

　　“我对皇家海军还是有信心的！”教授笑着说道，伸手端起一旁的咖啡杯，想了想又放下，端起面前的水杯喝了口水，然后冲着格雷姆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格雷姆·格林关切地看着他的动作，这时说道：“教授，你回到伦敦后还是去皇家海军医院看看吧，我担心莫斯科的医生水平……”

　　“偏见，呵呵……”布莱恩慈爱地看着格雷姆，笑着说：“俄罗斯的医生技术水准并不差，差的只是他们的整体社会医疗体系……给我看病的那位教授，他的业界口碑连皇家海军医院的院长都很敬佩……放心吧……”看着格雷姆关心的表情，布莱恩只好将口袋里的药瓶掏出来晃了晃：“……我会随身不离带着药的。”

　　格雷姆嘀咕了一句：“那你回伦敦后最好还是马上住院检查一下……柯巴的事情最终调查结果如何？”

　　“交给莫斯科站的人去调查了……”说到这儿，布莱恩教授厌烦地挥挥手：“这种垃圾人物的事情，我们都不用管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情况如何？”

　　格雷姆笑起来：“伤情已经好转了……今天彼得格勒大使馆的陆军武官来领事馆来看望他，和他交流了1个小时后，出来后这位中校很不高兴地对我说：这个米哈伊尔可能只有政治上的价值，因为他对于现代战争的理解都是偏激和不切合实际的……”

　　教授很严肃地对格雷姆说道：“天才往往是不被庸俗之辈理解的……格雷姆，等你回到伦敦以后，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位米哈伊尔身上……对于现代军事我也不算内行，可大英帝国的人口就决定了我们在陆地上不能象别的大国那样，靠部队的规模、靠消耗士兵的生命取胜……没有强大的陆军，大英帝国就只能做上不了岸的鲨鱼，可大英帝国的全球军事机器必须是海陆空全能型的……这个米哈伊尔政治价值其实不大，可也许他去了英国会对我们的陆军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帮助！我们一定得保护好他，控制好他！”

　　看着教授异常严肃的表情，格雷姆认真地点点头。

　　教授满意地笑起来：“知道吗？那天米哈伊尔苏醒后我曾经问过他，问他为什么会改变主意去英国……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

　　格雷姆茫然地摇摇头。

　　教授欣赏地看着格雷姆：“他告诉我：就在他看见你在那里忙碌着搬动木板，徒劳地搭建着防御工事的时候，当时他问过你，问你害不害怕……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回答的吗？”

　　格雷姆努力回想了一阵，羞涩地摇摇头：“当时……当时我害怕极了……说什么都忘记了……”

　　“对了！”教授大笑起来，惹得周围桌子上的人都向这边不满地望来，教授不去理睬他们，只是压低嗓音说道：“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当时已经吓得都哆嗦了，连俄语的人称变格都用错了，但你还是告诉他说：‘……我是很害怕，可您放心，我已经对上帝发过誓，这次我不会逃跑，不会放弃，不会屈从任何负面情绪，我一定会正视所有的危险，并去战胜他们！’……他说他被你感动了，孩子……”说到这里，教授将嗓音压到最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对格雷姆说道：“他说事后有人竟然能溜进病房去告诉他：这次袭击是我们英国人指使的……可他事后分析过……他坚信大英帝国不会拿你和莫兰特博士这种人物来冒险的……所以，他鄙视那个对他撒谎的国家……”

　　说罢，教授将身体靠回到椅背上，意味深长地看着格雷姆。

　　格雷姆将身子向前倾去，低声问道：“那……这次那帮负责俄罗斯工作的蠢货们都会被白厅方面收拾了吧？”

　　“孩子，”教授笑着摇了摇头：“知道在内阁会议上是谁对俄罗斯事务负最高责任吗？”

　　格雷姆想了想，然后瞪大眼睛，惊诧地看着教授。教授做了个“嘘――”的动作，不让他说出来。格雷姆吃惊地用手比划了个抽雪茄的动作，看着教授。教授得意地点了点头：

　　“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鼓励老托马斯写好那份关于对俄罗斯情报工作失误的的分析报告了吧？……呵呵，我们这次什么都不用做，就看着老戴维和他怎么去面对议会吧……”

　　格雷姆用吃惊和赞叹的表情看着自己的恩师。

　　“要向对方学习啊！”教授轻轻慨叹道：“不但你和保罗要学习，我也需要学习……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他最后用一句中国话结束了这场晚餐餐桌上的谈话。

尾声（下）：疲惫（19）

更新时间2006-3-2 21:30:00 字数：19553

　在餐厅门厅穿大衣时教授看了眼怀表：已是9点多钟，冬日的莫斯科，此刻夜色已然很深了。

　　回领事馆的路上，詹姆斯·布莱恩教授坐在轿车后座上，透过结了冰霜的车窗，百无聊赖地看着车窗外：因为供电不足，莫斯科中心区只是在一些主要的街道上亮着昏暗的街灯。布莱恩教授知道，就连这昏暗的街灯过了晚上9点半之后也会熄灭。在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他看到路边有一些俄国士兵穿着厚厚的军大衣，斜背着枪口向下的步枪站在篝火旁烤火――局势刚刚平静没多少天，理论上而言，目前的莫斯科还处于戒严期间，可只要看看那些士兵烤火取暖，丝毫不理睬身后街道上经过的车辆或行人的懈怠样，谁都会明白所谓的“戒严”已经快结束了。

　　从西西伯利亚而来的寒流今夜降临莫斯科，驾驶 “雪弗来”轿车的格林姆·格雷时不时得伸手向前擦拭风挡玻璃上的冰霜。似乎是因为寒冷，一路上两个人什么都没有说。已经快驶进领事馆的大门时，格林姆突然说道：

　　“教授……关于7天前柯巴被杀的事情，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布莱恩教授将脑袋从大衣衣领里伸出来，打着哈欠说：

　　“柯巴？这个人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个人要是活着，迟早能把整个俄罗斯的人都给得罪了……说不定还会得罪半个世界上的人……谁知道呢……那台车在干什么？”

　　格林姆将车停在领事馆的主楼正门前，循声望去：只见在领事馆大院里，主楼旁的一片雪地上，夜色中一辆“雪弗来”轿车正在慢慢兜着圈。

　　“应该是有人正在学习驾驶汽车吧！”格林姆判断道，接着，他对正准备下车的教授又说道：“关于柯巴被杀的事，我有一些想法……等一下你要是有时间，我想去你的房间跟你交流一下……应该是很好的侦探小说素材。”

　　“呵呵……”已经推开车门的教授笑着摇摇头：“……格林姆，你迟早会成为一个通俗小说大师……好吧，等一下你到我房间里来吧，就让我听听你的侦探小说素材……”

　　说罢，教授准备关车门。就在这时，只听得一声不大的撞击声响起，接着教授和格林姆都看到那辆正在兜圈子的轿车已经撞上了空地边缘的一道花坛篱笆，从副驾驶位置上跳下来领事馆的司机，正检查着车辆损毁的情况。接着，另一边的车门也打开了，一个体形偏胖的中年男人从正驾驶位置上溜下来，很不好意思地站在司机身后，嘴里不停地赔礼道歉。

　　“是他在学驾驶……他不是去看芭蕾舞演出了吗？”布莱恩教授皱起眉头说道。

　　格林姆嘿嘿地笑起来：“当地报纸上埋怨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演出越来越偷懒……除非很隆重的日子，通常情况下，据说大剧院所有的演出剧目都是简化版，都会在60分钟左右结束。演员们的理由是吃不饱，跳不动……”

　　教授看了格林姆一眼，用力摔上车门，向主楼大门内走去。格林姆费力地摇下因为天气寒冷而发紧的车窗玻璃，冲他大喊了一声：“教授！等一下要不要叫上他？这个故事和他大有关系……”

　　詹姆斯·布莱恩转过身来，望了眼远处的那个站在车旁的胖子，然后冲格林姆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随即便推开领事馆主楼的那扇沉重的大门，随意地朝门厅内冲他敬礼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军士挥挥手便进去了。

　　等教授进门后，格林姆没有摇起车窗，而是径直将车开下门台，开到事故现场，闪了闪汽车大灯。满脸不高兴的使馆司机和那个惹了祸的胖子都转脸向他看来。格林姆将车灯关小，从车窗里伸出头去，兴高采烈地问道：

　　“先生们，需要帮忙吗？”

　　托马斯指了指又扭回头去看检查车辆受损情况的司机，冲格林姆摊开双手，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格林姆扫了眼那辆车，大声对司机说道：“司机先生，恭喜你！你这个学徒可是很有钱的……车辆修理费和花坛的修缮费可以多开点……还有，你还可以加上适当的学费和为此可能会面临的罚款……”

　　托马斯急忙陪着笑对点头司机说道：“没错……我是可以承担因此产生的所有费用……所有的……只要你报个确切的数目……”

　　司机的表情随即开朗起来，他站直身子，语调轻快地用俄罗斯腔调浓厚的英语说道：“没什么，刚学开车的人都会这样……你看我什么时候把账单给你？需不需要让领事馆的行政人员介入？……我教你开车，本身就是违反领事馆纪律的……”

　　“不……我想这件事情还是我们之间私下里解决的好。”托马斯飞快地说道。

　　司机的脸上绽开了笑容：“那我马上就给你账单……下次你需要我的服务，欢迎随时吩咐，先生……”

　　……

　　“怎么想起来学开车了？”走在领事馆楼内的走廊中，格林姆漫不经心地问托马斯。

　　“逃命的时候不用连累别人……”托马斯低声嘀咕了一句。于是两个人不再说话，只是急匆匆地走着，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

　　这个走廊是连接领事馆主楼和后面的副楼的，做为领事馆重要的官方客人，住宿房间都是在副楼里。位于两个楼之间的走廊里虽然安有暖气片，可单薄的单层玻璃窗还是漏进不少冷风，让整个走廊里特别的清冷。走过走廊，穿过2道双开门便进了副楼，再走一截后拐个弯，楼梯便出现了。教授和格林姆这些日子都住在二楼，而托马斯自己住在一楼。走到楼梯口时，托马斯突然停住脚，对格林姆低声说道：

　　“你先上去……我得先回趟房间。”

　　格林姆愣了愣，接着便会意地点了点头，径直上楼。

　　布莱恩教授的客房比别的客人的都大许多，这套除了卧室和客厅还带有书房和起居室的客房本来是为那些更高级别的内部客人准备的。事实上，住在教授隔壁的格林姆的那套房间，在设计上是为教授这套房的显贵住客提供贴身警卫的住所，所有要进入教授这套房间的来客，都要从格林姆房间的门前经过，而格林姆那间房的的房门下端距离地板足足有3英吋，没有门槛，理论上任何经过走廊的客人都会被坐在小客厅沙发上的人看到。格林姆走到自己的房门前，掏出铜钥匙开门的时候，注意到教授房间的门是虚掩着的，门内隐隐透出留声机播放的音乐声……

　　很少用暖气的人往往会受不了这份干燥，布莱恩教授就是这样。格林姆拿着一叠纸走进教授房间时，看见在客厅内，有一个比托马斯房间的那个茶炊更精美的铜制茶炊，此刻，茶炊被点着，教授任凭滚开的水嘶嘶作响，不断冒出蒸汽，自己叼着一支空烟斗斜躺在茶炊旁的长沙发上，神情很是惬意。看见格林姆进来，教授只是懒洋洋地抬了抬手，示意他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教授，我原先还以为你的烟瘾不大呢！”

　　“原来是不大，”詹姆斯·布莱恩笑着将嘴里的烟斗拿下，放在茶几上：“可是，从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抽烟的那天起，我突然间又觉得烟草是很可爱的了……老托马斯呢？”

　　“他好像是不大愿意和我一起上来，所以就先回趟他自己的房间了。”格林姆淡淡地说道。

　　詹姆斯·布莱恩轻轻笑起来，饶有兴致地盯着格林姆看了一阵，然后叹了口气说道：“我和老戴维当年从西藏逃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你现在这岁数……”

　　门口响起敲门声，托马斯·莫兰特到了。

　　关紧房门后，格林姆给教授和托马斯每人1张画着地形草图的纸，然后翻动着自己手中的稿纸，滔滔不绝地开始演讲：

　　“7天以前，也就是1月18日，晚上11点54分，在莫斯科郊区的某个树林里发现了柯巴的尸体……他的1名保镖和1位秘书也被杀死在距离稍远处柯巴自己的车旁……发现者是当地的巡林人和他的猎犬。莫斯科警察局和内务部的法医先后对柯巴以及保镖和秘书的尸体进行了检验，推断他的死亡时间是当晚9点到10点之间，死亡原因是枪杀。此前几日，柯巴率领他手下的亲信已经通电全国，宣布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以大莫斯科地区苏维挨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即将去彼得格勒参加首届俄罗斯苏维埃大会……特别是1月15日那天的刺杀莱温斯基的事件后，柯巴是第一个代表图拉市民通电全俄谴责刺杀活动的人，并因为第一个将凶手的行为比喻成向俄罗斯的大脑开枪，在那一天当中，他先后从图拉向全俄各大报纸发出了20多份这样的电报，获得莱温斯基在党内的高度赞扬……就在动身去彼得格勒出席会议前一天的晚上，他却被人杀死了……”

　　“对，此前在1月9日他已经私下里投靠了我们，米哈伊尔去莫斯科的时间就是他泄漏给我们莫斯科站的某个人的。”托马斯补充道。

　　布莱恩教授看着手中的草图，兴致勃勃地说：“而且，在调查他的死因时我们才发现，就在1月14日，他又一次私下里投靠了中国人……他和那位日本将军身边的中国影子在14日有过秘密接触，但是他却刻意回避了手下治安队里和我们这边有接触的人，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提及……”

　　托马斯将手中的草图放在面前的茶几上，用双手揉搓着面孔，疲惫地说道：“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想像的……这个柯巴，他还真是个政治天才……”

　　“可他却被杀了！”格林姆耸耸肩，说道：“在谁也没想到的时候，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被杀了……那天晚上，我们都在莫斯科，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欢送日本军队离开俄罗斯的告别晚会，柯巴也是图拉出席晚会的代表，但他却在晚会开始后不久以身体不适的原因离去，然后在3个小时以后被发现死在莫斯科郊区的树林里……警方和我们都做过测试：从莫斯科大剧院到谋杀现场，开车至少也要45分钟，考虑到当时还是夜晚，在夜里开车估计得1个小时，也就是说柯巴一到现场就被杀了……”

　　“这些我们都知道，谈谈你的推论，孩子。”教授不耐烦地打断了格林姆的话。

　　“好吧。”格林姆站起身来，在客厅里来回走动――这是布莱恩教授给学生们上课时的习惯，托马斯和保罗也经常会这样。

　　“俄罗斯内务部和我们的调查最终都不了了之，因为柯巴先生平时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格林姆说着开始搬动手指头，托马斯对着教授笑了一下，因为这个动作也是教授教会他们的。

　　“……仅仅就在图拉事件中，柯巴就参与了对内务部谢苗诺夫一行人的屠杀……老托马斯差点也被顺带着杀了！此后，他又杀了多拉的手下……这些都是在老托马斯的报告中早有描述的……还差点杀了我！”格林姆看着托马斯。

　　托马斯微笑着说道：“那是因为你的竟然傻到以为可以花钱买通柯巴，找到我……当时的柯巴还没有政治上的野心，他听到你那么有钱就想绑架你……幸亏你机灵，跑得快！”

　　“对，这是一个教训……”格林姆盯着托马斯说道：“我第一次感受到暴力革命是多么的可怕……”

　　“这些感慨你们留在以后去说吧！”教授飞快地说道：“现在我想继续听你的推论，格林姆。”

　　格林姆从托马斯脸上收回目光，煞有介事地翻了翻手中的文稿，继续说：“还有维佳的死，他也会得罪马克西莫维奇将军……军方负责查处袭击事件的负责人就是将军，虽然莫斯科站的那帮蠢货做得很隐蔽，但聪明的将军不会猜不到是谁泄得密！”

　　“没错，”这次是布莱恩教授插话：“记住这个将军……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我一见面就能感受到！……遗憾啊，这么优秀的军官以前却不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

　　“因为日本官兵的死亡，日本人也会仇恨这个柯巴，更别说图拉的那些暴民们！”格林姆摇着头说道：“这位柯巴先生真的是太能得罪人了……我曾经奉命去和俄罗斯内务部的侦探交流情况，那位侦探在交换完情况后就说过：‘就算柯巴这次不死，我们内务部的人也迟早会干掉他！’……所以，柯巴的死因为仇人实在太多，可能具备谋杀他动机的人也实太多，最终不了了之……这是官方的结论，但是，我对这起谋杀事件却有自己的判断！”

　　格林姆看着面前的2位观众，得意地拍了拍手中的稿纸：

　　“能让柯巴半夜去郊区的，一定是他的熟人……而且这个熟人让他很放心地仅仅带着2名保镖就去见……一定是熟人，而且是身份让柯巴觉得不得不见的熟人。什么人是他不得不见，还很放心地将保镖留在车内的人呢？而且这次见面还显得很神秘……”他将目光投向教授：“你还记得吧？教授。在当天晚上的酒会快结束的时候，柯巴曾经过来找你谈话，说有什么事是他可以为我们做的……他还为发生在我、以及托马斯之间的一些误会表示了道歉……”

　　“记得，当时是你做的翻译。”布莱恩教授点点头：“怎么了？格林姆。”

　　“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格林姆将目光又投向托马斯，慢慢说道：“柯巴是个很小心的人，他只有判断出对方绝对不会伤害自己，才会去参加这样的一种见面。在这种时候，柯巴能够判断绝对不会伤害自己的只有我们、中国人，还有那位莱温斯基先生……事实上，无论是我们还是中国人和莱温斯基方面都的确不会伤害他，但是……但是如果这其中有人在出于自己的原因而杀了柯巴呢？”

　　“比如说，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托马斯回瞪着格林姆，不甘示弱地反问道。

　　“比如某个人的好朋友被柯巴杀了……这个理由如何？”格林姆笑着说道。

　　“又比如说柯巴和某个人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交易……这个理由又如何？”托马斯也笑着说道。

　　教授来回打量了下这2个笑容僵硬的年轻人，轻轻咳嗽了一声：“先生们，动机可以举出很多，可谁会有做案时间呢？那天晚上我们都在一起。”

　　“可中间有人因为喝多了，在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那么一阵。教授。”格林姆是在对布莱恩教授说话，可他的目光一直盯在托马斯的脸上。

　　“对啊！”托马斯平静地说道：“据我所知，在我那天晚上因为身体不舒服，去某个休息间睡觉的时候，有两位先生也离开了一阵。”

　　詹姆斯·布莱恩皱起眉头：“当时是格林姆要拉着我去看件文物，他想买。那个文物贩子就在莫斯科大剧院附近，我们离开的时候柯巴就在附近。我们只离开了40多分钟就回来了。回到以后剧场内的演出正在进行，柯巴已经离开了。我和格林姆还去贵宾休息室看了看正在睡觉的你……”

　　“那不就得了！”托马斯轻松地说道：“如果我当时还在睡觉，我怎么可能有时间去杀人……”

　　格林姆摇摇头：“就算当时你还在睡觉，我觉得你还是有时间去干一些事情的……虽然坐车来回不够时间，但我们还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交通工具是飞机……当然，飞机从那里来，这还需要再调查一下。”

　　托马斯拍着巴掌，大笑起来：“那你真得补习一下小学课程了！格林姆·格雷博士。请你拿笔算一算，要是我在你们看见我睡觉之后再起身去杀人，除非是在莫斯科中心的红场上乘坐传说中的火箭！”

　　詹姆斯·布莱恩冲格林姆摇摇头，说：“我们一起去看过正在睡觉的托马斯后，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演出结束，就开始放那半个小时的烟花了。欣赏完烟花的时候，托马斯已经在我们旁边了……他没有时间，格林姆。”

　　“我是被放烟花的动静吵醒，出去看烟花的。”托马斯洋洋得意地说道：“我在烟花表演快结束的时候，还亲自下场去放了两颗呢！”

　　“也许那是为了掩盖你手上开过枪后的火yao味！”格林姆飞快地说道：“而且马克西莫维奇将军据说在演出期间也消失了好一阵，说不定是你们配合杀人呢！”

　　屋子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托马斯收起了笑脸，逼视着格林姆：“要是我们大家是在你的故事里游戏，我倒是无所谓，但要是你牵涉到了我的声誉……”

　　“好了，好了！”詹姆斯·布莱恩急忙喝止他俩，接着用责备的语气对格林姆说道：“马克西莫维奇将军当时据说是在和手下处理一点军方事务……大部分时间都是有人证的……而且那个柯巴一旦看到这位大仇人的身影，准保跑得比兔子还快！……这个玩笑到此为止，我希望以后它只是个我们几个知道的故事。”

　　“这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在许久的停顿之后，布莱恩教授艰涩地打破沉默：“有个故事我觉得今天可以告诉你们了――你们知道海外历史研究中心的来历吗？”

　　格林姆和托马斯互相看了看，交换了一下目光后，一起冲着詹姆斯·布莱恩摇摇头。

　　“嗯……事情得从1867年说起……”布莱恩教授用回忆的语调说道：“到了那一年年底，谁都不再怀疑中国已经成了那位伟大的杨的囊中之物……也就在那一年，英国所有的海外情报部门关于中国局势的研究陷入了死局……当初，谁都没有想到杨政权崛起的速度是那样的迅猛，1862年之后，各个情报部门关于中国局势的错误判断一个又一个，由此导致的决策失误也是一次连一次……先是判断温州政权也是南京伪基督徒政权当中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将他们当做独立的政治势力来看待……接着对温州政权对于近代战争科学的掌握产生极其错误的判断，以为他们最多和印度土兵一样只是明白近代火器的巨大威力，但不会熟练的掌握并选择最恰当的战术加以利用……军事情报方面的失误导致了远征军的惨败，更可怕的失误是来自政治情报方面：因为我们错误地将杨所建立的政权当做传统中国皇权的继续，伦敦在很长时间内拒绝将杨政权当做一个民代制的现代议会政权，大家以盎格鲁－萨克逊人的骄傲回绝了这个政权通过私下渠道传递的和好意向，一直到美国人、德国人、甚至法国人都在中国的大规模产业革命和工业化建设当中捞得脑满肠肥之时，我们的企业家还因为受到政客们的误导而错失良机……甚至有人后来评价在中国市场进入上的延误是英国制造业衰落的起因……”

　　托马斯和格林姆神情疲惫、昏昏欲睡地听着教授在讲述这些人所皆知的历史。察觉到2个年轻人的不耐烦，授课经验丰富的布莱恩教授摇摇头，迅速转入正题：“也就是在1867年的年底，受中国事件的刺激，白厅街一些有远见的人士向议会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专门针对中国的海外情报机构，考虑到政治上的影响，它的正式名称被叫作英国海外情报处……在起初的一段日子里，这个小小的新情报机构唯一的业务范围就是中国，后来，随着中国对东亚事务的干涉的加剧，这个新机构的业务范围也扩张到了整个亚洲，再后来，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个机构终于也演变成了英国第一大海外情报机构，负责的情报事务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大……没有人记得，当年的圆点，真的是个小圆点……”

　　“那海外历史研究中心呢？”格林姆追问道：“这个研究机构起初也是专门针对中国而设立的吗？”

　　“好问题！”詹姆斯·布莱恩高兴地向2名弟子点点头。他抓起空烟斗，狠狠地在嘴里咬住，用古怪的目光对着托马斯·莫兰特，直到托马斯的表情也越来越古怪，这才满意地放下烟斗，继续往下说去：

　　“先生们，关于海外历史研究中心的起源，一直是圆点的秘密之一。在1895年根据一个秘密指令，海外历史研究中心1898年之前的相关研究资料都被销毁，所有参与过之前相关课题研究的学者都被命令遗忘那之前的研究内容……很有意思，谁都没有想到，多年之后有位年轻的研究者仅仅根据一些原始的，公开的资料，再结合一些他自己的才华以及我们不清楚的其它古怪的缘由，居然再一次天才地涉及到了海外历史研究中心最初成立时的核心课题！”

　　格林姆立刻将目光投向托马斯，用混杂着佩服和妒忌的表情看着他。

　　托马斯顾不上格林姆的反应，他用吃惊的表情看着布莱恩教授。

　　“没错，就是你报告中的那句结论，老托马斯……”教授意味深远地点了点头，然后看了一眼格林姆后，继续对托马斯说道：“知道吗，很多时候，一件事情如果要从逻辑上讲不通的时候，有问题的不会是逻辑，而是事件本身……”

　　托马斯真的是很意外！他感觉到自己站在一个真相的大门口，大门那边的情形是那么的不可思议，那么的危险，但同时又是那么令他充满好奇。

　　“当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现实发生冲突时，就去改变现实……”格林姆喃喃自语道。

　　看见另外2个人都在用好奇的目光看着自己，格林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解释道：“教授……刚才你的那句话让我想起那位柯巴先生曾经说过的这句话……这句话是他在同莫斯科地区的社民党领导们辩论时说的……据说莱温斯基先生对这句话非常的赞赏，说这句话反映出俄罗斯人面对困难时的豪迈……”

　　房间内的人都忍不住轻声笑起来。布莱恩教授笑着摇摇头，对托马斯说：“老托马斯，在你给伦敦的报告里，关于俄罗斯的未来社会政治走向都是中近期的，我很好奇地想问问你：关于俄罗斯长期的政治走向，你有什么看法？”

　　托马斯略微沉吟一下，接着便坚定地回答道：“俄罗斯在10年后将不可避免地向独裁寡头政治的道路上滑下去！”

　　“噢？”詹姆斯·布莱恩好奇地问道：“为什么你说的那么武断，那么的毫不犹豫？”

　　托马斯苦笑了一下：“俄罗斯是个有着漫长的皇权统治历史的国度，目前政治形势显示社民党无疑是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执掌政局了！莱温斯基这个人很有趣――他夺得社民党的领导权后，我感觉他是将类似意大利烧炭党人和耶苏会的一些做法引进党内……或者说，他是在向现今的中国政权学习……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杨建立的社会党虽然在北京的国会内zhan有席位优势，但在各省各个地方政治势力依然是不可小视的，比如容闳所创立的自由党就在上海、江苏，还有浙江安徽等省占据优势。杨的建国战争进展迅速，从他和史从温州突然出现到完成统一，其中最多也就用了7年的时间……”

　　“杨和史能查到的历史是从宁波郊区开始的！”教授插嘴道：“引用资料要准确，老托马斯。”

　　托马斯冲格林姆做了个鬼脸，继续说下去：“没错，我们能查到关于杨和史的记录是从宁波郊区开始的……因为从突然出现到建立新的全国性政权时间太短，中国大部分范围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并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其实，杨的政权夺取中国的过程就是一个和各种势力妥协的过程。很多时候，是各种政治势力加入杨，而不是杨征服他们……这样的结果就是：当杨和他的同志开始建设新的、工业化的中国时，原有的很多政治势力并没有消亡，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换了一些做法，一起陪着杨按照新的规则来进行游戏。这也正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虽然发展速度神速，但在中国乡村、在中国各个不同的地方区域内，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利益取向，因此中国的现实政治就是在一个社会党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框架下，不同区域的人群和不同阶层的人群有着多样化的价值倾向，甚至就在社会党高层内部，就有所谓温州派、赣州派、海归派、南京派的区别！在社会党的中层，已经是各地培养的所谓建国派为主力，因此，国会内的争吵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就构成了中国当今政治的主要特点……”

　　“平衡……”格林姆喃喃自语道。

　　“对，是平衡。”詹姆斯·布莱恩点了点头：“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的发展虽然麻烦问题很多，但总是能够在一种大致正确的方向下前进……我记得有人在某篇报告里写过：如果中国的局面再乱一百多年，那么再次统一的政权将会相对的更加倾向极权？”

　　“没错，我是这样认为的。”托马斯·莫兰特说道：“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她的主体部分是乡村，她一向是依靠所谓的道德概念，依靠宗族和乡村读书人构成的底层社会结构来保持运转的。如果1860年代后，列强对中国的掠夺更为加剧，无疑会最终导致中国内部的底层结构被破坏，最终导致原有的道德体系的全面崩溃！在巨大的外部危机压迫下，旧的结构被打破，新的力量还没有成长起来，这样一个失去有效底层管理结构的社会是灾难性的，就跟我们在罗马帝国崩溃的过程中所看到的一样。军阀、内战、入侵……天晓得还有什么在等待那个中国……罗马帝国崩溃后，是教会扮演了欧洲社会结构的梳理者和重建者，所以说中世纪的文化高压是一种必然。因为中国有着大一统的历史习惯，这种高压就将不仅仅是体现在文化和思想上，甚至有可能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在那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结构新的梳理者、重建者所可能具备的极权倾向，恐怕会连中世纪的教廷都自愧不如……”

　　“那样就太可怕了！”格林姆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

　　詹姆斯·布莱恩不以为然地看了眼格林姆的举动，将目光转回托马斯这边，摆摆手：“所以，你觉得现在的俄罗斯会这样，会走一条极权统制的道路？”

　　“杨建立了政权之后，在比较短的执政之后就退出了，这也是中国目前政治平衡的原因之一……可是我看在将来的俄罗斯政坛，谁也不能制衡莱温斯基……我们支持的人都太文明……哦，是太软弱……这个国家的国民，从他们民族的传统上来讲，对强悍的铁腕人物总是有一种追随的冲动。他们对于像西方那样，麻烦不断却循序渐进地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缺乏耐心，也普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心中渴望的就是一个类似彼得大帝那样的人物出现，告诉大家应该干什么，领着大家去干……”

　　詹姆斯·布莱恩仔细思考了一小会儿，然后摇头笑了笑：“老托马斯，你上述的这番话语当中太多的逻辑断点了……其中关于中俄两国的国民性格分析也太武断……事实上，当初美国如果在分裂出去以后选择了帝制，我相信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那也多半是类似我们现今这种在国王的名义下的代议制度的政治结构……谁知道呢……上帝保佑俄罗斯……”他打了个哈欠，兴味索然地说道：“这些天真是疲惫之极，大家早点休息吧！明天早上你们两还要去搭‘东方快车’，我自己也要坐明天下午的火车去圣彼得……彼得格勒……还有一段漫长的海上旅行呢！”

　　“教授，你回去不乘飞机了？”托马斯好奇地问道。

　　詹姆斯·布莱恩打了个哆嗦，气冲冲地说：“有生之年谁也别想把我再塞进那些空中铁架子！谁都别想！”

　　托马斯笑了，他彬彬有礼地向教授欠了欠身，既算是赔礼，也算是告别。正当他去拉门，准备离开的时候，格林姆语气中带着不满说道：

　　“你们不想听我关于谁杀了柯巴的推论了？”

　　教授慈爱地拍了拍格林姆的肩膀，说：“算了，这些故事你还是留着以后写小说用吧！要是你以后还有兴趣研究这个故事的话。”

　　托马斯故意用同情的表情看着格林姆满脸委屈地夹着那叠纸走出教授的房门，然后向教授笑了笑，走出了房门。詹姆斯·布莱恩想起了什么，伸手抓住房门，叫住托马斯：

　　“老托马斯，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托马斯好奇地回过头来，做了个当年模仿教授学会的，在课堂上准许学生提问的手势。

　　布莱恩教授轻松地笑了笑，轻轻问道：“你知道你的思维方式里面有很多东方玄学的东西吗？”

　　托马斯傻了眼，张大嘴看着布莱恩。

　　布莱恩教授得意地一笑，说了句：“那好吧，我知道了。”接着就在托马斯面前轻轻地关上了房门……

　　……

　　即便是“东方快车”，在这年头的俄罗斯铁路上也得误点。从彼得格勒开往上海的“东方快车”本该在早上9点到达莫斯科车站，可托马斯和格林姆在豪华的贵宾候车室里呆到9点30分，火车还没有来！

　　贵宾候车室虽然豪华，可冷得要命。在这个早上，整个贵宾候车室里就这2位英国客人。候车室内的伺应是个老年男人，他同情地给靠在窗口暖气片上的2名客人送来毛毯，让他们披在身上，并且抱歉地解释道：因为电力紧张，最近的暖气供应经常不正常，不过卧铺候车室人多，也会暖和点，两位尊贵的客人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去那里……

　　托马斯和格林姆看了看脚下的大包行李，又看看墙上的挂钟，彼此对望了一眼，还是摇了摇头，谢绝了老伺应的建议。

　　窗户外的站台上，1列开往彼得格勒的火车就要开始发车了，站台上送行的人群开始慢慢散去，列车员已经收起了车门口的小梯板，把在车厢门口的铁杆上等候发车。托马斯和格林姆缩在毛毯中，呆呆地隔着窗户玻璃看着马上要发出的火车。格林姆的嘴里在低声咒骂着俄罗斯铁路。突然间一阵响动，贵宾候车室的门被推开，7、8个男人都穿着黑色的皮衣，大步流星地穿过候车室，向通向站台上的门走去，脚下的鞋底敲击着大理石地面发出铿锵的声响。只有中间那个双手揣在胸前，上面还盖着围巾，两边被人架着的老年男子脚步发出拖拉的声音。走在最前面的男人身材偏矮，但却气势逼人，他手里举着一个证件，高声用俄语叫了句什么。于是，那个老伺应慌忙打开那扇门，放他们过去。

　　托马斯和格林姆吃惊地看着这伙人上车的背影。突然，格林姆低声说道：

　　“中年的那个男人手上带着手铐！他是社民党莫斯科执委会的主任！我们见过他……他叫，他叫什么来着……”

　　托马斯摇摇头：“他叫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不过那些人领头的那个我认识……原先的社民党图拉支部书记谢尔盖耶维奇……”

　　“那可真有意思了！”格林姆看着已经启动的火车，高声叫起来：“我想起来了！那个谢尔盖耶维奇是这个被抓者的学生！而且他刚才还叫嚷到他们是社民党中央纪律检查部门的……我得去问问那个老伺应，为什么他看见这个政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的人比见到警察还害怕……还有，社民党的纪律检查部门为什么就可以给人带上手铐……”

　　托马斯拦住格林姆：“得了，这些俄罗斯的事情从现在开始都和咱们无关了！格雷博士，咱们都要离开了。麻烦都过去了，博士。”

　　“你敢确定麻烦都过去了？博士。”格林姆问了句。

　　“都过去了……”托马斯轻声感叹道：“柯巴已经死了，你我都可以放心了，格林姆。”

　　“我们说过不再谈论这个话题了！”格林姆看了眼远处的老伺应，压低嗓门，不满地说道。

　　“好的，”托马斯笑了笑：“我会记得的……你昨晚的表演很成功，格林姆，我要是教授，我也被搞糊涂了……”

　　格林姆的脸色刷的就变白了！他愤怒而恐惧地瞪着托马斯，嘴唇有点哆嗦。

　　托马斯满不在乎地笑了笑，拍了拍格林姆的肩膀，亲热地说道：“没事，我会帮你处理保罗的事情，也会帮你处理简妮和托马斯·高邓的事情的……”

　　格林姆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低声而讥讽地说道：“我不会忘记的，我也会帮你很多忙，对吗？”

　　托马斯盯着格林姆的眼睛，嘴角浮起真诚的微笑：“那就让我们两一起努力吧……我们都需要对方，格林姆……这笔交易你没有吃亏。”

　　格林姆将目光转过去，看着空荡荡的站台，什么也不想再说……

　　10点差2分的时候，“东方快车”总算进站了！火车刚刚停稳，就见某节车厢车门内跳下2名身着红色制服的列车员，以飞快的速度在车门前铺开了一条短短的红地毯。接着，车上有位穿着类似游轮船长的白色礼服的印度男子，领着2名行李员急匆匆地走进贵宾候车室。印度男子大声说道：

　　“莫兰特博士，格雷博士，我是本次‘东方快车’的列车长昌德·费尔南德斯，我谨代表‘东方快车’公司前来迎接你们2位乘坐本次‘东方快车’！”

　　2位英国博士空手走在红地毯上，身后是拎着行李的行李员，前面是引路的列车长。车厢门口还出现了一个4人小乐队，演奏着音乐。

　　站台上空荡荡的，东方快车上的窗帘都拉着，但身后各个候车室内的人们都安静地隔着玻璃窗，默默地看着那2位尊贵的客人走上那传奇的火车。

　　走过车门口时，格林姆对着托马斯嘀咕了一句：

　　“早知道是这样上车，我宁可从邮车车厢跳上这趟列车。”

　　托马斯没有搭理他，而是回过头去，看着站台外候车室窗户里的那些饥饿的俄罗斯面孔。他感觉自己似乎能看到那些人麻木呆滞的眼睛，还似乎能看到那些麻木呆滞的眼睛最深处一股股莫名的小火苗。

　　突然间，一首史秉誉当年教过给他的接头暗号诗浮上心头，托马斯在心里默默念道：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

　　让时光倒流到1917年1月18日，那个夜晚。

　　莫斯科大剧院里，喧闹的酒会正在进行，等酒会结束后，大型的歌舞演出就将开始，最后在大剧院门口还有烟花表演。不单单是莫斯科的各色演员和歌唱家，就连彼得格勒都派来了鼎鼎大名的“亚力山大士官合唱团”，为大莫斯科苏维埃代表团的成立和送行助兴。明天，这个由大莫斯科地区340多名苏维埃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将代表莫斯科以及周边8个城市出发去彼得格勒，去参加全俄首届苏维埃大会。

　　莱温斯基先生很重视这次各地苏维埃代表团的推选和出发，他动用手中任何能够搞到的资源，将各地的代表团出发活动都变成一次盛大的集会和演出。今后要发动民众，将俄罗斯的每次政治事件变成由广大民众广泛参与的盛典！莱温斯基在俄罗斯社民党的内部文件里这样指示道：俄罗斯的民众有着对盛大仪式天生的参与热情，只要在政治活动中满足了这种参与需要，我们的政治主张就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历史证明，他是对的：沉浸在一个又一个盛大的政治仪式当中的俄罗斯民众们果然迸发出了巨大的热情，到1918年年底的时候，在俄罗斯，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可以在民间与社民党的影响力相抗衡……

　　大莫斯科地区的苏维埃代表团就包括图拉市代表团。图拉是这次俄罗斯政治巨变的焦点城市，因此图拉代表团的就成了新的俄罗斯政治的一个象征。柯巴因为自己的天赋和图拉本身的政治敏感度，虽然政治资历很浅，但还是在彼得格勒方面的重视和大莫斯科地区苏维埃代表的推选下，成为大莫斯地区苏维埃代表团的8名副团长之一。

　　与其他的代表团重要成员不同的是，柯巴拒绝了警察局和内务部按规定提供的贴身保护。他只同意警察局提供外围的保护，在他自己的身边总是有6名他自己从图拉带来的保镖跟随。柯巴的“图拉青年维持治安特别行动队”在图拉事件结束后不久，就被他改造成了“俄罗斯社会民主青年突击队图拉支队”，标志依然是那个带有“卐”图案的红袖箍。这个青年突击队据柯巴声称：它将做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将俄罗斯的年轻一代团结在以莱温斯基为核心的社民党周围，为新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列昂·达维杜维奇为代表的俄罗斯社民党部分高层激烈反对将柯巴和他的手下纳入自己的队伍！在他们看来，柯巴这类人就是俄罗斯社会的渣滓，特别是柯巴在图拉拼凑的那个图拉临时政府：无耻的年老政客、品行败坏的富家子弟、厚颜无耻的不良商贩、居心叵测野心勃勃的失意文人、地下社会的流氓打手、警察局里的……应该说是行为很正常的警察，所有这些都集合在柯巴的手下。不仅仅是在图拉，在莱温斯基遇刺的那天，柯巴不但向全俄通电声讨“向俄罗斯的大脑射出罪恶子弹的黑手”，而且他还号召俄罗斯的“有识之士”都来参加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大业，就算某种程序上的问题暂时不能入党，那也可以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俄罗斯社会民主青年突击队”嘛！当然，那些有心参与这个伟大历史时刻的人们会发现：目前为止，这个还不被社民党党中央正式承认的“俄罗斯社会民主青年突击队”，只有一个“图拉支队”。不过没关系，柯巴同时通电宣布：在各位“俄罗斯社会民主青年突击队”队员的一致推举下，莱温斯基先生将会是这个组织的总队长！于是，很多地方的游手好闲者，或者和柯巴的圈子有关系的各色人等纷纷在各地响应，宣布他们也是社民党外围组织“社会民主青年突击队”的成员！

　　据说某次，在彼得格勒的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柯巴和他那个非法组织异常不满的列昂·达维杜维奇拍打着手中的一份报纸，指着上面有关柯巴和那个组织的新闻报道不满地抨击道：

　　“这算什么！这个柯巴自己也才刚刚被莱温斯基同志特别批准加入社民党，他现在居然就擅自搞出这个‘俄罗斯社会民主青年突击队’出来！这位柯巴先生，据我所知，他既不是青年，也不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他连个俄罗斯人都不是！……”

　　出乎意料，莱温斯基却对这位只在莫斯科见过一面的柯巴情有独钟！莱温斯基高度赞扬了柯巴在发动民众方面的能力，他指出：俄罗斯未来的政治走向将会在半年内确定，社民党是否能在半年后的俄罗斯政治事务中发挥主导地位，将由这几个月的群众组织工作所决定！在这种急需社会工作人才的时候，对新党员的吸纳，以及对鼓励这些新党员在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社民党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的领导者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

　　“……我们有些同志太在意所谓‘保持党的纯洁性’了！”莱温斯基脸上带着他那已经成为招牌表情的讥笑，语气却保持着善意与温和，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些同志忘记了目前的现实处境是什么样的：俄罗斯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忙碌着发展自己的组织，准备在未来的俄罗斯政治格局中分一杯羹！只有我们社民党人，只有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俄罗斯祖国的强大和俄罗斯人民的幸福，为了保证完成这艰巨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要放下脑子里的成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让党在群众当中的影响力不断增长……我们这些社民党的老党员可以说是一些理想主意者，为了将俄罗斯母亲和人民从封建专制下解放出来，我们为此奋斗多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我们千万不能从理想主意者蜕变成精英主意者！十二月党人和1905年革命的历史教训已经证明‘精英路线’的危害性有多严重！像柯巴这种流氓无产者，他们的社会发动能力和社会破坏力都是很惊人的！如何引导这种人和他们所代表的势力走上共同建设新俄罗斯道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这次讲话之后，莱温斯基还表示：柯巴创立的那个“俄罗斯社会民主青年突击队”是个富有创意的事件，值得推广。并且他还派人通知图拉：在彼得格勒接见大莫斯科地区苏维埃代表团的时候，莱温斯基同志将佩戴有“卐”图案的红袖箍，以表示对“俄罗斯社会民主青年突击队”的支持！

　　柯巴自己都没有想到：在短短的半个月内，自己就由一个落魄的地下社会成员成为一个被俄罗斯第一大政党党魁看重的政治明星！他生命中所有的潜能都被这种无限光明的前途刺激得爆发出来！这段时间内，他每天几乎只睡3个小时！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整顿自己手下的队伍，接管和重建图拉社民党支部的工作，和各方政治势力交流、妥协、交易，并搜罗了一些失意的文人，开始建立自己的秘书班底。他感觉自己终于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所有阻碍他在这条大路上向前阔步前进的人，包括那些不服从新的纪律的部下，都会遭到他的无情打击！图拉的治安局势迅速恢复平静，曾经参与过暴乱的工人和市民在获得大赦后被组织起来去清理战火留下的废墟，每天只有1/2磅的面包。当然，按照柯巴的命令，艺人们被组织起来，在工地附近演奏各类欢快的音乐为人们打气。柯巴很有创意地发明了奖励机制：凡在图拉重建工作中表现优异、态度积极的劳动者，都能够在每天获得积分，积分达到一定数值，此人的饮食和工作条件将得到改善，表现更好的还可以加入“社会民主青年突击队”，成为管理者！

　　在重建工作开始的第3天，当柯巴当众提拔了10名表现优异的劳动者进入管理者行列，同时按照《图拉紧急状态法令》宣判并枪决了2名违反纪律，打家劫舍的前图拉临时治安队成员后，图拉的重建工作速度顿时加快。6千多名劳动者在1周内完成了原本预计要半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柯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所表现出来的旺盛精力和工作效率，让冷眼关注他的骑兵少将尼古拉·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都很吃惊。在某次与自己几个手下聊天时，尼古拉·阿列克赛不由得感慨道：

　　“这位柯巴……还真是出人意料啊！听说他现在每天最多睡3个小时，几乎所有清醒的时间都在工作，连上洗手间的时候，还让人在旁边给他读报纸听……这家伙的精力真够足的，简直像个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像个铁人！”

　　这话在几个小时后就传到了柯巴耳朵里。柯巴在听完马克西莫维奇将军的这个评论后，用拇指轻轻拂着嘴唇上刚刚留起的胡子，笑着对周围的手下说道：

　　“我会把将军阁下的这个评语当赞扬来理解……嗯，我确实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铁人，一个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总之，在1917年1月18日那天，在莫斯科大剧院，当柯巴做为大莫斯科地区苏维埃代表团的副团长出现在欢送宴会上时，他已经确信自己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甚至连大莫斯科苏维埃代表团另外1名副团长，那位社民党莫斯科地区执委会负责人，曾经是莱温斯基在党内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柯巴面前都表现出很大程度的善意。柯巴虽然知道这位仁兄正在接受党中央纪律部门的调查，很有可能在今后不久受到党纪的严肃处理，但他还是很给面子的用一种刻意表现出的粗鲁和对方亲热了几句。柯巴在心中很明白：对于社民党，自己还是个新加入的小喽罗，暂时和大头目之间争斗最好还是保持距离。在道上混了那么多年，这点规矩他懂。

　　在欢送活动中，柯巴故意和另外1位贵宾：协约国军队代表小原将军保持距离。日本军队已经和陆续抵达图拉的俄国军队换防，大部分军队已经装车运走。小原将军和几名高级军官做为贵宾，是特意留下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个晚会上，中国和英国都只是派了自己国家驻莫斯科的总领事参加，显得格外低调，但谁都知道这两个国家在此次图拉事件中是最大的得益国。柯巴最早是通过英国图拉商会和英国在莫斯科地区的情报组织取得了联系，接着没几天就在小原的介绍下又和中国情报组织建立了联系。柯巴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因为政治就是这样玩的，总得和某个大国挂上关系，才能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多一份保障。莱温斯基和中国的关系，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托马斯·莫兰特和格林姆·格雷做为詹姆斯·布莱恩教授的弟子和助手，也参加了这个晚会。詹姆斯·布莱恩教授的身份是访问学者，尽管那天晚上，在晚会现场，不少人都知道：他其实是大英帝国图拉事件的首席观察员，身份特殊。

　　那天晚上快8点的时候，在酒会快接近尾声时，托马斯突然来到柯巴的身边，通过柯巴身边那位会英语的秘书，悄悄地告诉柯巴：大英帝国对外情报部门的高级主管詹姆斯·布莱恩想跟他单独谈谈，他最好一个人过去，那边有翻译。

　　柯巴狐疑地来到酒会的一角，找到正在跟格林姆窃窃私语的布莱恩教授，由格林姆做翻译，询问有什么事情找他。格林姆翻译教授的话给柯巴听，说大英帝国决定和柯巴做一单大的交易，是有关这次去彼得格勒开会时的政治事务。随后，格林姆又翻译教授的话，说这件事情很机密，等一下大家需要去郊区某个地方单独商议，等一下他最好只带上2名手下，大家一起开车去郊区密谈。等一下托马斯博士将上他的车，在约好的街口汇合。

　　布莱恩教授很意外地得知柯巴来为前一段时间在图拉发生的一些误会道歉，柯巴并表示今后一定要为大英帝国的利益着想，与莫兰特博士和格雷博士做朋友。在高高兴兴地答复完柯巴后，格雷提醒布莱恩教授：他们原计划去拜访的那家古董商还等着呢！于是，格雷博士陪着布莱恩教授向柯巴道歉，然后离开剧场。

　　柯巴一直跟到门外，看见格雷博士开着车带着教授离去，于是便回到剧场贵宾厅的酒会现场。托马斯已经等在那里，看见他回来，便由柯巴的秘书做翻译，告诉柯巴等一下离开时最好分开走，不要让别人察觉。柯巴会意地点点头。

　　他们分头偷偷地出来后，柯巴由保镖驾车，只带着自己的秘书。在剧场后的某个小巷口，托马斯站在那里等着柯巴他们的车。柯巴看到他刚才亲眼所见的，布莱恩教授他们乘坐的那辆挂着使馆牌照的黑色“雪弗来”轿车就停在小巷的另一头。等托马斯上车后，那辆轿车就闪了几下尾灯，然后便带头向市区外开去。

　　在车上，柯巴通过翻译和托马斯简单地交流了几句，很快就发现这位特务博士其实是个书呆子。于是他打消了告诉这位博士有关格雷先生曾经想杀他的事情。柯巴觉得还是留着这个把柄，日后去威胁那位格林姆·格雷先生的好。柯巴当然不知道：有关这些事情，两位英国博士已经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并且决定出于个人原因，今后他们之间就会开展合作。他们私下里合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了柯巴……

　　快9点的时候，詹姆斯·布莱恩教授由格林姆陪着回到正在演出的剧院。听说托马斯因为喝多了酒，去某个休息间睡一会儿，教授立刻决定去看看！

　　他们由招待员领着来到那间小休息间。推开门后招待员就离开了。布莱恩教授看见长沙发上躺着一个人，正裹着毛毯呼呼大睡，屋子里一股酒气。不等他过去，格林姆已经先走过去，轻轻弯腰揭开毛毯看了看。

　　格林姆看见毛毯下面，马克西莫维奇将军一边打着呼噜，一边冲自己挤了挤眼睛。于是，格林姆又放回毛毯，轻轻走回门口的教授身边，悄声说：“老托马斯看来是真喝多了。”

　　前面的那辆“雪弗来”轿车开得飞快，大概快1个小时的时候，在柯巴已经逐渐不耐烦时，前面的车开进一片小树林，在雪地上停下，随后又闪了几下车灯。托马斯让柯巴的车也停下，说要陪他过去上教授的车谈。柯巴想了想，决定让托马斯留在自己这辆车上，自己一个人过去谈！莫兰特博士显然是有点生气，但还是同意了。于是，得到柯巴暗示的保镖和秘书都坐到后座来，保镖还把手放在自己口袋里，两人将博士夹在中间。

　　柯巴慢慢地走过去，车门拉开了，他上了车。柯巴的保镖和秘书紧张地看着自己的老板上了车，丝毫没有发现已经有两个身穿雪地伪装的身影走到车的两旁。车门猛地被拉开，2把匕首飞快地插入保镖和秘书的胸口。保镖本来还有所反应，想反抗，但托马斯紧紧地用自己的胳膊抱住了他。2个杀人者用的刀都是不开血槽的，所以在捅进去之后都没有血溅出来，但因为如此，被杀者死得也慢。那位体形弱小的秘书，就像一只鸡那样被杀他的那个人拖出了车外。这边，托马斯帮着另外1名杀人者将还在垂死挣扎的保镖慢慢搞到车外，那个杀人者将自己的身体紧紧压在抽搐的保镖身上，持刀的手很熟练地慢慢转动着，另一只手紧紧捂着对方的嘴。托马斯看到局面已经被控制，于是厌恶地向另一辆车那边跑去。

　　在那儿，在另一辆车的背后，已经被制服的柯巴跪在雪地上，1名哥萨克壮汉拿枪顶着他的后脑勺，哥萨克骑兵上尉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笑呵呵握着手枪，站在柯巴面前，跟跪在地上的柯巴说着什么。托马斯觉得时间宝贵，过来后就什么也没说，伸手拿过哥萨克壮汉手中的那甘式手枪，毫不犹豫地向着柯巴的后脑勺开了1枪！接着他冲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点点头，算是打了声招呼，接着便将手枪还给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手下，径直上了那辆挂着假造车牌的“雪弗来”。司机也是个哥萨克小伙，他的手就放在方向盘上，脸色平静，看都不看车外面的情形。托马斯一上车，他急忙挂档离去。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对着目瞪口呆的那名手下笑嘻嘻地说：“看见没有，外国人做事就这样……一点礼貌都不讲！”说罢，他又朝柯巴身上补了几枪。稍远处，另外2个刚刚杀完人的手下正忙着仔细地破坏着雪地上的痕迹……

　　10多分钟后，哥萨克小伙开着车来到树林中的某块空地，那儿，那架漂亮的三座飞机“俄罗斯护士”已经发动多时。伊戈尔在敞开的驾驶仓内向托马斯招了招手。托马斯跑过去，接住伊戈尔扔下来的一套飞行服匆忙穿上，然后在随后赶来的司机帮助下爬到后面的座舱内。伊戈尔一直用怜悯同情的眼光看着托马斯，等托马斯钻进座舱，伊戈尔伸手帮他盖好座舱盖，随后很快地就起飞了。等飞机起飞后，那个哥萨克小伙子开始在雪地上跑动着收起用来作指示灯的手电筒。几分钟后，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他们也开着车赶到。

　　手下们都忙着奔跑着收手电筒，顺便破坏痕迹。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靠在车身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方壶伏特加，喝了一口后，对着天空上举了举酒壶，说了声：“祝您一路平安！”然后又喝了一口。

　　天空中，托马斯和伊戈尔都不说话，只能听到飞机发动机隆隆的声响。在已经远远地看到莫斯科的灯火时，托马斯突然说道：“我在俄罗斯没有动手杀过一个人！”

　　伊戈尔沉默了一阵，接着反问道：“你是说在今天以前？”

　　托马斯飞快地说道：“我今天杀得不算人！”

　　伊戈尔不吭声，突然，他又说道：“在降落之前还有3分钟平飞，你要不要试一试？……我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飞一飞，很管用的。”

　　于是，在伊戈尔数了几声数后，托马斯接过了驾驶权。

　　那天晚上的夜空格外美丽，飞得不算高的飞机在托马斯的驾驶下向莫斯科的城区边缘飞去。飞机上方，一牙残月高挂在俄罗斯寒冷的夜空中，月光凄凉……

　　《谍变》完

引子：惊梦（上）1

更新时间2006-3-4 21:28:00 字数：16847

　伦敦，1917年1月27日。晚上10点钟。

　　在淡淡的夜雾中，1辆深蓝色的“罗弗”轿车飞速地从巴特西附近向甘纳斯柏力公园方向开去。当这辆车抵达公园左近某幢私人住宅的大门口时，不等司机闪动灯光或是摁响喇叭，就见1名中年男子飞快地跑出来，打开花园大门，随即还用手电筒向那幢建筑方向晃动了几圈。

　　“罗弗”驶进小花园，紧紧停靠在建筑物门口的台阶前。从司机位置上跳下一名身材不高，但肩膀却异常厚实的男子，他右手伸在西装下摆内，跑到轿车后门，手搭在门把上却不开门，而是仔细地向已经打开的房门内望去。

　　房门内没有亮灯，黑洞洞的楼门口出现一个中等个头的男子，他用手中的电筒朝自己的脸上照了照，那是一张英俊但略显缺乏阳刚的30多岁男人的脸，随后便用手电筒照着门口的台阶。

　　那个站在车旁的保镖兼司机这才拉开车门。“圆点”的代理处长威廉·华伦道夫从罗弗轿车内飞快地钻出来，一反平素考究的绅士风度，几步就跳上了台阶，跟随着手电筒的光亮消失在楼内。看着他进去，一直把右手放在西装下摆内的保镖松了口气，向已经关好花园大门走过来的中年男子无声地招了招手。显然他们彼此很熟悉。那个中年男子用手指了指院子一角更黑暗的某处，然后又指了指这辆罗弗轿车。于是，矮个男子会意地重新上车，将车开进那处黑暗的角落，车灯关上后，这个庭院里便陷入了黑暗，如同什么也不曾发生。只有远处几条防空探照灯光柱刺破夜雾，在伦敦的夜空中不停的晃动，椭圆形的光斑掠过伦敦上空低沉的乌云底部……

　　威廉·华伦道夫被引导到2楼，穿过两道门后，他看见在挂着厚厚的窗帘的空房间里，1盏吊灯刺眼的灯光下，2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抱着公文包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仅有的2把破椅子上。看见他进来，2名男子迅速站起身，态度恭谨。威廉毫不客气地走过去，坐在其中一把刚腾出来的椅子上，满脸不耐烦的神情冲着跟随他进来的，那个拿着手电筒面容秀气的男子问道：

　　“这个安全点不是已经移交给CI6了吗？亨利。”

　　那个叫亨利的男子秀气的脸上神情异常疲惫。听到威廉的提问，他轻声回答：

　　“是在我们反间谍部门给CI6的移交清单上，但正式移交的时间是2月1日……现在这里应该是最安全的。”

　　威廉扫了眼那两个拎着公文包的男子，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捏了捏双手问道：

　　“那好吧……先生们，关于昨天给你们的这份报告，你们有什么可说的吗？”

　　两个戴眼镜的中年专家互相对视了一眼，然后其中一个从公文包中掏出一叠文件，拿在手中开始用很专业的语气评论道：

　　“亨利先生把文件给我们后，我们临时小组立刻对该份报告进行了研究和判读，我们一致认为：该文件的作者受过很好的社会政治学训练，对于俄罗斯此次巨变和相关事宜，作者的文笔客观冷静，所有的词汇中立准确，整个报告的体例……”

　　威廉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伸手抓住专家的衣领，猛地将他拽倒在自己旁边的另一把椅子上，椅子因为受到突然的重压发出一声刺耳的咯吱声。威廉将脸贴近不知所措的专家，厉声说道：

　　“专家先生，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听你的学术报告！……”

　　亨利从后面抱住了威廉的手，将他拉开，一边低声劝说他：

　　“华伦道夫先生，请保持冷静，冷静……”

　　威廉很大力的松开手时差点将椅子上的专家推dao，那名专家用手捂着脖子，惊恐不安地看着他，发出很大声的急促呼吸。看见这个情景，亨利急忙也松开手，轻轻站在威廉和椅子上的专家之间，用冷静责备的目光看着威廉。

　　威廉深深地看了亨利一眼，然后走到电灯下，用低沉的语气说道：

　　“对不起，我刚才是有点冲动了……这份报告是用外交邮件寄来的，按规定，我必须分析概括后在规定时间内将它送达给内阁会议情报助理官阁下……我现在需要的是你们对这样做的风险做出准确的评估……”突然间，他的愤怒情绪又变得无法控制，伸手打了一把头顶的吊灯：“可这个蠢货却在这里给我说什么体例、文笔、词汇！……”

　　在晃动的灯光下，威廉的表情显得异常的狰狞，坐在椅子上的那名专家用手捂着脖子，满脸的恐惧，嘴巴紧张地大张着，表情僵硬。

　　亨利走过去，轻轻地拉住威廉的胳膊，温和而又坚定地将威廉的情绪制止住，然后伸手抓过另一把空着的椅子放在威廉身后，让他坐下。随后，亨利对另一位专家微微点点头。这位专家显然比刚才的那位要镇定很多，他弯腰从地上拣起刚才在拉扯中掉落的文件，站直身体后拍了拍文件上的灰尘，然后在继续晃动的灯光下对威廉说道：

　　“华伦道夫先生，我们这个临时专家小组的结论就是：如果这个报告的内容被议会接受，接下来议会的问题就会是：‘是谁丢失了俄罗斯’……仔细阅读这份报告，任何人都会承认，所谓大英帝国对俄罗斯在谍报方面的传统优势已然荡然无存……”

　　亨利走到他身旁，用鼓励的表情看着他，轻声说道：“是否存在通过对报告进行分析概况时的引导，让阅读者会更加乐观地看待报告中列举的问题？”

　　听到亨利这样说，威廉急躁的脸上浮现出期望的表情。

　　专家坚定的摇摇头：“以往，在别的事件中我们曾经这样成功的做过，可这次这份报告不行……报告作者撰写报告时的态度太冷静太专业了！论点客观、论证严密、论据详实……任何对这样一份报告的反方向引导都会让阅读者觉得很明显……”

　　威廉突然间好像变得很疲惫，他无力的摆了摆手，示意不用往下说下去了。接着，他慢慢用双手捂住脸，弯下腰去，脸冲着鞋面，一动不动，仿佛已经被巨大的压力摧垮！

　　亨利看着他此刻是这样一副神情，便对那两名专家摆了摆头，于是2名专家识趣地走了出去，并小心地关好了门。

　　亨利走到威廉面前，单手抓过另外一把椅子，轻轻地摆放在威廉的对面，然后自己慢慢地坐上去，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威廉已经有点微微谢顶的头顶。

　　威廉用手揉着脸部的肌肉，然后慢慢直起腰，脸上的表情慢慢坚定起来，嘴角开始出现奇怪的笑纹。已经跟了他10年的亨利太熟悉这种表情了，急忙伸手抓住威廉的胳膊，低声而急切地说道：

　　“威廉，不要采取过激行为……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的关系不大！”

　　威廉轻轻挪开亨利的手，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悲剧演员一般的伤感：

　　“亨利……你忘记在内阁由谁对俄罗斯事务总负责了吗？温斯顿下台了，我们也都得完蛋……戴维·高邓不是自己人，这只老狐狸是靠不住的，我敢担保关键时刻他肯定会把自己的责任推个一干二净，然后站一旁笑着看大臣阁下的政治前程被毁掉……这两年在俄罗斯负责的都是大臣阁下推选的人……”

　　“可现在你的身份已经不比以前，关键时刻……关键时刻你也可以向戴维·高邓那只老狐狸学习……”

　　威廉无奈地笑了笑，站起身来：

　　“别傻了，亨利……要是放在以前，我倒是可以袖手旁观……但现在白厅街谁都知道我是大臣阁下的亲信……在白厅那些老爷们的眼里，我不是戴维·高邓那样的专才，我是靠政治关系上来的……上层的政治斗争中，绝不接纳叛徒，这是一条伦敦政治圈子内潜在的规则……”

　　说着，他走到墙边，那儿挂着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威廉本能地想伸手去擦拭灰尘，可马上收回手，就对着很不清晰的镜子整理自己的衣服和容貌。

　　亨利坐在椅子上，看着自己所跟随的这个男人在逐渐恢复着平时的镇定和风度，表情显得很难受。

　　终于，完全恢复常态的威廉转过身来，看着亨利问道：

　　“接触过这份报告的都有谁？”

　　亨利用很慢的语速回答道：“俄罗斯方面应该是那位混血儿博士和他的导师布莱恩教授……估计那位格雷博士也有可能看过……伦敦这里迄今为止就只有临时专家小组的四名成员。”

　　“很好，”威廉满意地咂了咂嘴：“七个……人还不算是很多……经过修改的报告什么时候能搞好？”

　　“另外两名专家正在做……预计明天中午前能搞好……”亨利说着，站起身来，走到威廉面前，真诚地看着威廉·华伦道夫：

　　“威廉，你敢确定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吗？是不是先私下向大臣阁下知会一声，听听他的非正式意见？”

　　威廉坚定地摇头：“不，大臣阁下的手必须是干净的……他是大英帝国的骄傲和希望，这是当年在开普敦我第一次和他谈话后就认定的……就让他继续以他独特的个性去挽救这个日益衰落的帝国吧，挽救他自己政治前途的事情由我们来做就好了！”说着，威廉伸手轻轻拍了拍亨利的肩膀，轻松地笑了笑：“我希望能在明天下午3点前能拿到来自莫斯科的报告，这样，我就可以让圆点的专家加班进行分析评判，后天的例会上可以正式向戴维·高邓阁下提交。”

　　亨利的表情也坚定起来，他用力地点了点头：“好的，到下个星期一切都会搞好的！”

　　“那个正往回赶的老家伙倒好办，可俄罗斯那边事情你打算让谁去干？”威廉不放心地问道。

　　亨利轻轻笑起来：“你的手也应该很干净，威廉，你不必知道这些……这是我的工作，华伦道夫先生。”

　　威廉闻言举起自己手，仔细看了看，然后冲着亨利温柔地笑了笑，亨利没有笑，脸上的表情充满了自信与决心……

　　1917年1月28日，伦敦。

　　德国人又一次对伦敦进行了夜间轰炸，以此做为昨天晚上英国人对柏林轰炸的回应。皇家空军的奋力进行了抵抗，总共击落7架德国轰炸机。德国空军也击毁了皇家空军12架战斗机。伦敦部分地区受到了严重损失，建筑物被摧毁36栋，死亡人员137名，失踪24名，失踪人员当中有4名男子是隶属内政部反谍报部门的分析专家……

　　……

　　1917年1月30日，瑞典港口城市哥德堡。

　　詹姆斯·布莱恩教授很久都没有来过哥德堡了，上次还是1907年借到哥德堡大学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和1名号称手头有德国最新潜水艇图纸的德国工程师见面。那时候教授还没觉得自己正在衰老，在成功验收并用4000英镑换取了图纸后，教授还抽空偷偷和1名曾经在伦敦留学的女大学讲师，当年的情人莉萨·伦丁续了续风liu前缘……

　　坐在哥德堡港口附近清冷的酒吧里，喝着果汁，詹姆斯·布莱恩看着满是冰霜的窗户外的街景，苦笑着摇了摇头。明天上午10点，他就要乘坐客轮回英国了，但他不想去见那位已经40多岁的老情人莉莎·伦丁，原因简单之极：自己已经是如此衰老不堪，还是留个关于自己更美好的形像去让莉萨·伦丁在有生之年慢慢回味吧……

　　这个酒吧和附近一带就是自己当年和莉萨经常消遣的地方，真不错，那个女人……谁能想到那么聪明的大脑竟然长在那般性感健壮，比教授自己还高1吋的身躯里，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莉萨的脚和大多数瑞典女人一样，都象渔民出身的人一般又大又长，脚趾还是分开的，在某个特定时刻，某个特定姿式时，这样的一双脚让审美倾向比较东方的布莱恩教授觉得美中不足……

　　回想着当年的荒唐，教授摸了摸怀中的心脏急救药药瓶，摇头苦笑了一下，随手将饮料钱和小费放在桌子上，起身穿上大衣走出已经有几名客人进来的酒吧――午餐时间快到了，附近的水手和轮船公司文员通常都会来这样的酒吧吃午餐。

　　走出酒吧的门，是一条不太干净的小巷，尽管是在冬日，但教授还是能闻到小巷里有一股海腥味，因为这条小巷一头通向港区大道，另一头就是通向附近的海鲜市场。刚建立不久的CI6当地工作站派给他的“SAAB”轿车就停在通向港区大道的小巷口。看见他出来，派给教授的司机兼保镖，一个年纪不到30岁的瑞典小伙子从巷口的邮报亭边走开，手里还拿着一份刚买的报纸去发动汽车。

　　今天的天气很好，太阳照着瑞典这个最大的港口城市，远远的传来港口几声悠长的轮船汽笛声。小巷里除了邮报亭旁停靠着的那辆看来是送报的邮局小卡车外，就只有教授坐来的那辆“SAAB”轿车。小巷两旁的建筑物都精致而不高大，布莱恩教授向上看去，看见斯堪底尼维亚半岛这个著名港口的天空呈现出冬日罕见的湛蓝。

　　教授向已经发动着的“SAAB”汽车走去，心情轻松。他突然想起来，当年曾经和莉萨·伦丁一起去后面的海鲜市场买过海产品，拿回当时莉萨的住所做着吃，自己做的那种希腊式牡蛎汤让莉萨赞叹不已。想到这里，教授忍不住站住脚，无限感慨地回头向小巷的另一头望去：他看见2个男子正无声地朝他身后走来，没有想到他会突然回头，那两个男子顿时有点不知所措。教授象是什么也没发觉似的，目光越过那2名男子向更远的地方望了望，然后很自然地收回目光并转身。教授转回身后，就发现在小巷这头的“SAAB”车后，也有2名男子向车旁走来，他们两的神态要比自己身后的那2位自然很多，只不过其中1名男子在冬天的中午，很奇怪的将1件风衣挂在弯曲的胳膊上！

　　“SAAB”车上的小伙子很明显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对劲，他看见教授站在那儿，便按了按喇叭打招呼。

　　随着喇叭声响起，教授的身体突然一矮，摔手向后面那2个男人开了1枪，一头就扎进旁边的一间咖啡店门内。几乎同时对方便开火了！从风衣下射击的德国10发装毛瑟自动手枪喷射出10粒金属弹丸，瞬间将“SAAB”车身上钻了很多个小孔！瑞典小伙子的手才伸进怀中，后背上就出现了几个弹孔，脑袋重重的砸在方向盘正中，导致汽车喇叭在枪身中连续尖利地鸣叫着。

　　布莱恩教授头也不回地从咖啡店内的小楼梯上跑2楼，手中拎着那把比利时生产的1903年FN勃朗宁自动手枪。从进店门到上楼梯他没有任何停顿和犹豫，丝毫不理睬1楼服务台里那名男招待的喊叫声。他还记得这家咖啡店的2楼有楼梯通向旁边那栋小楼的3楼，那儿有间不大，但精致漂亮的洗手间，当年莉莎·伦丁曾经恶作剧地让自己在那个窗户里可以俯瞰小巷的洗手间里和她亲热，准确地说就是她爬在卫生间的窗台上看着下面人来人往的小巷，让自己掀开她的裙子从背后搞她……那个洗手间还有另外1个门通向旁边那栋小楼的楼下，那儿是1间低价的“水手”酒店，酒店有很多房间，也有好几个通向后面迷宫似的小巷的门，到了那儿，自己逃生的机会就多了很多！

　　几乎在教授进门的同时，咖啡厅的大门就被呼啸而来的子弹打得木屑四溅。4名男人手持武器追赶到咖啡店门口，全都选择好掩护位置停住了。其中1名男子挥挥手摆摆头，于是被他选中的那个手持德国瓦尔特手枪的男子犹豫了一下，然后点点头。3把手枪同时向咖啡店里乱射，其中领头男子的那把毛瑟自动手枪更是声势逼人。枪声的间歇，那名手持瓦尔特手枪的男子飞快地冲进咖啡店。这些忙着追杀詹姆斯·布莱恩教授的人没有发觉：就在他们背后，小巷尽头的邮报亭旁边，那辆停放着的邮局小卡车的货箱后门被推开，几个持枪的身影动作娴熟、悄然无声地跳下车来……

　　布莱恩教授从2楼的吧台前跑过，在枪声和汽车喇叭声中大声对着吧台里的女收银员用德语高声叫道：“报警！给警察局打电话！……”

　　他气喘吁吁地冲出通往阳台的那扇双开门，然后情不自禁地骂了句脏话：记忆中，多年前那个从楼外阳台通向旁边那栋小楼3楼的木质楼梯不见了！原先是楼梯口的地方现在是个木质的维京海盗雕塑，海盗的双手握着大斧，正在用夸张的表情对着来客狂笑。

　　就在布莱恩看了眼阳台下的石板地面，趴倒在地，无可奈何地准备用勃朗宁自动手枪进行也许是生命中最后一次枪战时，楼下突然响起一阵更加激烈连续射击的枪声和惨叫声！教授判断出那其中至少有2枝冲锋枪在射击！

　　短暂而激烈的枪声响过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趴在阳台上努力克制住自己剧烈的喘息，卧姿持枪，用左手支持住持枪的右手手腕，将枪口冲着楼梯口的教授看见从楼下飘上来阵阵的硝烟。接着，楼梯上传来故意很大力的脚步声，慢慢的，从楼梯口下方伸上来1枝造型独特的德国产MP18贝格曼冲锋枪的枪身，枪管在示威似地晃动了几下后，一个詹姆斯·布莱恩教授忘不了的嗓门，用德国口音浓郁的英语高声叫道：

　　“下来吧，教授，我想我们大家的时间都不多了！”

　　听完这句喊话，布莱恩教授在远处隐隐的警笛声中冷笑着，但很快他就用德语刻板沮丧地喊道：

　　“蓝男爵阁下，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

　　说罢，他顺从地将手中的枪交给身后那名从阳台下悄无声息地爬上来，刚刚将枪口顶住自己后背的德国小伙子，慢慢站起身来。楼梯口处，空着双手，身后跟着2名手持冲锋枪的手下的“蓝男爵”汉斯正笑吟吟地看着教授。

　　……

　　一声长长的汽笛声，火车在中亚冬日的雪野上呼啸而过。

　　惨淡的太阳照着冰封的大地，那条黑色的铁路象1条黑黑的细线。

　　1881年，英国人乔治·纳吉麦克尔提出了“东方快车”商业计划：超豪华的旅游列车从伦敦出发，过法国、意大利、穿过巴尔干半岛，最终可以到达土尔其的伊斯坦布尔。

　　1882年，英国商人组建了英国“东方快车”火车公司，开始筹措资金并为该线路的通行做出准备。

　　1883年年初，中国上海银行支持下成立的中国“上海东方快车”公司与英国商人就英国“东方快车”公司的股份、经营目标、发展规划等事宜进行商讨。最后，双方于1883年年底宣布建立合资的“伦敦――上海东方快车股份公司”，其中中方zhan有股权45%，英国方面zhan有股权45%， 9%的股权由中国上海银行和英国巴林银行平均分配，另有1%的所有权由“东方快车慈善基金会”拥有，股份管理权由“东方快车慈善会”委托“伦敦――上海东方快车股份公司”董事会行使，而该董事会也是中英双方各派6名董事组成，董事长由双方按2年的周期轮换指派。

　　“伦敦――上海东方快车股份公司”成立之后，就开始准备开通伦敦经法国、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土尔其、伊朗、印度，最终经印度支那铁路到中国云南再到上海的豪华列车。在此以前，公司将试行开通伦敦到伊斯坦布尔的路段。1886年，随着印度支那铁路和印度铁路的接轨，理论上公司已经具备了全线开通既定路线的能力。事实上，由于期间要与所经过国家签署一系列协议，协调诸多的技术细节问题，一直到1888年8月8日，在东方快车公司股票分别在伦敦股市和上海股市分别上市的同时，该公司才成功分别从伦敦和上海对开发出了首列“东方快车”。

　　当时，单趟东方快车的全段行驶时间为32天，被报界称之为“划时代的速度之旅”、“穿越世界岛的奇迹”。吃醋的法兰西人为此还在《里昂时报》上登出了一幅漫画：1伙手持弯刀和弓箭，脑袋后留着小辫的鞑靼人乘坐“东方快车”经过多瑙河，其中一个鞑靼人对其同伙说道：这次确实比500多年前快了很多……

　　1905年，随着中俄战争的结束，东方快车公司开始与俄方商讨北方线路的问题。

　　1908年，“东方快车”单程的行驶时间已经缩短为20天，该公司并且计划在1914年将时间缩短为15天.

　　1912年，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东方快车公司的经营受到巨大的打击！在上海和伦敦股市，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一度跌落至1912年年初股价的5%！就在这时，位于上海的中国“巨硬”科技公司，这个由世界首富、传奇人物史泽方亲手建立的公司却突然宣布：巨硬公司入股东方快车，以高于当日市场价12%的价格协议收购中英双方手中各26%的非流通股权，并在股市公开交易中收购散户手中的东方快车股票。

　　此举引来各种猜测，但最终的效果就是：截止到1913年1月3日，巨硬公司已经拥有了东方快车全部产权的51%！

　　随着世界战争的爆发，“东方快车”的实际运行路段是从圣彼得堡――1917年1月后改叫彼得格勒――到中国上海，但是在“东方快车公司”的广告牌与车票上依旧赫然写着“伦敦――上海”！并且，在印刷精美的车票背后印着中英文对照的一句口号“坚信东方快车穿越和平欧洲的日子定会到来！”。这句口号从1915年1月“东方快车”开通所谓“伦敦――上海北方线路”以来，已经印在车票背后整整2年了！随着协约国军队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事进展顺利，这句印在车票背后的口号已经多次出现在协约国的报纸与电台中。

　　“东方快车”北线自彼得格勒发车，过莫斯科、喀山，该段线路行驶在俄罗斯最早的，也是最繁忙的铁路主干线上，该路段大部分已经在1912年完成了电气化改造，理论上可以用电力机车牵引――当然，由于战争，更多的时候在这段线路上实际上是用内燃机车。从彼得格勒到喀山总共需要2天3夜。

　　过喀山，穿越乌拉尔山之后，火车行驶的路线就是著名的西伯利亚铁路。这段漫长的，曾经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现在的终点站是位于中俄边境东段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在那里，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将延伸向贝加尔湖南岸的中国新兴边境城市碎叶，在碎叶近郊与中国的京碎铁路相联。俄罗斯具有强烈反华情绪的青年人中曾经普遍流传着一首诗，这是一位年轻的俄罗斯诗人，在1906年的时候于伊尔库茨克写下的：

　　传说古老的东方宫廷中有一种职业叫阉人，

　　今天的俄罗斯有一条铁路叫西伯利亚。

　　铁路尽头依旧是浩渺的水面，

　　但那是淡水而不是咸水，

　　可我的眼泪却是苦的！

　　因为记忆中，

　　太平洋的海水也是咸的……

　　这段线路的复线改造由中国政府在1914年提供低息贷款，正在由中国北方铁路公司进行复线改造，工程预计在1917年夏天完成，目前还只能以蒸汽机车牵引，单线行驶。但“东方快车”并不走完如今的整个西伯利亚铁路，在卡拉甘达，“东方快车”便转行1914年通车的“中俄中亚铁路”，绕过巴尔喀什湖后进入中国境内的西域省。此后，列车将沿着伊犁河，行驶在西域省境内1913年通车的伊犁路上一直过伊犁进入新疆省境内，并经迪化、哈密后进入河西走廊。因为中亚铁路和西域铁路是新建的，该路段全部是由电力机车牵引。但是在过伊犁后，在新疆省境内的老铁路线上却只能由内燃机车牵引，要到西安后才会重新改为电力机车牵引。战前的1909年，兰西线的电气化改造计划已经开始在国会内开始讨论，但因为战争的需要，修建电气化铁路的物资只能优先供给西域――中亚铁路建设和西伯利亚铁路改造。从彼得格勒到上海，东方快车总共要行驶360个小时，即15天15夜。

　　无论是中国北方经京碎铁路运往俄罗斯的物资，还是中国南方经陇海――兰新――西域铁路运往俄罗斯的物资，最终都要依靠正在进行复线改造的西伯利亚铁路运往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因此，某种意义上而言，西伯利亚铁路的复线改造速度将决定协约国欧洲战场东线的战局发展。

　　托马斯和格雷姆是1917年1月26日从莫斯科于途中乘上东方快车的。上车之后他们俩先是喝光了一瓶白兰地，然后就各自回包厢呼呼大睡，睡醒后吃点东西，再喝光一瓶白兰地后又睡！就这样，他俩一直睡到火车穿过乌拉尔山脉之后才觉得浑身的疲惫刚刚解除！

　　醒来后，托马斯就在自己舒适的包厢里躺着看书，一日三餐都是叫餐到房间来吃。他不愿去回想前些日子在俄罗斯所经历的任何事，不愿去回想自己在俄罗斯的日子里所遇到的任何人。他心里其实明白：要不了多久，就一定有人会再次强迫自己去回忆那些事情，回忆那些人！可现在，趁着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决定先去书中躲避上那么几日。他用来躲避现实的书只有2本，1本是纽约时代出版社1912年版本的惠特曼的《草叶集》，另1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11年版本的《唐宋诗词选》。他强迫自己在包厢里干一件从小自己最讨厌干的事情之一：大声朗诵诗歌。而且，同时他还在进行一件更荒谬的事情：看着英语用汉语朗读《草叶集》，看着汉语用英语朗读《唐诗宋词选》……

　　格林姆·格雷醒来后的消遣方式比托马斯积极得多！起床后，他换上花大价钱在伦敦邦德街定做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在本次旅行中穿著的旅行装，在火车上晃来逛去，利用一切机会和各路美女搭讪。期间，还参与了在起居车厢进行的几场扑克牌赌博，最多一次输了200多磅。每天在他回隔壁包厢睡觉的时候，总会从托马斯的门缝下塞进来一张小纸条，上面通常是哪节车厢有美女的通报，以及自己今天的牌桌惨败纪录。某天下午，他还勾搭上了乘坐商务车厢的某位妇人来自己包厢偷情，不料被对方的丈夫发现，追到贵宾车厢这边来，双方差点就在托马斯的包厢门外发生暴力冲突……

　　当时，听着外面的争吵声和车上保安人员的劝导声，托马斯很快就搞清了状况。于是，他叹了口气，放下书，开门将满身酒气的格林姆·格雷一把就拖进了自己的包厢，然后大喊了一声：“对不起！我的朋友喝多了！”便重重地反锁上了包厢的门，任凭外面走廊上的男男女女去吵闹。

　　气势汹汹但手脚无力的格林姆被托马斯强行拉进小卫生间，一顿强行的热水淋浴后他逐渐安静下来，苍白的脸上那双疯狂的眼睛总算闭上了。托马斯叹着气，从这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男人身上扒下湿漉漉的旅行装和皮鞋，随手将这些衣物扔到卫生间的地面，然后抓过浴巾将这个赤裸的旅伴擦干，并搀到床上。给格林姆盖好被子后，托马斯按铃叫来列车服务员，将格林姆那些湿的衣物交给服务员去打理。然后，他就坐在靠窗口的小沙发上，拿起书本继续翻看，中间时不时会打个盹，醒来后就抓起滑落在地毯上的书继续看，一直等着格林姆醒来……

　　世界战争爆发之后，原先1个月3列对开的东方快车已经改成了每个月对发1列，但同时东方快车公司还要向沿途各铁路公司交纳高额的“线路优先权费用”。亏损，严重的亏损！中国人疯了！这是部分股票评论家对东方快车公司经营策略的评价。曾经有人向东方快车公司公开建议：将列车的运行区间进行调整，只在中国上海和伊犁之间，以及圣彼得堡和喀山之间运行豪华列车，如果却有贵客需要全程旅行，可以通过在喀山和伊犁之间的豪华飞艇线路解决。对此，东方快车公司不置可否，但他们随后宣布：凡是不愿再持有东方快车公司股票的股东都可以向东方快车提出申请，东方快车公司可以以申请提出当日的股价加15%的价格回购股票！1916年2月，在东方快车公司宣布这个决定后，市场上东方快车的股价上扬了8%，然后就停在那里。所有持有东方快车公司股票的小股东们都坚信：世界首富史泽方先生是不会让他的股民们亏本的，这是已经在过去20多年的历史中被证明了的！

　　托马斯他们乘坐的本次东方快车是由2节贵宾包厢，3节商务包厢，1节餐车，1节起居车厢，以及1节列车工作人员自用车厢和1节邮车构成。本来按照伦敦的差旅标准，格林姆按照级别只能乘坐商务包厢，但这次给他们安排的是2间相邻的豪华包厢。记得上车后的头天晚上，无精打采的格雷姆拎着1瓶白兰地来拜访托马斯的时候感慨道：

　　“这么舒适的旅程，就只差美人相陪了！”

　　的确，他们所乘坐的贵宾包厢是极其奢侈的：东亚风格的木板装饰，140厘米宽的折叠式厚软睡床，精致考究的洗手间，带有流苏和刺绣的黄色落地窗帘将无边的寒冷挡在窗外，厚厚的波斯地毯踩上去后绒毛一直覆盖到脚踝，头顶造型别致的水晶灯散发着温暖的光芒。按照客人的需要，列车员还会在他的豪华包厢里点起线香，东方风格的糜烂舒适在红木皮革与玻璃的空间内弥漫。床头的阅读灯旁，镶嵌在木板里的收音机正若有若无地放着列车上播出的音乐。

　　在听到格雷姆感慨的当时，托马斯环顾了一下自己房间内环境，深以为然地点头称是。可惜此刻，他们俩也只能是一个喝点伏特加，然后再将自己塞进松软的被中孤独地睡去，另一个也只能在窗外传来的寒风呼啸与列车行驶声中无聊地翻看过去的诗歌……

　　格林姆一直睡到天亮才醒来。之后，2个人谁也不提昨天的事情，如同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快中午的时候，补了个小觉的托马斯刚穿好衣服，格林姆就来敲门。换了正常的，如同平时在伦敦上班时风格服装的格林姆彬彬有礼地来邀请托马斯去餐车用午餐。托马斯同样彬彬有礼地答应了。

　　显然，这趟列车上的乘客更喜欢夜生活与晚起。此刻餐车里人不多，除了托马斯和格雷姆这桌，只有靠吧台那边坐了2桌人。其中1桌是俄国富商家庭：男女主人带着佣人和2个孩子。另外1桌是2个回上海的犹太商人，年纪都不大――据说，年老的犹太商人还是遵循吝啬的生活花费原则，可年轻一代的，特别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一代犹太商人显然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从那两个年轻犹太商人面前那壶价格昂贵的中国绿茶上就能看出来。

　　点菜的时候，格林姆将菜单递给托马斯，目光真诚。托马斯明白他的意思，就毫不客气地点了2份在这里价格更加昂贵的法式海鲜，以及1瓶产自法国夏布利、1902年年份的白葡萄酒。果然，格林姆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用餐时他们不断地看到沿途的铁路施工现场和堆放在沿线小站上如同小山一般的各类物资。这一路上，此情此景他们已经看了多次：白天铁路沿线浓烟滚滚，夜晚，在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的树木稀疏的森林时，连夜施工的现场就如同一个个亮着灯光的小镇沿着铁路线彼此相望。在西伯利亚凛冽的夜风中，可以看到中俄工人点起大堆的篝火，烘烤冰冷的冻土，并用各种机械和工具紧张地进行施工。第1天是这样，第2天还是这样，整个铁路沿线就是一个庞大的工地！

　　“太可怕了！”午餐即将结束时，格雷姆忍不住酸溜溜地评论道：“照中国人这个干法，估计等这条铁路的复线改造完成后，这片大森林也就全毁灭了！”

　　“是很可怕……”托马斯端着咖啡，看着车窗外若有所思：“……此情此景如果被同盟国的民众看到，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少信心能够坚持将这场战争进行下去……”

　　“等这条铁路的改造工程完成后，东线战场的局面将会是一边倒！”格雷姆点点头，接着托马斯的话头说下去：“问题是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不仅仅是俄罗斯人，恐怕整个欧洲都要面对人潮人海的中国人了……”说着，他故意注视着托马斯的表情反应。

　　托马斯故意装着没有发觉，而是饶有兴趣地用手指了指车窗外掠过的一个施工现场上巨大俄文标语牌，问道：“好像每个工地上都有那标语牌，上面的文字内容好像也是一模一样的！”

　　格雷姆扫了眼窗外，无精打采地说道：“确实都一样……‘为了让你的家人早日吃到来自中国的面包！’……可恶的中国人，他们用这种办法哄着那些俄罗斯工人拼命干活……”

　　托马斯扭回脸，看着神情沮丧的格雷姆轻轻笑起来：“但确实是个好办法，对吗？”

　　“美女！”格雷姆低声叫唤了一声，让托马斯愣了愣神，他还没顾上抬眼寻找，就闻到身旁一阵带有体温的香风拂过，接着瞥见2个曼妙的身姿从自己这张餐桌旁经过，一直走向吧台。那两个年轻的犹太人商人抬脸看着，目光追随着这2位美女，神情激动。

　　2个美女一高一矮：高个的金发碧眼，身材丰腴结实，个头矮点的黑发褐睛，身材玲珑性感，她们都穿着旅行装，高个的穿着一双黑色的高筒皮靴，矮个的蹬着一双黄色的矮筒皮靴。此刻，她们两已经走到吧台旁，用慵懒的姿式接过殷勤迎上的餐车伺应递来的餐单，看着吧台后的酒水架低声商议着什么。

　　年轻的犹太商人当中的一个跳起身来，微笑着过去与2位美女搭讪，但是被对方冰冷的目光所阻止，怏怏地坐回到自己的桌前。那个俄罗斯富商家庭的男主人张大嘴盯着2位美女，目光贪婪，最好玩的是他那顶多13、4岁的儿子居然也用同样的表情盯着美女看。富商的妻子不满地冲丈夫重重哼了一声，起身离去，她那个只有7、8岁的女儿也冲着哥哥“哼”了一声，模仿着自己妈妈神情也走了。于是，那位父亲和他某些方面早熟的儿子也只好恋恋不舍地随着自己家的女人们离开。

　　这幕喜剧上演完毕后，格林姆扭回头，将身体倾过餐桌，兴奋地对托马斯说道：“瞧见了没有？”接着他的神情又变得黯然：“我忘记了，你不太喜欢寻找艳遇。老托马斯。”

　　托马斯轻轻一笑，从口袋里掏出这些天来格林姆从门缝下塞给他的纸条，在格林姆惊奇的目光中，不动声色地挑出3张仔细铺在餐桌上，悄悄地说：“这两个是住贵宾车厢的那对瑞典女大学生，还是在商务车厢的那两个法国流亡政府高官的女儿？不过呢，我看她们更像商务车厢的那两个来自美国的女孩……”

　　格林姆用手指着托马斯，瞪大了眼睛，满脸笑得很夸张的样子，咳嗽着说道：“老托马斯……你总是令我惊奇……”

　　托马斯得意地将那张纸条捏在手指间，冲格林姆晃了晃：“格林姆，中国有句俗话，意思是一个男人在赌场上失败的时候，往往预示着他在爱情上将有收获……”

　　仿佛是在验证托马斯的这句话！只见那2位点完菜的美女走过空荡荡的餐车，一直走到他们的桌子前，然后那名高个的姑娘说道：“请问，这里有人吗？”

　　虽然刚刚开过格林姆的玩笑，但当艳遇真的来临时，托马斯的心也怦怦地跳动起来，特别是那位他更喜欢一些的矮个姑娘就坐在他旁边的时候……

　　这天中午，在东方快车上，当着众多嫉妒或羡慕的目光，2名受雇于英国某学术研究机构的博士与2名来自美国，准备去上海旅行的美女旁若无人地交谈着。欢声笑语。在下午2点多钟，大家恋恋不舍地告辞时，那2个美女还答应2位博士的请求，晚上他们会在一起共进晚餐。

　　格林姆高兴极了！在回贵宾车厢后不久，他马上来拜访托马斯，并扔给托马斯几包保险套，兴奋地说：“老托马斯，你收好，今天晚上我觉得能用的上！”

　　就在这天下午3点35分，列车到达中俄边境。

　　因为中俄2国的铁路路轨不同，列车换轨的时候，旅客们正好被安排全都下车去海关大厅过关检查。2个小时以后，大家又在中方边境一侧重新上车。这次，让所有旅客高兴的就是：大家慕名已久的东方快车中餐餐车接管了此后路段照顾大伙肠胃的使命，而且，原来只有棋牌场地和健身设施的起居车厢也换过了，神秘的中国式按摩和精致的麻将房将增加此后的旅途快乐。

　　伊犁河从天山山脉一直流进中俄两国共同拥有的巴尔喀什湖，一路上所过地方形成了中亚地区罕见的湿地地貌。这里的冬季要比较同纬度的蒙古高原地区暖和的多，夏季的时候又要比西域省的省会，那个被俄罗斯人依然坚持称之为“塔什干”，而在现今中国地图上被写作“大宛”的城市要凉爽许多。

　　1902年爆发的按照中国官方所说的“漠北战争”或俄罗斯官方所说的“中亚战争”，或者按照欧洲学者常说的“中俄草原战争”，总之，这场爆发在新兴的中国政权和腐朽的俄罗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在1905年的时候给中国人带来了他们51个行政区域中面积最大的省：西域省。西域省西南部与伊朗和阿富汗交接，西北部和整个北部与俄罗斯接壤，东北与中国第二大省内蒙省和第五大省塞外省接壤，东部和东南部则和中国第三大省份新疆以及第四大省份南疆省交界。

　　进入中国境内后，列车就一直在西域省内沿着伊犁河前行。天山山脉的影子开始远远的在天边出现，不过很快，迅速降临的夜色就将远山淹没在黑暗中。

　　晚餐开始时，餐车上出了点麻烦：因为喜爱在餐车就餐时的江南丝竹小乐队的表演，大多数旅客没有听从列车长建议的，请大家在自己包厢内享受中餐送餐服务的建议，而是纷纷来到餐车。在此以前的旅程中，餐车门口从来没有聚集如此众多的旅客。当然，列车长昌德·费尔南德斯对此场面已经习以为常。他迅速笑着宣布：所有回自己包厢享受送餐服务的客人，可以通过包厢的有线收音机听餐车的乐队表演实况，同时，在明天的午餐和晚餐时间可以享受优先预订权。此话刚落，立刻有人上前预订明天的餐桌，不到5分钟餐车的午餐和晚餐就预订到了后天晚上！

　　4个年轻人当然不愿意凑这份热闹，大家简短商议一下，就决定去格林姆的包厢享受送餐服务。在往贵宾车厢走的时候，那个高个的姑娘妮可对最前面领路的格林姆大声说道：

　　“真过份，我敢担保列车长一定预料到了今天晚上的这个场面，所以他故意等到这个时候再提醒大家，好抬高餐车的号召力！”

　　格林姆一回头，很自然地握住妮可的手，笑着说：“反正我们也不想凑那份热闹……对了，我们干吗不分开在两个包厢内进晚餐呢？这样更安静点……”

　　妮可向后面的2人瞥了眼，嘴里嚼着口香糖，满不在乎地说道：“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走在她身后的矮个姑娘安妮塔回过头来，对着走在最后面的托马斯羞涩的笑了笑，然后低下头回过脸去，继续往前走着。不知怎么的，托马斯突然就想起自己的钱包里还装着格林姆送的保险套，脸一下就红了，心跳加速。旅途中艳遇的故事总是在男人圈子里流传，其实大伙都知道，除了极个别的例子，大多数时候这种陌生美女在旅途中送来的秋波，多半都和金钱有某种关系，但今天自己和格林姆遇到的美女肯定不是那种类型的。这么说，这就是传说中真的旅途艳遇了？托马斯觉得脚步都有点发虚，立刻就到了自己包厢门前。

　　兴奋的格林姆先让妮可进了自己的包厢，然后对站在另一个门口的托马斯挤了挤眼，坏坏的一笑，说：“老托马斯，祝你们有个好胃口！”

　　托马斯勉强回答了句：“你们也一样。”就逃也似的进了自己房间。

　　餐车服务小姐，一个身穿中国式红色长裙的小姑娘给他们送来了所订的晚餐，将手推小车安放在窗口的两个沙发之间，并摆好餐具后便微笑着离开了。

　　托马斯遏制住自己的紧张，走过去锁好包厢的门，等他回过头来，却看见安妮塔拿起自己的那本《唐诗宋词选》饶有兴趣地看着。看到中午还自称不懂中文的安妮塔突然熟练地翻看那本中文书，托马斯的心突然往下忽悠一沉。他脸上的笑容慢慢地不见了。

　　果然，在快速翻了几页后，姑娘安妮塔抬起脸来，笑着对托马斯说道：“你喜欢读《荷马史诗》吗？”

　　又来了！又开始了！托马斯的心中不耐烦地咒骂着，然后他听见自己用干巴巴的语气说道：“不，我更喜欢看《高卢战记》。”

　　“那是屋大维的作品吗？”姑娘笑着问。

　　“不，有人说是庞贝的作品。”托马斯有气无力地说道。

　　姑娘走到他近前，仰起脸来，看着他，轻轻地用汉语说道：“我哥哥就喜欢看这些意大利作品。”

　　“不，我叔叔说，应该说是古罗马作品。”托马斯也用汉语回答道。

　　姑娘收起笑脸，认真地说：“拿上我这条红围巾，拿在左手，一直向列车最后面走，那儿有人在等你。”

　　托马斯走过一个又一个车厢，先是穿过另一条贵宾车厢，接着穿过起居车厢，那儿有位姑娘正在低头优雅地弹奏着古筝，几间麻将包房内已经传来用各种古怪的口音念出的“二万”“七饼”之类的麻将术语。他走过列车工作人员专用车厢，那儿的前半段是列车办公室，门都紧闭着。再往后走，一名列车保安人员看了眼他左手中的红围巾，默不作声地将狭窄走廊尽头的一个小门推开。小门里面，列车员们轮番休息用的硬板卧铺密集排列着，上面多半都挂着不太干净的白布来做遮挡，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汗酸与脚臭的味道。昏黄的灯光下，可以看见过道上方还晾晒着洗干净的各式服装，过道窗口下堆放着各种各样的纸箱和盛满东西的大小口袋。托马斯磕磕绊绊地经过时，还有响亮的酣声时不时地从白布后面的某个狭窄的格子里传出。

　　再往前走，便是邮车。那扇画有禁止通行标志的门，在托马斯走近时便被打开了，一名身穿列车保安制服的邮车守卫，腰间挂着一把左轮手枪，他拉着门，对托马斯指了指列车另一端。托马斯在刺眼发白的灯光下走过堆满行李和包裹的邮车，发现列车乘客的宠物也被放置在邮车中大大小小的铁笼子里。这些宠物大多是猫和狗，也有某个铁笼子里有只美洲豹焦躁不安地来回转动身体，见有人走过便低声咆哮着。

　　邮车的另一名守卫就站在这个门口，看见托马斯走近，他也是同样默不作声地打开那扇门。门外是尾车平台，通常情况下站在这里就只能看见列车后面的铁轨和两旁的荒野，但此刻，另一辆外观也是邮车的车皮挂在平台后面。走过裸露在暗夜寒风中的平台，托马斯不禁打了个寒颤，巨大的列车行驶声在耳旁响着，还有荒野上呼啸的风声。幸好，平台另一端的门是开着的，红色的灯光从门内露出来，隐约可见门口站有人，托马斯立刻紧走几步，走进温暖的车厢中。

　　门内是个小小的格间。托马斯进来后，格间内就有人关上了车门。大灯被打开了，托马斯看见在一张小小的办公桌后，2名同样身穿列车保安制服的男子正打量着他。虽然他们的制服是和前面车厢里的保安一样的，可他们腰间挂着的自动手枪还有那冰冷的表情，立刻就让托马斯回想起在图拉见过的猫头鹰们。

　　2名男子打量完托马斯，然后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随即其中1名男子示意托马斯可以进去了，另1名男子按动车厢壁板上的某个按钮，一道金属门逐渐在托马斯面前升起。

　　托马斯看到眼前是一个标准的办公室：紧靠着两侧的车厢壁摆放着各类通讯电台，身穿铁路工作人员制服的男女们坐在电台面前正在紧张地工作。耀眼的灯光下，发报声、电波声、与通话声此起彼伏。更远一点的地方，几张小桌子排在一起，每个桌子后都坐着人正埋头在大堆电文纸中工作。这段车厢的最尽头，又有扇门，1名身材敦实的中年男子坐在门口一张小桌后面，桌面上什么也没有，但就凭那个中年男子放在桌面下的双手，以及他远远地向托马斯望来时的眼神，托马斯就觉得要是有人告诉自己，说那桌子里面藏了挺“斯潘赛”重机枪，自己都相信。1位40多岁穿着整洁西装的男子从那扇门内出来，笑嘻嘻地穿过这忙乱的场景迎上前来，他的模样虽然变化已经很大，但那大概的面容托马斯还记得。

　　“欢迎回家，王佐。”托马斯很久以前的教官之一，他被派遣时的领队盛省三笑着对他伸出手来。

引子：惊梦（下）2

更新时间2006-3-7 21:47:00 字数：19967

　　1917年1月31日，晚上7点15分，伦敦。

　　在圆点，谁都知道负责内部安保的凯特·霍克是个老好人！胖胖的五短身材，圆圆的脸蛋上一个红通通的酒糟鼻子，大大的灰色眼睛里总是流露出好奇与快乐……圆点谁都知道凯特·霍克是个老好人，除了那些在圆点服务时间已经超过10年的老职员：10多年前，圆点曾经被德国人的情报机构渗透过，那只在圆点财务处工作的母鼹鼠带着情报逃跑时，在荷兰境内被汤姆·恩遮玻斯手下的行动人员抓住，凯特闻讯后便领着自己的手下赶去荷兰进行审讯。据说，凯特对这只母鼹鼠的审讯方式，连一向铁石心肠的汤姆·恩遮玻斯最后都受不了，从荷兰带着母鼹鼠的头颅一回到伦敦，汤姆就去向戴维·高邓先生投诉凯特在审讯时的残忍。而凯特呢？据说当时已经获得M先生的电报批准，去法国过自己的假期去了！

　　究竟凯特在审讯那位母鼹鼠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圆点的人们都很好奇。曾经有汤姆属下的其他人员在私下里问参加过那次荷兰围捕行动后审讯的人，那些人都面色苍白的不肯说，其中一个被逼急了，就对自己的同行说道：“你反正记住一条就好了！在圆点，凯特·霍克先生的手下肯定不会出任何意义上的叛徒……因为他们太了解自己的老板了。”

　　此刻，这位在白厅街以滑稽可爱而出名，在情报小圈子里以手段残忍而著称的凯特·霍克先生正满头大汗地坐在一张班前椅上，一边用手绢擦拭着额头和脖子上的汗水，一边举着电话话筒在与某人通着话。他面前的大办公台后面，大英帝国内阁会议情报助理官戴维·高邓阁下正用冷淡的目光注视着他，手中还把玩着一根精致的手杖。

　　今天下午，哥德堡的消息传到戴维耳朵里后，他就一直用这种既说不上是生气，也说不上是镇定的古怪神情把玩着那根手杖。包括威廉·华伦道夫跑来汇报紧急情况，也包括此刻凯特·霍克当着他的面打电话查询情况。

　　放下电话后，凯特·霍克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老大，语气谦恭地汇报道：“那个人是被德国方面绑架了，但先动手的那四个被德国佬干掉的人身份不明……”

　　戴维·高邓用手杖轻轻敲了敲面前的桌沿，毫无感情色彩地说道：“霍克先生，从现在起我不想再听你有这种古怪的人称代词，从现在起你提起詹姆斯·布莱恩教授的时候最好用正常的称呼。”

　　凯特·霍克又擦了把头上的汗，急忙按照新的指示重新开始汇报：“布莱恩教授是被德国方面绑架了，但先动手的那四个被打死的人不知道来历。CI6在瑞典的当地新建的机构被德国人渗透了，那个被派去给教授当司机兼保镖的瑞典小伙子其实是个大日尔曼主义者……他是为德国人服务……”

　　“请说重点。”戴维·高邓冷淡地插了一句。

　　“重点就是教授被抓住了，德国方面还没有提出交换的条件……下午按照你的指示，我们也将早就控制住的三名德国间谍抓了起来，并通过中间渠道传递消息给了柏林方面……现在就是单等德国人出牌了……”看了眼戴维·高邓越来越难看的脸色，凯特·霍克急忙又补充道：“我们不知道德国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也还不清楚到底是谁想干掉教授……但是我们已经加强了所有机构的保安工作，防止进一步的……”

　　看着凯特的胖脸上肉都在哆嗦，戴维·高邓气得笑起来：“凯特，有关圆点的内部管理事务你不必向我汇报，需要的时候我会直接过问的……我叫你来就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及还会发生什么事……詹姆斯·布莱恩教授被绑架事件的细节，军情处那边会向我汇报的，我想知道的是这件事件发生后，你们圆点的反应和对策……等一下你们的临时主管威廉·华伦道夫先生也会来我这，在他到来之前，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下你们的动态。嗯？”

　　“那……那要不要提醒两位在路上的博士？通常这种抓打打杀杀的游戏一开始就会收不住……”凯特结结巴巴地一边看着戴维的脸色一边试探地问道。

　　戴维这回没有生气，只是满脸讥讽地看着凯特，表情中甚至带着一点同情和怜悯。

　　凯特越发摸不着头脑，自从他心目中的老板坐到这个情报专业最高的行政位置上后，这几个月凯特越来越觉得摸不清这位老板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很多时候，凯特就觉得对方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自己偶尔还敢平视的戴维·高邓或者M先生了，他感觉对方已经超脱了自己和周围圈子里所有的人，变成了一个在很高天空上的向下俯瞰者。

　　戴维很满意面前的这个老部下此刻敬畏的表情，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他宽容地笑笑，用很认真很严肃的语气慢慢说道：“做为议会与内阁在情报行业方面的协调联络人，我很尊重由温斯顿阁下亲自提名，几个月来担任圆点代理主官的威廉·华伦道夫先生。原则上，我不会对圆点的内部运作进行任何干涉，我只是想更多的了解各个情报机构的现状，特别是那些主要负责人的现状。嗯？”

　　凯特·霍克这才多少有点明白过味来，于是他压低嗓门说道：“威廉·华伦道夫先生原先负责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反间谍部门，有四名情报分析专家前两天失踪了，据说是在德国人的轰炸中被炸死了……威廉·华伦道夫有个手下，现在还留在反间谍机构当头目，此人名叫亨利·杰克逊……有可靠消息说他和威廉先生的关系暧mei……威廉先生的性生活属于两边都搞的那种……”

　　戴维·高邓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凯特·霍克见状急忙加了一句：“已经查明：在轰炸中失踪的四个分析专家，最后的几天是给这个亨利做事的，而且亨利和威廉这几天接触很频繁……”

　　听到这话，戴维·高邓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接着他竖起右手食指在嘴唇上轻轻地比划了一下，然后将身体向前倾斜，非常认真地对凯特·霍克低声说道：“你去做件事情，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任何人！……你想办法搞到失踪的那四个内政部专家两年内撰写的分析报告，能找多少找多少，越多越好。记住，四天内将这些报告送给我本人。除了这件事情，在新的情况发生以前，你只要帮我密切关注各种事态的发展就可以了，只是关注，别的什么也不做……嗯？”

　　这次凯特·霍克是真听懂了，他急忙神态认真地点头，表示一定会执行。

　　“很好！……明天上午，我将把这份前天由威廉·华伦道夫先生亲手交给我的文件正式呈交给内阁会议，并且我将对这份来自俄罗斯的文件不发表任何个人意见。”

　　说罢，戴维用手轻轻拍了拍放在自己桌面的一个很厚的文件袋，别有深意地冲凯特·霍克挤了挤眼，亲热地笑了笑。给戴维当了很多年手下的凯特知道老板这种表情的意思，他的笑意是这样一种含意：这事我可就告诉你，这是咱们俩之间的秘密。

　　凯特·霍克面对老板今天下午以来首次对自己露出的好脸，顿生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但他也说不清为什么，就觉得自己的后背上突然开始流起冷汗，凉嗖嗖的……

　　……

　　盛省三引导着托马斯·莫兰特进了这节特殊车厢的最重要的格间。这个格间里面被装修成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两边的车厢壁板上垂落着墨绿色的大窗帘，尽管窗帘布的后面并没有窗户。托马斯进来的那扇小门所在的隔板被做成地图挂板，此刻上面的地图被灰色的布帘遮盖着。这个格间的后门就是通向车尾平台的小门，和通常火车车厢不同的是，那扇小门是灰色的钢质门，没有窗户。格间的地面铺着层灰色的橡胶地板，天花上面也是一块块布满小孔的金属方板，中间镶嵌着3盏很大的灯板，瓦数很高的白炽灯隔着乳白色的磨砂玻璃将整个格间照得非常光亮，但却异常的清冷。格间里有张不算太大的金属写字台，旁边放着一组简易沙发，1长2单，沙发和写字台的颜色也是灰的。事实上，这个格间内，除了两旁的墨绿色落地大窗帘，剩下的物品就都是不同程度、不同质地的灰调子。

　　盛省三亲热地让托马斯在其中一个单人沙发上坐下，然后走到屋角的立式小茶几旁，倒了杯热水给托马斯。

　　“盛教官，是您要和我谈话？”托马斯接过同样是灰色的铝质水杯后，仰头直截了当地问盛省三。

　　身形依然显得臃肿，但眉宇之间还是依稀可见当年那份精干的盛省三笑着摇摇头，语气中故意带着一点夸张的嫉妒说道：“哪里啊，我现在还是处级，还没有你的级别高，我怎么有资格和你谈话。”

　　托马斯知道对方是在开自己的玩笑，但还是被搞得多少有点不好意思，只好嘿嘿干笑着低下头去喝了口热水――自从被派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喝过热开水，按照欧洲普遍的说法，这样的饮水习惯很容易烫伤食道。

　　看着他借着喝水的动作不搭话，盛省三笑着摇摇头，坐倒在托马斯对面的短沙发上，揶谕地问道：“怎么样刚才那个姑娘？说起来她还算是你的师妹。”

　　托马斯心里有点不高兴，但还是神态自若地评价道：“比我们当年要强多了，连我都骗了，呵呵……不是汉中那个培训基地已经关掉了吗？”

　　盛省三伤感地叹了口气：“是关了，最后一批学员都是背景有问题的，本来就是准备让他们去做叛徒的……这些都是老爷子生前安排好的……后来的培训方式和你们当初不同，外派学员据说都是在外面的真实环境里个别受训，据说是种什么‘自然培训法’……”

　　“您后来没有当教官了？”托马斯好奇地问道。他知道“老爷子”是当年史秉誉身边的年轻军官对这位“国叔”的习惯称呼，但托马斯自己一直都对史秉誉直呼其名，要是表示尊重的话就在后面加个“叔叔”，显得很生份，尽管当年他和史秉誉的私交不算浅。

　　盛省三语气中略带着点苍凉说道：“你被派遣后没多久，我们这批老爷子当年亲自招收的人就都散了……05年整个系统与军队的情报机构剥离，我们的军衔也都没了，那年，我这个少校转成正科，就被分配去反谍报部门干业务去了……不过还行，前年当了香港工作站的站长，也算是升了正处……我们这些在国内干反谍报的怎么说风险也比你们外派的小点，正处，我知足了……”说罢，他笑笑：“这次是总部首长特意把我调过来和你见面，因为我对你还算了解……等一下跟你正式谈话的是刘副部长和我们倪局。”

　　“倪局长？”托马斯有点困惑，因为他知道倪小峰局长是部里反谍报局的局长，当年建国战争元老倪峰的公子，出生在袖珍国安道尔中国大使馆内。有关这个年纪和自己相仿的官员，圆点内的资料有一大堆。但他不清楚和自己这个外派人员谈话，干吗要反谍报的负责人参加。

　　“噢，你不知道。”盛省三解释道：“倪局最近被政务院调整成部长助理兼情报局局长，两周前刚正式下的任命。”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我也跟着调回部里情报局上班了，西欧处。”

　　“恭喜恭喜！”托马斯笑着说道。他知道部里的处长，特别是西欧处这种大处的处长，按惯例干上2年后是很容易获得副局级待遇的。他突然想起来，自己虽然是部直属特工，但按照业务范围划分，理论上上也是受西欧处的业务领导的。于是，他又笑着补充一句：“以后还请父母官多多关照啊！”

　　“得了，我是给您这位领导提供服务的！”盛省三笑着摆手：“我倒是觉得多半是因为你的缘故，我才能得到这个位子……我和倪局以前仅仅开过几次会，根本不熟的。”

　　托马斯知道他说的多半是真话，自己在北京的份量在增加，这通过前不久又被提升为副局级就可以看出。但盛省三的话中，又有一些东西让他警觉起来，他开始预计到这次谈话不仅仅是业务汇报那么简单。

　　“3号，”盛省三看到自己这位当年的学员又陷入沉默，只好再次主动说话：“你现在真是够胖的了，你怎么就胖成这样了？”

　　托马斯听到盛省三故意亲热的称呼自己培训时的代号，多少有点感动，他立刻意识到由于自己思索问题，态度上多少显得有点冷淡了对方，于是急忙笑着回敬了一句：“我胖是为了给英帝国主义的特务形像抹黑，可你这肚子也鼓起来就有点过份了，我估计你在香港工作的时候不能自己去盯人，要不你这肚子人家肯定是过目不忘。”

　　“呵呵，”盛省三爽朗的笑起来：“我还可以化妆成孕妇啊，都不用带假肚子。”

　　“那你再带个假屁股，就可以化妆成汤加王妃了！”托马斯立即飞快地接上一句，随后2个人便大笑起来。这是当年流传在培训基地的一个著名笑话，笑话的原型是位当初因为肥胖不得不化妆成汤加外宾的老教官。

　　真是够难受的了！托马斯在心里评价道：盛省三多半也和自己一样，要为等一下的交谈正题做情绪铺垫，大家都是吃这碗饭的，知道干特工的同行之间是种什么样的情感关系，但为了让谈话显得轻松点，又不得不互相配合着营造点欢快的气氛。难受啊！他这样想着，就听见自己用很热情的语气问道：“盛教官，您成家多年了吧？有几个孩子啊？”

　　“我到香港工作后才成的家，老婆是咱们国际广播电台驻香港的记者。”提起老婆，盛省三的语气带着几分骄傲：“她比我小7岁，结婚9年已经给我生了2个孩子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成家？”

　　“好令人羡慕啊！”托马斯心里在骂：你们能不知道我的私生活是什么状态？但他还是由衷地叹了一句，接着又发牢骚：“我都不知道自己的丈母娘在哪里！”

　　“要不就回国，娶个太太过日子？”盛省三笑吟吟地说，语气显得很不经意。

　　不会是真的吧！托马斯心里叫了一声：上面真打算让我撤回来吗？他这么想着，嘴里却带点哀怨的语气说道：“我倒是天天想着回来，就怕组织上不答应啊！”

　　盛省三这次没有笑，他盯着托马斯，态度认真地说道：“你知道派遣规矩：凡是被派遣的特工自己觉得不适合再干下去，都可以申请回来。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多数情况下，外派特工的这种请求都会被批准。你是不是觉得有些累了……”

　　托马斯饶有兴致地看着神情严肃的盛省三，他觉得这次的见面真的太有意思了！什么事情在北京发生了？居然会产生这样的局面。等盛省三的话音落定，托马斯就站起身走到沙发后面，随意地用手敲了敲墨绿色的大窗帘，轻轻笑道：“我知道是是有这个规矩，可当年史就对我说过：自己选定的事情，那就去努力做到底……对了，老部长还在北京治疗吗？病情好转了吗？”

　　“不，他已经转院到了上海，医生说……”盛省三说到这里，突然意识到上了托马斯的当，急忙收住嘴，接着便用受到伤害的目光看着托马斯。

　　托马斯走到他面前，弯下腰，态度真诚地低声说道：“对不起，盛教官，我只是想知道这次谈话的真实原因……”说罢，他直起身对着顶上满是小眼的金属天花板大声说道：“各位首长，请出来谈话吧！”

　　房间里接着便陷入尴尬的沉默。地板下传上来火车行驶时的震动声，隐隐地，列车前方几声汽笛声传来。呆坐了足足有1分多钟，盛省三终于慢慢站起身来，看也不看托马斯一眼，就那样低着头走到门口，拉开门出去了。

　　过了一阵，门又被拉开，刘副部长和倪局长进来了。刘副部长的脸上满是笑容，就是那种视察下级单位时常见的笑容：温和亲切，但又无时无刻不流露着尊严。倪小峰的脸上没有笑容，只是礼貌地向托马斯点了点头。

　　刘霁山，字隐之，汉族，1855年出生于四川一个乡绅家庭，但传闻该家族有当地袍哥背景。中国社会党1873年党员。曾经留学法国4年，同期并负责当地中国留学生的组织管理工作……

　　和刘副部长握手时，托马斯在心里默默回忆着自己知道的资料。

　　他们在沙发上坐定后，倪局长走到屋角的茶几前给大伙倒水，动作显得很自然，一点也不像是在故意表现对下属的随和或对刘副部长的尊重。

　　倪小峰，字抑扬，汉族，1882年出生于安道尔中国大使馆内。其父倪峰已由于心脏病1897年去世于北京。倪小峰的妻子是另一位开国战将，著名上将林建华的女儿林倩如。两人于1907年结婚，据说这桩婚姻是倪峰临终前苦苦央求林建华，才被林倩如父母同意的结果……

　　倪小峰英俊的相貌明显是来自母亲的遗传!满脸诚惶诚恐地从倪局长手里接过水杯时，托马斯心里判断道：这个人在圆点的资料比刘霁山的多很多！据说他常年坚持早起跑步锻炼，还是个中国武术搏击高手，一年四季只有三套外衣换着穿，日常生活朴素。无任何不良嗜好，不嗜烟酒，但据说酒量惊人！

　　“抽烟吗？”刘副部长从口袋里掏出1盒香烟，抽出2枝后问托马斯。

　　托马斯急忙伸出手去，隔着茶几双手接过香烟。然后抢先拿起茶几上的火柴，先给刘副部长点着烟，然后才坐回到沙发上给自己点烟。他的这个很中国式的礼貌动作显然让刘副部长很满意。刘副部长抽了口烟，笑着看了倪小峰一眼。

　　倪小峰淡淡笑了笑：“我还想着以后部里面开会可以少闻点烟味呢，没想到有的人竟然又吸上了。”

　　托马斯急忙堆起笑脸：“这不是刘部长递来的烟嘛！呵呵……调我回来这件事情定了吗？”

　　“叫我刘副部长……直接叫名字也行。”刘霁山微笑着说道：“我们这次找你谈话，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征询你本人的意见。”

　　托马斯吸着烟，安静地看着自己的两位上级领导，没有说话。

　　倪小峰用询问的目光看了刘霁山一眼，在得到对方明确的首肯后，他直截了当地对托马斯说道：“埃瑞克·亨特同志，你这些年来在英国的工作表现不错……考虑到现在你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我们建议你撤回国内，回部里担任领导工作……当然，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李部长在批准这次谈话时也说了：一定要尊重你本人的意见。”

　　托马斯迷惑不解地看着倪小峰，一时间不知道对方所说的“越来越危险”是什么意思。倪小峰笑起来：“你还不知道最新的情况……1月27号，也就是4天前，在瑞典哥德堡詹姆斯·布莱恩教授被德国情报机构绑架了……而且于此同时，我们从一些极其特殊的渠道得知，伦敦有人要拿重金买你的性命！就在教授被绑架的时候，本来也是有不明身份的人要刺杀他，多亏那些绑架他的德国人救了他的命……”

　　“绑架教授的德国人救了他的命？”托马斯问了一句，接着便忍不住笑起来。

　　倪小峰和刘霁山对视了一眼，都不以为然地轻轻摇头。

　　托马斯知道这时候自己发笑是很不对的，可他就是忍不住，因为他可以想像当布莱恩教授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有多么恼火……被绑架自己的人给救了！而且还是德国人……会不会是“将军”和他的孩子们干的？有点像，这种戏剧性的转折比较符合将军的个性，托马斯曾经在伦敦那个夜晚过后回想起来，其实他很久以前看过将军的相片：当年在史秉誉的某间书房里，他看见过一张发黄的相片，上面是中年的史秉誉和几个年轻人在一片荒原上，光线很刺眼，因为照片上的人都多少有点眯着眼。在史秉誉身旁其中的一个是年轻时的老部长张叔叔，还有3个都是欧洲人，有个最漂亮最英俊的白种小伙子镜头感好极了，笑得是那么灿烂。记得当时史秉誉看见自己在注视这张老相片，急忙将相片收起来，而且笑着说：“你最好忘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要是流传出去，大半个世界都会乱阵子的！”

　　在去年杀那个德国血统姑娘的晚上过后，托马斯回想起那张老相片，凭直觉就判断出：站在史秉誉左边最外侧，对着镜头笑得灿烂无比的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就是自己在那天晚上见到的“将军”，那个全世界很多情报机构都想搞到他真实面孔相片的人……

　　托马斯胡思乱想着，脸上呈现出发呆般的表情。倪小峰和刘霁山又一次对了对眼神，互相点点头。倪小峰起身走到托马斯身边，和刘霁山坐到同一个长沙发上，然后饱含同情地轻轻拍了拍托马斯的肩膀，低声说：“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布置了人手，组织上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的……埃瑞克·亨特同志。”

　　托马斯知道两位领导是误解自己的表情了，但他还是很感动，便急忙说道：“谢谢领导，谢谢组织……那个跟我一起旅行的英国特务格雷博士也会有人保护吧？”

　　倪小峰愣了愣，别有一番意味地回头和刘霁山做了个短暂的目光交流。刘霁山对托马斯很严肃地说：“那当然，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内会保护任何人的。”

　　托马斯知道，肯定是自己语气中对格林姆安全的关心让两位领导不满，他暗自在心中叹了口气，但脸上一副挂起很单纯的表情说道：“我正在做这个英国小特务的工作，准备用某种方式利用他……”

　　“包括一起商议谋杀柯巴？”倪小峰飞快地反问道，语气带着讥讽。

　　不要反应太快！那样就显得早有准备！托马斯在心里大喊着，然后足足愣了有半分钟，这才慢慢的将愤怒表现到脸上，毫不示弱地用目光回敬着倪小峰，什么话也不说。刘霁山在旁边观察了托马斯的表情半天，这时用手拍了拍沙发扶手，对倪小峰说：“倪局长，你这是做什么，没凭没据的怀疑自己的同志！”

　　倪小峰没有在托马斯的脸上看到自己希望的表情，多少有点失望，这时他笑着对刘霁山说道：“刘副部长，我刚才说是他们一起‘商议’，又没说这事一定是他们干的……”接着他转过脸，对托马斯真诚地说：“对不起，让您误解了……我是看了你在图拉发回来的那份报告后，觉得你和格林姆·格雷都有杀柯巴的动机……其实像柯巴这样可利用的对象，我们在俄罗斯还有很多，杀了就杀了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托马斯盯着倪小峰的眼睛，冷冷地说道：“我怕杀那种垃圾会脏了自己的手。”

　　刘副部长爽朗地大笑起来：“我们的埃瑞克·亨特同志果然是书生本色……呵呵……”他笑着站起身，走到那张办公桌后坐下，双手摊放在桌面上，收起笑容，深沉地对托马斯说：“这次在俄罗斯图拉事件中，我们牺牲了很多战友……223号为了救你光荣献身，还有那个为了223号发展的俄罗斯特工……他叫什么来着？”

　　“安德烈。”倪小峰简短地说道，但接着，倪小峰就继续往下说去，说话时目光也是直视着托马斯：

　　“而且为了救你，我们还不得不处理了那组波兰人……本来留着那组人，以后在波兰独立问题上还多了几张牌……很多人啊！我看了关于你在伦敦的工作环境成本报告，仅仅为了保护你的住所，方便你及时和组织上联系，组织上就在那条街上多买了两栋房子。整整四个人，每天在关注着你的安危……虽然他们不知道你是他们的同志，还以为你是敌方重要的人物，但他们将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这种默默无闻的工作……代价巨大啊！埃瑞克·亨特同志。”

　　这是要准备摊牌了，托马斯在心中判断道：看来北京方面最近的人事变动很频繁，外面流传的那些关于北京正围绕着杨之后的权力分配进行较量的说法看来不是空穴来风。

　　他这样想着，就听见自己用真诚的声音说道：“国家有什么安排，我都会服从的。我清楚身为一个特工我的职责是什么。”

　　“本来，按道理在付出这么大的成本之后，你应该继续潜伏下去。不要说你所传回来的那些情报，就你在英国特务机构里面的位置本身，就抵得上我们在英国的所有……”刘霁山兴高采烈地说着：“但考虑到你目前的处境，我和倪局长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把你撤回来！人才难得啊！我们在国内的情报分析系统和人员管理同样需要你……”

　　“要知道，”倪小峰插嘴道：“前些日子在得知英国方面已经准备任命你当圆点的情报总管时，李部长很高兴，但经仔细分析了你的处境后，我们认为你还是撤回来更安全一些……刘副部长是赞成你撤回来的人……”

　　“对，我赞成撤你回来！”刘副部长用手敲了敲桌子：“我们不能拿一位成功潜伏多年特工的生命做赌注！情报虽然重要，但是像你这样一位对祖国衷心耿耿，默默忍受这么多年痛苦孤独的好同志，应该得到你应有的待遇！”

　　倪小峰热情地说道：“考虑到你回来的安排，刘副部长提议：如果你同意撤回来，部里将申报上级给予你嘉奖，而且要在行政级别上考虑再给你提一级，担任部里某个重要局的局长职位……你看，负责情报分析研究的一局和负责战略性情报搜集的国际研究中心你喜欢哪个？要是喜欢管具体业务，我这个位置也可以让……”

　　“倪局长，你这是什么话！”刘霁山嗔怪道：“为让你做这个位置部里可是没少做上面的工作……”说着，他转向托马斯：“不过呢，要是你觉得坐这个位子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我看也不是不能考虑调整……”他慨叹了一声：“你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赶紧回来吧，到北京我帮你找个好太太，唉！这么多年你也太不容易了……”

　　价码开出来了！托马斯脸上带着非常认真和感动的表情倾听着，心中在暗自评估：不知道他们准备让我出卖什么，是出卖老部长吗？不对，为了一个已经退休的老头，犯不着给我开这么高的价格……

　　“说起你的婚姻，我倒想起了一件陈年往事……”看到托马斯迟迟不表态，倪小峰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老照片：“这是我最近接受工作时发现的，是我们在伦敦特工拍摄的……跟你有关系，你看看。”说着，他将照片交给托马斯。

　　托马斯第一眼看去，就震惊地从沙发上跳起身来：照片上面，多年前的伦敦街道上，车祸现场，苏珊正躺倒在那辆肇事汽车的前轮下，自己正茫然地傻站在那里；下一张：自己已经跪倒在苏珊的身旁，头埋在苏珊的身上，胳膊垫在苏珊的身下，看样子是准备将她抬起来；再下一张：自己已经将苏珊抱起，周围开始有行人聚集，肇事的司机胆怯地站在车头前看着自己，自己当时的表情是那样的无助和茫然……

　　他不停地翻看着这几张相片，耳边远远的飘来倪小峰的声音：“……这是张君晓亲自安排的，他通过其它渠道得知苏珊开始怀疑你后，没有征询你的意见就下令干了这件事情，是张君晓杀的苏珊……你去查查那个司机，你就会发现在车祸发生三年后，那名司机也因为心脏病发作，在一次交通意外中死去了……这些照片是当时另外一名负责监督执行的特工偷拍的……那个司机，他是张亲自在英国招募的特工，其实是个爱尔兰人，是那种什么也不做，一生可能就为我们只做一件事情的死谍……”

　　“……张晓君这个人，有时候实在是太狠心了！”刘霁山摇着头，叹息地说道。托马斯这时才抬起头来，傻傻地看着刘霁山的那张戴着眼镜、肥胖的圆脸。刘霁山看出托马斯的情绪已经很波动，于是就接着问了句：“去年你在伦敦脱险，也是张安排的吧？听说他还和德国情报机构有勾结，是有这些事情吧？”

　　托马斯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只是用眼睛茫然地看着对方，眼神里空洞着什么也没有。

　　“你可能还不知道，”倪小峰的声音又一次慢慢地飘过来：“当年你父母丧生的那次爆炸，我现在也找到线索：很可能是由史秉誉下令，由当时还是副部长的张君晓动手执行的！”

　　托马斯手中捏着相片，用已经快疯狂的眼神瞪着倪小峰。倪小峰真诚而同情地看着托马斯：“我还没有确实的证据，但我从几份被他们忽略而没有销毁的酒店费用单上发现了线索……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我还在找原因，但你想想：为什么在爆炸还没有发生之前，张君晓就秘密去航空基地，和那里的安全负责人吃了2次饭，而且这次见面在后来的行程记录里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而且在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当时部直属行动部门的一名爆炸专家从此失踪了……这又是为什么？”

　　对方抛出这么大的内幕，现在你该有所表示了！是晕倒还是发疯？算了，还是晕倒吧！托马斯听到自己在心中很冷静地说。接着，他憋住呼吸，努力按照一种特殊的用力方式控制自己胸腹部的肌肉，以达到收缩自己心脏的目的。效果确实不错，他很快便两眼一翻，身体向下软去。

　　倪小峰发现托马斯不对劲，急忙叫了声：“你没事吧！”接着遍伸手去扶，但手就要接触到托马斯的胳膊时，却微微停顿了一下，于是托马斯的身体继续向下滑落，脑袋正好磕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撞倒了2个水杯……

　　“只是擦破了点皮，应该没什么事。”门口的那个中年男人和盛省三都被叫进来，两人一起费力地将托马斯抬放在沙发上。盛省三仔细观察了一下托马斯的伤口后，抬脸对站在旁边站着的两位领导说道。

　　倪小峰做了个手势，那个中年人和盛省三都遵命出去了。盛省三走到门口时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便毫不犹豫地跨出门去，紧紧地合上了屋门。

　　“等他醒来后，我同他谈话就可以了。”等手下出去后，倪小峰客气而冷淡地对刘霁山说道。刘霁山很不满地看了倪小峰一眼，但最终什么也没说，阴沉着脸大力拉开门便出去了。倪小峰冷笑着看着刘霁山出去的背影，然后走过去关上门……

　　“……小伙子，你真的很有天赋，教几遍就学会了。”神医柳布衣摸着花白的胡子，乐呵呵地说着。刚刚从昏厥状态苏醒过来的埃瑞克·亨特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脸上包裹着的绷带纱布都已被汗水泡湿。

　　这是汉中附近山区的一个下午，在培训基地的某个角落里有座独立的小院。小院的外部警卫森严，任何人，包括培训基地其他的教官和管理人员未经批准都不得靠近这片院落。小院内则如同一个北方小乡绅的宅院一般：山风从院外吹来，吹过那片竹林，吹过那片养着锦鲤的小池塘，吹着两排青砖大瓦房之间丝瓜藤架下的这一老一小。

　　“不过你得记住了：这招数可不能多用！”柳布衣认真地告诫道：“用多了，按照西医的说法，你的心脏真的会出问题……这‘龟息大法’是我师傅当年教我，专门用来糊弄那些大人物时用的。”

　　“这招当初你对着我史秉誉叔叔也用过吧？”埃瑞克笑着说道。

　　柳布衣的老脸一红：“他给你说过了？……当初我还以为他是长毛的大头目呢！……进屋吧，我看看你的脸怎么样了……”

　　于是，埃瑞克笑着跟随满脸尴尬的柳布衣进了后面那排青砖大瓦房内的一间。

　　与屋子外面的田园风味很不同的是，这间屋子里面是纯粹按照西方医院的风格布置的。2名柳布衣的学生已经准备就位。在那张由德国进口的牙科手术椅改造的检查椅上躺下后，埃瑞克闭上眼镜，感觉到一盏刺眼的手术灯被移动到自己的面前，然后就有人开始仔细地揭开他脸上的纱布。别的培训教员万万想不到的就是：这个和其他准备派遣的学员一样，会在上课时戴着面罩的3号学员，他脸上的面罩下这半年来一直还有一层纱布绷带。

　　半年来，为了在脸部轮廓上更靠近那个该死的托马斯·莫兰特，按照柳布衣的独特方法进行的多次所谓“骨骼重整”，让埃瑞克痛苦不堪。很多次，在所谓重整后，他甚至怀疑再这样下去自己总有一天会崩溃！

　　埃瑞克迷迷糊糊觉得，好像这次神医柳布衣还算满意，他解开纱布后只是用手轻轻拍着自己的脸。埃瑞克决定先不醒来，而是多睡一会儿。太难得能在训练的日子里，能在白天这样睡一会儿了！晚点醒吧，要不醒来后又要去参加培训，又要面对那些课程……柳布衣好像是因为自己还不肯醒来，有点急了，竟然就将一杯冷水泼在自己的脸上！

　　托马斯·莫兰特呻吟一声，慢慢地睁开眼，他看到倪小峰正俯下身来神情担忧地盯着自己，手里还捏着一只水杯。

　　托马斯抹了把脸上的水珠，转脸看了看周围，发现刘霁山已经出去了。而且四周一片安静。于是，他用感激的目光对着倪小峰，轻声问道：“火车怎么停了？”

　　“小站加水。”倪小峰简短地回答道，然后又带着那么一点点关怀的意思问了句：“你感觉怎么样？”

　　托马斯晃了晃脑袋，感觉微微有点发晕。他努力坐直身体，又打量了一下这间小屋子，然后对倪小峰说：“我不会在这里太久了吧？”

　　倪小峰笑起来：“你也就晕过去不到五分钟……你放心，那位格林姆·格雷博士应该正忙着翻云覆雨，顾不上你的……等一下，你回去后要是还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尝尝安妮塔的滋味……她们两都是我培训出来的，还都行。”

　　托马斯又抹了把脸上残留的水渍，沉声道：“说吧，你需要我做什么？”

　　倪小峰站起身来，走到那面挂图板前，刷的一声扯开挂图板上的帘布，面对着最上面那幅中国行政交通图，头也不回地大声说道：“你不是要为我做什么，你是要为祖国做什么！”

　　托马斯张大了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倪小峰回过身来，目光焌焌地逼视着托马斯，脸上带着讥讽的笑意：“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疯狂或者自大？”

　　托马斯急忙摇头。倪小峰冲他摆摆手指，冷然说道：“你还记得不记得当年在廊坊入门培训时，在政治课上大家说过的誓言：我宣誓……”

　　托马斯点点头，接着和倪小峰一起背下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永不背叛。坚决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祖国和人民需要时，我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乃至荣誉来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倪小峰突然终止背诵，走到托马斯面前，朝下看着他，说道：“实不相瞒，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心底坚信着当年的誓言。”

　　托马斯提醒自己不要太顺着对方，否则态度上就显得太虚假。于是，他抬起脸迎着倪小峰的目光，冷静地说道：“我相信你的话。问题是对于什么是祖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每个人有着不同的理解。”

　　倪小峰盯着托马斯的眼睛，目光严厉。托马斯平静地回视着他。

　　火车又启动了，先是震动了一下，接着便“哐嘡哐嘡”地行驶起来，由慢至快。倪小峰就站在沙发前，什么也没凭借，完全是靠着对身体重心的准确调整保持着身姿的不变，看上去晃都不晃，目光一直与托马斯对视着。

　　所有认为自己意志坚定的家伙都喜欢玩这种无聊的游戏！托马斯保持住自己眼神的专注，在心里暗暗骂道：以后真应该专门立法，禁止这种自命不凡，奉行超人哲学的家伙出来担任公职！

　　“你走神了！”倪小峰笑着说道，语气中带着点胜出的骄傲。

　　“你喜欢看叔本华的著作吗？”托马斯脱口而出。

　　倪小峰愣了愣，接着满意地点点头，发自内心感慨道：“你和我才第一次见面，但我感觉你对我的理解已经超过了我身边很多人……我们的确该是好朋友。”

　　托马斯只觉得皮肤上起了很多小疙瘩，便急忙说了句：“有水吗？我得喝点水。”

　　倪小峰用手指了指屋角的茶几，然后转身走向地图板。托马斯识趣地起身，自己去倒水喝。

　　倪小峰走到地图前，用手拍了拍墙上的中国，大声说道：“博士，我想知道英国高层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主流说法是什么？概括性的就可以了。”

　　托马斯专心致志地倒着水，头也不抬地回答道：“由于1860年代后的新政权在工业化发展方向上的决心，中国正在迅速现代化，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说点反面的意见。”

　　托马斯喝了口水，端着水杯看着倪小峰的背影，用学术的语气说道：

　　“但整个国家的结构是非现代化的，即非现代概念上的组织化的。因为中国的这场革命从社会结构上而言是自上而下的，所以她原有的乡村社会结构并没有同时产生巨大的变化，而对于一个百分之八十人口非城市化的大国而言，乡村一旦产生大规模灾难就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基础产生动摇……”

　　“目前的情况都很好啊！”倪小峰转过脸来，语气中带着揶谕反驳道：“我们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迅猛，工业化建设速度全世界有目共睹，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更是执掌世界科技的牛耳……”

　　“我明白你真实的意思……”托马斯说着一仰脖喝光了杯中的水，然后做了个鬼脸：“中国是在一个中世纪帝国的基础上搭建现代化的大厦……第一批完成工业化改造的国家是西欧和北美，中国充其量是第二批进行工业化改造国家中的领导者，我们的力量更多来自规模而不是细节。单以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来看，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排名从来就没有进入过前五十名。可中国的国民不这样看：因为从满清到现在，政权的更替速度很快，国民们并没有痛彻地感觉到自己国家在各个方面的落伍，大伙的中央帝国美梦没有破灭……在中国乡村为代表的底层社会，民众普遍还认为目前的政权是一个新的朝代，这个国家还是和大清一样，由很多青天大老爷在治理着。他们还认为中国依旧是世界的核心，特别是建国几十年来，现政权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更使得中国的国民这样以为……”

　　“你说的这些都是伦敦情报圈子上层主流的看法？”倪小峰笑着问道。

　　“没错，英国人在看待潜在的敌人时，要比我们想像的清醒得多！”托马斯毫不客气地回答道。

　　“你知道目前我们的各级官员里，涉嫌贪污与腐败的比例有多少？”倪小峰又笑着问道。

　　“这种事情从来任何地方都免不了，关键是看政治体制是否能有效的监督和控制……”托马斯不以为然地说道。

　　“要是我告诉你，这个数字是一半以上呢？”倪小峰冷笑着说。

　　托马斯吃惊地看着倪小峰，他在圆点没少看关于中国各种情况的材料：在他的记忆里，中国官场的腐败虽然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在新政权建立以后，那些曾经带着前清官场习气的留用官员受到大规模的惩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现政权的清廉程度还是得到国际上普遍认可的。

　　“你不相信吧？”倪小峰苦笑着摇摇头：“要不是去年……去年我专门找人做了个专题研究，我也不敢相信会这样……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世界大战爆发后，各方面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资源集中，以支持战争的胜利方面来……短短的几年时间，在各级官员中间腐败开始蔓延！特别是老一辈寄以厚望的建国后出生的、普遍受过高等教育的这批官员，他们的腐败问题尤其突出……”

　　“各级议会呢？我们不是建立了议会制度了吗？”托马斯迷惑地问道。

　　“只是在个别地方，主要是沿海城市有用。”倪小峰伸手在地图上画了个弧形，然后神色变得极为冷峻：“我们的各级议会议员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都是由有钱人出任，或者是有钱人的代言人……建国战争的元老当中，有不少本来就是投机分子，沆瀣一气，上行下效……民众并不关心谁偷走了他们的钱，民众甚至普遍觉得现在已经是太平盛世，官老爷们的事情自己还是少插嘴的好！特别是有些身份敏感的人开始大肆介入经济事务后，局面更加糟糕……总之，当初那种理想主义的信仰普遍丧失，是官员队伍腐败的主要原因！”

　　“身份敏感的人物？”托马斯意识到这才是倪小峰这番话的核心所在。

　　“还记得史依青吗？”倪小峰突然古怪地笑了笑，问道。

　　“史秉誉的女儿？”这个名字托马斯知道，虽然他没有和史秉誉的这个宝贝女儿见过面，但他是很了解史秉誉的家庭情况的！“可她以前不是一直在过很低调的生活吗？”

　　“迂腐！”倪小峰毫不客气地喝斥道：“只要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有这样的国民意识，总是会有人去把她拉下水的……据我所知，她本人也对下这种水很积极，很高兴……”倪小峰说到这里，脸上掠过一丝冷酷：“这真是一件滑稽的事情：杨和史比照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建立了一个政权，可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底层民众是什么样的！就拿各级议会来举例：在宗族势力强盛的农村，一个想当选议员的人就必须要获得当地各大家族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总是要带有利益条件的！在那些生活在乡村的人们看来，所谓的国家和民族是个古怪的外来概念，他们眼中只有自己家庭和自己宗族利益……”

　　“情况不会已经不堪到这种地步了吧？”托马斯喃喃自语道。

　　“去年全中国万人以上的群体骚乱发生了多少起，你知道吗？”倪小峰又指了指后面的地图。

　　“我在莫斯科领事馆看到的圆点内部情况通报上有这个数据，”托马斯慢慢回忆着：“好像是四十多起……”

　　“有时候我真为我们安全系统在封锁消息方面的能力而感到自豪，在这方面我们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强的！”倪小峰尖酸刻薄地说道：“我现在告诉你：你在前面加个一就差不多了！”

　　“这么多？”托马斯的嘴都快合不上了。

　　“大部分和各地乡村的宗族势力有关，”倪小峰在地图前来回走动，眉头紧锁着：“也有一些是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征用有关……当然，因为资本家拖欠工人的薪水而导致的群体事件也是年年少不了的……造成这种局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各级官员，特别是太多的主官牵涉到了各种具体利益集团中有关……听说了吗？我们远征地中海的海军部队据传闻也在大肆从事走私……军方的内部纪律监察部门和我们有业务关系，他们有个处长和我认识，曾经在香港和我谈起过这事……”说到这，倪小峰冷冷地一笑：“这位仁兄现在已经被调去喜马拉雅山，把守祖国的西大门去了！”

　　“乡村社会在土改之后，总体上还应该是稳定的吧？”托马斯总觉得事情不至于这么糟糕，语气中带着点不服气说道。

　　显然，倪小峰很满意托马斯此刻认真参与问题讨论的态度，他走到托马斯面前，自己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没有用过的茶杯，动手倒水，顺便用指头点了点站着很近的托马斯：

　　“你知道吗？土地兼并的速度非常快……建国后全国范围进行的‘赎买式土改’先是培养了一批食利阶层，接着，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机械化和农药化肥的普遍使用，小块的农地无法在现代农业中取胜，农村的很多家庭越种地就越亏本，最后只好将土地卖给那些更适应现代农业的人去种，自己去城里打散工……我自己每隔三年就利用假期做一次中国乡村考察……我不是学社会学出身的，对期间搜集的资料我自己的分析可能有点不专业……你有空的时候能不能帮我看看？”

　　这个突如其来的私人请求让托马斯真有点感动，他看着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只能点头答应。

　　“呵呵，”倪小峰喝了口水，干干的笑了声：“我这个人啊……很多人说我父亲是老怪物，说我是小怪物……你瞧，我没有自己的产业，夫妻两就是靠各自的薪水度日。在北京圈子里的聚会我都很少参加，什么同学会、同乡会、还有什么建国战争儿女协会的活动什么的……有人说，那是因为我父亲当年得罪的人太多，我害怕被大家奚落……你知道原因吗？”

　　托马斯不习惯这么近和一个男人说话，他趁机将水杯放回到茶几上，装着思考的样子走回到沙发前。坐下后，他才显得豁然大悟的样子说道：“是因为你没有钱！”

　　“对了！”倪小峰好像真为找到这么个知己而高兴：“是真的因为没钱……一瓶酒上千块，一场不大的酒会下来就要花费两三万！别人请你十回，你总得回请一回吧？可这一回我也受不了！我就对老婆说：咱们不去参加这种聚会了吧？反正他们也看不起我……呵呵……说实话，我在心里还真不喜欢参加那种聚会，倒不全是因为钱的缘故……”

　　“是因为你根本看不起那些人！”托马斯接了句嘴。

　　“太对了！”倪小峰用英语笑着大叫了一声，接着又用流利的，略微带点口音的英语说下去：“我的骄傲来自我对自己事业和品德的自信！”

　　“那又是什么样的事业和什么样的品德呢？”托马斯也用英语问道，他倒是对这场谈话越来越有兴趣了。

　　“热爱自己的祖国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坚信自己存在的价值就是要担负起某种历史使命，并且每天都在为这种使命做着精神与肉体上的准备。”倪小峰非常自信地继续用英语说道。

　　“这应该算是品德，那么事业又是指什么呢？”托马斯追问一句。

　　倪小峰抬腕看了看手表，改用中国话说道：“你该回去了……那位格雷博士的体力应该也差不多了……呵呵，好好去休息吧，博士。明天晚上在伊犁我将会有一次和你重要的谈话。”

　　“在伊犁？”托马斯不解地问道。

　　倪小峰点点头：“伊犁到迪化的铁路被大雪阻隔了，我也是下午才得到的消息。你们都得在伊犁呆上一天。”

　　托马斯临出门时，倪小峰又补充了一句：“我希望你在充足的思考之后再做决定……明天我会和你商讨关于我们的历史使命的问题，博士。”

　　“明天你说完后，我要是出卖你呢？”托马斯突然就说了这么一句。

　　倪小峰一愣，然后脸上慢慢呈现出欣赏的表情：“要是那样，我愿意开始一段更精彩的游戏……我从来不威胁任何人，因为我只会用行动去迎战任何挑战。”

　　……

　　一名身穿列车保卫制服的男子在前面引路，托马斯晕头晕脑跟在其后往回走。他心里觉得乱极了：他不清楚自己刚才的表演有没有获得倪小峰的信任，但今天在谈话过程中，自己心里对倪小峰的评价是在不停地改变。这个人不简单！仅仅从今天的谈话而言，这个人的野心和抱负恐怕不是权力争夺那么简单的……

　　走到自己的包厢门口，那名领路的男子掏出一把列车上专用的钥匙，打开门，然后冲托马斯点点头便离开了。托马斯站在自己的包厢门口，仔细听了听隔壁的声音：只有隐约的水声传来。

　　悄声地进门后，托马斯看见安妮塔脱guang了衣服，裹着一条浴巾躺在床上看书，是那本《草叶集》。收音机里正低声转播着来自餐车的嘈杂声，间中可以听到隐约的江南丝竹乐。看见他静静地锁好门，安妮塔跪起身来，凑近站在床头的托马斯，轻声说道：“刚才格雷博士来敲过门，我装着叫床没有理睬他……”

　　托马斯低脸刚好能看见浴巾下安妮塔的乳房，还有那双跪着时也显得光滑笔直的大腿。他开始一边脱去自己的衣服，一边笑着对安妮塔说：“你是说，刚才你一个人学两个人叫床，对吗？”

　　安妮塔点点头，将身体倾斜过来，帮托马斯解开腰带。托马斯轻轻将她推开，色迷迷地说：“你现在给我表演一下刚才那种叫床好吗？”

　　安妮塔一愣，接着就恍然大悟般地点点头，身体向后一软，仰面躺倒在床上。她随手扯掉自己身上的浴巾，露出赤裸的身体，用那双褐色的眼睛斜瞥了托马斯一眼，接着便开始低声的呻吟起来。一边呻吟着，一边将自己的一只手放到两腿之间，用眼睛盯着托马斯。

　　托马斯不断点头，用表情鼓励着她，同时脱guang了自己的衣服。

　　安妮塔开始微笑起来，她的叫声越来越大，而且最神奇的是她居然真的可以间中模仿出男子激动的低喘声！一边叫着，她的身体一边开始扭动，双腿时合时闭。

　　“太棒了！”托马斯用英语低声呼喝了一声，声音的大小刚好能让隔壁的人听到。同时，他发现自己身体的反应已经很强烈了。安妮塔随着他的呼喝又高叫了几句，然后又笑着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托马斯的某个部位。

　　托马斯爬上chuang去，低声对安妮塔说道：“我先去冲个淋浴……”

　　安妮塔用一只原本搭在自己胸部的手，单手勾住托马斯的脖子，腻声说道：“我不在乎……”

　　“可我很在乎，”托马斯轻轻解下她勾住自己脖子的手，翻身下床：“等我从卫生间里出来后，希望你已经穿好衣服离开了……随便你去哪儿，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在我的房间里。”说罢，他赤裸着走进卫生间，并且开始故意将水声搞得很大的冲洗。

　　不到2分钟，就听见“砰”的一声关门声，安妮塔离开了。托马斯笑了笑，开始在水柱下吹起口哨。

　　果然，他刚擦干身体，格林姆就又开始敲他的门。托马斯趁着身上的水渍赏存，先跳上chuang留了个潮湿的印痕，这才裹起睡衣去开门。

　　格林姆也穿着睡衣站在门口，头发上也是湿漉漉的，看见托马斯，他先是将头伸进包厢里打量了一下，然后这才笑着低声问：“怎么了？你把姑娘打发走了？”

　　“嘘――”托马斯将食指竖在嘴上，将头探出包厢，故意神秘地左右看了看，这才对格林姆说道：“安妮塔不肯用那个……我做完后就后悔……她还说妮可也从来不用……”

　　“噢，臭狗屎！”格林姆脸色大变：“我得赶紧去找消毒水漱口！”说罢就逃进自己的房间。

　　托马斯坏坏的笑了笑，随手将门关上。

　　……

　　因为涉及到许多身份尊贵的客人，“东方快车”上的服务人员都受过严格的筛选。在中国“巨硬”公司全面接管“东方快车”公司的经营后，除了地面的销售经营人员，在列车上进行服务的人员背景基本上都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

　　也许除了本次列车。原先在伊犁基地待命，准备登车的“餐饮－娱乐”服务小组，昨天突然就有2个人因为在外面的烤肉摊上吃烤肉吃坏了肚子，上吐下泻，临时送铁路医院了。其中1个就是负责在起居车厢的茶点时间演奏古筝的姑娘。马上要出发去口岸登车，小组负责人很着急，因为“东方快车”的服务流程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减少一项服务内容需要上报公司有关领导定夺才可。这还好说，但“疏于管理”这四个字的评语肯定是逃不了的！

　　情急之下，只好向当地文艺演出机构借人――还真巧了，正好当地某文艺机构就有这样一位弹古筝的姑娘。这可是1917年的伊犁！找个外形符合标准，古筝弹得有一定水准的姑娘可真是太不容易了！面试了一下，谈了个大概的价钱，这位当地文艺机构的古筝弹奏姑娘就进了这个“餐饮－娱乐”小组。大家说好，只需要她顶替演出到列车达到迪化，到那以后，迪化铁路段会安排人接手这个岗位。

　　毕竟这趟列车不是专列，也没有首长专车挂车，东方快车保安部门虽然得到有关方面的指示，让他们严格本次列车的安全保卫，但这种招呼哪年不打个三五回的？对于“餐饮－－娱乐”小组临时换人这事，既然小组负责人没有专门提出，保卫部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这年头，大家混碗饭吃都不容易。平时出车，大伙不都互相帮着带点东西，临时加个人蹭车坐什么的嘛！严格说来，那可都是违规的。

　　就这样，经过一番运作，无国界杀手组织“黑色独奏”的女杀手“竖琴”就上了“东方快车”。她的任务就是在适当的时候，配合她素未谋面的另外一名组织成员“萨克斯”干掉目标，并全身而退……

　　这次任务老大“钢琴”下达的很突然，而且按照惯例也没有说这个单子的顾客是谁。在起居车厢，竖琴看着目标之一来来回回，觉得真是在浪费大好的机会。可她知道组织纪律是什么，于是她继续在那里认真地弹奏着一曲曲的古筝，托马斯从列车尾部回自己车厢时，她演奏的古筝曲正好是《十面埋伏》……

旅寄3

更新时间2006-3-16 20:09:00 字数：16861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倦，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云板轻敲，丝竹悠扬，昆剧女艺人的嗓音在剧场内余音婉转，绕梁不绝。在贵宾席上的一片沉默当中，两旁普通席位上的观众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贵宾席上昏昏欲睡的，来自“东方快车”上的各国贵客们这才明白：这段冗长的表演唱可算是结束了！于是也很矜持，很礼貌地鼓起掌来。托马斯·莫兰特很不满地瞪着身旁低头打盹的格林姆·格雷，同时故意将手掌偏到格林姆耳旁，拍得特别响。格林姆·格雷从瞌睡中被惊醒，看到托马斯的面色不虞，急忙拍了几下巴掌，可这时剧场内其他人的掌声都已经停息，他的这几下巴掌声显得格外突兀！所有人的，包括台上刚回过礼的艺员，全场的目光都投向这边！

　　真丢人！托马斯在心里咒骂了一句，急忙便对着台上又使劲地鼓起掌来！他一边刻意将鼓掌的双臂拉得很开，一边用明显带德科萨斯口音的英语大声叫道：“太棒了！再来一个！”同时，他脸上努力模仿着那些在伦敦常见的美国飞机师们：咧开大嘴，堆起满脸的皱纹，摆出一副很粗野的笑容。

　　该死的美国佬，真丢人！贵宾席上很多人在心中骂道，但为了维护在中国人面前西方人群的整体形像，也只好跟着再鼓几下掌。周围普通席位上的当地观众善意地笑了笑，也跟着轻轻拍掌几下，以示文明上国国民对野蛮无知洋客人们的宽容。

　　昆剧艺人意外发现古老的昆剧艺术居然得到了外国客人的高度认同，格外高兴，于是破例又拿足了精神，返台表演起来：

　　“……秋过了平分日易斜，恨辞梁语周遮。人去空江，身依客舍，无计七香车……”

　　格林姆趁着台上的昆剧艺员开始另一段的“咿咿呀呀”之后，压低嗓门在托马斯耳旁说道：“布列颠会为此感谢你的！博士。”

　　周围贵宾席上其他旅客无奈而痛苦的表情让托马斯很过意不去，其实他自己也受不了台上的昆剧表演：他知道那是中国非常古老非常高雅的戏剧艺术，而且演员所表演的剧目也堪称是伟大的浪漫主义杰作，可他就是受不了――实在是太高雅了，高雅到了简直就不应该由自己这类凡夫俗子来欣赏的地步！他实在太能理解其他来自东方快车上的，一句中文也听不懂的旅客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了！

　　好不容易熬到后面的京剧武戏开始上演后，他对格林姆悄声说：“我出去转转……稍后见。”

　　好像是按照某种规矩一样，当京戏武行开打的时候，观众们不仅仅是鼓掌，还可以大声的叫好。热闹的京戏武行演出，热烈的剧场气氛显然使得各位来自西方的客人更高兴！不多会儿，有些年轻点的西方人开始学着用拉长的腔调大声地叫起“好――”来。格林姆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正挥舞棍棒对打的那两只由人装扮的猴子，不在意地点点头。托马斯甚至不敢断定格林姆是否听到了自己在说什么，他笑了笑，弯腰从贵宾席离开，在一片喧闹声中拎着自己的大衣和围巾出了剧场。

　　剧院的门厅里，只有2名服务员百无聊赖地在小卖部的柜台边闲聊。门厅内面朝大门的方向还摆放着一块散发着染料味的大牌子，牌子正面写着“欢迎东方快车国际友人光临指导！”的美术字，下面是同样内容的英语。英语的语法是错误的，因为是采用逐词直译方式写的，更关键的是英美国家就根本没有这样的说法！大家来观看专业艺人的演出，又有什么可指导的？托马斯站在招牌前，无聊地想道：不知道今晚倪小峰什么时候找自己谈话，谈话地点又是在什么地方？今天上午火车抵达伊犁车站的时候托马斯观察过：那节挂在邮车后面的车厢已经消失不见了。不知道昨晚临时停靠哪个小站时摘掉的。

　　伊犁比托马斯想像的要干净很多。因为在平素阅读海外关于中国的情况介绍后，他有一个大概的印像：中国沿海大中城市的市政管理进步巨大，已经初步达到了西欧国家的及格水准，但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市政管理就还差很远。“脏、乱、差”，这三个字是中国国内的媒体在批评中西部城市的市容时常用的词汇。1917年的伊犁则不是这样：在下午由大型客车拉进城内参观的时候，托马斯就已经注意到在冬季的大街上看不到任何垃圾，路两旁的行人穿著也很得体。城市主干大道两侧的建筑物是更符合当地气候环境的哥特式建筑，那种中国内地常见的平缓的大房顶显然是不适合这种冬季降雪量很大的地区的。而且，托马斯在和车上的客人们中午在当地最豪华的酒楼吃饭时也发现：当地人的种族种类多样，服务人员中除了很少部分汉人，大部分都是阿尔泰系和突厥系人种的相貌，其中偶尔还能看到几个俄罗斯血统的年轻人。

　　托马斯回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一份分析报告，那份报告是某个土尔其反华学者写的。在那份报告中，该学者号称中国政权从1890年代开始，就有计划的进行中亚地区的民族迁徙：众多的少数族裔被政府用各种方法驱赶到新疆定居，同时从1900年代开始，在西域省内定居的原有当地民族也被集中到新疆，而在西域省境内，中国政府却安置更多的犹太移民和汉族移民居住……这样，据那位土尔其学者宣称：从地缘分布上，中国政权就将大多数原本定居中亚的少数族裔都集中到了新疆，从而用主要居民是汉人和犹太人的西域省隔开了新疆同中东阿拉伯地区的文化联系……

　　可惜啊，没有能在西域省停留一下！托马斯想：听说西域省的移民政策执行得很成功！1890年代被沙俄政府驱赶出来的犹太人，在国际犹太人相关机构的帮助下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而中国政府又给了他们相应的拓荒政策，犹太人的现代化农庄已经在西域省遍地分布。而中国政府1905年之后也给了国内退伍老兵们同样的政策，鼓励他们在西域省向犹太人学习，经营自己的农场。“中国的新粮仓――现代化大农业正在中国的西域省兴起！”这是美国《纽约时报》一篇长篇报道的标题。在伦敦的时候，这份报纸托马斯仔细看了好几天，还专门在早饭前看，因为这样他的食欲都能大很多……

　　一句怪里怪气的法语突然在托马斯耳边响起：

　　“先生，您不喜欢看中国戏剧？”

　　托马斯回过头来，正好看到一位胡须花白，衣着搭配考究的中国老人站在自己身旁，对着自己微笑。

　　“不，我只是想出来看看。”托马斯用汉语回答道。

　　“您的汉语这么好！真不简单！”说着一口地道北京口音的那位老人扬起眉毛，一副很夸张的神情，一点也不像个中国小地方通常遇到那种神情肃穆或者说表情呆板的当地老人。

　　“您的法语也很不错。”托马斯已经注意到：老人的穿著虽然乍看上去很有气派，但那件中国式貂皮大氅毛皮的边缘已经多处磨损，脚下的皮靴上也刻意用厚厚的鞋油遮盖着多处裂开的地方……心中对此人的身份和目的已经多少有了点数，于是托马斯很自然地向距离老人更远的方向退了一步，用自己蹩脚的法语说道。

　　“法国人？比利时人？”老人看到对方没有拒绝自己的意思，高兴地问道。

　　“不，我来自英格兰。”托马斯试探地用英语说道。

　　“太棒了！”老人高兴地用熟练的英语喊了句：“我年轻的时候在英格兰读过书，布列颠，我很喜欢这个国家！”

　　托马斯注意到对方的英语口音相当地道，而且还带着点自己熟悉的口音，觉得很亲切，于是就笑着说道：“你在英国是学航海的吧？”

　　“你怎么知道？”老人这回是真的很惊奇了。

　　“我在皇家海军学院教过历史，那些水手出身的人更喜欢像你这样说话。”托马斯又用手指了指老头右手虎口上小小的锚链纹身：“而且只有跟航海有关的人才会有这个……也只有在扑茨茅斯才能纹出这么地道水手纹身。”

　　老头听到托马斯这样说，突然脸上掠过一丝伤感，一时竟然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时，只见一名剧场服务员气冲冲地向这边跑过来，一边跑一边指着老人用浓郁陕甘口音的汉语喊道：“萨三，你狗日的，谁让你蹓进来的！……”

　　老头尴尬地看了眼托马斯，回头对那名服务员大声说道：“你说话客气点，我又不是狗，啥叫蹓进来……这个外国客人懂中国话，你乱喊啥呢！”他说这番话时，用的也是那种又急又快的陕甘口音，从西域省到伊犁的这一路上，凡是和当地人用汉语交谈的时候，对方都是在用这种口音说话。一种新的汉语北方方言正在中国的西北形成，这是托马斯的判断。

　　那名服务员已经跑到他们近前，他看了眼托马斯，陪了个笑，随即毫不客气地抓住萨姓老人的胳膊往外推：“你出去！……我们经理说了，我们这里面不准你进来，不准你在我们这儿骗外国人！”

　　托马斯急忙用汉语说道：“这位老人是我的朋友，是我请他在这里和我聊天的……”

　　那个服务员听到托马斯的汉语说得如此地道，惊奇地看了他一眼，松开抓着萨姓老人的胳膊，对托马斯解释道：“这位外国先生，你可不知道：这老汉是个骗子，专门在饭店宾馆门口转悠，仗着他会放几种外国屁骗外国客人买一些不值钱的假古董……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我们伊犁谁都知道这个老家伙是个啥球东西……”

　　这是个粗人，话说得又快又急，但幸好托马斯很久以前和说类似方言的人打过不少交道，还是勉强听清了对方在说什么。注意到旁边的老人满脸通红，泪花直闪，托马斯在心底叹了口气――其实去过很多异国他乡的他刚才在第一眼打量老人时，就已经知道了对方是干什么职业的：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埃及、在希腊……在众多经济欠发达的旅游点，这样靠会说点外语，专门骗外来游客买东西的人从来都不少见！

　　就当自己找个好玩的人物当向导吧！托马斯这样想着，便笑着对萨姓老人用英语说道：“看来这里不欢迎我们，我的朋友，我们一起出去吧！”说罢，他拉住还在犹豫的老人胳膊，一起向剧场外走去。

　　那个服务员没想到这个洋鬼子这么执迷不悟，他看着这两人出门，急忙对柜台里的另外一名服务员喊叫了声：“尕张子！你给派出所的老李打个电话，就说萨三又在我们这瘩些骗洋人！我拦都拦球不住！……”

　　此刻冬日的伊犁大街上正是下午时分，走在洒满阳光的商业主干道上，托马斯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周围的景致和行人。伊犁这个城市俄罗斯血统的人不少，按理说托马斯的相貌在这里一点也不稀奇，但还是不断有人在经过时好奇地打量托马斯。托马斯略微一思考就明白了：自己身上的这套做工讲究的呢料大衣在这很少见，这里大多数人穿着都是皮质的俄式大衣，那些低收入者则穿着做工粗糙的布面棉大衣，自己的穿著让人一看就是个外乡人。

　　“您回去吧，”走着走着，一直低着头的老人突然低声用北京口音的汉语说道：“他们说的也没错……刚才我其实就是想做您的生意……骗点钱……”他越说声音越小。

　　托马斯扭头看着老人，脸上浮现出真诚的笑容：“可您并没有骗我啊……您是在英国学过航海啊，我听得出来……我在皇家海军学院教过课，您要是也在那里上过课的话，咱们俩还算是校友呢！”说着，他冲老人伸出手去，很认真地用英语说道：“我叫托马斯·莫兰特，母亲是亚洲人，历史学博士，教书搞研究的。”

　　“我叫萨四五……没错，就是一二三四五的四五……蒙古族……做生意的商人。”老人握手自我介绍到职业时，稍稍犹豫了一下才说出“商人”这个词。

　　“你知道附近有什么地方有好一点的餐馆吗？我想很荣幸地请你去喝一杯。”托马斯问完后，看到老人又想推托，于是急忙用手拍了拍老人的胳膊，又说了句流传在英国水手之间古老的俗话：“泡在酒里，死在海上。”

　　“泡在酒里，死在海上……”老人慢慢地重复着这句他已经多年没有听到过的话，眼睛里又一次浮现出泪花，但这次他很快就爽朗地说道：“走，我知道有家俄国人开的酒馆，酒还算地道。”他羞怯地看了眼托马斯，也慢慢说了句英国水手的老俗话：“地道的酒就是能喝醉的酒！”

　　两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在差不多靠近欧亚大陆中心的伊犁，在这个远离大海的城市，互相逗趣说着更多的海员们常说的俗语，沿着大街向远处走去。

　　在他们身后，远远的有2个小伙子不紧不慢地跟着。托马斯知道那是派来保护自己的。他心理上对此没有任何厌烦，相反还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温暖，他边和老头聊着天，边这样想道：毕竟是回到家中了！

　　“伊犁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说话带北京口音，又爱听昆剧和京戏的汉人？”在客人逐渐增多的酒馆里，喝了几口酒后，托马斯向萨四五问道。

　　萨四五很珍惜地品着口中的白兰地味道，听到托马斯的问题，就用古怪的神情看着托马斯。

　　“入场时我听到那些坐普通席的观众说话都是北京口音，而且，而且我注意到，即便是普通席，这些观众也要差不多每人花十块钱才能看这个来自天津的旅行剧团的演出……”

　　“是你的问题错了，”萨四五表情怪异地笑着解释道：“那些观众大部分不是你所说的汉人……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只不过我是蒙古人，他们是满人。”

　　“满人？”托马斯一时间真的有点糊涂了。

　　“女真、满洲、八旗……呵呵，就是以前在这个国家当贵族当老爷的那些人。”萨四五显然误会了托马斯的疑惑，便用英语做更通俗的讲解。

　　“好的，我知道了。”托马斯笑着向萨四五举了举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满人在伊犁这个地方？”

　　“你知道锡伯人吗？”萨四五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又问了个问题。

　　托马斯认真地在脑海里搜索着这个名词……想起来了！他努力回想自己曾经在一本关于中国草原史的历史著作上看到的内容，艰难地用英文将回忆起来的句子复述出来：“一个非常善于骑马射箭和摔跤的民族……人口数量不多，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活动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乾隆皇帝在平息了新疆回部的叛乱之后，为了巩固北京对这一带的控制，防止哥萨克人的武装渗透，就下旨将这个民族从中国的东北迁徙到了这里……历史上锡伯人一直和满清中央政府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我记得好像他们和现在的北京政府关系也很友好，曾经主动参加过对俄国的边境战争……”

　　“不错，”萨四五由衷地赞了句：“您真够博学的……当初这个国家刚成立的时候，有很多满洲人不服气，他们中有人企图以武力进行对抗……”说到这，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感觉没有人注意他们的谈话后，这才低声用英语继续说下去：“……他们中间主要是一些年轻人。不服气啊……扔炸弹、搞叛乱、杀人放火……当时很多国家，包括英国都在暗地里支持他们……后来被政府杀的杀、关的关……”

　　托马斯心不在焉地听着对方讲述这些往事，他当然知道这些事情：圆点的内部机密文件里就记述了不少英国政府在1890年以前，对所有这些仇恨新中国政权的组织的支持。

　　“……刚开始他们还做梦想夺回江山，推翻共和政府，提出的口号是\*和复大清，嘿嘿……”萨四五说着撇了撇嘴，轻蔑地笑了笑：“可没过多久，他们就知道不可能了……后来就改了口号，说什么‘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嘿嘿，也不看看东北还有多少满洲人……”他摇摇头，喝了一口酒。

　　“所以，中国政府就把他们迁徙到伊犁来安置？”托马斯给萨四五倒酒，顺口说了句。同时，他发现酒瓶里的酒竟然已经没了一半，可自己喝了没多少。

　　“与其说是安置，不如说是跟两边关系都不错的锡伯人最后收容了这些哪里都不要的人……”萨四五瞪着昏花的眼睛，贪婪地看着酒杯里越来越满的酒，嘴里唠叨着：“……凡是参与了造反闹事的，被政府释放后，家族里谁都讨厌他，谁都不愿意让他和家族生活在一起……”等托马斯倒好这杯酒，萨四五就急忙一把将酒杯抓到自己手里。

　　“……承认现实，认真生活的满人，想住哪儿就住哪儿，政府不准任何人为难他们。这些最先来伊犁定居的，大部分都是参与过造反的西北、东北边地的八旗驻军。边地八旗驻军要比内地的八旗军队战斗力要强上许多……其实伊犁满城原先就有不少八旗军队……”萨四五端起酒杯，向托马斯举了举：“……这不是觉得自己战斗力强嘛！就更不想过平常的生活了……在英国人的支持下，从俄国人那里搞了不少枪炮，召集了不少人马，凑了支队伍就在东北和政府军队干上了……然后……一仗下来……”他一口气喝光了杯中酒，吐了口酒气，然后冷笑了一声：“……就全被政府军队干趴下了！”最后这句是改用北京话说的，语气故意显得无比轻佻，但其中又带着一种隐隐的悲凉和无奈。

　　“您该不会是……”托马斯冲口用汉语就想问：你当初是不是就在那支遭遇可耻失败的军队当中？但他立刻意识到这恐怕不是个好问题，就急忙闭上嘴，顺手将酒桌上的食物给萨四五推了过去。

　　萨四五的面色不知道是因为喝多了酒，还是因为回忆往昔而变得通红。听到托马斯问了半截又咽回去的问题，他大声地笑起来：

　　“没错……我就是这些被干趴下当中的一个……哈哈……一仗就被干趴下了……”他的声音又大，说的又是汉语，立刻就引得酒馆的老板过来干涉。

　　酒馆的老板是位俄罗斯人，50多岁，他走过来用怪声怪气地汉语说道：“萨先生，请你不要打扰我这里的生意……我不想又因为你乱说话，让派出所的警察找我麻烦。”

　　托马斯急忙给他陪着笑脸：“没事，没事……他只是喝多了点。”

　　因为之前在付酒钱时，托马斯出手比较大方，所以酒馆的老板对他印象不错。这时看着他陪着笑，酒馆老板就叹了口气，低声说道：“先生您是从上海来的吧？……他这个人，喝点酒就这样……接下来，他就该后悔当初不应该听信英国人的话，为了钱去为造反的满人军队当炮手，结果是有家归不得，只能和这帮满人来伊犁……”

　　果然，这时萨四五拿过酒瓶又给自己斟满一杯白兰地，一边斟酒，一边喃喃地，模仿着什么人的语气，用英语说道：“……年轻人，去为伟大的满蒙光复效力吧！我们会给这支军队很多枪炮和金钱的……你会有机会成为将军的……去吧！为了在战斗中获得战士的荣誉和奖赏……就算是仗打败了，我们也会接受你们回来英国的……呵呵……”他一口气喝干了杯中酒，用力捶打着桌子，突然用北京话大声叫道：“我是蒙古人，可我是祖祖辈辈在北京城里生活的蒙古人！我的家在北京！我不去英国！我要回的是北京！北京！”接着，竟老泪纵横地哭将起来……

　　在酒馆老板极其克制的不满当中，托马斯搀着萨四五狼狈地逃出酒馆。临出门，酒馆的老板还给托马斯指了指萨四五家里的方位，倒是离这家酒馆不远，也在这条大街的边上。

　　冬日的黄昏早早便降临了这个西北小城。街道上的灯光已经亮了起来。搀着萨四五老人走在人行道上，托马斯想着身旁的这个老人：看萨四五现在的年龄，如果他确实是在英国学习过海军课程的话，那就应该是建国战争后期，恭亲王派遣出去的那批少年海军留学生当中的。托马斯还认识一个类似背景的人，年龄也和这位萨老先生相仿，那就是现在已经退休的老部长张君晓。不过，张君晓他们那批当初去学海军的少年留学生是温州政府派遣的，并且后来因为英国政府的阻挠，没有学成海军，而是分头去其它欧洲国家学了别的专业。

　　托马斯还记得自己在圆点看过关于张君晓的资料。英国人调查的结果显示：张君晓最初涉及情报行业，就是在1860年代晚期，奉命从欧洲去英国扑茨茅斯说服那些年龄和他相仿的，滞留在各个海军专科学校里，当初由大清派遣的少年海军留学生们投奔新的中国政权。托马斯还记得那份资料里说：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正在想尽一切办法给新中国政权制造麻烦，再加之这批大清在覆灭前派遣的少年学员大多身世都与达官贵人相关，所以最终被说动投奔新政权的寥寥无几。

　　想不到在这儿能碰见一个当初的顽固分子！托马斯脸上浮现了难言的微笑，心中感慨道：命运啊！不知道这个萨老头和老部长年轻时见过面没有？此后，他们的人生机遇竟然就如此的不同……

　　走着走着，按照酒馆老板先前所提示的，前面路口远远可以看见一个不大的古玩商店，门脸很是花哨：用中国戏曲面谱图案装饰着大门两侧，大门上方挂着一块牌匾，上书“闲情斋”。大门旁边还有块英文和法文花体字书写的招牌：欢迎来此欣赏纯粹的中国文物！所有的这些花哨的门脸，在黄昏中由几盏早早就亮起的电灯照着。

　　“还不错吧？”一直依靠在托马斯胳膊中的萨四五突然清醒过来，看到托马斯望着那门脸发呆，于是笑着问道。

　　“够花哨的！”托马斯由衷地赞叹道。

　　“那是，我可知道那些外国人心目中的东方艺术是什么样的。”萨四五得意洋洋地说：“这可是我的心血。靠这排场，每年能帮我儿子能骗不少外国人呢！”

　　“嗯，我要是不了解中国的话，也多半会被骗的。”托马斯真诚地说。

　　“想不想试试？”萨四五突然兴高采烈起来：“我儿子和儿媳可会骗人了！我那个儿子虽然才会讲几句英文，我儿媳干脆一句都不会说，可他们骗人的本事真厉害……只要我能把外国人骗进那个门，他们就能骗人家花大价钱买一大堆垃圾！”

　　“政府的相关部门不管啊？”托马斯傻乎乎地问。

　　“呵呵，你虽然中文学得很好，可你肯定没有在中国生活过。”萨四五满嘴酒气，笑着说：“这种卖假古董的买卖，只要别太过份，谁好说什么……再说，我亲家退休前就在管市场的部门当个小头头，官面上人头熟啊……要不要试试？”他最后一句改用英文

　　托马斯看着笑容满面的老人，看着面前的萨四五身上那露着寒酸的大衣和脚下破烂的皮靴，轻声问道：“萨，我看得出来，你过得并不好……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为什么？”

　　萨四五老人的笑脸中带着一种无奈，他慢慢地说道：“我儿子恨我，因为他母亲生前跟着我受了一辈子苦……因为他本来是可以生在北京的……我儿媳妇看不起我……可我还想趁着有口气的时候帮他们赚多点钱……因为我还有两个孙子……有了钱，孙子们就能读好大学，将来说不定就能回北京了……”

　　20多分钟以后，托马斯独自一人，怀里抱着一只香炉乘坐着一辆出租马车在回火车站的路上。这只香炉他花了40多块中国元，差不多等于中国一个熟练工人的月收入。他猜想这只香炉最多也就5块钱！他回想着刚才萨四五老人的宝贝儿子，那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男子精彩的表演，简直想哈哈大笑。

　　其实过程很简单：那位萨公子就是不停地用蹩脚的英语进行语言轰炸，最后和他那笑眯眯的太太一起将托马斯逼到角落里，指着这个香炉说很合适托马斯的身份。托马斯看着这只香炉上的标价，觉得那400元的价格实在是太离谱了！就笑着说了句：“居然要400元！我看40元还差不多！”

　　此言一出，就见那位萨公子立刻瞪大了双眼，用混杂着受伤、悲愤、怜悯，无奈和难以置信等神情的目光凝视着托马斯。那一瞬间，在他目光的注视下，托马斯真觉得自己犯了什么大错，伤害了对方的职业自尊心。

　　却见萨公子嘴唇哆嗦地说道：“你出多少？40元？”接着，他仿佛忍痛割爱般地一拍这只香炉，转头对身旁自己的太太悲壮地说了句：“给这位先生包上！”

　　按照事先的约定，这个时候萨四五应该出面，解释说这个客人其实是他的朋友，这只不过是个玩笑。可托马斯扭过脸去，却发现萨四五已经扒在柜台上睡着了，酣声正浓。他不敢确定老人是真睡还是假睡，但是他想了想，还是愉快地掏了这40元钱。

　　但愿他的儿子儿媳能掏钱给他买双新靴子！坐在马车上，托马斯心中默默祝愿着。

　　……

　　“老托马斯！”格林姆的声音穿透火车站前广场上的各种纷扰声，传进马车里来。

　　汽车虽然已经开始普及，但由于战时对民用汽车燃料的控制，中国很多城市的出租马车和三轮车又增加了不少。伊犁的出租马车大多是伊犁当地工匠仿照俄式简易马车制造的，这种马车四轮，一匹马牵引。托马斯刚才租车的时候听到当地人趁呼这种简易马车“六根棍”，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此刻，托马斯就坐在这样一辆六根棍上，听到格林姆的声音穿过帆布车篷传来，他急忙让马车车夫停车，自己从布帘内伸出脑袋左右寻找着。

　　“在这呢！老托马斯。”这次托马斯可算找到格林姆了：只见在马车的侧前方广场灯柱下，格林姆正和2位美女妮可、安妮塔站在一起，笑嘻嘻地看着自己。格林姆大声说道：“我刚才远远看见灯光照着车里面的大脑袋，就知道多半是你了！老托马斯。”

　　看来是倪小峰准备见我了，本来还以为可以先轻松地吃顿晚饭呢！托马斯想着，没精打采地从车上下来，给车夫付租车钱。没想到，车夫居然说了句：“2块钱，先生。”

　　托马斯张大了嘴：“刚才不是说好1块钱的吗？”

　　车夫是个当地人，消瘦的脸上闪动着狡黠的表情：“谁说1块了？我刚才明明是说2块！”

　　托马斯直觉得一股无名火从身体深处蹿腾到了头部！他见到那2名身份特殊的美女就已经很不开心，再加上刚才喝了点酒，本来准备晚上安安静静的吃顿饭，犒劳一下自己的肠胃，结果这个计划显然是要被倪小峰破坏了，现在居然又被这个车夫敲诈！

　　“我只会给你1块钱！你要不要？！”托马斯挺直腰板，用中国话大声说道。

　　广场边上正在招揽生意的当地车夫们，听到这边的争吵声，顿时都围上前来。格林姆犹豫了一下，但很快就明白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便急忙也走到托马斯身旁。站在人圈外的妮可看了眼安妮塔，安妮塔冲她轻轻摇了摇头。于是，两位姑娘就站在那儿，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出闹剧。

　　围拢过来的当地车夫们用半生不熟的汉话冲托马斯嚷嚷着，一个个样子很凶狠。托马斯和格林姆以前跟着教授去过埃及，在那儿就见识过阿拉伯人这种针对外国客人的敲诈手段。他们俩交换了一下眼神，迅速决定今天这事决不花钱解决。

　　托马斯大喊了一声：“听我说！”周围人的吵嚷声暂时被他这一嗓子给压住了，托马斯趁机用字正腔圆的汉语大声说道：“我和这位车夫先生显然是有点争执，现在，请叫警察或者管理车站广场的人过来，大家在他面前把事情说清楚！”

　　周围的车夫们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就问当中一个年龄最小的：“他说的是什么，你听懂了吗？”

　　那个年纪最小的车夫显然汉语要好点，他摇晃着脑袋说道：“好像他要叫当官的过来。”

　　一个年纪看上去最大的车夫立刻怪里怪气地说道：“当官的忙的很，没有功夫管这些事……你还是给2块钱吧！”

　　“谁说是2块钱了，是4块钱！”那个拉托马斯的车夫大声说：“今天你不给钱，就不要想走！”

　　托马斯和格林姆相对苦笑了一下，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今天这麻烦看来不花费一些时间是不可能解决的了！

　　……

　　跟所有的中国城市一样，伊犁也有家比武馆

　　1870年以后，北京政权发现各地的习武之人都有着一些不好的倾向：他们更多的时候，都喜欢按照自己的所谓江湖规矩解决彼此之间的麻烦，而不是通过官方的司法系统解决。特别是牵涉到一些历史纠葛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武林人士所制造的麻烦更使政府官员头疼。

　　起先，在温州政府开始崛起的时候，就有不少南方武林人士前来投奔。最初，这些人都被搜罗进了军方的特种部队，但很快军方就发现这些武艺高强的人士给军队带来的麻烦远远超过贡献：对各种纪律的漠视、在军队里开山收徒拉帮结派、在武器使用上胆大妄为、好勇斗狠打架斗殴……事实上，当时的温州军队虽然还装备着大量的冷兵器，但两位创建者已经是按照现代军队的标准来建设这支武装力量。于是乎，这些武林人士当中的大部分就被请出了军队，去地方担任治安工作，剩下的也离开了作战部队，去竺部长那边干情报和社会动态掌握方面的事情。

　　到了新政权建立以后，这些曾经以各种方式参加过建国战争的武林人士们莫不以功臣自居。一时间，南方武林大有要压倒北方武林，一统江湖的架势。实力雄厚的北方武林当然是咽不下这口气。武林人自然有武林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建国初期，南北武林之间大的冷兵器冲突就爆发了5、6起，最多一次双方参与斗殴的总人数足足有200多，在被闻讯赶来弹压的持枪警察制止以前，此场斗殴已经造成了7个人死亡，20多人重伤！

　　自古以来，对这些以武犯禁的侠客们，新兴政权的办法就是分化瓦解和无情打击！但让政府负责相关事务的高官们头痛的就是：两位国父对武林人士们很客气，他们俩很难得一致地激烈地反对任何从制度上禁止民间习武，禁止民间武术门派发展的政策主张。在那次发生在河南郑州的200多武林人士的大斗殴事件后，国叔史秉誉亲自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后来就有了各省各大城市的“武术院”和《民间武术发展管理办法》。

　　各省和各大城市的武术院，就是将各省公认的武林大门派掌门人们召集到一起，给个虚衔，给很好的生活待遇，好吃好喝养着。同时也有各自的课题经费下拨，这些经费主要是支持对很多民间武术的归纳总结，同时也对武术在民众健身方面的发展做出研究。各地的武馆在注册登记后照常开业，经费自筹，但发展武馆学员必需要按规定登记其身份资料，并在经营和学员管理上随时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检查。

　　每年一度，在全国范围内都要开展热闹非凡的武林比赛，参赛选手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不得以门派或者武馆的身份出席比赛。比赛成绩属于选手个人，最多可以按照不同省份的名义统计成绩，去参加全国比赛的选手，报名参加选拔赛都必须要经过各地武术院的鉴定批准。只要比赛成绩好，哪怕拿不到前三名，也有机会被各地武术院聘请去担任教练。如果拿到前三名，除了可以进唯一的国家级中国武术院担任职务，还有机会参与各种商业性质的活动赚取广告费用。这样下来没过几年，武林当中便只认每个人各自前途的发展，门派之间的争斗便淡了许多。

　　有什么不痛快，谁不服气谁，就上当地武术院的比武馆打去，随便你打个痛快，而且只要你明显打不过对方了，武术院的教练们充当的裁判就有权叫停。不服气？那就下次约好对手，再去武术院的比武馆打啊！反正每次预约比武馆场地、安排裁判和医生都是要交钱的。嫌钱交得太多？真是的！深仇大恨交这点钱算什么！没听说过吗？穷文富武……

　　但有一条：凡是在非比赛场地动手的，管你是不是武林人士，警察一定是会抓的，抓了法院也一定会判的，而且多半判得很重！因为按照有关法律的说法：练习过武术的人，他们的攻击破坏力要比正常人要大很多，所以练武之人之间的斗殴，哪怕是空手，也要套用持械伤人的法律条文判处。要是敢抄家伙动手，那可就同理推论，将以动用武器进行蓄意谋杀的罪名对待了。

　　这天下午，在伊犁武术院的比武馆内，武林人士之间的切磋就进行了3场。

　　第1场：来自河南的一个小伙子来伊犁做生意时碰上了自己当年倒卖棉花时有过过节的某个山东青年，一打听，正好对方也练过。得，什么也不用说了，两人定好日子就在今天下午，一起在武术院比武馆来个痛快。

　　这场比赛场面极其难看！两个年轻人显然功底都不怎么扎实，上台以后没过几招就搂抱在了一起，被裁判分开了好多次。后来，河南小伙子在比赛时间到后，被裁判以微弱点数判胜。山东青年对此表示不服，当场提出要再比一场。最后，双方约定好下个月的某天在西安武术院约场再战，并委托伊犁武术院代订场地。在交纳了下一场比试的场地预约金后，两人互相瞪着对方，气哼哼地离开了。

　　第2场：伊犁当地的某个满族小伙子去年上天山牧场见识哈萨克人的“哪达幕”盛会，摔跤赛时输了。当时他就抱怨哈萨克人的摔跤规矩对自己不公平，自己可是练习过很多年八极拳的！摔倒他的哈萨克小伙就说随便你定规矩好了。满族小伙子说我不能和你在这儿动手，要打得约了在武术院比武馆里比试。哈萨克小伙子表示没问题，但又说最近不行――自己家的羊群还得有人放呢。从山里到伊犁，骑马得三天呢！好不容易等到这次哈萨克小伙子来伊犁卖皮毛，两个人的心愿总算能了解了！

　　上台后，哈萨克小伙子很聪明，不停地转圈，找机会就往满族小伙子身上靠。两人你来我往，看得裁判和观众都直摇头：根本不是一个路数的，这打得好看不了。后来，那个哈萨克小伙子用自己巨大的手掌一把攥住了小伙子伸出去的左拳，看样子准备给对方来个过肩摔。那个满族小伙子也不怕！他的右手很聪明地没有贸然伸出去，而是架在自己肩头，分明是等那个哈萨克小伙子的另一只手上来抓衣领时，就给他脸上来记重拳！两个人就这样猫着腰打着转，瞪着对方的眼睛，等待对方的步伐或身法出现错误。

　　台下的裁判席上，有个白胡子老头打了个哈欠，对身旁另一个裁判说道：“富爷，您看谁会赢？”

　　另一个裁判揉了揉发困的眼睛，喃喃低语：“都差不多……基本功、实战经验都比刚才那两个活宝强，可就是一点杀气也没有……打不起来了……”

　　白胡子老汉笑起来：“这才天黑，您富爷怎么就困了呢？莫非是背着嫂夫人在外面安了房侧福晋？”

　　富爷被他这话吓了一跳，急忙看了看四周，然后低声对他说：“你想害我啊，杨老弟……这话要是让你嫂子听见了，我还活不活了……下一场比赛是谁对谁？”

　　老杨翻看了一下自己面前的几张纸，低声说：“咱们伊犁‘德胜’武馆方馆主对北京来的一位姓倪的客人……倪抑扬……这个小方，又不知道怎么得罪了人了，人家大老远的来伊犁和他动手。”

　　富爷冷笑了一声：“这个方石头，仗着自己手硬，平时狂妄自大，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要不是他老窝是在咱们这穷乡僻壤……你刚才说他和谁打？”富爷显然是想起来什么，一把就抓过老杨面前的纸，仔细地翻看起来。

　　老杨好奇地问道：“富爷，这个姓倪的您听说过？”

　　富爷仔细看着纸上简短的报名资料，慢慢的，手开始哆嗦。这时，台旁的观众突然爆发出一阵不满的嘘声，中间还有几声喝好声和鼓掌声。老杨急忙抬脸看去：只见那两个小伙子已经决定不打了，两人笑眯眯地勾着肩膀走下比赛台，呼叫着各自的朋友们一起去吃饭。

　　台上裁判冲大伙苦笑一下，无奈地走下台来喝水休息。工作人员急忙上场打扫场地，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

　　富爷突然站起身，大声宣布道：“下一场比武，因为预约场地时比赛双方都要求闭场比试，所以现在请非工作人员都离场。”说着他朝四周一拱手：“老少爷们，多多担待，多多担待……”

　　平日来比武馆看打斗的闲人们都知道是有这条规矩：有些武林中人不愿意让太多人围看自己和别人动手的场景，此种情况下就会在预约场地时提出闭馆比武，也就是除了双方的随从和武术院工作人员外，其他的人都不能在场观看。

　　闲人们纷纷往外走，边走还有人边议论：

　　“听说了吗？下一场是北京来有人约‘德胜”的方石头比试。”

　　“可惜，不让咱们看，这姓方的和人动手，那回不得让对方见点血……”

　　“都不用走！”突然，门口响起一声洪亮的叫喊。

　　比武馆门口，几名年轻的武术学员穿着统一的白色练武装，腰间还都扎着牛皮硬靠，脚下蹬着黑色的快靴，簇拥着一个30多岁的男子。刚才，那声“都不用走！”就是这个男人喊的。

　　这个男子容貌倒是不丑，常年坚持习武的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特有的精神，显得容光焕发。这时，只见他微笑着冲众闲人拱着手，嘴里大声说道：“学武之人，难免切磋技艺，拳来脚往，大伙都是为了给我方某人打气才想留下来看比武的。方某学识浅薄，但这一个好汉三个帮的的俗语还是知道的……前几天有人来递帖子，约我来比试一下拳脚，我方某自是高兴。这比武嘛，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这闭馆一说肯定不是我方某人的要求。”

　　说着，他扬起眉毛嘲弄地看着富爷。富爷苦笑了一下，慢慢走到他面前，拱了拱手：“方馆主，按照规矩，这约定比武时，只要其中一方要求闭馆比试，我们就得闭馆……”

　　“他要求了闭馆？”方石头听到这话，不由得轻蔑地一笑：“那好，按照规矩我的随从人员总可以进来吧？那就算这里想看热闹的朋友都是我的随从好了！”

　　顿时，比武馆内响起一阵叫好。

　　富爷有点生气，但也有点无可奈何，只好点点头说：“没错，按照规矩，您可以带不超过12个随从在场……”

　　“得，爽快！”方石头笑道：“我自己今天带来了5名徒弟，我看除了留下一个给我端茶送水的，剩下的就在外面等着好了……各位朋友，这还剩11个位子，你们谁来？”

　　“方馆主，我可跟着您看比武有年头了……”

　　“方爷，去年您痛揍陕西来得那小子时，我可给您叫过好……”

　　“方爷……”

　　一干闲人自然是要凑这热闹，这可是闲人圈子里风光一把的好机会，岂可错过？

　　富爷回过头去，和裁判席上的几个老哥们对了一下眼色，大伙都无奈地摇着头。就在这时，比武馆门口又响起一个爽朗的声音，这个声音给人的感觉不大，但一发出声来就立刻压住了场内所有的嘈杂声：

　　“大伙不用急，都有机会的！”

　　大伙循声望去，只见门口站着一个30多岁，相貌英俊的男子。在他的身后，有两个40多岁的男子默默跟随着。

　　“方馆主，原先我订场子的时候要求闭馆是有我的考虑，但现在您一点也不在乎大伙在场，那我又何乐而不为呢？”这名英俊的男子说着，已经信步走到方石头面前，按照江湖上的规矩拱了拱手，轻轻地说道：“小姓倪，倪抑扬，家住北京，前些日子托人跟您约今天这场子的就是我。”

　　方石头死死地用眼睛瞪着这个姓倪的人，点了点头，仿佛还算满意此人做自己今天的对手。接着，他低声说：“帖子里你说你是去年在上海和我动过手的那位陈师傅的朋友？陈师傅还好吧？”

　　“当然好，”倪抑扬冷笑了一声：“左肩肩胛骨粉碎性骨折，现在干不了力气活，一下雨就疼，您说能不好吗？”

　　方石头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当时是在比武，我手劲稍微大了点……你是陈师傅的什么人？”

　　倪抑扬环顾了一下四周，淡淡笑着说：“小时候我跟陈师傅学过几天武功……他算是我的启蒙师傅吧。”

　　一听他这么说，方石头立刻舒了口气，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了声：“那好吧，呆会儿台上见。”就走开了。

　　在倪抑扬去后面的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富爷前来拜访。征得门内倪抑扬的同意，门口的中年人让富爷进去了。

　　富爷态度谦卑地进了更衣室，冲着脱guang了上身，正在换上一件半旧的西式运动装的倪抑扬鞠了一躬，口里叫道：“倪局长，我姓富的来答谢您了！”

　　倪小峰没想到在这儿竟然有人认出了自己，多少有点惊诧地说道：“您老是……”

　　“我是富四的哥哥富三，要不是您明镜高悬，前年我弟弟的间谍案就被冤定了！”富爷激动地说道。

　　“富三？”倪小峰套好汗衫，又开始穿运动服，皱着眉头回想了一下，接着恍然大悟：“您是说大连船舶公司的那位富国栋老人啊？那是您弟弟啊……别谢我，我们只是在复查的时候按照规矩办事，那是当地机关办案的时候乱来，我们已经给他们处分了……想不到在这儿能碰上您，您还认得我。”

　　富爷不好意思地说道：“我们全家都感谢您，我弟弟比我有出息，读书好，是工程师……那是我们富家的顶梁柱，当时他出了事，我们全家都急得……后来打听到是您签署命令要求重新审查，这才给了我弟弟机会……我是在北京武术院和几个老哥们闲聊的时候才知道您也是练武之人……”

　　倪小峰已经穿好了衣服，这时在地上弹跳了几下，试了试感觉，然后弯下腰去重新系鞋带，嘴里笑着说：“呵呵，北京啊……真是没办法，蹬三轮的都能知道内阁昨天开会说什么的地方……”说着，他站起身来想起什么似的说：“富爷，您可是今天比武的裁判，怎么能这会儿来和我私下见面呢？”

　　富爷急忙解释道：“我已经找了个借口让别人换了我了，我知道规矩……倪局长，那个方石头手上下过功夫，据说是少林……”

　　倪小峰急忙摆摆手：“您千万别说……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您这么说就是对方馆主不公平……您放心，我心里有数。”接着他便开始压腿，弯腰，做准备动作。

　　富爷识趣地告辞出门，临出门时又怯生生地说了句：“倪局长，您这么金贵的人和那个姓方的动手……其实，有些事您交待给手下办不就得了……”

　　倪小峰立刻严肃起来：“荒谬，我的同事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我和姓方的是私事……”看到对方被自己的神情吓着，倪小峰立刻舒缓了表情，温和微笑着说：“……国器不可私用啊……还有，富爷，这儿也没有什么倪局长，在比武馆里只有武林人倪抑扬。”

　　等富爷激动地离开后，倪小峰叫进门口的盛省三，严肃地说道：“记得回头通知新疆站，就说我命令给伊犁地区的工作负责人处分！太不像话了！居然出现这么大的情报疏漏，让我事先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这几天跟着倪小峰，盛省三已经适应了这位领导的工作作风，于是便简短地回答了句：“是，我会在2个小时内通知新疆站。”

　　“和王佐同志吃饭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等一下您比完武，我们就去那儿……不过王佐现在遇到了点麻烦……”接着盛省三就简短地讲述了一下正在火车站广场上进行的车租事件 “……现在管理部门的人去了，我们在现场的人汇报说：那几个管理部门的人一看就是和那些车夫是同伙，王佐还在和他们吵架……您看，是不是……”

　　倪小峰微笑着摇摇头：“先不用管他……这个埃瑞克……等我比武结束了再说……对了，那个国际杀手组织的追查工作进展的怎么样了？”

　　“进行中，现在旅客和工作人员排查已经有结果了，初步圈定的目标有3个……”

　　“嗯，”听到上场的锣声敲响，倪小峰向外走去：“等我比完武再说……盛处长，你猜猜看，等一下我和王佐谁先解决完各自的麻烦？”

　　盛省三小心地笑了笑，跟在倪小峰身后，没说什么。

　　3分钟12秒之后，伊犁“德胜”武馆的馆主，武林人称“塞外铁手”的方石头，他的右手腕骨被远道而来挑战的北京武师倪抑扬在比武台上失手捏碎……

旅寄4

更新时间2006-3-18 22:17:00 字数：17623

　伊犁通往迪化的铁路在山区路段被大雪隔断后，所有来自俄罗斯或者西域省省会大宛方向的客车都被滞留在了伊犁。伊犁火车站因此变得格外拥挤，秩序显得很乱。

　　为了保证东方快车上的旅客得到和其昂贵的车票价钱相衬的安全与服务，东方快车驶离了伊犁客用车站，前行到位于郊区的某个小站停靠。这样，预计中明天上午10点钟铁路重新开通后，这趟列车就可以享受第一个通过的优先权。

　　格林姆是和其他旅客被大型客用汽车拉回到伊犁车站的。当他们到了车站时，才得知自己乘坐的列车已经离开了。东方快车的车长，那位印度裔的上海人昌德·费尔南德斯领着车上的服务人员等候在车站大厅门口。车长为列车迫于目前的处境，不得不改换停车站点向自己的客人们表示道歉，并殷勤地表示他和手下等候在这里就是为了陪同这些尊贵的客人一起乘坐汽车去那个小站。格林姆这时想起来：老托马斯还没回来呢！

　　车长在陪同大部分旅客重新登上客用汽车出发前，专门留下3名列车服务员，以及一辆中型客车等候在车站广场明显处，并立了一个用多种语言书写的招牌，来招呼那些晚归的客人。车站的铁路工作人员也都被告知：随时帮助“东方快车”上的那些晚归的旅客找到他们自己的临时接待点。

　　格林姆想和托马斯一块吃晚饭，就主动留在了临时接待点。而且，他知道妮可和安妮塔下午没有去剧场看演出，说是去逛附近的集市了，她们俩也会在晚归的旅客当中。

　　正如格林姆所想得那样：到6点多钟的时候，妮可和安妮塔就拎着大包小包，每个人乘坐1辆3轮车出现在车站广场上。她们两个人从车上下来时，每个人脸上都被冻得红扑扑的，看见格林姆便大呼小叫起来，说他和托马斯没有跟她俩去巴扎真是一大损失！格林姆和两个姑娘说笑着，一起欣赏她们从集市上采购的各类充满中亚风格的工艺品和服饰。

　　到了快7点的时候，除了托马斯以外，其他单独行动的客人都聚集在车站广场上的东方快车临时招待点前。看到几名旅客在寒冷的夜风中，缩在那辆14座的中型客车上阴沉着脸。接待点的工作人员感受到了压力。于是便和格林姆商量，能否先让别的旅客去和大伙团聚，他们可以留下一个人专门等候托马斯，等托马斯到来后一起租车去那个东方快车停靠的小站。

　　结果，两个美女和格林姆简短商议了一下，决定谢绝东方快车公司的安排，他们决定自己留下来等托马斯，然后再一起去吃饭。格林姆仔细地让火车公司的服务生将那个小站的名称和地址写下来，然后又用英文标注了大概的发音。就这样，妮可和安妮塔在将“买”来的东西托付给列车服务员带回去后，就和格林姆在广场上一边跳着暖身说笑，一边等托马斯。

　　其实在那些最后到来的旅客和东方快车公司的服务员乘坐的中型客车离开后没有多久，托马斯乘坐的四轮马车就出现了。没想到，本来准备和托马斯一起商议去哪里吃晚饭，然后再去哪里游玩的他们迅速地陷入到这么一场令人厌恶的麻烦当中。

　　因为车站内外聚集了大量的各地旅客还有闻讯赶来招揽各种小生意的当地人，在争吵声传开后，那些正在为长时间等候倍感无聊的旅客们出门在外不愿意多惹是非只是远远的站在远处朝这边观望，可那些在车站广场上闲逛或招揽生意的本地人则都纷纷过来围观，很快就在以托马斯他们为核心的地方形成一个上百人的人群，在外面稍远还有一个上千人的大人群。这种情形下，一直不知道躲在哪里的车站广场各类管理部门的人员只好都前来解决这场麻烦。

　　首先露面的是车站广场的2名巡警，他们在搞清楚事情的起因后，立刻宣布此类事物分属车站广场的交通秩序管理人员管理。车站的交通管理人员来了2位，在搞清楚事情的起因后，也立刻宣布此事牵涉到商业纠纷，应该由工商物价管理部门来处理。

　　工商物价管理部门的人来了，也是2位，他们在听完在场各方七嘴八舌的申告后，马上由其中1位年龄大点的对托马斯笑着说道：“这位先生，您看这也没多少钱，我看您就掏了这几块钱得了……一看就知道您也不是缺这几块钱的人，可您看看：为这点事聚集了这么多的人，多不好！”说话间，他居然还冲托马斯流露出善意责备的神情，仿佛这场面完全是由托马斯引起的。那些车夫们显然对这种结果早有预料，听到管理人员这样说，都得意地笑起来。

　　格林姆急忙问托马斯怎么回事，托马斯略微解释了几句后，他立刻跳起来大声嚷嚷道：“太无耻！太野蛮了！这算什么？这个国家还有法律和秩序吗？无耻！卑鄙……”

　　这些气话托马斯自然是不会替他翻译的，偏偏格林姆在气急之下，竟然用自己娴熟的俄语开始大喊同样的话。这下可糟糕了，当地人因为长期与俄罗斯有民间往来，好几个人都听清楚了格林姆的话，其中的好事者当场就高叫着将格林姆骂这个国家的话翻译出来！

　　群情激愤，立刻就有很多人，包括那几个车夫都义愤填膺的怒吼起来：

　　“这些洋人坐车不给车钱，还敢骂我们中国人野蛮！”

　　“他们还以为这是几十年前！还想欺负我们！”

　　“洋鬼子！不准你们骂中国人！”

　　“打倒骂中国的洋鬼子！”

　　“打倒洋鬼子！”

　　“打洋鬼子……”

　　口号一个连一个，事态急转直下。那2名负有治安责任的巡警意识到事态不对了，急忙收起幸灾乐祸的笑容，跳起来喝止大家，但已经于事无补。有个10来岁的当地少年在格林姆背后拿拳头捣他，等格林姆转过身去后，那个捣了他一拳的少年往后一缩，然后大声叫起来：“洋鬼子还想打人！”

　　这下四周人群的情绪立刻就爆发了！

　　“洋鬼子打中国人了！”

　　“揍他们！”

　　还好，那几个不同部门的管理人员都意识到事情已经不对了，急忙上前将格林姆围起来，避免冲突加剧。但还是有胳膊和腿脚从缝隙里进来，击打在格林姆的身上。

　　托马斯知道事态如果再控制不住，很可能会酝酿成一场重大的涉外事件。他一把揪住那名不知所措的巡警，大声在他耳朵旁边大喊了声：“吹警笛！快吹警笛！”

　　这名巡警总算明白过来，急忙抓起胸前挂着的警笛，鼓足劲吹起来。

　　听到警笛声，那些冲格林姆动手的人慌乱起来，有几个人已经开始悄悄往人群外溜去。可就在场面已经开始冷下来的时候，人群中突然有个声音高声叫道：

　　“警察帮洋人打我们中国人！”

　　“警察还要帮洋人抓我们呢！”

　　托马斯个头高，他伸着脖子看去，发现喊这几句话的人是2名30岁左右、东亚面孔的男子，他们两分别在人群的不同角落，都在比较靠外的地方，凭着某种直觉托马斯立刻断定：这2名男子是一伙的！

　　不好，有人想趁机插手这件事情了！他们想把冲突扩大！这个念头一闪过托马斯的脑海，他立刻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块钱的纸钞票，高高的举过头顶，大声喊道：“洋鬼子给车钱了！洋鬼子给车钱了！”

　　那2名巡警首先反应过来，急忙帮着喊叫道：

　　“都别闹了！洋人给钱了！”

　　靠近人群核心的人们先看清楚了这场景，慢慢的安静下来。托马斯注意到那2名刚才挑唆人群的男子互相对了下眼神，开始往人群外退去。但是他现在没办法管这件事情，他只能象举奖牌那样，双手高高的举着那张10元钞票，转动着让各方面的人都能看清楚。这时，远处又有几名巡警挥舞着警棍朝这边跑过来。

　　托马斯举着钱，大声喊道：“看啊！这是1867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帝国主义者又一次向伟大的中国人民投降！”

　　他的话逗得周围的人都笑起来！一些刚才还很愤怒的人笑着说道：

　　“这个洋人还真能讲笑话！”

　　“这个洋人比刚才那个要好……”

　　“就是嘛！早知道会这样，刚才骂人干啥！”

　　托马斯看到人群的情绪已经缓和下来，这时便单手挥舞着那张钞票，另一只手指着那名敲诈自己的马车夫大声喊了句：“刚才，这位先生把我从大十字的‘闲情斋’古玩店拉到这里！他要收我四块钱！大家要是觉得这个价钱很公道！我就把这十块钱送给他！”

　　“当然公道了！”那个车夫眼睛盯着托马斯手中的10块钱，急忙叫了一声。

　　但人群这次却没有叫，而是安静下来，默默看着托马斯。已经跑到这里的巡警们气喘吁吁，但都默不作声地在人群中分散开，各自用严厉的眼神扫视着还想不安分的人。

　　托马斯接着挥了挥手中的钞票，继续说道：“这几位官员来了后，就让我掏四块钱给这位车夫先生，我的朋友很生气，所以说了些过头话……对不起大家了……可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这位车夫先生向我要四块钱引起的，我就是想让大家评一下，这个价钱公不公道！”

　　那名车夫这时有点回过味来，他急忙大声骂道：“你胡说！谁问你要四块钱了！我刚才明明只要……只要一块钱！”他将脸转向人群，跳着脚大叫道：“大家不要听这个外国人放屁！他在骗人！”

　　托马斯这回没有反驳，他只是挥了挥手中的钞票，非常真诚，非常淡定的扫视着人群。嘴角挂着微笑。

　　人群中有个50岁上下的当地男子咳嗽了一声，接着慢悠悠大声说道：

　　“安尼瓦尔，你们又在欺负外地人……你们这帮怂货老干这种不要脸的事！”

　　年纪大的人说话总是有效果，他的话音落定后，周围的人都开始低声“嗡嗡”地议论起来，投向那几个车夫和管理者们的目光大多带着鄙夷。那几个已经明白事情大概经过的巡警也在用不以为然的表情看着那位岁数大点的巡警。

　　那个岁数大点的巡警这时擦了把脸上的冷汗，走过来将托马斯还举着钞票的胳膊轻轻的按下，不耐烦地说道：“行了……这事已经很清楚了，你走吧，这事你不用管了！……你！”他一指那名车夫：“你跟我们去趟车站派出所，把话说清楚。”接着他便仰脸大喊了声：“没事了！都散开！围啥呢围着！”

　　随着他的喝斥，周围的人群渐渐散去。2名巡警无精打采地带着那名差点闯了大祸的车夫就要离去。

　　“请等一下！”托马斯叫了声，捏着枚1元钱的硬币追上前：“这是他要的一块钱的车钱……给你。”

　　那名表情此刻显得很茫然的车夫犹豫着伸出手来接钱，不等他握住那枚硬币，那名巡警狠狠地一巴掌打在车夫手上，将那枚硬币打落在地。巡警冲着车夫大声喝骂道：

　　“你还不够丢人吗？”

　　骂完，他恶狠狠地瞪了托马斯一眼，拉着那名车夫向车站大楼方向走了。

　　托马斯愣了愣，慢慢弯下腰去，将那枚跌落在肮脏的广场青砖地面上的硬币拣起来。当他直起身来的时候，从身后传来几声拍巴掌的声响。

　　他站直后回过头来，看见妮可和安妮塔正冲着自己鼓掌。格林姆面部表情激动地迎上前来，一把就抱住了托马斯！

　　格林姆在托马斯耳边低声感谢道：“老托马斯，你刚才又把我从愚蠢造成的危险中挽救回来……你真了不起！”

　　……

　　4个人去租出租车的时候得知：其实从火车站到那个停靠东方快车的小站有直达的2路公共汽车，每个人五毛钱就可以到了。4人简短交换了一下意见，都觉得趁机坐坐中国的公共交通工具也不错。那个热心的出租车司机在给他们指引公共汽车站的时候，低声对托马斯说了声：“这位外国先生，你的中国话说得真好……不要为今天的事情讨厌我们伊犁……那帮人是那帮人，伊犁其实还是个好地方。”

　　托马斯很意外的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今晚车站广场的名人，他对这名热心为他们指路省钱，连生意机会都放弃的出租车司机善意的笑了笑，轻声说道：“有您这样的好人，这个城市我就觉得还不错。”

　　在公共汽车上，自然是托马斯和安妮塔坐在一起，妮可拉着格林姆笑着坐到汽车的后排去低低谈笑。车上的人不是很多，乘客都有位坐，但托马斯注意到车中央通道上方的金属抓手杆被磨得锃亮，通道下方的木条地板也被踩得凹凸不平，就知道高峰情况下这路车肯定特别拥挤。这里的公共汽车不用象伦敦战时那样烧木炭，但战争毕竟已经进入第5个年头了，民间专用的低标号汽油导致发动机在行驶当中不时发出“劈劈啪啪”的爆裂声响。

　　“你干吗还抓着那枚硬币呢？莫兰特博士。”安妮塔突然低声笑着问道。

　　托马斯低下头去，才发现自己的确在手中还捏着刚才那枚从广场地面上拣起的硬币。他叹了口气，将硬币放回到自己衣袋中，双掌互相慢慢搓着，同样低声说道：“安妮塔，昨天下午以后，你就该叫我托马斯了……要是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叫我老托马斯。”

　　安妮塔回头往后看了一眼，然后将头靠近托马斯的肩头，低声说：“妮可好像是有点真心喜欢上格林姆了。”

　　托马斯侧脸看了安妮塔一眼，心中不得不承认这姑娘确实长得不错，可此刻这位美女在旁，他却一点也鼓不起兴致来，便轻轻叹了口气，慢慢说道：“格雷博士人确实不错……他其实还是个大男孩，心眼不坏，人又长得英俊……以后等他成熟后，会有更多的女人喜欢上他的。”

　　“你也不错啊。”安妮塔突然说了这么一句。等托马斯扭过头去，只看见安妮塔正转过脸去看着窗外的夜色，脑袋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发梢上传来很好闻的淡淡香水味道。托马斯想了想，伸手很自然地搂住安妮塔的肩膀，一起向外看去。

　　因为车上的乘客少，车内的温度偏低，车窗上一半都是霜花。透过霜花的间隙，托马斯看到路旁在还没有完全黑透的夜色中掠过的树木、建筑、还有寥寥无几的行人与车辆，耳旁只能听到发动机的怪响，以及车辆行驶时发出的各种响动。冬夜中的伊犁街道，显得那么清冷。安妮塔将一只手放在托马斯搂住她肩膀的那只手上，将脑袋向后靠了靠，靠在托马斯的肩窝中。托马斯能够感觉到她的呼吸节奏，还有她那只手的柔软与温暖。于是，在这个寒冷的夜里，他本能地将姑娘搂得更紧一点。

　　“老托马斯，你的肩膀枕着真舒服。”安妮塔微微闭着眼轻声说道。

　　托马斯突然间想起来：这句“你的肩膀枕着真舒服”第一次听到还是很久以前，自己第一次和女人上chuangzuo爱后，有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姑娘这么说的，此后，每一个在自己肩膀上靠过的女人都会这么说，包括苏珊、包括斯泰德夫人，也包括那位可怜的多拉……

　　一种莫名的惆怅突然袭上托马斯的心头，他回顾往昔，发现每个说过这话的女人最终都会离开自己。也许，这句话就是一句魔语？女人们对自己说出来之后，冥冥之中就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再将她们与自己的命运之路轻轻的拨开……

　　想到这里，他将姑娘搂得紧紧的，心中在说：觉得舒服，那你就多枕一会儿吧姑娘。不论你到底是谁，也不论以后你又会去多少个男人身旁说出同样的台词，甚至不论以后你我会不会拔枪相向，但至少此刻因为你在我的怀中，让我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在这辆寒冷的公共汽车上多少还有点温暖……

　　在公共汽车就快要到那个伊犁郊区的小火车站时，公路上突然出现了2辆分列停靠在警车！篝火在公路旁被点起，警车的大灯都亮着。1名手持步枪的警察站在公路中间，冲着这辆公共汽车挥舞着1只红色灯光的手电筒。

　　格林姆抓着通道上方的金属杆来到托马斯身旁，看着前方的警察检查哨，紧张地问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孩子今天真是被吓着了！托马斯心里说道。他收回搂在安妮塔肩头的手，用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格林姆的后背，眼睛看着前方安慰地说道：“应该和我们没关系……至少和刚才那出闹剧没关系。”

　　车停后，2名警察跳上车。其中1个手持步枪，站在车门口，另1个手里拎着手电筒站在走道上，大声请乘客们都坐下，都将自己的证件拿出来，说是要进行例行的打击车匪路霸检查。托马斯急忙小声地向格林姆他们做翻译，让他们都把证件掏出来，配合警察的例行检查。他满意地看到：妮可和安妮塔都是耐着性子在听完自己的话后，才开始去掏证件。

　　托马斯注意到路旁还有2名警察手里端着步枪，神色冷峻地观察着车窗内的动静。还有1名警察拿着手电筒弯下腰去，仔细查看汽车的底部。公共汽车后面，也有2名警察，1个端枪，另1个爬上车尾外部的梯子去查看车顶。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有2名身穿便衣的男子站在警车后的暗影里默默注视着这一切，陪同他们的是这个临时检查站的带队警官。说是他带队，是因为托马斯发现现在的警察在搜查完自己负责范围后，总是要向那名警官喊一声，而那名警官却一直陪着那2名便衣男子。

　　“这要是例行检查都怪了！”格林姆就坐到托马斯他们身后，手里举着自己的护照低声唠叨道。

　　“格林姆，不想惹麻烦就别多嘴！”这次托马斯没客气，他举着自己的护照，看着车厢前方的警察喝止住格林姆。

　　检查结束后，有位忘记带自己身份证件的中年女乘客被警察带下车，这辆公共汽车被放行。就在这辆公共汽车通过警车后不远，迎面又有2辆警车呼啸着经过。

　　小车站的附近，居然有家不算太小的2层楼的餐馆。从公共汽车站看过去，只见里灯光明亮，人身鼎沸，居然还传来他们4人熟悉的江南丝竹乐的演奏声。餐馆的门口，2名身穿东方快车公司行李生大衣的小伙子站在那里和1名餐馆的伙计聊天，让人一看就明白餐馆里正热闹进餐的是些什么客人。刚才在路上警察检查时的肃杀和眼前热闹的景色对比起来，真象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们也去和大伙吃饭吗？”指着那热闹的餐馆，托马斯问安妮塔。

　　这回是妮可回答他，妮可挽着格林姆的胳膊，笑着指着另一边的1栋建筑说道：“我们为什么不去试试那家呢？”

　　托马斯向那边看去，不由得脚底一软，失笑道：“那可不是餐馆……那是中国特色的娱乐场所……不过呢，那里也应该有食物，就是稍微贵点……”说这些话的同时，他心里在嘀咕：这位倪小峰局长还真会挑见面的地方啊！

　　只见在小站大门另一边，妮可所指的的那栋3层楼的建筑物顶端，彩色的灯光照着一块巨大的招牌“英雄本色自唱娱乐楼”！

　　在楼门内2名身穿夸张式样彩布大衣的伙计满脸堆笑的小跑出来迎接他们时，格林姆好奇地问托马斯：

　　“怎么会有人把这么大的娱乐场所盖在郊区的小火车站旁……难道经常有列车停这个小站过夜吗？”

　　托马斯笑着指了指自唱楼门前停放着好几辆小汽车：“那些人可不是坐火车来的……越是这种地方，越要往郊区盖。”

　　“有姑娘？”格林姆立刻明白过来，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张目四顾，很快就有了新发现：“瞧啊，那边不远还有一栋小楼，也亮着彩灯……还有一栋在更远点的地方……”

　　托马斯顺着格林姆的目光望去，大笑起来：“那是家桑拿……再更远的地方好像是家旅馆……诸位，我们好像是正在伊犁本地的高档娱乐中心地带。”

　　“噢，这里都是妓院吗？”妮可大大咧咧地问道。

　　“这种地方干吗要在离城市这么远的地方修呢？我还是不明白……”安妮塔也来凑趣。

　　格林姆这次特别明白：“这是为了让政府当局能有点面子，也是为了不让普通民众看到平时都是什么人来这种地方。我分析得对吗？老托马斯。”

　　托马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竟觉得有点尴尬，他急忙对茫然不知所措的门口伙计用汉语说道：“我们四个人……你们接待女宾吗？”

　　伙计陪着夸张的笑脸，大声嚷嚷道：“瞧您说的，我们这儿什么客人都接待……里面，招呼先生小姐四位！”

　　就听着被这2名伙计撂起门口挡风的棉帘内，灯光耀眼的门厅里传来一众脆生生的女声召唤：“知道了！欢迎贵客先生小姐四位！”

　　在耀眼的灯光和音乐声中，踏进大厅的一行人看到：6位打扮得花枝招展，脸上抹得五颜六色的女孩分列2行站在大厅内，正夹道冲着他们笑着。迎面，沿着这些女孩形成的夹道1位身穿欧式晚礼服的中国女子，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脖子上不伦不类地挂着一副小小的翠玉长命锁，正款款而来，她的手还向前面伸着，嘴里热情地喊叫道：“尊贵的客人们！我代表大伙欢迎你们！”她与这4个人挨个热情地握完手后，扭头就向楼梯上喊道：“同乐们，下来招呼客人！”

　　一阵欢声笑语当中，足足有10来个同样身穿欧式晚礼服，但年纪要小很多的姑娘笑嘻嘻地从楼梯上簇拥而下。一下子就将他们4个人围在中间。

　　此情此景，托马斯和格林姆面面相觑，格林姆在嘴里念叨道：“天啊，这才是在伊犁……怪不得保罗他们呆那么久都不愿回英国……天啊，这才是在伊犁……”

　　妮可咯咯的笑起来：“太棒了！我一直想见识一下中国的妓院呢！”

　　听到妮可这话，那位先前和他们握手，岁数不小的女人笑着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道：“不，不是妓院……我们这里是自唱楼……在中国，没有妓院。”

　　托马斯脑子里彻底的晕了！

　　……

　　托马斯他们刚才在路上遇到的持枪警察，是伊犁交通警察支队的武装中队成员。

　　1867年5月建国后，按照早在南京就与议会商定的协议，中央政府放弃对各地治安警察的管辖。各地的警察属于地方，直接对地方行政主官和地方议会负责。军队归中央，警察归地方，这是留学美国多年的容闳总理所宣扬和坚持的一贯主张。

　　除了政治案件、跨省案件，以及重大刑事案件由中央政府的内务部管理外，其它各类法律秩序的维持都由地方警察各自负责。但老实的容闳没有想到，他亲自主持内阁会议讨论通过，并提交国会表决通过的《交通警察训练及管理条例》却是两位国父设置的圈套。

　　到1890年的时候，从法律上说，各地的警察事务都是由地方政府和地方议会控制，但唯独交通警察例外！容闳退休后曾经懊悔地对自己身边人说道：“知道吗？我这下半辈子每当回想起自己在国会提请议员们表决通过《交通警察训练及管理条例》的时候，按照那两位国父教我的对议员们说那句‘全国的道路是相连的，因此交通警察体系也应该是一体！’的场景时，我就成晚成晚的睡不着觉……”

　　调度动用军队需要很多复杂的法律程序，可调动交通警察就不同了。建国战争名将林建华对2位国父的忠诚是不庸质疑的。此后，凡是中央政府，通常都是内务部需要某种程度上的武力支持时，交通警察的身影都会出现。当初据说是为了打击车匪路霸，每个城市的交警支队都会养1支所谓的武装中队，每个省也都会有1支武装交警支队，在交通警察总局编制内更是有1支人数在6000人左右，装备精良的武装交警总队。还好，让容闳略微宽心的就是这支武装交警总队的驻地不是北京，而是在中国的交通枢纽河南郑州。而且，这支武装力量的管理部门是交通警察总局，而交警总局是隶属政务院直属的。

　　“总有一些麻烦是要动用武力解决的，”若干年后，杨沪生笑嘻嘻地对容总理解释道：“你也总有一天会体会到这样安排的好处。”

　　对于杨的话，容闳不置可否。总之，在他在任的时候，每当他去各地视察时，看见站在马路旁边持枪警戒的是那些所谓的武装交警时，据工作人员回忆，容闳总理总是紧紧的闭上眼睛……

　　负责对外情报的国家机构是没有权力在国内动用武装力量的！这是法律所严格禁止的行为。但是，当今晚来自上面的命令要求伊犁交通警察派出武装中队追捕几名在东方快车上准备做案的恐怖分子时，伊犁市的交通警察当然会很配合。“凡是涉及到对交通秩序或交通设施及工具造成危害的突发事件，交通警察都有权行使治安管辖权。”这可是《交通警察训练管理条例》上明文规定的！

　　当然了，国家其他部门为了保障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主动提供协助那也是在所难免的！带队的交警领导明白：在具体执行时，该谁协助谁，弟兄们一定得清楚，否则也不用在待遇优厚，社会地位高的交通警察系统里混了！

　　就这样，倪小峰的手下派出的手下们就分别“协助”武装交通警察开始了对涉嫌预谋杀害重要贵宾的杀手们的抓捕！

　　利用东方快车的停车站点调整进行的抓捕行动开始后，那个嫌疑名单上排在第2位的，来历可疑的弹奏古筝的姑娘就不见了！

　　无疑，她就是那个该抓的对象之一！所有的抓捕力量顿时有了次要目标。说次要目标，是因为还有一名嫌疑名单上的成员，那名来自迪化铁路段的火车副司机也不见了！而在嫌疑名单上，那名副司机排在她之前。至于名单上排在第3的那位列车员，原来是个地下贩毒团伙成员，在边境上接到了来自俄罗斯的毒品准备带到上海去交货。他携带的毒品数量显然已远远超出了死刑的量刑标准，在被警察堵住后，便毫不犹豫地服毒自杀了……

　　天黑以后，火车副司机在伊犁火车站内被抓住。他的实际身份迅速被查明：原来他是一名前喀尔喀分裂运动分子，前些年伪造身份混进了铁路部门。曾经和警察没少打过交道的他在警察们开始动手前就有所察觉，仗着自己对铁路沿线地理环境的熟悉企图逃脱！

　　那个女人去哪儿了？负责抓捕工作的伊犁当地倪小峰所辖系统的负责人冷汗直流：他可是知道眼下在伊犁的这位总部领导的工作风格，特别是私下里同僚们都流传着关于这位领导的外号“小阎王”……

　　竖琴没有跑远，在下午刚刚接上头的“萨克斯”的帮助下，此刻她就躲在东方快车上所有人都不会明白的角落里。此刻，她戴着萨克斯给她的耳塞，尽量让自己躺着舒服点。脸旁还放着1瓶水，水瓶里还插着吸管，方便她不用活动身体就可以饮水。对于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杀手而言，1瓶水已经可以让她活4天了。

　　为了在萨克斯来接应自己以前，打发这难熬的时光，竖琴开始胡乱想一些事情，这样，时间就能过得快点……

　　“竖琴”此前为了替换上车在伊犁只生活过两天，她并不喜欢这个城市。她这些年去过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是为了完成自己所属组织“黑色独奏”的业务。别说在伊犁这种边塞小城，就是整个中国她都不喜欢。对于这个自己父母多年前逃离的国度，她除了厌恶还是厌恶――不是仇恨，只是厌恶。

　　没什么好仇恨的！虽然在自己童年的时候，父母没少向自己灌输过对那个东方遥远国度的仇恨，但她也很小就发现：只要在悉尼或惠灵顿的大街上碰到与中国相关的事物时，自己的父母立刻就会有很大的情绪反应。她很小时还发现：凡是有关那个遥远国度值得在回忆中骄傲的事情，父母都会称其为“大清”，而在表示仇恨或鄙视的时候，他们则会称其为“中国”……

　　确实没什么好仇恨的！出生在新加坡，从小跟着父母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跑来跑去，不知道何处是自己的定所。与成日沉浸在鸦片当中的父亲不同，体形已然肥胖的母亲，那个年轻时以仪态美丽而闻名皇城的格格，她非得坚持要对自己进行所谓“符合身份”的教育：不让自己上学，而是亲自教自己弹古筝、画中国画、背中国诗词、写中国字、练习中国剑术、练习法语和希腊语……真是一段孤独痛苦的岁月！更可笑的是自己那位出生在海船上的哥哥，20岁还不到就潜回中国，说是参加了一个什么组织行动，要为死去的亲人们报仇，还要为活着的亲人夺回白山黑水什么的。临走前，这个从小就令所有人害怕的哥哥居然还对当时才7岁的自己叮嘱道：“玫儿，你不是男子汉，但有时候女人也可以干成大事！你一定要长得漂亮，要多才多艺，有一天你的美貌将是最厉害的武器。”

　　哥哥跟着那些普遍年龄比他大的人去了遥远的中国。果然很遥远，因为那些人再也没有回来过……

　　从那以后，所有有助于自己“长得漂亮”以及“多才多艺”的事情，母亲都会很凶恶的让自己去做。这些事情里面包括：不准睡软床，一定要睡硬板床以保证腰板的笔直；睡在硬板床上时要用丝巾绑住双腿，避免双腿长得不够直；最恶心的是母亲还拿来一只陶土坛子，让自己……母亲的眼睛眯着，神情狂热地说道：“只有这样，将来和你上chuang的男人才会觉得更舒服！”……真是想想都恶心……

　　没有等母亲所念叨的贵人出现，在她十二岁那年，传闻中的那个国家对他们这种人的海外追捕又开始了！如同很多次一样，接到警报的父母又急急忙忙变卖家私，准备带着自己开始又一次长途迁徙。还好，这次在澳大利亚，接到好心邻人的举报，当地政府官员找到了自己的父母，告诫他们说：你们的孩子必须要去学校读书，否则按照法律我们就会剥夺你们对这孩子的监护权……

　　父母依旧四处迁徙，母亲的几件珠宝换取了自己进布里斯班的一家女子寄宿学校读书。一个十二岁的东方女孩第一次上学，期间的艰辛可想而知。多少次，学校的那些高年级的女生成群结队地将自己堵在校园里某个角落里，讥笑地说道：

　　“嗨！听说你还是个贵族，你是公主吗？”

　　“你的豪华马车和水晶鞋呢！公主！”

　　“伺候你的宫女和阉人呢？你没带她们来上学吗……”

　　每逢这个时候，除了在心里咒骂曾经对校长炫耀过自己所谓身世的母亲，对眼前这些无知的女孩们，她没有任何仇恨，只是厌恶，就如同她也厌恶那个自己从来就不知为何物的大清一样！

　　只有一次，她动手打了人。

　　那次，又被高年级的那帮女孩堵住后，她抱紧课本忍受着惯常的奚落。有个血统是法国，出生在墨尔本的女孩突然伸手抓了一把她的胸，然后笑着对周围喊叫道：

　　“瞧啊！这个中国公主还是个平胸呢！”

　　周围那些年龄只有14、5岁，但各个胸前都已经发育得鼓鼓囊囊的白人女孩子们都大笑起来。也不知道怎么会事，她就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一种什么东西突然炸开了！她跳起来，用一个学自母亲给自己找来的师傅之一，据说是北方武林什么大家的教过的招式，利用自己腰肢转动力量，松胯弹腿，狠狠一脚就将那个说自己平胸的女孩踢翻在地！

　　于是，在那个下午，在布里斯班的女子寄宿学校校园里，惊诧的教工和学生们看到：平素那个性格很沉静的中国女孩在后面追着，前面奔跑尖叫着一帮年龄比她大很多的高年级女生。每当她追到一个，她就出手将对方飞快绊倒，然后恶狠狠地在对方胸脯上跺上一脚！接着，便去追打下一个……

　　闻讯赶来的学校警卫，一个退休的皇家海军陆战队老上士，在发现大喊没有用后，只好挥舞着警棍，威胁地朝这个看上去已经发疯的小姑娘扑过来。她扭头就跑，老警卫手里拎着警棍气喘吁吁地追着，后面还有那些想看她的下场的高年级女生，更后面则是一大堆看热闹的学生。此情此景，让一些负责授课的老先生老小姐们看了后不禁摇头，大叹世风日下。

　　这出闹剧的高潮才刚刚开始：在跑过体育课室时，她突然看到1把用来练习击剑的花剑就放在课室的授课台上，她想都没想，冲过去就将那把花剑抓起来。这是一把欧洲式的比赛练习剑，没有开刃，剑身也比她小时候用过的龙泉剑要软很多，但这对她来说已经足够！

　　“姑娘！你把剑放下！”那位退休的海军陆战队军士大喝了一声，将警棍交到左手后快步冲上前来，他不假思索地做了个娴熟的欺骗动作，并且已经做好了侧身滑步的准备，单等对方因为紧张而贸然出招后，一把抓住对方的剑身，从而结束这场滑稽的闹剧。

　　突然间，老士官觉得左手的手腕某个部位突然一麻，然后警棍掉落，接着便觉得自己的喉咙上有个冰凉的东西飞快地划过。“这是你的职业，我不想伤害你！”他昏迷前听到耳旁那位东方姑娘这样说的时候，耳后面因为被剑柄砸了一下，整个人已经瘫倒在地。那些本来追在后面的女孩们吓得四散而逃……

　　这场闹剧一直到当地警方力量到达学校后才告一段落。期间，除去那名充任警卫的前海军陆战队军士被击晕外，其她受伤的女孩，与其说是受伤，还不如说是受到了惊吓。

　　“校园血案！一名亚裔学生持械击伤多人”

　　“远东的公主？行凶者的身份神秘”

　　“一起少女性发育比较引发的血案”

　　“女子学校不能对暴力说免疫”

　　“性、谎言、暴力――女子寄宿学校陷入罪恶？”

　　“我再也不敢说自己的胸比谁大了――血案幸存者的叙述”

　　……当地大小报纸早就为沉闷的南半球生活而苦恼，猛地有了如此生动的素材怎可放过？不同侧面，不同体裁的文章、漫画、打油诗纷纷向公众们描述这一古怪的喜剧。当地议会的议员们自然也责无旁贷地介入了这个事件，要求学校严厉处理该恶性事件。当地警察局在短暂关押女孩一天后，经过交涉，又将女孩交回学校处理――毕竟当事人只有13岁。

　　女子学校为此事遭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是肇事女孩的父母可是给过学校一大笔钱，校董们开会商议后，决定还是去函，要求女孩的父母尽快赶到学校来，当面商议解决这个问题以及赔偿的事宜。校董会主席甚至已经写好了信函，准备在女孩的父母来到时交给他们，他可以保证：凭自己的这份信，远在惠灵顿的另一家女子寄宿学校一定会收下这个女孩。

　　这天下午，2个东方男子出现了，他们出示了一大堆证明和授权，在警察局1名警官陪同下前来与女校交涉：证明这两个男子有权带走那个惹了麻烦的女孩，因为那个女孩的父母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不能来布里斯班。在谨慎地查验过这些文件，并且在若干份文件上签字后，两个男人又将一张数目合适的支票交给校方后，一直单独住在宿舍舍监宿舍的女孩被交给了这两个男人。看着姑娘在当地警察的陪同下，上了那两个男人驾来的马车，校长和主任都长舒了一口气：麻烦终于远去了！

　　这是一个澳大利亚大陆正常的夏天：一月份的下午气温并不十分炎热，天气不好也不坏。几棵树叶稀疏的橡树歪歪扭扭长在通向市区的路旁，树叶上落满了灰尘。距离路边很远的荒丘上，可以看见一群不见主人的绵羊在游荡着。

　　“你们不是我父母的朋友。”等那名当地警官骑着自行车从另一条岔路上离开后，一直坐在马车里不吱声的她突然说道：“我父母的朋友说中国话时都是北京口音，可你们互相说话的时候也不是北京口音……还有，你们两个都把枪别在腰上的枪套里，可我父母的朋友们只会把手枪藏在衣袋里……”

　　赶车的年轻男子回过头，看了她一眼，叹了口气，回过头去专心赶他的马车。坐在她旁边的男子也叹了口气，撩起外套的下摆，从腰间的皮套里掏出一只小酒壶，然后眯着眼对她说：“姑娘，你很有心，可你最好不要再问了……等一下到了车站，我们就一起去悉尼，到悉尼以后我们回把你交给领事馆的人，他们会送你回国……你想回国吗？”

　　“我父母呢？”她毫不为其所动，紧紧逼问。那个赶车的年轻男子又叹了口气，但这次没有回头。旁边的男子喝了口酒，然后神情很不耐烦，好像她不应该问这个问题似的用责备的目光看着她，终于，他开口慢慢说道：

　　“都死了……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找到他们的时候，一个吞鸦片，另一个因为开枪拒捕被打死……我们一直在找你，要不是悉尼有家广播电台报导了你在学校打架的事，我们可能还得多找一阵子呢……”

　　“为什么非要抓我们？为什么？”她哭了，不知道是因为得知父母的死讯，还是因为得知就要回到那个她厌恶的国家。

　　“总有些人拿你父母说事，在国内搞破坏，搞颠覆……光是去年用你父母的名义组织的那起海外捐款活动，就至少赞助了三个在国内搞破坏的犯罪组织……其实，那天我们找到你父母的时候，只是准备把他们带回国……没想到他们的反应这么激烈，特别是你母亲……这些事和你没关系，上面说要把你带回国，找个好地方给你读书……以后就在祖国正常的生活吧，姑娘……”旁边的那个男人态度真诚地不断说着。

　　其实，她什么也听不见，就算听到了也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母亲的反应早在她的预料之中，她记得不止一次听母亲唠叨如何痛恨那些夺走她家的江山，杀死她众多亲人的暴民们，并发誓要是他们来抓她，她就开枪！但父亲的反应真是出乎她的意料：印象中，自她懂事起父亲就沉浸在鸦片的世界里，从来不见他参与过母亲张罗的那些事。在那个圈子里，没有人看得起父亲，虽然大家见到他时总会叫一声“贝勒爷”。

　　她还记得：每当自己因为没有达到母亲交待的各种功课要求，头顶着书本，站在墙角罚站的时候，只要父亲当时没有在抽大烟，他总是会过来默不作声地用一本很薄的书换过自己头顶那本厚书，然后用他那干瘪颤抖的手摸一下自己的肩膀，长叹一声：“孽障啊……”

　　不去，自己绝对不去那个所谓的祖国！她在心里这样叫着，情不自禁地向车外看去。这时，马车已经到了布里斯班的近郊，周围开始出现一栋栋的房屋和庭院。已经开始降临的黄昏中，路上不时的有坐汽车、马车，或者骑马的人经过。

　　注意到她向车外打量，旁边的男子微微笑了笑，大声地对前面赶马车的小伙子叫道：“小王，给小姑娘露一手。”

　　正在赶马车的小伙子闻听此言，头也不回，只是用左手抓住身旁的马车挡板边沿，也没见怎么使劲，就见那块被烘烤油漆处理过的木板被捏得粉碎！

　　“我让你露一手，你怎么就把马车给搞坏了！”身旁的男子不满地说道：“等一下给租车行还车的时候还得赔人钱！你不知道咱们的经费很紧张吗？”

　　赶马车的年轻男子回过头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身旁的男子无奈地摇摇头，意犹未尽地用手指了指他，然后扭脸对姑娘说道：“知道你学过两天武功，但你最好不要在淮南鹰爪门的正宗传人面前打什么主意……你母亲请人给你交得那点谭腿，还有剑法什么的，也就是些花拳绣腿……”

　　“吆呵！这是在澳洲大街上还是在前门外的天桥啊！我瞅着怎么象有人在摆地撂摊啊！谁不是花拳绣腿，出来蹓给大爷我瞧瞧！”一个特别油腔滑调的声音在马车旁响起。她熟悉那个声音，就是当年教自己腿法的师傅，母亲让自己叫他“岳师傅”的人。她循声望去：只见身穿黄色风衣的岳师傅骑在一匹马上，出现马车旁边与马车并行，用手一推头顶本来盖着的宽沿帆布帽，露出一张嬉皮笑脸的脸。

　　马车停住了，马头旁站立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也穿着当地牧人的装束：黄色的风衣，黑色的皮靴，带有碎布条的牛仔裤，头顶也戴着宽沿的牛仔帽。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静静地看着马车上的人，手紧紧地攥住马缰绳。在周围，又有几个身影慢慢靠近过来。

　　身旁的男子一点也不紧张，他笑着对岳师傅说道：“老岳，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没出息，还是这副八旗混混样！”

　　岳师傅笑了笑，那张虽经仔细保养，但毕竟遮不住年华以逝的脸上堆起了很多细小的皱纹：“没办法，风里来雨里去为主子办事，再不找点乐呵，这日子就更难过了……那有您吴大人过得滋润啊……闲话休提，把格格留下，你们走，今天这事就算完了。”

　　这时，自己身旁这位姓吴的男人突然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接着边笑边说：“老岳啊！不是我说你……以前咱们照面，那次不杀得天翻地覆的，可你瞧瞧你自己今天这样……哈哈，还主子、格格呢！这么个小姑娘，你们都不放过，还要利用她去当大旗骗口饭吃，你们也落魄得够可以的了……主子……格格……大清都完蛋30多年啦！你还发梦啊……”

　　岳师傅瞪大了眼睛，脸上露出少有的庄重神情：“姓吴的，大清在中国是完蛋了，可在这！”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膛：“在这他还在！我姓岳的生是八旗的好汉，死是大清的忠鬼！……你堂堂吴大人，该不会拉下脸来拿我们格格做人质吧？”

　　姓吴的男人将手轻轻搂住女孩的肩膀，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失望地摇摇头：“老岳，你们就来了这么几个人？”

　　岳师傅咬了咬牙，又看了眼车厢里的小姑娘，然后恨恨地说：“要不咱们一边出一个人，手底下见真章，我们赢了你还格格，我们输了立马扭头就走……”

　　姓吴的男人扑哧一声又笑了：“老岳，这么多年没回北京天桥听书，这《连环套》你可没忘啊……你当我是什么人？跟你们这帮海外犯罪团伙讲江湖规矩……都把家伙扔地上，向祖国人民投降，争取宽大处理才是你们现在最应该做的……”

　　他的这番话导致周围已经包围住马车的人大怒，可又怕小姑娘受到伤害，局面一时间僵持起来。街上经过的人们见惯了牛仔们平日的私斗寻仇，远远的都躲开了这段道路。肯定已经有人去报警了，也许再过10多分钟，大队的警察就会来了。

　　岳师傅咬了咬牙，无奈地看了眼车中被控制住的小姑娘，突然翻身落马，就在街道上灰土之中向马车上磕了个头，抬起脸时已是泪流满面。他哽咽着大声说道：

　　“格格，奴才给您叩头了！前些日子奴才没用，得到消息晚了，没能护住贝勒爷和福晋……今天，为了光复大清的江山，奴才怎么着也不能让格格您落乱臣贼子手里！格格，您多担待！……动手！”

　　随着岳师傅的这一声暴喝，四周突然响起一阵呐喊：“不准动！举起手来！”

　　从房顶上，路旁的灌木后闪出了10来条身影，黑洞洞的枪口对准马车旁的每一个人。岳师傅刚有所动作，就听得2声枪响，他摔倒在土尘中，身体抽搐着。

　　姓吴的男子站起身来，环顾着四周自己这边的人已经控制了局面，有人正迅速地冲过来给在场的人带上手铐。然后，他低下头，从马车上居高临下地对还在血泊里挣扎的岳师傅怜悯地说道：“老岳，这么多年了，你连选埋伏地点的习惯都没变……办点事还那么多话罗嗦……啧啧，真是长进不大……”

　　“我是惠拳门的第四代弟子罗刚！我想跟这位鹰爪门的王兄弟切磋一下！”那个本来拉着马缰绳的汉子这时突然大叫起来，一边叫一边闪身躲过要抓他的2个人，但他并不还手，只是躲避着大叫：“就是切磋一下！我师傅告诉我鹰爪门的招式我们惠拳门能破……”

　　他的身法灵活极了，想不到他那么魁梧的身材，仅仅靠着步法和身形的变化，竟然躲过了对方好几下擒拿。

　　“等一下！”姓吴的男子大声叫道：“小王，他说得是真的吗？”

　　看到那名男子的躲避动作，坐在马车前部的小王立刻兴奋起来，本来就有点跃跃欲试，听自己的领导这么问，他急忙回答道：“我师傅是说过南方有个什么惠拳门，专门喜欢琢磨怎么对付我们门派的武功……想不到在这能碰上！”

　　“嗯……”姓吴的男子略微一沉思，接着便指着那名身魁梧的男子叫了声：“打断腿！”

　　即刻响起枪声，那个男子已经翻腾在空中，企图躲避子弹，但立刻被击中，重重地摔落在街道上的尘土中。一名持枪男子跑过去，小心的查看一下，仰脸对站在马车上的领导汇报道：“死了……他自己乱翻，子弹打心脏上了。”

　　“死了就死了吧……”姓吴的说着，拍了拍小王的肩膀：“没办法，既然他可能跟你的水平差不多，那一路上押送时逃跑的可能就很大……”说着，他大喊一声：“把车开过来！押俘虏上车！撤！”说罢，他不理会还在看着尘土中的尸体发呆的年轻手下，径直跳下马车，走到旁边的一个住宅后面，在那儿，几名当地警察正无聊地等候着。

　　看见这个中国人过来，当地警察的头目走过去态度冷淡地跟他打招呼。两人公事公办地交谈了几句。这时不远处突然响了一声枪响，于是两人便握手告别。然后那名当地的警察开始走进那栋已经撤离了居民的住宅内，拨打电话，让自己早已等待多时的警察同僚们过来打扫现场，顺便去查查远处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等那位姓吴的男子回到现场，小王却很紧张地告诉他：刚才，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那个小姑娘不见了！

　　“不见就不见了吧！”姓吴的男子看到自己的手下很难过，很破例地随口说道：“本来她也就是个诱饵……算了……这事的报告我会帮你写……下回注意点。”

　　当他们撤离的时候，谁都不会发现，小姑娘其实就扒在马车底部，紧紧的，一动不动地扒在哪儿，直到这辆马车被还给租车行……

　　1个小时后，当小姑娘从车底爬出来后，她意外地发现面前出现了2名男子。其中一个岁数年轻点的一把抓住她，同时捂住她的嘴。另一名中年男子默默看着她，然后轻声说道：

　　“刚才他们准备搜车底的时候，附近那声枪响是我打的……是我救了你。”

　　“古师傅……”平静下来的小姑娘认出这是自己母亲请来教过自己5天剑法的师傅。

　　“不要这样叫，你母亲已经死了……古师傅这个人也就不在了……以后，没外人的时候，你可以叫我钢琴。”那名男子最后一句话是用英语说的。

　　“对，你还可以叫我鼓手。”松开她嘴的年轻一点的男子笑嘻嘻地补充到……

旅寄5

更新时间2006-3-21 19:30:00 字数：18555

　问明各类服务的价格后，托马斯他们要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自唱包间。那位满脸涂着厚厚一层粉的女经理看来是很会做生意：在得知托马斯他们还没有吃晚饭后，立刻叫人拿来餐牌让他们点餐，并且表示要是客人对本楼的餐饮不满意，她还可以叫对面的餐馆送餐。为了体现对这些来自异国他乡，初次光临自唱楼的贵客们的热情，她还慷慨宣布今晚这4位客人的花销一律打七五折！

　　晚餐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格林姆和妮可就兴致勃勃唱起歌来。从他们的吐字和对气息的控制就可以看出他们俩都受过那么点基础的声乐训练，但因为是初次玩这种游戏，又加之两个人都有点故意开玩笑的意思，这里仅有的几首英文歌曲还是被他们唱得怪里怪气难听之极。那位留在房间中负责帮他们选歌操作设备的同乐小姐被他们两个逗得连连发笑。

　　托马斯和安妮塔相偎在沙发上，态度亲昵地吃着各类点心和水果。偶尔，当他们抬起脸来看格林姆和妮可的胡闹时，脸上也带着恰如其分的宽容和欣赏的表情，简直就象是一对夫妻在看着自己顽皮的孩子！期间有过那么一次目光交汇，托马斯和安妮塔都发觉披此的神情也是够滑稽的了，便都无言的轻笑起来。

　　终于格林姆和妮可算是暂时尽兴了，扔下话筒又跑回沙发上来吃东西。格林姆上身这时已经脱得就剩下衬衣了，满脸大汗。他大大咧咧地坐倒在沙发上，搂着妮可的肩膀冲托马斯嚷嚷道：“太棒了！老托马斯，从伦敦出发后到现在，我这才找到旅行快乐的感觉！”

　　妮可抓着一串烤羊肉吃着，听到格林姆的话，好奇地问道：“你们在俄罗斯境内没有玩过吗？格林姆，你不是说你们两个在俄罗斯境内游玩了好多天吗？”

　　托马斯微笑着，带着一丝旁人难以察觉的责备冲格林姆挤了挤眼，然后对妮可说：“我们在俄罗斯的旅行体会的是另一种乐趣：是刺激和惊险。”

　　“哇！”妮可叫起来：“是什么样的刺激和惊险呢？”

　　“知道吗？”格林姆开始编故事：“有一次，我和老托马斯在俄罗斯荒野上旅行时碰到了狼群……很多狼向我们的马车扑过来！托马斯和我拿起枪就打！可那天我们遇到的狼真不少……足足有上百只……”

　　妮可很配合地随着格林姆的故事爆发出各种尖叫，完全象个不懂事的姑娘。她的精彩表演，刺激得格林姆越讲越来劲，甚至连一些细节都栩栩如生地从他的口中被讲述出来。

　　就在这时，刚才说是出去招呼其他客人的女经理又回到这个房间。她没有打断格林姆讲故事，而是识趣地坐在沙发上态度很自然同托马斯和安妮塔碰了一下酒杯，然后就冲那个坐在自唱机前，一脸茫然的同乐姑娘使了个眼色。那个姑娘起初没有领会到女经理的意思，直到女经理又用眼色示意了一下杯盘狼藉的茶几几面，这才忙不迭地起身，拿起一块抹布清理起沙发前的茶几。

　　小姑娘和她的女经理之间缺乏默契，她们应该不会是长期的管理和被管理者的关系！托马斯在心中判断道：但那个小姑娘刚才操作自唱机的时候非常熟练，对房间内的其它设施也很熟悉，这就说明小姑娘不是新来的，那么，新来的可能是这位面容被粉遮得严严实实的女经理了，但是她却通过各种话语和行为极力让自己显得是在这里做了很久的样子。为什么？她为什么要掩饰？

　　目光投在女经理胸前那只与她全身装扮极不协调的翡翠玉锁上，托马斯突然在心中骂了自己一声糊涂！当年化妆课上就学过：在不想让对方记住自己真实面孔的时候，可以通过在自己外形上突出一些很明显的假特征，让对方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在自己的假特征上，这样，不但是对方会被这些假特征吸引而忽略自己的真实特征，而且今后对方再见到自己的时候，会因为这些假特征的消失而混乱记忆……

　　刺鼻的香水，不够协调的服饰，脸上浓重的化妆，在加上那只让人看见就想笑的翡翠玉锁……

　　对方的大概身份托马斯心中已经有了数，他开始饶有兴致地去观察那位女经理的容貌，让自己不受对方刻意涂抹的各类化妆品的影响，努力客观地去勾勒对方的真实相貌：

　　模样其实长得真不错！这是托马斯第一个判断。实际年龄应该在30岁出头。她的脸型其实是属于那种标准的中国传统美人：大眼睛，高额头，有一只秀气的鼻子，下巴微微有点上翘……牙齿呢？

　　正好对方和安妮塔又在结结巴巴的说英语，还笑了笑，让托马斯一下看到了她的牙齿。托马斯当时就差点笑出声来：对方其实很整齐的牙齿上有一层发黄的，好像是烟垢一般的东西，很容易让普通人一眼看去就觉得那嘴牙齿很差。天啊！托马斯心中说：这么多年了他们还在用这种玩意吗？

　　当年在受训的时候，埃瑞克&amp;#8226；亨特也学过使用那种让自己的牙齿看上去象个烟鬼似的涂料，但派遣之后他就一直没有用过。后来在圆点，他很意外地发现原来这种玩意是当时全世界间谍化妆时常用的材料。这种材料味道有点发苦，经常使用会导致间谍们的牙龈发炎，所以1910年以后，先是欧洲的间谍，再后来听说是全世界的同行都逐渐淘汰了这种材料。

　　表演时对角色把握不错，一些这种娱乐场合从业人员惯有的举止都能被适当地模仿出来！托马斯在心中对这位女人做着评判：尤其是对英语程度的把握恰到好处，一些显然是英美下层社会常用的词汇和读法，以及海员和小商人们才爱用的语法习惯被巧妙的应用，很完美的再现了一位非正式地学了点英语，听力尚可，说讲能力非常差的风尘女子。

　　她曾经受过严格的特工训练，而且在这些方面有着非常好的天赋。托马斯端起面前的水杯喝茶，心里在下结论：然而她使用的那种牙齿化妆材料却显示出她很久没有接触过一线情报工作了。因为她要是还在1910年后执行过派遣任务，通常部里面的各类专家都会在出发前再专门指导她一次，就不会还让她用这种已经被淘汰多年的玩意了。

　　托马斯突然想起来，关于倪小峰圆点资料里面有这么一段描述：……倪小峰的婚姻状况非常稳定，没有听说过任何绯闻，或在性方面的特殊爱好。但是从北京一些渠道打探到的消息显示：倪的某位姓名为艾琳的女机要助理据传和他关系暧mei。此女据悉也是出身特工，曾经1904年到1905年年间在大洋洲一带同倪小峰执行过派遣任务，此后，在倪小峰调去廊坊负责特工培训时他们分开了。1908年，倪小峰和林倩如结婚后1年，这位艾琳就被重新调回到倪小峰身边做助手。一直到倪小峰在1914年年初就任中国反间谍部门的领导后，这位艾琳女士还是他的私人助理。这位艾琳女士一直独身，个人的性倾向不明，但是在倪小峰大部分的国内公干旅行时，都能发现有她在陪同……

　　红颜知己啊！托马斯心中多少有点羡慕地感叹了一声，又向那位女经理方向看去，正好和她的目光交汇。女经理脸上厚厚的粉遮住了她的表情，但是在托马斯古怪的眼神注视下，她的眼光还是闪动了一下，接着就将目光投向故事正讲到高潮处的格林姆。安妮塔用询问的眼光看了看托马斯，又看了看女经理，然后又将目光投向眼神里带着讥讽笑意的托马斯，难以令他人察觉地向托马斯赞赏地笑了笑。

　　“……噢，那天的狼真是太多了！到最后，我和托马斯枪里的子弹已经不多了，给我们赶马车的车夫也受了伤……”格林姆讲到这里，看了眼托马斯，托马斯用目光鼓励他继续讲下去，于是格林姆犹豫了一下就又说道：“……还是老托马斯聪明，他建议先将那只个头最大最狡猾的狼王干掉！可那只狼王一直远远的躲在狼群的背后，距离远，我们在马车上很难打着他！我们必须要想出办法……”

　　托马斯注意到那位女经理和妮可交换了一下眼光，然后迅速将目光分开，各自很认真地去听格林姆的故事。他看着沉浸在自我编织的故事中兴奋莫名的格林姆，又看了眼不知道这些洋人在说什么，只是闷头忙碌着斟酒和收拾桌面的同乐姑娘，突然就想笑：

　　听故事的人多半都知道其实是怎么回事！而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唯一那个最有可能会真正相信这个故事的人却一句也听不懂这个洋人在讲些什么！

　　“……那头狼王可能觉得机会到了，就向装作受伤的我狠狠地扑过来……当时，它那尖锐的牙齿已经靠近了我的喉咙，甚至我的脖子上已经感觉到了它嘴里发出的热气……”格林姆确实是有叙事天赋，这个临时编造的故事讲到这里时，他故意停顿下来，伸手拿起茶几上的酒杯喝了口红酒。

　　“它咬着你了吗？”妮可抓住格林姆的胳膊，急切地问道。

　　“快说，后来怎么样了？快说啊！”安妮塔也适时地凑趣。

　　托马斯忍住笑意，放下手中的水杯，有气无力的说道：“就在这时，我开枪了！狼王被我打死，剩下的狼也就逃散了。”

　　格林姆差点被托马斯的话噎着，他急忙放下酒杯，狼狈地咳嗽了几声，然后指着托马斯用一种夸张的，舞台剧般的声调说道：“你，你总是在我的故事里扮演不光彩的角色！”

　　托马斯也急忙摆出一副舞台剧上小丑的表情，双手向格林姆伸去，用夸张的语调说了句：“伟大的人啊！我乞求你的饶恕――因为刚才在你的双筒猎枪里打出第3发子弹的时候，我就实在想笑了！”

　　格林姆一把抓住托马斯的手，随即两个大男人好像孩子那样在沙发中间滚成一团，哈哈大笑起来！房间里的女人们面面相觑。

　　妮可愣了愣，随即高叫起来：“好啊！原来你们是在骗我！”她的神情分明是受到了伤害，甚至连泪花都在眼眶里出现了。

　　格林姆急忙起身去安抚妮可，妮可将头扭向一边，很任性的样子。格林姆冲托马斯做了个鬼脸，接着便搂住妮可哄起她来。

　　“这里还有没有其它的房间？”安妮塔突然大声地问那位女经理：“我和我男朋友也需要有个地方亲热一下。”

　　……

　　大家又演了几分钟的戏后，安妮塔、托马斯跟着女经理出了这个包间，那位同乐小姐之前已经被给了小费打发走了。格林姆追到房间门口，冲着托马斯叫了声：

　　“对不起了！老托马斯……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托马斯笑着搂住身旁的安妮塔，回头对格林姆大声说：“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我们也有我们的快乐……我和安妮塔会直接回火车上的。你等一下最好记得在门把上挂条领带！”

　　“现在牛津流行往门上钉图钉了！”格林姆高叫了一声，就缩回头去。

　　托马斯冲自己身旁的2位女性抱歉地笑了笑，跟着她们向楼梯口走去。这时，陆续赶来的客人们应该已经开始了他们在这里的寻欢作乐。偶尔在招待们开门进出包房的时候，会传出来几句男女唱歌的声音。托马斯听到好几个包房里的歌声都是用蹩脚的上海话唱的……因为当今上海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无比巨大，又加之这种自唱娱乐的形式是从上海开始的，所以在中国的自唱楼内能唱几首沪语歌算是老有面子的事了。

　　“……一团泥捏出我和侬，

　　数一数光景已有个七年头。

　　到今日侬却讲要分手，

　　我话儿不敢讲

　　泪水不停流，

　　直想用泪再化我侬成泥，

　　一团泥里再分不清哪个是我，哪个是侬……”

　　不知道是那间房里的同乐姑娘触景生情，用委婉悠长的悲声唱着这首沪语小调。

　　走上通往三楼的楼梯时，托马斯笑着说道：“经理小姐，以后不应该再让您这里的同乐姑娘们唱这种歌了……这不是鼓励顾客们早点回家陪老婆嘛！”

　　那位经理小姐回过头来，冷冷地看了眼托马斯，没有答腔。

　　等上到三楼，走过由1名身穿保安制服的男子把守的楼道门，这位经理小姐突然对托马斯问道：“莫兰特博士，刚才你是怎么看破的？”此刻，她的英语非常流利，但发音隐隐带点口音。

　　托马斯看了眼身旁的安妮塔，安妮塔郑重地向他点点头，那个意思好像是在说：你最好讲实话。

　　托马斯笑了笑，用汉语回答道：“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执行过海外派遣任务了……我只能这样说：有些技术细节方面您已经落伍了，艾琳小姐。”

　　对面那个女人一怔，然后便用责备的目光瞪着安妮塔。

　　安妮塔冲艾琳做了个鬼脸，笑着用纯熟的汉语说道：“我可什么也没说……我早说过了，咱们这位博士有点神道道的！琳姐。”

　　艾琳瞪了托马斯一眼，没再说什么，她领着托马斯来到走廊尽头的一个门前，指了指房门，就拉着安妮塔离开了。

　　托马斯想了想，还是敲了敲门。没有回应。他推门进去，发现里面只是个摆放着各种杂物的贮藏室。正在他犹豫间，储藏室对面的墙上开了一个暗门，倪小峰一手抓着半只啃过的面包，另一只手拉着暗门冲他礼貌地笑了笑：“进来吧，埃瑞克。”

　　……

　　对那个来历不明的弹琴女子的抓捕，一直进行到这天晚上8点多钟还没有结果。这期间，介绍她给铁路上的伊犁某文艺演出团体的行政负责人也已经被逮捕，但有关部门除了发现他们抓住了一个贪财好色的糊涂蛋，就没有其他收获了。

　　东方快车上的旅客们在晚餐后被告知：由于本次列车被滞留在伊犁时间过久，虽然不是东方快车公司的责任导致了这种局面，但为了体现对各位贵客的抚慰，公司特别安排的杂技和魔术表演即将开始。同时，为了在后面的旅程中更好地进行服务，趁这个机会技术人员也将要对停放在小站内的列车车厢进行保养和维护。表演需要1个多小时，列车车厢的维护保养可能也要这么长的时间。请大家在此尽情享受吧！

　　个别见多识广的旅客已经觉察到情况有异，但这是在中国，他们都选择了为少惹麻烦最好还是让自己相信列车长所说的话；绝大部分旅客正在为如何打发这顿丰盛晚餐后的时光而发愁，听说有这等好事，自然是高兴之极。

　　用大卡车从伊犁市区拉来的艺人们开始在餐馆外的空地上铺设起一块巨大的帆布，在架设好了灯光和音响设备之后，演出就开始了。只不过这个搭建场地的过程稍微长了点，搭建好时已经到了9点多钟。在餐馆里旅客们的抱怨声中，演出总算开始了。

　　隔着餐馆的玻璃窗，一边喝着热茶享受着温暖，一边看着外面的场地上寒风中艺人们卖力的表演，旅客们的抱怨逐渐平息下来。想不到在这么一个小地方，杂技班子的表演居然也会有如此的水准！旅客们跟随着垒高的椅子上小艺人们的惊险动作，时不时地会发出一阵长长的惊叹。

　　台上的小艺员们默默地表演着，在隆冬时分的夜晚进行露天表演，他们身上依旧穿着单薄的演出服装，但是汗水还是顺着他们稚嫩的脸庞流淌下来。在赶来这里进行临时表演的路上这些小艺员们就被告知：等一下搭台的时候要尽量慢点，但是演出的时候必须格外卖力。大伙都做到了，明天早上就都不用起晨功，明天中午还可以加餐！谁做不到，那就大伙一起按规矩受罚！为了不丢人更是为了不连累别的小伙伴，搭台时每一个小艺员都动作都非常缓慢显得非常仔细，上场时小艺员也都格外地认真卖力。不用起晨功啊！多么幸福的事情……

　　“那些孩子们有着多么幸福的人生啊！简单，实在……每天的生活目标都是那么的清晰……”倪小峰站在自唱楼的顶搂的某个窗口前，挑着窗帘望下看着远处的表演现场，嘴里感叹到。

　　这个从来不会让外人进来的房间里面没有自唱设备，完全是办公室的模样。这套房间是这家“英雄本色自唱楼”楼上最大的房间。托马斯刚刚得知：这里也是新疆站在伊犁的掩护点之一。

　　刚刚和格林姆他们一起在某个自唱包间吃过晚饭，然后就被安妮塔找借口带到这儿来的托马斯此刻正可谓饭饱神虚，坐在沙发上心满意足地回味着自己刚才吃进去的美食。听见倪局长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不由得调侃了一句：“子非鱼，安知……”

　　不等他说完，倪小峰头也没回地快速应了一句：“子亦非我啊……”

　　托马斯不服气地说反驳道：“你是说那些孩子，可不是在说你自己……”

　　“我思故我在，”倪小峰侧过脸来，窗外照射进来的明亮月光下，他的脸上挂着微笑：“子非我，焉知我之所观定为汝之所观？”

　　托马斯做了个鬼脸：“那就没办法了，哲学不是科学。”

　　倪小峰放下窗帘，在房间内极其微弱的光线下向大班台那边走去。黑暗中，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中透着点萧瑟：“是啊，哲学不是科学……哲学家们都在思考着如何解释这个世界，而我更关心的则是改变它……”

　　托马斯很不习惯这种摸黑说话的场面，但为了表示对倪局长的尊敬，他没有吱声，只是将眼睛微微闭上，然后也在黑暗中大声说道：“倪局长，您今天晚上做了这么周密的安排，不是为了约我谈哲学问题吧？”

　　倪小峰好像是带着讥讽地味道轻笑了一声，然后他的声音又传过来：“是又怎么样？聪明如你我之辈除了世界观和人生观还能交流什么问题？难道要谈论如何在官僚体系内苟且经营的心得体会？还是谈论一下做特工骗人撒谎的技巧领悟……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有很多关于你的疑问，可今天这些问题我提都不想提……”

　　“那今天我们谈话的主题是什么？”托马斯睁开眼，感觉已经适应了房间内微弱的光线，他似乎看见倪小峰坐在前方的大班台后面，并且似乎还将一只手支在他的下巴上。

　　“女杀手抓不到，你就不能上那趟车……这是李部长一个小时前从北京传来的指示。所以，我们还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充分的交流。”倪小峰语气干涩地说道。

　　“格林姆不会起疑心吧？”托马斯还是有点担心。

　　“你想知道格林姆现在在做什么吗？”倪小峰话音落定，身形便动了动，然后托马斯就听到开抽屉的声音，接着电子设备的绿色光线从倪小峰身前亮起，映着他的脸显得很怪异。随着他的操作，一阵电子噪音响起，又过了片刻，托马斯听到格林姆和妮可的喘息与低语声音从房间某个角落的音箱里传出来。

　　两个年龄相仿的成年男子，就这样在微弱的绿色光线下默默无声地听着别人亲热的声响，足足听了有1分钟后，倪小峰将音量关小，语气平静地说道：

　　“怎么样？这里的设施够先进的吧？”接着他报了个令托马斯吓了一跳的金钱数目，然后冷笑道：“……这只是新疆站两年来向部里申报的特勤建设费用里的一小部分……我准备从伊犁开始找碴，端掉整个新疆站。”

　　“我还以为你这次就是借着前指从西域省撤回北京的机会，顺便和我见个面，谈谈话呢。”托马斯也平静地说道，绝口不接刚刚倪小峰所说的关于内部人事斗争的话题。

　　“家父生前有句名言，”倪小峰在沉默片刻后，突然就无来由地冒出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大家都说倪某人喜欢整人，可是请大家想一想，凡是我整过的哪个是好人？”

　　托马斯这时觉得再不接倪小峰的话题，就显得太过刻意了，于是便用一种和尊重的语气说道：“我想倪前辈是有资格这么说的……”

　　“可他得到了什么？”倪小峰突然就激动起来：“排挤、冷落……领着老婆孩子在那个大山里的袖珍国一呆就是十年！”

　　来了，终于开始切入正题了！托马斯心里想：那么，为了父辈所遭受的这种不公正的对待，你准备做什么呢？于是，他语气真诚但又毫无内容地使劲“嗯！”了一声。

　　“这个国家正在生病！”在托马斯嗯过之后，倪小峰终于开始往下讲去：“人们不再具备远大的理想，所谓的历史使命也成了没有几个人明白是什么的天方夜谭！堕落、庸俗、沉浸在物质yu望中不能自拔，这就是目前中国人所有病症的症结所在……”

　　听到这里，托马斯尴尬地发现：好像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是自己的历史使命，那么自己是不是也属于“堕落、庸俗、沉醉在物质yu望中不能自拔”的人呢？

　　“……我是在几周前，正好在俄罗斯事件的前沿指挥部里参与了指挥营救你的行动，才第一次知道有你这样一位无名英雄的存在……”

　　托马斯急忙发出2声尴尬的轻笑，以示自己还是懂得谦虚的。

　　“……可能多少还是受父亲的影响，从小我就很崇拜史叔叔，甚至在我的心目中，史国父一直都比那位杨国父更要伟大一些……当我得知，竟然有一位史国父亲自培养的战友战斗在海外如此重要的战线上，我更是为他生前的远见卓识所折服……”

　　好了，这次可能真的是要说正题了。托马斯直起了身体，准备认真聆听对方的话语。

　　“……可是谁能想到：就在史国父身后，竟然有人会打着他的旗号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这还算其次，人嘛，总是会有一点贪欲……富贵本无过……在感情上我也是能接收元老们的后代日子比其他人过得好一些，房子住得大一些……可这些人最过份的就是在政治上将这个国家，这个伟大的国家和这个无数人用鲜血换来的政权当成自己家的私产！”说到这里，倪小峰不重不轻地拍了一下桌子：“一边是底层人民享受不到他们的劳动成果，他们看不起重病，孩子上不起大学，高昂的大学学费切断了贫苦子弟往上发展的道路，让他们在接受完所谓的七年制义务教育后要么只能去工厂打工，从收入最低的活干起，此后在城市越来越贵的房价下可能终生也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一片瓦！要么他们就得回到乡村，去接收新的土地兼并者的剥削！知道吗？在现在的中国，地主不叫地主了，现在流行的叫法是‘农场主’或‘农业企业家’……另一边呢？”

　　倪小峰霍的站起身，在绿色的光线下开始在房间里快速来回走动。

　　嗯，他和传说中的杨国父一样，都是喜欢在快速走动中思考问题的人，说不定就是传说中杨国父的这种习惯影响了他。托马斯这样想着，身姿就摆得更端正，以示对聆听对方言语的投入。

　　“……另一边是这些人和那些议员们勾结起来，很多议员干脆就是他们的走狗！他们沆瀣一气，将这个国家当成他们发财的乐园，将人民当做被他们欺骗和盘剥的奴隶……说得多么好听：最能体现人民权力的政治制度……”倪小峰说到这里冷笑了一声：“这个最能体现人民权力的政治制度操纵着舆论，强奸着民意，拖着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走向了帝国主义战争……人民在这场肮脏的战争中得到了什么？他们的子弟在战场上流血牺牲，他们的家人在国内继续遭受着资本家和地主官僚的剥削……只有那些大资本家和大商人通过这场战争获得了丰厚的利益……”

　　这话是有道理的，可这话不该是你在这里对我说的。托马斯心里在想：倪小峰不会幼稚到想发动政变吧？这个国家可是已经很难发动政变了，在两位国父多年的心血下，各方的力量总是大体上平衡的，而军队在政治上基本上属于中间地带，而且也算得上国家化了……当然，要是这场战争输了就很难说了，可目前战略形势发展的不错啊！

　　“埃瑞克·亨特，我研究过你。”倪小峰突然站定在沙发前，俯下脸来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托马斯。因为光线的缘故，扬起脸的托马斯看不清对方的脸，只能看到在黑暗中有一双洁白的牙齿，以及一双闪着光彩的眼睛。

　　“……我对你的研究不是研究你的潜伏工作，而是在研究你这个人！”倪小峰站在那儿，身形不动，用一种特别的身体语言在给托马斯心理上压力。

　　“你为什么甘愿去做卧底？为什么？”倪小峰的声音从面前的那团黑暗中传来，黑暗的边缘上是背后照过来的发绿的光。“如果是为了民族和国家，不是我歧视你，你的身世本身就意味着你对这个国家和主体民族的依恋是有限的，恐怕在欧美那边你更容易获得文化上的认同感……为了荣誉？你这种职业选择就决定了荣誉对于你没有那么重要……为了金钱？我注意到了你的物质生活方式是典型的中产者式的，仅仅你父母在国内给你留下的遗产，就可以保证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过一辈子中产者的生活……那你为了什么甘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这种卧底生活里去，去扮演别人。三十多岁了，身边连个属于自己的女人都没有……”

　　哦，他在因为我没有任何反应而生气，他在刺激我。托马斯做了一个判断，然后就听见房间里自己平静的声音响起来：

　　“也许最初是为了仇恨，后来就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了……我也说不清楚。”

　　“没有某种信念是不可能支持你在这种生活状态里面坚持这么多年的！”倪小峰还算满意托马斯的回答，便下了一句结论，接着他走到窗口，又挑起窗帘看着下面的表演现场：“看那些孩子，他们的生活信念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他们贫寒的父母为了让他们和自己都能活下去，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将他们托付给了那些所谓的师傅；那些师傅为了让他们和自己都能活下去就用残忍的方式逼着他们练功、卖艺；他们自己为了能活下去小小年纪就懂得吃得苦中苦，才为人上人――其实他们心中的所谓人上人，只不过就是让自己和家人不用再吃这种苦的生活罢了……活下去，象狗一样的活下去……”

　　“那你打算让他们象什么一样的活下去呢？”托马斯尽量让自己问这一句的时候态度平静一点，不要让对方察觉到自己的不满和讥讽。

　　“象人。”这次倪小峰的回答非常简短。他放下窗帘走回到办公桌前，突然打开了灯光，托马斯瘁不及防，被这突然亮起的灯光刺激得闭上眼睛。

　　倪小峰的嘿嘿笑了2声，然后大声说道：“我们准备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更象人一样的生活下去！”

　　就凭你突然开灯折腾我眼睛的这种做法，我就不相信你会让谁好过！托马斯在心中恶狠狠地咒骂着。他抬起一只手，挡在眼前，然后慢慢睁开已经被刺激出眼泪的眼睛。

　　“告诉我，你的信念是什么？”倪小峰咄咄逼人地问道。

　　你是天生有这么副好嗓子，还是后来发育时刻意训练自己拥有这种金属般的嗓音？要是属于后者，那你从小刻意训练出自己这种嗓音的目的又是什么？是准备将来对千万人煽动演讲，还是在某个密室里让你的听众承受巨大的压力？托马斯好奇地想道。但他当然不会愚蠢到用这种问题去激怒对方。今天对方已经说了不少犯忌的话了，要是自己再对抗下去，今天的局面就很难说了！他这样飞速想着，嘴里却慢慢地说道：

　　“我的信念就是认认真真地活着，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读书，研究感兴趣的问题，偶尔在课堂上满足一下自己的张狂……还有就是扮演好托马斯&amp;#8226；莫兰特这个角色，把重要的情报及时传递给北京。最终我的运气要是好的话，就能过上您刚才所说的中产生活，找一个自己的女人安安稳稳过日子……”

　　“撒谎！”倪小峰毫不客气地斥责道：“你在撒谎，你所承受的压力如果没有一种坚强的信念支撑，这些年你根本就熬不过来的！”他的语气突然又转为缓和，眼睛看着窗户的方向，眼神似乎是看着遥远的地方，象是沉浸在某种回忆当中的往下讲：“知道吗？在刚刚加入这个行当的头几年，我的日子非常不好过：那些曾经被家父得罪过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属下和子弟给了我不少罪受！在大洋洲那些大大小小的岛屿上，我们几个不被上面喜欢的年轻人被一起派去抓捕那些海外恐怖分子。经费少得可怜，装备差得可怕，需要人手支援的时候，上面一定会说需要很长的时间……”他的目光又转回到托马斯脸上，变得焌焌有神地逼视着托马斯，神色凛然地说道：“就在那种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也没有沮丧过！因为我心中有信念！这个信念就是：总有一天，祖国和人民需要我承担起巨大的历史责任，眼前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命运对我的考验！”

　　“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感能让您如此执著呢？”托马斯很真诚地问道。

　　“那就是让中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让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文化成为世界的霸主！”倪小峰的脸上露出狂热的表情。“从小我就坚信：我的存在就是为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存在的！”

　　瞧瞧，不适当的成长环境可以把一个孩子变成什么样子！托马斯心中感叹道。他的脸上则保持着平静，沉声说道：“这要是算战略目标的话，那你的第一步打算怎么开始呢？”

　　“第一步早就开始了！”倪小峰骄傲地说道：“我们首先是研究这个世界，研究自己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研究未来世界的走向。然后，我们需要寻找更多的同志，那些为了远大的理想可以放弃自己一切享受和物欲的人是我们要发展并吸纳的对象……”他的目光热诚地投向托马斯；“想想两位国父创业的时候吧！那时候他们是多么的年轻，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们有一天会成功，但他们做到了！我们最需要的是寻找更多的同志加入到这个理想里来，在两位国父历史功绩基础上，将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更向上推进！”

　　“那么，您希望我做点什么呢？”托马斯很认真地问道。

　　倪小峰的脸上依然残留着刚刚因为激动而泛起的红晕，听到托马斯这么问，他愣了愣，随即大笑起来：“当初得知我要和你这么谈话时，伙伴们都有点担心，怕你是个庸俗的犬儒主义者，不会理解更不会加入我们的行列，但我始终相信：象你这样一个能忍受多年潜伏生涯，又可以对那么多具体事务做出精辟分析的人，你是不会放过参与历史的机会的！”

　　因为对方话语中有对自己吹捧，托马斯尴尬地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只好按照自己的习惯发呆般地傻笑几下。

　　“知道吗？我一直奇怪部里面从1916年开始，在国际问题的判断力上有了显著的提高――我对那些官僚们从来都是很鄙夷的，所以为此还纳闷了一段日子……”倪小峰脸上露出兴奋和欣赏的表情：“后来，我开始猜测有高人在指点他们，或者是部里面有着异乎寻常的消息来源……几周前我知道了你的事，接着这两个星期我又看了你所有发回部里面的报告，我折服了：和我相比，在国际问题上你有着更广泛的视野和更雄厚的知识积累，特别是从你的角度看很多问题，总是能做到冷静和理智。而这，正是我们这个行列内目前所缺乏的……你的生平让我坚信：只要我们能在思想上达成一致，那么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我们也都能取得完全的一致！”

　　我有那么了不起吗？托马斯心里在苦笑，但他还是好奇地问道：“把我撤回来，也是为了实现这伟大目标吗？”

　　倪小峰爽朗地笑起来：“这是我的主意！我认为对于如此有价值的人才，我们不应该让其冒着危险，将生命和才华浪费在价值不大的事务性工作方面。而且你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虽然英国人没有什么证据，但经过去年的一系列事件，对你的怀疑也越来越重。虽然按照官场惯例或者说官僚体系的惯性，你的位置会越来越高，但随之你暴露的风险也在加剧！这时候把你撤回来，可以在心理上严重打击英国政客们对他们情报机构的信任；在国内，在高层的圈子里，你将获得的荣誉也会是巨大的！”

　　确实有些道理，也很诱人。托马斯想：可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总是要让我付出点什么东西吧？

　　果然，倪小峰接下来便严肃地说道：“但是在公开撤回以前，有些事情还需要你去做：目前一个巨大的跨国走私团伙正在行动着！他们中包括军方的将军和政府部门的高官，部分国家领导人也卷在其中。有人在杨国父生前给他编了个这么样的故事：通过暗中在物质上支援德意志，加剧英美俄等国家在战争方面的成本，同时增强我们的国力，这样，在战后中国就会面临一个力量更加平衡的世界。这个故事居然打动杨国父了……”说到这儿，倪小峰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于是，背着国会和整个政府系统，包括也背着内务部和我们，一张庞大的走私网开始铺设，军方的欧洲远征军与国内的不法奸商在有人的组织下勾结到了一起……这个网实在太严密了，我现在也只是查明了一些情况，知道他们每次交易的货物结算金额都在上亿元以上……”他说着说着，语气逐渐沉重起来：“杨国父最后那段日子真是老糊涂了！他忘记了这种不合法的交易对中国自身政治体系冲击得更厉害……结果，一个巨大的利益团体在他老人家的一时糊涂下迅速形成！这个利益团体有着政界、商界、军届的各种大人物，同时又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我看啊，这个危险的游戏在战后影响到的恐怕不是世界，首先影响到的应该就是战后我们自己国内的政治平衡！想想吧！一些各方面都有很强实力的人，他们游离于他人之外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小圈子，并且由于长期的非法交易他们还有了自己互相之间的潜规则。”

　　托马斯真的很震惊！他听说过一些这方面的传闻，但他一直以为这只是个别人或者小团体的行为，在战争中这种事情总是难免的。没想到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背景和来头！他不得不承认这是杨国父生前的一大败笔！因为不管动机如何，这样的走私行为因为政府无法控制，最终的结果正如倪小峰刚刚说的：一个巨大的，游离于正常社会之外的利益小圈子就会形成，而这种利益小圈子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打破目前的政治力量平衡――英国人当年鼓励发展私掠是公开的，而正因为它是公开的海盗行为，整个英国社会才有将这种私掠行为纳入到自己正常的社会发展活动中去的可能。糊涂！实在是太糊涂！

　　观察到托马斯脸上流露出的震惊与彷徨，心中暗自舒了口气，于是便抛出另一个重磅炸弹：“你知道是最初向杨国父讲这个故事吗？这个人也是目前这个走私大网的幕后总老板。”

　　这个答案不算难猜。托马斯叹了口气，无力地问道：“是史依青？”

　　这回倪小峰没有说话，他只是将目光又投向窗户那边，尽管那边的窗户被厚厚的窗帘遮蔽着。房间里一时变得格外冷清，以至于格林姆和妮可的亲热声又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回喘息声没了，只有格林姆和妮可低低的私语声。

　　“我有时候就在想，”倪小峰声音不大，但是格外清朗的话语再一次缓慢地响起：“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拥有那么悠长的历史，那么璀璨的文化，那么众多的人口，为什么就会在这100多年的历史竞争中衰落下来？为什么我们在科技方面快2000年了基本上没有大的飞跃？为什么华夏屡次被人口和生产力方面处于劣势的外族蹂躏？我们这个时代幸亏有了两位国父的出现，才推翻了腐朽的满清政权，在疆域上恢复了大唐的盛况。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中国人从整体上而言究竟是不是真的恢复了汉唐的雄风？还是如同宋朝一样，又建立了一个历史纵向上达到了文化与经济的高峰，但在横向的竞争中注定要落败的梦幻帝国？”

　　托马斯没有吱声。房间内接着陷入到一片寂静当中。

　　“叮铃……”倪小峰桌面上的电话响起，他抓起电话后“嗯”了一声，随即说道：“进来吧。”他放下电话，很自然地冲托马斯向门口摆了摆头。托马斯愕然，但还是站起身走过去将暗门从里面打开。

　　那个穿著可笑，脸上涂着厚粉的艾琳冲进屋子，看都没看托马斯一眼地走到倪小峰桌前，俯身想和他耳语。

　　倪小峰轻轻用手指关节弹了下桌面，和蔼地说道：“博士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艾琳惊诧地扭过脸来看了眼托马斯。把门刚关好的托马斯冲她笑了笑：“要是您觉得不方便，那我就先出去一下。”

　　艾琳没有理睬他的作态，直截了当地向倪小峰汇报道：“车厢都被翻过了！就是找不到那个女人，也查不到她的来历，所有她用过的身份都是假造的！伊犁方面请示，看是不是……”

　　倪小峰突然间打了个长长的哈欠，伸了个懒腰。接着，他微笑着对闭上嘴的艾琳说道：“怎么就不说了？伊犁方面请示什么？”

　　艾琳低声说：“伊犁方面请示说，会不会是我们的判断出现了问题？说不定那个女人已经跑了……”

　　倪小峰突然重重地拍了下桌面，吓了托马斯一跳！他看到倪小峰跳起身来，神色严厉地瞪着艾琳，大声喝道：“什么时候伊犁这帮人变得这么聪明的！他们要有这么聪明，就不会让别人摸到我鼻子底下来了！我看不是伊犁方面怀疑我，而是你！艾琳同志，是你在怀疑我的判断力！”

　　艾琳在他的喝斥下，很自然地双脚并拢，双臂贴着腿边，抬起下巴，一副接受上级指挥官命令的模样。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在我们严格的身份管理体制下，什么人能潜进来还用这么短的时间能完成渗透？又有什么人能在我们的天罗地网下如此神奇的失踪？这是个高手！而高手有高手的荣誉，没有得手之前她是不会撤退的！”倪小峰用刚才和托马斯谈话时完全不同的神态对艾琳咆哮道：“我敢断定她就在火车上！而且多半火车上还有她的同伙在掩护她！现在，我命令你传令下去：就算是把火车给我拆开也要把那个女人抓出来！还有，立刻把东方快车公司和所有旅客的资料再重新梳理一遍！不要被那些表面的履历所欺骗，不要忘记我教过你们的研读办法！”

　　“是！”艾琳大声将他的命令重复了一遍，然后转身向门外走去。

　　“等一下！”倪小峰叫住了她。等艾琳回过头来，倪小峰脸上突然露出了温和与严厉掺杂在一起的表情：“艾琳，刚才我为什么发火你明白吗？”

　　“因为我对您的判断力产生了怀疑！”艾琳大声回答。

　　“嗯，这回你还算明白。”倪小峰注视着自己的女助手，目光中流露出真诚的期望：“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要永远相信我！”

　　这回艾琳没有说话，而是用包含着委屈和别的什么情绪的眼神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拉开门出去了。

　　倪小峰看着托马斯，托马斯尴尬地将目光转开。倪小峰突然嘿嘿笑了两声，然后又走到窗户前，抓住窗帘后却没有动，沉声说道：“把灯关了。”

　　托马斯非常不适应对方这种指使自己干这干那的习惯，但他还是走过去默默地找到开关，将房间里的灯都关了。

　　短暂的黑暗中就听到“刷”的一声，倪小峰挥臂拉开了整个窗帘。入水的月光透过大玻璃窗洒进这个房间。

　　“多么美丽的月空啊！”倪小峰叉手在腰，抬起面孔看着天空喃喃自语道。托马斯犹豫了一下，慢慢走过去，站在倪小峰稍后的地方，也抬脸看着天上的明月。

　　今晚，清冷的天空上没有多少云，一轮大半圆的月亮挂在天空上，在她的周围一圈淡淡的月晕环绕着，似乎月亮也在铺设自己的表演场地，准备为世人展示她某种不常见的风采。

　　“这月亮曾经见识过人世间的多少悲欢离合，朝代兴衰啊！”倪小峰依旧用自语般的声调在说，声音中带着一种迷人的磁性：“仅仅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月亮就见过多少次征战杀伐！知道吗？埃瑞克，在这片土地上，上一次辉煌过的中华文明是唐，而在伟大的大唐时期，有很多所谓异族血统的能仁志士参与创建了那璀璨的文明――事实上，李唐王室本身也有着异族的血统……”说到这里，倪小峰转过脸来看着托马斯，眼睛中闪烁着一种光芒：“中华民族从来不拒绝那些热爱她的文化，并且为这种文化的兴盛做出奉献的所谓非华夏儿女！”

　　这真是一场乏味之极的谈话！托马斯眼睛真诚地看着倪小峰，心里在说：大量言不由衷的吹捧，自我经历的渲染以获得心理认同，狂热而缺乏实际内容的话语轰炸和煽情，隐隐约约的利益暗示和诱惑……

　　“说吧，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呢？”托马斯听到自己用疲倦的语气说道。

　　“不，是需要你为祖国做些什么。”倪小峰很认真地说道：“你的身份很特殊，如果你同意主动提出撤回国内，那么有件事情将需要你去做，事实上，做这件事情的人选非你莫属。”

　　不是出卖就是牺牲，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只是一个混血的潜伏间谍。托马斯这么想着，嘴里紧接着倪小峰的话说道：“那……那是什么事情呢？”

　　倪小峰突然笑了笑，拍了拍托马斯的肩膀，走回到办公桌前坐下，然后比划了个手势。于是托马斯又乖乖地将窗帘拉上。

　　倪小峰打开了灯，揉了揉自己的脸，闷声说道：“你觉得我们今天能抓住那个想杀你的女刺客吗？”

　　托马斯走到办公桌前，摇了摇自己的大脑袋：“我看不一定……这种追捕如果第一下逮不住目标，随着时间的延长逮住目标的可能性就会逐步下降。”

　　倪小峰抬起脸来，饶有兴致地看了眼托马斯，然后用一种隐含着威胁的语气说道：“嗯，那你也怀疑我的判断力了吗？”

　　托马斯想了想，决定还是自然点的好，于是他朝倪小峰做了个鬼脸，笑着说：“我也同意你刚才的逻辑推论过程，可世界本身是非逻辑的……”

　　倪小峰一下子哈哈大笑起来，他指着托马斯笑道：“在我二十岁以后，你是第一个敢对我做鬼脸的男人，你很幽默！其实这回我也有让新疆站难受的意思。博士，有时候我真的很想知道：在你那个硕大的脑袋当中究竟还装了多少东西？”

　　托马斯耸了耸肩：“谁知道呢？也许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多得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对了，你说的那件需要我做的事情，我算是给谁干？”

　　倪小峰的笑容立刻消失，他眯起眼睛冷冷地看着托马斯。托马斯神情慌乱地急忙解释道：“你知道，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没有来自上面明确的目标和指令，我会心慌的……”

　　“要是你孤身落在太平洋上的某个荒岛上，那你怎么办？”倪小峰讥讽地说道。

　　托马斯今天晚上真是演戏演累了，他决定小小的放纵一下，于是他认真地说道：“我会写个指令，写清楚人员是我自己，任务地点是荒岛，任务内容是无限期生存考验并要求尽可能短时间内与外界取得联系，任务装备条件是利用就便材料自创……”

　　倪小峰这次没有笑，在托马斯说话过程中，他的表情越来越感动，到最后甚至都快流泪了。他叹了口气，看着托马斯轻声说：“这么多年……真是难为你了……”

　　又开始了！托马斯真觉得腻味透顶：都多大的人了，还用这种办法！难道国内的人都这么思维简单，总是容易被这种煽情所打动，才养成了你老用这种夸张表演的毛病？

　　“不能让你再冒任何风险了！”倪小峰果断地说道，然后摇了摇电话柄，抄起电话说了句：“你和安娜进来一下。”放下电话后，他向托马斯做了个请坐的手势。

　　托马斯坐回到沙发上，看着倪小峰亲自去打开暗门，然后没多久，艾琳和安妮塔就从门里进来了。原来安妮塔的真名是安娜，托马斯想道：不过，谁又能保证安娜这个名字就是真的呢？

　　这回倪小峰换了一种热情洋溢的语调说道：“都不用再做介绍了。这样，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需要我陪同博士去向李部长当面请示，现在的情况不容许再乘坐火车了，但是博士的身份还暂时不能暴露，所以我找你们来，咱们开个小会：商讨一下如何让博士合理的下火车，和咱们一起乘坐飞行器材尽快赶去北京……”

　　……

　　早上10点20分，做为道路疏通后首列发出的列车，东方快车驶离了伊犁向迪化方向开去。

　　趁着大部分旅客还在睡梦中，车长昌德·费尔南德斯又开始了他每天惯常的列车各项工作检查。最后来到邮政车厢门口时，昌德·费尔南德斯车长向刚刚换上班的列车保安人员点了点头。那名保安打开车厢门，但同时默默无语地向列车长身后的1名跟随人员摆了摆手。其实那名跟随人员压根就没想过要进去：老铁路了，这点规矩能不懂吗？

　　邮政车厢内值班的保安人员看见列车长进来，就冲他懒散地打了个招呼。名义上列车长对随车的所有人员有管辖权，但邮政车厢有单独的行政系统，反正彼此给点面子就得了，用不着太客气。

　　列车长来邮政车厢的唯一工作内容，其实就是查看一下列车上贵宾们托运的各类宠物。为这些宠物，贵宾们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同往常一样，列车长走在每个笼子前都停留那么20多秒的时间。当他走到一只波斯猫的笼子前时，愣了愣，然后仔细地查看这只昏睡的波斯猫。那名邮政车厢的保安员昨天晚上被那些拿枪的交通警察和便衣们折腾了半宿，此刻正无精打采，看见列车长的神态有异，急忙走过来看是怎么回事。

　　列车长没有理睬他，而是站起身来走到车厢门口，拉开门叫了一声自己的助手：“张，你现在去一趟医生那里，就说我需要一只动物用的体温计，快点！”

　　他的助理急忙应了声向前面车厢跑去。

　　邮车内的保安觉得车长在小题大做：波斯猫这种懒家伙嘛！可不就是每天都在睡懒觉嘛，又有什么稀奇的。

　　这时，列车长已经走回了拿只关着美洲豹的大笼子前。美洲豹一直在笼子里焦躁地打着转，看见他过来就凶狠地咆哮了一声。列车长皱起眉头，对身后的保安问道：“这头豹子昨晚到现在睡了多久？”

　　他这么一问，这名保安才想起来真是有点不对劲，摸着脑袋说：“还真是的！昨天下午到现在，我就没见这豹子睡过――多半是那些来检查的警察吓着了它……”

　　列车长神色紧张地打断了他，下令道：“你马上去医疗室，让医生带齐他的兽医箱来一趟！就说卡莱尔伯爵夫人的美洲豹有问题了！快去！”

　　保安看到列车长的神情，急忙向外面的伙伴打了声招呼，就向前方车厢跑去。走到路上他才想起来：列车长是没有权力命令自己离开邮政车厢的！可这又怎么样？昨天下午自己和那个伙伴溜出去买东西时，还不是列车长找人帮自己看得门，那时可是自己哥俩主动犯错啊！在对自己的讪笑中，保安员走过一节又一节的车厢……

　　在那名保安员被支开后，列车长昌德·费尔南德斯迅速弯下腰，不去理睬那只焦躁不安的豹子，迅速打开豹子笼下部看上去不太高的铁台，向里面扔了一个纸包。然后就很自然地扒在笼子边上，在后面那名站在车厢门口的保安员好奇的注视下用身体遮挡住胳膊，轻轻的关上了那个暗门。

　　美洲豹很生气的看着这个男人，它还记得：就在昨天下午，就是这个男人带了个女人进来，并且将那个女人塞进了自己的窝底下！在我的窝底下塞了个活女人，居然还要求我好好休息！真是的，都拿我当什么了！

　　竖琴用一种极其复杂的技巧，在狭小的空间内打开了“萨克斯”扔进来的纸包。纸包里面有一块巧克力。竖琴用牙齿咬住巧克力，避免它被搞脏――这可是自己在这种状态下难得的补给。她用腾空的两只手展开那张纸，再施展蛇一般的身体技巧将纸靠近自己眼睛。借助铁台的缝隙中进来的微弱的亮光，她极力辨析着上面书写的英文字母。还好，萨克斯的英文书写要比一般英语国家的人规范很多。

　　客人A今早选择乘飞艇离开伊犁，通行有其他6名旅客。

　　客人B选择继续乘坐火车，房间号不变。

　　今晚到迪化后接你出去！

　　然后是笔法很简单很流畅的1支萨克斯的图案。竖琴看完后，心中叹了口气：那就只好先招待客人B了，不知道钢琴会让谁去招待客人A，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会在火车上跑来跑去的胖子。反正不会是钢琴本人，因为他根本就不愿再踏上这片土地。也不会是鼓手，因为鼓手从来不做中国境内的业务。考虑到外形方便，那就应该是长笛了！一想到组织里另外一个年龄和自己相仿的亚裔女性长笛，竖琴就觉得特别难受！长笛这回又可以说是她帮我解决问题了，真讨厌！

　　竖琴这样想着，就用那张纸重新包好巧克力，就这样一嘴一嘴的将巧克力和纸一起吃下去。这样不但处理纸的时候好受点，而且同时吃进去的有纤维质，能帮助肠胃多停留消化这块宝贵的巧克力。在美洲豹笼子下高度不到40厘米的空间内，伴随着周围臭哄哄的各种味道，竖琴香甜的吃着，以一种通常人根本咽不下东西的爬卧姿式吃着。

旅寄6

更新时间2006-3-25 16:14:00 字数：20356

　格林姆·格雷博士非常不开心。

　　那天晚上10点多钟，他脚步发虚脸色发白、精神却很亢奋的和满脸慵懒的妮可一起回到自己的车厢后，就发现门缝里的地毯上躺着一封信封上印有东方快车公司标志的信。

　　信中，东方快车公司告知尊贵的旅客：因为天气和其它原因，在今后的几天内本次东方快车可能还会在新疆和甘肃境内晚点，预计到达上海的时间可能会因此被延迟至2月12日！考虑到部分旅客的本次旅行会有迫切的时间要求，因此“伦敦－上海东方快车股份公司”破例将安排从伊犁到西安的飞艇供确有需求的旅客乘坐。在西安，东方快车公司可安排该部分旅客再换乘中国国内软卧列车前往上海。有需要的旅客必须在今晚12点以前向列车工作人员申报，并在通过列车医生的体检后于明早9点前准备好自己需要随身携带的行李，届时东方快车公司将派车送这些旅客去飞艇起降场。很抱歉，宠物不可以上飞艇。

　　除了这封通知，信封里面还有则简单的告知――东方快车公司提醒乘客：飞艇是一种相对火车更具备风险的交通工具，虽然航空技术的发展已经使这种风险大为降低。东方快车公司不建议有恐高症或心脏病、高血压的乘客换乘此种交通工具。东方快车公司随车医生有权对他认为会存在身体隐患的旅客进行体格检查，并有权拒绝他认为身体状况不适合乘坐飞艇的旅客登艇。

　　已经在上自唱楼洗手间的时候得到通知的妮可看过这封信后，立刻就叫起来：“我不去！我才不去坐这种有风险的玩意！”

　　一心想尝试一下在中国境内乘坐飞艇滋味的格林姆怎么劝说都没用，只好拉着妮可去找托马斯，希望托马斯和安妮塔能帮助自己说服妮可。

　　托马斯的包厢的门上别着一张小卡片：在餐车。然后是1个花式的M签名。

　　格林姆做了个冲妮可做了个鬼脸，然后一起去餐车。

　　今晚的餐车上旅客寥寥无几。一进餐车门格林姆就看见在对面的角落里，托马斯和安妮塔正在低低私语，态度很亲昵。

　　态度是很亲昵，但怎么看也不象是已经有过肉体关系的恋人！这个念头闪过格林姆的脑海，然后他在心里嘲笑着托马斯一贯的虚伪，故意搂紧妮可过去和他们打招呼。

　　“我不赞成你们也乘飞艇！”安妮塔在刚听格林姆和妮可说了几句后，反应出人意料地强烈：“我想让大家分开一下，这样都会浪漫一点……有的人在熟人面前，总是要摆出一幅庄重的样子，哪怕他很嫉妒人家的亲热。”她说着，拿眼睛不满地瞪了眼托马斯。

　　“安妮塔，你这是什么意思？格林姆和我之间的亲热妨碍你们了吗？”妮可立刻不高兴地接上一句。

　　安妮塔反唇相讥：“噢，是我应该问你：我和托马斯有没有妨碍你们的亲热！”

　　“不可理喻！”妮可有点愤怒：“如果你和托马斯之间有些什么问题，那也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请不要牵涉到我们！”

　　“不可理喻的是你！”安妮塔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很多：“为什么下午我给托马斯买那件马甲的时候，你非得也要买一模一样的！”

　　“你疯了吗？”妮可这回干脆跳起身：“那件马甲明明是我先看中的……”

　　托马斯和格林姆急忙起身安抚各自的女友。托马斯干笑着低声说道：“别！服务生都在看我们了！这样吧，我和格林姆去说几句话，你们在这里等。你们都是乖女孩，都不许吵架。”

　　拉着格林姆走到餐车另外一头，回头看了眼那边桌旁正彼此一言不发，气鼓鼓地瞪着对方的2位姑娘，托马斯低声困惑的向格林姆问道：“你明白她们两为什么争吵吗？我是说合理的原因。”

　　格林姆眼睛也看着那边，低声回答：“从小，女人间的争吵就让我困惑不已……”

　　两个男人扭回脸，彼此看着对方的神情，然后很默契地一起摇摇头，接着异口同声地说道：“不可理喻！”

　　两人一起轻笑起来。

　　托马斯先收起笑容，对格林姆轻声说：“你和妮可还是继续坐火车吧！咱们上海见。”

　　“为什么？”格林姆不解地竖起一边的眉毛：“为什么不一起坐飞艇，你知道吗？我一直想在空中看一看这个奇特的国度……”

　　托马斯耐心地说道：“我知道，格林姆，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可你看看现在这样子……安妮塔也总抱怨没有足够的私人空间。”

　　格林姆突然从口袋里掏出盒香烟，烦躁地叼在嘴上，眉头紧皱着。

　　我知道你是不想和我分开！托马斯心中轻轻感慨道：责任和情感因素都有，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啊！托马斯这样想着，就说道：

　　“中国有句俗话，是世界上没有永远举办下去的宴会的意思。格林姆，难得你我有这么一段什么都不用做的时光，应该抓紧时间享受啊！再说，”托马斯脸上浮现出兄长般的亲热和真诚：“男人长大了，就迟早得花更多的时间陪自己的女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

　　在升起的香烟烟雾中，格林姆毫无由来地问道：“老托马斯，你和安妮塔准备今后继续往来吗？”

　　托马斯惊诧地看着他，逐渐的，一种淡淡的怜悯和无奈从他身体深处浮上来。他当然知道格林姆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其实，格林姆是在为他自己和妮可的事烦恼。噢，想起来了！托马斯心里想道：去年自己从伦敦出发前，就传闻简妮·布莱恩和托马斯·高邓已经打得火热，有人看见过他们俩一起在伦敦七姊妹街那边挽着手闲逛……

　　“格林姆，你知道我们这个职业身份太特殊……”托马斯一边努力不去挑明格林姆的想法，一边又要把该说的话说清楚：“我也不知道自己今后会和安妮塔发展成怎么样，彼此是不是还能继续交往。我更不知道安妮塔是否能够通过那些该死的安全审核程序！我只知道既然现在我们有一天的快乐，那就享受一天，至于以后的事情……一切就让命运去主宰吧！”

　　“你的思维里面的确是有种东方玄学的内容。”显然，这样的评价布莱恩教授已经给他这个得意弟子讲过了：“可我还是感谢你，老托马斯。有你这些话，我的心情好多了……那就这样吧，我和妮可继续乘坐火车，你和安妮塔明天去坐飞艇，咱们上海见！”尽管说是这么说，可格林姆脸上的笑容却很勉强……

　　……

　　“……据物理学家们说：氦在宇宙中的分布很广！但遗憾的就是，在地球上，氦主要存在于天然气或放射性矿石中。目前常用的是从天然气中分离氦气的方法：把含有氦的天然气作为原料，反复进行液化分馏，然后利用活性碳进行吸附提纯。但由于氦的液化温度非常低，我记得好像是负的二百六十八摄氏度，接近绝对零度，不但气体液化难度较大，同时也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极大地增加了氦气的制取成本。目前成熟的氦气制造和储存运输工艺，全世界只有美国的普莱克斯公司一家掌握……”

　　“先生，上海东方快车公司的陈总经理给您急电。”艾琳不合时宜的出现，打断了正在兴致勃勃给托马斯、倪小峰上科学普及课的飞艇艇长的话头。

　　飞艇艇长听到这句话，立刻知趣的站起身来说道：“您二位慢慢用茶点，下面还有点事，我得先去忙了！您几位就在这儿聊吧，有什么需要的打电话给大副就成，这电话拿起来就可以通话。”笑着指了指舱角壁板上的电话机，艇长带上他的帽子，习惯性的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制服，便从艾琳身旁擦肩而过，顺着狭窄的舷梯下去了。

　　倪小峰将手头最后一点三明治塞进嘴里，微笑着冲艾琳招了招手。艾琳将文件夹打开，交到他手里。倪小峰嘴里咀嚼着食物，扫了眼文件夹里的电文，脸色变得微微有点阴沉。艾琳急忙走到他身边，就站在他的椅子后，弯下腰去给他低声指点和解释。

　　托马斯看着艾琳因为刚才跑得急，又爬了那么一大段舷梯，此刻的脸上还微微带着点红晕。她的睫毛是那么长，以至于她在靠近倪小峰的时候，从托马斯这个角度看去，艾琳的眼睫毛都快碰到倪小峰的耳朵了！

　　这真是倪局长一个美好的下午茶时间啊！托马斯心中感慨道：有时候不得不佩服倪小峰的审美眼光，还有他与美女友好相处的本事！像艾琳这样的美女，显然不是简单的金钱和权力就能控制的，而且据托马斯的观察，倪小峰在和自己女属下们相处的时候也绝无好色的迹象，那也就排除了他通过男女关系去维系和这些美女们感情的可能。

　　算了，美人属于伟大的倪小峰，自己还是看看天空和飞艇吧！托马斯心里这样酸溜溜的想着，就端起手中的红茶，离开那只精巧的铝制小方桌，走到舱前的观察口前，头也不回地大声问了句：“请问我可以打开窗、透透气吗？”

　　倪小峰嘴里随意地“嗯”了声。于是，托马斯跨步站上前观察口下方贴着前舱壁的铝制观察台，随手将侧面的一小块三角型的玻璃窗打开条小缝――

　　海拔2800公尺高空的风从那条小缝里吹进来，发出尖锐的呼啸声！

　　今天新疆沿天山一带天气彻底放晴，在耀眼纯净的冬日阳光下，天空湛蓝到让人觉得那种蓝仿佛有种带着重量般的质感。巨大的银灰色 “奎星”号飞艇，它那长225公尺，最粗直径38公尺的雪茄状粗壮身躯正滑行在这巨大的湛蓝色块之中！

　　此刻，在飞艇右侧是雄壮的天山山脉，盖着皑皑白雪的群峰上可见片片嶙峋的青色山岩，天山高处的永久性冰川和冬日被冻结的河流，在耀眼的阳光下反射着透明水晶般的光芒；在飞艇的左侧，一直到遥远的天际线，库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宛若一块巨大而不甚纯净的琥珀，默默地向天空炫耀着他无边的金黄。

　　向飞艇前下方望去，是一块一块沿着天山北坡几乎等距离分布的冲击扇平原，冬雪覆盖的大地上，这些冲击扇上的绿洲和不多建筑呈现出黑灰色，就如同一块块带有葡萄干的黑色巧克力酱装饰在巨大的白色蛋糕上。顺着飞艇飞行的方向，还可以看见一条细细的黑线连接着那散开的黑色巧克力块。那是公路，从大宛到迪化再通向巴里坤草原，最终穿过天山山脉然后又经哈密通往河西走廊去的国道。一条他不知道名字的河流从天山上直冲而下，在冬日里居然还没有完全结冰，河道中央的水流正升腾着隐隐的雾气。

　　此刻虽然开了窗，但在呼啸的风中，是听不到吊挂在飞艇腹部外的那4台发动机的声音的。托马斯上午在自己位于下甲板的客房内还能多少听见一点发动机的嗡嗡声，可这和在火车上睡觉时传来的那些声响相比又算什么？

　　托马斯转身向后望去，他此刻身处的位置在巨大的，外壳是铝质板条的半硬壳式 “奎星”号飞艇的上甲板前观察舱，也就是那巨大的雪茄状的飞艇艇身前端顶部微微拱起一个小小的水滴型玻璃舱内。在他向后看去的时候，透过玻璃观察窗，他可以看到在飞艇接近尾部的地方也拱起一个类似的玻璃顶的观察舱，那儿是上甲板后观察舱。可以看到在这2个排列在上甲板中轴线上观察舱之间，在一条条长长的铝条包裹起来的飞艇背部有条用低矮的金属围栏栏出的狭窄小道，前后之间大概有120公尺。托马斯知道，那条小道只是在飞艇落地检修时才会用。在飞艇升空时，前后2个上观察舱之间的人员来往要通过艇身内的中央通道来进行。事实上，刚才飞艇艇长还让他还知道，那条狭窄小道上低矮的金属围栏也是这艘飞艇的无线电天线。

　　在4台 “巨硬”450马力航空柴油发动机的推动下，顺着强劲的西风，“奎星”号飞艇正以每小时130公里的时速向着东方前行！

　　昨天晚上火车上选择转乘飞艇的客人本来就没多少，再被列车医生筛选几下，除了托马斯和安妮塔，就只剩下那个除了俄语和极其有限的一点法语外就什么外语也不懂，又是祖祖辈辈在圣彼得堡开最大的一家传统毡靴厂的俄罗斯商人，以及他的妻子、儿子、女儿，还有他们家那个总是默默无声的女管家。而且，艾琳意外查知：这位俄罗斯毡靴商的本次旅行还是受中国军方后勤部门的盛情邀请呢！也不明白军方后勤部门干吗要邀请这么一位除了祖祖辈辈做俄罗斯传统式样的毡靴外，就一无所长的主。但这至少又证明，这位仁兄和他的全家是很适合搭乘这次飞艇航班的。

　　这架飞艇执行的是北京－大宛定期航线，每2个月5次往返，中途分别在迪化、兰州、西安起降停留。昨天晚上临时商议出办法后，艾琳查阅就近的航空线路资料，发现这艘“奎星”号是最合适用来干这件事的，因为它正好当天傍晚从大宛出发，天亮时航线会经过伊犁，又恰好是去北京的。

　　倪小峰动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通过上海东方快车公司提出临时要求，又通过北京的关系让“星辰”航空公司同意安排 “奎星”号早上在伊犁临时降落，搭乘总共10名旅客后再按照正常航线飞行的计划。

　　这艘载重近17吨的飞艇，由总共26名工作服务人员向额定承载的42名旅客提供航行服务。现在还没过农历的正月十五，中国的商人和官员们是很不习惯在这段时间出远门的。所以，当托马斯他们上飞艇后才得知：加上他们，这次这艘飞艇总共也就承载了29名乘客。飞艇的艇长正担心到西安时，也不会有平时那么多的中短程旅客搭乘，突然公司通知在伊犁登载这么多的旅客，再加上到西安时总会有几个客人上来，这次航行就不会亏了。艇长和艇员们不同，他的收入可是有很大的一块是跟着航线效益变化的！

　　所以，在从公司方面又得知有中央政府某部门的领导搭乘，并且公司还专门来电命令他必须接待好这位领导及随从人员时，艇长很高兴地就答应了。在倪小峰他们登艇后，艇长不但在舱位安排和通讯装备使用上完全满足了倪小峰他们的要求，就连平时谢绝一般乘客进入的上甲板观察舱，都被他临时当做私人雅座，用来亲自招待领导和他的朋友们喝下午茶。长途飞艇套用的是国际远洋轮船的一套规矩，而国际远洋航海的规矩又差不多都是英国人制订的，对于英国人而言，在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总是要放下手头的活，去喝点茶吃点点心的。

　　托马斯还真是好久没有喝过下午茶了，因为自从去年8月份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错过了所有喝下午茶的机会。能在中国的空中来次下午茶，他自然觉得不错。倪小峰上艇以后一直在自己的房内处理各种文件，连午饭都只吃了1小碗艾琳亲手端来房间的米饭。听说有下午茶，他也很高兴。倪小峰跟随父母回到祖国的时候已经11岁，他的小学大部分又是在法国的一家国际寄宿学校读的，所以，尽管在生活方面没什么讲究，但对于西式餐饮他总是更喜欢一点。喜欢的理由，据他说就是因为欧式便餐总体上而言更简单卫生，吃起来不麻烦，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

　　在喝下午茶的过程里，殷勤的艇长不停地向他们介绍“星辰”航空的飞艇编队。托马斯第一次知道：原来星辰公司是一帮有志发展航空事业的股东，在1889年拉着当时刚退休的前中国空军元老，空军中将林忠在北京成立的。公司原计划要建造总共28艘大型飞艇，最终构成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的载客飞艇航运网。可惜，到1896年的时候，才完全建成了4艘以后，飞艇就因为航空技术的飞跃，在速度方面败给了飞机，接着又因为国家对铁路的大规模发展，在长途货物的运输成本上输给了火车。公司惨淡经营至今，用来载客的飞艇也依然只有4艘，当然，这4艘艇也都在近年进行过了全面的技术改造。公司不敢在大型载客飞艇方面再加大投资了，甚至连1896年已经完成龙骨装配的另外2艘大型飞艇也被草草改造成了滚装货艇，如今这2艘货运飞艇湿租给军方，专门负责从上海给地中海战区运送急救药品，返回时再将伤势合适的伤员运回上海。

　　战前，犹太人定居点将西域省的育牛技术提升后，西域省的牛肉卖得很好，那2艘大型飞艇就是专门负责为交通不方便的夏季牧场及时运出著名的袒罗斯肉牛去上海，或者去印度西部的海港城市卡拉齐，那样刚从草场上出来的活肉牛可是能卖出很好价钱的！返程时往往是运海鲜到西部地区的城市。说着，他还顺便告诉2位客人：今晚的晚餐就有这种需要乘坐飞艇的袒罗斯牛扒，欢迎客人们到时候品尝。

　　托马斯和倪小峰听到这里时，互相带着点揶谕的笑意对了下眼色：看来艇长是下决心要把今天下午这顿高空下午茶的成本加倍的赚回来了！

　　后来托马斯就问到了为什么飞艇不用更安全的氦气，而是还用很容易着火的氢气？艇长叹了口气，开始给他们讲解氦气的成本问题，讲到一半时，艾琳就来了。

　　正当回想着刚才艇长作过的介绍，结合自己从小学过的航空知识好奇的在尖啸的风中欣赏着这艘飞艇以及周围的景致时，突然他听到倪小峰大声说了句：“……你给陈总经理回电报，就说我说的：他们太过份了！”随着他的话音，铝制的椅子在地板上发出一身尖利的摩擦声！

　　托马斯低头看去，见坐在铝制椅子上的倪小峰将身体扭动到一个很怪异的角度，对着站在他身后的艾琳面带温色的说道：“……我们不可能接受这个价钱，这不是适当的经济补偿，这是讹诈，是勒索！”

　　艾琳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她只是站在那儿，低头用平静地目光看着倪小峰。倪小峰在她如此沉静的目光下，逐渐平息了怒火。他又将身体姿式恢复正常，伸手抓起面前的茶杯，轻轻喝了一口。艾琳等他将茶杯放下，就弯腰拿起茶壶给他的水杯里加茶。将茶壶放回小桌上后，艾琳笑了笑，用清脆的声音说道：“其实我相信陈总经理也不是个不讲理的人，可这两年东方快车公司亏损严重，这亏损在股东那里算是战略性亏损，可到了陈其美这个总经理这里，可就是他的业绩问题了。好不容易碰到咱们这次让他们帮了这么多忙，不从我们这里找回来点钱，他还能去哪儿找？”

　　倪小峰脸上又恢复了平静，他听艾琳讲完这番话后若有所思的说：“我们是不是直接找东方快车公司的大股东，让他们同意接受一笔象征性的赔偿……”

　　噢，原来是为了这段时间部里面和东方快车公司之间发生的一些费用结算的事。托马斯想了想，就发现一个事实：自己和詹姆斯&amp;#8226；布莱恩教授一样，都属于从来没有统管过某个财务独立单位的经历。虽然理论上自己知道所有现代社会的机构，都是通过对成本的控制和对回报的追求来提高效率，可究竟这里面有多少管理技术细节，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倪小峰之前做反谍局的局长好几年了，在这方面看来艾琳对他的帮助不少。

　　“我先去驾驶舱看看，我喜欢长长这方面的学问。”托马斯笑着说道，走下观察台，将茶杯放回到小方桌上。

　　“好吧，解决完这堆麻烦事，我再找你。”倪小峰似乎这时才想起来托马斯还在场，语气中带着一点隐隐的歉意说道。艾琳则认真地俯身在那封电报上用笔写画着什么，没有抬头看托马斯。

　　讪讪地走下狭窄的舷梯，托马斯就到了飞艇上所谓的“中央通道”。这其实是一条纵贯整个飞艇的铝合金结构的长支架，在这条支架上用木板铺设了一条宽度最多也就一米的通道。这条通道也是不允许一般的乘客上来的。平时艇员们就是通过这条通道以及通道上下联结的多条狭窄舷梯，在乘客们看不到的地方来回各个工作岗位。昏暗的灯光下，就在这条支架的两边，托马斯可以看到一个个巨大的气囊，那里面就是氢气，这艘庞大的“奎星”号能飘在空中，就是靠这些充满气囊的氢气，同时这些盛满氢气的气囊也占据了这艘飞艇绝大部分的容积。好像有18万立方米，托马斯记得艇长好像是说过这么个数据。

　　来回忙碌的艇员们看到这个胖子时都侧身让过，他们都已经被告知：这个胖子是那位英俊高官的随从人员之一，他们在艇上是有特权的！

　　真是个了不起的大家伙！托马斯在心里感叹道。虽然多少关心点现代航空技术发展的他也知道：随着飞机技术的飞跃，今后能用得上这种大家伙的地方也就不多了。但这个大家伙给他的震撼还是很大的，而且他注意到：经过大规模改造的“奎星”号要比自己小时候乘坐过的飞艇技术上进步很多。他在中央通道两侧可以看到架设了好几条用厚厚的橡胶包裹起来的电线，这说明这艘飞艇上的电气化程度相当高。在自己小时候乘坐过的飞艇上就见不到这种电线。

　　用氢气作漂浮力的飞艇上最怕火，所以在飞艇上到处是严禁烟火的告示牌，吸烟者只能在吸烟室吸烟，就连飞艇上的餐厅，据说也是用电炉做饭。托马斯信步在中央通道上走着，一直走到通道最前面的一个向下的舷梯口。这是通向驾驶仓的。“奎星”号的大部分乘客房间和服务设施都在雪茄型艇体的内部偏下部分，也就是所谓飞艇的下甲板上。从飞艇腹部突出出去的就是这个驾驶仓和那4个悬挂在艇身外的发动机。

　　下甲板其实更热闹，那儿是旅客们的活动区域，有阅览室、餐厅、还有23间卧室。可托马斯不想去凑那份热闹，他也不想回自己房间，自己那间由薄薄的铝制板隔出的小房间隔壁，安妮塔正在休息。托马斯很不满意安妮塔的房间就在自己旁边这种安排，这让他很为难，也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他想了想，就转身向中央通道的后部走去。这次他一直走到差不多通道最后面时，从一个狭窄的舷梯走下去，进入了下层甲板的走廊。这条通道主要供飞艇乘客使用，所以装修考究：薄薄的铝合金墙上带着镂刻效果的图案，天花上是乳白色的磨砂玻璃灯带，地面上也铺设了一层薄薄的橡胶地毯。最主要的是，这条走廊的宽度要比上面那些仅供工作人员行走的通道宽大多了：足足有1.2公尺宽！勉强可以让托马斯和安妮塔并肩而行。要知道，这可是在每寸空间都很昂贵的飞艇上。

　　沿着这条相对豪华的走廊，托马斯一直来到下甲板的末端：吸烟室。

　　这也几乎是到了飞艇的最末端，上面就是那个巨大的飞艇方向舵。吸烟室里明亮的方形大窗户外，偏西的太阳正将他的光芒毫不吝啬地照射进来，照得这间舱房暖洋洋的。这里面有几个红色的，和整个飞艇装修主体色很不协调的消防瓶。舱房的2面是铝制的长椅，每个长椅旁的扶手上都有一个金属烟灰缸，每个金属烟灰缸上都带着用细小的铁链条栓住的打火机。乘客上飞艇时都必须交出随身的火种，要抽烟只能来吸烟室。

　　正对着舱门，是一个通往飞艇外部的小玻璃门，门外是个带着围栏的小阳台。此刻小玻璃门上着锁，只有门最上面的排风扇在呼呼作响，将吸烟室里唯一一个正在喷云吐雾的瘾君子制造的烟雾排出去。

　　那个正在吸烟的中年男子看见托马斯进来，热情地举起长椅上放着的一盒“大中华”香烟，向托马斯示意请他抽烟。托马斯笑着摆摆手，说了声：“我不抽，谢谢您了！”

　　那名男子笑起来：“不抽烟您来吸烟室做甚？”口音中带着浓浓的山西味。

　　托马斯尴尬地笑了笑，指了指通向外面小阳台的门：“我以为那门还开着，想站那上面看看……”

　　山西口音男子不以为然地笑笑：“那上面有甚好看的，往下一瞄头都晕。来来，来一根。大家都出门在外，别客气。”

　　托马斯觉得盛情难却，只好伸手从对方高举的烟盒里抽出一根，叼在自己嘴上。那个山西口音男人热情地举起打火机给他点烟，随后就骂骂咧咧地说：“这么个破打火机还拿铁链子拴上，这不是拿人当贼防嘛！”

　　托马斯将香烟捏在手中，坐在男子对面的长椅上。

　　“你是在上海做事情吧？”那个男子自信地问道。

　　托马斯嘴里含糊了一下，不置可否。那个男子便得意地笑起来：“这年头，好多像你先生这样的人都住在上海。你是做那行的？”

　　这个问题还真难回答！托马斯只好说：“我是做研究的……就是别人把资料给我，我再把研究总结出来的东西告诉别人……”

　　山西口音的男子高兴的叫起来：“我知道了！先生你是做金融研究的！咱们是同行啊！我姓曲，家里原先是开票号的，现在改金融投资公司了。先生您贵姓？”

　　碰到这么位自来熟，托马斯真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他只好回答道：“小姓莫……”

　　曲先生更高兴了：“我老婆也姓莫，老家是广西的。先生你和我老婆五百年前还算一家呢！咱们说来还是远亲！”

　　这位“远亲”先生真是难缠！托马斯心一横，反正倪局长还没有顾得上自己，不如就当打发一下时间。于是，他也打起精神，笑着说道：“曲先生，您这是在哪儿发财啊？”

　　曲先生叹了口气：“我家的商号在太原，可我这次花钱出远门不是去发财的，是去赔钱的！”

　　“此话怎讲？”山西商人的名声，那可是在全世界资本行业里都著名的。虽然太平天国起义时他们在江南一带的损失很大，后来建国战争的太原之役又让这些站错队的山西商人蒙受了灭顶之灾，但他们在建立一个独特金融体系时悠长奇特的经营习惯，特别是他们在交易当中那种执著的信用原则都使他们在最近这10多年来重新开始崛起。

　　“别提了！”曲先生拍了拍自己的大腿，一脸的痛苦：“去年8月份，我们家听信了别人的鬼话，拿钱去上海炒咖啡期货，结果全赔进去了。这不，害得我们原来答应好别人10月份底在西域省的投资款也周转不开，一直到去年年底我们才把答应人家的投资款筹出来。我这次趁着过年带钱到大宛，不光是去给人家赔不是，还得求人家给我们免掉一些罚金……”

　　“你们不是已经筹到投资款了吗？”托马斯没听太明白。

　　“晚了几个月，人家原来谈好要买的那几个农庄都涨了价，成本一下上去了……”

　　“这我就不是很明白了！你们筹到款的时候，既然投资成本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那你们干吗不把投资项目停下来，按理说终止投资你们最多只要按照协议交罚金就行了，这样总体算来应该是更合算一些。”托马斯自以为是地说道。

　　听了这话，这位来自山西的曲先生用鄙夷的眼光看着托马斯，接着摇着头说道：“莫先生你应该不是做实业投资出身的，我们做投资生意的讲得就是这点信用。这次我们要耍赖，别说在西域省了，就算在整个山西我们曲家的名声也臭掉了！”说罢，他又使劲摇了摇头。

　　托马斯听了后故意刺激对方，也摇起头来：“生意人逐利为本，就算是暂时名声上有点损失，但只要本在，那还怕翻不了身？”

　　曲先生真的是有点光火了，他跳起身来，语气激动地说道：“我们山西人的生意当年被左剃头给毁成那样子，后来我们想开银行北京也不答应，就这，这十来年为啥我们还能翻身？莫先生，告诉你吧！我们靠的就是信用二字！要没有老祖宗传下来的好名声，我们这些老西子凭啥重新威风起来？”

　　托马斯急忙向对方不好意思的道歉：“曲先生，对不起，是我不对。我不懂您这些实业投资行当的大家风范……”

　　“啥大家不大家的！我告诉你，莫先生，我们这些人可能是不懂你们玩得那些期货和股票，但要是说起来在中国实业界玩钱，哼哼……”曲先生看来是不想和这个话不投机的人多说半句了，他哼哼了两声，摇着头离开了吸烟室。

　　被人教训了一通的托马斯随手将香烟碾灭，准备去阅览室那边找几份报纸看看。椅子上的大半盒“大中华”香烟被他看到了。是那位曲先生遗落的。托马斯随手将这大半盒香烟装在口袋里，准备呆会儿给飞艇上的服务生，让他们还给那位脾气急躁的山西曲先生。

　　就在他从下甲板通道快走到阅览室的时，安妮塔从对面急匆匆的走来。她走到托马斯面前，低声说了句：“琳姐让我四处找你――先生要和你谈话，现在。”

　　托马斯已经发现：倪小峰身边的这些人在非正式场合时，通常称呼倪小峰为“先生”而不加姓。不知道他们又会称呼林倩如什么？是不是也是不加姓，只呼为“夫人”？在又一次向上甲板观察室爬去的时候，托马斯心里这样无聊的想着。

　　“艇长刚刚通知我，”等他一爬上那间位于飞艇最高处的小舱房，倪小峰就劈头说道：“我们的飞艇因为是顺风飞，要比原定时间早2个小时到迪化。”

　　托马斯傻乎乎地张着嘴，脑子里一时转不过弯来。

　　倪小峰身后正坐在小方桌前又在写什么东西的艾琳看到托马斯这模样，实在忍不住了，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是这样的，”倪小峰宽容地笑了笑，向他耐心的解释道：“这样，我们就比原计划要多在迪化呆2个小时。我准备人去机场候机楼，借地方和新疆站的人开个短会。你是下去和我们一起开会，还是自己在飞艇上休息？”

　　“开会和我有什么关系？”托马斯还是不明白。

　　倪小峰笑了：“你不是已经同意向部里面申请撤回来了吗？迟早你也会是部里面的领导之一，和下面的同志们早点见个面不好吗？”

　　别逼我，你们不要再这样逼我了！托马斯心里在喊叫，但他还是努力让自己语气平静地说道：“倪局长，这样不好吧？我回来的事，组织上现在还没有正式决定……”

　　倪小峰的脸上慢慢堆起了乌云。突然，他扭过脸去对身后的艾琳大声说道：“看到没有？这就是平时我向你们强调的组织纪律性，你们以后要多向埃瑞克·亨特同志学习！”语气中绝无丝毫号召学习的感觉。

　　托马斯心中有一股火苗升腾起来，在这一瞬间他差点要失去理智的大声喝骂！

　　想让一个说出真话的最好办法之一是让他高兴，要是这还不行，那就激怒他！

　　这句史秉誉说过的名言突然在托马斯的脑海里闪过。于是，他听到自己带着点羞怯的声音在小舱房里慢慢响起：“我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名份，就这么和下面的同志们见面不好……要是您觉得我还是参加会议的好，那就别介绍我的身份了，反正这个会我也是列席。”

　　倪小峰注视着托马斯那张胖乎乎的脸上呈现的顺从和温和，突然就没了兴致，随口敷衍道：“那行，你就在飞艇上休息吧。晚上升空后我再找你。对了，要不要把安妮塔留下来陪你聊天？”

　　“算了吧！”托马斯从对方身上的某种失落感上找回了平时的自信，他笑着说道：“我跟安妮塔不合适。好不容易回国了，我还是找个不是做咱们这行的女人过日子吧！”

　　等托马斯走后5分钟。艾琳起身走到舷梯口，向下看了看，然后走到站在观察台上看着前窗外景色沉思的倪小峰身边，仰起脸来轻声说道：“你还坚持先前的意见，认为他会为我们做那件事吗？”

　　“他确实比我想像的要更聪明些，”倪小峰说着，嘴角浮起一丝讥笑：“可太聪明的人都有个通病，那就是怯懦。”

　　艾琳听了这话，想了想问道：“你认为他会屈服？”

　　倪小峰没有正面回答她，而是转了个身，看着飞艇后方极远的天边，眯着眼看着那耀眼的下午时分的太阳，嘴里好像是自语般的说：“要信任我的判断力，这是最关键的。”

　　仰起脸来的艾琳看到，阳光迎面照射在倪小峰那英俊的脸上，那张经历了无数风雨也不曾见丝毫风霜的脸上此刻充满了自信……

　　托马斯走在中央通道上，低头想着心事，不知不觉就走过了去下甲板的舷梯，一直走到最前方的通道尽头。看见面前巨大的气囊，托马斯愣了愣，然后自嘲地摇头一笑，转过身来。

　　“博士，您在这儿干吗？”“奎星”号飞艇艇长站在通往驾驶仓的舷梯口旁，好奇的问道。

　　被热情的艇长请进驾驶仓后，托马斯发现：这艘飞艇确实是比自己以前见过的飞艇都先进很多！

　　围绕着驾驶仓的三面大观察窗，是一圈各式各样的操作台。在驾驶仓的正中间有一个小点的三面操作台，那个操作台后面有把固定在地板上高高的旋转靠椅。艇长走到那把非常突出的椅子旁，拍了拍皮椅面，自豪的介绍道：“博士，这就是我的指挥位置。你想不想坐上来体会一下指挥这艘大家伙的感觉？”

　　托马斯真的想试试，他好奇地挪动身躯爬上那把高高的旋转靠椅，四处打量。此刻驾驶仓内只有4名人员在值班。他们面前的各种仪器仪表，托马斯只猜测出驾驶舵和高度计什么的，更多的仪器仪表他根本猜不出任何用途。低下头又看着眼前艇长指挥台上的各种仪表和按钮，托马斯就更糊涂了：仪表和按钮上只有各种颜色和编号，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怎么样？以前坐过飞艇吗？”艇长笑着问。

　　托马斯点了点头：“嗯……不过，您这艘最先进。”

　　艇长听到这句奉承，脸上的笑纹堆起。他搀着托马斯的胳膊，帮他从指挥椅上下来。然后对值班的大副说了声：“到迪化空域后叫我，现在我要请博士去我那儿做客。”接着便不由托马斯分说，拉着他的胳膊热情地将他拽到自己舱房。

　　艇长舱就在驾驶仓后面。这间舱房肯定要比其它房间都大！这是托马斯的第一印象。因为这间舱房不但有独立的洗手间，而且竟然还有个小小的会客室。艇长笑着让托马斯坐到那张铝制的方桌旁，解释道：“这里也是我给艇上的管理人员开会的地方，按照艇上的管理条例，这种会每天都要开一次呢！”

　　托马斯坐在椅子上，环顾着铝制墙壁上悬挂着的各种证书、奖章、还有好多照片，好奇的问道：“为什么您这艘艇上几乎所有的桌子都是方形的？”

　　“不是几乎，是所有。”说着，艇长抓起墙角上的电话，简短的说了句：“两杯咖啡，我房间。”挂断电话后，他又解释道：“我们公司的四艘客用飞艇上的桌子都是方形的，因为通道尺寸的缘故，方形的更容易搬动。而且方形的在遇到大的气流颠簸时也更容易整放和固定。”

　　“这种情况多吗？我是说遇到大的气流的时候。”托马斯好奇的问道。

　　“一年总有那么几次，其它时候天气不好我们都不飞。”艇长说着感慨道：“博士，这碗天空饭不是那么好吃的！飞艇上的那些降落伞也不光是摆设……”

　　“降落伞？”托马斯真没注意到。

　　“你们上艇后不是有艇员给你们教授过逃生方式了吗？”艇长好奇的问道。

　　托马斯尴尬地笑了笑：在伊犁起飞后倒确实有艇员要求这些半途登艇的乘客们去餐厅集合，可当时倪小峰正好叫住自己在他房间内聊几句关于那个杀手组织的事，结果他们俩就都没去。

　　“呵呵，”艇长没往下问，很不在乎地指了指会客室那张桌子边上的某个小标志：“凡是有这种标志的家俱下面，都会有降落伞。其实这玩意也就是个摆设，真遇到问题了主要还是靠我们紧急降落来逃生。开什么玩笑！没受过跳伞训练的人，就算临时给个降落伞，跳下去也多半会受伤……”

　　在他唠叨的时候，托马斯弯下腰去看那张桌子底下，看见在桌面底下固定着2个大大的伞包。他直起腰后吃惊地说道：“我可是看到餐厅、阅览室、吸烟室都有这个标志啊！”

　　“是啊，按照安全要求，每个有对外窗口的舱房都准备有降落伞。”艇长笑着说：“要不等到我们从迪化升空后，你跟着迪化登艇的乘客再一起上上逃生课。”

　　托马斯从艇长带点揶谕的笑意中，看出了对方对自己胆小的嘲弄。我的形像就那么差，让谁都会觉得我胆小吗？他郁闷的想。

　　黄昏，金黄的阳光下巨大的银灰色“奎星”号飞艇徐徐降落在了迪化机场。

　　因为今天空中的西风，顺风飞行的“奎星”号比平时105公里的平均时速快了很多，提前2个小时降落在迪化。此刻东方快车还在伊犁到迪化的铁路上跑着，还要等到晚上11点钟55分，平均时速80公里的东方快车才能到达迪化车站。

　　火车到了迪化以后，列车医生指挥大伙将卡莱尔伯爵夫人心爱的美洲豹搬到月台上，试一试焦躁不安的它在呼吸一阵地面上的冷空气后是否会好一些。幸亏是在深夜，要是白天这头豹子肯定能吸引不少人围观。细心的列车长昌德·费尔南德斯在邮车上看着下面的场景，突然想起来不要让豹子感冒了，就让邮车上剩下的那名保安员拿块帆布下去给豹子遮遮风。

　　这等举手之劳，保安员自然愿意为一路上颇为照应邮车押运保安弟兄们的列车长去做。等列车驶出迪化车站以后，重新把豹子搬上车，放在那个铁台上的大伙欣慰的发现：大家的劳动没有白费，那只原先焦躁不安的豹子在上车后没多久就逐渐的安静下来，过了10来分钟就睡着了。

　　折腾了半天的列车员们一起笑嘻嘻地往前面车厢走着。一位列车员感叹道：“我们这么多人折腾了半天，就是为了让这只豹子能睡觉。下辈子投胎，我干脆去当有钱人的宠物好了，别说当豹子了，哪怕是当个宠物猫都行。”

　　他的话惹得大伙全都笑了。自此以后，这位列车员就有了个绰号“宠物猫”。

　　笑归笑，对职责从来都很认真的列车长看了眼表，叫上助手，又开始了每天晚上的巡检。他们走到托马斯先前乘坐过的那节车厢时，列车长还专门用钥匙打开门，仔细看了看这间已经空出了包厢。跟在他身后的本节车厢服务员很紧张的看着他，深怕自己因为在白天收拾这节车厢时什么工作有疏漏被列车长训斥。

　　昌德·费尔南德斯仔细地打量完这间包厢后，撤身出来，将门拿钥匙锁上。然后，他对列车员严肃地说道：“不允许任何人未经我批准，擅自使用空闲的包厢。擅自盗卖客位属于盗窃，明白了吗？”

　　列车员陪笑答道：“规矩我记得，请车长您放心。”

　　列车长又走到邻近的包厢前，犹豫地站住脚。列车员急忙凑到他耳朵旁，低声说道：“这位先生的女友经我提醒后，刚才总算回她自己的车厢去了。”

　　列车长瞪了他一眼，接着往前检查。检查到商务车厢时，列车长刻意在妮可的包厢门口停留了一下。这间包厢原先是有2个客人，今天上午那位姑娘已经去转乘飞艇了。昌德·费尔南德斯心中实在不理解东方快车公司这回为什么会花费这么高的成本，替有需要的旅客提供飞艇服务。他猜测可能那个拖家带口的俄罗斯商人，和那位目标A先生一样，都是有特殊身份的人。

　　昌德·费尔南德斯做为东方快车公司的雇员已经有22年历史了，做为“萨克斯”也有10年历史了。平时他都是帮“黑色独奏”暗地里带各种物品，传递消息，偶尔也会利用工作上的方便打探客人的资料，可是配合“黑色独奏”在自己的车次上进行主营业务，这还是头一回。反正自己本该在今年年底从东方快车公司退休，就算事后因为责任问题不能再当车长也无所谓。这10年，他从“黑色独奏”的老大“钢琴”那里领到的报酬何止退休金的100倍！更何况，要不是当年钢琴老大出手，自己在土尔其欠的赌债几辈子也还不清！

　　为了保证今晚的业务进展顺利，虽然听到里面有流水和哼歌的声音，萨克斯还是敲了敲这个包间的门。过了一阵，妮可穿着睡衣，头顶包着毛巾出现在门口。

　　“尊敬的小姐，”萨克斯说道：“请不要在夜晚休息时间唱歌，以免引起其他客人的不满。”

　　妮可吐了吐舌头，做了个禁声的动作，然后便将门关上了。列车长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直到确信里面没声了，这才继续前行。

　　等巡检完整个列车，昌德&amp;#8226；费尔南德斯打发助手去休息，自己回列车长办公室填写工作日志。在进自己的办公室之前，他去趟旁边的卫生间，但在卫生间里他并没有方便，而是锁好门后，伸手敲了几下卫生间上面的一块活动盖板，接着便拉开门，看了看周围，咳嗽了几声后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在把门打开条缝不到1分钟后，竖琴闪进他的办公室内。萨克斯将门反锁好，对竖琴耳语道：“客人B一个人在他自己的房间，我检查过了。”

　　竖琴低低说了句：“我的包。”

　　萨克斯踩上椅子，打开天花上放杂物的储藏柜，从里面拿下来一个不算很大的包裹，递给竖琴。竖琴将包裹放在办公桌上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件不算很厚的黑色连体服开始往身上套。包裹里还剩下一把精致的带鞘小匕首，和一双软底黑鞋。

　　萨克斯从椅子上下来，呆呆地看着躺在包裹布上的小匕首。7年前在钢琴老大刻意的安排下，他在意大利被迫亲手杀过人。那次老大给他用的是一把左轮手枪。他想不到组织里的业务专家做主营业务时居然是用这种古老的玩意。

　　“别动，有毒。”看到他伸手想去动那把匕首，还没有完全穿好衣服的竖琴一把抓住他的胳膊，附在他耳旁说了句。萨克斯先是吓了一跳，接着便觉得被这个女人抓到的地方疼得要命，觉得胳膊骨头都被她的指头捏到了！

　　“我从第几个通风口可以进去？”竖琴感觉到了他的疼痛，但故意装着不知道，嘴贴在他耳朵旁悄声问到。她对昨天下午这个老男人在推自己钻进铁笼下面的那个暗格时，趁机摸了自己屁股好几把记忆犹新，所以故意让他多疼痛一阵……

　　也就在萨克斯和竖琴这2件很不协调的乐器在互相调试时，妮可披着大衣跟在一位列车保安身后急匆匆地走过一道又一道的门，来到贵宾车厢。那位刚才被昌德·费尔南德斯车长瞪过几眼的列车员已经等候在车门内，他从里面打开反锁的车门，让他们进去。

　　那位保安没再往里走，而是从口袋里掏出列车工作人员的专用钥匙交给妮可。然后自己指了指这节车厢的服务员的工作间，向妮可示意了一下。妮可会意地点点头，拿着这把钥匙一直走到格林姆的房间前，轻轻打开包厢门闪身进去。

　　那位保安人员看到那间包厢的门已经关好后，舒了口气，钻进服务员的工作间，将头上的帽子扔到小桌上，将腰部的手枪挪动了一下位置，舒舒服服坐下来。列车员给他和自己都倒了杯热水，然后站在小工作间的门口，扫了眼狭窄的通道后轻声问这名本该在休息车厢睡觉的保安：

　　“这次是熟人帮忙还是……”说着列车员比划了一个点钱的动作。

　　保安员打了个哈欠，无精打采地说道：“是个熟得不能再熟的主儿需要帮忙。”

　　列车员看到这次多半是没钱分了，也觉得很无聊。本来他还想问一句是过夜还是等一下就走，但看到保安员那窝成一堆的样子就知道多半是过夜了……

　　格林姆在zuo爱结束以后总会迅速的睡过去，这次也不例外。

　　当他清醒之后，却发现已经是快凌晨3点的时候，妮可没有睡，而是裹着睡衣坐在沙发上，将她那双xiu长结实的大腿搭在床角上，正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注视着自己。

　　“宝贝，你怎么不睡啊？”格林姆坐起身来问。

　　“亲爱的，你的酣声实在是太可怕了！”第一次尝试和格林姆过夜的妮可苦笑着说道。

　　格林姆很不好意思，他从床上下来，赤裸着坐在地毯上，手搭在妮可的大腿上，仰脸看着这位因为自己的酣声而满脸疲惫的美女，歉意地说道：“要不，你在这睡，我到你的包厢去，天亮再回来。”

　　妮可感动的伸手拍了拍这个英俊漂亮的英国小特务的脸蛋，腻声说道：“我还是更喜欢和你在一起睡，宝贝。”

　　格林姆qing动之下一把就将妮可拽倒在床上，同时扯开她身上的睡衣……

　　半个小时后，这次是妮可先睡着了。这几天，这姑娘实在是太累了！

　　格林姆轻身下床，疲倦地坐在沙发上，手里拿起老托马斯今天早上……噢，是昨天早上给自己留下的那本《草叶集》，准备在他素来鄙夷的美国人蹩脚英语的折磨中渡过一个漫长的夜晚。总之，一定得让妮可宝贝睡个好觉！格林姆正这样想着，却惊诧好笑地发现妮可竟然也打起了酣声！而且酣声如雷！

　　看来她真是太累了！格林姆心疼的想到。他捂住自己的嘴，打了哈欠，然后就看到小桌上的那把据妮可说是从列车工作人员那里“租”来的钥匙。他突然有了个大胆的主意，可以让自己和妮可都睡个好觉……

　　列车停在吐鲁番车站加水。有几名睡不着觉的旅客趁机下车在月台上散散步。

　　所有值班的列车员按照规范要求都锁好车厢之间的通道，然后站在各自车厢的门口，等候列车长的巡视。昌德·费尔南德斯列车长和他的助手从清冷的月台上匆匆走过，扫视着每名列车员，走到这节车厢门口，他停下脚步，用挑剔的目光上下打量着站在车厢门口的列车员。这名列车员急忙将身子挺得笔直，心里在抱怨自己今天怎么这么倒霉，总是被列车长盯着。就在这时，在列车顶部有个黑影悄无声息的掠过，一直到这节贵宾车厢的顶部后就伏低了身体。

　　面对忐忑不安的列车员，列车长终于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又向前走去。发车前跳上列车车门时，他吩咐助手等一下列车到鄯善车站时，召集列车上不当值的各组组长到餐车，说自己有些事情需要跟大家叮嘱一下。长途出车就这样，有时候列车长就跟个幼稚园阿姨一样，要找一切机会，没日没夜的给大家苦口婆心的来回唠叨那点破规矩！他的助手这样想到，不过一想到自己到年底就可以接这老家伙的班，做这列漂亮非凡的列车列车长了，这位助手还是抖擞起精神去休息车厢去干那件不讨人喜欢的事。

　　也就在同时，格林姆穿着自己的睡衣溜到通道上，飞快地用那把钥匙打开原先托马斯乘坐的车厢，闪身进去。

　　此刻，那位主要是在东方快车公司领薪水，又属于中国某国家机构编制外人员的保安正坐在列车员工作间内，从打开的小门盯着这节车厢的通道口。他今晚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在这节车厢呆着，防范那位贵客先生周围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并随时听候那位女领导的任务指派。东方快车是国际著名列车，西欧旅客对火车上配属警察负责日常保卫很不适应，在西欧人的概念中，出了麻烦时才需要警察出现。为此，东方快车公司有独立的商业保安系统，当然，这个系统内的大部分保安人选来自交通警察部门的推荐，同时国家好几个机构也插手这些人员的另类使用。对这种事，东方快车公司管理层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列车开动时发出的声响掩护下，格林姆动手将折叠床放下。他找到枕头和被子后草草铺好，摸黑上了床。要是不幸被列车员发现了，那就给他点小费，要是还不行，那就准备承担一笔不菲的罚款吧！为了妮可小宝贝能睡个好觉，这钱花得值得！这样想着，他开始迷迷糊糊的入睡。

　　列车开动后，列车员很负责的在走道上来回巡视了一趟。这节车厢虽然每个包厢都有独立的洗手间，但在车厢的另一头还是有2个公用洗手间。列车员很负责的打开那两个洗手间的门，仔细查看了一下。洗手间在他换班后应该还没人用过，很干净。他关好洗手间的门，回工作间去和那位保安聊聊天。长夜难熬啊！

　　1个小时后，列车在鄯善车站临时停靠5分钟，等待换车头：前面的兰新线已经不是电气化铁路，需要换上哈密铁路机务段的内燃机车头。这种停车东方列车不开门，但列车员还是要按规定站在关闭的车门口。

　　餐车内，昌德·费尔南德斯列车长召集的会议也开始了。

　　同时，就在这短暂的停车期间，竖琴从这节贵宾车厢洗手间的天花上下来，飞快地弯腰下跑到格林姆的包厢门口，扫了眼包厢上的编号后用一把列车专用钥匙打开门，闪身进入黑暗的包厢。包厢内的床上，有一阵断续的酣声从鸭绒被里传来。竖琴掏出匕首向床上扑去！

　　在上海孤儿院长大的妮可，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从12岁那年就开始了自己的培训，21岁时又去了移民政策宽松的美国，在那里取得新的身份，并在某个“远房亲戚”家所在的小镇上生活了4年。这次回国她本来的任务目标是去上海接受新的技术培训，并同时接受下一阶段的任务指令，与格林姆的邂逅属于临时任务。她和安妮塔也是第一次搭档，关系并不密切，但格林姆的出现让她很高兴。

　　执行这样的任务真不错！这是她这几天内心的想法。这个英俊漂亮、天真可爱的英国小特务让她觉得这次任务旅行简直是一种享受。她知道也许将来上面还会有可能让她和这个男人保持某种联系，她也明白也许到那时两人之间就再也找不到现在这种直率、荒唐、放纵，又充满刺激的感觉了。所以这两天她很投入在和格林姆的床第之欢当中，很配合的由着格林姆玩各种花样。此刻她确实很累，睡得也很香甜，甚至连格林姆关灯离去都不知道！但是在危险即将降临的一瞬间，长期训练造成的条件反射，还是使她下意识的将身体猛的闪开，并在用粘涩的喉咙呼喝的同时，奋力将双腿向对方踹去！

　　可对方在腾空的过程中灵活的扭动了一下腰肢，准确的将匕首插入了她的胸膛！妮可那双健壮修长的腿猛地踹到对方的胸脯上，将对方踹飞到包厢的墙壁上！

　　竖琴在对方发出那声低低的呼喝时，就立刻明白目标有误！但她真没想到对方竟然有这么迅疾的反应，那飞起的双脚踹得她几乎窒息过去！但是她从墙壁上滑落下来时，已经调整了呼吸，接着便毫不犹豫地又向前扑去！

　　显然，插入胸膛的匕首让妮可的力量迅速流失。这次她只是挣扎了几下，便被对方的手捂住了嘴。然后，在黑暗中，妮可那双碧色的眼睛逐渐的黯淡下来……

　　保安员隐隐好象听到有声女人的呻吟传来，接着便有一声巨大的撞击声传来。撞击声倒是有可能来自换车头时的操作，但女人的呻吟声让他紧张起来。他不敢确定这声音是否来自贵宾所在的包厢，也不敢确定那是不是某位女宾客的梦呓，还是自己的贵宾和那位女领导又在从事某种体力运动。

　　体力也太好了点吧？这都几点了！他抬起手腕看了眼手表。但责任心还是让他站起身来，将手放在枪套上向那间包厢走去。当他走到包厢门口时，列车震动了一下，接着月台上传来工作人员的哨音。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保安人员手搭在枪柄上，仔细听着包厢内好象有动静，又好象没有动静的声响，犹豫着该不该敲门。最后，他还是决定稳妥为上，于是便轻轻的敲了敲门。没有回应。他本能地感觉到出问题了！于是他按照培训时被教导的那样，迅速侧身靠在包厢门外，弯腰掏出手枪，用自己身上的另一把专用钥匙去开门，同时将枪口对准即将打开的包厢门。

　　在列车的启动节奏中，门被推开了，包厢内一股血腥味，打开的包厢窗户让这股血腥味随着风迎面吹向包厢门口，并且在走廊上迅速蔓延着……

　　刚刚开始行驶的列车突然又停住了！本来在餐车开会的列车长昌德·费尔南德斯跟着本次列车保安主任急匆匆地冲向那节贵宾车厢！按照公司规定，此刻开始，这位列车保安主任摇身一变，已经成为这次列车上的最高权力者。所有的灯光都大亮的夜间列车上，列车播音员按照规定中的预演方案，已经开始用颤抖的中英文宣布：由于发生重大事件，本次列车临时封锁出入，请旅客们都呆在自己的房间内别动，禁止关灯，禁止开窗，并随时准备警方的检查！

　　跑过被匆匆封锁的列车走道，他们穿过被列车员把守的车门，来到那个出事的包厢门口。就见疯狂大喊的格林姆被2名先期赶到的列车员死死的抱住。那位持枪的列车保安员无奈的拎着手枪站在包厢门口把守着。

　　昌德·费尔南德斯急忙上前帮着安抚格林姆。列车保安主任走到包厢门口，探头向里面张望了一下，摇摇头，接着缩头回来对门口的保安说：“你没进去吧？”

　　这名保安点点头：“我站在门口打开灯，看见窗户已经打开了，进去看了看人已经成那样子了，又扒在窗户上看了看连个人影都没发现，就去拉响警报，没动过什么……”

　　保安主任皱着眉头，摇头拍了拍自己这位手下的肩膀，接着叹了口气：“等警方来吧，我们该做的不该做的也就这样了！唉，倒霉啊！”

　　格林姆在列车员的死死紧抱下，迸发出巨大的力量，要不是走道空间狭窄，那2名列车员早就被他甩飞了！他大喊着，挣扎着，身上的睡衣被扯开，露出里面的赤身裸体。

　　“……你们放开我！我要进去！给我枪！我要去杀人！放开！操你！放开我！……”

　　昌德·费尔南德斯看局面难以收拾，对面这位已经彻底的疯狂，就走过去，以一种复杂的，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心情，恶狠狠的一拳就击打在格林姆的脸上。格林姆被打晕过去。

　　正准备上前帮忙的保安主任看着格林姆被列车员搀进隔壁的包厢，敬佩地对昌德·费尔南德斯说道：“列车长，可能今晚这火车上就你还算做对了事情！”

旁疑7

更新时间2006-3-27 19:25:00 字数：4918

　1917年2月5日，德意志帝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基尔市郊区。

　　非常不喜欢飞行，并发誓谁也甭想再将他塞进那些在空中飞的一堆架子里去的詹姆斯·布莱恩教授又飞了一回！

　　他没办法，那天晚上是德国人用枪逼着他上了“哥塔”轰炸机改装的运输飞机，把他从曾经留下过美好回忆的瑞典哥德堡押送到基尔的。基尔这个城市他很不喜欢！原因很简单：战前某次他路过基尔时，钱包居然被贼给偷了！

　　一个人是喜欢一个城市，还是讨厌一个城市，其实真的都是由他亲身经历的一些小事所决定的。

　　“蓝男爵”领着人将他空运回德国后，把他安置在基尔郊区的一个小庄园内，此后几天每天都会来这里和他单独相处1个多小时，但什么实质内容都不说，就只是聊会儿闲话就走了！布莱恩教授猜测：这或许是对方故意在向自己心理上施加压力，让自己胡思乱想，增加自己的精神压力。他的对策就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每天坚持做2小时各类运动，丝毫不去理会周围看守们的惊异神情。

　　今天下午，蓝男爵又按时出现了。

　　今天的天气是基尔这个季节最正常的：天空灰蒙蒙的，空气湿度很大，说不上有多冷，但人在室外多站一会儿还是容易被那湿冷的空气浸泡得逐渐感觉到难受。这样的天气时，基尔码头那边肯定会起雾，德国人的水下狼群又可以趁机进出港口了。

　　布莱恩教授正在小庄园主楼阳台上进行他的每日例行运动：蹲下又起来，中间夹杂着一些举臂和转腰的动作。2名腰里别着手枪的德国小伙子正懒洋洋的站在阳台边上，无聊的看着这个老头在这么个灰蒙蒙的日子里折腾他自己。一辆“BENZ”从庄园外开进来，一直开到主楼前停下，然后蓝男爵从手下打开的车门内下来，站在那儿饶有兴趣的看着阳台上的老头运动。他一直耐心的等到老头折腾完了这段动作，走到椅子旁拿起毛巾擦汗时，这才彬彬有礼的叫道：“布莱恩教授，我想请你喝下午茶，可以吗？”

　　布莱恩教授将毛巾搭回椅子扶手上，又端起凉水杯喝水，直到把杯子放回小茶几上后，这才慢吞吞地说了声：“好吧。”

　　蓝男爵根本不在乎他的态度，对身边的助手说道：“去，在教授换完衣服以后，请他到温室里来用下午茶。”

　　北欧人是如此的热爱阳光和温暖，在玻璃工业普及后，几乎每个庄园都会有自己的温室。这个被德国情报机构买下来做当地活动点的小庄园也不例外。

　　在一大堆亚热带植物的簇拥中，蓝男爵笑呵呵的亲手给教授倒茶。布莱恩教授坦然受之。他喝了口大吉岭红茶，扫了眼周围的植物，毫无感情地用德语说了句：“蓝男爵，你的花匠得换了！这里有好几种植物都放错了地方。比如那盆文竹是就是喜阴的，不应该放在最容易被阳光晒到的地方。”

　　蓝男爵笑起来：“管他呢！在普通德国人心目中，来自温暖地方的植物都喜欢阳光。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在这种灰蒙蒙的气候环境里，呆的实在是太久了！”

　　“你们不是在非洲还有殖民地吗？那么喜欢阳光可以集体移民啊！”布莱恩教授知道他在说什么，尖酸刻薄的反唇相讥。

　　蓝男爵爽朗的大笑起来：“真是好建议！千年以后一帮黑乎乎的德意志人给约翰老爷们种香蕉？这个建议真不错。”

　　“有什么关系呢？去年我在瑞士碰到过一位荷兰人类学专家，”詹姆斯·布莱恩嘴角堆起笑意，刻意用轻松的语气说道：“这位荷兰学者在瑞士告诉我说：很有可能人类的祖先都是黑乎乎的。”

　　听他提到去年的瑞士，蓝男爵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看到自己的话效果不错，詹姆斯·布莱恩教授发自内心的高兴起来。他抓起桌上小筐中的荷尔斯泰因黑面包，撕下来一块，蘸着碟子里的橄榄油香甜的吃着，边吃边赞：“嗯哼！味道真不错啊！你要不要也来一块？”

　　蓝男爵没有理睬他的挑衅，只是端起杯子喝了口红茶。放下茶杯后突然问道：“教授，你喜欢看世界地图吗？”

　　不等布莱恩教授回答，蓝男爵起身走到一旁的小温室那面唯一一边非玻璃的水泥墙墙边，在那面墙上挂着一块天鹅绒的垂帘。蓝男爵拉开垂帘，露出镶嵌在图框里的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蓝伯爵指着那幅地图，对布莱恩教授说道：

　　“教授，你来看：布列颠的国度已经是遍布地球，为什么在这个大多数国度还处于蒙昧状态的世界上，德意志人就不能再有几块更适合养家糊口，生儿育女的土地呢？”

　　布莱恩教授心理觉得异常失望：在他原先的计算中，今天的这场谈话应该比这有趣的多！但对方既然已经出牌了，自己不可能不应。他也将手中剩下的面包放在碟边，站起身走到那面地图前，随手抓起图框下部放置的指示棍，象是给学生上课那样指着地图说道：“布列颠的领土看上去是很广袤，可问题是你我都明白：因为你们挑起的这场愚蠢的战争，可能要不了10年，这块地图上就剩不下多少还继续悬挂布列颠之旗的地方了……就算还悬挂，我也敢担保那也多半只是悬挂着一面旗帜而已！这2个国家将开始主宰世界！”

　　他用教鞭一样的指示棍指了地图上的美国和中国。

　　蓝男爵走回自己的椅子旁，面朝着教授大声说道：“所有的战争都是愚蠢的！但这场战争我们不得不进行。这个规矩难道不是你们定的吗？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总是要通过该死的战争才能赢得自己的生存地位！”

　　“不要把人类的愚蠢都强加在我们头上！”教授又挥舞起手中的教鞭，微笑的敲击着身后的地图：“这是人类从所谓文明开始之后就奉行的原则。文明的过程其实就是暴力由个人行为上升到群体行为的过程。”

　　蓝男爵干脆在椅子上坐下来，用学术交流般的语调说道：“既然教授你也不否定这种战争暴力的历史合理性，为什么你还要对我们德国人这般的仇恨？而且，你也知道，这场战争不是由我们单方面提起的，在战前，是你们伙同中国和其他国家已经逼得我们不得不战……”

　　“我仇恨德国人吗？”布莱恩教授宽容的笑起来：“不要把我的思维与我的情绪等同起来。在情绪上，我一直对德意志民族抱有好感……“

　　“那我就不理解了！”蓝男爵甚至微微举了举右手：“既然是这样，如果你的观念也是布列颠精英们的典型观念的话，这几十年来对德意志的围堵就不应该如此的凶狠啊？你们应该也很清楚，德意志人从来没有梦想过做世界的统治者，我们只是希望能获得应该有的贸易和原料空间……”

　　布莱恩教授心中在发笑：对方竟然按照所谓的高级谍报人员策反惯例，对自己来这么一通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交流。这种把戏他自己也曾经对别的阵营的高级谍报人员用过。那就来吧！教授心中笑着叫了声，嘴角浮现了讥讽的微笑。他开始了他的课堂演讲：

　　“男爵阁下，请原谅，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不得不从欧洲工业革命开始讲起：纺织业的兴起让约翰牛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不用依靠太多的人力和太多的土地，约翰们就有可能过上好日子。之前，除了种地之外，约翰牛们只懂得掠夺。可是任何一个发展完备、物质平均水准逐步提高的社会都是不可能建立在单纯的农业和掠夺之上的。中世纪的中国人和维京人都在证明着这个道理。商业，只有持续不断并且形成所谓三角贸易关系的商业活动才能支持长久持续的社会发展……”

　　蓝男爵很有耐心的听着教授的演讲，甚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认真的做起笔记来。

　　教授很久没有给学生上过课了，自从去年8月份以后就再也没有获得过上课的机会。此时的面前虽然只有这么1个特殊的学生，但手里的教鞭还是使他兴奋起来。

　　他没有注意到，在他的身后，那张本来悬挂着世界地图的图框，在他滔滔不绝演讲的时候无声的下降，被一幅画着各种图案的世界地图所替代。如果教授此刻转身回去看一眼，他就会吃惊的发现：几乎是他所知道的圆点和CI6在全球的情报机构秘密驻地都被很清晰的标注在上面！

　　可是蓝男爵用一个又一个恰到好处的问题惹得教授不会掉转头去。

　　教授身后的布景被神奇的调换后，在对着温室的那栋庄园主楼里，刚才那位给蓝男爵开车门的手下，“将军”的另外一个儿子弗兰克举着望远镜站在一楼的某个窗户里看着，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他放下望远镜，对身边另外一个人简短下令：

　　“放迪考斯过去！”

　　迪考斯（Decoys），假鸟，专门用来在诱猎真鸟的时候用。此刻，那个被德国人称做迪考斯的男子身穿庄园花匠的衣服，被通知立刻去修剪草坪附近的松树。因为刚才上面来的大人物对庄园草坪附近松树的修剪情况非常不满！

　　在伦敦，这位迪考斯先生的代号是鸽子。自从他将有神秘人物被关押在这个秘密据点的消息传回伦敦后，他就接到指令：密切关注，并尽一切努力搞到更详细的资料。

　　这些天，庄园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是严禁接近那位被关押的老头的。伦敦没有告诉鸽子那个老头是谁，但是从老头换下来的衣服上，鸽子还是猜测出：这回，多半是伦敦的什么大人物被德国佬抓住了。正宗邦德街出品的三件套西装，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会穿，或者穿得起的。

　　鸽子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拿着大剪刀走到主楼和温室之间草坪旁，专心修剪起那些低矮的松树起来。当他在温室附近停留了大概有那么3分钟多，而且掏出1盒香烟给自己点上1支烟后，在一楼房间内的弗兰克又下令道：“可以了，收回迪考斯！”

　　主楼里跑出来1个非庄园工作人员的小伙子，他的手按在腰间的枪套上，跑过去花匠身边要求他立刻离开！拿着大剪刀的鸽子先生老老实实跟着这小伙子回到主楼侧门，正好迎面出来了庄园的管家。没两句，管家就和那个腰间带枪的小伙子争吵起来。鸽子手里拎着大剪刀，一脸的无所适从站在争吵者的旁边。

　　教授身后的布景又一次被调换回去。他面前的蓝男爵一直保持着聆听的状态，感觉目光完全是集中在教授的脸上。

　　在布景被完整的换回后，蓝男爵突然对着滔滔不绝的教授又一次举了举右手。

　　“……所以，大英帝国不是在梦想成为千年帝国，而是希望在列强间的游戏规则再进一步的演变后，保持住自己应该有的地位与商业环境……嗯，你又有什么问题？”

　　“教授，”蓝男爵脸上露出公事公办的表情：“最后一个提问：你有没有考虑过给我们干？”

　　布莱恩教授被对方的粗鲁和直率吓了一跳！他想都没想就摇头说道：“不！……”

　　蓝男爵立刻站起身，拿起自己的帽子，对教授说了句：“那好，希望战争结束后我们再进行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讨论……送教授回房间去！”他大声对站在温室门口的那名手下下令。

　　从温室里出来，上了弗兰克亲自开过来的“BENZ”轿车，汉斯简短问了句：“都安排好了？”

　　弗兰克笑着说道：“今晚上那只迪考斯就有机会放风了，就怕这只鸟太懒太胆小。”

　　“没办法，有时候不能做得太过，只能靠对方自己的反应。晚上回柏林的飞机安排好了吗？”汉斯已经在后座拿起几张报纸看了起来。都是境外的英文报纸。

　　“都安排好了，”弗兰克从镜子里看了眼后座的哥哥，接着又说道：“爸爸干吗让我们这么帮那个混血儿博士？”

　　“没有办法，这场战争德国已经是输定了，我们得为战后的日子……以及可能还会有的下场大战做各种准备。”汉斯头也没抬的看着报纸说道。

　　“汉斯，”弗兰克语气中突然出现了浓浓的伤感：“你不要笑话我，也不要骂我……这半年一想到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输定了，我心里面就很难过……”

　　“我心里也很难过。”汉斯低头看着报纸，语气异常的平静，一点也没有任何难过的迹象。片刻之后，他抬起头，伸手拍了拍自己弟弟的肩膀，温和的说道：“好好开车吧，爸爸还等我们回去一起吃晚饭呢！”

　　于是哥俩谁都不再说话，在一片沉默当中，汽车在道路上奔驰着……

　　詹姆斯·布莱恩教授莫名其妙的在瑞典哥德堡受到追杀，接着又被德国情报机构莫名其妙的绑架，然后受到好多天莫名其妙的对待后，1917年2月7日又在瑞士苏黎士被莫名其妙的交换回英国人的手上。

　　教授回到伦敦后，立刻被有关方面的人员带走，进行被俘情报人员回来后惯常的例行安全检查。然后，他就在约克郡的某个小农庄里一直呆着，呆到13个月以后……

旁疑8

更新时间2006-4-6 14:06:00 字数：18489

　2月5日凌晨妮可被刺身亡后，还不到1个小时情况就通过密电传到了飞艇上。当时飞艇已经飞过了哈密上空，倪小峰才刚刚躺下。接到这个消息后，倪小峰当即给下面密电指示，要求加强对格林姆的保护。至于督办新疆站南疆站抓凶手之类的话，他连提都没提。

　　托马斯被安妮塔从床上叫醒，胡乱穿上衣服又跌跌撞撞的跟着艾琳来到吸烟室。艾琳低声向他通报了1个多小时前发生在东方快车上的惨案。托马斯头发蓬乱，满脸疲惫听艾琳汇报着情况，什么表情反应都没有，让艾琳差点以为他还没有睡醒。等艾琳全讲完后，他摇摇头，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到门口后转身对艾琳说道：

　　“麻烦你给倪局长转达我的三条建议：一、让格林姆继续乘坐东方快车，相对而言那个交通工具还是最安全的，只要加派保护人手就可以了；二、东方快车上的高级职员中有问题，不要再犹豫了，没时间细查，就让铁路公司临时派人替换，现在车上的高级职员有几个就控制起来几个，集中看管到上海再说；三、下飞艇时给我准备一把手枪，左轮就成。”说罢，他开始出门。

　　“你去哪儿？”艾琳追到门口问道。

　　“离天亮还有阵子，我去试试还能不能睡一觉。”托马斯头也没抬的说。

　　艾琳愣了愣，但马上加了一句：“我想枪等一下就可以给你。”

　　托马斯扭过身来，抬脸看着站在门口的艾琳，打了个哈欠，用手指了指走廊旁悬挂的“严禁烟火”的告示牌，什么都没说就转回身走了。

　　1917年2月6日，中国兰州。

　　这个早上7点40分开始，兰州开始刮起了沙尘暴，凌晨6点30分降落在兰州机场的“奎星”号为此延迟了起飞时间。本来在系留塔停靠的飞艇也因为这场风暴，被迫释放了一部分氢气后，被拽落到地面，牢牢的用系留绳固定起来。

　　就在这样的沙尘暴天气的早上，倪小峰局长要跑步锻炼身体。

　　托马斯·莫兰特站在飞艇的驾驶仓内，和飞艇艇长一起端着咖啡杯，靠在观察窗上默默注视着外面的景象：

　　漫天的沙尘已经将不算太远的候机楼遮蔽得看不清楚。靠近飞艇这边的场地上没有什么其它飞行器停放。奎星号实在是太大了，它在每个机场，几乎都要单独占一个比较大的场地空间，再加上更严格的保安消防要求，所以通常它也是停泊在离机场侯机楼最远的地方。此刻就在飞艇旁边，在沙尘中，倪小峰头戴着一个类似滑雪帽的防尘面具，身穿半旧的运动服在飞艇停泊场地附近奔跑着。他的手下因为跟随不上他的速度，只能两个人分开，在他折返奔跑的滑行道两端站着。中间是艾琳，她也穿着运动服，戴着防尘面罩半蹲在那里。每次倪小峰经过的时候，她都会伴随着跑上那么100公尺左右，然后自己再慢慢回到中点。

　　那条滑行道大概有500公尺，托马斯和艇长已经看到倪小峰在这条路上已经跑了8个来回！可他还在节奏均匀的奔跑着，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最神奇的就是他来回跑动分别是顺风和逆风，可每当他在沙尘中露出身形的时候，托马斯都觉得他来回的速度几乎是差不多的。

　　“嗯，博士，我先回舱房休息去了，昨晚值班后没睡着。”艇长打了个哈欠后说了句，接着便放下手中的咖啡杯进自己舱房去了。

　　这时候驾驶仓内值班的人也不多。更多的艇员此刻是在艇身内外忙着做各类检查。大副一直都在低声和机场塔台上的某人通着电话。托马斯凌晨时也没睡好，见识过窗外艇员们固定飞艇、连通各种管线时那种忙碌情景和工作强度，知道大伙都有点累，所以就没去和任何人说话，很自觉的端着咖啡杯默默地看着窗外。

　　他不明白倪小峰这是在干什么！他知道一些习惯于常年坚持某项体育运动的人，如果连续有几天不能从事这项运动，就一定会难受，会不舒服，往往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从事这项体育运动。他也知道倪小峰局长是位非常热爱长跑的人。去年因公事访问美国的时候，当时还是反谍局局长的倪小峰就在某个清晨，在洛杉矶郊区活活累垮了美国同行给他配备的2名警卫人员。

　　可这都不是倪小峰非要在这么个清晨，在沙尘暴当中奔跑的理由。那就剩下一个原因了：倪小峰正在体味与恶劣天气抗争的乐趣，在风沙中的奔跑能让他享受到一种面对挑战，战而胜之的快乐！

　　他喜欢和人斗心眼，斗毅力，斗手腕。托马斯在心里总结道：他还喜欢和自己身上人的各种本能争斗，同样，此刻他也是在斗，在和这天斗。他和他那位已经故去的父亲一样，是一个信奉斗争哲学的人！

　　托马斯突然觉得杯中的咖啡索然无味，于是便起身准备回自己的舱房小睡一会儿，或者是去阅览室看看报纸。就在这时，一直在和塔台通电话的大副举起电话，随即兴奋的大叫起来：“姚莺然要登艇？太好了！我们马上做准备……”

　　随着大副的喊叫，驾驶仓内不多的几个职员都兴奋起来。很快，当托马斯走到阅览室刚拿起一份报纸来翻看时，就发现这个消息已经传遍了全艇。正好他手中的报纸上就有这位姚莺然的的照片和新闻。托马斯花了几分钟，按照手头已有的资料做了一个简短的分析研判，很快就关于这位姚莺然女士推断出一些结论出来：

　　1、这位姚莺然女士是当今中国一位著名的女艺员，也演舞台剧，但主要是演电影；

　　2、姚女士最近要接拍一部叫《白蛇传》的电影，该片大导演姓阳；

　　3、她的主要演艺活动地点是在上海；

　　4、姚女士未婚，否则在报导她和某个导演一起吃晚饭的新闻里不可能不提；

　　5、她在这个春节假期期间突然失踪，报纸上有各种猜测；

　　6、显然，她并没有失踪，马上这位鼎鼎大名的姚莺然小姐就会出现在这艘“奎星”号飞艇上。

　　随后，托马斯·莫兰特博士就将这些推论和报纸一起丢开，拿起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专心的看起来。这期杂志上正好是介绍地中海的地理和商业航行史。托马斯觉得很好玩：因为昨天一天，在飞越河西走廊上空漫长的旅途中，自己都是按倪局长的要求呆在上甲板前观察室，花一天时间阅读了一份很厚的、也和地中海商业航运大有关系的内部机密文件。倪局长什么也没说，就是让自己呆在他那间临时办公室里看文件，而且还按保密规矩让艾琳守候在一旁，防止自己私自带那份文件出舱房。

　　那份关于国内有人伙同军方在进行对同盟国大规模走私的报告，托马斯一直看到天黑时才仔细看完。简单的说，他心中对这份厚达300多页的报告的评价就是：30%的背景资料，20%的道听途说，再加上50%的臆断所构成的100%的垃圾！但他还是在窗外洒进的夕阳余晖中，郑重其事的将这份阅读完的报告双手归还给艾琳。艾琳可能是对他的郑重感到满意，更有可能是对他这种一坐就是一个白天，中间除了喝水，上上洗手间，剩下的时间都是反复看文件，一句话都不说的敬业态度感到钦佩，破例对托马斯轻声说了句：

　　“辛苦了，博士。”

　　美女的这句问候让托马斯觉得很受用。在注视着艾琳小心的将那份报告放入一个薄薄的金属文件箱的过程中，托马斯没话找话的说了一句：

　　“收好，千万别损坏了！”

　　艾琳看了他一眼，神情好象是因为他对这份报告的重视感到高兴，她脸上带着对托马斯亲近了很多的表情，低声说道：

　　“我会保管好这份报告的……为了能把这份报告带回国来，咱们可是死了人的……”说罢，艾琳便拎着文件箱回自己舱房了。

　　托马斯直觉得一阵愕然，他对着艾琳消失的舷梯口愣了半天，然后，他慢慢走到这间舱房的后部，踮起脚尖，透过后面的玻璃向飞艇后部望去：

　　已经下沉到祁连山脉后一大半的夕阳好象就挂在飞艇尾翼的右下侧，半个飞艇表面为此反射着辉煌的金光，另半个飞艇则已经隐在黑暗当中。远远望去，这天给托马斯腾出前观察舱后，倪小峰自己呆着办公的上甲板后观察舱正好就在那辉煌与黑暗的分界线上。那间舱房里已经亮起灯，远远可以看到有个男人也扒在观察窗上，正好往前观察舱方向看着。相距100多公尺，又在黄昏中，但托马斯还是觉得有一双目光直刺向自己的心底……

　　托马斯回想着昨天那些事情，一边对应着手中《国家地理》杂志的相关内容，一边在心中暗自做着各种比较和研判。沉浸在思索中时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大概快到上午10点的时候，风力逐渐转小，风中的沙尘也渐渐减少。远处正对着阅览室窗户的候机楼变得清晰可见。这个候机楼很小。早上艇长就告诉过托马斯：他们这次降落的是兰州附近的一个新近临时启用的机场，这个机场以前是军用的，最近因为兰州城区附近的老机场扩展翻新，这才被借来民用。

　　当今世界，大部分的机场都是草坪的，尤其军用机场更是草坪的居多。但多半是因为兰州当地气候干旱的缘故，这个军用机场就是水泥铺设的。托马斯已经看完手中的杂志，站起身准备去一趟洗手间。他抬眼向候机楼方向看去，就见被风刮得发白的停机坪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足足有二三十号人聚集在候机楼的门口，并且可以看见照相机闪光灯泡的闪动，以及随风飘散的团团白色灯烟。托马斯还见到艇长已经领着一帮高级艇员，穿着标准的礼服大衣，还都戴着白手套，在风中向候机楼那边跑去。

　　应该是那位大明星到了。托马斯这么想了想，就继续去上他的洗手间。这几年他几乎不看电影。一个人去电影院也是够古怪的了，他也不愿意给身后跟着的那一大帮子人找麻烦。听说现在很多电影都是有声的了。上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想起来了！还是在1916年的夏天，圆点搞来一部德国人招兵用的宣传短片给大伙开眼界。那部电影就有音乐和旁白。听说导演还是个10来岁的德国电影女神童。不过那电影托马斯不喜欢：电影上面的德国军人形像太高大太机械，机械得和英国人蹩脚笑话里的德国佬一模一样。战争宣传上刻意亮出来给别人看非凡实力的一方，多少都有点心虚不自信的感觉。特别是在战争宣传里更强调精神和意志作用的那一方，往往也都是在军事技术水平上感觉落伍和吃力的一方。

　　有关电影的事情，托马斯能想起来的就这么多了。伦敦上流社会倒是有很多人和演艺界有往来，他也难免有过接触，可他不喜欢和演艺界往来。他不太喜欢那个圈子里提及男女关系时那种刻意的轻浮，好象一定要那样才证明一个人对性方面的态度是坦诚或真实的。社交礼仪是人身上最后一层衣服。是，衣服总有脱下来的时候，可谁也不能成天裸奔啊！再加之伦敦演艺圈子也是情报界众所周知的大泥坑，那些艺人们为了钱，为了虚假的勋章和衔头，为了天知道还什么样的理由向谁都可以出卖情报。德国人法国人在利用女艺人的美色进行谍报活动方面是有悠久传统的。托马斯也曾无意中探听到：1915年戴维·高邓派人去北非开始秘密招募培训肚皮舞舞娘，据说有10来个当地学肚皮舞的少女已经算是圆点外围人员了。为了这些原因和其它的缘故，做为一个分析管理型的情报人员，托马斯总是刻意和演艺界保持着疏远的关系。

　　从洗手间出来后，安妮塔又堵住了他。同样还是那老一套：笑嘻嘻的小跑过来，抓住自己的胳膊好象很亲热的样子，然后把嘴靠在自己的耳朵上轻声说出各类工作通知。托马斯无精打采的听安妮塔说：“先生让你起飞后去他那儿，前观察舱。”随后安妮塔声音变高，笑着问：“你不去餐厅和中国的大明星合影？那位大明星应艇长的邀请，起飞后会在餐厅里与客人和工作职员合影……”

　　托马斯瞪了安妮塔一眼，心想怎么会有人这么无聊！但他看到却是一张眼睛看着餐厅方向，满脸混杂者兴奋和期待表情的面孔。

　　“是你自己想去和明星合影吧？”托马斯心中觉得可笑。

　　“我自己不可以去，”安妮塔失落地说道，忽然她脸上又满是希望：“有人说，要是你去合影，我就可以跟着去……”

　　那一瞬间，看着安妮塔的表情，托马斯忽然领悟到对方比自己小10来岁，还是个小姑娘呢！他差一点就心软答应了，可马上他就明白过来其实是怎么回事，于是用安慰的语气对安妮塔说道：“我不去，你最好也别去。安妮塔，每个职业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撇下失落的安妮塔，托马斯想回自己的房间去等待起飞。可走廊里靠近餐厅那边此刻已经是乱哄哄的。艇员们正在维持着秩序。同时托马斯也听到在登艇的升降口下边也同样是一片乱哄哄的声音，好象是工作人员们正在劝说一些人离开飞艇旁。都是让那个明星给害的！

　　托马斯这样想着，回头上了艇员专用的舷梯，直接向中央通道上爬去，不去理会舷梯口悬挂着“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的告示牌。倪局长都已经把上甲板观察室霸占成专用办公室了，我这个副局级借工作通道走几步路算什么！

　　“莫兰特博士！”艇长热情洋溢的叫声在中央通道内响起。托马斯抬眼望去，就见昏暗的灯光下，中央通道的某个舷梯口，艇长正陪着2名身穿旅行装，将头部都裹在风兜里的女士站在那里。叫了声他之后，艇长就对身边的那2位女士解释道：“这个中央通道平时是严禁客人上来的，可这位莫兰特博士嘛……”

　　自己正在使用某种特权，而且还被人发现了！这个念头让托马斯在艇长面前顿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急忙尴尬的解释道：“您好艇长！我得赶着回自己房间拿点东西，可您瞧那走廊上全都是准备和女明星合影的人！您知道，实在是太堵了……”

　　“看来都是因为我给您造成了麻烦。真不好意思，莫兰特博士。”艇长身边的某位女性用脆生生的嗓音说道，说话中，她将自己脑后的风兜放下，露出一张托马斯数小时以前刚通过报纸研究过的脸。

　　本人的脸要比相片上的瘦很多！这是托马斯第一个念头，接着他的第二个念头就是：本人也比相片上漂亮很多！也不知道怎么，他嘴里含糊了几句就急忙从大明星的身边走开。

　　中午11点，机场上的风标转速明显的减缓下来。各种管道和电线被从飞艇上拖开。那些负责加油、补气、加水，后勤补给和上航空邮件的车辆也都离去了。地面工作人员开始忙碌奔跑，按照飞艇上传下的信号指示，逐步解开每道系留绳，随着系留绳被不断解开，“奎星”号庞大的艇身开始微微向前低斜着慢慢升空。先是2台发动机在轰鸣，帮助“奎星”号完成升空过程中的方向和平衡调整。在200公尺高度，另外2台发动机也加入了奏鸣。奎星号在机场上空不断上升，同时在发动机的推动下逐步加速前行。

　　和大明星在中央通道上的邂逅让托马斯很兴奋。回到舱房后，他几乎是按耐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强迫让自己在床上躺着，直到飞艇升空的过程完成。在去上甲板之前，他刻意在下甲板走廊上走了一个来回，希望能和那位漂亮的大明星再有次碰面。显然，对方应该还在自己的舱房内呆着。倒是那个餐厅门口坐着的服务生很聪明，竟然就看出了托马斯心思，对他笑着说：“等一下姚小姐来餐厅时，我们会通知大家的……”

　　托马斯脸上顿时觉得发烧，嘴里含糊了几句，就急忙顺着狭窄的工作人员舷梯上了中央通道。在中央通道上，他边走边在心里狠狠嘲笑着自己的浅薄和轻浮：一个33岁，实际上已经快36岁的大胖子，居然还在幻想跟大明星的邂逅和艳遇，真是够恶心的了！

　　爬到上甲板前观察舱，托马斯看见令他非常意外的事情：姚莺然就坐在那里，正和倪小峰谈笑风生。看见他，倪小峰急忙热情的招呼道：

　　“博士，快上来，我给你介绍：这位是当今中国最红的大明星姚女士莺然小姐，是我的朋友。这位则是我的好朋友莫兰特博士……”

　　“见笑了！起飞前我已经和莫兰特博士见过面了。”姚莺然笑着说道。接着她对托马斯说道：“我和抑扬也算认识很多年了，想不到能在飞艇上碰到。你别听他骂我，他就是喜欢在别人面前奚落我……”

　　“嘿，嘿！”倪小峰露出了难得的开玩笑的表情：“这话是怎么说着呢！我那是奚落你吗？我可是在奉承你呢！”

　　在他们的轻松谈笑中，托马斯瞥了眼还在认真的向外举着望远镜看什么的艾琳，竟就从那背影当中看出了几分落寞。

　　说自己要下去和观众合影的姚莺然笑着向托马斯伸出手来：“博士，刚才没有和您握手，很不礼貌，现在告辞的时候再补上，希望您不要介意。”接着她的目光投向观察台上的艾琳，笑着说了声：“琳姐，你不下来和我握手告别？你那是在看什么呢？看黄河啊？我可是更喜欢看大海，要是我有一座房子，面向大海，那多浪漫！”

　　艾琳头也没回的，语气酸溜溜的回了一句：“您想要栋海边的房子有什么难的？就怕您忙得没空儿去住！再说咱俩又有什么手好握的，我不是男人，也不是您的影迷！”

　　“我相信黄河的景致肯定非常壮观，不过在海边有一座房子确实也不错！面向大海，四季花开，多好。”托马斯看着姚莺然，伸手的同时笑着接了一句。

　　“抑扬的朋友真都是才子啊！您瞧，这位英国博士不但国语说得这么地道，我这么顺口说一句，他就能接出诗来，真是出口成章啊！”紧握着托马斯的手，姚莺然笑嘻嘻的对倪小峰说道。

　　“就这顺口溜还算诗？”倪小峰笑着也伸出手来：“你跟我也握握手试试，多半说出来的比博士的还精彩！”

　　“贫嘴！”姚莺然笑着丢开托马斯的双手，轻轻打了倪小峰凑趣伸过来的胳膊一下，嫣然一笑，转身下了舷梯，嘴里还嚷嚷了一句：“琳姐，回见啊！”

　　看着托马斯还抬着刚被握过的手，低头发呆，倪小峰不禁笑出了声：“得了，人都走了，你不至于吧？万花丛中一握手，使君衣袖香半年，你还真准备香半年啊！”

　　托马斯这才尴尬的收起手，嘿嘿笑了两声。此刻，他心中正在无奈的感叹：总是这样！凡是靠近我的女人都这样，要么是准备来害我的，要么是来接头的，总之，与感情无关！

　　我有一座房子，面向大海，四季花开。这也是史当年给托马斯的那些古怪的接头暗号之一，他只是没想到，这位大明星居然也是局中人！

　　艾琳这时回过头来，满脸的不屑，她瞪着大眼睛，嘴里不满的唠叨着：“有的人怎么回事嘛！看到某类女人就神情大变！平时不苟言笑，这时候却嬉皮笑脸！……平时装得很老实，这时候也是这种嘴脸！……真不要脸！明明比我大好几岁，竟然还好意思叫我姐！”说着，她将望远镜随手放在小桌上，大声说了句：“我先下去了！”说罢就怒冲冲的跑了下去。

　　托马斯看着倪小峰那种欲言又止，欲骂还休，气得牙关紧咬，又说不出一句话来的狼狈神态，这么多天来，竟然第一次在心里同情起倪小峰。他甚至开始在心里怀疑起先前那个倪小峰和艾琳之间没有男女暧mei关系的判断。

　　倪小峰回过头来，突然对着托马斯怪怪的一笑：“想不到我们的小艾琳对你还满在意的嘛！”

　　托马斯睁大了眼睛。

　　倪小峰笑起来：“你不会以为艾琳是因为我和大明星说多了几句话才吃醋吧？“

　　托马斯的心竟然为这句话狂跳了几下！

　　看着他此刻的模样，倪小峰爆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

　　“你可要抓住机会了！我这小妹妹可是部里面的一朵花，平时眼界可高得很呢！而且她哥哥还是你的老搭档，你们以后做亲戚就更有意思了……”

　　托马斯马上想到了他说的是谁，他真的很惊诧：“艾琳是老金的妹妹？她不是姓艾吗？”他还真没想到，曾经在伦敦给自己做了多年信使的金惠临还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妹妹。

　　倪小峰止住笑：“表兄妹，他们两家都是1865年以前就开始给咱们做事的……你不知道老金家原本是满清的皇亲吗？”

　　“这个全伦敦都知道，可我没有想到他们俩会是表兄妹。”托马斯喃喃的说。

　　“建国后，爱新觉罗氏有的用金姓，有的用艾姓，这其中好象还有些他们自己才明白的典故……好了，不说这些了。”倪小峰挥挥手走到椅子前坐下，随意地向托马斯做了个请坐的手势，然后接着往下说：“昨天的那份秘密报告你全看完了吧？感觉如何？”

　　说到工作，托马斯的神态迅速恢复了平时的那种慢条斯理。他想了想，决定还是实话实说的好：

　　“我昨天仔细的研究了那份报告，也用今天上午的时间仔细考虑了一下，”他顿了顿，接着便飞快的说出了结论：“这份报告不好，臆造的成份太高，不能用来做为任何决策依据。”

　　在他说完结论后，倪小峰没有立刻反应，而是用一种古怪的神情看着托马斯，过了大概1分钟，倪小峰突然轻轻笑起来：“你知道我对姚莺然为什么那么客气吗？”

　　托马斯茫然的摇摇头。

　　“呵呵，因为她是晶晶大姐的手帕交。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不多。每次史主席去上海小住的时候，都会叫她过去陪自己几天。”

　　“史主席？”托马斯有点糊涂了。他知道史依青的小名叫晶晶，也知道倪小峰所谓的“她”就是指姚莺然，可这“史主席”却让他糊涂了。史秉誉已经去世那么多年了，那时候姚莺然还应该很小啊……

　　“建国战争儿女协会的史依青主席啊！”倪小峰微笑着，语气中隐隐带着一种嘲弄：“我还是这个协会的会员呢！对，你回来后也有资格参加，令尊不也是1867年5月前参加建国战争的嘛！”

　　托马斯这才明白过来，也笑了起来：“出去前我倒是没听说过这个协会。”

　　“那是！”倪小峰做了个鬼脸：“那时候建国元老们大都还在，谁敢拿这个协会出来招摇？唉，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元老们都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也都在医院里颐养天年，这些儿女们可都成气候了！”

　　“我在英国倒是听说过这个民间组织，原来不是用来帮助那些烈士遗孤和家境不太好的建国功臣后代的吗？”

　　“是，没错，这个协会原来是这样的。”倪小峰直视着托马斯：“就连现在，在很多地方这个协会还是干这个的，可在北京和各大城市，这个协会已经是咱们的晶晶大姐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他没再就这个话题往下说下去。对于托马斯而言，这种组织，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托马斯本来还想说，其实在光荣革命以后，英国新贵们也是有类似民间组织，并且据他所知，美国独立战争参与者的后代们也有类似的民间组织。可他立刻想到这是中国，在这个刚刚结束满清统治不到50年的国度，这里的一切可是与欧美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组织要是真演变到这种程度，那可就不是欧美的那些协会能够类比的了。

　　沉默，在沉默中，只能听到舱外隐隐的发动机声音，还有空中呼啸的风声。

　　“唉……”一声长长的叹息后，倪小峰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疲惫的神态。他语气缓慢的说道：“那份绝密报告其实是我让人搞出来的，然后也是我让人把报告再从欧洲通过情报渠道送回国内的……这一切我都没让艾琳她们知道，她只知道为了把这份来自地中海外派人员的绝密报告带回国内，咱们有两名信使在路上的伏击中丧命……”

　　托马斯突然想起在图拉郊区死在自己怀抱中的223号，顿时有点冲动，急声问道：“伏击是谁干的？”

　　倪小峰用手揉着脸，嘴里微微叹息着说：“是一帮国际杀手，你知道杀手这个行业和\*一样古老，总是有人在接这些生意……”他放下手，平静的看着托马斯：“我当然能猜出背后的主使是谁，可我又有什么证据呢？就连这份报告，你也看过了，充其量是能引起一点风波，可真正的作用一点都不会有。所以，我需要有一份更有份量，里面不需要太多的详细内容，但报告来源和出处都会让老家伙们更信赖的新报告。”

　　沉默，又是沉默。

　　虽然从昨天起就已经判断出倪小峰花费这么高的成本是打算让自己做什么，甚至也想好了对策，但此刻，对方用这么一种形式提出了要求，托马斯还是沉吟起来。

　　“那位姚大明星说是利用春节假期去了趟敦煌，从敦煌壁画中汲取艺术营养，可我敢断定，她在兰州出现在这艘飞艇上，一定是有人精心安排的结果。”倪小峰打破了沉默，用讥讽的语气说：“就跟那些杀手是谁花钱指使的，你我心中也很明白一样。“

　　托马斯转身走到舷梯口，向下瞥了眼。

　　“不用看，附近要是有人偷听，我不会不知道的。”倪小峰自信的说了句，但接着他的语气就转为平淡：“就是这么件事，你考虑的如何？”

　　“李部长的意见呢？”托马斯认真的问道：“我是受部长直接指挥的外派特工，我需要李部长的明确指示。”

　　倪小峰嗓音中又出现了那种金属般的效果，语意明显是在表达一种愤怒，可语调和用词却依然很中和：“是，你是部直属的外派特工，是只有部长本人才能对你下令，可你认为我是在做什么呢？我又是为什么在做这些事呢？”

　　“我不知道。”托马斯干脆的回答道：“我只知道我是吃情报专业饭的外派特工，外派特工对于国内政治事务的私自参与是被严格禁止的，而且我的直接领导才能给我下达命令，我也只能接受他的命令。”

　　“你前天不是还问我，可以为我做什么吗？”倪小峰冷笑道：“那你当时的态度都是在欺骗我喽？”

　　“对于你的政治理念我不想做任何评判，可我想做什么和我能做什么是有区别的。”托马斯尽量让自己回视倪小峰的眼神能平和一点：“我需要来自李部长的命令，就这么简单。”

　　倪小峰脸上浮现出讥笑，但目光却非常的冷漠：“那你这些天对我说的话都是在套取情报，对吗？”

　　“我可以用人格担保你说的话我都会忘记，今天就能忘记。”托马斯急忙态度真诚的解释道：“可我的处境也希望你能理解，想要我做什么就得李部长亲自给我下令。”

　　倪小峰突然间神色转为平静：“那好，我相信你的话，也相信你的人格，那你就等到了北京后，让李部长亲自给你下令吧！实不相瞒，这次我和你谈话，征询你自己的意见，也是得到李部长同意的！”

　　“我相信。”托马斯平静的回答道。

　　李志勇，字吾往，1851年出生在广东紫金县，也就是现在的秀全县，年纪很小的时候跟过倪峰2年，后来被倪峰送去学校读书，毕业后就不在系统内工作，而是回老家广东搞地方政治去了。这个人1902年由广东当选为国会议员，1905年开始做国会情报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在1910年落选，后又回广东参加1914年议会选举，选举中再次失败。1915年年初被政务院任命为负责协调政府与国会之间有关情报方面问题的专门办公室的主任。他的部长职务是去年经政务院提名，由国会任命的。据说他和情报系统与军方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和很多大人物的私交都很好。托马斯隐隐猜测出这人和倪小峰之间会是种怎么样的关系，可他也坚信李部长再怎么也不可能当着自己的面下令让自己做假报告的！

　　“那你还是先开始准备报告内容吧。”倪小峰用一种不容质疑的语气说道：“就用这间舱房做办公室，我让艾琳和安妮塔协助你。时间紧迫，等到了北京听完部长的命令再写，我怕你来不及准备。”

　　托马斯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犹豫着想说什么。

　　倪小峰挥了挥手，脸上又露出笑容：“反正也不需要多长的篇幅，写完了你就收好，等到了北京再修改。对了，李部长还想问问你去年的那笔从北美过来的巨款是怎么回事，部里面有专家提出要重新审核你的经费使用账目，还有你上次发回来的关于挪用经费的检讨，专家们也有很多疑问，这回到了北京，你正好顺便向李部长解释一下。”说到这儿，他轻轻叹了口气：“我也干过外派，知道大伙在外面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托马斯立刻说道：“我去趟洗手间，回来就写，回来就写。”

　　倪小峰从椅子上站起身，亲热的拍了拍托马斯的肩膀：“也不用太着急，晚上到了西安，还可以进城看一眼元宵社火，时间来得及还能让艾琳和安妮塔陪你去吃碗元宵，再吃碗羊肉泡馍，回来后再接着写。今天是正月十五，咱们这飞艇刚好要在西安停留3个小时。再说按照规定，还得安排你和安妮塔在那家俄罗斯人面前演把戏呢！”

　　看着托马斯怏怏的从舷梯上下去，站在舷梯口的倪小峰脸上竟然露出惋惜的表情……

　　托马斯在洗手间顺便洗了把脸。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在拼命跳动，跳得都快让他喘不上气来。在墙上的镜子里面，他看到有个胖胖的中年混血男子站在那儿，脸上写满了沮丧和失意，这一瞬间他都恨不得给这个没出息的杂种一个耳光！

　　安妮塔已经神态无聊的等在洗手间外的走廊上，看到他出来，安妮塔笑笑，迎上前来。不等安妮塔说话，从一旁的女洗手间内出来一名女士，托马斯认出她就是姚莺然的那位跟班。这位女士走得很匆忙，不小心撞了托马斯一下，说了声抱歉就匆匆离去了。

　　托马斯感觉到自己的衣兜里多了点什么，于是就告诉安妮塔自己还需要去房间拿点东西。在他的房间内，托马斯迅速从口袋里掏出1枚5元钱的银币。这种银币是1897年为了纪念建国30周年发行的，因为币值太大，很少真正在流通环节内使用。银币正面上是国父杨沪生的侧面头像，托马斯知道中国民间多半都叫这种银币为“国父头”。他从自己的小箱子里翻出伦敦大学的纪念校徽，用校徽背后的别针针头刺了刺杨国父的眼睛，银币打开了，里面躺着一卷盘得很紧的半透明纸条。

　　莫写文，莫赴京，来沪见我，姚可领路。――张

　　看完纸条，托马斯发现一件滑稽的事情：这种纸条质地坚韧防水，通常得用火销毁，可自己此刻却在飞艇上！

　　整个下午，在飞艇上甲板前观察室，托马斯都在小桌前陷入沉思，面前摊开着一叠白纸，手里还拿着艾琳重新拿来的那份厚厚的绝密报告。艾琳和安妮塔没坐在椅子上，而是站在观察台上，一边欣赏着外面的风景，一边低低谈笑着。

　　托马斯慢慢翻看着报告，终于他做了一个决定，开始拿起笔缓慢而认真的乱画起各种线条起来。画了大概2页纸后，天色便已经开始转暗。艾琳走过去打开了电灯。突然打开的灯好象把托马斯从文思中惊醒，他愣愣神，抬起脸对艾琳说：

　　“我得去吸根烟。”

　　艾琳和安妮塔用惊愕的表情看着他。

　　托马斯很不好意思的从怀中掏出大半盒“大中华”香烟，羞怯的说：“我是戒烟了，可每次写重要的东西时，还总是要偷偷的吸上几根……”

　　艾琳不屑的扫视了那半盒香烟一眼，转脸对安妮塔说道：“你陪着博士去吸烟室，我在这里。”

　　安妮塔跟在托马斯身后走到吸烟室门口，却发现1名飞艇工作人员正在锁吸烟室的门。他向客人们解释：因为顺风，飞艇将提前到达西安机场，开始准备降落期间吸烟室按规定得关闭。大伙都只好回舱房等待降落。托马斯心中感叹运气真好！

　　西安机场就在近郊，机场大门距离西边城墙也就3公里。从机场出来后，安妮塔陪着托马斯乘坐大型客车，和那个俄罗斯商人家庭，还有好几个中途换乘的旅客一起去西安火车站。其中就包括那位被托马斯小小得罪过的山西商人曲先生。托马斯非常怕那位曲先生问自己那半包香烟的下落，可他很快就发现曲先生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已经和2位要去山西五台山上香的西域大农场主聊得火热。姚莺然和她的跟班乘坐当地早已有人安排好的专车，超过这辆大客车，很快就跑得不见了影子。

　　到了西安火车站后，按照事先的计划，当着众人的面，托马斯和安妮塔也办理了转乘去上海的火车票。因为安妮塔嗲声嗲气的央求，托马斯买了明天下午才发车去上海的车次。俄罗斯毡靴商选择了乘坐1个小时后发车去上海的车次，然后一家老小就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匆匆离去。那个10来岁满脸雀斑的富商儿子在出门时，还向安妮塔抛了个飞吻。

　　一位身穿铁路管理人员制服的男子站在售票厅的办公室门外，等托马斯和安妮塔最后出来时，他迎上前来，什么也不说的伸出手来。安妮塔看了眼他胸前佩戴的工号牌，将自己和托马斯刚刚办理好的车票交给了他。那个男子仔细查看了一下车票，将一个信封递给安妮塔。安妮塔打开信封，匆匆点了点里面的钱，然后向那个男子点点头。男子低声用带有浓重河南口音的国语说了句：“行李会替你们送回机场。”便离去了。

　　“他也是部里的人？”托马斯和安妮塔走过车站大厅时悄声问。

　　安妮塔摇摇头：“我也不知道。”

　　“办这点财务手续，还要派人在旁边监督啊？”托马斯不满的说了一句。

　　安妮塔一愣：“谁监督啊？”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了大厅的大门口，托马斯侧身冲大厅的某个角落摆摆头：“那不，那个穿灰色大衣的女人，坐了辆出租车从机场一直跟我们的车到火车站，刚才我们从里面出来时，她还站在那儿看。”

　　安妮塔转过身去，看见灯光下在大厅的某个门口，一名穿着灰色大衣的女人背影一闪便不见了。

　　“应该不是自己人。”安妮塔也回想起来：对那个灰色大衣的女子好象是有点印象！她疑惑的摇摇头：“按理说今天保护你的人就是我和琳姐，西安当地我们没安排人手啊！”

　　托马斯忍住心中的笑意，神色郑重的低声说道：“跟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安妮塔摇头：“不行，艾琳姐应该已经来接我们了……”

　　托马斯认真的说道：“我是上级，听我的。”说罢转身就向刚才灰色大衣女子消失的门口走去。安妮塔焦急的想制止他，紧紧跟随上去。

　　安妮塔走上几步低声急切的说道：“博士，我们不能这样莽撞……”

　　托马斯一把挽住她的胳膊，低声打断了她的话：“嘘――你带枪了吗？”

　　安妮塔急忙很小声的说了句：“就一把……”

　　托马斯猛的在大厅的一根柱子旁停住，将安妮塔娇小的身躯拉到自己和柱子之间，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住她，低头用命令的口吻说：“给我。”

　　安妮塔这次的反应很固执，使劲摇了摇头：“不，我的佩枪不能给你。”

　　托马斯瞪着她，可面对那双褐色大眼中充满的固执最终只好无奈的摇摇头，低声又说了句：“那就准备好，跟我来！”

　　安妮塔手伸进腰间，飞快的掏出一把国产7.61毫米 “06式”袖珍自动手枪，打开保险，插进大衣衣兜内。在她打开手枪保险的时候，托马斯很自然的替她将装有现金的信封拿在自己手上。等她准备好枪，托马斯也没有将信封还给她，而是急匆匆向那个门走着，顺手将信封装进自己的大衣口袋里。

　　他们从那个门口追出去，发现门外是个大候车室，那名穿灰色大衣的女子已经不见了。托马斯装模作样的找了下，然后就果断的朝候车室另一边的大门走去。

　　对刚才那个穿灰色大衣的女人托马斯确实是有点印象的，可他并不认为人家从机场乘坐出租车到火车站有什么古怪的。他只是需要一个幌子，一个能甩开安妮塔的幌子！

　　走出这间候车室，发现是来到了车站普通旅客买车票的大厅。虽然已经到了夜晚7点多，但依旧人声鼎沸。托马斯继续装模作样的伸着脖子看了看，然后又果断的向楼梯上跑去。楼梯上是一个很宽大的走廊，人流相对稀疏了很多。他在这里站定，假模假式的朝四周看了看，对安妮塔低声说：“你进去卫生间看看，要小心，她多半会躲在那里面。”

　　“然后呢？”安妮塔也被托马斯这段表演给蒙住了，认真的问。

　　“喊我进去抓住她，要是她敢反抗就开枪。”托马斯神色凶狠的说道。

　　安妮塔看了眼托马斯，被他的表情所感染，于是郑重的点了点头，将右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快步向女卫生间走去。

　　等安妮塔一进女卫生间的门，托马斯转身就跑。

　　他得去和姚莺然联系，然后让她想办法安排自己去上海！姚莺然在下飞艇前曾经在他身边故意对倪小峰大声说过：西安的西京大饭店新建的别墅客房她还没有住过。

　　“黑色独奏”的“长笛”这次从北美到中国来，本来是做组织非主营业务的事。1917年1月29日，她从上海入境后，意外得到通知：钢琴老大让她把手头的货物交给别人，自己出马去支援“竖琴”。竖琴平时对自己怀有隐隐的敌意，长笛当然知道，但这没什么关系。半年没有接主营业务的任务了，长笛还真觉得有点技痒。再说，自己只是负责支援，要是竖琴的业务进展的顺利，这次自己可能就当旅游了一趟。

　　客人A改变了旅行方式的消息传回后，长笛就知道自己的旅游想法破灭了，但她对此没有什么不高兴的。2月5日她赶到了西安。2月6日，在查询了“奎星”号飞艇的到港时间后，长笛决定先去机场对客人了解一下。她装作迎接客人的样子，在机场等到了奎星号的降落。然后看到那名客人A和他的女伴上了专用的大客车。客人A要比照片上英俊很多，这是长笛的感觉。她甚至对此深感满意。另外，从客人A在机场跳上车门时的动作看，他的体能情况要比组织上给的资料好上很多。可能客人A这些年来的确象资料上说的那样，从事的都是些书面工作，但他的体态和上车时的动作都反映出：很可能他在少年时代有过比较大的运动量！再加上他的体重，长笛已经决定绝对不和对方正面搏斗。长笛不会忘记，自己最初的格斗教练之，当年组织里格斗技术最好的“巴松”，就是在执行一次主营业务时太托大，被那位体重250多磅，年轻时当过5年牛仔的美国客人临死前活活的勒断了2根肋骨！从而最终丧命……

　　跟着客人A和他的女友到火车站后，长笛在大厅里远远看着，准备事后去打探一下他们选择的车次。结果她看到了办公室门口那个铁路官员和他们的奇怪交流，这让长笛有点困惑，她估计可能是有点麻烦事要发生了。果然，客人A走到车站大厅门口的时候，长笛发觉对方居然发现自己了！她当即决定先撤退。

　　此刻，长笛在二楼走廊的女卫生间里耐心等待着。一般情况下，对方的这种反跟踪都不会长久。对方不会是识破了自己的来历和身份，否则自己面对的就是一大帮武装警察了！这是长笛做出的判断。她在耐心等待，计划在卫生间里呆上15分钟后就想办法离开。通常情况下，没有确定目标身份的反跟踪都不会持续太久，10分钟之内还找不到自己后，对方一般也就放弃了。女性在洗手间里呆着时间再长点，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无端猜疑。

　　又有人进了这个有2道拐弯，面积颇大的公共卫生间。是女性，这从对方的脚步和出去的2名旅客的反应上就能知道。但她不是来方便的！因为来人正挨个的查看卫生隔间！听到外面的响动，长笛做着分析。她震惊了！对方竟然如此准确的猜测到自己的藏身之处。她开始在心里咒骂那份资料的提供者，因为在那份资料上对客人A的行动能力综合评价才是B－！她判断客人A本人一定是等候在门口，进来的是他的女友。对方这么小心，说明他们已经怀疑自己是在卫生间里。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分开。长笛抬脸看了看狭窄的，带有金属栅栏的卫生间窗户，开始后悔自己不应该这么大意，选择了这么一个没有其它出口的绝地来藏身。

　　接着，长笛又在心中开始咒骂：因为她判断到客人A的这位女友竟然可能持有手枪！因为她拉开每个隔间门时用的都是平时不常用的那只手。长笛听得出来对方拉门时的动作有问题：这种劣质卫生间隔间的门，推拉的力度角度不同，门的开启速度是不同的。偶尔1、2下的力度差异很正常，但已经听到对方在外面用几乎相同的节奏，但却缺乏力度的拉开了10来个吱吱作响的隔门后，长笛上判断出对方都是在用平时不常用的那只手。常用的手不会总空着不用，没有人会和自己的身体习惯过不去，只有一种可能：对方持有武器，多半会是手枪。不是每个女人都会和自己一样，更喜欢使用冷兵器的！

　　行动能力，至少是反跟踪能力出人意料强大的客人A！使用武器，而且可能受过严格行动训练的女友！资料谬误到了如此地步，长笛觉得自己今天真是撞着了大霉头！事到如今，只有背水一战了！

　　长笛慢慢的，无声的将自己身上的大衣脱下，并且抽出了藏在大腿内侧皮套里的武器：1把针型的匕首。这是战前，鲁尔某刀具公司在应政府采购标时制作的样品。因为是样品，它的材料和做工都比后来量产的要高档很多。长笛轻轻的举起这非同一般的针型匕首，放在嘴边轻吻了一下，她和竖琴的风格不同，从来不在兵器上涂抹毒药，因为她对自己的身手更自信。她无声的打开了隔间的门扣，将门板虚掩，准备好了格斗，同时也想好了怎么收拾一定在门外把守着的那位客人A……

　　托马斯向站内某个饮料商贩问清出租车站的方向，急匆匆的从车站大厅侧门出来，然后四下张望了一下，很快就找到了出租车站的方向，正准备拔腿向那边走时，就听见身后有人叫道：

　　“博士！你怎么会在这儿？安妮塔呢？”

　　车站广场的灯光下，身着黑色皮短大衣的艾琳正满脸焦急和困惑的站在他的身后，胸口因为刚才走得急，此刻还在一起一伏。

　　“我刚才开车在大厅门外等你们，看到你们俩走到门口又进去了！又等了一下，怕出什么事情，就停好车进去车站找，结果就看见你……”

　　不等艾琳把话说完，托马斯就急忙走到她身旁，严肃的说道：“你看见一个穿灰色大衣的女人了吗？”

　　艾琳马上就将手插进她的皮衣兜里，神色紧张的摇了摇头。

　　托马斯低声说道：“那个女人一直从机场跟我们到车站，我和安妮塔一过去她就不见了。我们分头追……”

　　艾琳嘴里突然令托马斯愕然的骂了句脏话，她随手将一只“史密斯`韦森”小左轮塞给托马斯，又从皮衣下抽出一把硕大的国产“2式”军用自动手枪，大声对托马斯说道：“安妮塔是从哪边追下去的？”

　　托马斯还想说什么，就听得车站大厅里面突然传来1声隐隐的枪响，接着便传来一阵很大的人群骚动声。

　　艾琳转身便向那个方向冲去。托马斯急忙持枪跟随其后。警哨的尖厉声开始响起，迎面有众多慌乱的旅客往车站外面奔跑。在迎面而来的人流中，艾琳折转腾挪，跑得很快。托马斯跟在后面没跑多远就觉得呼吸都困难起来，连连和几个迎面跑来的人相撞。但此刻他已经顾不上自己身体的感受，他心中只知道一件事：那个穿灰色大衣的女人看来真的有问题！安妮塔有危险！

　　艾琳手中高举的证件让他们俩很快就穿过人群与车站警察刚设立的警戒线，在1名警长的带领下跑到楼上的那个女卫生间。

　　在这个2名警察把守的女卫生间门口，一名身穿车站清洁人员服装的中年女性倒在地面的污水中，眉心正中有个弹孔，手里还紧紧抓着自己工作用的拖把，旁边是打翻的清洁桶。再往里走，拐2个弯后，在这个很大的卫生间最里面的角落，在一个隔间前站着两名警察。看见自己的警长陪着一对持枪的便衣男女进来，两名警察急忙识趣的让开隔间的门口。

　　昏暗的灯光下，安妮塔就坐倒在卫生隔间的角落里，头上包着一件灰色的大衣，从掀开大衣一角露出来的面容上满是血迹。她那双褐色的眼睛大大的张着，满眼都是愤怒和不甘，却看不到丝毫的恐惧……

　　“大衣是我手下掀开的，本来是包住她的头的。那个利器造成创口就在她的头部太阳穴部位，创口很小，很深……”车站派出所的警长在他俩身后说。

　　托马斯和艾琳喘着气，托马斯甚至喘到弯下腰去。他们俩呆呆的看着血泊中的安妮塔，就这样不知道看了多久。喘气声渐渐平息，可他俩还保持着刚才喘息时的姿态，胸部也还在剧烈起伏着。

　　“让开！让开！”一阵喧闹声又从外面传来。

　　派出所的警长忙说了声：“我们分局刑警队过来了！”随后便一路小跑着出去。

　　这里又恢复了沉默，突然，艾琳的嗓音高亢尖锐的响起来！

　　艾琳猛的将枪口对准还弯着腰的托马斯，大声骂道：“这都他妈的是为了你！你这个垃圾！我他妈的宰了你！”

　　托马斯神色漠然的看了眼艾琳满是泪水的脸，扭回头去继续弯腰仔细看着安妮塔的尸体，接着站直身，踮着脚尖，伸着脖子看了隔板顶部的灰尘好一阵，如同身后那支对准自己，不断颤抖的手枪不存在似的。

　　他回转身子，看都不看持枪的胳膊已经垂落的艾琳，对那2名警察沉声说道：“被害者的手枪不见了，呆会儿要专家看看外面那名清洁工是不是被那只‘06式’手枪打中的……衣服还被对方匆忙搜过……被害人的证件多半是不在了，等一下让刑警们仔细检查一下。封锁车站前，至少已经有一千人跑走了，所以没必要再封锁整个车站，但周围的车站和路口一定要派人把守，特别是要注意衣服档次够高，但是没穿大衣的单身女性……出租车站那边是调查和防范的重点……她身上有把尖锐的凶器，和普通的匕首形状不同，非常的锋利……身上可能有把‘06式’手枪，枪法很好……近身搏斗能力强，善于利用环境条件出手，攀爬和跳跃能力非常强，提醒你们的同事一定要注意……”说着说着，他的视线开始模糊起来。

　　2名车站警察被这对男女的言行搞得不知所措，傻傻的听着。

　　“没听见他在说什么吗？还不快去通知你们领导！”艾琳用一只手擦了把脸上的泪水，大声冲这2警察喝斥道。

　　这时，刑警查勘人员们已经进来，举着照相机和灯具，满脸严肃的开始了他们的专业工作……

　　奎星号飞艇从西安起飞时，几位原定的身份特殊的旅客都不在上面。

　　面色阴沉的倪小峰赶到西安城区，在陕西站的办公室设立了临时指挥部。一道道的命令从这里传向城市的各个角落。

　　倪小峰甚至也同意了艾琳和托马斯参加搜捕的请求，但他除了让2名西安站的人陪同外，还专门安排了6名当地武装交警身着便衣跟随在托马斯和艾琳的周围。

　　已经到了晚上10点多钟，今夜的西安依旧在一片元宵节的欢腾之中。

　　当托马斯他们这组人从某个号称逮住了嫌疑人的派出所赶往另外一个也号称找到线索的城区分局时，他们的车被某个郊县的社火队伍挡在了挂着各式彩灯的街口。

　　大头娃娃、高跷、彩台、赶驴儿、舞狮子、秧歌队……欢乐的人群在震天的锣鼓和唢呐声中从车前经过。

　　并排坐在中型客车里的托马斯和艾琳目光无意中交汇在一起，立刻就触电般的分开，各自望向两边的车窗外。

　　托马斯目光在周围的人群中徒劳的搜索着。忽然间，他看到有1个欧洲裔的家庭就站在街边上看着热闹。那家的父亲是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饱经沧桑的脸上带着爽朗的笑容。他的太太正在使劲抓住2个不到10岁的小孩，防止他们钻进社火队伍中。2个孩子大点的是男孩，小点的是女孩。正好一辆用农用卡车改装的彩台经过这个家庭面前，彩台上搭着是古装的1男1女和1头水牛，上面还拉着五颜六色的电灯，组成树木和云彩的形状。在这个耀眼的彩台灯光下，托马斯分明看到那个也就6、7岁的小姑娘脸上有着一双大大的、美丽的褐色眼睛。无端端的，他心中悠的一下，急忙瞪大双目想看得更清楚点，可那辆彩台已经过去，那个幸福的家庭被重新笼罩在街边彩灯温馨的朦胧之中……

旁疑9

更新时间2006-4-8 18:03:00 字数：16828

　托马斯·莫兰特又一次做起恶梦。

　　梦中还是那艘巨大的白色飞艇在燃烧，但地面上的观望者已不再是那昔日英俊的少年，而换成某个年近中年，体形肥胖，面目可憎的男人！这个男人也不象以前那个少年只是呆呆的观望，而是仰面朝天，满脸泪水，表情象个白痴，身体僵硬到连旁边有人推他都不动……

　　他从恶梦中惊醒，发觉有人正在轻轻推着自己。

　　床头的灯已经被打开，昏黄的灯光下艾琳站在床边，正在弯腰推着自己的肩膀。被安排和自己同房睡的那名男特工已经起床，卫生间里传来他洗漱的声音。

　　“起身，去洗把脸。”艾琳低声对他说道：“穿好衣服后到楼下餐厅找我们。”

　　一直到艾琳出门后，托马斯才回想起来自己这是在西安，睡觉的地方是陕西交警总队的招待所。现在是……他看了眼手表：是1917年2月7日凌晨6点。

　　因为床板太硬，一觉醒来他的身体肌肉有点发僵。在清冷的空气中，他先穿上衬衣站在床下小心的活动起身体。自从上次在俄罗斯品尝了扭伤腰肌的滋味，他养成了起床后先活动一下腰身的习惯。

　　倪小峰的随从人员之一，那名负责夜间保护托马斯的男特工从卫生间出来，嘴上斜叼着一支香烟，走到他自己的床边后将灯光开到最大，然后一边吸烟，一边擦拭起手枪。

　　托马斯明白对方是在等他，就急忙进卫生间去洗漱。在卫生间他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中国，连这种内部招待所的卫生间里都放着用纸袋封好的牙刷和小木梳。在欧洲，就算在大战前的高档酒店，也不会免费提供这种奢侈的服务。

　　草草的收拾了一番后，考虑到倪小峰这么早叫醒大伙肯定不是为了吃顿早餐，托马斯换上了箱子中的运动服和运动鞋。套上大衣后，他将那只史密斯·韦森左轮仔细的检查了一下，装进大衣口袋里。这次他没有忘记将保险关上。

　　一楼的餐厅中坐了4桌人，都在狼吞虎咽的吃着油条和豆浆。在倪小峰所在的那桌，除了和别的桌子上一样有一大盆油条，几碟咸菜，豆浆和鸡蛋，还多了一盘刚刚烤热的面包和一壶烧好的咖啡。见他进来，倪小峰举了举手，示意让他坐在自己旁边刻意留出来的一张椅子上。

　　托马斯明白这是临战前的状态，所以也毫不客气的走过去坐下，拿起咖啡就往自己面前的杯子里倒。正在和陕西站站长边吃边聊的倪小峰回过头来笑着说了句：

　　“博士，别喝那咖啡，没烧好。这咖啡面包都是咱们陕西站的杨站长拍马屁，听说我和你喜欢西餐就让厨房准备的。面包还行，咖啡难喝之极！”

　　那个陕西站的杨站长年纪大约有50岁上下，操着一口浓郁的陕西腔，听倪局长这么说，他急忙笑着辩解道：“倪局长你胡说嘛！谁拍你马屁了！你常来常往的，我拍你马屁干啥？我这是招待咱们的洋领导呢！”

　　托马斯差点被对方这个别致的称呼噎着，再加上咖啡确实也难喝到了极点，所以他干脆做了个夸张的动作，将嘴里的咖啡一口吐回到杯子里。

　　这桌的人都轻声笑起来，其他桌子上的人只是抬头往这边看了看，依旧低下头去进餐。领导们的谈笑，下面的人最好不要乱搀和。

　　倪小峰嘴里嚼着面包，用蹩脚的陕西话笑着说道：“老杨，你看看你，把咱们的博士都给呛着了！”说着，他咽下口中的面包，神色突然一正的说道：“博士也算是你的上级，什么洋领导不洋领导的？开个玩笑不要紧，以后可别再乱叫了！要是以后这称呼在下面流传开了，我就拿你杨站长是问！”

　　倪小峰的这种变脸术这些日子托马斯可没少领教，他对此倒不怎么反感：每个人都有自己和别人交流的表现风格，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看到杨站长尴尬的表情，正给剥鸡蛋壳的托马斯急忙打圆场，他用生疏多年，但还是比倪小峰要地道很多的陕西话说道：“啥领导不领导的，眼下我们可都是杨站长的客，人家还是地主呢嘛！”

　　他这句歪歪扭扭的陕西话一出口，整个餐桌上的人都愣住了。

　　倪小峰首先笑起来：“怎么样？咱们的博士领导还是有几下子吧？杨站长，你以后可别再说部里面没你们老陕乡党做领导的了！”

　　一片很有节制的笑声中，艾琳和一名当地的特工匆匆走进餐厅。艾琳走到桌前，低声对倪小峰说道：“都布置好了。”

　　那名当地特工也在杨站长的耳朵旁低声私语了一番。杨站长将目光投向倪小峰，低声说：“倪局长，现在就出发？”

　　倪小峰看了眼手表，摇摇头：“这个时间对方的警惕性还是很高，别忘了，她也是专家。”说着，倪小峰站起身来向餐厅里大声说道：“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其他几桌上的人愣了一下，接着便异口同声的回答道：“吃饱了！”

　　“好！”倪小峰说道：“现在我命令――”

　　全餐厅的人都立刻跳起身来，托马斯想了想，也站起身。

　　倪小峰的脸上露出微笑：“我命令大家全都回自己房间继续休息！等待出发通知！”

　　等其他人员都走后，倪小峰招呼自己这桌上的人都去四楼的小会议室开会。

　　在楼梯上，倪小峰和杨站长走在前面，艾琳和托马斯并排走在其后，其他人都自觉的在稍远的距离上跟随着。托马斯听到倪小峰漫不经心的对杨站长说道：

　　“老杨，你们陕西站的大楼什么时候能建好啊？一有大点的行动就总是花钱租别的单位的地方，这不是个办法啊！”

　　杨站长拖长了声调说道：“我这也是没办法啊！西安市议会早就把地皮给我们批了，建楼的钱部里面也答应给了，可地面上原有住户的搬迁费能把我给愁死！”

　　“西安的地价不算太高啊！搬迁费怎么会让你这么发愁呢？”

　　“空军家属们的一个小印刷厂正好就在那块地皮上，他们要的是天价，西安市也拿他们没办法。”

　　“嗯，军队家属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多半是对西安市给他们的新地皮不满意。”倪小峰沉吟着说道。

　　杨站长停住脚，用敬佩的眼光看着倪小峰：“倪局长，你真的是……没错，就是因为给人家的新地皮离空军部队更远，人家才不愿意搬。可我们也没办法啊！地方上的事，我们这种中央派驻单位不好多说话。”

　　倪小峰拉了站立不动的杨站长一把，笑着说：“我又不是没干过这种事。当年在廊坊负责培训的时候，为了建那两栋教工住宅楼，我可是受过全系统通报批评的。”

　　杨站长边走边点头：“我还记得这事，当时系统内都传开了……”他突然又停住脚，惊喜的对倪小峰说道：“局长的意思是说，我可以――”

　　倪小峰哈哈大笑：“办法你自己想，违规的话也是你自己受处分，我可什么都没说！”

　　托马斯走在后面默默的听着，心中不由得生出对倪小峰的几分佩服。快到四楼时，他对艾琳悄声问道：“部里面在陕西的人很多吗？”

　　艾琳低声答了句：“没多少，咱们又不是负责国内安全的单位――可西北七省就差陕西站没盖楼了，每次杨站长去北京开会都被刘副部长奚落。”

　　“干吗不学英国？圆点在各大城市都只是设办公室，有行动的时候再临时调人……”

　　艾琳翻了托马斯一个白眼：“英国才多大点的地方？有事的时候从北京往大宛调人要多久？书呆子。”

　　“可以设区域基地啊，几个相邻的省设一个基地，哪个省有需要就从基地调派人手过去啊！大部分省的面积都要比西域小很多。”托马斯不服气的说道：“这是资源利用最优化的方式。”

　　“强干弱枝，从管理上还有助于对外派机构的控制！”走在前面的倪小峰突然回头低声说了这么一句，接着他一笑：“不好意思，练武之人耳力太好，一不小心听了你们的私房话。”

　　托马斯和艾琳急忙神色尴尬的分开了距离，走到小会议室不同的角落里坐下。

　　杨站长让他的部下将一张地形草图挂在墙上，开始给大家讲解：“各位领导，昨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被杀害后，我们就联络各单位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武装交警支队也帮我们死死把住了西安通向各处的交通要道，但是在西安市区内，表面上我们对旅馆业，特别是高档酒店都只是请派出所帮忙查了下。用倪局长的话就是敲山震虎，外紧内松。昨天晚上11点前，几家高档酒店的住客回店时，基本上都受到了派出所警察的盘问。12点不到，根据倪局长的指示，我们通知派出所和武装交警都撤了……”

　　“老杨，不要一口一个倪局长，还是谈重点吧！这没外人。”倪小峰平和的说道。

　　杨站长憨厚的冲大伙笑了笑，接着便指了指墙上的草图：“这是西京大饭店的草图，这个有标记的是主楼。目标就是在今天凌晨1点多回到酒店主楼的。她为了掩人耳目，还很聪明的跟着一个临时勾搭上的美国商人一起先去了这个美国人的房间。然后她就在美国人的房间内呆到凌晨3点多……”

　　“代价惨重啊！”倪小峰笑呵呵的插了句嘴。会议室里的人都笑了笑。

　　“我们的人按照命令没有动她的房间，所以她在回到自己房间后，虽然又去了趟美国商人的房间，到了凌晨4点05分，她还是回自己房间了。这次，她进去以后就再没出来……”

　　托马斯举了举手，问道：“为什么我们就敢断定这个女人就是目标呢？”

　　杨站长得意的一笑：“我们表面上虽然没有认真的检查各高档酒店，但我们陕西从前年开始，就率先在西安各大酒店安装了AP设备，每个入住的旅客在前台登记时，都会被AP设备拍下来。这个秘密只有酒店的总经理和保安主管知道……”

　　AP设备？托马斯迷惑不解，但他马上明白这应该是种照相设备。他想起来：英国法务部去年也想在伦敦的一些酒店和公共场合安装照相设备，但议会内一直为此事扯皮，到现在还不见下文。英国人就是没有效率！他内心鄙夷的评价道。

　　“……相片比对的结果，这个女人前天用两个不同的护照在西安的西京大饭店和古都酒店分别都开了房，啥人再有钱要这样开房？”杨站长讥笑了一下：“两个护照我们核对过了，都是真的。一个是英属澳大利亚的，护照名字叫玛莉·杨，另一个是美国护照，名字叫爱密莉·杨，人种是亚洲裔的，可有没有中国血统看不出来。不过她上个月29号从上海入境的时候，用的是美国护照。两个护照上都有长期自由出入中国的黄卡，也都是真的。”

　　托马斯突然又举起手，向倪小峰说道：“倪局长，我想和你单独谈几分钟。”

　　倪小峰愣了愣，接着便向杨站长打了个手势，然后就跟着托马斯来到走廊上。整个招待所的这层房间都被陕西站临时包租，就这样，在楼梯口还是有2名杨站长的部下站在那儿低声聊着天。

　　倪小峰和托马斯一直走到走廊的另一头，站定后托马斯低声说道：“倪局长，能不能告诉我：伦敦大概是什么人要花钱买我的性命？”

　　倪小峰用责怪的目光看着他。

　　托马斯急忙解释道：“我知道规矩，情报来源需要保密，可眼下已经牺牲了两个人了，你告诉我，我就有可能帮助部里面锁定目标范围。”

　　倪小峰低声说道：“不行，我不能破坏规矩……”

　　托马斯心中狂骂：那你拉着我在国内转了这一大圈，逼着我非得撤回来又是哪家的规矩！但他还是极力恳切的说道：“反正我撤回来后，就要到部里上班了。你早点告诉我，我可能帮得上这个忙。”

　　倪小峰犹豫了一下，声音非常低沉的说：“是从法务部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反间谍系统传回来的消息……”

　　托马斯想了想，果断的说：“虽然我还没明白杀我的动机，但我敢断定：查一下威廉·华伦道夫在那里负责的时候，什么人曾经因为非政治理由落在过他们的手中，查一下什么杀手组织的作案时间和东方快车的来回运行有种时间上的关联关系，再查一下都有哪些杀手组织里有亚洲裔的女性杀手，把这些查到的资料进行比对分析，肯定就能找到线索。”

　　倪小峰脸上在听他分析的过程中逐渐升起了希望的表情，但最终目光又转为黯淡的说道：“不行，我们在那边的人位置比你低很多，没有办法这么快查询到这些资料。”接着他的脸上又充满了自信：“不过也没什么，等我们待会儿捉住那个女人，什么都会查清的！”

　　1917年2月7日上午9点，西安。

　　部长助理，情报局局长倪小峰携那位身份神秘的博士领导亲赴西京大饭店现场督战，杨站长带队在饭店主楼目标楼层内进行一线指挥，以化妆成中年清洁员的女特工艾琳打头，蜂拥而入的特工们利索的制服了那个身份神秘的女人。经紧急审讯，这名女子原来是海外反华恐怖组织东干人独立运动的秘密交通员，她这次来到西安是为了给当地的破坏组织输送经费，还有给他们新的密码。原定昨晚要和她接头的那位被全城大搜捕惊扰，临时推迟了和她的见面。她也怀疑这个搜捕是针对自己的，所以昨晚折腾了大半夜，没想到还是被抓获了。

　　……

　　1917年2月6日，夜晚10点，伦敦。

　　戴维·高邓胸前佩戴着礼花，穿着正式的大礼服从自己的专车上下来，向2名随身保镖随意挥挥手便向自己家的主楼门口走去。头戴假发的管家快步迎上前来，接过他手中的手套和手杖。给他开门后，管家轻声对刚踏进门内的戴维说道：

　　“先生，霍克先生10分钟前打电话找你。他说你要是回来得早，请和他联系。霍克先生在他自己的家中。”

　　戴维·高邓没吱声，等管家帮他脱去身上的燕尾服，就立刻走到客厅电话机前，拿起话筒，拨打凯特·霍克家中的电话号码。

　　戴维的夫人已经睡了，这栋大房子内此刻静得可怕。高邓夫人身体本来就不大好，自从儿子去欧洲打仗后，健康状况就更是每况愈下。家庭医生一直强烈建议送高邓太太去温暖的地方治疗修养半年，可这年头全世界四处战火纷飞，布列颠海外领地里气候温暖地方的物质生活现代化水准，特别是医疗水准又都普遍很差。总不至于送太太去中国吧？文明世界里也就那一大片没战争。可去中国的人已经够多的了，多到戴维·高邓最近想起来就烦。更何况，没有自己陪同，送太太出远门总是不放心。戴维·高邓虽然隔个几年也会出点绯闻，但对小圈子内的人都知道：对这位在他31岁时才娶的妻子，戴维·高邓心中永远是最疼爱的。

　　“你好，这里是高邓，戴维·高邓。我需要要找霍克先生……”和每次打电话到霍克家里一样，先来接电话的总是霍克的老婆。

　　和每次一样，在等待霍克来接电话的时候，电话的背景声里又传出一阵嘈杂的吵闹声。霍克家的子女偏多，足足有6个！所以这么多年对于凯特·霍克私下做点违规小生意的传闻，戴维·高邓总是一笑了之，从不查问。

　　“凯特吗？我刚从中国大使馆参加完他们的招待会回来，你找我什么事？”

　　电话背景上传来凯特骂着让孩子们安静点的声音，接着凯特就开始用隐讳的语言说起事来。戴维·高邓听他说了不到2分钟，就皱着眉头让他别再说下去。后来用同样只有他和凯特才明白的话语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后，戴维·高邓轻轻叹着气，挂掉了电话。

　　看到高邓先生又要出门，管家急忙拿来了日常外套，并且低声问了句：“先生，鞋子和裤子需要换吗？”

　　戴维·高邓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大礼服裤子和漆皮皮鞋，又叹了口气：“好吧，麻烦你给我拿过来。对了，你去准备一下托马斯的汽车，我等一下直接到车库。记住，跟以前一样，别让那几个小伙子发现。”

　　听到高邓先生又要开少爷的汽车出去，而且还不带保镖，管家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乖乖的去做事了。换完衣服后，戴维·高邓去了趟自己的书房，从保险柜里取出了5000英镑的现金，分散装在自己身上。多年的职业生涯，让他养成了在家中保险柜里随时准备好巨额现款的习惯。

　　10分钟以后，大布列颠情报系统的最高业务领导戴维·高邓头戴假发套，亲自驾驶着儿子的跑车，独自从家中出来，直奔霍罗维而大街方向而去。住在他家花园副楼里的保镖们都被他和管家演的小把戏给骗了，以为开车出去的是管家。

　　25分钟后，在伦敦一个普通中产阶级住宅区的街角，圆点安全主管凯特·霍克竖着大衣衣领，钻进了这辆跑车。

　　凌晨3点多，戴维·高邓才驾车回到家中。

　　第二天，也就是1917年2月7日，凯特·霍克打电话到圆点请假，说自己感冒了，发烧。当天下午圆点代理处长威廉·华伦道夫亲自到皇家海军医院看望了凯特·霍克先生。像比较而言汤姆·恩遮玻斯先生就干脆很多：他太太这天早上跑来圆点大闹一场，说汤姆·恩遮玻斯昨晚终于和他那位40多岁的女秘书邦妮私奔了！还留下一封信，向妻子表示道歉云云。圆点哗然！气急败坏的威廉·华伦道夫先生不但当场报警，而且还责令圆点的行动特工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找回他们这位前任老板。

　　1917年2月7日夜晚，在瑞士苏黎士郊区的某个小庄园内外爆发了激烈的枪战。刚被从德国人手中交换回来的詹姆斯·布莱恩教授成为枪战三方的焦点。原来已经被神秘人收买的庄园某厨子在关键时刻又出卖了袭击方，向防守方坦白了罪行。防守方的头目，一位外交部的保安官员为此大惊失色：区区6名外交部CI6招募不久的特工如何抵挡神秘的袭击者？上帝保佑大布列颠！一股同样不明身份的第三方突然在庄园外出现，对袭击方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袭击方死6名，伤3名。受伤者被己方开枪打死后，剩余的袭击者趁着夜色逃走。神秘的第三方在当地警方赶到前也撤得不知去向。天亮后，瑞士警方在小庄园内外总共发现遗落的长短枪支15枝，高爆zha药4磅，雷管6支，背携式步话机1部。步话机的制式还是英国军警特有的！

　　瑞士大使在伦敦私下向联合王国的外交大臣表达了强烈的不安！瑞士政府认为：完全是由于英国外交部某个下属机构使用在中立国的私人物业时用途极不妥当，才引发了这场小规模的战争！此事未果。

　　1917年2月8日，上午10点，苏格兰。

　　在冬季，苏格兰高地的景色总是那么萧条。

　　亨利·杰克逊坐在1辆黑色的越野车内，手紧紧抓着窗边的扶手，无聊的看着窗外苏格兰高地冬天的景色。这个地方其实距离爱丁堡才40多哩，但过了刚才的那个小村落后，山间的荒凉就令人觉得好象到了什么蛮荒的国度。碎石铺就的山间小道崎岖不平，越野车行驶在上面时不时要蹦跳几下。

　　开车的司机是个年龄足足有50多岁的摩尔人，不苟言笑。坐在后座上的，除了亨利从伦敦带来的保镖，还有就是位看上去年近50的亚洲男子。和亨利的随从保镖那一脸的警惕不同，亚洲男子的脸上倒是笑嘻嘻的，每次车辆转过一个山包，他总要安慰前座的亨利一句：“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

　　他这样说了大概10来遍之后，越野车驶进前面一条宽阔的山谷，亨利这回不用他说也知道马上就到了：山谷的另外一头，陡峭的山崖上，一座古老的石头城堡袒露在阳光下。山崖下是一大片收割后剩下金黄色麦秆的坡地，坡地上有2头黑白花的乳牛正在踱步。山崖底下，在这条碎石路的尽头，稀疏的灌木丛后可以隐约看见几片红色的屋顶。

　　山谷的底部，一条小河顺山势而下，湍急的河水发出震耳的喧嚣。河边的草地上有几座木屋，紧挨着河边是座老式的水磨坊，磨坊周围还有6、7只羊安祥的吃草。

　　后座笑嘻嘻的亚洲男子对着司机飞快的说了句什么，司机将车拐下路面，开向那座磨坊方向。巨大的水声中，亚洲男子对亨利大声喊到：“子爵说需要新鲜的面粉给你做午餐面条，我早上去车站接你时忘了，现在得去拿！”

　　车停稳后，这名亚洲男子独自进了磨坊。

　　磨坊里面有个年近60的相貌象当地人的老头和一个30多岁，一看就是巴尔干血统的男子正在忙碌，见这名亚洲男子进来，老头急忙起身讨好的笑了笑。亚洲男子没有理他，径直走到屋角的一个小隔间内，那里面有两台电话机。电话机都连着捆大号的干电池。亚洲男子将小隔间的门关好，然后摇动其中一台电话。

　　2哩以外，他们刚才开车经过的一座小山包顶上有座很小的木屋，木屋周围有个羊圈，足足有上百只羊圈在木栏里。木屋后是堆比小木屋还高还大的草堆。一个40多岁，也很象当地人的男子正在挥着大木叉铲草，时不时会顺便看一眼从小山包下经过的碎石小道。听到小木屋里传出电话铃声，他急忙放下木叉，跑进木屋抓起墙上的挂式电话。

　　“我是……勃姆先生你好……没有，今天早上只有你那一台车来回经过……也没有任何外人在附近出现……好的，我会保持注意的。”放下电话后，这名男子又出去忙活。这次他在重新开始叉草之前，伸手从旁边的1只皮桶里取出了1架昂贵的德国“蔡斯”军用望远镜，仔细的向四周搜索了一阵，这才将望远镜放回皮桶里，继续干起活来。边干活，边时不时的向山包下打量一眼。

　　放下手中的电话，被刚才那个人称之为“勃姆先生”的亚洲男子又抓起另外一部电话。这个电话是通向山谷那头的城堡里的。他简短的说了几句后，放下电话从小隔间里出来，看到那名年近60的老头已经帮他准备好了一袋刚磨好的面粉。勃姆笑了笑，从老头手中接过面粉，双手提起，说了声：“看好大门，老亚瑟。”

　　老头指了指磨坊墙边上的一个大木柜，笑呵呵的说：“每天我都会检查一遍的。你放心，勃姆先生。”

　　勃姆点点头，就提着那袋面粉出去了。

　　外面车上的人也都下来活动一下身躯。看见他拎着面粉出来，司机急忙走过去接过面粉袋，将其放在汽车的后部。

　　亨利从河边站起身，搓着因为用冰冷的河水洗了洗被冻得通红的双手，大声喊道：“这真是好地方！你们可真会享受啊！鼓手先生！”

　　勃姆先生拍打着粘在手上的面粉，笑嘻嘻的大声回答道：“没办法，我们子爵就是喜欢乡下的安静！”

　　汽车继续向城堡方向开去后，老亚瑟走到那只大木柜前，拉开柜门：木柜里面是挺马克辛重机枪，供弹链上满是黄灿灿的子弹。机枪的枪口前是块活动木板，要是拉下木板，这挺机枪就正好可以用火力封锁住进山谷的通道。

　　老亚瑟检查了遍机枪，关好柜门对身后低头忙碌的巴尔干血统的男子大声喊道：“柯斯塔维奇，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总是觉得心慌慌的。”

　　柯斯塔维奇抬起脸冷冷的说了句：“老亚瑟，那可能是你想杀人的老毛病又犯了！”

　　老亚瑟心慌的绝对有道理：此刻就在小河对面，山谷另一侧的峭壁顶上枯萎的杂草丛中，2名身披插着干草的伪装服，脸上涂着吸光油彩的男子正用望远镜观察着下面山谷里的情况。其中1名男子放下望远镜，轻轻拍了拍另外1名男子的胳膊，然后爬着慢慢的从峭壁边沿退下来。峭壁顶后是一片小树林。退下来的男人这时弯起腰，走到小树林中。树林中的空地上，3名身穿伪装服，持枪的男子正在那里蹲姿警戒着。他们之间是1个小伙子守着1台裹着雨衣的无线电台。旁边还有1门盖着炮衣的60毫米迫击炮，10枚用雨衣包着的炮弹。

　　自从中国人率先在1860年代创建了世界上第1支特种兵部队后，世界各军事大国纷纷仿效，人员规模偏小的布列颠军队更是重视上了这种曾经在华中让自己吃够了苦头的作战形式。此刻，在这里的就是英国海军陆战队某支特种兵分队的成员。

　　那名带队的上士下来后，走到小伙子身旁说：“给上尉发报，就说目标已经到了城堡。”

　　距离城堡所在山谷足足有20多哩的地方，6000呎的天空上，1艘灰色的、载重8000英磅的小型飞艇正静静的飘浮着。飞艇下方狭窄的吊舱内，4名技术军士正在无线电台前忙碌。吊舱的一头是驾驶舱，2名身穿皇家海军陆战队制服的飞艇驾驶员在操作着飞艇。吊舱另一头的铝制小方桌旁，此刻挤了3个人：理论上还在伦敦住院的圆点安全总管凯特·霍克，一位皇家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上尉，还有一位中尉是这艘飞艇的艇长。

　　他们3人正在看着桌上铺开的军用地图。上尉用红蓝铅笔点着地图上已经标出的各种标记，然后笑起来：“太规整了！这个山谷的防御系统太规整了！前哨、重火力点、核心阵地……只要把这些小木屋、磨坊，还有城堡的位置都标注在地图上，学过山地作战指挥的人就能看清楚：这简直就是一个典型的山地小规模防守布局！当地警察也太笨了！”

　　凯特·霍克用小胖手抓着手帕擦着头上的汗，担心的说：“除了这艘飞艇，下面你们才40多个人，又没有装甲车和重炮，动起手来会不会吃亏？”

　　“霍克先生！”上尉用一种受到伤害的表情说道：“你的老板向我的老板借我们这些人过来帮这个忙，我相信除了对我们这些皇家海军陆战队军人的忠诚格外信任外，对我们的专业水准也应该是有很大信心的！”

　　“就是！”中尉在一旁自豪的说道：“要知道，五十多年前的中国内战中，南方军就是用比我这艘落后很多的飞艇，再加上比上尉手下多不了多少的特种兵拿下了一个很大的要塞城市！俘虏了上万的北方正规军。”

　　凯特瞪大了眼睛，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上尉急忙在旁边咳嗽了一声，说道：“霍克先生，现在我的蓝、绿、黄三个小组都已经到位，目标也已经进去了，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动手？红色组的车队需要20多分钟才能进去。”

　　凯特·霍克又擦了把汗，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密码本，苦笑着说：“我还得再请示一次我的老板。”

　　看见他又要编码，上尉和中尉都识趣的站起身来，挤到电台那边去聊天，把小桌子这边让给他一个人用。

　　1917年2月8日，上午10点30分，伦敦。

　　位于白厅街地下的英伦防务指导中心，又被非正式的称之为迷宫的地下隐蔽部内。

　　今天上午8点30分在迷宫里召开的高层会议原本是商讨战略物资供应问题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到快10点钟的时候，经过一次又一次打岔和跑题，就变成了俄罗斯巨变当中情报系统责任问题的研讨会。

　　被秘书唤出会议室接听电话的戴维·高邓掏出手帕轻轻的拭去额头上的汗珠。为了将打岔和跑题的方向牵引到预想话题上来，他的大脑今天上午可是经过了非常剧烈的运动！其实，在全部的过程中，用来引导和牵引的话他也就说了3句。

　　第1句是8点55分，当战略物资问题涉及到“猪鬃”这个主题时，他装作不懂的样子问了句：“只有中国南方和印度支那的那些土猪的猪鬃才符合使用标准吗？北美和俄罗斯的猪鬃就不行吗？俄罗斯人养的猪好象也不少。”

　　第2句是9点12分，当会议就有关俄罗斯出产的各种原料物资应该如何获得，又应该采取何种方式保障这种供应正常持续时，他中断和旁边的一位海军中将的讨论，对桌子那端主持会议的大臣阁下大声说了句：“大臣阁下，目前布列颠情报系统因为俄罗斯政局变化正在进行策略调整，对于俄罗斯恐怕还得观察上一段时间后才能确立工作方向和方式。”

　　第3句是9点38分，当情报系统在此次俄罗斯事件当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今后如何在俄罗斯政局的变化中保证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成为会议焦点时，他遗憾的叹了口气，对身旁的海军中将低声说道：“可惜，我们最好的俄罗斯专家都不在伦敦，要不这个时候很多问题的参考答案我们都能马上获得。”

　　其它时候，戴维·高邓都和往常一样，在会议中表现着大英帝国情报专业协调者应有的姿态。他满意的看到：某几位平时对大臣阁下的作派就很不满的高层官员，开始就俄罗斯问题向桌子那端发出猛烈的提问。他还满意的看到：桌子的那端，那个在布列颠以足智多谋而著称的大脑袋上已经渗出了汗水。到了10点钟，戴维·高邓最希望的场面出现了：大臣阁下终于决定召唤军情处和海外情报处的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

　　按照规矩在这种会议进行期间，就必须得在迷宫内值班的军情处处长和威廉·华伦道夫很快就出现在会场上。威廉·华伦道夫今天的脸色极其难看，面色惨白，还带着2个很明显的黑眼圈。戴维一直等着威廉自己提及那份来自俄罗斯的报告。可他发现威廉已经开始在回避跟这份报告相关的任何话题，甚至在大臣阁下有几次话题往报告上转时，威廉都慌忙岔开了话头。

　　威廉今天的恶劣表现显然使大臣阁下已经有点生气了，会议进行到10点32分，戴维高邓今天第三次去外面接完电话回来后，大臣阁下对威廉大声说道：“高邓先生也看过那份报告，你们圆点对报告的分析评判和结论也在上面，我只想知道：华伦道夫先生，为什么今天你对俄罗斯事务的评价和那份正式报告上的内容如此的不同？”

　　威廉·华伦道夫脸上虚汗直流，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会场上的人自然都知道大臣阁下和威廉的关系，看到这场面，大伙都安静下来。稍倾，今天参加会议的另外一位战时内阁成员，大英帝国海外事务大臣沉声说道：“看来，问题的焦点是那份报告了。戴维·高邓先生，既然你也看过那份报告，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戴维·高邓冷冷的看了眼威廉·华伦道夫，然后礼貌的对海外事务大臣说道：“阁下，关于那份报告我其实一直都是有些疑问的，但是因为这些疑问恐怕会涉及到在坐某位绅士的品德和荣誉，所以最近我一直都在谨慎的调查某些事情。”说着，他扭过脸去，真诚的看着主持会议的大臣阁下，慢慢说道：“根据目前一些事态的发展令人很不愉快，我建议今天的会议暂时搁置和那份俄罗斯报告有关的所有问题。”

　　大臣阁下的脸上流露出惊愕的表情，他看看垂下头去的威廉，又看看戴维。戴维冲他轻轻的，表情凝重的点点头。

　　此后的会议进行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草草收场。看着与会者往外走时，各个人脸上那种极力压抑的兴奋，以及他们互相间刻意回避任何目光交流的模样，戴维似乎都能听见他们心\*\*同的呐喊：丑闻！可算出现大的丑闻了！哈哈……

　　其他人都走后，会议室内只剩下大臣阁下，戴维·高邓和瘫在椅子里的威廉·华伦道夫。

　　大臣阁下首先打破了沉默。他揉了揉自己的肩膀，嘴里嘟囔了一句：“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我的肩膀特别容易发麻……”

　　戴维·高邓关切的说道：“要不要我介绍一位医生给你看看？”

　　大臣阁下摇摇他的大脑袋：“没用，我找过好几家医院看过了，都找不出原因来。”

　　戴维·高邓说：“我认识的这个医生是位中国人，他正好在伦敦做访问教学。那天我试着去让他看了看我的肩膀。他的诊断让我很佩服……”

　　大臣阁下瞪着他的大眼睛，嘴角浮现出讥讽的微笑：“针灸？拔火罐？”这两个词他是用怪里怪气的中文说的。

　　“不，”戴维·高邓笑着摇摇头：“这位50来岁的王医生还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教授呢！他可是名现代医学的骨科博士，不过中国传统医学的那套他也懂。”

　　大臣阁下摇摇头：“算了吧！中国的医生、美国的教授……我听得都怕！我还是找布列颠的医生看吧。”

　　戴维·高邓轻声笑了几下。

　　大臣阁下脸上突然出现深深的疲惫，他双手支在桌面上，使劲揉着额头两侧，低头看着桌面说道：“好了，正事谈完了，我们说点闲话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威廉这时稍稍振作了点，他插嘴道：“温斯顿，事情是这样的……”

　　大臣阁下头也不抬的打断了他：“华伦道夫先生！等一下再请你发言！戴维，你说吧。”

　　戴维·高邓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戴上老花镜，翻了几页后用温和的语气说道：“事情恐怕要从1908年开始讲起：那年的7月11日，当时负责伦敦地区反间谍工作的威廉·华伦道夫先生领着手下去抓德国间谍，结果在东印度公司船坞街那边一家叫‘恒河之歌’的小旅馆进错了房间，正好逮住了一帮交易军火的不法分子。买家是两个亚洲人，一男一女……”

　　1917年2月8日，上午11点52分，苏格兰。

　　布置周密的本次围捕行动一开始还是很顺利的。

　　戴维在伦敦迷宫第三次接完电话后，到了10点35分，那个距离城堡所在山谷最近的小山村里突然喧闹起来：狭窄的街道上突然就冒出来6辆涂着绿色油漆的越野车，每台车上穿军装的士兵不多，但每台车顶都架着轻机枪。有2、3个身穿西装的男子也在这些军车上。军车车队呼啸着就从街道上急驶而过。同时，小村里突然就停了电，电话也打不通了。过了不到2分钟，1辆来自爱丁堡的警车慢慢驶进了小村内。车上的警察用喇叭叫村民们都回家呆着，说附近有间谍分子活动，警方正在缉拿他们。

　　有些胆子大的村民还看到，村子的上空，有艘飞艇快速的滑过天际。

　　过了大概不到30分钟，村里人就听见山那边，好象是那位神秘的意大利子爵的城堡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然后又过了大概10多分钟，逐渐稀疏的枪声中突然响起了一声巨大沉闷的爆炸！这爆炸声如此之响，村民的玻璃都为此震得直颤。有人还看见山那边升起了一股浓浓的黑烟。某个老村民在自己家中的小阁楼窗内转过身来，对自己那位缩在墙角瑟瑟发抖的老太婆得意的说道：“你看！我早就说过那个从来不露面的狗屁子爵不是个好东西！瞧瞧，咱们苏格兰的警察多厉害……”

　　半塌的城堡废墟上尚未散尽的硝烟旁，那位皇家海军陆战队特种兵分队的上尉正面色阴沉，嘴角颤抖着注视着山谷中和废墟上，他那些幸存的手下们默默打扫着残局。他身旁站着身穿西装的凯特·霍克，凯特的目光看着天空：那艘飞艇正在飞出山谷。飞艇上装了2名枪战中受伤的士兵，以及1名刚才那场大爆炸中的幸存者。愿上帝保佑他能坚持到爱丁堡的医院！凯特虔诚的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对方的2名主犯竟然在第1声枪响后没多久，就从距离城堡1哩多远的1块林间空地上驾驶1架单引擎的小型双翼飞机逃跑了！后来，士兵们在城堡废墟下面发现了1条地道，那地道一直通向1哩外的那片林间空地。凯特刚才已经下去查看了一截那古老的地道，他判断没有40分钟是走不完那条地道的。从时间上判断，那2名伦敦来客进了城堡后不到10分钟，所谓的钢琴和鼓手就下了地道。他们不声不响的抛下了当时还不知道要面临血战的一干手下，还有被他们铐在地下室内的亨利·杰克逊和他的保镖！

　　这次绝密行动的消息竟然事先走漏了！凯特·霍克觉得头痛，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又有麻烦事做了。但看到身旁的上尉，他就觉得自己这次还算幸运。

　　看到手下顺利的拔除了外围的火力点，冲到城堡下时，当时还在飞艇上的上尉就用高音喇叭喊叫起让对方立刻缴械投降的话。结果，整整12名训练有素的特种兵士兵冲进城堡后没1分钟，城堡内巨大爆炸炸起的石块就差点击中正在城堡上空400多呎盘旋喊话的飞艇！

　　凯特还记得飞艇的剧烈颠簸中，被甩到壁板上又撞落在地板上的上尉的表情：当时凯特正爬在吊舱地面上，他看见在距离自己不到2呎的地方，摔倒下来的上尉表情是麻木的，空洞的眼中任何神情也没有，就象一座石头雕像……

　　此刻站在废墟旁，凯特正琢磨着对上尉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好，他的1名亲信从废墟下爬上来。大爆炸后，城堡地下室部分竟都基本完好，亨利·杰克逊和他的保镖因此也安然无恙。为此凯特当即就命令手下利用地下室对亨利和保镖进行紧急审讯，刚才下面传出的阵阵惨叫声证明审讯正在进展中。可看到这名上来的手下脸上没有喜悦，凯特就知道审讯出问题了！

　　“头儿，他的保镖把知道那点的都交待了，可他却一句都不说……”这名刚爬上来的亲信忐忑不安的对凯特小声说道。凯特看了眼身旁还在发呆的上尉，狠狠瞪了瞪自己这名手下，接着便踩着碎石和木块朝废墟底部走去。

　　凯特·霍克从半坍塌的门钻进城堡的这间地下室，扫了眼刚被从木架上放下来，趴在地上的那个保镖，又看了眼正半靠在一把椅子上，浑身已布满伤痕，但神情依旧坚强不屈的亨利·杰克逊。他走到地下室通风口下的那张烂桌子前，伸手拿起上面的审讯记录看了看，也没去理睬负责记录的那名手下负疚的表情，随手将审讯记录放下，转身向亨利·杰克逊慢慢走过去。

　　勉强抬起已经青肿的眼睛，亨利&amp;#8226；杰克逊看到这个身穿整齐的三件套西装，50岁出头，身材矮胖的男人过来，马上在头脑中搜索起相关的资料，当他判断出这人是谁时，身子忍不住轻轻的哆嗦了一下。

　　凯特·霍克走到斜躺在椅子上的亨利·杰克逊面前，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很认真的说了一句：“我就是圆点的凯特·霍克。”

　　说罢，凯特慢慢走回桌子前，伸手拉过一把椅子。亨利吃力的看到：伦敦情报界传说中的凯特·霍克就站在椅子旁边，一手扶在椅背上好像是在考虑接下来怎么办，在通风口洒下的阳光光柱中，他脸上逐渐呈现出一种即将参与宗教仪式般的庄重神情。

　　神情庄重的凯特·霍克先是仔细的脱下自己的外套将它认真的挂在椅背上，接着又除去马甲细心的叠好放在椅面上，其后解开领带展平拉直搭在椅背上的西装肩头，再下来便是小心的摘取2个银质袖扣并弯弯腰将袖扣塞进外套口袋，最后他松脱小臂上的袖缝纽扣，耐心的、一截截的卷起袖子来。袖子卷好后，凯特扭头对亨利·杰克逊上下认真的打量了一番，然后微微摇了下头，又转回脸去将已经卷好的袖子再卷得更高一点，一直卷到肘部以上。

　　卷完袖子后，他缓缓举起双臂，顺着通风口进来的阳光仔细端详着自己的双手，那优雅的神态就象个钢琴大师即将上演经典的名作，或是外科专家即将实施精妙的手术。终于，对双手的检查还算让他满意，他充满期待的看了眼身处暗处的亨利，在那柱阳光中带着一种圣洁的表情将双手自然的垂下，迈步走向黑暗中的亨利·杰克逊。

　　当他目光中带着一种隐隐的渴望快走到亨利面前时，一直惊恐的看着他的亨利终于哆嗦着说了一句：“给我水……请给我一杯水……”接着哭起来：“……我想先喝杯水……求求你了……”

　　凯特站在那儿，好象是在分析和研究亨利究竟在说些什么，接着他脸上露出很不情愿的表情，对亨利认真的说道：“你的意思是说你需要先喝点水吗？”

　　亨利的脸上已经满是泪水，他闭着眼无力的点着头，嘴里喃喃的说道：“……让我先喝杯水好吗？让我先喝杯水……求求你了……”

　　凯特语气中饱含着深深的遗憾对站在一旁的手下说道：“给他水喝，然后录口供。”

　　说罢，他慢慢的走回自己放衣物的椅子前，又仔细的按照袖子、袖扣、领带、马甲、外套的顺序将衣服穿起来。当他衣着齐整的走出地下室时，泣不成声的亨利已经开始交待了。

　　凯特·霍克刚从地下室爬上来，1名技术军士迎面跑过来：“先生，你的电报。”

　　凯特·霍克从军士手中接过电报，扫了眼之后，便从自己怀中掏出小密码本，又从西装口袋里掏出半截铅笔，找了块平整点的石块，半蹲在石块前开始解码。

　　5分钟之后，凯特·霍克看着解完码的电文，手指竟然颤起来。他起身坐在被临时当过桌子的石块上，茫然的将电文叠成1个细细的纸条。苏格兰高地悬崖顶部的山风中，他的手逐渐停止了颤抖，脸上却开始流起汗来。

　　最后他好象终于拿定了主意，将密码本收起，走到那名还在呆立着的上尉身边，低声和他说起话来。大概又过了3分钟，凯特走到废墟边上，对地下室里喊了几句。过了片刻，他的3名手下都从地下室里爬了上来。上尉和他们擦肩而过，缓步走下地下室。

　　当凯特用某个手下的打火机将那个叠成细条的电文快烧成灰烬时，地下室里传出2声枪响……

　　1917年2月8日下午4点，回到自己家中的威廉·华伦道夫因为深感人类互相残杀的堕落，精神终于崩溃，留了封简短的、诅咒这场可恶战争并表示对人类文明前景完全绝望的遗书后，服下超量的安眠药自杀。专家事后在内部报告中分析指出：长期繁重的战时工作压力，是导致他精神崩溃更现实的原因。

　　1917年2月9日上午，被某些党派小报称之“大英帝国骄傲”，并被其主管的海军军官和情报界官员亲昵的称之为“我们的温斯顿”的大臣阁下，因为身体患有严重疾病的缘故，自觉已无法胜任这个战时责任重大的职务，向首相递交了辞呈。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温斯顿是因为被不知名的肩部疾病困扰，才被迫做出这一决定。当天下午，皇家海军的很多舰艇和情报系统各地驻站都接到了一封来自伦敦总部的明码电报，电报内容一致：温斯顿下船了！

　　同一天，圆点同仁们意外看到汤姆·恩遮玻斯和他妻子一起出现在大伙面前。汤姆·恩遮玻斯向大家宣布：他的失踪，完全是因为他妻子长期以来对他感情忠诚度的误解，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让他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戏剧性的行动来调整自己和妻子之间的感情关系。恩遮玻斯太太也羞涩的承认，其实丈夫还是很爱自己的，自己平时对他的误解确实是太没有必要了。汤姆笑着补充道：他的秘书邦妮小姐倒真的是去结婚了，新郎大家其实也都认识，他就是汤姆的老部下克莱德·韦利斯。在一片掌声中，汤姆正式将他早就签署好的邦妮和克莱德的婚假申请补交给了圆点的行政主官。这时候才有人回想起来：2月6号以后确实就再也没见过克莱德。

　　又过了3周，克莱德·韦利斯带着邦妮·韦利斯度完婚假回来。大伙纷纷向他们表示了祝贺。只是好几个负责装备管理的职员都在纳闷：为什么克莱德度完婚假以后就来装备库申报，说他在领着新娘子回贝尔法斯特老家的路上，乘渡轮过海峡时，一不小心将圆点配属给自己的步话机掉海里了。当然，事后克莱德愉快的按照规定交纳了赔偿金和罚款。可去度婚假干吗要带个那么大个的步话机？行动部门的这帮家伙有时候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旁疑10

更新时间2006-4-29 22:05:00 字数：15809

　1917年2月8日，上午8点，西安

　　“奎星”号的姊妹艇之一，执行北京－昆明航线飞行的“翼星”号飞艇，在返回北京时也要经停西安。再过1小时，她就要从西安机场起飞了。

　　机场贵宾候机厅的大玻璃窗外，1架双发双层翼邮政飞机从跑道上起飞，掠过远处的飞艇系留塔和塔旁那艘巨大的飞艇，消失在天际。

　　还是那个机场，还是停靠在系留塔上的银灰色飞艇。隔着侯机楼贵宾间的大玻璃窗，远远望着远处那艘除了飞艇尾部的编号，艇首的艇名不同，其它方面看上去简直就和“奎星”号一模一样的“翼星”号飞艇，托马斯·莫兰特忽然觉得胃里有股酸水直向上涌。他不敢保证这种身体反应是否仅仅因为这几天不规律的饮食起居的缘故。

　　强行将涌到喉咙处的酸水压下去后，托马斯转身弯腰，在身后2名特工警惕的注视下，伸手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小行李箱中翻出苏打药片，拧开瓶盖。“请给我倒杯温开水来。”他语气虚弱的对身后的1名男特工说道：“水温千万不要太热，我得喝药。”

　　那名倪小峰的手下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对另外那名特工用命令的神情摆了摆头。看着那名特工不情愿地向大厅另一头的服务台走去，还看见了艾琳正站在远处的那个服务台旁，由1名当地特工陪同和几名航空公司职员交涉着什么，托马斯胃里的酸水再一次泛起。他手握着药片转过身，继续望着远处系留塔上的飞艇，心中忽然古怪的冒出一句：

　　物似人非。

　　自从昨天上午，在西京大饭店托马斯趁乱在倪小峰和所有手下的视线内消失了不到8分钟后，这2名男特工就再没离开过托马斯的身旁。其实在当时那种乱哄哄的场面下，手上还带着水渍，主动重现在倪局长面前的托马斯对自己的短暂失踪有着很合理的解释：众所周知，我不是行动人员，在这种行动时刻有点紧张，临时去洗手间舒缓一下也是在所难免的。至于没向任何人打招呼，他的解释更干脆：这不看着大家都忙，不愿给大伙添麻烦嘛！在他满脸坦然解释的时候，那位刚刚被倪局长训斥过的，临时负责“陪同”他的当地男特工一脸的困惑，这名特工就是弄不明白：眼前这位身材魁梧的“首长”几分钟前，怎么就在自己眼皮底下消失的？自己当时只不过是很短暂的扭过脸去看了眼其他方向……

　　托马斯的这通解释，已经下令外围警戒人员找寻他的倪局长信不信只有天知道。但接下来，倪局长就决定：因为针那位女刺客的抓捕行动失败的缘故，托马斯身旁的“警卫”力量必须得到加强！

　　站在玻璃窗前，手里捏着药片，托马斯极力不让自己去猜测很多事件朦胧的背景和原因，因为他明白：缺乏依据的猜想很容易让一个思维发达的人丧失客观，容易导致思维上的执拗，这样下去会让自己距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冷静，冷静！他心里不停的对自己说着。但是现在已经需要做出一些决定了！他突然想起史秉誉很多年前说过多次的一段话：

　　有人自诩为激进派，有人自奉为保守派，但在这个世界上，心中坚守某种信念的人们更应该学会这样做：大多数时候顺着历史进程的河流而下，泯然众人，需要的时候也要奋起抗争，中流砥柱。简单讲来，即大多数的时候保守稳健，但一生中总该有几次激情澎湃。

　　这是否也就是孔夫子所谓“中庸之道”最确切的含义？托马斯忽然古怪的这么想。激情？他苦笑着摇了摇头，看着窗户玻璃上那个被模模糊糊倒映出来的胖男人，突然觉得全身上下都被一种疲惫所笼罩。需要了解全部的情况，所有的，全部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再进行逻辑推论和演绎。托马斯心中疲惫的想着：在这个危机重重的时刻，自己被倪小峰圈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被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这种情况下做出该有的判断何其难也？

　　他在窗户玻璃的倒映中看到艾琳走向自己身后，她后面跟着那名端着水杯的男特工。艾琳一直走到他的侧后，从那名男特工手中取过水杯，伸到他面前，轻声说了句：

　　“怎么，你的胃又不舒服了？”

　　托马斯嘴里含糊的应了句，抓过艾琳手中的水杯，用指头将苏打药片揉成碎片，扔进水杯中。杯中的温水开始冒出气泡。托马斯扭过脸去看艾琳。

　　艾琳这2天看来也没休息好，眼睛周围出现了淡淡的眼晕，而且托马斯还注意到她的眼角出现了很多细碎的皱纹。

　　艾琳扬了扬手中的金属薄文件箱，低声说了句：“我们的舱位有点小麻烦……”然后便向后看了一眼，直到那2名男特工识趣的退后几步后，才接着说下去：“……但起飞后前观察舱应该能腾出来给你用。今晚到北京前你的初稿应该写得差不多了吧？”

　　托马斯没有回答她，而是仰脖慢慢的喝起杯中的苏打水。

　　这份报告他是打定主意不写了！而且，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摆脱倪小峰的掌控，去上海和张君晓见面！昨天他已经就路线问题，利用酒店内部的电话和姚莺然联系过了！1分钟不到的通话时间内可以交换很多情报。事实上在打完那个内线电话后，他的确还拐进洗手间方便了一下。

　　倪小峰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这几天所做的事就是将我的身份尽量暴露，而且要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将我摆放在台面上！这个游戏我不想再玩下去了！喝水的托马斯这样想着。可自己又怎么样才能摆脱呢？

　　喝完水，将空杯子拿在手中，看着满脸期望的艾琳，托马斯勉强笑了笑：“我还得就这个问题和倪局长商讨一下。”

　　显然，对他的这番官腔艾琳是有点生气了。但由于级别或者是其他的缘故，艾琳的眼中只是掠过了一丝不快，但接着便露出了很礼貌的微笑：“那好，等一下倪局长开完会下来，我会通知他，您需要和他见面商谈的。”

　　这时，1名当地特工和2位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一起走过来。那名当地特工面带难色的对艾琳说：“领导，他们说咱们预订的舱位可能得调整。”

　　那名年纪小点的航空公司高级职员对艾琳解释道：“对不起。刚才临时接到电话，我们星辰公司有高层人物搭乘本次航班，并且要在起飞后使用上甲板观察舱中的一个来办公，所以刚才答应贵方使用两个观察舱的要求得更改……”

　　艾琳不等他将话讲完，便怒气冲冲的打断了他：“不行！你们刚才答应了起飞后上甲板的两个观察舱都给我们用的！我已经通知我们首长了！现在调整是不可以的。我们的工作性质是有特殊性的……”

　　那位年纪更大的星辰航空的高级职员显然也被艾琳的态度激怒了，他挺了挺本来就笔直的腰杆，礼貌而冷淡的说道：“这位女士，需要提醒您：上甲板观察舱本来就属于飞艇上非乘务空间，正是考虑到贵机构的工作要求特殊，我们才破例在公司高层通知要准备使用舱房后，极力协调，帮贵机构保留了上甲板后观察舱做临时办公用。”

　　托马斯已经注意到艾琳的情绪有点失控，这时急忙走上前对那名航空公司职员和气的说道：“能不能给贵公司高层解释一下，就说因为国家安全事务的缘故，上甲板的两个舱位我们都需要使用？”

　　“不行，国家安全虽然重要，但我们出于航空安全的需要，有权对舱位进行调整！等一下如果我们公司的高层还有新的要求，我们还有完全取消你们在本次航班中使用上甲板任何一个观察舱的要求！”这名星辰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显然有点生气了，一句话将这场谈话陷入了僵局！

　　“既然这么说话，那麻烦您将您的姓名和职务告诉我们，我会亲自打电话和你们公司高层商议这件事情！”艾琳语气中带着点隐隐的威胁说道。

　　这位年纪较大的商务人员被激怒了，他大声说道：“我就是星辰公司驻西安机场的商务主任！您要是愿意，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总公司！您还可以告诉我们总公司：我按照公司规定和相关法律已经取消了原来答应给你们保留的那间上甲板观察舱！”

　　杨站长的手下，那名当地特工这时也被对方的强硬态度激怒了，他上前一步，气势汹汹瞪着航空公司的商务主任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存心惹事……”

　　“是你们在惹事！”商务代表的情绪已经很激动了：“是你们这位女士在威胁我！什么国家特殊机构！以为我没见过世面啊！以为我们星辰航空随便可以吓唬啊！我就是看不惯你们这套作派！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上甲板的舱位，还就是不给你们用了！”

　　托马斯知道艾琳是因为这几天发生的一切而情绪失控，特别是自己刚才的冷淡更让她恼火，所以才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他本能的拽了拽艾琳的胳膊，同时用责备的眼神制止了那名当地特工的发作，沉声而礼貌的对商务主任说道：

　　“我想这里面是有一些误会，这里没有人威胁您！刚才我们这位女士的要求，你的理解显然是有偏差――我认为她是想通过联系贵公司高层帮你减轻一点压力，并不是要投诉的意思。即便是要投诉，我相信每个普通旅客也有这个权力，对吧？您何必要将这个商务问题牵涉到其他问题上呢？”

　　对面这位40多岁的商务主任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情绪失控，在托马斯和蔼真诚的话语下，他的情绪逐渐平复下来：“对不起各位，我刚才话说得有点过头。这样吧，等一下我还是争取能给你们保留上甲板后观察舱，希望你们也向你们领导解释一下……”

　　“小胡！”一个中气十足，略带广东口音的老男人嗓门从贵宾厅门口响起：“你小子知道我来了也敢不过来打招呼，是不是想让我罚你绕机场跑几圈了？”

　　这放肆的嗓门让贵宾厅里寥寥无几的人们都将目光投向说话者：

　　贵宾厅门口，10来名身穿西装的男子和3名中年女性簇拥着1名老人走进来。老人个头不高，身上穿着一套老式呢料军装，没有任何军衔或标志，满头的银发。他手里挥舞着1根拐杖，神气活现地向正在和托马斯他们说话的商务代表大喊着。那神情，仿佛将机场的贵宾候机厅当做了自己家的庭院。

　　1917年2月8日，上午8点，北京。

　　某栋警卫严密的办公大楼内，金惠临正急匆匆的走着。

　　大队人马从西域前指撤回来没几天，办公楼里的气氛明显有点疲怠。在路过某个开着门的办公室时，金惠临甚至看到部里面几个年轻的办事员正围在一起低声谈笑。这种景象，在这座楼里可是极其罕见的。

　　金惠临一直走到电梯间，乘坐电梯到8楼。从8楼的电梯间出来，他看见1名工作人员拿一份报纸坐在电梯间通向办公走廊那个门的门旁小桌后。金惠临走过去将自己的工作证轻轻的放在桌面上，简短的说了句：“有预约，李部长。”

　　工作人员核对了一下登记薄，随手将他的工作证放进抽屉内，同样简短的回了一句：“809房间。”

　　809房间内是个小型会议室。金惠临知道，整个8楼不单是部长办公的楼层，同时也是部里面的机要所在。这间809房间的小会议室是平时部长们和各局局长一起开业务会议的地方，对部里面而言，这里相当于“白虎节堂”。金惠临来过8楼几次，可还是第一次进这间809房间。

　　机要秘书给他倒了杯水，然后便离开了。金惠临站起身，手背在身后，浏览着墙上挂着的2幅字画。其中一幅横幅是国父杨沪生1908年书写的“国之秘器”四个大字。这个幅字的复制品金惠临在部里的不少办公室内见过，他知道这个肯定是真品。和到处是仿制品的办公大楼不同，8楼的字画古董没有任何赝品，这是当年竺老部长留下来的传统――情报工作的领导核心必须是在真实的环境内思考问题。

　　据说这位杨国父中年时一度极喜欢四处题字，直到58岁那年在扬州微服游玩时，被一个在庙门口卖春联的小孩教训了一通，才知道其实自己的字写得有多臭！换了自己的生活秘书后，杨国父就没再在任何公开场合写过字。据说，这“国之秘器”四个大字还是国父闭门苦练了多年书法后，觉得略有所成，又经一干老部下们的恳求，并且在几名书法大师指点下才留下来的“墨宝”。 金惠临不敢多看杨国父的这幅“墨宝”，他怕自己多看几眼后，容易在心中生出对国父书法艺术的大不敬。或者说，他怕自己看多了这字，胸口会发闷，肠胃会难受。

　　他在看另外一幅画：这是一幅被很精心的裱起来的斗方，上面用技法稚嫩但气韵生动的写意风格勾勒出一只蛤蟆，蛤蟆正瞪着眼睛向上方跃跃欲试，感觉画面中那正是他闪电般捕食前的一瞬间。旁边歪歪扭扭用所谓的童体字写着一行小字“别乱飞，乱飞就吃你。世间青蛙何其多，我独爱蛤蟆。”落款没有写时间，只是同样凌乱的一行字：晶晶画，爸爸题。

　　金惠临瞪大了眼睛！他当然立刻就猜出这晶晶的爸爸是谁。中国孩子里叫晶晶的有很多，但能让自己的书画挂在这间屋子里，而且与杨国父的书法艺术并列的晶晶的爸爸只能是那位“国叔”！问题是此公生前从不题字，而且他去世时自己这个部还没有单独列编呢！以前整个对外情报系统还是以军方机构为主干。金惠临自己刚被招募时，还穿了好几年的军装。

　　“不用猜了，是史国父的真迹！”一个略显尖细，而且客家口音浓重的男子声音在会议室门口响起。

　　“李部长！”金惠临急忙站直了身体。

　　李志勇笑嘻嘻的随便找了把椅子坐下，将手中的便携式茶杯放在会议桌上，对跟在身后的秘书说道：“快把画打开，让咱们的金贝勒鉴赏一下。”接着他兴致勃勃地对金惠临说道：“这是我星期天在琉璃厂淘到的一幅山水，我的两个懂书画的朋友都说是石涛的真迹。你看看。”

　　金惠临急忙走过去帮部长秘书将立轴展开，同时嬉皮笑脸的说：“李部长，我可不是什么贝勒，连贝子都算不上，放大清年间我也就是个辅国将军。”

　　“放大清年间，凭你的这份机灵劲赏个黄马褂没问题，说不定还能加上什么太子太保巴鲁图什么的呢！”李志勇拖长了声调笑着说道。

　　画轴一打开，金惠临就稍稍愣了愣。他的表情这点微小的变化立刻被李志勇捕捉到，李志勇急忙问话：“怎么，有问题？”

　　金惠临看了眼部长秘书，重新将目光投在山水画上。看了一小会儿，他笑着对李志勇说道：“您瞧这整体布局，启承转合，精致之极。您再瞧这块的‘夹叶’笔法，疏密得当。这都是石涛中年后的风格。您再瞧这纸，这金石，还有这枚乾隆皇不常用的‘宜子孙’御赏印签，啧啧……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

　　“那摊主不识货，我总共花了三个月的薪水，就从他手里买下来了总共四幅画，其实我当时就想要这一幅！”李志勇得意洋样的说道。

　　“哪您什么时候让我瞅瞅另外三幅，说不定还能发现好东西呢！”金惠临笑着将手中的画重新卷起，郑重的交还到部长秘书手中，还说了句：“收好。”

　　李志勇的心情显然为此大为高兴！他挥挥手让秘书离开，同时看着墙上的那幅史秉誉的遗作大声说着：“这幅史国父的蛤蟆图也是我从彭小海手里搞过来的，觉得和咱们的工作性质正好接近。挂这儿三个多月了！杨国父的字到处都是，可史国父的字就不多见了！呵呵，上次邱将军来这，看见这幅画眼睛都直了！想要，我就是不给！呵呵……”

　　彭小海就是建国名将彭大海的儿子，也是史依青的丈夫。等部长得意洋洋的说完，金惠临走到他面前，从口袋里掏出支票本，小心的陪着笑说道：“李部长，您三个月的薪水是多少？我跟您商量一下，能不能把刚才那幅石涛的山水让给我？我就只要这一幅。”

　　李志勇看着金惠临，慢慢的回过味来：“是西贝货？那你给我钱是什么意思？”

　　“物归原主，这画就是我仿的。揭开画纸一角，多半还能看见我仿画时留下的木条痕。”金惠临很不好意思的说：“真品是我家世传之物，现在就在家父手中。我去年一时兴起仿着玩。画完后正好家里来了个穷亲戚，他硬要……”

　　李志勇部长突然就用广东白话低声骂了句粗口。部里的人多半都在传说：李部长平时说国语，见了老乡就讲客家话，要是真生气了就会拿广东白话骂粗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部长讲白话。”

　　金惠临尴尬的站在桌子旁。

　　李志勇看了眼他的表情，突然就笑起来，用客家口音明显的国语说道：“没事，小金你坐下吧。”他指了指自己身旁的一张椅子：“能有幅金贝勒的仿作也不错。你不说，我不说，谁也不知道。本来我也就是附庸风雅。坐下吧，咱们谈点正事。”

　　金惠临乖乖的坐下后，李志勇打开水杯喝了口茶，然后突然就说了句：“王佐涉嫌贪污活动经费，勾结德国间谍机构，今晚一到北京就会被看押起来，调查他的问题。”

　　金惠临愣住了。他大张着嘴看着李志勇。

　　李志勇将手中的茶杯盖盖上，眼睛看着墙上的“蛤蟆图”，毫无表情：“军方的情报机构在无意当中搞到了王佐和德国情报机构接触的证据。是他们在德国情报机构的内线送回来的消息，说那个‘蓝男爵’曾经去过一趟伦敦，见过一个神秘人物。时间上正好和王佐那次地下室被绑架的时间吻合……”

　　“有点牵强吧？”金惠临勉强笑着说道：“我当时也在伦敦，王佐通报过圆点说有德国的情报头目潜进了英国。单单凭这一条就判断他们见过面，是不是太牵强了？”

　　李志勇摇摇头：“我们在俄罗斯的人这几天也搞到了情报，证实那个柯巴就是被王佐亲手杀害的，情报来源可靠。这至少可以证明王佐杀柯巴是有他自身的目的……”

　　“这里面或许是因为情绪上冲动的缘故呢！”金惠临有点急了：“王佐杀柯巴的时候还不知道柯巴已经投向咱们了，他多半都是为了那个被杀的小警官……”

　　“你情绪也冲动了？为什么？”李部长面带微笑，目光冰冷的说了一句：“我记得王佐的财务状况出问题了，这个判断最早还是你向部里反映的。后来，也是你建议部里为了照顾王佐的工作情绪，先不要追究他这些问题的。”

　　“外派特工工作环境特殊，压力大，出点毛病也是在所难免的。”金惠临觉得自己的喉咙发干，但他还是迎着李部长那冰冷的目光继续说下去：“但王佐对祖国的忠诚我相信还是靠得住的，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我们不能就判断他已经变节了！”

　　“最新消息：就在这两天，德国情报机构的‘蓝男爵’亲自出马，成功的编织了一个圈套，让伦敦方面怀疑詹姆斯·布莱恩已经变节了！”李部长面部的微笑依然保持着，但与此同时目光越来越冰冷：“相关的资料这两天就会到部里。德国人为什么会帮助王佐扫清障碍？”

　　金惠临愣了愣，但还是辩解了一句：“德国人这样做自然有他们的目的，也不能就说和王佐有关。”

　　“那你该知道那个破绽百出的‘年货’计划为什么会实施吧？”李部长脸上的微笑更浓了：“张部长一生精明，这个破绽百出的‘年货’计划他为什么还会实施？是不是因为在派出那个女人之前，他就知道德国方面有人会配合。”

　　“我不知道。”金惠临触电般的说道。

　　“你回答的太快了！”李部长脸上的微笑突然消失，手中的杯子重重顿在桌面上：“小金，你不要浪费机会！”

　　金惠临的脸上突然出现了大滴大滴的汗珠。他的目光开始躲避对方的视线。

　　“除非王佐这么做也是有人指使的，这样他才可能免除法律的制裁。”李部长突然又温和的笑起来，但目光依旧是冷冰冰的：“你要是有这方面的情况需要说明，可以说出来啊！”

　　金惠临脸色开始发白，汗水顺着面颊流淌。

　　“你第一次汇报王佐的财务可能出问题时，是向张部长书面汇报的吧？”李部长冷笑道：“后来你又一次来报告，就提出再观望一段时间，然后王佐的挪用经费检讨就到了。当时正好是我和张部长交接班的时候。你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才发现一些张部长和王佐之间的秘密的，对吧？”

　　金惠临保持着沉默。

　　“张部长那边是谁和你联系的？”李部长逼问了一句。

　　“机要室……”金惠临条件反射地说道。

　　“我是说这几天！从上海那边，是谁和你联系的！”李部长话语中的口音更重了。

　　金惠临擦了把脸上的汗，低下头去看着桌面：“是张部长的警卫秘书小刘……我知道的也不多。”说完这句话后，他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在激烈的跳动。

　　李部长重重的叹了口气：“小金，在咱们这种机构里，搞体制外的小团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你知道多少就写多少吧。就在这写，写清楚就没事了。”他站起身，一直看着金惠临的后脑勺。一直到金惠临用很小的声音“嗯”了一句，这才满意的端起自己的茶杯走出门去。

　　金惠临低着头，头上的汗水滴落在面前的桌面上。李部长的秘书和1名内保部门的人员重新出现在会议室里，默不作声的将一叠空白的稿纸和笔摆在他的面前。然后，这名秘书走到会议桌对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折起来的报纸，打开看了起来。那名内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同情的看了眼金惠临，将1把椅子拎到会议室门口，坐在上面开始发呆。

　　“能不能调来几份我当时从外面发回来的报告？部长让我写的东西里面，有些情况我需要再核对一下。”5分钟以后，已经恢复了平静的金惠临对秘书说道。

　　10分钟以后，已经得到部长批准的机密文件调阅申请被秘书拿到了机要档案室。

　　机要档案室的值班员，一位老年妇女扫了眼申请上的文件标题，又仔细核对了一下部长的签名，默不作声的拿着申请单走进了身后的档案间。

　　又过了10分钟，秘书走到部长办公室，向他汇报：金惠临已经开始认真书写报告了。

　　等秘书出去后，李志勇对面沙发上坐着的1名少将微笑的将手中的香烟碾灭：“李部长，你估计那小子什么时候能写完？”

　　“什么时候写完都可以。”李志勇笑着伸手在沙发前的茶几上娴熟的倒着功夫茶：“反正晚上就有人和他作伴了。”

　　那位少将笑起来：“李部长你可真够绝的！就让那小子在会议室写，让他觉得写完就没事了！”

　　“他要是写得好，说不定写完就真没事了！”李志勇笑着说。他做了个请对方品茶的动作。

　　少将站起身来：“我不喝了，再喝就该醉了！我要回去向老旅长汇报，就说你这边进展顺利。我们那边也该做准备了。”

　　李志勇没有起身，只是仰面笑着点了点头。他端起小茶盅嗅了嗅茶香。等对方已经走到门口时，李志勇突然扭头说了句：“星期天早上，我想请邱将军喝早茶。你问问他方不方便。”

　　“别人请他肯定没空，您李部长请，老旅长肯定高兴！”少将笑着说了句便离开了。

　　李志勇等他出去后，一口喝干了茶盅中的浓茶。面无表情。

　　8楼机要档案室，那位老年机要员拿起电话，拨打了一个内线号码，等确认了对方的身份后，简短的说了句：“那份档案被人调阅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这栋楼盖好后，她就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她知道很多秘密。其中一个秘密就是：如果有人调阅刚才那份1916年年初入档的薄薄的文件，那她就要给刚才电话里的人打声招呼。档案里有什么内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一概不知。而且当年给她下达这个命令的张部长还说过：这事将来要是有部领导明确的问起，她就实话实说。当然，没人问就严格保密。

　　其实那份档案内容也真没什么，里面就是一份金惠临自己1916年发回的环境安全例行评估报告。这种报告根本就不应该在机要档案室内存档，属于保管2年就销毁的乙级文件。所以，在机要室文档清单上根本没有它。这是一份因为刻意错误被留存在机要档案室的文件，它的作用就是为了打那句招呼……

　　1917年2月8日，上午8点20，西安机场。

　　“林司令！”年纪大点的那位商务代表脸上即刻浮现出兴奋的表情，他连给谈话对象的招呼也不打，就用一种刻意的、明显带有军旅特点的跑步姿态向那为老人小步跑过去。跑到老人面前，他“啪”的一个立正，然后大声说道：

　　“报告林司令，星辰航空驻西安机场商务主任胡传彪正在安排您本次航班的相关事宜，请指示！”

　　那位老人哈哈大笑着用拐杖敲了敲他的肩膀，嗓门很大的笑骂道：“你小子就知道给我来这套！以为我不会收拾你啊！”接着，他对身旁的随行人员说道：“这姓胡的小子是我在空军时的勤务员！跟我从空军出来的，也算是星辰航空的创业元老，可我一点也没照顾他，一脚就把他踢到碎叶机场去干了十多年地勤！这不，这小子也算是能吃苦，愣是自己一步步干上来了！现在是我们在西安的商务主任！”

　　旁边明显是地方官员的那名50多岁的男子急忙赔笑着说道：“林司令，您这儿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一看胡主任这雄赳赳的气势，就知道是您带出来的兵！”

　　“张副省长，您可不是我的老部下，可不能叫我司令。”林忠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道：“我都退下来这么多年了，早就不是司令了！这称呼要是被别人听到了，还不定怎么想呢！”说着，他又用拐杖敲了敲面前胡主任的肩膀：“小胡，这位是咱们陕西省的张副省长，这次赏咱们公司面子跟我一起去北京。一方大员啊！你小子可是在人家地盘上混饭吃的，以后张副省长有什么需要咱们星辰航空办的事，你可要一定当我的事给办了！”

　　张副省长急忙摆出一副不敢当的模样：“老首长，您这不是吓我嘛！这江山还不是你们老一辈浴血拼杀打下来的？没有您当年的厮杀哪能有我们这些后辈的今天？今天应该是我有幸能陪您飞一起去北京。今后胡主任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地方政府出力的，我就当是您的事一定给办了！”

　　听着那边的高声喧哗，艾琳低声说了句：“真够肉麻的！”

　　托马斯苦笑着看着那边的闹剧。这种官场套话在海外都已经是讽刺喜剧里的保留节目了，可看来国内的人们还在孜孜不倦、津津有味的上演着。他早就认出那名老人是前空军司令林忠，并且不是靠资料，而是靠童年时的记忆认出来的。突然，他的脑中仿佛有盏灯被点亮，他发现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我去和林董事长协调一下舱位问题，说不定能行。”托马斯说了这么一句，然后拔腿就向林忠那边走去。艾琳一时没反应过来，但紧接着就想追上去劝止住托马斯。可这时，快步走着的托马斯已经高声的叫道：

　　“林伯伯您好！好多年没见了，没想到今天能遇到您！”

　　从林忠身后蹿出来2名体格健壮的中年男子，想拦住托马斯。同时，林忠身后的蹿出的另外2名保镖已经站在了林忠和托马斯之间，刚好留出一条缝隙让林忠可以打量到来人。在没有判明情况以前，保镖的过度反应只会给自己的主人带来不应有的麻烦。这里毕竟是机场的贵宾厅，不是在大街上。

　　这时林忠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托马斯，他困惑的打量着托马斯。托马斯就在他面前5、6米开外停住脚，恰好是在迎面冲过来的那2名中年保镖准备拦阻他的预定位置之前一点。

　　托马斯的脸上荡漾着热烈的笑容，用一种晚辈特有的亲热语气对林忠大声说道：

　　“林伯伯，您认不出我来了吧？当年在我爸爸面前您还给过我糖吃呢！”

　　这句话有着莫大的作用，已经伸出胳膊来的那2名中年男子停住了动作，配合默契的一个紧盯着托马斯，另一个转过脸去看自己老板的反应。

　　林忠打量着面前这位国语地道，还带着点北京腔，长着一副西洋面孔的年轻人，想不起来是哪位老战友、或老领导的小孩――建国战争后身居高位的欧洲裔领导人物可不少，后来两位国父从世界各地又请来不少欧裔专家担任科技或金融方面的高官，他们的子女林忠大多可记不住模样。而且出于一些个人历史原因，林忠也不喜欢和这些人的子女有接触。但此刻对方真诚的态度，整齐的穿著，又加之是在一般人不可能进来的机场贵宾候机厅里出现，还是使他犹豫地问道：“你是姓白还是姓华？要不姓马？”

　　托马斯也不管他说的这些姓氏都代表着那些家族，他很自然的将手中的水杯递给面前的一位中年保镖，大声笑着说道：

　　“您忘了？当年您还在大会上当很多人的面向我鞠过一躬呢！”

　　他的这句话一出口，吓了对面正紧张盯着他的那名保镖一大跳！那名保镖情不自禁也回头向自己老板看去。

　　林忠的面孔刷的涨得通红，他无法将面前的男子形像与当年那个令自己倒霉的小混血儿联系起来，但对方的话语却让他确凿的相信他是谁！这么多年了，这事他从来不会忘记！

　　是那个小杂种！

　　就在那2名保镖都失去应有反应的一瞬间，托马斯猛的绕过面前的2名男子，快步走向林忠面前，在林忠身旁的那2名保镖还没有抓住他之前，清晰地对林忠说道：“想起来了吗？您是中将退役的吧？林司令。”话音未落，他已经被林忠身旁的那2名保镖阻隔开。

　　林忠再也忍不住了，他颤抖的挥舞着手中的拐杖，要不是他的保镖已经将他护送到人群后，看那架势托马斯肯定得挨上一下！

　　林忠的那2位被托马斯骗过的保镖这时终于反应过来！ 2名中年保镖一把抓住了托马斯的双臂，将他按倒在地。林忠身旁的那2名保镖立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他，并按照平日的训练将他带进那堆人群中。

　　几乎是同时，从托马斯身后掠过2名特工，他们象影子般飘到那2名保镖面前，几乎是第一下接触，那2名中年保镖就被放翻在地！林忠身后的2名女随员发出尖厉的叫声！

　　林忠身旁的保镖迅速抽出手枪来，其中一个高喊：“有情况！”

　　倒地的那2名保镖毕竟经过严格训练，这时顺势伸腿将1名特工踹翻，也将手伸向腰间。

　　艾琳大喝道：“我们是情报总部的！都住手！”同时，她的手中出现了把硕大的军用自动手枪！另一只手挥舞着工作证。

　　女随员的尖叫声更厉害了。人群中一个保镖大喊道：“快叫医生！老板昏倒了！”

　　从地面爬起来的2名保镖和2名特工互相拿枪对峙。特工高喊着：“没听到吗？我们是情报总部的！把枪放下！”一名保镖大喊着：“一起把枪放下！一起放！”

　　3名机场警察已经持枪冲进了贵宾候机厅，大声叫喊着：“都把枪放下！放下！”

　　一片混乱！

　　混乱的制造者托马斯的脸上已经流出了鼻血，他这时候挣扎的爬起身来，弯腰捂着鼻子趁乱向洗手间方向走去。然后在判断到没有人注意到自己时，转身便向一个工作人员通道口跑去。他刚刚要拉开那扇门，门却自己开了。倪小峰出现在门口，身后跟着气喘吁吁的杨站长。

　　倪小峰没有说话，只是瞪着托马斯。

　　托马斯捂着鼻子，弯腰仰面，神情狼狈的嘟囔道：“洗手间……”

　　倪小峰一把搀起他，抓过杨站长的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简短的说了句：“带他去洗手间！”说罢便向那边的混乱场面走去，边走边大声说道：“都把枪放下！”

　　1917年2月8日，上午10点10分。翼星号飞艇。

　　耽搁了整整1个小时，“翼星”号飞艇还是起飞了。

　　托马斯跟在艾琳后面通过“中央通道”向飞艇后部走去，身后跟着一名特工。托马斯的鼻子边还残留着一点干血渍，右腮已经青肿了一小块。

　　刚才，混乱后就一直在被单独“保护”起来的托马斯由2名特工的“护卫”着走出候机楼，走上登艇专用接送车前。汇合了倪小峰和艾琳后，看到艾琳手里拿着一束百合花，和一本《圣经》，他不由得一愣。

　　百合花，《圣经》，如果再有1条蓝围巾，他就要立刻逃跑了。因为这是当年张君晓和他约定的紧急逃离信号！不管是和谁在一起，只要一个和他取得联系的人展示给他看上述的信号组合，他就一定要逃离！越快越好！

　　看见他发愣，倪小峰笑了笑：“别急，这是某位女士刚送给艾琳的，表示要和艾琳做好朋友。”

　　艾琳气哼哼的说了句：“要不是她现在还能看得见，我现在就把花扔了！送《圣经》，什么意思嘛！不就是说我心眼小嘛！”

　　托马斯闻声向车窗外看去，他看见在贵宾候机厅的大窗户后，姚莺然正笑着向他们挥手。

　　她带着1条蓝色的围巾！

　　上甲板后观察室。倪小峰坐在椅子上正专心的翻看一叠电文，见托马斯跟着艾琳上来，他指了指小方桌上：那儿有个托盘，托盘上摆放着茶具和一碟三明治。

　　“你和艾琳都先吃点东西吧，这两天我看你们俩胃口都不算很好。”说罢他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脖颈，然后微笑着对托马斯温和的说道：“怎么样，博士，晚上到北京前能把报告写完吧？”

　　托马斯点点头：“差不多，我已经打好腹稿了。字数我想不会多。可报告中有几个地方还需要您斟酌一下。”

　　倪小峰睁大眼睛，“噢”了一声。

　　托马斯示意艾琳拿出那份300多页的报告来，接过手走到倪小峰面前，翻开给他看。

　　“您看，这里这么说是不是太武断了一点？还有这里……对，您看这一段――”托马斯从口袋里掏出1支造型精致，非常短小的钢笔，刚要在报告上划，但紧接着就犹豫起来。

　　“划吧，这份不是原稿。”倪小峰头也没抬的说道。

　　托马斯在上面划出好几段，然后用钢笔别住这页，继续翻到前面的某页，用手指指给倪小峰看，接着又翻到自己用钢笔别住的那页。然后富有深意的冲倪小峰轻声“嗯”了下。

　　倪小峰迅速的看着，眉头微微皱了皱，抬起脸来注视着托马斯。

　　托马斯轻声说道：“不这样处理的话，我担心北京……”

　　倪小峰打断他的话，借过他手中的小钢笔，在托马斯那几个字旁边快速的写了2行，然后冲托马斯得意的笑了笑。

　　“太棒了！”托马斯用英语说了一句，接着用汉语说道：“我想这样处理的话，这份报告一定会让北京……”

　　倪小峰笑着说：“没事，我对你的水准有信心！你先写吧，有问题咱们再交流。争取在晚上到北京前，能拿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出来。那我去后面了，艾琳，博士归你照料了！”

　　在2个男人鬼鬼祟祟的交流时，艾琳抓着一片三明治站在观察台上，背对着他们吃着。这时候她扭回身来，嗯了一声。

　　倪小峰别有意味的冲托马斯笑了笑，转身走下舷梯。他带着1名手下从中央通道去了上甲板后观察舱，留下来的那名手下默默将身体靠在舷梯下端的护栏上，开始了守候。

　　托马斯坐在小方桌旁，这回他不再迟疑，而是拿起艾琳准备好的钢笔认真的书写起来。

　　到了11点的时候，托马斯已经写了整整2页内容了。他又从怀中掏出那大半包“大中华”香烟，皱着眉头，脾气很不好的对艾琳说道：

　　“我得抽烟！”

　　艾琳看着舱内角落处的电话，犹豫了好一阵子才很不情愿的说道：“那好吧，我陪你去。”

　　说罢，她站起身将那叠厚厚的文件和托马斯刚写好的2页纸都装到文件箱里，随后下去时冲那个站在舷梯下的特工点点头。于是艾琳拎着薄薄的小箱子走在最前，那名特工默默的跟在托马斯身后，3个人就这样去了吸烟室。

　　此刻吸烟室已经有4名瘾君子在里面吞云吐雾，幸好通往尾部小阳台门上的排气扇功率还算可以，托马斯进门后可以明显看见在吸烟室顶部聚集着一层薄薄的烟雾，随着抽风扇的转动，烟雾朝门口涌去。只要一打开吸烟室的门，走道上立刻就能闻见明显的烟草味。

　　托马斯进屋后毫不客气的坐在靠阳台的长椅上，谁都不看的给自己点上1根香烟，抽将起来。艾琳很出人意料的走过来，从托马斯手旁拿起那盒烟，抽出一根后点着，然后坐在对面的长椅上，娴熟的用两根手指夹着香烟，吐了个小的烟柱。

　　先前走在最后面的男特工没有跟进来，而是厌恶的看了眼吸烟室内的烟雾，就站在走廊里，百无聊赖的研究起走廊铝制壁板上的热带雨林和孔雀之类的动物起来。

　　在抽完1根烟后，一直将凝重的、若有所思的目光投向窗外的托马斯很自然的又抽出一根烟，叼在嘴上，点着。

　　吸烟室内的2名瘾君子看来是过足了瘾，起身离去。还剩下的那2名男子一边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艾琳，一边慢慢把玩着手中的香烟。托马斯想了想，就瞅准机会将自己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正好截获了那2名男子看艾琳的眼光。托马斯用一种凶狠的、几乎是充满了杀意的目光冷冷的扫视着那2名男子。2名商人模样的男子被他的目光吓了一大跳，其中1名男子手中的半截香烟甚至被吓得掉落在地板上！他们神色惶恐的逃走后，吸烟室内只剩下托马斯和艾琳。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这样吓人的？”艾琳突然说道。这时候她早将香烟碾灭，托马斯已经点起了第三支香烟。

　　托马斯从窗外收回头来，看了眼艾琳，淡淡的说了声：“从小就会，很少用就是了。”

　　“跟谁学的？”艾琳笑着问道。

　　托马斯看了她一眼，没有说什么，将头继续扭向窗外，吸了口烟。

　　“你为什么讨厌我？”艾琳突然问。

　　托马斯想了想，老老实实的说道：“不是我讨厌你，是我很烦！刚才在机场我真的想打人。”

　　“你以前认识林忠？”艾琳好奇的问。

　　“倪局长没给你说？”托马斯好奇的反问道。

　　“他认为不必让我知道的事情是从来不告诉我的。”艾琳说。

　　托马斯抽了口烟，定定的看着艾琳：“那你就不要知道好了……你和倪小峰上过床吗？”

　　艾琳愣住了，脸色变了又变。

　　托马斯很真诚的说道：“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我是很认真的在问你。”

　　终于，艾琳用平静的语气说道：“从来没有。我建议你还是上去将报告写完，这样可能对大家都更好点。”

　　托马斯长舒了一口气，探出腰去，真诚的看着艾琳轻声说道：“知道吗？你刚才告诉我那个答案对我很重要。现在，我决定将一些事情告诉你，只告诉你一个人。然后，还有几句话我想给你和倪小峰一起说。”他说到这里，看了眼走廊上的特工，然后非常低声的说道：“你让他去叫倪局长到这来，我想单独和你说几句。”他扬了扬手中香烟：“说这些事情时我想抽烟，这样我能放松点。”

　　艾琳看着他的表情，又看了看他夹着香烟，微微有点颤抖的手指，犹豫了一下，接着起身走到门口向那名特工低声说了几句。那名特工看了托马斯一眼，然后便离去了。

　　艾琳走回到托马斯对面坐下，说道：“你说吧。”

　　托马斯身子依然向她倾斜着，脸上露出迷茫，好象是陷入回忆中般的说道：“1913年，我被派遣后的第十个年头。有个德国老头突然在伦敦找到我。他回说中文。老头见到我就问：你知道浮白穴的位置吗？”

　　托马斯脸上露出了浓浓的遗憾，他低下头，用手指着脑部中间说道：“当时我竟然指了指这个部位，结果当时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他抬起脸，遗憾的摇了摇头。

　　艾琳的眼睛里已经浮现出了兴奋，她低下头，指了指耳后侧上方的位置说道：“当然不对了！这里才是……”

　　随即，她突然感觉到面前一黑，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倪小峰正在自己舱房里看文件。轻轻的敲门声。倪小峰嗯了一声。然后负责给他警卫的特工打开门，让那名被艾琳打发来的特工进来。

　　特工站在门口说道：“先生，博士请您去吸烟室，说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您……”

　　一声巨响，随后走廊上传来工作人员的一声惊呼！

　　当倪小峰冲到吸烟室时，2名飞艇工作人员刚砸开被反锁的吸烟室的门。艾琳躺在地下，手上的薄文件箱已经消失不见。吸烟室通向尾部露天小平台的玻璃门被砸碎，门口还扔着1支本来在墙壁上的消防瓶。

　　他一把将拦阻的飞艇工作人员推开，冲上小平台。

　　在飞艇下方，冬日的北方大地景色衬托着1朵勉强可见，刚刚打开的白色伞花。

　　倪小峰敏捷的退入舱内，弯腰伸手向铝制长椅下摸去，却摸了个空。

　　“那个疯子把这的伞包当着我们面都扔下去了！他手里有枪，我们不敢砸门……”飞艇工作人员嚷嚷道。

　　倪小峰又冲到小平台上。呼啸的风中，他抓住栏杆，探腰眯眼向下看去，依稀看见那朵伞花已经斜着落向地面。

　　“这个狗特务！”倪小峰嘴里狠狠的骂了句，脸上却露出一丝古怪的，带着点欣赏的笑容……

急难11

更新时间2006-5-6 16:23:00 字数：21129

　1917年2月8日，晚上10点，伦敦。

　　这天下午先是稀稀拉拉落了几点冰雹，然后就变成了令伦敦人熟悉并为此高兴的绵绵寒雨。冰冷的雨一直下到夜晚9点多也没有停歇的迹象。

　　下雨，就意味着德国佬的轰炸会歇一歇了。一个多月前，大多数伦敦人还对空中战争没什么概念。可现在，几乎每个伦敦市民都能关于轰炸和防空滔滔不绝的讲上一气。而且他们已经发现：让自己家园免于德国佬轰炸的最好方式，就是向仁慈的上帝祈祷请他多来几场雨，最好是那种带着打雷闪电的大雨。

　　英德双方的轰炸机部队是这场炸弹温布尔登公开赛的主角，双方的防空部队最多算场边拣球的球童：防空用的系留气球拦阻网几乎同时出现在伦敦和柏林的上空，观测站和专用电话线也在布列颠和西北欧的大地上被迅速架设起来。高射炮和探照灯更是不在话下。可双方都缺乏远程发现对方轰炸机群的技术手段，于是英德空战的主要形式就成了轰炸机制造比赛和扔炸弹比赛。不止一次，双方的小规模轰炸机群甚至在法国或比利时的空中相遇过。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是向基地发个电报，通报一下敌情，然后就眼也不眨的继续飞向各自的目标。英德军方的高层参谋幕僚们都坚信：只要炸得对方先受不了，先退出这场空战，这场战争就算赢了！

　　联合王国紧急划拨巨额的财政金额，向北美，向远东订购一切可以帮助布列颠往德国佬头上扔炸弹的东西，包括轰炸机、航空引擎、飞机轮胎和机械师。上个月的月末皇家空军情急之下，甚至派出已经在空战中被证明注定要淘汰的飞艇部队，轰炸了在加莱的德国人基地。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就如同这场荒谬的轰炸机对垒一样。

　　“……就如同两个为了某个婊子，在码头酒吧中蒙着眼决斗的18世纪海盗。他们各握有一把锋利的小刀，但谁都看不见谁也没盔甲，于是这场厮打只能是以双方互拿小刀摸索着往对方身上戳洞的形式进行。现在看来，最终这场肮脏的厮打只能以其中一方血先被放干而终止。如此攻防不平衡的战争技术手段真是史所罕见……”这是一个刚刚因为在墨西哥以牛仔方式打死了1名墨西哥军队的将军，具有法国血统的年轻美国军官回家享受假期时，做为英雄和军事专家，应邀对宾西法尼亚家乡上流社会做欧洲战况介绍中对英德空中战争尖酸刻薄的比喻。

　　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倒是很高兴：做为这场英德空中大战的副产品，法兰西地下抵抗组织迅速得到了来自布列颠的大量无线电台、武器、望远镜，还有金钱的支持。英国人的交易要求很简单：帮我们观测德国佬的轰炸机动向，顺便帮我们把被击落的飞行员送回来。因为缺乏远程警戒手段，炸完德国本土的英国轰炸机一般都是在法德边境才会被德国人的战斗机缠住。英国飞行员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都是拼命驾机往法国境内逃跑。在法国境内跳伞，有40%的机会可以获得地下抵抗组织的营救。要是在德国境内跳伞，能落在军警手中都算好的，最怕落在德国农民手中，那样的话多半都会被猎枪和粪叉当场打死。为了布列颠空中勇士的生命，贝当流亡政府的成员顿时成了伦敦上流社会的座上宾。

　　相同的人工光学观测和无线电通信技术条件下，布列颠因为地理环境的缘故，相对占点优势。特别是在詹姆斯·布莱恩教授有过一面之缘的休·道丁少校的紧急建议被皇家空军采纳后，大量的小型渔船和私人游艇被动员去海上指定区域游荡。每艘小船上都配属了无线电发报机和对空观测镜，只要看见天上有影子向英伦方向飞，管他是飞机还是海鸟，这些小船上的志愿人员们都会发报报警。然后消息会传到岸边数个联合对空防御工作站中的其中之一，由站内的皇家空军和其他机构派出的专家们联络各自部门和附近的海空基地，去伪存真，特别是要避免误会。汇总情况后，专家们经商讨及时做出判断。如果他们判定真是德国人的轰炸机，这个情报就会立刻通过电话专线上报到伦敦的防空指挥中心。防空指挥中心根据他们的情报，结合其他信息，再次判定敌方的作战目标后调派战斗机群，并同时向目标城市发出防空警报。

　　整个过程需要45分钟。通常情况下，当德国人的轰炸机差不多扔完炸弹的时候，皇家空军的战斗机机群也就完成集结赶来了。所以，德国人逃蹿的轰炸机多半都是在多佛海峡上空被击落。西欧陆地已经是德意志的花园，天空是双方较量的战场，但上帝保佑，大海还属于布列颠！跳伞的德国飞行员被英国水手打捞起来的机会是40%，剩下的大半就此淹没在英吉利海峡的波涛之中。

　　主要是因为地理环境和海上力量的优势，这场荒谬的轰炸机对垒从数学理论上说，最终将倾向联合王国。但胜利过程中的代价之惨重将会是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戴维·高邓坐在回家的车内无奈的在心中感慨道。他还知道一个秘密：已经有一大笔巨款拨给了伦敦郊区的一大帮科学家，就因为这些科学家说他们有可能造出能在很远的距离看见飞机的设备。但那神奇的机器什么时候能造得出来，连这些科学家们也不敢说！

　　忙碌了一天的戴维·高邓刚回到家中，管家就迎上前来通知他：高邓夫人的病下午又发作了，不过经赶来的家庭医生治疗后好象好转了，目前已经入睡。家庭医生请高邓先生回家后，即刻给他打电话。

　　戴维高邓先去妻子的卧室，看了眼已经熟睡的妻子，低声向女佣询问了几句，这才回到自己的卧室给家庭医生打电话。

　　电话里家庭医生告诉高邓先生：高邓夫人傍晚的时候又咳嗽了1个多小时，并且伴有低烧。家庭医生赶过来给她服了1剂药后，现在已经退烧了，但随时都有复发的可能。家庭医生还郑重的向高邓先生建议：伦敦的天气实在不适宜高邓夫人居住。最好短期内就送高邓夫人去气候温暖，阳光明媚的地方疗养，否则高邓夫人的病情有可能会恶化！

　　戴维·高邓感谢了家庭医生，但他无奈的表示：没有自己的陪同，妻子一定哪儿都不去。

　　他的卧室就在妻子卧室的隔壁，两个房间之间有着一道平时关着的房门。戴维换上睡衣后，没有睡觉。他随手从墙边的文件柜里抽出一份密级很低的内部文件，走回到床边，打电话给管家，让他做1杯热可可给自己送上来。这几天的事情太多了，按照以往的习惯，戴维·高邓一定要通过阅读一些轻松的文字让自己放松下来。刻意保持头脑的松弛，是面对高强度工作时的保健办法。

　　按规定，这种密级的文件戴维·高邓先生是可以带回家浏览的。其实这文件真没有什么可保密的：文件里都是摘译的关于中国国内政治方面的公开资料，以及海外历史研究中心的专家们撰写的总结和评论。白厅街混到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即便是负责公共卫生的官员愿意的话都可以看到这种资料。这种不定期内部发布的资料，实际上也是当初戴维·高邓接掌圆点后用来争取上层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很多年来，看这些资料就是戴维·高邓临睡前的消遣。他不太爱看现在的那些文学作品。或者说他基本上不看狄更斯之后的作家写的文学作品。这些摘录的资料还有研究员们的评论经常让他获得一种奇怪的阅读快乐。匆匆翻看了一下前面摘译的资料，他惊讶的发现自己随手抽到的这份竟然就是一份关于中国国内民众对这场战争态度的。他急忙翻到资料后面薄薄的分析总结部分，想看看这份是布莱恩教授写的还是托马斯·莫兰特写的。

　　是詹姆斯·布莱恩和托马斯·莫兰特一起署名的。可戴维·高邓略微扫了眼封面上的制作时间，就敢断定这多半是托马斯执笔，在布莱恩教授指导下写成的。因为文件的制作时间是1916年1月，那时候教授应该已经忙得没功夫亲自动手去处理这种例行的文件了。果然，看到头一段戴维的嘴角就露出了微笑：连续用了2次过去进行时，而且在段尾用了一个设问。这是托马斯·莫兰特写一些相对轻松文章时的习惯！

　　威廉·华伦道夫手下的那帮笨蛋！戴维·高邓讥讽的在心中感慨道：他们在篡改那份托马斯的报告时，几乎完美的复制了托马斯的语言习惯，但偏偏在篇尾的结束语里用了将来进行时。托马斯从来不在结束语里用将来进行时，他在篇尾只用一般将来时！

　　管家敲门后，将做好的热可可送进屋来。礼貌和管家道完晚安后，戴维·高邓回到床上，继续抱着好奇心阅读这篇托马斯在1916年1月写的小文章。过去的这2年他实在太忙，并不是每期的资料摘译他都会看的。

　　看了不到30分钟，戴维·高邓正要趁着迷迷糊糊的感觉睡着时，听到隔壁传来妻子隐隐的咳嗽声，他急忙下床走过去打开通向妻子卧室的门。高邓夫人正在剧烈的咳嗽着，女佣在床边来回忙着照料。多半是她的病又发作了！戴维·高邓叹了一口气，先给管家打电话，让他开车去接家庭医生过来，然后他想了想，又以私人的名义给皇家海军医院打电话，让他们准备好一个病房。走到妻子床边，低头看着那张伴随自己多年的红颜已逝的面孔被疾病折磨，他下定决心：不管妻子明天怎么反对，自己一定要送她去住院治疗。自己眼下为她能做的事情，也只有这些了。就跟自己能为布列颠所做的事情也不太多一样。

　　1917年2月9日，上午10点，伦敦。

　　戴维·高邓的专车在昨晚约定的街道边停下来。在前天的德国佬轰炸中，这条街也是受害地方之一，不过不算太严重。街道两边，除了有几栋被炸毁的建筑正在被清理，其他的一切，那些店铺、餐馆、以及经过的市民都显得很正常。

　　司机轻轻按了一声喇叭。戴维·高邓撩起窗帘一角，看到街道对面的一辆“雪弗来”小轿车闪了一下灯。然后，一个身材矮胖，形态滑稽可爱的胖男人从车门里钻出来，打开雨伞等着街道上汽车经过。戴维·高邓还看到：在凯特·霍克的身后，临街的那栋被炸塌了一大半的楼体上，工人们正忙着冒雨清除残砖瓦砾。奇迹般的，那栋烂楼墙壁上朝街一边挂着的巨幅宣传画竟然完整的保留下来！画面主要用漫画的手法画着1个渔夫的儿子和1个富裕人家的小姑娘，2个孩子并肩坐在海边码头的栏杆上看着远处。孩子们的头顶上，用象征的手法画了几架空战的飞机，孩子们的下方用象征的手法画了几艘在海上观测天空的渔船和小游艇。宣传画的宣传语是：我们的父亲都驾船出海了，为保卫我们头顶的天空！

　　那幅画应该是半个多月前，鼓动有船的人志愿加入防空警戒行动时挂上去的。看着那幅逃脱了德国佬的轰炸，被烟火熏黑的宣传画，戴维突然间就觉得鼻子发酸。这个险冒着值得！。

　　凯特·霍克钻进来车内。司机重新将车启动。汽车不紧不慢行驶在伦敦的街头。升起隔板后，戴维·高邓给凯特和自己都倒了杯酒，什么也不说，先和凯特碰了碰杯。等口中的酒慢慢下去，并享受完那阵芳冽的酒气后，戴维·高邓才张嘴问道：“汤姆呢？”

　　凯特勉强笑笑：“他才在圆点表演完那出喜剧，现在送太太回家，等一下就会过来。”

　　“你是不是奇怪，这么情况复杂的时候，今天我为什么是派你，而不是派汤姆去瑞士吧？”

　　“是。”凯特直言不讳的说道：“圆点现在一片混乱，我看家的话情况会稳定很多。而且和德国人秘密谈判我不如汤姆。现在我们在瑞士能用的人又都是汤姆的手下。”

　　“你去瑞士是调查苏黎士山庄的被袭击事件。”戴维微笑的说道：“而且这次我们也不是谈判，只是和我们的同行就安排秘密谈判事宜进行首轮磋商。那位蓝男爵有四个孩子，你去和他谈话更有共同语言。德国人已经同意和我的全权代表见面了。”

　　“那这边的事情怎么办？”凯特发愁的说道。

　　“我明天会让汤姆去见教授一面，让教授交出他和弟子间的秘密联络办法。”戴维的眉头也皱在一起：“教授就让他在里面修养到战争结束吧，到那时候我和他也都该退休了。托马斯和格林姆的事情，等他们到了上海后再说吧。我想没什么意外的话，保罗和柯克应该是能和他们一起回来的。”

　　“中方昨天已经通报了我们，托马斯有德国间谍的嫌疑……”凯特为难的说道。

　　“得了！”戴维不耐烦的说道：“这种事就这样！我们不管中国人说什么，就拿托马斯的身份说事就好了！告诉他们要是三天内没有托马斯本人的消息，我们就只好将这事上报首相，到时候这件事情就不是协约国情报机构之间的事情，而是国际关系上的丑闻了！告诉中国人，我们不愿这件事情公开，但也不怕把这件事情公开！情报界有情报界的规矩！我们的人是不是德国间谍和他们无关！”

　　凯特的五官都愁成了一团：“现在我们根本不知道莫兰特博士究竟在那边遇到了什么问题，也联系不到格林姆。CI6因为教授的事情，对我们现在很不客气，一点都不肯合作。是不是干脆告诉他们，是我们救了教授……”

　　戴维严厉的打断了他的话：“这件事情我不想再听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凯特！”

　　凯特不敢再说话。

　　这时，汽车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刚才那个挂宣传画的街角。汤姆·恩遮玻斯已经举着把雨伞，站立在街边上，仰头看着那幅挂在烂楼上的宣传画。那模样象个正在等候约会的，标准的伦敦绅士。凯特急忙用手指关节重重敲了敲隔板，司机将车停在街边。在等汤姆从容的走过来上车的时候，戴维指着车后的那幅巨型宣传画，轻声对凯特说道：“凯特，这边的事情我会让汤姆来处理，你今晚去瑞士后，要专心把这件事情办好。一旦消息走漏，我们和德国人之间的秘密谈判就得全面中止……布列颠不能再这样荒谬的流血下去了，凯特，你应该清楚，为了能让上面同意和德国人建立这条秘密渠道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等汤姆·恩遮玻斯上了车后，汽车又开始在伦敦的街头兜圈。汤姆·恩遮玻斯用他惯常的语气不紧不慢的低声说道：“我刚刚收到一个消息，中国方面向我们通报：我们派出的会议代表，情报官员托马斯·莫兰特因为涉嫌参与了在西安发生的一起谋杀案，畏罪潜逃……”

　　1917年2月9日，上午11点，陕西乾县。

　　当地很少有人知道，很久以前，这个靠近咸阳的关中小县不叫乾县，而是叫“奉天”和“赤县”，但是几乎人人都知道，眼下之所以叫乾县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她和她的丈夫唐高宗李治就葬在这里。他们夫妇的陵墓叫乾陵，乾县因此而得名。

　　对于正在乾县西关集市上卖烤肉的商贩达尼亚孜而言，这个自己和哥哥已经做了3年生意的小县城为什么叫乾县，还有北边那个大土堆里埋着是谁并不重要。尽管这些年来，那对埋在大土堆里的夫妇在为这个小县城带来众多游客的同时，也给自己家的烤肉摊带来了不少生意。虽然听说是全世界都在打仗，可在达尼亚孜看来这些事情都和这片土地没关系。他只见过城里的学生们每隔2个月被组织起来，排着队举着小旗从县城大街上走过，嘴里还喊着一些口号。还有就是每隔两个来月就有好多当地的汉人小伙子穿着崭新的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满脸兴奋的在县城里排着队巡游一圈，然后就被军用大卡车拉走。可就这也没妨碍天气暖和的时候，大客车依然从西安拉来一车车来自各地的游客游览乾陵。除了东西一年比一年贵，以及偶尔从大街上哭啕着捧着骨灰盒经过乡下农民，达尼亚孜没觉得这个国家正在打仗。

　　打仗不是这个样子的！虽然达尼亚孜只有16岁，可他从小就见识过打仗，也亲手在12岁那年开枪杀过人！达尼亚孜和他的哥哥虽然戴着维吾尔族的小帽，身份证上也写着他们是来自喀什的维吾尔人，但他们其实并不是维吾尔人，他们连中国人都不是。达尼亚孜原名叫法奇玛，他的哥哥买买提其实叫扎尔玛。他们兄弟两来自阿富汗的沙瓦尔地区，是当地普什图人卡伊尔部落酋长的儿子。他们的父亲原来有11个儿子，可眼下活在世界上的就只剩下法奇玛和他的哥哥。

　　8年前的某天，一直和英国人合作的父亲突然神色紧张的回到山谷里，把部落里的长老都叫去开会。法奇玛因为年龄小，仗着平时父亲的宠爱，偷偷的趴在帐篷后面偷听。当时的他听不大懂父亲他们的话，只知道英国人和中国人和好了，英国人要放弃对自己这个部落的支持什么的。法奇玛后来跑去将这些话学给自己的哥哥扎尔玛听。扎尔玛的亲生妈妈和法奇玛的亲生妈妈是亲姐妹，法奇玛的妈妈生病死了后，要不是这个扎尔玛哥哥拼命维护自己，在家族里法奇玛的日子可就没那么容易过了。

　　听完法奇玛学完父亲和长老们开会的内容，在喀布尔读过7年书的扎尔玛哥哥神色立刻紧张起来。他神色严厉的告诉法奇玛，不要再向任何人提及这些事情，这2天晚上睡觉不要脱衣服，并且就要睡在自己的帐篷里。然后，法奇玛看见扎尔玛哥哥开始悄悄收拾东西和武器。法奇玛相信扎尔玛哥哥。哥哥是读过书的人，别看人长得胖，显得笨笨的样子，但法奇玛一直认为扎尔玛哥哥是部落里最聪明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就是不喜欢扎尔玛，除了别的哥哥对扎尔玛的嫉恨，这也可能和扎尔玛哥哥总是提醒父亲不要信任英国人有关。

　　接着又过了1天，第3天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扎尔玛哥哥突然将还在酣睡的法奇玛摇醒，拎着他出帐篷并放在马上，然后自己也上了马。法奇玛依稀看见，部落里和哥哥要好的7个小伙子早已等在马上。大伙蒙着马嘴，默不作声的向山谷后面的1条平时很少人走的小道上行去。当他们翻过2道小山梁后，晨曦中法奇玛听到部落的山谷里传来激烈的枪声。

　　事后他们得知：有3个叔叔勾结了其他部落，在英国人的默许下对自己的卡伊尔部落进行了血洗。父亲和别的哥哥都被杀掉。自己的一个叔叔已经成了新的部落酋长。知道这些消息的时候，他们在扎尔玛哥哥的带领下已经逃过了2个省。

　　此后便是没完没了的被追杀，和没完没了的逃命。扎尔玛哥哥领着他们投靠过好几个不同的部落，但总是在这些部落出卖他们以前嗅出危险，踏上再次逃亡的道路。一直逃到兴都库什山山区，背后有中国人支持的塔吉克部落收留他们后，日子才算稳定下来。当时，一块逃出来的其他7个小伙子只剩下了3个。再后来，又过了4年，有一天塔吉克部落的酋长面色凝重的来找哥哥谈话。已经懂事的法奇玛得知英国人和中国人就阿富汗的权力划分达成了协议，其中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让塔吉克部落交出自己兄弟。

　　又是逃亡，这次在塔吉克酋长的暗示下，他们逃亡的方向是中国。在连接阿富汗和中国南疆省的瓦罕走廊快走到头的时候，叔叔派出的追杀者们追上了他们。一场血战，法奇玛平生第一次开枪杀人就是在那次。结果在设伏干掉12名追杀者后，幸存下来的人只有法奇玛和哥哥扎尔玛。扎尔玛哥哥的右腿还受了枪伤。

　　此后2天的旅程艰辛无比。当中国边防军人的枪口对准他们的时候，一直照料昏迷不醒哥哥的法奇玛自己也一头栽倒，昏迷了过去。那年法奇玛12岁。

　　40天后，1个穿便装的中国男人在塔什库尔干和他们兄弟俩谈了话。跟着哥哥学英语没几年的法奇玛勉强听出，那个说一口漂亮英语的男子是和哥哥关于将来的一些事情达成了协议。又过了1个月，从此走路一瘸一拐的扎尔玛哥哥带着法奇玛，怀揣伪造的和真的一模一样的身份证到了哈密，然后乘火车来到西安。又过了半个月，咸阳街头多了2个维吾尔族的烤肉商贩。反正就连这儿的警察也分不清这些鼻高目深的人到底是什么人种，也不知道维吾尔语是怎么说的。3年前，咸阳又多了几家卖烤羊肉的正宗维吾尔商贩，哥哥和某些人通完神秘的电话后又领着法奇玛来到乾县。还好，这3年乾县倒没有真正的维吾尔族人来摆摊，自己兄弟也就安定了下来。期间，倒是有一次一帮来自新疆迪化的维吾尔族官员来乾陵观光时，在北门集市上尝过自己家的烤羊肉。还哇啦哇啦的说了通维吾尔语，还好，当很有语言天赋的法奇玛用结结巴巴的维吾尔语告诉他们自己其实是来自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人后，那些维吾尔官员们耸耸肩，就笑着不再说什么了。

　　这3年的日子过得很开心，法奇玛自己这样在心里认为。扎尔玛哥哥显然不这样想。他让法奇玛读书，学汉语，同时也没放松对法奇玛的英语培训。法奇玛在语言方面确实很有天赋，现在他已经能流利的用汉语和食客们交流了。就是上学这事不好办，法奇玛说他不愿去有猪肉食堂的学校读书。扎尔玛知道弟弟其实是不忍心让自己一个人忙生意，于是只好给弟弟报名参加北门外给成年人补习文化的城关乡夜校。法奇玛每天晚上就和一帮4、50岁的城关乡农民一起学汉字。不过他学的不错，现在已经能结结巴巴的读报纸了，还自学到了初中一年级的课程。这让到现在还只能勉强用汉语和食客讲价钱的扎尔玛很欣慰，唯一让他对弟弟不满的就是他觉得弟弟心中的复仇烈火明显的降低了很多，而且弟弟好象对将来杀回沙瓦尔当部落酋长也没有什么兴趣。

　　就在扎尔玛因为法奇玛的思想教育问题而发愁的时候，前天下午，有个胸前挎着照相机的年轻汉人小伙子出现在乾县北门集市，将一张小纸条夹在钞票里交到扎尔玛手中。扎尔玛拿着纸条去县城邮电局打了个长途电话，回来后就告诉法奇玛：这两天不要去夜校上课了，有事做。

　　昨天晚上刚收摊，很久没有来过他们两兄弟租住地方的城关派出所所长突然带人前来拜访。在1名身穿便衣男子的注视下，一向对他们兄弟俩很客气的所长又一次仔细的检查了他们俩的证件，还让身后的片警煞有介事的登记了一下。临走时，所长还叮嘱他们：这两天要是看到有什么陌生人，特别是非汉人的男人出现，一定要及时向派出所报告。在所长装模作样的履行职责时，法奇玛发现那个站在警察身后的便衣男子在认真的查看小屋里的摆设。那目光让法奇玛想起故乡的猎鹰。

　　所长他们离开后没多久，那个前天找过他们的小伙子又开着一辆小卡车出现，这回他是一身跑货运的司机打扮。小伙子没进门，只是将一个小包交给扎尔玛，并且和他耳语了几句就离开了。

　　今天一大早，扎尔玛哥哥就让法奇玛一个人去北门集市摆摊卖烤肉，还让他拿着那个小包，并向他叮嘱了几句话：

　　要是有人来吃烤肉，对你用英语说你长得很象《荷马史诗》的作者。你就用汉语回答：不是每头河马都会写诗的。然后你就将这个小包交给他。不管那个人提什么要求，你都听他的。说罢，扎尔玛将一个不重但鼓鼓囊囊的麻袋放在手推车上的煤桶旁边，说到时候把这个麻袋也一起给他吧。

　　可现在已经11点了，那个神秘的客人还没有出现。法奇玛心中有点着急。他不是别的同龄人，他对这种神秘的游戏一点也不喜欢。在他看来，最好这一切都快点结束，自己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读书。再长大点就去上海，他知道那里有不少自己的阿富汗老乡。挣点钱，想办法给扎尔玛把腿治好，以后兄弟俩再娶个老乡做老婆。过没有仇杀和武器的日子，这就是扎尔玛的梦想。

　　“达尼亚孜！来十串烤肉！”一句大声的，故意带点维吾尔人说汉语味道的男人声音，将胡思乱想的法奇玛惊醒。他看见烤肉槽前站着县政府的司机小李，此刻小李正咧着大嘴向法奇玛笑。小李身后还站着一位40岁左右，个头中等，体形偏瘦的男子。法奇玛和县城里别的商贩一样都认得那男子：乾县最大的官，范县长。小李就是给范县长开车的。

　　小李经常来光顾烤肉摊，喜欢和达尼亚孜开玩笑。他是范县长老婆家的亲戚，这是集市上人人都知道的事情。集市上还都传说，范县长怕老婆，这小李就是县长太太专门派来看县长的。不过这个传说中怕老婆的范县长给达尼亚孜的印象还不错：这几年范县长也光顾过好多次集市，通常都是在夏天的某个傍晚，和县城里其他居民一样，领着自己体形富态的老婆从集市上东张西望慢悠悠的走过。“不象个官。”这是集市上别的商贩对这位县太爷普遍的评价。可达尼亚孜喜欢这个大官。他喜欢这个男人站在自己烤肉槽前，叫2串烤羊肉，然后和他太太一起站在那儿聊天时的平静随和。他也喜欢这个大官看人时，眼睛里流露出的那份热情和真诚，虽然这个人管着一个县，管着比整个卡伊尔部落多好多倍的人！

　　今天范县长神态却有点古怪。从小李手中拿过一串烤好的羊肉后，范县长东张西望的看了看周围，然后带着点失望的对达尼亚孜说道：“你哥今天没来啊？”口音带着浓郁的当地口音，虽然大家都说这位县太爷年轻时去美国留过学，还在上海呆了好几年。

　　“我哥哥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在家里。”达尼亚孜回答道。这话今天早上到现在，他已经说了几十遍了。

　　范县长怏怏的吃完了手中羊肉串，对小李说了声：“你吃着，我去转转。”说罢就将铁钎扔下，背着手在集市上走着。小李嘴里嚼着烤肉，大声对范县长喊道：“县长，要不要通知梁山乡中午你不去吃饭了？”

　　范县长狠狠的瞪了眼自己的司机，什么也没说就接着走了。小李吐了吐舌头，接着吃着烤羊肉，还跟达尼亚孜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

　　因为化雪满地泥泞的集市上，有个卖烤白薯的老年商贩看着县太爷经过，笑着大声叫道：“范县长！买一个我的烤地瓜吃吧！我明年选举投你们一票！”

　　周围的商贩们都笑起来。范县长摇摇头，笑着对那个商贩说道：“老白，你的选票就值一个烤地瓜啊？再说了，你别当你陕西话说的好我就不知道，你是河南做生意过来的，家还在河南，要投票你也得回河南投去。”

　　周围的商贩们大笑。范县长摆摆手，谢绝了众小贩让他免费品尝食物的邀请，继续在中午的集市上走着。有个卖炒货的当地商贩冲他背影喊了声：“范县长，你放心，咱们乾县的老百姓明年还投你们自由党的票！”

　　范县长站了站，接着装着没听见这话，继续沿着集市的摊位向前慢慢走去。

　　自由党在陕西唯一的个执政县就是乾县，范东来也是自由党在陕西唯一一个执掌行政主官位置的党员。仅仅在4年前，范东来还连自由党党员都不是。甚至20年前在南京金陵戏剧专科学校读大学的时候，范东来还是社会党外围青年组织的成员！

　　建国后到1894年，中国人的2位国父亲手创建的社会党都是国家议会内占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党。4年1次的国家议会大选几乎就是社会党的独家政治表演。但是1898年国家议会选举时，情况第一次出现了变化：那年因为之前整整2年多的通货膨胀，失业人数急剧上升，更加之1894年那场众所周知的退伍军人群体事件余音未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党政府多有抱怨。1897年年底，部分军方将军们开始带头表示放弃自己的选举投票权之后，众多的年轻军官因为出于对4年前退伍军人事件的震撼或对当时政府处理方式的不满，纷纷效仿，因此1898年大选后，社会党的席位由原来的78%猛然下跌到了57%！社会党全国大会被迫让希晓亮下台。

　　此后虽然社会党影响力占优势的军方人员中放弃投票权逐渐成为一种习惯，但同时社会党在国家议会中的席位一直也在逐渐恢复。1914年的国家议会选举中，意外又一次发生：社会党竟然输掉了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福建等省的传统席位，在议会总席位当中的zhan有比例再次从69%下降到了54%！虽然还是国会内绝对的第一大党，但谁都明白社会党迟早要尝一尝在野的滋味了！

　　人们通常会以为：由首任政务院总理容闳创建的自由党对此当然会很高兴。可事实上，自由党的高层对这种局面是喜忧参半。

　　自由党一直以来都在上海、浙江、江苏，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zhan有政治上的优势。这些地区的选民虽然在建国战争时期是社会党最早的忠实支持者，但也是建国后没几年就最先跳出来支持自由党的群体。原因很简单：在建国战争之后的经济建设中，该地区是最早的受益者，随后几年他们便对中央政府增大税收额度，投以重资扶持中西部省份经济建设的政策颇有怨言，因此经济政策上更倾向自由主义的自由党就成了他们的首选。

　　事实上，自由党在该区域地方政治当中的优势，也确实起到了维护该地区有产者的作用：比如在1893年，国家议会勉强多数票通过的渤海经济圈开发计划，就是因为上述地区的坚决反对和不断捣乱而最终夭折的。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自由党执政的上海、江浙地区的地方政府和社会党执政的中央政府，在货币和税收问题上的争吵，基本上每年都会上演上一回。

　　并不是所有的商人团体都在政治上支持自由党。从1870年代开始，除了中西部地区人群大多是社会党忠实的拥护者外，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团也支持社会党。中西部地区人群的政治想法很纯朴：他们普遍认为这天下是2位国父打下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做人可不能忘本啊！所以支持社会党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工商阶层支持社会党的理由也很简单：凡是江浙商人们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江浙商人们反对的，我们就支持！

　　建国战争以前，香港在经济上根本是没有办法和上海相比的。因此，由香港扮演经济火车头的珠江三角洲和北部湾区域在经济上也没办法和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相比。太平天国起义在当地大多数人看来，根本就是客家人和山地少数民族的暴乱，因此在建国初期的政治上闽粤商人更是输给了江浙商团。可“正义之拳”给了香港与珠三角新的机会：东南亚的荷兰人和西班牙人被赶跑后，中国人迅速填补了他们在经济上留下的空白。一直以来就有向东南亚移民传统的广东和福建商人们呼啸而至，他们拿着中国银行、上海银行或香港招商银行开出的金融票据，不等上海江浙商人们反应过来，就和自己在当地扎根多年的亲戚们取得了联系，并依靠这些熟悉当地情况的亲戚们，以极其便宜的价格从纷纷撤退的荷兰或西班牙商人手中接过了橡胶园或种植园。其速度之快，胃口之大，令随后而来的江浙上海商人们目瞪口呆。

　　“江浙商人付账，闽粤蛮子吃肉，上海佬喝汤。”这就是中国江浙财团对“正义之拳”的总结。

　　在建国战争时期就和闽粤商人有过广泛接触的邱明因此也被江浙财团嫉恨。因为建国战争的缘故，江浙财团想当然的认为这只无敌的军队当初是喝他们的奶长大的，因此首先就要维护他们的利益。可邱明显然不这样认为，他冰冷的拒绝了江浙商人们让他利用职权对闽粤商人在东南亚的收购行为进行限制的要求，从而被很多江浙商人认定是收了闽粤商人的好处。这也是邱明其后在1894年政治选举中落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江浙商人们恨他，可闽粤商人们也并不念他的情，更别说在选举时支持他。

　　被江浙商人压了20多年，好不容易才通过“铁拳行动”得到翻身机会的闽粤商人们认为：2位国父建立的这个朝代很是不寻常，这个朝廷的官场不是商人们可以玩的，最好是敬而远之。他们的证据之一就是江浙商人们并没有通过这场他们最先吆呵的东南亚战争获得太多的好处。他们的证据之二就是：上海商人们奉行的是谁来了就跟谁合作的原则，建国战争他们出的力远远没有江浙商人多，可最后什么好事他们都有份。连世界首富都是由一个上海人来当。

　　江浙财团对此有苦难言：当初对东南亚的战争的确是他们先吆呵起来的。可军队的军事行动并不是他们能左右的，军情也不是他们随便能打听的。而且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以为东南亚的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没那么容易对付。结果军方在宣战后开始招标商船跑最初的那批军品运输单的时候，江浙商人觉得风险大，把机会让给了闽粤佬。谁也没想到这2个老牌帝国主义竟然那么没用，一打就趴下了。结果这最初的一单就成了唯一的一单，一开仗就知道赢定了的军方谁还要运什么军品？江浙商人们得到胜利的消息后再出发时，自然就落在了驾着小商船跟着军舰跑的那帮闽粤佬后面。闽粤佬们首先觉察到胜利的到来，捷足先登。说起来驾船出海拿命搏钱这类生意，江浙人总是要比闽粤佬差点狠劲的。

　　通过东南亚的种植园和橡胶园翻身的闽粤商人们之后便急忙开始了他们的实业建设：化工、机械制造业、造船、乃至服装生产这些行业和江浙财团是没法拼了，发动机、航空什么的自己也不懂，可有了东南亚这个地盘，又有香港这个虽然比不得上海，但也算更靠近苏伊士运河的金融物流中心，咱们做点小东西总算可以吧？没过20年，伴随着汽车的大范围普及，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习惯的巨大变化，汽车用橡胶类产品和汽车玻璃，以及农产品深加工与造纸业木材业就成了珠三角和闽南的优势产业。华南和东南亚市场的商业回报，虽不能和江浙商团沿着长江一线拥有的市场相比，但也是很可观的。

　　广东福建等地的闽粤商人们和江浙财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如果说1880年之前闽粤商人是因为对社会党打天下的积威敬畏而不敢不支持，1880年之后则是因为既然江浙财团开始了对自由党的支持，他们自然也就选择了继续支持社会党。

　　但上海金融业的崛起，使闽粤商人和江浙财团们都迅速的黯淡失色，特别是上海的金融业不但有经济地理位置上的巨大优势，而且其背后还有上海在科技方面雄厚的实力作为基础。香港虽然也保留了英国人创办的金融市场，可香港没有科技基础，缺乏向股市不断注入新题材的能力，因此当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第1大经济城市的时候，香港只能排在世界第11位。

　　不过这已经是到了1910年代的事情了，这个时候，商人们的地域概念已经淡薄了很多。一个不会说一句上海话的闽粤商人，在上海这个城市中获得的认同会远远超过一个没他钱多的温州人或宁波人。上海银行的高级职员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口音而决定自己对待客户时的态度。钱，认的只是钱，这就是上海的城市本质。本来因为家门口的大上海崛起而兴高采烈的江浙商人们，没多久就和闽粤商人一起陷入了迷惘。

　　上海人讲的笑话：一个温州商人认识一个潮州商人。1890年的时候，温州商人对潮州商人说：你干吗不尊敬我？我比你有钱啊！潮州商人说：反正你比我有钱，我尊敬你你也不会给我钱，我干吗要尊敬你？1900年的时候，温州商人对潮州商人说：你干吗不尊敬我？咱们俩一样有钱啊！潮州商人说：咱们俩钱既然一样多，我干吗要尊敬你？到了1910年，两人一见面潮州商人就说：咱们的钱都被上海人骗到股市里套牢了，咱们还是一起去尊敬上海人吧！

　　大体而言，社会党的选民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以及广东福建等地区占绝对优势。自由党的政治支持者集中在上海、江浙一带。西域省等新边疆区域，双方的支持者数量接近。有人说大资本家和底层民众支持社会党的居多，中产阶层支持自由党的居多；也有人说是喜欢政治上更保守一点的人群支持社会党，喜欢政治上更激进一点的人群支持自由党；甚至有人说学历高的人支持自由党的居多，学历低的人支持社会党的居多。不一而论。有个数据很有意思：自由党占优势的大部分地区，选举时的选民投票率都偏低，投票率常常是25%左右。社会党占优势的大部分地区，投票率通常都在35%左右。而且，边疆省份两党选票拉锯战的经验表明：只要某次选举的投票率超过30%，获胜的多半就会是社会党，反之则往往是自由党赢。

　　所以，社会党经常是号召选民积极投票，而自由党经常是提醒选民以谨慎的态度对待选举！

　　民众们并不都对政治感兴趣。据统计，除了1868年那次全国性大选，选民的选举投票率超过50%，达到56%外，此后的绝大部分选举中，全国的平均投票率都没有超过39.5%！期间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1898年的议会选举，全国的平均投票率达到了48%！而且那一次要不是因为选举前的舆论对社会党极其不利，国父杨沪生在投票前2天突然出面，呼吁人民给社会党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的话，社会党那次险些就要下野了！其实对西化味道更浓的自由党，中西部的选民们并没有什么好感。那次投票结果，主要是反映了民众对当时社会党希晓亮政府的不满，而不是对自由党的支持。

　　让社会党高层头疼的就是2位国父对选举事务态度的分歧！杨国父在民众中的威望远远超过史国叔，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社会党在大选中处于不利地位，“隐退”多年的杨国父总是会适时在某个地方露面，走访平民，访寒问暖，然后这个消息便通过各类媒体向全国发布。社会党只要将这种新闻张贴在投票点的四周，自由党的选举工作人员基本上也就不吭声了。可因为杨国父这么介意社会党在选举中的胜败，无意中就给了社会党党员很大的压力，让他们觉得仿佛输了某场选举就对不起杨国父似的。希晓亮当初干了一届便灰头灰脸的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下来后，就曾经私下抱怨说：要不是感觉背后的压力那么大，当初在退伍军人群体事件爆发时，他也就不会下那个臭名昭著的命令了！

　　史国叔用另一种态度让社会党高层头疼：他在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就不再理睬国内的政治事务，而且还曾经在1890年的某天跑去找杨国父，说自己也要和他一起尝尝“垂帘听政”的滋味。这件事据说让杨国父很不高兴，史国叔走了之后，国父整整3天都不和别人说话。此事的后遗症就是导致1894退伍军人事件爆发以后，刚刚组阁没多久，急于让国父出面缓和局势的希晓亮政府却发现怎么也找不着杨国父了！直到事件已经结束，杨国父才在云南某个小镇上出现，而且拒绝和任何人再谈论国内政治。但是在1898年，看到自己的创建的政党有在选举中落败的可能时，杨国父就忍不住又一次出手力挽狂澜。

　　从那次杨国父出手救了社会党起，一直到1899年年底史国叔逝世，接近2年的时间内，据说2位国父就再也没有过单独的会面。

　　1894年冬，已经退休的史国叔被议会秘密授予权力，要求他非公开的负责整顿当时的情报系统。情报系统的某些人在退伍军人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事后又在国际反华势力利用退伍军人事件在国内制造事端的时候显得软弱无力。政治圈子内的人士纷纷要求改变这种局面。情报界人员，特别是高级主管在政治高层圈子里是很有政治影响力的。受希晓亮的影响，当时的政府缺乏对情报系统的制衡能力。国叔秘密出山后，首先就提出：情报系统不得再卷入国内的党派政治斗争，在职的情报系统人员必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而且1897年军方部分将领公开表示放弃投票权行为的背后，据说就有这位国叔的影子。此后，在国叔的监管下，整顿之后的情报系统真的没有插手1898年的大选。后来社会党的部分高层私下都认为：国叔的一系列行为是社会党那年差点翻船的重要原因。

　　据说，1899年年底，弥留前的史秉誉对杨沪生最后的遗言就是：不要再插手国内的政治事务了，议会内争吵打架总比街垒上动枪动炮打仗好。另外，史秉誉还对当时身边不多的几个人说了句让大伙很不明白的话：转告杨沪生，那边的不少悲剧，起初也是有人抱着好心去做的！

　　传说这番话被杨沪生听到后，国父沉默不语。但是在1901年年底，国父在参加某次书画展之后，曾经对身边的几个人说道：我们某些人就是迷信西方的那套政治体制！这套玩意我看就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嘛！我看西方国家奉行这套制度的时候，也是麻烦很多嘛！

　　而且，史秉誉的女儿史依青也不止一次在半公开场合宣称：我父亲弥留的时候可没说那些话，那都是谣言！我父亲临终前对杨伯伯的遗言就一句：我平生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曾经和你一起并肩战斗！

　　国叔的这些言行自然让很多社会党高层人士对这位国叔不以为然。特别是军方将领出身的大部分高官，对杨国父都是有着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史国叔的这番遗言流传开后，这些军方出身的高官虽然不会和别人说什么，但私下里聚会时，都会说史国叔是老糊涂了，妇人之仁，是宋襄公。在他们看来，史国叔执政期间对自由党以及其他小政治党派的纵容，秘密出山后几年对军队和情报系统政治上中立化的执著追求，还有临终时用战友之情绑住了伟大的杨国父的政治手脚，都是导致社会党今日面临政治危机局面的主要原因。

　　不管小道消息如何，大道消息又如何，至少从史国叔逝世的1899年开始，杨国父就真的没再参预过国内的政治事务。直到1916年……

　　自由党高层一贯心照不宣的认为：只要杨国父还活着，自由党就别想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所以1914年的国会大选虽然自由党的席位急剧上升，但那真不是因为自由党做了什么充足的竞选工作。自由党高层很清醒的知道：类似广东福建这些地方的商人和市民们突然放弃了社会党，并不意味着他们开始认同自由党，只是出于他们对长期战争带来的财税压力不满，同时也是在向将更多的军品单放给中西部地区的北京政府表达抱怨。自由党的精力一直放在地方选举上，在那个日子到来之前，多取得一些地方政治上的优势，为真正的公平选战做好准备才是最现实的战略。为了做准备，1916年自由党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选出了以40岁出头的宋育信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个班底的最大特点就是年轻，平均年龄只有39岁。自由党党中央似乎用这个办法向社会党表示：我们对争取中央政府的执政权暂时还没有准备。

　　继1914年国会大选中差点翻船外，1914年地方政治选举中，社会党又丢失了不少地区的地方政府执政权。这预示着在1918年的国会大选中，社会党的政治前景将非常不妙。目前代表社会党执政的是史军，一个在1914年大选前，被社会党党内各派别基于平衡推出来组阁的人物。此前史军曾经担任过一届淮海省省长，政绩平平。也正因为如此，在当时选举形势已经不利的情况下，社会党全国党代表大会以微弱多数通过对他的提名。

　　此君上台后毫无政治魅力可言，因此社会党已经不指望他能为己方赢得1918年的大选。还好，1916年杨国父开始重新活跃起来。特别是1916年年底，社会党的高层都发现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邱明有重新被国父赏识的迹象。如果欧洲战场的局势能在1917年年底前有明显的改善，那邱明在1917年12月30日之前退出现役，充当1918年社会党的大选领袖，再加上杨国父再出手敲敲边鼓……美妙的前景让社会党高层们人心大振！

　　在这种前景美妙的时刻，一些小的不和谐的音符总显得那么的刺耳！比如1914年年初的地方政府选举中，社会党的忠实支持省份陕西省就出了点麻烦：这年夏天的地方政府选举中，1位自由党人竟然领着人赢得了某个县县议会的选举，成为该省唯一的一位自由党人县长！

　　此人就是范名东来，1878年出生，这年才刚刚36岁。范家也算是乾县的大户，诗书传家。范东来从小就去了西安读书，中学毕业后又去南京读大学，学戏剧专科，之后出人意料的还去了趟美国花3年时间拿了个地质学硕士学位，回到上海后又在一家大的有色金属矿产公司当技术部经理，负责公司在北方几个省的矿点勘探管理。

　　此等人物按理说和本乡本土已经没有什么事业上的关系，可偏偏此君是个疯狂的秦腔爱好者！35岁生日那天，范东来从矿产公司辞职，领着老婆孩子回到西安，拉了一帮秦腔艺人准备对秦腔艺术进行革新改造。1913年夏天范东来回家乡看望家人，正好赶上乾县在修水库，奉县政府的征调命令，自己小时候的玩伴们都在水库工地上。范少爷是个爱热闹的人，就开着家里的小卡车去水库工地上和玩伴们见个面。到了施工现场，看到水库的选址，范少爷的脸当时就白了。他找到水库施工总指挥部，对那个工程总工程师说这个水库的选址有问题，这地方他当年刚从美国学成归来后正好顺带考察过，这里的地质结构蓄水后很容易导致垮坝！施工必须得立刻停下来。

　　水库施工总指挥就是县长本人，那天不在。工程总工程师是县长从西安请来的一位所谓的专家。后来得知，这位总工也是县长小姨子的大姑子的老公。看到这位比自己小10多岁的年轻人愣头愣脑的样子，特别是在对方用英语说了几个自己都早忘光了的地质术语后，总工勃然大怒！当场就叫人把这个狂妄的后生赶了出去！

　　人命关天！这水库要是建好了蓄上水，下面3乡1镇的乡亲们从此可就算是一只脚踏进了水晶宫！范东来花费了好大的功夫，第二天下午在县城某个酒楼找堵住了县长。县长昨天晚上就已经知道了有这么个范家的愣头货在瞎闹，在客气而冷淡的听完了对方的陈述后，县长便说情况自己都已经知道了，自己会叫人处理的，随后就走了。

　　第三天，范东来看到水库工程现场还在热火朝天的施工。

　　关中汉子的那种执拗劲被激出来了！此后的2个月，范东来找了省里的部门，又找了地质方面的专家。折腾了一大圈子，范少爷带着几张轻飘飘的，由省里3个部门联合发出的“工程终止建议书”到了乾县。用2根手指拈着这几张纸，这2个月来，被范东来害得多跑了6趟西安，请人多喝了8场酒的乾县县长笑眯眯的对范东来说：

　　“你花费上这么大的劲干啥？这水库我今年修了不算，明年我还接着修，修完以后我最多蓄上设计容量四分之一的水。就当个摆设看。我这个县长是县议会推举的，只要不出大岔子，上面谁也拿我没办法！只要县议会同意修，这水库我还就真修下去了！”

　　范东来这2个月折腾下来，也发觉其实去年县长私下里就知道水库的坝址选错了，可他一定要把这个政绩工程做完，为明年的地方选举做连任准备。说是选举，其实在陕西还不是讨得社会党省里领导的首肯就行。只要哄着上面的领导高兴，社会党的陕西省主席和代表社会党执政的省长在选举宣传时下来转一圈，对四乡的头面人物们表示一下对现任县长的支持，当选连任就是必然的了。自由党在这个县的负责人是个中学校长，范东来这2个月可没少听乡党们描述县长跟训孙子似的训这位反对党领导的样子。而且范东来还知道：那位中学校长在县城西关新盖的房子，那椽子还是某天晚上县长让人开车给送去的呢！

　　范东来当天晚上开车跑到乾陵，一个人站在乾陵下司马道中巨大的石头翁仲之间，吼了2个多小时的秦腔。直到把嗓子吼哑。

　　中秋刚过，去上海南京呆了一个多月的范东来成了自由党党人，而且还是乾县自由党的选举领队。省里的自由党党魁也换了人，陕西文人的骄傲，当时全国书法家协会的副会长，自由党人于大师回到了家乡，临时担任自由党在陕西的负责人。

　　小小的乾县，成了自由党第一次在社会党北方传统地盘上主动发起较量的舞台。

　　社会党陕西省的高层对此事很重视。乾县的那个水库工程下马，县长引咎辞职，一名官声颇清的县某局局长成为代理县长，并出面作为领导参与1914年的地方选举。然后很自然的，按照古老的习惯，对范东来品行的谣言，特别是他留洋时的品行的谣言开始在乾县满天飞。

　　此间故事颇多。总之在5个多月内，在西安来帮衬他的秦腔剧团唱了53台野台子戏，于大书法家挥毫给乾县留了79幅墨宝，乡民们为投票选举的事情发生了7次小规模的械斗，范东来的父亲差点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以及范太太差点要和他离婚，北京有人给社会党陕西省负责人打招呼劝诫他们注意工作方法，范东来偷偷哭了3回等等故事戏码上演完之后，1914年春天，经过第二轮选民投票，自由党终于赢得乾县县议会选举过半数席位。范东来经县议会选举任命成为陕西省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党的县长！

　　瘦了12斤！这是范东来宣布参加选举后到当选时的体重记录。

　　范东来就任县长后，于大师出面在西安摆了几桌子酒席，请的都是社会党在陕西的头面人物。酒席上，于大师宣布自己又要卸职回北京去了。席间，社会党陕西省的高层们惊愕的看到史依青竟然携夫婿彭小海前来助兴。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的社会党人们很庆幸自己没有拒绝出席这个宴会。

　　席间，于大师给范东来题了一幅字：要做汉子不做官！

　　范东来拿着字，牙关紧咬，沉默的点点头。

　　于大师还特意为过去5个多月，被这姓范的小子烦的要死的社会党大员们题了一幅字：吾乡吾土。

　　社会党陕西省负责人拿着字，若有所思。

　　于大师给史依青伉俪题的字就更简单了，两字：琴瑟。

　　史依青拿着字，嘴抿着直乐……

　　1917年2月10日，上午10点15分，陕西乾县。

　　瑞雪兆丰年。昨天晚上关中又普降大雪，早晨7点多钟雪才停。天亮后四野一片银白。可是等和县里的几个头头开完碰头会，上任近3年的范县长叫上司机开车出了县政府大院的时候，雪已经开始融化了。毕竟这里是已经立春后的关中。

　　按照晨会里他主动提出的分工，今天他应该是去西边的漠西乡，检查那边的春耕准备情况。看看漠西乡有什么需要县里解决的春耕物资困难。漠西乡因为分水的事情，最近和邻近扶风县的乡民发生了好几次冲突，是县政府最近关注的工作焦点所在。昨天也是他主动去北边的梁山乡看看。总之这两天，范县长出门都得从北门过。

　　司机小李觉得很奇怪：范县长这两天神色一直不太对。上车后一个劲的让自己把车开慢点，然后伸着脖子往外看。经过北门集市的时候，范县长突然说了声：

　　“小李，你把车路边一停。咱们今天再吃几串烤肉。”

　　年轻的县长有很多怪癖，其中一条就是爱吃烤肉，虽然每次吃得都不多。远的不说，昨天上午他就让小李陪着他在北门集市上转悠了半个小时，吃了几串烤羊肉，又和几名商贩聊了几句才走。小李急忙将车停在路边一个还没有开张的饭馆门口，然后看见在集市口那儿，有个高高胖胖的维吾尔商贩正在专心的照料着他的烤肉槽子。煤烟直冒。旁边有个年轻的维吾尔小巴郎在打下手。

　　“这帮新疆人真是能赚钱，这么早就把烤肉槽子架起来了。”小李跟在县长背后走着，嘴里唠叨着：“这个胖子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

　　这些年来卖烤羊肉串的维吾尔族商贩全国到处都是，乾县因为守着乾陵，也是个旅游地方，因此这北门集市上也就少不了烤肉槽内的煤烟和孜然的味道。

　　“烤肉，十串。”走到胖商贩面前，小李调皮的模仿着维吾尔人的口音说道。

　　“烤肉，十串！”胖子口音浓重的喊了一声。

　　小巴郎抓起10串串好羊肉的铁钎，放在烤肉槽子上，翻动着洒起调料。胖子神气十足的用手中的拦蒲扇扇了几下，扬起脖子大喊着：“羊肉串！羊肉串！唉――”

　　“喊啥呢！省点劲吧！这么早也就我们两个人会来吃烤肉。”小李笑着说道。

　　范县长微笑着打量着面前这个胖胖的商贩，说了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

　　胖商贩怪里怪气的说了句：“早起的虫子被鸟吃！”

　　司机小李扑哧一声笑起来：“你这个人，还真会讲笑话啊！”

　　胖商贩没搭腔，而是鼓起肚子，用一种得意洋洋的神态看着范县长。

　　打量着对面这个高鼻深目，脸部皮肤极其粗糙，眼睛细小，下巴上留着山羊胡子，满脸烟灰，象是至少半个月没有洗过脸，头上扣着顶明显小一号的皮帽，身上裹着肮脏的棉大衣的维吾尔商贩。小李子差点被他逗得笑倒。可那个胖商贩自己却不笑，只是低下头去用破蒲扇扇着火。范县长干笑了几声，也不再说什么，就只是低头看着那个小巴郎子烤羊肉。羊肉烤好后，范县长心不在焉的只吃了一串，就对还在吃着烤肉的小李说道：

　　“小李，剩下的烤肉你拿回家去给你姐和孩子吃，昨天你姐说让你今天去家里帮着干点活。今天我自己开车出去。”

　　范县长所说的你姐就是小李的表姐，也就是范县长的夫人。范县长车开得很好，心情好的时候也爱自己开。小李点点头掏钱付账，手里拿着剩下的烤肉跟着县长一起回到车旁。把车钥匙交给县长后，小李从车中找了张新报纸，包好剩下的几串烤肉就走了。

　　范东来坐在车中，启动了着发动机，一边调试着倒后镜，一边向刚刚离开的烤肉摊那边看去。他看见那个胖商贩低头对着小巴郎说了几句，然后便看了这车一眼，转身向市场的另一头走去。

　　范东来叹了口气，驾驶着汽车从市场里穿过。经过那个低头行走的胖商贩身边时也不减速。他一直将车开到市场的另一个出口。这边接近一条修筑了一半的环城公路，凹下去的路基坑还没有填好，就象一条渠沟。很少有人会从这边进出市场。特别是在这个雪水泥泞的上午。

　　范东来将带着帆布蓬的越野车开到市场门外，紧贴着一道土墙停下。这样市场内的人就看不见这辆车了。然后掏出一根玉米芯烟斗，塞好烟丝点着。用玉米芯自己刻烟斗，是他在美国留学三年养成的习惯。这习惯他不准备改。事实上，在他的影响下，乾县已经有不少人也开始用玉米芯刻烟斗抽旱烟了。

　　抽了2口烟后，那个胖子已经从市场里慢慢走出来。等修了一半的路上，一辆拉石料的拖拉机响声巨大的开过去后，那个东张西望的胖子钻进了范县长车的后座。

　　车开动后，刚上车的胖子从后座范东来早就准备好的箱子里取出合适的衣服换上，又把脱下来的脏衣服塞进箱子里。搓去脸上的化妆，撕掉粘住眼角的透明胶布和下巴上的假胡子，长长的舒了口气。这时，范东来已经将越野车沿着凹凸不平的路沟开出了1公里。

　　范东来从自己怀中掏出一副黑框的平光眼睛，头也不回地向后递去，嘴里问道：“昨天怎么不来？上海那边已经来电话问了2次了。”

　　托马斯·莫兰特将眼镜戴上，从反光镜里打量着自己，嘴里嘟囔着说道：“差点就被人在半路上抓了！昨天只好又绕到咸阳郊区，晚上才过来。”

急难12

更新时间2006-5-8 22:42:00 字数：15546

　1917年2月10日，上午10点45分，西安。

　　倪小峰放下电话，面色阴沉的看了眼正在房间另一头忙碌的手下，大声的问道：

　　“情况怎么样了？”

　　这里是陕西站的会议室。从2月8日中午开始，这里就成了抓捕托马斯·莫兰特的临时指挥部。倪小峰一直吊着脸，40多个小时内只睡了2个钟头，害得其他人也只好陪着连轴转。听到他大声发问，陕西站的杨站长黑着眼圈，神情疲惫的陪着笑脸走过来说道：

　　“往河南方向和往河北方向的堵截都没什么消息，山西方向倒是来电说发现了外国人踪迹在黄河沿岸出现，已经派当地人员跟着警察去查证了。”

　　倪小峰站起身，大步走到房间另一头，仰面看着挂在会议室墙壁上的巨幅中国行政交通图，沉声问道：“关中地区的搜索情况呢？”

　　老杨走到他身后，小心的说道：“没放松，都梳了一遍。可倪局长您也知道，依靠当地警察的力量找这么一个人实在是……”

　　倪小峰面无表情的“嗯”了一声。

　　“也不能排除他重新潜回西安的可能！”他俩身后突然响起艾琳的声音：“他知道自己外形的弱点，所以外国人越多的地方才是他越会去的地方。”

　　倪小峰回过头，看了眼刚从外面进来的艾琳，嗅到一股浓浓的消毒水味道。他不以为然的说道：“你不在医院里好好躺着，跑这儿来干吗？”

　　艾琳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径直走到地图前，指着西安的位置说道：“40多个小时了，他不可能一直在外边晃荡而不被我们发现。他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还是在外国人和欧洲裔居民相对较多的城市。”

　　“简单的化妆也可以让他的外形贴近新疆那边的少数民族。”杨站长轻轻叹了口气说道：“倪局长前天下午已经请地方警察出面，将周围地区做生意的少数民族都检查了一遍，就更别说外国人了。”

　　艾琳看了眼默不作声的倪小峰，不再说什么了。她也将目光转投在地图上，好象要从那地图上看出什么端倪似的。

　　“大伙都辛苦了啊！”一阵爽朗的，乐呵呵的，但是又带着一股刻意体现的威严味道的笑声从会议室门口传来。屋子里靠近门口的特工们都跳起身来。“刘副部长好！”

　　站在地图前的3个人都急忙转过身去。副部长刘霁山由2名随员陪同，站在会议室的门口。

　　“刘副部长！您什么时候来的？”倪小峰急忙走上前去和副部长握手。不管实际关系如何，只要是在下属面前，倪小峰对每个上级领导总是很尊重的。

　　“就是啊，部里面也没说打个招呼，好让我们去机场接您。”杨站长跟在倪小峰后面大概半步远的距离，一边笑着，一边大声说道。

　　“知道倪局长和你们压力大，部里面临时让我来看看，看能帮同志们做点什么。”刘副部长一边和倪小峰笑着握手，一边扫视着屋子里的其他人大声说道。

　　“感谢部领导的关怀！”一直等倪小峰和刘副部长握完手，杨站长才上前一步伸出手去握部长的手：“欢迎部领导莅临指挥。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让部领导担心了。”

　　倪小峰退旁半部，脸上带着饶有兴致的表情看着在自己面前握手的这两个男人，这时候他已经基本断定：杨站长一定在事先就知道刘霁山要来了！做出这个判断后，他立刻抬起脸来对着远处墙边的艾琳，做了个别人难以察觉的暗示。

　　可不等艾琳低下头从人群后面离去，刘副部长已经大步向她走过去，关怀的说道：“这不是小艾琳嘛！听说你这回还受了伤，怎么还来工作啊？”

　　杨站长笑着说道：“艾琳同志这是轻伤不下火线，自己刚从医院里跑出来的。”

　　刘副部长听了后，脸上现出关怀和责备的神情，笑着说：“艾琳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能这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呢。”

　　勉强伸出手来和刘副部长握手的艾琳刚说了半句：“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就被刘副部长打断：“轻微脑震荡后一定要好好休息，留下后遗症就麻烦了！”说着，他松开艾琳的手，指着杨站长神色严厉的指示道：“杨站长，你现在立刻选一名女同志，陪护艾琳同志回医院。没有医生的批准，艾琳同志不能再出病房！”

　　杨站长神色惶恐的点着头：“我立刻安排，立刻安排。干脆我再派个男同志去，在病房外面，有啥需要的话也可以帮个忙。”

　　“你早就该这么细心了！”刘副部长狠狠的瞪了他一眼，生气的说道。

　　送走艾琳又问候完大家，杨站长引着刘副部长和倪局长来到自己的站长办公室。进了这间陈设简单、面积不大的办公室，刘副部长头一句话就是：“老杨，让你修办公楼你就是不修，瞧瞧这里的寒酸样！要是别的系统的领导来做客，部里面的脸都会被你丢尽了！”说着，他毫不客气的坐进办公桌后的椅子内。

　　杨站长一脸尴尬的将门关好，然后忙着从保温瓶里倒热水，给2位领导泡茶。倪小峰在办公桌前的2把椅子上随便找了1把坐下，口气轻松，面无表情的对办公桌后的刘副部长说道：“这回是我大意了，被王佐温顺的表现迷惑……”

　　刘霁山大声笑着说道：“倪局长，你别误会。李部长让我来这儿，真的是看看你这儿有什么忙我可以帮的。这个王佐不好哄，这下我们大家算知道了……”

　　倪小峰看了眼端茶过来的杨站长。刘霁山将嘴闭上，也看着杨站长。

　　杨站长小心的把2杯热茶放在桌面上，搓了搓手，神色自然的说道：“两位领导，我先去会议室看看，你们慢慢聊。”说罢他转身就走。临关门时，他又将脑袋从门缝里探进来，小心翼翼的问道：“中午都吃点啥？要不要在对面川菜酒楼订个包间？”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是随便点吧！”刘副部长嗔怪的翻了他一眼。等门又重新关好后，刘霁山对倪小峰笑着感叹道：“杨站长这人啥都好，就是素质低点。象他们这种干部，部里面在各地还有不少，这批人迟早是要被淘汰的！”

　　倪小峰面无表情的说道：“1885年陕西省省立高中的第三名，1889年廊坊培训学校毕业总成绩第五名，素质也不能算低了。要不是1914年被全系统通报批评了一次，那年年底杨建国就该提拔去部里面当副局长了吧？”

　　刘霁山没对此再说什么，低头端起茶杯用嘴吹了几下，然后小心的喝了口茶。倪小峰也低下头去喝茶，面无表情。

　　房间里一时只有“唏溜唏溜”喝热茶的声音。过了没许久，还是刘霁山先打破了沉默：

　　“李部长托我问你：在路上能逮住王佐的把握有几成？是不是北京和上海方面都要提前准备了？”

　　倪小峰放下茶杯，双手松弛的放在桌面上，语气平静的说道：“肯定是有人给了他命令，有人组织人手在帮他。否则，一个体重100公斤，身高1米85的外国人不可能躲这么长时间的。而且，他不是个容易冲动的人。”

　　刘霁山神色严肃起来：“你的意思是上海的那个人动了？”

　　“他病情怎么样？”倪小峰反问道。

　　刘霁山冷笑一声：“昨天晚上我动身以前，上海还传来消息，那个医院说他的病情有恶化的趋势，目前还不能下床。这种病人，你就是说他明天又活蹦乱跳的开会，都不会有人觉得稀奇。”

　　倪小峰深以为然的点点头。刘霁山接着说道：“李部长说要是这边堵不住王佐，就让我来收拾这边的烂摊子，让你赶去上海做准备。还有，你岳父礼拜一，也就是后天也会去上海和南京视察，李部长让你到时候和他多聊聊。现在说服他同意我们的做法是关键……”

　　倪小峰皱起眉头：“我不是已经安排李部长和我岳父在近期内见面了吗？这么说是准备提前了？”

　　刘霁山摇摇头：“李部长没说要提前的话，主要是担心王佐这么一闹会把局面搅乱。有备无患。”

　　倪小峰闭上眼想了想，然后睁开眼果断的说道：“那好吧，我先去试探一下我岳父。另外，就算王佐能被他们搞到上海，我也不会让他和那人见面的。”说罢，他想了想，接着又说道：“艾琳知道事情不多，你还是让人把她送回北京吧。培养这么一位助理不容易，以后看她的表现，也许还有用她的机会。”

　　当他提到艾琳的名字的时候，刘霁山明显的有点紧张。等他说完建议，刘霁山暗自松了口气，神色轻松的说道：“那当然，李部长让我这么处理，也是怕再节外生枝。我会按照你的建议安排的。对了，吴剑峰被派去上海临时协助你工作，王佐要是真被人搞到上海，具体对付他的事还是交给吴副局长去处理吧！”他小心的看了眼倪小峰的脸色，笑了笑：“李部长这么做也是想给你分散一下压力。这样，你可以专心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倪小峰平静的说道：“老吴的能力我当然相信，当年他毕竟也给我当过领导嘛！我就是心里有点担心，怕他知道的太多。”

　　刘霁山笑起来，摆着手说道：“不用担心，小吴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这次要不是李部长出面担待，他小子至少会降个一级。昨天中午李部长亲自跟他谈过话了，觉得还算放心。再说了，现在让他知道的事情也不多。至于你和他之间，早年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有一些误会，那不都已经过了10多年了嘛！”

　　倪小峰大度的微微一笑：“我还不至于为了当年那一点小小的……”

　　他话没讲完，匆忙的敲门声响起，接着杨站长推门冲进来，手里挥舞着一张纸，兴奋的说道：“咸阳市有消息！他们下边的乾县县城今天早上出现情况，初步判断真是王佐在那儿露过面……”

　　倪小峰跳起身，伸手从杨站长手中夺过那张情况记录迅速浏览起来。扫了几眼后，他将这张没写多少内容的纸递给对面的刘霁山，自己重新坐倒在椅子里，微微闭上眼睛陷入思考。

　　刘霁山在认真看那张纸的时候，杨站长兴奋的继续说下去：“倪局长的判断果然不错，这小子果然是冒充少数民族。哼，乾县警察真是一帮子笨蛋，发现情况后竟然让那2个卖烤肉的跑了……”

　　倪小峰这时猛的睁开眼，对杨站长严肃的说道：“杨站长，你请部里面查一查咱们当年那个针对中亚南亚地区的线人保护计划，看看有没有往这一带安排谁。”

　　刘霁山抬起脸来，认真的点点头：“我刚也想到这点了。而且我想起来了，有个咱们都熟的人，好久以前就是干线人保护计划的。”

　　倪小峰看着刘霁山。刘霁山苦笑了一下：“金惠临金贝勒。”

　　倪小峰愣了愣，不再说什么。大家一起回到会议室后，在刘副部长忙着下达一系列抓捕围追命令的时候，倪小峰看着墙上的地图，用几乎只能让他自己听见的声音自语道：

　　“为什么是乾县？乾县有什么呢？”

　　1917年2月10日，上午11点35分，北京。

　　燕山脚下这一带地方多半是军队各总部的地盘，因此对公众而言显得格外神秘。其实，那些掩在树丛后的小楼房真的没什么好神秘的，就是一些普通的，按照民用建筑标准兴建的住宅和办公楼。谣传建国初期，杨国父史国叔倒是兴致勃勃的亲自规划在这地方大兴土木，建一些谁都不懂干什么用的地下指挥部什么的。但当预算做出来后，深深为建国初期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所苦恼的政务院容总理被吓了一跳，他实在不明白花那么多钱，在离首都市区那么远的地方挖那么大的藏兵洞干吗？他拿着预算去找杨史二位请教。看到预算上的数字，杨史二位登时就将这宏伟的蓝图抛到了九霄云外。

　　所以截止到1913年的时候，这地方也就是各总部的一个学习疗养培训基地，在报给国会的财政预算上，这里算是后备的军事指挥中心。国会议员们对此倒也能接受：夫兵者，国之大是也。堂堂中央政府的武装力量，有个备用的军事指挥中心也不为过。大把的预算拨下来，把这一带建的越来越漂亮。要不是各个路口那些闪动武装哨兵，这里还真就象个度假所在。

　　邱明被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后，看中了这块地方。他觉得各总部指挥机关分散在北京城内办公，实在是不适合战时的气氛。于是他独臂一挥，各大总部就跟着他进入了这片地方集中办公。至于参谋军官们生活上的不便，老婆孩子们的抱怨，那都是各机构总务部门考虑的问题，邱大将军是指挥千军万马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人，这些他不管。

　　这里也有很少的一些非军方机构的地盘，比如，情报系统就在这里有一些院落和小楼。当然，这也很好理解：情报对于战争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真要是有大事的时候，除了军方自己的军事情报机构，政府的情报系统对军方的帮助作用也是巨大的。不过，情报系统对自己的通讯系统好象更有信心，加之他们好象对靠近政务院和国家议会更有兴趣，所以长期以来在这里派驻值班的特工人员不多，也就起个联络作用，顺便看一下房子。

　　这两天，金惠临就被关在这里。

　　奉命审查金惠临的是3名部里内保部门的成员，两老一小。其中年轻的那个就是曾经在8楼小会议室看过金惠临的内保人员。金惠临快40岁了，还是个光棍，因此他的住所所有的东西都被搬到了这里。他父母那边不用管，因为多少知道点儿子的工作性质，他父母早就习惯了他的突然消失或出现。

　　金惠临自己倒是已经恢复了平静，态度也很积极，审讯人员问什么他就答什么。苦恼的是那3位内保部门的审查人员，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问些什么！部长秘书通知他们：一定要让金惠临把事情说清楚。可究竟是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属于什么性质，部长没有指示，部长秘书也不敢乱说。所以这两天的审查主要以金惠临讲述他的个人经历为主，3位审查人员听得津津有味。金贝勒可是部里面的明星人物，那书画名气，那古筝弹的……

　　当然了，那个年轻的内保人员对此还是有一些自己看法的。所以，每当金惠临说的眉飞色舞，意气风发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审查人员总是要喝止他：“金惠临，你别跑题！你还是把你的情况老老实实的说清楚！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

　　每当这种时候，金惠临总是面带苦恼之色，认真的思索上半天，然后就会开始讲述他在某年某地的另外一段传奇经历。至于他和王佐的故事，他早就在部里面8楼就写的明明白白，连他当初对叛徒苏秦的那点性幻想都交待了。

　　那2个年纪老的内保人员，对这种审查可谓经历良多。所以他们一点也不着急，坐在桌子后面乐呵呵的看着金惠临逗自己的那位年轻同事玩，顺便打盹。

　　情况在上午11点过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刚才，外面的工作人员进来叫那年纪最大的审查人员出去一趟。那位出去了大概20分钟。回来后，他拍拍正被金惠临气得瞪眼睛的年轻手下，让他坐到桌子边上去认真作记录，然后别有意味冲另外那名岁数老的同事使了个眼色。那人会意的点了点头，于是他们默契的腾出了审问桌最中间的座椅。

　　又过了片刻，一个看模样年龄在30岁左右，身材略显丰满，面如银盘，神似冰霜的女人穿着黑色的西装套裙大步走进审讯室，毫不客气的走到审问席中间的座位上但没有坐下。她站在那儿，冷淡的扫了眼金惠临，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纸，抬手展示给对方。同时用冰冷的，如同金属一般的嗓音说道：

　　“金惠临，我们现在正式通知你：因为涉嫌参与背叛祖国，出卖国家利益，从现在起你已经被正式拘留了！你的问题已经属于敌我矛盾！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是审查，而是奉命审讯你！希望你老老实实交待罪行，不要顽抗到底！”

　　刚才在对方相互之间挤眉弄眼的时候，金惠临已经猜到了这个结果，可当对方说出这番话时，他脑门上还是流下了汗水。他猜出这个女人是谁：部里面有个能在审讯中让对方发疯的女审讯员，这一年多来成为恐怖谣言人物的预审员独孤玫。他极力镇定住自己情绪，说道：“既然是正式拘留，那你们至少得有证据吧……”

　　话音刚落，就听见那名女审讯员一拍桌子，大喝一声：“证据现在给你看，你就没机会了！我奉劝你现在还是先端正态度，老实交待自己的问题！我问你：当初是谁给你下令销毁线人保护计划里的2份档案的！你包庇叛徒王佐的行为又是受谁的指使？是谁让你前天给机要室打暗号，向叛徒王佐通风报信的？你还需要我往下说吗？”

　　金惠临苍白的脸上汗水已经开始汇集成道道细流，嘴唇开始哆嗦。

　　1917年2月10日，上午11点55分，陕西乾县。

　　“那个卖烤肉的维族巴郎子可靠吗？”越野车已经在离城20多里的山间小道上盘旋的时候，乾县县长范东来不放心的问了一句。

　　托马斯笑了笑：“可靠，而且今天他们兄弟俩就会离开乾县了。”

　　范东来叹了口气，接着说道：“你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和张部长是什么关系，可我对你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我只知道前天晚上，乾县警察局被上面某个部门要求协助抓捕一个名叫托马斯·莫兰特，涉嫌杀了人的英国人。我们这的旅馆酒店都被搜了一遍。”

　　“范县长，您这儿的外国人多吗？”托马斯好奇的问道。他有意识的不去正面回答范东来的问题。

　　范县长得意的一笑：“都是因为我的缘故。从去年开始，不少欧洲裔的，还有国外的各类专家都被我请到乾县来搞合作项目。你也是其中之一：来自美国德克萨斯的畜牧肉质专家罗伯特&amp;#8226；道格拉斯。护照在你上衣口袋里，是前天有人给我送来的。反正我觉得做的很好，看不出问题来。现在我送你去畜牧基地。明天早上我们送去上海的袒罗斯肉牛就要发车了。这是我们和西域省的合作项目，第一批非西域牧场育肥的袒罗斯肉牛。”

　　托马斯笑着说道：“难怪当初你拒绝张部长的招募了。当县太爷的确比做间谍强。”他这样说的时候，早就掏出上衣兜里的护照仔细端详着。这是前年自己在伦敦照的一张相片，后来按照要求放在了联络点。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办法，给自己的相片上加了一副黑框眼镜，还在下巴上加了一点短胡子。那好吧，这两天下巴上的胡子就不刮了。

　　“我这县太爷不提也罢……要是再让我选一次，我肯定不会再找张部长让他帮我这个忙！这不，有苦自己知，还得还人情！”说到这里，范东来快速的从反光镜里向后看了一眼，然后自嘲的一笑：“你别介意啊，我这人心直口快，说话没遮拦。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帮张部长朋友忙的。”

　　托马斯急忙奉承对方一句：“哪里，您是外松内紧。张部长没坚持让您干我们这行，多半是怕您屈才了。”

　　范东来苦笑了一下，不再说什么。托马斯同情的看着他的后背。他明白张君晓的套路，他可以想像：当一个被张君晓看中的杰出青年拒绝了招募时，张君晓多半会带着三分遗憾，七分真诚，态度热烈的说：“没关系，你的选择我能理解。我尊重你本人的选择。唉！要是以后有什么麻烦，需要我帮助的话尽管来找我。咱们不都已经是朋友了吗？”

　　而张君晓对面的那个20来岁的年轻人，多半在这种时刻会被感动的热泪盈眶。此后的岁月里，当这些当年被张君晓看中过的年轻人遇到大麻烦时，他们往往都会在第一时间内真的跑去找这位张叔叔。而张叔叔是从不会让他们失望的。然后，当有一天，这位张叔叔有事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这些已经3、40岁的人们多半也只能硬着头皮去还张叔叔的人情了！关于张君晓的这个本事，圆点的绝密文档里有绝妙的描述。

　　不过那位史叔叔做的更绝，他往往是不等你提出要求，已经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把你的麻烦先给解决了。他从来不怕你不认这个人情，从来不怕……

　　“对了，您那个司机嘴够严吗？”托马斯想起什么，急忙问了一句。

　　范东来不好意思的说道：“小李其实是我老婆的表弟，是我老婆硬要他给我开车的。”

　　“为什么啊？”托马斯真的有点糊涂。

　　“别提了！”范东来长叹一声：“自从前年年底开始参加竞选，我就被对面那边查了个底朝天。连我和西安一个女艺人的来往也被他们拿来造谣！我老婆不简单，能和那个女艺人一起拉着手上街。谣言不攻自破。可我就任没几天，我老婆就把她的这个亲戚介绍过来给我开车了！”

　　托马斯表情揶谕的大笑，他心里恶毒的猜想有关范东来的风liu韵事多半不是谣言，在这类问题上妻子的直觉是最准确的。全世界都一样。这时车早就开过了乾陵所在的梁山，继续往山区开着。看着山下冬日里的田野和村庄，托马斯觉得自己前天开始一直到昨天晚上的逃命经历简直象一场恶梦。昨天最危机的时候，他距离抓捕者只有不到2米。

　　他摇摇头，不再去想这些不开心的事情。越是危险的时候，越不能有太多的负面情绪。负面情绪会使人的观察力和敏捷度下降很多。这时，迎面有辆汽车过来，响了2声喇叭，自动靠边停下让出路面。范东来按了声喇叭做为回答。等经过那辆车后，范东来解释道：“那是我们水利局的刘局长，前天带人上山去看水文，应该是刚回来。”

　　“你今天本来是去哪儿？会不会让别人怀疑？”托马斯有点担心的问。

　　范东来无所谓的摇摇头：“我今天负责去漠西乡检查春耕物资准备，只要星期一之前去一趟就行了。当县长的没人盯着你干活，全凭自觉。反正等一下那个畜牧基地是我的重点项目，谁都知道我只要有空就会往那边跑。”

　　托马斯想起一件事情：“畜牧基地有没有别的外国专家？德州佬口音我还能学一点，说道畜牧专业我可是一点也不懂。”

　　范东来用带点陕西口音，但很流利的英语说道“有两个犹太人专家是西域省的合作伙伴派过来常驻的，他们只是畜牧专家。关于肉质的事情等一下你只提问，不发表意见。就问三个问题：牛的大便怎么样？牛的饮用水的酸碱度怎么样？牛的活动方式和活动量是怎么样的？三个问题来回问就行了。”

　　“就三个问题？”托马斯惊诧的问道。

　　“你是被请来解决肉质问题的。”范东来愉快的说道：“我们在这育肥的肉牛去年年底肉质不合格，别说袒罗斯肉牛的要求，就连安格斯肉牛的标准都没达到。后来想了很多办法，结果上个月宰杀的肉牛质量已经达到了安格斯肉牛的标准，可离真正在西域省高山牧场育肥的袒罗斯肉牛还差着不止一点，不过已经可以按安格斯的价格向上海发货了。你今天有口福了，早上刚宰杀了一头牛，鉴定肉质，中午你可以尝尝。”

　　“能达到安格斯肉牛的标准也算不错了啊！牛扒我倒是没少吃。”托马斯老老实实的问道。

　　“袒罗斯肉牛在上海高档西餐馆里一盎司的价格比安格斯肉牛高30%，这个钱要是赚不到就太可惜了。”范县长咂吧着嘴说道：“不过这几天专家们研究了一下，从粪便化验的结果看，初步怀疑肉质上不去是和水质的酸碱度有关。也有专家说是我们饲养时牛的活动量和活动方式有关……反正最终能找到答案的。今天你就装一下样子吧，不用给答案。”

　　“那除了给发展现代畜牧业打点基础，你还想做什么呢？”闲着也是闲着，托马斯正好满足一下自己对中国内地农村的了解。

　　“修水库。”范县长简短的回答到。从反光镜里看到后座的托马斯露出惊诧的表情，范东来立刻明白客人对自己的情况很了解，于是他苦笑的说道：“没错，当初我是为了反对修水库上台的。可这三年干下来，我真的发现还得修水库。乾县有100多万亩的可耕地，是农业大县，可乾县缺水，地表水时间分布很不平衡。八百里秦川，我们乾县经常被人叫‘干县’，唯一的办法就是修水库。可修水库这事，县议会讨论了几次也没通过。大伙都被我的前任折腾伤了，修水库就得各乡出钱、出工，这年头地都在各家各户的手里面，让大伙出钱出力没那么容易。”他说到这里，忍不住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不解决水的问题，发展大农业就是句空话。最后这一年要是我能说服县议会通过宝鸡峡水库的建设计划，也就算没白干这任县长。”

　　托马斯听出了他话中的潜台词，惊异的问道：“你不准备争取连任了？”

　　范东来专注的看着前面的路，等汽车转过一处弯道后，才幽幽的说道：“干完这届我准备就回西安继续弄我的秦腔去了。这三年县长干下来，让我明白一件事情：中国最难当的官就是县长，我不是这块料！”

　　在海外研究中国当今政权问题和政治势力分布的资料上，托马斯可是不止一次看见过范东来的名字。事实上，范东来已经被部分分析家当做中国新时代的基层官员典范来看待。托马斯真想不到，范东来本人对仕途已经如此的消沉。

　　为了缓和这压抑的气氛，托马斯笑着问：“最难当的官是县长的话，那最好当的官是什么呢？”说这番话时，他刻意带上点蹩脚的陕西口音。

　　“最好当的是省长。”范东来语带揶谕的说道：“摇头大老爷。中央要对宏观经济负责，各县市要对各地具体的经济项目负责，就这省长好：管宏观不操心发钞票，管微观不理会赔和赚。原来还要管管各地的官员人事任命，后来地方选举制度确立了，干脆连人事任命也不用管了。不过他不管下面各地的人事任命还更好点，这样下面的事情还算有人会操点心干。省长这官，好当。”

　　“你这县长还要管具体项目的赔和赚？”托马斯真是有点诧异。

　　“那当然！”范东来无奈的说：“我们这儿基本还是农业县，财政主要靠收上来的农业税提留，县议会每年能统筹安排的行政办公费用有限，说起来还够编制内的270多名公务员花销。可我们小小的乾县，象我的司机小李那样其实真正吃公粮拿工资的编制外人员足足有2000多名！”

　　托马斯吓了一跳：“要这么多人干吗？”

　　“谁也没办法啊！”范东来苦笑道：“你就拿漠西乡的水管站来说吧：编制内这个水管站只有2个人，负责1镇32个村的用水管理，也就是农业用水分配和收费统计。那个乡耕作方式落后，浇农作物基本上靠大水漫灌。不同农户的田块，土质差异很大。每家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不一样，对水的需求量也不一样。可每年各村浇水的时间又很集中，为了能收上水费，避免偷水赖帐的情况发生，水管站就只好每个用水的村子至少派一个水管员去监督。这样一下来，光这个乡的水管站编外人员就足足有24个！”

　　“难道不能以村为单位进行统一的水费征收吗？这样我想至少能节省一半以上的管理岗位。”托马斯热情的说道。

　　范东来扑哧一下笑出了声：“我原来刚回来当这个县长的时候也这么想过……”他摇摇头：“可现在的村里，土地都是各家的。一个村里有大姓，有小姓。原来大家种的农作物品种差不多，水费按面积平摊还好说。可现在有的种菜，有的种粮，有的干脆就种水果。不同的土质，不同的作物品种，用水量差异巨大！公家不派人去监督，你就等着村里的大姓人家和小姓人家为水费打架吧！以村为单位收取水费，结果一般会有两种：要么县乡政府派人去为打架的事进行调停，要么这个村团结一致耍赖皮，都不交了！”

　　“建国前为什么不会这样呢？”托马斯感觉自尊心受到点小小的伤害，不服气的反问道：“我知道满清时期中国乡村之间会为水发生大规模的械斗，可那时候很少听说本村村民之间为水的事情发生激烈冲突，也没听说那时候的官府要养活这么多人管水费……”

　　范东来嘿嘿笑了一声，没有立刻回答他的话，驾着汽车冲上了一个地势和缓的山包顶部。将车小心的停稳后，范东来推开车门说道：“下去活动一下腿脚吧！”

　　托马斯欣然受邀，下车走到山包上活动着脖颈和腰腿。同时他用不服气的眼神看着范东来，等着对方合理回答自己的问题。

　　不算太凛冽的寒风中，看着远处的群山和田野，范东来叼上了他的玉米芯烟斗。解开外套衣襟，扯着一边的衣襟挡住风将脑袋埋在怀里点着火，他吸着烟，舒畅的指着远处某个方向，大声的说道：“那边有个五峰山，有非常好的石灰石矿。前年开始，我帮着县里的一家公司找了个外国企业合作，开始投资在那边开采石灰岩，开办水泥厂。上个月我们出产的第一批‘乾县五峰山’水泥运到了西安，我的朋友们帮我办了个订货会。嘿嘿，现在我们连9月份的产量都卖出去了！开春他们准备再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他说到这里，兴奋的吸了几口烟：“今年县里的税收能因为这家水泥厂增长60多万。而且县里面自己买水泥还能有价格上的优惠……“

　　托马斯耸耸肩膀：“你还没有合理回答我的问题，范。”

　　“过去全县农民都是种粮食，甚至连品种都差不多，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就小很多。”范东来转过脸来看着托马斯，认真的说道：“单一的生产方式就好办，乡老们通过宗族，通过乡约啥的就能把一个村内的利益冲突减少到很低。我小时候就见过，不止一次，我们村两家人为水，为牲口吃了庄稼，为别的事吵架的时候，我父亲就会被请去做个和事佬。”说到这里，范东来用胳膊向远处的田野一比划，提高了嗓门说道：“可世道不同了！我们乾县农民的平均家庭年现金收入才只有80多块，只有沿海一个普通工人2个月的工资，可就这样在全国传统农业地区都算得上是中上水平。每家农户种的农作物，还有今后的发展方向已经有巨大的差异。跟着市场需求走的农业生产，种植品种只会越来越多，以后这种差异还会不断扩大。怎么办？原来的那些乡老乡规根本适应不了这种变化，村民选举选上去的村长都是为村里的大姓人家说话，有些事情乡里面撒手不管，肯定会出大乱子。乡里面要管就得用人管，人招来了就得发工资。发工资的人多了，农户的负担就加重。农户负担重了，对乡政府的怨言就加剧。四年一度的选举虽然能把怨气多少疏散一下，可到了上面要让农民分担各种费用的时候，嘿嘿，你就看那热闹吧！”

　　“那怎么办？”托马斯真没想到情况会是这样。

　　“两条思路！”范东来咬着牙，皱起眉头说道：“一个是学我的前任，现在的县议会反对党负责人姚长水的办法，走强行规划种植品种，发展专业种植区的路子。一个村主要就种一种农作物，扶植农业技术水平高的农户带头，其他家跟着种同一种作物。种植品种统一了，单位消耗成本也就平均了，水、肥、农药都容易安排，单位产量也能上去……”说到这儿，范东来冲着托马斯勉强一笑，突然语气古怪的说了句：“我的前任推广这办法两年，上面是极力肯定赞成，好评如潮，可这办法有个缺陷让我不敢学……”

　　“土地兼并……”当年读过欧美经济发展史和东亚历史课程的托马斯喃喃说道。

　　“没错！”范东来用赞赏的眼光看了眼托马斯，将烟斗中的灰烬磕落，转身上车：“我在美国呆了三年，除了学地质专业，放假的时候就是靠给丹佛的农场主干活赚生活费。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发展大农业，土地兼并是迟早的事。中国法律现在虽然对土地兼并有限制，但迟早得修改法律，松这个口子。可这件事不是现在这个阶段可以做的……”

　　“城市化没走到这一步，吸收不了土地兼并富裕出来的劳动力的时候，土地兼并只能是加剧人群冲突。”托马斯边上车边接着说下去。

　　“嗯。”范东来发动了汽车，小心的将车向下面的道路上开去：“不过我是上了任后，才觉得我的前任其实很厉害。要不是私心重一点，周围又被那帮县里面的有钱人天天围着，不一定会输。他比后来被社会党推出来跟我打擂台的那位强多了！那是个老好人，可工作上也太没有魄力了！”说着，他怪怪的一笑：“所以现在有我的前任天天盯着我，我肯定干的漂亮一点。人有点权的时候，还是有个够份量的对手好。”

　　在远远看到山间畜牧育种基地的建筑时，范东来突然说道：“刚上任的时候，我差点就按照上台前的想法，把吃公粮的人裁减至少一半，减轻农户的负担。要不是我父亲拉了一帮子老先生跟我讲了几天其中的道理，这错可就大了！报纸上去年讲，湖南那边有个县长上任后就这么干的，结果一个县的农村乱了套，结果最后为了收拾局面，吃公粮的人数比裁减前还多了20%！我父亲他们那种地主的话不能全信，四乡八里农户的话也不能全听。修水泥厂的时候，大户人家反对，可最后我还是下决心干了。”车子进畜牧基地的大门时，他叹了口气：“这中国的县长，难干啊！”

　　托马斯这回没吭声：当年英国的“羊吃人”导致的连锁反应是什么他很清楚，他也明白在欧洲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村的人群冲突是怎么样的残酷无情。中国要不有西域省等新边疆省份缓解土地压力，大农业发展恐怕还是一片空白呢！

　　中午在畜牧育种基地食堂品尝牛肉的时候，托马斯注意到范东来出去办公室接了趟电话，回来后面色有点阴沉。正操着怪声怪调的德克萨斯口音，反复拿3个有关牛的问题搪塞2个犹太专家的托马斯没办法打听，可他猜想那个电话多半和自己有关。

　　饭后喝茶的时候，本来计划要单独开车去漠西乡的范东来突然用英语插嘴道：“亲爱的罗伯特，我们的漠西乡乡长听说你来了，想请你过去看看。他们那个乡引进了蒙古绵羊品种，可绵羊肉的怪味总是很严重。下午，你能免费去帮他们咨询一下吗？”

　　听说是免费咨询，那2个犹太专家顿时没了兴趣。

　　托马斯粗鲁的一拍桌子：“蒙古绵羊？太棒了！你只要问那个乡长他有没有那种神奇的铜锅就可以了！就是我曾经在北京见过的，那种专门吃蒙古绵羊肉的，那种……”他装模作样的迟疑着。

　　范东来笑着用汉语说：“涮羊肉？”

　　托马斯又一拍桌子：“对极了！涮羊肉！只要他让我吃到涮羊肉，那我就不介意帮他们看看！”说着，他甚至低声哼唱道：“玛莉有只小羊羔……”

　　他的粗鲁让那2位性格内向的犹太专家简直无法忍受。

　　托马斯的哼唱声中，范东来大度的笑道：“没问题，这个要求我可以代他答应你。你们二位也想去看看吗？”他礼貌的转问那2位犹太专家。

　　“不，谢谢。”犹太专家急忙回答道。其中1位领先站起身说道：“尊敬的范阁下，亲爱的道格拉斯先生，我们还要为今晚的装车去做点准备，我们是否能先告辞呢？”

　　“对了，要装车！”托马斯中止哼唱兴奋的嚷嚷道：“我还要陪着那些牛去上海呢，范，要吃绵羊肉我们最好早去早回……”

　　越野车驶出畜牧育种基地后，范东来看着前面的道路说道：“有人举报了今天早上集市上出现过一个陌生的商贩，就是你，警察局已经出动抓人了，上面也有别的单位派人过来。县城里现在鸡飞狗跳。”

　　“那兄弟俩呢？”托马斯担心的问。

　　“就凭你问这句话，我就想帮这回忙！”范东来看了眼副座上的托马斯，欣赏的说道。接着，他笑起来：“我让警察局局长本人安排好配合上面的人手，他本人去最东边和礼泉县接壤的那个乡，给我查查这几天有人私下准备组织人手和礼泉县争地的事。那卖烤肉的兄弟俩，现在是跑得没有消息了。看上面的人下来前，他们能跑多远吧！”

　　“能行吗？”托马斯还是有点担心。

　　外形文静的范东来突然豪爽的一笑：“你根本不知道，在中国乡下，当一个县长有多威风！别说你没杀人，你就算真的杀了人，逃到这儿我也能把你藏住！”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托马斯低声自语道。

　　范东来苦笑一下：“是啊，我心底里也经常会觉得有点权力真的很舒服。自从坐了这位置，我再也不敢看不起任何一个在基层当主官的人了。我自己要不是被王长水那帮人天天盯着，也算读了点书，又被老父亲时不时骂着，自己都不敢保证四年内会变成个啥样！”

　　两人的沉默中，越野车在初春关中的田野间轰鸣的行驶着……

　　1917年2月10日，晚上9点27分，咸阳郊区。

　　当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由那个传信的年轻人带着逃跑的扎尔玛、法奇玛兄弟被4个穿便衣的人盯上了。先是对方驾着轿车沿着公路追赶，后来对方开枪后，他们只好驱车逃进一小片森林。再后来，卡车陷到沟里后，他们又只能徒步逃跑。还好，对方的车显然也是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很远的地方，只能依稀的看见手电筒光来回晃动，时而分开，时而集中，但大的方向总是沿着他们走过的路线。

　　逃跑，不断的逃跑。法奇玛觉得又回到了当年。趁着黑夜，靠树林的帮助他们一直又逃了半个多小时。虽然临时布了几个圈套，但后面追赶者的手电筒光总在消失一阵后又会远远的重新出现。腿部受过伤的扎尔玛实在是走不动了，他主动提出留下来引开追捕者。

　　法奇玛看着后面树林里的手电筒，又看了看那个中国小伙子手里腰间的手枪，咬着牙用3人都能听得很清楚的英语说道：“我们设伏，干掉他们！”

　　听到这话，扎尔玛欣慰的看了眼弟弟法奇玛，接着便无奈的叹了口气。

　　那个小伙子苦笑着说道：“后面的人都算是我的战友，我的上司没有给我可以向自己人开枪的命令。”说着，他掏出手枪“哗啦”一声顶子弹上膛，低声而清晰的说了声：“逃不走就只好……我自己是最后一个。”

　　扎尔玛伸出手来：“枪给我，我来引开他们。”

　　小伙子将持枪手的虎口方向转向扎尔玛，枪口很自然的低垂着，坚决的说道：“不行，我不能让你伤害我们的人。”

　　扎尔玛平和的说道：“卡伊尔酋长的儿子不会违反誓言，我以家族的荣誉保证：我不会向他们开火。”

　　“不！”明白过来的法奇玛扑到扎尔玛身边：“扎尔玛，你不能……”

　　远处的手电筒光顿了一下，然后迅速的朝这边移动过来。

　　扎尔玛用普什图语又快又急的说道：“法奇玛，从今以后我们不欠任何什么东西了！你可以和任何人平等的做生意了！记住，卡伊尔部落不能有个瘸腿的酋长，但他们的酋长身上必须淌着咱们父亲的血！对叔叔们要狠，但对部落其他人要宽恕。带着部落往前走，这是真主给你的启示！”

　　法奇玛还想说什么，扎尔玛狠狠给了他一个耳光！

　　法奇玛不再说什么，抹了把鼻血，他走到那个年轻的特工身边，低声用中国话说道：“把枪给我哥哥，卡伊尔部落酋长的儿子不会违反誓言。”他的目光阴沉，在黑暗中闪着绿色的光，有如山间恶狼。

　　那个年轻人和法奇玛走了2分钟后，枪声从他们身后传来。

　　他们俩顿了一下，法奇玛严厉的做了个继续走的手势，他们又向前跑着。

　　5分钟后，枪声又响了。这回是好几支枪在打响。这次两个人只顾埋着头继续跑。

　　又过了20分钟，身后远处枪声突然孤零零的响了1声，然后就再也没有枪声响起。这时，他们两个已经逃得很远很远。

　　凌晨1点多，小伙子带着法奇玛终于到了咸阳市区边缘的某个民居中。一进窗户上挂着被子的房间，小伙子就对接应他们的那个40多岁的女子说道：“快，给上面报告！大骆驼落在他们手里了，得想办法……”

　　法奇玛平静的说道：“不用了。”他的眼眶内出现了一闪而过的泪花，但接着他就继续平静的说下去：“沙尔瓦谷地的人都知道，卡伊尔·简的儿子不会当俘虏……当年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屋子里一片沉默。那个女人首先说道：“我去给你们搞点吃的。”她看了眼法奇玛，补充了一句：“我是\*，清真。”说罢她就逃也似的离开了。

　　小伙子坐倒在椅子上，疲倦的低下头。法奇玛走到那个小伙子面前。站定后他轻声说道：“你的上司在哪里？麻烦告诉他，卡伊尔部落不欠他什么债了。但我很需要和他见面，我有很急的生意要跟他谈……”

　　小伙子抬起脸，用那张疲倦的脸，带着一点敬佩看着法奇玛。

　　法奇玛目光坚定，语速缓慢的说道：“不管他在哪儿，我都会去和他谈笔生意。对，不论在哪里。”

急难13

更新时间2006-5-22 17:52:00 字数：19236

　1917年2月10日，夜晚10点43分，陕西乾县。

　　颠簸的越野车内，史国叔生前亲自栽培的高级特工、伦敦大学历史博士、英国海外情报处高级主管官员托马斯·莫兰特仰面斜卧在副驾驶座位上，双手揉着日渐丰隆的肚子，嘴里时不时哼哼几声，形像十分之不堪。看着车头前方一截截不断在灯光下跳出来又消失在车头下的乡村公路路面，他觉得随着汽车的颠簸，自己的胃都在猛烈抽搐。可能是因为马上要将大麻烦送走，开车的范东来心情显得不错，他抽空扫了眼托马斯狼狈的模样，笑着说：

　　“你这是吃多了还是喝多了？”

　　托马斯痛苦的揉了揉肚皮：“好久没喝过中国白酒了，肠胃有点难受。”

　　范东来笑出了声：“呵呵，你是喝少了。再喝多点肠胃就不会难受了。”

　　晚饭还真就是吃了顿涮羊肉。漠西乡的王乡长是范东来的小学校友，岁数比范县长大5岁。在乡政府大门口迎接范县长和外国专家时，王乡长说下午接到县长电话后，他就让人宰了头羊，说是请专家鉴定一下肉质。吃饭的地方很好玩，是在距离乡政府足足有5公里的一小片树林里。树林里面有座小小的龙王庙，王乡长亲自引着范县长和托马斯赶到的时候，看见龙王庙外面已经搭好了一个草棚，草棚三面都用厚厚的草席包住，就是朝南的那面敞开着。看见他们的车进了小树林，庙旁正围着吊在树上的一只剥了皮的羊忙活的众人急忙迎上前来，各个脸上堆着殷勤的笑容。同时就有人端着火盆跑进草棚。

　　两只生好的火盆放在草棚内的两个墙角，厚厚的草席挡住了依然清冷的西北风。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旁，欣赏着草棚外夕阳下树枝间的残雪，托马斯不得不承认这帮土皇帝确实会享受。

　　晚饭是在昏黄的马灯下进行的。席间，托马斯无师自通的依旧用那3个有关大便和饮水的提问应付着王乡长有关绵羊肉质的问题。范东来忍着笑意，很认真的一句句翻译着托马斯的话。王乡长及其另外2名陪客脸上挂着敬佩的表情，频频点头。但很快，席间的谈话内容就和绵羊的肉质丝毫无关了。当地酿造的高粱酒被端上来。范东来借口今晚还得开车，碰了3杯后就不再喝了。托马斯一个人开始接受王乡长一干人等的围攻。托马斯不记得自己喝了多少，但是他第一次跑去草棚后的树林里呕吐的时候看过表，当时是7点过5分。托马斯还记得在火锅旁坐下的时候大约是6点20分。

　　托马斯第二次呕吐大概是在第一次吐完后的半个小时。随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后，他惊诧的发现自己躺在龙王庙里面的一张帆布行军床上。身子底下铺着厚软的皮褥子，身上盖着一床棉被和自己的大衣。小小的龙王庙里还点着火盆。耳旁正传来庙外胡琴和木鱼伴奏下的小曲，以及时不时的哄笑与鼓掌声。他看了眼手表，发现才刚到9点。

　　双手托在脑后，看着神龛上那位落满灰尘的龙王塑像。又看了看神龛前残破不堪的供桌上随意摆放着1碗羊骨头，还有那盘苹果，托马斯长长的舒了口气。他觉得很舒服。这些天他实在是太紧张了，连全身的肌肉都因此而酸疼。这样狂喝一通跟酒精没太大区别的土酿白酒，虽然肠胃难受，可身上的酸疼却消失了，连心理上里都觉得轻松了许多。

　　他就这样躺着，直到范县长亲自推开庙门，大声用英语和他开玩笑，问要不要找人来抬他出去。

　　起床后去草棚里勉强喝了碗羊肉汤，又听了阵王乡长不知道从那找来的那对乡村艺人唱的地方戏曲小调。托马斯根本不知道那种小调属于什么戏种，也听不懂那对站在草棚外的空地上，在耀眼的汽灯下身穿红红绿绿的服装，脸上涂抹着厚厚的油彩的男女都唱了些什么内容。反正他发现王乡长大部分时候是在范县长的身边，嘴贴在范县长的耳朵边上说着什么，一点听戏的意思都没有。范的表情很矜持，保持着一种恰如其分的认真和礼貌，眼睛漫不经心的看着草棚外的演出，偶尔跟随着四周的人们轻轻鼓2下掌。那副模样让托马斯意识到，范的确是个县长。

　　晚宴结束前，一切都很好，除了托马斯临上车前王乡长又用小盘子端来的那3杯“上马酒”……

　　“我们现在去哪儿？”感觉肠胃舒服点后，轰鸣的引擎声中，托马斯大声问道。

　　“直接送你去咸阳郊区的货运站！”开车的范东来大声说道：“现在运牛的卡车应该都快到那儿啦！明天一大早我送你上火车！”他说着扫了眼仪表盘：“等一下到前面的镇子上，咱们得加油。刚才忘了让王乡长给我把油加上了！”

　　“王乡长跟你关系真不错！”托马斯坐直身体，用手抓住车门旁的扶手，让自己振作一点。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人精神状态不好，很容易影响到驾驶者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在夜间行车时。这个道理他从小就懂。

　　听到这话，范东来爆发出一阵怪异的大笑。笑完后，他一只手顶住方向盘，抬起一只手擦了擦眼角笑出的眼泪，专注的看着前面的道路，大声的说道：“老王是前任县长姚长水的亲信，去年年底还故意纵容乡民和邻近扶风县的人打了场群架，故意给我出难题！今天他又表示要向我服软，嘿嘿，准备给我下套呢！”

　　托马斯目瞪口呆。

　　范东来的表情转为苦笑：“这儿的人，官场上的真实关系不会显给外人看的。有时候，一对斗得你死我活的主儿，在众人面前可能是看上去关系最亲热的。”

　　托马斯若有所思，他想了想后问道：“那位前任的姚县长你又是怎么对待的呢？”

　　范东来嘿嘿了2声，然后单手将烟斗和烟草袋子递给托马斯，大声的说：“帮我装一下烟丝，再帮着点上。”

　　范将烟斗拿回，叼在嘴上，摇下点旁边的车窗玻璃。托马斯想了想，也摇下点自己这边的窗户玻璃，然后期待的望着范东来。

　　范东来抽了两口烟后，拿下烟斗，眼睛看着前方说道：“姚其实在社会党内部也干得很不顺心，50出头的人了，因为性格方面的原因和咸阳市的头头们一直都不是太搭调。他这个人，喜欢耍点权术，有点贪财，可也不是那种胆大妄为的人。最关键的是他对乾县有感情，做起事情来还是多少有点顾及乡情。那个水库选址的时候他是不懂，可等他明白的时候已经开工了。他又好面子，想连任，就硬着头皮往下干……咸阳市的那帮子玩意在他落败后，故意不安排他去别的地方找个差事干，其实就是想看他和我的热闹，老姚自己心里也明白……”

　　“那你干吗不和他推心置腹的谈谈？”托马斯建议道。

　　范东来又苦笑了一下：“谈？我们这儿搞政治的人不相信这套！”

　　“那你怎么办？和他玩权术？”托马斯真的是有点好奇了。

　　“象我这样当上县长的，要是天天跟别人玩权术，不到一年就得下台！”范东来冷笑了一声，又抽了口烟：“我的办法很简单……前面有人！你把帽子戴上装睡觉！我来应付！”

　　托马斯看也不看前方，随手抓过后座上的皮帽，将身子向下一缩，帽子扣脸上就开始装睡。

　　范东来慢慢将车减速，直到看清迎面举着手电筒走过来的那2个男人身穿警服，这才将车停下，将大灯关掉。他摇下车窗，用手挡住对方刺眼的手电筒光，伸出头去喊了声：“你们是哪个单位的？谁带队？”

　　其中一个警察显然认出了他，急忙放低手电筒，小跑着迎过来：“范县长，我们是县局刑警队的。韩队长领我们下来办案。”

　　“韩队长？”范东来想了想便笑着说：“是韩议长家的老三吗？”

　　“嗯。”警察点了点头：“范县长，上次县里面开大会，韩队长还领着我们去给会场做过保卫呢。”

　　范东来下了车，随手将车门关上，看到前面不远处的路旁停了辆车，车旁还有2个人影在晃动。更远处的公路旁有个小村庄，村庄里这时已经看不到灯火，只是远远的偶尔传来两声狗吠。村口似乎也有人影在隐约晃动。他收回目光，微笑着问道：“不好意思，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了。今晚办啥案子？危不危险？”

　　“我姓刘……”那个警察的自我介绍刚做了一半，就明白过来县长并没有想知道自己是谁的意思，于是中断自我介绍，用手指了指前面的那个村庄说道：“小案子，那个村里有帮子家伙搞迷信，搞了个啥中华大帝国，还弄了个皇上。今天晚上说是要开国，要封一大堆宰相元帅啥的……”

　　范东来愣了愣：“为这事，不是去年就抓过人了吗？”

　　警察笑起来：“去年抓的是大中华佛国，是另外一帮子人搞的。今年这帮子家伙的口号是‘立华灭洋，一统天下’，去年那帮子的口号是‘佛祖下凡，大汉立威’……”

　　范东来苦笑着摇了几下头，发现那名警察趁机伸着脖子正往车里拼命看，就急忙板起脸问道：“这种案子还用得着你们刑警队兴师动众的下来办？交给乡派出所不就行了？不老说你们办案经费紧张吗？”

　　警察急忙收回目光，讪笑的说道：“县长，我咋知道我们队长是啥意思，我不过就是个下面跑腿的。嘿嘿，嘿嘿……”

　　“那你们就跟着你们韩队长在这玩吧，我还有急事。”范东来拉开车门后，又扭头补充了一句：“给韩家老三打声招呼，就讲是我说的：不准伤人！嗯？”他最后的那个“嗯”字的口气极其严厉。

　　这名警察被他的严厉吓了一跳，急忙立正答道：“是！……”

　　不等他再说什么，范东来已经关上车门，驾车而去。那名警察看了眼身后自己的同事，做了个鬼脸，然后打着手电筒一溜小跑，跑到路边停着的那台警车前，打开车门，抓起后座上放着的背携式步话机的耳机、话筒，扭动着旋钮。

　　一直在车旁的另一名警察讥笑的说道：“老刘，你行不行？不懂就不要乱扭，扭坏了还要给人家部队上赔呢……”说着，他伸过胳膊去，神色带着点炫耀的扳动了另外一个开关。

　　小村村口大槐树下的阴影里，也停着一辆警车。警车后座上的步话机突然发出一阵嘈杂声，吓了正在车旁抽烟聊天的几名警察一跳！其中一个反应最快的急忙将烟头扔下，跑过去拉开后座车门，调低音量，抓起话筒和耳机来说了声：“谁？”

　　“韩队长，我，大刘。”耳机里的声音在夜晚还是显得很大：“我刚把范县长的车放过去……”

　　“谁的车？”韩队长显然是有点不相信。

　　“范县长自己开的车。他说让咱们不要伤人……”

　　“我知道了。”韩队长说着，抬脸看到果然在村外的公路上有辆越野车开着低灯驶过。他对着话筒又问了句：“县长还指示啥了？”

　　耳机里突然传出一声扑哧的笑声：“县长还说让我们跟着韩家老三好好的玩吧……”

　　已经站在队长身后的那2名警察听到后都低声笑起来。

　　“队长……”耳机里的声音突然停顿了一下，接着便继续说道：“范县长的车上还有个人，脸被帽子挡着，可那个体形个头我看着和前天上面说的那个人有点象……”

　　韩队长打断了他：“老刘！胡吃胡喝不要胡说！你见啥了？我看你是见个屁了！”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把自己的活干好，没事别胡说！你不想混了，我还想着给弟兄们填点新装备呢！”

　　他扔下耳机话筒，慢慢直起腰，看着身后自己的2名部下，低声说道：“老刘干了这么多年的警察了，还是不懂事。我看他这辈子是没指望了。你们两个别学他。”

　　他身后的2名部下互相看了眼，其中一个急忙低声说道：“队长，我们就是领工资当警察，破案子拿奖金，跟着队长你混个前程。上面是啥？上面又不是给我们发工资的。”

　　另一名警察也忙着表态：“老刘就这个球样。队长你放心，我们比他懂事……”

　　韩队长点点头，突然笑了笑：“其实我也觉得老是借人家部队上的装备办案不象话，想着这回多整几个大案……”

　　他话还没说完，就见村里跑出来一名穿着乡民们冬季常穿的那种棉袍的男子。那名男子一手撩着棉袍下摆，一手拎着把手枪，跑得气喘吁吁。在村口把守的1名警察，只是用蒙着红布的手电筒照了照他，就马上关了电筒

　　韩队长低声说了句：“干活吧，老刘的毛病我会亲自跟他谈，你们就不要私下再传了。”说罢，他迎着那名跑过来的男子走过去，稍微提高一点声音说道：“老钱，你最好把枪收起来。情况咋样？”

　　那名手下急忙不好意思的收起手枪，喘着气说道：“狗都控制住了，那个大地窖上面也都布置好了。下面好像已经开始闹上登基了，内线已经发信号上来了。要不要动手？”

　　韩队长想了想，叹了口气：“算了，地窖里面通道窄，万一炸了窝，践踏着人了不好。还是想办法稍微惊吓他们一下，等他们出来后再撵兔子吧。这留两个人，其余的都跟我来。”

　　说罢他挥了挥手，领着几名手下匆匆隐没在村口的黑暗中。过了没多久，村里的狗叫声突然就响成了一片……

　　1917年2月11日，凌晨6点18分，陕西咸阳。

　　从咸阳郊区的一个四等小站挂上的那2节装着活牛的闷罐车车皮，编组在这趟货运列车车皮的最后2节。当然了，还有一节有着瞭望台的守车车厢按惯例挂在最后面。这趟列车主要是装满了关中地区生产的各种农产品，目的地是上海。

　　列车从咸阳市区旁穿过，黑漆漆的小城内这时只亮着几盏昏黄的街灯。守车上的车长老王扒在瞭望台上，睁大眼睛，使劲在黑暗中寻找着什么。他唯一的属下，也是他的徒弟押车员小张知道自己的师傅在干啥：师傅家就在咸阳郊区的铁路旁，师娘总是在师傅出车的时候，将一盏红灯笼挂在家中屋顶的那杆木竿上，好让师傅得见。

　　“师傅，你瞅见了没有？”小张在小煤油炉上用军用饭盒将家中带来的面汤热好，小心端到车厢角落的小桌上，又分了一半倒在一只搪瓷碗里，转身抬脸向老王问道。

　　老王在徒弟面前总喜欢保持点威严，这时他不置可否的嗯了一声，从窗口收回头，点着了自己的旱烟斗，神情很认真的向前面的车皮顶上扫视着。

　　小张知道师傅还是看见师娘挂着的红灯笼了，要不他也不会抽起旱烟。上个月有回出车，因为大雾看不见红灯笼，王师傅急得跟啥似的。

　　重新将煤油炉子的灯捻子拧大，顺手将军用饭盒的盖子反放在上面，然后从一旁的干粮口袋里掏出2片早就切成片的馍，放在盖子上烘烤。随后，小张慢慢的站起身，走到小桌旁，小心的用左手拿着勺从一个陶土罐子里舀出半勺用油泼过的辣椒面，倒在桌上的一只小碟中，又从陶土罐子里舀出点辣椒油，仔细的浇在辣椒面上。这些辣椒面就是小张和他师傅老王早餐时的菜肴。小张的家也在咸阳郊区，这些辣椒面都是他娘做的，让他和王师傅在路上吃。铁路沿线的菜都太贵。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小张走过去将煤油炉子熄灭，利用烧得发烫的饭盒盖余温将馍完全加热。馍是王师娘做的，她娘家就是从小张家隔壁村子的，知道小张在攒钱，所以每次做馍都多做小张的那份。

　　小张时不时用左手指尖触一下饭盒盖，测测温度。这套铝制军用饭盒，和他身上半旧的军装都是小张当兵将近2年的纪念。

　　1913年的夏天，中国政府一宣战，小张家的那个村子就把一半的耕地卖给了咸阳市的某个扩建的机械厂。小张的二哥按照村里和那家工厂的协议，考上了工人。家里剩下的地，小张他爹和哥2个人都不够种。小张下面还有个弟弟和妹妹正在上学。小张初中毕业的时候字写得好看可数学成绩差，没考上那家工厂的工人，只能回家种地，看着哥嫂的脸色过日子。正好1914年的春上招兵，小张就当了兵，和村里岁数相仿的人一起戴着大红花去了西安。在西安小张因为数学差，被海空军选兵的官刷下来，让陆军接兵的人把他们带去了南方。在宁波那边训练了3个多月后，因为枪法好，字又写得好看，他被挑中去远征军当兵。他们这批被选中的兵又在广东进行了3个多月的适应性训练后，就坐船去了中东。小张直到适应了坐船，不再吐得天昏地暗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上船半个月了。又过了几天，他们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小张又是因为字写得好，枪打得好，竟然被选中补充去鼎鼎大名的19旅38团！小张他们一帮子补充并到了38团，集中进行了2个月的适应性训练后，才分配到连队。小张那时候在心中已经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在广东的适应性训练算白练了！这根本就没有几棵树，天气也干得要命。想起来在广东他们天天爬在树林子里被蚊子咬，小张断定其实在广东训练他们的人也不知道该让他们适应个啥！

　　到了连队后，小张又因为字写得好看，被王连长相中抽去写连里的黑板报。可写了还没有一个礼拜，就因为老是算不清歼敌数字后面到底该加几个0被连长臭骂了一顿，下到班里当兵。班长姓徐，是个江西人，岁数不大，可已经打过好几仗了，骂起人来尖酸刻薄。不过连里的伙食还行，有肉吃。关中也吃山羊肉，小张没觉得吃不到猪肉有什么不好的，所以他很不明白那些来自南方的老兵因为吃不上猪肉而骂骂咧咧的样子。在小张看来，乡下半个月只能吃上一顿肉，在广东训练时是2天吃1次肉，可这儿是天天能有肉吃，够幸福的了！谁还管他是什么肉呢！

　　后来他们就去打仗。小张心里憋着劲想要多杀几个敌人，立个功，说不定还能因为立功就在部队里呆着，永远能天天有肉吃呢！结果那天晚上，他们正背着枪跟着徐班长跑，突然就有炮弹尖叫着飞过来，其中1发正好落在他们的队伍旁边。小张当时已经按照训练的要求爬下了，可炮弹炸响时，他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响，接着就晕了过去。

　　就这样，19岁的关中小伙小张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野战医院里：他的右胳膊被弹片划了一下。急救医生切掉碎骨和烂肉后，他的右胳膊从腕关节以下都不见了。

　　还没冲敌人放过1枪，小张就再也打不了枪，写不了好看的字了。回国的时候小张很幸运的坐了回飞艇，一直从中东躺到广东。又在广东的部队医院里吃了4个多月的肉，等伤口完全愈合后，医生们给他安了个木头做的假手，小张就光荣的因伤退伍了。

　　小张比较幸运：他从广东回到家，正赶上1916年年初的全国大征兵。咸阳市武装部不愿意让他天天穿着旧军装，亮着假手四处晃，就赶紧给他联系了份工作：到铁路上当押车员。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就是：这样一来，小张能在街上晃悠，被新兵家长看到的时候就不多了！小张知道自己确实幸运：之后再晚上2个月，别的受伤返家的人就很难找到象他这样好的工作了。特别是最近，武装部和民政局门口天天有帮受伤回来的、缺胳膊断腿瞎了只眼的，堵在门口要工作，象小张这样断了只手的真就不算啥了。连老王师傅和师娘都说：小张你运气真好！

　　小张认字能看报。报纸上都说了：象他这种情况，只要不是犯了大错，铁路公司是不可以炒掉他的。所以他对这个结果还是很满意的。他每个月除了铁路公司的薪水加出车补助大概30块多点，还可以从民政上领17块5的伤退补助。加一起比他在工厂做工的二哥每个月26块钱高多了。小张不花钱，把钱攒起来准备娶媳妇。上次师娘帮他相了一个邻村的姑娘，模样小张还算满意，可就是那姑娘家弟妹太多，小张怕结婚以后负担太重，现在还没答复。

　　看徒弟已经准备好了早餐，王师傅从瞭望台上下来，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坐在小桌旁开始吃早餐。小张不想这么早就吃东西。趁着师傅进餐，他走到守车车厢的角落上整理起那堆纸箱和麻袋。货车守车除了负责押运，通常还担负着帮沿线别的铁路员工带东西的非正式义务。这是铁路上的规矩，大伙互相帮忙。上次小张从上海买的双人床钢管床架，就是上海货运站的一位弟兄帮他买好后送上车的，价钱比西安的百货商场里便宜了整整10块钱。那次可把小张的哥嫂给高兴坏了！嫂子一个劲的在村里嚷嚷，说她小叔子现在出息了。

　　王师傅慢条斯理的吃完最后一口早餐，列车正好驶入位于西安郊区的货运编组站。在这儿列车要换电力机车牵引，每回都一样。王师傅放下碗，拿起信号灯和工具包，说了声：“你吃饭，我转转。”就下车了。

　　小张追到车门口：“师傅，开车的时候让那个押牛的洋人到守车上来吧！乾县送牛的官说了，让咱们多照顾他。人家是专家呢！”

　　王师傅“嗯”了声，低头查看着走了。

　　小张笑了笑，知道师傅已经答应了。那2节运牛的车皮挂组的时候，乾县那个不知道多大的官找过他，给他说只要帮着照顾好那个外国专家，到上海后就会有人给小张意思一下。守车按道理是不让别人上的，可守车上比货车里舒服多了，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师傅太老实，不会看人，也不会谈价钱。上车不到3个月，跟人谈这种生意的人就是小张了。

　　就在小张准备缩回车厢里去吃饭的时候，铁道上突然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小张抬眼一看，嘴都合不上了，傻傻的扒在车厢门口：

　　晨曦中，越过铁轨以及货车车皮之间的缝隙，大群大群的交通警察手持步枪向这列货车冲来。手电筒光四处可见。

　　小张缓过神来，跑到守车瞭望台上向列车的另一边看去：也是大群大群的交通警察手持步枪冲过来，同样是四处可见的手电筒光柱。

　　等小张再跑回到守车侧门，就发现整个这列列车已经被严密的包围起来！

　　1917年2月11日，早上7点15分，西安货运列车编组站。

　　货运站外的小广场上，停着几辆警车。稍远处是一排足足有10多台带着帆布车篷的卡车，卡车也同样挂着警用牌照。几名武装交警端着步枪，分布在广场的周围，阻止那些企图进入广场的好奇者。

　　停在最靠进车站大门处的中型客用汽车是今早这场行动的指挥中心，刘副部长和倪局长就在这辆客车上。

　　倪小峰坐在客车内最后一排座位上，闭着眼好像是在小憩。刘霁山坐在他前面的位置上，裹着大衣，借着车顶的灯光看着手头的1份报纸。1名戴着二级警监警衔的中年男子一直在客车的前部，握着步话机话筒在和各处的人马联络。客车门外，有2名年轻警官站在那儿低声交谈着。

　　西安站的杨站长从车站门口慌里慌张跑出来，身后还跟着2名手下。一直象是闭眼小憩的倪小峰突然睁开眼，对前座的刘霁山说了句：“看样子是又扑空了！”

　　刘霁山将手中的报纸猛的揉成了一团，掷到地板上。这时，杨建国已经跑到了客车门口。他示意自己的2名手下等在外面，自己上了车。

　　“刘部长，倪局长……”杨建国用手抓住座位背，弯着腰喘着气说道。

　　“杨站长，叫我刘副部长。”刘霁山已经多少恢复了点平静。

　　“坐下来说吧，老杨。”倪小峰直起身子，微笑着指了指前面的空座位。

　　杨站长满脸惶恐的歪着身子坐下，可怜巴巴的说道：“情况是这样的：押运牛车去上海的除了几个饲养员，就是一名犹太人专家。这个犹太人也不知道那个美国专家去哪了。他说往车皮上装牛的时候，范县长和那个美国专家还出现过，可后来发车前范县长临时和他商量，让他替……”

　　“行了。”刘霁山打断了他的话，转身问倪小峰：“是行动消息走漏了吗？”

　　倪小峰摇摇头：“不一定……那家伙现在很敏感，只要感觉到点风声，他就会不停的改变计划的……”

　　“要不要干脆扑到乾县去，把那个姓范的……”杨站长咬牙切齿的说道。

　　“老杨，你长点脑子好不好！”刘副部长实在忍不住，开始发作起来：“要是能这么干，我们还用这样在路上埋伏？你在政治上怎么就这么不成熟！我……”

　　“刘副部长，杨站长这也是一时急糊涂了。”倪小峰急忙伸过手去，温和的拍了拍杨站长的胳膊，面色平静的对刘霁山说道：“不管他路线怎么变，他要去的地方应该不会变。我看我也该动身了。刘副部长，我看让大家撤回去吧？老杨，你的手怎么破了？”

　　杨站长脸色一红：“有个小押车员犯病，挡着咱们的人不让上那辆守车。说非得有他上司的命令才给我们上。当时我心情不好，就给他来了一下……其实谁不知道这帮货经常拿守车做自个的生意，他今天还跟我来这个……”

　　“瞧你这份出息！”刘副部长满脸不耐烦的说道：“你没有把人打伤吧？”

　　杨站长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人没事，我就是一气之下抽了他几个嘴巴子。那小子用手挡了下，他那只手是假手，结果我的手就被弄破了……”

　　倪小峰长出了一口气：“没伤着人就好。”他的语气转为关怀：“老杨，回头你还是找点药水擦一擦的好，小心别得破伤风。通知大伙撤吧，孙支队长！”最后一句他是扬高嗓门对车头那位中年警官说的。

　　1917年2月11日，上午10点21分，铁路陇海线上。

　　这趟客运列车是西安开往郑州的特快。其中有1节车厢里都坐着穿着各式军装的乘客。铁路上为了对军队乘车人员进行优待服务，通常都是把军人们尽量集中到一起就坐。随着军队规模的不断扩张，这两年这种景象在铁路上越来越多。

　　来自不同部队的军人们用南腔北调的大嗓门把这节车厢搞得格外热闹。车厢里的乘车的士兵很少，大部分是外出公干的下级军官和专业军士。军衔高点的都坐在最头上的那几个卡座里。比起车厢里别的部分，这里的声浪也最小。

　　“……到郑州转车前要不要一块吃个饭？咱们能认识也算缘份！我对你们外籍军团的弟兄们实在是佩服，一直就想着能结交一下……”说话的是一位陆军少校，从他那肥胖的身躯以及满脸的油光就可以断定，他多半不是作战部队的军官。他身旁坐着的1名随员是个中尉，戴着眼镜抱着公文包。此刻他用好奇的眼光看着对面正好自己领导说话的人。

　　对面的那位身穿外籍军团少校制服的欧裔军官多半也不是作战部队的军官，因为他的体形和正在说话的这位也差不多。只不过因为脸上戴着副眼镜，看上去比对面的陆军少校要斯文很多。他的随员是1名身穿外籍军团制服的年轻中士，看不出来岁数到底有多大的年轻中士，长相好像是西亚那边的。

　　“不了，老李。”那名外籍军团少校等对面的话音落定，笑着摇摇头：“这次上面催得急，我们得赶路。今天要是能搞到包厢，我还真得谢谢你了。下次吧，下次有机会我请你吃饭。”

　　“唉，老罗你说这话就见外了！”陆军少校摆摆手：“这次要不是你时间紧，我一定得拉你去我们那儿喝一顿。我们那的食堂大厨是我从地方上挖来的，那手鲁菜做得不比郑州几家大酒楼的差！”

　　正说着，1名身穿陆军上士的小矮个，和1名身穿外籍军团中尉制服的年轻军官一起走进车厢。陆军少校看见手下那名上士，急忙问道：

　　“小郑，包厢拿到了吗？”

　　矮个上士摇了摇头：“李科长，车长手里只剩下一个包厢……”

　　“咋办事的嘛你！”陆军少校呼的站起身：“你是不是没给车长说明白！啊！”

　　外籍军团少校急忙说：“不用了，老李。我们就在这坐着算了，反正路也不远。你们去包厢吧。”

　　陆军少校瞪了满脸委屈的自己手下一眼，笑着对外籍军团的少校说道：“老罗，我们到郑州就到家了，可你们到郑州还得转车，还是你们去包厢休息吧！”

　　“那怎么行！包厢是你们搞下来的……”

　　“再说就见外了！这是我的联系地址，以后到郑州别忘找我！小郑，你帮少校他们把行李拎过去。”

　　又是一阵长达10分钟的客气礼让之后，那3名外籍军团的军人在矮个上士的陪同下去了包厢车厢。陆军少校的随员，那名戴眼镜的年轻中尉坐回到对面空出来的座位上后，语气中带着点隐隐的不满的说：

　　“科长，明明是咱们搞到的包厢，你又发扬了风格……”

　　少校不以为然的说：“你知道个啥！外籍军团的这帮家伙我确实是佩服，打起仗来都是些亡命之徒。前年在巴格达，我小舅子的命就是被外籍军团救的，要不他们营那次就全被人包饺子了！”

　　“这个我懂，”中尉不服气的辩道：“外籍军团是厉害，可这个少校那体形一看就不是上前线打仗的主儿！你再看他带着的那个司机，明明就是个小孩子，连军姿都没练好！他们十有八九和咱们一样，干后勤的。还故意装得那么神秘，说啥不方便讲……”

　　少校冷笑一声：“你这种后勤学校出来的就是不太懂部队。那个少校怎么了？他是胖，而且一听就知道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可你看看人家的那两个随从，我敢担保……”少校说着将声音压低，身子向前倾去：“我敢担保那两个随从都是杀过人的。特别是那个小中士，别看岁数不大，肯定还杀过不止一个人！”

　　“你咋能看出来？”中尉也压低了嗓门：“你也没打过仗……”

　　“嘿嘿，我当年当兵的时候，可没少见打过仗，杀过人的主！”少校说到这儿，嗓门又压低了一些，几乎细不可闻：“你想想，很有学问的胖少校，身边跟着两个杀过人的随从……你想想人家会是干啥的？能告诉咱们吗？”

　　中尉露出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他们是……”

　　少校急忙制止了他：“咱们啥都不知道，这可是军事机密！”说罢，他抬高了嗓音：“人家的事咱们别打听，当个朋友认识一下就行了，说不定啥时候就有用！”

　　中尉露出一脸的佩服，由衷的说道：“科长，怪不得我爸爸让我好好跟你学学，你确实有一套！”

　　“嘿！”胖少校乐了：“我十八岁就出门当了兵，混了这么多年自然不是白混的！”说着，他站起身对后面几个座位上的军官们大声说道：“二缺二，谁来玩扑克？”

　　后面正在聊天的军官们都抬起脸看着他。其中1位年近而立的海军上尉笑着问道：“这位领导，玩牌带不带血？不带点血没人玩。”周围的尉官们都笑起来。

　　到了包厢后，托马斯低头看了看少校留给他的名片，愣了愣，叫住了告辞出门的矮个上士：“小郑，你们李科长是四川人吧？”

　　已经出了包厢门的上士满脸敬佩的看着托马斯：“领导，你的耳朵真厉害！我们李科长是从四川出来当兵的，可他的口音一般人根本听不出来他是四川人。”

　　送走小战士，身穿外籍军团中尉制服的年轻人扫了眼托马斯正拿在手中端详的名片，低声问道：“这个后勤基地的李正波科长你认识？”

　　托马斯慢慢的将名片撕碎，弯身放到垃圾桶里，语气淡淡的说道：“噢，不认识。”

　　法奇玛将几个箱子放好后，打了声招呼去了洗手间。年轻人随手将包厢门关好，语气沮丧的说道：“这下咱们可算是把鸡蛋都装到一个篮子里了！”

　　托马斯长长的叹了口气：“小戴，有时候篮子不够用，也只能把鸡蛋放一起了。不过到郑州后咱们还是分开的好。你带法奇玛走，我一个人去上海。”

　　小戴愣了愣：“那不行吧？首长让我对你的安全负责。”

　　托马斯苦笑了一下：“咱们这身军装穿到郑州也就得脱了，再在一起，目标太大。可能还得组织人手到南京或者苏州接应我。”

　　小戴叹了口气：“老部长现在能用的人手已经不多了。我怕那边已经开始查我了。理论上讲，现在我是在浙江江山老家探亲。唉！”

　　托马斯看着小戴，语气平静的说道：“你后悔了？”

　　小戴苦笑了一下：“老部长给过我机会做选择，我选择过了。”

　　“为什么要选这条路？你在廊坊学校里面留校助教，应该也能混出头来。你用不着拿身家性命赌这个前途。这次就算是老部长赢了，也不见得就有什么好处给你。”托马斯语气中带着揶谕。

　　小戴先是胀红了脸，呼吸都急促起来。但他看了眼托马斯的表情之后，马上平静下来，掏出手帕揩着刚才因为激动流出的鼻涕：“您不用拿话刺激我。这些我都懂。老部长曾经给我说过，说我天生就是个干特工的料。我不知道当年他凭啥就这么认定，但就为了他这句话，我这次也干了！”

　　法奇玛推门进来。小戴站起身：“抓紧时间休息吧！我得去洗手间洗洗鼻子。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我的鼻子越来越不舒服。”

　　另外那节车厢里。矮个上士挤回这节车厢，松了口气，对正低头打扑克的李正波少校说道：“领导，我回来了。刚才那位外籍军团的领导真厉害。他竟然就听出您是四川人了！”

　　手里拿着扑克的李正波少校听到这话，抬脸看了看对面和他打对家的中尉。中尉听到上士的话，也会意的看了看自己的领导，一脸敬佩的点了点头。

　　“领导不要打暗号啊！”旁边那名年近30的海军上尉不满的说道：“我们这边可是输着呢！这礼拜的烟钱都快没了……”

　　“打暗号？”李正波少校干脆用很少用的四川家乡话嚷嚷了句：“你就把下礼拜的烟都给老子戒了吧！梅花九九十十丁丁圈圈，豪华拖拉机！”

　　周围围观的军官们爆发出一阵惊叹……

　　1917年2月11日，上午11点10分，北京。

　　因为各种原因在上午9点多才开始的粤式早茶，又因为吃早茶者的谈兴甚浓，一直进行到此刻才接近尾声。

　　这家酒楼严格的说没有楼。这片院子本是某个贝子的府邸，后来被某人极具生意眼光的花钱买下来，改造成了一家类似俱乐部性质的高档会所。来会所消费的贵客中至少得有一个人是俱乐部的会籍，否则连门都进不了。会所里粤菜大厨出品的菜式，价格比京城里那些著名的粤菜高档酒楼还要贵出30%到40%！在这里消费只有一个好处：不会被不相干的人打扰。在这里不经对方同意，上前纠缠贵客的任何人都会被驱逐出去，并且再也不许进这个院门。

　　李志勇部长陪着邱明上将聊了1个多钟头的闲话。这其中的大部分时间，是邱明将军充满感情的回忆刚刚逝世不久的国父杨沪生。两个人各自带着一名下属，就坐在圆桌靠门的那边。李志勇下属是部里情报局的副局长吴剑峰，邱明的下属是那天在李志勇办公室喝茶的那名少将。这间最大的包房内就坐了他们4个人。当然了，这间包房隔壁和对面，双方更多的随从人员也都在亲热的吃茶聊天。

　　诺大的包间，可以坐满18个人的大圆桌上，整个早茶期间就只放了4屉很平常的广东点心。当然了，每个人在早茶开始时，都已经喝了一小碗白粥。

　　就这样，李部长和邱大将军在这个早上一起喝早茶，聊闲天，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星期天早上。除了邱将军讲述过去与先国父杨沪生一起战斗的峥嵘岁月，李部长在这个早上还语带嘲讽和无奈的讲述了几个他所知道的目下官场黑暗，官员腐败的典型事例。

　　终于，邱将军扫了眼包房墙角的仿十八世纪晚期风格的座钟，笑着对李部长说道：“今天真是感谢李部长了，让大家过了个愉快的上午。难得偷得半日闲啊！谢谢！”

　　随着他起身，包房里的人都急忙站了起来。李部长按礼节又说了几句客气话，并亲自给邱将军递过了大衣。他没敢去帮邱明穿大衣，高层圈子里都知道，独臂上将邱明最反感的事情之一就是别人帮他穿大衣。

　　邱明那几个接到通知的随从这时都从旁边的包房内出来，默契的分开，走在邱明和李志勇的前后。吴剑峰摆了摆头，他这边的人马早就快步出去，站在了走廊里的各个角落。

　　李志勇陪着邱明默默的走着，不紧不慢。他们走过会所的后院，一直走到后院角门外，这个会所大部分会员都没来过的一个院落。其实这个神秘的院落什么也没有，只是有一道门通向会所后的小胡同。这里其实是重要人物进出会所时，上下车的通道。

　　邱明的专车已经等在这里。看见首长出来，警卫秘书急忙拉开后座车门，将胳膊搭在车门上端。邱明由李志勇陪同向自己的座车上走去。临上车时，邱明突然转过身对李志勇说道：

　　“李部长，刚才你讲得那些官场笑话真的让人触目惊心。如果现在这些丑恶现象已经很普遍，我敢保证这不是我们当年跟着杨国父和史政委浴血拼杀时，心中所希望建立的那个社会！”

　　李志勇飞快的接了一句似乎是不太相干的话：“是啊，广大人民群众是多么渴望改变这种社会现状啊！”

　　“我现在还是个现役军人，我现在该关心的就是如何为国家赢得这场战争。”邱明说罢这句话，低头钻进了车内。

　　这辆车出了院门后，一直在胡同里等候的另外2辆小车，一前一后的也开动了。李志勇站在小院中，一直等小院的门口开进来了他自己的专车。吴剑峰从里面出来后，就一直默默的站在李部长的身后。

　　李志勇上车前，对吴剑峰招了招手：“吴局长，来，跟我一起坐车。”

　　1917年2月11日，下午1点15分，北京。

　　独孤玫将手中的审讯记录放到茶几上，身子仰靠在沙发上，抽了口烟。

　　那2名岁数比较大的，来自内部保卫部门的男子都不吱声，坐在沙发上好像要入定的老僧一般。

　　这个房间算是这栋小楼的客厅，所有的家俱上都盖着白色的粗布，只是他们现在坐着的沙发上的白布被拿开了。冬季的时候，部里面很少有领导来这边，所以这次对金惠临的看押审讯才被安排在这个地方。

　　“要不要……上手段？”一个男子小心翼翼的问道。

　　另一名男子叹了口气：“金贝勒家世背景不一般，要是留下了伤痕，到时候上法庭的时候他反咬一口……他有个姨父就是国家法学院的副院长，法院系统的人脉厉害着呢！”

　　“姓金的也知道这点，所以才象个牛皮糖一样软磨硬泡。得想个办法把他的这种依赖心理打掉！”刚才提议用刑讯的男子这时恶狠狠的说道。

　　“老冯，给部里面打个电话。”独孤玫突然直起身，将手中的香烟揿灭在烟灰缸内，果断的说道。

　　最先说话那个男子急忙正了正身体，说：“请讲。”

　　“马上让部里面重新派个手艺高点的厨师来，把现在给大伙做饭的这个换回去。”独孤玫看也不看2个男人惊诧的表情，继续往下说：“还有，立刻让人去趟我住的地方，把我的那个红色的衣服箱子送过来。”说罢，她站起身来：“金惠临睡了多长时间了？”

　　“大概有1个多小时。”老冯抬腕看了看表，说：“不能不让他睡，再不让睡就算是疲劳审讯了……”

　　“把他搞醒来，先不让他睡，一直折腾到晚上再说。”独孤玫向门口边走边说：“还有就是把咱们这几幢楼里最豪华，风格最西化的那间收拾出来。今晚折腾完了金贝勒，让他好好吃一顿，就让他睡那儿！”

　　“您去哪儿？”老冯站起身问。

　　“我去睡觉。”独孤玫头也不回的说道：“厨师和箱子到了后再叫醒我。”

　　1917年2月11日，下午3点，塔兰托。

　　鼓手陪着钢琴在塔兰托街头慢慢走着。他们俩身上都穿着米兰的裁缝裁制的最好的旅行装，钢琴银白的头发还在脑后束成一股，鼓手的发型则是显得随意了许多。在他们俩身后稍远，2名身穿阿拉伯服装的摩尔小伙子默默跟随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他们俩的跟班。那种神态很象2位在战乱之际，令人羡慕的可以带着跟班来到意大利旅行的老年东方贵族。

　　“你们是中国人吗？”突然有10来名年轻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其中那个领头的年轻人气势汹汹的问道。他们身上穿着上个世纪风格的骑士装，手中却拿着中世纪的兵器，包括剑和斧子。人群中，有个年龄最小的意大利男孩手里还举着一面旗帜，旗帜上用花体的意大利文写着“荣誉、勇敢”。

　　周围的行人都停下了脚步，大多脸上都带着恶意的期待看着这一幕。也有几个岁数和这2名东方绅士相仿的老人，站在街边画起了十字，嘴里喃喃着什么。那2名摩尔人跟班急忙跑上前，站在主人和那群来意不善的年轻人之间。

　　钢琴抬起头来，用漠然的目光看着这群年轻人，身体姿态突然变得非常的放松。鼓手的脸上却浮现出笑意，他看着领头的那个年轻人胸口衣服上绣着的徽章，突然用虽然有口音，但很流利的意大利语说道：

　　“想不到\*的拉格特方蒂尼家族在塔兰托也有后代。你那把剑是祖传的吗？”说完这句，他用尊敬的手势指了指身旁的钢琴，欠欠身说道：“介绍一下，这位是罗马的费蒂尼·埃特拉蒙多子爵。”

　　领头的那个年轻人撇了撇嘴，不以为然的说道：“我听说了，没出息的埃特拉蒙多家族为了钱，早些年把祖上的贵族称号都卖了！这没有用，我们现在就是想知道你们是不是可恶的中国人？”

　　他的伙伴们点着头，并且散开将这几个人包围了起来。路边看热闹的人们指指点点，还有个闲汉叫了声：“没错！让那些中国人尝尝我们意大利人的厉害！”

　　钢琴扫视了一圈周围的人们，那冰冷的眼光让碰到他眼神的人都不禁向后退了半步。他的那2名摩尔跟随脸上没有表情，一直将双手都放在宽大的阿拉伯长袍内。

　　“打倒中国人！意大利万岁！”鼓手突然振臂高呼了道。接着，他笑嘻嘻的从自己怀中掏出意大利护照冲对方晃了一下。

　　没有看到预期中热闹的旁观者们失望的散去。那些年轻人在冰冷的致谦后，继续排成队，举着那面旗帜和中世纪的兵器沿着大街继续前进。2名刚刚赶过来的警察，手里握着警棍，满脸无奈和麻木的看着这些年轻的爱国者趾高气扬的从身旁走过。

　　“白痴。”继续向前走去的钢琴低声用中国话骂了句。那2名随从已经将手从衣服内拿出来，依旧保持着距离跟在他们身后。

　　“是白痴。”鼓手也用中国话低声回应道：“不过比当年的那些八旗子弟们强上那么一点点。”

　　钢琴站住脚：“你最近总是故意惹我生气，为什么？”

　　鼓手笑起来：“你生气了吗？”

　　钢琴无奈的摇摇头，苦笑了一下。又往前走了10来步，钢琴突然说道：“今晚我也去土尔其。”

　　鼓手愣了一下：“我一个人去应该就可以了。”

　　钢琴轻轻的叹了口气：“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的损失太大。我同意你的分析，黑色独奏已经被某种不知名的势力渗透了。本来这次接订单，你去就可以了。可我还想趁机看看情况。如果情况不妙，这次我们可能应该中止和对方的合作。”

　　鼓手想了想，然后轻声说道：“的确，中止和对方的合作，也就等于黑色独奏退出了这个古老的行业。退出的成本可是要比继续做下去高很多啊！”

　　两个人又都不说话，默默走着。前方已经看到他们下榻的旅馆时，钢琴打破了沉默：“还是咱们俩一起去的好。”

　　鼓手低着头说了声：“嗯。”

　　1917年2月11日，下午4点34分，苏黎士。

　　司机将车开到这家小旅馆的楼门口。后座上的弗兰克打开车窗，又一次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警戒情况。

　　还行。他看到自己带来的人和英国方面的人成双成对的站在各自的岗位上：街角、路口、湖边的小码头上。每个重要的位置上，都有1名德国特工和1名英国特工站着。他们一边警惕的注视着周围的情况，一边互相很防范的打量着对方。弗兰克突然觉得很可笑，他不敢保证两国普通的国民要是知道这情景，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今天上午，伦敦和柏林可是又进行了1个回合的轰炸机公开赛。伤亡不算惨重，可财产损失依旧巨大。

　　汉斯从小旅馆内出来，匆忙钻进车内。

　　汽车行驶出了1公里后，弗兰克将后座与司机之间的隔板升起，问道：“去哪？”

　　汉斯没回答他，而是抓起通向司机座位的话筒，简短的说了句：“去火车站。”说罢，他挂上话筒，对弗兰克说：“你呆在这儿，继续搞好谈判会场的警卫。今晚双方的正式谈判代表就到了。没什么意外的话，月底我们和英国人就会停止对对方城市和平民目标的袭击。”

　　“你去哪儿？”弗兰克并不是很关心秘密谈判的结果，他继续执著的对自己哥哥追问道。

　　“君士坦丁堡。”汉斯看着自己弟弟无奈的回答。但他很快就补充了一句：“谁都别告诉，包括爸爸和德里克。”

　　弗兰克兴奋起来：“又有秘密行动？干吗不带我去？”

　　汉斯叹了口气：“你不要这么贪玩好不好！这里的谈判非常重要！你知道的，对吗？”

　　弗兰克不甘心：“可正式代表们到场后，天亮前秘密谈判就结束了啊！我明天赶去和你汇合好不好？”

　　汉斯真有点生气了，伸手揉了揉弗兰克的脑袋：“弗兰克！你明天做完这边的工作，就回家去帮着我骗爸爸。就说我被英国人留下来，要多谈两天的事。记住了吗？”

　　“好，帮你骗爸爸，帮你骗老婆。”弗兰克推开哥哥的手，无精打采的说道：“明明有刺激的行动，你偏不让我参加……”

　　“你又翻我的行李！”汉斯发怒了：“从小你就改不了这个恶习！”

　　弗兰克低下头，一声不吭。看着弟弟的模样，汉斯慢慢平静下来。下车后从弗兰克手中接过行李箱时，汉斯拍了拍他的肩膀，温和的说：“好了，我答应你下次再有这样的事，会带上你的。”

　　弗兰克高兴起来。汉斯马上叮嘱了一句：“可你一定不能让德里克知道，小德里克知道什么事都会给爸爸说的！”

　　1917年2月11日，晚上9点05分，上海。

　　经历了不寻常历程的东方快车终于驶入了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上海。

　　火车在上海北站的月台边停稳后，心急的旅客们已经看到：就在月台上，一条大大的横幅上用中英对照文书写着“东方快车公司欢迎您！”。横幅下，一干穿着西装，手捧鲜花的东方快车公司高层职员冲着一路上受了惊吓的旅客们露出殷勤的笑容。一个由20多名乐手组成的军乐队就在稍远的地方演奏着音乐。显然是经过了行家的指点，乐队选择的演奏乐曲不是那种欢快的乐曲，而是一组悠扬平静的苏格兰民歌。东方快车公司似乎是在用这种方式，去安抚这些受到惊吓的旅客。

　　这些安排是否有助于旅客们恢复平静不得而知。下了车的旅客多半都立刻扑进月台上前来迎接的亲人怀中，哭着诉说这一路的艰险和恐怖。好几个国家驻上海的领事馆成员，在得知消息后已经赶来迎接各自国家的公民，并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慰问。

　　一直折腾到快10点，东方快车上的旅客们和迎接的人群才从这座红砖外表，风格交汇着东西方特点的6层楼火车站离去。站前广场上逐渐人流稀少下来。除了晚上11点50分开往南京的最后一次特快列车，深夜的火车北站已经送走了她今日最后一批旅客。

　　刚刚下过一场小雨的站前广场上湿漉漉的，倒映着街灯以及四周的建筑物灯光和广告牌上的霓虹灯灯光。10来辆三轮车停靠在广场边上某个角落，穿着号衣马甲的车夫们座在水泥路沿上，操着很高亢的声调用他们的家乡话大声谈笑着。而在车站大门另外一边的广场上，几辆出租汽车安静的排成整齐的一排，出租司机们各自坐在自己的车上，借着头顶明亮的广场灯灯光看着手头的报纸。

　　格雷姆·格林拖着疲惫的身体和2只硕大的行李箱最后一个从车站大门内走出来的时候，远处某个钟楼上恰好敲响了10点钟的钟声。

　　看见格雷姆站在车站门口发呆的模样，那些三轮车夫们立刻簇拥过去，用各种口音怪异的外国语言试探着和他搭话，招揽生意。格雷姆仔细听去，竟然就听出了这些人是在用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分别向他说“你好”。最奇怪的是竟然还有个车夫用蹩脚之极的日语向他招呼。格雷姆很纳闷：我长得很象日本人吗？稍远处那些出租汽车司机已经打量过了格雷姆的神态。此刻，他们纷纷放下报纸走下车来，打开各自汽车后座的车门，站在门边，表情矜持的向这边看着。

　　格雷姆缓过神来，冲面前的三轮车夫们摆摆手，费力的拎起自己的皮箱向出租车那边走去。看到他做出了选择，三轮车夫们随即散开。大伙懂规矩：车夫们可以围着客人拉生意，但不能和客人的身体与行李用任何接触，否则以后就别来这里拉客了。一直站在车站门口，冷眼看着这些车夫拉客场面的2名车站保安这时松了口气，玩弄着手中的警棍，转过身去。

　　其他的出租司机们很默契的关上自己的车门，坐回到车内。只有那辆排在最前面位置上的司机殷勤的小跑过来，帮格雷姆拎行李。格雷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费力的按照上面的英语标注的发音冲正在放行李的司机说道：“我要去利兹饭店……”

　　司机放下汽车后箱箱盖，笑着用虽然口音有点怪，但绝对流利的英语说道：“你需要去利兹饭店吗？阁下。”

　　格雷姆注意到对方问自己的时候，很怪异的将“Do”放在了“You”的后面，于是便明白：这也许就是所谓“洋泾浜”英语的特点了。他点了点头，又重复了一遍。

　　司机将胳膊搭在打开的后座车门上方，笑着说了句：“没问题！利兹饭店。请上车，阁下。”

　　格雷姆正要钻进车内，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尖锐的呼哨声，接着有个熟悉的大嗓门喊道：“格雷姆！”

　　格雷姆转过身去，看见2辆三轮车穿过广场向这边行来。前面的那辆三轮车上，科柯·莱恩斯正咧着大嘴笑着招呼他。后面的三轮车上，保罗·波特穿着一身深色的对襟唐装正冲自己微笑着挥手。

　　格雷姆站在那里，眼泪突然就静静的流了下来……

急难14

更新时间2006-5-26 17:29:00 字数：21424

　1917年2月11日，夜晚10点20分，上海。

　　位于黄浦江中的复兴岛海军7号码头。在2艘引水船的帮助下，花费了差不多1个小时，外表油漆虽然涂抹得还算干净，靠近看去却可见处处贴满“橡皮膏”的“迪化”号高速装甲巡洋舰终于完成停靠。

　　去年4月上旬的奥特朗托海战中，击沉奥匈帝国战列舰“欧根亲王”号的对决也让“迪化”号自身损失惨重：主炮塔被炸毁，舰体其它部分也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本来按照海军的计划，“迪化”号将在战区就近的船坞进行修理。修来修去，不等上海那边将新主炮塔装船发出，“迪化”号的变速齿箱又出现了问题，接下来轮机、传动、损管系统、通讯系统等等都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直到1916年年底，上海江南造船厂派驻地中海战区的主任工程师正式宣布：在这儿是修不好了，得回国大修！这个消息让“迪化”号上的水兵们为之欢欣鼓舞。

　　受损后实际航速也就15节的高速装甲巡洋舰“迪化”号就这样踏上了归国之路。让水兵们更高兴的事情发生了：途经亚历山大港，国内刚刚走红的女歌星，被军方宣传部门请来慰问地中海战区官兵的雨辰小姐率一干艺人登上了“迪化”号！在拆卸掉主炮塔的地方，用钢板搭起了舞台。雨辰小姐在这个特殊的舞台上，和其他艺人们为“迪化”号以及就近其他参战部队官兵们演出了一场精彩的综艺节目。接下来，喜讯再报：雨辰小姐及一名跟班将搭乘“迪化”号回国！

　　那些日子的航程里，“迪化”号的水兵们着装格外整齐，大伙连说话的声音都温柔了许多。乐极生悲。全舰官兵们才兴奋了1个多星期，航行到印度洋的亭可马里港补给时，第三舰队司令章骞中将和几个幕僚突然出现在码头上：乘坐海军水上飞机从地中海战区赶来的他，要登迪化舰，并搭舰回上海开会。

　　素以治军严格，为人严谨而著称的舰队司令登舰后，全舰官兵的美好生活就结束了！无论章司令有没有下什么命令，总之舰长就象通了电的马达似的开始折腾属下：航行保养、部门考核、损管演练、防空演习……全舰上下陷入到一种临战前的疯狂状态。住在舰长舱的章中将倒是过得很悠闲：忙碌的水兵们偶尔能看到他们的章司令和雨辰小姐在后甲板遮阳帆蓬下喝咖啡，或者一起在甲板上散步。有关这位未婚中将和雨辰小姐的暧mei谣言，成了水手舱中的热门话题。但舰上的军官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凡是和雨辰小姐在一起，如果雨辰的女跟班不在，章中将也会叫上自己某位幕僚到场。

　　可能是为了表现对舰上官兵的关怀。即将到达吴淞口的前一天晚上，章中将下达了他本次登舰后的唯一一个命令：全舰官兵举办联欢晚会。演出地点依然在前甲板那个临时用钢板搭建的舞台上。雨辰小姐在本舰业余乐队的伴奏下唱了7、8首歌曲。章司令还在军官们的强烈要求下，上台吹奏了2首长笛曲。但事先被军官们告诫过的水兵们已经没有了在亚历山大港口时的兴奋，他们军姿端正、排列整齐，并且在军官们的带领下在适当时候节奏一致的拍着巴掌。叫好声也如同出操时的号令。联欢晚会上的水兵们快乐多少还是有一点，可更多的是拘谨和纪律。

　　就这样，联欢会后的第二天晚上迪化号总算到达了复兴岛码头。此刻，本该在甲板上忙碌的水兵们都偷偷的躲在船舷旁，看着他们身穿雪白礼服的章司令很绅士风度的亲自带引着雨辰小姐上了下面的交通艇。在幕僚们也上了艇后，那艘豪华的交通艇驶离“迪化”号，在水兵们羡慕的目光中驶向灯火辉煌的黄浦江西岸。在江水的倒映下，岸上的高楼与灯光简直就象由各色彩光构成的仙境。远去的交通艇不象是行驶在水中，而是如同滑行在灯光之中。艇身过处，划开的也不是水纹，而是道道光的涟漪。

　　虬江码头平素就不是个太热闹的码头，深夜里更是人迹稀少。最后一班从浦东过来的渡轮下完客后，又过了10分钟，豪华的海军交通艇停靠在码头。

　　刚刚上岸，就有2名姑娘拿着鲜花冲雨辰迎上前来，并亲热的打着招呼。雨辰显然也和她们熟识，接过鲜花后便和她们用上海话亲热的聊起来。礼节性的陪伴在雨辰身旁的章骞看到这场景后不禁一愣：雨辰事先并没有通过舰上的通讯设备给岸上传递过到岸消息，就连章骞自己也是在舰到复兴岛海军码头前才知道自己将在这个码头上岸。要是有人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知道了消息，而且还安排人捧着鲜花来迎接雨辰，这人也太神通广大了吧？

　　和雨辰挥手告别，章骞和幕僚们定好明天见面的时间地点后就各自散去。平时和章骞最亲近的一位参谋一直陪着他走到码头外的街角，看见一辆豪华轿车孤单的停靠在路灯下，于是便善意的冲上司做了个鬼脸也告辞了。

　　一直默默跟随在章骞身后的贴身警卫，一位身材粗壮的海军士官走到那辆汽车前，将中将的行李放在已经打开的汽车后箱中，合上后箱盖，向车中看也不看的就冲章骞行了一个军礼。他神态严肃的大声说道：“将军，请允许我离岗！”

　　章骞对这位军士也严肃的回了一个军礼，认真的说道：“批准你离岗，军士。”

　　海军军士利索的收回胳膊，一个标准的原地转身，左手拎起他自己那只水手包，挥动着右臂，迈着水兵步伐向远处街边的公共汽车站大步走去。

　　章骞摘下军帽，拉开豪华轿车的车门，上了副驾驶座。车门一被他关闭，这辆轿车就徐徐的开动了。

　　姚莺然身穿晚礼服，架副平光眼镜，戴着长至肘部的黑色网眼手套专注的驾驶着汽车。章骞上车后一直没有说话，只是用炽热的眼光看着开车的姚莺然。直到轿车已经驶入灯火辉煌的北四川路后，章骞才微笑着说道：“晚上开车接我还戴平光镜干吗？”

　　“为了不让认出我来的交警故意抄我的牌。”姚莺然嫣然一笑。接着，姚莺然妩媚的笑容中多了分奚落：“这次回国，航程里红袖添香，章司令的心情想必很不错吧？”

　　章骞愣了愣，随后才反应过来：“你是说那个小歌星吧？你的消息真够快的，不过你的反应有点没道理。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最清楚。”

　　姚莺然看着前方笑出了声：“我当然清楚你。不过我是刚才看见雨辰上了丁震浩的车，有点吃惊，所以才拿这件事和你开个玩笑。”

　　“丁震浩是谁？”章骞更糊涂了。

　　“这半年在上海滩升起来的商界新星，很年轻，我见过两回，他模样看上去才30出头。”姚莺然说着，打转方向朝某个岔路内开去。

　　“那不是很好嘛！”章骞困惑的说：“雨辰这小歌星为人还是满善良的，找个商界精英做男朋友也不是坏事啊！”

　　“这个丁震浩据说有黑道背景，现在和很多军方高官走得很近。”姚莺然说道：“我是怕你要是对小歌星动了心思，会惹上麻烦。”

　　“荒唐！”章骞有点生气了：“你不要再开这种无聊的玩笑……这是去哪儿？”

　　姚莺然将车停在路边，用一种幅度夸张的动作摘去眼镜，转过脸来看着章骞，眼角带着一种隐隐的娇媚。她微笑着问道：“你想去哪儿？”然后用眼镜腿轻轻的顶住一边的嘴角。

　　章骞看着她，脸红起来。但他犹豫了片刻，还是老老实实说道：“我想，我想该回家看看我母亲，她都很久没见过我了。”

　　姚莺然咬了咬嘴唇，回过脸去说了句：“那好吧，我送你回家。”她又重新戴上了眼镜。动作很平实。

　　章骞知道她有点生气，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轿车一直开到法国居住地西边的环龙路，快到章家的小楼时，章骞这才低声说道：“明晚你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共进晚餐。”

　　姚莺然苦笑一声：“今后几天我的事情会很多！很多，很多……”

　　1917年2月11日，夜晚11点50分，上海。

　　几乎是紧挨着上海市区的江湾机场占地面积不大，属于比较早建成的军用机场。本来几年前，上海地方政府和空军方面关于搬迁江湾机场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但因为后来战争开始的缘故，这个机场就被保留下来。近几年，战斗机、轰炸机在这个小机场已经很少能看到了，通常在这里起降的都是军方的运输机和货运飞艇。

　　此刻江湾机场跑道灯大开。1架由成都航空集团出品的“金雕I型”双座单发双翼轻型战斗/轰炸机震颤着降落在跑道上。这种曾经在战争初期生产了很多架的战斗机，随着战争中航空技术的飞跃，已经被空军停止采购了。据说成都航空集团正试图将这种飞机改造成高级教练机，以迎合正在大规模扩招飞行员的空军需要。

　　身穿皮质飞行服的倪小峰从停稳的金雕飞机后座钻出来，地勤人员帮着他爬下飞机，并且帮着他将小皮箱也拿下来。

　　“倪局长，这一路上辛苦你了！”正在地勤人员帮助下脱去飞行服的倪小峰抬起脸来，意外的看到吴剑峰副局长笑着迎过来。

　　倪小峰瞥了眼停机坪，看见有架同样型号的飞机停在不远处，几名地勤人员还在围绕着那架飞机做飞行后检查，于是便继续低下头去解除飞行服，嘴里淡淡的说了句：“哪里！你吴副局长不也才辛苦完嘛！”

　　吴剑峰还想说什么，恰在这时，机场跑道灯全熄灭了。整个这个小机场的亮度降低了许多。于是他闭上嘴，站在一旁，看着面前这位自己曾经的下属，眼下的顶头上司弯腰忙碌着。

　　对空军人员道完谢后，倪小峰由吴剑峰陪同着向停机坪边缘走去。那儿，2辆上海总站派来迎接他们的车早已经等候多时。2名上海总站的特工站在打开车门的轿车旁。1名岁数大约40岁左右的特工小跑着上前，脸上带着笑容说道：

　　“倪局长，我们上海总站的陶总站长正忙着布置人马，他派我来迎接二位领导。他还说请二位领导多多原谅。”

　　“都是为工作嘛！余副站长，你们陶总站长太客气了。”吴剑峰正说着，突然来了一句：“余副站长，你别帮倪局长。倪局长的行李从来都是自己拿。”

　　倪小峰笑着看了吴剑峰一眼，说了句：“哪里，以前不是没人帮我拿嘛！这点衣服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说罢，他很自然的将手中的小皮箱递给满脸尴尬的余副站长。

　　余副站长小跑着将倪局长的皮箱放进轿车尾箱，嘴里努力用欢快的语气说道：“两位领导，陶总站长说让我直接带您二位去大世界。他会直接赶过去给二位领导接风，吃点消夜，喝点老酒。顺便看看戏。”

　　的确是大上海啊！倪小峰点点头上车的时候心中感慨：凌晨了还有戏看。他看到吴剑峰故意去坐另外一台车，但他装着没注意。

　　2辆轿车鱼贯驶出机场的时候，机场内的大灯都熄灭了。不远处城市的灯火为此显得更加明亮。隔着江边的建筑物，远远的可以望见位于浦东的“主导思想塔”。此刻，那座人字形的巨塔和它上面的大球都被各种灯光照得无比明亮。一块来自大海，低低的乌云正慢慢的向上海的上空移来，巨塔上安装的几盏探照灯将它们的光柱照射向经过它的那块乌云的底部。云团的底部被探照灯的椭圆光圈划过，显得参差怪异。云团的峰峦间，几道无声的电光弯弯曲曲的接连闪过。此时，远处有报时钟声隐隐约约的传来：当！当！当！当……

　　1917年2月12日，凌晨1点21分，上海。

　　“……看看格两个客人欧，不得了哦！前头一个卖相一落不要去讲伊了，后头一个么，看上去像啥一般性，不过侬看看伊双皮鞋呀，意大利名牌哦！一条西裤一般性人买啊买勿起厄。我看啊，伊拉两个人钞票保险多得来木老老！你去打扮打扮呀，等一息上菜叫侬去，假使给伊拉看中啊，嘿嘿，侬一生一世吃不光用不光！……”

　　大西洋番菜馆的一位女招待对着自己的女伴滔滔不绝的说着。她们俩就站在菜馆楼梯的拐角处，在那扇落地长窗前。说话者的女伴，一位颇有几分姿色的上海姑娘本来已经疲惫不堪，但随着对方这通分析怂恿，满是倦容的脸上逐渐浮出了喜色。

　　她俩背后的窗外，对面那家戏院里传出隐隐的京戏琴鼓之乐，最晚场的演出还在进行中。戏院门口没有几个人影。戏院上方的霓虹灯闪动着，照着门口台阶下，那个弯腰摆弄货品的小贩背上的雨披时红时绿。距离戏院稍远的街边，停着好几辆轿车。轿车司机们凑在一栋建筑物门口的雨檐下，站在那儿抽烟聊天。飘着小雨的街头没什么行人往来，只有偶尔当当驶过的有轨电车和出租汽车将街面上的灯影碾碎。

　　被女招待们评头论足的两个男人此刻已在番菜馆的二楼安然就坐，还通过楼面领班选好了菜单。倪小峰局长喜欢吃西餐，陶斐然站长喜欢吃中餐，折中的结果就是两人一起来吃这种被上海厨师们改造过味道的中化西餐――番菜。

　　“林倩如最近的身体怎么样？你们的孩子快上初中了吧？”酒水上来时，上海总站的站长陶斐然对倪小峰显得很随意的问道。他有随意的资本：倪小峰最初被招募的时候，刚刚留校助教的陶斐然就是他们班的辅导员。后来，倪小峰和林倩如的婚礼上，陶还是伴郎。倪小峰升副局的时候，他已经做副局级总站站长2年了。不过，眼下倪小峰已经是大局局长，享受副部级待遇，而他还是副局级的总站站长。可这个总站站长是在上海。部里面私下的讲法就是：上海总站站长的位置，值得拿部里面小局局长来换。

　　倪小峰笑了笑：“孩子才9岁，你这日子也过得太快了点。”

　　陶斐然嘿嘿一笑：“别人是度日如年，我是度年如日……十年一觉海上梦啊！”

　　“怎么，沪上的糜烂生涯终于让你厌烦了？有没有兴趣挪个地方？”倪小峰语气轻松但很缓慢的问道。

　　陶斐然先是没说话，转过身去向客人寥寥无几灯光昏暗的餐厅里扫视了一圈，回过身后才用一种感叹的语气说道：“北京城里的风沙大，我怕自己适应不了那儿的气候啊！”

　　倪小峰看着自己的这位衣着考究的老友，看着他那张圆圆的脸庞，还有那双看上去不是很精明的眼睛，突然间便笑起来：“老陶，你猜你现在的模样让我想起谁了吗？”

　　陶斐然扬起眉毛，耸了耸肩膀，做了个很西化的表情。

　　倪小峰端起面前的酒杯，轻轻喝了一口红酒。放下酒杯后，他在双手放在桌面上说道：“那个王佐。托马斯·莫兰特博士。”

　　陶斐然笑着摇摇头：“我已经想到了。今天，噢，应该说是昨天晚上看材料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象……”

　　倪小峰刚想接着说什么，正好看见女招待走过来，他只好闭上嘴。女招待刚刚化了点妆，脸上带着动人的微笑：“先生，这是您要的罗宋汤。先生，这是您要的忌廉汤。这里是牛油面包。二位请慢用。”女招待的笑容特别的甜，惹得陶斐然直往她脸上看。女招待冲他们俩轻轻点了点头，妩媚的一笑后翩翩离去。

　　“这个小女招待倒是蛮有味道厄……”陶斐然恋恋不舍的追看着。倪小峰笑着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陶斐然这才扭回脸来继续说道：“……材料上的那些说法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也知道，四年前我这儿也被几个国会议员狠狠查了一回，从那时候起，我对有些事就不是太相信了。我只是奇怪一件事……”

　　倪小峰喝着汤，听到对方语气突然停顿，就脸也不抬的说道：“奇怪什么？”

　　陶斐然声音不大，但很清晰的说道：“我奇怪，就凭你，怎么就能让他逃了？”

　　倪小峰喝汤的动作毫无停滞，只是在间歇中哼哼了一声：“马有失蹄啊。”

　　陶斐然看着低头专心喝汤的倪小峰，微笑了一下，也开始低头喝自己的汤。

　　倪小峰飞快的把自己那份汤喝罢，放下汤勺，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角。冲着陶斐然笑着问了句：“李部长还给你说什么了？”

　　陶斐然听到这话，拿勺的手微微顿了顿，但当他抬起脸来时，已然是很自然的惊愕表情：“李部长？上周去北京开会时，我没见着他啊！”

　　倪小峰认真的说道：“噢，我是说……”

　　又是那位有点姿色的女招待端着盘子走过来，她还是用那种甜的发腻的声调说道：“先生，这是您要的法式蜗牛。先生，这是您要的羊排，八成熟。请慢用。”说罢，她目标很明确的冲陶斐然抛了个媚眼，笑着转过身去。

　　陶斐然冲她身后用上海话大声说了句：“侬不用擦口红！”女招待听到这句话，好奇的转过身来。陶斐然用热烈的目光盯着她的面庞，扬起嘴角说道：“侬弗晓得啊，侬只嘴形已经邪气漂亮啦，不擦口红一定更加漂亮啊！”

　　女招待满脸通红，但眼睛里闪烁出光彩。她嗔怪的瞪了眼陶斐然，扬脸扭腰，迈着诱人的步伐离去。陶斐然看着她背影，满脸得意洋洋的神态。

　　倪小峰眼部肌肉急剧收缩了一下，但马上嘴里就发出了几声轻笑，摊放在餐具旁的双手显得更加的松弛。等陶斐然转回身来，倪小峰便用一种亲热的语气说道：“老陶，快点吃吧。戏演完以前你还要溜回戏院里去呢。”说完这句，他拿起餐具，专心致志的切割起面前的羊排。

　　他的亲热态度让熟悉他性格的陶斐然有点不安。陶斐然拿起吃蜗牛的小叉，想了想又放下，对倪小峰态度诚恳的说道：“抑扬，我这就四十了，进这行也快有二十年了。从当初的少年意气混到现在这种胆战心惊，你应该知道我也不容易……”

　　倪小峰放下餐具，满脸温和的笑容，用餐巾轻轻擦拭着嘴唇说道：“老陶你这都说哪去了，我和你，谁跟谁。我当然知道你这些年很不容易，来，干杯！”他举起了酒杯。

　　碰杯之后，倪小峰呷了口酒，看了看手表，叹了口气说道：“完了，快到了给老婆大人打电话做汇报的时限了。再晚就得听河东狮吼了。老陶你吃着，我先回房间打电话去了。”

　　“我送你回去……”陶斐然一脸茫然的想起身，倪小峰却隔着桌子伸过手来，轻轻的按在他的肩膀上。

　　倪小峰手按在陶斐然的肩膀上，认真的看着这个昔日的好友，语气平静的说道：“老陶，你还是过会儿陪吴副局长去看戏吧。别让他想多了。路又不远，我叫司机送我回去好了。”说罢，他笑了笑，收回胳膊，起身拿着大衣便走了。

　　陶斐然呆坐在那里，看着他离去，然后低头看着面前的餐桌，脸上呈现出百感交集的表情。

　　“先生，这是您点的甜点……这位先生呢？他的甜点现在上还是过会儿上？”

　　陶斐然抬起脸来，看见又是那位女招待脸贴着很近对自己说话。他注意到这个女招待果真抹去了嘴唇上的口红。但此刻，他觉得这位女招待长得一点都不可爱，甚至可以说长得很让人讨厌！

　　女招待被他那厌恶的目光吓了一跳，向后连退了两步，呆呆的看着这个刚才还跟自己调情的男人。陶斐然叹了口气，重又沮丧的低头看着桌面。稍顷，陶斐然头也不抬的，用疲惫的语气对茫然不知所措的女招待说了声：“都放这吧。结帐。”

　　上海站的司机送倪小峰回到住处。这里是上海站用掩护身份开的一家小会所，就在愚园路上。这两天开始，这家会所的花园大门口树起了“内部装修，暂停营业”的牌子，并加强了内外的保安力量。倪小峰被单独安排在花园内的一栋小洋房内住。

　　回到房间后，倪小峰要通了一个给北京的长途电话。

　　“喂，是楚秘书吗？……我是倪小峰……我岳父睡了吧？……他还在开会啊……没事，我就是想麻烦你告诉他老人家一声：我已经到了上海，这边的天气有点冷，下雨，他过来的时候最好多带几件衣服。嗯……谢谢你了，楚秘书。”

　　1917年2月12日，凌晨2点53分，上海。

　　“……接下来，中国人就加强了对整个列车的警戒，一直到上海，再也没发生过什么事。”格雷姆讲述完所有的一切，长长的出了口气，然后他疲惫的用手揉着脸部。科柯·莱恩斯用他那只粗壮异常的手，端了杯咖啡递给格雷姆，顺手同情的拍了拍格雷姆的肩膀。

　　保罗·波特还是穿着那套红色的对襟唐装，躺在狭小房间内的那张大床上，穿着中国式平底布鞋的脚就踩在床罩上。他双手托在脑后，定定的看着格雷姆，若有所思。

　　格雷姆喝了口咖啡，接着冲保罗说道：“伦敦那边的最新消息呢？”

　　“伦敦的消息科柯刚才都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我想，这几天教授就会把跟你我的秘密联络方式交给戴维·高邓先生。”保罗坐起身来，用一种中国式的盘腿坐法坐在床上，睁大眼睛看着格雷姆：“这就意味着戴维·高邓先生将开始对你我的实际指挥。”

　　“老托马斯怎么办？”格雷姆着急的问道。

　　保罗和科柯对了下眼神，然后一起流露出无奈的神情。科柯走到墙边的那一长溜窗帘前，对格雷姆说道：“老托马斯的事情明天再说，你不是说他也说要来上海吗？”

　　“可现在他被中国人诬陷，被中国人追捕，我们得帮助他……”格雷姆激动的站起身来。随着他起身，整个小房间竟然就晃动起来！

　　科柯一把拉开那溜窗帘，向露出的舷窗外看了一眼，嘀咕道：“起风了。不知道天亮后刮不刮大风？”

　　保罗在床上以怪异的动作，盘着腿翻滚了一圈，重新坐直后笑着说道：“中国人预报明天不会起风，那就一定不会起风。要知道，他们可是有从北极圈到赤道的气象观测网。”

　　科柯乐呵呵的说道：“看来你跟那个印度佬学的瑜伽练习得不错。”

　　格雷姆急了：“保罗！”

　　保罗跳下床来，站在晃动的游艇舱房地板上，指了指舷窗外说道：“亲爱的格雷姆，你今天是太累了。我建议你和我们一起去对面Oriental Paradise，去那里你好的的蒸一下桑拿，然后再叫个美丽的中国姑娘给你按摩一下。在那儿睡到天亮。天亮后我们从那儿出来再商量老托马斯的事。”

　　格雷姆走到舷窗前，视线穿过邻近停泊的那些游艇的桅杆，看着江对面灯光明亮的那栋高大的建筑，嘴里自语道：“虽然在图片上看过，但我还是真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有如此怪异的建筑。”

　　科柯走到他身旁，用粗壮的胳膊搂住格雷姆的肩膀，热情洋溢的说道：“太棒了，你已经开始审美了，这说明你快恢复正常了。对了，你别忘记带上钱，我和保罗这个月的经费后天才能到呢！”

　　格雷姆吓了一跳：“你们把钱都花光了？”

　　科柯微笑着点头：“正确！上海的消费水准实在是太高了，姑娘们又漂亮。”

　　保罗走上舷梯，回头笑嘻嘻的说道：“得了，科柯。我们把流动资金都押赌在明天中午的帆船比赛上了！”

　　格雷姆推开科柯的胳膊，表情更吃惊：“你们……你们不要告诉我，明天你们也会参加比赛吧？”

　　科柯笑着说：“正确！我们是要参赛，而且我们压赌注在自己这艘游艇上，赌我们肯定能进前三名。”说罢，他也跟随着保罗登着舷梯出舱房。

　　“这艘游艇是你们两个人的？”格雷姆爬出舱房，对游艇甲板上的保罗和科柯大声问道。保罗正在科柯的指挥下解开帆缆，听到这话，他笑着对科柯点点头。科柯转过身来咧嘴笑道：

　　“是我们赢得！你要是早到一个星期，就会看到上海最出名的外国大力士对战中国武术的精彩场面。”科柯指了指又钻到游艇的另一边去解帆缆的保罗：“保罗策划我出面，先是让记者们捧红了一位在香港马戏团干过的俄国裔的大力士，然后又怂恿中国北方的武林人士来和这个大力士比武。我故意先挑选一些力量和重量远远不如俄国大力士的中国武师出面……”

　　格雷姆跳着躲开保罗正拽动的一条绳缆，用手抱住旁边的帆桅，满脸难以置信的问道：“不分重量级的徒手格斗？”

　　科柯大笑着直起腰来：“是啊！中国很多武师都古怪的坚信格斗是不用分重量级的！我们事先规定不能用擒拿，也不能用点穴，很自然，他们都输了。保罗和我又抬高了比赛的赔率，然后暗中托人从天津请一个姓霍的武师来上海比赛。事先，保罗找了很多记者在上海的英文、法文小报上报道这个姓霍的矮个武师，揭露他小时候体弱多病，甚至他父亲都不愿他学习家传功夫，怕他打不过别人，给家族的荣誉带来损失……”

　　保罗打断了科柯的叙述，冲着格雷姆喊道：“格雷姆，我记得你以前参加过好几次帆船比赛？”

　　格雷姆愣了愣，然后骄傲的点点头：“是，而且我所在的团队还拿过三次金牌……”

　　科柯又和保罗对了对眼神，冲格雷姆问道：“那你告诉我，你对这艘小船的评价如何？”

　　格雷姆四下看了看，又从缆绳间敏捷的钻到船头，站在那儿瞧了片刻，失望的摇摇头，回过身来对他俩说：“这艘船要是放在泰晤士河的码头上，最多只能算个中等。周围的这些游艇的做工都比它要好，稳定性，操纵性都要比……等等！”他停下话语，仔细的打量四周别的游艇，然后大笑起来：“我明白了，在上海的这帮家伙都太喜欢享受！他们的游艇都太追求稳定性了！只要不起大风，他们都跑不过这艘……”

　　保罗急忙做了个“嘘嘘”的动作，看了看四周的游艇，然后走过来对格雷姆说道：“加入我们吧！机会难得。”

　　格雷姆不为所动的说：“那你先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赢得这艘船的？”

　　保罗低声说道：“很简单，在上海的外国人大部分都押在那个俄国大力士身上。我和科柯押那个姓霍的中国武师赢。这艘游艇原来的主人是华俄道胜银行的董事，他当然也押那个俄罗斯大力士赢……”

　　“比赛精彩吗？”格雷姆少年天性被刺激出来，急匆匆的问道。

　　保罗笑起来：“根本就没有比赛，那个姓霍的武师一露面，有关他的技术资料一被公布，那个俄罗斯大力士就跑了……”他努力忍住笑指了指科柯：“他的个头是矮，5呎多点，岁数也大了点，可他右拳力量能到400磅以上！对吗？科柯。”

　　科柯笑着点了点头：“不光是力量大，而且速度奇快！上次在郑州比武馆交手，我的感觉就象被一列迎面而来的火车撞了似的……”

　　“这么厉害的人物为什么以前不出名？”格雷姆好奇的问道。

　　保罗耸了耸肩：“那些中国武术界很厉害的人物都有个原则：当他们的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态度就是隐居起来，教教徒弟什么的。他们不愿意和外界打交道，更不喜欢和外国人打交道。上次在郑州，科柯能和他交手，是因为那次正好赶上他们内部的学术交流活动。”

　　“哪你这次怎么让他同意来上海参加这么一场比赛的？”格雷姆还是有点不明白。

　　科柯又一次大笑起来：“我们找人花钱请那个大力士去喝酒，趁他喝多了的时候，诱惑他说几句羞辱中国人的话。旁边安排的记者们第二天就把他的话上了报……这全是保罗的鬼主意！”

　　格雷姆看着有点不好意思的保罗，恍然大悟：“你利用上海外国人那点可怜的种族优越感拉大家投注，然后又利用中国人的种族敏感骗高手下水……你真卑鄙，保罗。”他说最后这个评价时，是笑着说的。笑容很真诚，还带着点赞赏。

　　保罗脸红着说道；“得了，这只不过是单生意。”

　　“现在我和保罗在上海外国人圈子里是最被讨厌的！”科柯得意洋洋的说道：“除了犹太人和部分美国人，其他的外国人都以和我们交往为耻……”

　　“所以你们又一次利用他们对你们俩的憎恶，安排了这场外国人圈子里的游艇比赛，对吗？”格雷姆已经搞清了情况，他立刻说道：“百分之三十的股权，我加入。”

　　保罗认真的说道：“还有个当地很有实力的人物是我们背后的神秘股东之一。你只能拿百分之十七点五的股份，和我跟科柯一样多。”

　　格雷姆想了想，说道：“答应帮我处理老托马斯的事情，我只要百分之十五的股份。”

　　保罗不说话了，他和科柯互相看着，都沉默下来。

　　格雷姆急切的说道：“那三次夺金牌，我可都是领队。保罗你该清楚我的实力！”

　　保罗摇摇头，低头走开。科柯叹了口气，走过来温和的对格雷姆说道：“格林博士，你还是回利兹饭店住去吧。虽然你那房间现在多半就跟个大麦克风一样。”他指了指岸上远处停着的一辆黑色轿车，对格雷姆说道：“你还可以让那两个\*送你回酒店，我估计他们至少会帮你叫台出租车。”

　　格雷姆可怜巴巴的说道：“那好吧，要是伦敦的戴维·高邓先生没有明确的反方向命令，你们会帮我处理老托马斯的事情吗？还是百分之十五。”

　　保罗站住脚，回过头来和科柯对视了一阵，最后两个人一起点了点头。两人一起走到格雷姆身边，三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倒映着灯光的黄浦江上，1艘白色的小游艇，张着船帆，向那栋灯火辉煌，造型怪异的大楼方向敏捷的滑去……

　　1917年2月12日，凌晨6点，上海。

　　敲门声持续了几下，停下，然后又怯生生的响起。很有规律，三短一长。其实，在第一下敲门声后，床上的人就将右手伸进枕头下面，这时候他还没醒，这仅仅是种习惯。大概是敲门节奏声让他迷迷糊糊意识到没有危险，他的手从枕头下缩回来，继续闭眼睡着。

　　床上的人终于忍受不了持续的敲门声，从被子里爬起来，疲倦的走到门口，问道：“出什么事了？”

　　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丁先生，有人来拜访您！”然后声音压得更低的说道：“是陶先生……他还带了位先生。”

　　站在门内的男人看了看墙边的座钟，差点想骂人，但他很快就忍住了：不打电话就敢在6点钟直接登门拜访，而且还让管家不得不来叫醒自己的陶先生，满上海滩只会有一个。

　　陶斐然和吴剑峰站在客厅内的墙边。指着墙上的油画，陶斐然对着吴剑峰低声讲述着这些画的来历，还有价格。没睡几个小时，可昨天还坐了好长一阵飞机的吴剑峰的精神非常好。倒是陶斐然，满脸的倦意。

　　“陶先生，稀客啊！”丁震浩穿着法兰绒的睡衣，打着哈欠从楼上下来。

　　陶斐然转过身，笑着说道：“得了，昨天中午咱们还一起吃的饭呢！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顶头上司，北京总公司的吴副总……”

　　吴剑峰急忙打断了他的介绍：“不，我只是总公司一个部门的副经理。吴剑峰。丁先生我是久仰大名，今日贸然登门，失礼之处还请多多原谅啊！”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很是淡然，一点不好意思的意思都没有。

　　对面这个看上去也就30岁出头，个头中等，相貌斯文的男子听到他的身份后，愣了一下，接着笑着说道：“那您也是老陶的上司。荣幸啊！请坐，请坐。”他指了指洛可可风格的沙发，边笑着走过去，边漫不经心的说道：“贵公司的刘副总经理上次来沪上，我倒是有幸陪了他一天。刘先生最近还好吗？”

　　吴剑峰坐到沙发上，谦逊的一笑：“哪里哪里，我知道丁先生是见惯大场面的。在下也就是个在公司里打杂的。以前倒是干过那么十来年市场工作，都是负责海外市场的开拓。中间还干了段技术活。没什么出息，让丁先生见笑了。”

　　丁震浩打量着面前的这个50岁上下的男人，突然就大笑起来：“哈哈，我这一大早被叫醒来，懵懵懂懂的，口无遮拦，倒叫吴先生见笑了！要是吴先生不嫌弃，以后就叫我震浩如何？”

　　吴剑峰看着陶斐然，怪怪的一笑，轻声说：“人都说沪上丁震浩少年老成，我原先不信，今日一会才知真是闻名不如相见啊！惭愧，惭愧！你真应该早点介绍我认识。”

　　陶斐然急忙说：“呵呵，现在见面也不晚。对吗？小丁。”他看着丁震浩，脸上一点笑意也没有。目光死死的盯着对方。

　　丁震浩急忙欠起身，双手端起管家早就放在自己面前的茶杯，冲吴剑峰笑着说道：“吴大哥，小丁能认识您，真是三生有幸！做为一个生意人，我最敬佩的就是您这种为国家做大贡献的人。若是不嫌弃，今后您就叫我小丁吧！”

　　吴剑峰动也不动的看着端起茶来的丁震浩，脸上慢慢的浮现出了笑意，终于，他端起茶杯对着丁震浩示意了一下，接着喝了一口。放下茶杯时，他淡淡的说了句：“丁老弟，饮水思源。发财了不要忘本，更不能忘了国家。”话说得语重心长。

　　丁震浩等吴剑峰放下了茶杯，这才将自己手中的茶杯轻轻的放下。他站起身，走到客厅门口，对着门外垂手站着的管家低声说道：“去，去厨房叫他们做早点。”

　　管家会意的掩上客厅的双开门。丁震浩这才走回到沙发前，冲着沙发上的两个男子一抱拳：“有什么事需要我出力的，还请两位大哥明示。”

　　吴剑峰笑着指了指沙发，说：“丁老弟，你现在也是上海商界的青年才俊了，不要搞得这么江湖气。来，坐下来，咱们一块商量点事……”

　　恰在这时，楼上突然传来一阵萧声，吹得是《海潮曲》，客厅里的男人全愣住了。

　　丁震浩急忙歉意的说了声：“这是舍妹不懂事，我去骂骂她。”说罢，他向楼上跑去。

　　吴剑峰诧异的看着陶斐然。陶斐然苦笑一下：“是雨辰小姐……”看到吴剑峰怪异的表情，他急忙悄声补充了句：“真是当妹妹养，和谣言大不一样。”

　　吴剑峰不以为然的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照片，扔在桌子上，说：“等一下还是陶站长你来介绍情况吧。该让他知道的都说清楚。总之，今天中午以前，上海滩的各个角落都得翻动起来！”

　　每张照片上都是托马斯·莫兰特一脸的傻笑，背景是海关的过关通道。

　　1917年2月12日，早上8点19分，北京。

　　独孤玫这天早上起得很早，此刻她已经打扮完毕。她站在镜子前，最后一次检查自己的形像。宛如一个即将上决斗场的女骑士，正在检查自己的装备和铠甲。

　　镜子里照出她那张略微化了点淡妆的面容，还有身上那身比通常尺寸略微小点的黑色职业套装。真的只是略微小点：上衣的衣领向下了点，正好可以看见乳峰最上端的那丝弧线。裙子的下端也短了点，正好到膝盖上2寸处，将她健美的大腿的下端线条露出了一点。加上裙子裁剪的弧度，将她那双大腿和胯部的线条完美的包裹出来。膝盖下是一双黑色的高跟皮靴，皮靴和短裙下摆之间露出浑圆平整的膝盖和一截雪白的大腿，让她的模样带着一种很怪异的感觉。

　　香水味是否太淡了点？她很快否定了自己的这个疑问：金惠临已经被关了这么些日子了，他现在应该对香水味很敏感。早上8点多的男人，昨晚临睡前又吃了些高热量的食物，哼哼……独孤玫对着镜子轻蔑的冷笑了声：她可是见过不少平素外表一本正经的男人，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是如何的低三下四，又是如何的象狗似的乞求哀怜。男人这种雄性动物，哼哼……她的身体内升腾起一种战斗前的燥热。于是，独孤玫对着镜子里冷艳的笑了笑，转身向房门走去。

　　专案组的老冯慌张的抬起手正要敲独孤玫的房门，门被独孤玫从里拉开，老冯差点将手敲在独孤玫的脸上。独孤玫条件反射的将身子侧过，双臂同时已经封住了面门，右腿一蹬就准备给对方腹股沟一个侧顶。看清楚是老冯后，她的身姿立刻恢复了正常。低声问道：“出什么事了？老冯。”

　　老冯被她刚才迅猛的动作吓得脸色更加难看。好不容易平复了剧烈的心跳，老冯偷眼看了看独孤玫的打扮，立刻跟做了贼似的低下脸去，嘴里含糊的说道：“金惠临发高烧，晕过去了……”

　　独孤玫快步赶到金惠临昨晚入住的房间内。她看见在豪华的大床上，金惠临面色惨白，双眼闭着，身子不停的打着哆嗦。旁边那个负责昨晚看守的年轻特工张慌失措，正想办法用湿毛巾敷金惠临的额头，试图给他降温。

　　独孤玫大声问道：“怎么回事？”

　　年轻的特工恨恨的说道：“这个腐化堕落的家伙，昨晚竟然不盖被子，自己用手……真不要脸！”

　　独孤玫走到床前，一把掀起盖在金惠临身上的棉被，往下若无其事的看了看，脸色微微一变。她面色阴沉着松开棉被，让棉被重新落回到金惠临的身上，猛地扯去金惠临额头上敷着的湿毛巾，对那个年轻特工厉声说道：“不能再让他碰冷的东西！去！快去找条干净的内裤来给他换上！让厨师立刻做羊肉汤，快！”

　　年轻特工跑出去后，老冯叹了口气，说：“他肯定是昨晚猜出了您准备用什么招数，所以一晚上都没睡……”

　　独孤玫紧皱着眉头，低声说道：“老冯，快去找医生来。他这种情况搞不好终生都会落下毛病。”

　　等老冯快步离开，独孤玫弯腰看着金惠临那张虚白的面孔，轻轻的，用不包含任何情感的腔调说了句：“想不到，你还真他妈的是条汉子……”

　　1917年2月12日，上午11点36分，上海。

　　坐落在外滩大道和南京路交汇处的华懋饭店，有着号称全上海最好的江景餐厅。此刻这家位于饭店顶层的餐厅里坐得满满的，没有预订的客人都被服务生彬彬有礼的挡在门外。

　　餐厅的大堂里，靠近窗户那边，站了很多客人。大伙手里多半都举着望远镜，仔细看着江面上。还好，这家高档餐厅里的餐桌并不多，所以客人们都能在窗边找到观看游艇比赛的位置。而且对更有身份的客人来说，餐厅里边那十来间临江的包间，才是他们观看的地方。更别说，还有一些人干脆早早将今日临江高层的酒店房间租下，自己一家其乐融融。但包租酒店房间的，多半是华商或犹太商人。前者是自矜身份，不愿让人瞧见自己家的女眷和一帮西人在一起；后者是奉行财不外露的祖训，不愿让别人从中发现自己的身价几何。

　　开埠虽然已久，但沪上如赛帆船之类的体育活动，参与的往往还是外国人居多。本地人喜欢参与的，多半还是跑狗赛马之类的。今天在这家餐厅里观赛的，大多都是欧裔人士，偶尔有几个黄色的面孔，那也多是平素生意上和西人往来比较紧密者。

　　所以，当一帮身穿黑色西装的中国男子涌出电梯，成双成对的一直站到餐厅门口时，看见这场景的外国人都露出惊异的表情。稍顷，另一部电梯也到了这个楼层，随着叮当一声电梯声，两个黑衣男子在电梯门半开时就钻出来，分列两旁，用手挡住电梯的拉门。大开的电梯门内，丁震浩肩披黑色的英式薄呢大衣，敞开钮扣，胸前挂条雪白的围巾，架着副圆形小镜面的墨镜，大背头上油光可鉴的笔直站立着。等电梯间的某几位西人女性不由自主的发出惊叹后，他这才迈步走出。从电梯向餐厅门口走去时，他的身体故意微微有些倾斜，这样就可以使他胸前的白围巾，及其大衣的下摆在行进时有种飘动的感觉。

　　餐厅门口的一位领班急忙神色不安的上前迎接。不等他为难的多说什么，丁震浩轻轻的“嗯”了一声。随着这声“嗯”，那些最先出来站班的黑衣男子们都纷纷重新涌回电梯，只剩下两名黑衣男子站在他身后。这时，有心人才发现：这两名陪伴丁震浩一起坐电梯上来的男子，穿着不是黑西装，而是黑色的小立领“国父装”，并也挂着白围巾。只不过他们的围巾都窄而短，刚刚近国父装的下摆，而丁震浩的白围巾则又宽又长，一直落到膝上几吋处。

　　领班长舒了口气，恭恭敬敬的在前面带路，引着丁震浩和他的2名跟班穿过餐厅的大堂，向里边的包房走去。站在窗前的人们都放下望远镜，看着这个场景。突然，有个欧裔年轻人兴奋的冲上前去，嘴里用娴熟的中国话叫着：“丁先生！丁先生……”

　　被丁震浩的一名跟班用胳膊拦住时，这名年轻人继续大声喊叫道：“丁先生，我叫邓肯！我有份很好的商业计划书！这个生意最适合您来投资！我们都会发大财的！”

　　丁震浩脚步毫不停顿的走着。这名欧裔年轻急了，又大喊了一声：“这笔生意对中国也很有好处！”

　　话音刚落，丁震浩略微顿了顿，头也不回的将一张名片随手弹向后上方，嘴里低沉的说了句：“跟我秘书约时间。”

　　那个年轻人一直到名片落地后，才抓住它。他不管周围其他客人鄙夷的目光，挥舞着名片向餐厅门外冲去，嘴里大声用英语喊着：“我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要打电报给妈！”

　　留了名手下站在走廊里，走进包间后，丁震浩拿起早就放置在窗台上的望远镜，看着江面。等餐厅服务生送完茶水出去关好门，丁震浩低低的说了声：“回头把那个小洋鬼子给换了！越演越假！他当这些商场上混的洋人是那些乡下土包子啊！”

　　“是啊。”跟他进来的那名手下发愁的说道：“以前演完这出戏，马上就会有小生意人过来给大哥你递名片，可今天看来是不会有人了。”

　　丁震浩打了个哈欠：“嗯，在上海滩混，没有几下子绝招是混不下去的……烂鱼网都准备好了吗？”

　　他的这名亲信叹了口气：“鱼网倒是都准备好了，可原来的人手又抽了几个去各个码头拿照片找那位亲戚……”

　　丁震浩随手将望远镜递给手下，自己走到沙发前坐下，将双脚搭在茶几上，说：“也不用各个都用鱼网，只要在返程时照看好那几艘最快的游艇就好了。找亲戚的事还得抓紧，有些人我们是永远都不能慢怠的。”

　　“真是便宜那两个洋鬼子了！”亲信拿着望远镜看着下面的江面，恨恨的说道：“他们今天不知不觉的就能跟着大哥你大发一笔！”

　　丁震浩拿下墨镜，闭着眼笑了笑：“这也是他们俩的命……上次他们的那个主意多好，呵呵，弘扬我中华之武术雄风。上头的大佬们都夸咱们玩得漂亮！”

　　门外把守的手下钻进来，低声说道：“大哥，东方快车公司的陈总在外面，说要见你。”

　　丁震浩听到这话，睁开眼正想说什么，就见包间门被人大力的推开！随即，一个中年男子大步走了进来，不等丁震浩起身，进来的男子就猛的拉过一把椅子，坐到他的对面，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丁震浩一摆手，制止了自己那两名正有所动作的手下，抬脸看着前面这男子，微笑着说道：

　　“陈大哥，您用不用给小弟来这套啊？”

　　对面的男子指了指门，眼睛没离开丁震浩的脸，说：“让你的兄弟出去，我有话跟你说。”

　　丁震浩看着对面这位昔年据说也有过一阵江湖经历，但很快就被巨硬公司收罗去，现在已经是巨硬旗下东方快车公司总经理的男子，镇定的挥了挥手，示意手下出去。但他整个身体依然是斜仰着的，显得很放肆。

　　等2名手下出去，门又被紧紧关住后，丁震浩立刻爬起身对着面前这男子一拱手：“陈大哥，不知道小弟是哪里得罪了您？您这么生小弟的气？您要是有什么想教导小弟的，只管说就好了。”

　　“别叫我大哥，我不做大哥已经很久了。”对面男子很不耐烦的说道：“叫我名字，要是不愿意，那就叫我陈总！”

　　“陈总。”丁震浩拉过一把椅子，坐在男子对面，诚恳的说道：“您知道我也就是混着做做生意。这年头，不装点样子出来，镇不住下面那些白相人……”

　　陈总不耐烦的打断他：“你是装样子唬人，还是扮猪吃老虎，这些我都不管。我只是问你一件事：是谁？什么时候？以什么条件把那些照片给你，让你派手下四处找这人的？关于这人，你知道多少？”说着，他将一张托马斯·莫兰特的照片从怀中取出，在丁震浩面前晃了晃。

　　丁震浩瞪大了眼睛。陈总冷笑了一声：“你别瞪眼！这照片是我上午刚从你的某个手下那儿拿过来的。他领人在我们公司的服务厅里瞎晃，我只好让人帮你教训教训了他！”

　　丁震浩鼓了两下掌，大笑起来：“太好了，陈总出手帮我教训手下。那是不是陈总当打工皇帝当烦了，准备出山再战江湖？好啊，我姓丁的第一个报名跟您当小弟！”

　　陈总冷冷的看着他，低声说道：“我知道官面上你有些关系，也听说你最近和军方的人在做些大生意。可你信不信，我只要说动我的老板，最多一个礼拜，就能把你从上海连根拔起。”

　　丁震浩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低声回应道：“磁器不跟瓦罐斗，您不会废那麻烦收拾我的。您当年也在道上走过，您该知道在这上海滩上，这些脏手的生意总是要有人去做的。把我废掉不难，可总有人会再杀出来抢这些生意。什么都不会变，只是会再乱一阵子。我相信您陈总跟随的人是够胸怀的人，他肯定不希望上海滩出大乱子。”

　　陈总看着他，平静的说道：“那你告诉我答案，我就不为难你了。至于你爱听谁的话做事，那是你自己的事。”

　　丁震浩摇了摇头：“我不能告诉您，陈总。我要说了会更倒霉。这世界上没有两个人都知道的事能瞒一辈子的。不过，这个英国博士托马斯·莫兰特我只知道他涉嫌杀了人，现在在往上海跑，可能今明两天就到。有人不喜欢看见他在外面晃，让我找到人就给消息。我能说的就这么些了。”

　　陈总笑了，站起身来：“那好，有他消息的话给我也知会一声如何？别的话我就不逼你说了。”说着，他将那张照片轻轻的拍在桌面上。

　　丁震浩看了眼仰面沉声说道：“那好，麻烦您也告诉我，关于我和军方做生意的谣言，您是听谁说的？”

　　陈总走到门口，转身说道：“好啊，你答应我，我就告诉你。”

　　丁震浩想了想，摇摇头：“算了，万一您说的又是位我惹不起的人，那我不是自找麻烦吗？我不想知道了。”

　　陈总点头称许道：“有人一直在我面前夸你聪明，我一向都不以为然，今天我必须得承认你确实聪明。丁先生，听我说句话：这年头正如你所说的，总有些脏手的生意需要人去打理，可你记住：黑道上的路快爬到最高的时候，也就是快走到头的时候。别信那些当官的人给你许的诺，你知道他们的秘密越多，你丢命的可能就越高！”

　　他拉开门出去了。丁震浩站起身来，走到临江的大玻璃窗前，双臂分开用指尖撑在玻璃上，眼睛茫然的与其说是看着下面，莫若说是看着玻璃上倒映着的自己的脸。身后门又开了，有人悄步进来。丁震浩没有回头，用不耐烦的语气说道：“我没叫你们进来……”

　　“阿拉就是要进来厄，看看侬有啥办法喔！”身后一个清脆的女子嗓音响起。丁震浩脸上浮现出笑意，慢慢转过身来，看着面前俏皮的噘着嘴的姑娘。穿了一身火红色旅行装的雨辰没有理睬他，而是走过去拿起桌上的望远镜，跳到窗户前好奇的往下看着：“老丁啊！你今天又准备让哪艘船赢啊？我看看是不是也押点。”

　　丁震浩伸手从桌上拿起杯马蒂尼酒，回到窗前，斜倚在窗户边上，手里端着酒杯，看着正端着望远镜的雨辰。他伸过手去，疼爱的用手把雨辰散落在白皙面额上的一绺黑发拢到耳后，同时温和的说道：“你不在家好好睡觉，跑到这乱哄哄的地方来干什么？”

　　雨辰看着下面的江面，嘴里乐呵呵的说道：“老丁啊，本姑娘要发达了！刚才公司打电话来，说阳大导演要请我去陪姚莺然拍广告片，下午就要出发去苏州。明天拍一天，明晚回来！我来知会你一声。怎么样，本姑娘厉害吧？”

　　丁震浩用左手的小拇指指尖轻轻的抚mo着马蒂尼酒杯边缘上的绿樱桃，嘴角挂起一丝真诚的微笑：“我从来对你的实力都很有信心……”

　　“那个老漂亮的洋帅哥是谁？真漂亮！以前怎么没见过？”雨辰大声嚷嚷着：“让本姑娘看着流口水啊！”

　　雨辰的镜头里，格雷姆·格林站在游艇后部的舵台上，一手抓着舵轮，另一只手挥舞着对艇上另外几个人大喊着什么。他穿着一身剪裁合身的白色运动服，胸口处敞开着几粒钮扣，显露着他健美的胸肌。

　　丁震浩嘿然一笑：“我妹妹动春心了？报艇名给我，我回头把洋帅哥帮你拎过来。”

　　雨辰已经将望远镜挪向另外一个方向：“得了，我只不过是见色心喜。我可不打算找洋人上chuang。和谁上chuang也不能和洋人上。这是原则。”

　　丁震浩痛心疾首的说道：“啧啧，这是新一代最有前途的女歌星该说的话吗？堕落啊！”

　　雨辰放下望远镜，正想反唇相讥，就听见江面上远远的传来一声炮响。12点整，游艇比赛开始了！

　　雨辰将望远镜放回到桌子上，手背捂着嘴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接着说了句：“这胖洋人是谁啊？又是欠你钱的人啊？”

　　丁震浩愣愣，看到雨辰正看着托马斯的那张相片，就走过去将相片放回自己口袋，不耐烦的说道：“我的这些烂事你最好别问――你去哪儿？”

　　“两个多小时的闷蛋比赛，本小姐我可没兴趣看。我得回公司去准备一下，下午就要跟姚家班去苏州了！”

　　丁震浩拿起望远镜，叫住了要出门的雨辰：“雨辰，回头你还是搬到我给你买的那套花园里去住吧！多大的姑娘了，老和我这种流氓在一起，也不怕嫁不出去！”

　　雨辰回头冲他做了个鬼脸，先用上海话骂了句：“滚侬格五香茶叶蛋！”然后改为国语：“老丁，别以为我不晓得你，你不就想把我赶出门，你好天天换女人嘛！”说罢，她出门走了。

　　丁震浩苦笑了一下，走回窗前，拿起望远镜继续看着江面刚刚开始的比赛。他的一名手下亲信敲了敲门，然后疾步走进来，走到他身旁后轻声说道：“伊犁的那个方石头刚到上海，现在找到公司写字楼，说要见大哥你。”

　　丁震浩惊异的挑起一边的眉毛，问：“他还来见我干吗？当年的事情我们给过他钱了啊！”

　　“他的场子被人挑了，还伤了只手腕……”

　　丁震浩听到这儿，立刻说：“给他点钱，赶他走，说我没时间。要是他敢乱说话，那就按规矩办！”

　　手下愣愣，急忙补充道：“刚才在公司门口，三名不认识他的兄弟想赶他出去，都被他打翻了！”

　　“嗯。”丁震浩沉吟了片刻，说：“先找个地方让他休息，再请个高明点的医生给他看看。说我这边的生意做完就去见他。”

　　就在这家餐厅下面那层楼面，一套豪华的大套房内，一个老人坐在临窗的沙发上正用安置在支架上的大倍数望远镜津津有味的看着江面上的比赛。刚刚在上面威风过的陈总恭敬的坐在沙发后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副小小的望远镜，眼光却定在老人的脸上。

　　老人把脸从望远镜后挪开，靠在沙发上，神情愉快的说道：“都远了，看不清了。陈总经理，你猜猜谁会赢？”

　　陈总尴尬的笑了笑：“帆船这玩意我不太懂。”

　　老人抬手吃力的揉了揉自己的脖子，嘴里嘟囔道：“你们这帮家伙，就知道崇拜机器的威力。告诉你们吧，这种原始的航海技术才是人类精神的体现……唉，说了你们也不懂。给基金会打个电话，说我让他们研究一下在中国推广发展帆船运动的方案，尽快报个预算出来。不要成天就想着帮我省钱，以为光省钱不做事我就会高兴吗？”

　　一直安静的坐在客厅角落的小桌前，低头处理一叠文件的中年男秘书听到后，应了声：“史先生，我这就去处理。”他站起身出到外面的套间去打电话。

　　老人又呼哧了几下，然后慢慢的说道：“小陈，那你肯定是那些人找这帮流氓出来找人吗？上海这下热闹了！你有什么计划？”

　　陈总低下头，轻声说：“史先生，我觉得我们卷入这件麻烦中实在不明智……本来盯着您这份家业的人就不少，我怕……”

　　老人冷笑一声：“那他们也得有能吃下去的胃口才行！小陈，你不要总替我家里担心。你应该知道，这世界上有些恩是不能不报的！我当年有什么？这份所谓的家业还不是一手一手干起来的！子孙不如我，留钱干什么？子孙若如我，留钱干什么？张老部长的病情怎么样了？”

　　陈总叹了口气：“还那样，医生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老人长叹一声，仰靠在沙发上，慢慢晃动着脑袋，嘴里喃喃说道：“故人啊！这就叫故人啊……”

　　房间里陷入一片沉默。秘书轻步走进来，一直走到沙发后打破了沉默：“史先生，基金会的电话已经打过了。”

　　史泽方从沙发上慢慢费力的想站起来，他身旁的那两个男人都站在一旁担心的看着，可谁也不敢上前扶他。终于，老人站在了沙发前的地板上。他手搭在那只支架上的高倍数望远镜上，呼哧了几下，大声说：“记录一下。”

　　秘书急忙掏出小记事本，拿好笔等待着。

　　老人眼睛里露出异样的神采，大声说道：“一、我，巨硬集团董事会主席史泽方，已经在即日内批准了巨硬控股的东方快车公司陈总经理的辞职申请，并提请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认可；二、从我的史泽方基金内拨款一百万元到陈总的私人账号，该笔款项划拨要求保密，并让相关负责人保证日后随时按同样方式划款的需求；三、即日起我史则方向董事会提出休息申请，请董事会和各位股东谅解我几十年来从没有度过规定休假的心情。记录完毕。”

　　陈总刚开始听着，还有点面带困惑，但听到后来就已经全明白了。等老人说完，他走过去对老人说道：“史先生，我会办好这件事情的。您放心。”

　　老人摇摇头，拍了拍他的胳膊，低声说：“尽心去做就可以了，成败还须看天意。”

　　秘书犹豫的说道：“史先生，股票市场……”

　　史泽方笑了：“大伙都得开始适应没有史泽生的巨硬集团了，适应得越快越好！”

　　在这间套房的旁边，更靠近楼的另一边那边，一套小点的豪华套房内。一名20岁左右的中国青年男子，唇红齿白，相貌英俊，脸上的眼镜让他的相貌中平添了几分文雅。他正举着望远镜，站在窗户前，努力向吴淞口方向看着。在他身后的客厅内，那扇通向卧室的门是反锁着的。

　　反锁着门的卧室内，斯佳丽·斯泰德夫人脸上贴满了不知名的植物碎片，头上裹着毛巾，仰躺在巨大的床上打电话，随着她的脚尖晃动，一只中国苏绣风格的绣花鞋在她脚尖上不断晃荡。

　　“……嗯哼，我相信上海这下会非常热闹的……噢，德拉诺，我们帮过他，他应该会相信我们的……对，关键是有的人已经把他逼到了绝境……嗯哼……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好的，不和你聊了，我已经听到安娜在电话旁生气的喘息了！哈哈哈……好的……代问俱乐部的会员们好……给特德叔叔问好，说我想念他的胡萝卜沙拉……好的……再见！”

　　她挂断电话，踢飞了脚尖上的绣花鞋，活动了一下脖子，然后起身走进洗手间。

　　清洗完脸上的护肤品，打开锁，从卧室里出来后，斯泰德夫人亲热的叫道：“我亲爱的徐，比赛进行的怎么样了？你高兴吗？”

　　那个姓徐的青年笑着用纯熟的英语说道：“非常棒！今天的天气真是一个适合驾船出海的日子。我真希望自己也在那些游艇上……旁边当然还有你。我们一起去海上，让游艇将烦恼的思绪碾碎，用爱鼓起我们快乐的船帆……”

　　斯泰德夫人高兴的扑进几乎和自己个头一样高的年轻人怀中，幸福的叫道：“你真是太浪漫了！我的诗人！我会给你买艘游艇的。今天就买……”

　　窗外，天空中只有几朵白云浮过，天色蔚蓝。这是上海，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实际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魔都，自1917年元旦以来，第一个可以看见蓝天白云的日子……

围释15

更新时间2006-6-4 10:32:00 字数：21600

　1917年2月12日，下午2点51分，上海。

　　这家位于愚园路，由一个不算大的花园，一栋不算高的主楼，以及主楼后面三栋很普通的小洋房构成的会所，在上海应该不很出名。以往来这里消费的客人，主要是一些各地来上海旅行的小商人，以及家底殷实的本地普通市民。向有需要的客人提供中医按摩的是几个从江西请来的盲人男子，会所里端茶送水的也是一些姿色平庸的大龄女人。

　　可能是因为没什么漂亮女服务人员的原因吧？要不就是营业环境装修太一般？总之，在上海混得开的人物都不会来这。要是偶尔有人请上海的消息灵通人士到这里来消费，也都会被他们立刻微笑着谢绝。通常在上海官场上混的人们，甚至会在交谈中刻意回避愚园路这家小会所的名字。

　　普普通通的小会所花园内，从大门一进来20来米就是主楼。三层的主楼是会所平日的会员活动中心，餐厅、咖啡厅、阅览室、棋牌室、台球厅……自然，按照上海目下的消费习惯，在地下室还顺理成章的有间不大、但却设施还算齐备的桑拿房。

　　不过从今天早上开始，小会所这栋主楼内外就开始忙碌起来。花园的大门时不时的开关，让一台台汽车进出。一些身著各类服装的男男女女或是从汽车上下来，快步走进楼内，或是从楼内小跑出来，上车离去。要不是大门口放置的那块“内部装修，暂停营业”的牌子，以及门口板着脸的2名保安的阻挡，如果谁能进得来他就会吃惊的看见：在今天的会所花园里，一名挎着菜篮的中年保姆可以对着一位低头的小开指指点点，厉声呵斥！或者一名背着工具的垃圾工可以和一位夹着高档公文包的银行高级文员一起同车离去，而且上车时还是那位高级职员给垃圾工开车门！当然了，在这种梦幻般的情景内，某个坐着轮椅被人推进会所内的残疾人士，在大门关好后，突然从轮椅上跳下，敏捷的跃上楼前台阶的行为也就不算什么了……

　　二楼原本用来当餐厅的大厅内，此时椅子大都被堆到了边角上，中间腾出的空地上用餐桌拼出了一张大的条案，条案上铺着大比例的上海及周边部分地区的城区交通图。几名工作人员在条案前忙碌着，或整理刚刚收到的消息，或拿着电话筒和其他地方的人员联系。

　　吴剑峰坐在离条案稍远的地方，一边心不在焉的往嘴里划拉着一碗米饭，一边听上海总站的余副站长给他介绍最新情况。小桌上的托盘里放着一荤一素两碟简单的菜。

　　“……我们的人跟着姚家班到了苏州的话，江苏站将派人手进行配合。南京总站的人手吴局长您看要不要往苏州方向调配一下？江苏站不少人马最近下去无锡、常州了，据说那边的业务压力很大……”

　　吴剑峰摇摇头，咽了口饭，说：“不要，南京总站把自己的事干好就行了。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在上海。百川入海。王佐最终还是要进上海的！我们盯姚家班，除了怀疑姚和王佐有关联，主要也是因为姚家班明天晚上就要回上海……”

　　一名助手放下电话跑过来报告：“领导，9号报告说，那位陈总可能是发现了我们的跟踪，他摆脱掉我们的监视了！”

　　吴剑峰急忙扔下碗筷，走到条案前大声问道：“他在哪儿失踪的？”

　　“闸北！”那名助手跑过来后，飞快的指点了一下：“就在这片……我们陶总站长正好在附近，他已经领着人赶过去了。”

　　“晤……”吴剑峰沉吟了片刻，突然提了个毫不相干的问题：“中午的游艇比赛出结果了吗？”

　　周围的人都愣住了。余副站长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抬头大喊：“谁知道中午黄浦江上面游艇比赛的结果？”

　　大厅的另一头，正坐在台收音机前忙碌的一位小伙子大声笑着回答道：“冠军是那几个英国佬的‘鳟鱼号’！本来他们是第三，可第一和第二快到终点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撞一块了……”

　　“知道了！”吴剑峰挥挥手，接着他摸了摸自己的衣袋，愣了愣，随后对余副站长低声问道：“你身上带钱了吗？先借我十块，晚上我还你。”

　　位于这幢楼地下室的桑拿中心内，这天下午格外的冷清。中午以后，只有倪小峰一个人在这里健身。

　　只穿着件运动短裤的倪小峰做完最后一组快速负重深蹲，喘息着看了看墙壁上的挂钟，很不满意的摇摇头。他对一直站在角落里的，今天桑拿里唯一那名服务员示意了一下。那名中年服务员急忙小跑过去，帮他把背后40公斤重的杠铃取下。

　　浑身大汗的倪小峰走到毛巾架子前，脱下被汗水浸透的运动短裤，扔在一旁，随手拿起条大毛巾向干蒸的木头小房内走去。中年服务生拿着他脱下的短裤，向更衣室内走去，正好和匆匆下楼来的吴剑峰迎面相遇。

　　吴剑峰问了声：“倪经理还在吗？”

　　中年服务生脸上陪着笑，指了指里面。他帮吴剑峰换了衣服，又拿着运动短裤去清洗。这几天大部分工作人员可都放假了，留下来的都是组织上最信任的人。一定得服务好执行正式任务的领导们，这就是他们的光荣职责。

　　吴剑峰同样赤裸着围条浴巾进了雾气腾腾的桑拿房，对闭目享受高温的倪小峰说了句：“嗬！又这么高的温度啊？”

　　倪小峰笑了笑，让开了点木架上的位置，抄起木勺又往烧红的石头上浇水。吴剑峰不再说什么，爬上木架，坐下来也闭着眼开始忍受高温水气的蒸腾。

　　终于，倪小峰下了木架，推开木屋小门，大步向冷水池冲去。“扑腾”一下，冰冷的清水将他掩没。许久许久，他才伸出上半身来，大吼了一声。接着，他出了冷水池，走进一旁的温水池里，开始闭眼休息。

　　吴剑峰这时才走出桑拿的小木屋，不紧不慢来到温水池旁，逐渐将身体泡进温水内，嘴里笑着唠叨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岁月不饶人啊！”

　　倪小峰闭着眼微笑了一下。

　　吴剑峰把身子都埋在水中，只露出头部，说：“抑扬，你赢了！丁震浩果然作了弊。我还是不明白：明明进前三名就可以赢钱的，他干吗非得要这个第一？”

　　倪小峰睁开眼，四处找寻了一下，然后对着离池边很近的一个通风口大喊了一声：“我命令，现在把设备都关掉！”

　　吴剑峰坐起一点，“嘿嘿”的笑起来。

　　倪小峰也笑了，他愉快的问道：“老吴，你猜现在他们关了吗？”

　　吴剑峰往脸上撩了撩水，笑呵呵的答道：“我想，也许本来就没开吧？”

　　倪小峰瞪大了眼睛，半开玩笑的说：“你是行动的总指挥，你居然不知道？”

　　吴剑峰将身子躺平点，双脚脚尖稍稍露出水面，语态轻松的说道：“我是忘记吩咐他们关掉这儿的监听设备了，可他们会不会长点脑，根本就没开呢？”

　　倪小峰从水池里站起，走向淋浴的地方，嘴里打着哈哈说：“呵呵，无论如何，我敢担保，至少现在他们已经把设备关了。”他打开淋浴喷头，把头从水柱下伸出来，对还在池子里泡着的吴剑峰喊了句：“丁震浩这种江湖上血拼出来的主，只要有捞钱的机会，他是不会少捞的。锐意进取，或叫贪得无厌。此等江湖枭雄，往往成于此，亦往往败于此。”头缩回水柱中，倪小峰仰面让脸上溅满水花，大张着嘴，含糊的补充了句：“江湖最难知进退啊！”

　　吴剑峰愣了愣，从水池中慢慢爬上来。走过去木架那边，给自己换了条浴巾，接着慢慢走到淋浴这边。他没进倪小峰隔壁的淋浴间，而是站在倪小峰这间的口上，很认真的说道：

　　“倪局长，过去您屈尊给我当过下级，那时候我处理很多事情都很意气用事。我那时也年轻啊！可现在您给我当领导，我吴某人心服口服。您不但现在是我的领导，以后您永远都是我的领导，我……”

　　“老吴，”倪小峰从水柱下探过身来，在哗哗作响的水声中对吴剑峰沉声说道：“除了在北京准备的伤残军人闹事，你们在上海是不是还做了什么准备？”

　　吴剑峰困惑的摇摇头，低声说道：“连北京的伤残军人准备闹事我都是前天才知道的，李部长亲口给我暗示的。上海……要不然就是李部长给陶安排过什么？上周三，据说陶秘密和李部长见了面，在场的还有一位海军复姓司马还是欧阳的少将。谈的什么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水声哗哗的响着。倪小峰看着吴剑峰那张表情真挚的面孔，两人都不说话。许久，是倪小峰先打破了沉默。倪小峰对吴剑峰认真的点了点头：“老吴，我相信你。当年是当年，那时我比你还意气用事。现在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李叔叔是我爸爸的老部下，我相信他很多事不让我知道肯定是有他道理的。”他轻轻拍了拍吴剑峰的肩膀，因为大家皮肤刚蒸过又都带着水，这两下轻轻的拍击还是在空旷的地下桑拿中心内很大的响了两声。“冲一下就上去吧，要不，别人又会多想的。”

　　倪小峰似乎没有注意到，在他说最后的那点真情告白的时候，吴剑峰抽空向他的手部扫了一眼。当吴剑峰看到倪小峰说话时的手，是虚捏着的时候，他心里顿时轻松了很多。吴剑峰没有说什么，等倪小峰话说完后，他真诚的看着倪小峰，郑重的点点头，走进隔壁那个淋浴隔间去冲洗。等他开始痛快的冲洗时，倪小峰举起自己的双手，举到眼前，无声冷笑着开握了几下，然后他关掉龙头，拿起自己的浴巾，打了声招呼要先离开。

　　“抑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吴剑峰亲热的伸出头来叫他：“厨房今晚上准备了淮扬乡野风味，据说有条十五斤重的大鲢鱼！”

　　“不了！”倪小峰说着进了更衣室：“晚上得去接我岳父。这不是还有任务嘛！”说着，他别有意味的大声笑了几下。

　　当倪小峰在赶进来的中年服务生的帮助下快穿好衣服时，吴剑峰裹着浴巾急急忙忙的跑进更衣室：“抑扬，聊天聊得高兴，我都忘了――这还有你打赌赢得十块钱呢！”说着，他打开衣柜，真的就将刚才借来的10元纸币递给了倪小峰。

　　倪小峰笑着说道：“得，老吴你这么认真，那我就暂时收下了。不过呢……”他从衣袋里掏出钢笔，笑呵呵的在这张10元钱的钞票上做了个记号。“……你老吴敢不敢再和我赌一次？还是赌着十块钱。我赌这星期天北京会刮大风。”

　　吴剑峰回水池间内去，边走边笑着说：“成，我赌星期天肯定不会刮大风。这十块钱你可要帮我收好！”

　　“那你就等着吧！”倪小峰爽朗的回应道。他将钞票折好放进上衣口袋内，冲中年服务员礼貌的点点头，风度翩翩的离去。

　　中年服务员冲他背影说道：“再见！您的运动裤干了后，会给您送回房间。”目送着这位大领导离开，中年服务员心中羡慕的想：这些北京来的大领导真有意思！彼此之间关系这样友好，开起玩笑来那么的轻松。要是自己这个小单位的人际关系也有这么轻松就好了！

　　1917年2月12日，下午4点55分，宁沪高速铁路线。

　　辅都南京和上海之间的高速客用列车每天对开8对。此刻，这趟即将到达苏州站的列车是今天第4班从南京发出的。这条列车线是目前全世界行驶速度排在第2名的铁路运营线路。

　　1870年12月召开的全国制宪大会经过1年又7个月的研讨，于1872年6月初通过并颁布了宪法。在1872年宪法中，鉴于新国家政权与太平天国革命之间的历史关联，以及江浙地区在建国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参照明代的设置，法定南京为中国辅都。据说这也是当时以左宗棠为首的南方籍制宪大会代表们强烈的要求。甚至有一广东才子，此人做为制宪代表为此写下《新两京赋》，热情讴歌这一伟大的民族复兴标志事件。据说，在当时国家主席史秉誉的亲自干涉下，该广东才子几经忍痛，才割舍了《新两京赋》当中的如“灭狄夷兮含泪披发，尽驱鞑虏兮复我中华。”之类带有强烈民族复仇主义的词句。尽管如此，《新两京赋》当中的类似“两京强则中国强，两京雄立则我之大中华雄立。”等口号似的语句依然流传至今，连《新两京赋》本身也成为不少地方中小学校语文课指定的课外欣赏读物。

　　还好，和明代大不相同的，新政权的财务规划中没有留出在辅都南京另设一套中央政府部门的预算，中央政府只是在南京设置了一个“辅都建设规划指导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辅都，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誉称呼。甚至南京人会经常抱怨：辅都在税收、外资、金融等经济政策方面的优惠度，别说和上海比了，甚至连远在岭南边地的香港也不如。上海人对这种抱怨嗤之以鼻：你们倒是琢磨得出来适合自己的优惠政策再说啊！没有专业人才，没有良好的国际商业运行环境，就算给你们优惠政策也没用啊！

　　总之，到了1910年，总人口300多万的辅都南京别说是比不了上海，就连在省会苏州带领下，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的无锡、常州地区都大有风头盖过它的味道。还好，1910年辅都南京地方选举中，获胜的自由党政府制订了旗帜鲜明的南京发展战略：辅都的荣誉不应该成为南京市发展的包袱，放下架子，低头前行。在与上海共同发起，并动员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淮海等省份一起签署了《大长江三角洲发展合作协议》之后，南京迅速加强了和上海之间的合作关系。南京港成为上海港进口物资的货运周转延伸港，同时，南京也开始做上海通往中国内地的商业基地。利用辅都的政治优势，1911年，南京率先全国获得了国家议会批准的“进出口加工保税区”项目，划定在江宁区的“进出口加工保税区”成为在上海的中外进出口企业的投资热门。为了提高和上海之间的人货交流效率，南京还争取到了国家议会的“高速铁路试点路段”的预算，在1913年年初建成通行了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25公里的宁沪高速专用铁路。

　　苏州，是南京上海高速客运列车唯一经停的站。总共不到3个小时的高速行程，南京－上海高速客运列车上因此不设卧铺，只分普通软席位和包厢软席位两种。包厢软席位票价比南京－上海飞艇航线的普通位便宜20%，每位45元。普通软席位每位30元。

　　“……战前，大中华香烟每包两块六，现在每包四块钱。战前，最便宜的长寿牌香烟每包八分钱，现在是两角六分。这说明了什么？”列车上的某个包厢内，著名经济学家厉杰正咄咄逼人的向他旅途中刚刚认识的伙伴，自称是某航空研究中心的工程师莫怀仁问道。厉杰教授是在南京参加完一个学术交流活动，要去上海参加另一个会议。他很高兴，能在旅途上碰到这位混血的工程师莫先生。莫先生显然是个社会学爱好者，他的英语非常流利，这让自诩为经济学大家马歇尔弟子的厉教授很高兴。而且，莫怀仁先生的名字让厉教授觉得有点耳熟，他料定这多半是因为在某个上流场合听过这个名字的缘故。这样的旅途伙伴，厉杰教授很喜欢。

　　“因为战争的缘故，物价大幅度增长……”托马斯·莫兰特看了眼厉杰教授身边那位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助手，怯生生的回答道。

　　“这是表相！更本质的是什么？是什么？”厉杰推了推他的眼镜架，继续追问道。战争爆发前，厉教授只不过是中国经济学者中较出名的一位，随着战争的爆发，率先鼓吹“战争经济学”的厉杰成为最出名的经济学家。据传闻，他已经开始介入政务院重大经济政策的研讨和制订。他的学术态度，就和他的学术理论阐述方式一样，比较喜欢力量的体现。

　　“这个……”托马斯想了想，吞吞吐吐的说：“高档的香烟涨幅比低档香烟要低，这是不是意味着不同阶层的人承受的战争成本有差异？”

　　“这还是现象而不是原因！”厉杰教授说道，但脸上已经露出了赞许的微笑：“不过这已经是深层的结构特征了，你再想想。”

　　托马斯尴尬的样子，惹得厉教授的女助理咯咯的笑起来。她亲热的拉了拉厉教授的袖子，语气嗔怪的说：“厉教授，您别难为莫先生了，人家是造飞机的。”

　　厉教授看了眼女助理，愉快的笑起来：“好了，莫先生，你只是个经济学爱好者，我就不为难你了――这种高档烟价格涨幅没有低档烟价格涨幅高，是目前社会资源分配趋向合理的表现！抽最低档香烟的是收入最低的人群，他们对物价的心理承受能力反而高。只要某种香烟的单位消费价格还在他们的整体经济能力承受范围内，他们就会接受。而抽高档香烟的人群……”他举了举靠窗小桌上的半包“大中华”香烟：“……譬如你我之辈，消费取舍更趋向合理，如果某个牌子的香烟价格涨幅太高，我们就会选择其他品牌的香烟，甚至选择抽价格相仿的进口烟。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选择余地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选择余地小，因此在承担战争成本方面，前者是单位绝对值高，后者是单位相对值高，这是社会资源配置合理化的一种必然趋势……”

　　托马斯有点头晕，他不知道这是不是被厉教授一根接一根的香烟给熏的。他茫然的问道：“这难道不是一种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人群话语权差异的反映吗？”

　　“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这是老子总结的。”厉杰微笑着说：“欧洲有个激进派的经济学者说过：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就是现实。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以提高社会整体生产效率为前提的。在这个过程中，穷人势必要牺牲更多的利益。虽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罪过，但从社会整体发展上来看，这是必须要支付的成本。因为以资本为度量标准来进行社会资源配置，是人类目前所能寻找到的最合理的配置方式。”

　　“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这也是老子说的。”托马斯不服气的反驳道：“一个良好运行的社会，它的发展方向还得让这种差异逐步缩小而不是扩大……”

　　厉教授打断了他，严厉的反问道：

　　“问题是，谁能是圣人？！”

　　火车开始进站了，车速开始明显降下来，包厢内只能听到“哐当，哐当”的顿挫声。

　　“我……我去欧洲开会的时候，听过一个说法：善待穷人，是富人们保护自己财产和安全的最好办法。”托马斯嘀咕道：“这些都是我不太懂的。我想，凡事都应该有个尺度吧？我需要去站台上走走，教授。”他逃也似的打开头顶行李箱箱盖抓起小皮箱离去。这两个小时的“富人经济学”讲座，他觉得自己都快崩溃了，感觉上仅次于被人追杀。就算在伦敦的上流社会，如此赤裸裸 “劫贫济富”经济理论的宣扬，都会让那些最为富不仁的女士先生们退避三舍。

　　等托马斯出去后，厉杰教授叹了口气，对女助理说道：“唉！看见了吗？我们最精英的、最国际化的工程技术科专家，也普遍在社会经济学方面受东方玄学的影响。精英阶层缺乏正确的共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最大的问题。”说到这里，他又重重的叹了口气：“唉！有人最近散播谣言，说我站在富人的立场上讲经济理论，是因为我有具体的利益在那些财团当中。你是理解我的，我哪里是站在富人们的立场上？我是站在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长远立场上思考啊！”表情痛心疾首。

　　刚才还一本正经的女助理摇晃着他的胳膊，发着嗲说道：“人家不管这些啦！反正这回到上海啊，你得给人家把那枚六克拉的南非油钻买下来。上次你送人家的那个翡翠戒指太老土，小姐妹们聚会时都被她们笑话……”

　　托马斯拎着皮箱，向后面的那节普通车厢走去。上车时他就注意过：整节列车的乘客并不算多，最多只坐满了60%的座位。随便找个座位，到上海再说吧。按照事先交待小戴的，此刻苏州应该有个体形和自己相仿的欧裔男子神秘出现了，追捕自己的人都应该正在苏州郊区的影视基地周围忙碌。

　　“埃瑞克！”身后，一个年轻女子突然高声叫道。

　　托马斯几乎是机械的继续匀速前行，他的右手轻轻的、很自然的伸向大衣口袋内。

　　“埃瑞克！别跑那么快！”面前的车厢通道门口处，一张很漂亮的男童的脸露出来。7、8岁左右的小男孩在冲托马斯的身后调皮着笑着。那张混血血统明显的脸上，有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

　　托马斯慢慢送开右手，侧身回过脸去。他看到：在自己身后5、6米远的距离，一位欧洲血统的女子抱着一个小女孩，正冲那个男孩叫着。女子身后，一名中国血统的男子正拎着两只大皮箱，身上还斜背着一只挎包，嘴里叼着车票，对那个男孩极力威严的瞪着眼睛。

　　看到托马斯好奇的眼光，这位欧洲血统的妈妈友好的笑了笑，擦肩而过的时候改用中国话说道：“您好！孩子调皮，让您见笑了！”

　　托马斯轻轻笑了一下，眼睛看着那名年龄和自己相仿的爸爸，说：“男孩子调皮点好，长大了聪明。”

　　“您说话时的神情和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有点象！”那位爸爸经过他面前时，费力的用提着箱子的手拿下嘴唇上粘着的车票，爽朗的说道：“尤其是刚才看到您的背影。那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英文名也是埃瑞克。呵呵！”

　　其实托马斯早就认出这位是自己初中时的同学，而且也想起了他的名字。可这时他只能微笑的说道：“是吗？我初中是在北京四中读的，没准咱们就是同学。我叫莫怀仁。”

　　“扑哧！”男子笑了：“怎么跟那部音乐广播剧上的坏人一个名，噢，对不起！”接着他摇摇头：“看到脸就知道不是了，虽然您的眼睛和他还真有点象。我们的学校是在江西……呵呵，我叫林……”

　　他那位太太这时又在前面叫起来：“埃瑞克·林先生！你不要跑那么快！你是男子汉了，你应该帮爸爸干活！”

　　那个漂亮的小男孩高声叫道：“我还是小朋友呢！小朋友拿不动东西，只有爸爸能拿！”

　　托马斯紧走几步，站在车厢门前没开门那侧的开阔处，让开通道，笑着说道：“林先生，您的家庭真幸福。”

　　男子感激的点点头，提着沉重的行李走过，嘴里唠叨着：“谢谢您！不过那小家伙都快把他妈妈和我烦死了！就盼着他再长大点，可能会好点。呵呵……再见。”

　　托马斯微笑的对路过自己面前的男子点点头。等那男子过去后，托马斯没有立刻走回到通道上。他好像很累的样子，将皮箱随手放在车厢地板上，背靠在车门通道的壁板上。伸手揉了揉自己的鼻子。听着在另外那节车厢内远去的孩子和妈妈的叫声，从未有过的一种酸楚涌上来――不，这种酸楚的感觉虽然陌生，但以前有过，那是在很多年以前，自己看到苏珊死去的时候，或者更早，是自己爱上苏珊的时候，或许更早是在……

　　你疯了吗？在这种时候犯病！托马斯心中痛骂着自己：如果你想送命的话，那你就放纵下去吧！来吧，小伙子，快想点开心的事情！什么事情开心呢？对了，你选择的这个临时化名，你现在总算知道它的来历了吧？怪不得你脑子里那么熟！这名字可不是来自你的灵感，这名字是你在东方快车上听过的某个音乐广播剧里恶霸地主的名字。怪不得厉教授说他有印象呢！呵呵。高兴了吧？高兴了就赶紧去找个角落坐下来吧，平平安安的到上海。乖――

　　感觉自己的心情已经好起来，托马斯拎起皮箱，准备再去换个车厢坐。他很自然的转身准备向通道上走时，伸出头去完全是下意识的将视线瞥向这节车厢的走道。他立刻退回到车门通道里，紧紧的靠在壁板上！几乎同时，他很自然的松开手，让小皮箱贴着腿垂落在地板上，右手插入到大衣口袋中！

　　火车车厢狭窄的走道里，竖琴和一个年纪显得略大的女人快步朝这头走来！

　　竖琴正不满的说道：“……这个项目是我负责的，请你不要插手！”

　　长笛跟在她身后，宽容的笑了笑：“不是我要插手，是公司来急电，让我们改变业务方式。先陪客户到上海，再进行业务……”

　　竖琴猛的停住脚，扭回脸去看着长笛，神色严厉的说道：“我会安排好自己的客户的……”

　　长笛几乎是在竖琴站住脚的那一瞬间就轻轻的，几乎不带任何重心调整动作的站住了，就好像她早知道对方会有这么一个突然停顿似的。这时，长笛看着面前这个比自己年轻了差不多10岁的同伴，温和的笑起来，眼角浮现很多细小的皱纹，但这些皱纹并没有破坏她的端庄秀丽，只是让她的笑容显得更加的亲切：“噢，亲爱的。他们都是公司的客户。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对吗？”

　　竖琴看着长笛，眼睛里闪现出一丝冰冷。长笛的表情没有变化，她继续用那亲切的笑容迎着竖琴。

　　托马斯看不见走道上的情景，也听不清楚那2个女人的谈话。他用拇指将口袋中的“06”式自动手枪保险打开，这种参照勃朗宁自动手枪设计出来的武器他以前没有用过，但几乎和勃朗宁FN型一样的枪型让他很自信：在狭小的空间内只要先开火，就有机会赢。他没有办法越过这个走道，那样会暴露自己，会把后背暴露给对方。而且，这里是苏州火车站，枪一响，大批警察就会蜂拥而至。他不知道走道里那女杀手为什么还不走过来，因而也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时，他的左手正好碰到了左边的衣袋，这让他有了一个新主意！

　　竖琴瞪着长笛，深深的吸了口气，正准备说什么，发车的哨声响了！

　　长笛做了个善意的鬼脸，耸耸肩膀：“再不走就要开车了。”

　　竖琴恼火的调转回身，加快脚步向门口行去。长笛得意的一笑，跟紧了她。她们走到那个车门通道，两人都向另外一侧车门方向扫视了一眼：那儿，在没有打开的那侧车门旁边，一个男人斜靠在壁板上，正举着报纸看着，脸刚好被遮住。经过已经准备放下车门口小梯盖板的列车服务员，提着小行李箱的竖琴，空着手的长笛先后下到站台上。

　　列车震动了一下，然后慢慢的向前方顿挫着移动起来。竖琴站在月台上，问长笛：“现在呢？”

　　长笛低声说：“去苏州郊外的影视城那边，阿尔发先生据说在那里露面了。放心，贝塔先生会在上海等你的。”

　　竖琴好像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似的，回头又看了眼正在慢慢离去的列车：她看到，那个客人还在刚才那地方看报，并没有马上消失。列车驶离了月台，竖琴一直盯着远去的列车。

　　长笛有点紧张，低声问道：“怎么了？”

　　竖琴收回眼光，苦笑了一下：“阿尔发先生真的在苏州？”

　　“消息来源可靠。”长笛也情不自禁的看着加速的列车，有点困惑的说道。

　　竖琴耸耸肩膀：“那好吧，咱们走。”

　　列车已经远去。

　　1917年2月12日，下午6点，上海火车北站。

　　从南京开来的高速列车停稳后没多久，车上的旅客们就下光了。足够细心的旅客会发现：今天火车站出站口检查车票的工作人员比平时多，几名身穿不太合身的铁路制服的男子站在出站检票口，仔细的打量着每个经过的旅客。

　　人流逐渐散尽的月台上，停着1台铁路部门的专用小卡车，陶斐然站在小卡车前，失望的看着他带来的10多名手下，这些手下一直分散站在各节车厢前。看着旅客们都走光了，陶斐然脸上的失望之情越来越重，他冲着分布在月台上的手下们，举臂做了个手势，随着他的这个手势，手下们纷纷掏出工作证向各车厢门口的列车员示意，开始要登车检查。

　　“老板！吴大老板电话找你！”就在这时，1名特工快步向月台上跑来，边跑边大喊着：“你得去那边接！”

　　陶斐然愣了愣，回身看着小卡车驾驶仓。本来弯腰坐在驾驶仓内的一名男特工从打开的车窗内，向陶举起连在背携式步话机上的话筒和耳机，神情无奈的解释道：“这儿的信号太差……”

　　陶斐然悻悻的转回身来，向着已经登上各节车厢门，回头看着自己的手下们又做了个手势。在手下们开始了对车厢的搜索后，陶斐然快步跟着刚才那名跑来传信的手下，向车站大楼底层的某个办公室走去。

　　托马斯就窝在某间包厢上方的行李箱中。列车刚进站，他就明白对方已经控制了车站：在列车减速进站的过程中，列车另一侧，隔着另外一条铁轨的相邻月台上，几名便装男子跟着这趟列车方向小跑着，眼睛一直盯在这列火车的窗户上。托马斯不用去看列车将要停靠的一侧就明白，在那边，在列车即将停靠的月台上，更多的特工肯定都已经等候多时了。

　　托马斯的体形使得他无法藏匿在列车上更隐蔽的地方。本来他是准备在列车退出站台，去车场维护清洁的时候想办法下车，可现在他已经明白：对方肯定是要登车检查了！他全身开始拼命的流汗，握枪的手已经滑得快抓不住枪了。他把手枪轻轻的放在一旁，右手在自己裤腿上蹭了蹭汗，然后抓住枪管在衣服上蹭了蹭握把，又重新握紧手枪。他开始认真考虑一个其实他一直都在回避，此刻已经令他痛苦之极的问题：要不要对自己的同事们开枪？

　　这节车厢的走道上，在相貌秀气的女列车员陪伴下，1名年轻的特工右手塞在衣袋中，小心而仔细的搜索着每间包厢，他离托马斯藏身的包厢还隔着4间！每间包厢，他都会仔细的上下打量一圈，包括打开行李箱检查。

　　望远镜镜头里，可以清晰的看见陶斐然在车站小办公室窗外，抓起手下从室内递出来的电话及其接电话时的表情。端着望远镜的男子手放下来，嘴里嘀咕了一声：“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姓陶的家伙，就有一种想宰了他的念头！”

　　“陈大哥，说不定姓陶的也有这种念头啊！上海滩谁不知道，你们俩不是冤家不聚头！”他身旁，另外一个年轻点的男子笑着说道。

　　他的陈大哥，这位刚刚在今天下午3点半被正式公告，已经获准辞去东方快车公司总经理职务的中年男子苦笑了一下，回过头看了眼房间中另外4名默不作声看报读刊的手下，又焦急的看了眼手表。

　　就在这时，车站外传来两下响亮的枪声！

　　听到枪声，铁道旁小楼上的那间屋子里，老陈的那4名手下只是互相看了看，接着毫无表情的继续看着自己手中的各类报刊。没有一个伸手去碰自己的腰间的左轮枪，也没有一个去看面前破烂的车站办公用茶几上放着的那4把接驳了木壳，并换上了长弹匣的硕大的军用自动手枪。老陈满意的点点头。他身边的那名年轻人笑着低声说道：“怎么样？陈大哥，我帮你带出来的人马还可以吧？”

　　老陈没有理睬他，而是转身又举起望远镜，看着打电话的陶斐然，嘴里不停的念叨着：“您倒是赶紧领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混蛋……”

　　“……怎么回事？是你那里在响枪吗？”电话里正在给陶斐然介绍最新情况的吴剑峰中断叙述，大声问道。

　　“是车站外的枪声，情况我也不清楚。”举着话筒的陶斐然回答道。这时，伴随着车站外尖利的警哨声混乱的人群喊叫声传了过来，接着，警车的警笛声也开始响起。

　　“那就这样吧！把人撤回到医院附近，以不变应万变！不要再犯刚刚在苏州犯过的错误了！”电话里吴剑峰严厉的说道：“执行命令吧！陶总站长。”

　　听到枪声后，已经走到托马斯所在的包厢门口的特工急忙抽出枪，跑回到车厢门口。各节车厢门口，手里都亮出武器的特工们扒在车门上，探头相互询问着。一名年龄稍长，带着几个人在列车外来回警戒的特工制止了大家，他嗓音洪亮的喊叫道：“抓紧时间工作！这不关我们的事！”

　　负责搜索托马斯这节车厢的特工回到走道里，看着他手中亮出的手枪，这节车厢的女列车服务员看着那只手枪，惊恐的用手捂住嘴，以制止自己想发出尖叫的冲动。特工注意到了她那张秀气的脸上的惊吓反应，嘴里含糊着哼了声，表情冷酷的走回到自己刚才中断了搜索的包厢门前，冲女列车员严厉的摆摆头。女列车员身子打着哆嗦着走过去，用专用钥匙打开停车前锁上的包厢门。

　　包厢门上哗啦哗啦的开锁声让托马斯听着很难受。他无声的张大嘴，使劲吸了口长气，再一次放下手枪，迅速擦了擦手上的汗，接着便坚定的握紧了手枪。他已经下定决心：等一下对方一打起行李箱箱门的时候，只要对方枪口不是预先冲着自己，自己就出枪制服他，然后再跳出车窗去，边开枪边向出站口相反方向跑！希望那边的路轨上刚才看见的列车没有开走，希望站台上特工们的反应迟钝些，希望……那些特工不会朝自己身上开枪！

　　要是行李箱门打开时，对方的枪口预先就冲着自己呢？或者对方不顾自己的枪口相逼，冲动的强行把枪也举起来呢？托马斯苦笑一下，沮丧的在心中说：那你就束手就擒吧！

　　这间包厢门被打开了，年轻的特工身体掩在门口外，双手握枪小心的扫视了一眼，他特别仔细看了看座位低下，接着，他高举手枪煞有介事地倒退着进入包厢内，一直等枪口指向门上方的行李箱后，这才简短的说了声：“打开！”

　　女服务员扶着门，迟疑的不敢过来。她刚才就知道这些人是干吗的，也知道他们是来抓人，可刚才这些人的武器都没有掏出来，也没有响起那2声枪响。现在的这架势，已经让女服务员觉得今天情形不同往常的警察抓逃犯，年轻特工那种刻意表现出的专业谨慎，更让她觉得非常危险！

　　青年特工忍住心中的笑意，很男子汉气概的对这名容貌秀气的女列车服务员说：“不用怕，这有我。”

　　就在女服务员闪着惊吓出的泪花，很不情愿的准备上前去开行李箱箱盖时，列车外又传出刚才那个年纪大点的男特工洪亮的嗓音：“下车集合！快！都快点！”

　　青年特工开颜一笑，收起手枪，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女服务员，亲热的说道：“阿拉这种帮国家做特殊生活的人啊，平常日脚都是这样扳命厄。诺，格张是我掩护身份的名片，假使侬打格只电话，我再远也会寻侬来了，格辰光侬就讲阿拉勒咳轧朋友就可以了。”

　　他向车厢门口跑去，跑到车门通道处还回过头来喊了一句：“等侬电话哦！”

　　女列车员身体一软靠在门上，大口的喘着气，她刚才的确是被那名年轻特工的举动吓坏了。过了阵，站台上传来开车哨音，列车开始慢慢启动。女列车员想起自己的工作，急忙挣扎着直起身来。这时走道上她的同事们已经开始集中了，大伙快速在狭窄的走道上走过，大声谈论着刚才的场面。女列车服务员终于缓过神来，她将手中的名片撕了个粉碎，扔到包厢的小垃圾桶里，骂了声：“十三点！”，从行李箱下走过，出门去和自己的同事们汇合。

　　1917年2月12日，晚上7点35分，上海。

　　已经开始陷入夜色的车场内，托马斯小跑着穿过两节车厢之间的铁轨，费力的翻过车场边缘的铁栅栏。翻过栅栏时，一不小心，他的薄呢料大衣还被扯破了一块。落地后他喘着气低声咒骂了一句，然后抬起脸看周围的道路。最后，当他确定了自己方位后，便极力用正常的神态沿着一条小河向远处的灯光走去。

　　他刚走上亮起路灯的马路，迎面过来3个穿着怪异的男子。其中一个男子穿着长到膝盖的长褂，袖口怪异的翻出来老大一截的白色衬里，另外那两个男子，都是短打扮，一个穿着西裤皮鞋，上面却套件对襟的棉袄，另一个穿着夹克衫，戴着鸭舌帽，脚下却打着短绑腿，穿着一双圆口绸缎面的青色布鞋。

　　“站住！”长衫男子在托马斯走过后突然叫道。

　　托马斯右手塞在大衣口袋内，径自向前走着，不紧不慢。

　　3个男子追赶上来，挡在托马斯面前。那个戴鸭舌帽的男子掏出1张相片看了看，然后对托马斯厉声喝道：“侬拿眼镜摘下来！”

　　托马斯用英语回答道：“你说什么？先生。”神情非常的困惑不解。

　　那3名男子互相看了看，戴鸭舌帽的男子又仔细打量了一下托马斯留着点胡子、戴着眼镜的长相，冲长衫男子摇摇头。托马斯耸耸肩膀，镇定的从他们之间走过。

　　3名男子失望的转回身，准备走。那个长衫男子突然想起什么，急转回身向托马斯的身后看去，他在路灯的灯光下使劲盯着托马斯大衣下摆那撕破的地方，脸色逐渐的难看起来。

　　“站住！”长衫男子一撩下摆，从腰间掏出一把土制的单发手枪，跑动着向托马斯追来！那2名短打扮男子也回过味来，每人举着一把匕首也跟着追上来。

　　长衫男子这句呼喊声响起时，托马斯已经飞快的甩去大衣开始奔跑，以肥胖的身躯用别人难以相信的速度朝前奔跑！他真不想开枪，至少不想在上海的马路上开枪。他边控制好奔跑节奏边在心里骂：国内什么时候也学会利用黑社会来办案了！感谢多拉！自己在莫斯科街头被她吓过后，还算重新锻炼过一些日子！感谢教官！多亏自己少年受训时还跑出过12秒05的百公尺成绩，还算有基础！

　　这个胖子的奔跑速度显然出乎后面那3名男子的预想，他们立刻被甩脱了一大截！一个壮实的男子握着手枪在前面跑，后面3个白相人挥舞着凶器在追赶，这奇异的景象让这条本来行人就不多的城边马路上立刻变得空空荡荡。

　　大约跑了500多公尺，托马斯的奔跑速度开始下降，胸腔里跟着了火似的，大腿也开始发软，于是他明白自己的体力即将耗尽，只好无奈的回头一瞥，他意外的发现只有那名穿对襟棉袄的男子跟在身后，另一名短打男子跑在后面好远，再远的地方，那名长衫男子正弯着腰喘着气。托马斯想都没想，他飞快的将手枪递到左手，停步急转，将枪口对准跟在身后的棉袄男子，右手同时握成拳，努力让因为疲惫而颤抖的肌肉放松下来。

　　穿棉袄的男子正使劲追着眼看到手的赏金，没想到对方手中竟然出现了一把手枪！等他拼命停住脚时，那枪口已经差不多顶到了自己的面门。穿对襟棉袄的男子反应飞快！他大叫一声：“饶命！”，松开匕首，立刻跪倒在地！

　　托马斯飞起一脚，踢在这名跪地者的脸上！接着又一脚踢飞了地上的匕首，看也不看这名已经被他踢晕过去的男子，喘着粗气，向后面那个头上鸭舌帽已经不见了踪影的短打男子大步走去。路灯下，他边走边将手枪举起晃动着，嘴里大声用汉语叫道：“别逼我！不要逼我！我不想杀人！”

　　这名男子手中抓着匕首，张慌失措的站在路灯下，不知道该不该逃走。最远处那名长衫男子这时声嘶力竭的大喊道：“吓啥！伊手里面厄家生是摆噱头厄！”喊叫完，他直起身，端着手中的土制手枪向这盏路灯下赶来。

　　拿匕首的男子看来是相信了自己同伙的判断，他调整着呼吸并沉下腰身，左腿弓、右腿蹬，站了个弓步，将持匕首的右手藏在右腿后以隐蔽攻击线路，左臂向前抬起，张开五指，拉开了格斗架势。托马斯将手枪递到右手，持枪的手自然垂落在腿侧，迈着大步走过去，快走进对方的攻击范围内时，难以遏制的极度愤怒和厌恶使得他宛若野兽般的大吼了一声！怒吼在这条寂静的城边马路上造成了阵阵回音！

　　这声怒吼让短衣男子紧张的挥动起左手企图扰乱并格挡托马斯可能发起的攻击，右手的匕首握法飞速调整成虎口朝前正握准备采取上刺攻击。托马斯没有给对方表演匕首技的机会，他稍微抬起胳膊来，在很近的距离内冲对方弓在前面的那条左腿膝盖上开了1枪！

　　枪声响过，这名男子惨叫一声，捂着被打碎的膝盖翻滚在马路上！古怪的是他手里的匕首还被紧紧的攥着，好像他可以用那把匕首抢救自己已经破碎的膝盖一样。托马斯眼睛里已经变得血红！他走过去，一脚踩住倒地男子持匕首的小臂，右手举枪对准稍远处那名已经被吓呆的长衫男子，弯腰用左手去拿脚下男子手中的匕首，嘴里完全是下意识的大声喊道：“别逼我！不要逼我！”

　　“轰！”后面那长衫男子惊恐之下开了枪，子弹从托马斯头顶掠过。托马斯右手举着的枪紧接着也响了！

　　长衫男子胸口出现一个弹孔，他瞪大眼睛，松落手中的那支其实已经没有子弹的土制手枪，似乎是慢慢的向前软倒在地。在他脑袋和水泥路面发生接触时，又1颗子弹伴随着闷闷的震响，从托马斯手中的枪管里钻出，金属弹丸瞬间穿透灯光下冰凉潮湿的空气，钻进长衫男子的头骨，在原本就即将丧失活动能力的大脑中翻滚撕扯着，又裹着脑浆和碎骨破出了一个更大的创口从下巴处翻滚而出。这时，从托马斯举着的手枪中抛出的第1粒弹壳其实才刚刚落地。

　　依旧举着手枪的托马斯的眼睛循着第1粒弹壳的落地声看去，他似乎看见在夜晚的路灯下，第2粒弹壳正好抛飞在灯光最明亮的地方，锃亮的铜质弹壳外表在不同的角度下反射着路灯的灯光，翻滚之中，弹壳的开口处还溢出点淡淡的白烟，弹壳沿着一条不规则的抛物线消失在路灯灯光外的黑暗中，随后黑暗中的路面上又传来一记金属与水泥撞击的轻响……

　　幻觉，全是幻觉！你的视力不可能这么好，你的大脑也不可能对如此高速运动的物体做出这么细致的反应！得了，干活吧！既然这一切已经开始了。这样在心中疲惫的对自己说着，托马斯闭上了嘴，默默的将枪口处还没散尽白烟的手枪递到左手，反手握着刚拿到的匕首，半蹲着注视着躺在地下的男子。

　　“饶命！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地下的男子已经被吓得不敢动弹，恐惧甚至压制住了膝盖破碎的疼痛，他两眼看着托马斯，嘴里喃喃的哀求着。托马斯发现倒地者其实还是个最多20岁的小伙子，而且长相还很清秀，此刻那张清秀的脸扭曲着，上面满是眼泪和鼻涕。

　　“饶命！不要杀我……”这句话却是用蹩脚的中文说的，说话者也有张同样清秀的亚洲小伙的面孔。这张面孔的主人是某支受雇渗透进中国蒙古境内，企图支援喀尔喀人独立暴动的雇佣军小队的成员。6分多钟的徒手格斗中，18岁的埃瑞克·亨特凭借平日残酷的训练还有他天生的膂力，终于将对方击倒。因为被捕后被关押生活导致的体力锐减，虽然对方娴熟的格斗技巧、丰富的实战经验给埃瑞克·亨特制造了不少麻烦，但此刻他已经被彻底击败了！他的脸在埃瑞克的臂弯间，张着嘴用他所会的所有中文哀求着，一双眼神已经开始涣散的眼睛里流露着对生命的渴望。

　　“杀了他！”刺眼的汽灯灯光下，站在空旷的宛若仓库一般房间角落里的教官沉声下令，那声音远远的从持枪站立的教官那边传来，带着点隐隐的回声。埃瑞克左臂熟练的固定住对方的肩膀，右臂用力的按照千百次练习的角度转动了一下，空旷的大屋子内，一声很清脆的骨节断裂声响起，同时好像还有一声极低的、短促的惨呼……

　　托马斯的眼神渐渐的平静下来，他松开插在那名已经永远不用为膝盖被打碎而痛苦的男子心脏上的匕首，站起身，重又将手枪递到右手，朝那名依旧昏倒在地的男子跑去。这次他没有片刻的迟疑，小跑着经过那名男子身边时，只是略微的停了停，对准那名男子额头就是一枪，然后继续向前小跑……

　　当警笛声由远至近的传来时，寂静的马路上，路灯灯光下只剩3具逐渐冷却的尸体。

　　当那边马路上远远的第一阵几声枪响传来时，正在客车车场内搜寻的人们急忙向枪响方向跑去。当他们跑到铁栅栏前时，第二次枪响传来。在隐隐的警笛声中，老陈摆摆手让大伙停下。

　　“是他吗？”老陈手下的那名带队的年轻人问道。

　　老陈走到铁栅栏前，将刚才托马斯留在栅栏顶部铁尖上的碎布片取下，看了看，冷淡的说道：“反正是不是他，警察都已经快到了，看他自己的命了！走吧，我们去想别的办法。”

　　1917年2月12日，晚上8点05分，上海。

　　警车上的警笛声尖叫着穿过窗外的马路，窗内，已经在过去近2个小时的晚餐中谈论了文学、艺术、海外奇闻、财经消息的人们为此都皱起了眉头。

　　“看来中国这块还没被战火涉及到的土地也变得不太平了！”晚餐的贵宾，美利坚合众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喃喃的叹息道，随后，他转过脸，对长桌上端的女主人礼貌的说：“不过，斯泰德夫人，您给我们准备的这顿晚宴还是让我们享受了一个美好的夜晚。非常感谢！不过中国人常说一句话――”他清了清嗓门，用汉语说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接着他用回英语解释道：“世界上没有永远进行的盛宴。”

　　坐在他斜对面，斯泰德夫人的那位年轻英俊的中国情人笑着用法语说道：“巴黎人喜欢把这叫做流动的圣筵，阁下。”

　　坐在总领事夫人下手，虽然也穿着晚礼服，但举止军人气十足的那名30多岁的美国男子轻轻的鼓了鼓掌，同样用流畅的法语赞扬道：“徐先生，想不到您的法语也说得这么地道。”

　　看着自己的中国情人羞红了脸，斯泰德夫人笑着说：“亲爱的约瑟夫，我的朋友徐是位很谦虚的君子。听说你在申请回国参战？少校。”

　　约瑟夫正了正自己其实已经很笔直的腰身，郑重的说道：“是的，斯泰德夫人。虽然美丽的中国让我流连忘返，和在座各位外交家的共事更使我身心愉快，但我不敢忘记自己是一名联邦军人，我已经多次向华盛顿方面提出申请，请他们尽快结束我在中国的军事外交工作，派我去战场为合众国浴血拼杀！”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参赞第一个带头为这番铿锵有力的爱国言辞鼓掌，餐桌上的掌声响彻了一片。诗人小徐礼貌的跟着鼓掌，但满脸的不以为然。斯泰德夫人巴掌拍得很响，眼睛却带着别有意味的笑意。

　　掌声逐渐平复后，总领事微笑着赞叹道：“少校，你不愧是西点的精英！所以，女士们先生们，我也得告辞去为某位尊敬的大叔工作了！”

　　又寒暄了几句，按照礼节大伙先送总领事夫妇离开这家豪华的小宴会厅后，其他两对夫妻也告辞离去。斯泰德夫人叫住了正在帮太太穿大衣的约瑟夫：“助理武官阁下……”

　　约瑟夫转回身，欠欠身说道：“斯泰德夫人，我只是合众国驻华武官在上海总领馆联络办公室的负责人，我在北京的直接上级才是助理武官。你可以叫我的名字，或者跟朋友们一样，叫我乔。”

　　斯泰德夫人左右看了眼，认真的说：“乔，我们在华盛顿共同的朋友托我带句话给你。”

　　少校微微愣了愣，接着便疑惑的点点头，于是，已经穿好大衣的太太由斯泰德夫人的中国情人陪着说话，约瑟夫跟着这名亿万富豪的遗孀来到豪华宴会厅的另外一角。这种不算太大，但异常豪华的专用宴会厅是上海的酒店经营者结合中国人的包间概念设置的，来到中国的上流社会的外国人都已经喜欢上了这种东方习惯的消费形式。在小宴会厅的这个角落里，摆放着一个酒柜，还放置了几张沙发，靠墙摆放着一台豪华的落地式收音机。

　　“乔，我需要你那里有关中国最近国内政治局势的所有资料，尤其是那些关于高层斗争的最新可靠资料。”斯泰德夫人一走到这个角落里，刚刚在沙发上坐下，就直截了当的低声说道。

　　约瑟夫从沙发上暴跳起来，怒不可遏的叫道：“斯泰德夫人！……”

　　斯泰德夫人从随身小包中掏出一件小玩意，伸给约瑟夫看，笑着说：“你的性子果然如传说中的那般火爆！乔。”

　　拿过斯泰德夫人手中的东西，仔细的打量了一番，约瑟夫先是愣住，接着他慢慢坐回在沙发上低声说道：“想不到他们打电报通知我准备接待的人是你……”

　　“美利坚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孤立主义的时代即将结束，可联邦政府连个像样的对外情报机构都没有，为此有必要建立一个非官方非公开的俱乐部组织，让山姆大叔的耳目不至于完全失灵，对吗？”斯泰德夫人轻声笑着说：“你也是这个非官方非公开的俱乐部组织成员，并且你也曾经宣誓会为组织的宗旨去做一些事情，对吗？”

　　约瑟夫不服气的抬脸看了看餐厅门口那边，讥笑的说道：“可我没想到，华盛顿最聪明的大脑们会给斯泰德夫人你这么大的授权。难道那位中国情人也是你为这个――”他轻佻的扬了扬手中的小玩意：“也是你为了这个俱乐部的宗旨而开展工作的一部分吗？”

　　斯泰德夫人没有为对方的挑衅而激怒，她平静的说道：“你可以不尊重我这个读书不多的女子，但你千万不要不尊重我的钱。你惹不起我，乔。”

　　她的话和她的态度使对方认真起来，对方在思考了片刻后，真诚的说道：“夫人，我为我刚才的失礼向你道歉！但我有一个私人请求，你是否能帮我想想办法，让俱乐部的先生们把我尽快调回国，让我去最好的、最有可能去欧洲参战的作战部队担任相应的……”

　　斯泰德夫人微笑着打断了他：“我不大懂你们男人们打群架方面的事，可我相信你会有机会展示你的勇气和力量的。”

　　约瑟夫脸上带着勉强的笑容看着面前的女人，斯泰德夫人对他则报以自信的微笑。诗人在他们俩的对视中走过来，脸上隐隐带点醋意的说道：“斯佳丽，我相信有位女士已经很焦急的等待她的丈夫能带她回家了！”

　　约瑟夫这时已经下定了主意，他随手将那个小玩意放到沙发扶手上，站起身，弯下腰，谦卑的牵起斯泰德夫人的手，温柔的说道：“很高兴能够为你服务，斯泰德夫人。”

　　斯泰德夫人高兴的站起身说：“那我明天早上可以去你的办公室吗？少校。”

　　约瑟夫笑着说：“没问题，不过在此以前，我希望你能帮我给我太太解释一下，告诉她为什么我今晚得临时回办公室加班。”

　　于是，斯泰德夫人走到正无聊的调试着那台落地式收音机的诗人面前，歉意的吻了他一下，接着由约瑟夫陪伴着去门口那边向约瑟夫的妻子撒谎。

　　当斯泰德夫人送走客人，高兴的回到她的情人身旁时，她发现那个很重要的小玩意居然被遗忘在沙发的扶手上。正当她神色紧张的准备过去收起那东西时，小徐却抢先走过去拿起了那个沙发扶手上的小圆牌。

　　“这是什么？”诗人小徐捡起那个小圆牌后，发现这小玩意其实是个徽章，不由好奇的问道。这枚上面画着个手持棒球棒的美国男孩，旁边还站着一位形像滑稽的瘦姑娘的徽章显得童心十足。徽章的边缘还用花体字母写着3个大大的缩写字母：CIA

　　“胡萝卜研究学院的标志。”斯泰德夫人看到已经来不及阻止对方仔细的端详，干脆笑着解释道，同时故意轻松的走到旁边的酒柜里去拿酒。

　　“胡萝卜研究学院？”

　　“对，胡萝卜研究学院，简称CIA（Carrot investigate academy），这其实是我的一些有钱的朋友搞出来玩的一个小俱乐部。我也加入了。俱乐部的宗旨就是研究胡萝卜的营养成份对人身体健康的好处，并推广胡萝卜饮食。”斯泰德夫人说着，将2杯倒好的红酒端过来，递给小徐一杯，趁机很自然的拿回那个小徽章，顺口瞎编道：“约瑟夫经俱乐部成员介绍，已经向俱乐部递交了加入申请，俱乐部的家伙们就委托我来对他进行一些必要的入会考察。这都是游戏，亲爱的，成年人一本正经进行的游戏。”

　　“来，干杯！”暗自松了口气后，她冲诗人举起酒杯，并悄悄的将徽章捏在手心。

　　“上面那个拿棒球棒的男孩和那个女孩真滑稽。”诗人毕竟年轻，想象力又异常发达，碰完杯后，他抿了口酒，继续好奇的问道：“他们有名字吗？”

　　斯泰德夫人无奈的说道：“有，棒球小子特德，每次吃完胡萝卜都会来个本垒打。他的女朋友AE姑娘，永远伴随着他，给他招惹来各路流氓，让他总有机会表现男人的勇敢。这些还没有正式向公众发布呢！我得遵守俱乐部的保密规则，亲爱的，这有关上流社会一些无聊的社交礼仪。”她冲诗人苦笑了一下。

　　“奇特可爱的美国文化！”诗人做了个简短的总结，然后做了个鬼脸：“我会帮你保密的，斯佳丽。”

　　斯泰德夫人笑着在诗人脸上轻轻吻了一下，同时，她将徽章塞入自己小包里，塞得很深，很深……

　　1917年2月12日，夜晚10点17分，上海。

　　“首长请您上去，倪局长。”楚秘书对倪小峰说道，同时指了指停靠在远处系留塔边的那艘中型公务飞艇。

　　大场机场的停机坪上，倪小峰上了楚秘书坐过来的机场专用交通车，在去飞艇系留塔的路上，他仔细打量着刚刚降落不久的飞艇。

　　倪小峰听说过，但还没有乘坐过这种高级公务飞艇。这种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完成最终设计，去年首艇才建成的公务飞艇迄今总共生产了4艘。载重量仅9吨的硬壳式飞艇带着4台475马力最新式的航空发动机，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40公里，而且为了安全，飞艇最外侧的气囊都是氦气的。仅此一项，使用者就需要向唯一可以提供氦气生产、存储、运输的美国普莱克斯公司支付巨额的日常费用。已经投入使用的4艘飞艇，都配备了最先进的无线通讯设备，可以支持飞艇的使用者在大多数航行中与地面通讯网的接驳。

　　从系留塔走进飞艇后，倪小峰发现飞艇内部异常的拥挤，狭窄通道的两旁都是关着小门的工作间。隐隐可以听到门内传出通讯装置工作时特有的嘈杂声。走过一个比较宽敞的舱房时，倪小峰好奇的看到两旁排列着类似大班椅的座椅，只不过座椅的下端都固定在地板上的金属滑槽中。航空平台上使用这种座椅，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呵呵，这些就是我们的座位，后背都能放倒睡觉。”楚秘书笑着解释了一句。

　　上了一个不高的舷梯，又是一段舱房。舱房的进口出，2名身着“国父装”的中年男子坐在通道两侧，他们的座椅也和楚秘书他们的一样。看见倪小峰，这2名男子都亲热的笑了笑。倪小峰也笑着点点头。这两名贴身警卫跟随林建华已然多年。

　　楚秘书敲了敲门，接着便打开舱门请倪小峰进去。

　　倪小峰进去后，惊诧的发现里面是一间豪华大办公室！办公室两边都有舷窗，也就是说这间舱房宽度等于整个飞艇下部艇身的宽度，明亮柔和的灯光下一张铝合金质地，蒙着皮面的大写字台固定在办公室尽头。靠着两边舷窗，各自有组沙发，倪小峰注意到沙发也是铝合金质地上面蒙着皮面的那种，而且沙发下部也固定在金属滑槽中，他据此判断出这些沙发的位置是可以调整的。

　　写字台背后的大书柜自然也是铝合金材质的，只不过上面都考究的贴了层薄薄的胡桃木。走近后看着书柜上摆放着的书，倪小峰不禁笑了。正在这时，书柜的某节无声的被推开，穿着厚厚的法兰绒睡衣的林建华出来，正好迎面将倪小峰的表情看到。

　　“笑什么？这些书我是没看过，这本来就属于飞艇上的办公设施。”政务院副总理，国家安全委员会副委员长林建华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银发，不满的对自己女婿说道。

　　倪小峰忍住笑意，指着上面的那部《重走建国战争路》，对自己的岳父轻松的说道：“这书他们怎么敢放这儿？这上面损您和荣誉一师的话可不少。”

　　“哪本？”林建华好奇的抬起脸看去：“你给我拿下来，回头睡觉前我让楚秘书读给我听。”

　　倪小峰微笑着将那本书抽下来，随手放在身后的写字台上，说：“您今晚上就睡这儿？”

　　“理论上我的公务车厢是明天早上才到上海，就让那帮马屁精们等着去吧！”林建华满不在乎的说道，接着他走到另一边的书柜前，炫耀的按动某个开关，那节书柜也无声的滑开了，露出里面温暖昏黄的灯光：“过来看看这边，豪华睡房！”

　　倪小峰走到岳父身旁，伸着脖子朝里看了看，用嘲笑的语气说道：“这不是缺心眼嘛！把睡房和卫生间分开两边，洗个澡还得从办公室里过！”

　　林建华轻轻打了一下女婿的肩膀，气鼓鼓的说：“你这小子就会扫人兴致！”他将毛巾放到女婿手中，走到写字台后的椅子上坐下，随手抓过那本倪小峰刚帮他挑选的书，翻动2下，很随意的说道：“那帮兔崽子真准备动手了么？”

围释16

更新时间2006-6-21 20:48:00 字数：21500

　1917年2月12日，夜晚11点13分，上海。

　　大约从1870年代开始，随着大量的乡村人口涌入上海，“老虎灶”就开始成为上海低下收入者聚居区特有的一种商业服务。此种服务主要是向居民出售热水，因为最早烧热水的专用炉灶正面有两个出水龙头，下面是个填充燃料的炉膛口，炉子后面又有个高高竖起的铁皮烟囱，其形状宛若江浙民间年画上张嘴瞪眼的老虎，故此得名“老虎灶”。在官方工商业管理部门的登记资料上，这种生意被写做“熟水铺”。

　　战前，截至到1912年1月，上海全市范围已经大约有890多个“熟水铺”登记经营。当时每装满2公升装保温瓶的开水，价格为2到3分钱，随着战争的进行，到1917年1月，上海“老虎灶”每装满2公升装保温瓶的开水，价格为8到10分钱。除了出售开水这种单一的产品，通常很多“老虎灶”还会提供条件简陋的洗浴服务，甚至在某些更有生意做的街区内，“老虎灶”的经营者除了出售开水和提供洗浴，还会向主顾出售简单廉价的食品，通常包括鸭血、阳春面、烫毛蚶、水煮毛豆、五香茶叶蛋、豆腐干，还有茶水和黄酒。

　　这条位于虹口区与闸北区交界处，都快到宝山区的小弄堂里，就有这么座“老虎灶”。

　　整个这片街区都是各种式样简陋的房子，大多是2层或者3层高的小楼。由于这种自发修建的建筑谈不上任何规划，所以这条弄堂里的街道也是弯弯曲曲的，而且每隔三两栋建筑物，弄堂旁就会出现条崎岖狭窄的小道，黑乎乎的通向那些乱七八糟建筑的背后。弄堂里的木制电灯杆上没有几盏电灯是完整的，但仅仅在这几盏残存的街灯下，也可看到很多建筑靠街道这面的外墙上，都用白色的涂料写着大大的、画了圈的“拆”字。这些画圈的“拆”字看来写上去有些日子了，早被雨水冲得很淡。

　　这里的“老虎灶”就在这条弄堂靠近马路的地方，侧墙上也同样有个画了圈的“拆”字，只不过在这字迹已经很淡的“拆”字旁，有一行更清晰的，同样用白色涂料写的字，和那个“拆”字连起来读就是：拆那娘个X

　　与不远处那条灯光还算明亮的马路相比，这条弄堂里显得昏暗了许多，幸亏这座“老虎灶”店门外就有个木头的路灯杆，而且上面的电灯还是整条弄堂不多的幸存灯泡之一，让弄堂的这截还算能看清物事。这家“老虎灶”所在是座低矮的两层小楼，楼下临街那边大开着门脸，一座有着4个出水龙头的，上面还安着温度计的开水锅炉就安在店门口处，加了木柴和煤球的炉膛内正燃烧着火苗，在这湿冷的夜晚里显得格外温暖。店门外的木制电线杆上挂着一块水牌，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粉笔字写着：

　　售卖熟水

　　每瓶8分（空格）洗澡每位1块6（空格）不满1米高孩童8角（空格）全天24小时

　　仔细分辨，你就可以发现这些字和那句写在墙上骂人的话笔迹仿佛相同。开水炉后的店铺里，挤巴巴的放了3张小木桌和一些板凳，这时已经坐着人。昏黄的电灯光下，依稀可见那些人面前的桌上摆放着用竹子做的筷子筒以及酱油罐和醋罐，还有他们正在吃喝的小菜跟酒水。进门的墙边还立着个油漆斑驳，但擦洗得很干净的木柜，木柜里放着碗筷与一些做好的小菜。紧挨着开水炉，放置着一个不大的，烧煤球的火炉，炉子上架着一口大锅，锅内的汤水已经浑浊到了白色的面汤一般。如果谁想吃碗阳春面或馄饨面，老板娘就会捅开炉火，加热这锅里的汤水给他煮面下馄饨。店门外靠着墙就是通向小楼上的楼梯，简陋的楼梯下堆放着木柴和煤球。楼梯口的墙壁上钉了块薄纸板，上面用毛笔写着四个大字“洗澡上楼”，字迹经过飘进遮雨檐雨水的冲刷已经变得难以辨认，猛打眼象是“洗澡卡搂”。

　　此刻，老虎灶的老板娘，一位体形偏胖，个头不高，但周身上下收拾得很利索的中年妇女正站在开水炉旁，手里抓着把木柴，表情木然的看着3个白相人打扮的男子站在店门口，其中1个晃动着张相片，对着小店内7、8个顾客嚷嚷着：

　　“……脑子生生紧，啥宁看到个只啊胖子啊模子，不怪幺二叁马上告诉那爷老头子，到晨光是三六九拉现钞格，钞票格是木老老啊！要是那个小比秧子看到不讲，让那爷老头子晓得了，呵呵，不是吃点辣火酱就好过门厄啊！”

　　说罢，这3个白相人收起相片，拔脚离去。小店里围坐的客人之一，一个不算太胖的独臂中年男子这时气哼哼放下手中的筷子，跳起身冲他们背后骂了句：

　　“阿拉帮丁老大一道吃老酒指点江湖厄晨光，侬各只小瘪三还腾了黄浦江里厢勒！”

　　那3个白相人中的1个听到这话，站住脚想回身发作，但另外2个知道这条弄堂情形的同伴急忙拉住他，一起脚步匆匆的走了。1名身着棉旗袍的年轻女子拉着刚从马路上钓到的中年男子朝老虎灶走过来，看到这3个白相人，急忙让开道，等他们过去后，那名中年男子对身边的女人说道：“不骗你，我刚刚出门前洗过了，真洗过了！”那女子点点头，急忙拉着自己的主顾向弄堂深处的黑暗中走去。

　　“老高啊！”老虎灶的老板娘轻蔑的看着那3个白相人离开，又开始忙碌着弯腰往炉膛内加柴，嘴里还大声唠叨着：“你们那挖坑帮现在已经没得了，你又断了只手，就叭要和人这么斗气了！啦个丁老大现在是啥身份？你记得他有啥呢用？都叭晓得他还记叭记得你喽！”

　　小店里那个独臂男子显然听惯了这种唠叨，他沉着脸慢慢坐下身来，默默举起杯和同桌的人们碰了碰，然后猛一仰头喝干了杯中的酒，重重的将杯子放在桌面。这番情形，对此刻小店内的其他人来说也显然是常见的了，大伙都不作声的吃喝着。老板娘站起身后探脸看了看老高，抬手抿了抿发髻脚，也不吱声了，只是低头看着炉膛内越烧越旺的火焰。除了不远处马路上传来的车声，都市的这块角落里此刻只能听到开水炉内的“吱吱”声，以及炉膛内柴火“劈啪”的爆裂声。

　　“中华高级勒赣州香，长寿三角勒味道浓！埃送一包自来火哎！”清脆的叫卖声打破了这阵令人窒息的沉默。随着这清脆的叫卖声，一名年龄大约在16岁左右，姿色平常，但有着一双眼角微微向上翘大眼睛的小姑娘从弄堂内走出来，她脖子上套着布带，挂着胸前打开陈列着各种香烟的木盒。小店内的一名顾客叫住了她，走出来在她胸前的木盒内翻动着。这时，老虎灶的老板娘向小姑娘亲热的打着招呼：

　　“金娣姑娘，今天晚上生意啊好？”

　　卖香烟的小姑娘站在路灯下，对老板娘大声说：“小宋姑，条子们扫了几个钟头的马路，才撤走，今晚的生意别提多差了！”说到这儿，她看也不看的狠狠打了下那个男顾客伸错地方的手，发出一声脆响，接着继续说道：“香烟才卖了5包，保险套才卖出去了6个！唉！”她象个大人般的感叹完，低头对那个刚刚挨过打的男顾客说道：“刚才你手指碰到了，得买包赣州烟！”

　　手里拿着盒“长寿”烟的男顾客吓了一跳，急忙叫起屈来：“瞎说！我刚才什么也没碰到！凭啥让我买赣州？”

　　金娣瞪大眼：“说你碰到了就碰到了！你敢说刚才手指尖没碰到吗？”

　　小店里的人都哄堂大笑，其中一个男子怪声怪气的叫道：“金娣！他刚才手指尖碰到你哪里了？”

　　金娣姑娘冷笑一声，抬脸喊道：“你要是想买包中华烟抽，那你就也来试试看好啦！”喊完后，她继续气势汹汹瞪着面前的男顾客。面前的这位男子没办法，乖乖的放下“长寿”拿起包“赣州”牌香烟，掏着钱，嘴里还嘀咕着：“三天的早点这么就没了……”

　　“赣州香烟每包一块一，找你九角。欢迎下次光临！”金娣熟练的找完钱，又开始叫卖：“中华高级勒赣州香，长寿……”她停住了。

　　从弄堂靠马路那边，又是一对男女走过来。女的也是一身棉旗袍，烫着头发，使劲挽着那男人的胳膊，身体紧紧靠着那男子，似乎生怕他跑了，蹬着高跟鞋的腿为此斜贴在那男子身上。男的身材满魁梧的，留着络腮胡，是个欧裔男子，他的动作有点僵硬，象是因为不适应身边女子的行走姿势而紧张。金娣看了眼那男子虽然被雨水淋得透湿，但还是看得出满讲究的衣着，断定这是个第一次跑这附近来打野食吃的家伙。好生意来了！金娣心想。

　　“哈罗！先生，买包香烟吧？”金娣迎上前去，大声对那个男人说道。

　　男人身边的女子这时急忙帮着金娣招揽生意：“是啊是啊，你买包香烟吧。”

　　男人顺从的掏出钱来，一边随手从金娣的木盒里拿起包“大中华”，一边紧张的问靠在自己身上的女子：“宋姑老虎灶快到了吧？”

　　金娣“扑哧”笑了：“这不就是宋姑老虎灶吗？”她收了那男子10块钱，却只找还他2块2！男人身边的女子愣了愣，但看到金娣给她的眼色，便会意的闭上了嘴。这男子却没有在意她们之间的小动作，随手将找还的零钱放进口袋，便向老虎灶店面走去。

　　“先生，送你的火柴！”金娣追上去将盒火柴塞进那男子的手中，当她在灯光下看清这男子的面容时，不由得愣了愣。看着那名男子心不在焉的接过火柴，走向老虎灶，金娣压低嗓门对站那的女子说道：“唤娣姐，这家伙手脚好大，今晚你好生意啊！”说着，她掏出1块钱飞快的塞给对方。

　　唤娣苦笑着接过钱，又伸手从金娣的木盒子里拿了只安全套，低声说：“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金娣没在意对方话语中的深意，只是瞥了眼唤娣拿走的那只安全套，觉得还在自己分赃的成本预算内，于是就笑着说了声：“那你还不赶紧陪他去洗洗，要是伺候他高兴了，今晚上留宿，唤娣姐你不就赚翻了吗？”说罢她又好奇的看了眼那个已经站在老虎灶店口的男人背影，继续向马路那边叫卖着而去。

　　那个身材魁梧的大胡子男人走到老虎灶店门口，看了看小店内的人，又打量了一下小宋姑，犹豫着想说什么。

　　小宋姑扫了眼远远跟在这大胡子身后的唤娣，爽快的说道：“先生你要洗澡啊？一个人洗还是两个人一起洗？毛巾要五角的还是要一块的？我这块还有两块的……”说着，她已经打开木柜下部的柜门，从里面掏出不同规格质地的毛巾和香皂展示给客人看。小店内的男人们都低着头吃喝着，没有一个人会不懂事的抬脸去看这位站在门口的男人――大家盯着看会把脸皮薄的客人吓跑的，这点规矩这个弄堂里的人都明白。

　　唤娣赶上前，挽住托马斯的胳膊，发着嗲说道：“先生啊，你这么有身份的人还是用高级的吧？我的你不用买了，我自己有存放在这儿的毛巾。”说着话，她还摇晃了几下客人的胳膊，装出一副年轻姑娘的娇媚。

　　小宋姑看着灯光下的唤娣，看着那消瘦的面孔上厚厚的粉底遮不住的皱纹，还有那浓浓的口红掩盖不住的干瘪嘴唇，心底感慨了一声，举起手中最高档的那条大浴巾，殷勤的对大胡子男人说道：“您是要这条吧？买这条两块的，我送您块香皂。”

　　大胡子男人终于用干涩的嗓音说话了，他对宋姑嗫喏地说道：“我可能还得要一块红布……你这儿有吗？”

　　小宋姑微微愣了愣，迅速反应过来，笑着说：“晓得，遮住两眼还能遮住天。那你要不要先去这位小姐家里，等一哈子我给你们送热水过去，那样更方便啦。叭贵叭贵，送热水上门，连毛巾香皂总共五块！”

　　托马斯·莫兰特明白过来，他松了口气，急忙点点头。这已经是他今天晚上找到的第三处联络点了，前面两个联络点他在四周观察了一阵子后都放弃了。

　　唤娣感激的看了眼小宋姑，急忙拉着这位本来只是说花钱雇自己带路的客人朝弄堂内走去。小宋姑在后面叫了声：“唤娣啊！你要叭要把你……把你弟弟安顿到我这块来睡？他明早还要上学。”

　　唤娣回头笑笑，语气中带着隐隐的感谢：“好的呀，我叫小弟过来睡哦！谢谢你啊，宋姑。”

　　等这对男女走远，小店里有个男子叹了口气说道：“唤娣真是老了，为了养儿子干了这么多年，现在只能陪客人玩些古怪的花样了……还要要块红布，这个洋人还真会玩！”

　　他背后那张小桌子上，刚才那个买了包“赣州”香烟的男子色迷迷的答腔：“是啊是啊，要是金娣再长两年也做这行，客人肯定不会要什么红布，摁倒就干了……”

　　和他坐同一桌的某个男子伸手打了他胳膊一下，笑着骂道：“金娣那可是丁雨辰的小妹，她要是肯卖，也不会在这种地方卖的！你不要命了！敢开她的玩笑！”

　　小宋姑没有理睬这些闲话，她从楼梯后面推出一个装着个大桶的手推车，挽起袖子，挥动着接在水龙头上的橡皮管冲洗着大桶内部，大声对着小店里那个沉默不语的独臂男子叫着：“老高啊，你帮我洗洗桶，等等再帮我送送热水，你这顿老酒算我请客，再给你一块钱。怎么样？”

　　小店里马上就有人起哄：“大宋姑小宋姑两姐妹都是疼老高啊！一有钱赚就都忘不了咱们高大哥！”

　　小宋姑狠狠的瞪了那起哄的男子一眼，骂道：“没脸皮的家伙！干活赚钱天经地义！唉，你这个月的赊帐是不是想提前还我啊？”

　　在一片哄笑声中，那个说怪话的男子讪讪的闭上了嘴。独臂老高没笑，也没任何其他的表情，他只是站起身来，默默的挤出小店，走到宋姑身旁接过她手中的橡皮管，开始冲刷那只大桶。

　　小宋姑低声说道：“灌上一半的熟水再加冷水，水加到这条边上就行了。你在这块帮我照看着点，我去找我姐过来帮忙，今晚生意看来会叭错。”

　　挂着木盒子的金娣来到马路上，扫了眼那些在路灯旁的黑暗中来回晃动的女人们，走动着叫卖起香烟来。从这个弄堂里出来，站在这马路边上招揽生意的，只有她有权能在灯光明亮的地方来回走动，那些空着手的可怜女人们按规矩只能躲在路灯后的暗影处，除非是有客人叫她们，否则她们是没有权力走到路灯下的明亮处的。要是谁敢违反这不成文的规矩，马路上的巡警看到后就会过来收拾她们！

　　“中华高级勒赣州香，长寿三角勒味道浓！埃送一包自来火哎！……”金娣这样叫着，沿着她自己的领地走动着。她在这马路上的地盘不大，就是从弄堂口出来后左右各百步，从左边那个电灯杆走到右边的那个小饭馆门前，而且还不可以过到马路对面去做生意。就这，还是这片街面的街头看在金娣认识一些大人物的面子上给划定的，本来，做弄堂里生意的流动商贩都不准上马路做生意的。

　　卖给路灯后某个女子一包香烟后，金娣发觉有辆红色的“旋风－1000”轿车停在了自己身后的马路上。那个买她香烟的女子和周围暗影里其她女人们都本能的冲摇下来的车窗里挥着手，故意把嗓音搞得很暧mei的叫唤着。轿车滑行到金娣身边停下，戴着帽子的驾驶者探腰打开了靠这边的门，冲金娣说了声：“上车吧！”

　　金娣警惕的往车内端详了下，接着高兴的叫起来：“是你啊！”叫罢，她利索的合上胸前的木盒，弯腰钻进了车内。

　　慢慢行驶的轿车内，金娣好奇的东看西摸着，嘴里不停的说道：“雨辰姐，这是你新买的车吗？你原来那辆呢？你现在真有钱……”

　　雨辰拿手顶了顶自己额头上的帽沿，笑着说：“我今天刚从苏州拍完戏回来，专门开车来找你的！要是你还不出来，我都准备进去弄堂找你了！”

　　“你可不能进去，那里面的人认出你还不知道要说什么呢！”金娣说着又摸了摸驾驶台正中的仪表，好奇的问：“收音机下面的这个是什么？好大的个头。”

　　雨辰微笑着按动了几下按钮，在一阵嘈杂声后，车内先是响起了乐队的伴奏，接着幽幽的歌声飘起：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金娣高兴的叫起来：“这是你最新出的唱片！”

　　雨辰笑起来：“这车上可以放唱片，路只要平就能放，一颠簸就不行了。”她说着扭小了音量，很认真的说道：“金娣，想好了吗？搬去跟我住吧？”

　　金娣的神色立刻黯淡下来，她抬起脸看着开车的雨辰，认真的回答道：“我能养活我姆妈和我自己……”

　　雨辰苦笑着摇头：“我知道，你讨厌丁大哥，可我现在是自己养活自己，你跟着我做事，不用花丁大哥的钱。”

　　金娣扭头看着车窗外的街道，小声的说道：“那你也和姓丁的在一起，我讨厌见他……”

　　雨辰有点生气：“你都这么大了，也该懂点事了！这地方是女孩子家住的地方吗？现在那些人不敢碰你，还不是因为丁大哥……”

　　金娣猛的用双手捂住耳朵，尖声的叫起来：“我不用他的钱！我不想见他！除非他能让我爹爹活过来！我不领他的人情！”

　　雨辰看到她这样子，什么都不说了，眼眶里浮出了委屈的眼泪。汽车在隐隐的歌曲声中，围绕着这片巨大而混乱的街区行驶着。雨刮时不时的刷动一下，将积攒在前窗上的毛毛雨点排开。

　　等金娣平静下来，雨辰哽咽的说道：“金娣，等姐姐嫁了人，不再和丁大哥一起了，你能搬来和我住吗？”

　　金娣听到这话，好奇的放下虚掩的耳朵，瞪着眼睛问道：“雨辰姐，你不会嫁给那姓丁的？”

　　雨辰破涕为笑：“天下的男人死绝了我也不会嫁给他……”看到金娣深以为然的猛点头，雨辰认真的补充道：“可金娣你听姐姐说，你丁大哥也不算太坏的人，要不是他挡着，这片的破楼前年就得被拆光了……”

　　金娣将头又扭过去，幽幽的说了句：“可我爹爹当年就是跟着他出去打架才把命送的……”

　　雨辰叹了口气，不再纠缠这说不清的话题，她拧大车载音响的音量，但音响里只传出磁啦磁啦的杂音。

　　金娣好奇的看过来，问道：“我想听你的那首《四郎探母》，换《四郎探母》听吧！”

　　雨辰笑着将音响调回到收音机功能上，解释说：“这种车载音响是放专门的小唱片的，每次只能放一首歌，想听新歌就得到后行李箱换唱片去了！”

　　收音机里，一个商业电台正在喋喋不休的播放着医疗广告：

　　女：……为了让这些不幸得了难言之隐的患者们有机会摆脱这些疾病，我们今晚又一次请来了康尔净医院的分泌科主任费伽珞大夫。费主任你好。

　　男：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病友们好……

　　随着雨辰不耐烦的转动调频按钮，另一个商业电台的节目声音传来：

　　女：……他们的光辉战绩会被人民世代牢记！为了向那些为了祖国战斗在异国他乡的战士们表示关怀和敬意，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向远征军官兵提供防晒霜的“美就白”日化公司的襄理施子生先生。施先生你好。

　　男：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

　　这回不等雨辰动手，金娣伸手已经旋动了调频旋钮。还好，这次传来的是一个娱乐节目：

　　男：……那么今天下午我们电台记者从苏州传回来的这个消息，是不是就说明姚莺然小姐主演的新片外景地就选定在了苏州呢？

　　女：的确，在本台记者下午抢先发回姚家班的最新消息后，今晚又有本台记者在徐家汇影视城经多方打听，探知到了今天跟随姚家班在苏州露面的另外一位神秘年轻女士的确切身份！

　　男：那么她是谁呢？这位是否就是那位谣传将在姚莺然小姐的新片中露面的新星呢？

　　女：广告之后请听我们的节目揭开谜底！

　　男：请您别离开，广告之后我们即刻为您揭开谜底！

　　一段广告歌曲喧嚣的响起，女声小合唱嗓音颤颤的唱道：

　　“威汝壮，威汝壮

　　阿拉邪气欢喜威汝壮……”

　　雨辰拧小了音量，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金娣看出来端倪，高兴的叫起来：“雨辰姐，你马上要和姚莺然拍电影啦！”

　　雨辰满脸荡漾着遏制不住的笑意：“别瞎说，今天只是和她拍了个广告，最后还没有拍成！人家郑大导演还不一定会让我和姚大明星继续拍这个广告呢！更别说拍电影了……”

　　小姑娘金娣为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出名而由衷的高兴，心情好了很多：“你快点成电影明星吧！等你成了电影明星我跟着你拍电影去。我不喜欢你唱歌，唱歌的地方周边都没什么好人，拍电影好，不用和坏人打交道！”

　　雨辰被对方这种奇怪的逻辑搞得苦笑不已，这时，汽车又兜回了刚才金娣上车的弄堂口。雨辰停住车，掏出一小叠钞票给金娣：“这是我给你妈妈的，不是给你的……这是我前阵去地中海慰问远征军赚得钱，和丁大哥没关系。”

　　听到后半句话，金娣这才接过了钞票，使劲点点头，并没有说谢谢。雨辰对此很满意。

　　临下车时，金娣顺口说了句：“他们又在到处抓什么人，你那丁大哥的手下。”

　　雨辰打了个哈欠，疲惫的说：“是啊，好像是有个胖子欠了他钱……”

　　金娣笑嘻嘻的说：“我刚才好像看到有个胖子去了唤娣姐家了，留着大胡子，可模样和照片上的样子很象。不过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

　　雨辰用手背轻轻拍了拍嘴，另一只手做了个请金娣关车门的动作，嘴里嘟囔着：“谁管他们那些破事……”

　　1917年2月12日，夜晚11点53分，上海。

　　“……总之，我手下弟兄的这三条命不能白送，得让我们开这次杀戒，要不明天起我和我下面的五千多兄弟就没办法在上海滩混了。”丁震浩面色平静，逐字逐句的说完话后，静静的看着台球桌对面那2个男人。

　　陶斐然看了眼身旁上海警察局刑警局的汪局长，很正色的对丁震浩说道：“小丁，在上海滩能不能混得下去，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的，这得看政府、看国家的意思。”

　　丁震浩身子探前，胳膊肘支在包了绿呢绒的大理石台球桌面上，双手轻轻的盖在桌子中间的1只台球上，将自己的脸完全暴露在耀眼的灯光下，目光淡淡的隔着台球桌上方刺眼的吊灯灯光看着暗影里的陶斐然，依旧是那副很平静的表情：“陶总站长，事先没有人告诉我那个人会开枪、会杀人，所以我的手下才会有三条命付出去了。我得给手下弟兄们有个交代。那究竟是个什么人？为什么他能一下干掉我的三名手下？汪局长也说了，现场察看证明，那个人的身手很不错。他用的还是国产的零六自动手枪，枪法精准。我就是想知道，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陶斐然转过身去用责备的眼光看着身旁的汪局长，汪局长回以毫不示弱的目光，他小声但从容的说：“老陶，你们那行当的事我们从来都只有配合不敢过问，但维持上海市的治安是兄弟的职责，小丁平时帮我们做了不少维持街面治安的事情，我不想看到他和他的那帮弟兄们在上海乱来。”

　　陶斐然神色变得很难看，看看身边的汪局长，又看看低腰扒在台球桌上，正抬脸看着自己的丁震浩，嗓音突然变得很干涩：“这个人的身份很特殊……他的公开身份是伦敦一家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其实……其实他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高官，我们现在怀疑他还给德国人做事……”

　　“哐！”丁震浩突然甩手将自己手中的台球砸在台球房包了木板的墙壁上，发出巨大的一声响动！他愤怒的大喊道：“就为了你他妈的晚说了这几句话！我他妈的已经死了三个弟兄了！知道吗？三条命！”

　　门外空荡荡的台球大厅里，在离这间台球房房门几米开外，这声巨响和隐隐传出的喊叫声让一帮男人都紧张起来。丁震浩的几名保镖本能的伸手去摸腰间，几乎与陶斐然带来的特工们同时将枪口对准了彼此。汪局长带来的人倒没乱动，他们都看向正弯腰在近旁的台球桌前，煞有介事的观察寻找球路的一个年轻人。那个跟随汪局长来的带队年轻警官身着淡青色的长袍，袖口翻出来一截白色的衬里，比起丁震浩那些身着黑色西装的保镖们倒更象个白相人。他手里握着台球杆，从台球桌前抬起清秀的脸来，平静的说了声：“大家这是做什么？快把东西都收起来，老板们谈事嗓门高点，咱们这些做手下的可别乱来。”说罢，他弯腰探臂，利索的出杆击打母球，一声清脆的响声，目标球进了底袋。

　　“小伙子不错，你是上海市刑警局的吗？”吴剑峰身后只跟着一名随从出现在台球厅的大门口，远远的用欣赏的语气说着，不紧不慢的走过来。

　　“您是哪位？”带队的警官看着走过来的中年人，直起身来警惕的问道，手中握着的台球杆轻轻的放在台球桌面上。他很纳闷：各方在外面的人怎么不吭声，就把陌生人放进来了？

　　陶斐然的手下这时急忙收起枪，全都站着笔直，一起叫道：“吴老板好！”

　　显然，对于这个兄弟系统在公众场合的工作称呼习惯，上海刑警局的人并不陌生，听到这声招呼，那个上海刑警局带队的青年警官反应飞快，他急忙站直大声喝道：“敬礼！”

　　身穿便衣的上海刑警局的警官们闻声都急忙站直行注目礼，显得很是训练有素。那几个丁震浩带来的手下表现得就很差：虽然他们从别人的反应上已经知道来人是个大人物，可他们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只能是呆呆的看着这场面。

　　吴剑峰不以为然的扫了眼丁震浩的那帮保镖，伸手拉开包房门准备进去时，对着那名带队的警官笑着问了声：“小伙子，怎么称呼你？”

　　“报告！上海市警察局刑侦专业局反黑三组督察二级警督杜……”

　　吴剑峰微笑着打断了他：“那好吧，杜督察，外面的事就交给你了。你们多配合杜督察，把外面的秩序维护好。嗯？”

　　陶斐然带来的特工们急忙齐声答道：“是！”

　　吴剑峰又冲杜督察充满信任的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就开门进去了。他带来的那名随从沉默的将门关好，然后毫无表情的看着大家。

　　隐隐的，从大开的台球厅大门外传来12点的钟楼报时钟声。“当！当！当……”的钟声响过之后，发呆的杜警官身子一震，就跟突然想明白了什么似的，招招手对所有人亲热的说道：“大伙都过来一下，咱们商量点小事……”

　　看到吴剑峰进来，台球包房内尴尬的气氛暂时缓解了一下。丁震浩克制住自己的怒火，对着吴剑峰礼貌的点头示意。汪局长堆起勉强的笑容，上前几步伸出双手去和吴剑峰握手。以前在联合办大案时汪局长见过吴剑峰，而且他也了解业务专家出身的吴剑峰副局长在那个神秘部门当中的实际地位。

　　等吴剑峰不咸不淡的应酬完汪局长，陶斐然就急忙将他请到包房的角落里，贴在他的耳旁低声而快速的将情况介绍了一番。吴剑峰平静的听着，间中还淡淡的看了几眼丁震浩，下意识的点着头。

　　明白了情况后，吴剑峰怪怪的笑了笑，走到墙边的杆架旁，认真的挑选着球杆，嘴里用平常的语气和蔼的问道：“小丁，听说你手下为我们的事死了几个人，那你打算怎么办吗？”说着，他拿着挑好的球杆走到球桌旁，仔细观察着刚刚开局后就一直放那儿没动的球局。

　　丁震浩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从今天凌晨……他看了眼墙角的座钟，发现那已经算昨天的事了……从昨天凌晨见到吴剑峰起，他就对这个人有点忌讳！这倒不是全因为陶斐然的态度影响的缘故，丁震浩就是在心中总觉得他把握不住对方的心理状态，他不知道这个人说话的时候是在想什么。他曾经在下午时，通过自己在北京上层的关系打探过这个吴剑峰，得到回答却是：吴是搞业务的，很少在北京圈子里出现，没有什么名声，也没听过有什么喜好或厌恶，最好别惹……

　　丁震浩站直身子，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也象是关注球局似的低头看着桌面，尽量平静的说道：“吴老板，你们让我帮忙，但又没把实际情况告诉我，结果我的手下白白送了命……”

　　“嗯！”吴剑峰深以为然的哼了声，弯下身去仔细端详了一下母球上的击球点，慢慢的伸出杆去，姿势很标准。

　　“所以……”看到对方这样子，丁震浩倒是犹豫了一下，但他很快就坚定的继续说了下去：“所以我得对手下弟兄们有个交代――我已经准备把家伙给弟兄们发下去了，这得汪局长他们同意。还有，跑马场那边的生意我想入一股。虞大老板那边，我需要政府帮我出协调一下，能让他同意我入股渡轮和徐家汇的地产生意……”

　　吴剑峰在杆头即将接触到母球的时候收住手，微笑的抬起脸来，用开玩笑的口吻对丁震浩说：“呵呵，丁老板手下弟兄这几条人命很值钱嘛！”

　　丁震浩愣了愣，接着便飞快的做出让步：“我们负责把人找出来，但火车北站那边的地盘得让黄老板让点出来……要是政府不方便，那至少也得默许我手下弟兄带家伙去那边找人。”

　　汪局长条件反射般的说：“不行！不可以带家伙过去！上海不能乱！”

　　丁震浩耸耸肩，对包房内所有的人摊开手，扬起眉毛说：“那我就没办法再陪各位大哥玩这个找人游戏了，而且，我保留为手下送命的弟兄们索回这笔血债的权力。”

　　吴剑峰好像是已经决定放弃这个击球角度了，他低着头专注的看着球桌，双手拿杆贴着台球桌走着，边走边点头：“嗯，是这样，我知道了……汪局长，你们上海警方的想法如何？”

　　汪局长看了眼丁震浩， 很认真的对吴剑峰和陶斐然说道：“你们的事我不管，可上海不能乱，这是我们的警察局方面的最低要求。”

　　“很好，”吴剑峰弯下腰后抬脸看着汪局长，真诚的说道：“汪局长，我可以保证上海不会乱的。这样吧，您先出去等等我，等一下咱们一起去消夜，如何？对了，你手下那个杜督察也带上吧，我觉得小伙子满有意思的。”

　　汪局长扫视屋里的人一圈，简短的说了声：“那好吧。”就出去了。吴剑峰摆摆头，示意陶斐然去把门关好，然后继续低头观察着击球点，嘴里说道：“还有呢？丁老板还有什么要求？”

　　丁震浩让开一步，给吴剑峰腾出击球空间，汪局长不在，他语气一下便软了下来：“吴大哥，小丁不是不给您面子，可手下那五千多弟兄总得……”

　　吴剑峰瘁不及防的用手中球杆粗端冲后方、冲丁震浩腹股沟狠狠一击！不等丁震浩惨叫声响起，吴剑峰起腰、抬臂、滑步、转身、挥杆，流畅的动作在瞬间一气呵成，双手挥动着球杆给正弯腰的丁震浩右肋后下部又是狠狠一记！上好质地的台球杆一声脆响后断为两截！随着这声脆脆的木杆折断声，丁震浩那怪异的惨叫才出口便戛然而止。

　　当陶斐然反应过来，跑到这边想拉住吴剑峰时，一切都结束了：衣着光鲜的丁震浩曲卷着身体栽倒在台球桌旁的地毯上，嘴角已经沁出条血迹，手脚还有点轻微的抽搐。

　　包房外的台球大厅内，那台杜督察原来钻研台球技巧的球桌上，明亮的灯光照着绿呢绒桌面上摆放着整整齐齐的3行乌亮的手枪。除了手里舞动着台球杆的杜督察，其他人都站在离这张台比较远的距离上。听到包房里传出的怪异声响，丁震浩带来的保镖们面面相觑，但看着旁边虎视眈眈的特工和警察们又无可奈何。

　　杜督察慢慢挥舞着台球杆从那些手枪上掠过，微笑着冲站在远处的人们说：“你们看，大家都把家伙放我这儿后，这里的秩序多好！”

　　汪局长孤独的一个人坐在大厅大门口的酒水台旁，嘴里叼着烟卷，右手塞在西装下摆内，饶有兴趣地远远望着这边。看到小杜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他的右手慢慢从腰间取出来，指间夹着一个打火机，点燃香烟后，他不再往这边看，而是仔细研究起来柜台上一张报纸的内容。

　　丁震浩逐渐开始恢复了意识，眼前的景物开始模糊的出现，他的右手几乎下意识的向腰间摸去。“哗啦”一声，陶斐然警告似的拉动枪膛，嘴里冷淡的说道：“小丁，想活命的话就别乱动。”

　　“陶站长，你对他还真是不错啊！”丁震浩听见吴剑峰这样略微带点不满的说着，接着，他感觉到有一样尖锐的物体正在自己喉咙前慢慢晃动着。在判断出吴剑峰手里握着的那是半截台球杆的同时，丁震浩已经决定放弃了，于是他双手撑在地毯上，任凭陶斐然从自己身上搜去武器。因为选择了放弃，刚刚被仇恨和一种极其屈辱的感觉压制住的疼痛突然变得很清晰，他不由自主地叫出声来。

　　吴剑峰已经将断口锋利尖锐的半截球杆随手扔在一旁，蹲在那儿对已经开始软瘫呻吟的丁震浩低声而凶狠的骂道：“你他妈的算个什么玩意！还给我面子？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在我面前，你就是条狗！在垃圾堆上翻东西吃的狗！妈的！你以为你认识几个大人物就不是狗了？还敢打电话去北京查我的底！狗东西！政府和国家让你干点事那是看得起你，你他妈的手下死了几个臭流氓就敢跟国家讲条件？五千多兄弟？只要国家发句话，你看看跟在你身后的还有没有五十个？”他的怒火发泄了一下，情绪上便平息了很多，停止了骂人，站直身体时对陶斐然说了句：“给他收拾一下吧。”接着便看也不看爬地上的丁震浩的走开。

　　陶斐然耐心地用手帕蘸着凉水瓶中的水把丁震浩的脸收拾干净，领他到吴剑峰面前。吴剑峰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左手里端着杯茶，另只手拿着钢笔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快速书写着，见丁震浩过来，他客气的示意让丁坐到自己旁边的椅子上。丁震浩默不作声的坐下后，吴剑峰仔细看了看自己刚写完的那张纸，扫了眼丁震浩，动手又改了几处，随手撕下那张纸从茶几上推过去，认真的叮嘱道：“两个月内不能沾酒色。这药吃三天歇一天，吃这么三个疗程就可以停了。以后什么事也不会有的。记住了，两个月内不能沾酒色。”

　　丁震浩低头看着这张药方，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吴剑峰看着他没有任何表情的脸，叹了口气，随后对陶斐然说道：“陶站长，你把小丁的枪还给他吧。你出去陪陪上海警方的汪局长，我和小丁再聊几句就出来。”

　　陶斐然“嗯”了声，看了眼丁震浩，随手将丁震浩的那把手枪分解成一堆零件，往茶几上一堆便出去了。

　　“小丁啊，你想不想做上海滩黑道上的老大？”吴剑峰突然问道。

　　丁震浩一愣。

　　吴剑峰笑了笑，仔细的收好钢笔和笔记本，伸手摆弄着茶几上的那堆手枪零件，眼睛却一直盯着丁震浩，语气和缓的说着：“我在你这岁数的时候，还成天领着一帮手下在海外跟各种反华组织做斗争，那真是出生入死啊！人岁数大了，就有点恋旧，有时候一想起那些死在我面前的年轻同志，我就收不住火……”

　　丁震浩低下头去，低低的说了声：“吴局长，刚才是我不懂事……”

　　“唉！也别这么说……”吴剑峰温和的看着丁震浩，手却一直在动着：“我知道你出身很苦，完全是靠自己才在黑道上杀出条血路来，才有的今天。我呢？出生后就成了孤儿，全靠村里的乡亲们拉扯喂养到3岁，可当年要不是人民军队打到我的家乡，再晚几天我的小命也就完了！”这时丁震浩的手枪已经被重新组装好，吴剑峰仔细端详了一下手中的枪，笑了笑：“你把准星磨平了，那怎么瞄准？”

　　说着，他上好弹夹，“哗啦”推上膛，只是关掉小保险，就很随意的将手枪向丁震浩递过去。

　　丁震浩愣了愣，接过手枪，朝包房的另一头做了个举枪的动作，解释道：“食指贴在枪管旁，用中指扣板机，准星磨平后出枪能快不少，用这种握枪法多练习一阵子，食指指哪儿打哪，近距离射击的话命中率应该没问题。”

　　“有点道理，也算是种办法。”吴剑峰点点头，从椅子上下来，从握枪的丁震浩身边走过，向台球包房的门口走去。他边走还边说：“先招呼下去把你的弟兄们都收回去吧，让人白送死也不好。晚上跟汪局长他们吃完消夜后，咱们俩找个机会再好好聊聊，看我能不能帮上你的忙。这上海滩啊，没个老大是不行的……”

　　他就这样背朝着丁震浩，絮絮叨叨地说着走到门口，拉住包房门门柄后回头对丁震浩笑了笑：“愣什么愣？外面人都等急了。”

　　丁震浩手中握着装满子弹的、只需要用拇指轻轻拨开小保险就可以射击的手枪，看着这个刚刚痛揍过自己的男人，怏怏的将手枪退了膛，收了枪从椅子上挪下来，腰间的右后部此刻还觉得动一动就疼……

　　1912年2月13日，凌晨0点04分，上海。

　　托马斯·莫兰特的脑袋从热水内钻出来，舒畅的出了口长气！

　　这个热水澡他洗得真舒服！感觉全身的酸疼都因此而消失了，随着酸疼被带走，他绷着紧紧的神经也松弛了很多。他从热水桶内站起身，抓过旁边搭在旁边椅子背的新浴巾，小心的从水桶内出来，开始把自己擦干。椅子上，那把射击过的手枪静静的躺着，似乎是在向托马斯提醒：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

　　反锁的门外传来那个岁数好像已经不算小了的妓女的敲门声，接着是她怯生生的嗓音：“先生啊，你洗完了没有啊？”

　　托马斯急忙小声回答了句：“请你等一下。”

　　外面那女人笑起来，低声的说：“你洗完了我可以帮你擦……”

　　托马斯扫了眼椅子上的手枪，低声说道：“不了，我还是习惯自己收拾。”

　　女人隔着门板说了声：“那好吧，您快点，老虎灶的人要来收桶了。”说罢，外面再也没有了说话声，只能听到有人沿着那木制楼梯走下去的声音。

　　托马斯回想起刚才这女人领自己进屋后，把亭子间里的小男孩摇醒，让他去老虎灶小店去睡觉时，脸上的慈爱和温情，不知道怎么回事，鼻子就有点发酸……

　　得了，托马斯在心里对自己说：你知道类似事情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里都在上演，对于这些因为各种原因从事这个古老职业的女人们而言，最可怕的还不是这种尊严上的付出，饥饿、贫困、疾病、孩子的教育……等等这些古老的、更现实的威胁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些女性。英国也一直有很多人呼吁将\*这个行当清除掉，让这些女性接受必要的劳动训练，去从事健康的职业。可什么叫健康的职业？是在工作环境恶劣的生产车间里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个月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呢？还是在付出这种尊严上牺牲之后，获得的收入能够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相对比较宽裕的生活条件？他这样想着，已经对着梳妆台上的镜子飞快的重新粘好了刚才摘掉的胡子。真得感谢小戴，他留给自己的这套特工专业工具真不错，比自己以前见过的品质和实用性都要好很多。

　　托马斯从那张宁式木床上拿起小宋姑刚才趁着送水给自己带来的内衣内裤，穿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要不要以后抽时间研究一下“\*”这个社会题材？可他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据他所知，欧洲各国都有个别社会学学者企图在这个课题研究上有所建树，可几乎是无一例外的，这些学者在社会声誉上都遭受了不公正的打击！被上流社会和主流学术圈子所放逐。与此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各国统治者出于种种目的和理由，简单粗暴的打压\*业的行为，通常都会引发更棘手的社会治安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

　　也许有一天，人们都会意识到并普遍承认：比\*这种古老的社会现象更可耻的就是对这种现象的简单回避和粗暴对待！托马斯想到这儿，不禁嘲笑起自己来：你还真把自己当成社会学学者了吗？你现在只不过是个丧家之犬般的间谍罢了！这时，他已经穿好了外套和鞋子，于是他拿起椅子上的手枪，关了灯，走过去小心的打开通往亭子间的门，来到这个原先是阳台，但现在已经成了女主人孩子卧房的小屋内。

　　小屋内放着一张小床，还有一个钉在墙上的小书架，而且，最令托马斯佩服的就是：这么小的空间内，居然还给孩子做了个足可以写作业的小书桌！只要人们还在让孩子们读书，生活里就永远会存在着希望！托马斯这样在心中评判着，伸手拉开了靠街窗户上的窗帘。窗户是虚掩着的，窗帘一被拉开，外面湿冷的，还略带着点不知来历怪气味的夜风就扑面而来。窗台安装着一个结实的、伸出去的铁条，刚才托马斯可见识了这种铁条是干什么用的了：小宋姑给来送水时，就是利用这个铁条临时安装上去一个滑轮组，将沉重的木质浴桶从手推车中吊上来，而且接着又是靠临时固定在这个铁条上的手摇水泵，将手推车上水桶里的热水泵到了楼上的浴桶内。看来，这种固定在窗口的铁条，是此类楼梯异常狭窄的建筑住户搬运大件物品的标准装置。托马斯的目光从附近多个小楼的窗口挪开，投向楼下的弄堂小街。

　　楼下的小街上黑呼呼的，只能勉强看见停靠在街边的老虎灶专用的手推车旁，那个独臂的男人在沉默的坐着抽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那个男人没有抬脸来看，托马斯还是坚信对方已经觉察到自己就站在窗户边上，并且正关注着他。

　　更远的一些地方，弄堂的拐弯处，有灯光贴着湿漉漉的路面从那边洒过来，一只猫从那个拐弯处的小街上不紧不慢的跑过，它移动的影子在路面上朝这边拖了很长。托马斯知道，那片光源的所在就是“宋姑老虎灶”和小店门口的路灯。

　　一切正常，看来今晚可算不用再担惊受怕了！轻轻的敲门声又一次响起，托马斯这次没吱声，只是把手枪装回到怀中，走过去仔细听了听外面的动静，然后开灯后把门打开。

　　“这位先生啊，您洗完了？我们得把桶收走了！”小宋姑站在门口赔着笑说。托马斯侧开身子让她进来。小宋姑拎起手中的一大堆物事进了屋，在她弯腰往木制浴桶底部的出水口上接橡皮管时，她笑着对唤娣说：“哎哟！我忘了拿绳子上来了！唤娣妹妹，你帮我下楼拿一趟绳子好叭好哦？”

　　等唤娣从狭窄的楼梯上下去后，小宋姑马上走到近前，对托马斯小声说道：“上面让你今晚睡这边，明天一大早有人来接你过去……”

　　托马斯看着那张铺着俗艳大红花绸缎被子的宁式大床，面呈难色。小宋姑觉察到了他的为难，笑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红布递给他，低声说：“没事，刚才那个男孩其实是唤娣的儿子，你就装着不和生过孩子的女人做……”

　　托马斯的脸一下就红了：“这不行！这是骂人！”

　　小宋姑一愣，但她毕竟对弄堂里的这种行当非常熟悉，马上眼睛一转又出了一个主意：“那你就得受点委屈了……”她把嘴靠近托马斯耳朵旁快速说了几句。

　　托马斯先是迷惑的愣了愣，接着脸色就变得很难看，但他还是无奈的点了点头。

　　唤娣拿着那捆绳子上来时，吃惊的看到小宋姑一边照看着放水，一边冲狼狈不堪的客人抱怨着：“……先生啊，你这样叫我怎么好再做别人的生意？消毒的话要花好多钱的哦！”她扬了扬手中的钞票：“光这点可不够！”

　　看到唤娣呆站在门口，托马斯徉装尴尬的又把一张钞票塞进小宋姑的手中，然后钻进亭子间去。

　　小宋姑嘴里不依不饶的嘀咕着，转头看见唤娣，她急忙招手让唤娣走到近前，满脸鄙夷的低声对唤娣说了几句。唤娣听到她的话，不由得大惊失色！小宋姑接着又小声的给唤娣说了些什么，唤娣的脸色这才变得正常点。

　　10多分钟后，当地下的水渍被收拾干净后，小宋姑拆下安装在窗口铁条上的滑轮绳索离开了。托马斯站在亭子间的门口，冲呆立在床边的唤娣尴尬的说道：“我，我也是刚才洗澡时才发现的。对不起……”

　　唤娣苦笑着摇摇头：“算了，我晓得你不会是故意的……”说到这儿，她犹豫了一下，接着便咬了咬嘴唇说：“先生啊，你得了这种病，留下来也是白花钱……你回去睡吧，我不收你的钱了。”

　　托马斯对唤娣的这个反应倒是已经打好了腹稿，他使劲望着地面，让自己说话的声调尽量显得很真诚的说：“我就这样回去酒店，一起来上海出差的同事会笑话我的，我还是住你这吧……我可以先把钱给你，晚上我就睡这边的小床上――”

　　“不行！”唤娣意外的反应激烈，可她看了看托马斯目瞪口呆的表情又温和的笑起来：“你们这些男人啊，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你真想留我这住？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托马斯急忙从口袋里掏出早捏在手中的60块钱，说：“这些过夜的钱我先给你。”

　　唤娣走过来，贪婪的看着钞票，嘴里说着：“那真是不好意思了。”但还是小心的用两根指尖拈过了这3张20元的钞票，并迅速放到旁边的小桌上。接着，唤娣走到木柜前，从木柜最下边取出2块发黄的白色床单，走到那张宁式大床前，拿开红色的绸缎面被子，开始铺设那2块发黄的床单，边铺边讪笑着对托马斯讲：“大家还是小心点的好，这样咱们都放心。这个铺下面，这块当被套。”

　　托马斯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了，他嗫喏的说：“我还是睡外面的这张小床吧？你收拾起来也方便……”

　　“不行。”这次唤娣的拒绝语气倒是很平和，但态度依旧很坚决：“你不能睡那儿，到这儿来的男人谁也不能睡那张床……那是我儿子的床。”她在片刻的犹豫后终于说出了实话。

　　1917年2月13日，凌晨0点47分，上海。

　　苏州河这些年被污染的很厉害。虽然两位国父生前就多次专门告诫过环境保护的问题，但是在各级议会的议员们看来，既然连欧洲都没有将这个环境保护问题看得那么重，我们中国国会倒是率先在1882年通过了《环境保护法》，而且其中的条文又是那么的被世界各地的专家们所称道，这就已经够了。的确，因为有了《环境保护法》，在迈向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各大城市倒是没有象欧洲的鲁尔地区、利物浦地区，或者美国的芝加哥地区那样出现非常明显的黑烟滚滚，河水变黑的惨状，但明眼人都知道：那些在别的国家离大城市比较近的工业企业，都盖到那些《环境保护法》执行力度不是很明显的小城市或乡镇去了。与遵守《环保法》的成本相比，行贿那些小地方的官员总是比较划算的。

　　总之，不论怎么说要保护环境，苏州河自上海开埠以来，还是一天天的混浊下去了。

　　“记得我刚到上海的时候，苏州河里还是看见有鱼的，现在……”陶斐然说着，感慨的摇了摇头。

　　“环保总局的彭小海局长可没少为这件事向国会告状。”上海刑警局的汪局长笑着说道：“可我们上海市议会的议员们也总有解释的理由，大不了就说现在生活污水处理的技术还不够先进，而且国会不授权我们上海地方对沿岸的居民区进行强行规划，我们即便有技术手段也没法有效的应用。”

　　“包给丁老板好了，”吴剑峰副局长嗅了嗅从苏州河入黄浦江的河口那边传来的臭味，笑着指着站在小船船头的丁震浩说道：“你们上海前年改造某一片老城区的时候，不是包给丁老板他们公司后，很快就把拆迁问题都解决了嘛！”

　　隆隆的柴油机马达声中，这艘航行在夜间黄浦江江面上的渡船船头上，吴副局长这句话一出口，周围的人们顿时都不说话了。陶斐然幸灾乐祸的看着神色尴尬的丁震浩跟汪局长，又扫了眼坐在小渡船后面椅子上的那几个有幸陪领导们一起消夜的年轻人，指了指船头方向咳嗽了一声说道：“珍宝海鲜舫到了！”

　　前方的某处很久以前应该是给渔船提供避风的港汊内，一艘巨大的，闪耀着各色灯光的多层仿中国古代龙船式画舫正停泊在色彩斑斓的水纹上，供来客上画舫的小码头上方，一个非常醒目的牌匾写着“上海珍宝”，几束光柱打在装饰在红底金碎花匾底上的这4个大字，倒是显得很漂亮。当然，懂中国书法的人们看到4个被簇拥在金色碎花中的字，都会会意的相视而笑，但那4个大字的落款通常都让大家不会去多评价什么。画舫的建筑顶端，还用霓虹灯勾勒出“SHANGHAI JUMBO”。

　　小渡船靠稳后，刚刚接获通知，得知有贵客要来的酒楼经理殷勤的在小码头上迎接着。这是个欧裔血统的中年男子，他穿着身带有大花的丝绸对襟装，拱着手以地道的国语，用恭敬的语气大声说着：“贵客光临，有失远迎，还望各位贵客多多原谅！”

　　这时原本坐在渡船后部的随从们已经敏捷的跃上码头，并且那名汪局长手下的杜督察已经抢先将胳膊伸过来，状如一个临时树起的扶手栏杆。看到他这个举止，上海站的特工和丁震浩的保镖这才有人赶过来仿效。

　　吴剑峰副局长在大家的一致礼让下，笑着扶着这人体栏杆上了码头，他对跟在后面上来的汪局长微笑着用不大声音说：“汪局长，你手下这个小杜够机灵，我很是喜欢，要不回头来我这儿干吧？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啊！”

　　声音虽然不大，但周围的人恰好都能听到。立刻有随从人员用妒忌的眼光看向还站在船边的杜督察。杜督察好像没有听到这话，他继续带着平静而温和的笑容，弯腰伸臂帮着丁震浩下船。

　　汪局长用复杂的眼光侧脸看了眼杜督察，转回脸来笑着对吴剑峰说：“吴老板，这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呵呵。”

　　大伙簇拥着向酒楼内走去，整个这大画舫，其实就是个粤菜海鲜酒楼。快走进酒楼大门里面的时候，吴剑峰眼角仿佛看到了什么，突然站住了脚，东看西瞧。陶斐然和几个特工便衣刑警急忙警惕的四下搜寻：不断的有小渡船和舢板来回运客的水面上，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陶斐然右手塞在口袋里，走过来低声问吴剑峰：“吴总，这……”

　　“嗯，我刚才感觉好像见到了什么熟人。”吴剑峰狐疑的朝四周看了看，接着开颜一笑：“也可能是老了，花了眼。”众人随之都松了口气，又说笑着继续往里走去。在那位欧裔经理的亲自带领下，众人穿过画舫一楼的酒楼大堂，上楼梯去包房的路上，这时主动走在靠前面位置的陶斐然突然站住脚大笑着说道：

　　“吴总果然好眼力！这里真还就有咱们的熟人！雨辰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丁雨辰显然对陶斐然不陌生，她瞪了眼陶斐然没好气的说：“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你姓陶的有本事就把这酒楼包了吃私家酒啊！”

　　“丁雨辰！你这是怎么说话的？”走在后面的丁震浩摆出一副大哥的架势训斥道：“还不向陶大哥道歉！”

　　吴剑峰和汪局长也站住，都带着一种温和的笑容看着这个年轻的女歌星。雨辰瞪了陶斐然一眼，但是在外人面前又不愿表现的太放肆，于是她背着手转过脸去，小嘴噘着不说话。

　　“算了，算了！”陶斐然尴尬的笑了笑：“熟人之间开个玩笑，小丁你较什么真啊。我们先上去了，你们兄妹慢慢聊啊！”说着，他陪着笑脸，带头向楼上走去。

　　上楼走进豪华的大包房后，扫了眼门外晃动的那些随从，吴剑峰接过女招待递来的热毛巾，一边抹着脸，一边走到落地大玻璃窗前赞叹了一声：“这里看浦江夜色，更是另外一番风味啊！”

　　汪局长坐在沙发上，接过女招待递过的菜单，爽朗的笑起来：“说好了！今晚这顿消夜我请了！难得吴老板这么有兴致，这东家我可不能让！”

　　“那你得呆会儿争得过小丁才行，”陶斐然亲自端着茶杯给站在窗前的吴剑峰送过去，也笑着说：“小丁抢着付账，那可是上海滩出了名的！上回吃饭为了和他抢着付账，我的手腕都被他捏青了！”

　　包房里的人都笑起来。吴剑峰笑了几声后，趁着汪局长在大包房的另一头专心研究菜单，低声对陶斐然说道：“小陶啊，以后你宁可得罪小丁，也不要再轻易得罪他这个妹妹了。”

　　陶斐然脸上未收的笑容凝固住，困惑的想问。吴剑峰轻轻摆摆头，品了口茶，看着外面的黄浦夜景，低声解释了句：“长得漂亮的年轻女人，要么有可能有一天会做你的老板娘，要么有可能有一天会做你老板的娘……”

　　楼下的楼梯旁，雨辰正委屈的对丁震浩抱怨着：“……和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吃消夜也能撞见这个陶色鬼，真是倒霉透顶了！你还在外人面前训我，你现在真是有大哥样了，你怎么不干脆当众给我两巴掌，那你不是更有威风了？”

　　丁震浩瞥了瞥在不远处站立的那两个自己的保镖，急忙低声服软：“好了好了，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应该和你一起骂色鬼陶好不好……咦，你不是明天晚上才回来吗？”

　　雨辰冲他做了个鬼脸：“谁让你帮我骂色鬼了？哼！我们今天可倒霉了！到了苏州后还没开拍，姚家班专门从请的一个洋录音师被警察带走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晚上姚莺然和郑大导演一起去交涉都没结果，我们只好就灰溜溜的撤回来了！”

　　丁震浩随口应付道：“这种事谁能说清楚？好了，你们一帮朋友吃消夜去吧，晚上记得别回家太晚。喝多了酒就别开车，记住啊！我去陪客人了。”说罢他向楼梯上走去，不自觉的身形滞涩了一下，这马上引起了雨辰的注意。雨辰叫住他：“哥哥，你身子怎么了？受伤了？”

　　丁震浩看了眼跟上来的保镖，勉强笑了笑：“我是这两天觉睡得少被累成这样了，你都知道我昨晚睡了不到2个小时。行了，去吃你的消夜吧，上海滩还没人能伤你哥我。”

　　雨辰站在那儿，看着这个在上海滩声名狼藉，但却从11岁起就在贫民窟中开始抚养自己这个弃婴的男人小心翼翼上楼梯的样子，知道满世界可能仅仅就自己还真心关心点他，突然间就觉得眼眶一热，犹豫了一下，她又一次叫住了正在往楼梯上走的丁震浩……

　　豪华的大包房内，汪局长抱怨了句：“这个小丁怎么还没上来？不是又遇到什么熟人了吧？”

　　吴剑峰走到餐桌前，将茶杯放下，笑着说了句：“丁总业务繁忙，这也是应该的……”

　　陶斐然不耐烦的说了句：“这小丁也太不知轻重了！我这就叫人去找他上来。”说着，他走到门口要拉门，吴剑峰笑着正要叫住他，就见丁震浩从外面匆匆推门进来，面带喜色的说道：

　　“好消息。我们可能找到那个该死的家伙了！有个人相貌很象是他，现在应该在出云里一个野鸡家里。那是我的地盘！”

　　陶斐然流露出喜色，马上扭头向吴剑峰看去。汪局长站起身，将餐巾往桌上一掷，冲吴剑峰说道：“吴总，我马上派人封锁那个地区，配合你们抓捕！”

　　吴剑峰淡然的看着丁震浩，非常平静的问道：“消息来源可靠吗？”

　　丁震浩看了眼大家，满脸得意的说：“我也不怕丢人，小弟当年就是从出云里起家的。刚才报消息的就是出云里的一个卖香烟的小姑娘，她死去的爹原来是我手下的老人。她没有必要骗我。”

　　吴剑峰笑了笑，看了眼陶斐然，然后对汪局长温和的说道：“汪局长，麻烦你手下把那附近的通道都封锁了，没有我们上海站工作证的一律不得进出。抓人还是让陶站长的手下来吧，关键是这件事情不能曝光，这里面有一些我们的忌讳……”

　　汪局长爽朗的说道：“我明白，吴总你不用说了。我这就让人先秘密封锁周围的通道，然后再向市局局长汇报，就算你们今晚在出云里放火开炮，我也不会让消息走漏的！”

　　吴剑峰感激的笑了笑，说了声：“那可不是我们的做事风格，你放心，波澜不惊。”接着他对陶斐然说道：“小陶，你先派人跟着小丁的人进去摸摸底，看看人是不是他，另外在侦查一下周边环境的情况。说不定那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呢，所有要争取一网打尽！这样，我得请示一下倪老板，你叫人先集合吧！”

　　陶斐然嘿嘿笑着说了句：“吴老板，您可是现场指挥……”

　　吴剑峰狠狠瞪了他一眼：“小陶，我知道你和倪老板私交够深，可你以后必须得学会尊重领导！”说着，他走向包房门，向丁震浩问道：“小丁，这附近哪里有电话？”

围释17

更新时间2006-7-4 21:26:00 字数：25796

　1912年2月13日，凌晨1点07分，上海。

　　陶斐然、丁震浩、杜督察从珍宝海鲜酒楼里匆匆的走出来，跳上小渡船。酒楼的那位经理殷勤跟随着，走到小码头边站住脚，对着渡船水手大声吩咐了几句。在“吐吐吐”的柴油马达声中，这艘渡船仅仅载了3名客人便向避风塘外驶去。

　　差不多等这艘渡船开出避风塘的时候，一直挤在海鲜船舫不远处水面上的那些渔家舢板当中，有一艘从渔船间划出，船主发动起柴油机的，远远的跟了上来。这些舢板平时其实都是用来赚游客钱的，因此也都在尾部装了小马力的柴油机。舢板的主人是位年龄大约50岁的老年渔婶，她坐在船尾，用光着的脚踩着舵柄，手里还在不停的打着毛线活，眼睛盯着远处的渡船船灯，用带有浓郁口音的国语大声问道：

　　“陶太太啊，前面那艘船上的三个客人中，哪位是你家先生啊？”

　　艾琳从没开灯的船蓬内探出身来，指了指前面的渡船，满脸幽怨的说道：“麦大婶，那个穿皮衣的就是我家那花心的男人。”

　　“你家先生一看就是个好色男人！”麦大婶愤愤不平的说道：“再加上他那些一看就不是好东西的狐朋狗友，这么晚出去，那肯定是去找那些没皮没脸的狐狸精！”

　　艾琳叹了口气，拍了拍放在船蓬下的小皮箱，哀怨的说：“要是他真是去那个狐狸精家，我今晚就去酒店睡，明早坐火车回娘家……”

　　“对的呀！”麦大婶点头称道：“对这些个负心的男人哦，就是不能客气哦！娶了你这么老漂亮的姑娘当老婆，唉哟！都不知道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还不收心，还要去找那些狐狸精，这样子的男人啊！哼！陶太太你放心坐稳好啦，我肯定会帮你跟上他的啦！”

　　又过了大概10分钟，吴剑峰和汪局长领着人从珍宝海鲜酒楼里出来乘另一艘大点的渡船离开，这次是另外一艘带柴油发动机的小渔船悄悄的缀了上去。

　　前面的渡船拐弯驶进苏州河，麦大婶放下毛线活，拿起一旁的船桨先是关掉马达，让小船向前滑行了一阵，等船到了苏州河河口，她看清楚前面渡船的位置后，这才猛划几下，将船调转进了苏州河内，接着才重新发动着了马达。就这样，她们一直跟着前面那艘渡船来到提篮桥附近一个很小的码头。远远的看着前面那三个男子都上了岸，艾琳让麦大婶将舢板靠在岸边的一处石阶旁，然后戴上宽大的旅行帽，竖起风雨衣的衣领，拎着小皮箱跳上石阶。等她站稳后，转身过来要给船钱时，却发现麦大婶已经将船划离了岸边。

　　麦大婶一边调着船头，一边对艾琳说道：“陶太太，你明天还要回娘家，身上还是多带点钱的好！等啥时候你再回上海，来避风塘找我时再给船钱吧！”

　　艾琳看见那3个男人上岸后一直走到马路边，在街灯下，早有2辆汽车等在路边。他们上车离去后，艾琳急忙摘下帽子从电线杆后面闪出身来，快步跑到马路边上，焦急的挥着手中的帽子。倒是有两辆停在路边的三轮车赶了过来，可艾琳看都不看他们，继续挥舞着手臂，可偏偏这时候就没有1辆空驰的出租车从这条路上经过！

　　她运气还真不错，就在她一筹莫展时，1辆红黑相间、流线型车头部分很长的敞蓬跑车伴随一声尖锐的刹车声停在了她身旁。驾驶者30出头，油头粉面，身着亮闪闪质地的中式对襟服装，额头上怪异的戴着副宽大的防风眼镜。不待车子停稳，他就探过头来，在路灯和车灯的灯光下用挑剔的眼神看着艾琳。

　　艾琳条件反射般的站直身子，解开风衣纽扣露出里面身穿束腰旅行装的身材，并努力让自己望向这男人的眼睛里充满光彩。

　　她的努力显然取得了成功：驾驶红黑相间敞蓬跑车的中国男子终于绽开了笑容，试探的用上海话问道：

　　“假使有侬格样一位小姐，保证好让我的大鹙更加登样。要勿要让我送侬一程？”

　　艾琳差点晕掉！她一个词也听不懂这个男子是在说什么！没办法，她只好用英语回答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先生。”语调流畅自然。

　　开车的男子稍微愣愣，接着满意的咧开嘴笑起来，右手在并没有戴帽子的头上做了个虚拟的脱帽致敬动作，用标准的，只是略微带点口音的法语说道：“愿意为您效劳！尊贵的女士！”

　　艾琳毫不客气，迅速将自己的小皮箱和帽子往跑车狭窄的后座上一扔，也没去开车门，只是用手搭在挡风玻璃边上轻轻的一借力，身体便轻盈的落入白色的副驾驶位置内。她指了指前方马路上已经快消失的那2台车的汽车尾灯，简短的用汉语说了声：“跟上他们！”

　　驾车男子咧嘴一笑，喊了声：“坐稳！”，接着炫耀似的先踩下离合挂上低档，轰了几脚油门，飞快的在变换档位和猛轰油门之间来回操作，轮胎开始发出刺耳的尖叫，猛烈的颤抖了一下后，跑车裹着青烟向前猛的蹿去！路旁的三轮车车夫们目瞪口呆，看着这辆抢了他们生意的跑车车尾灯迅速的划过夜晚的街道，宛若流星的在片刻后就消失在远处的街头。

　　这时艾琳才发现：这辆跑车竟然是一辆大鹙！

　　上海汽车制造集团跑车公司在1912年年中推出“三青鸟”豪华跑车系列，此系列跑车的推出被全球汽车行业认为是划时代的创举！其中，4缸1.5升40马力排气量的“青鸟”型是“三青鸟”系列的普及型款式，极限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公里；8缸3.4升排气量70马力的“小鹙”型是豪华型号，极限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50公里；12缸4.6升排气量的超豪华型“大鹙”的动力指标则达到了耸人听闻的100马力！理论极限车速竟然是每小时180公里！

　　“巨硬”公司为此车型量身定造的3阀门V型排列发动机系列，整体结构车型，同步齿轮技术，液压悬挂减震……大量的最新技术的应用使得这种跑车一露相就让世界震惊！甚至有中国国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国家禁止此系列汽车的公开销售，以防止先进技术的外泄！

　　可惜，与技术上的先进相伴的就是价格上的昂贵。所谓“普及型”的“青鸟”型售价就已经让很多汽车销售商听了后直摇头，更别说豪华的“小鹙”型了――整个1912年到1914年销售年度，“青鸟”只销售了300多辆，“小鹙”销售了49辆，至于“大鹙”，那简直就是属于梦幻世界的跑车：迄今为止，上海汽车制造集团跑车公司包括销售样车在内，总共就生产了8辆“大鹙”。

　　艾琳此前倒是在无意中听部里的同事们私下流传过一种说法：“三青鸟”系列的总体设计和发动机都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这倒是没错，但可惜的就是在这种跑车上的很多电子配件和关键机械零件的采购中，中国国内供应商的生产工艺都达不到设计要求，战争爆发以前，上汽集团其实也是依靠巨硬公司的海外研发生产网络进行零件采购，战争一开始后，别说德国了，就连英美的供应商也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再正常供货，库存的专门零配件消耗完后，上汽就是有订单都出品不了“小鹙”和“大鹙”的整车了！

　　真没想到，今晚居然就碰见了这么1辆传说中的“大鹙”！

　　就凭驾驶者对这台售价令人窒息的“大鹙”跑车的粗野驾驶劲，艾琳就敢断定他就是此车真正的主人！再看了几眼驾驶者的面孔，在心中把上海和此人年龄个性相仿者的资料都排了一遍，艾琳很快就产生出一个初步的猜想：此君要么是史依青的独生儿子彭锐，要么是史泽方的小公子史向野。

　　这时，“大鹙”前方已经出现了那2辆黑色轿车。艾琳急忙叫了声：“别太近！不能让他们发现被我们跟！”

　　驾驶者饶有兴趣的扫了眼艾琳，同时把车速降下来，伸手从自己头上摘下宽大的风镜递给艾琳，嘴里喊了声：“工具箱里有围巾！”

　　艾琳调节了一下风镜的绑带，戴上后又拉开自己面前的工具箱，从里面掏出条名贵的巴黎手工制造的女用方头巾，皱着眉看了看，折叠了一下，低下头用头巾包住头，在下巴上绑了个不紧不松的结。

　　驾车男子在艾琳重新坐直身后往这边扫了眼，然后看着前方笑着大声说了句：“不错啊，国内会绑这种瓦伦西亚式头巾结的女士不多。”

　　艾琳没工夫理睬他，她戴着风镜盯着前面的那2辆车，说了句：“你这车实在太招眼，他们会怀疑的！”

　　“这很容易！”驾驶者说着从仪表盘下抓起一个话筒，扳动了几下后开始大声的呼叫：“垃圾呼叫废物！垃圾呼叫废物！……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垃圾呼叫废物！垃圾呼叫废物！……”

　　一个男子的声音终于在仪表盘的音响喇叭里响起：“侬有毛病啊！……”

　　“废物！我需要你们家的出租车车在江湾那边等我……汇山公园和五角场方向也得各要一辆，十分钟以内！”

　　“这次又是为谁？”那边语气有点不悦的问道。

　　“为了一位美女的事情！”驾驶者瞥了眼艾琳说道。

　　对方听到这回答后，立刻毫不犹豫的回答道：“嗯！五分钟后我呼你！我给你准备三个方向的车！”

　　在上海郊区某处神秘的建筑物内，一位身穿警服的通讯监听者听完这番对话，推了推耳机，对旁边监听席位上的同僚笑着说道：“史家三公子又在布置泡妞了！这回不知道是谁家的闺女这么好运！”

　　他的同僚无精打采的回了句：“人比人，气死人啊！”他的眉头突然一皱，快速伸手熟练的扳动自己面前工作台上的录音开关，嘴里嘀咕了一句：“这该死的老家伙又在传播小道消息，危言耸听……”

　　这间巨大的工作大厅内，这样的监听席位大概有500多个，一个一个密集的排列着，大厅旁边，贴着墙长长的玻璃屋子内，一排排大型专业录音设备正在“嗡嗡”做响着工作。工作席位和设备之间，技术保障人员拎着工具包来回穿梭着，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技术故障。大厅一端，在位于高高墙壁上的管理办公室门口平台上，1名值班的主管官员手里端着茶杯巡视着大厅内的工作情况。他对面的墙上，隔着巨大的大厅远远的可以清晰的看见那上面的几行口号：

　　“上级没有听到、看到、想到的事，我们要替上级听到、看到、想到！”

　　口号上方，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画中人物都是建国战争温州时期的衣著，一处山坡顶部，背景上隐隐可以看见身扛各式武器的军队正行进在山野间。画面正中，杨国父坐在一块石头上，膝上摊放着军用地图，他手里捏着支红蓝铅笔，他身后站立着史国叔，国叔的手上还拿着个放大镜，好像他们俩刚刚还在商讨军情。两位伟大的人物面前，站立着竺部长，他正微笑着、用鼓励的神情看着1名浓眉大眼，身穿农家服装，手里拿着刚取下来的假辫子，腰间别着把小左轮手枪的年轻便衣侦察员。两位少年老成的国父用慈祥的目光看着那名带来情报的小侦察员，也似乎慈祥的注视着大厅内专心工作的人们……

　　“后面那跑车跟了有几分钟了！”坐在两辆轿车后车内的杜督察突然说道。

　　后座上的3名年轻男子同时都回头看去。

　　“是谁家的公子在泡妞吧？”其中1名男子犹豫的说道。

　　“泡妞的跑车不会跑这么慢的！”杜督察果断的说了句，右手伸进长衫下。

　　就在这时，后面的跑车突然提升了速度，飞快的从他们车旁轰鸣掠过。车上那位戴着风镜包着头巾女子的脑后，头巾后端长长的迎风飘扬着。

　　“嗯，看来是我想多了。”前车内的陶斐然说着，悻悻的将手从皮衣内取出来。

　　丁震浩看着那辆远去的跑车车尾，有点嫉妒的说道：“大鹙啊！现在有钱都买不到！”

　　10多分钟后，当他们的车拐出汶水路，快到出云里那边的时候，那辆红黑相间的“大鹙”跑车早就不见了踪影，只是当他们的车停在出云里弄堂口，车上下来的人和几个迎上来的便衣男子一块走进弄堂时，远远的，有一辆灰色的出租车也拐进了另一个弄堂。

　　“谢谢你。”艾琳从出租车内钻出来，拎着自己的小皮箱就要离开。

　　“等等……”驾驶者叫了声。

　　艾琳转过头看着他，接着便恍然大悟，伸手去解头巾的结。

　　“不不不，”驾驶座上的男子慌乱的说道，接着他很快定住神，用欣赏的口吻说：“这条头巾正好把你全身衣服的灰调子给调亮了，送给你了。”

　　艾琳微笑着侧头欠了欠腰：“谢谢你的夸奖和慷慨，再见！”

　　看着这个神秘的女人又要转身离去，驾驶坐上的男人干脆直截了当的说了句：“我叫史向野，你可以通过巨硬集团找我，你只要说你需要找史家的那个豪华版垃圾大伙就知道了……你呢？”

　　艾琳扫了眼这条弄堂两端，皱了皱眉头，然后勉强微笑着对史向野说道：“史向野先生，这里马上就会有些事发生了，你还是赶紧离开吧……我的名字不方便告诉你。要是有下次见面机会的话，也许你就知道了。”说罢，她转身进了旁边的一个小弄堂，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

　　史向野呆望着艾琳消失在黑暗中，然后悻悻的掉转出租车。

　　1917年2月13日，凌晨1点34分，上海。

　　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陆军少将刘金平从车上下来，冲自己的贴身警卫做了个在此等候的手势，就匆匆向系留塔内走去。大场机场上的大灯已经被下令关掉，只有那些航道和通道旁的小灯亮着，尤其是在这个飞艇系留塔附近，本该照着飞艇的灯光早都熄灭了，四周亮着的灯光勉强只能让行走者看清通道和台阶踏板。几名穿着作训服、身形骠悍持枪男子默默的散布在附近来回走动。多年的军旅生涯，让刘少将习惯性的打量了一下那些人，他很快就看从这些持枪者的武器装备和服装上认出：这些人不属于军方的任何一支部队，他们是上海武装交通警察支队应急大队的成员，要是他没估计错，这些人多半还是武装交警应急大队属下那个神秘的特情处置中队的成员！

　　“刘司令，好久不见！”倪小峰站在系留塔下部进出口里面，向刘金平伸出手来：“这么晚过来，您辛苦了！”

　　“倪局长，老师长在这儿，你就别说我辛苦了。”刘金平握了握倪小峰的手，接着便压低嗓门说：“老师长不是说明天早上乘火车来吗？怎么……”

　　“呵呵，计划没有变化快，不急不行啊！”倪小峰做了个请的动作，便在前面带头，两人一起向梯子上走去。刘金平不再说什么，只是默默的跟在倪小峰身后，踩着铺了防火布料的金属踏板一直来到系留塔上层。走过系留塔通道，通过一小截凌空架设的金属廊桥，就要进飞艇舱门时，刘金平在廊桥上用已经适应了光亮环境的视线又向两边打量了一下，心跳顿时加速起来：他看见在机场的另外一边，候机楼下的阴影里，停着一排带着帆布蓬的卡车，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卡车后的黑暗里有成排的身影在晃动，一辆低矮的机场工具车此时正好经过附近，车灯掠过那排卡车时，卡车后隐隐的金属物反光在人群里一闪而过，刘金平熟悉那种金属物的反光，那是钢盔和枪支！

　　“没事，是我擅自做主叫他们来加强警卫的。”倪小峰低声笑着说道。

　　刘金平看着已经站在飞艇舱门内的倪小峰，那张英俊面孔上真诚的笑容多少让刘司令心里踏实了点，他试探的低声说道：“要不要我再调点警卫力量过来？”

　　走过飞艇内那狭窄的通道，倪小峰语气轻松的说：“我这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其实应该没什么大事，应该不会有。”

　　将自己随身携带的自卫手枪取出来递给首长舱门口的警卫秘书时，刘金平羡慕的说道：“老师长真是好福气，有你这么个孝顺女婿！”说着话，他自觉的抬起胳膊，好方便警卫人员按规矩搜身。倪小峰已经走上台阶去敲门，回头看见这场面，急忙笑着对即将上前履行职责的警卫们说道：“别那么死板了，刘司令是我岳父的老部下了！”

　　刘金平抬着胳膊，笑着对警卫们说：“来，快点。”接着对倪小峰说道：“这可是纪律，当年我们荣誉师可是最讲究纪律的部队！”说完这话，他突然愣住了。

　　门开了，谁也没想到：林建华竟然亲自来开门！满头银发的林建华站在舱门口，笑着说了句：“小刘，快进来吧，我这儿刚让人为你煮了咖啡。”

　　亲热的拉着刘金平在沙发上一起坐下后，林建华看了看刘金平摘去军帽后的花白的头发，感叹了一句：“这退休制度不改真是不行了！你看看咱们两个，我眼看着要到八十了，你这也马上就七十了吧？”

　　“老师长，我明年就七十了。部队上严格点，明年我到点就得退了。”刘金平认真的回答道。

　　“到中将就不用明年退了吧？”林建华笑着说了句，看到倪小峰知趣的将煮好的咖啡从服务推车上端过来，他急忙示意道：“来，喝咖啡，提提神――我是晚上睡不着觉，这才叫楚秘书打电话请你过来，陪我聊聊天。不会耽误你什么正事吧？”

　　刘金平急忙双手接过倪小峰递来的咖啡杯放到面前的茶几上，随后他坐的笔直，双手扶在膝盖上，认真的说道：“老师长，我文化素质低，已经适应不了现代战争技术的进步了。明年一到年龄我就会移交工作，服从组织上的退休安排。”

　　“嗯，很好。”林建华从女婿手中接过自己的咖啡，端在手中品尝了一小口，随即接着又说了句：“那好，明年正好我也要退了，咱们一起做个伴吧。”

　　刘金平直爽的说道：“我上次去国防部开会时，已经听他们私下说过这事了。”

　　林建华笑起来：“明年是大选年，部队上都有什么说法？”

　　“军人不干政治……”

　　“屁话！”林建华飞快的打断这位老部下的话，语气平静。

　　“是，我刚说的是屁话。”刘金平马上答道，接着便毫不停顿的说：“上海警备部队的校级以上军官普遍认为这场大选和军人无关，我们只需要训练打仗就可以了，但尉级军官们，特别是那些来自中西部农业地区的尉级军官们最近情绪很大，他们可能会集体参加明年的大选……似乎别的部队有人在和他们串谋这件事情，我让警备司令部的政治部向上级反映过这事，但后来陆军政治部回复说这事由他们直接处理，所以……”

　　“嗯，是准备投邱明将军的票吧？”林建华不以为然的问。

　　说到自己现在的上司，刘金平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倪小峰。倪小峰笑了笑，轻声说道：“刘司令，你陪我父亲聊天，我在下面还有点事，先出去了。”

　　等倪小峰出去后将门关好，刘金平这才说道：“老师长，邱明将军现在还是现役的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我个人对他这种还在现役就开始进行竞选活动的行为有看法……”

　　“唉……”林建华用一声长长的叹息打断了他的话，慢慢的将咖啡杯放到茶几上，起身在办公舱内踱着步，他在刘金平的注视下走到办公台前，又慢慢的踱回来，一直走到坐在沙发上的刘金平面前，低头看着他，说：“你不懂，现在在部队里折腾这件事，未必是邱明自己的意思。邱明比我小几岁，他对那个国家主席的位置也是有种心魔，可他是个守规矩的人，这点我可以替他担保――虽然他一直看不起我……”

　　刘金平突然激动起来，扬着脸大声说：“老师长，建国战争我们荣誉师哪一仗丢过人？比战绩比训练比纪律，我们说自己第二，当年就没人敢说第一，可这些年来有些人凭什么打压我们的历史成绩！荣誉师出来的军官是几个老主力部队里进步最慢的，就连我，要不是后来去了趟德国学了两年炮兵，回来后又从炮兵军种司令部干起，现在还都不知道怎么样呢！……”

　　林建华这时突然乐了，他低头看着脸涨得通红的刘金平，笑的是那么古怪。看到老领导笑容，刘金平闭上了嘴，但那双眼睛还是瞪得很圆。

　　“当年啊，在温州，记得我刚从医院里出来，史政委就叫我去他那儿……”林建华抬起脸，眼睛好似望着遥远的地方，轻声的说道：“那天，史政委给我讲了他建立荣誉师的计划，并问我有没有信心做好荣誉师的第一任师长……”他摇摇头，将目光收回来，慢慢走到沙发前坐下，重新端起咖啡杯，喝了口咖啡后，对一直瞪着他要答案的刘金平问道：“你们后来怎么猜测这件事？说啊，别说你们后来不私下里议论这些事。”说罢，他轻轻的闭上了眼睛，脑袋靠在沙发后背上，好像是在养神。

　　“大伙都说，”刘金平闭了闭眼睛，睁开后继续说道：“大伙都说，那天要是找你谈话的不是国叔，而是国父，我们荣誉师上下后来的前途就完全不同了！”他想了想，神色伤感的说了一组数字：“老荣誉师出身的军官，截至1880年，继续留在部队的不到别的几支主力部队的百分之四十，截至到1890年，老荣誉师出身的军官留在部队的，升到上校以上的不到别的部队出身的百分之二十，老荣誉师出身后来干到中将的只有两个，上将只有一个丁晖。就连这个上将，大伙都说要不是老丁后来去了陆战师，用海水把身上的荣誉味给洗淡了，他也没戏！你看老陶，几乎是和老丁一起当的师长，仗打得也不错，最后只是当到中将就退了……”

　　“数字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林建华闭着眼说道：“荣誉师在温州老根据地组建时，别的主力部队正在杨军长带领下进行艰苦卓绝的西征，你们应该记得西征后部队的伤亡情况是怎样的，邱明的左手就是在那时候丢的……”他睁开了眼：“西征之后，战略态势已经根本不同了，我们已经具备了和任何军队正面对垒的实力，至少高级军官的战场伤亡基本上都没了，这样一比较，荣誉师出身的军官升迁慢就有历史原因了。至于丁晖，他是沾了建国后整军时军种的光，那时候已经明确要加强特种兵兵种的地位了，他是唯一一个陆战师的师长，不升他升谁？还有，你们忘了，要不是当年我主动要求去担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的职务，我的这个上将应该是谁也不能不给的吧？”

　　刘金平看着自己的老师长，嘴唇不服气的动了动，但终究还是紧紧的闭上了。

　　林建华突然一笑：“给你讲个真事，是去年发生的。去年协约国高层军事协调会在上海召开，来开会的英国和俄国的将军都比我们的将军年轻点，其中一个英国海军中将很缺德，会后在餐厅里嚷嚷：我这次见到是中国的邱将军主持会议后很吃惊！我在远东舰队当实习军官的时候他就是将军，后来我在南海当上校舰长时他还是将军，现在我自己当将军都快当到退休了，来中国一看，上帝啊！他居然还是现役的将军……”

　　刘金平跟着林建华暴笑不已，笑着笑着，两人的笑容都变成了苦笑。

　　林建华收着笑容，摆摆手：“不说这些无聊的事情了……给大伙说说，就说我说的，别再计较那些过去的事了，国家没有亏待大伙，要是谁觉得亏了，就想想倒在建国战争战场上的那些战友。”

　　沉默，稍顷，林建华突然认真的问了一句：“小刘，你怎么看史主席？”

　　刘金平愣了愣，看着林建华严肃的表情他仔细思考了半天，非常缓慢的说：“史军主席我不是很熟，他以前在淮海省当省长时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我曾经随便问过从淮海省出来当兵人，得到的回答是：他这个省长没做什么特别让老百姓高兴的事，也没做什么让老百姓特别讨厌的事。这几年他的国家主席当的……怎么说呢，国家正在参加世界大战，他倒是没做错什么事，也没做过什么特别出彩的事……”

　　“这就是史主席特别让我欣赏的地方，”林建华轻轻的拍了拍刘金平的胳膊：“金平啊，你现在也算是将官了，观察和思考政治问题也是将官的基本素质之一。你想想，国家在大战当中，要是当国家主席的想趁着大事件塑造自己个人的政治形象，这是最好的时机，唱几句好听的高调子谁不会？可他没有，史军主席没有……”

　　“有人说，这是因为史军这个主席是靠政治平衡上去的，他自己比较不自信……”刘金平讲道。

　　“说这话的人才不懂政治呢！”林建华笑起来：“一个对自己真的不自信的人，意外的爬到这样一个最高的位置上，他不利用战争时机拼命的唱高调子，在军队中提拔大量的将军，在民众中间树立他神勇果敢的形象都怪了！史军主席为什么不这样做？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能力有着清醒的了解，并且他没有那种想当伟人的感觉……这人不错，真的很不错，这几年下来，我是越来越欣赏这个人的老成。一个好省长的衡量标准和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的衡量标准应该很不同。”

　　刘金平想了想，然后点点头：“老师长，您这么一说，我想想还真是这样。前两个月邱将军来过上海检查工作，我负责警戒安全，我看邱明还那样――考虑问题很清晰，做事很有气魄，把谁都不放在眼里……部队里讲究上下级制度，他这样子还行，打仗么，可真要是去从政，地方上谁受得了他……”

　　“嗯，没错，你脑子很清醒。”林建华鼓励的赞了声，接着他突然在沙发上绷紧身体并微微向前倾斜，逼视着刘金平说道：“现在有人要利用邱明将军在军方的影响力，想要干点大事出来，要是这些人在上海乱来的话，你怎么办？”

　　刘金平虽然今晚对这个方向的话题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当他听到林建华很清楚的提出这个问题时，身子还是禁不住抖了抖，但他立刻瞪大双眼大声回答：“只要接到上级命令，上海警备部队保证在十二小时内镇压任何政变分子……”

　　“不是政变，不是政变，你想哪里去了……”林建华急忙把这位又激动起来的下属的情绪给降下来，他摆摆手后，又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走到办公舱的正中央，看着刘金平困惑的表情，不禁笑了起来。他走到办公台前，随手拿起份文件，然后走过来扔到刘金平面前的茶几上：

　　“这是我女婿他们机构去年年底搞出来的一份报告，主要是英美研究机构预测今后三年内的国际战略局势的，密级不算很高，你抽空看看吧。”他走到沙发后，扶住沙发靠背，继续微笑着说道：“这里面有几段水准非常高，特别是对中国政治局势走向和美国政治局势走向分析的……那些在海外为我们国家做情报工作的专家真伟大，他们不但要负责搞情报，还要负责用外人的眼光对祖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评价，甚至因此而得罪我们国内的某些上层人物……真是不容易啊！”他叹息了一声，低着头似乎陷入了沉思。

　　刘金平不明白老领导的谈话内容为什么突然跳到这个话题上，他拿过文件，谨慎的折叠好，塞进怀中。林建华慢慢的抬起头来，突然间显得非常疲惫，非常的苍老，他缓缓的说道：“去年年底，国父身体不行的时候，有人就开始私下乱动了……政变？我想不会有人敢这么做，也做不到，但是创造机会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道路，我想他们还是有能力做到的……”

　　刘金平吓了一跳：“改变政治道路？改到什么政治道路上去？”

　　林建华冷笑一声：“先制造大事件提高军队的政治地位，然后再打压自由党，让社会党继续在执政位置上干下去……好多人居然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国内的各种矛盾，把整个国家的力量集中到发展扩张上来！”

　　刘金平疑惑的问：“是可以这样做啊！德国人不就这么做，而且成功了吗？”

　　“成功？你以为他们成功了吗？”林建华冷笑一声：“那现在德国人又在做什么呢？他们不是拉了几个二三流国家，正在和全世界打仗吗？你觉得他们能打赢吗？”

　　“那是因为他们在战略上站错队了，要是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起，这场仗还不知道谁赢呢！”刘金平不服气的说道：“我们几个在上海的老伙计私下里聊这件事，都这么说。”

　　林建华笑了笑：“当年在确定了逐渐疏远德国，开始和英国修补外交关系的秘密政策制订出来后，我也一度为此很不理解。我去找过那时候在私下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的史国父，向他求教。史国父对我说了句让我内心很难接受的话，他说：你记住，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永远要避免和表面上咄咄逼人的德国人结盟在世界大战中做战友，永远……”

　　他松开沙发背，慢慢绕到前面坐下，用手揉着脸：“说实话，史国父的这话我倒现在还不能完全接受，但我自己倒是根据这话，悟出了一点――永远也不在政治上和那些气势汹汹，喜欢整人，喜欢玩诡计的人结盟，永远。”

　　刘金平想了想，严肃的说道：“老师长，政治上的事我不太懂，可我们这些老部下都信任您的政治智慧，只要是符合宪法的事，你尽管吩咐，我刘金平一定去做，违反军纪也做，命豁上也做！”

　　揉着脸的林建华“唔”了声，声音倒是满大的，好像是对刘金平的这个表态很欣慰。放下手后，他下定决心似的看着刘金平说：“史军主席后天要来上海，我现在正式通知你：这次史主席的秘密视察上海，安全警卫工作你是副组长，组长是我。这是史军主席以陆海空三军最高统帅的名义给你的命令！这是绝密的命令，未经史主席的批准，你不准向任何人泄漏，任何人！”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刘金平。

　　刘金平看着信封里的那张国家主席以三军统帅的名义给他的亲笔命令，手有点哆嗦。林建华语调中带着一种古怪的味道说：“这是史军主席依照宪法给予的权力给你直接下达的命令，你可以用这个命令应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的任何质问，当然，是事后的。这个命令你可以通过与史军主席的军事顾问联系来核实，也可以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来核实，这应该都算是符合宪法的吧？”

　　刘金平仔细的将命令放进怀中，脸上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站起身对林建华认真的敬了一个军礼：“林副委员长，上海警备司令部将执行国家主席史军同志的该项密令，并在任务期间接受您的指挥。请指示。”

　　倪小峰从飞艇系留塔内出来，朝不远处招了招手。他事先安排在那里的一辆属于交通警察的挎斗摩托车被开过来，倪小峰坐进挎斗内对腰间佩着手枪的摩托车手简短的说了句：“候机楼，三号门。”

　　大场机场的候机楼很朴素，就是一排长长的，紧挨着停机坪一边的2层建筑，3号门位于距离塔台最近的那边。为了方便机场管理部门的工作，在那边的二楼上有2间会议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借用这两个会议室开会，就成了机场有专艇专机停泊时，上级相关机构经常享用的一种配套服务，所以，对今晚武装交警接管了会议室内外警卫的场面，大场机场的工作人员们倒没觉得有什么稀奇。

　　匆匆走过武装交警把守的走廊，推门走进会议室时，倪小峰差点被里面升腾的烟雾熏得窒息过去。他挥舞着手，看也不看会议桌旁站起身的各位，一直奔向对面的窗户，嘴里说着：“刘青，你又带头放毒气！真受不了你……”

　　“慢着！”会议桌旁，一个白白胖胖的戴眼镜男子叫住了他：“这窗户不准开！谁违反，外面的武装交警战士就进来收拾谁！”

　　已经伸出胳膊去的倪小峰在窗前站住，回头瞪着这个年纪比他大3、4岁左右，打扮得就象个西方漫画中资本家，手指间还夹着只大雪茄的刘青，不悦的说道：“是谁下得这个混帐命令？”同时，他用疑惑的眼光看向正在烟雾中同样皱着眉头，坐在会议桌最靠门那端的楚秘书。楚秘书对他苦笑了一下。

　　“哈哈！”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本届上海政府最年轻的市政部门主官，建国战争时期总参纠察部部长刘冰的公子刘青洋洋得意的晃动着身体说道：“我问过带队的交警警官，他告诉我们，这混帐命令是一位北京来的姓倪的领导下达的。”

　　倪小峰语塞，他想起来，自己在1个多小时以前是拉着楚秘书给带队赶来加强警卫的武装交警下达过这个命令。于是乎，他只能悻悻的向会议桌这端给他预留的座椅走去，坐下后用关怀的语气对刘青说道：“胜蓝兄啊，这烟抽多了……”

　　刘青急忙将雪茄在面前的烟灰缸内揿灭，满脸不满的说：“得，我听你的劝告，不抽了……你能不能忘了这个！啊？倪小峰局长！”最后他叫对方的名字时，咬字也是特别的重。

　　会议桌前别的人在倪小峰想去开窗时就都自觉的熄灭了手中的烟，大伙的脸逐渐的在散去的烟雾中显露出来，其中包括上海情报总站的余副总站长，内政部驻上海办公室的冯主任，空军驻沪部队指挥部的秦参谋长，海军上海基地的郎副参谋长。此刻，大伙都忍住笑，努力不去看刘青和倪小峰互相气恼的表情。刘青的名字有来历：刘冰将军建国后决定要做个儒将，给儿子起名字时，借自己的名中的“冰”字，又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的名句，给自己的公子起名刘青。此名一出让当时的军方同僚，特别是那些前清取过点功名的将领们狂笑不已，此后的年月里，不断的有人一本正经的劝刘将军跟自己的儿子换个名字算了！这还不算，刘冰将军在气恼之下，在儿子20岁时，不顾当时两位没字的国父四处鼓吹的姓名简化文化，强行给自己的儿子取了个字“胜蓝”，当年，就有一些缺德的主在背后叫刘冰“寒水将军”！

　　别的出身贫苦的军方将领给孩子起名字时就简单的多，比如开国上将彭大海，他给儿子起的名字就是彭小海，此举当然也会被认为自己更有文化的将领们笑话，连同倪小峰都也是这个笑话系列中当中的一个典故。这在官场圈子里是人所共知的故事，这时会议桌边别的人自然都晓得这些故事，所以也就各个忍笑忍得很辛苦。

　　倪小峰当然知道自己的“小峰”和彭小海的“小海”可不是一回事，这名和自己字“抑扬”，其中都包含着前清秀才出身的父亲当年心中一种深深的情绪，这个名和字的深意，恐怕只有都已逝去的两位国父和少数几个依然健在的老人才明白，但他不愿向任何人解释这些。此刻，刘青在他意料之中的反应让他很满意，在好不容易搬出岳父林建华拉住了警备司令刘金平之后，他需要在小圈子内制造点轻松的气氛。

　　“各位，首长让我来列席这个会议，就是让我来旁听的。”楚秘书清了清嗓门说道：“现在倪局长既然过来了，我就得去照顾首长了。”

　　“是被他们这几座烟筒熏跑了吧？”倪小峰脸上带着合适的微笑，站起身来说。

　　“差不多，”楚秘书也笑着站起来，向外走去时说：“我得先去换身衣服再去见首长，要不老爷子肯定以为我怎么了……”

　　“老楚，把这个带走！”刘青跳起身，抓过桌上还没有打开的一个木盒向门口追去：“这是我孝敬给你伯父的，正宗哈瓦纳最近北京可不好买。”

　　“那我替伯父谢谢你了。”楚秘书接过木盒礼貌地对大伙点点头便出去了，出去后还特别仔细的关好了会议室的门。

　　刘青大大咧咧的摇着头走回自己的椅子：“估计楚伯母那一关他就过不去……倪大局长，刘司令被你伟大的岳父摆平了吧？”

　　“刘局长你这是什么话！”倪小峰严肃的说道：“刘金平司令是位有原则讲纪律的老同志，我岳父只不过和他叙叙旧……”

　　“我怕了你成不成？”刘青一翻白眼，摘下眼镜擦拭着，嘴里不满的唠叨着：“跟弟兄们来这套，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you and me， who and who ?”

　　看着这位当年在北京上中学时，为了自己不受欺负，领着人马天天跟人打架的老学长，倪小峰无奈的叹了口气：“刘局长，瞧瞧你这嘴烂英语！你也算是自由党上海市执政班底中的重要官员了，你们自由党可一直以文化素质高而自诩，你又是在上海当……”

　　“谁再说我是自由党我可跟谁急啊！”刘青瞪大眼睛：“全世界都知道我这个局长是社会党和自由党政治平衡的产物，我妈是当年是自由党，是容老的秘书这不假，我老爷子可是正宗的社会党党员，建党第一批党员啊！再说了，我这嘴烂英语还是当年你辅导的哪！”

　　会议桌旁的人终于被他们俩逗得大笑起来。大伙知道这两位元老子弟是在用他们那个圈子特有的方式向其他人表示：瞧见没？没拿你们当外人！要是再不大笑，那可真就是不懂事了！

　　倪小峰等大伙笑够了后，微笑的向郎副参谋长问道：“老郎，海军上海基地方面对局势的判断和决定是什么？”

　　郎副参谋长认真的回答：“善意中立，政治上谁赢了支持谁，谁敢先动粗就打击谁。这已经是我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

　　倪小峰点点头：“海军一向很高傲，哪怕是有机会踩陆军一脚他们都要保持高傲！不过这次能到这份上，咱们已经算满意了。老秦，空军呢？”

　　秦参谋长看了看大伙，为难的说道：“空军的立场倒是很坚定，坚决支持史军主席，支持国家安全委员会。可我们空军流动性太大，编制灵活，上海空军指挥部真正能指挥的空军部队没有几支……”

　　“让他们有事别乱动行不行？”倪小峰耐心的问道。

　　“这还能做到……”

　　“这就行了！”倪小峰满意的点点头：“能保证万一出了什么事，上海空军都不乱动，这就是大功一件！”

　　“前提是上海警备司令部不乱动，”内政部的冯主任冷冷的说道：“警备司令部的警备部队要是控制不住，海军空军都没什么办法，那样真是什么事都能发生。”

　　刘青笑嘻嘻的透过眼镜片盯着冯主任：“冯主任，你这是不相信林副总理的说服力呢？还是替你们内政部的部领导重新表态？”

　　冯主任的脸上立刻流下了汗水，急忙看着倪小峰说道：“倪局长，我这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我担心……”

　　倪小峰没有看他，而是对余副总站长说道：“老余，上海总站老陶的死党有多少？”

　　余副总站长干脆的回答道：“一个也没有！老陶这些年把上海站搞得乌烟瘴气，他提拔的都是给他上过贡的人，或者是能和他分钱的人，这些乌合之众只要见势不妙，没有谁会给他卖命！”

　　“丁震浩呢？他那个社会工作对象不是有点势力吗？”倪小峰问这话时，目光却转向了刘青。刘青满不在乎的说：“我接手上海局两年多，最大的体会就是这里面水深。丁震浩和我手下的那位刑侦局汪局长关系不一般，汪这种做探员出身的人，在上海滩有他自己的门道，很会混。既然他和丁震浩表面上一般，实际上有利益瓜葛，这就说明丁震浩这家伙绝对不象一般人看到的那样浮夸……有消息说，丁在上海某个秘密角落里还养着一帮日本过来的职业杀手，我私下派去查这件事的人已经被干掉三个了！”

　　冯主任这时急忙讨好的说道：“我这里倒是有一些线索，要是需要……”

　　倪小峰这时却偏偏站起身来，笑着对余副站长说：“老余啊，你和部队的同志还有内政部的同志再把细节落实一下，一是要保证上海各方面最近的动态要受控制，二是要摸清楚有人背着我们究竟想玩什么花样。刘局长，我有点事要和你商量。”

　　说罢，他径自走出了会议室，身后跟着刘青。

　　到了另外一间空着的会议室，倪小峰只开了一排顶上的照明灯，然后他走到窗户前，低头看着楼下阴影里正在蹲姿待命的武装交警队伍。刘青关好门后，走过来静静的站在他身边，也看着下面暗影里的武装队伍。

　　“你干吗不问我叫你过来谈什么事？”许久，倪小峰打破沉默脸也不抬的问道。

　　“有什么事谈？”刘青有气无力的回答道：“不就是怕老余接手上海站后，那位冯主任太厉害，你先帮着老余打压一下内政部在上海的气势嘛！”

　　“这回要是把事办好了，内政部可是大功一件啊！”倪小峰无奈的感叹道。

　　“那没办法。”刘青摇摇头：“咱们这帮兄弟资历还都浅点，现在还都是得替别人挣功劳的阶段……不过你这次能察觉到李志勇他们绝不象说的那样：只是搞点退伍伤残军人在北京闹闹事，再把史依青咬一口制造点上层矛盾，逼着增加军方的政治地位，打压自由党的气焰，而是另有目的，准备拉着军方的人独揽大权，这已经是让我很佩服的了！”

　　“史依青秘密答应宋育信，担任自由党明年大选的副选举人，这已经让我警惕了。”倪小峰无聊的说道：“咱们这位晶晶大姐何许人也？没有什么事被她察觉了，她是不会走这步险招的。我想，李志勇他们搞得那些经济方面的问题，恐怕还不会让晶晶大姐这么反应激烈。我用那倒霉蛋博士试了试水温，马上发觉张君晓那边在动，我就想，李志勇那帮人要玩大的了！因为张老头更不是个冲动的人。”

　　“抑扬，从小你就是咱们这帮二流子弟里最有主意的人，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次你逼着那倒霉蛋博士跳伞逃跑，会不会让李志勇他们已经对你产生怀疑了？”

　　“他们何尝信任过我？”倪小峰冷笑起来：“想通过我拉老爷子下水，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他们瞒着我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扑哧”一声，刘青笑起来：“你这位岳父大人也真是够老练的了，成天让你和他们周旋，也会在上面配合他们说几句话，可就是回回找理由不跟李志勇单独见面，进可攻，退可守。佩服，佩服啊！”

　　“这么多年的政治生涯，他有他的一套。”倪小峰语气萧瑟的说道：“可是看着这个伟大的国家就在这种无聊的政治游戏中堕落下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啊！”

　　刘青转过身来，看着倪小峰严肃的说道：“抑扬，是你说服了弟兄们风物长宜放眼量，你放心，我们大家会沉住气，等到我们自己有机会发言的那一天的。这次把那帮投机分子清除一批后，咱们在政治体系内的位置肯定是普遍上升的，这都是你……”

　　“风物长宜放眼量……”倪小峰打断了他的话，看着窗外喃喃的说道：“杨沪生的这句诗还真不错……风物长宜放眼量啊……”他突然停止感怀，振作精神后说道：“走吧，我估计他们也讨论的差不多了，咱们得去再给那位冯主任喂点甜头了！打狗还须看主人啊！”

　　“那倒霉蛋博士咱们管不管了？出云里那边现在可能正热闹着！”刘青笑呵呵的问道：“我在汪局长身边安排的人随时都可以出手……”

　　“暂时还是别出手，埋的底牌越多，咱们的机会越多。”倪小峰果断的说道：“我已经让艾琳过去保护那倒霉蛋了，看他的命吧！而且……”倪小峰冷笑了声说道：“而且我发现一件好玩的事，吴剑峰先生好像也改变了路数，他也在用那个倒霉蛋博士摸我们的底牌……这条猎狗的鼻子可是一向都贴在我身上的！他自己究竟是什么想法，我还看不透，那帮乐器杀手也肯定和他有关系，可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让那倒霉蛋博士再冲冲，看看他能冲出什么答案吧！”

　　刘青在拉开会议室的门时，问了句：“那要是艾琳出了什么事，你舍得吗？”

　　倪小峰语气中带着点隐隐的伤感说道：“和我们已经选定的为祖国为人民要做的事业相比，这点个人损失算什么……再说，我发现艾琳还真有点喜欢上那个倒霉蛋博士了！她愿意，那就由她去吧。”

　　刘青拉开条门缝后，惋惜的看着倪小峰说道：“你瞧瞧，当年大伙劝你吃，你不吃，一直玩这种柏拉图，现在心疼了吧？啧啧……”

　　倪小峰给了他肩膀上一巴掌，没好气的说了句：“胜蓝兄啊！你为什么总这么庸俗呢？”说罢把门缝拉大点，自己先出去了。

　　刘青冲他的身后嚷嚷了一句：“you ask me ，me ask who ?”

　　1917年2月13日，凌晨1点52分，上海。

　　“……对，所以我建议还是让他在外面多晃一阵，让对面把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好了。只要别让他见到那个人，应该是没问题的。就让他晃到我们不需要把这个游戏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再动他好了……”愚园路那个小会所内，某个所在，吴剑峰正耐心的对电话那端的人说着，语气很是恭敬。

　　“不要太迷信这种保密电话线路！”对方突然生硬的打断了他的话：“上海那边的事情你按照工作计划，还有你的想法去做就好了，总之，你记住，凡事要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上！”

　　说罢，那头就挂断了电话。吴剑峰愣了愣，看着手中的话筒，脸上慢慢浮现出了讥笑。

　　当吴剑峰穿过小套间从保密通讯室内出来时，他的脸上已经是严肃异常。保密通讯室的门就在主楼最顶的走廊里，这里有个服务台，平时总有身穿服务员服装的人坐在服务台后。外人上到这一层，往往都会以为这个岗位是为走廊里面的数个“高级会员洽谈室”挡住闲人的，其实这个服务台后坐着的人很明白：他真正要看守的是自己身后那个外人以为是服务间的房间。这里也是整个这个会所的机要所在，花费很高的成本设立这个保密通讯室，主要是为了方便来沪出差的上级领导，以及类似这回这样的重大行动。

　　看见吴剑峰出来就要下楼，坐在服务台后和服务员闲聊的机要员急忙赔着笑叫住他：“首长，您还没有在保密电话使用记录上签字呢！”说着，他急忙走过去打开刚刚被吴剑峰随手关上的门，指了指保密通讯室外面小套间里的那张小桌，小桌上早就有一个登记册子被摊开着空白页。

　　吴剑峰急忙走过去，拿起旁边的钢笔，在空白页的表格上填写着简单的文字，等填完后签罢名，他突然想翻看一下前面的登记内容，但他很快就发现这登记本是那种瑞士银行设计的专用本――前面已经被书写过的册页都被一块精致的，蒙着薄皮的铝合金板和封面封底扣在一起，要翻看就必须要先打开精致的暗锁。

　　“对不起，首长。”机要员急忙解释道：“只有部里的机要主管和我们总站站长的出示书面批准，我才可以打开那把暗锁。”

　　吴剑峰看了看机要员，又走回到里间，拿起那部保密电话……

　　10多分钟后，吴剑峰叫机要员进去收传真。1914年最新式的照片传真机嗡嗡作响着，大概过了6分多钟，1张有着部里机要室值班领导签名的简单文件被机要员拿在手中。拿着还热乎乎的传真专用纸，机要员又认真的打电话到部里的机要室进行了核对，然后他冲吴剑峰笑了笑，将这份传真飞快的归档，然后掏出腰间的小钥匙，打开了那本保密电话使用登记册上的暗锁。吴剑峰仔细翻看着登记册上前面的内容，足足看了10多分钟后，他合上登记册，随手放到小桌上，又走进机要通讯室并关紧门给刚才挂断他电话的那位拨打电话。

　　保密电话接通后，他简短的说了句：“我刚发现上海这边不稳定，可能有水果烂了……不，不是桃子烂……应该是芋头烂了！……陕西那边也应该有水果烂了，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哪颗……”

　　1917年2月13日，凌晨2点12分，西安。

　　陕西站站长杨建国放下电话后，愣了半天，然后他走出书房，走回到卧室里摸着黑脱下睡衣，从椅子上摸到自己的衣服穿上。家里的暖气有点温度不够，他觉得身子凉凉的。穿好衣服后，他拎起自己的公文包，悄声的向卧室外走去，快走到卧室门口时，妻子突然从床上粘着嗓子问了句：

　　“老杨，又出啥事了？要紧吗？”

　　杨建国回头温和的说了句：“没啥事，我去趟办公室，你先睡吧。”

　　妻子是天津人，当年是天津市立高级师范学院国文系的一朵花，老杨跟妻子私下交流时从来都不用在外面时刻意讲的那腔陕西官话，而总是用标准的国语。

　　“还是小王开车送你吧，都这么晚了。”妻子担心的说道。

　　杨建国走回到床边，弯腰在妻子额头上轻轻的吻了一下，然后站起身在黑暗中露着他满嘴的白牙说道：“就这几步路，还是让小王多睡会儿吧。你放心……”他自信的拍了拍手里的公文包，接着就温和的说道：“睡吧，明天你还要给学生上课呢！”

　　安抚了妻子后，杨建国走向卧室门口，等他出门后正要关门离去时，床上的妻子突然低声感叹了句：“啥时候你不用带那玩意上班了，我这才会真的放心了！”

　　杨建国愣了愣，装着没听见妻子的感叹，把卧室门轻轻拉上。

　　昏暗的街灯下，冒着清冷的夜风，杨建国从住宅大院的侧门里出来。这个住宅区里住着大半是陕西司法部门的官员，住宅区的门房已经习惯了这些住户半夜三更的进出，他在打开和重新锁上侧门时，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从大院的侧门出来后，只需要走大概500多米，过两个路口就到办公室了。街边上，杨建国不快不慢的走着，心中还想着：会是谁出问题了呢？副站长带着个女特工“陪护”艾琳去北京，火车应该是已经到北京了，等一下要问问他们有没有打电话回来报过平安；除了负责内部保密的人，等一下还应该叫谁到办公室来呢？对，翻查机要室的保密电话使用登记册时，应该让别人都出去，自己一个人找个合适的理由翻查就可以了……

　　虽然脑子里在想这么多的事，可多年的特殊职业生涯还是让杨建国一边走着，一边本能的留心着四周的动静。在快到那栋办公室所在的大楼前时，杨建国突然感觉到附近有什么异样！靠到离自己最近的电线杆前时，他已经从公文包中掏出了手枪。巡视了一圈后，他很快发现：街对面，正对着大楼的那家早已打烊的川菜酒楼边，黑暗的墙角好像是有个人影正窝在那儿！

　　杨建国看了看寂静的大街，又看了看大楼上不多的几个亮着灯光的窗户，迅速否定了直接跑进大楼内的行为：要是对方手里有家伙，自己的后背就绝对不能亮给他！干脆先大喊，让有配枪的大楼警卫出来协助自己？杨建国也否定了这个想法：要是虚惊一场，自己明天可就要被陕西地方司法界的那帮家伙当笑话讲了。

　　他就这样一边盘算着，一边警惕的注视着那个模模糊糊的人影。终于，他下定了决心，将手枪提在手中，从电线杆后出来，小心的半侧着身向大楼门口走去。走上楼前的台阶，都已经到大门时，看到那个黑影还是没有反应，杨建国不禁长出了一口气！他在心中嘲笑着自己的过于紧张，收起手枪，进了挂着厚厚棉帘子的大楼正门内。

　　这栋大楼内除了老杨他们机构，内务部驻陕西办公室也是租这个地方办公，所以，大楼的警卫人员都是由退了役的老兵担任，并且有配枪。晚上过了10点，这办公大楼就不供暖气了，杨站长进门时，2名值班警卫正在门房里点着火盆取暖聊天，看见杨站长，他们急忙站起身问好，其中一个警卫看了眼火盆，紧张的笑着对杨站长说道：“杨总，我们兄弟俩也是冷了，这才……”

　　杨建国当然知道这楼里严禁点火盆取暖，但他只是笑了笑，走进门房将公文包放在值班的桌子上，也伸出手去烤着火，笑着说：“俄又不是管你们的领导，俄啥都没看见。”

　　2个警卫都放松的笑了起来，其中1个还急忙去给这位领导沏茶喝。杨建国笑着摆摆手，让他别忙了，接着冲楼门努了努嘴说道：“街对面的川菜酒楼旁边，好像是有个人窝在那儿，你们看见了吗？”

　　2名警卫互相看了看，一起摇摇头，其中一个说：“会不会是醉汉啊？”

　　杨建国轻松的说道：“你们谁去看看，要是醉汉就摇醒来让他别冻坏了，要是有别的问题就打电话报警。”

　　“嗯，我去看看。”其中一个警卫马上就拿起大手电筒出去了，他显然很喜欢为这位大楼里身份据说很高的领导做点小事，虽然他管不了自己，但那也是领导！

　　“小心点！”看着那警卫拉开门去撩棉帘，杨建国从门房的窗子里提醒了一句。

　　“没事。”那名警卫应了声就出去了。

　　“杨总，听说你也是俄们陕西乡党？”沉默了片刻后，没来得及抢先为面前的大领导去做点小事的警卫没话找话的问道，脸上堆满了笑容。烤着火的杨建国正沉浸在沉思中，听到对方提问愣了愣，接着他站起身走去值班桌旁打电话，拨号的时候他笑着说：“听俄的口音你还听不出来？你老家是哪儿的？”不等对方回答，他已经对电话里说起来：“老张吗？我是杨建国……今晚机要室谁值班？……嗯，就他一个人吗？……嗯……这样吧，我现在就在大楼底下的门房里，你现在赶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咱们再一起上去……嗯，就你一个人，谁也别惊动……你不用着急，不是啥特大的事……”挂断电话后，杨建国这才走到火盆边坐下，笑着对警卫又问道：“听口音你老家是陕北的？”

　　“俄当初是从延安出去当兵的。”警卫回答道。

　　“嗯，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三延的女子没人看。”杨站长揶喻了对方一句，接着便大笑起来：“俄老家是商洛的，商洛的杆子能闹翻天，比你们延安也好不到那去！”

　　那名警卫被这位领导风趣的话语逗得也大笑起来。

　　就在笑声中，先前出去的那名警卫已经扭着一个人进了大楼，他嘴里大声嚷嚷着：“这损货还真有问题！老贾，快打电话报警！”

　　被他扭住胳膊的是个小伙子，此刻他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警卫将他扭进门房后，使劲把他按倒在地，然后将一把刺刀“当啷”扔在值班桌上，吓了那个已经拿起电话的警卫一跳！刚进门的警卫看着杨站长，嘴里得意的说道：“这损货披了件大衣坐那儿睡着了，我过去一摇他，他就往怀里摸，我赶紧制住他，往怀里一搜就搜出了这件家伙！哼！一看就不是干啥好事的！”

　　杨建国走过去好奇的拿起桌上的刺刀，嘴里唠叨道：“还是德国毛瑟步枪上的刺刀，国内可不多见啊……是你？”他认出了已经被按倒在地上，此刻正瞪着眼看着自己的那个小伙子：“你不就是那个押车员吗？”

　　小张挣扎着，使劲用发红的眼睛瞪着杨建国。

　　老杨拿着这把刺刀看着小张，片刻后就恍然大悟的笑起来：“行啊！你是想来杀俄的吧？为了那几巴掌……让俄想想……嗯，你前天就下车了，多半是铁路上给你放了假，你搞到这把刺刀，又想办法打听到俄是谁，是哪个部门的，就找上门来想给俄一家伙！对不对？”

　　推理间，他已经走到小张面前，蹲下去用刺刀的刀背轻轻拍了拍小张的脸，奚落的问道：“关键时刻你咋就睡着了呢？嗯？……是不是因为你这几天为了俄那几巴掌就没睡着啊？……你还行，还能这么快找到俄的办公室，你是从谁那儿打听到消息的？这刺刀是谁给你？”

　　小张紧紧闭着眼，满脸抽搐着，嘴角一颤一颤的。这几天心情就没轻松过，今晚又是被半夜从床上叫醒来的杨建国看到对方这种窝囊加固执的二愣子样，一下子火从心头起，他的另外一只手狠狠的又给了小张几个响亮的耳光！嘴里骂道：“你不是有种吗？你不是想拿这家伙给俄来一下子吗？咋就成这损样了……”

　　小张挣扎着，拼命瞪着那把拿在杨站长手中的刺刀，那把他进医院时，小徐班长给他送来做参战纪念的德国佬的刺刀！他现在已经听不到对面这个男人在骂些什么，甚至连对方打在自己脸上的巴掌也感觉不到，他只是死死的盯着那把刺刀，好像那就是他的希望，他的尊严，他的一切！

　　杨建国突然乐了，他觉察到了小张的眼神，于是，他让那名警卫松开小张的手，将手中虚握的刺刀掉了个方向，柄部向前递向小张，嘴里笑着说：“你现在还有胆量吗？来，来，来！敢给我来一下就把刀拿上……”

　　小张真的就试图抬左手去抓刺刀把，但他的胳膊很快就被一直警惕的警卫抓住！老杨迅速将拿匕首的手后撤，另一只手又给了小张几个耳光！

　　“你还真敢干啊！嗯！”

　　小张重新被身后的警卫压倒在地上，这次他已经明显的绝望了，一点挣扎的意思都没有了。

　　两名警卫一起大笑起来，用鄙夷的眼光看着面对刺刀把却变得哆嗦起来的小张，站在杨站长身后的警卫这时讨好的说道：“领导，我们都看见他想拿凶器杀你了！”说着，为了领导的安全，他又从杨站长手中去取那把刺刀。

　　杨建国不给他，而是重新把刺刀把冲脑袋挨地上的小张晃动着，同时对按住小张的那个警卫责备的说到：“怕他干啥，这种损货！给他个胆他都不敢！”

　　对面按住小张的警卫用膝盖压住已经如同烂泥的小张后背，腾出手从杨建国手中轻轻取过刺刀，同时笑着说道：“领导，这号子损货咱们见得多了，等一下警察到了，这就是他想杀人的罪证！”

　　杨建国身后的警卫绕过他，走过去要帮着看守小张，嘴里也幸灾乐祸的说道：“没错，就凭这，给他判上十年八年的没问题！”

　　这时，隐隐的警车声从寂静的街头由远而近的传来，一直蹲着的杨建国觉得腿有点麻，气也出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慢慢的往起来站，嘴里冷笑着说道：“十年八年？没那么简单！这是件有预谋的大案！回头得好好查查他的同党！谁给的他这把刀，又是谁给他讲了我的办公地点……你们俩个这次是立了功了，回头我给你们领导说说……”

　　两名警卫替换看守小张的时候，听到面前这位大领导这么说，都笑着冲杨站长点头。就在这一瞬间，趴地下的小张突然暴跳起身，扑向还没有完全站直的杨建国，他嘴里大叫着一句他练习了大半年，但没有机会在战场上喊出的口号：“为了祖国！冲啊！”

　　这高亢尖厉，令人魂飞魄散的叫声中，小张右手的假手戳刺已经被杨站长躲过去，可杨站长没站稳，向后跌倒，小张顺势扑到他身上，右手假手的姆指狠狠的戳进了杨建国的左眼，左手的拇指也捅进了他的右眼……

　　当陕西站负责机要和内部保卫的张主任到来时，大楼门口已经停满了警车。一辆救护车停在楼门口，救护车旁，急救医生低头将覆盖在杨站长身上白布拉过，盖住他的脸，摇着头对旁边的警官们说：“假手指都断在他的眼框中了！其实人当时就不行了……”

　　“那你也得帮着把那截假手指给取出来！”一位刑警警官严肃的说道：“那是证物。”

　　门房外，那名刚才拿过刺刀的警卫瘫到在地上，惊恐不安的对几个弯腰默默看着他警察哆嗦着说：“……我当时急了，就给了他一下……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是急了，想救领导……我不是故意的……”

　　门房的地上，小张的身体已经开始冰凉了，那把刺刀就戳在他的后背上。几名警察正围着他的身体画线、拍照、取证。没有人会去注意到：小张那挨着水泥地面的脸上，还带着一丝已经凝固的微笑……好像他最终保住了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1917年2月13日，凌晨2点38分，上海。

　　……铁笼子里那对天堂鸟，它们漂亮的羽毛在阳光下闪耀着美丽的光彩。笼子旁的当地土著用口音浓重的英语大声说着：“小姐，你要是真喜欢，我还可以便宜点……”四周，在这个宛若集市的码头上，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当地土著的皮金语混杂在一起，伴随着燃油和热带瓜果混杂的气味，在阳光和海风中洋溢着一种热带地方码头上特有的喧闹。这就是新几内亚岛的莫尔兹比港，1904年12月7日的港口码头。

　　“艾琳！”身后有人在叫。

　　站在铁笼子前，年轻美貌，身穿绿色法式热带旅行装的艾琳闻声转过身去，她的视线暂时被几个排着队走过的修女挡住，当修女们过去后，艾琳看见在靠近码头栏杆的地方，年轻英俊的倪小峰身穿灰色的热带猎装正笑着看着自己，热带的阳光几乎从正上方直射下来，阳光中，那张英俊的让艾琳喉咙都感觉到发干的脸上，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被褐色的皮肤衬得格外的引人注目，那张微微张开的嘴中，洁白的牙齿在四周纷乱嘈杂的环境里是那么的突出……

　　“抑扬……”年轻的艾琳眼里立刻浮出了泪花，几个月的惊险跋涉，巨大的精神压力此刻都因为那张英俊脸上的灿烂笑容得到了回报，她脚步虚浮着向前走去，不顾地面上是否平坦，也不顾差点撞翻刚好经过的一个当地土著妇女头顶那大盘的热带瓜果……

　　倪小峰那灿烂的笑容突然隐去，面前出现了另外一个混血男子的面孔：有点肥胖的脸上带着自嘲的笑意，但那双眼睛里却流露着隐隐的忧郁和彷徨，那份忧郁彷徨你一定要非常用心才能感觉到，那双眼睛似乎在说：来骗我吧，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在骗我，但我能接受，只管骗我吧……

　　“今天是大雪，”灿烂的热带阳光下，又是倪小峰那张英俊的脸，这张脸已经离艾琳很近，温和的，微微带着点迷人共鸣的嗓音在艾琳耳旁深沉的响起：“再过些天，到冬至就是你的生日了。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艾琳？”

　　又是那张混血的面孔，此刻这张脸的主人沉浸在睡梦中，眼角满是泪水，隔着紧闭的眼皮可以看到眼珠正由于恶梦在转动着，他的喉咙深处里发出受伤般的哀鸣，但牙齿却下意识的咬紧嘴唇，似乎要极力避免自己在梦中说出任何秘密！此刻他的表情是那么的无助，那么的可怜，汗水从他高高的额头上不断的渗出，但即便是在这种时刻，他的脸上好像都有一种坚强和果断正表露出来，白天时这种坚强与果断往往被那副带点呆滞的书卷气所掩盖。当他的身体发觉有人在摇晃自己时，还没等他苏醒过来，你就可以看见一种神奇的变化，那张本来有痛苦无助与坚强果断这两种表情正在交战的脸迅速发生着变化：脸部的肌肉瞬间变得放松，表情变得随和，被牙紧紧咬住的嘴唇也恢复了常态，甚至显露出礼貌的笑意，接下来，在面部肌肉都按照某种神秘的习惯变得非常正常后，那双眼睛才慢慢的、茫然的睁开来……

　　“咯吱咯吱……”假寐的艾琳听到这声音后就醒来了，突然醒来时，她身体没有象一般人那样为此有一下小小的抖动，她只是慢慢的睁开眼，迅速调整着视线在黑夜里向前看去。那些在周围硬果壳都是她刚才布置的，只要有人踩上去就会发出细碎的声音。她在自己藏身的这栋房子的后面撒的是花生壳，前面撒的是开心果壳，这两种果壳人踩上去后声音是不一样的。至于果壳里的果仁已经做了艾琳的晚餐，从今晚在南京转车以来，她还没有吃过东西。左右两边都没撒果壳，因为她现在藏身的这个凹部是紧挨着两栋建筑之间的一个违章搭建的矮房子房顶，左右两边的房顶瓦片上要是有人走动，她不会听不见的。这个位置是在那栋已经被人偷偷围住的小楼和宋姑老虎灶之间，其实并不是最适合的控制点，但没办法，等她找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有人把那栋小楼都悄悄的围住了，当然，要不是那些人笨拙的包围方式，她也不会那么快判断出那就是托马斯藏身的小楼。

　　换了身黑色细帆布套装的艾琳静静的爬在凹处的黑暗中，那个小皮箱被她用专门的背装绳具缚在后背上，皮箱上包了层黑色的专用装具布，成了一个硬壳背包。她手里的那支组装出来的，带有瞄准镜的卡宾枪向前伸着枪口，左手前方，2只烟雾弹打开了保险，拉环已经被掏出来摆在那儿。她判断对方在捕获了托马斯之后，一定会从这个地方经过，因为对方的车辆都停在老虎灶那头的弄堂外。在对方从目标建筑那边捕获到人出来后，走过那段黑暗的小街，拐个弯到这里时，因为已经看到了老虎灶门口的路灯，心理上肯定会有所松懈，到时候自己发动突袭，再用英语叫托马斯往这边跑，机会还是很大的！她身子低下的这栋建筑里没人，她已经花了点时间把通道清理了。只要托马斯推开虚掩的门冲进来，就可以从后面打开的窗户里跳出去。遮断追兵，再跳下后面的小弄堂掩护托马斯跑出去。她知道一定会有人趁乱出手，因为她在进入这片区域后，就发现有第三方的存在，她不知道那个第三方的具体所在位置，也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但她能感觉到对方的存在，而且她推断那些人是不会放过捣乱机会的。这一切，在当年大洋洲的那些执行外勤任务的日子里，她都已经很熟悉了。

　　一个男人从那小楼那边走过来，站在她枪口前方的墙边，点着根烟抽起来。

　　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传来，又有两名男子从老虎灶那边走过来。其中一个走到抽烟的男子身边时，用不满的语气声音很低的说道：“这么会工夫你就熬不住了？”

　　“妈的，听了半天叫床了，那胖子的体力也太好了点！”抽烟的男子把烟头揿灭，同样低声的说道：“这么麻烦干什么？冲上去抓人算了……”

　　“陶老板不想动枪，说还是等他折腾累了，睡熟后再进去。”老虎灶那边过来的男子低声补充了句：“你还是回去看住那两个当向导的流氓，别让他们乱来。也别让他们知道，他们老大已经溜了……”

　　“溜了？”小楼那边过来的男子低声的问。

　　“说他的腰需要治疗，去找医生了。”老虎灶那边过来的男子鄙夷的说：“估计是今晚在台球厅被吴老板收拾了……咱们吴老板那是什么出身？”他轻轻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行了，回去继续听床吧，别忘了我刚才通知的话，沉住气，我回去给陶老板复命了。”

　　面前的男子们又分开各自离去。艾琳爬在小屋顶上，为刚才听到的事闷闷不乐，不过她很快就觉得能够理解：那个胖男人八成是因为连日的紧张，需要发泄和放松了。唉，男人……

　　那个男人此刻的确很紧张：小宋姑觉察到金娣的神色不对后，想办法诈出了她把托马斯的事告诉了雨辰的实话，但这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等小宋姑领着那位不算太胖的独臂老高赶过来通知托马斯时，丁震浩的手下已经在附近出现了！老高留在唤娣那里想办法发出叫床声，拖延时间，小宋姑领着托马斯撤退。可他们俩在这出云里另外一边的街口处，又被赶来封锁路口的便衣刑警们给堵在了一处小弄堂里。此刻，他们只能希望在对方冲上楼去抓捕时，自己这边可以趁机逃脱，和在外面接应的小戴会面。

　　阴湿寒冷的小弄堂里发出阵阵难闻的味道，这是条断头路，哪里都不通。外面的街口边，抓捕经验丰富的便衣刑警又派人上了房顶，只要从高处翻越就肯定会被发现。托马斯和小宋姑已经在这条黑暗的小弄堂里站了1个小时了！

　　这期间，他们已经在暗处听见街口的便衣们吓跑了至少7、8对野鸳鸯，甚至能听到那些便衣高声的谈笑声。曾经有一次，身边小楼上的窗户曾经被住户推开，为了避免嫌疑，托马斯只好抱住小宋姑，小宋姑还得在他怀里用年轻的嗓门哼哼几声，使得那位住户啐了口口水就重新关上了窗户。这边的住户小宋姑不熟，已经超出了她那家小店的熟客范围，她也没办法不出声的叫开某家居民的门来躲避。幸亏那些便衣们都把注意力放在对进出这条出云里的人们的检查上，没心情搭理这些旁边肮脏不堪，黑不见人，弯弯曲曲的小弄堂，否则只能硬闯了！

　　闻着靠在自己身上取暖的小宋姑头顶传来的阵阵刨花油味道，托马斯觉得直想呕吐！他发现在刚才的亲热表演后，这位比自己大了差不多6、7岁的女人就靠在自己身上不松开了。当然，女性怕冷，胆子又小，可这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托马斯甚至已经攥紧口袋中的枪柄，考虑了好几次要不要为了逃离这难闻的味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和便衣们枪战一场……

围释18

更新时间2006-7-6 23:00:00 字数：22163

　1917年2月13日，凌晨3点11分，上海。

　　雨辰将她的那辆红色的“旋风1000”停好时，已经有两名男子小跑着过来，殷勤的为她开车门。雨辰认出这是丁震浩的两名跟班，于是便没好气的说了句：“帮帮忙！勿要拿我的车弄龌龊了！今朝刚刚打厄蜡！”

　　2个男子赔笑着引带着她向面前的私立医院内走去。

　　雨辰知道这家小私立医院是丁震浩投资的，平时也赚点普通市民家庭头疼脑热之类小病的治疗费，但主要是治疗各种性病，还可以帮着有需要的女性修补一下\*什么的。她不明白，丁震浩干吗打发人把自己半夜叫这儿来。

　　她走上这家小医院的二楼时，已经发现情形有点异常：医院内外的人不少，各个都腰间好像都别着家伙，越往二楼走，带家伙的男子就越多。在二楼快到走廊尽头处，雨辰意外的发现金娣盖着件毛毯就睡在走廊边的长椅上。看见雨辰一下子紧张起来的表情，身旁的一位男子急忙解释道：“大小姐，这位金娣姑娘是丁大哥从出云里带出来的，怕她出事，说这也是大小姐你的交代……”

　　“伊哪能啦？”走近后看到金娣睡得很甜，雨辰多少放下点心来。

　　“金娣姑娘非得闹着见你，听说你要过来，她就一定要睡在这儿。”那名男子无奈的解释道。

　　“伊姆妈呢？”雨辰不放心的追问了一句。

　　“老大已经派人送她到别的地方去了。”那男子说着，推开了走廊上的一扇门，恭敬的做了个请的动作。

　　进门后绕过扇屏风，雨辰看到丁震浩正裸着后背爬在按摩治疗床上，一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医师给他和着药水按摩，旁边站着位岁数很大的长衫老人指指点点。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麝香和藏红花油的味道。

　　“……这样再治疗三天，肯定就不会恶化了……你拿来的那张处方照我看来还算内行，不过里面有两剂药的份量得减点，要不丁先生你吃了后会内燥，按照你的体质和伤患部位，到时候人会更难受……这位女士是？”长衫老人正讲得高兴，抬头看见雨辰，面容不由得一沉。

　　“噢……这是舍妹……雨辰，过来见过孔老医生。”丁震浩艰难的从按摩床上抬起脸说。

　　雨辰没去理睬这位孔老医生，而是跑去按摩床边上，看着丁震浩后背侧面的伤处不由得惊叫一声：“哪能会厄啦？哪能青了界大一块啊？”

　　丁震浩神情尴尬的向那位被他专门请来的老医生赔着不是。等老医生很不高兴的留下改过的处方离开后，丁震浩又对正在给自己贴膏药的本院中年医生说道：“费大夫，您忙完后就请先出去吧，我等一下有需要再找您。”

　　等房间里只剩下他和雨辰时，丁震浩严肃的说：“雨辰，你去把门关紧，我有要紧的话说。”

　　雨辰嘟着嘴去关好门，趁这个工夫丁震浩艰难的从按摩床上爬下来，穿起法兰绒的睡袍，慢慢的走到沙发前小心的坐下。雨辰站在屏风旁边，看着他这样子，又心疼又生气：“侬格厄伤明明就是拨人家打厄么，侬啥事体啦？”

　　丁震浩摆摆手：“现在顾不上这个，你过来，我有话说。”

　　等雨辰走到身边，丁震浩又示意她坐在另一个沙发上，然后这才慢慢的说道：“雨辰，阿哥这次可能要出大事了……你叭要问啦么多，反正你只要晓得我这次是因为想巴结一下北京的大人物，结果今晚我发觉这次乖乖隆的东，水深地叭得了……”

　　“不就是要抓一个欠了你钱的胖子吗？”雨辰忽闪着眼睛问道，满脸的不以为然。

　　丁震浩差点被这句话刺激得呕吐起来，他看着自己的这个美貌的妹妹，决定迅速把话题转移开！定定神后，他说：“这些你都叭要管了，总之，你现在去咱们在浦东的那处房子，在那套房子我的卧室里有只皮箱，你拿着它去找个酒店开房睡，明天直接登船去日本。我亲自查过了，明天上午11点有一班去横滨的邮轮。船到了横滨后，会有人……”

　　雨辰竖眉冷笑道：“侬勿要讲了界轻巧呀？噢！侬搭我说个么一句，我就要去日本啊？啥体啦！又不是我寻厄麻烦……”

　　丁震浩苦笑着摇摇头：“这次的麻烦，我感觉很大……”

　　雨辰不以为然的撇撇嘴：“格又哪能啦？我可以找海军的……”

　　“雨辰！”丁震浩怒喝一声，接着他叹了口气，降低嗓门对雨辰说：“不要以为我没有想过这些关系，可你明白吗？小麻烦找那些将军们和那些官帮帮忙，他们巴不得借这个机会卖卖人情，可这次这事不是小麻烦！要真是我猜得那样，真的是大麻烦，是国家政治上的事，那些和我做生意的大人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灭了我的口……”说到最后，他的嗓门已经越来越低，脸色也变得越来越虚白。

　　雨辰也被丁震浩的神态吓住了，她怯生生的说道：“会不会是侬过敏啦？其实事体没界要命厄？”

　　丁震浩神情古怪的看着她：“知道我到了出云里，看到是啦一个在宋姑老虎灶吗？”

　　“啥人？”

　　丁震浩冷笑一声：“大宋姑！小宋姑却叭见了，老高也叭见了……”

　　对于这些昔日的邻居们，雨辰自然是再熟悉也不过了，她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伊拉两厄双胞胎姐妹从来就是换着照顾生意，有啥奇怪啦？老高最早搭侬一道搞过那个啥挖坑帮，后来不是搭你闹翻了吗？伊勿勒咳又有啥关系啦？”

　　“我问过金娣，她在给你报消息后，看到老虎灶里的还是小宋姑，老高也在。但是当我陪着老陶过去后，在那里的却是大宋姑！小宋姑和老高却都不见了踪影，而且……”丁震浩脸上流露出恐惧：“而且我到了后，领着老陶他们悄悄去看唤娣家周围的情形，等我们布置完人手，又悄悄回老虎灶的时候，在侯瘸子家的门口……你还记得侯瘸子家的那栋楼吧？就从侯瘸子家的门口经过时，我脚下踩上了果壳，是开心果的果壳，我们过去以前，那里的街面上并没有开心果果壳！”

　　雨辰不笨，马上有点回过味来：“哦！出云里格种地方没人会买界贵的开心果吃。”

　　“不错啊！”丁震浩的脸上隐隐的渗出汗水：“我当时装着不在意，回到老虎灶后，我才认出在那里照料生意的是大宋姑……你还记得吧？当年出云里最乱的时候，我们挖坑帮和镰刀帮争地盘的时候……”

　　“我记得，”雨辰提起那段时光，脸上满是厌烦和恐惧的表情：“那时候我十岁，你天天领着人砍砍杀杀……”

　　“可就在那阵子，宋姑的老虎灶也没人敢乱动！”丁震浩说：“镰刀帮快被我们打垮的时候，有一天虞大老板突然叫人请我去一趟……”

　　“我记得那事，当时侬跑回家换衣服，还给我说，这下子上海滩算是有你的地位了！”雨辰点点头。

　　“就是那次，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虞大老板。”丁震浩点点头：“那次虞大老板除了表示可以接受把出云里那一带划给我来管，接着就跟我打了声招呼，并且不让我说出去――不能碰宋姑老虎灶，什么情况都不准碰！我当时年轻，不懂事，居然还敢问他为什么？”

　　雨辰好奇的问道：“虞老板哪能讲？”

　　丁震浩苦笑了一下：“他只是说，这是他的一位非常有地位的朋友交待的话，我必须照办……后来，我就暗中留心上大小宋姑这对姐妹，一直也没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当初老高和我有点翻脸，把我派人送去的钱扔出来，还公开骂了我，我手下有不懂事的放话要收拾他，小宋姑来找过我一次……”他停住讲话，看了看雨辰，叹了口气：“算了，这不重要，反正小宋姑说了她要罩着老高后，我就再也不想去出云里，再也不想见老高了。”他定定神，用很轻很轻的嗓门说道：“踩着那些开心果果壳的时候，我就觉得周围有人在拿枪指着我们……雨辰，你该知道哥哥的的这种感觉向来很准……”

　　雨辰哆嗦了一下：“侬猜会是啥人啊？”

　　丁震浩抬脸望向天花板，嘴里喃喃的说道：“我从你那里得到消息的时候，周围就那几个人，要么有人盯着他们，要么是他们中有人通的风……不论是哪种情况，这都足够的可怕……是上面那个圈子里有人在玩这个游戏，这是肯定的……”

　　沉默，房间里只有这兄妹俩的轻微呼吸声。雨辰终于下定决心般的说道：“好伐，我就去日本避两天，你好放开手脚把这关渡过去……不过，金娣我要随身带着。”

　　丁震浩叹了口气：“行啊，你想带就带吧……反正去日本不用签证。明天记得直接从酒店到码头，中间尽量不要停留。那箱子里的钱够你用了，买东西什么的都叫那些店送货到酒店就好了……”

　　“好了，又不是第一次为侬的那种烂污事体躲出去，这些人家都好熟得啦！”雨辰站起身，伸了个懒腰：“侬在这儿放开手脚和那帮人白相好了！我领着金娣去日本白相去。”

　　雨辰走到屏风边上时，丁震浩不满的说了句：“你也不关心我几句，就好像我一定能过了这关似的……”

　　雨辰转身看着丁震浩，“扑哧”乐了：“就侬啊？侬啥辰光真能吃亏啊？就算过勿去，我啊不相信侬逃勿出去？瑞士银行的存款够阿拉花了……”

　　“什尼话！”丁震浩扬高嗓门说道：“你将来嫁了人，还要花你哥哥我的养老钱？没得良心啊！”说着，他挤了挤眼。

　　“滚侬个五香茶叶蛋！”雨辰也笑着大声回了句：“嫁我出门你不用给嫁妆啊！”说罢她收起笑脸，沉着脸转身出去了。

　　雨辰出去后没多久，丁震浩的一名随从匆匆跑进来：“大哥，小姐带着金娣要走，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你看要不要我派几个人跟着……”

　　“由她去吧！”丁震浩挥挥手：“别管她了……出云里情况怎么样了？”

　　这名手下摇摇头：“那边的弟兄们刚打电话过来，说还没有开始……”

　　他的话音未落，远处突然传来隐隐的枪声！丁震浩略听了听，马上判断道：“出云里方向！看来是不顺利。知会下去，让弟兄们都醒目点，这两天各堂口人马都集中点，没事别上街！”

　　另一名手下这时拎着枪进来，冲丁震浩大声问道：“大哥，要不要过去帮忙？”

　　丁震浩瞪着他，神色严厉的呵斥：“那边那么多的警察、特工，用得着你这种废物过去现眼啊！快！给我备车！”

　　这名手下急忙热泪盈眶的说：“大哥，小弟们再没用，也不能让大哥您亲自去冒……”

　　丁震浩那感觉就象想给对方一大耳光，他破口大骂：“你他妈想接我的位啊！让我去送死？你他妈的收了别人多少钱啊！想要老子的命？”这时，从门口已经冲进来两名兄弟，动作熟练的将这名刚被老大定性为“涉嫌篡权者”下了枪，按着跪倒在地。丁震浩出了口气，对其他人吩咐道：“老子累了！要去找个地方睡觉！”说着，他一瘸一拐的向外走去，走过这名被按着跪在地板上的手下，实在忍不住，又“呸”了一口！

　　在时不时远远传来的枪声中，丁震浩乘坐的豪华防弹“奔驰”离响枪的方向越来越远。在街道上，不止一次与赶去出云里方向的警车相遇，但那些车上的警察看清这辆豪华车的车牌后，谁都不敢拦停这辆车进行检查。“沪WZ1861”，丁震浩的坐车的牌号。这车牌是假的，刚换上去的，因为这个代表着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车牌号是不向公众出售的，有一辆一模一样的豪华防弹“奔驰”才是这个车牌真正的拥有者，那辆车属于市政府，是重要人物来沪时乘坐的礼宾车。

　　这辆车过了徐家汇时，已经到了凌晨4点多。丁震浩让车上的保镖司机全都下车，并且让司机取下前后的车牌，恢复了本来的车牌号后，亲自驾车继续前行。他一直忍着腰间的不适，将车开过寂静的马路，一直开到快到“巨硬”大厦的路口，将车开进附近一个别墅花园。进花园的车道时，他从口袋里掏出进出证，花园的保安向他敬礼后放行。

　　将这辆车停在车场内后，丁震浩下车锁好车门，然后走到花园内狭窄的林荫车道旁，静静的站在那里。片刻之后，1辆普通的高档轿车开过来停下，丁震浩拉开后车门钻进去。

　　一直等这辆车开出花园有一截距离后，不想让保安看清自己的丁震浩这才从后座上直起腰来。前座副驾驶座上的那位模样约27、8岁的东亚美女扭过脸来，表情十分关切的看着他：“丁先生，你好像受了点伤？”汉语口音非常的纯正。

　　丁震浩苦笑了一下，没去回答这个问题，直接对那名专心开车的男子问道：“中村先生，那帮家伙们都准备好了吗？”

　　开车的戴着近视眼镜的干瘦男子从反光镜里扫了眼他，用腔调怪异的中国话回答道：“丁先生，杀手只要活着，就会时刻为自己的使命做好任何准备。”

　　“很好，直接去他们那儿。”丁震浩满意的说了声，接着便呻吟了一声，他愁眉苦脸的对那个一直盯着他看的美女说道：“中村小姐，麻烦你过来给我按摩一下，我后面还是有点酸疼。”

　　于是，那位美女脸上带着担忧和高兴相交集的表情，从前座上敏捷的爬过来，帮着丁震浩调整好身体姿势后，便开始用柔韧有力的手法为丁震浩按摩起背部。前座开车的中村在丁震浩舒服和痛苦混杂的呻吟声中，微笑的问了一句：“丁先生，这次需要我们为您执行什么任务？”

　　丁震浩的脑袋埋在中村妹妹的大腿上，双手轻轻的搁在正为他按摩背部的中村小姐富有弹性的腰部，挣扎着侧着头说了句：“我现在还没想好……还没想好这回把自己卖给谁呢……哎哟……舒服……”接着埋脸在中村小姐丰满的大腿上继续他那怪异的呻吟。

　　1917年2月13日，凌晨3点27分，上海。

　　出云里乱套了！

　　陕西杨站长被杀的消息由吴剑峰电话通知给陶斐然的时候，陶当时就怀疑这不是件孤立的事件，十有八九跟自己这边正在做的事有着某种关联！这个意外事件，使他突然决定提前下手！

　　唤娣小楼周围的特工们接到命令后，开始按计划破门而入！同时，隐蔽在隔壁小楼楼顶的3名年轻特工也奋力跳过去，控制住唤娣家的楼顶。

　　然后枪响！“嗒嗒嗒，嗒嗒嗒……”节奏明显的点射中，2挺“1912年型轻机枪”从小街对面本来应该被控制住的小楼内突然开火，子弹打在那些正挥舞着手枪要冲进去的特工们身上。楼顶上还没站稳脚的年轻特工反应还算快，他们立刻扑倒，就在这时，从另一边的楼顶上，两个苗条的身影从灰黑色的伪装布下暴起，端着“贝格曼”冲锋枪分别对着这3名刚扑倒的特工，以及旁边那个楼顶上已经开始向下还击的2名特工就是一通扫射！5名特工在各自的楼边上被打得一阵抽搐，然后纷纷从楼顶跌落到街面上。

　　在清除完楼顶上的特工后，蒙面的竖琴和长笛跳了过来，飞快的从彼此身后的小背包内掏出zha药和雷管放置在楼顶正中位置上，然后2人点火后又跃回到原先的楼顶上爬倒。

　　这时，楼下残存的特工们已经找到各自的隐蔽位置，开始可怜的用手枪向对面还击。不时有特工被对面穿透力更强的机枪点射子弹打中，发出惨叫。对方的1挺轻机枪透过已经被破开的楼门，封锁住了通往二楼狭窄的木质楼梯，特工们被压制在楼内，抬不起头来，根本没办法去理会头顶在发生什么事！

　　一声不大的爆炸响过，水泥楼顶向上扬起一股混杂着水泥碎屑和竹片的爆炸气浪――这里很多自盖小楼的楼顶当初都是用这种竹子和水泥材料做成的。竖琴和长笛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材料，她们的装药量虽然不大，但那也是用来对付预想中的钢筋水泥楼顶的！随着爆炸，小楼顶上出现一个巨大的窟窿，而且能听到有大块的水泥砸向室内的声音。

　　竖琴和长笛互相迅速的对看一眼，竖琴爬起来，解开腰间围绕的专用绳索，一头递给长笛，然后她退后几步，助跑几下，又跳了过去。这次她差点就跌落到楼顶的大窟窿去，幸亏长笛死死的拽住了她腰间的绳索。她爬在窟窿边上，向长笛做了个手势，身形很快便消失在窟窿下面！

　　一阵枪声从另一边传来，跪姿在楼顶持枪警戒的长笛向那边看去，只见在那个从老虎灶过来的弄堂拐角处，黑暗中可以看到烟雾的升起，以及隐约的武器开火亮光。除了枪声，那边还有咒骂声传过来。长笛正在诧异间，却感觉自己缠在一边大腿腿部的绳索被使劲拉了两下，于是她放下枪，使劲拉动起绳索。竖琴借助着这股力量，飞快的攀出那个大窟窿，跳过来后快速的说道：“客人不在下面！”

　　长笛只是瞬间惊愕了下，接着便做了个手势，两人突然爬在房顶边缘，狠狠的扣动板机，将“贝格曼”当中剩余的子弹全打在那些特工们面前的街道上，扔下打空子弹的冲锋枪，跳到后面的小楼顶上，又是几个跳跃后，消失黑色的夜色与房顶之间。她们俩没有注意到，在她们忙着完成最后这点动作时，稍远处的房顶上也有1只枪口对准着她们，但看到她们始终是两个人离去，艾琳没有开枪，而是也迅速沿着事先观察好的楼顶退路消失。

　　对面小楼上的轻机枪射击在她们用子弹打出信号后，突然就激烈起来，全是长发射击，接着很快就停止下来。还活着的那几个特工紧紧的爬在一楼的地面上，动也不动，终于，他们其中一个胆子最大的抬起脸来拼命朝对面开了3枪，在没有受到还击后，胆子更大了一些，居然就一个翻滚出了小楼，接着又一个侧滚向对面开了2枪，最后干脆爬地上，用多年都没有温习过的匍匐动作，凭借街面上的尸身掩护，蛇行的向对面的楼门口爬去。可惜，他还没有艰难的爬到楼门口，就觉得周围的动静不对，等他抬起头来一看，就看见在自己两边，一边是气喘吁吁赶来的便衣刑警们，另一边则是自己原先在老虎灶那边，此刻身上还带着点没有散尽烟雾的同僚们。大家都拎着枪低头看着他在地下折腾。

　　陶斐然从他对面的小楼门内喘着粗气，弯着腰，手里拎着手枪走出来，低头看见这奇异的场景刚想说什么，就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打断，旁边立刻就有特工上前给领导捶背。楼后挺远的地方又传来2声枪响，周围的刑警们急忙向枪响的方向追去，不一会儿，后面的枪声又响成了一片。两名跟着陶斐然绕过来包抄的特工，这时默默从楼内出来，每人手里抱着挺打光子弹后被抛弃的“1912年型轻机枪”。

　　陶斐然的咳嗽实在止不住，干脆就在门槛上坐下来，并狠狠的推开了那位正在献殷勤特工的胳膊。他又咳嗽了几声，这才开始喘着粗气，用手中的枪无力的指了指对面被炸塌屋顶的小楼。面前发呆的特工们急忙一窝蜂似的向那楼内冲去。陶斐然这才对着正想爬起身的那名手下说道：“咱们……咱们死了多少兄弟？”

　　这名手下爬了一半，这时急忙抬脸说道：“我，我……”

　　“牺牲了九名，重伤五名。”一直在楼下清点伤亡的一名特工这时大声的回答道。

　　陶斐然的眼中突然涌出了两行眼泪，哽咽的说道：“这么多的弟兄……这么多的弟兄就因为我的愚蠢被干掉了……这么多的弟兄啊……”他紧紧的咬住嘴唇，不再说话，可泪水一直在他那张抽搐的脸上纵横着。他面前的那名手下被自己上司这从未有过的表情所震惊，也忘了爬起来，就那样半爬着，抬脸看着自己上司那张悲痛的脸。

　　1917年2月13日，凌晨4点14分，上海。

　　“知道你们都涉嫌违反了什么法律吗？”宋姑老虎灶小店内的灯光下，杜督察的长衫撩起在腰间，手里拎着把手枪，冷冷的问面前的这对刚被带过来的男女，清秀的脸上沾满了尘土。

　　“\*……”衣衫不整的唤娣抽泣的回答，因为刚才曾经晕过去，又被人拿水泼醒，满脸都是条纹状劣质化妆品与土尘搅拌在一起的灰泥。

　　“嫖娼。”不算太胖的独臂老高满不在乎的说道。他和唤娣的全身上下都是灰，本来就是被人从那张宁式大床下挖出来的，当然，之前还被某个黑衣蒙面人扒开木板仔细拿手电筒照了一通。

　　敞开的店门外，都是忙碌的警察和救护人员，一辆接一辆的救护车或警车来来去去。整条弄堂也就老虎灶店门前这截还算宽点，所有伤员和尸体都得拿人手抬到这里，然后再搬上车。

　　偶尔还是有几声枪响从弄堂深处传来，那是那两名轻机枪手：他们被杜督察带人堵住，又受到随后而来的刑警们的围攻，只好躲进某户居民家中，挟持人质，负隅顽抗。当特警们赶来并将其包围后，局面一时就僵持起来。此刻偶尔响起的枪声，多半是歹徒们的恐吓式射击。杜督察已经将那边的事交给了随后赶到的特警领队，自己过到这边来，借老虎灶的店面进行突击审讯。

　　此刻，面前这对男女的回答让他怒火中烧，但他还是以一种这个年龄少见的老成，沉稳的说道：“你们把自己这几个小时的事都说一下吧，有什么说什么！”说罢，他吩咐小桌旁的手下们：“给他们录口供。”马上有两名手下将唤娣和老高一个叫到楼上，一个留在楼下开始讯问口供。

　　杜督察走到小店外，对站在那里，被2名女警察看住的宋姑说道：“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大宋姑和小宋姑几乎长得一模一样，此时她恰如其分的表现出惊恐和顺从，低头看着脚尖说道：“警官先生啊，我知道的早都讲了……”

　　杜督察狐疑的看着对方，又扭头看了看小店里面正被盘问的老高，突然大声问道：“出云里管片的警察呢？来了没有？”

　　一名当地分局的警察小跑过来对他低声说道：“杜督察，整个出云里都算是违章建筑，没有设警，平常负责治安的是当地推举的治安员……”

　　“治安员来了没有？”杜督察追问道。

　　当地分局的警察朝小店内的老高努努嘴：“就是他。这家老虎灶也是治安联络点。”

　　杜督察一时语塞。恰好在这个时候，天空中传来一阵带着颤音的响动，他和周围的人一起抬头看去：这片黑漆漆的夜空中，在远远的都市灯火的映衬下，1艘灰色的飞艇正向这儿上空飞来。飞艇上的航行灯，还有吊舱内露出的灯光隐隐照得见灰色艇身上巨大的“沪警飞巡03号”的黑色字体。一名技术警士头戴着耳机，身后背着带着巨大天线的对讲机从一辆刚停稳的警车内钻出来，旁若无人的高喊着：“洞三，洞三，我是幺洞三拐，听到请讲！洞三，洞三，我是幺洞三拐，听到请讲……你看到指示板没有？看到指示板没有？”在他身后的警车上，又钻出3名警察，手里举着用小灯泡组成的灯光箭头指示板，将其放置在警车顶上，然后便闪动起来。

　　杜督察的另一名手下走过来向他解释道：“是汪局长打电话要来的飞艇，汪局长说他马上就到……”杜督察默不作声的点点头，表示听到了。

　　随着地面指示组和飞艇取得了联系，飞艇吊舱旁边突然亮起了刺眼的探照灯灯柱！雪亮的灯柱扫过黑色的夜空，在这片建筑群乱七八糟的顶上移动着光斑，一直移向枪声响起的方向。最后飞艇降低了高度，开始向那边看似缓缓的滑去。

　　杜督察突然快步走过去，对飞艇引导组的警士大声说道：“先不用管枪战那边！能不能让飞艇用探照灯先把这片街区的周边扫一圈？主犯可能还没逃出去……”

　　那名警士隔着近视眼镜的镜片在灯光下很明显的翻了个白眼：“大哥啊！你们汪局长借我们过来，只是说要我们帮着进行枪战现场的控制，没说别的。”

　　杜督察知道飞艇队是市警察局局本部直属的单位，此刻他只好赔上笑脸，打量了一番着位技术警士带副眼镜的白净面孔，于是便用地道的上海话试探的说道：“帮帮忙来，朋友，下趟我请各位兄弟去新雅粤菜馆吃四头的干鲍，说到做到。”

　　警士愣了愣，接着微笑的用上海话回应道：“朋友，我倒要侬帮帮忙，勿要再说让人听着高兴的话了，这得的事情也勿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杜督察从对方的语气变化上觉察到了希望，赶紧拍拍自己的胸口：“我杜某人虽然在刑侦局算个小八啦子，但朋友侬去打听打听，反黑三组的小杜还有说话不算数的辰光？……”

　　“你是反黑三组的杜督察？”技术警士吃惊的问道：“那个人称小杜阿哥的杜督察？”

　　杜督察笑起来：“杜某人的名字很好听吗？这还需要假冒？”

　　技术警士扫了眼围拢过来的各位刑警的表情，已经信了这话，他对着话筒又开始大叫起来：“洞三，洞三！我是幺洞三拐……”

　　在地面引导组的最新指引下，警用飞艇开始重新调整方向，向这片街区的边缘地带飞去，边飞边用雪亮的探照灯柱慢慢梳理着下方的区域。

　　杜督察亲热的按住那名技术警士的肩膀，说了句：“谢谢侬，兄弟！以后你就是我杜某人的好兄弟！”

　　那名技术警士做了个鬼脸：“你还是准备怎么应付特警队的火力吧！”

　　四周的刑警们都轻声笑起来，在这令众人气急败坏的凌晨，这么一场小小的胜利，也让大家心情好了不少。

　　突然失去了期盼已久的飞艇支持，特警队队长真的就从枪战现场用步话机发来了愤怒的质问，就在杜督察快抵挡不住这位警衔比自己高的特警队长的质问时，刑侦局的汪局长驱车赶来，他对杜督察的调动处置很支持，并且亲自跟特警队那边通话，抚慰了失落的特警们。

　　杜督察的判断很准确：今晚行动最重要的目标此时的确还在这个街区内！

　　托马斯没能趁乱逃出去的原因很简单：小宋姑出去引开警察后，失去向导的托马斯迷路了！

　　枪响之后，路口的便衣们纷纷向拔出枪来，迅速的分成两组，一组飞快的冲向枪响的地方去驰援，另外一组总共3个人依然把守着这个路口，特别是蹲在路口旁房顶上的那位，此刻身体的姿势明显的紧张了起来。

　　托马斯把头从小弄堂口处慢慢的缩回来，向后贴着墙一直退到小宋姑身边，低声贴耳对她说道：“得趁机会逃出这个角落，这里已经很危险了，马上就会被搜查……”

　　小宋姑咬咬牙，悄声说：“我去把他们引开，你想办法钻进对面的小弄堂，往前走，先是大拐，然后再小拐，小拐之后往前走两个小路口，大拐之后再小拐就能绕出到马路上去了。接应你的人说你认识他，他会开车在这条马路边上等你……”

　　托马斯听得发晕，于是急忙悄声央求道：“你慢点说，先告诉我什么是大拐，什么又是小拐？”

　　于是在枪声中，小宋姑急忙低声贴耳的给他解释大拐小拐的意思，又重复了一遍道路的绕法，直到托马斯认为自己已经搞清楚了路径的走法。

　　可是此刻，当托马斯在黑暗的小弄堂迷宫里摸索前行时，他已经确信：自己彻底的迷路了！

　　小宋姑现身假装晚归的路人，确实引开了那3名便衣的注意力，在他们仔细盘问检查小宋姑的时候，托马斯也趁机横穿小街，钻进了对面的小弄堂。他刚才的判断很准确：就在他钻进对面那个小弄堂，消失在黑暗中没多久，2台警车就从马路上呼啸着开来，停靠在弄堂口，接着，车上跳下的警察在和便衣们简单交换了情况后，开始按照他们的执勤习惯，派出2组人马，打着手电筒挨个搜查起附近的小弄堂和可疑民居起来。那个刚才托马斯和小宋姑藏身的死弄堂是第一个被彻底搜查的地方！

　　托马斯在迷宫般的弄堂内不停的小跑着，他早已不记得自己最初是在哪个该左拐或是右拐的路口迷失了，他只能避着那些手电筒光芒，以及枪声间歇穿来的巨大敲门声，在黑暗中摸索着，摸索着。这里的每扇门这时都是紧闭着，每个窗户里都熄灭了灯，人们都在恐惧和瑟缩中等待着秩序维护者的登门拜访，任何身份可疑的拜访者都将是不被欢迎的，而且一定会引起他们的高声尖叫！

　　就这样，在踩了无数次阴沟里的污水，又在某几条类似的死弄堂里折腾了半天后，托马斯发现周围巨大的敲门声越来越向自己靠近，同样，那些手电筒的光芒甚至好几次差点和他迎面相遇。托马斯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向警察开枪，如果对方因为紧张向自己先开火的话！而且，就在他已经快陷入绝望的时候，最沉重的一击降临了：他看见夜空上方滑过来一艘硕大的飞艇，飞艇上射下的刺眼的光柱正沿着他此刻藏身的这条小弄堂，耐心的移动过来，离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托马斯转过身子，开始向那道越来越近的光柱相反方向拼命的奔跑起来。他使劲跑着，身上的大衣在身后甩动着，双脚不断的踩进地面的污水坑，溅起高高的水花。每一步迈出去根本不知道踩着的将会是什么，这种情况下奔跑时，一定要用脚面平行的落地，一定要，否则崴脚的可能性就会很高！

　　我学过！托马斯在心中狂喊：我学过这些，如何在黑夜里奔跑，如何在追捕下逃脱！但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在中国的上海这样逃跑！跑吧！贴着墙根跑，踩着那些颜色相对发白的地方，腿要高抬，步伐不能太大，遇到有问题时宁可扑倒也不要和障碍物去对抗……不要管身后那越来越近的光亮，往前跑，看见狭窄的通道了吗？看到就钻进去！不是通道，只是个角落？不是那就继续跑吧！……调整呼吸，你这个该死的胖子！调整呼吸！……跳！再跳！……好的，在下一个水坑出现前，跑吧……前面有条岔路，那应该是好地方！……冲过去！使劲冲过去！不要因为即将拐弯就提前减速，被灯光照见你就完了！你这该死的胖子……

　　这时，飞艇上突然响起巨大的高音喇叭声：“居民们请注意！居民们请注意！请配合警方的搜捕行动，打开所有的灯！呆在家中等候检查！打开所有的灯！呆在家中等候检查！配合警方的搜捕行动！居民们请注意……”

　　周围的居民家中的灯光开始逐渐的亮起来，各种尖叫、询问、谩骂、呼哨都纷纷响起，回应着天空上传来的高音喇叭里威严的警告声。正在奔跑的托马斯咒骂了一声，在周围民居的灯光还没有完全亮起以前，强迫带着惯性的身躯做了个转弯，拐进旁边的一条岔路。因为身体的惯性缘故，拐弯时他不得不用手扒住墙角去帮助自己转向，壮实的身躯因此在墙上重重的撞了一下！这声沉闷的撞墙声让墙内的居民发出惊恐的叫声！不过还好，这声惊恐尖叫被四周响起的谩骂和呼哨，以及夜空中回荡的高音喇叭声所掩盖，并没有引起附近其他人的注意。

　　托马斯努力控制住跌跌撞撞的身躯，甩动两腿使劲向这个小岔路深处奔跑，他希望在曲折的房屋间的通道尽头是一个更狭窄地方，也许那样，自己就可以暂时躲过天上的飞艇。他没料想，冲出这段通道后，前方突然出现了一片在这带街区内罕见的空旷地！他心中吓了一跳，可身体却被巨大的惯性带动下向这片空旷地中冲进去！他使劲拿出昔日在伦敦大学球场上练就的本事，用一个倒地抱人动作将身体摔倒在地，随即挣扎的用胳膊帮助自己爬起来，跌跌撞撞冲回刚刚经过的那条两栋楼之间的狭窄通道，在他身后，巨大的探照灯光斑正好划过那块空地。

　　“……居民们请注意！居民们请注意！请配合警方的搜捕行动，打开所有的灯！呆在家中等候检查……”额定载重为4吨的飞艇吊舱里，一名二级警司正在对着话筒喋喋不休的重复着。飞艇吊舱的侧面，各有道又长又窄的作业窗口，清冷潮湿的夜风不停的从打开的那侧窗口涌进吊舱内部。作业窗口最前方，一名警察头戴皮制的飞行帽，身穿厚厚的飞行皮夹克，晃动着安装在作业口外的探照灯，仔细配合着飞艇的飞行方向冲下方搜寻着。在探照灯后面，靠近作业窗口的后端安装有射击活动架，1挺1912型轻机枪安装在活动架上，窗口内则有一个专门的射击座席，飞艇的射击手戴着宽大的防风眼镜，坐在射击席上，操纵着机枪跟随着探照灯的光柱缓缓的移动，他的副射手也戴着防风镜，扒在作业窗口边上帮着寻找目标。

　　探照灯、高音喇叭、催泪弹投掷器、无线电通讯系统，再加上飞艇艇身上巨大的警察标记，这些才是警用飞艇执行警察任务时主要的武器！去年年底以前，上海警方的飞艇上甚至没有装备固定的枪炮，作业窗口的主要作用是观察地面情况，必要时也方便伤员担架进出吊舱，以及执行水上救援时安装水面救援的专用吊篮系统。

　　自从世博会那年上海警方配备了专用飞艇后，从警用飞艇上向下投掷催泪弹已经有3回，可开枪只有1次：1916年夏天，在堵截抓捕一伙汽车抢劫犯的过程中，因为看到尾追的警车都被歹徒抛洒的三角铁钉扎破了轮胎，情急下，正在上空指挥追捕的“沪警飞巡01号”飞艇的艇长拔出手枪，降低高度后朝歹徒车辆前方连开3枪，就此迫使歹徒弃车而逃。受此事影响，按照刘青局长的指示，去年年底上海警方的4艘飞艇上都安装了活动射击架和射击专用座椅。因为飞艇改装是在海军的造船厂进行的，很自然的就装备了海军轻武器的骄傲“1912年型轻机枪”。警用飞艇机枪的备弹当中，主要是橡皮头子弹，甚至空包弹，这些都是为了震慑暴力分子用的。但凌晨3点半接到刑侦局汪局长的支援要求后，考虑到要执行对枪战攻坚的支援，出发前03号飞艇的机枪备弹中临时增加了10个弹匣的军用子弹。

　　此刻，射击手已经按照地面刚刚发来的指令和艇长的命令，换上了20发装的军用子弹匣！

　　探照灯灯光正扫巡着一片空旷地，那儿应该是某户人家准备用来盖新房的工地，因为空地的边缘上还可看到堆放的建筑材料。探照灯手大喊了一声，正在亲自驾驶飞艇的艇长会意的操作飞艇停下来，好方便探照灯手的搜寻。探照灯手仔细的用灯光检查了一遍那堆建筑材料，然后又大喊了一声，表示可以了，于是飞艇又重新移动起来。就在这一瞬间，几乎是无意当中，那位飞艇机枪的副射手突然有所发现，他大叫起来：“刚才有影子！刚才有影子！”

　　飞艇又停顿，探照灯手将灯光重新照在刚才的那块空地上，然后按照副射手的指示将灯光按照刚才移动的轨迹慢慢的移动，果然：当探照灯雪亮的光斑照到空地边缘的某个部位时，那个空地通向小弄堂的通道口，由于地面反光的缘故，有个不太清晰的人影长长的投射在小弄堂的路面上！而且那个人影好像还在晃动！

　　艇长马上驾驶着低飞的飞艇向侧面移动，准备让探照灯和机枪那边逐步朝向顺着那条通道的方向，同时探照灯手极力让灯光继续笼罩住那片区域，以防止可能存在的目标借机逃脱。飞艇上通讯员用无线电迅速把这个情况通报给地面引导组，再由地面引导组通知其他警队――标准的城市复杂地形下夜间搜索逃犯流程。

　　就在飞艇作业窗口的人们都在全神贯注的等待谜底的揭晓时，飞艇下方的一处房顶上突然暴起一个人影，几乎在射击手发觉这个可疑人影并正准备大叫的同时，房顶上人影处火花爆闪，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声，飞艇的探照灯被击灭！

　　飞艇上顿时乱成一团！射击手凭借刚才的记忆，冲着那个方向就是一通连续扫射！机枪弹壳打得作业窗口上方的铝板劈啪作响。探照灯手高声骂着脏话，冲到另一侧的作业窗口前，飞快的升起盖板，伸手要用那边窗外安装的另一台探照灯寻找目标。

　　“找死啊！等我升起飞艇！”艇长大叫着迅速操作着飞艇以最快的速度向斜上方飞去。大伙立刻醒悟过来：飞艇是充氢气的，按照规定，交火时一旦发现歹徒拥有远程枪械，飞艇必须先脱离对方射击范围，占领合适的射击位置，然后利用高度在对方射程外再进行还击。

　　因为两边作业窗口的盖板都被打开，贯通的夜风呼啸着从吊舱内穿过，吹着原先摆放在吊舱中央铝制小桌上的几张纸片胡乱飞舞！在飞舞的纸片中，射击手将机枪背带套在自己脖子上，大叫着让副射手帮他把机枪挪到另外一侧的射击架上去。吊舱后部的通讯员这时突然大喊起来：“指挥中心来电报！指挥中心来电报！让我们马上撤回去！马上撤回基地去！”

　　艇长忙碌的扳动着不同的控制开关，让飞艇更快的赶到他希望的位置上，听到通讯员的喊叫，他头也不回的大喊：“给中心说！我们受到袭击！要求还击！去把那边的窗口给我关掉！呸！”他气恼的从自己面前打开刚飘过来的一张纸。

　　艾琳没有理会那艘飞艇的行动，刚才她一直潜伏在房顶上观察四周的动静，当飞艇突然异样的开始调整位置时，她坚信自己的判断：那边应该是他！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跃起，举枪，瞄准，射击，她只是没想到飞艇上的机枪手反应居然会那么快！自己才打灭灯，还没有来得及转移，上面的子弹就泼了下来！还好，对方的子弹全打在了旁边那栋小楼的楼顶上，打得楼顶的水泥板火花乱闪，四周一片受惊吓的居民们歇斯底里的尖叫声！

　　艾琳没有工夫理会这些，她将卡宾枪吊在胸前，撑开双手双腿，蹭住狭窄通道两边的楼墙，一下一下的往下蹭，最后还剩不到2米时，她干脆就双腿并拢曲膝跳下，落地后她立刻朝这条通道外冲去！必须在飞艇占领射击位置之前逃走或者隐蔽，和飞艇上的机枪对射是占不了任何便宜的！

　　她刚冲到这条弯弯曲曲的小弄堂，弄堂的另一端就有2只手电筒光晃动着出现。艾琳想都不想就冲那边开了几枪，随后扔了枚烟雾弹过去，借着对方反应迟钝的一瞬间，她快速的冲进斜对面另外一个黑暗的通道。

　　小弄堂里的5名巡警被刚才从头顶掠过的子弹吓了一跳！匆忙爬在肮脏的地面，并关掉了手电筒。弄堂里迅速升腾起来的烟雾让巡警们很紧张，他们是处理治安事件的警察，不是受过巷战训练的特种警察，而且他们对手中的小左轮也没有太大信心，不知道此刻是该跳起来冲过烟雾，还是在此地爬着等待大队人马的到来。再笨的警察也懂得，能2枪就把空中飞艇的探照灯打灭的枪手，没道理能射失刚才那几发子弹！

　　“着火啦！着火啦！救火啊！……”远远的从这片街区的另外一处传来凄厉的叫喊，凭着警察的本能，巡警们不顾可能存在的危险，起身向那边看去：临近的建筑物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但夜空中还是可以看见远远的有带着红黄光的烟雾在升起！

　　“我们去救火！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是警察的责任！”带队的老警察马上大声的做出了决定！他甚至希望刚才开枪的那位能听见自己的声音！本来对于今晚这场枪战，老警察就已经觉察到了一丝诡异：多年的警察生涯告诉他，刚才下车后给他们介绍情况的便衣内，至少有2个并不是刑侦局的同僚，那种嚣张可笑的持枪方式，插嘴说话时非符合专业警察用语的词汇，另外几名便衣刑警对他们的怪异态度，还有刚才那位开火时的枪下留情，使得老警察决定最好离这儿越远越好！

　　“头儿，我们就这样算了？”手里端着这个巡逻车组唯一那支重火力――“1910式霰弹枪”的年轻警察不服气的质疑道：“枪声就是命令……”随即他的头上被那名老警察用手敲了一下：“火光更是命令！去救火救人！”

　　天空中突然传来高音喇叭的声音：“最新命令！最新命令！出云里北侧警务人员除哨卡人员外，一律投入救火！最新命令！最新命令！出云里北侧警务人员除哨卡人员外，一律投入救火！……”夜空中的高音喇叭声逐渐远去。

　　1名蹿上旁边的矮屋屋顶，蹲着朝着火处看的巡警这时候高叫了一声：“飞艇开走了！”

　　老警察望了眼还在小巷中弥漫的烟雾，大声说了句：“巡警车组796在和不明数量歹徒交火后，因为歹徒火力迅猛并施放烟雾，被迫终止追捕，并遵照最新命令转进参加救火！”

　　“是！我将如实记录本警组和歹徒战斗的经过！”他身后的巡警组副组长大声应道。

　　在老警察的率领下，这个警组跑步奔向着火的方向。老警察一边跑着，一边喘着气教训已经把霰弹枪背在身后的那名年轻警察：“傻小子……你记住……咱们是警察……不是特工也不是当兵的……你父母把你交给我……我就得把你教得不那么傻……”跟在他俩后面的巡警们边跑边无声的笑着。一路上，不停的有穿制服的警察加入奔跑队伍，大伙都向着火的方向跑去。1名便衣特工站在某个小弄堂口，手里挥舞着手电筒，不满的大叫道：“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他身边的一名便衣刑警解释道：“这片消防车根本开不进来，不赶紧去把火救灭，天亮前整个出云里都完蛋了！对不起了，老兄，我们得执行最新命令。”说罢，他摆摆头，带着身后的几名刑警按照刚才传来的最新命令也向着火点跑去。

　　“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刑侦局的汪局长站在宋姑老虎灶前的空地上，望着远去的飞艇，气得挥手直骂！

　　“领导，对不起啦！我们得服从我们领导的最新命令！”那名技术警士将原本背在身后的步话机扔进警车后箱，对汪局长歉意的说道。飞艇地面引导组的另外3名警察也将灯光指示板收拾完毕，钻进车内发动着了汽车。

　　“接通飞艇队了没有？我要和他们领导说话！是哪个混帐下得这个命令！”汪局长大声的呵斥道。

　　“汪局长，用不着发那么大火嘛！”随着笑呵呵的大嗓门，在远处火光的映照下，身上穿了件英式风衣的刘青在几名警官的陪同下，步行着出现在一群警察的身后。他看了看小店前停着的几辆警车，很严肃的说了句：“把车都开出去！火势都这么大了！我们要对市民的公共财产安全负责！”

　　“刘局长？”汪局长看到顶头上司来了，急忙小跑上前握手：“您看看，这么危险的地方您怎么就来了……”

　　他的官场套话还没有全说完，就见从刘青身后的陪同警官后面闪出几名记者，他们举起相机开始对准刘青拍照，闪光灯的爆裂声此起彼落。1名女记者已经将话筒举起，她的话筒尾部的电线一直通向另外1名同事身上，她那名男同事显然是专门挑选的，否则肯定背不动身后那部巨大沉重的背携式录音机。还有个瘦小的记者，站在那名身材魁梧的同事之后，忙碌着操作着背携式录音机上的各种按键。

　　“各位听众，本台记者晓美现在在出云里事件现场为您采访正在现场指挥的本市警察局刘青局长！刘局长，请问您能否告诉大家这场火灾的起因？”说着，女记者将话筒对准刘青的嘴边。

　　刘青的手还被汪局长呆呆的抓住，这时他只好扭过头去，经验丰富的让自己的嘴靠着话筒更近点：“今天凌晨三点多，在出云里区域发生了严重的不法之徒挟持人质与警方交火的恶性治安事件！现在初步查明，这伙歹徒是在外地杀人抢劫后潜逃至本埠，隐藏在出云里出租屋地区，企图寻机继续为恶。我市警察局刑侦专业局的干探在临时检查中发现蛛丝马迹后，上前盘查，不料歹徒突然开火，造成了我方警务人员一定的伤亡！这位就是我们刑侦专业局的汪专业局局长，今晚的行动就是由他亲自安排的，有关细节应该请汪局长说一说……”

　　汪局长握着刘局长的手都僵硬了，他的嘴微微张着，看着刘青局长扭过脸去，对着话筒眉飞色舞、滔滔不绝的讲着话，汪局长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一直到女记者将话筒对准他自己的嘴，汪局长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急忙歉意的松开刘局长的手，迫不得已的抓着话筒说道：“这伙歹徒……这伙在外地杀人抢劫的歹徒……并且还杀害了我们几名警探的歹徒……我们上海市警察局刑侦专业局有信心，也有能力在刘青局长的亲自指挥下，将人质安全救出，将歹徒绳之以法！请广大市民们放心，我们决不会辜负上级领导的期望，决不会辜负广大市民对我们的嘱托！”讲着讲着，他的话总算流利起来。刘青在他对面赞赏的点着头。四周的警察这时都已经知趣的散去，各自去找事干了，只留下几名够资格陪领导，或者确实在这里有工作的警察。当然，四周建筑物顶部的警戒力量这时又获得了加强。

　　“那么汪专业局局长，请问这火也是歹徒放的吗？”女记者问道。

　　“是，”汪局长看到刘青的表情，急忙斩钉截铁的说道：“这伙歹徒为了逃脱我们的追捕，悍然放火点燃民居，企图趁乱逃脱……”

　　“我补充一下，”刘青不客气的抓过了话筒，隐隐带着激愤的说道：“很多市民可能都知道，出云里区域属于市政整治的重点计划地方，这个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违章建筑片区消防车辆是根本开不进来的！歹徒为了逃脱我们警察的追捕，竟然在这种地方放火！这真是丧心病狂！为了出云里居民的安危，我们的警务人员在和困兽犹斗的歹徒对峙的同时，也分出大量的警力进行人手救火！此刻，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警方人员正在奋力扑救大火！保卫市民的财产与生命安全！”

　　“谢谢刘青警察局长！谢谢汪专业局局长！我相信市民们在听到这一切后，一定会对出云里今天凌晨所发生的事件有了清晰完整的了解！”女记者刚说完这句，那位一直在操作录音机的男记者急忙叫了声：“停！得换磁带了！”

　　刘青这时笑呵呵的对已经关掉话筒，等待同事做好准备的女记者说了句：“晓美小姐啊，等一下你们还是去采访救火现场的同志们吧！我和汪局长还得指挥战斗……你们等一下派人护送记者去救火现场采访，采访完毕后派专车送记者们回电台。记住！一定要保证记者们的安全！”吩咐完手下，又和妩媚的记者小姐客套了两句，刘青由汪局长亲自陪同着向弄堂内先前的枪战现场走去。两边的建筑物顶上，此刻已经布满了持枪警戒的警察，自然，为了保障居民的生命安全，两边的居民们们到这时也早都被登门拜访的警察集中到了某个房间内。

　　“别让记者和外人看见这边的情形！明早以前一定要把现场收拾得说的过去！”走过那个拐弯，看到不远处的枪战现场后，刘青立刻严厉的命令道。他的命令迅速得到了执行，几名警察急忙在拐弯处的外侧拉起了警戒线，并布置了人手阻挡任何不相干的人进入。

　　“刘局长，为什么要下令撤走飞艇？当时已经咬住目标了啊？”汪局长陪着刘青站在正在清理的那栋小楼前，看看别人都离得比较远，便小声的问道。

　　刘青讥笑着看了眼他，用肥嘟嘟的下巴比划了一下，撇着嘴回答：“飞艇要是被打下来，明天市政局肯定要感谢你完成了他们一直做不到的拆迁工作，但我估计市议会的议员们肯定会叫责任人去质询，到时候你去还是我去？”

　　“对方的火力……”汪局长不服气的说道。

　　“呵呵，”刘青用手指了指不远处正在分类收集弹壳的两名刑警：“既然两挺轻机枪都出来了，对方就算再拽门防空武器出来又有什么稀奇？”他仰头看了看四周屋顶正在忙碌的身影，岔开了话题：“陶站长他们伤亡如何？”

　　“刚才海军医院来消息，重伤员送到后又挂了两个，再加上后面这楼里先被人抹了脖子的那两个，总共死了十三个，重伤三个。陶站长现在还在海军医院。”汪局长黯然的说道。

　　刘青转过脸去，伸长脖子看着远处，好像这伤亡数字他没有听到似的，突然，远远的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不到一分钟就完全停了下来。随即，枪响的那边传来鼎沸的人声。

　　“特警队看来得手了……”刘青喃喃的说了句，然后转回身来认真的对汪局长说道：“老汪，你专门筹划一下天亮前的善后问题吧！我想刚才对电台说的话应该都能做到吧？”他用手指了指对面塌了楼顶的小楼，很不以为然的说了句：“瞧瞧，这都什么样子嘛！”

　　“刘局长你放心！”汪局长赶紧做汇报：“我已经让人去找材料了，天亮前会把这儿围上，就当是翻新建筑的工地了！”

　　“那些被扣住的本地居民呢？”刘青还是有点不放心。

　　“大概15、6个，都带回局里去了，要是没什么大问题，过两天就可以放出来。”汪局长说罢，眼巴巴的看着刘青。

　　“怎么会没问题呢？”刘青打起了官腔：“这一带的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一向都是问题很严重的嘛！”他看着汪局长。

　　汪局长愣愣，马上明白过来：“那是，那是，这些人非奸即盗，不事生产，应该押去崇明好好劳动改造一段时间。”

　　“嗯，你和局里关这个口的同志们商量着办吧。记住，一定要有法律上的依据！”刘青严肃的叮嘱了一句：“依法办事，违法必究，我们警务部门的形象不能受损！特别要叮嘱一下崇明岛的管理人员，绝不能让这些人把流氓恶习带到被管理人员当中去……陶站长的那个社会工作对象呢？”

　　汪局长苦笑了一下：“丁震浩领着他们过来后没多久，就因为腰疼去找医生了。我已经派人去把他找回来……”

　　“老汪，这种社会人物只可利用，不可信任！”刘青冷峻的说道：“我上任后就对局里部分警务人员跟这种社会人物来往过密的现状很不满！我理解，做社会情况控制是需要利用这种人，可也不用让一些高级警务人员成天和这种人总混在一起嘛！市民们看到后，会说这是‘警匪一家’的！今天凌晨搞成这个样子，分明就和陶站长过分相信那个丁震浩大有关系！我还听到局里的风言风语，说你手下有个反黑组的督察，甚至在江湖上都有了名号了，被人叫做什么‘小杜阿哥’，这都成何体统！……”

　　刑侦专业局是市局下属的第一大局，汪局长同时也是市局的副局长之一，平素刘青和这位汪局长说话还总是尽量客气的，可此刻刘青的一番劈头盖脸的官腔教训，汪局长也只有低头受着。局面搞成这个样子，汪局长到现在都不明白是为什么！正难受间，汪局长突然看到杜督察从老虎灶那边小跑着过来。周围支起的照明灯光下，只见杜督察的长衫被脱下来拿在手中，露出里面灰白色的对襟短打，只不过那身灰白的衣服上已经被烧出了很多洞，等人走到近前，就看见脸上全是烟灰，甚至连前面的头发都被烧焦些许。

　　杜督察跑到两位领导前，一个标准的立正，嘴里说道：“报告刘局长，汪局长，火灾已经被扑灭，现场正在组织仔细检查余烬，火灾中居民重伤一名，轻伤一名，参与救火的警务人员轻伤四名，已送医院治疗。请指示！”

　　刘青满意的点点头，然后指着杜督察，转脸问汪局长：“老汪，这个小伙子很不错嘛！是你局里的？以前我怎么没见过？”

　　汪局长真不知道怎么介绍，于是嘴里开始拌起舌头，支吾着说道：“咳……刘局长，这还不都是你的兵……”

　　“刘局长！”还好，这时特警队长领着名手下从弄堂的另外一边跑过来，算是打断了汪局长正不知道该说什么点什么的尴尬。

　　“汪局长也在这儿？那好……”特警队长的手下自觉的站在稍远的地方，这位仁兄跑到两位局长面前，喘了口气，又看了看杜督察，欲言又止。汪局长急忙向杜督察摆摆手，打发他走，然后拽住特警队长的胳膊关心的说道：“瞧你跑得这么急，别着急，歇口气再说……”

　　特警队长看着沉默不语，一直用戴着眼镜的双眼盯着自己的刘局长，调整了一下呼吸后，尽量压低嗓门说道：“刚才……刚才谈判失败……谈判失败后我们发起进攻……对方把四个人质都杀了……”

　　刘青皱了皱眉，继续沉默着向他扬了扬下巴，示意他继续。

　　“……两名歹徒我们本来准备至少抓一个活口，结果一个被击毙，另一个开枪自杀了……”特警队长干脆往前又跨了一步，几乎站在刘青跟汪局长之间后才更压低嗓门说道：“……刚才准备往那边的马路上搬动尸体时，发现两具歹徒的尸体都有个共同特征……他们都行过割礼……”

　　这句话说到最后，特警队长的嗓门已经压到勉强可以让两位领导听清的程度，但这句话的效果依然是震撼性的。刘青和汪局长彼此默默的看了看，然后都又共同转过脸来看着满脸大汗的特警队长。

　　今晚赶到现场后，一直保持着十足官派的刘青局长突然在嘴里低声骂了句：“该死的！”

　　汪局长情不自禁的拼命点点头，似乎很认可刘局长的这种粗鲁的表示。

　　特警队长讲完最后那句后，刘青跟汪局长心中都浮现了一个字眼：东干人独立运动！

　　1868年那年的春夏之交，在甘肃那一带清剿马化龙残部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将是个永远的谜。负责将这些事永远变成谜的，正是令当时所有军人和公务人员闻风而颤的倪峰同志。

　　那些后来叛逃祖国，逃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去生活的东干人当中，也有被俄罗斯政府拉着去国际外交舞台上，以耸人听闻的言辞，借口子乌虚有的“左宗棠大屠杀”对新兴的中国政权进行了无耻的诽谤！这些诽谤实在是太耸人听闻了，当时也没有相片什么的留下来，所以国际社会鉴于沙皇俄国一向的说假话纪录，就没拿这太当回事。而且，中国外交部的策略也很简单：哪个列强国家敢公开提这事，中国外交部必然先以宣扬对方近几十年来在类似问题上的一些纪录做为回复，至于什么大屠杀，中国外交官们经常会笑着说：你们自己去看看嘛！我们都懒得对这种谎言进行辩驳，对这种劣质的、不符合最基本逻辑的谎言的反驳，是对中国外交官以及各国外交官智力的侮辱……

　　英国，只有英国当时因为它自己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地区殖民地的缘故，又加之1870年代伦敦上层对中国新政权愚昧的仇恨，它倒是在这些耸人听闻的谣言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怀，居然还成立了几个专门的民间国际组织来搅和这些事。对此，中国的办法就是对爱尔兰问题表示经常性的关注！关注到英国海外情报处在1880年年初对议会的秘密报告上抱怨说：我们拉着远离中国的东干人在欧洲巡回骂中国人，可中国人就在爱尔兰拉着爱尔兰人骂英国，这种对骂和相互找碴从地理关系上讲，已经就对大英帝国极其不利了！

　　1880年代后，随着中英关系的改善，这些事在国际舞台上基本属于被遗忘的。

　　同时，不断被从海外派遣回来的东干人独立运动分子，还是给中国的相关部门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然了，一些发生在遥远国度的神秘暗杀行动，也常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新闻机构描述成中国某些部门的反击。1912年，随着同盟国的一些情报机构突然对东干人独立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经奄奄一息的该恐怖组织突然出现了回光反照般的活跃，又一次成为国内各治安和安全部门的重点防范与打击对象。

　　出云里的突发事件，居然扯出了这个恐怖组织，这就不能不让当事的上海警方为此如临大敌了！今天凌晨的事件充分说明这些恐怖子还掌握了一定的战斗技能，背后还有神秘势力的支持，对于世界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可绝对不是个好兆头！

　　当然，这件事情此刻更多的人还不知道，比如开着空驰的出租车已经在周围等了两个多小时的小戴！

　　小戴在那两个男女从出那片乱哄哄的街区内溜出来后，就一直在暗中盯着。看到差不多了，小戴就打亮顶上的空驰灯，恰到好处的将车开过去。那个已经将皮箱拎在手中的美女果然招手了，小戴将车开过去停下，用上海话说揽客，并且在对方露出茫然的神色后，立刻转用国语问道：“小姐，先生，你们要去哪儿？”

　　托马斯认出了小戴，他暗暗松了口气后故意用英语对艾琳说：“别告诉他我们的去向，先随便去个地方再换车。”说的又快又急，显得根本不打算让一个上海出租车司机听懂的样子。

　　艾琳说了个地址，便和托马斯一起钻进了后座。

　　在行驶的车上，艾琳用英语对托马斯说道：“你刚才问的问题，我等一下就会告诉你，有些事并不是你想像的那样！”

　　托马斯同样用英语回答道：“那好吧……不过我对于是你来救我，还是非常高兴。真的很高兴。不是因为有人来救我，而是因为是你。”

　　艾琳转头向后，认真的看了看后面的马路，然后扭回脸来不置可否的淡淡笑了笑。虽然两个人刚才用带着酒精的药棉专门擦了擦脸，艾琳也换回了装备箱中正常的衣服，但仔细一看，还是可以看出两人的狼狈来。没办法，钻到马路上以前，艾琳只好把装备箱内本来准备应急的药酒泼洒在她和托马斯的身上，还漱了漱口，希望碰见的人会把他们当成喝醉酒摔倒过的一对放浪寻欢的男女。

　　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如此担心――比如，就在他们刚刚经过的路口，隐匿在路边黑暗中的某辆中型箱式越野车型的警车上，就有某位警官低声的用车载步话机向他的上司汇报：“巡警车组832汇报，巡警车组832汇报……目标刚刚通过最后的封锁线，向苏州河方向驶去……目标刚刚通过最后的封锁线，向苏州河方向驶去……没有惊扰，没有惊扰！”

　　他的上司在收到这汇报后，立即向某个地方打电话。过了没多久，这个消息就被以某种秘密的方式让刘青局长单独得知。今天晚上，飞艇队、特警队、巡警专业局的表现都让刘局长很满意，他看着远处正在给几个手下分派任务的汪局长，开始琢磨：要不要趁机会把一直桀骜不驯的刑侦局给整顿了……

　　托马斯正在车内用英语低声说着：“……我必须找到一个能查询大量资料的地方，我最需要的是对局势进行判断。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目前最需要的……”

　　艾琳皱着眉头听着，斜眼看了眼托马斯那身破烂不堪的衣服，苦笑着摇摇头，突然用国语隔着防盗栏杆对出租车司机说道：“麻烦您把车停旁边，我要把箱子放后箱去。后面小，我坐着不舒服。”

　　小戴将车在街边停稳，打开后箱盖，随后殷勤的下车准备替客人服务。

　　然后，刚下车的艾琳用一把大号的军用手枪顶住了小戴的脑门，同时也用一把小巧的左轮对准了托马斯，她冷冷的说道：“二位，戏该演完了！”

开宴19

更新时间2006-7-15 14:13:00 字数：24232

　1917 年，当地时间2月12日下午5点17分，纽约州奥斯特尔湾。

　　冬天其实还没有完全过去，奥斯特尔湾上的海风吹过来还是冰冷的。尽管今天的天气很不错，大大的太阳已经晒了一整天，可当水面上寥寥无几的几艘游艇靠向码头时，还是可以看见船上的人们都纷纷把帽兜戴到头上。远处逐渐落下的夕阳将余晖斜斜的掠过水面，掠过码头和游艇，掠过这片小山丘上的树林和灌木，最终落在这个曾经一度在全美政治类媒体的关注度中仅次于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那座白房子的小庄园里，让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冷清。坐在庄园阳台上的两个男人本来端着酒杯谈兴正浓，可这时也不由得被这凄美而清冷的景色所打动，谈话突然停了下来，看着夕阳下的景色都默不作声了。

　　“我敢担保那些今天去下海的人回头都得感冒。”一位个头不高，面色有点发虚的中年男子嘟囔着打破了这本来使人颇为感慨的沉默，接着他走到栏杆边上，对正在院子里跑动的一个男孩大叫了一声：“罗伯特，你不冷吗？要不要回屋去把大衣穿上？”他说话时带点密苏里口音。

　　“海因莱因教授，我还不算冷，谢谢你的关心！”那位看上去也就10岁左右的少年站住脚，彬彬有礼的对着自己父亲喊了一句，甚至还欠了欠身，然后又追着那名年轻的财政部特工跑向庄园的另一头。

　　“雷克斯，你的儿子真是有趣。”另一位英俊的男子笑着说道，将手中的酒杯轻轻的放在小桌上，走过来和他一起看着在院子里追逐的特工和男孩。

　　“罗伯特听说我要带他来这儿，兴奋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被儿子叫做海因莱因教授的男子不好意思的解释道：“而且他还查阅了大量的他认为符合上流社会社交礼仪的资料，今天一整天他都叫我海因莱因教授，而不是爸爸或雷克斯……这孩子最近这两年乱七八糟读了不少书，可人也变得很虚荣，德拉诺，这让我很为他担心……”

　　“噢！早知道是这样，我今天就应该穿上那套笔挺的白色礼服，再叫特德叔叔把他的那些勋章都挂上，好好满足一下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先生的期望！”德拉诺说着说着就大声的笑起来，伸手轻轻拍了拍雷克斯搭在栏杆上的胳膊：“得了，雷克斯，咱们都有过这个年龄，男孩子小的时候都喜欢老欧洲的那一套，长大了他还会是个杨基佬，不用太担心。”

　　“不好意思，德拉诺，我想你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叫我来这里见面，肯定不是为了听一个失败的父亲就儿子的教育问题向你诉苦。”雷克斯苦笑了一下，仰脖喝干了杯中剩余的酒，然后咧着嘴问道：“刚才我说到哪里了？……呃……远东？”

　　在对方点点头后，雷克斯慢慢的，似乎是边思索着边说下去：“远东的问题主要是和中国人全面沟通的问题。那两位伟大的杨和史在我们内战时跟林肯政府密切的往来，打下了还算不错的美中关系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双方就有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虽然迄今为止，合众国在亚洲以及太平洋西岸事物上都表现出了对中国在该区域地位的足够尊重，但是中国国内仍然有不少的国会议员和政客对我们非常的防范……”

　　“我能理解这种防范心理，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国所必须的，国会山上对中国人很防范的人也不算少！”德拉诺不满的说：“问题是中国大兵都已经源源不断的开去欧洲捞取他们的战后资本了，可我们的国会老爷们还在为那个墨西哥疯子而呕气……得想办法让国会山和雾谷里的人们正视外面世界的变化，山姆大叔要担负起他的历史使命……”

　　“我对于贵家族这种遗传般的天命感向来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在我看来，合众国的国际政策本质就是要为国民争取更好的自由贸易环境……”雷克斯酸溜溜的打断他，语气中还有点不耐烦，直到对方冲他做了个歉意的鬼脸，这才勉强说了句：“好吧，你和我在华盛顿时都商定过了：你别向我灌输什么天命感，我也不提及你那荣耀的姓氏。”说罢就闭上了嘴，但眼神依旧是不依不饶的盯着对方。

　　德拉诺苦笑了一下：“雷克斯，我现在能理解你为什么总说自己不能从事现实政治了……”没等对方要说什么，他急忙把说了一半的话收住，并且向雷克斯做了个彬彬有礼的请继续手势。

　　“好吧……可做这些事的时候，特别是在做和远东有关的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雷克斯谅解的微笑起来，拿着空酒杯走回小桌旁，将杯子放到小桌上后，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虽然地理大发现已经证明中国是个在世界岛边缘的国家，但在他们的脑袋里，他们依旧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我对此表示怀疑，”德拉诺固执的摇摇头：“我去过一次上海，也跟中国来访的海军将军们打过很多交道，甚至我还很不成功的学过半年中文！在我印象当中，中国已经算是个和我们有很多共同价值标准的国家了，因此在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用交易的态度和他们就国际利益问题进行协商……”

　　“德拉诺，这将是失败的开始！”雷克斯突然非常严厉的说了句：“只要你还有这种幻想，那么你的任何跟中国人有关的计划都将会面临失败！”看到对方惊愕的表情，海因莱因教授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密苏里大学的课堂上，或者是学术讨论的会场上，他急忙缓和了一下表情，歉意的一笑，接着依旧保持着很认真的语气说道：“有两个中国，两个中国，一个是那些训练有素的外交官和海军军官们所展现给外界的中国，还有一个是那些很少跟外国人打交道，几十年前还认为他们是中央帝国的乡村与中西部的中国。前者包括那些沿海城市居民和内陆大城市受过相当教育的人，人口加起来已经上亿了，而后者则是近五亿人！任何掌握中国政权的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都不可能不照顾这五亿人的想法。这一点在和中国政府打交道时必须要时时考虑到！”

　　德拉诺做了个鬼脸：“好吧，雷克斯，我承认你的专业判断，那我们的胡萝卜俱乐部接下来对于合众国的国际事务该怎么行动？是任由国会山的那帮孤立主义的家伙们继续绑住大伙的腿脚，看着中国人主导战后的世界？还是陪着威尔逊老叔叔玩，跟帮童子军似的跑去给全世界说：让我们一起拥有力量而不是用力量相抗衡吧，让我们大伙用共同拥有的力量来保卫世界和平吧！”他在说最后那几句讥讽现任总统国际政策的话时，故意学着用孩子般的尖嗓门轻声的叫着。

　　海因莱因教授被他逗得哈哈大笑，随即擦了把眼角笑出的泪花，止住笑意后说道：“虽然威尔逊总统对于国际关系发展的设想在你我看来有点过于理想化，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也可以借来发挥，为战后合众国的长远利益做一些事情……”

　　他对面那位英俊的海军助理部长，注定要在将来的合众国政治舞台中扮演某种重要角色的男子神色立刻严肃起来，非常注意的倾听着。

　　雷克斯在小桌上抓过空酒杯，重重的一放：“欧洲战争我们必须要全面介入，估计约翰牛已经被中国远征军雄心勃勃的计划和战斗力吓得差不多了，他们会前所未有的期待着我们的军队开过去。我们不但要自己介入，而且一定要支持现阶段由皇家海军来控制大西洋，支持战后各欧洲国家的独立稳定，并且要支持和鼓励皇家海军在战后重返太平洋……”他抓起剩下半瓶酒的酒瓶，放在小桌的另一端：“在那边就让英国人领着战后的老欧洲和中国人争吵去吧！但是在西太平洋事务上，我们缺乏约翰牛这样能冲在前面的伙伴，国会方面在战后又很可能再次高唱起孤立主义的调子，为此，在远东方向我们反而需要采取更保守更谨慎的态度，避免刺激中国人的帝国梦想……”

　　“特德叔叔倒也说过类似的话，”德拉诺皱起眉头：“他认为承认中国人在西太平洋的势力范围，我们自己只要发展足够的武备，防止他们把手伸过来就可以啦！但我上次在华盛顿就跟你说过：我们的政治制度本身就决定了能够为此动用的资源极其有限，即便是我们能发挥影响力，让合众国在太平洋这一边保持足够的武备力量，但那也会造成我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缺乏弹性，这种简单的划一条线，并声明谁伸手过来我就开枪的策略方式会太僵硬、太危险！而且俱乐部获得的很多资料表明，中国国内未来的政治走向还是存在着各种风险的……”

　　“德拉诺，上次我回到密苏里后仔细的思考过你这番话，我必须得承认你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雷克斯真诚的赞扬道，接着他将对方刚才喝剩下的半杯酒拿过来，轻轻的放在距离酒瓶不远不近的地方：“在未来的亚太局势上，我们对中国得保持谦逊和温和的态度，尽量避免刺激对方敏感的地方，但在保持善意接触的同时，我们也得跟中国一起把篱笆扎起来……考虑到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合众国可以先提出建立一个国际贸易合作组织，在经济上保持和中国紧密的关系，让将来不论是谁掌管那个国家，他都必须要考虑这种经济上的合作关系，但同时我们还要以合适的方式鼓励日本、高丽、安南这些国家保持其主权的独立性……我知道那很难，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利用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这些国家的心理优越感，将中国人的力量拖在太平洋对岸！尤其是日本，这个国家和中国之间纠缠不清的历史情结，可能最容易给我们机会。但做这些事不能用拙劣的暗中操作方式进行，必须得通过那些能摆在桌面上的手段来实现，一定不能去触动中国人的敏感点。事实上，只要使日本有机会在东亚联盟未来走向上发挥出独立的影响力，相信日本为了保持自己在该区域微妙的地位，也会刻意的去维护美中之间在该地区利益大方向上的一致……”

　　“弹性接触你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我也相信真的实现这些设想后，合众国最需要的自由贸易秩序能够在该地区得到较大的保障！可你还没有告诉我，篱笆怎么扎？”

　　“在战后，我们可以跟着威尔逊总统一起大喊裁军的口号……”雷克斯轻轻的笑起来：“特别是在海军军备控制方面，德拉诺，到时候你的舞台可是会宽广极了！”

　　“好啊，那就让威尔逊总统拉开他那副道德家的架势去取悦国内的选民们去吧！历史将证明究竟是谁给合众国赢得了真正的利益！”德拉诺信心抖擞的说道：“我们还很年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先生们，”一个面容严肃的女子出现在房门处，对丈夫和海因莱因教授尽量用她自己认为轻松的语气说道：“你们的谈话进行得怎么样了？特德叔叔让我来请你们去用晚餐。”

　　晚餐的餐桌上，一如既往的摆上了胡萝卜沙拉，还有按照什么希腊口味煮的羊肉胡萝卜肉羹。精神好得让人怀疑他实际年龄的特德叔叔从书房里出来，领着大伙做完了饭前祈祷，然后就笑咪咪的对那个被父亲领到这儿来的小男孩说道：“海因莱因先生，下午你在我的院子里和吉米玩得开心吗？”

　　小男孩从面前的汤碗上抬起脸来，神情庄重的说：“阁下，我和财政部派来为你服务的特工吉米·鲍威尔先生进行了认真的交流，他教了我一些基本的战术动作，同时也让我碰了碰他的零点四五吋口径的科尔特自动手枪。我认为那是一把好枪，阁下。”

　　全餐桌旁的男女们都饶有兴致的看着这对最老和最小男人之间煞有介事的对话。

　　特德叔叔强惹住笑意，就跟多年前面对国会全体议员时的那般态度，又问道：“那么，海因莱因先生，你准备将来也做个吉米·鲍威尔那样的联邦特工吗？”

　　“不，”小男孩看了眼比自己爸爸英俊帅气很多的德拉诺，严肃的说道：“我将来会去报考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我希望你到时候能做我的举荐人，阁下。”

　　“罗伯特！”雷克斯逗儿子玩：“你上个星期不是还说，将来你要做个幻想小说家吗？”

　　餐桌上已经有女士发出了轻笑，小男孩的自尊心受到点伤害，他大声的嚷嚷起来：“海因莱因教授，难道我就不可以调整自己的人生理想吗？”

　　大伙都善意的笑起来。特德叔叔打趣的说道：“啊哈！罗伯特·海因莱因先生，你应该回答：你计划将来边当海军军官，边写幻想小说，没准高兴了还会去当当总统呢！老牛仔都能干得不错的职业，你干吗不也试试？”

　　“我会认真考虑你的这个新建议，阁下……”男孩的话还没说完，满餐桌的人就再也惹不住，都大声笑了起来。

　　特德叔叔毕竟年纪大了，吃了点东西后就第一个离开了餐桌，临去起居室前，他还慈祥的叮嘱小男孩罗伯特一定要多吃胡萝卜，说这对他的眼睛和健康有莫大的好处。

　　等德拉诺和雷克斯来到起居室时，特德叔叔已经擦拭完了他最心爱的棒球棒收藏，正拿着一根他最喜欢的棒球棒坐在摇椅上沉思着什么。看到两位年轻人进来，他笑着将手中的棒球棒放在一旁，晃动着摇椅愉快的问道：“小伙子们，你们下午讨论的结果能不能给我这个老头讲讲？怎么说我也是胡萝卜俱乐部的发起人啊！”

　　两个已经在沙发上坐下的男人互相看了看，还是德拉诺先开了口：“特德叔叔，我跟雷克斯分析了最近俱乐部从各个方面搜集到的资料后，经过研究认为：合众国目前面临的国际环境跟对策其实跟杰弗逊时代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是一边要争取我们的自由贸易环境，一边要防止蝎子从瓶子里爬出来！只不过随着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突然崛起，再加上俄罗斯最近发生的巨变，这个瓶子已经由原先的老欧洲放大到了整个世界岛……”

　　“我已经老了，”特德叔叔突然打断了这位既是远房亲戚，又是侄女婿的话，不以为然的说道：“只要你们对形势有了明确的结论，那你们就领着俱乐部的会员们去做该做的事吧！我发起这个俱乐部的初衷，就是为了能让山姆大叔需要处理外面那些麻烦的时候，不至于连麻烦在哪儿都不知道。说起来也太可笑，这么大的国家连个像样的对外情报部门都没有，要一帮子国民自己掏腰包去折腾……咱们那位美丽的女赞助人怎么样了？”

　　“还在上海，已经和驻华武官办的那位俱乐部会员联系上了。”德拉诺看了眼雷克斯，不是很情愿的回答道。

　　“不要让她在中国瞎闹了！”特德叔叔不高兴的说：“斯佳丽是很聪明，可她毕竟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她自己虽然很喜欢冒险，可俱乐部最缺的是能给我们挣来经费的赞助商，可不是蹩脚的间谍！我们又不是什么特工机构……”

　　“特德叔叔，我先去看看罗伯特，我怕他满头大汗不穿大衣就跑出去玩！”雷克斯说罢冲德拉诺点点头就急匆匆的出去了。

　　看着他的背影，特德叔叔的脸上更不高兴了，他有点生气的对德拉诺说：“怎么俱乐部现在越来越象个敏感的特工机构了？大伙在一起研究一下国际事务，替山姆大叔操操外面那些麻烦事的心，只要嘴把严点就行了。可现在这架势也太象个特工机构了！这样的话一旦被人抓住把柄，那可真就成了大丑闻了！德拉诺，你应该清楚这个国家的人最忌讳什么！”

　　德拉诺尴尬的笑了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成这样了……我会给大家说说，让大家放松点，别这么敏感和紧张……”

　　特德大叔眯着眼，用一种尖锐的眼神盯着德拉诺，但他马上就叹了口气，哀伤的说道：“算了，这种事从来就这样……我都老了，无所谓了，可你们还都年轻，来日方长，你自己去衡量吧……让斯佳丽赶紧回来吧，她为什么不回来？”

　　德拉诺更尴尬了：“似乎斯泰德夫人的一位英国情人在中国遇到点麻烦，她想留在那儿帮帮他，所以……”

　　“是那个帮我们预测出了南美局势的发展，还帮斯佳丽发了回咖啡财的英国间谍博士吗？”特德大叔敏感的反应道。

　　德拉诺敬佩的看着面前的老人，发自内心的露出赞叹的表情，说道：“没错！就是他！我们在伦敦打探到了消息，英国人好像已经接到了中国人的通知，说他似乎是给德国人当间谍的，所以他在中国潜逃了，中国人正在抓他……”

　　“我估计这些话里没一句是真的！”特德大叔撇嘴摇头的说道：“英国佬和中国人都一路货色，遇到这种事，从来都是谎话连篇！咱们不能学他们！还是先把自己家的日子过好吧！外面的麻烦不能不防着点，可日后的事，还是要看谁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好些……回头还是把俱乐部恢复到原来交给你时的那种轻松的学术研究状态吧……”

　　德拉诺突然轻声的笑起来：“特德叔叔，在英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美国佬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们喜欢说一个词‘美国式的谎言’。而且，到现在他们还说当年‘缅因号’那事跟你多半也有点关系呢……”因为总算找到了一个不轻不重的反击机会，他说这些话时表情不禁轻松了很多。果然不出他所料，随着他的话语，对面特德大叔的那张老脸竟然就渐渐的红了起来……

　　1917年2月13日，凌晨5点35分，上海。

　　托马斯开着出租车，艾琳跟小戴坐在后座。小戴很倒霉――本来是他自己随身带着的一副手铐，这会儿竟然就被用来反铐他本人的手腕，脑袋还被艾琳用一块女用方头巾给包起来了。艾琳在后座不断向托马斯下达着简短的方向指令。凌晨的上海街头，红绿灯都关闭着，车辆行人也不多，所以这台出租车可以开的飞快。

　　最后这辆车被艾琳指挥着来到江边的一个小码头附近，停在了一个此刻寂静无人，只有亮着微弱光亮的灯照着一堆堆盖着帆布的货柜的货场内。艾琳大声命令托马斯下车后去旁边的货柜前，把脑门顶货柜上，手脚也分开顶上去，然后她讥讽的对小戴说道：“我知道你自己能把手铐打开的，戴老师，不过我劝你还是在车里老实呆一阵吧！”

　　小戴郁闷的声音从头巾下闷闷的传出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是我的？”

　　艾琳小心的盯着车内车外这两个人，从车子内慢慢的退出去，嘴里冷冷的说着：“也没什么，就是部里面已经把这些天请假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不知去向的特工清单列出来了！有人一看到名单里面有廊坊学校的戴老师，就猜到多半是你……”

　　“都这么多年了！当年的倪副校长还在关怀着学校的教书育人工作，让人敬佩啊……”小戴的声音更郁闷了。

　　艾琳没有回答他，而是将后座车门重重的关上，然后弯腰搬动了前座的控制开关――为了防止后座的乘客不付账就跑，出租车上通常都会安装由司机控制后座车门开关的装置。艾琳最后对小戴说的话是：“别乱动，什么时候可以取下头巾你自己该知道！再见，戴老师！”

　　她笑着从前座上副驾驶位置上拽过自己的小皮箱，大力的关上车门，顺便把出租车的车钥匙扔到对面货柜间的通道里。走到托马斯身后，艾琳面无表情的说了声：“你最好别让我想起来飞艇上你给我的那一下！走吧。”

　　等觉得时间过得差不多了，小戴这才开始动起来。刚才他不敢乱动，托马斯和他没有命令的话一般都不会向“自己人”开枪，可艾琳会！据说10多年前，艾琳在大洋洲那边执行任务时，就开枪打死过违反纪律的同组特工，并且因此失去了再被派遣执行海外任务的资格。在廊坊学校当过两年副校长的倪小峰局长，那可是目下学校教师们私底下议论的中心话题，有关他和他身边这位常年陪伴的各种传闻，小戴可没少听。

　　小戴把方头巾在靠背上蹭掉后，用一个艰难复杂的肢体动作从鞋底抽出根细金属丝，又花了大概5、6分钟将背后的手铐打开。这时候他已经是满头大汗了！他摇下玻璃窗，从后门窗户里利索的钻出车厢，又从司机座前的脚垫下找出把备用的车钥匙，从仪表板底部取出一把粘在那下面的6发装左轮枪，检查了下子弹，发动起汽车后便向外冲去！

　　等他用右手把着方向盘将车开到货场外，并踩下离合四面找寻时，清冷的街灯下已经看不到目标，只有几个早起的清洁工人散布在临江的路上挥舞着扫帚。远处的江面上传来两声短促的轮船汽笛声，小戴被这汽笛声提醒，停止无用的寻找，将握在左手的手枪塞进衣袋，开车在马路上寻找起公用电话亭。

　　当他拨通电话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紧张，他的鼻涕开始不受控制流下。

　　电话里一个中年男子疲惫的声音响起：“嗯？哪位？”

　　小戴低声说道：“刘秘书？……是我……客人被我接出来后，因为我的疏忽又被别人接走了……不是那伙人，是你让我特别注意的那位女士……就在不到15分钟前发生的……嗯……我现在是在――”他向电话亭外看了看，报出了自己目前的方位。对方带着不快和紧张重重的挂断电话后，小戴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使劲的揩着鼻涕，在心中不停的安抚自己：老部长的规矩是不责罚执行任务失败的人，只责罚那些失败之后隐瞒真相、推卸责任的人……

　　过了不到半个小时，1辆“宝马”小车和1辆“黑豹”箱式越野车在马路上疾驶着出现，两台高档车都是黑色的。小戴双手放在外套衣兜里，斜依在路灯灯光下的出租车身上眼睛看着江中的船灯，象是个生意不太好，在江边歇息的夜班出租车司机。那辆“宝马”从他面前开过去，一直开出40多米才停在马路边上，车窗打开，有两个男人从车内打量周围。后面那台“黑豹”开到他近旁才停下来，后座车门打开，车内的一个中年男子打量了下小戴，问了句：“戴先生，你的鼻子怎么样了？”

　　“李秘书没让你给我带药？”小戴试探的冲他说了句。

　　车内的男子笑了，灯光下勉强能看清他那雪白的牙齿：“上车吧，刘秘书要和你通话。”说着，他举起一只带着电线的话筒冲小戴晃了晃。这时候小戴才发现，这辆“黑豹”车车顶带着根长长的天线。

　　“嗯，有什么事要办你就直接给他们说好啦！”在确定了小戴的身份后，多年来一直负责张君晓警卫陪护的刘秘书简短的说了这么句，就又把通讯终止了。

　　“从现在起，我和手下的7名兄弟就听从你的调派了，戴先生。”那位陈总在重新起步的车内对小戴亲热的说道，看到对方稍稍还有点犹豫，他急忙笑着说：“没事，你的老板既然向我的老板发话了，那咱们从现在起就是一家人！说吧，现在咱们去做什么？”

　　两台车又疾驶着离开了江边，一名被留下来的男子走过去发动那台出租车，将它缓缓的开走。江面上，依旧是夜色笼罩，航行的船舶也还亮着夜间的航灯。但谁要是仔细从这里望向东南方，就可以看见在浦东那些已经熄灭了灯火的楼群之后，有那么点微弱的天光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上海，即将迎来她的又一个黎明……

　　1917年2月13日，凌晨6点47分，上海。

　　这地方都快到青浦了。成排的仓库在空旷的场地上默默的排列着，四周用一圈高高的铁网将这块铺设了水泥的场地跟四周的荒野隔离开，有条专用货运公路从货场大门出去后跟2公里多以外经过的通向苏州－南京方向去的高速公路相连。货场门口竖着高大的货场名称“望海仓”！

　　其实站这地方向哪边也望也望不到海！3年前，丁震浩手头刚好有点闲钱，想往实业方面发展一下，看到虞老板的码头和货运经营的红红火火，他也动了这个心思。进一行得由行家领，可当时他刚刚混上台面，在上海滩地下社会里又素有凶名，没人敢跟他合作，正好有个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商科硕士，跟丁震浩岁数相仿，两人经人介绍见面后倒是满投机的，一来二去，那位留美硕士就成了丁震浩高薪聘请的货运公司总经理。这地方就是那位仁兄挑选的，当初他用一大堆花钱请犹太人财会专家做的谁看不懂的数据图表向丁震浩证明了：在这个地方兴建一个大型的货物集散场地，可以帮那些运货到上海港等待装船出口的加工商们省下大笔的仓储费用，同样，在这里进行货物分拆装车，也可以帮那些国际贸易商们省下大笔的码头货仓费用。而且，投资在这里还符合丁震浩着重强调的，不可以和虞老板旗下的企业直接发生利益冲突的原则。

　　当时丁震浩已经向这位留美硕士表明了自己的江湖身份，这位硕士还不错，只是考虑了一天，就又开始了和丁震浩合作。这位硕士主持了货场的设计跟建设，主持了货场业务向各地相关商家的推广。他还教会了丁震浩如何品尝洋酒，如何挑选西装，甚至如何象个上流社会的公子那样向女士们献殷勤。虽然货场投入运营后的第一年赔了不少钱，但丁震浩无所谓，因为他觉得自从有了这个货场，在上海滩上他也算是个青年实业家了！而且，他也相信那位留美硕士的话：望海仓迟早会赚钱。在大哥的态度影响下，帮内的弟兄们对这位性格爽朗的留美硕士也是越来越尊重。去年春节，丁震浩去香港拜会了几位商界名流，等他赶回上海来过正月十五的时候，19岁的雨辰偷偷的告诉哥哥：留美硕士向她暗中求爱了！她还说了些春节期间帮中兄弟都有谁跟这位硕士来往的消息。丁震浩听了后一愣，然后就笑着让雨辰继续跟硕士周旋――看到现在小歌星气派十足雨辰的人，往往都会忘记她跟着她的震浩哥哥是从什么样的环境内出来的！过完元宵，那位留美硕士在“紫丁香自唱娱乐楼”相好的一位当红的同乐姑娘，就因为家中来电报说父亲病危而匆匆离开了上海。

　　就这样，一直到去年农历的二月二龙抬头那天，丁震浩突然请上海滩上老一辈的大哥级人物黄大哥去闵行的某个野味山庄吃饭，还带着那位留美硕士去见识一下场面。席间，突然就有丁震浩帮中兄弟跳出来指证那位硕士私下拉拢人心，想杀老大篡位。包下来吃饭的地方转眼就成了开刑堂的堂口。那位硕士先是死不认帐，等那位“紫丁香自唱娱乐楼”的相好出现后却当场就跪地向据说是头一次和他见面的黄老大喊救命。丁震浩没说什么，站起身向黄老大道了声谢，就领着雨辰和一干手下扬长而去，只丢下了那位留美硕士跟他的老相好给黄老大。

　　事后，虞大老板听说了这事，据说对在场的人连声夸赞小丁出息了，有气量，够胸襟！

　　再过了一个多月，为了商议如何尽快解决最近青浦一带治安急剧恶化的问题，黄老板跟丁老板又亲热的在某个比武馆一起看了半天武林中人的比武。那天是闭馆比赛，总共赛了3场，场场都激烈非常，最后那场有位姓方的外地武师甚至把闸北某武馆的陈姓武师的肩胛骨都失手给“碰”骨折了。从武馆里出来后，黄老板在上车前对送他的丁老板笑着说了句：“这下我算是可以给弟兄们一个交待了……小丁，以后青浦那边我有什么事需要求人帮忙，我可都要找你了！”

　　“哪里话！黄老板太客气了！以后黄老板有空闲的时候，也欢迎你常去青浦白相白相。”这是丁震浩帮黄老板关上车门时说的。

　　这事过后，虞大老板也听说了，据说他叹了口气对旁边的人说，老黄也算是懂进退了！

　　去年下半年开始，这里的生意逐渐的好起来，事实证明那个留美硕士的商业判断力还是不错的：随着上海港军品物资的运输量急剧上升，外地去上海港装船的货物等船期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个望海仓的商业价值开始被更多的商家们认同。只不过，这时候这个生意在丁震浩的整个生意盘子里已经算不上什么了――从去年年底开始，他已经和更高层面的大人物们做更大的生意了！

　　丁震浩想到这里，心中就想骂脏话！他恨死曾经和他称兄道弟的陶斐然了！什么玩意嘛！害得我现在成了这样子！

　　丁震浩此刻的样子确实狼狈：他穿着一身搬运工人常见的行头，头上扣着顶脏兮兮的帽子，坐在这台6轮大卡车的副驾驶位置上。他旁边的中村也是几乎同样的打扮，中村还特意把换了副更廉价的近视眼镜，抓着方向盘，认真的看着前方的道路，嘴里不断的唠叨着：

　　“……所谓世事无常！那家伙才给我来信，说他能帮我搞到台德国人造的无线电发报机，我刚刚给他回信告诉他我可以为此出大价钱……没几天……我家乡就有人来信告诉我说，他在俄罗斯的暴乱中被打死了！我这位雄心大志的同乡，最终只能让家乡的人说他一声倒霉！”

　　丁震浩将脸贴在冰凉的侧窗玻璃上，无神的看着远方越来越明显的晨曦，嘴里喃喃的说道：“是倒霉……就跟我这两天一样的倒霉……”

　　中村将车停在货场的大门处，掏出一张证件从车窗递给门口的两名保安之一，然后把自己的眼镜摘下，让认真的保安仔细的看。两名保安在确认出他的身份后，触电般的立正敬礼，然后飞快的跑去打起了大门处的横杆。

　　中村将卡车开进货场，得意的说道：“怎么样？佐藤这家伙管理这里还管理的不错吧？”

　　“我只知道，”丁震浩冰冷的说道：“佐藤这里有十二个人每月在领取人均三百元的超高薪水！而且还是包吃包住！这些人我已养了足足有两年多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这些落魄的家伙回到日本去，连每个月相当于中国钱四十块的工作都别想找到！”

　　“他们是真正的武士，不是工人……”

　　“那就证明给我看！”丁震浩突然扬高了嗓门：“今天就证明给我看！”

　　这时，卡车已经开到货场一角单独隔开的一处院子的大门口，院子门口的大牌子上赫然写着：内有危险物品，擅入后果自负！这行字上面还画了个狰狞的骷髅头！

　　院子的门在他们的车靠近时，无声的滑开了。院子内停着辆黑色的“旋风500”型老式轿车，车旁站着先前到达中村雅子。不等卡车停稳，她就小跑着过来，准备搀扶身子不是很灵活的丁震浩下车。

　　院子内的货仓大门上，那扇小门打开了，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大步向卡车这边走过来。他的个头不是很高，但肩膀宽厚，走起路来从容而又有力，走到近前时可以看到有着不少凹点的脸上是一双微微向外鼓出的金鱼眼。他一直走到正在被中村小姐扶着下车的丁震浩面前，双腿一并，微微欠了欠身，低声用流利但口音总是带着点奇怪顿挫感的汉语说道：

　　“丁先生，佐藤和手下十一名部属已经备战完毕，随时可执行您的任何命令！请指示！”

　　1917年2月13日，凌晨6点54分，上海。

　　“……你不能去见老部长。”艾琳斩钉截铁的说道：“在没有接到上级指示以前，我要负责保护你的安全，但是你如果企图逃跑或者去跟张君晓见面，我就可以杀了你！……喂！你听到没有？你在找什么？！”她杏目圆睁，柳眉高竖的喝问道。

　　托马斯背朝着艾琳，弯腰在柜橱里翻腾着，听到这话他扭回头瞪着艾琳傻愣愣的问道：“你这没有纸？那种大的白纸，越大越好！”

　　艾琳看着蓬头垢面，伪装用的胡子已经被扯下来一半挂在下巴上，身上的衣服已经肮脏不堪的托马斯，火气一下子被激发得更高了：“你疯了！现在外面到处在抓你，你还不赶紧想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闲工夫找什么白纸！”

　　托马斯苦笑着说了句：“反正这事我碰到的也不是头一回，我有什么办法？……白纸在哪里？”说罢他真诚的望着艾琳，表情充满了无辜和期待。

　　艾琳一下子就觉得火气被抽走了，她狠狠的翻了托马斯一个白眼，绕过那些盖了白色粗布的家俱向里屋走去，嘴里骂骂咧咧的：“真他妈的没见过你这种男人！你们家把纸放在起居室里啊……”她进了里面那屋子后打开了灯，马上大声的说道：“你进来一下，帮人家搬一下箱子！”

　　托马斯直起身，轻轻的捶着自己的腰向里屋走去。他发现这应该是间书房，因为这里面盖着粗布的几件家俱外，就是靠墙的书柜，上面也盖着粗布，遮挡住了那上面陈列的书。艾琳指着墙角的一堆大箱子，手里拿着刚扯下来的布，指了指箱子。

　　托马斯自觉的走过去，活动了下腰身，然后弯腰去抱最上面的箱子，嘴里还问道：“这套安全屋不在部里面的清单上吗？会不会被他们查到？”

　　艾琳没好气的回答道：“谁说这是安全屋了？这是我们家在上海的房子，部里面没人知道的！……你小心点，那里面有瓷器……再搬下面那个……”

　　托马斯搬完两个大箱子，露出最下面最大的那个时，艾琳毫不客气的将手中的粗布塞给他，又推了他一把命令道：“你站开点，我来找。”

　　托马斯“嗯”了声，乖乖的靠后。艾琳正要上前去找东西，但她马上想起了什么，指着对面的那个盖着白色粗布的书柜，严厉的说道：“你，过去把脸和手脚都顶上面，站那儿不许动！”

　　托马斯无奈的走过去，手里还拎着那块粗布，嘴里嘟囔了句：“这上面全是灰……”

　　艾琳已经开始弯腰在找，不耐烦的说了句：“你乖乖站好！哪那么多废话！……我记得在这里啊……嗯……找到了――”她手里拿着一卷灰白色的油画纸正要转脸起身，就见一块白色的粗布带着飞舞的灰尘从天而降，冲自己盖下来！

　　艾琳身子一闪向旁边摔去，然后飞起一脚踹向她判断的对方小腹部位！但是她却踹空了！毫不迟疑的，她的左手肘部弯曲去支撑即将摔倒身体的同时，右手瞬间就抽出了腰间那把左轮手枪――

　　她躲闪的角度和时机都把握的很好，当她已经将左轮枪举起的时，那块很大的白色粗布正好盖在她的身上，而她的脑袋和肩膀则露在外面，举枪的手稳定的对准了目标，然后，在飞扬的灰尘中艾琳愣住：

　　托马斯呆呆的站在书柜边上，手里还拎着艾琳交给他的盖布，在满屋子的灰尘中傻看着艾琳迅捷的做完全套动作，此刻对着黑洞洞的枪口，神情紧张的解释道：

　　“呃……我是不小心把它碰落的……应该是本来就没盖好……”

　　艾琳身上盖着原先是盖在托马斯身旁书柜上的白色粗布，等着灰尘落定点后，愤怒的说道：“那你就不能把它抓住！呸――”随着她说话的气流，胸口的白布上又飞起了灰尘。

　　托马斯这时才放下手的那块布，走过来弯腰去拽艾琳身上的那块更大的，轻声解释道：“我是怕你误会……”

　　艾琳真恨不得用枪管给眼前晃动的那颗大脑袋上狠狠来一下！但多年的训练和纪律养成，还是让她将枪放下，然后就任凭这个胖男人笨拙而小心的将盖在自己身上的布轻轻的揭开。托马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很认真，很仔细，艾琳看出他是唯恐将布上的灰尘更多的洒落在自己身上。看着这个男人将布慢慢的折叠过去，又放在堆在一起的身影，艾琳仰躺着没有动弹，就那么看着。

　　托马斯转回身来，看着艾琳还躺在哪儿，急忙伸出脏兮兮的手，关切的问道：“你没受伤吧？”

　　艾琳没吱声，抓住他伸过来的袖口，敏捷的跳起身来。她指了指扔地上的那卷纸，冰冷的问了句：“这个可以用吗？”

　　托马斯弯腰捡起纸卷，诧异的说了声：“是油画纸……”他抬头接着问艾琳：“有专用铅笔吗？这种纸上普通的铅笔容易折断。”

　　艾琳看了眼那边打开的大箱子，又上下打量了一下托马斯，皱眉说道：“你先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来安排。”

　　指导着托马斯走到浴室门口，艾琳想了想说道：“你进去后把衣服脱下来，再把衣服从门缝里递出来，在你洗澡的时候，我会把浴室门锁上的，你洗完再叫我。”

　　托马斯站在浴室门口，搬开电灯开关后打量着里面的大浴缸，听到艾琳这么说，转回脸来有点羞怯的表示了下自己的反对意见：“这，这不好吧？”他指了指浴室墙上的小通气窗：“你不会以为我能从那儿逃走吧？这是四楼唉！”

　　艾琳看了看那个通气窗，又扫了托马斯的身材一眼，自己也笑起来：“那倒是……行，你就进去吧，我锁门了。”

　　托马斯乖乖的进去，返身还讨好的关上了门。艾琳用钥匙锁住门，想了想又快步走到储藏室，翻出把链条锁，走回来又在门上加了一道。

　　托马斯在里面喊了声：“没热水！”

　　艾琳大声的回了句：“喊什么喊！我还没点火呢！你先把水关了，我去烧！”

　　“要多久？”

　　艾琳一边往厨房内走，一边大声说：“差不多要八分钟！”

　　托马斯显然是急了：“那我这八分钟在里面干什么？”

　　艾琳没回答他，而是径直走进厨房，水龙头进屋后就被打开了，这时带着黄锈的旧水已经放完了，她拧开煤气开关，等了一下，用火柴点着了热水器。她扫了眼落满灰尘的厨房，叹了口气，先是用冰凉的自来水洗了把脸，然后挽起袖子拉开吊橱，从里面取出水壶和两个杯子，认真的在水池上洗起来。不过，她只洗了1只杯子，就不放心的走去浴室门外，大声的问了句：“你在干吗？”

　　托马斯闷声闷气的回答道：“坐马桶上看书，这本《荷兰画派介绍》还不错，我喜欢伦勃郎……”

　　艾琳翻了个白眼，大声用命令的口吻说了句：“你得时不时的出点声啊！要不我会冲进去的！”说罢，她转身要回厨房。可听到里面没回答后，她站住脚，刚想回身发作，浴室里恰好传出托马斯吹口哨的声，刚开始显得很生涩，但逐渐的就熟练起来。艾琳听出，那旋律是《费加罗的婚礼》的序曲部分。

　　艾琳烧了壶水在炉灶上，同时开始打扫厨房。等她打扫完厨房，开始打扫到餐厅的时候，浴室里又传出来托马斯欢快的口哨声，现在吹奏的是《闲聊波尔卡》，他吹这段吹得好极了。艾琳边干活边听着，竟然就觉得这房子里有了几分久违的温馨……

　　“纸，笔，水……你在这里做你的事吧，我也得去洗一下！”艾琳语调平静的说着，将托马斯和椅子腿捆在一起的绳头从椅背后拉到3米开外，小心的绑在另外把椅子上一个倒立的花瓶上，嘴里还说：“你等一下可千万别乱动啊，这花瓶是我家祖传的，康熙年间的……好了。您先忙。”

　　当她得意走向浴室时，桌边的托马斯苦笑着说了句：“你是不是学英语的时候看过维多利亚时期的某些小说，现在的场景让我觉得很象……”

　　艾琳扭回头，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托马斯：“我发现你真是一点也不紧张，为什么？”

　　托马斯冲她耸耸肩膀：“现在紧张已经什么用都没了，解决麻烦时必须得有个好心情……对了，这可是我爸爸教我的，共勉。”说罢他伸手抓过水杯，喝了一口，同时低下头去开始用笔在桌上铺开的纸上认真的画动起来。

　　“你可能会是叛国罪……”艾琳实在是想打击一下面前这胖子的嚣张气焰。

　　托马斯头也不抬的继续在纸上认真写画着，嘴里唠叨着：“鹿死谁手，未尝可知……你快去洗洗，换身衣服吧，等一下我还有事跟你商量……”他又开始低声的吹起口哨，这次是瓦格纳的《双鹰旗下》。

　　从里屋拿出自己的浴巾和要换的衣服，拎着那只不离手的小皮箱准备进浴室时，艾琳听到托马斯正吹到进行曲的高潮部分，吹得兴致勃勃，实在忍不住了，又讥讽的问了一句：“您这兴致也太高点了吧？”

　　托马斯抬起头，坚持着吹完一个小节，然后冲着正准备关门的艾琳大声的说了句：“其实我是因为有点害怕，但我又不能害怕，所以我得拼命让自己高兴点！”

　　隔着门缝，艾琳听到他的这句话，愣了愣，但接着便把浴室门紧紧的关上……

　　“……我做猜测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打断我，但我会坚持按照自己的思路完整的叙述一遍，以帮中我们加深对整件事物的理解，然后，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讨论……”托马斯用笔指着桌上油画纸上他画好的那些线条和图形，头也不抬的说着。洗完澡的艾琳换了身半旧的家居服，外面套了件淡绿色的长睡衣，用毛巾包着头发站在桌旁看，但她不是看那张纸，而是手放在刚取下来的花瓶上，饶有兴致的看着正在低头自言自语般的托马斯。

　　“……矢量矩形是我习惯在筹划应对某个事件时的分析用图形……瞧……出发点的动机，一般环境条件，人员力量，方法手段，主要事件，最终的目的方向，缺一不可。我相信，如果有人真的想做点什么大事，那他们也会用类似的思路去筹划自己的行动。出发点如果是国内的权力架构调整，那么借口就不可能是内部问题，因为以内部问题为借口进行的就不是架构调整了，而是政变！但很显然，无论是那位李部长和他背后的人，还是这位伟大的倪小峰局长，他们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发动政变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你为什么对倪小峰那么大的情绪？”艾琳突然插嘴问。

　　托马斯抬起头，看着艾琳，犹豫片刻后坦诚的说道：“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凡是喜欢唱高调的人，要么是心智不成熟，要么是别有用心……”

　　“这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典型理论！”艾琳毫不客气的反驳道：“有一些人生来就是为了某种宏大的理想所奋斗的，比如为了他的祖国和人民，他可以……”

　　“姑娘，”托马斯将手中的绘画铅笔扔在纸上，瞪着艾琳说道：“凡事一说到祖国，那话题就会扯得没完没了，现在我们是在讨论目前的局面跟各种可能，不是讨论谁热爱祖国的问题，对吗？你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会对倪小峰那么大的情绪，不是问我如何看待倪小峰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对吗？”

　　“笑话！”艾琳冷笑起来，笑容中带着几分鄙夷：“在这个世界上，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尊重，他对祖国的忠诚与否难道不是首先要考虑的吗？”

　　“对，我承认你讲得有些道理。”托马斯耐心的说道：“可是你瞧，爱不爱国和做的事情对这个国家有利还是有害，有时候这需要从各个方面去评测。这问题太复杂，你我今天好像没有时间来讨论这些……”

　　“其实很简单！”艾琳认真的冲托马斯说道：“比如，你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你爱不爱中国？为什么？”

　　托马斯突然就火了：“那你告诉我，你凭什么让我回答这个话题！凭什么！”

　　艾琳的眼眶中竟然浮现出了眼泪：“有人说你……有人说你根本不可能爱这个国家，我听了后很难受……”这时候，她的神情变得象个小女孩，脸上呈现出受了委屈般的表情。

　　托马斯看到她哭了，马上变得不知所措，想了想，他走过去笨拙的搂住艾琳的肩膀，轻声的说道：“你为什么哭？姑娘……”

　　艾琳打开了他的胳膊，低声说道：“我知道你是个很好的人……可是我一想到，你可能会做伤害中国利益的事情，我就难受……”

　　托马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呆了那么几十秒，重新又轻轻搂住这位哭泣的女人，低声说：“我爱不爱这个国家，和我会不会做伤害这个国家利益的事，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必然联系，而且，他们凭什么说我爱不爱国？他们就能代表这个国家，代表所有的人么？别傻了……”

　　艾琳这次没有拒绝他的怀抱，她低头哽咽的说：“你这次很危险……有人说你是多面间谍……说你已经叛国了……要惩罚你。倪小峰说了，他想帮你，但是又怕你确实有问题……”

　　托马斯心里很有一种破口大骂脏话的冲动！但是他只是将艾琳搂得更紧点，重重的叹了口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跟我是否爱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艾琳抬起脸，睁着泪眼朦胧的双眼，坚定的说道：“那你告诉我，你爱这个国家吗？”

　　托马斯低头看着艾琳，觉察到这个话题可能对面前的这位姑娘很重要，便认真的回答道：“爱……”

　　艾琳点点头，好像表示接受他的表述，但接着便象是不放心的问道：“为什么？你没有理由爱这个国家啊……”

　　托马斯轻轻的推开她，语气无奈的说道：“为什么爱国就得有一种理由，就得用一种方式？”

　　艾琳听到他的这话，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便轻声笑了起来：“这话有人也说过……”

　　托马斯没好气的拿起笔，继续低头看着桌面上的纸：“姑娘，你最好别再拿我和倪小峰做比较，要不我真会生气了！”他说完后不去理睬艾琳的反应，认真的看了白纸上的图形，慢慢的又开始论述：

　　“倪小峰逼我逃跑，是因为他又要暂时维持和李志勇那边的关系，又要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而且，这其中也有试探老部长这边反应的意思。一定是有什么事，让倪小峰觉得快摊牌的时机要到了，这才会有这种举动。我为什么不能到北京？我去到北京被抓起来也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司法事件，我本人没有那么重要……嗯？”因为听不到任何反应，他抬起头看着艾琳。

　　艾琳站在那儿，两眼定定的看着他，灯光下她的脸色好像泛起点红润，眼睛里带着一种亮闪闪的光，那种喜悦的，发自内心欢喜的光！

　　托马斯多少还是明白女人的这种眼神意味着什么，他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告诉艾琳，眼下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但是他却惊诧的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绕过了桌角，并且伸出双臂去拥抱对方。艾琳慢慢向他抬起胳膊，身体依然显得有点僵硬。“当啷”一声，原先放在桌边的花瓶摔倒，滚动了几下，跌落在地板上，“啪！”的摔得粉碎，在寂静的黎明时刻显得格外的响亮。托马斯和艾琳拥抱在一起看完花瓶跌落摔碎的全过程，托马斯不安的扭动一下身体想说什么，艾琳微笑着说了一句：“碎了就碎了，别管它了……”接着便主动的将她柔软的，还带着点咸咸泪水滋味的嘴唇按在托马斯嘴上。托马斯一边笨拙的用自己的嘴回应着对方的热吻，一边在心里说：那好吧，既然你不在乎……

　　黎明的风从打开的窗缝里吹进来，吹动着低垂的纱帘，让它飘动，让它轻舞。在他们亲热的房间外，天色已亮了起来，街边的高楼大厦的大玻璃窗上，映着远处刚刚开始的霞光。干净的街道上，有辆涂成白色的运牛奶的小卡车还亮着车灯安静的驶过。那些被各种玻璃和金属材料交相辉映的晨光，从窗户里爬进来，沐浴着这对正在相拥热吻的男女……

　　托马斯感觉自己的身体开始冲动起来，于是他抱起艾琳，吻着她同时向里屋走去，他凭着某种直觉走到他认为是卧室的门口，用腿去推门，却发现门被锁着，他毫不犹豫的退后半步，然后侧转身体，抱着艾琳用自己的臀部狠狠的撞向那门，门被撞开，他抱着艾琳倒退着进了黑暗的房中。此时艾琳的身体已经完全软瘫了，她埋着头在托马斯的怀中低声说了句：“你简直象个土匪……”

　　托马斯转身用腿将那张大床上的床罩蹬开一角，将艾琳酥软的身躯轻轻的放在露出的一角上，一手扶住她，一手伸去拽开剩余的床罩，嘴里厚颜无耻的说道：“等一下，你会更觉得我象个土匪的！”

　　艾琳想笑，但身子一软就倒在了床上，托马斯毫不犹豫的扑在她身上，用胳膊支撑着自己的上半身，免得压到下面的姑娘，然后便开始认真的吻起姑娘的脸。艾琳勉强抬起胳膊搂住他的脖子，低声问了句：“你爱我吗？”

　　托马斯愣住，低头在微弱的光线中看着那双美丽的眼睛，又感觉到自己身体正在猛烈的冲动，于是闭上眼睛说了声：“爱……”说罢就又去吻艾琳的嘴。

　　艾琳把头扭开，脸冲着侧面失望的说了句：“你不爱，你只是有点冲动。”

　　托马斯呆了足足有10多秒，慢慢的从那温暖柔软的身躯上爬起身来，将身子向床下挪去，嘴里悻悻的嘟囔着：“你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的是我。”艾琳仰面看着天花板，语气中带着浓浓的寂寥意味，悠悠的说：“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和男人上chuang了，是我刚才有点冲动。”

　　托马斯没说什么，只是在微弱的光线中走到窗户边，掀开厚厚的绒布窗帘，然后挑起纱帘向外面无聊的望去。

　　这面窗户外，隔着条马路是一栋非常高的建筑的背面。托马斯先是低头看着在晨光中，好几台货运卡车停在建筑的后门口，一些人在忙着搬运货物，然后他慢慢抬起头望向建筑的顶部，直到脖子已经发酸了才看到这栋大楼的顶部边际线。这时，他心中才反应过来：自己是在国际著名金融中心“上海金融证券交易中心”大厦的背后。

　　不知道怎么了，托马斯突然觉得胸口有点发闷，他打开点窗户，使劲的呼吸着窗外那混杂着黄浦江水和大城市早上特有的味道的空气，他甚至在空气中嗅出了烤面包时特有的甜丝丝的味道。我好像肚子有点饿了，托马斯这么想着，就觉得自己真的有了越来越强烈的饥饿感。

　　“你生我气了？”艾琳打破了沉默。

　　托马斯撩下纱帘，转回身看着躺在床上的艾琳，想了想便用干涩的嗓音回答道：“我干吗要生你气？”他忍住自己后半句话没有说出口：我只是个丧家犬般的混血特工。

　　艾琳继续仰面躺着，但已经把双臂枕在脑后，她扬扬下巴点了点床的对面，说：“你去看看那画……”

　　托马斯在窗外光线的照明下，看到了床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被白布盖起来的大画框，于是便好奇的走过去掀起白布看了看，光线暗，什么也看不清。

　　“把那块布扯掉吧。”艾琳说着翻身下床，走过去将绒布窗帘完全拉开，只留下那层半透明的白色纱帘。

　　为了不扬起太大的灰尘，托马斯小心的用双手取下了画框上的白布。将白布堆放在墙脚后，为了看清楚画面内容，他一直倒退到床边上，这才仰面看去：这是幅油画，画面上是年轻许多的艾琳，身穿绿色的热带旅行服，背景是浓郁的热带丛林景色，身后还有只非常美丽的极乐鸟。

　　“这是我前男朋友画的，他是个画家……这套房子本来是我父母买给我们结婚用的。我那时候打算辞职，不再干特工了，可惜……这幅画画好的第二天，他就对我说要分手了。”

　　“为什么？”托马斯盯着画面上的姑娘，随口问道。

　　艾琳站在窗口，轻轻的一笑：“画好的那天晚上，他和我第一次上chuang，发现……发现我不是处女，于是就勃然大怒……”

　　托马斯扭过脸去吃惊的说道：“不会吧？看他的画技就知道他肯定去西方留过学，从事西方艺术的人，不应该那么古板啊！”

　　艾琳站在窗口，霞光正好映着她的侧面，显得她的五官格外的精致。她此时没有看托马斯，而是看着那幅油画苦笑着摇摇头：“他是在巴黎留过学，但是他认为自己回国要找来结婚的女人一定是最传统的中国女性，他不能容忍不贞的女人……”

　　“狗屎！”托马斯忍不住用英文骂了句脏话，接着改回汉语说道：“那他呢？他是处男吗？垃圾！”

　　艾琳用感激的目光看向托马斯，嫣然一笑：“我不伤心的，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可笑，竟然会跟这样的一个男人谈婚论嫁……”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外面传来的敲门声给打断。

　　两人立刻紧张起来，艾琳的手摸向腰间，却摸了个空，她一下便愣住了。托马斯急忙扭身在床上找，很快就发现了那把遗落在床上的左轮手枪，他急忙伸手捡起来递向艾琳。艾琳看着他那一脸的紧张跟讨好似的表情，自嘲着笑了笑，摇摇头说了句：“你拿着吧，我去看看。”

　　托马斯拿着枪跟着艾琳在敲门声中来到走廊上，在走廊转向客厅的转角这边他停住脚，冲艾琳做了个手势。艾琳顺着他的手势，发现自己的睡衣前襟已经敞开了，于是她不好意思的笑笑，重新系好睡衣。走到那张桌子前，飞快的打开皮箱，掏出放里面的那把军用手枪，又细心的将桌上的油画纸翻转过，艾琳这才去开门。

　　托马斯拿着左轮贴在拐角后的墙上，心里早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果然，门外的两个男人和艾琳的对话让他证实了自己的判断。等艾琳走回来时，托马斯将手枪重新递还给她，笑着说道：“你们这里的邻居们很有责任感嘛！”

　　艾琳笑了笑：“这里居住的大多是各个金融机构的高级职员，他们周一到周五住这儿，周末全去乡下的别墅，所以对治安特别在乎，派出所接到他们的电话反应也很快……当初我父母给我买这套房子时，也有投资的意思――再说，那位画家也喜欢这附近的环境，他说跟巴黎和伦敦的生活环境差不多。”她将那把左轮枪重新装进腰间的口袋里，转身走向客厅沙发旁的电话处，嘴里问道：“早餐你想吃什么？”

　　托马斯走向自己放鞋子的鞋柜，不放心的问：“我们这样出去，会不会太危险？”

　　艾琳从电话下掏出一张卡片，对着托马斯晃了晃：“这是上海！周围的面包房跟餐馆都会送餐上门的。”

　　托马斯不好意思的重新将袜子塞回鞋里，说：“我要面包、香肠、咖啡、牛奶……要是可能的话，我还想吃两个煎蛋……”

　　“你真是好胃口，怪不得那么肥！”艾琳嘀咕了声，开始对电话那头的人点起餐点来。

　　托马斯觉得有点倦意，于是走进浴室，在浴室里的洗脸池前打开水龙头，用冷水给自己洗把脸。他草草的洗完脸后，伸手抓过架子上的浴巾擦脸，立刻发现自己拿错了浴巾，这是艾琳刚刚用过的。浴巾上带着一种女性身体特有的气味，淡淡的非常迷人，这让托马斯的身体立刻有了强烈的反应！托马斯拿着这条浴巾，尴尬的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说：别以为你爱上她了，你这只是男人在清晨时正常的生理反应，特别是一个处在心理紧张状态的男人，更容易有性欲上的冲动！人类历史上都有记载，你这精力充沛的胖子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你要不要先睡二十分钟？”艾琳出现在敞开浴室门口，语气关切的问：“等早餐送来后我会叫醒你的……”她看见托马斯手中自己的那条刚用过的浴巾，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但她徉装着没看见，又补充了一句：“你去睡吧，这样会感觉好很多。”

　　托马斯觉察到了她的反应，他讪讪的将艾琳的浴巾放回到架子上，说：“算了吧，那样更难受……”他抬腕看了看手表：“上海最大的图书馆还有多久才能开门？我需要去查询资料，需要的话还要临时招一些年轻人帮我进行资料查索……”

　　“上海市立图书馆九点钟正式开门。”艾琳想了想，有点困惑的问道：“我明白你查资料是为了搞清楚最近的局面，可临时招人帮着查资料会不会暴露……”

　　托马斯笑着摇摇头：“圆点有个叫保罗·波特的家伙，他在去年发明了一种新的查索方式，一种很聪明的小技巧，可以让查索资料的方式快很多，但是协助查索的人未必清楚你其实要查的是什么――对了，你是不是给倪局长汇报？”

　　艾琳摇摇头：“救你和不让你跟张老部长见面，这是倪局长给我的任务。只要今天把你隐藏好，定时跟他联系，听取新的指示就可以了。”

　　托马斯从她身边走过，向刚才那间卧室走去，笑着问了句：“那你可以披露一些情报给我吗？”

　　“倪局长允许我给你介绍我知道的情况。”艾琳跟在他身后说着：“可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就是……”

　　托马斯大摇大摆的往床上一躺，双手放枕在脑袋后面：“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最初你在倪局长那里听到的消息是，有个外派特工出了点问题，需要查明和甄别他的忠诚度对吗？后来，倪局长又告诉你，这个特工可以为部里面做一些事来证明他的忠诚，对吗？再后来，倪局长告诉你说，情况有变化，这个特工看来是被人冤枉了，我们得需要帮助他逃跑……不对！不是在之前，应该是在这个特工已经逃跑后！在他逃跑后，倪局长告诉你说，这个特工是他有意识放跑的，因为他看来是被冤枉了，对吗？”

　　艾琳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瞪大两眼看着托马斯：“你，你是怎么猜到的？”

　　托马斯侧脸看着艾琳，眼神里带着一种深深的无奈：“太阳底下无新事，这种事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我还想证实一点：倪局长给你的最新指示是不是说，有人想搞出一些政治事件来对国内政治格局进行改变，而他现在需要我，需要你帮我搞清楚这些政治事件都会有哪些？特别是那些有人连他也瞒着的事件会是什么，对吗？”

　　这次是艾琳苦笑起来了：“你让我说什么好？我知道的好像还没你多。”

　　托马斯并没有因为她的赞赏而有任何高兴的意思，他把脸扭到另一边，看着窗外对面那栋逐渐被朝霞燃红的大楼，问了句：“那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去见老部长呢？”

　　“倪局长认为可以的时候，他会给我通知。在此以前，他甚至说你我的藏身地点，连他也没必要知道。”艾琳说罢这句话，自己也觉得很没有意思，于是在沉默片刻后，她突然说了一句：“你要不要换身衣服……我这里还有当初买好，还没有来得及送给他的衣服……”讲到这儿，艾琳咬了咬嘴唇，轻声的说：“要是你有什么忌讳的话……”

　　托马斯利索的翻过身，曲起左手撑住脸，微笑着说了句：“别傻了，姑娘……有些事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告诉你吧，我喜欢新衣服，他有我这么胖吗？那位画家。”

　　艾琳“扑哧”笑出声：“我头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想笑，你和他的身材真的很象，背影看上去简直一模一样。”

　　从床上猛的坐起，托马斯笑着说：“那还等什么，赶紧拿来给我吧！这身脏衣裳已经让我很不舒服了！”

　　艾琳从衣柜中的箱子里往外翻衣服的时候，嘴里好奇的问：“对了，刚才我绑你的时候，你说什么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我也看过当时的一些英国小说，没记得里面有绑人的描写啊？”

　　一手扶住衣柜门，低头看着艾琳忙碌的托马斯的脸猛的就红了，他干笑了几声：“嘿嘿……我说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和你看的可不是一回事。我看的那种，伦敦正经的书店都不会摆在货架上，要有熟客低声的问，书店的老板才会从里面神秘的拿出来。嘿嘿……”

　　艾琳这才有点明白过来，侧脸翻了他一个白眼，托马斯对此报以厚颜无耻的笑容，气得她只好低回下脸去。继续翻腾的时候，艾琳低声带着笑意说：“我明白了！听说部里面负责审讯的那位叫什么独孤玫的女人，她在审讯男性嫌疑人的时候就会这么干。曾经有个部里面的社会工作对象被她审了几次，出来后告她审讯手段残酷，可具体怎么个残酷法，那男人死活也不肯说，后来就只好不了了之了！你说的那种大概就是这种吧？”

　　托马斯无奈的摇摇头：“真没办法！听说圆点也有个家伙会用类似的办法，有个男人被他用特殊方法审讯过后，据说从此就对女人失去了兴趣，后来去了什么地方，跟另外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了！”

　　“英国不是号称司法制度比我们更严格吗？”艾琳手里拿着衣服站起身，好奇的问。

　　托马斯做了个鬼脸：“那是对一般的守法国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是不可以对圈外的人用圈内的手段，你要是加入了这个游戏圈子，就意味着自动放弃了很多法律保护。”

　　“奇怪又虚伪的逻辑！”艾琳将衣服放在托马斯手里，自己走出卧室门口，回手关好门以前，她突然有点不放心从门缝里问道：“你说他们会对我表哥用这种手段吗？会不会让那个什么独孤玫去折磨他？”

　　已经把外套脱下来扔床上的托马斯愣了愣，犹豫的说道：“应该不会吧？金贝勒跟我的情况不一样，怎么也算是自己人吧？”

　　艾琳听了略微思考了一下，固执的摇摇头：“说不准，部里面这一年多气氛变得很怪异！回头我得问问倪小峰。”

　　1917年2月13日，上午8点31分，北京。

　　几乎是昏迷状态的金惠临一直觉得周围有什么动静，但他身体感觉实在太疲倦了，所以他还是依依不舍的又闭了一阵眼睛，这才睁开，随即他吓了一跳――那位冷艳的独孤玫女士就坐在床边上，正低头看着他。

　　金惠临这时才发现给自己吊盐水的针头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拔掉了，那个挂着盐水瓶的输液架被挪放到墙边，独孤玫的手指正替自己轻轻按着拔出针头后贴在针眼上的药棉球。他想说什么，但独孤玫用另外一只手的食指轻轻摁在他的嘴唇上，温柔的说道：“你现在需要休息，别说话。”

　　审讯手法又换了，金惠临想：总之还是攻心为上！他干脆在对方的手指收回去以前，飞速的用自己的舌头尖舔了对方的指头一下，然后故意用色迷迷的眼神发起挑衅。

　　独孤玫真是没想到他居然是这种反应，但在片刻的惊诧后立刻就调解好了自己的心态，她用欣赏的眼神回应着金惠临，无声的笑了笑，依旧是那般的温柔：“你恢复的还真快！这么快就对女人有兴趣了？医生可是说你可能需要恢复很长一段时间才行呢。”

　　她的这番话显然是发挥了作用，金惠临的脸色沉下来，情不自禁的用另外一只手向被中摸去，但独孤玫伸胳膊制止了他的举动，而且因为这个动作，独孤玫的胸部隔着被子轻轻的压上了金惠临的身体。她的嘴离金惠临的耳朵很近的说道：“要注意卫生，你的手还没洗过。你害怕失去感觉吗？”

　　随着她的那只冰凉滑腻的小手伸进被子内，金惠临的两眼突然瞪着很大，呼吸也开始急促起来。

　　独孤玫在被中的那只手温柔而有力的动着，红唇在他的耳朵旁呢喃般的问道：“这不是你自己选的吗？想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想出卖跟背叛吗？你怕什么？是怕我用传说中的手段逼你就范吗？还是怕自己不够坚强，会在我面前败下阵来？嗯？”随着她低声说话，温暖的气流不断的触动着金惠临的耳朵，他的脸上开始出现红晕，眼神也不由得迷离起来。

　　独孤玫并没有流露出嘲笑他的表情，这时候的男人需要鼓励，她继续用那种宛若情人间亲热的语调低低的对着金惠临说着：“不错啊……你还是开始有反应了啊。知道吗？你现在的样子很迷人，让我看了觉得心跳，你真是个真正的男人。告诉我，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对吗？”

　　金惠临两眼的瞳仁已经开始放大，神色迷离的用干涩的嘴唇艰难的吐出几个字：“是……我是……真正的男人……”

　　独孤玫的红唇已经触碰到了他的耳垂，声音也变得更加迷人：“对，我能感觉到你的雄壮……它的表现真的很捧！让我很迷恋……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棒的男人……太棒了！对……好温暖啊，我真喜欢它……”

　　就在金惠临的呼吸已经越来越急促，两眼开始放出光的时候，独孤玫的动作突然停止了，她的脸突然拉开了段距离，舌尖轻轻舔了舔自己的嘴唇，妩媚的一笑：“你会配合我吗？等一下你可是要配合我的，对吗？宝贝。”说着，她的那只手又摸到金惠临，但这次不再是滑动和揉搓，而是在下面紧紧的捏住。

　　金惠临用乞求的目光看着她，干裂的嘴唇一下一下蠕动着，但独孤玫只是保持性感表情看着他，同时用撒娇的语气低声央求似的说道：“你只要答应我一声就好了，我相信你的承诺，你是个真正的男人，我相信你，答应一声就好了……”

　　突然，金惠临用尽此刻他所能用到的所有的力气，抬手给了自己一个重重的耳光，然后发自胸腔深处般嘶哑大笑着，接着用干涩的嗓音说道：“换招吧……亲爱的独孤小姐……你的庸俗让我作呕！”

开宴20

更新时间2006-8-9 6:56:00 字数：22545

　1917年2月13日，上午8点05分，上海。

　　法式羊角面包、维也纳式小香肠、单面煎蛋、桔子酱、花生酱，还有咖啡跟牛奶。咖啡没有喝餐厅里送来的，订餐以后艾琳才想起来自己家厨房里还有密封储藏的咖啡豆，于是就打电话退了餐厅的咖啡，自己用小电磨磨咖啡来煮。

　　浓浓的新磨咖啡的味道在餐厅里飘荡着，这让本来有点瞌睡的托马斯精神一下子振作起来。此刻他穿着艾琳给他的干净衣服，坐在餐桌旁，细细的品味着滚烫的咖啡，看着窗外阳光中的高楼大厦，听着街道上隐隐传来的车流人声，心头荡漾起一股久违的宁静跟幸福，不由得脱口而出：“多好的生活，真想这么过一辈子。”

　　艾琳换上的是一身青色暗花的薄棉旗袍，上面罩了件手工制作的紫色压花软皮坎肩，这种东西方混合的穿著，现在在中国上流女性当中很流行。托马斯已经注意到，这种旗袍装要比纯欧式的服装更能体现东亚女性的小骨架体形特征，能成功的使男性对她们的注意目光从胸部转移到腰和腿部。这种服装其实是一种隐形的性感引导，东方式的，托马斯心中暗暗评价道。

　　刚刚化完淡妆，从卫生间内走出来的艾琳听到他这么说，轻轻的笑了笑，坐在餐桌前，端起自己的咖啡杯用小勺搅了搅，冲正在往煎蛋上洒盐的托马斯说：“是啊，这也是我一直想过的日子……对了，那份文件你放好了吗？”

　　这句话问得很不经意，但却让托马斯的手抖了抖，但他也是立刻就恢复了镇定，将手中的盐罐放下，一直等拿起餐具时才笑着回答道：“你可以告诉倪局长，让他放心，那份文件我保管的很好。”

　　艾琳表情中带点幽怨，用真诚的语气缓缓说道：“其实，你拿了那份有倪局长签名的文件，除了给大家都增加了点麻烦外，没有任何用处……”

　　还好，幸亏她不是在刚才亲热的时候说出这番话！托马斯郁闷的又想到：也许她刚才和我亲热就是为了说这句话呢？他这么想着，用隐隐有点讥讽的眼光看着艾琳，手中的餐具下意识的切下来块煎蛋，并顺手往自己嘴中送着。

　　看着他这种古怪的表情，艾琳主动结束了对视，低头端起咖啡杯，几乎令人难以察觉的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现在谁也信不过……可你想想，那么份报告，就算有倪局长的签名，又能证明什么问题呢？”她说完后，就优雅的伸出点脖子，开始专心的品尝起咖啡。

　　托马斯嘴中的煎蛋嚼起来有点发苦，应该是刚才盐洒多了！他这样想。

　　早餐在沉默中进行着，直到喝完最后一点咖啡，帮着艾琳将用过的餐具拿进厨房时，托马斯才慢吞吞的说道：“你告诉倪局长，那份文件是我和他之间的小秘密，我保管的很好。等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会亲自交还给他的。”

　　艾琳只是显得很不经意的“嗯”了声，当她走去洗手间洗手补妆时还特意回头叮嘱了一声：“斯蒂夫博士，等一下到了上海市立图书馆后，别忘记你的研究课题是中国近年金融政策与经济环境研究。”

　　托马斯在厨房的洗菜池上洗着手，大声回答道：“我记住了！孙秘书！”

　　还是先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事情在发生吧！托马斯心里在说：陷在一个大迷宫内时，最忌讳的行为是盲目的奔跑，没有什么比这时候看清楚迷宫的结构更重要的了，仅仅知道门在哪个方向没有用，你得明白迷宫究竟是怎么样形成的，不要以为贴着左手走就迟早能出去，因为这个迷宫在错误的路上还布有陷阱！冰凉的水浇在手背上，托马斯觉得很舒服，他停止思考，将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对清凉之水的感受上，可就在这种思维的暂时空白间，一个念头突然涌现！这个念头让他很难受，但这句话却在他的身体内狂叫着：她刚才跟你在床上亲热时，其实是在检查你是否把那份文件藏在了身上！

　　你是个傻瓜！这个突然间才明白的事实，让托马斯瞬间内觉得血流直冲脸部！

　　当艾琳手中拿着条小毛巾走到厨房门口时，看到托马斯正在用冷水泼向脸部，稀里哗啦的。

　　艾琳诧异的问道：“你怎么在这儿洗脸？”

　　托马斯抬起脸不好意思的笑笑，伸手从艾琳手中接过毛巾：“谢谢……我觉得有点困，想精神点。”

　　1917年2月13日，上午9点，上海。

　　每分钟\*步，每步迈出去前脚后跟距后脚脚尖约72厘米，这是倪小峰平日行走时的节奏跟步伐，他近年来的心脏跳动频率也是每分钟\*下，他坚信，这样的行走方式不但会让自己行走的姿态看上去很从容，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对自己的身体有莫大的好处。

　　穿行在狭窄的公务飞艇走廊内，虽然通过刻意的自我控制他的步伐还是那么精确，但倪小峰清楚自己此刻的心跳节奏有点快――他在机场办公楼内睡了也就1个小时，就被楚秘书打电话叫醒，楚秘书在电话里也没多说什么，就只是简短的说了句“首长要见你。”

　　刚才在系留塔内登楼梯的时候，他就注意到飞艇周围有地勤人员在忙碌着，他为此诧异：这种忙碌通常都是飞艇要起飞前才有的景象，可按计划，自己的岳父，政务院副总理，国家安全委员会副委员长林建华今天是要在上海公开亮相，接见各方面的官员啊……

　　“我已经建议史军主席取消来上海的计划了！”才睡了不到4个小时，还穿着睡衣的林建华在女婿关好舱房门后，就开门见山的说道。

　　倪小峰满脸困惑。林建华注意到了他的表情，打了个哈欠，然后继续说道：“刚才楚秘书给我汇报完出云里枪战的情况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史军主席了……你要不要吃点东西？”林建华指了指沙发旁的小推车，推车上面摆放着用小沙锅装着的大米稀饭，以及小笼包跟几碟小菜：“你要是吃不惯，我让他们烤几片面包……”

　　“哪倒不至于，”倪小峰走到推车前，开始用一把大调羹往2只小碗里面盛稀饭，笑着说道：“您又不是不知道，我所谓的喜欢吃西餐，也是为了让下面接待我时别那么铺张……”

　　“嗯，就半碗可以了。”林建华说着走到沙发前坐下，伸手接过女婿递过来的半碗稀饭和筷子，把碗筷放茶几上，他温和的说道：“小峰，你去卫生间给爸爸把假牙拿过来。”

　　倪小峰从卫生间内出来，将泡在水中的假牙连杯子一块递给自己的岳父，看着岳父认真的往嘴里套假牙，他突然乐起来：“爸，有件真事――前年我去河南农村搞自费调查，在一个小镇上饭馆里吃早餐时碰到一位老人，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他就很认真的问我：‘听说北京城里的大贵人们，一天三顿吃的都是山珍海味，是不是呀？’我跟他开玩笑，说：‘大爷，我不认识啥大贵人，可我琢磨着，这一大早最起码他们吃不动山珍海味吧？’老头不高兴了，很鄙夷的瞪着我说：‘你懂个啥！贵人吃贵物，我们镇上有在北京当过兵的，说国家的大贵人们早上一起床就拿鱼翅汤漱口，一人吃四个大鲍鱼！’……”

　　林建华实在是忍不住了，大声笑起来，差点把刚套好的假牙又给笑掉了！他捂着嘴笑得咳嗽起来，倪小峰急忙走过去，轻轻的帮他捶着后背。

　　在慢慢的止住笑意后，林建华突然没头没尾的问道：“你想通了？”

　　继续给老人轻轻的捶着背，倪小峰微笑了一下：“我还是不够果断，其实史军主席是不能来上海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后。”

　　“嗯，可我刚才又通知下去，十点半钟我就要离开上海了！”林建华伸臂去拿碗筷。

　　停止了捶背，倪小峰走回推车前，将小菜跟小笼包连着托盘放到茶几上，弯腰看着正在眯着眼认真的喝着稀饭的岳父，微笑的说：“我猜您是准备去南京，跟自由党党主席宋育信见面。”

　　“嗯……”林建华赞赏的嗯了声，然后看着倪小峰微笑着说：“这米不错，是东北大米，小楚专门让人买的，你尝尝。”

　　倪小峰没再说什么，低头吹了吹碗中的大米稀饭，用筷子挟了点小菜拌在稀饭里，呼噜呼噜的吃起来。

　　翁婿俩认真的吃着早餐，不再说话。林建华吃了半碗稀饭，又慢慢的吃外一个小笼包时，倪小峰已经喝了两碗稀饭。林建华放下碗筷，慈祥的看着他，随后站起身走进卫生间去漱口。等他出来时，倪小峰吃光了小屉里剩下的小包子，甚至连小碟中的小菜都快清扫光了！

　　林建华站在舱房中间，随意的活动着腿和胳膊，笑着对倪小峰说了句：“你啊，逗我开胃也不用这么刻意吧？”

　　倪小峰咽下最后一口早餐，站起身将餐具往推车上胡乱一放，回应道：“您让人准备这么多的早餐，不就是想欣赏我的表演嘛！”

　　敲门声响起，随后工作人员进来，轻手轻脚的收拾完，微笑的推着小推车出去了。接着，满脸倦意的楚秘书端着林建华专用的茶水杯进来，轻轻的放在办公桌面，随后又礼貌的给倪小峰倒了杯热茶，笑笑就往外走。

　　“小楚，你先别走。”林建华叫住他：“等一下上海的同志们到了后，你陪他们在候机楼多等几分钟，我有事得跟小峰谈谈。别说出去，嗯？”

　　“好的。”楚秘书干脆的答了句，又冲倪小峰礼貌的笑了笑，出去把门关好。

　　“听外面传说了吗？我这茶要两百块钱一两呢！”林建华端起办公桌上的茶杯，笑嘻嘻的问。

　　“爸，老家的这种野树叶子您还是少喝点。”倪小峰语气无奈的说道：“四舅爷的这个土方子不科学，倩如都嚷嚷了几次了，让您别那么迷信四舅爷的土茶……”

　　“什么话！”林建华不悦的说道：“你们四舅爷这么大岁数了，每年春天亲自上山摘这种树叶子，炒好了给我寄过来，这是他一片心意！他喝这茶，都活到七十六了，我喝了这么多年……”

　　“爸，您讲点逻辑好不好？”倪小峰哭笑不得：“四舅爷比您还小，您不能用一个比您岁数还小几岁的人的偏方，证明这土茶对您的长寿作用！”

　　“你们啊！就是太讲逻辑了！”林建华突然脸色一板，重重的将茶杯放在桌面上：“什么叫科学？我这把岁数了，还活得这么硬朗，这就叫科学！”他站起身，双手叉在腰间，瞪着倪小峰：“小峰，我知道你是因为你父亲当年的事，在很多方面刻意低调，做事的时候喜欢把自己藏在后面，可你想过没有？逻辑也好，手段也好，这些都不是搞政治的时候最关键的！”

　　倪小峰脸色变得很严肃，将手中的茶杯放在茶几上，认真的看着岳父。

　　林建华从办公桌后走到舱房中央，边来回走动边大声说道：“今天凌晨的枪声一响，你就应该马上明白：这事情已经不是你们搞情报的人喜欢玩的那种游戏了！这已经是政治事件了！可我问你，到现在为止，你在这些事情上是怎么处理的？”

　　“我已经让刘青在新闻界做了布置了，努力降低昨晚事件的政治影响，而且，我还让人去把上海站跟昨晚有直接关系的人员都集中起来了，我还……”

　　“没有用！”林建华大幅度的摆了摆手：“你这些手段都是应付事物性事情的，可眼下，这些事都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了！你可能是因为做业务性质的工作做久了，凡事喜欢讲逻辑，可政治不见得全是逻辑的！你想想，李志勇背后还有什么人？”

　　“邱明是因为某种利益关系跟他们合作的，但邱明他们那帮将军们不算完全跟李志勇一致的。”倪小峰语速很慢的回答道：“但原来希晓亮政府的那套人马，应该算是李志勇背后最坚定的支持者，还有左宗棠留下的那些人，他们也是比较坚定支持李志勇的……”

　　“就是外国人嘴里的所谓‘杨派’，对吗？”林建华打断他，讥笑的反问道。

　　“李志勇虽然没有给我交所有的底牌，可我从其他渠道查证的，这次暗中支持他的应该是这些人啊？”倪小峰有点不服气。

　　“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林建华充满嘲笑的说：“是有什么私下协议呢？还是有什么文字证明？”他看着若有所思的倪小峰，收起嘲笑的语气，转而语重心长的说：“小峰，高层政治不是你们那种机构平常所理解的那样……你知道史军主席去年下半年，在听说杨国父准备要安排邱明做下届国家主席的时候，给我说了句什么话吗？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因为听他说了这番话，我才决心在政治上坚决支持史军主席连任的！”

　　看到女婿迷茫的摇头，林建华苦笑一下，走到沙发前，微微弯下腰，对着倪小峰低声说道：“史军就对我轻轻说了句：‘国父想多了，有些人想得更是太多了，其实现在社会党内，已经没有什么山头不山头的，每个人就是每个人。’你听明白这话中的意思了吗？”

　　倪小峰似有所悟，但又好像什么也没明白似的看着岳父。

　　林建华直起身，长叹一声：“当年打江山，社会党是一个战斗先锋队，后来刚开始坐天下，社会党也是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可现在连续执政这么多年了――当然，有些不懂政治的人会把容老先生当国家主席那些年当成自由党执政时期……”

　　倪小峰神情鄙夷的说道：“自由党？他们除了在具体的经济和外交事物上有点能力，他们还懂什么？他们懂中国政治吗？”

　　林建华面带鼓励之色的点点头：“是啊！他们总是生搬硬套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那些政治制度来中国，以为中国人会接受这套！”

　　倪小峰冷笑了声：“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农村调查，早就发现，农民们对自由党鼓吹的那一套根本不感兴趣！谁做村长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就是自己家的粮食能多打些，不会被人欺负。他们喜欢青天，喜欢明君，他们讨厌那些让他们自己花费心思去考虑什么自由啊，民主啊之类的事情！自由党就是不懂中国，以为中国人会跟欧洲人那样在乎自己的什么权力和自由，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每天有人告诉他们该去做什么，然后保障他们的衣食住行就可以了！”

　　林建华认真的说道：“还要保障他们不被坏人欺负！这点也很重要。”

　　倪小峰使劲点点头：“对，这一点很重要，必须得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受国家保护的。”说到这里，他的眼睛中已经开始闪动着光彩，神情有点隐隐的兴奋。注视林建华，倪小峰接着说道：“所以，中国得走自己的道路，走自己的强国之路，而社会党，做为一个政党，已经失去它的生命力了……”

　　林建华瞪大了眼，低声呵斥道：“小峰！说话要注意！”他环顾了一下办公舱房，然后自我嘲笑了一下：“我也知道这间办公室不会有问题，可你不能养成这种习惯――宁可在政治上犯错，也不要在组织上犯错！”

　　不以为然的笑笑，倪小峰说：“爸，您就是太小心，我看，您喜欢史军主席，也有他的政治性格跟您有点象的缘故――您和他都属于不轻易表态，喜欢低调的人。”

　　“能不小心吗？”林建华突然有点生气：“你忘记当年你父亲的事情了？一句话就被打发去了安道尔当大使！那时候，谁还敢帮他说话？就连你跟倩如的婚事，都得你父亲和我演那么多年的戏，才没有被人盯住！不要以为你在某个特殊部门担负领导职务，你就安全了！这种虚假的安全感迟早会害死你的！”

　　倪小峰闭上了嘴，看着自己的岳父，但是表情还是显出那么点不服气，没有丝毫掩饰或者做作。

　　低头看着倪小峰流露真心的表情，林建华本来还有点生气，可看着看着，他的情绪逐渐的缓和下来，最终长长的叹了口气。

　　“爸，有什么话您就说吧，我虽然不见得就全能理解，可我会照您的话去做的。”倪小峰对慢慢走回到办公桌旁的岳父说道。他知道这位老人是真对自己好，当年自己象个丧家犬一般的被人对待时，只有这位老人让女儿嫁给了自己，还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做出巧妙的安排。这一切都让他明白，只有在这位老人面前，自己可以不加丝毫掩饰的说话的。倪小峰懂得珍惜这份感情。

　　“小峰，我能帮你的日子不多了。”林建华坐倒在椅子上，低头看着办公桌桌面轻声说道：“现在我看，在这些事情当中，其实每一方都在按照自己的利益做取舍，大家都在边看局面边下注，我们可能一开始就犯了个错：我们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当成对方做为一个整体所部署的动作了，我们忽略了一种可能，对方也是各有打算，各怀心计……”

　　“爸爸，其实我也发觉这点了。”倪小峰说：“出云里的事件证明了我一个猜想，吴剑峰和李志勇其实并不是一条心，他们当中的关系复杂……”

　　林建华抬起脸，看着倪小峰，轻轻的摇着头，目光中带着慈爱，语气郑重的说道：“小峰，你们有改变这个国家的决心，我也相信你们总有一天会有机会，可现在你们还是太嫩了……这种时候，还把自己陷入到事物层面是不智的表现，你在这些迷宫里花费的精力越多，你就越危险。”

　　倪小峰瞪大了眼睛。

　　林建华讪笑一下，看着已经开始透进阳光的窗帘，慢悠悠的说道：“现在一切都超出了我们原先的设想，局面已经出现失控的迹象了，这时候，最愚蠢的行为就是去做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他目光投回倪小峰脸上，严肃的问道：“倪局长，你来上海是做什么的？”

　　倪小峰的眼睛中慢慢的亮起光泽，他完全明白过来，于是也用严肃的语气回答道：“有位很重要的外派特工现在涉嫌叛变，潜逃到上海，我奉李志勇部长的命令来上海处理这件事。在抵达上海后，我的副局长吴剑峰同志具体指挥的抓捕却出现了消息走漏的情况，导致上海站在抓捕行动中损失严重……”

　　“怀疑，是怀疑出现了消息走漏的情况。”林建华一本正经的提醒道：“而且，吴剑峰同志是获得李部长授权的……”

　　“我明白了。”倪小峰简短的回答了一句后，站起身来：“我马上去组织抓捕那名涉嫌叛变的外派特工，并且在捕获他之后，带他回北京向李志勇部长汇报情况。上海的事情，我将按照组织程序交派给吴剑峰同志处理，相信他能够处理好。”

　　“嗯，”林建华满意的点点头：“回到北京后，跟李志勇部长打交道，一定得按照组织程序进行。至于那些政治传闻……”

　　“我没听说过。”倪小峰笑起来：“我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了。我得马上去做事了，爸爸再见！”

　　这次林建华没再说什么，只是当倪小峰已经快走到舱房门口时，他突然问了句：“小峰，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倪小峰转回身，大步走到办公桌前：“爸爸，您说吧。”

　　疲倦跟衰老突然布满了林建华的面容上，他看着信心抖擞的女婿，目光好像回避什么似的转到一旁，嘴里用低低的声音问道：“小峰，你告诉我，按照你们的想法，咱们这个国家真的能行吗？”

　　沉默，稍顷之后，倪小峰双手扶在桌面上，身体前倾着，以真诚的目光看着面前的老人，用充满信心的语气坚定有力而又深沉的说道：“相信我们，老一辈打下的革命江山，绝不会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

　　这句话仿佛没有起什么作用，他面前这位老人的目光还是看着别处，喃喃的，如同自语般的说道：“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声音……有一天，要是这些想法真的实现了……这个国家真的能靠你们所认定的这一套解决所有的问题，成为未来世界的霸主？”问到最后这句时，他的目光已经重新投向面前的年轻人，甚至带着一种哀伤般的神情。

　　如同金属般质地的嗓音再一次想起：“爸爸，你看看这个国家已经被那些政客和商人们搞成了什么样子？革命的理想正在丧失，民众在底层苦苦的挣扎，而在太平洋对面，那个比英国人更具备潜在实力的国家正一步步的买向世界霸主。我们的分析您也认为有道理，关于中国，按照目前的路走下去最乐观的预测也只不过是在将来某一天扮演一个地区大国，并且是以丧失自己的文化特色为代价！而世界将会被那个国家所控制，这将意味着我们的子孙丧失更多的资源控制跟发展机会。中美迟早有一战！为了赢得将来那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我们必须得走自己的道路，更适合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林建华突然抬起双手揉搓布满皱纹的面孔，嘴里好像含着什么东西似的说道：“好吧，我会继续给你们的将来创造机会的很多问题，其实我看连两位国父身前也不是很有办法去解决，希望你们能够成功……”他突然抬起脸来，眼中隐隐闪动着泪花：“……可是你要答应我，真的到了你们获得机会的那一天，你们要善待这个国家，善待那些人民……”他哽噎的说不下去了。

　　“会的，到了那一天，我会带着这个国家的人民去获得荣耀和幸福！”倪小峰目光如炽的说道：“您将会看到，一个崭新的，真正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服务的党会领导着这个国家去征服世界，中华民族文化在下一个千年中，将成为全世界的文化！”

　　看着面前这个在自己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林建华终于下定决心般的说道：“好吧，你回到北京后，史军主席会单独接见你一次，我会安排的。”

　　1917年2月13日，上午10点42分，上海.

　　在1890年以前，上海所拥有的各城区市民图书馆以及对公众开放的大学图书馆共有21个，遗憾的是，挂着上海市市立图书馆的那个图书馆，和这些理论上要比它“低一级”的图书馆们相比影响力，最多也就排在第5、6位，尽管它的藏书量是第一。原因很简单：市立图书馆是建国后上海市政建设中的第一批建筑，而主导这个时期的上海市市长，正好就是以豪气冲干而著名的开国名将王得贵，所以，这个倒霉的上海市市立图书馆也就被建在了王将军所钟爱的浦东。当时是1870年年底，浦东人口为5万……

　　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按照道理应该上是上海知识文化象征的市立图书馆因为选址的问题，虽然可以通过市政预算的支持在藏书量上雄踞上海图书馆界，可再多的藏书量也很难让大部分住在浦西的读者们经常跨江而来。尴尬的流量，使得上海市立图书馆空顶着一个公立大图书馆的衔头却无法和那些大点的城区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相比。

　　为什么不搬个地方，或者，干脆另外择址再建一座公众图书馆呢？市议会中对此的标准回答是：按照现代城市的普遍惯例，市立的公众图书馆理论上只能建这么一座，并且这一座从来没出现过读者流量超出服务能力的情况，所以没有足够的理由对图书馆划拨重建预算……至于换址问题么？嫉恶如仇的王将军在1900年逝世前，最见不得的就是这种打着所谓“科学决策”的旗号，借口所谓“科学调整”之名，对一些老同志们当年的心血进行否定的事情。谁愿意在这种事上别苗头，去惹他不高兴？再说了，1870年建立的那座仿中国古典宫廷风格的上海市市立图书馆的招牌，那可是杨国父的墨宝……

　　这种尴尬的情形，使得众多有识之士为此想尽各种折衷的办法，终于在1904年，大上海终于有了一座影响力与其城市地位匹配的大型公众图书馆：此前3年，即1901年，由世界首富史泽方先生于1891年首倡发起的“上海大都会慈善读书会”，经过长期的奔走斡旋，终于以微弱的优势获得了在徐家汇修建“上海大都会图书馆”的权力。这一直是该慈善机构自成立以来所追求的，为获得这个慈善捐款的权力，各位会员奋斗了整整10年。经过2年零9个月的紧张施工，1904年秋天，上海大都会图书馆的场馆设施建设终于完成。世界为此而轰动，这座图书馆建成3年后即被英国报纸誉为“从多瑙河往东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最杰出的图书馆！”。

　　本来，按照某些人的提议这个主要由史泽方个人捐款的图书馆可以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然而史泽方却拒绝了这个建议，他的捐款要求很简单：大都会慈善读书基金会是公益组织，同样，大都会图书馆也必须是对全民开放的，不可以出现自己或者任何个人的名字，不应该带有任何商业目的。本来，史泽方本人在1891年由他发起成了的“上海大都会慈善读书基金会”中就没有担任任何职务，这个基金会完全是由众多图书馆专家、社会教育专家，公共财务专家、和法律专家义务组成的理事会自行决定相关事宜。史泽方说的很清楚：发起这个基金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别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为社会文明的进步尽一些力。

　　有一种说法很流行：上海市议会在1905年通过巨额预算，借1908年世界博览会为名，扩建上海市立图书馆就是受了大都会图书馆在规模、设施、藏书，服务等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市政投资的市立图书馆刺激的缘故。当然，上海市政府的官员跟市议会议员对这种说法是不屑一顾的：一座图书馆在使用了35年后进行扩建，这难道不是最正常的事情吗？可部分媒体却不这么看，有的媒体记者在当时就利用扩建后的市立图书馆地面建筑面积恰好比大都会图书馆大500平方米，扩建后增加的藏书量也正好比当时新建立的大都会图书馆多5000本，扩建后新做的招牌比大都会图书馆的招牌大5倍等等数据，向读者暗示：其实，上海市立图书馆就是比照大都会图书馆扩建的。

　　新的上海市立图书馆的选址也很有特点：曾经在世博会期间担当科学博览馆的那座巨大的建筑，也就是那座高大的333米主导思想塔下的那座四方的建筑！也就是说，下面那座巨大的四方建筑主体是上海市立图书馆，科学博览馆成为它其中的两层内容，再往上，三根巨大的主导思想之柱顶着个球……

　　市民们对这种比较没什么太大的兴趣，道理很简单：能看书学习的地方越多越好，管它是花谁的钱呢？要知道，这里是上海，没有能力学习新知识的年轻市民，就意味着他或者她会丧失更好的就业机会跟更高的收入。这种能给大家带来好处的攀比越多越好呢！

　　随着岁月的发展，逐渐的，这两个全上海最大的图书馆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读者人群特色：上海市立图书馆以服务市民的科技基础知识学习跟中等教育为主，去那里的大多是正在进行中等知识培训或专科教育的市民为主；上海大都会图书馆以服务各类专业知识跟高等教育为主，去那里的大多是正在进行某种专业研究或学科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主。之所以产生这种服务人群的分野，主要是由于专业研究需要对行业的全球最新资讯进行实时跟踪、搜集、分类，由市政投资，并对市民完全免费的市立图书馆因为管理机制跟财务预算审批程序方面的问题，对能够从事这种实时资讯搜集与资讯分类的专家缺乏吸引力，而适当收费的大都会图书馆则因为经营机制方面比较灵活，更能够吸引图书馆学和博物学方面的专家加入工作。

　　上海市立图书馆跟大都会图书馆这种服务对象人群的分野，在国际学术界获得的评价很高，大部分学者们认为这种自然的对象分野对提高图书馆效率，提升服务品质有着极好的作用。当然，也有一些对中国抱有偏见的学者则酸溜溜的认为：这种图书馆服务人群的分野，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

　　托马斯对后者带有醋意的判断向来嗤之以鼻：因为在伦敦，类似大英帝国博物院图书馆这类的图书馆，经常因为在最新学术类资讯方面的迟钝，害得他这样有学术需求的人不得不去一些大学或学术机构相对规模较小的图书馆查找资料，而那些大学或学术机构图书馆因为藏书量的限制，在一般知识方面的资讯缺乏，又经常给从事论文写作的人带来许多不便。

　　托马斯还记得，还是读硕士的时候，为了写一篇标题叫做《胃口和大脑：从历史角度分析食物摄取和加工方法与社会人群行为模式间之互动关系》的论文，他不得不在拥有大量历史细节资料跟博物学资料的大英帝国博物院图书馆和拥有最新社会学、历史学、生物学资讯的伦敦大学图书馆之间来回奔波。某几天他实在是懒得跑了，就在大英帝国博物院图书馆坐着写论文，一直写到周末回伦敦大学图书馆核对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因为最新科技发展已经推翻了他做为主要论据的某地区某历史时期某种肉类对人体健康作用的老说法，他那几天的内容算是白写了！为此他沮丧的向布来恩教授抱怨。布来恩教授听后，搂着苏珊的肩膀大笑了足足有几分钟，然后给了他两句学术忠告：第一，尽量减少在撰写社会学论文时对自然科学某种理论的依赖，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征就是要不断的挑战昨天还被当做真理的那些结论；第二，写论文的时候，永远别只依赖一个图书馆。末了，布来恩教授还语带讥讽的说道：“孩子，我可不希望你成为又一个都到了工业时代，还只靠大英帝国博物院图书馆一家的图书资料，就敢对全人类的将来做出预测的所谓思想家！”这句话让托马斯当时真是无地自容……

　　胡乱的回想着这段往事，坐在按小时租用的上海大都会图书馆的47号研讨室内，从香港来上海公干的金融学博士斯蒂夫，也就是托马斯先生突然在心头泛起一个无聊的问题：是不是有了这么座大都会图书馆后，就可以只依赖这么一间图书馆就可以写学术论文了？

　　他确实可以这么问！在1个多小时以前，拐出环龙路后，当从出租车内看到这座世界著名图书馆时，尽管此前已经在报刊上看了很多遍关于上海大都会图书馆的介绍跟图片，但初次目睹时的那种视觉上的震撼还是无与伦比的：

　　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的四角分别是公共汽车站跟城市轻轨的地下车站，然后，在巨大步行广场上，喷泉跟雕塑点缀着修剪别致的常绿植物丛，它们共同环绕着一圈巨大的玻璃温室，在那圈种满了亚热带植物的温室正中，一座更高大的，由花岗岩与玻璃构成的罗马式的宫殿在阳光下高傲的耸立着！

　　在钻出车门，步行走向这座宫殿的路上，托马斯依旧仰着头呆呆的望着。在他的耳旁，艾琳的声音在广场的风中飘荡着，语气中带着明显的骄傲。她说的那些关于这座图书馆的情况其实托马斯早都知道：比地面建筑体积大2倍的地下部分，电控机械化的图书调阅系统，地下图书运输通道，任何人都得徒步走过的广场……1个图书及其音像制品销售商场，2个音像资料馆，4个大型餐饮服务中心，8座巨型分类阅览大厅，16间会议室，\*间研究讨论室，128间谈话室……3000多名正式员工，截至1916年总长度为442公里的书架长度……

　　就算是到了这间今早预定的编号为47的研讨室，向事先委托图书馆方面临时雇用的12名大学生布置了资料查询要求后，托马斯还是没有完全从这座图书馆给他的震惊中完全恢复过来。此刻，他坐在47号研讨室靠窗口的写字台前，隔着玻璃窗，看着外面那层玻璃温室里鲜绿的亚热带植物，手中拿着带有“大都会图书馆”标志的铅笔，面前铺着带有同样标志的精美稿纸，竟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秘书孙小姐――也就是艾琳拿着一大叠抄录的标题摘要进来。她将这叠稿纸放到托马斯面前后，疑惑的问道：“博士，用这种办法就能找出你想要的资料吗？”虽然这间租下来的研讨室内没有外人，但艾琳还是坚持用英语与托马斯讲话。斯蒂夫博士不会说中国话。

　　“这种依靠主题词逐层筛选的资料搜索方式，逻辑上是很严密的，只是人员成本高一些，比较适合我们这种短时间内的高强度搜索……”托马斯低头在纸上飞快的浏览着，不断的在那些摘要上用铅笔勾画着标记：“没办法，时间太紧迫，也只能这样了……下一论主题词搜索筛选时，记得我说过的话，人员得分成两组……”

　　“好的，我记得。”艾琳有点不耐烦的答应到。

　　托马斯只是抬头看了艾琳一眼，就继续低头飞快的处理着那些标题摘要。终于，在10多分钟后，他将那叠全部做了标记的摘要递给艾琳，轻声说：“记住了，标题我标记为A的那些报刊文章中，这轮搜索的主题词是‘当地警方’或‘相关执法部门’，标题标记为B的那些报刊文章中，这轮搜索的主题词是‘刻不容缓’或‘迫在眉睫’。要快！”

　　等艾琳那着厚厚的那叠标题摘要出去，托马斯继续在窗边把玩着铅笔，样子很随意的翻看着几本杂志，偶尔会在面前的稿纸上装模作样的写画几下，更多的时候则是看着窗外温室里的植物，和温室最远的那层玻璃外，立在露天的广场上的那些隐约可见的雕塑跟喷泉，还有正在从雕塑旁步上宽大的台阶，进来图书馆的那些人们。

　　终于，在玻璃温室靠近这边的那个出入口处，在台阶上，他看到了自己希望看到的人：戴着墨镜，穿着象个普通女学者的姚莺然。要不是她胸口那朵大大的百合花饰物，以及她胸前的蓝色围巾，托马斯还真的会忽略他。昨天晚上，在他用逻辑重音变换向小戴发出暗示时，他相信小戴是听明白了，可他想不到的是，今天出面的竟然是姚莺然……

　　艾琳很聪明，可她真的是太久没有执行过海外派遣任务了！托马斯嘴角挂起一丝讥笑：这种关键词的重音旋律变化，已经是现今国际上比较常用的一种公开场合的暗示方法了，可显然，艾琳只忙着观察那个出现时机太过古怪的出租司机，却没有注意自己在说什么。

　　果然，正如托马斯所料想的那样，一位身穿图书馆工作人员服装，1个小时前曾经很自然的在47号研讨室门口晃过两次的男子，走到站在1棵棕榈树下的姚莺然身旁，向她说了几句，然后，姚莺然顺着他的示意方向，抬头向这边看来。

　　托马斯不动声色的拿起铅笔，用手指捏住铅笔的正中间，水平的举着铅笔到自己额头高的位置，很随意的样子朝另一边，也就是研讨室门的方向滑动了几个来回。戴着墨镜的姚莺然嘴角流露出一丝微笑，接着便扭脸对那位工作人员说了句什么，两人就分开了。姚莺然开始不紧不慢地往图书馆的主体建筑内来，那个工作人员则脚步匆忙的朝另一方向走去，托马斯瞥见他甚至都匆忙到了会时不时小跑几步的程度。

　　艾琳给那些分派成两个组的大学生们分别讲解完这轮的资料检索要求，接着还来回认真巡视了几分钟，随后她又走到47号研讨室门口， 2位大学生打扮的男子就坐在靠近那个门口的阅读席上，手里装模作样的拿着书，看到她过来便会意的摇摇头。

　　又仔细的打量了一下周围后，艾琳走出这间屋子，一直走下三楼，走进靠近楼梯口的某间谈话室内。

　　“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抓他？”在关好身后的房门后，艾琳象非常疲倦似的将身子靠在门上，语气空洞的问道。

　　倪小峰坐在小桌旁，聚精会神的看着手中的一本刊物。听到艾琳的问题，他抬眼扫了扫艾琳落寞的表情，伸手抓过小桌上的玻璃水杯，“咕咚”喝了一口，然后将杯子放回去的时候轻声说了句：“等他把这个小课题研究完吧，我也想知道答案……”，说罢继续看着手头的杂志。

　　艾琳走到小桌前，拿过一个空玻璃杯，从凉水瓶中给自己倒了半杯水，然后扬起脖子一口气喝干，接着呆了那么几十秒，她又倒了半杯水，又一次扬脖喝干。也许是因为这番很急促的喝水动作吧？当她放下茶杯的时候，呼吸明显的有点急促，胸口微微有些起伏。

　　倪小峰从印刷品上抬起脸，斜着眼神情古怪的打量着艾琳的表情，接着便闷声说了句：“他要是进去后别乱说话，这次最多是次教训，不会关太久的……关他不是目的。”

　　艾琳把凉水瓶提到距离桌面上的空杯子比较高的位置，专注的，用一种刻意的动作以细细的水流的向杯中倒水，并且发出响亮的声音。倪小峰看着她的表情，无奈的苦笑一下，用耐心的语气说道：“艾琳，你该知道，在这场游戏里，我也只不过是个执行者。他的人身安全是不会有事的……再说，能够通过这件事脱离情报圈子，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你也是好事吧？嗯？”

　　在玻璃杯中的水即将溢出杯口时，凉水瓶中的水恰好倒完了。艾琳表情专注的抖抖手腕，将依附在凉水瓶瓶颈上的最后几滴水滴落在杯中，在张满在杯口出的水面上引起小小的荡漾。倪小峰专注的看着她在做这件高技术难度的游戏，嘴里赞叹的说了句：“准确的判断力、对肌肉精确的控制，啧啧……真不错……”

　　“他会移交给法院判决吗？还是关一段时间审查完了就出来？”艾琳突然手里端着凉水瓶冲倪小峰认真的问道。表情是非常厌烦和冷漠的。

　　“送不送交司法机关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你应该明白规矩，这不是你我应该考虑的问题……”莫名的，或许是受到艾琳此刻情绪的刺激，倪小峰说话的腔调中多了种平素罕见的不耐烦，瞪眼向着站在桌旁的艾琳，语气严厉的回答道。

　　他话还没有说完，随着“铛”的一声，艾琳将凉水瓶重重的放在小桌桌面上，旁边盛满水的玻璃杯一阵晃动，本来张满在玻璃杯口的水溢出来，在漆面光滑的桌面上蔓延着……

　　稍顷，艾琳不说话，只是低下脸去的用一张废纸轻轻的擦拭着小桌桌面上的水渍。这时，倪小峰已经看明白：刚才那个重重的放下凉水瓶的动作，艾琳并不是因为情绪冲动，而完全是在一种失神的状态下才导致了瞬间对肢体力度的失控。

　　“艾琳，你也应该知道，动博士这种身份的人已经不是由我能决定的了……”手里重新拿起杂志，静静的看着艾琳收拾桌面，倪小峰想了想，又轻轻的补充了句：“……甚至不是单由部长就能决定的。”

　　“是政治，对吗？”艾琳伸手往废纸篓里扔湿纸的动作突然停顿住，侧过脸来，好像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似的轻声问道。

　　倪小峰注视着她，目光中没有任何表情，然后什么也没有说，就跟没听到这个问题一样的重新认真的阅读起来。艾琳也不再追问，只是将那团湿纸准确的投入墙角的废纸篓里，然后简短的说了句：“我四下看看。”便出去了。

　　倪小峰没抬头，继续认真的拿着手中的那本财经类专业刊物看着。在艾琳离开后大约1分多钟，随着很敷衍的两下敲门声，不等倪小峰发话，头上戴着顶礼帽，还戴着副平光眼睛的盛省三闪身进来。

　　“倪局长，我刚才远远的看到艾琳的神色好像不太对……”

　　倪小峰从杂志后露出半张带着讥讽表情的脸来，轻松的说了句：“盛处长，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份相面的爱好？”说罢依旧阅读起来。

　　盛省三尴尬的站在那儿，看到小桌上的凉水瓶空了，急忙识趣的拿起来出门去打水。不一会儿他就端着盛满的瓶子回来了，一进门嘴里就低声的抱怨道：“什么图书馆！就这么一瓶泡了两片柠檬的凉开水就要收1块钱……”

　　这时候倪小峰刚好读完一段，他伸手放下杂志后微笑的说道：“公众区的开水是免费的――有钱的人要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成本，这是史泽方的财务理念之一……老盛，都布置好了？”

　　盛省三觉察到了上司语气的变化，于是也尽量用轻松的语气回答道：“就这么点事，熟门熟路的，您就放心吧！”他甚至可以放松到伸手拿过倪小峰放在小桌上的杂志，翻看着，居然就斗胆打趣了一句：“倪局长，想不到您对英国人写的财经类文章也感兴趣。”

　　倪小峰古怪的看了眼盛省三一眼，用手指轻轻叩了叩盛省三放回到桌面杂志，那是一本1914年出版的《国际经济瞭望杂志》。“我是对这个翻译感兴趣，”倪小峰低声说道：“这个所谓的‘好龙公’，你应该知道他是谁吧？”

　　“不就是那位海军的章骞将军吗？章老外长的公子。”盛省三不经意的回答道：“一个不是在研究战争，就是在研究经济学的怪家伙，上海滩上的怪物之一……他和那位姚莺然小姐好像还有点暧mei关系。好像军方有人对他很不满，还曾经通过我们……”

　　倪小峰摆摆手，阻止盛省三继续往下说：“老盛，这件事情我们最好离远点，军方的事情不是那么好沾的。”看到盛省三不以为然的表情，倪小峰换上一副郑重的表情说：“省三，你这几年在香港有点消沉，肯定没注意到国内政坛的一些微妙的变换。有些事情正在发生，这些事情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若干年内的许多方面。这些话本不该对你说的，可你也算是我的老同事了……”

　　盛省三急忙表态：“倪局长……”

　　“别想多了，省三。”倪小峰亲切的笑笑：“我记得当初我刚到反谍报局工作的时候，很多老同志都不服气，只有你和少数几个同志支持我的工作……我很能理解那些刚开始不接受我的同志，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和我相处的还算不错，但我更记得你们这几个一开始就帮助我的人。”顿了顿，倪小峰语气中突然加上了点些许的伤感：“老盛啊，无论是讲能力还是讲资历，你现在都不止在这个位置上啊！我理解，因为一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你们这些跟着史国父出身的人后来在仕途上都不是很得意，可历史终究是历史，但有能力就是有能力，我相信你的能力，省三。”说罢，他用热切的目光直视着盛省三：“上海总站这次暴露出的问题不少，需要大整顿了。”

　　盛省三明白：按照官场惯例，此刻他应该说点对倪小峰局长个人表忠心的话了，特别是应该要很清晰的表示，自己除了能力，对眼前这个上司的忠诚更是不可质疑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想着，却听见自己用一种真诚的，但绝对不是此刻应该用的语气在说：“倪局长，我现在都快五十了，进这个行当也快三十年了，您放心，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盛省三还是很清楚的。关键时刻，我是不会让组织上失望的。”

　　其实在说完这些话后，盛省三就后悔了，尤其是在他察觉到对面的倪小峰在听完他的这些话后那脸上飞快显示的一愣和之后那即刻绽开的笑容，心里就明白：这位顶头上司对自己刚才的那番回答其实是非常失望的！

　　“嗨，这也就是同事之间的一点感情交流，省三，听到你有这么高的认识我很高兴！”倪小峰的脸上满是春风，接着他就用一种关切的语气说道：“那位博士的分析做的差不多了吧？咱们要不要去检查一下？等一下没什么别的动静的话就得带人直接去机场了。”他这么说着，身体却坐回到座椅上，并重新拿起了那本杂志。

　　“我去就行了，倪局长您还是在这儿坐镇指挥吧。”盛省三识趣的说了句，接着便出了门。等门又被关好后，倪小峰就将手中的杂志轻轻的抛回到小桌上，双脚并列搭在另一张椅子上，双手抱肘，低头陷入沉思……

　　盛省三在走廊上迎面碰到了手中拿着几页纸的艾琳，便冲艾琳笑了笑，艾琳四周看了看，轻声对盛省三用毫无感情的语气说：“盛处长从北京带来的人不少啊。”

　　“没办法，上海总站这回大伤元气，都不知道上面会怎么处理呢！”重新审视了一下周围，在确认别人听不到这里的对话之后，盛省三极力用轻松的语气说道。

　　艾琳将手中的折叠的文件干脆塞进了随身的小挎包里，然后认真的说道：“那您费心了，我还得拿文件去给倪局长看。”

　　“艾琳，”盛省三叫住她：“什么时候动手？我怕在这里时间久了夜长梦多……”

　　“盛处长，夜长了梦是多，现在可是大白天，您不是赶路赶糊涂了吧？”艾琳轻轻的讥笑了一声，接着便认真的说了句：“什么时候动手是领导说了算，你我还是做好本职工作吧！”

　　说罢，她扬身而去。

　　大约3个多小时的时间内，除了艾琳时不时的过来，拿走博士写的草稿说是去整理，期间只有一位中年图书馆女服务人员进来给这件屋子里的夹竹桃浇过水，其它的时候托马斯&amp;#8226;莫兰特博士一直都在全神贯注地工作着。

　　大概是埋案工作的时间太久，快到中午的时候，博士突然站起身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在他站定在屋角的那株夹竹桃前足足有两三分钟后，博士转身向屋外走去。

　　“干吗？”艾琳在打开的屋门外问道。

　　“洗手间。”博士低着头，不紧不慢的向着宽大的走廊另一角挂有“洗手间”字样的方向走去。

　　艾琳愣了愣，看到门外的那两个认真摘抄报纸的年轻人也已经跟在博士身后向洗手间走去，于是她自己站在没有关上的门口，远远的看着托马斯的背影。

　　托马斯在洗手间内很快发现其中只有一个格间的门是开着的，于是他走进去并扣上了门。那两名跟进来的年轻人互相看了看，就去墙边的那排小便池旁顺便方便一下，随后磨磨蹭蹭的走到洗手池前仔细的洗着手。格间内，传来一阵冲水声。

　　就在这时，一名年级不大的，学生模样的青年走进洗手间，嘴里叼着一支烟，就站在贴着“严禁吸烟”的洗手台附近开始吸烟。而且，最可笑的就是，这个年龄看上去不大的学生居然还老练的伸出手来，晃着手中的大半包香烟对两位便衣特工说道：“来一根？烟酒不分家，朋友遍天下……”

　　两位特工都没伸手，其中一个好气又好笑的说道：“这儿不让吸烟，你没看到吗？”

　　“管他呢！”吸烟的学生不以为然的说道：“为什么几百万反动军队被解放军消灭了？不就是没香烟吗？来，秉承国父的遗志，将吸烟进行到底――我这可是大中华，来，别客气啊！”他晃动着手中的香烟盒在两名特工面前。

　　其中一位特工拿手背轻轻的挡开对方捏着烟盒的手，苦笑着说道：“我们不抽，谢谢……”

　　“这中华烟确实不错！”那名吸烟的学生突然嗓门满大的说了句，说着他还做了个令人作呕的鬼脸。

　　不等两位便衣特工说什么，两名身著图书馆工作人员制服的男子出现在洗手间门口。“你们竟然在这里吸烟！这是严重违反图书馆管理规定的行为！”

　　“是，是他们给我烟抽的！这烟是他们给我的！”那个年轻的，流气十足的学生指着便衣特工们说道。这时，随着一阵很大的冲水声，托马斯打开格间的门，满脸茫然的看着洗手间门口的闹剧。看到他出现，本来已经把手伸进怀中，准备掏出证件的便衣特工只好暗自叹了口气，皱起眉头，开始耐心的和工作人员解决这个麻烦。另一名特工则站开一点，显得事不关己的，但有意无意的将正在从格间内出来的托马斯罩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

　　可能除了托马斯，其他的人谁都没有注意，随着洗手台前的争吵，刚才一直紧闭着的另外两个格间的门悄悄的打开了一条缝……

　　艾琳站在那间研讨室的门口，听到洗手间那边好像传来争执声的时候，她就准备过去看看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名身著图书馆管理人员制服的男子挡住了她的去路。“小姐，您租用的这间研讨室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需要你去结算一下费用……”这个男子微笑着，显得非常礼貌，但却正好用他的身体挡住了艾琳朝洗手间那个方向的路线。

　　洗手间那边的争吵声突然听不到了，艾琳却一下子镇定下来，她微笑的指了指男子后面空荡荡的走廊，轻松的说：“您瞧，那不是你们图书馆负责结算的先生吗？”

　　对面的男子只是下意识地回头去看了眼，脑袋上就被艾琳用刚从挎包里掏出的手枪柄给狠狠的来了一下！那名男子摔倒在地，抽出口袋中一半的右手软软的摊开在大理石地面上，一根英国造的伸缩式金属警棍滚落。

　　艾琳持枪朝洗手间那边走过去，动作特别的谨慎，依靠着各种隐蔽物不断的躲闪着。就在这时，一阵尖厉的警哨声突然在图书馆内响起，楼下大厅里的读者和服务人员们纷纷抬起头四处观望，但紧接着，当几声手枪射击的声音在图书馆巨大的空间内开始回荡时，人群便开始骚乱起来。很快，有人持枪冲进图书馆大厅，厉声让所有的人都坐下来，不许走动，同时，隐隐的有警车的警笛声自远到近的传来。艾琳愣了愣，接着便向前跑动起来，还骂了句脏话……

　　图书馆内传来时断时续的哨声，以及偶尔的手枪射击声。倪小峰从容的走在楼梯上，盛省三手里提着手枪跟在他身旁，大声说着：“……现在还不清楚是谁的人马，打死一个，艾琳活捉了一个，正安排人突击审讯……地下运输通道已经加派了人马，附近的街道也已经封锁了……”

　　瞥了眼大厅里刚刚被迫坐回到座位上的读者和工作人员，快步的走动之中，倪小峰淡淡的问了句：“对方来了多少人？”

　　盛省三刚待回答，就听见随着一阵脚步声，一大群身着作训服，脚蹬作战靴的上海特警端着枪从他们身后的楼梯处杀气腾腾的冲上来，盛省三急忙给他们展示手中的工作证，并向前指了指。随后，他们两跟随着这群特警向前跑去。

　　拐过两个弯，又下了两层楼梯，看见通往地下层那宽大的楼梯口处，一名特工浑身都是血，正在被几名警察从下面抬上来。从楼梯下面，很深地方又传来2声手枪射击声以及随后响起的冲锋枪短暂急促的连射。

　　盛省三冲过去看了看受伤特工的伤势，然后一把抓住刚从楼梯跑上来的一名警官的胳膊，急促的问道：“什么情况？”

　　那名警察显然认识他，急忙向他汇报道：“匪徒切断了电源，地下室的这条通道太窄，冲不过去……”

　　“有没有让我们的人从运输通道那边包抄？”

　　“地下室无线电屏蔽很厉害，通讯质量很差，馆内的电话又被切断了……”

　　不耐烦的打断了警官的汇报，盛省三说道：“想办法和通道那边联系上，加强一下那边的火力，从那边冲进去！记住，所有的通道必须严格把守！”接着，他大喝一声：“拿图书馆的建筑徒过来！”

　　在盛省三和那几位带队警官交谈的时候，倪小峰则看着地面：刚才那名受伤的特工被抬过的地方，淡黄色的大理石地面上有着一道明显的血迹。看了这道血迹半天，终于，他如同下定决心似的暗自离去。

　　“……听到了吗？警察们去哪儿？”黄浦区的一条不大宽的里弄中，一辆旋风1000轿车当中，格林姆和科柯坐在后座上拿着幅中英文对照的上海交通地图，问正在仔细收听警方无线电频道的保罗。保罗的中文是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最好的，但改造过的收音机里传出的带有上海味的汉语仍然让他头疼，他不耐烦的冲后座摆摆手：“小声！真见鬼，这些中国警察说的是中国话吗？……”他突然兴奋起来：“大都会图书馆！他们说的是大都会图书馆！一处也出动了……还要注意检查通过的外籍男子……应该是这儿！”

　　“走！”格林姆飞快的在地图上找出位置，指点给保罗看。

　　在这个年头，这样三个身穿休闲装，手拿地图开着车在上海瞎转的外国人实在是太普遍了，所以这个里弄中过往的居民看到这么三个兴奋乱叫，开着车冲上街道的洋家伙也只是无奈的苦笑一下。

　　“你简直是苏伊士运河到太平洋东岸最糟糕的司机！保罗！”才走了没几个路口，副驾驶座的格林姆就开始叫喊起来。

　　“得了，格林姆，你干脆说我是白人驾驶者的耻辱好了！”保罗咧嘴笑着，又躲过了一辆差点就撞到的三轮车。

　　“肖斯呼唤康德尔，肖斯呼唤康德尔……”科柯没有参与这段有关驾驶技术的讨论，他在后座上弯腰用一台放在脚下的民用电台极力和不知在何处的何位用谁也听不懂的暗语联络着。

　　“走错了！应该左拐！”格林姆大叫一声。

　　“左边是单行线，得走右边！”三个人当中最熟悉上海道路的保罗笑着回答道，打方向闪避开一辆差点撞上的公共汽车。一名交警看到这辆疯狂驾驶的汽车，急忙跑向路边，准备骑摩托车追赶。可就在这时，几辆明显的改装过的摩托车就从街道的另外一边呼啸着，用摘去消音器的发动机声逗引着那名交通警察向另外一个方向追了过去。

　　“接下来怎么办？”格林姆回头看见手拿无线电通讯机话筒，满脸得色的科柯冲他做了个鬼脸，明白刚才那几辆蹿出来的非法赛车多半是他的杰作，于是便没好气的向保罗大声问道。

　　“看运气了！”保罗大声嚷嚷着：“只要我们看到了博士，就马上公开身份介入，这样中国人在后面就得和我们公开来玩了！”

　　“可怜的老托马斯！他现在就象那只被人抢夺的足球。”在汽车为了躲避前方封锁路口的警察开进一条小街的时候，格林姆突然感叹了一声。保罗听到这句感叹，从反光镜内向后座飞快的瞥了一眼，果然，他看到科柯和自己一样在听到格林姆的感叹后，嘴角浮现一种很不以为然的讥笑……

　　跌跌撞撞的爬下一段扶梯，托马斯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散发着臭气的大管道当中。脚下，半尺深的污水在手电筒的光照下流淌着。姚莺然冲他招招手，转身向管道的另一头走去。托马斯只好默默的跟在她身后。

　　走了100多公尺，随着呼吸器官对臭气的适应，托马斯问了句：“要走多久？”

　　姚莺然转回脸来对他说道：“没多远，象这样能走人的，总共也就500多米长。”

　　“他们不会发现那个口吗？”托马斯想起刚下来的那个位于图书馆楼外不引人注意的下水道。

　　“不会！就算发现也是过几个小时的事了。”姚莺然说道：“这条管道是这个区的政府当初为了吸引大都会图书馆落地铺设的，可大都会图书馆基金会嫌这个管道设计落后，后来还是修建了自己的下水管道系统，这条管道就成了附近的生活用下水道，没多少人还记得这里有一截超标准建造的大管道。”

　　“你怎么知道这条管道的？”在又艰难的走了大约300多米，这条可以让人直立行走的管道快走到尽头的时候，托马斯突然又问了一句。手电筒的光芒这时已经可以照见前面，在管道的尽头，一根只有半公尺直径的下水管在向大管道中倾泻着污水。这里的臭气更明显，哪怕是刚才觉得自己已经适应了这臭味的托马斯都觉得受不了。

　　这回姚莺然没有回答他，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沿着旁边又一个梯子向上爬去。

　　上面是个偏僻的弄堂，一辆带有市政工程字样的工具车正好挡住了墙角的下水井与街道之间的视线，而且还煞有介事的拉起了布围。小戴穿着身半旧的工程服装，手里拿着疏通管道的工具等在那儿。看见他们两爬上来，什么也没说的扔给他们每人一件半旧的工作装，然后走过去仔细的盖好井盖。趁他们两套上工装的时候，小戴用工具将井盖从外侧封死。

　　“应该不是从这里逃走的，那边的下水道出口被封住了！”一名警察浑身肮脏的从下水道内爬出来，仰面朝倪小峰说道。这里是图书馆墙外的某个角落，这里集中了大约六七个不同用途的管道井盖，此刻这些井盖都已经被打开，倪小峰就站在这些打开井盖的之间，面色阴沉着听着警察的汇报。

　　那名警察在同僚的帮助下从井口爬出来，紧随其后还有几个手持武器的警察也出来。他们身上的气味惹得在场的他人都纷纷躲避，他们自己也低声骂骂咧咧的。

　　“首长啊，我早就说不可能是从这里逃跑的啦！”倪小峰身边的那位年长的图书馆总务主任有点得意的，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说道：“这下面就这么一截能走人的啊，早都被人忘得七七八八的了，要不是刚才首长你问我，我都不记得这里还有这么个井口的啦……”

　　倪小峰看着那几名刚从井里爬上来，臭气熏天的警察，阴沉着脸，什么也不说。恰好在这时，吴剑峰快步从图书馆的角门内走出来，身后跟着脸色难看的陶站长。看见倪小峰在这儿，他很礼貌的打了身招呼，冲着众人说了句：“什么情况？”陶斐然勉强笑了笑，没有和倪小峰眼光交汇。

　　倪小峰冷笑一声：“什么情况？所有的通道都被封锁了，可是人不见了！”

　　“艾琳呢？我听说她刚才还抓了个俘虏？”吴剑峰不以为然地扫视着眼前这乱七八糟的场面，随口问道。

　　“我让她去忙别的事了。”倪小峰淡淡说罢，转身向角门内走去。陶站长走到吴剑峰身旁，带着点隐约的幸灾乐祸，看着倪小峰消失的背影，低声说：“独断专行，背着我们搞行动……哼，这次也演砸了吧？”

　　吴剑峰没搭理他，而是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几名刚从井下爬上来，嘴里正在抱怨的警察，耳边那位图书馆的总务主任还在不断的说着他的先见之明。他猛的转过声来对陶斐然下令：“立刻派人去被封住的出口那边！通知附近的警力，扣留所有在附近的和下水道有关的施工车辆和施工人员！”

　　陶斐然愣了愣，马上去通知。吴剑峰烦躁的走到角门门口，正好看见远远的，在图书馆这条走廊的拐角处，倪小峰正在和艾琳低声说着什么，两人手上似乎还拿着一叠什么资料。吴剑峰想了想，放轻脚步，显得若有所思，但尽量不引人注意的向那边走去。

　　就在这时，本来已经被破坏了电路的图书馆突然就恢复了供电。昏暗的走廊上灯光大明。倪小峰和艾琳一起向走廊这边看了看，便看见了吴剑峰。吴剑峰笑笑，加快脚步走过去，嘴里大声问道：“倪局长，我刚才有个判断，已经让陶斐然去通知当地警方了，你听听我这判断有没有道理……”

　　倪小峰随手将艾琳手中的一大叠还带着湿痕的相片递过来，平静的说道：“这是我让艾琳刚刚从这里的AP系统内处理出来的相片，你看看。”

　　吴剑峰注意到倪小峰本来右手中早就拿着的几张相片却很自然的挪到了身后，但他装着没看见，接过倪小峰手中的相片，一边认真的翻看着，一边向倪小峰低声说着他刚才的判断……

　　工具车才出路口，街边的一名警察上前拦住这辆车。远远的，隔着文化广场，可以看见大都会图书馆门口停满了警车，有2辆救护车正鸣叫着从马路上疾驶而过。

　　开车的小戴掏出工程证明递过去，嘴里唠叨着：“警官，雨季来到以前我们得把这附近的下水道都疏浚一遍呢！”

　　警察随意的扫视了眼那张证明，随即打量仔细打量着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那位面色粗糙，年龄将近40的女工人。然后，这名女工人冲着长相斯文的年轻警官飞了个媚眼，露出一发黄的牙齿。警察被这个蹩脚的媚眼差点恶心的呕吐，加之从打开的车窗内传出的阵阵下水道的臭味，于是他决定立刻结束这次检查。他向后退了几步，冲路口警车旁端着长枪的两名警察示意了一下，然后摆摆手让工具车通过。

　　就在工具车重新起步，正拐上马路的时候，从警车内钻出一名手里还握着步话机话筒的警官，他严厉的指着这台工具车大声叫喊道：“停车！立即停车！”

　　工具车加大油门冲上主车道飞奔而去！拿着长枪的警察先是对上空开了一枪！接着便瞄准工具车的轮胎准备设计，正在此时，一辆行驶而过的公共汽车正好准备进站，靠边的车身挡住了警察的视线！

　　片刻之后，警笛声又开始在这一带的马路上响起！

开宴21

更新时间2006-11-4 14:24:00 字数：25432

　那辆疯狂的工具车拐过一个街角时几乎没有减速，差点撞到街角处的一个电灯杆。后面尾追的2辆警车没有那么疯狂，在拐弯时还是减缓了速度。还好，当领先的警车拐过这个狭窄的街角时，还是看见了那辆工具车向左边一条小街内拐去的影子。2辆警车追赶了上去，后面又追来2辆警车，这2辆没有跟过去，而是很聪明的在这个街角掉头往反方向，去赶往另一个方向，准备截击那辆逃跑的工具车。显然后面的警车已经通过无线电及时获知了前面的情况。

　　等街角暂时恢复了寂静，拐过弯去的一条小弄堂内姚莺然闪身出来，向托马斯示意了一下，领着他钻进对面的弄堂。他们俩已经脱掉了刚才的工作服。等他们穿过那个狭小的弄堂，来到另一条寂静的马路上时，一辆三轮车已经等在了那里，蹬这辆三轮车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姚莺然和托马斯上了车后，即刻放下了撤蓬前遮帘。当这辆三轮车又穿过某段长长的弄堂，来到某条马路上某个路口，在路口几名警察的示意下重新打起遮帘时，车上已经是一个年龄很大，留着长长胡子的犹太拉比，他旁边那个有点混血的女子显然是他的什么亲戚。警察很认真的检查了一下那个犹太拉比的证件，并且通过无线电进行了身份核对，但没发现什么异常，便让三轮车通过了。

　　而这时，又换了身衣服的姚莺然和托马斯已经步行来到了一条小小的河流边。这儿，在靠着肮脏的岸边，一艘乌蓬小船等候着。等他们上船钻进船蓬后，船娘便划动了小船，顺着缓缓的水流划向已经不远的苏州河。小船在两岸高耸的建筑物之间慢慢的行着。船上的人偶尔还能听到远处的警笛声，但那好像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声响了。这条一度被市民当排水沟的小河是苏州河的一个很小的支流，眼下市政当局早已经禁止向这条小河内倾倒垃圾了，但总是有缺乏公德的人还是按照以前的生活习惯向河内扔一些垃圾，小船几乎是在各类纸盒和各色包装纸间滑动。

　　船蓬内，托马斯狼狈的嗅了嗅鼻子，嘟囔了一句：“还是有一股臭味……”

　　姚莺然从船蓬内的某个角落拽出1部步话机，忙碌地调试着，听到托马斯的话她斜瞥了托马斯一眼，没有理睬他。

　　“午饭回家吃，午饭回家吃。”姚莺然通过某条公共频道莫名其妙的呼叫了一句。

　　某个轻浮的男子突然在无线电内叫了句：“是叫老公回家吃，还是男朋友回家吃午饭？我还饿着呢！”

　　嘈杂声中，另外一名无线电爱好者来了句：“我请你吃好不好？我在苏州……”

　　姚莺然没有吱声，只是等这条频道上清净一点后继续呼叫道：“午饭回家吃，午饭回家吃……”

　　终于，某个声音粗旷的老年男子声音响起来：“午饭吃过了，给你留了条鱼。”

　　“好的啊。”姚莺然简短的结束了对话，然后关掉电源，将那台步话机重新塞回到船蓬内某个黑暗的角落中。

　　周围的建筑物挡住了阳光，也挡住了嘈杂声，“咯吱咯吱”，随着船娘的船橹摇动，小船宛如在一个正午的梦中一般在曲曲弯弯的小河道内滑行着。托马斯真觉得这象是一场白日梦，而且还是那种梦境中时不时出现吓人一跳场景的恶梦。

　　“我真的有点饿了。”托马斯突然又悄声的说了句。他觉得说点什么，也许会让自己的紧张感能舒缓一下。

　　姚莺然回过头看着他，许久，才说了句：“中午有条鱼留给你吃，你没听到么？”

　　“是姚莺然！”艾琳肯定的说道。她手里的那张相片上，化妆走进图书馆的姚莺然正仰头微微看着上方。

　　倪小峰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上，默不作声。

　　这是图书馆内部管理用的一间办公室，临时被警方征用。此刻，在这件和外面的气派与奢华截然不同的简朴的小屋内，只有艾琳和倪小峰。

　　敲门声传来，艾琳顺手将相片装进随身的小挎包内，然后走过去开门。吴剑峰拿着半个多小时前倪小峰给他的那大叠相片走进来，一直走到倪小峰面前的办公桌前，随手将那叠相片放到桌旁，接过艾琳递过来的水杯，喝了一口，头也不抬的说道：

　　“倪局长，我想单独给你谈点事。”

　　倪小峰动也不动，依旧是一副沉思的表情。艾琳走出门去，临出门时仔细的反锁上门。

　　“我发现这里今早AP系统拍摄的相片少了三张，而且，我刚才问过了，那三张的底片也不见了。”吴剑峰拉过一张椅子，和倪小峰对桌而坐，漫不经心的说了句。

　　倪小峰依旧动也不动的坐着，眼睛看都不看吴剑峰一下。

　　吴剑峰干笑了两声，叹了口气：“呵呵，唉，这技术上的事真是难说啊……地下室两死一伤，受伤的那个家伙，还有艾琳活捉的那个什么都不肯说……我现在让他们去核查这几个人身份，我感觉他们象一些大家族豢养的所谓‘死士’……想不到都解放这么多年了，居然还有这种人物……”

　　“这间屋子里有三张桌子。”倪小峰突然说道。

　　吴剑峰一愣。

　　倪小峰将目光转向他，平静的，用那种带有金属般共鸣的嗓音，以几乎是郑重其事的语气又说道：“这间办公室里有三张桌子，可椅子只有两把，为什么？”

　　吴剑峰端详着倪小峰平静的表情，稍后他也环视了一下这间小小的办公室，收回目光后盯着倪小峰困惑的说道：“是啊，有三张办公桌，可只有两张椅子……而且还没有窗户。”

　　倪小峰收回目光，继续用一种读报般的语气说道：“三张办公桌是因为这间屋子有三名管理人员办公，两张椅子是因为掏钱让他们坐这儿办公的那位认为：管理人员不能只呆在这里，时刻至少得有一个去外面向读者提供服务，检查各项工作。至于没有窗户，是因为掏钱建这个图书馆的那位认为：有窗户的房间都应该做为向读者展示的场所，没窗户的房间可以用来作内部管理用。”

　　吴剑峰等倪小峰说完，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本来也猜想是他介入这件事情了……”

　　“我可没有这么说。”倪小峰打断了他。“老吴，你找我想商量什么事呢？”

　　“这个……”想了想后，换了副真诚的表情，吴剑峰轻声说道：“你看，倪局长，今天你本来是计划拿那家伙当鱼饵钓大鱼出来，可没成想对方这么疯狂。还有，这次上海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也不能全怪上海总站的陶总站长他们。是不是在部领导汇报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我……”

　　“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问题很好奇的想问问你。”那金属般质地的嗓音又一次打断了吴剑峰的话：“我特别想知道，当年我刚开始执行派遣任务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大的仇恨？不要说只是因为我父亲留下来的那点人事上的原因，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看清楚你不是一个会被别人左右的人，你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会有你自己的理由，对吗？”

　　吴剑峰谨慎地看着倪小峰，嘴角抿着很深。慢慢的，他的脸上浮现出礼貌的笑容：“倪局长，我不是很明白你这番话的意思……”他站起身来，点点头继续说道：“我得去安排抓捕那家伙的事情了，特别是那家医院附近我肯定得全力以赴的进行布置。”

　　“关于上海总站，你不打算再说什么了？”等他走到门口伸手去拉门时，桌子后的那个男子语气中带着点嘲弄问道。

　　“富贵在天，生死由命。”吴剑峰回头补充了句：“陶总站长你我都很熟，我想你会有自己的决定的。”

　　“还不肯说，对吗？”陶斐然走在图书馆地下书库通向外部的那条宽大的汽车通道中，不耐烦的问道。盛省三走在他身旁，听到他居然用这种语气和自己说话，不由得愣了愣，但很快就隐去了脸上不悦的表情，平静的，用一种不紧不慢的工作语气说道：“是啊，受伤的那位在医院里正在急救，艾琳活捉的这位干脆什么也不说。”

　　“那就给他上手段！干的湿的都上，突击审讯都搞不好！实在不行就押回愚园路去！到那儿我就不相信他还不说！”陶斐然在两名警察把守的一道工作间门口停下来，在门口那两名带着手枪的警察伸手给他和盛省三开门时满脸气愤的说道。

　　这回盛省三看了看那两名表情惊愕的警察，什么也没说，只是侧了侧身子让陶斐然先进门，在陶斐然身后，盛省三目无表情的对那两名警察说道：“通知你们局里，有消息都给我把电话接到这里来。”

　　这是间工具间，也是对通道的各个管道线路系统进行维修的出入口。上下四周都是粗糙的水泥质地，散发着一股类似尿味的气息。那名被艾琳打晕后被俘的男子就席地坐在屋角，昏黄的灯光下面色灰暗，他的手是被手铐反烤在背后的，双腿被审讯他的特工用椅子腿固定着。陶斐然进来时，这名被抓的男子正仰着脸，以一种很难受的姿势接受审讯他的特工的折辱。陶斐然走过去，做了个让坐在椅子上的特工起来的手势，这名从北京过来的特工并没有立即站起来，只是看到陶斐然身后的盛省三示意了下，这才站起身来，很不情愿的让椅子给陶斐然。

　　陶斐然将椅子从那名男子的腿上轻轻的拿开，顺手放在那男子脚底的地方，然后自己坐上去低头对男子说道：“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们你在为谁卖命？”

　　男子可能是因为压在腿上的椅子被拿开后，双腿马上舒服了很多，所以他用还算配合的语气说道：“这位领导，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就是装成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想骗点那位女士的钱……”

　　陶斐然转身伸臂从另一名特工手里要过了那装着物证的纸口袋，手里垫着口袋纸，从里面露出那把伸缩式的金属警棍，冲地上的男人晃了晃：“这也是用来骗钱的？”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象我这样出来骗人钱财的人，难免得时时防着别人揍我们。”男子说。

　　“嗯。”陶斐然深以为然的点点头：“说的也是”。他起身将物证重新交回到身边那名特工的手中。接着，不等周围的人反应过来，他抓起椅子狠狠的向男子的身上砸去！就听得一声脆响，椅子腿断了一根，断腿飞得很高，然后声音清晰的击打在远处的墙上。再接下来，才是男子爆发出一声惨叫，身体向侧面倒去。陶斐然随手扔下椅子，走过去将那名疼得翻滚的男子的脸部使劲搬回到自己的正面，伸出右手去轻轻的捏了倪男子的肩部，随着他右手的捏动，男子又爆发出一声惨叫。陶斐然转脸对正准备上前制止他的盛省三和特工认真的说道：“好像是肩部有点骨折，不过要是不及时治疗，这条胳臂就算是完了……”说着，他用手又使劲捏了一下对方的骨折部位，男子又爆发出一声惨叫。

　　“好像是放射性骨折，不送去医院真的就会出问题了。”陶斐然用一种刻意的，心满意足的语气猜测道，似乎他根本不把眼前这条生命的死活放在心上。

　　这时候，按照他们这个特殊行业系统内的审讯惯例，应该是有人站出来表示出和陶斐然不同的态度，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好警察，坏警察”游戏。但盛省三不但自己只是站那里冷冷的看着，而且还用严厉的目光看了看在场的另外两名他从北京带来的特工。

　　没有预想的配合出现，陶斐然不禁有点恼火，他转回脸来看，看到的是身后不动声色站立的三位同僚，以及盛省三脸上厌恶与冷漠的表情。

　　躺在地下的男子因为疼痛而挣扎着，嘴里发出呻吟。陶斐然悻悻的站直了身子，冲盛省三指了指地下的男子，无精打采地说道：“送医院吧。”

　　“送医院干什么？部里面对上海的事情就够不满意的了，现在国会对咱们的执法纪律又监督的那么紧。”盛省三冷笑一声，从腋下的枪套里拔出手枪，又从两名特工之一的腰间拔出了他的手枪，对那两名特工摆了摆头：“你们记住，大家正在和陶站长一起跟这个武力拒捕，企图夺枪逃跑的家伙谈谈。”

　　地下的男子好像没听到这些话，依旧呻吟着。陶斐然扫了眼盛省三手中的枪，有点不相信这个办法能行。盛省三没吱声，先是退出了几发子弹，然后又给那名特工的手枪上好膛，抬脸笑着问了句：“小李小张，你们俩谁最近想修养一个月？”

　　两名特工眼中全都露出了希望的神情，其中一个看了看伙伴，不好意思的说道：“我未婚妻家都抱怨了两年了，可我一直没有时间筹备婚事。”

　　另一个年轻特工只好苦笑了一下说：“其实，我老婆孩子也都希望我能在家里多呆些日子……算了，还是你来吧。”

　　于是，在另外一名特工羡慕的眼光中，盛省三站开两步，向那名期待着婚假的特工示意了一下，小心的举起了手中的枪。这名年轻的特工用右手手指在抬起的左胳臂上认真的捏了捏，接着便将某个部位用右手的两根手指标示出来。盛省三双手握枪，精确的朝那个部位上开了一枪！

　　“出去吧，我们马上出来。”枪声平息以后，盛省三对着那两名特工吩咐道。于是，另一名特工便和那名左胳臂上刚被蹭破点皮的特工一起笑嘻嘻的出门。

　　躺在地上的男子半张着嘴，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一幕。盛省三没搭理他，一边把自己的手枪顶上火，一边把刚射击过的那把手枪往男子的手中塞，嘴里还在对陶斐然说道：“陶站长，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要不这次来上海肯定要让你请一次客。上次你去香港，我可是没少尽地主之谊啊……”

　　陶斐然这时也全明白过来，他勉强笑了笑：“盛处长，就算我明天就要被免职了，今晚这回客我也是一定会请的……”

　　当自己手中多了那把射击过的手枪，另一支手枪的枪口又瞄准自己时，地上躺着的男子嗫喏的说道：“别，别杀我……”

　　盛省三愣愣，晃了晃手中的枪：“你说什么？”

　　“别杀我！我说！我什么都说！”好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死亡威胁面前，这位陈总手下的死士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崩溃了……

　　当上海警察局的杜督察领着一帮刑警过来看看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了。那名男子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当然，他说的这些事情并没有让陶斐然高兴多少。盛省三倒是满高兴的，能在这种时候让陶斐然在工作能力上输这么一阵，对他而言，不会是一件坏事。相信倪小峰局长知道这件事情后也会很高兴的！盛省三心里想。

　　“我们来晚了吗？”格林姆看着图书馆前逐渐散去的警车，嘴里失望的自问道。

　　“把扳手给我！”科柯没好气的说了句，从打开的引擎盖下冲格林姆伸出手来。

　　保罗坐在车里，装着配合科柯修车的样子操作着，实际上他还是在用那台改造过频率的收音机在收听左近警方的无线通讯。离他们100多米的路边，一名刚才已经过来检查过的警察远远的，用怀疑的眼光时不时的向这边望上几眼。

　　“走吧！”保罗终于说了声。等大伙都上了车后，保罗一边小心的观察着侧后的车道，一边微笑着说道：“居然又跑了！好像是有人在帮助他。”说着，他冲路过的那名警察友好的招了招手。

　　“我们现在去哪儿？”格林姆问。

　　“老托马斯曾经在伦敦的某个夜晚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知道猎物从何而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它将去哪里！”保罗愉快的说道。科柯在后座低头看着地图，开始吭哧吭哧的笑起来。格林姆后来也听说过一些自己精神崩溃的夜晚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时他极力装着不明白，继续问道：

　　“那么他将会去哪里？”

　　“要是一些传闻是真的，老托马斯肯定会去和一个正在上海养病的老人见面，去那里等他出现。”保罗满不在乎的说道。

　　格林姆的脸色这时变得很难看，他正想说什么，科柯从后座伸过手来轻轻的拍了拍他的肩膀：“得了，格林姆，你也知道：要是真有人刚才帮助老托马斯逃过了中国政府的追捕，而这些人我们又不知道是谁，那这件事情至少是已经很复杂了！”

　　车里的三个人于是都不说话了，只听到发动机的轰鸣跟街道上的各种声音。格林姆的脸色更加的难看。

　　小船来到苏州河上，那儿已经有艘带着柴油发动机的木船等候着。驾船的是位沉默的中年男子。姚莺然跟托马斯迅速的换过船，在船蓬里又坐了20多分钟，这艘“吐吐吐”的小船把他俩送到了泊在黄浦江上的一艘大约300多吨的蒸汽动力的木壳鱼轮上。

　　托马斯很快发现，这艘鱼轮上的鱼网跟渔具都是样子货，曾经出过好几次海的托马斯走近一看就明白：这艘外观象渔船的渔船什么事情都做，但就是没被用来打鱼。说白了，船上摆放着的那些渔具其实都是些道具。

　　“这其实是艘运货船，有时候也运人。”姚莺然低声说了句。他们上船后，船上并没有人相迎，姚莺然显得很熟悉的样子领着托马斯来到甲板后方的驾驶舱舱门处。驾驶船舱内，四个年龄看上去都不小的渔民装束的男子正在专心的围着张铺了毛毯的小桌打着麻将。看到姚莺然出现在门口，最靠近驾驶台，脸朝门的老男人笑着用刺耳的方言快速的说了几句什么。姚莺然笑着拉托马斯进门，指着那名老男人说：“给我舅舅打个招呼！”

　　“你好！”托马斯茫然的说道。那位舅舅只是略微看了看他，就继续低头打起麻将，嘴里还含糊的嘟囔了句。托马斯估计这句话是针对自己的，因为他看到另外三个男人都笑着看向自己，眼光中带着不屑和讥讽。

　　姚莺然有点不好意思，急忙拉了拉托马斯的袖子，带着他钻进了后面的舱门，在这个狭小的舱房内弥漫着一股食物的味道，有个用煤做烧火的炉子。姚莺然走到炉子旁的木柜子前，熟练的打开柜门，从里面端出一个沙煲往炉子上放着，伸手捅开炉中的煤火，嘴里还说：“过来帮帮手，你不是饿了吗？”

　　“外面那真是你舅舅？”帮着弯腰的姚莺然端着她从木柜里取出的饭菜，托马斯好奇的问道。

　　“真是他舅舅，就跟我真是她表哥一样。”从舱角的舷梯口爬上来一个40出头的男子，冲着托马斯友好的笑着。托马斯听出来了，刚才在苏州河上，从无线电里传出来的那个说话声就是他的。

　　“也真的有条鱼留给我们吃。”托马斯看着姚莺然最后端出那盘鱼，喃喃的说道。

　　黄浦江主航道上的船流不断，除了那些较大的货轮，大多数都是由机器动力牵引的宛如火车车厢一样串连的敞口木船。虽然在中国东部火车已经成为主要的长途运输工具，但通过长江的运输量依然是惊人的，一些货运时间要求比较低，单位重量价值低的货物是这些广口船队的主要拉载物。

　　“渔船”的名字叫做“猛发”号，刚知道这个名字时托马斯差点没笑出声，但是还好，在姚莺然瞪了他一眼后，他急忙憋住了声。就在他和姚莺然吃饭的时候，这艘“渔船”已经生着火，靠着风帆和蒸汽混合动力，向浦江下游方向驶去。

　　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猛发”号停泊在浦江下游的一片宽阔的水面上，距离市区足足有7、8公里。这里已经距离吴淞口不远了，靠近岸边的这一大片长有芦苇的水面，类似“猛发”号这样吃水深度的船，要是不熟悉芦苇丛间那些狭窄的航道就根本开不进来。

　　“……据说我们家族是从广东那边一路打鱼来到江苏这边的，过去连地都没有，只能住到船上。还好，建国战争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舅舅都加入了温州方面的水军，才各自混了个老婆。我妈妈据说是苏州城里某个大商人家从小养大的，琴棋书画无一不晓，就在她要被送给什么人去当小妾的那天，我爸爸他们部队来了……为了娶我妈妈，我爸爸离开了水军，靠给人当船长跑长江养活。后来，我舅舅因为受了伤，带着我舅妈也来投奔我爸爸，大家就在一起过生活。我6岁那年，我爸爸的船翻了，满船没有一个人活下来，舅舅全家拉扯我到了14岁，那年我遇见了张伯伯，他让人送我去南京上艺校……”姚莺然头上戴着顶水上人家的竹帽，一身渔家女打扮，赤着脚坐在船头，双脚在船舷外随意晃荡着，好像很惬意的样子。。

　　在她背后，托马斯仰面躺在船舷内侧的船板上，身上盖着件半旧的海军呢料大衣，闭着眼享受着早春的斜阳。听姚莺然讲到这里，托马斯禁不住低低的感叹了一声：“伟大的人物啊，你是一切故事的开始，也将是一切故事的结束……”

　　“是阿尔发，也是欧米加……”姚莺然轻声笑起来。

　　“你读过《圣经》吗？”托马斯也笑起来，决定岔开话题，结束这个小小的，关于张君晓的讨论。

　　“应该是接你的车来了！”姚莺然突然高兴的说了句，敏捷的跳起身，就站在狭窄的船舷上向着远处眺望。托马斯费力的欠起点身，双臂支着上身，眯眼顺着姚莺然指示的方向看去。他看见在远方的天际线上，是有辆小黑点般的汽车在芦苇的空隙间移动。

　　“那大概还有五、六公里吧？”托马斯问着重新躺回到被阳光晒着很温暖的船板上，他确实喜欢这种躺在温暖干净的木板上，在阳光下还有一个美女陪着说话的感觉。

　　“要绕到这边上来，还得半个小时呢！”姚莺然说着用托马斯听不懂的方言冲驾驶舱方向喊了句什么。那位表哥从舵舱内出来，只是随意的向来车的方向张手望了望，就开始大声的喊叫起什么。随着他的喊叫，那几个打麻将的男子，包括那位姚莺然的舅舅都从舱内出来，打开船板上的舱盖，开始从里面搬东西出来。有3名年轻男子也沉默的出现在甲板上，按照那几位年岁大点男子的吩咐忙碌起来。

　　“他们在干什么？”托马斯欠起身，迷惑的问道。

　　这时候姚莺然已经轻盈的从船舷上跳下，双脚就落在托马斯身旁，她看着甲板上忙碌的人们，笑着说：“搬货啊！这些都是等一下要带走的东西，都是些香烟和药品。等一下那台车会带来洋酒跟电子配件。”

　　“想不到您的家族还从事这种民间免税贸易。”托马斯的眉毛挑起来，忍不住用讥讽的语气说道。他的这句话声音并不大，却正好被离得比较近的一位小伙子听到，这个小伙子愣了愣，即刻撩下手中的活，站起身对周围的人们用方言大声说了几句。其他人听到他的话，都纷纷站起身来，用敌视的眼光瞪着托马斯。

　　“听着！这条船要养活六个孤儿和三个寡妇！”姚莺然猛的回过身，单腿跪着伸手拽住托马斯的衣领，看着托马斯，语气激愤的说道：“他们只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生活问题，这事用不着你管！知道吗？为了你这个倒霉的家伙，我们已经把能用的人马都用上了，你知道为了你现在躺在这船上晒太阳我们已经死了多少人，暴露了多少人吗？你有什么资格躺在这里来评判别人的生存方式？”

　　托马斯镇定下来，极力让自己用正常的语气说道：“我刚才只是觉得奇怪，以你的身份和收入，怎么还用家里人干这么危险的生意来赚钱……”

　　“那是因为我们家的人不会用女人赚的钱来生活！”姚莺然骄傲的说道：“他们都是真正的男人！”

　　“那好吧，”托马斯轻轻的用手推开姚莺然抓着自己衣领的手：“要不要我这个男人帮着他们一起干活？”他脸上露出真诚轻松的笑容。

　　一片寂静当中，那个离他俩最近的小伙子最先笑起来，大声又用方言对别的男人说了几句。这些满面沧桑的男人们爆发出一阵大笑，那位舅舅鄙夷的冲托马斯吐了口口水，说了句什么，于是大伙都笑嘻嘻的重新忙碌起来。

　　姚莺然也笑了，从托马斯身边站起来，低头对托马斯说了声：“大家说你怕女人，不是个男子汉，男人的活用不着你干。”

　　托马斯看着姚莺然从下面这个角度看上去丰满的胸部，还有站在自己面前那双赤脚的脚踝优美的曲线，竟然在那么一瞬间觉得喉头有些干涩，身体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正在向全身蔓延。姚莺然低下头又看了眼沉默不语的托马斯，突然间就笑了：“也不知道你哪点让张伯伯看上了，花费这么大的功夫让我们送你去见他。”

　　发觉自己瞬间的失态被对方察觉，托马斯急忙将目光从姚莺然的脚踝处挪向天空，努力让自己显得懒散的说道：“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想是因为他想我了吧？对了，我们这位伟大的张伯伯，他的政治病准备什么时候好？”

　　“政治病？”

　　托马斯重新将目光投向姚莺然的脸部，揶喻的说道：“对他的病情，白厅街已经做出了准确的评估，估计半个世界的同行们都已经知道他这次是以生病做借口，预备着政治上新的举措……”看到姚莺然的脸色变得很沉重，并缓缓的摇着头，托马斯说不下去了，以询问的，并带着点难以置信的表情盯着姚莺然的脸。

　　姚莺然苦笑了一下：“我和很多人都盼望着这是真的，可惜……”她好像有点累的坐在甲板上，双手抱着膝盖，语气苦苦的说道：“医生说，他最多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了……”

　　托马斯霍的坐直身体，低声而紧张的问道：“什么病？”

　　“心脏病，脑血栓……现在连身子都动不了……”姚莺然同样低声的说道：“发作的很意外，是到了上海住进医院后的某一天才突然发作的，所以，别的人都以为他是在装病……其实，原先在进医院以前，他自己也真是这么计划的，结果原先是准备掩盖他没生病真相的保密措施……没想到成了……”她不再说下去，只是轻轻的摇了摇头。

　　一时间不知道为此该说点什么的托马斯愣了半响，接着长长的出了口气，同样以双手抱膝的动作和姚莺然并肩而坐，呆呆的看着眼前的甲板上的人们将搬到船边上的货物又一箱箱的放置到一艘小舢板上。

　　“他就是说，让我们快把你接到上海来，他要赶紧和你见一面……”稍顷，姚莺然慢慢的说道：“我们都知道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给你吩咐，所以才不惜这么高的成本，因为在发布指示的时候，他的原话就是‘用一切办法把他接来’，当时你才刚刚进入国内……”

　　“嗯。”托马斯嘴里含糊的应了一声。

　　“你觉得他急着见你是为什么呢？”姚莺然轻轻的问了一句。

　　这句很不符合情报行业规矩的问题让托马斯愣了一下，他扭过脸用责备的目光看着身旁的姚莺然。姚莺然感觉到了他的目光，并没有把脸扭过来，而是依旧注视着前方，嘴角浮现出一丝讥讽，悠悠的说道：“花费了这么大的代价，我这几天就在想，是不是做这么多的事，最终都仅仅是只为了圆老人家一个最后的心愿……”

　　这个理由听上去还是满不错的，可惜，你提问太直接了！托马斯心里在说：你还在给谁干？李部长？史依青？还是想在张去世以后以此为资本？也许，这些只是我的一种过于敏感的瞎猜？他这样想着，就听到自己用诚恳的语气说道：“有些事情正在国内酝酿……要是我没有分析错误，就在近期，有两个数量庞大的人群会发生群体性骚乱。”

　　“哪两个？”姚莺然很好奇的问道。

　　很好，姑娘！托马斯心里说：你的好奇心果然帮助我转移了话题。“一个应该是中部地区省份的那些农民，各种迹象表明，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他们得到的收益几乎是零，但他们付出的却是大量的乡村子弟去当炮灰，以及因为战争造成的农业生产物资价格的增长。很少有人注意到：大量的化工企业转产军火，还有柴油和机械配件的缺乏已经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农产品虽然价格相比战前已经增长了，但涨幅远远比不上农业生产物资的增长……”

　　“呵呵，农民。”姚莺然不以为然的说道：“他们是缺乏组织性的，尤其是缺乏大规模跨地区的组织能力。”

　　“不错！”托马斯笑笑，双手枕到脑后，身子向后倒去，在干净的甲板上看着天上在浅灰色的天空映衬下的朵朵浮云。这是海相云，和泰唔士入海口附近这个季节的云很象，但是和自己小时候在祁连山脚下看到的陆相云很不相同。他一边胡思乱想，一边随口说道：“但是另外一个人群是可以具备这种乡村人口的组织能力的，那就是退伍军人。战争规模的扩大，使得原先缺乏统一财政安排的退伍和伤残军人的安置成为一个大问题。中央政府迄今只是在政策上有一些规定，但国会当初没有为此做出充足的预算，所以财政发达的省份可以自行安置，而那些财政状况不是很好的省份在这个方面已经出现大的隐患了！”

　　“建国战争以来这个问题就存在，可没有出现过你说的这么严重的情况。”姚莺然转脸看着那张躺在甲板的男人，发现他比自己半个月前看到的照片上的模样已经瘦了一些。她苦笑着摇摇头：“你是有点危言耸听啦，博士。”

　　“危言耸听？”托马斯的职业自尊心感觉到有点受到小小的损伤，他双手用力，收紧埋在脂肪下的腹肌，让自己快速的坐起来，和姚莺然的脸部很近的说道：“姑娘，建国战争以后在很多地方成年男子本身就已经成了抢手货，东南亚的战争结束后四十万退伍军人靠着无息贷款去那些岛上从事种植业，中亚战争结束后陆续有五十万退伍军人去新疆西域和碎叶那边当农民。可是你能告诉我，这次战争中，那些来自中部乡村的退伍军人他们会去哪里呢？和那些刚刚接受完义务教育的初中生们相比，沿海的工场主更喜欢雇用什么样的人当流水线工人呢？而且，你不要忘记，在战争爆发以前，关于退伍军人的安置就已经出现了问题，只是参战初期的民族主义情绪缓解了这种压力。但是现在随着数以万计的伤残军人回到国内，这两股都已经对政府失望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那会怎么样，你想过吗？”

　　“出现过这种问题的朝代多了！”姚莺然还是不服气。

　　“哇噢！”托马斯笑起来：“你这句话我在今天上午还看到过，是某位省长在去年大约也是这个时候在某个场合说过的，当然，其后刊登这份消息的那个地方小报又登了道歉信，说他们采信了不实的消息，对省长的官声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不过根据我对那份新闻的判断，这位省长大人应该是的确说过这句话……”

　　“他说的也是实话啊，我觉得。”姚莺然显然在故意激怒托马斯。

　　托马斯这次没有上当，他微笑的站起身来，目光掠过甲板上忙碌的人们，掠过这片安静的水面，一直望向远处。“是啊，出现过这种问题的朝代多了，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也够多的了……”看着远处的芦苇丛，以及远远的江面上看上去缓慢行驶的船舶影子，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大声朗诵出了两句诗：

　　“孤帆远影碧空净，唯见长江天际流！”

　　姚莺然仰脸看着这个肥壮的混血男子的背影，先是一愣，接着便无可奈何地苦笑着摇摇头……

　　那台车在岸边的芦苇丛中出现的时候，托马斯正无聊的坐在甲板下船舱内的一大堆鱼网上抽烟，一闪一闪的烟头在昏暗的船舱内映着托马斯木然的面孔。这烟是那位表哥给他的。托马斯刚刚知道，表哥是这艘“猛发”号的船长，也是这个从事所谓“民间免税贸易”团伙现下的负责人。而且，就在刚才很简短的交流之中，托马斯还意外的得知：这位表哥以前还曾经是海军的一位下级军官。为此，托马斯多少有点奇怪，因为他知道在动员以后，在中国，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后备军官都会被军方重新征召的。当他提出这个问题后，表哥笑眯眯的拉起右腿的裤腿，展示了一下他的那只做工精良的假脚……

　　真是令人觉得有趣的一家人啊！托马斯在心中感慨道。其实他也明白，这种民间胆大妄为的自发的地下经济组织，在西方国家也不少，但这种事在张君晓身边和姚莺然身上发生，还是让托马斯觉得怪怪的。也许，正如姚莺然曾经暗示的那样：就连张君晓，很多时候为了办成某些事情，都不得不依靠这种非公开的社会关系力量！

　　张君晓的病情是托马斯此刻最关心的问题，这事已经超出了他的猜测范围，但他明白张君晓如果真的在近期内死去，对于这个国家目前的政治局势会造成一种古怪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的表现和方向很难预测，存在多样的可能性，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从张君晓去世后，在高层政治的表层下，有很多有趣的变化一定会慢慢的发生……

　　那台车是一辆挂着海军吴淞口基地牌照的军用后勤卡车，卡车的车斗上挂着帆布的布篷。从卡车驾驶仓内跳出来的那个身穿海军薄大衣的中年上士显然和船上的人都很熟，他只是向渔船这边招了招手，渔船旁边的那艘小舢板就慢慢的向他停车的岸边慢慢的划了过去。舢板上装着刚刚装满的货物。

　　和表哥一起站在渔船舵舱内的姚莺然看到随着舢板离岸边越来越近，从卡车上又下来两名身穿海军士兵制服的男子站在岸边，默不作声地等待着小舢板的靠岸。舢板靠岸后，那三个从卡车上下来的男子和摇舢板的“渔民”一起将货物搬到岸上，在那两名后下来的男子将货物开始往卡车车斗上搬运时，年级最大的那名中年上士跳上舢板，和那名摇船的渔民一起向渔船方向坐船而来。渔船甲板上的人们开始将下一批货物搬到甲板边缘，等待装船。

　　“可靠吗？”姚莺然低声的，没头没尾的问了一句。

　　“老冯这个人贪财，可这两年都是他出面和我们交易，还没出过什么岔子。”放下一直举着的望远镜，看着越来越近的舢板上那中年上士的面孔，表哥解释道。

　　“你先谈，谈好后我就和博士出来上船。”说罢，姚莺然走出舵舱，趁着那艘小舢板已经行驶到船边，舢板上的人看不到甲板上面情形的时候，快步走到甲板上船舱盖板前，敏捷的钻了进去。

　　“这条线路可靠吗？”托马斯在姚莺然走进自己时，随口问了一句。这时，从敞开的货舱口上，已经传来应该是那名中年上士一边上船一边和船上人们打招呼跟开玩笑的声音。

　　走近到托马斯身边，姚莺然低头说了句：“这种原先和我们最没有关系的线路，应该是眼下最可靠的。”

　　没有吱声，托马斯低头又点着一根香烟，然后将手中用来引火的烟尾捻灭在船板上。

　　“你不是戒烟快半年了吗？”姚莺然随口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托马斯扬起脸，闷闷的反问。

　　走到这堆鱼网旁，慢慢的坐下来后，姚莺然苦笑了一下：“张叔叔最近跟疯了似的想你，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总是在提及你的近况……他想你了。”

　　说着话，姚莺然伸手从托马斯手中取过烟盒，也掏出一根叼在嘴上，又伸手从托马斯嘴上取下他正在抽的香烟给自己点烟。

　　“你也抽烟？”

　　“偶而……”

　　表哥的脑袋从舱口上方探进来，笑着说了声：“我和老冯谈好价钱了，你们上来吧！”然后就又缩回头去不见了。

　　“稍等！”姚莺然说了句，接着她从口袋内掏出一个小包，一边抽着烟，一边看上去很随意的给自己脸上涂抹着。托马斯接过姚莺然手中的包，走到舱口下有亮光的地方，也开始皱着眉头取出包里面的化妆涂料开始简单的化妆。这都是当年接受特工培训时一些最简单的课程内容。这种当初在课堂上被称作“快速化妆”的技巧并不是要让你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而只是依靠很简单的化妆涂料对肤色进行局部调整，以此让自己的五官轮廓产生一种模糊效果，在很短的时间内让自己的面孔五官特征不那么明显，让非专业人士在接触过化妆之后的你后再一次相遇时很难想到他其实之前已经见过你。

　　“你这里得重新抹一抹。”已经处理完毕自己面孔，显得样貌普通了许多的姚莺然走到光亮处，仔细看了看托马斯的面孔后这样说道。并且说着，她就很自然的伸过手来，指尖轻轻的触摸到托马斯的脸部。

　　托马斯闭上眼，感觉到姚莺然的手指在自己的面部轻柔而果断的揉动着。她的指甲修剪的很仔细，光滑而整齐！托马斯心中这样想着：为什么她的手指这样的冰凉？不知道她想让我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却听到自己低声的嘟囔着：“不知道怎么了，我心有点慌，就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面孔上揉动的手指停了一下，然后耳边响起略微有点沙哑的声音，说话间还有轻轻的气流在拂过自己的耳廓：“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你是担心张叔叔的病情还是担心别的什么呢？”

　　“不知道，就只是有点心慌。”托马斯闭着眼老老实实的回答道。他尴尬的发现，随着对方身体和自己轻轻的接触，还有耳廓中感受到的从对方的唇间吹来的气息，自己的身体竟然象个中学生似的有了生理反应。

　　“嘿嘿……”低笑中姚莺然唇间的气息更多的刺激着托马斯的神经，接着托马斯听到对方低低的私语道：“恐怕是长期的高度紧张让你的神经变得特别敏感……”说罢，托马斯感觉到对面的身体拉远了和自己的距离，而且化妆的节奏明显的加快了。知道自己身体的失态被对方察觉到，托马斯的脸一下子变得滚烫，然后他好像听到对方不怀好意的浅笑了一下，但又不敢确定自己真的听到了。

　　“好了！”美妙的化妆时间迅速就这么结束了，一面小小的圆镜子出现在托马斯面前，他看见一个更加苍老，看上去混血特征更加明显的面孔展现在镜子里。

　　只是随意的瞥了从船舱里爬上来的这对男女一眼，那位中年海军上士的脸就重新转向表哥那边：“就他们俩？”

　　“嗯，带他们两到虹口就行了。”表哥的语气也显得很平常。

　　“你刚才已经说过了。”中年上士随口不以为然的说了句，接着指着又划向岸边的装满货物的舢板关切的问道：“我们老板让我问你们，这种货色就这个价位你们还能搞到多少？”

　　表哥冷笑一下：“就这个价位？那就等到仗打完了再要吧！下个月正规的采购价格每瓶都要上涨了八毛了！”

　　“好吧，你给我个新价钱，我回去给上头说说。”中年上士无所谓的说道。

　　表哥扫了眼甲板上忙碌的人们还有呆呆的站在自己身旁的姚莺然跟托马斯，伸手抓住中年上士的大衣衣袖，开始在对方的袖筒内开始给对方捏手指报价。中年上士在还价之前，只是目光冷淡的重新扫了托马斯的脸部一眼，接着就开始在袖筒里用同样的方式开始还价。

　　“要不就先这样？你回去给你们老板说说。”表哥笑着说道：“反正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还能拿到货的人不多。”

　　当托马斯最后一个要从绳梯上爬向小舢板时，表哥面无表情的站在船舷上，并且随手将一把小小的左轮手枪塞进托马斯的口袋，并且在托马斯耳朵旁快速的低语了一句：“路上小心点……”

　　托马斯不动声色的继续转过身体，开始略显笨拙的抓着绳梯向舢板降下去，但是他知道表哥对自己的反应很满意，因为此后表哥就随意的冲小舢板挥了挥手便从船舷边走开，去舵舱了。

　　小舢板在水面上慢慢的划向岸边，那儿，刚刚帮着那两名水兵装完货物的2名“渔民”站在卡车边上，背对着水面，好像正在和那2名水兵聊天。等一下他们将坐小舢板回到“渔船”上去。一阵从大海方向吹来的风掠过这片水面，夕阳将水面映得微微发黄，阵阵的水波轻轻的撞击着“嘎吱”作响的小船，远处还传来水鸟清脆的鸣叫。

　　坐在姚莺然身后的托马斯发觉此刻的场景好似在多年前在自己的梦中曾经出现，一切都完美的那么虚假！对，是虚假！托马斯的心里突然有个声音在高声叫道：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虚假！那两名船上的渔民不应该身子连转一下都不转，只是和面朝这边的两名水兵聊天，那个站法太整齐了，正好是两名水兵面朝着这边，而偏偏那两名渔民就背朝着水面，而且托马斯总觉得那两名水兵的注意力是在自己乘坐的这艘舢板上！于是，他听到自己用非常非常自然的语气说道：“坏了！我把东西忘在船上了！得回去拿！”

　　水面上的寂静气氛突然被他的这句话打破，坐在舢板船头的中年上士老冯转过脸来看着托马斯。糟糕！我的语气太自然了！本来我应该更慌张一些！托马斯的心中在大叫着，然后，他看到老冯的脸上有一丝的慌乱掠过。

　　小舢板停在水面上，站在托马斯身后摇舢板的渔民不说话。姚莺然身子没动，依旧面朝着已经转过脸来的老冯背朝着托马斯坐着，她头也不回的用不耐烦的语气说道：“那就赶紧回去拿吧！真麻烦！”

　　远处又传来几声水鸟的鸣叫声，但是风好像是停止了，小舢板轻轻的晃动着，老冯的脸上也如同受了水波的影响，面部肌肉在难以察觉的波动着。托马斯的手很自然的插在大衣口袋里，搬动了他还不曾细看的左轮枪击铁，凭手感他惊喜的发现这正是他最熟悉的史密斯维森左轮手枪！

　　表哥本来是站在渔船舵舱的舱门出远远望向这边，这时他突然缩回舵舱去，并轻轻的打了声口哨。甲板上的人们随着他的这声口哨，都很自然的散向各个角落。

　　几乎是同时，和两名水兵“聊天”的渔民之一突然嗓音古怪的尖叫了一声！并且想转回身来――

　　一声枪响！这名渔夫的身体摔倒在地上！

　　托马斯看到小卡车车斗的帆布底下突然闪起火花，接着耳旁就听到水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嗖嗖”的飞过，接着沉闷而连续的枪声便开始响起！

　　老冯看着姚莺然和托马斯手中的枪口，身体僵硬在那里，脖子上因为扭动而清晰可见跳动的血管，他的嘴大张着，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随着小舢板后部摇橹的船夫中弹落水的“扑通”声，老冯的胸口突然就出现了几个带血的创口。姚莺然身子被托马斯扳倒，仰面摔进托马斯的怀中，而托马斯本人也早就躺倒在狭窄的舢板中，并且同时盲目的向老冯的胸口开了两枪。这两枪所造成的弹孔和卡车方向射中的子弹让高坐在船头的老冯身体僵硬在那里，暂时获得了一种奇怪的平衡。

　　从渔船那边传来密集的枪声，卡车旁站立的两名持着手枪的水兵扑倒在地。卡车的车身被渔船上射来的子弹击中，发出刺耳的怪叫声！舢板开始在水中转动，又替托马斯他们挡了几发子弹的老冯的尸体摔落在水中！

　　两个身材苗条的黑衣身影跳出卡车车斗，手中端着冲锋枪射击着向稍远处的芦苇后躲去。紧紧抱着姚莺然身体的托马斯感觉渔船上方有黑色的影子掠过，接着那辆小卡车便冒起了熊熊的火光，并随着炸裂声变成了一团火！趴在卡车前开枪的两名水兵被爆炸的气浪掀起，重重的摔开去！

　　渔船甲板上，两名年轻的“渔民”又借着助跑将手中的手榴弹投掷向岸上的方向。他们其中的一个在投掷时身子突然一顿，接着便惨叫摔倒！船舷边正在用步枪射击的一名老年渔民急忙停止射击，爬过去照看他。其他人继续冷静射击着。

　　表哥在舵舱舱门内端着挺“1912式”轻机枪猛烈射击着，嘴里大声的叫骂着什么。那枚因为投掷者中弹而投偏的手榴弹正好落在水面上的小舢板旁边，随着爆炸声，水柱将乱转的小舢板差点掀翻！水花将爬在舢板上的一男一女全身淋得湿透！

　　这个傍晚的上海，除却街头比平时多了些警察和警车，其余的与往常一样：灯红酒绿，车水马龙。陶斐然独自驾驶着自己的工作轿车，快到大江医院所在的那条街道时却被路口的警察给拦停了！陶斐然为此十分的生气，他摇下车窗玻璃，用很不耐烦的语气冲车前的警察们高声叫道：“没看清车牌吗？你们！……”

　　“陶站长！”路边停放的一辆警车旁吴剑峰慢慢的走出来，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声音并不是很大的叫了一声。他的身旁，盛省三东张西望地看着周围，可就是不望正从轿车内迷茫的钻出来的陶斐然。

　　“陶总站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按照部领导的指示，从现在起暂停你的职务，由盛省三同志代理上海总站总站长职务，希望你和原来上海总站的同志们能够积极配合，讲清楚这两天工作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吴剑峰神情严肃，但说话语气显得有点疲倦的对陶斐然说道。盛省三这时才将目光转回到陶斐然的脸上，神情显得很低调，那感觉好像就在说：其实这事我也是才知道，没办法，这是工作。

　　“……那好吧。”只是略微愣了愣神，陶斐然就非常坦然的应了声，但他马上还是有点傻了，因为从吴剑峰和盛省三身后又闪出两名今天中午刚从外地赶来的内保部门特工，其中一位彬彬有礼的向陶斐然伸出手来：“陶斐然同志，请交出你的配枪和工作证。”

　　陶斐然瞪着吴剑峰，又瞪瞪盛省三，右手放在腰间，身子微微有点弓着，另一只手自然的伸出去轻轻的推开那名说话特工的手臂。两名特工身子也向后退退，不过还好，他们倒是没有做什么更激烈的举动，只是将询问的目光投向在场的两位领导。盛省三苦笑了一下，甚至是有点讨好的对陶斐然说道：“老陶，你知道的，这是上面的决定……”

　　吴剑峰好像有点不耐烦的对陶斐然说道：“陶斐然同志，希望你配合！”

　　看了看周围，陶斐然乖乖的抽出腰间的手枪，递给那名一直把手举着的特工。吴剑峰轻轻的舒了口气，用商量的语气对盛省三说道：“盛总站长，我想和老陶单独说几句话。”

　　走到路边的一条小弄堂里的一盏路灯下，确信这个距离可以保证其他人无法听到低语时，吴剑峰背朝着弄堂口方向，轻声说了句：“你听着就好了，注意别让人看见嘴！”接着他扬高嗓门，语气严厉的说道：“老陶！你也是个老同志了！遇见这种正常的组织行为，你哪来那么大的抵触情绪？”

　　“吴副局长，我不是有抵触情绪，我是心里难受……”在带着很浓的委屈语气说了半句后，陶斐然压低声音说道：“怎么了？部里出事了？”

　　“没有，只是最上面中午给部里很大的压力，做也得做点样子。”吴剑峰先是低声给对方吃了个定心丸，接着大声说道：“……这就叫理由啦？工作局面搞成现在这样，谁没有情绪？可你是当领导的，在这种时候带这么大的情绪干什么？嗯！”

　　陶斐然低声说道：“今天下午在吴淞口那边的枪战我派人查了，好像是跟目标有关系，还有，有消息说那伙走私贩子跟姚莺然好像也有关系，可我刚才亲自去查了档案，却找不到任何线索……档案很早前就被人处理过了……”

　　“都到这种时候就不要推卸责任了！”吴剑峰大声的说道，接着虽然压低了声音，但表情依然很生气的说道：“这事我会找别人去调查的，你先不要说出去。还有，明天你一定要按照计划把各方人马撒出去……”

　　“我担心这样做很容易变成一个烂摊子，到时候收拾不住……”陶斐然苦笑着摇摇头。

　　“陶斐然同志！我要提醒你必须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这种时候是大家合舟共济的时候，你在这种时候还不能正确的对待组织上的安排，这样是很危险的！”吴剑峰是真生气了，他大声的，语气严厉的训斥道。

　　陶斐然不说话了，只是低下头去。

　　弄堂口站立的盛省三关切的看着远处灯光下正在谈话的那二位，听到吴剑峰的训斥声，以及两人的神态，不由得轻轻的摇摇头。

　　“领导，看来吴副局长对陶站长的火气不小啊！”站在盛省三身后的一位他从北京带来的特工不由自主的感叹道。

　　盛省三转过脸，对身旁正在向弄堂里观望的特工门低声呵斥道：“干自己的活去！领导们的事情你们少掺合！”说着，他严厉的向刚才多嘴的那名特工问道：“检查过各组的准备工作了吗？”

　　“检查过两遍了……”

　　“那就再检查两遍！记住了，不准给我出任何差错！干活！”说罢，盛省三悻悻的又瞪了眼正在灯光下私语的那二位，向弄堂口的两名特工吩咐了一下便带着其余的特工离开了。

　　“……是不是考虑调整计划，另外，我现在这状态，明天是不是得换人执行这个任务……”路灯下陶斐然低着头，神态象是正在做检讨似的，压低嗓门说着。

　　“不行！”吴剑峰果断的说道。他走开几步，接着又转回身，激动的对着陶斐然的脑袋挥舞着手指，那感觉就象是正在恨铁不成钢地教训一个不懂事的下属，声音很小但表情显得很激动：

　　“到这种时候，你我都已经没有退路了，你明白吗？今天部领导这么安排也是为了给你创造不承担责任的机会，你要清醒一点，老陶！”

　　陶斐然低着脑袋，在沉默了一阵后终于点点头，低低的说了声：“那好，我执行。”

　　谈完话后，吴剑峰和陶斐然又重新走回到路口，这次陶斐然显得很配合的在那两名内保部门特工递过来的表格上签了字，并且按照对方的要求乖乖的将自己的工作证交了过去。吴剑峰冷漠的看着这一场景，然后招呼也不打的走开，上了上海总站给自己安排的专车，先走了。陶斐然看着他离去，有气无力的跟两名内保部门的特工点了点头，上了自己的车，当他发动汽车的时候，一名内保特工毫不客气的拉开后座的车门坐上了车，陶斐然愣了愣，接着便叹了口气，沉默的开车向自己家开去。

　　“小刚，你肚子饿吗？”当专车经过大西洋番菜馆前的马路时，后座的吴剑峰突然和蔼可亲的对司机说道。年轻的司机机灵的将车停靠在马路边上，笑着说道：“首长，我不饿，你们开会的时候我们这些司机一起吃过饭了。”

　　“那要不要上去喝点啥？”吴剑峰推开后座的门，笑眯眯的问道。

　　“我就在这里等您吧，首长。”懂事的司机举了举手中用针织编织套着的玻璃罐头瓶，瓶里的茶水在他的动作下晃动着。

　　独自上到番菜馆的二楼，吴剑峰随手拿过报纸架上的一份报纸，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随意的点了两样，然后开始品尝起女招待迅速端上的用大吉岭红茶煮的奶茶。他手头的报纸才看了半版，就听见身后有人轻声笑着说：

　　“说来也奇怪，这种印度出的红茶本来品质不如福建的乌龙茶，可就是拿来做这种奶茶的时候比乌龙茶的味道好很多……”

　　“你要不要也来一杯？”吴剑峰眼睛还盯在报纸上，随意的问道。

　　一身商人打扮的男子坐到了他的对面，并摘下头上的礼帽随手放在桌边，上海警察局刑警局汪局长笑容可掬的看着吴剑峰。

　　“你好像很高兴。”吴剑峰在等对方打发走了过来点菜的女招待后，端起茶杯喝了口奶茶，语气淡淡的问道。

　　“这不，没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啊！”汪局长说着，抬头看了看楼梯那边，在那儿，在靠近窗口的座位旁有两个便衣男子仔细的观察完下面街道上的动静后不动声色的朝这边轻轻的摇了摇头。

　　女招待端着吴剑峰点的晚餐走过来，吴剑峰问汪局长：“你不吃点什么？”

　　汪局长笑着端起自己的奶茶摇摇头，等女招待走开后，他身体向前倾，对正在吃饭的吴剑峰低声说道：“你让我安排的那两个女客人我已经安排好了，其中一个受了点轻伤……”

　　吴剑峰“嗯”了声，继续认真的吃着自己的晚餐。

　　汪局长给自己点着一根香烟，在缭绕的烟雾中看着吴剑峰，看似漫不经心的说了句：“那两名女客人我总觉得好像有点眼熟……”

　　“你最好忘记这件事情。”吴剑峰头也不抬的说道。声音虽然不大，但语气却非常的粗暴。

　　吴剑峰的态度让汪局长一时间有点愕然。

　　吴剑峰抬起脸，逼视着汪局长的眼睛，轻声的，但以不容质疑的语气一字一顿的说道：“老汪，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稍微大意，你我就有可能死无葬生之地！”

　　汪局长有点被激怒了，他放下奶茶茶杯，冷冷的反唇相讥：“不知道是谁在开玩笑，那个见鬼的洋博士本来早就可以干掉的，你非得等着他冲进上海，把我们的布置搅个乱七八糟！然后到了今天，你又突然让我把埋在海军的关系动起来，陪那两个女人去干掉他，可结果差点全撂在长江里了……”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吴剑峰突然用一句提问打断了汪局长的牢骚，不等对方回答，他压低嗓门又一次凶狠的问道：“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汪局长先是不甘示弱的用目光回敬着对方，但不一会儿便在对方的目光下败下阵来，他低下头使劲的抽着香烟，一脸的沮丧。

　　吴剑峰放下餐具，用餐巾擦了擦嘴，又喝了口奶茶，目光一直盯着汪局长。突然，他无声的笑了笑，抓过汪局长放在餐桌上的香烟，给自己嘴上叼上一支，然后身子倾向汪局长做了个点火的动作。汪不是很情愿的掏出打火机给吴剑峰点着烟。

　　“很多事不试一下怎么能看得清楚？”抽了口烟，吴剑峰把玩着手中的香烟，身子并没有后退回去，而是轻声的说了句：“现在可以肯定，倪小峰和他的那位老丈人已经把我们都出卖了！”

　　汪局长手指间的半截香烟一下子跌落在桌面上，正巧落在才喝一口的他自己的奶茶杯中，发出“嗞啦”的一声。

　　“嘿嘿”的轻笑着，吴剑峰将身体慢慢的靠回到椅子背上，把玩着手中的香烟，饶有兴致的看着汪局长流下汗水的脸，笑嘻嘻的说：“怕什么？他们不知道你也是我们的成员。”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接着便讲了句笑话：“没准他们还以为你真是自由党的人呢！”

　　显然这句笑话一点也不可笑，汪局长沉默的从香烟盒中重新取出一根，给自己点上，然后嗓音干涩的问道：“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行事？”

　　“你干吗不说，”吴剑峰吸了口烟，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说你不想干了，要退出呢？”

　　这回汪局长倒是笑了，只不过笑得非常的苦涩，他低声嘀咕了一句：“不就那么点事嘛！要么天堂，要么地狱。”

　　“很好。”吴剑峰简短的说了一声，将手中的烟头掷进桌角的烟灰缸，站起身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大衣说了句“一切按照既定方案做吧……”他想起什么，又走到汪的身旁弯腰在他耳旁补充了一句：“帮我看着点陶斐然，他的状态不大对劲。”

　　“他知道多少？”汪紧张的问道。

　　“连你知道的一半都不到，但我已经有点不放心了。”吴剑峰说完，轻轻的拍了汪局长的肩膀两下，然后站起身步履从容的走出餐厅。

　　看着他的背影，汪局长略微愣了半响，稍后他将手中还没有抽完的香烟又一次扔进面前的奶茶杯中，掏出张钞票放在餐桌上，然后戴上帽子从这家餐厅的后门走出。那两个坐在楼梯口的便衣急忙跟随着离去。

　　餐桌上，奶茶杯里漂浮着两个烟头，在由大吉岭红茶制做的奶茶里。

　　“……这是我们家的命！明明是先认识的，我爹当时就喜欢上了她妈，可她妈喜欢的是她爹，就硬认了我爹当哥哥……等我喜欢上她的时候，她又去南京上学了，我又成了她口口声声叫着的表哥……”

　　“那她喜欢谁？”托马斯忍住笑，凑趣的问道。

　　“我不知道，可能有好几个吧？反正没有我！”表哥打了打方向，将汽车转入另外一条马路，接着感叹了一声：“这就是我们家的命啊！”

　　他们两人都身穿着急救中心的工作服，这辆汽车也是一辆救护车。在车厢的后部，姚莺然身穿一套护士制服，和另外两个身着急救中心工作服的男子在一起。听到前座的交谈声，戴着口罩的姚莺然又羞又恼，不禁晃动着手中的小手枪冲两名医护人员大声的训斥道：“老实点！别乱动！”两名医护人员紧张的哆嗦着。

　　听到后面车厢里的训斥声，前座的两个男人不怀好意的低声笑起来。

　　表哥说道：“就跟打麻将一样，你听牌听得很早，可总是看见别人胡！啧啧……”

　　看着窗外刚刚亮起的路灯下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托马斯苦笑了一下：“那也比在一场麻将中做那幅麻将好……”

　　“快！到后面去！”看着远处街头的警车车灯闪烁，表哥低声喝道。接着，他顺手打开了救护车上的灯光标示和急救警报声。托马斯乖乖的爬回到后面的车厢中，脱去身上的医护服，躺倒在车厢中部的担架上。

　　靠着这急救灯光和警报，他们一直顺利的通过了几道设置在街头的警察检查点，直到在医院侧门时，他们才遇到了麻烦：门口的警察拦住了救护车，两名身着便衣的特工走上前来检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医护人员从打开的车窗内向医院的门卫嚷嚷道：

　　“老陈，侬格厢啥事体啦？”

　　门卫认出了他，笑着对周围的特工和警察们说道：“是我们医院的……”

　　领队的特工犹豫了一下，正好后面又来了辆轿车，于是便挥挥手，让救护车开了进去。

　　“不错，就应该这样。”救护车拐进医院主楼后，一直卧在后车厢，将手枪枪口顶在副驾驶位置那位医护人员腰间的姚莺然低声鼓励道。

　　车子停在急救中心附近，从急救中心内跑出两名医护人员按照惯例帮助车上的将担架放置在推车上，其中一名向车上下来的医护人员问道：“病人情况怎么了？”

　　姚莺然急忙抢先回答道：“交通事故，需要输血！”

　　表哥关了车门，站在另外一名随车的医护人员身后，大声说道：“他是O型血！快！”说着狠狠的用手指顶了顶前面那名医护人员的腰部，于是手推车飞快的被推进急救中心的大门。

　　3分钟以后，被医院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叫来的急救外科医生站在门厅内，气恼的说道：“不是说有急救病人吗？人呢？”

　　领他过来的那名医护人员打量着四周，困惑的嘟囔着：“刚才还在这儿呢……”

　　在医院三楼某个房间内，两名随车的医护人员被绑得结结实实，嘴里还塞满了纱布。姚莺然换了件护士装，她刚刚放下电话，一边往脸上化妆，一边对地上的医护人员笑嘻嘻的说：“配合一点，要不这位司机先生脾气可不好呢！”

　　表哥低头故意凶狠的瞪着那两名可怜的医护，吓得那两位急忙低下头。托马斯这时也换好了服装化好了妆，走到门口将门拉开条缝，小心的观察着外面。姚莺然走到表哥身旁，低声说道：“那我们走啦？”

　　“小心点。”表哥点头说道。

　　等他们两出去后，表哥便在门内抬腕看着手表，大约等了5分钟后，表哥搬动门旁墙壁上的开关，将房间内的灯打开又关上，如是3回。

　　大江医院靠后的某个角落内，隔着一片不大的绿化地，孤零零的座落着一栋独立的，被铁栅栏围绕着的三层小楼。一条长长的风雨廊将这栋小楼和前面的医院主楼连接起来。此刻，在路灯和楼内灯光的映照下，依稀可以看到在小楼旁和长廊上似乎有人影在晃动着。

　　小楼的二楼内，张君晓的秘书小刘推开走廊门步下几级台阶，走到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平台上，烦躁的推开窗户从口袋里掏出一香烟点着。

　　“刘秘书！哈哈，在这儿抽烟呢？”盛省三身后跟着名特工，满脸堆笑的在楼梯口出现。

　　刘秘书瞥了他一眼，没有吱声，继续抽着烟。

　　盛省三走到他身旁，没话找话的说道：“这些天可是把你忙坏了，刘秘书。首长的情况怎么样……”

　　“盛代总站长，”刘秘书的话音里特别加重了那个“代”字的音：“您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的休息一会儿呢？”

　　盛省三愣了愣，接着便无趣的干笑了一声，走到走廊向内的门口，感觉特别想进去，但马上收回手来看着四周，对身后跟随的特工吩咐道：“去，叫他们派个女同志到这层来，就在这儿设个岗位，首长那边有什么需要跑腿的事都给我勤快着一点……”

　　刘秘书没有搭理他，继续抽着烟看着窗外。这时，隔着绿化带的树梢，他看见医院主楼上的某个灯光闪动了几下，于是他便在窗台上捻灭了香烟，走到楼梯口将烟蒂扔进垃圾桶，然后走上楼梯毫不客气的推开挡在门口的特工，连招呼也不打的推开那扇走廊门进去了。

　　盛省三看着眼前的走廊门一扇一扇的，脸上不由得浮现了怒意。

　　“看你还能威风几天……”他身后的特工低声骂道。

　　盛省三回头用严厉的目光制止住了自己手下的牢骚，叹了口气说道：“首长的病重啊……大家都不容易。”

　　又差不多过了5分钟，有名中年护士从走廊门内急匆匆的跑出来，在一楼她被正好在一楼门厅内的盛省三截住。

　　“首长……首长的心率又上去了，得赶紧叫主任医生，我得去拿药……”

　　盛省三略微想了想，便叫身旁的一个特工一起去帮着叫主任医生。那名特工会意的跟着护士去了。

　　今晚值班的心脏科主任医生是位年纪比较大的犹太籍大夫，他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看着病例。突然，办公室门被敲了两下后被推开，一位歇罗科医生从来没有见过的护士出现在门口，身后还跟着位身批医生大褂的男子。电话铃响起，医生先抓起电话：“喂，心脏科……特护一号病床？……嗯，我知道了。”他放下电话，将询问的目光投向走进来的人。

　　“歇罗科大夫，特护病房一号病人的心率出现问题，您得马上去一下……”女护士紧张的说道。

　　“我们首长刚刚的心率突然加快到每分钟大约一百四十下左右，现在呼吸已经出现了问题……”跟在女护士身后的男子说道。

　　歇罗科大夫低低的抱怨了一句，快步走到病例柜前找出1号病人的病历本，大概翻看了一下，接着便走到桌旁拨打起电话，招呼1号病人专家小组的其他医生马上赶去病房。接着，他指点着护士去拿几种急救的药品，但他马上发现这名护士对这些药品显然缺乏任何常识！

　　“你不是我们医院的护士！你是……”歇罗科医生正想说下去，突然觉得脖子上受到重重的一击，随即身体便向下瘫软……

　　那名特工跟随着中年护士小跑着来到心脏科的值班主任办公室，进门后，特工看到一名身材满壮实的欧籍医生正在仔细的在桌前打着电话，一名护士紧张的在准备着药品。中年护士急忙走过去帮手。

　　“……对，一号病床的心率是一百四十下，初步判断有可能是药物反应……对，我已经让特护病房的值班医生采取措施了……我自己现在就去……专家小组直接赶过去？好的，我知道了。”

　　他刚放下电话，那名特工就急忙说道：“大夫，首长……”他没注意到，在这个时候那两名护士正在低声简单的交流。

　　“我知道了！”医生不耐烦的说道，接着站起身来抓起放在桌上的听诊器：“走吧。”

　　姚莺然对着那名中年女护士使了个眼色，女护士大声说道：“歇罗科大夫，您的感冒还没好呢！特护一号病人的抵抗力很弱……”

　　“嗯，我戴口罩好了，没办法，谁叫今晚就我在。”大夫说着从大褂口袋里掏出口罩戴在脸上，接着便急匆匆的走出了办公室。两名护士一个端着药品，另一个拿着医疗器械箱急忙跟在身后。那名特工跟上来，想讨好的帮那名年轻一点的护士拿器械箱，不料却遭了对方一个白眼，于是就只好跑去最前面，陪着那名医生走着。

　　盛省三站在特护病房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平台上，看着长廊上自己的那名手下陪着医护人员急匆匆的朝这里赶过来。刘秘书出现在二楼走廊门口，轻声叫道：

　　“盛总站长！”

　　转回脸询问地看着对方，盛省三看到对方向他招了招手，并轻声的说道：“首长要见你！”

　　盛省三难以置信的看着刘秘书。刘秘书点点头，又重复了一遍。

　　跟随着刘秘书盛省三走进那道他也不能随便进入的走廊门，跟着刘秘书一直走到最里面的房间门口，然后刘秘书向他做了个请的姿势。

　　这间病房要比一般的单间病房大很多，值班医生正在床头忙碌着，看见盛省三进来，他简短的交待了一句：“才把心率降下来，病人话不能说得太多。”

　　病床上的那个老人艰难的抬起手向盛省三示意了一下，盛省三犹豫了一下，然后慢慢的走过去，看着那张衰老的面孔，把自己的脸靠近过去。

　　老人艰难的，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声音般的说道：“小盛……有个人到了上海，要来见我……我一定要和他见一面……”

　　盛省三愣了愣，接着便坚定的摇摇头：“这我得请示组织上，我们也在找他。”他说完这句话，自己都觉得有点心酸，看着面前的这位自己的老上级，眼泪忍不住滚落下来。

　　老人困难的，好像是苦笑了一下，使劲喘了几口粗气，接着便说道：“那个……那个孩子，我欠他全家的……我一定要见他……”

　　盛省三流着眼泪，但还是坚定的继续摇着头，但他已经哽咽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老人无力的抓住他的手，艰涩的说：“我们……我们在中亚的事情以后还用得上他，他还是个孩子……我不在了，你们也可以培养他的……你马上给组织上去说……”

　　刘秘书在表情错愕的盛省三身后轻声补充了一句：“那个叫法奇玛的男孩现在已经到了附近，首长当年认识他父亲，他的家族在阿富汗东部地区很有影响力……”

　　盛省三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是下意识的对老人说了句：“我去向组织上请示一下。”便又被刘秘书拉着出了病房。他们出病房的时候，中年女护士端着药品和他们擦肩而过。刘秘书一直陪着盛省三走到走廊门口，这才低声的，用恳求一般的语气说道：“老盛，首长也是你的老上级了，你看，现在首长都病成这样了，还是为了国家的事业提出这么个要求，是不是――”他不再说下去，而是用诚恳的目光看着盛省三。

　　还没有从混乱中理清思维，盛省三也只好苦笑着说了句：“我尽量给组织上解释吧。”便出了门。等他出去后，刘秘书的脸色立刻一变，他随手轻轻的扣上了走廊门的门扣，然后走到近前一间房间的门口，轻轻的敲了敲门。门开了，姚莺然和托马斯出现在门口。刘秘书指了指最里面那间亮着灯光的房间，随即走回到走廊门门口，从怀中掏出一把06式自动手枪，安静的倚墙站着。

　　跟随着姚莺然向那间亮着灯的门口走去，托马斯觉得自己的心跳在加剧。所有的，所有的答案也许都将获得，他不知道片刻之后，自己该怎样面对那个老人，面对那些答案。当他站在病房门口的时候，突然，在他心中有个声音说着今天下午在船上姚莺然引用过的那句话：

　　“……是阿尔发，也是欧米伽……”

开宴22

更新时间2006-12-25 20:37:00 字数：24768

　清冷的灯光下，这间大约有200平方米，形状为长方形病房远离门的那端在靠墙的地方有一张标准尺寸的病床，在病床上躺着一位体形消瘦的老人。远远的看去，在两边挂着白色窗帘的四面窗户简约单调的衬托下，那张病床和病床上的老人显得分外的孤单。看到站立在门口的托马斯，老人的脸上露出艰难的笑容，他想说话，但一时间却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值班医生和中年护士急忙上前帮助他恢复平静，随后，医生跟护士在老人的示意下轻轻的从托马斯身旁走过，走出门去。

　　姚莺然走过去，想要对老人说什么，但老人做了个幅度不大但态度很坚定的动作，于是姚莺然先是愣住，接着毫无表情地看了托马斯一眼，也转身出去了，并且她出去后还仔细的反锁上了这间病房的门。

　　“小埃瑞克·亨特……”张君晓轻声呼唤道。

　　远处隐约的传来救护车警报器的尖叫声，隐隐的，你注意听去时却又变得那么的缥缈，似乎是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恶梦中挣脱出来，耳边那种若有若无的幻听到的声音……

　　埃瑞克·亨特！

　　托马斯·莫兰特这个名字随着这声轻声的呼唤逐渐的远去，而埃瑞克·亨特则慢慢的走到病床前，轻轻的握住老人抬起的那只手，低低的回应了声：“张叔叔……”

　　“埃瑞克，你坐下来。”张君晓指了指床头附近靠着墙边的那把椅子。埃瑞克听话的搬过椅子，坐下来，让自己能够在很近距离上和老人交流。

　　老人的左手轻轻的抓住埃瑞克的手，而埃瑞克的目光却情不自禁的投向插在老人右胳臂上的那条输液管。老人注意到了他的目光，苦笑起来：

　　“别担心，我还不象他们以为的那么糟糕，小埃瑞克，心脏病就这么回事――发作起来的时候很可怕，一但那劲头过去了，人就没事了……这次回国，一路上感觉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语气中稍带着不满说了一句，埃瑞克重新将目光投向老人，对着那张苍老的面孔上期待的表情，他这才醒悟过来对方不是问他个人的旅行体验，于是他又无精打采的说了句：“光荣和梦想……裂痕与危机……一个又站在十字路口的国家。”

　　一声长长的叹息，随即老人的眼光投向床对面的墙壁。病房内陷入沉默。从紧闭的房门外传来一阵争吵声。

　　“他们的反应倒是比我想像得快。小盛这些年进步看来不小……”老人嘲弄的摇摇头，接着在仔细的听了片刻后便又一次摇头说道：“不是小盛……应该是小倪到了。他确实继承了他老爹当年做事的劲头。”他果断的判断道。埃瑞克没有搭理他这些话，只是坐在椅子上安静的看着老人的那张面孔，如同他所有的疑问都可以从这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找到答案。

　　“扶我坐起来点吧，孩子，躺了一天我的背都躺疼了。”

　　埃瑞克伸出他的胳膊，小心翼翼的帮老人坐起身，将枕头垫好在他的背后，并细心的抓过床头老人自己的外套，披在老人身穿病员服的肩头。

　　“轻点啊……你的力气比当年又大了很多！”在他扶起老人的过程中，张君晓如同一个慈爱的乡下老人对着自己多年没见的孙子那般唠叨着：“比起当年你可不是胖了一星半点……他们都说你现在可胖了，我也见过你这些年的照片，可刚才头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呵呵，我还是被你现在的身材吓了一跳……”他又愉快的笑起来。

　　你这是向我表示亲近还是想让我原谅你？或者期待着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感觉，甚至流点眼泪出来以示感动？埃瑞克这么想着，却同时听见自己用绝对称得上恰如其分的语气抱怨道：“成年男子，缺乏正常的性生活，天天吃完饱饭要么开会要么爬在桌前敲字，不胖都见鬼了！您还好意思笑话我。”同时，几乎是一种本能，他的那张胖脸上也浮现出了在这种谈话气氛下绝对不显得过分的那种亲热和嗔怪结合的十分完美的表情。

　　看着面前这称得上完美的表演，老人目光中原本兴奋的光彩慢慢的黯淡下来，他用一种饱含着失望的语气疲倦的说道：“埃瑞克，在我面前你不用这样……你和他们不一样，不用对我这样。”

　　你是真受不了啦，还是在继续在对我的情绪施加影响？埃瑞克在心中这样冷冷的说着，但当他看到老人那微微有些哆嗦的嘴唇，还有那双黯淡的眼睛深处流露出的浓侬的渴望，从身体里某个角落突然就涌起一股软弱无力的感觉：好吧，就算暂时休息一下也好，都这么多年了，也走了这么长的路了……

　　他这么想着，便调整了一下身体的坐姿，让自己坐着更舒服一些，放松了心情，毫不客气的回应道：“我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还不都是您这盘大棋局上的棋子。”

　　“不一样！”老人微微的显得有点激动：“你和他们就是不一样……他们是我挑选的，可你和我一样，都是他亲自挑选的！”说罢，他开始不是很激烈的咳嗽起来。埃瑞克急忙伸出手去，笨拙的在老人的胸口轻轻的揉着，好让他尽快的平复下来。

　　咳嗽声平息之后，室内只有老人大口呼吸的声音，那种嘶哑的，似乎是用全部的胸腹器官从内脏中挤出的呼吸声。逐渐的，随着老人艰难的呼吸声也缓和下去，从外面又传来隐隐的争吵声。

　　“呵呵……”老人突然笑起来：“关于小倪的老爹，当年有个笑话，据说是他讲的……”

　　埃瑞克知道，张君晓所说的“他”就是指史秉誉，史秉誉编讲笑话的水平当年埃瑞克可是领教过的，听到这里，他不由得瞪大眼睛。

　　老人扫了眼埃瑞克的表情，洋洋得意的，象个小孩似的继续讲下去：“……倪峰要是一只猎狗，只要是他咬住的兔子肯定就跑不了，即便是跑了，你在那只兔子的屁股上也肯定能找到倪峰的门牙……”

　　一点也不好笑！埃瑞克这么在心里说。这时候，他差点习惯性的要表演一把会心的笑容，可他马上提醒自己：要是再这么痕迹过重的表演下去，老人可能会真的生气了！所以，他放松表情，语气冷淡的回应了句：“倪小峰可不是倪峰，他不是猎狗，他有狐狸的天赋……”

　　“小狐狸！”老人不屑的嘟囔了声：“他背后的那位岳父才是只老狐狸呢！”接着他又兴奋起来：“知道林建华参加革命前的原名叫什么吗？这可是很少有人知道的秘密！”

　　“林建华的本名？”看着老人脸上那孩子般的表情，埃瑞克一时间也糊涂起来：他搞不清楚老人这是在刻意的营造谈话气氛，来取得情绪的引导力，还是真的因为是年纪大了，表现出了老年人的孩童心态。

　　“林，贱，娃。”老人又一次象炫耀似的一字一顿的说出了答案，接着便故意压低声音的说道：“嘘――这个秘密可千万不能说出去，这可是他当年有一次喝多了才告诉我的，知道这个秘密还活着的人可不到五个了，包括你我和林贱娃本人！”接着他又笑起来。

　　埃瑞克看着老人舒畅的笑容，忽然间鼻子就有点发酸，因为他这时才领悟到一件事：其实，张君晓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笑过了，他也是借这个机会，难得的在别人面前舒展一下心情。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放松的笑过了！有多久？五年？十年？还是自从史秉誉去世后……

　　“好吧，你自己说说这一路上好多事情的答案吧！”看到埃瑞克那很不好受的表情，老人显然也有点感慨，他语气非常轻松的说道：“你肯定想到很多了，你自己说吧，我来打分，就跟他当年亲自教你做分析的时候一样。”这种语气和神情，好像是一位老人在对着小辈，让小辈描述一场刚刚结束的相亲。

　　开始了，可算是开始了！埃瑞克苦笑着想：老头真厉害，如此令人紧张的话题居然是在这么一种谈话气氛下开始的。他清了清嗓门，正准备象当年在史秉誉面前那样开始分析时，外面的争吵声突然又大了起来，感觉有人正要强行闯进来，便急忙用担心的表情对着老人，轻轻的向外晃了晃脑袋。

　　“没事，只要我还活着，小倪就不会真的冲进来。”老人讥笑的说：“他只不过是在给别人表演他不怕我，以后他需要这个资历……呵呵，反正他知道只要不真的冲进来，我也不会在乎。”

　　“那我开始了？”埃瑞克认真的问道。

　　“开始吧！”老人满不在乎的挥挥手，脸上依旧是浓浓的笑意。

　　“先从最近说起吧……”埃瑞克略微沉思了一下，开始慢慢的说起来：“史军在担任新一届的国家主席的时候，自由党在国内政治上的权重开始加强，事实上社会党高层最终一致推选史军来组织本届政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各大派系都不愿意承担在1918年大选当中输掉中央政府执政权这一后果。谁都明白：自由党除了在最早的容老总理时期有一些在内阁中执政的经验，他们现有的人员都缺乏执掌中央政府的经验。可以想像，自由党的首次中央政府执政过程一定是艰难的，四年的任期后社会党重新再夺回中央政权的可能性在八成左右……”

　　“太乐观了！”张君晓摇头说道：“长期连续的执政，社会党内部的腐败问题严重，只要自由党在执政后稍微泄露那么一点点，民众对社会党的不满就会极大的降低社会党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的可能。”

　　“也许吧！”埃瑞克做了个鬼脸：“能降低到多少？百分之十？二十？好吧，就算是降低百分之二十的幅度，社会党在1922年重新赢得大选的可能还应该是在六成以上吧？”他轻轻的叹了口气：“自由党代表的主要是新派的知识分子和中产者，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和大资本捆绑在一起的社会党同时还深深的获得传统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的……好感。”

　　“政治遗产。”张君晓苦笑着摇摇头：“两位国父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正义感让现在的社会党人还在享受这份丰厚的政治遗产，对社会党的早期执政深深怀念的底层民众现在还依旧认为社会党会维护他们的利益。”

　　“我只是奇怪一件事情，”埃瑞克飞快的提出自己的问题：“我知道您在政治理念上对史军主席高度认可，我也认为目前国内的政治结构是到了必须做出调整的时候了，而且，虽然我不是很同意，但同样能够理解您在期待着那些政治理念落伍，政治行为粗暴的人做出足够错误的行为，好方便在下一阶段进行清扫，但我还是不明白：即便是我在这场政治游戏中的位置刚刚好可以当棋子用，通过对我的处理可以极大的降低您的发言权，从而最终对史军在高层的影响力造成影响，减缓他进行结构调整的速度，可为什么非得是我？棋子应该还有别人啊。”

　　张君晓轻轻的闭上眼睛，沉默片刻后低声问：“你刚才关于国内政治的分析还没有讲完，我想听你说下去。”

　　埃瑞克仔细端详着面前这张苍老疲惫的面孔，苦笑一下，只好继续按照先前的思路说下去：“面对可以预见的选举失败，社会党高层的大多数采取旁观的态度，准备在1918年大选失败后的党内大调整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并能够在1922年的大选中获益，有这种想法的应该是占数量最大的人群。还有一些人，希晓亮和邱明是他们打着的旗帜，这些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制造大事件，将目前还不完善的政党选举制度废除掉，采取另外一种极端的权力形式统治这个国家……”

　　微笑在张君晓的脸上浮现，他费劲的举了举手，指了指门口的方向：“外面正在表演的那位呢？”

　　微笑同样在埃瑞克的脸上浮现：“倪小峰他们？他们目前选择和社会党内的大多数在一起，但是他们也绝对不会放弃按照自己的心愿执掌这个国家的机会，但是在机会不明显前，他们还是会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的。”

　　“一群小狼崽子！”张君晓轻蔑地下了个结论，然后他由将慈祥的目光投向埃瑞克：“回到你刚才的那个疑问。挑选你来扮演棋子的不是我，是对面那些人，原因很简单：你的那些报告已经越来越多的成为决策依据，你和我由都是他生前挑选的人，史军也是。”

　　埃瑞克吃惊的看着张君晓。张君晓愉快的笑起来：“你确实知道很多事，但不是知道所有的事。很多年前，在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态已经不好的时候，还是做了一些安排。”

　　“杨国父知道吗？”埃瑞克纯粹好奇的问道。

　　“知道，而且起初很有些看法，别相信外面的那些猜测，在他们俩之间其实不存在政治上的秘密。”张君晓又苦笑起来：“但一次又一次的决策失误，让杨国父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已经丧失了信心，杨国父不喜欢他晚年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但自己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终他虽然没有说服杨国父同意自己的做法，但杨国父也并没有明确的反对他的这些做法。”

　　“那邱明的事情……”埃瑞克突然有点糊涂了。

　　“没有明确的反对不代表着坚定的支持，”张君晓叹了口气：“在两位国父之间，很多事情是没办法说清楚的。杨国父是军事天才，在军事家的世界里，会希望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明确的区分出来归属，营垒分明，支持谁，反对谁都可以有个鲜明的衡量标准，然后再砍杀个痛快……”

　　埃瑞克陪着张君晓一起苦笑。

　　“李志勇为什么要拿我开刀？”埃瑞克终于由将话题牵回。

　　“你自己说呢？”张君晓微笑着反问。

　　一声长长的叹气后，埃瑞克从椅子上站起身，在床边走动了几步，随即转身对床上的老人苦笑着说道：“用国内和我位置相当的棋子，成本会太高，而且政治斗争的味道会太鲜明，容易造成下面的混乱。可我就不同了，地位虽然不高但影响力也够，和你的关系也紧密，尤其是那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报告，否定了我也就暗示着这一年多史军政府在国际关系上存在巨大的问题……”

　　张君晓欣赏的点点头：“你看得很清晰嘛！”

　　勉强压制住心头的怒火，极力用平静的语气，埃瑞克直视着张君晓追问道：“那你为什么要让他们这样做？让我处在巨大的风险当中？”

　　他没有想到，病榻上的老人竟然笑起来：“我没有看到什么巨大的风险！李志勇他们的阴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失败。他们不理解，在这个时代每个政治人物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没有什么人再会愿意给别人当枪使。两位国父都走了后，下面可能还会有人去冒险或者在政治上赌博，但上层他是找不到真正愿意和他一起下注的人的！只要你的生命安全没有风险，这一切还是值得的――我想让你回来，而且这也是他当年的想法――在合适的时候让你回来，以半公开的身份主持对外的情报工作！”

　　埃瑞克愣住了。

　　“至于说你怎么回来，这是由我来负责的。”张君晓继续说下去：“他亲自培养的绝不会仅仅是个外派特工，他早就认为一个对这个国家和民族足够忠诚，但在情绪上又能保持旁观立场的人是最适合主持这个国家对外情报系统的。”

　　长长的吸了口气后，埃瑞克还是沮丧的发现自己的情绪依旧是在巨大的震惊当中，情不自禁的，他听到自己用讥讽的语气问道：“他以为自己是上帝吗？”

　　“仅次于上帝的人。”张君晓坚定的回答道：“杨国父也许会认为自己有时候就是上帝，但他不是，他坚持认为自己是船长。”

　　“可我差点就在这场游戏中送命！”埃瑞克突然间情绪变得失控，大声的咆哮了一句，接着他降低嗓门，但依然情绪激动的追问道：“是不是在他和你的眼中，别的人就是个棋子，就是张纸牌，就是那种随时可以牺牲的筹码？”

　　“控制住你的情绪！”张君晓声音不大但语气严厉的呵斥了一声，但接着便莫名其妙的笑起来：“你仔细想想，回国以后你什么时候会送命？最坏的结果也是你被对方抓起来。你总不至于让他和我对你过马路时之类的安全负责吧？你需要经受必要的考验，我当初也一样经受过！”

　　两人就这样对峙着，毫不甘示弱地逼视着对方。最终，还是埃瑞克无力的先将目光移开，疲倦的说道：“可很多事已经发生了，我看他的计划和你的操作都没办法实施了。”

　　“发生了什么事？你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张君晓讥讽的问。

　　“我在英国的身份暴露已经是个简单的时间问题了……”

　　“这种暴露是因为国内某些人的不当行为造成的！多么无辜的为国效力的勇士！你是被迫撤回来的，多么完美的海外派遣生涯结束过程！”张君晓还很有闲心的补充了一句：“我们的英国盟友方面会有人去做工作的，一切都将按照这个行业的国际惯例解决。”

　　“我还在国内卷入了几起谋杀案……”

　　“那正好说明国内的某些人在工作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张君晓鄙夷的说道：“关于那个国际杀手组织‘黑色独奏’和国内某些人勾搭的证据，很快就会有人拿回来的。”

　　“我涉嫌贪污和挪用特工经费……”

　　“呵呵……”张君晓笑得咳嗽起来，平息了咳嗽后，他微笑着摇着头：“你还记得派遣在我领着你去的那家在上海的律师事务所吧？”

　　“我当然记得，替我私人理财的那家律师事务所，名字叫上海天盛律师事务所。”埃瑞克困惑的回答道。

　　“你可不是个穷人啊，小埃瑞克。”张君晓语气中带着点讥讽与羡慕交织的情绪说道：“他在身前可是为你接受的那些遗产没有少花心思，你在航空业方面的股票投资非常成功，光是当初在航空发动机发展基金上的投资就已经让你称得上是富豪了，还有你父母留给你的那块在甘肃的小牧场……那上面五年前打出石油了！”

　　这个消息让埃瑞克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他只是呆呆地看着对方。

　　“财务上的有些事情从来都是很难查清楚的，”张君晓显然很享受埃瑞克此刻的傻样：“你本身就很有钱，这足以说服很多上层人士对你在个人财务问题上具有信心，虽然你我都明白这没什么逻辑上的关联。可是，这些事上谁会去管逻辑不逻辑呢？”

　　埃瑞克还是没有说话，只是定定的低头看着床上的老人。

　　张君晓的目光投向门口方向，淡淡的说道：“想想吧，他当年为什么要接受国会的秘密邀请，重新整顿这些特殊部门，而且还要做这么多的布局。”

　　“隐蔽的权力感……”埃瑞克喃喃的说道。

　　“嗯？”张君晓好奇的望向埃瑞克。

　　“噢，有这么一种新的心理学观点。”埃瑞克有气无力的解释道：“有权力yu望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比较常见，就是那种类似我们中国喜欢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人；另一类过去很少被人准确的评价，这类人在心理上更愿意享受隐蔽的权力。比如，有些历史人物明明有机会掌握公开的权力，但他们喜欢小心翼翼的将自己隐藏在表面的权力之后，在内心深处享受对周围的事物和历史进程发挥影响的快感……”

　　“有点道理……”张君晓听到这儿很是为然的点点头。

　　“这两种权力yu望强烈的人在最新的心理学观点上都被视做病态。”埃瑞克飞快的做了句补充。

　　他的这句补充差点噎住了对方！张君晓眯着眼仔细的打量着埃瑞克，最后长叹了口气：“你好像要拒绝这种安排，对吗？”

　　“我从十四岁起就被卷入到一种不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埃瑞克回避开他的眼光，眼睛看着张君晓背后的白墙，喃喃的说道：“刘霁山和倪小峰他们都不知道，其实史叔叔临终前就已经告诉了我关于我父母死亡的真相了。那个真相，我相信即便是刘霁山和倪小峰他们这辈子也是没机会知道的了。”

　　“嗯，”张君晓低下眼眸，语气中毫无骄傲感的夸了句自己：“当年只要是我操作的掩盖任务，还没有谁能从中找出破绽来。”

　　“多么残酷的内部权力斗争啊……”埃瑞克低低的说道：“我都不知道，史叔叔对我的心态，究竟是出于一种奇怪的补偿心理，还是我父母代他而死，让他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负疚感？”他将目光拉下来，直盯着张君晓说道：“可我后来更多的是在想：那些做这件事情的人，他们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为了他们心目中的政治理念去做这件事的呢？”

　　“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张君晓目光低垂着说道：“秘密审讯是我亲自做的，人也是我处理的，虽然记录已经被彻底销毁了，可我脑子里一直还记得……”

　　“我不想知道！”埃瑞克坚决的说道。他拉开椅子在床边蹲下来，弯低身体抬起头，自下而上的看着张君晓的眼睛，真诚的说道：“人们在杀人的时候，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理由的。我知道我的父母因为有人想干掉史叔叔而被杀，这就已经足够了。我父母死了，那些放炸弹上飞艇的人被你处死了，史叔叔死了，就连为此事一直绝对对不起史叔叔的杨国父前些日子也死了……”

　　这回是张君晓困惑起来，他低头看着床边那双目光迷茫的大眼睛，吃力的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孩子。”

　　埃瑞克轻声的问了句：“张叔叔，当年，苏珊·布来恩真是你安排杀的吗？”

　　张君晓定定的看着眼前的这个快已到中年的男子，双眼中浮出一种雾状的东西，他异常困难的喘着气，最终还是蠕动着嘴唇想说话，但埃瑞克却已经伸过手去，轻轻的将右手食指放在老人干瘪颤抖的嘴唇上。

　　“这件事情我也不想知道了。”埃瑞克看着老人，无力的放低胳膊，眼角泪花闪动着，微微摇着头，声音很温柔的说道：“苏珊已经死了，还好，至少她不是死在我自己的手上。”他低下头，将脑袋慢慢的靠在床边散发着消毒水味道的棉被上，用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张叔叔，我累了，我只是想回家，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家在哪儿……”

　　房间内安静下来，什么声也没有，外面的吵闹声这时也听不到了。张君晓抬起干瘪并长满老年斑的左手，压在埃瑞克伸出去的那只右手上，慢慢抚mo的。感觉似乎是过了很久，他老人清清嗓门，温柔的说道：

　　“孩子，我知道你这些年不容易。可你已经经住了考验，我想，即便是他还活着，也一定会这么认为的。”看着埃瑞克的脑袋没动，老人慈爱地拍了拍他的手背：“瞧你的手，肥嘟嘟的和熊掌一样……你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知道他们那边是怎么思考任何问题的，你经历了生死，并没有屈服，你学会了在任何情况下冷静对待自己的yu望和恐惧……最主要的是，你证明了他当年的一个判断：你不是一个可以被权力腐蚀的人。”

　　“要是他错了呢？”埃瑞克闷闷地反问了一句，头依然低着。

　　老人愣了一下，接着便松开埃瑞克的手，语气不快的说道：“他怎么会错？在大事上他从来没有错过！”

　　埃瑞克额头压在棉被上，晃动了一下他那硕大的脑袋，什么也没说。

　　张君晓这次的苦笑是发自内心的，他看着床边上那只硕大的，已经开始有点谢顶迹象的脑袋，无奈的长叹了口气：“有些计划很久前就已经着手安排了，知道你是埃瑞克·亨特的人并不多。我会安排托马斯·莫兰特体面的死去的，而埃瑞克·亨特将会秘密的成为对外情报工作的实际负责人，非正式国际情报合作组织的中国代表，还有在我死后执掌那个秘密资料库的人……”

　　吓了一跳的埃瑞克抬起脸来，吃惊的看着张君晓：“那个猜测是真的？”

　　“嗯――”张君晓看到床边的那张肥脸上吃惊的表情，郑重的点头应道：“我会开始安排你的接班工作，按他留下来的规矩，在我死后你可以自己进去看。那个秘密很惊人的，那会让你对宇宙和时空产生新的概念。”

　　惊愕的张大了嘴，埃瑞克慢慢的站起身来，但发呆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张君晓的那双眼睛。

　　“记住，他是不会犯大错误的。”张君晓坚定的说道：“等你执掌了那个秘密，你就会和我一样相信：他确实是仅次于上帝的存在！”

　　可能是因为蹲在床边太久，要不然就是别的什么原因，埃瑞克觉得有点眩晕。他闭上眼睛，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微微摇晃，并听到自己在说：“我想……”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张君晓飞快的打断他：“现在你的状态不适合做任何判断。你先出去到隔壁的房间休息一下，我要叫倪小峰进来谈谈。”

　　病房的门被推开了，值班医生出现在门口，他很职业的笑了笑，说：“首长！您这次谈话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检查一下您的身体状态。”

　　病房隔壁的屋子里放了一张简单的办公桌，还有一套普通的沙发。埃瑞克进来后呆坐了没多久，就听到走廊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还有手推车的车轮声，他站起身正准备拉门去看看究竟，却意外地看到姚莺然领着倪小峰进来。示意请倪小峰坐在沙发上后，姚莺然便急匆匆地出去了。倪小峰四面看看，也没向埃瑞克打招呼就走到屋角的柜子前，抓起上面的保温瓶涮洗起茶杯来，同时还头也没回地问了句：

　　“你喝茶还是喝开水？这儿有茶叶，看上去还不错，反正茶叶罐上写着是龙井……”

　　“我不太懂绿茶，小时候我们家都是喝普洱茶的。”埃瑞克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普洱茶？这个主意不错，我找找……”倪小峰拉开柜门翻腾着：“这儿的好茶叶真多，估计都是上海滩的大老们孝敬的……我现在该叫你什么？托马斯还是埃瑞克？……这儿就是没有普洱茶，这个你看行不行？”他转过身，右手晃着一罐锡筒包装乌龙茶茶叶，笑嘻嘻地问：“要不我还是叫你王佐？”

　　“可以……”埃瑞克心不在焉地答了后，急忙解释道：“我是说喝乌龙茶可以……我自己也不知道现在该叫什么。”

　　滚烫的开水冲进两只青花细瓷茶杯，倪小峰一边观察着杯中的茶叶，一边随口说道：“也不知道为什么，杨国父就是喜欢这种样子的瓷器，还非要叫这种眼色和款式的瓷器‘建国瓷’，搞得跟本朝的官窑似的……”

　　“那边怎么了？张叔……老部长不是要和你谈话吗？”将房门拉开一条细缝，埃瑞克不安地看着门外问道。

　　“老部长的心脏突然又出问题了，医生们正在忙。”倪小峰走过来将一只茶杯递给埃瑞克：“没事的，我刚才进来前问过医生了，他说应该不是很严重。”

　　埃瑞克从倪小峰手中接过茶杯，心里略微踏实了点，挤出一丝笑容，礼貌的说了声：“谢谢！”

　　“不用客气。”倪小峰走回到沙发前，坐下后端起自己的茶杯，拿开茶杯盖吹了吹茶水面，随口对还在往外看的埃瑞克说道：“你一向都喜欢这么装傻吗？装得反应有点迟钝的样子。”

　　埃瑞克愣了愣，转过身看着专心喝茶的倪小峰，不好意思地解释道：“这是当初给我设计好的掩护动作，到伦敦以后慢慢展示出来的性格掩护。这样做的好处是能降低犯错误的概率，日子久了也就真成习惯了。”

　　“嗯，你也确实够不容易的了。”倪小峰心不在焉地评价了句，然后好奇的问道：“以后会安排你到哪个部门工作？”

　　埃瑞克睁大眼睛。倪小峰轻松的笑笑：“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肯定是不会让你回去了。这些日子我自己琢磨了一下，发现我们都是一局棋盘上的棋子，其实棋要怎么下，下棋的人早就明白的。我随口问问，可没有打听秘密的意思啊！”

　　“你好像……”埃瑞克艰难的选择了一个合适的词汇：“你好像变得对我很友善。”

　　“我以前对你不友善过吗？博士。”倪小峰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称呼而感到高兴：“得了，你我之间从来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你应该明白的。”看到埃瑞克的脸上还有困惑的表情，他干脆放下茶杯，认真的解释道：“老部长这时候叫我进来单独谈话，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也是我岳父一直希望的事情。等一下不管老部长和我谈得怎么样，也不管之后怎么安排你，你和我过去日子的那种关系都停止了。我们之间要开始新的关系了！博士，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那……李部长他们呢？”埃瑞克茫然的问道，还是有点不适应对方这种突然的态度变换。

　　“李志勇？”倪小峰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在这个游戏中，他的份量还是轻了那么一点点，可惜，他自己一直不知道这点。”他对端着茶杯坐回到沙发上的埃瑞克说道：“你我比他还轻，但你我后面都有足够份量的人，嗯？”

　　不知道为什么，此刻倪小峰友好的态度让埃瑞克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不如以前那个咄咄逼人的倪小峰让他觉得舒服！为了掩盖自己可能会有的些许不快，埃瑞克低下头去喝茶，接着闷头问道：“那……那这些日子在国内的这通折腾总得有个说法给大伙吧？”

　　“只要上面有吩咐，自然会有人会去做好的。”倪小峰又笑起来：“别担心，圈外的人很难明白我岳父和老部长开始联手，在国内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对了，你拿跑着那份文件要是没什么用就烧了吧，反正落在外人手里不好。”话语间，倪小峰刻意地在“外人”这个词上加重了一下语气。

　　“噢，那份文件我用邮寄方式寄到上海天盛律师事务所，写明是由埃瑞克·亨特本人拆阅。”埃瑞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你让人去处理一下吧……”

　　倪小峰笑着摇摇头：“呵呵，无所谓的，还是你亲自去处理吧。”他轻松的叹了口气：“唉，现在回过头看看，老部长和我岳父早就开始做很多准备了，李志勇他们的动态一直被老同志们掌握着……咱们两个折腾了这么一大通，也只是做转移对方注意力的诱饵而已！顺势利导，假痴不癫……在政治斗争艺术上我们需要向老一辈们学习的还很多啊！”他苦笑着咧了咧嘴：“这些话可要当我没说过啊！”

　　“诱饵？”埃瑞克愣了愣，随即脸胀得通红，但逐渐的在倪小峰略带着点友好的讥讽的目光注视下，他的脸色也恢复了正常。最终，他也是苦笑了一下。

　　“这就对了！”倪小峰亲热的伸过手来，拍了拍埃瑞克的胳膊：“被利用说明有利用的价值，你我都需要正确看待这些事情。”

　　埃瑞克勉强笑笑，重新低头去喝水，他的眼前此时却闪现着安妮塔和妮可的尸体，还有那三个死在自己手下，特别是那位被自己两枪击毙的男子的情形。但是他明白，自己不应该再说这些事情了，至少在倪小峰面前不再说了。

　　就在这时，一声尖厉的哭喊声从外面传来！

　　不等埃瑞克有所反应，伴随着一阵风声，倪小峰的身影已经冲出门去！埃瑞克手上正端着的茶杯也被碰翻在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

　　等埃瑞克用自己最快的速度也冲到隔壁病房的门口，就看见姚莺然已经哭晕过去，正被一名中年护士死死的拽着。而倪小峰站在病床前，对着紧张万分的医生们高声喝问：

　　“不是说问题不大吗！……”

　　医生的回答埃瑞克没有听到，事实上这时候他的耳朵里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他只是看到那张病床上，在晃动的人影之间，老人那张双眼合闭的脸上带着点隐隐的青色，一动不动。他就这样呆站着，连刘秘书冲进来的时候将他撞到墙边也没有反应，眼睛一直紧紧盯着病床上那一动也不动的老人，耳旁依旧是什么声音也没有。

　　“哪里有电话？！”倪小峰拽过一位医生的衣领大声喝问着，这时埃瑞克的听力才开始恢复。但是他的其它身体反应好像还是没有恢复，直到倪小峰从他身边冲出病房去，将他又撞到门的另一边后，他这才好像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慢慢的，艰难的挪动着脚步向病床前走去。

　　刚刚被护士掐人中掐醒的姚莺然看到他走过来，“哇！”的一声就抱住了他，开始放声大哭。埃瑞克搂住姚莺然，低头看着病床上那位故去的老人，心里有个奇怪的念头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的浮现：姚莺然真是个演员，演员的情感就是脆弱。

　　他这么奇怪地评价着姚莺然，接着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似乎是昏迷了很久，但是当埃瑞克醒来，忍着人中部位火辣辣的感觉迷茫地看着围绕在病床前忙里的医护人员时，就知道自己其实最多也就昏过去几分钟。他发现自己软瘫在一只椅子里，姚莺然低泣着站立在椅子旁，手扶着自己的肩膀。

　　伴随着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倪小峰阴沉着脸重新出现在病房门口，身后跟着面色同样阴沉的盛省三和艾琳。刘秘书右手揣在衣袋中迎上前去，似乎是想阻挡他们过来，但倪小峰只是用冷冷的目光向病床上故去的老人示意了一下，刘秘书沉默片刻便右手无力的从衣袋里抽出，移动脚步让到了一旁。

　　只是朝倪小峰那边瞥了眼，埃瑞克便抓住搭在自己肩膀上的姚莺然的手，呆呆地看着病床上的那位刚刚去世的老人，好像没有意识到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但姚莺然一直都在紧张的看着越走越近的那3个人，并紧紧的反握住埃瑞克的手，好似非常怕他抽回手去。

　　“铐上！带走！”倪小峰冷冷地说了声，便走到病床前，低声开始对医生们说着什么。

　　冰凉的手铐铐在了埃瑞克的手腕上，盛省三给他戴上手铐后，向艾琳示意了一下，于是艾琳走过来毫无表情地和盛省三一起架起埃瑞克的胳膊，带着他离开。埃瑞克顺从地走到病房门口，挣扎地向后扭头看了一眼，但病床前站立的人们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只好失望地转过脸去，在盛省三和艾琳的押送下向走廊的那头走去。

　　这时，走廊那头的那扇门不停的被打开，穿着医生大褂和没穿大褂的人不断的从那个门里进来，小跑着从他们3人身边走过。他们中有人在经过时，偶尔会用惊奇的目光看看埃瑞克手腕上的手铐，但更多的人则是冷漠的，就跟什么也没看到似的匆匆经过，奔向病房……

　　也不知道谁先想到的，当埃瑞克被押送到楼下时，楼内突然开始陆续有人哭起来，其中有几声哭得非常假，埃瑞克听了都想笑，于是他就真的轻声笑了笑。盛省三被他的笑声吓了一跳，急忙往他脸上看去，看他真的是在笑，于是便茫然地看向艾琳。艾琳只是随意扫了眼埃瑞克的笑容，什么表情也没有地继续向前走去。

　　到了小楼外，更多的特工迎上前来，他们已经都知道楼内刚刚发生了什么，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言不由衷的哭意。于是在这帮或面无表情，或故做沉痛的特工簇拥下，戴着手铐的埃瑞克渐渐远去……

　　“大家好！”保罗笑嘻嘻的用中文喊了一声，接着从口袋内掏出一张地图铺在路面上，他身旁的白人女郎用一只硕大的手电筒照着那张地图。保罗蹲下身后，抬脸向周围开始高兴的用英语叫道：“想赢取今天晚上两万元大奖的人都过来！”

　　四周清一色停放着由“旋风1000”改装的非法赛车。按照这两年流行的赛黑车的规矩，每辆车上都带着位衣著性感的赛车女郎。此时，非法赛车的赛车车手们闻言都围拢了过来。

　　“两万元大奖由神秘的赞助商提供！”保罗笑着弹了弹手指，那名站在他身后充当翻译的白人赛车女郎从皮裙底下掏出好多卷扎得很紧的百元钞票，用一种夸张的姿势散落的将钞票丢在地图上。周围立刻又响起了一阵口哨。

　　保罗很满意这种效果，他又从自己的皮夹克内掏出一小叠钞票扔在地图上：“每个参赛的车手再出五百！第一名拿百分之七十，第二名拿百分之十，剩下的归大家――和平饭店的酒吧都已经准备好了，香槟美女……！”

　　“我没带那么多现金怎么办？”人群中有个外国车手大声问道。

　　“没关系……”保罗用手拍了拍蹲在对面的彭锐的肩膀，又指了指站在人群外的史向野：“凡是能让这两位先生背书的欠条都可以算现金！”

　　史向野冷冷的回应道：“我不认识你，你怎么知道我是谁的？”

　　保罗看着他，嘴角咧出笑纹。彭锐从地上跳起来，推开两名车手走到史向野面前，搂出他的脖子，语气亲热的低声说：“三少，那小洋鬼子也算是我新认识的朋友，得了，今天你就算给我个面子好吧？”

　　史向野犹豫了片刻，带着些许无奈的点了点头：

　　“彭少，前天晚上调你们家出租车的人情我算还了。”

　　彭锐高兴的丢开他，又向圈子内挤去，同时大声嚷嚷着：“记住路线和要求！特别是那段黑灯路线别把车开进黄浦江里了！今晚的赛车叫‘奔向情人节’！12点结束！到时候没有到的就和自己车上的妹妹去路上过情人节吧！”

　　“我还是喜欢和你车上的妹妹一起过情人节！彭少！”人群中有车手喊道。

　　“没问题！12点后在和平饭店酒吧，按照比赛成绩挑妹妹！在场的美女们没有意见吧？”彭锐嬉皮笑脸的叫了声。四周又是一阵叫嚣与口哨声！但所有的车手都更认真的向开始讲解路线要求的保罗那边靠去。

　　检查完改装车的发动机是否符合标准，又抽签排出发车次序后，一名中国女郎和一名白人女郎共同站在马路边，点燃手中的烟花。随着烟花喷向空中，轰鸣的赛车便逐次出发了。保罗拉开车门，一名早就准备好的车手钻进去替代了他。看着远去的车队，以及那些跟在车队后旁观的车辆，站在马路边的保罗笑着对那堆远去的尾灯做了个飞吻。科柯·莱恩斯驾驶着一辆“旋风1000”从黑暗中行驶出来，停在他的身旁。

　　上车后，保罗掏出刚才那张地图，在后座上打着手电筒看着，头也不抬的说道：“神秘的人那边有消息吗？”

　　“警方的无线电频道里倒是有一些有趣的东西，但不是我们想要的。”副驾驶位置上的格林姆·格雷带着耳机，正紧张地听着里面的动静，这时他失望的摇摇头：“神秘的人还没有给我消息。”

　　“要是真如神秘的人说的：今晚他们真抓住了博士，要么送愚园路，要么送内务部在上海的办事处。直接交给警方看押的可能性不大。”科柯说道。

　　“我们设计的赛车路线都将会经过这两处地方，但我们现在得确切的知道他们把博士押在哪里？”保罗对着地图，拿着一只运动用的怀表计算着时间，没有搭老科柯的话茬。

　　老科柯一边开着车，同时嘴里还唠叨着：“神秘的人真是够神秘的了，他掌握的情报资源也是够可怕的了……尽管如此，他居然还要让我们出面救人……”

　　保罗冷笑一声：“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位神秘的人只是希望让别人知道是我们救得博士罢了。”

　　“这里面有个细节，非常有意思。”正在仔细聆听无线电的格林姆突然插了句嘴：“神秘的人怎么知道我们准备了这场赛车？我记得你们给我说过，这场赛车和白天的那场摩托车车比赛是一起准备的，三天前的事了。”

　　“而且，伦敦那边批准我们和神秘的人合作的速度也太快了点。”科柯闷声闷气的补充了句。

　　随着他的这句话出口，车内顿时一片寂静。三人都不说话，气氛显得异常的诡异。

　　事先约定好的无线电频道里突然传来一阵呼叫声，一个说英语时语调有点怪异的男子的声音：“胖子的朋友在吗？胖子的朋友在吗？……”

　　格林姆抓起话筒：“三缺一，胖子的朋友们都在，请讲。”除了那句“三缺一”他是用蹩脚的汉语说的，后面的英语对话中他特别强调了复数，这是事先约定好的信号。

　　“哥德巴赫，哥德巴赫！”对方突然来了这么句，无线频道内又没了声。

　　“怎么回事？”科柯有点糊涂。

　　“哥德巴赫……哥德巴赫猜想！是素数！转到下一个素数频率！”保罗这么说的时候，格林姆已经抢先开始转换通话频率。

　　神秘的人的声音再一次响起，这次他用的是汉语，语气中显得他很满意这边的素质和反应：

　　“听着，今晚的麻将要打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他又重复了两遍后，无线电频道里重新安静下来。

　　格林姆气恼的对着话筒骂了句脏话，然后一把抓过保罗手中的地图：“那两个地点哪个在东南边？”

　　保罗飞快的在地图上指了指：“愚园路更靠南一些……”

　　“会不会是个圈套？”开车的科柯慢吞吞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车内又是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汽车引擎的响动和轮胎碾过马路的声音。

　　格林姆手颤抖着从怀中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弹出一根想叼在嘴上，但这根烟偏偏掉落在衣襟上。保罗突然探出身去伸手抓过格林姆手中的香烟盒，抽出一支叼在自己嘴上，格林姆给他递过去打火机的时候发现保罗的手指也在颤抖着。

　　“也给我点上，谢谢。”科柯伸手从格林姆的衣襟上捡起那根掉落的香烟，衔在嘴上后闷闷的说了声。格林姆伸手给他点火的时候特别留意了一下：科柯的手一点也不颤！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去把老托马斯救出来。”格林姆突然语气坚定的说道。

　　科柯和保罗通过车内的反光镜飞快的交换了一下眼神。沉默中，保罗终于下定决心似的拍了拍格林姆的肩膀：

　　“把话筒给我。”

　　格林姆急忙将耳机跟话筒递给后座的保罗。保罗接过耳机，用手扣在耳朵上，低声对格林姆说道：“调到445频率。”

　　科柯的身体显得有点僵硬，眼睛通过反光镜使劲盯着保罗，同时还脸上还做着明显的表情。格林姆没有注意到科柯的反应，他只是扭过身子，满怀期待地看着保罗。

　　保罗眼睛扫了眼反光镜中的科柯，温和地对格林姆说道：“把博士带出来，目前这还是我们的一个任务。”随即，他对着话筒内开始呼叫：

　　“查理，查理，这里是亚当，这里是亚当，你能听到吗？”

　　稍顷，耳机里传出一个男子的声音：“说吧，这里是查理。”

　　“明天共餐的时间是订在……”保罗掏出一张纸，看着上面几行数字，接着抬头看着周围的街道，有点迟疑，科柯飞快的低声说了句：“前面是第三个地点。”

　　于是保罗看着纸上的第3行数字，大声说道：“一起喝下午茶怎么样？”

　　耳机里的男子说了声：“好吧，一起喝下午茶。”

　　科柯驾驶着汽车飞快的拐过一个街角，急停在路旁。保罗跳下车，门也不关地就向路边的那两个紧挨着的公用电话亭冲去。他跑到电话亭旁，举着手中的那张纸想核对电话号码，就在这时，其中一个电话亭中的电话响起了铃声。保罗绕过去，钻进电话亭，核对了一下手中的数字：正好就是这部电话的号码。他抓起电话，简短的打了声招呼，在获得对方的回应后便迅速的说道：

　　“第四个拐弯点向左。”

　　“知道了，”对方愉快的回答道：“第四个拐弯点会向左的。送餐是送酒店房间还是送家里？”

　　“送餐的人可以出发了，现在。送餐地点是家里。”保罗又果断的命令道……

　　愚园路的这个小会所今晚显得格外冷清。会所花园的大门内，在街道上看不见的地方停放着1辆黑色的轿车，车上还坐着两个沉默不语的男子，他们的双腿上隐约的可以看见搁着棍状的东西。

　　主楼上有几个房间内亮着灯，灯下的值班人员在那个这两天临时搞起来的指挥部内守着电话和通讯器材。今晚他们接到命令：不经批准不得出入主楼，并且要听从从北京来的内部保卫人员的指挥。

　　主楼朝后面花园房间的灯都被打开了，花园里平时只开一半的路灯和园林灯此刻也全亮着，就跟要举办什么嘉年华会一般，但是在花园里只有两三个男子在来回走动，而且走动时他们的右手都放在大衣衣兜中。他们警戒的中心是花园内的一栋小楼。

　　小楼上的某个房间中。

　　“博士，明天上午搭乘‘亢星’号飞艇回北京，你的行李我会让人一起带上去的。”

　　“行李？”埃瑞克有点糊涂，盯着站在门旁的盛省三。

　　盛省三伸手礼貌地向站在窗口的艾琳示意道：“你得感谢艾琳，是她把你的行李从西安带到了上海。今晚早点休息吧，有什么事到北京再说。”他转声敲了几下门，门被从外面打开后他走出去，站在门口又回头补充了一句：“我出去办点事，有什么需要你给艾琳说吧。”说罢他便走了，站在门外的一名内保特工面无表情的伸手将门重新关上。

　　“喝点什么吗？博士。”稍稍沉默了片刻，艾琳礼貌地问道。

　　“水……”沉吟了一下埃瑞克接着又说道：“能不能让他们把我的苏打片送来？我的胃又有点难受了。”

　　艾琳走到门口，敲了敲屋门，随后对开门的特工简短的下了句命令。过了片刻，门又被打开，特工将从埃瑞克身上搜走的苏打片递到艾琳手中。艾琳接过苏打片，走到墙边的小桌旁倒了大半杯水，然后仔细的将一片苏打撕碎扔在水中，同时毫无表情的说了句：

　　“博士，你最好不要站在窗户边。”

　　埃瑞克扬了扬手腕上的手铐轻轻的碰击着窗户上的铁栏杆，语气讥讽地说道：“怎么？你怕我逃跑？”

　　艾琳没有理睬他的挑衅，走过来将满是气泡的苏打水递到埃瑞克手中，接着向窗外楼下正紧张地仰面看着窗口的一名特工摇摇头，接着便“哗啦”一声拉上了窗帘。楼下的特工叹了口气，继续开始在窗下的来回走动。

　　埃瑞克双手举着喝完了杯中的苏打水，空杯递还给艾琳，平静的说了句：“我还以为倪小峰同志今晚回和我谈一谈呢！”

　　“他会跟你谈的，不过是在明天的飞艇上。”艾琳顺手将杯子放在茶几上，拿起茶几上的画报开始翻阅。

　　“你不是打算今晚上就坐在这儿看着我睡觉吧？”埃瑞克走到对面的沙发前坐下，好奇的问道。

　　“盛总站长过了十二点会来换班的，”艾琳眼睛盯在画报上，头也不抬地说：“这是倪小峰同志亲自下的命令。”

　　“哦，”埃瑞克不怀好意的笑起来：“这个安排很有问题啊！过了十二点就是情人节了，偏偏在情人节的凌晨换一个睡觉打呼噜的家伙来陪我！啧啧……精神虐待啊！”说着，埃瑞克还惋惜地摇晃起了脑袋。

　　“你别装得那么没心没肺好不好！”艾琳终于忍不下去，将手中的画报随手丢在茶几上，瞪着埃瑞克低声喝斥道：“这种时候你还有心思说这种混帐话！”

　　眯着眼睛端详着面前这位发怒的美女一阵，埃瑞克收起脸上的嬉皮笑脸的表情，神色怪异的，语气又轻又慢的说道：“姑娘，那你说这种时候我还能做什么？痛哭流涕？痛不欲生？还是痛悔不已？”

　　明明很生气，但艾琳还是被对方逗得笑出声：“没想到你的成语学得这么好！”

　　“那是！”埃瑞克洋洋得意地自夸起来：“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我们班的语文第一！”

　　他没有想到，在他的笑语中艾琳的情绪却一下子爆发出来！她快步来到埃瑞克面前，右手抓在埃瑞克的肩膀上，眼光中带着一种隐隐的愤怒说道：“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欺骗你自己了？你能不能服个软，认个错，向组织上求求情，争取宽大处理……”

　　这算什么？没有这么玩“攻心术”的吧？埃瑞克心中郁闷的想道。但是当他看着艾琳那双美丽的眼睛中流露着另外一种东西，以及因为紧张而在眼角出现的细细的皱纹时，却不知道怎么搞的，心里一软，突然间就神情严肃的说道：

　　“快坐回去吧，你这个样子让组织上看到了不好……”

　　艾琳苦笑，很无奈的站起身，低头看着埃瑞克摇摇头说：“既然倪小峰都不敢让别人和你单独接触，这里的监听设备就更不可能打开……博士，就当我在胡说，你真的就这样放弃被宽大处理的机会吗？”

　　埃瑞克干涩的笑了一下，抬头看着艾琳：“你应该很清楚，他们针对的根本不是我本人，这种时候除了配合他们去出卖和撒谎之外，我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做团快乐的鱼肉！”他想了想，又故意将目光在艾琳的腿部扫视了一遍，抬脸微笑着说道：“你还是坐下吧，要不就站远点，别低估你的美丽，要不我的生理反应会让大家都难堪的。”

　　遏制住给面前这个胖男人一个耳光的冲动，艾琳在狠狠地瞪了眼埃瑞克后坐到旁边的沙发上。

　　埃瑞克轻轻的叹了口气：“良宵苦短，我们还是来聊聊一些有趣的事吧？要不，就从你和倪小峰畸形的感情谈起？我可是对此一直抱有恶俗的好奇心……”

　　一记响亮的耳光在房间内响起！

　　主楼内的某个隐秘的房间内，随着通过电流传来的这声响亮的耳光，一声失望的叹息响起。盛省三失落的放下了手中的耳机。他皱着眉头从椅子上站起来，发了一小会儿愣，突然间大力拉扯起内部监听设备上的电线。电花四溅！将所有能拉扯得动的电线都从设备上拔下来后，他定了定神走出门去。

　　门外的小套间内，看见他从里面出来，负责内部监听室值班的特工急忙递过来盛省三的大衣。

　　盛省三一边往身上穿着大衣，一边语气严厉的命令道：“要严格执行上级首长的指示！从现在起，直到总站下达新的命令前，这间内部监听室谁都不准进入！”

　　没等这名惶恐的特工向这位新上任的总站站长重复完命令，盛省三已经大步向楼梯口走去……

　　“你还想知道些什么？”艾琳压抑住愤怒，低声喝问。

　　看了眼她那愤怒的表情，埃瑞克努力从被对方用肘部压住的脖子里挣扎的挤出自己的话语，直到对方为了听清楚他的回答将压力减轻了点后才趁机把这个问题回答完：“我……我还想……想知道……知道你……你后脑勺被我打出来的包消肿了没有！”

　　艾琳压住他脖子的肘部重新用力下压，同时另外一只手又给了面前这个可恶的胖子一个耳光。她没有想到，埃瑞克没有去试图躲避，而是突然间用嘴唇向她做了个亲吻的动作，接着，在她发愣的瞬间这个男人猛的一蹬双腿，用背部和腹部的爆发力将她掀起，接着，这个男人又蹿起来弯腰用肩膀破坏了她最后控制身体平衡的企图。她重重的向长沙发上跌倒！

　　那双带着手铐的肥手压在艾琳嘴上，沉重的身体也压在她的身上，令她差点窒息！

　　“嘘――”埃瑞克小心的调整着自己的身体姿态，在彻底压服了对方反抗后，他做了个鬼脸：“你不乱喊乱动，我就松开手。”

　　艾琳这时候已经脸胀得发红，眼睛都有点明显的向外凸出了。她使劲的扭动着脸部的肌肉，但对方只是略微往下压了压就粉碎了她的企图。

　　“你同意就眨眼。”埃瑞克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

　　虽然早年受过严格的格斗训练，也经历过海外派遣任务执行过程中的生死搏杀，但是当这个230多磅的男人压在自己身上，身子底下又是偏软的沙发时，艾琳绝望的发现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任何动作。

　　她就是不眨眼！而且不顾越来越模糊的视力，用那双越来越凸出的眼睛瞪着上面的这个男人！

　　看到对方的脸色开始转青，埃瑞克沮丧的发现自己输了！他小心的挪动手掌，让对方恢复呼吸但又不至于发出太大的声响。不对，不是为了声响，在对方吃力的呼吸的时候他突然在心里对自己说：是怕对方在长时间的窒息后突然大口呼吸对心肺造成功能性损伤！

　　等对方的呼吸已经可以自如的控制时，埃瑞克怏怏的挪动身体从对方身上翻下来，滑落到地上，背靠着长沙发蜷坐在沙发和茶几之间的地毯上，抬高双手沮丧的擦去自己额头上的汗水。刚才那一阵意志的较量，他紧张的全身都在流汗。

　　他身后的沙发上，艾琳用手按摩着喉部，不断调整着呼吸，同时用怪异的眼光斜瞥着沙发边上的背影。

　　“当啷！”越过埃瑞克的肩膀，一把钥匙飞到他面前的茶几上。

　　“这就是手铐钥匙。”艾琳冷冷的声音从埃瑞克背后传来：“可你要是下不了决心把我杀了，还有把外面走廊上的那两名同事都杀了，这钥匙给你也没用。”

　　埃瑞克只是慢慢的擦拭着额头和脖子上的汗水，闭着眼睛不说话。

　　“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艾琳扭动身体，将自己的嘴靠近埃瑞克的耳朵，说话时的气流吹拂着他的脖子：“光有智慧和行动能力是没有用的，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爱干净，即便是手上沾了脏东西，心上也不愿意沾！”

　　埃瑞克依旧闭着眼，有气无力的说道：“我没有想逃出去，我刚才只是想打打你的屁股。”

　　“知道。你需要想发泄一下情绪……”脑后的女人语气中带着揶喻：“你想过没有，既然你现在这么不甘心，其实当初在回国之后，你不止有一次机会可以逃出这个游戏的？当初只要你不来上海，而是去北京，也许这一切就都和你没关系了……”

　　“也许吧。”埃瑞克睁开眼，迷茫地看着前方，双手下意识地擦拭起胸口的汗水：“我没有想到张叔叔这么快就去世……”

　　“幻觉！这就是你的幻觉！”艾琳鄙夷的说：“你总是以为在见到老部长之后，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你就跟一个在学校被同学欺负的小男孩一样，以为只要逃回家见到你爸爸，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这就是幻觉。”

　　眼睛突然间瞪得很大，埃瑞克沉声说道：“我是一个外派特工，我有我的联系纪律……”瞪大的眼睛突然又松弛下去，他不想说下去了。

　　稍顷，在难耐的沉默中，艾琳又一次打破了沉默：“你是下定决心不跟组织上合作了？”

　　埃瑞克低声说道：“问题是现在谁是组织上？倪小峰？李志勇？还是别的什么领导人？……卷到这种国内高层政治游戏中来，所谓的组织其实就那么回事了。”

　　“你下定决心了？甘愿去面对审讯，指控，还有那些罪名？你应该明白：一旦把你移交到司法系统，不管结局怎么样，你的职业生涯和政治前途就都完了。”艾琳非常冷静地帮着他分析道。

　　“我有过所谓的政治前途吗？”埃瑞克讥讽的反问了句，接着他用疲倦的语气叹息道：“其实，你可能不完全明白，只要我肯撒谎，背叛，出卖，说出史秉誉和张君晓告诉我的很多秘密，说出那些我曾经发誓不说给别人的事情，就可能有个相对较好的结果。”

　　略微沉默了片刻，埃瑞克苦笑了一下，慢慢的摇摇头：“问题是，如果那样做了，那也就不是我了。我是个外派间谍，一个职业撒谎者，可在我的生命中，总得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

　　“你下定决心了？”艾琳语气平静的问，感觉象例行公事。

　　“这话，很多年前，史秉誉在特批招募我做特工的时候也问过……”埃瑞克说到这里，突然间就觉得心有点酸，于是他闭紧嘴，什么都不再想说下去了。

　　“说点别的吧。”在感觉身后的艾琳已经将身体挪开，埃瑞克用略微轻松些的语气说道。

　　艾琳仰躺在沙发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在埃瑞克已经认为她决绝了自己这个提议的时候，突然间，随着一声微弱的叹息，叙述开始了：

　　“你不是一直对我和倪小峰的关系很好奇吗？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故事我从来没有给别人讲过，今天讲完了你也会忘记它，对吗？……其实，我第一眼看见倪小峰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他，那时候我才刚刚十八岁。那年，我还差两个月才从廊坊学校毕业，正准备去汉中受训，但有一天，校长突然把我叫去办公室。在校长办公室，我见到两位上级领导，年纪大的姓吴，年轻的姓倪。我还记得我进去的时候，那个姓倪的领导背朝门口看着窗外，当我进去后，他转回身，露出笑容伸过胳膊来握手。你知道吗？他笑得时候牙齿特别的白，衬得那双眼睛是那么的漂亮……”

　　形容男人的眼睛最好不要用“漂亮”这个词！埃瑞克心中说，但他并没有说出口，只是闷闷的“嗯”了一声，而且嗯完后居然还觉得心里酸溜溜的……

　　北京。

　　东贵西富北平南穷，这里是北京市区的最南边，也就说是差不多最穷的地方。

　　据说在1910年的首都市政规划上，这一带是环城绿化地，可几年来随着大量的外地劳动力自发的聚集在这一带，在这个城乡接合部能看到的就是连绵的违章建筑。曾经有国会议员在1912年提出过议案，要求将这条灰色的南环违章建筑群全部拆迁，但因为加入战争后种种政治上的考量，这条违章建筑带不但没有被拆除，而且大有继续向南部的农田发展的趋势。

　　这其中涉及到市郊南部二十多个村庄的经济利益问题，也涉及到八十多万已经嵌入到北京经济生活中的低收入职业岗位的劳动力安置问题。更不要说，这其中很多违章建筑的门口都赫然挂着民政部统一样式的“参军光荣”的牌子。因为征兵地域划分的政策，这些“参军光荣”的牌子没有一块是北京当地民政部门颁发的，但这不等于说这些来自外地的军属他们的儿子，丈夫就没有在抗枪，没有在海外作战。因此，至少在大战结束前，这条巨大的违章建筑带是没人敢提议拆除的。

　　城乡结合部、违章建筑带、低收入人群聚集……往往和这些词汇配套的词汇自然是严重的治安隐患、巨大的消防压力、\*嫖娼、吸毒贩毒、青少年犯罪行为泛滥等等……

　　“……周四是国会在休假后的第一次大会，政务院总理跟各大部的部长都会到场，我们在这天显示力量，能让这些上面的老爷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大家记住，只要到时候游行的队伍有一支先冲上长安街，在那么多的国会议员和记者面前就没人敢下令开枪！所以关键是要快！游行队伍集结的时候要够隐蔽。潘参谋，到时候你们这队一定要提前把旗帜、标语跟示威牌运到指定位置……”

　　一名身穿没有军衔和领章的半旧军服，右眼还戴着黑眼罩的三十多岁的男子正指着桌上的旅游地图滔滔不绝地讲着。破桌子旁边听他布置的男人们大多也穿着类似的旧军装，而且很明显的，其中有几个还是残废。

　　“我那个队的秀才弟兄说，要不要在标语里加上一句‘流血、流汗、不想流泪，献身、献命、不献家人！’啊？”

　　“段连长，你们后勤退役的就是有文化啊，这么绝的词都能想出来！”

　　“狗屁！就这破词，酸死了！还是我们队的标语好！‘上有老，下有小，打仗回来喂不饱！’，一听就明白！”

　　“拉倒吧！王大炮，你他妈的那玩意都被土尔其人的地雷给阉了，哪还能有小……”

　　男人们抽着用报纸卷出的烟卷，在呛人的烟雾中互相用最粗鲁的语言开起了玩笑。

　　墙角，一个年约40多岁，面色白净的男子裹着半旧的军大衣微笑着看着这场面，在看到年轻的会议主持者有点控制不住场面时，他声音不大但却很清晰的说了句：

　　“都给我他妈的闭嘴！”

　　看到有几个围在桌边的人还有点不服气，40多岁的男人披了披大衣手扶着拐杖站起身来，冷峻的说道：

　　“看看你们一个个的熊样！什么连长，参谋的！还以为自己抗枪卖命呢？就怕内务部抓人缺名单啊！想清楚，咱们现在干的这事放大清年间那都是要砍脑袋的！小蔡，你继续给他们布置，谁再刺头就交给我处置！”

　　那名戴着眼罩的年轻退役军官感激的看了他眼，扫视了桌旁一圈，沉声说道：“诸位，别忘了我们这几万老兵兄弟是为了近百万的老兵能过上该有的日子，要是等仗打完了，上面就没人再听我们的喊叫了……我现在再重复一遍后天的行动方案……”

　　门外溜进来一名年轻的男子，他行走时步伐很大，但却几乎没有任何脚步声。走到又坐回到墙角的中年男子身旁，面色不怎么好看的他弯下腰在对方耳朵旁细语了几句。中年男子皱眉听罢他的耳语，站起身拄着拐杖走出小屋。那名年轻的男子小心的跟在他身后，面色愈发的难看。

　　等中年男子出去，桌旁外围的一名男子低声对身边的伙伴说道：

　　“刚才，吴团长真的生咱们的气了？”

　　“他啊？”他的伙伴无声的笑了笑：“别看我们团长人称秀才团长，这带兵的脾气一向可火爆着呢！没事。”

　　“还是你们团长好啊，一样受了伤退下来，可他这个级别待遇的这次愿意帮咱们的可不多啊！”男子轻轻的感叹道。

　　他的伙伴用下巴指了指桌旁：“你们蔡营长不也是？德国军校回来的，受伤后安排的也不错，这不也为了几十万的老兵弟兄们……”

　　“老段，你清楚你们队的路线和要求了吗？给我重复一遍！”桌旁的独眼男子不满的冲私语这两位的方向大声问道……

　　“看样子明天要刮风了！”看着天上小半个月亮旁大大的风晕，中年男子低低的自语了句。

　　“那可不一定，吴团长。”年轻人扶住他的一只胳膊：“您下心地下……天气预报没说要刮大风。”

　　轻轻的从年轻人的手中抽出自己的胳膊，在清冷的夜风里中年男子吸了几下鼻子，边走边说：“说过多少次了，别再叫我团长了……周围的警戒检查过了吗？”

　　“领导你放心，我可是您的警卫出身，周围的暗哨我刚又检查了一遍。”年轻人认真的说着，指了指小巷中另一个方向，示意中年人朝这边走。

　　“他没在车上？”中年男子觉得有点奇怪。

　　“天冷，我给他找了个暖和点的地方。”年轻人稍稍有点紧张，低头看着脚下，可能是怕自己的老上级会在冰面上滑倒。

　　“小石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吗？感冒了？”进那个巷角的小院的院门时，中年男子随口问了句。

　　还没等年轻人回答，院内平房的门已经开了，蜡烛光下有人站在打开的门口向中年男子轻轻的招了招手。

　　“你不是这几天在出差吗？”屋子里的生铁炉子烧得很旺，在将脱下的军大衣交给小石的同时，姓吴的中年人随口问道。

　　刚给他们开门的刘霁山走回到火炉旁，双手在炉子上方好像取暖似的翻动着，漫不经心地说了句：“噢，今天刚回来，不放心你这边的准备工作，过来看看。”

　　“石头，去倒两杯茶。”中年男子坐在附近的一把椅子上，头也不回地吩咐了句，接着便冲火炉旁的刘霁山自信的说道：“包括这个大队在内，我总共组织了三十六个游行大队，五万多人，到了后天分路集结，在警方反应过来以前至少能有二十多个大队能冲到国会会堂旁边去。不过你别忘了你们的保证，一定要保证卫戍部队到时候不开枪……”

　　“我不能保证。”刘霁山突然扭过脸来斩钉截铁的说道。

　　中年男子一愣！

　　“我不能保证！”刘霁山又重复了一遍：“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不会有退伍伤残军人游行了！”

　　“当初可是……”姓吴的中年男子话还没有说完，却发现一条绳索已经勒在自己的脖子上！他想挣扎的回过头去看，但怎么也扭不过头去，同时他听到自己曾经的警卫班班长小石头用几乎是哭泣的声音在自己耳旁低声响着：

　　“团长，你不要恨我……我想再回去为国家出力……团长，我还年轻，我不能就这样错下去……团长……”

　　刘霁山将自己的双手靠近火炉，炉火映照下，他的指间显得红通通的。他似乎是很迷醉地端详着自己被火光映红的双手，根本不去留意身旁晃动的人影和怪异的喘息声。

　　终于，一切都平息了。刘霁山仿佛是从发呆中惊醒过来，他转身走到正呆呆的站在那里的小石面前，轻轻的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和蔼的说道：“以后跟着我，一起为组织上做贡献吧！要好好努力啊！”说罢便走到门口，拿下挂在门边墙上的大衣和围巾出去了。整个过程中他根本连看都没有看地下一眼。

　　809房间，部里面处理最机密事务的会议室。

　　刘霁山进门后走到会议桌的那头，拉开椅子坐在李志勇的下手。坐下前，他好像是因为晚到而抱歉般的向李志勇点点头。

　　李志勇淡淡的回应了一下，接着便习惯性的问了句：“人都到齐了吗？”

　　小会议桌下端正在低头准备记录的秘书大声回答道：“都到齐了！”

　　“嗯。”李志勇神态严肃地说道：“半夜把兄弟部门的领导们请来，还有召集来主要部门的负责人，是因为有一件紧急情况需要立刻处理！同志们，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了世界和平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我国这几年来被迫参加对反动的同盟国的战争！在战争过程中，地方民政部门在安置退伍军人和伤残军人方面存在一些不足，这可以理解，战争时期嘛！但我们的敌人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尾声：怅眺（上)

更新时间2007-1-12 2:36:00 字数：23354

　伦敦。

　　这天中午戴维·高邓将自己的妻子送上了去纽卡斯尔的火车。陪伴高邓夫人的还有一位印度血统的中年女护士。晚上戴维·高邓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他已经当了20多年会员的那家俱乐部。他准备在那里安静的看看报纸，吃吃晚餐，要是可能的话他还想在俱乐部内玩玩填字游戏。

　　这家距离白厅街只有两个路口的俱乐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会员守则的核心就是沉默――任何会员在进入俱乐部后都必须保持沉默，不得发出任何声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据说拜伦当年就曾经因为严重违反了这条规则，在看报纸的时候大声骂了句脏话就被俱乐部除名。当然，在阴谋论者居多的伦敦上层社会，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诗人被除名的实际原因是和某位身份高贵的女士有关……

　　和很多来历清白的绅士们在一个房间内活动，但彼此之间又不用相互干扰，甚至连通常的社交礼仪都可以省下了！这就是戴维·高邓劳累紧张时最喜欢享受的英格兰式的人群温暖。

　　独自一个人享受的晚餐才刚刚开始，正在往烤童子鸡上淋柠檬汁的戴维·高邓就隔着玻璃看到凯特·霍克那矮胖的身躯走进俱乐部的大门。恋恋不舍地看了眼桌角早让服务生拿过来的填字游戏工具，戴维抓紧时间吃起了晚餐。当服务生端着放着卡片的托盘走到他的餐桌旁时，那只童子鸡已经被吃掉了三分之一。

　　低头看了眼卡片上的字迹，戴维轻轻的叹了口气，喝了口水，然后抓起餐巾还算从容的擦擦嘴，接着便跟着服务生穿过活动大厅，那里两桌会员正在静静地玩他们的桥牌游戏，一直走过衣帽间，出了衣帽间后来到俱乐部门厅，到这儿，就算是已经走出俱乐部内部的空间了。

　　在俱乐部的并不是很大的门厅内，有两间专门给临时访客准备的小洽谈室。会员要和人谈话或者打电话都得到这里来。引领着戴维的服务生走过去打开其中一间洽谈室的门，做了个请的动作。

　　凯特·霍克掏出手帕在清凉的空气中擦拭着额头上滚滚的汗水，等洽谈室的门一被关上，还没待戴维坐下，他就立刻说道：“戴维，我非常对不起……”

　　戴维·高邓郁闷的挥挥手：“得了，凯特，要不是有什么大事你是不会到这里来找我的。说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的张死了！”凯特掏出一张已经被揉得皱巴巴的电报纸条：“中国方面封锁了消息，但我们在北京的人搞到了这个消息……”

　　仔细的看了看手中的纸条，戴维重新将电文递回给凯特，平静地问道：“消息证实了吗？”

　　“我给上海总领事馆的老乔治通过电话了，他说那家医院现在已经进不去了，门口也停满了警车和军车……”凯特又擦起汗，可怜巴巴地看着戴维。

　　“凯特，你马上去派车把海外历史中心的研究员都接到圆点六楼去，另外把这几个教授也请过来……你代我通知几个主要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说我需要召集一次小型会议。”戴维发布完命令后，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我的司机已经回家了，你让鲍迪开车来俱乐部接我吧。”

　　凯特略微愣愣，便急忙去执行命令了。

　　等凯特离去，戴维对进来的俱乐部服务生彬彬有礼地说道：“巴克先生，我需要在这间屋子里思考一些问题，你可以帮我把大衣和帽子拿来吗？”

　　就剩下一个人的时候，戴维走到窗前，隔着窗户玻璃看着外面已经亮起街灯的街道。今天是伦敦最正常的天气，淡淡的雾气在华灯初上的城市里弥漫着。窗户上面蒙着一层水气，站在这里向外看，什么都看不清……

　　喧嚣的机枪射击声响彻在风雪当中，压过了手枪和步枪射击的声音，只有偶尔几声凄厉的惨叫可以与机枪声媲美。

　　枪声逐渐在风雪中平息下去，青藏高原的山谷中又恢复了亘古以来的模样。

　　“戴维！放下我走吧！我不行了，戴维！”大口的喘着粗气，未到中年的詹姆斯·布来恩的脸上满是硝烟和灰尘。他伏在马上，蜷着受伤的那条腿，用恳求的语气对牵着马的戴维·高邓说道。

　　那时的戴维·高邓也是风华正茂，他拄着步枪，一手牵着马缰绳，艰难地走着。正在冉冉升起的高原太阳照着他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愚蠢的戴维！”布来恩博士生气了：“就靠这剩下的一匹马，我们最多只能逃出去一个！高邓家前天晚上已经牺牲了一个了！我不能看着……”

　　戴维突然停住脚步，将马缰绳塞到布来恩博士手中，从怀中掏出地图铺到路旁的一块岩石上，把指南针放到地图上，仔细的比对起周围的地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一点也不去理睬布来恩博士的唠叨。

　　“……戴维！你听我说……”布来恩博士突然提高了嗓门：“这次行动需要伦敦有人承担责任，和白厅街的那帮家伙打交道你一向比我强！更何况，我他妈的还腿上受了伤……”

　　“嘘――”戴维做了个禁声的动作，然后侧耳仔细听着什么。

　　布来恩博士紧张起来，他急忙抓起挂在马鞍上的手枪环顾着四周。

　　四周只有高原上隐隐的风声。天空中传来一声清唳的鸣叫，两个逃难者抬眼望去：一只鹰正在湛蓝的天空上盘旋着。过了一阵，那只鹰可能是因为判断出下面的生命并不是它的猎物，又鸣叫了一声，展翅向远方的山丘那边飞去。

　　“是猎鹰吗？”布来恩博士紧张地问道。

　　眯着眼看着那只鹰逐渐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山丘后，戴维这才摇摇头：“我不知道，不过你得下马了，詹姆斯·布来恩博士。”说罢他走过来伸手搀扶博士下马。

　　艰难地在对方的帮助下从马上下来的布来恩博士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他顺从的走到岩石旁，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半躺在那里，伸手接过戴维递过来的步枪和弹药，但是当戴维将干粮和水壶递给他的时候，他坚定的摇摇头：

　　“你在后面的路上更需要这些……”

　　“你听着！”戴维伏下身，语气严厉的对布来恩博士说：“戴维·高邓前天晚上刚失去了一个兄弟，今天他不会再失去另外一个兄弟！”粗鲁地将毛毯盖在布来恩身上，戴维走过去骑在马上。他调转马头来到岩石旁，弯腰对张着嘴的詹姆斯·布来恩说道：

　　“要是这张地图没有骗我们，那个山丘后面会有个小寺院。你记住：在我搞回来马和给养的时候，要是看不见你，或者你自杀了，我也会死在这块石头上！那就让白厅街的那些混蛋们见鬼去吧！”说罢，他打马向远处的山丘那边奔去。

　　“你回来！”詹姆斯·布来恩高声叫道：“这块高原上已经没人再相信大英帝国了！你这是去送死！”看到对方已经远去，布来恩博士无力的将头靠在岩石上，悲伤的自语道：“戴维·高邓，你是一个大傻瓜……”泪花闪烁在他的眼角。

　　骑马来到那列山丘下的时候，戴维高邓已经骑了一个多小时的马。他正勒马停在一条山谷前犹豫着，山谷谷口的一块山岩后闪出一个男人。男人远远的晃动着手中的步枪，随后向山谷中指了指。戴维没有向他回应，而是策马进入了山谷。

　　不到10分钟，这条小山谷就到了尽头，一条更大的，宽阔的山谷出现。山谷的底部一条小河静静地流淌着，河水在清冷的风中蒸腾着白色的水气。山谷中的一片开阔地上，河滩上有一片树林，树林中隐约可见一座小小的喇嘛庙。

　　戴维毫不犹豫地向那座小庙行去。在他打马趟过小河时，在他骑马进入树林去，他能感觉到四周有不止一个人暗中盯着自己。他一直来到寺院的门口，那儿有2个穿着象藏民的男子迎上前，其中的一个胳膊上架着刚才那只猎鹰的男子接过戴维的马缰绳，另一个用手指了指他腰间的左轮手枪。在戴维交出手枪后，那个男子礼貌而迅速的搜了搜身，然后领着他走进寺院。

　　在进这座小喇嘛庙的山门前，戴维注意到：附近的树林中，有辆造型怪异，体积很大的黑色马车车厢安静地停放在那里。戴维知道那不是一辆普通的马车车厢，那车身是钢板制做的，车顶上的小圆塔中随时会射出重机枪的火焰，这马车在机动的时候需要6到8匹骆驼来牵引……这一切他都在前天晚上的风雪中领教过了！

　　诵经声漂浮在寺院中，戴维跟随着那个男子往里走时看到小庙中不多的几个喇嘛都正跪坐在前殿当中闭目诵经，没有谁看一眼正穿过院子从前殿侧面走过的这2位世俗之人。

　　一直走到喇嘛庙的最后面树林中，在河边的一块伸向河水中的岩石上有一座木色发黑的凉亭。中年的张君晓正陪着一个裹在厚厚大衣里的男人说话，看到戴维被带过来，他微笑的站起身，迎出凉亭。

　　“布来恩博士的伤势还行吗？”挥手让那名带路的男子离去后，张君晓关切的问道，随后看着戴维不悦的表情，他低声解释了一声：“那确实是前天晚上唯一的一个意外，本来那个狙击手是要打博士骑的那匹马的……”

　　“他呢？”戴维扫了眼凉亭里正在低头看书的那位裹在厚厚大衣里的男子，急切的问道。

　　“带来了，就在那边的帐篷里。”张君晓低声说道：“人倒是没有受伤，可就是情绪还非常不稳定……”

　　不等他说完，戴维就大步的向小河上游一点，距离这里300多英尺的河边那座黑色的帐篷走去。张君晓苦笑着摇摇头，抬起胳膊向周围的一片寂静摆动了几下，于是直到戴维走进那座帐篷内，都没有什么人跳出来来干涉他！

　　帐篷内被一座大钢笼占据着，一个相貌英俊的英国小伙子正沮丧地在钢笼内的软榻上盖着毛毯发呆，看到戴维进来，他先是一愣，接着露出点笑容，但片刻之后随着恍然大悟的表情他的脸上立刻浮现出出离的愤怒！

　　“戴维·高邓！是你出卖了我们！你背叛了……”他扑到铁栏前咆哮道。

　　“托马斯，是你先背叛了我！我的弟弟！”戴维突然大吼一声。

　　在对方的惊愕当中，戴维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压低自己的语调，低低的说道：“我是向你来告别，我亲爱的弟弟。你的那位情人，也就是我的妻子莉莉，她是不会知道你还活着，她会在以后的日子里默默的怀念你，背着她的丈夫默默的怀念你，没有人会去打扰她的这种怀念。她肚子里的那个孩子出生后我也会当自己的儿子养大他，孩子是无辜的。至于你，你放心，我会让你一直活下去的，并且不断的得到你的情人和孩子的消息……”

　　“不！”托马斯因为恐惧和愤怒而又一次大叫起来，英俊的脸部因此而剧烈扭曲着：“你是个魔鬼！不！就算你是魔鬼也不可能知道这一切！……”

　　走出帐篷后，戴维的脚步有点踉跄，但他走回到凉亭前的时候脚步已经逐渐回复了正常。他先没有走入凉亭，而是走到岩石旁的小河边，掬起清冷的河水洗了洗脸。

　　当他走进凉亭时，张君晓递给他一块干燥舒软的毛巾，同时低声的说道：“我会找人照料好他的，也会一直把孩子和女人的消息通报给他……”

　　“我的女人，我的孩子。”戴维狠狠擦拭着脸，嘴里语气坚决的说。

　　“对，”张君晓严肃的回应道：“我们会把你的孩子和你的女人的消息不断的通报给他的。”

　　戴维放下毛巾，瞪着张君晓的脸，想从那张脸上寻找出一丝讥讽或嘲笑的表情，但张君晓以绝对严肃的表情对着他，真诚，不带有任何表情，哪怕是同情，就如同半年前张君晓告诉他，自己的亲弟弟正在和自己的妻子偷情时的表情一样。

　　凉亭里坐着的男人这时可能是觉得有点冷，他打了个小小的哆嗦，放下手中一直拿着的书，态度安祥地说道：“高邓先生，张君晓告诉我，你一直要坚持见到我本人才肯正式加入我发起的这个小俱乐部，现在你已经见到我了。”他的英语带着明显的美国西部口音，流利，但说的很慢。

　　戴维扭过脸，看着坐在小桌旁的那个男人。这张脸他已经在相片和画片上看到过很多次，但此刻看到那张裹在大衣毛领里的脸，他发现这张脸实际上没有相片和画片上看到的那么有神采，甚至可以说看上去有点萎靡不振。

　　“我是不会背叛布列颠的利益的！”戴维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面对那张半个世界的人都认识的脸，很冲动的就来了一句。

　　张君晓有点尴尬的看看戴维，又看看史秉誉。

　　史秉誉站起身，同情地看着戴维：“我相信张君晓早就把我的意思向你表示得很清楚了，高邓先生，不损害所在国的长远利益，不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我发起这个小俱乐部的目的只是防范那些对各个国家都有害的事情，无论是你的布列颠还是我的祖国。”说着，他将手中的书随手递给张君晓：“走吧，还有几个俱乐部成员在等我们，就差你到场了。张君晓，你给我找的这本书显然是太高估我的英文水准了，看得我差点睡着。”

　　戴维瞥见那本书是马隆版的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史秉誉已经抓住了他的胳膊：“走吧，去和俱乐部的其他成员见见面，以后这么齐的场面可能不会再有了。具体的事务以后你们自己协调解决，我今天有几句重要的话得给大伙当面说清楚。”他停住脚，再一次同情的看着戴维特意强调了句：“我们之间的有些私事是不会让他们知道的。”

　　戴维走出帐篷的时候曾经在心中发誓：这里谁要敢讥讽他或者同情他，他就一定会宰了那个人，哪怕死在这里！可当这个男人语气中带着同情的表情和他讲话时，他却觉得一点也不生气，相反，他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高原的昼夜温差很大啊！高邓先生。”2个多小时以后，在往喇嘛庙外走的时候史秉誉一边将身上的大衣脱下来很自然的交到戴维的手中，一边苦笑着说道。

　　在戴维和他的身后走着另外3个白人男子，张君晓走在最后，手里牵着2匹配好鞍具，上面还挂着一枝老式前装步枪的马。当他们这一小队人走到小河前的河滩上时，远远的看见那里有人摆弄着一只架在木架上的照相机，看见他们过来，那个摆弄照相机的男子远远的向张君晓示意了一下，接着便跑开了。戴维回过头，发现身后那3名久闻大名但刚刚结识的同行都露出紧张的表情。

　　“就送你到这里了，高邓先生。”史秉誉向那台照相机走过去：“难得今天聚得这么齐，我们来张合影好吗？先生们。”

　　因为那3个男子的脸色更加难看，戴维本来不高兴的心情也变得好起来。他将史秉誉的大衣放到张君晓牵着的马上，脚步欢快的走向已经站在照相机镜头前的史秉誉：“好啊，那就一起照相吧！”

　　等那3名男子也很不情愿的站在他和史秉誉身旁时，史秉誉突然笑着对张君晓喊道：“张先生，我还记得你当年在法国照得相片害得我们抓错了三次人！你还是让高邓先生来照吧！”

　　高原正午刺眼的阳光下，顶着黑布通过取景器看着背景上的荒原，戴维发现刚才那个摆弄照相机的人刚好将树林和寺庙这些带有标识性的地貌物避过，背景上的那些荒秃秃寸草不生的山丘和荒野真是太难将是哪里的了。

　　“Yam，Yam!”戴维从黑布下钻出来，捏着相机开关高声叫道。

　　“不，不，不！”史秉誉摇头晃脑的说道：“先生们，请跟我学一个中国的蔬菜名词――”接着，他笑着用汉语大声叫道：“茄――子！”

　　……

　　从鲍迪打开的车门钻上车后，等轿车被鲍迪驾驶着一拐过街角，戴维马上说了句：“鲍迪先生，可能你得跟你家里打声招呼，我想要点你们家在乡下种得一些新鲜蔬菜。”

　　“高邓阁下，请问你需要什么样的蔬菜呢？”鲍迪彬彬有礼的问道。

　　“听好了，这种菜有个拗口的中国名字。”戴维说到这，张大嘴用费力的汉语念道：“茄――子！”

　　……

　　“……在组织上的暗中帮助下，逃过不知情的内务部人员的追杀，帮着爱新觉罗·傅沛逃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岛的莫尔比兹港，那天是1904年的12月7号，农历的节气刚好是大雪，那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依然仰面躺在沙发上的艾琳说到这里，泪光开始在眼中闪烁，她顿了顿，继续用空洞的，仿佛是在讲另外一个的故事般的语气将故事讲下去：“那天早上，傅沛跟疯了一样的冲进我的房间，两眼通红的问我是不是满奸，因为在当地接应他的人说我既然父母已经和北京政府合作了，我也十有八九是政府派来的探子，他们要求傅沛至少也应该把我摆脱掉……”

　　埃瑞克背朝她坐在地毯上，低垂着目光，神情很专注地听着。在听完艾琳是如何用自己伪造的身份混到监狱医务所，又如何用自己的真实家世取信于傅沛，又帮助傅沛逃出看守严密的重刑犯监狱，逃过监狱狱警和内务部警察追捕的过程后，他已经被这个疯狂的故事深深的吸引住了！特别是艾琳和傅沛在亡命的过程中，这对年轻的男女之间那种欺骗和试探，挑逗和防范交织在一起，以及从培训到派遣过程中倪小峰和她的的感情经历都让他有种难以名状的感觉。

　　“……就在那天早上傅沛说要么我把我自己全交给他，要么两人就在这里分手。说着说着，他哭了，我也哭了……”艾琳苦笑着慢慢的摇摇头，仿佛是为青春感慨：“那天上午，我借口出去散散心，去和倪小峰接头。摆脱了当地反动组织派来盯梢的尾巴后，我在港口见到了倪小峰……”

　　艾琳说到这里不说话了，望向天花板的双眼中充满了回忆的幸福。她似乎又看见在热带明亮的阳光下，穿过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的人群，年轻英俊的倪小峰向她走来，绽开的笑容里露出那嘴雪白的牙齿……

　　“好了。”埃瑞克听到身后的讲述突然停止，便酸溜溜的说道：“你和倪小峰在香港匆匆见过面后，那次是隔了两个多月才又见面吧？”

　　“六十七天，隔了六十七天又见的面。”艾琳语气悠悠的说道：“见面后我给他讲了傅沛的事情，问他我该怎么办。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给我讲述了那个在基隆坡被我被迫开枪打死的内务部特工的事情。他告诉我那个特工的家庭情况，告诉我那个特工的女儿有多大，他的妻子眼睛都快哭瞎了，告诉我那名特工的妈妈在得知儿子牺牲后当天便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也许他讲得都是真的，可……”埃瑞克急忙说。

　　艾琳打断了他的话，继续说下去：“我当时就知道，他讲的一定是真的，于是，我明白我该怎么去做了……”

　　埃瑞克的表情有点僵硬，他想转过身去听艾琳说话，可一时间又觉得腿脚有点发麻。一定是在地上坐得太久的缘故！他心中为自己的腿脚发麻找到了这样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就在那天晚上，我走进爱新觉罗·傅沛的房间，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他……”艾琳眼角的眼泪终于开始向下滑落，但她的语气还是那么的空洞，没有丝毫的情绪：“……我的身体很疼，可我的心更疼，因为就在那时候，我明白，我再也不能去爱倪小峰了……我差点在傅沛的身体下喊出‘抑扬，我爱你’，可我只能静静的躺在那里，闭着眼，听到傅沛挥舞着从我身子底下抽出的白丝巾跟给疯子似的冲出房门去给别人看。”流着泪的艾琳讲到这里甚至讥讽地笑了一声：“哼，一条内务部特工的性命都没换来的信任，却因为那么条沾了几点血的丝巾就获得了……”

　　埃瑞克脸很烫，喉咙发干，他费力的爬起身，转过身去跪在沙发前，抹去艾琳脸上的泪花：“别讲了，好吗？我不想再听这个故事了。别讲了。”

　　艾琳抓住他双手间的手铐金属链条，将他的手挪开，双眼依旧望向天花平静的说道：“然后，那帮傻瓜就信任了我，将我和傅沛一起带上了船。在船上，我俨然已经是傅沛的所谓福晋，他们都说只要见到了贝勒爷就会给我们举办大婚……”

　　“别说了，我不想听。”埃瑞克用乞求的眼光看着艾琳，低声的说。

　　没有理睬他，艾琳继续讲述着：“两个礼拜后，我们又回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不过这次是在岛的南边上的岸。又过了两天，我一路做着标记和他们来到山里面的一个小庄园，我记得那天是12月22号，冬至，正好是我的生日。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特别大……就在我们刚进了那栋房子后不久，我们的人就冲进来了……我还记得当枪声响起时傅沛看我的目光，他的目光是那么的绝望，可我当时一点喜悦或者难过都没有，我只是在心里给自己说：‘哦，这件事情可算是结束了’……”

　　埃瑞克确实不想再听这个故事了，哪怕是一个字！他急了，高高的举起双臂带起了艾琳的那只胳膊，随后他从两人的胳膊之间用一种很怪异的姿势伸过头去，紧紧的吻住了艾琳的嘴，制止她继续讲这个让自己的心都快碎掉的故事！

　　我一定是疯了！要不就是力必多分泌不正常了！我这是在干什么！埃瑞克这样在心中叫喊着，嘴唇却在艾琳柔软的嘴唇上紧紧的吻着。艾琳闭上眼，先是轻轻的回应几下埃瑞克的亲吻，接着，她猛的睁开眼，将埃瑞克的身体迅速的顶起，用脚将他蹬踹到另一边的单人沙发上！

　　后脑勺重重的磕在沙发靠背的上端！埃瑞克觉得眼前发花，全身的肌肉在瞬间有种要失去控制的空虚感！他想挣扎着做出身体该有的反应，可这时候艾琳已经扑过来跨腿骑坐在他的腰间，并将他戴着手铐的双手使劲向上后方推去，等埃瑞克反应过来，双臂已经因为被举到了肩后而失去了发力的机会。

　　艾琳双手将他扬起的胳膊使劲顶住，两手的拇指恰好顶在他的肘关节内侧，不让他有用力的机会，同时低头用冷笑的眼光注视着他，奚落的说道：“你不是想知道这个故事吗？你现在就听完它！”

　　“我可以不听吗？”埃瑞克的这句话并没有说出口，他只是用忧郁的目光告诉对方这句话。

　　艾琳鄙夷地回应着他的软弱：“你不是聪明又神气吗？你不是理性而坚强吗？那你就得听着！”她注视着埃瑞克的目光逐渐的冷却下来，眼神变得异常的空洞，仿佛目光穿过埃瑞克的面庞在注视着另一个人：

　　“那些防守在外面的人一个个被干掉的时候，我一直拿着从傅沛腰里抽出手枪顶住他的脑门，可我知道，傅沛不是害怕我手中的枪，他只是呆住了，他只是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他的父亲，那个老大烟鬼这个时候哭着对我说，他可以代他的儿子死，只要我放他的儿子走……然后，突然间外面传来一阵嚷嚷，门口的保镖喊叫道傅沛的母亲被打死了！傅沛的身子突然就动了，伸手要抢枪，我毫不犹豫的扣动板机，打死了这个我生命中的头一个男人！”

　　埃瑞克简直想大叫一声，但是他已经无法说出话来，只能是紧紧的闭上眼，不去看面部上方那张美丽的脸庞。

　　“……傅沛的后背撞在我面前的墙壁上，然后身子慢慢靠墙坐下来，脑门上除了那个小洞，那情形就和一路上我看到他想心事时候的样子一模一样。他的父亲跺了跺脚，说了声：‘孽障啊！’就转身进了里屋。我明明知道他是要去自杀，可我那时候就是动不了，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傅沛发呆……”

　　“孽障啊！”埃瑞克也在心中高喊了一声。

　　“……我就那么站着，连保镖冲进来向我开了两枪都没反应。我感觉保镖突然栽到在地，然后有个人走进来叫我的名字，是倪小峰……他把手枪收起来，慢慢走到我旁边，把我手里的手枪拿开……这时候房子里进来好几个人，可我不管不顾的就对倪小峰大声说道：‘能不能放过他妹妹？那才是个孩子。’……”

　　埃瑞克急忙睁开眼睛，摒住呼吸看着艾琳，等着答案。

　　艾琳苦笑了一下，支着埃瑞克两臂的手慢慢滑到他的肩头，眼光转向一旁，轻声说：“倪小峰先是给了我一个耳光，大声骂我晕了头，把他和组织上当成什么了，接着，看我什么反应也没有……据说我当时就跟失去知觉一样，他一把就抱住我，使劲的抱住我……”

　　艾琳说到这里，俯下身子，眼睛依旧注视着旁边，但胳膊慢慢的抱住了埃瑞克，下巴紧贴在埃瑞克的额头，胸部顶在埃瑞克的下巴上。她低低的，望着别处说道：“他就这样抱着我，我能感觉到他的身体有点颤，我知道，他是真的难受，可我也知道，我和他之间已经没有以后了。不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未婚妻，只是我，我已经不想让他再抱我了……那是倪小峰第一次抱我，也是最后一次。”

　　“替代品尺寸太不合适了吧？”埃瑞克吃醋的问道。

　　“嗯？”艾琳转回目光，头稍微往后靠了靠，挑起一边的眉梢，眼中充满疑问的看着这个在自己怀中的男人。

　　“我是说，”你现在样子真迷人！咽了下口水，埃瑞克继续说下去：“要是你想重温和倪小峰的拥抱的感觉，我的体形好像差距比较大。”

　　看着这个男人孩子气的表情，艾琳的脸上突然绽放出笑容，她低头迅速的在埃瑞克额头上吻了一下，接着又拉开距离笑起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倪小峰的醋的？”

　　“从看到你卸妆后的第一眼。”埃瑞克老老实实的回答道，说罢脸觉得有点发烫。

　　又飞快的吻了他的额头一下，艾琳笑起来：“其实我也吃醋，为你。”

　　这回轮到埃瑞克发傻。

　　“当我走进病房，看到你和大明星搂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我突然就明白了，第一次看到她和你在一起的样子，我就开始吃醋了……”艾琳细声的在埃瑞克耳边说道。她说话时的气流让埃瑞克觉得发痒。同时，随着她的身体的挪动，埃瑞克尴尬的发现自己的身体居然开始了生理反应。

　　不应该在这种时候，不应该是戴着手铐，不应该是她！埃瑞克这么想着，急忙岔开话题，想将两人间的暧mei气氛转换一下，至少别让对方发现自己的生理反应：

　　“唔……我想你是误会了，姚莺然不会喜欢上我这种只会给她带来麻烦的人的。”埃瑞克说：“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很麻烦……”

　　“傻瓜。”艾琳轻声说道：“你的事情确实很麻烦，我会按照命令抓你，可我已经知道了：你是个好人。”说罢，她将温软的嘴唇轻轻的盖在埃瑞克的嘴上。

　　我是个好人？这算什么理由？埃瑞克郁闷的想着，但同时他惊诧的发现自己的双臂已经套过艾琳的身体，戴着手铐的双手滑到对方的腰肢上，正在慢慢用力将对方的身体靠向自己。

　　感觉到了这个男人的身体反应，艾琳的嘴角出现了心满意足的笑容，她挪开点嘴唇，低声说了句：“来吧，和我亲热吧，这样关在里面的时候你还可以有点事情想……你这个可怜的男人。”

　　她最后这句“可怜的男人”让埃瑞克突然产生了巨大的感动！他什么也不说了，猛然将自己套在对方腰肢上的双手向下插去。艾琳在晚上出现时已经换了身职业装，上身是白色的衬衣和马甲，下身穿着紫色的长裙，脚上还是那双短靴。埃瑞克的手插进她的裙腰，指间正好触到她有点冰凉的臀部的上端。艾琳在衬裙里面穿着是条丝质的内裤，衬裙很紧，埃瑞克戴着手铐的双手已经无法再往下，但手指触及到臀部的上端，那种奇异的感觉让埃瑞克的身体反应更加的强烈！

　　得了，不管这是个圈套还是她的伤感，还是她将你当成了某个人的替代，这的确是位美丽的姑娘，不对吗？埃瑞克在心里这样替自己找着借口，干脆放肆的放开自己的身体，痛快的享受起此刻的香艳感觉。

　　“等一下。”艾琳的嘴唇从他口舌间挣脱出来，快速的说了句。接着，她灵活的从埃瑞克的双臂间缩出去身体，轻步跑到房门前，想了想后用力用搬起墙边的柜子将它顶在门后。

　　重新回到沙发上，钻回到埃瑞克的怀抱中，艾琳对目瞪口呆的埃瑞克得意的一笑：“这个房间是专门用来关人的，锁只能从外面打开，里面反锁不了，我只能用柜子顶住门。”

　　“你真是个力气很大的小姑娘。”扫了眼顶在门后的柜子，埃瑞克由衷的赞叹道。

　　“那是！”艾琳得意的皱了皱鼻子，这个动作差点让埃瑞克补充一句“而且非常的可爱！”。

　　看了眼手腕上的手表，艾琳严肃的说道：“还有一个半小时，咱们要抓紧亲热了！”

　　埃瑞克觉得心脏都要停跳了！他苦笑的说道：“这个……”

　　“她有没有碰你？”艾琳突然严厉的问道：“我是说那个大明星。”

　　埃瑞克急忙摇摇头，然后想到姚莺然帮自己化妆的情形，稍微犹豫了一下，接着又坚定的摇摇头。

　　勉强满意的点点头后，艾琳又继续严肃的问道：“听说你好多年都没有爱过什么女人了，对吗？”

　　“嗯。”这次的回答是非常快捷的。

　　“我做你女朋友，等着你出来后在一起好不好？”

　　“嗯？”略微的迟疑，但在看到那双美丽的眼睛后立刻就重重的“嗯！”了声。

　　“反正你身份也暴露了，出来后咱们都退出这个行当，一起过普通日子好不好？”

　　也太快了吧？这才哪到哪儿？

　　看到他没有回答，面带难色，艾琳突然笑起来：“骗你的，你只要在里面别和别的女人好，出来的时候我继续做你女朋友就成了。”

　　“嗯。”在里面和别的女人？那也得有啊。

　　“我现在头晕了，尽说傻话，对吗？”

　　“嗯。”

　　“那就抱紧我……”

　　这次男人没有说“嗯。”，他只是用嘴唇和身体热烈的回应着对方。

　　……

　　“这是在那个院子的后面。”保罗肯定的说道。于是，随着他的话音，科柯将车停在路边的法国梧桐下。车内的三个人同时都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接着科柯下车走到车后，从汽车尾箱内拎出一件大旅行包，拎到车上，扔到后座的保罗身边。

　　保罗打开旅行包，拿出滑雪头套分发给大伙。接着，又从包内拿出绳索和一些看不清形状的东西给另外两人分发。

　　“他们来了”站在车门外的科柯简短的说了声，接着迅速的将滑雪帽套在头上。

　　一辆车身上画有电力公司标记的工具车慢慢的出现在这条弄堂的路灯下。行驶过这辆小车时，工具车的驾驶者无声的向科柯做了个手势。科柯点点头，于是那台车开到不远处那高高的院墙旁停下，工具车后的车厢门打开，有2个身穿电力公司工作服的男子跳下来。他们看也不看这边戴着滑雪帽的三个男子，按照驾驶室下来的那个男子的手势比划，迅速的拿着一些东西在院墙边的电线杆旁边忙碌起来。

　　“这边再有五分钟就该做完准备了。”科柯远远的看着那边忙碌的人们，轻声说道。

　　“车队再有十五分钟应该能到前门。”保罗说。

　　就在这时，格林姆面前的无线电突然发出了很小的声响。格林姆急忙将耳机拿起，将头上罩着的滑雪帽拉起一点，耳机贴紧耳朵，对着话筒轻声的说了声：

　　“狩猎俱乐部，这里是猎鸭子爱好者，请讲。”

　　保罗和科柯立刻变得紧张起来，盯着通话的格林姆。

　　格林姆听了片刻，干巴巴的回答道：“爱好者明白，我们会照办的。”

　　结束完通话，格林姆抬起头，可能是太适应罩着滑雪帽的感觉，他说话时显得很别扭：“老乔治转达上面的意思……让我们注意行动中的身份保密。”

　　“这帮老爷……”科柯舒了口气，不满的摇摇头，转过身去继续看着远处干活的人们。从滑雪帽上的开缝处，保罗看着格林姆，目光显得有点犹豫，感觉想说点什么。

　　格林姆抬起脸看着注视着自己的保罗，突然说了句：“我现在很紧张，不知道为什么。”

　　保罗的神情显然是有点释然，他伸手放在格林姆的肩膀上，安慰似的按了按，什么也没说。

　　显然是为了缓解内心的压力，格林姆长长的，轻轻的出了口气。老托马斯，我一定要救你出去，因为你救过我的命！格林姆心中说道，同时有个念头飞快的掠过他的脑海：其实，要是能亲手杀了你也可以，就是不能让你落在别人的手中。

　　伦敦。

　　圆点的通讯室内霍克亲自拿起电话，拨通内线，手里捏着刚刚收到的电文纸条对话筒说道：

　　“老乔治已经通知小伙子们暂停行动，等待进一步通知了。”

　　电话那头，戴维坐在昔日自己在圆点的办公桌前满意的放下电话。然后抬头对站恭敬的站在办公桌前的鲍迪说道：

　　“鲍迪，麻烦你开车出去给我搞点真正的牙麦加咖啡来，这里现在喝得全是次品货。真是一些缺乏品味的人！”

　　“是，阁下。”鲍迪优雅的欠欠身，随后转身离去。

　　看着鲍迪那壮实的身躯离去，戴维合起双手，将指尖轻轻的顶在下巴上若有所思。最后，他打起精神，站起身走过去拉开房门。

　　外面的小套间内，刚刚赶来的其他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们正围坐在小会议桌前低声耳语着。看到戴维出来，大伙急忙坐直了身子。

　　“先生们，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戴维没有坐到自己的座位上，而是手扶在椅背上笑着说道：“坏消息是我们有位中国老朋友刚刚去世，并且因此有些有趣的事情正在北京和上海悄悄的发生，我们等一下得下楼和专家们开会，今晚看来会比较辛苦。”他做了个鬼脸：“好消息是今晚开会的时候有真正的牙麦加咖啡喝。”

　　上海。

　　“嗞啦”一声，埃瑞克终于撕开了艾琳的衬裙，艾琳的双腿终于可以分得很看。对他的粗鲁和急切艾琳显然比较满意，她双手扶住埃瑞克的肩膀，双目和他对视着，然后身子慢慢的向下坐去……

　　“嘘――”埃瑞克小心翼翼的舒了口气。他的表情看上去很享受，艾琳目光迷离的看着他的表情，逐渐的，她的表情也由紧张转为舒放，但很快她的眉头便紧锁起来。埃瑞克急忙用双手将她的身子向上托了托，关切的说了句：“疼吗？”

　　他眼中的温柔让艾琳的身体猛的软了下去，艾琳眼中泪花闪动，但嘴唇却露出笑容的轻轻摇摇头，接着将她自己的一只手放到裙下。片刻后，艾琳的嘴猛的张开，眼睛瞪着很大，无声的，仿佛是从身体的最深处发出一声无声的，长长的喊叫！

　　天哪！此刻你是那么的迷人！埃瑞克搂紧艾琳，用炙热的目光向她诉说。

　　脖颈相交，两人迅速迷醉在彼此身体迅速的韵动里。

　　终于，埃瑞克轻声在艾琳耳边说道：“亲爱的，亲爱的……”

　　艾琳也在他耳旁急切的低语道：“再等等，再等等……”

　　长长的吸了口气，仰起脸来闭上眼，埃瑞克让身体放松去享受此刻的美好，但努力让思维陷入一片空白，就如同灵魂开始在房间内翱翔，就如同在旁观着这对正在亲热的男女一般。

　　随着身体越来越激烈的起伏，艾琳的脸上沁出汗水，她的面色已经胀得通红，她迷失了，眼珠向上翻去，抓着埃瑞克双肩的手非常的用力。

　　埃瑞克猛的睁大眼，狠狠的勒紧艾琳的身体，两只手腕之间的手铐金属链绷得很紧，手铐也因此深深的陷入到手腕的肌肉中。但此刻，他已经感觉不到了疼痛，而是大力的将艾琳的身体靠向自己，嘴唇贪婪的向艾琳的红唇吻去！

　　就在他的嘴唇即将盖在艾琳的红唇之上时，颤抖的已经失去控制的艾琳从喉咙深处突然呻吟了一声：

　　“抑扬！我爱你！”

　　一声巨响在外面响起，紧接着，在一片刺耳的引擎轰鸣中，一声巨大的金属碰撞声从外面传来，灯光突然熄灭了，一片漆黑！

　　埃瑞克不知道这是他的幻觉还是真实的发生，他只觉得随着艾琳的那声呻吟，自己的身体突然一冷，随即触电般的，全身都似乎失去了感官，不管是视觉还是触觉，无论是喜悦还是疼痛……

　　冷汗从每一个毛孔内渗出，埃瑞克拼命闭住眼，几乎是本能的想让自己某个身体部位重新恢复知觉，但是随着冷汗不停的流着，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力仿佛都已消失不见，身体内部犹如什么东西炸开，耳旁只有阵阵尖锐的金属鸣叫声，全身的肌肉瞬间便僵硬得不能动弹。

　　这样不行！他在心中对自己说：这时候你应该放松下来，分散注意力，你在那些书上看过类似的医学知识，这种时候心理紧张才是致命的！不是吗？但他还是遗憾的发现：他的身体发软，而且，和他所希望的恰好相反，那个他从来没有象此刻这样如此希望贴近，甚至再也不分开的温软身体正在慢慢的离他远去！两人的肉体之间只剩下黏湿的冰凉……

　　突然的变故，特别是身体内突然感觉到的对方的变故使得艾琳从迷失中迅速的醒来，她在黑暗中张大了眼睛，嘴巴合拢不住的怔在那里！

　　“怎么回事？！”外面的院子里有人高声叫道。

　　“门口撞车，把咱们的大门撞坏了！”远远的有人回应道。

　　艾琳慌乱的从埃瑞克的臂弯间抽出身去，摸黑走到门后，匆匆整理衣物的同时贴着门冲外面喊了声：“出什么情况了？”

　　“好像是大门那边发生车祸，把变压器都撞坏了！”走廊上一名特工大声嚷嚷着。

　　“注意警戒！”艾琳简短的说了声后想推开门后的柜子，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手脚发软，于是她向沙发这边走过来，用一种自然而亲切的语气低声说了句：“快起来，帮我把柜子挪回去。”

　　妈的，这就是传说中的阳痿吧？埃瑞克在心里狠狠的骂了句脏话，根本没有去理睬站那儿的艾琳。

　　他的沉默把艾琳吓了一跳！艾琳疾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走回到埃瑞克面前，半蹲下来，借着外面洒进来的光线仰面看着低垂着脑袋的埃瑞克：

　　“你怎么了？”

　　埃瑞克低头看着她，勉强的笑笑，有气无力的说道：“没事。”

　　伸手帮他整理着衣服，艾琳温柔的说道：“刚才应该是吓着你了，没事的，以后我会让你恢复正常的……”显然，在她看来，刚才埃瑞克的状态没什么不对的。

　　克制住心中想把艾琳的胳膊打开的冲动，埃瑞克提醒自己别不讲道理，不要因为自己的某个器官不舒服就冲女人发火。他勉强打起精神岔开话题：“外面不会有什么事吧？”

　　“这儿是什么地方，能有什么事。”艾琳笑着说道，将埃瑞克的衣服下摆拉平，然后心疼的拿出手绢给他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惊叹的说：“你怎么流了这么多的汗？”

　　“彪形大汉么，”埃瑞克强撑着笑起来：“彪形必然大汗。”

　　“你是得瘦点了……”艾琳还没把话说完，就听到外面走廊上发出一声很大的响动！艾琳敏捷的站起身，走到门口敲了敲门板，大声问道：

　　“又出什么事了？”同时，她回头给埃瑞克做了个手势。

　　站起身小心的走到窗户边向下看去，埃瑞克先是听到主楼前还是喧嚣的争吵声，接着，他很快发现楼下的黑乎乎的花园里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他还没有想好要不要把发现告诉艾琳，就听到一声刺耳的声音，外面有人在往里推门，但门又被柜子顶住了！那刺耳的声音就是柜脚和地板磨擦的声响。

　　“趴下！”一声怪里怪气的呼叫在门外响起！艾琳感觉到了危险，骂了声脏话转身扑过来，和埃瑞克一起躲在沙发后。

　　一声爆炸！面朝走廊那边的墙被炸开了一个大洞！紧接着，两道晃动的手电筒光透过灰尘中射进房间。

　　艾琳的枪按照要求在进这个房间前就交出去了，她现在没办法，只能抱紧埃瑞克的身体，希望对方找不到自己。

　　“博士！你在吗？”从墙洞进来一个黑影，他拿着手电筒四处照着，用英语叫道。

　　楼下的花园里几声闷闷的手枪射击声响起，接着竟然还传来了金属器械的相撞声和明显的搏斗声。但很快，随着大门那边汽车引擎声的再一次轰鸣，花园里的声音被压住了。

　　艾琳突然发觉自己的身体被死死的压住了，接着，她听到压住自己的那个男人用英语说了句：“我在这里！”这一瞬间，艾琳心里充满了被出卖时的震惊！

　　“……你的事情我们会处理的，但不是现在。”倪小峰弯着腰，表情温和的说：“你也看到了，我们的老首长刚刚去世，现在有很多事情都需要大量的人手去处理。你放心，既然你已经告诉了我们你的家族和我们老首长之间的关系，那么就算是老首长已经走了，可我向你保证，我，倪小峰在有生之年一定会向你……你的全名是？”

　　坐在医院走廊椅子上的法奇玛开始说自己的全名，大概等他说到10多个音节的时候，他已经看出面前这个中国大官的满脸苦笑的意思，于是聪明的他急忙中断令他自豪的全名叙述，简短的说了句：

　　“您可以叫我法奇玛·卡伊尔。”

　　看了眼站在身旁的人，倪小峰瞪了神情有点古怪的盛省三一眼，接着他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对面前的异国小伙子认真的说道：

　　“我，倪小峰在此发誓，在有生之年一定会帮助法奇玛·卡伊尔回到他的沙瓦尔谷地，回到他的部落，并让他获得成为卡伊尔部落酋长的机会。只要法奇玛还是当我是他的朋友，我发誓一定尽我的全力为实现誓言去做。”

　　法奇玛站起身，神情庄重的举起手：“我，法奇玛，沙瓦尔谷地卡伊尔部落酋长的儿子，我发誓永远做倪小峰的朋友。”

　　仪式般的，两人满脸肃穆的握手。握完手后，倪小峰对盛省三点点头：“好了，现在你派人送法奇玛·卡伊尔先生去酒店吧。”

　　不等由一名女特工陪伴的法奇玛在走廊里消失，倪小峰已经推门进了旁边的一个房间。房间内，姚莺然正在给她的那位双手被反铐的表哥喂水喝，一名壮实的男特工面无表情的站在门旁看着他们。

　　倪小峰和盛省三进门后，不等倪小峰有所表示，盛省三已经示意让那名特工离去。

　　“等一等。”倪小峰叫住要出门的特工，指了指表哥：“给他把手铐打开。”

　　等特工拿着手铐出门，倪小峰走到表哥面前，对姚莺然轻声说道：“老部长的侄子和外甥我已经派人去通知了，大概明后天就能赶到上海。现在上面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发布老部长逝世的消息，我们还不能公开联系别的亲朋故旧……”

　　姚莺然将手中的水杯递给刚刚揉完手腕的表哥，神情冷淡的说道：“倪局长，我又不是老部长的家人，既然你连我最后多陪陪他老人家都不同意，就更不用给我解释这些。”

　　“唉……”倪小峰低低的叹口气：“有些事情是纪律，我们也是没办法。上级主要还是考虑到老部长生前长期担任敏感部门的职务……”

　　“好了，您不用说了。”姚莺然客气的说道：“那我表哥能回家了吗？”

　　盛省三忍不住上前插话：“姚小姐，您和您的表哥今天做的很多事可都是涉嫌违法的……”

　　“不要说的那么紧张，老盛。”倪小峰宽容的摇头笑笑：“姚小姐那也是在执行老部长临终前的命令嘛！说起来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原来姚小姐也算是咱们的同行。现在老部长已经去世了，有些事情就不要去说它了！”转向姚莺然，他态度友好的说道：“只要您能保证您的表哥未来几天内能配合我们的一些调查――别误会，不是让他做什么，只是让他把这两天的情况说清楚，他就随时可以回家。”

　　“我用不着她担保！”坐在椅子上的表哥冲倪小峰狠狠的翻了个白眼。

　　倪小峰面对这个白眼，大度的微笑一下，继续看着姚莺然。姚莺然想了想，又看了看盛省三那不悦的表情，对表哥说了通方言，于是表哥气哼哼的瞪了眼倪小峰就走了。

　　“说吧，你们想让我做什么。”等房门又关上后，姚莺然平静的对倪小峰说。

　　出乎她的意料，倪小峰的脸上绽开温和的笑容。他微笑着摇摇头，转身走到门口，在盛省三抢先去开门的时候他这才回头说了句：

　　“姚小姐，代我向晶晶姐问好，就说这次来上海工作太忙，我没时间去拜访她，抱歉了！”

　　姚莺然愣在那里。这时，盛省三已经将门拉开，倪小峰想了一下又走回几步，低声对姚莺然笑着说道：

　　“也祝愿你和章将军感情甜蜜。”沉吟了一下，他用更小声的声音说道：“我们共同关心的那位朋友，我想他足够聪明的话应该会没事的。”抬腕看了看手表，他最后说了句：“要是我没有估计错，他现在甚至也找到自己的爱情了。”

　　出门后，在走廊里并肩行走时，盛省三轻声咳嗽了一下，说了声：“倪局……”但他马上又闭嘴犹豫起来。已经迈步走上楼梯的倪小峰笑了：

　　“省三，你想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要那样对法奇玛，又为什么轻易放过姚莺然和她的表哥，对吗？”

　　盛省三不好意思的笑。

　　倪小峰微笑着和迎面下来的2名医护人员点了点头，又冲把守在走廊门前的2名特工和善的示意了一下。从2名特工打开的门穿过后，倪小峰收起笑脸，疲倦的叹口气：

　　“老部长走了，你我都得适应他走后的局面了。有些事情属于内部政治，有些事情属于国家利益，省三，咱们在工作中凡事都必须得分清楚。”

　　听到这番话，盛省三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张君晓的遗体还停放在原来的那间病房前，以方便陆续赶来的权威专家的检验。为此，房间内的暖气早就已关闭，并且还打开了窗户，温度很低。此刻，几名年龄看上去都很老的医生正围在床边低语着。刘秘书裹着件大衣，孤单的坐在病房角落的一把椅子上，默不作声的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看见倪小峰进来，专家中的一位迎过来低声对他说道：“倪局长，首长的遗体检验报告等一下就可以会签了。”

　　看到那几个围在遗体前的专家还在低声议论着什么，倪小峰忙悄声问道：“张教授，难道有什么问题？”

　　“关于首长生前最后阶段的治疗方案，因为牵涉到要给中央递交报告，这儿的院长要求强调一下他们治疗过程的正确性，有的专家认为这样没必要，所以……”老专家苦笑了一下。

　　倪小峰看了看手表，低声而果断的说道：“最多再给你们二十分钟，报告必须要出来。北京还等着呢。”说罢，不理那位神情为难的老专家，倪小峰走到屋角，对这位四个多小时以前还和他在走廊门那儿争吵的刘秘书关心的说道：“刘秘书，你要不要去隔壁房间休息一下，这都坐了四个小时了。”

　　刘秘书抬起有点红肿的双眼，先是仔细打量了一下倪小峰那真诚随和的表情，然后这才平静的回答道：“不行啊，我们警卫系统的规矩：只要上面派来接替我的人还没到，我就不能离开首长的遗体。”

　　轻轻的叹了口气，倪小峰说道：“那好吧，我陪你坐坐。”

　　这时盛省三已经很有眼色的给倪小峰搬过来一把椅子，倪小峰坐下后对盛省三客气的说道：“盛总站长，麻烦您给我和刘秘书搞点咖啡来喝喝，我们好像都没吃晚饭。”

　　“倪局长，您去吃晚饭吧，我不饿。”刘秘书急忙说：“我就在这儿坐着就好了。”

　　倪小峰拍了拍刘秘书的胳膊，使了个眼色给盛省三。盛省三出去后，倪小峰陪着刘秘书就这么沉默的坐着。终于，刘秘书扭头看了眼他，慢吞吞的打破了沉寂：

　　“我们局长来指示了，说这儿的事情，涉及到情报工作方面的让我配合您……”

　　“我也早接到总理办公室的指示了，”倪小峰点了点头：“刚才我本来想过来和你商量一下，可看见你正哭得难受，就没有打扰。”

　　“您别客气，倪局长。”刘秘书说：“工作上有什么需要的，您就给我说吧。”说着，他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递给倪小峰：“这是首长文件柜和保险箱上的钥匙，要是您……”

　　晃动了一下那串钥匙，倪小峰又将钥匙递回给刘秘书：“还是你先收着吧。让我来料理这些事，是因为刚好我在上海。这些不是很急的事情，还是等明天北京的领导们过来后你再按照组织规定交接吧。”

　　刘秘书有点意外地看了眼倪小峰，倪小峰报以真诚的表情。刘秘书点点头，又将钥匙收回到腰间。倪小峰轻轻的叹了口气，对刘秘书低声说：

　　“刘秘书啊，首长这一走，以后很多情况可都不同了。”

　　看到对方在听到这话后脸色有点变化，倪小峰温和的又补充了句：“我不是单说你，其实我也一样。”

　　刘秘书回应了句：“反正干我这行的，以后组织上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干呗。”

　　“对，我从来也都是这个态度。”倪小峰微笑着说：“我岳父前两天还说，张君晓同志的命好，摊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好秘书。”说到这，他压低声音来了句：“我岳父还说，要是张君晓同志不幸真的走了，他想向警卫局提出把你要到他身边去。”

　　盛省三端着2杯热气滚滚的咖啡进来，递给他们后又自觉的走出了病房。

　　倪小峰不再说话，慢慢的嘬嘴吹着咖啡，然后惬意的饮了口，目光一直盯着那些终于开始传递着病例本签字的专家们。

　　刘秘书双手端着滚热的咖啡杯，好像那杯子并不烫手一样。呆了半响，他终于下定决心似的说道：“倪大哥，以后还请多多关照。”说着，他象端着酒杯一般的将咖啡杯递向倪小峰。

　　倪小峰认真的和他碰了碰杯，轻声说：“自己人别说客气话。”

　　两人一起互视的喝了口咖啡后，倪小峰皱起眉头问道：“老首长这次来上海养病，探望他的重要客人应该不少吧？”虽然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倪小峰还是让对方清楚的听到了他对“重要”这两个字的强调。

　　“不多。”刘秘书想了想又补充道：“史依青来过……”

　　“这个我知道。”倪小峰眉头皱得更重：“史依青和彭小海夫妇都来过。”

　　刘秘书摇摇头：“不是那次，后来，有一天夜里，史依青单独到过首长这里，而且……”他犹豫了一下后飞快的说道：“而且她好像和首长还争吵了几句……好像是她要什么东西，首长不肯给……这事首长吩咐给谁也不许说。”

　　“嗯，那你也给谁都没说过。”倪小峰的眉头舒开，他站起身将咖啡杯放到空出来的椅子上，低头对刘秘书安慰似的说了句：“小刘，你放心，这两天我会和你一起做好善后工作的。”就走开了。

　　倪小峰脚步匆匆地走出病房门后，刘秘书放下咖啡杯，默默的把头埋在臂弯内，感觉象很冷或者说很疲倦似的……

　　“马上通知愚园路那边，加强对博士的看守和警戒。通知刘局长，让他派特警队去那边作外围警戒工作！”倪小峰一出病房，就把盛省三拽到那扇走廊门外严肃的命令道。

　　“不会吧？”盛省三疑惑的说：“没有人敢对那里……”

　　“有人就敢！”倪小峰的语气严厉：“至少现在在上海就有一个人敢这么做！”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盛省三急忙冲进旁边有电话的那间屋子去传达命令。倪小峰烦躁的来回走了两步，立刻就在不远处站立的那两名特工的表情反应中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他马上站住脚，做了次深度的吐呐。当盛省三有点慌乱的从打电话的房间内小跑出来的时候，倪小峰已经判断到了情况不妙，但他已经恢复了平日的冷峻，平静的问道：

　　“情况怎么样？”

　　“愚园路那边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盛省三在领导的影响下，神色也迅速的恢复了正常：“刘局长已经派特警队紧急出动了……”

　　“你现在赶过去！”倪小峰果断的命令道：“通知刘青，我的联络位置就在那里！”说着，他指了指那个有电话的房间：“派两个机灵点的守着电话，有情况马上通知我！”

　　盛省三向楼下跑去，倪小峰冲他喊了句：“把猫头鹰小组放出去！由你直接指挥！”

　　听到这话，盛省三站住脚，回头愕然的看着倪小峰：“放猫头鹰小组？这可是上海啊！”

　　虽然脸色还保持着平静，但倪小峰抓在楼梯平台上方栏杆上的双手却使劲的一用力，“嘎巴！”，木制栏杆的接缝处被掰裂：

　　“所以，我才让你直接指挥！”他一字一顿的说道。

　　当盛省三赶到愚园路的时候，他看到警察已经封锁了附近好几个路口。凭着工作证，盛省三只是略微被耽搁了一下就来到了会所的门口。他吃惊的看到会所门口除了警车外还停放着好几辆车身涂抹着花花绿绿的“旋风1000”轿车，而且还意外的发现一身便装的刘青正站在那堆轿车前和一帮打扮怪异的人说话。会所的大门被撞倒一边，几名警察正在给一辆已经变形的轿车拍照。

　　“刘大局长，里面的事情我可不知道，你要是看着我不顺眼，想抓我们那就抓吧！”这是盛省三从车上下来，走到刘青身边时听到的第一句话。他听出来了，刘青也是刚刚赶到，也立刻认出来那位说话态度猖狂的男子是史依青的儿子彭锐。

　　“报告局长，这几台车里有三辆加的是红油！”一直在那几台非法赛车旁忙碌的警察们已经有了结果。

　　盛省三知道，按照《战时成品油管理办法》的规定，民间燃料油是严格按照配给份额出售的，而为了防止倒卖军用成品油，军用油的里面都加了红色的染色剂。据说，这怪招还是杨国父生前亲自出的呢！

　　一直盯着彭锐不说话的刘青这时满意的笑起来：“彭大少爷，我可没说是因为里面的事情抓人，我现在是以涉嫌贩卖军用汽油的名义请你和你的朋友们回警局协助调查。”他举起胖乎乎的手摆动了一下：“都带回去！”

　　彭锐没了脾气，只好和那帮狐朋狗友们由警察们押送着向一辆中型客车上走去。在走过盛省三身边时，彭锐突然给了前面某人头上一巴掌：

　　“王八蛋！买了丝袜就知道往你妹妹的大腿上套啊！”

　　“彭少，用丝袜过滤这招他倒也会，可惜他妹妹的丝袜上总有个大洞！”

　　一帮人嘻嘻哈哈，说着下流话上车，浑然没将四周的警察当回事。

　　刘青叹了口气，和盛省三一起往会所内走着，同时发着牢骚：“妈的，这上海的警察局长真不是人干的！你看吧，最多两小时，这帮小王八蛋的父母们就能把他们搞出去。”

　　盛省三急着看里面的情况，尽管刚才在路上，通过无线电，他已经知道会所里死伤惨重，那位博士也被人抢跑了，但职责所在，他还是得赶紧到现场去看看。

　　“老盛，你别太着急。”刘青呼哧呼哧的走着，嘴里还宽慰着盛省三：“我刚才已经按照抑扬的建议把特警队都派出去了，英国领事馆周围也围住了，他们跑不到天上去！”

　　咧嘴苦笑了一下，盛省三叫住了正在往外抬尸体的两名警察。他揭开尸体上的白布，看了看，然后愣住。

　　“东洋刀劈砍的创口，还有这个――”刘青内行的给他指点着：“这个创口很特别，是一种叫手里剑的日本特有的忍者武器造成的，发音是Shurikan……”

　　一直以来，刘青给知道他的人留下的印象都是聪明但不学无术，此刻这通头头是道的分析让盛省三不禁侧过脸去对刘青刮目相看。刘青微微一笑：“我说过，上海的警察局长很难做啊！”

　　“报告刘局长！刑侦局的同志问，这些您刚看过的现场凶器都可以送回局里了吧？”盛省三循声望去，见身后有名高级警官举手报告，在他身旁，两名刑警抬着一个没盖起来的长木板箱，不深的木板箱中放着贴好标签的刀具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杀人玩意。旁边还有一个戴着眼睛，在警服上披着白色大褂的中年专家正困惑的看着这边。

　　刘青也回头看看，然后冲着盛省三哈哈大笑，冲那名警官挥挥手算是同意了。

　　“刘局长，你可真是……在什么时候都能保持乐观的心态！”在对方频频示好的情况下，盛省三干脆让自己放肆一点。说起来，自己在上海滩上的身份也不同了，他提醒自己。

　　对于他的奉承，刘局长显然是比较喜欢听的，他拍拍盛省三的肩膀；“我的特警队，武装交警的特别中队，再加上你刚才在路上放出去的那些什么猫头鹰，我不明白你还在担心什么！”

　　说话间他们已经走近了那栋小楼，盛省三看到艾琳一个人披着件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警用大衣，在周围忙忙碌碌的警察衬托下，格外孤单的坐在小楼外的草坪上。刘青这时候还在说着：“听抑扬说，你们的那个秘密小组非常厉害，什么时候让他们和我的特警队比试一下……”

　　盛省三苦笑了一下：“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刘局长……艾琳，你怎么坐地下了，来，快起来到屋里去。”

　　艾琳抬脸茫然的看了盛省三一眼，听话的站起身，跟随着他们走进小楼。

　　“你别难过了，人跑了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抑扬敢说你，哥哥替你出面收拾他！”三人上楼梯的时候，刘青因为和艾琳以前见过不少次面，说起话来显得非常的熟悉：“你不是被吓着了吧？艾琳。对了，老盛，你刚才为什么说那不是好主意？”

　　盛省三仔细的端详着被好几支架起来的聚光灯照着的那个墙洞，内行的赞叹了一声：“这炸点和份量控制的！啧啧……”然后这才对也学模学样的看墙洞刘青说道：“鹰组的建立是倪局长很久以前的建议，最早鹰组的招收标准和训练计划就是倪局长做的……这些艾琳最清楚。”

　　“那又怎么样？”刘青吃力的弯着腰从墙洞内钻进房间，这里面也架设了几座聚光灯，好方便已经进入收尾的勘察人员。看到他进来，勘察人员急忙立正敬礼，然后收拾勘察工具出去了。

　　刘青走到沙发前，回头看见盛省三跟艾琳从门内大摇大摆的走进来，气恼的拍打了一下衣服上钻洞时留下的灰尘。

　　盛省三格外仔细的扫视着屋内的情形，特别是勘察人员用粉笔画出的那些地方，随口说道：“是不怎么样……从十年前开始招收培训，鹰组一直到前年才有第一批人员按照要求合格，总共四个组，不到二十个人，除了执行正常任务的能力外，还按照不同的强项进行了组合……这个柜子最初是顶在门后的吧？艾琳。”

　　艾琳默默的点了点头。

　　盛省三赞许的一笑：“不错，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能想到用柜子顶住门，你的反应算快的了！”

　　站在沙发和窗户之间，天性好奇的刘青这时听盛省三讲的故事已经入了迷，他追问道：“那猫头鹰这组的强项是什么？”

　　盛省三走到他身边，扫了眼那只单人沙发上被白色粉笔画出的几个小圈，然后看着窗户外面的夜空回答道：“夜间行动。”

　　就在这时，会所的电路被修复了，灯光大亮！艾琳好像是被光线刺激，眼睛闭了闭，接着，她睁开眼果断的说道：“盛总站长，我要求参加今晚的追捕！”说完，不等盛省三表态，她转身跑出房间。

　　刘青揉着眼睛，奚落的笑道：“老盛啊，我看今晚你这个抓捕总指挥也不好当啊！”

　　盛省三等眼睛适应了光线变化后，迅速走到那只沙发前，弯腰冲那几个小白圈内仔细看了看，然后抬头对刘青说道：“刘局长，这间屋子的痕迹检验报告出来后，请给我一份。”

　　“那当然了！”刘青爽朗的回答道，接着他好意的提醒盛省三：“老盛，你是不是得给你们倪局长汇报一下现场的情况了？”

　　盛省三点点头，向外走去，迎面跑进来一名特工，他气喘吁吁的对盛省三汇报道：“总站长，陶斐然大约二十分钟前从他家逃跑了！吴副局长打电话，说他去处理！”

　　盛省三低声的咒骂一句，急匆匆的离去。等他消失，刘青走到长沙发前呼哧呼哧的坐下，然后看了看那座单人沙发上的痕迹，讥笑道：“真他妈的无聊！”接着他拍了拍巴掌，喊了一嗓子：“来人！”

　　立刻，从外面的走廊里钻进来两名警察，刚才他们都不知躲在哪里。其中一名警察将身后背着的无线电步话机的话筒双手递给局长，然后转身蹲下好方便领导使用。

　　“老大，老大！”听到耳机里的呼叫，坐在医院那间临时被当做办公室的屋子里的倪小峰抓起桌上的无线电通话器，没好气的说了声：“都什么时候了，你正经点好不好！说。”

　　“和你想得一模一样，他马上就要给你去电话了！”刘青的声音听着很清晰。

　　“嗯，知道了。”倪小峰想想又补充了一句：“今晚你在那边多用用心，我是没法走开了。今晚这边更重要。”

　　“明白。”这次刘青倒没有罗嗦。

　　倪小峰将话筒轻轻的放回到桌上，手支着下巴沉思着。电话铃响起，他等了等才抓起话筒，语气严肃的说了句：“我是倪小峰……”

尾声：怅眺（中)

更新时间2007-1-19 0:48:00 字数：26188

　想知道整部故事的结尾？想知道老托马斯的命运？速去讨论区看重要启示。参与历史进程从进入讨论区置顶贴开始！

　　愚蠢猎人宣

　　2007年1月18日

　　－－－－－－－－－－－－－－－－－－－－－－－－－－－－－－－－

　　其实，算起来日子，格林姆和托马斯分开的时间不过才5天，而保罗和科柯跟他没有见面的时间也只不过5个多月而已，但上车后到现在10多分钟过去了，非常明显的，4个人之间有种奇妙的东西在飘散，但这种弥漫在他们之间的东西显然不是友谊或温情。

　　尽管在上车时，第一个摘去滑雪帽的科柯拿出招牌式的，那种水手的粗鲁与海军军官的礼仪交织在一起的笑容来了句：“嗨，博士，这下我们总算可以在中国打‘麻将’了！”

　　尽管在上车以后，格林姆主动拖着无线电设备坐到后座来和他在一起，并且还亲热的捶了捶他的肩膀。

　　尽管在汽车行驶的过程里，拿着地图不断呼喝：“一百尺，转左！……八十尺，有桥！……二百尺直道，加速！……”这些话的保罗在每次向左边看时，只要视线和后座的托马斯交汇，他都会自然的笑笑。

　　尽管如此，可是很显然的，自从4个人重逢后，他们之间的气氛就是古怪，就好像这辆车只不过是个摆在舞台上的道具，4个男人都是演员，台下还有成千的观众正在欣赏着他们的即兴演出，并且，观众席最前面一排还坐着拿着打分板的评委们一般。

　　无论怎样，此刻4个英国特务已经驾驶着汽车，在中国上海的街道上狂奔着！身后有多路追兵，心中各怀着鬼胎，前方是无限的可能……

　　埃瑞克直到上车后心中都还觉得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跟着这3个英国特务逃跑？！

　　当然，理由有很多，比如：当时自己不走，那很可能艾琳会有危险；当时自己要是不走，没准自己也会被杀掉；当时自己要是不走，就有可能错失查明背后很多事情的机会……等等。可埃瑞克心里却觉得，要是刚才自己和艾琳亲热时，艾琳要是不那么打击他，不喊那句“抑扬，我爱你！”，没准自己刚才也就不会在沙发后答应那一嗓子了！

　　怎么就成了这样？埃瑞克沮丧的想，难道情报界流传的说法：对于一个外派间谍，最危险的地方真的是回到祖国，而最危险的事情真的就是卷入到国内政治斗争当中去吗？

　　这事可没人问过我的想法！埃瑞克心中激愤的想：我只不过是个外派特工，没打算干什么了不起的伟业，最大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回到中国，在某个地方改换身份过过小日子。用史秉誉的说法，最多是“……干好间谍这份有前途的职业！”而已。

　　但是他马上又重新沮丧起来：今天面临的一切，严格的说起来也不是完全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当年那位国叔在看自己的申请报告时，不也是给自己说过一些未来有可能的风险预计吗？再说，就和士兵有可能死在战场上，政客会在争权夺利中身败名裂一样，那句民间俗语是怎么说来的？大将沙场什么，瓦罐井栏又什么的……

　　正在胡思乱想的埃瑞克听到保罗大喝一声：“抓紧！加速！”

　　第一拨追上来的是上海警察局的特警队！

　　因为那帮非法赛车手们都知道今晚闯了大祸，除了彭大少爷他们那几台被截住并押往会所门口的，此刻四散奔逃的其它赛车吸引了闻讯赶来的大部分警察，大街上呼啸的警车挨个在追捕着这些胆大妄为的非法赛车。

　　依靠着保罗看图指挥，科柯驾驶着汽车穿街走巷，躲过了两次警车的追捕。当轿车从一条小弄堂中试探的驶上迪化路，准备向静安寺方向开去时，不远处传来汽车行驶的声音。保罗循声望去，看见3辆警车缓缓的向这边开来，前面是2辆厢式越野车，后面是1辆顶上带着转动天线的大车，他面色立刻大变，大声吼叫；“见鬼了！”

　　那2辆标有“上海特警”字样的越野警车认准目标般的呼啸着追上来，保罗的呼喝一响起，科柯就毫不犹豫的扳动了座椅下方的一个手挚！

　　随着科柯扳动手挚，这辆内部非法改装过动力系统的“旋风1000”车尾出现了第二个排气管，接着，随着一阵刺耳的皮带磨擦声，2只排气管发出巨大的轰鸣，轿车迅速拉开了和后面2辆警车的距离！

　　一直缩在后面不断的用无线电跟各路人马联系的格林姆尖叫：“狗屎！他们是怎么追上来的？”

　　保罗回头对格林姆大喊：“把那该死的无线电关掉！快！”

　　埃瑞克抓着前座的靠背，努力的在稳定自己身体的同时费力的向车后看，看到远远跟在2辆警车后的那辆带着天线的大车，也明白过来。祖国的技术进步真是日新月异啊！他古怪的在心中评价了这么一句，接着不假思索的将格林姆刚举起手枪的胳膊打下，高声而怪异的叫了句：

　　“傻瓜！他们枪多！”

　　“转左！去神秘人给我们的第二个地址！”保罗狠狠的瞪了眼格林姆，对着科柯的耳朵喊叫道。

　　“小点声！我还没老！”科柯嘴里满不在乎地叫着，娴熟的蹬踹刹车，拉了下手闸，轿车猛烈甩动着车尾，一边的轮胎全离开地面的转向，冲进左边的一条小街。后面的2辆警车中的第1辆以同样的动作企图甩尾转弯，但歪斜的车身蹭在了路边的建筑上，车身失控，差点撞在减速转弯的第2辆警车上。

　　“哟嗬！”科柯疯狂的大叫着又一次打转方向，又是一次高速甩尾转向，轿车这次是向右拐，冲进一条更窄的弄堂。随着花盆和杂物的飞舞，轿车从弄堂的另外一端冲出的时候左边的倒后镜上还挂着一条红色的肚兜！

　　“你是个疯子！老科柯！”埃瑞克一阵头晕目眩，差点呕吐到格林姆的身上，他忍不住高声叫骂！

　　“谢谢！你也是个疯子！老托马斯！”科柯满脸都是疯狂的表情，咧着大嘴回应道，同时又一次干净利索的甩尾转弯，轿车从两座建筑间蹿出，横穿一条狭窄的小街！一辆夜班公共汽车为了躲避这辆突然冲出的轿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歪斜的横停在路上，公共汽车尾部还撞上了街边打了烊的小书报亭，车内发出一阵乘客的尖叫！

　　小书报亭内的报纸和杂志被撞得满天飞舞，不等那些纸片完全落地，后面的警车也冲了过去！

　　连续多天的劳累加之饮食不规律，颠簸下埃瑞克终于压制不住恶心的感觉，大大的张开了嘴，挣扎的说了句：“对不起！”正要往身旁呕吐，就见格林姆头一低，开始往埃瑞克的身上抢先呕吐起来！

　　真够恶心的！心里这么骂着，埃瑞克勉强去稳住格林姆的肩膀，接着惊异的发现：自己那么强烈的呕吐感竟然就消失了！

　　保罗喊了声：“向右！”接着回头瞥了一眼，突然大声唱起当初接受圆点外围人员行动培训时私下流传的歌来。曲调是一首儿歌，歌词非常简单：

　　“布列颠傻瓜去东方，

　　去南方，去西方。

　　布列颠傻瓜去北方，

　　把命送掉！

　　布列颠傻瓜去东方，

　　去南方，去西方。

　　布列颠傻瓜去北方，

　　把命送掉！

　　……”

　　这首歌车内4人都会唱，先是科柯，接着是停止呕吐的格林姆，最终埃瑞克也加入了。一遍又一遍歇斯底里的歌声响彻弥漫着恶心呕吐物味道的车内。

　　在歌声和呕吐物的气味中，这辆改装过的非法赛车越开越快，最终撞开一座陈旧的大门，冲进了一个象是已经废弃的小工厂内。轿车一直冲进敞开的厂房大门内这才急停。保罗不等车身完全停稳，就跳下车，在1盏小灯照射下的灰尘中用怪异的汉语高声叫道：

　　“我们是来打麻将的！我们是来打麻将的！”

　　一个大帆布包从厂房上方的管道之间飞落，掀起一片尘土。黯淡的灯光下，2个黑色的身影出现在管道间的狭窄桥梯上，其中1个指了指那只大帆布包，简短的说了句：

　　“车在后面！”

　　保罗挥挥手，科柯抢先抓起那个帆布大包向厂房后跑去，埃瑞克好奇的抬头扫视着上面管道间隐隐晃动的黑影，被抱着无线电的格林姆推了一下，也随着跑向厂房后方。他们4人的身影刚刚消失在黑影中，外面刺眼的车灯就掠进了厂房的大门。桥梯上的两个男子伸手做了个手势随即转身消失，于是那唯一的小灯也被熄灭了，厂房上方的管道桥梯还有那些晃动的黑影也都隐没在黑暗中……

　　厂房顶上，推开通气天窗的窗门，那两个黑衣男子小心翼翼的翻到房顶上。在厂房后面的一阵汽车发动声中，一前一后，他们俩沿着房顶边缘狭窄的排雨檐一直走到厂房的一角，通过一个破烂不堪的传送带下到小工厂的外墙上。在他们走过那具咯吱作响的传送带的时候，厂房前面正传来严厉的喊话声。沿着外墙又走了大约10多米，当他们从墙上的一个豁口处下到地面上的时候，厂房里边传来激烈的枪声。两个人听到枪声后都没有任何表示，只是加快了行走的步伐。一直来到一处小院的角落里，前面那个男子伸手掀开那儿的一块篷布，篷布下露出1辆摩托车，他从口袋里掏出把摩托车钥匙，转脸悄声的用日语问道：

　　“佐藤君，还是你来开吧。”

　　佐藤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递给中村一根：“中村君，不知道那帮家伙能逃出几个来？”说着，他给自己点着烟。

　　中村拒绝了他递来的打火机，将手中的香烟放进口袋内，淡漠的说了句：“当初签那份合约的时候，他们就该明白会有今天。”接着他骑上摩托车，打火的同时说：“走吧，老板还等我们的消息呢！”

　　街上的警车鸣叫声随着枪声的密集也越来越多，佐藤皱着眉头又看了看响枪的方向，随手将烟头扔地上，拍了拍中村的肩膀：“还是我来吧。”

　　中村让出驾驶位，佐藤骑上去后两人都戴上头盔，摩托车钻出小院后避开那些警车声尖鸣的大街，从里弄和大院之间穿行而去。这时候刚好到了12点，远处有钟楼的报时声传来。1917年的情人节到了。

　　北京。

　　抓捕行动已经开始有1个多小时了，809房间内弥漫着轻松的气氛。现场那边不断的传来好消息，在情报人员的指引下，警察单位接二连三的抓获了那些策划骚乱的骨干分子，查获了大量的准备用来进行反动宣传的物品。迄今为止，现场的抓捕行动中只开过6枪，击伤1名，击毙了2名抓捕对象。

　　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这是一次胜利的行动。

　　随着好消息越来越多，会议室里的领导们开始聊起闲天，轻松的笑容浮现在大家的脸上，除了李志勇和刘霁山。

　　李志勇一直默不作声的翻看着面前一叠文件，除了手下进来汇报完进展时会淡淡的“嗯”一声，剩余的时候什么都不说，也看不见任何喜色。他下手坐着的刘霁山则心不在焉的和别的单位的领导们打着哈哈，时不时的掏出怀表看看。12点到来的时候，李志勇和刘霁山的表情明显的都紧张起来。

　　一名秘书进到809房间，轻步走到李志勇和刘霁山身边，伏低声音说道：“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让您二位一起去接。”

　　李志勇听到前半句时还面无表情，但听到了后半句不禁微微有些愕然的向刘霁山望去。刘霁山显得也很意外的看着他。走向部长办公室时，李志勇看了几次刘霁山的脸色，每一次刘霁山都用无辜的表情应对着他。

　　抓起搁在桌上的那台红色电话的话筒，李志勇认真的说了声：“是我……刘副部长也到了。”接着他愣了愣，将电话筒怏怏的递交给刘霁山。刘霁山还是显得很困惑，接过电话后急忙朝那头的人用尊敬的语气打招呼。

　　保密线路里的电话通话很快就结束了。刘霁山放下电话筒，有点怯生生的对李志勇说道：“总理正式通知咱俩张君晓同志不幸去世了……政务院紧急会议决定，让我去上海处理善后工作……”

　　李志勇用狐疑的神情看着刘霁山，似乎想从那张神态谦卑的脸上看出什么秘密来，但刘霁山依旧不屈不挠的回应以无辜和谦卑的表情。

　　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内部线路的那部。李志勇不耐烦的伸手按下免提键，这次是8楼电梯口值班员的声音：“部长，楼下的值班室说……海军情报局的邓局长来了。”可能是今晚走道里太凉，话语间值班员的嗓音有点怪异。

　　李志勇回头看了看一脸茫然的刘霁山，疑惑的对电话里说道：“请他进来吧。”

　　关了电话，李志勇转脸向跟刘霁山说什么，但他却看见刘霁山已经走到沙发边忙碌着用那盏电热炉烧水泡茶，这也是刘霁山在李志勇办公室内常干的事，虽然通常这事应该是由秘书来做。李志勇张了张嘴，却又闭上，走到沙发前坐下。

　　海军情报局的邓局长是李志勇很早前就认识的，说起来还是广东老乡，只不过一个是客家人，另一个是番禹人讲广府话的。当年还是巡洋舰舰长的邓上校去日本负责培训日本海军的时候，李志勇正好也代表广东政府驻日本负责商贸协调工作，两个广东老乡还在横滨跟大阪一起喝过几回清酒。老乡归老乡，认识归认识，但因为两人性格的差异，后来彼此交往的并不多。

　　李志勇任国会情报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刚晋衔的邓少将被海军方面提名做海军情报局局长，那次任命属于各方面预先沟通顺利的走过场式的，李志勇也就做了把顺水人情，在对邓的能力进行评估时说了些好话，勉强也算得上认了把旧情。虽然邓局长现在的军衔是中将，但严格来套算一下，比起现在的李志勇李部长还是低了半级，所以他来拜访，李志勇用不着起身相迎。

　　难道是因为今晚的行动中抓了海军的什么退役军官，邓是连夜来撞木钟说情放人的吗？想到这儿，李志勇苦笑着摇摇头：如果是这样，那海军方面也是反应太快了。海军在解决退役军人安置方面一向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再加之海军人员的技术性特点，这次参与闹事的前海军人员并不多……

　　两声敲门声后，门开了，伸手开门的秘书表情古怪的看着门外。片刻后，满头银发，身穿做工考究休闲便装的邓局长走进门来，身后还跟着2名军装笔挺的海军上校。邓局长严肃的表情，还有身后的那2名高级军官立刻让李志勇感觉到有问题。

　　“李志勇部长，”身材在广东人里称得上高大的邓局长沉声说道：“史军主席依据宪法发布命令，从现在起由我暂时代理贵部的部长职务，您将暂时停职，配合调查组工作。国会情报委员会方面的调查组成员将在随后到达。”

　　海军上校之一从公文包内取出1张印刷精美的公函纸，严肃的递向李志勇。

　　扫了眼那张纸上的签名，李志勇愣了半响，随后慢慢的转回脸来看着茶几旁的刘霁山，脸上带着恍然大悟与难以置信混杂在一起的表情。刘霁山抬脸看着他，终于收起平日那谦卑的表情，态度真诚，郑重其事的点点头。

　　“李部长，您看是不是叫人来安排一下必要的交接工作？”邓局长客气的问道。

　　面对刘霁山那坦诚的表情，终于找到答案的李志勇听到邓局长的声音，回头看了看他，苦笑着点头。就在这时，水烧开了。电炉上的紫砂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水汽袅绕。

　　“这套茶具摆进这办公室还不到半年。”李志勇突然轻声的说了句。

　　“我想先喝杯工夫茶。”邓局长突然说，接着他不耐烦的挥挥手，秘书和军官们互相看看，随即识趣的都出去了。

　　“好茶！真正的铁观音。”从刘霁山手中的小托盘中端起茶盅，邓局长先是举到鼻前嗅了嗅，接着头靠向沙发靠背闭眼夸赞了一声。托盘又挪到李志勇面前，李志勇淡淡的看了眼刘霁山脸上那客气的微笑，面无表情的也端起了那杯。

　　“吾往老弟啊。”品了一口茶后，邓局长指了指身上的西装：“我可是晚上被从儿子家直接叫去见主席的。我儿子家的坎特伯雷犬要头次下崽，这几天晚上我是专门住过去准备帮忙的。”

　　“哪里！我还不知道你……”淡淡一笑，话只说了一半，李志勇看了眼低头专心饮茶的刘霁山，话题一转：“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么爱狗。当初在日本养得那只狗，现在都到孙子辈了吧？”

　　“是，现在重孙子辈都当爹了。等退休了我就准备专门养它百十来只狗！”邓局长笑着答了句。提起养狗，他总是很开心的。在略微扫了眼李志勇和刘霁山之间互相看都不看的神情，微微一叹：“可惜，当差不由己啊！”

　　“而家都算饮咗茶啦！”李志勇突然改用广府话，也就是所谓的广东白话说道：“冇问题，我出去做嘢，你啲係逗慢慢饮。”

　　当他站起身走到门口时，邓局长也用广东话关切的问道：“得唔得啊？”

　　“得啦，总之都係咁么啦！”李志勇淡淡回了句，大力拉开门，走去外面。

　　邓局长将手中的空茶盅随手抛到茶几上，接着头靠在沙发背上闭着眼，看也不看正冲他微笑着想说什么的刘霁山。刘霁山对此倒不是很在乎，他温和的笑笑，对着从门内进来的几名海军尉官和不知所措的秘书们指示道：

　　“就先从这间办公室收拾起吧……对了，王秘书，你给通讯室打声招呼，就说上海站来的电话都接到这间办公室来。”

　　上海。

　　起初，那些盘踞在小厂房内的黑衣人确实给上海警察局特警队制造了一些麻烦，直到闻讯赶来的武装交警上海应急大队特情处置中队官兵加入战斗。

　　警察局特警队的平日训练和装备配备主要是用来解救被绑架人质，抓捕武装犯罪分子，以及处理其它恶性治安事件的。面对黑漆漆的厂房，还有车灯照射进去可见的那台空车，带队追捕的警官立刻感觉到了危险。但他的处置方式还是按照平日训练的习惯进行的，由此产生了第一个指挥错误：特警队员习惯性的在厂房前警告喊话。这无疑是给了正从厂房内逃跑的人们更多的时间。

　　在后面那辆差点翻掉的特警警车赶到时，现场的带队警官又犯了第二个指挥错误：通过无线电，他下意识的要求四周正在赶来的警车都去封锁厂房附近，特别是后面的街区，防止罪犯逃跑。这样，赶来增援的警车只有1部到达了厂房正面，而其他警组都去了四周。显然，这还是抓捕逃犯时的举措。

　　意识到情况有点不对头的指挥官这时犯的第三个错误就是分散了力量：他让两个小组，每组共3名特警从厂房的两边绕去后面，企图截击对方，或在攻击发起后实施前后火力夹击。这个计划导致的结果就是厂房正面的火力力量被急剧削弱，只有2名特警和刚刚赶到的那个警组的4名普通巡警布置在厂房的正面。

　　所有的这些错误都基于现场指挥官的一个判断错误：他认为面对的是一个组织比较严密的武装犯罪团伙，但实际上那是一支由前日本陆军退伍官兵组成的准军事组织，并且这个组织成员日常的训练强度一点也不亚于特警队！

　　抢先开火的是对方，2组从厂房侧面实施包抄的队伍首先遭受到侧射火力的袭击。虽然对方大多使用的只是军用自动手枪，而特警队员都选择了冲锋枪与霰弹枪做为今晚的武器，但是在狭窄的空间内近距离开火，加之黑衣人一方在厂房内占据了有力地形，短促的接火之后特警队员被打死1人，被打伤3人，只好狼狈的退向厂房的正面。甚至还有1名受伤的特警队员被对方的火力压制在一堆垃圾后，没办法撤出。

　　而这时，在厂房正面，黑衣人那方也和警方开始接火。躲在警车后射击的警方人员因为无法看清厂房内对方的火力点，明暗对比之间很是吃亏，加之在火力上优势并不明显，即刻有2名巡警因为忽略了掩护而受伤。其余的人都只好利用汽车做掩护，匍匐着拖着伤者退至工厂的大门处。同时在厂区后方刚刚赶到警察们，因为缺乏强火力的支持，巡警们在遭受对方从厂房顶部的射击后，也只能躲在各种隐蔽物后盲目开枪，无力发起有效攻击支持前面的同僚。

　　这样僵持的状态持续了足足有10多分钟。当更多的警车闻讯赶到，飞艇也到达这片区域的上方，警方的现场指挥官正犹豫着是否用手头的力量再组织一轮攻击时，武装交警的特情处置中队的一个分队赶到。

　　通过几次无线电通话迅速接管了现场指挥权后，交警分队的队长只是简短的询问了一下附近的居民分布情况，接着便果断的下达了一系列的作战命令。在周围警察们惊愕的注视下，特情处置中队的战士们沉默的从车内搬出了1挺上海市区内罕见的“斯潘赛Ⅲ”型水冷式重机枪！

　　5分钟后，警察们开枪掩护下，2名特情处置队武装交警匍匐着潜到那3辆被打的破烂的警车后，将4枚军用照明弹投掷向厂房内部。3枚照明弹被投进去，在厂房内部发出刺眼的光芒，还有1枚照明弹碰到门框弹落到地面的水洼里，劈里啪啦的燃烧起来。借着亮光，武装交警的“斯潘赛Ⅲ”型重机枪开始向厂房内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厂房上空待命的警方飞艇按照现场新指挥官的指示，也开始用轻机枪对着厂房顶部用钢芯弹头覆盖射击！

　　一声令下，武装交警战士头戴钢盔，平端着冲锋枪边开火边向厂房内发起攻击。作战皮靴不断的踩在厂区地面的水泥地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水洼中，溅起很高的水花。冲锋枪弹壳也不断的跌落在攻击的路线上。

　　武装交警冲进厂房内后，战斗随即结束。除了1名受伤后被俘的黑衣人，其余的7名全被击毙。这间废弃的厂房看上去也可以省下来主人一大笔拆除费用。武装交警战士只有1名在冲锋时不小心崴了脚……

　　这是辆1913年型号黑色的“黑豹”越野车，上海汽车集团当年借参战风潮隆重推出的时代宠物。在最近上演的2部讴歌远征军官兵的电影里，男主角们都驾驶着这种造型充满阳刚气的越野车。但实际上，除却昂贵的采购成本，复杂的维护要求和娇气的电动系统都导致了这种车在前线寥寥无几，倒是在上海、北京、伦敦、纽约等地的上流社会中，开这种车成为支持正义战争的政治立场象征，这种型号的“黑豹”牌越野车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专有名字：“正义者”。

　　要是平日，这样的1辆老有面孔的“正义者”行驶在大上海的车水马龙间，真是再协调也不过了。可此时在午夜时分，这样一辆很有面孔的车却钻行在曲折的弄堂和小街上，就难免有点古怪。

　　车内，4个人都换上了笔挺的夜礼服。埃瑞克好奇的问：“我们这是去哪儿？”

　　格林姆得意的笑起来：“警方现在肯定已经去封锁通往英国领事馆的路了，可我们现在是几个刚参加完舞会，正准备去寻欢作乐的花花公子！”

　　埃瑞克冷笑一声：“我估计上海警方正在到处搜捕四名形迹可疑的外国花花公子。”

　　“噢，老托马斯。”保罗扭回头轻声的笑：“你总是喜欢打击格林姆脆如的心灵。谁说是四名花花公子在一起了？”

　　埃瑞克好奇的问道：“那我们在哪里分开？”

　　开车的老科柯大笑起来：“为什么要分开呢？”

　　保罗做了个鬼脸：“老托马斯，不是四个花花公子，而是一船的花花公子！”他指了指前方。

　　“正义者”此时刚驶过一段狭窄的下坡路，来到黄浦江边。江面上1艘灯火辉煌的大游艇正荡漾在灯火的涟漪之中，游艇上可见人影的晃动，以及男男女女放肆的笑声与喊叫。江边的小码头上站着2名神情很不耐烦，频频看着怀表的印度裔伺者，高大的身躯，笔挺的制服，就如同站在豪华饭店的大门口一般。看到这4位绅士从“正义者”上下来，2名印度伺者互相短暂对视了一下，都轻松下来。其中1名迎上前彬彬有礼的做了个礼貌的手势：

　　“尊贵的先生们，请出示你几位的请柬。”

　　保罗笑着拿出张请柬递过去：“很抱歉，我想我们迟到了几分钟。”

　　“如你所愿，先生。”只是扫了眼请柬，那名印度伺者将请柬送还，同时做了个请进的姿势：“欢迎到来，先生们。情人节快乐！”他手指的方向是码头的台阶，台阶下停靠的交通快艇上，戴着帽子的水手已经很有眼色的发动起马达。

　　科柯粗鲁的将手中的车钥匙抛向一名印度伺者，嘴里唠叨着：“记得给车身打打蜡。”领先向台阶下走去。

　　“保罗，你总是能给人更多的意外。”跳上交通艇后埃瑞克由衷的对保罗说。

　　“彼此彼此，老托马斯。”保罗反唇相讥。

　　“噢！狗屎！”格林姆突然狠狠的骂了一句：“快停下！”

　　江面上有2艘警方的快艇正鸣叫的冲向那艘豪华游艇，抬眼看去，在乌云衬底的天空上可见一艘警方飞艇正快速的滑向游艇上方，飞艇上的探照灯灯光不断掠过豪华游艇和四周的水面。

　　“靠岸！”保罗果断对水手下令。

　　交通艇掉转方向在黑暗中重新开回岸边的小码头，远离喧闹的豪华游艇那边。不等交通艇靠岸完毕，4个人急忙纷纷跳岸。科柯对着台阶上吃惊的印度伺者叫喊道：“把我的车开过来，快！”

　　“怎么办？”格林姆急忙问保罗。

　　保罗揉了把脸，低声的，带着点不情愿的说道：“和神秘的人再联系，我们还得让他帮忙……”

　　“这些钱你们哥俩收着吧。”爬在床上正在接受一位女技师按摩的丁震浩淡淡的说：“加上以前我给的，省着点花，也够回日本过些年了。”

　　茶几上放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大信封，信封的开口处可以看到里面装满了大额的钞票。

　　佐藤先是伸了下手，接着意识到什么，收回手来转脸看身边的中村。中村摘下眼镜，仔细的擦拭了一下，重新戴上眼镜后神色平静的问道：“丁先生，我的妹妹在哪里？”

　　“好了，你先出去吧。”丁震浩低着头拍打了一下女技术的大腿。等女技术出门后他这才慢慢坐起身，抓过睡衣披在自己身上，无神的看着面前的这两个日本浪人，许久才疲倦的说了声：“中村，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们俩安安静静的离开中国，你妹妹也会平安回日本的。”

　　“您这算是某种威胁吗？丁先生。”中村欠了欠身，然后非常礼貌的问道。

　　正在给自己点雪茄的丁震浩摇头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随手从酒柜里拿下瓶马爹里的VSOP浅浅的倒了3杯，随后向站在那儿的2个人招招手。看那2个人不动，丁震浩苦笑着自己拿起杯酒抿了口，抬头看了看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长长的叹口气：

　　“唉！英雄莫问出处，落魄休道从前……我这么说你们俩信不信？”他沉吟了一下，再摇摇头，面色转为阴沉：“我的一个熟人把我妹妹和我的一个老朋友的女儿给绑架了。条件很简单，让我给他办点事。刚才你们俩带着那帮人去送死，就属于其中一件。”说到这里他咬咬牙，接着颓然的又摇摇头：“现在那人还叫我去做另外一件事，必须得我亲自去做，所以呢，你们该离开上海了。”

　　“那也不是你的理由！”佐藤用蹩脚的汉语吼叫道：“你绑架中村小姐……”

　　“佐藤！”中村厉声制止了他，转脸对丁震浩平静的说道：“丁老板，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去救雨辰小姐……”

　　“哈哈哈！”丁震浩大笑了几声，走到他们身后，然后转身停在两人之间，贴着耳朵对中村说道：“你们知道吗？要是按照我以前的脾气，今天你们俩回到这里，等着你们的就是子弹……先别生气，佐藤……但是这几十个小时我想通了一件事。”他扬起脖子一口喝干了杯中酒，接着说：“我想通了一个道理：我丁某人是个江湖人物，不能学那帮政治家！这次是有人预先给我下套，可我要是对那个方石头好一点，他也不一定卖我卖的这么痛快！”转身向衣橱边走去，他哈哈一笑：“这两年我还是跟那帮当官的学坏了，所以我要吸取教训，找回前些年的那份当老大的样子！”

　　“丁老大，我们……”中村还想说下去，但打开衣橱的丁震浩用一个果断的手势制止了他。

　　一边把准备好的衣服往床上扔去，丁震浩一边看都不看这边的说：“走吧，离开中国吧！只要你们一出境，不管去哪儿，就会有人把你妹妹送回日本。”他走回到床边，甩掉睡衣，拿起一件衬衣往身上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其实是一句教训。我以前和你们一样，都把这话错当成做人的道理了！”

　　佐藤还想冲动的说什么，中村已经一把拽住了他。接着中村走过去掏出自己身上的手枪递向丁震浩：“丁先生，这把枪你带着办事吧。不比你的那把差。”

　　丁震浩一愣，接着大笑：“哈哈……你当我去和人打仗啊？人家要我干的事是很危险，可拿枪没什么用的。”他拍了拍中村的肩膀，温和的说：“拿钱走人吧，以后永远别再见。”

　　中村再也没说什么，只是微微的鞠了一躬，抓起茶几上的信封，拉着愤愤不平的佐藤出门。

　　出门后佐藤甩脱中村的手，在走廊里气愤的质问：“中村！你这个家伙在搞什么？你难道怕里面的那个家伙了吗？”

　　中村做了个让他小声的动作，接着黯然的说道：“他说的都是实话，而且让他都觉得没办法的人肯定大有来历……佐藤，丁先生把我妹妹看起来也是为我们好。本来他确实是可以把我们都杀掉的。”

　　佐藤要跳起来：“混帐！……”

　　中村急忙拉着他一边悄声解释着一边离去……

　　房间内丁震浩正在仔细打着领带，床头的电话铃响了。丁震浩走过去抓起电话话筒：

　　“……是我。”

　　电话里有个男子的声音说：“准备好了吗？两点钟去百乐门的后门，会有车去接你。”

　　丁震浩压抑住自己的情绪，问道：“我妹妹她们呢？”

　　“她们很好，什么时候可以放人那得看你的合作态度了。”对方简短的回答后便挂断了电话。

　　“不要乱说话！”吊着一支胳膊的方石头粗暴的用另外一支手挥舞着毛巾：“你们俩要是再说话，我就把你们的嘴……”威胁的话语还没说完，身后的另外一个房间内传来电话铃声。方石头悻悻的瞪了被威胁的对象一眼，转身去接电话，并且还关紧了身后的门。

　　当他出去后，被手铐反铐着，被扔在沙发上的雨辰和被铐在屋角一张椅子上的金娣互相对视着。金娣满脸都是泪痕，眼中满是恐怖。雨辰自己的神情也很是不堪，但还是打起精神鼓励的冲金娣笑了笑，想让她勇敢点。但是因为此刻的情状十分不堪，雨辰的笑脸在金娣眼里跟自己的哭相也相差无几。

　　外面的房间内，方石头举着电话筒笑着说道：“……你给找的这地方还真不错，有吃有喝又暖和，她客人没什么委屈的……她们两个不算太老实，但我还算能制得住……”

　　电话筒里传来一名男子严厉的声音：“你注意点招待方式！老板刚才打电话特别叮嘱了，要是你敢对她们乱来，那别怪没给你打过招呼！”

　　不等电话另一头的方石头保证完，电话就被“啪”的挂断。放下话筒的小戴拿手帕擦了擦鼻涕，满脸的郁闷。这时桌上的无线电电台里传来保罗的呼叫声：

　　“胖子和朋友们在一起，胖子和朋友们在一起……”

　　小戴抓起话筒，特意把一块布蒙到话筒上，这才用刻意把声调弄得很怪异的英语回答道：“收到！请讲。”

　　“需要换个地方打麻将，需要换个地方打麻将……”

　　“我到连云港等你，我到连云港等你！”小戴皱眉说了句，然后把无线电通话频率调到420兆赫，然后耐心的等着。不一会儿，保罗的声音又出现了。小戴满意的笑笑，说道：“去我和你约好的第四个地方打麻将，第四个地方打麻将。”

　　终止对话后小戴立刻抓起电话，拨通后在确认对方身份后小心翼翼的说道：“先生，是我……两位女客人休息的都好，那位先生我会在两点多和他见面……刚才打麻将的那边说要我给他们换地方……”

　　举着电话筒的倪小峰微微一笑，一副早料到会这样的神情，他愉快的说道：“那就给他们换吧……对……是时候了，按计划把那位胖子单独送到大姐那里去做客。”

　　放下电话后，倪小峰抬起手来虚握了几下，想起那个吴剑峰观察自己那么久，居然把自己伪装的习惯性动作当做了判断自己心理的标准！他笑起来：早在当年被撵到廊坊当副校长时，他经过一番痛苦的回忆就明白了吴剑峰为什么会那么快判断出自己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注意起自己的习惯性动作，准备有朝一日给那些不自量力到以为能把握住自己心态的家伙狠狠一击！

　　吴剑峰甩脱身后最后剩下的2名尾巴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钟。他开车来到黄浦江东岸的一间货运码头，这里白天人就不多，到了深夜这个时候就更没有什么人了。几辆货运卡车静静的停放在吊车的阴影当中，湿冷的空气里夹杂着难闻的各种燃料油气味。

　　停车场的边角上，一座给货车司机和水手提供服务的24小时小餐厅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是这片黑乎乎的货运码头内不多的光源之一。吴剑峰犹豫了片刻，抬头看了看阴沉沉的天空，用戴着皮手套的双手然后竖起风衣衣领，向小餐馆走去。

　　隐隐的从门缝内传出留声机里的音乐节目声，经过餐馆的窗口时吴剑峰仔细的向里面观察了一下：餐馆内有2名神情疲惫正站在收银台前说话的服务员，还有正在角落里打牌喝酒的3名货车司机和1名货场保安模样的人，可就是没看见那个家伙。

　　也许他还在路上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就在他这样想着，伸手要去推那对脏兮兮的餐馆门时，“别动！”有个熟悉的声音低低的响起，接着感觉自己的脑后被一把手枪顶住，一只手伸进他风衣的左兜，抽走了他的那把“06式”小手枪。

　　戴着手套的双手一直微微举着，按照后面那人的指示，吴剑峰一直慢慢的走到吊车下面。这里已经能透过货堆间看到江面，以及对岸外滩上依旧辉煌的灯光。

　　“唉！老陶，你这是干什么？”吴剑峰看着货堆的缝隙之间，江面上正驶过的1艘货轮，叹息的问了句。

　　后面的男人没有回答他，而是发出一阵怪异的声响。举着双手的吴剑峰先是奇怪了片刻，接着不由好奇的慢慢转过身来，他证实了自己刚刚的判断：黑暗中陶斐然竟然真的在哽咽着哭泣！他一边哭泣一边还乱晃着用手里的枪指向吴剑峰：“呜呜……我要杀了你……你们他妈的都在骗我……我被害死了……”

　　吴剑峰又气又好笑，慢慢的将手放下，想走过去宽慰对方几句。但他这个动作立刻刺激了对方，泪流满面的陶斐然喝道：“把手举起来，不准动！”

　　真他妈的见鬼了！吴剑峰抿了抿嘴唇，看了看四周，按捺住心头的怒火，极力用温和的语气说道：“老陶你看，我接到你的电话就赶过来了。你现在是逃跑的人，我要是想害你，肯定不会一个人来……”

　　“妈的，姓吴的！”陶斐然的语气突然变得凶狠起来：“你到底是在给谁干？为什么要害我？再不说实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吴剑峰苦笑了一声：“老陶，你这都是从何谈起……”

　　“你信不信我会打死你！”陶斐然暴怒：“我想来想去，你肯定不是光给李志勇一边干！你他妈的肯定还有自己的计划，要不很多事情就没办法解释！倪小峰是在拿那个洋博士的事情在试探我们，在把水搅浑，可你是在拿所有的事情搅混水，在骗大家！你到底想干什么？”

　　吴剑峰沉声问道：“老陶，你只是想听我说实话？就这么点要求？”

　　陶斐然忽而又哽咽起来：“……你还得帮我把麻烦了了！上海总站的财务账目有大问题……他们换班换得这么快，我还没来得及……”

　　“妈的！我不是提前一个多月就给你打招呼，让你把屁股都给擦干净吗？”本来想装得平静一点的吴剑峰也被对方的愚蠢激怒了！

　　“可我没想到会是这样……”哀怨了一半，陶斐然抹了把眼泪，手中的枪口又激烈晃动起来：“现在反正也成这样了，兴许把你交出去，我还能落个宽大处理！”

　　真是被这个家伙气得都想笑了！“我说老陶，你也都四十的人了，当初也算是干外勤出身的，你怎么还这么糊涂？你把我交出去？先别说你的话有没有人信，李部长能不能饶了你还不一定呢！”

　　“哈哈哈！”陶斐然狂笑起来：“姓吴的，你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啊？告诉你吧！我刚往北京打过电话了，部里面的办公大楼已经被海军情报局的人给封锁，李志勇这次多半已经完蛋了！哈哈哈！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吴剑峰愣在那里，呆呆的看着眼前的陶斐然跟发疯似的手舞足蹈。这确实是他没有料到的。没想到会这么快……

　　“吴剑峰，”陶斐然洋洋得意的晃着手枪说：“我这个消息的来源绝对可靠，你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向我坦白交待，然后跟我一起去向国家检举李志勇小集团的问题。另外，要是你把你自己真实的想法和计划告诉我，没准我还能立大功呢！哈哈哈……”

　　“你真的想知道？”吴剑峰摇摇头，对眼前的这个男人已经彻底的丧失了希望。

　　“说！”陶斐然找回了昔日的感觉，说话间甚至已经带上了官腔；“说起来我也算被李志勇和你蒙蔽过，在错误的路上走了一段的人，可只要我们能够老老实实的交待问题，国家和组织上还是会给重新做人的机会的。”

　　“老陶，你能不能把手枪放下来，万一走了火就不好玩了。”吴剑峰揶喻的建议道：“要不你举着枪，让我把手放下来。两个人都这么举着胳膊多可笑啊！”

　　“你把手举高点！”陶斐然喝斥了一句，接下来显然接受了对方建议中合理的部分，他坐在就近的一个货箱上，持枪的手支在膝盖：“把你真实的想法和计划都告诉我，争取到时候宽大处理……老吴，要是你帮我先过了关，说不定后面我还能找人帮帮你呢！”

　　吴剑峰苦笑一下，乖乖的将双手按照对方的要求举高：“你想听，那我就告诉你，听了后你会不会理解，我还真是无所谓。和老陶你的乡绅家庭出身不同，我是一个孤儿，要不是赶上建国战争胜利了，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我穿的第一件算得上衣服的衣服是军装，我第一顿和别人平等的坐在桌子上吃的饭是在军队的营房里――”

　　“别跑题了！”陶斐然不耐烦的训斥道：“我让你把事说清楚，你少来这套痛陈家史！”

　　恻然一笑，吴剑峰换了种语气：“你不想听，那我就说别的……这个国家正在丧失最初建国时期的希望，虽然我也算是个官员了，自己的日子称得上是衣食无虞，可我忘不了四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天总是蓝的，人们也对将来的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你说的都是些什么狗屁玩意！”陶斐然真生气了：“别把你自己说得跟什么似的！不就是想当官没人赏识你，你才跟着李志勇去冒险吗？……妈的，还把我拖下水！”

　　“当官？”吴剑峰苦笑着摇摇头：“当年我确实还有点想法，带着那帮年轻人在海外出生入死！后来的事你也听说了，虽然当时我受到了表彰，还升了职，可倪小峰却因为他老爹当年得罪的人太多没有被承认功绩。可后来，等倪小峰结婚后，大伙却都说是我当初妒忌他的才能打压他！这下我得罪的都是什么人？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好了，这一口气的副局我就整整做了十来年！我都什么岁数的人了，背景和学历又放那儿，即便是这回帮李志勇能做成点事，我又能当个什么官？嘿嘿……”他苦笑着摇摇头。

　　应该是他的话中的某些内容引起了陶斐然的共鸣，这回陶斐然说话的语气温和了许多：“老吴，你是个搞业务的好料子，可惜就是不会当官。我呢？虽然学历还行，当年业务能力也不差，可这么多年下来我算是看开了……”他拎着枪站起身来：“人这一辈子，无非是吃喝玩乐，过得开心点就成了。你看倪小峰那小子，为了往上爬，这么多年多他妈的虐待自己？成天装孙子！你又没有什么好出身，这国家大事关你我屁事？这回下错了赌注，以后要是能过了这关啊，我看咱们这种没背景的人还是别下场跟人家赌了……李志勇这回要是真栽了，我看多半就是被倪小峰和他那个老奸巨猾的岳父给算计了……高层的事，咱们还是少掺合吧！”他摆摆手中的枪：“走吧，咱们直接去找倪小峰自首，看看能不能让他开个好价钱。”

　　吴剑峰好奇的问道：“怎么？你不是想听我真实的想法和计划吗？”

　　“算了吧！”陶斐然索然无味的摇头：“你这种人喜欢把自己当成个人物，喜欢把这国家真当成自己的，你要干的事情肯定小不了。”他狡黠的一笑：“你还是自己给倪小峰去说吧！我想通了，知道的事越少越好。”他晃了晃手枪：“把手再举高点，别乱来！”

　　吴剑峰很自然的举着双手，身形不动的说道：“老陶，你们肯定谁都不知道，当年在马来西亚被艾琳开枪打死的那个特工小马，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资助着他留下来的那个女儿。”

　　“噢，是吗？”陶斐然不以为然的撇撇嘴：“那闺女现在也该上大学了吧？”

　　“没有。”吴剑峰黯然的说道：“她的继父对她很不好，她从小读书成绩很一般……去年我才知道，她现在就在离这儿不远的那个银贸大厦里做鸡……”

　　“难怪！”陶斐然恍然大悟：“我说你那天怎么对丁震浩那个流氓头子那么大的火气！好了，闲话留着以后再说吧！我估计咱们俩在看守所里怎么也得呆上半年。走吧。”

　　吴剑峰还是站着不动，表情有点古怪的说：“老陶，你逃跑吧。我可以让人在海外给你钱，你找个地方躲起来过花天酒地的日子也不错啊。咱们俩就在这儿分手，以后谁也不见谁。”

　　“不行！”陶斐然果断的说：“要是李志勇这次没出事，我肯定得跑，现在情况一面倒，倪小峰那里我还是能要个好价钱的。老吴，不好意思，你先得委屈一点了。我这也是为你好，倪小峰迟早要收拾你，还不如现在主动点认错，把事多往自己身上背点，帮着倪小峰咬死李志勇，咱们这么做在人家眼里还算是有价值的。”

　　吴剑峰轻轻的摇着头“嘿嘿”的笑起来。

　　陶斐然的情绪有点忍耐不住了：“吴剑峰！你认清形势！最好别跟我耍什么花样，别忘了我也是外勤出身的！”

　　抬起头来，吴剑峰正视着对面的那个男人，用一种略带着讥讽的语气说：“老陶，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外勤出身的，我看这些年上海滩上糜烂的生活已经把你毁了。知道吗？从刚才你露面到现在，你已经犯了三个行动错误了……”他戴着皮手套的右手卷起了小拇指：

　　“第一，你不应该在餐馆门口拿枪顶我的脑袋，而是该顶我的后背，脑袋是很灵活的，而且抬高的举枪姿势也容易受到对方的反击。”

　　陶斐然想想，点了点头，居然有点不好意思。吴剑峰卷起了右手的无名指：

　　“第二，刚才你应该把我压地上对我进行搜身，不能凭拿走了我那一把手枪就想当然的以为我身上一定没有别的武器了。”

　　对他说的这点，陶斐然有点不服气，张嘴想反驳。吴剑峰笑起来，卷起了右手的中指：

　　“当然，你是让我把双手一直举着，可这就是我想说你犯的第三个错误：你对当代特工武器的发展太缺乏了解了！”

　　话音未落，吴剑峰用戴着皮手套的右手食指对着陶斐然一指，一声闷闷的枪声，吴剑峰右手套食指的顶端迸出一股伴随着皮屑和纺织纤维碎末的火苗！

　　陶斐然的额头正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弹孔，他双眼失神的身体向地面摔倒，倒地前完全属于痉挛性的扣动了一下手中的手枪板机。“啪！”随着陶斐然临死前开的这一枪，吴剑峰的身体猛烈晃动了一下，但他马上稳住身体，弯腰将陶斐然的尸体拖向江边。

　　餐馆里打牌打得正高兴的那4个人听到了外面的那声声音。刚开始一名货车司机以为那是附近什么人的汽车轮胎爆了，另一名司机则认为那是外面货场里某个包装箱受潮后胀裂的声响。几个人开始争论起来。那名货场的值班保安年轻的时候当过3年步兵，虽然不敢确定那是枪声，可犹豫再三他还是决定要出去巡视一下。在牌友们的讥笑声中，喝了大约二两劣质白酒的保安晃动着脚步，拿起他的那只巨大的手电筒走出门去。

　　保安踉跄着脚步走出温暖的小餐馆，举起手中的电筒朝码头方向扫视着。手电筒的光圈下出现了那辆停在吊车脚下的轿车，接着，他似乎看到了黑影中有什么，手电筒光圈移动了一下，看到一个男人正踉跄的走向那辆轿车。

　　“啪！啪！”吴剑峰举手向保安方向开了2枪，打碎了手电筒，又打碎了餐馆门上方那个简陋的招牌灯箱。还没等那名保安连滚带爬的回到小餐馆内，吴剑峰已经打开车门坐到了驾驶位上。

　　先是发动起轿车，接着拧开车内的照明灯，伸手从工具箱内拿出一卷卫生纸，他这才皱着眉头掀起自己的衣襟。腹部，已然一片血肉模糊！

　　“王八蛋！”他骂了一声。在明天九点以前，他还有很多事情去做，哪怕是受了伤他也得去做。他坚信他所做的一切会改变这个日趋堕落的国家的命运！

　　直到确信外面的那辆车已经离去，餐馆内爬在地上的人们才纷纷起身。那名保安走到收银台前，哆嗦着拨打电话，向警方报告刚才有4、5个武装匪徒袭击了这家货运码头，企图杀害他这名尽职尽责的保安员……

　　潮湿冰冷的夜晚，艾琳已经在大街上走动了两个多小时。

　　参不参加追捕的，其实她心里明白也就那么回事！倪小峰虽然什么都不告诉她，但她毕竟是做这行当出身的，这多年了，虽然她还是很维护自己心中对倪小峰的印象，或者说是理解，可她至少也算是了解倪小峰的！这么大的变化发生，她知道一定有什么事情在进行中，而且倪小峰没打算让自己知道，甚至他是在希望自己退出整个事情。她不能对倪小峰怎么样，更不想对那个无辜的男人怎么样，其实，找个理由跑出来就是为了离开那个小会所，离开那些在她身边正津津有味的扮演着各自角色的男人们。

　　虽然她也习惯性的在一些场合仔细打量着周围人们的面孔，虽然在遇到警方的一些搜捕小组的时候她也会亮出身份询问进展，但她心里明白，自己主要就是想一个人走一走。当然了，要是真见了鬼，在背地里斗法的那些人们出了什么差错，真的让她遇到那个几个小时以前还和自己有过云雨之欢的男人，那也不错。

　　她记得那个男人把自己压制在沙发背后，最后看着自己的目光，那种目光让她很不舒服，就好像是在看着一个纯粹的陌生人。更让她难受的是那个男人在亲自动手给自己铐上手铐的时候，目光刻意的回避。她知道对方并不是要伤害自己，甚至铐上自己也是为了自己好，但她还是很难受，不是因为对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对方的目光。

　　如果真的是自己抓到了那个男人，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也许，冲他身上无关紧要的地方开1枪是个很好的主意？反正他身上肥肉那么多！也许给他脸上2个耳光？这个主意似乎也不错。最好的办法是不是应该把他按倒在肮脏的路边，让他的脸蹭在泥浆里，然后再给他戴上冰冷的手铐？……

　　“那位小姐，请站一站！麻烦你出示您的证件。”

　　路灯下1名戴着眼镜的中年警官突然出现在艾琳面前，他向艾琳伸出左手手掌，右手很自然的放到腰间的左轮枪枪柄上，用礼貌而充满权威的语气对艾琳要求道。

　　这一带是原先法租界的边缘，后来居住者也多以讲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人为主。路的两边开设了很多家小酒吧和小餐馆。此刻虽然已是1点多钟，但酒吧和餐馆里还是挤满了欧裔顾客和时尚的本地白领年轻人。这种情形通常都只是在周末或者别的假日才能看到，但此刻已经到了情人节，所以也这么热闹。4名巡警注意到了独自走在路边，脸色如同梦游一般正在东张西望的那位年轻美丽的女士，特别是那位女士的风衣腰部微微鼓起的一块，让今晚已经特别紧张的警察更是警惕起来。其中1名警察这么向艾琳喊叫的时候，另外3名警察已经散开，紧张的注视着目标，手都不约而同的放到了腰间配枪的枪柄上。

　　艾琳从恍惚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左手慢慢的从风衣兜中取出，将工作证晃动着亮向面前的警官。

　　“啊……真对不起，领导……”

　　扫了眼周围经过的行人们看她时那惊异的表情，懒得和这几位客气的警察再多说什么，艾琳收起证件，转身进了旁边的一家小酒吧的门。

　　喧嚣的小酒吧内，一帮水手模样的家伙正围绕在中间的空地上轮番搬举着一只橡木啤酒桶，啤酒桶上面还坐着个不知道是菲律宾还是安南裔的艳装女郎，每次啤酒桶被举起来的时候她都要夸张的用发音怪异的汉语喊叫：“救命！”惹得周围打赌围观的白领装束的男女酒客们哈哈大笑。

　　没有人注意的艾琳绕过这堆欢快的人群，走到冷清许多的吧台旁坐下，放下风衣衣领对正翘着脖子看热闹的亚欧混血的酒保说道：“给我来杯伏特加。”

　　“小姐喜欢烈性口味，要不要试一试‘远征阿拉伯半岛’？”酒保意识到自己对顾客的疏忽，急忙热情的招揽生意：“阿拉伯椰枣酒调入五粮液，再加上绝密的辅料，本店最新独有……”

　　“别听他的狗屁话！那破玩意喝下去能把你的脑壳炸开。”一个闷闷的男子声音响起。艾琳循声望去，看见在长长的吧台的另一头，在更幽暗的地方，一个男子的脑袋正从枕着的双臂间慢慢的抬起，醉意浓浓的望向这边。

　　“给我来杯伏特加。”艾琳对酒保冷淡的说道。酒保无奈的应了声去拿酒，又是那个刚才发表评论的男子说道：“给我也来一杯。”说着，史向野踉跄的扶着吧台走过来，晃动着自己的身体勉强坐在艾琳身边的吧凳上。

　　艾琳没有理睬这个花花公子，接过酒杯后先大口灌了半杯。今晚真冷啊！她心里在说。

　　“今晚真冷啊！”出人意外的，身边的史向野竟然把她心里的感叹说了出来。

　　多少有点惊诧的，艾琳向身旁的男人看去，却见那个男人正低头抿着杯中酒，晃荡着头发蓬乱的脑袋，又默不作声了。

　　收回目光，艾琳继续想自己的心事：今天晚上真不知道还会发生多少事，而这些事的后面又隐藏了多少可怕的东西……

　　“今天晚上多可怕啊！”身旁的男人竟然又说起来：“背叛，谎言，还有政治……”

　　这家伙难道真的能读到我心里的想法？！艾琳一把将史向野的衣领抓住，将他拖向自己，凶狠的低声问道：“你说什么？”

　　史向野醉眼朦胧看着艾琳，忽然“扑哧扑哧”的笑起来：“我认得你，你把我送的围巾丢了？丢就丢了吧，丢了也好……”他咳嗽起来。

　　艾琳厌恶的丢开他，自顾的喝酒。史向野趔趄了一下，靠着手扒在吧台上勉强的恢复了身体的平衡。今天他受的刺激太多，所以他不是很在意别人对他的反应。艾琳把剩下的酒喝完，随手将钞票压在酒杯下就要离去，可正在这时，一位喝得醉醺醺的俄罗斯水手出现在她身后，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

　　“美丽的姑娘，”水手用怪声怪调的大舌头汉语结结巴巴的：“我能请你喝酒吗？”

　　史向野扑过来抓住水手的衣领：“放开她！”

　　俄罗斯水手皱着眉头转过脸去看了身后的男人一眼，接着转回脸问艾琳：“他是你的朋友吗？”

　　艾琳甩脱掉他抓着自己胳膊的手，冷冷的说了句：“我不认识他。”就想离去。就听“怦”的一声，史向野已经被那名被他抓着衣领的俄罗斯水手打倒在地。那名水手在周围人群的尖叫和起哄的刺激下，低头跨前一步，抡起胳膊就想给还在挣扎的史向野再来一下。

　　“怦！”壮得跟熊似的俄罗斯水手扑倒在地。艾琳随手扔掉手中碎了一半的空酒瓶，看了眼躺在地上的史向野，无可奈何的在周围的一片喝彩声中弯下身去拽起他，然后搀扶着他走出酒吧。俄罗斯水手很快就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醒来了，晃晃脑袋，拨拉掉自己头发上的玻璃渣，愉快的用俄语对伙伴们说：“这个中国美女真有味！”一脸陶醉的样子。他的朋友笑着把这话用汉语和英语翻译出来，一阵爆笑，酒吧又陷入了欢乐的气氛。

　　“我的车停在后面。”出了酒吧，被迎面的寒风一吹，史向野立刻清醒了很多，他从怀中掏出车钥匙对艾琳说道。

　　“你们家也没人来保护你这个大公子？”艾琳看着他的样子忍不住讥讽的说道。

　　“第一我不是大公子，我只是排行第三的那个废物。”史向野满不在乎的说道：“第二我今晚刚被人出卖，不想让别人烦我。”说话间，两人已经走过酒吧侧面的小道，来到后面的停车场中。艾琳看到那台“大鹙”安静的停在车场内，随手将史向野的胳膊递给车场的保安，转身就要离去。

　　“下雨了！”史向野在她身后突然叫道。

　　艾琳抬起脸来，正好有几滴冰凉的雨水打在她的脸上。

　　“来，上车吧，我送你回去！”史向野一把推开车场的保安，对艾琳大声说道：“要是你有心情，我就给你讲一个我最好的朋友今天晚上是怎么样撒谎，又怎么样出卖我的故事！”

　　今晚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艾琳转身看着史向野，心里在说：谎言，欺骗，出卖，背叛……

　　真是太奇妙了！就在她在心中这么想的时候，史向野抬起胳膊抹了把脸，满脸痛苦的说道：“谎言，欺骗，出卖，背叛……你想听吗？”

　　艾琳不由得惊异的笑起来，迈步走过去从史向野手中抓过车钥匙。

　　“好吧，我来开车。”她说。史向野脚步踉跄的向后退了步，摇晃着身体行了个请上车的骑士礼，动作勉强做完身体便要摔倒。艾琳一把抓住他，拿钥匙打开车门后，利索的将他塞进狭窄的后座中。

　　等艾琳坐好在方向盘后，雨已经下大了，雨点打在活动车篷的顶上发出劈里啪啦的声响。艾琳将车打着火，望着车灯灯柱内的雨丝，一时间有点发呆。

　　一声长长的叹息从后座传来，接着史向野开始讲他的伤心故事：“从前，有两个家境都很好的男孩在一起长大，可能是因为家境都太好了，别的小朋友都不和他们俩来往，这两个男孩也就成了对方最好的朋友……”

　　艾琳其实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她只是看着车灯灯柱内那飘动的雨的银线，一簇簇的随风摆动，她的眼泪突然开始静静的流下。流着泪她开动了汽车，缓慢的驶出了停车场的大门。当汽车驶上大街的时候她心里已经明白：不管那个男人是死是活，不管明天还能不能看到他，有些事情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就如同车窗外的雨，落在地上就不再是雨滴了……

　　雨越下越大。

　　倪小峰安静的站在医院病房的窗内，看着窗户玻璃上流淌的雨水。脸上说不清是什么表情。

　　“好的，谢谢你们了。”身后一个中年妇女哀伤的声音传来。倪小峰转过身去，看到两名医护人员盖上了张君晓遗体的脸，推着盛放遗体的车进到里面那间低温屋子里去。那个中年妇女用手里的手绢擦了擦眼角，接着转动已经略见富态的身子朝向倪小峰这边。刘秘书默默的站在屋角，看着这两位。

　　“抑扬，谢谢你了。”她顿了顿，又用哀婉的语气说道：“总算是见了小张叔叔最后一面。”她转向刘秘书客气的点点头：“刘秘书，辛苦您了，等天亮你们警卫局接班的人到了后，你记得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哦。”不等刘秘书客气的回应话说完，她已经转身朝小屋的门走去。

　　倪小峰急忙拉开门，请她先走。接着在她出去后，倪小峰冲着刘秘书微笑了一下，也出去了。

　　外面是间很大的房间，一名医院的值班人员正低着头坐在门口的一张小桌子旁，看到两位出来，忙站起身陪着笑。史依青和倪小峰都没理睬他，而是不紧不慢的向通往外部的那扇门走去，边走边似闲聊般的说着话。

　　“史大姐，您千万不要感谢我。”倪小峰认真的说道：“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发布老部长去世的消息，我给您提前通知也是因为林建华同志来电话代表组织上正式同意的。”

　　史依青叹了口气：“唉，还算好，我正睡着呢，一接到你的电话就忙起身赶过来。要不还不定能不能见上小张叔叔最后一面呢……”她说着话又开始用手绢擦拭眼角。

　　两人都绝口不提姚莺然离开医院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张君晓去世了这件事。

　　“史大姐，您节哀。大家都知道您一家和老部长的感情，您是应该比别人早一些知道。”倪小峰扫了一眼史依青周身上下整整齐齐，搭配得当，并且风格很适合来向遗体告别的服饰，面色平静的点头称道：“是啊，这些日子老部长到上海来养病，大姐您这儿也是费心劳累了。”

　　“说什么费心劳累的，我小时候小张叔叔还让我骑在他脖子上摘梨呢！”史依青仿佛陷入到伤感的回忆当中，接着关切的看了看倪小峰的脸色：“抑扬啊，你这几天我看才累坏了呢！瞧瞧你这脸色，是熬夜熬的吧？事业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哟。”说着，她宛然一笑：“你们老部长这一去世，说不定你以后的责任可就更大了呢！”

　　倪小峰态度恭敬的跨上一步，替史依青拉开门：“史大姐，你就别拿我取笑了。我只不过是给领导们打打下手，做点业务工作罢了。”

　　门外的走廊内，除了门口的两名站岗的男特工，还有两名史依青的女随从默默的站在那儿。当倪小峰陪着史依青向走廊一端行去时，女随从远远保持距离的跟在后面。

　　“抑扬，上次我来医院看望小张叔叔，他还提起你呢！”史依青微笑的说：“他夸你业务能力强，生活注意小节，迟早是个国家栋梁……”

　　倪小峰很耐心的听着，没有说客气话也没任何表示。

　　史依青站住脚，转向倪小峰，神态转为平静，轻声的说道：“他还说，可惜在有些事上你的性子还是急了点。”

　　医院走廊上的灯光显然是照明不足，倪小峰此时的脸色因此显得不是很清晰，不过他的语气听上去还是很温和的：“是啊，我这人其实从小的性格就不好，后来在工作中虽然自己也注意到了，可老部长也算是看着我成长的，看得很准。”

　　史依青没有接话，只是微笑的仰头看着这个比自己年轻将近20岁的男子。同样是因为走廊里灯光的缘故，她眼中的神情也不是很清楚。

　　“唉，做工作就是这样。”倪小峰用真诚的语气又说道：“可能是我父亲当年给人印象太严厉，再加上林建华同志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有时候我做点事很容易被不了解情况的人误会……”

　　“是啊！”史依青用感慨的语气打断了他：“像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很多时候做点事就更得小心谨慎啊！你比如说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听说是半夜去跟一帮狐朋狗友玩什么赛车，结果被人抓了。警察局有人半夜给我打电话，问要不要把他放出来，我就说抓得好，就该让他在里面呆一晚上，好好反省一下！”她冲倪小峰严肃的用手指点了点：“我知道刘青是你的好朋友，你可不许让他纵情枉法啊！”

　　倪小峰心中暗暗的舒了口气，连忙点头说：“是，史大姐，孩子的教育很重要！明天等他回家后，您先不要发火，等我回北京见了小海哥给他说说，孩子的教育他这当爹的也得注意一下了！”

　　满意的点点头，继续往前走去的史依青又说道：“我那天就跟小张叔叔说，其实啊，倪小峰做有些事的时候性子虽然急了点，可再怎么急，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是很明白的。小张叔叔就说――”她突然学着张君晓的语气说道：“倪家的这小子应该明白，他还得过上些年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点事，太急了不好，欲速则不达，会让别人有误会的！”

　　等她说完，倪小峰语气沉痛的点着头：“金玉良言，真是金玉良言啊！大姐您放心，您转达的这些老部长对我的遗言，这辈子我都会牢记在心的！”

　　走廊前方的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位男特工迎上前来恭敬的对倪小峰汇报：“倪局长，医院的领导们听说史大姐来了，都赶过来在外面等着，想见上一面。”

　　倪小峰苦笑着对史依青说道：“他们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要不，您去见一见？”

　　史依青坚决的摇摇头：“没什么好见的，反正我就算病死了也不会来这家医院看病！凡是这种号称专给大人物看病的医院都不是治病的地方！”她转脸对身后的一名随从说道：“你去让司机悄悄的把车开到西门去，我从那里上车。”

　　说罢，她转身朝走廊的另外一个方向快步走去。倪小峰对那名特工吩咐道：“去，别让医院的人知道我们走前门了，就让他们白等吧！”

　　在陪着史依青快步走去医院主楼西门的路上，倪小峰和史依青之间再也没有谈话。只是当他们来到主楼西门前，看着那名史依青的司机举着雨伞跑上台阶来迎接时，史依青才简短的说了句：“这世上的是非之人真多！讲个笑话――”

　　司机跑到近前，看到女随从的手势，急忙举伞站在台阶上等待着。倪小峰关切的说道：“史大姐的笑话准保很精彩。”

　　史依青微笑的说道：“这几天有谣言说，有人正准备伪造材料收买流氓，要诬蔑我和什么走私团伙有关系，甚至想把我和什么间谍案联系起来，你说这可不可笑？”

　　雨越下越大，在哗哗的雨声中倪小峰毫不犹豫的说道：“这些人简直是丧心病狂！”

　　“是啊！”史依青以年龄不相称的动作伸手到雨檐外，如同一个少女般的去接滴落的雨水，冰冷的雨水让她立即缩回手来：“抑扬啊，你说这么大的雨，这么冷的天，那些在外面无家可归的人该有多可怜。特别是什么百乐门那一带混饭吃的舞女什么的，下这么大的雨都不知道还有没有生意。”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倪小峰愣了片刻，接喃喃的说道。

　　史依青笑着拍了拍倪小峰的胳膊，就用那只刚接过雨水的手！“你啊，就是太正人君子了，缺乏对别人生活处境的关怀，他们这些人生存也难啊！你比如说那个上海刚红起来的小歌星雨辰，据说出身也不怎么样，可我还是满喜欢看她唱歌的！”

　　看着倪小峰木然的样子，史依青笑着和他握手道别：“好了，闲话就不聊了。我这就回家了，明天还得回北京。后天史军主席约我在北京谈点事，这事你可不能给外人说啊，谈完话后要是有时间我会去看看倩如妹妹和你们家的小倪云。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更得多多要互相关心才是。”最后一句话她说得非常的语重心长。目光直逼着对方，门口的灯光下那目光是冰凉的。

　　手被史大姐握着，倪小峰感觉到对方并没有马上松开的意思，而对方的目光也让他不敢也不能用力去甩脱。他全身有种对他来说很少有的无力感，勉强的笑笑，他说道：“大姐的话，我都会记住的。”

　　史依青的那双手依然没有松开的意思。倪小峰闭了闭眼，接着睁开眼对史依青诚恳的说：“是不是有些刚从国外回来的熟人还需要照顾一下？”

　　“有些人的事不是你我就能做得了主的，你和我最好都离他远点。”史依青摇摇头，冷静的说道。

　　倪小峰愣了愣，随即恍然大悟！“我的毛病是不少，今后有事还得请大姐您多教导。”

　　史依青的目光内流露出赞赏的神情，她松开手转过身去，不再说什么。那名司机得到随从的示意，急忙举着伞迎上来。

　　至少给别人的感觉是很礼貌的挥手送史依青上车离去。不等那辆车的尾灯完全消失在夜雨中，倪小峰就猛的转过身大步走进医院主楼内。主楼内，他寻找了一下，立刻走到一间挂着科室名称敞开着门的办公室门前，对里面的值班护士急切的问道：

　　“请问，离这最近的电话在哪里？”

　　值班的女护士看着门口这位相貌英俊的冷面男子，有点惊愕的微笑说道：“对不起，我们这里的电话不对外……”

　　倪小峰看到女护士身后的窗台上有台电话，于是便从口袋中掏出工作证扔到桌面上，快步走过去拿起电话，很不客气的对女护士用命令的口吻说道：“你出去把门关上，我有重要的电话！”

　　女护士看到那工作证皮面上烫金的机构名称就已经吓了一跳，再随手翻开里面看见职务就更害怕了。这时听到他的命令，忙不迭的跑出门并将门认真的关好。

　　拨完号码，倪小峰举着电话话筒，抬腕看着手表面无表情的等待着。过了大约1分钟，他终于慢慢的挂断电话，走过去拉开房门。

　　走廊上，那位女护士怯生生的双手举着他的工作证，眼睛看着脚面说：“首长，您的证件。”

　　倪小峰漫不经心的接过工作证放入怀中，说了声：“别多嘴。”便快步离去，留下身后那名惊恐不安的小护士。

　　他快步的走过主楼的走廊，走出主楼的后门，没去理睬那些还在门厅内等待和史依青见面的医院领导们，也没去看到他后急忙赶过来的那位特工头目。从那条长廊到张君晓去世的小楼的路上，长廊外的雨丝偶尔会飘到他的身上，但他的神情让那位手里拿着雨伞的特工不敢追赶上前，只能在不远处跟着。他面色阴沉着，脚步越来越快，最终，当他走上二楼，让把守在那间临时指挥室房间内的特工关门离开时，他的双眼内已经充满了血丝！

　　“你在吗？你在吗？”在今晚专门留出来的一个警方专用频道上，倪小峰没头没尾的呼叫道。

　　“什么事？老大。”那边的刘青睡意朦胧的说道。

　　倪小峰闭了闭眼，脸部的肌肉扭曲了一下，接着艰涩的说：“计划终止，提前清场。”

　　无线电的耳机内一时间没有任何声音，过了好一阵才传来刘青紧张的声音：“出什么事了？”

　　倪小峰咬了咬牙，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嗓音，低声说：“提前清场。”

　　那边沉默了一阵，接着传出一声长长的叹息：“看来我们这次还是太急了……好吧，我这边开始清场！”

　　倪小峰扔下话筒，站直身子做了个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一点，接着又将无线电话筒调到另外一个频道。这回，他是用以往那般威严的腔调呼叫道：

　　“鹰巢呼叫猫头鹰，鹰巢呼叫猫头鹰！”

　　等对方回复后，他简短的命令道：“收网，清场！”

　　百乐门夜总会的后面是停车场，停车场再后面是几条狭窄黑暗的弄堂，和夜总会前门的气派辉煌形成巨大的反差。平时很少有客人到这儿来，偶尔会有些比较多情的客人开车等那些相中的舞女下班也只是将车停在弄堂口，几乎不会将车开进到弄堂里面。这场雨让今天夜总会的生意冷清了不少，再加上很多走红的舞女都被男朋友叫去别的地方一起迎接情人节的到来去了，往常到了凌晨2点多钟应该有很多小舞女下班回住处弄堂里今晚显得格外寂静。在雨声中，那辆紧挨着弄堂里的小楼停在黑暗处的小轿车更是没有人注意。

　　黑暗的车内丁震浩大口呼吸着，忍着刚刚因为用力又发作的腰部疼痛感，艰难的从后座爬到驾驶座上。他右手的衬衣袖子被扯破，手腕处刚被抓伤的伤口还流着血。重新发动着汽车引擎打开车灯后他忍不住往后座上又看了眼：后座上小戴仰面躺着正瞪大无神的眼睛，脖子上的金属丝勒出的血迹也清晰可见。

　　“下辈子你得学我，兄弟。”丁震浩带着歉意轻声说：“卖自己一定得挑个更有实力的买家。”他说罢转回身挂档踩油门，嘴里又咕哝了一句：“我猜，今晚选错了买家的人都会后悔……”

　　汽车慢慢的驶出弄堂，从2辆挂着雨帘装着刚下班的舞女的三轮车旁经过，拐上马路，经过夜雨中灯火依旧辉煌的夜总会大门前，一直驶向黄浦江边的方向……

　　-----------------------------------------------

　　想看后面的故事就去参与主页的调查问卷投票！后面故事的精彩度绝对超出你的想像！整个第三部前面全是铺垫，精彩就是在最后！

尾声：怅眺（下)

更新时间2007-1-25 6:46:00 字数：31044

　1917年2月14日，星期三。

　　上海。

　　大雨之中因为不停的认路和躲避警察们的检查，这辆“正义者”开到约定的联络地点时已经迟到了足足20多分钟。

　　这里是一片给低下收入的夜间职业者提供饮食的食街，位置在闸北区挨着普陀区的地方。或许是大雨的缘故，此时这条食街上的食客很少，那些亮着电灯顶着各色遮雨篷的临时食摊还有那些依靠违章搭建的建筑物开设的小饭馆显得生意都很冷清。

　　远远的，从那些成片的遮雨篷上方看过去，4个人很容易就看到了那个联络地点的灯箱招牌“湖州生煎”。车还没有开到那家“湖州生煎”的门前，就有两名披着雨披的男子举着蒙着红布的手电筒跑过来迎接这辆车。等车开到小饭馆前停下时，只见在二层楼的“湖州生煎”饭馆门口，大雨中一片黄油纸伞，差不多每把伞下面都站着一位全身青灰短打的男子。

　　车一停稳，立刻有4个男子举着黄油纸伞迎上前来，将车上下来的客人迎进门去。门口的黄油纸伞整齐的让出条通道，门内那位陈总和手下兄弟们近似的打扮，浑然不像他平日西装革履的样子。看见4个外国人进门，他的目光在埃瑞克脸上略微停留一下便拱手行礼，同时低声用英语埋怨了句：“怎么才到？”不等保罗回答他立刻又说道：“马上换衣服，咱们共同的朋友建议你们分开走！”

　　随着他的话音，立刻就有手下拿出了各色成套的服装过来，示意让这4个人换上。

　　保罗举手示意道：“不行，我们四个人一定要在一起。”

　　陈总阴沉着脸说道：“这是咱们那位共同的朋友最后发来的指示，要不我们没办法送你们到英国领事馆或者别的地方。”

　　保罗扫视了一下空荡荡的饭馆内，问了句：“请问，这里有电话吗？我得请示我的老板。”陈总看了看他，默不作声的用方言快速的对某个手下说了句什么，那个伙计向保罗挥挥手，领着他去收银台那边打电话。

　　格林姆焦急的喊叫道：“保罗！这不是犹豫的时候，咱们赶紧换衣服跑吧！”

　　保罗没有理睬他的呼叫，反而是埃瑞克制止住他，然后对着陈总客气的用汉语问道：“能告诉我洗手间在哪儿吗？”

　　“楼上。”陈总简短的回答道。

　　埃瑞克笑笑，冲已经开始换衣服的科柯与格林姆点点头，朝狭窄楼梯上走去。楼上的洗手间非常简陋非常的狭小，埃瑞克小便的时候肩膀两边几乎都顶在墙上。当他出来后在墙边肮脏不堪的洗手池上洗手时，陈总默不作声的出现在他身旁。

　　“你好。”埃瑞克说道。

　　陈总打量了一下他的肚皮，微笑的问道：“你就是胖子。”

　　“这应该很明显。”埃瑞克苦笑道：“我需要你给我创造个单独打电话的机会。”

　　陈总点点头：“这没问题，小戴打电话过来安排的时候，还专门说一定要把你和另外三个人分开，然后让我送你去他那儿。”

　　埃瑞克一听这话也轻松下来：“好啊，等一下咱们配合一下。小戴没说别的事，比如张老部长――”

　　“哦，小戴说了。”陈总也很轻松：“我把你送到他那儿，他就会带你去见张部长。为了能给你一个意外惊喜，他还不让我告诉你……”

　　埃瑞克震惊住了！他瞪大眼睛看着陈总，然后飞快的恢复了正常，勉强笑道：“这可真是个意外惊喜，那我先下去了。”

　　“那好吧。”陈总无所谓的点头笑道：“我至少得在楼上洗洗手吧？”

　　埃瑞克强装镇定往楼下走的时候，心里紧张的在不停判断：究竟是谁在撒谎？是楼上的那位陈总，还是小戴？小戴明明应该知道张老部长去世的消息了，他为什么还要在这个问题上骗陈总。埃瑞克知道陈总的身份，他听姚莺然在“猛发”号渔船上介绍过这路由史泽方派出，由小戴负责联系，专门搭救自己的人马。只是阴差阳错的，自己一直没用上他们的帮助。要是姚莺然的消息准确，那么除非是史泽方在得知张君晓去世后改变了主意。可那不可能啊！张君晓去世的消息现在还是被严密封锁的，就算史泽方知道了，他最多两不相帮就完了，做为一个世界首富，他犯不用着这种方式淌这趟浑水啊！如果是小戴出问题了，那么事情就复杂了，他究竟是背叛了张君晓，出卖了史依青，还是……

　　他这么不断推论着从收银台前经过，忽略了正在低声打电话的保罗看他经过时那奇异的目光。走到靠门口的方向，扫了眼门外在冰冷的夜雨中依旧默默打着雨伞站在那里的男人们，埃瑞克急忙脱下衣服，从桌子上随便捡出套服装往身上穿去。等他穿好衣服时，保罗已经打完电话走回来了。保罗一边也换着衣服，一边冲神色紧张的格林姆怪怪的一笑，压低声音对另外3个围在桌边的人说道：

　　“有个好消息，有个坏消息。先听哪一个？”

　　“说好消息吧！”换了身技师服装的科柯慢悠悠的说：“今晚的坏事已经太多了。”

　　保罗眼睛看着埃瑞克，说：“领事馆的老乔治说，美国领事馆今晚给他去了电话，说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和英美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如果我们这里有人能自己逃进美国领事馆，美国方面可以按照国际法的惯例提供一定时间的避难庇护，直到事情有个眉目……”

　　斯泰德夫人！埃瑞克心中升腾起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他知道斯泰德夫人就在上海，这是艾琳用奚落的语气告诉他的。

　　“坏消息就是，”保罗顿住，目光狠狠的瞪向正满脸喜色的格林姆，然后才一字一顿的说道：“老乔治纳闷领事馆周围被上海警方封锁这件事情，问我出什么事了，因为他早就通过无线电传达了圆点的指示，今晚的行动已经取消了！”

　　格林姆慌乱的一笑，求救似的将目光投向埃瑞克：“得了，我是和大伙开了个玩笑，这不……我们一起来到上海，总该一起回到伦敦去，对不对啊？”在埃瑞克感动的表情鼓舞下，他逐渐找到了自信。

　　科柯摇摇头，走到保罗身边：“保罗，现在该怎么办？”

　　保罗看着埃瑞克，做了个抱歉的动作，然后冷静的说道：“没什么了，既然这是个其实不存在的任务，老托马斯，你只好自己行动了，我们三个人直接走了。没有你，中国人不能拿我们怎么样。”

　　“这是自私！保罗……”格林姆急了。

　　“这是纪律！格林姆。”保罗的表情异常的严肃，他瞪着格林姆说道：“你已经丧失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了，格雷博士。”

　　“怎么样啊？几位绅士。”陈总走过来大声问道：“关于分开走，你们有没有达成决定？”

　　尽管心中已经乐开了花，但埃瑞克还是装作沉痛的说道：“我们已经达成了决定，先生。”他用手指了指另外3个人：“他们一起先走，然后我单独需要你的帮助。”

　　又表演了1分多钟适当的悲壮，看着那3个人开车离去后，埃瑞克急忙走向电话那边。陈总提醒他：“抓紧时间啊，莫兰特博士，今晚上我总觉得很多事都怪怪的，心里老跳。”

　　埃瑞克拨通了一个张君晓让他记住的电话号码，这是史依青在上海住宅的一条单独的，几乎从不使用的电话。张君晓当年曾带话给他：如果实在紧急的时候就打这个号码，只要拨通这个号码的人，史依青就会明白打电话的人是和张君晓有联系的。

　　在拨号后等待的时候，埃瑞克在心中回忆着史依青的模样。他在史秉誉身边的时候见过很多次史依青，尽管交流的并不多，毕竟年龄相差太大。那时候的史依青和彭小海的孩子都很大了，史秉誉对女婿还总是爱搭不理的，甚至有一次当着史依青的面对埃瑞克说道：“你这姐姐啊，就冲她找了这么个女婿，我就不看好她以后看人的眼光！”记得史依青当时都气哭了。

　　还有一次，那是埃瑞克要出发去汉中世界文化研究中心前最后一次去史秉誉家中吃饭，正好史依青领着那个叫彭锐的男孩回来陪老头吃饭。那个男孩真是调皮极了！吃饭时竟然把口水吐在埃瑞克的碗中，埃瑞克倒无所谓，可史秉誉二话不说抓过来孙子就是两巴掌！彭锐哇哇大哭，史依青当场就跟自己的父亲大吵起来，最后气哼哼的领着孩子先走了。

　　真是甜蜜的回忆啊！埃瑞克的嘴角挂起了笑容。他倒不是很在乎电话那边好久没有人接，因为凡人就可以想像出按照史依青的身份那房子该有多大！而且半夜这么部很少用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估计找都得找半天呢！

　　“喂？”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哪位？”

　　埃瑞克先是一愣，接着便高兴起来：“姚小姐？你好，我是胖子，你让晶晶姐接一下电话。”

　　“史大姐赶去医院了，上面正式通知了她那个消息。”姚莺然犹豫了片刻又说道：“你在哪里啊……胖子。”

　　埃瑞克想想，便下定决心般的说道：“你听着，等一下我就得离开，有件急事你得给晶晶姐说。情况不对头，我这几天仔细分析了一些情况，我觉得除了已经猜到的那些事情外，在这场游戏中还有人在玩另外一套东西……”

　　“你听我说，”姚莺然突然打断他的话：“你先不要关心这些，你得赶紧去向内务部或者别的机构投案自首，要不就麻烦了！”

　　她怎么知道我跑出来了？埃瑞克立刻反应过来：嗨，那不是还有小戴嘛！今晚救我的行动看来晶晶姐也参与了！他这么想着，心里有点暖洋洋的，于是急忙说道：“姚小姐，你先别管我，你得马上和晶晶姐联系。我发觉有人在利用这个乱局做别的事情，这个事情肯定是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有阶级情绪是有关的，这里面最可疑的人是吴剑峰，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他来到上海以后的举止很古怪。而且，我还怀疑他当年就和那个国际杀手组织有联系，因为按照综合分析，那个国际杀手组织的核心成员都是对我们国家现政权极端仇视的……”

　　他顿了顿，脑子里开始浮现一个念头，但猛然间又抓不住，他只好边思索便往下讲：“……我没办法给倪小峰说，那家伙骨子里已经被权力欲快折磨疯了。他现在除了想顺便诬陷晶晶姐一把，讨好所谓杨派那边的政治势力以外，主要的还是想捞权。所以我的话你一定要带给晶晶姐，让她利用她的影响力赶紧向最关键的部门发出警告，吴剑峰他们是在利用这个乱局正准备什么……而且他们动用的力量里将会包括‘黑色独奏’……”他头脑中的那个念头开始慢慢清晰起来！他激动的说道：“他们下手的目标就是在上海！所以他们非常热情的把在上海的所有事情都搅乱，而且在达到目的以前他们会保护我……我明白了！他们这两天已经把上海的安全力量都吸引开了，这就是利用我的目的！倪小峰这个傻瓜！马上向上海对整个国家有影响的关键部门报警！组织力量全面搜索吴剑峰的人还有黑色独奏的那帮人！”

　　电话那头传来阵奇怪的声音，接着姚莺然哽噎的声音响起：“我怎么尽碰上这种书呆子式的男人，你和章骞简直一模一样……博士，别傻了。今天晚上有人给大姐电话，说小戴绑架了那个流氓头子的亲人让他出来指控大姐是通敌走私集团的头目，而且还说对方把你也要编在里面，说你就是那个帮助大姐出卖国家利益的执行者。对方还说倪小峰好像已经掌握了什么，把你救出去等于给大姐做实了证据。后来，大姐临去医院前，那人又来了个电话，完了以后大姐就对我说你现在是个大麻烦，不能沾！还说小戴是个王八蛋。她说她要想办法把这些麻烦都甩掉……博士，赶紧逃吧！我被大姐关在她家里，她让人在外面守着，等她回来。这屋子里的电话都被她下令掐了，这个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快跑吧，博士，谁都别相信……”那头突然就没声了。

　　“博士，快跑吧！警察包围上来了！”陈总冲过来一把拉住埃瑞克的胳膊：“真他妈的见鬼了，警察什么时候布置的包围圈！”话音未落，这条街上所有的电灯都熄灭了。

　　埃瑞克已经明白过来：那个小戴根本就是倪小峰安插在张君晓身边的人，也许他先前还左右摇摆，两边都骗，但今晚张君晓一死，他就毫不犹豫的投入了倪小峰的怀抱！所谓的搭救自己是他们利用史依青最初对张君晓的承诺设的圈套！妈的，倪小峰，你怎么不在正事上这么聪明啊！还有个人是史依青那边安在倪小峰身边的，那人是谁？答案在埃瑞克心中已经呼之欲出了！倪小峰，史依青，和两位真都不是善于之辈，但吴剑峰是个最大的疯子，现在必须得解决他！

　　他这样胡思乱想着，已经跟着陈总冲到饭馆门外。刺眼的灯光穿过雨幕闪烁在小食街的两边，隐约可见手持武器戴着钢盔的人影在灯光附近晃动，一阵警车上高音喇叭特有的声音传来：

　　“里面的人听着！放下武器，抱住脑袋，挨个走出来！里面的人听着……”

　　一名小伙子浑身都是泥水的跑过来，对着陈总叫道：“大哥！包围我们的是武装交警的特情处置中队！妈的！两边路口的暗桩都被他们干掉了！”

　　陈总从身边一名随从手中拿过一把带木制枪套的军用战斗手枪，拔出枪来熟练的往枪柄上安装着木制枪套，同时大声下令道：“去！告诉阿清他们，打起来先把那些灯都给我干掉！然后让他们压住那些重火力。枪响后至少得坚持10分钟再撤！”等一名手下跑去传领，陈总对着周围那些刚才举着黄油纸伞的男子们高声叫道：

　　“给外地的朋友听听，这有多少湖州小白脸？！”

　　那些男子们先是愣住了，接着大声喊叫着回应道：“没有湖州小白脸！”“今晚这都是湖州男人！”“湖州的女人白，男人都是男子汉！”接着，这些喊叫声逐渐的变成了异口同声的呐喊声：

　　“湖州！湖州！”

　　齐声的呐喊很快的盖过了两边传来的高音喇叭声。

　　大雨之中，埃瑞克难受极了！他明白陈总这个老江湖为了完成一个承诺，已经将他的这些湖州同乡们全押在了赌桌上。南太湖的男人骨子里毕竟还有着吴越古地的尊严和血性，这条街上的人平时肯定也没少沾他们这位在上海滩最混得开的同乡大佬的光，今晚，这一切都要来偿还了！

　　“不要！”埃瑞克大声叫道，一把抓住了陈总的胳膊：“我出去见警察，你们大家……”

　　“放屁！”陈总一把推开了埃瑞克，厉声高叫道：“你以为你很高尚？今天让你这么走出去，我们这些湖州人以后在上海滩都别混娘的了！”

　　他不再理睬摔倒后又爬起来的埃瑞克，对周围的那些同乡们开始布置。警方那边在做足了喊话警告的工夫后，也开始从两边排着横队开始逐步推进。高音喇叭还是在一边又一边的喊着话。大雨，再加上食街上乱七八糟的食摊饭馆，警方推进的速度也快不了。

　　“胖子！”陈总拉过埃瑞克低声说道：“这些湖州弟兄都是制造混乱用的，我自己管用的人马都在屋顶上。等一下枪响，灯灭了以后你跟紧我，咱们想办法混到路口。看见那家现在被警察站在房顶上的饭馆没？下水道的井盖就在他家的厨房里。记住了？”

　　埃瑞克茫然的点着头。他刚想问到时候一片混乱怎么跟你？就见陈总一把抓住他自己的外套后背，使劲一扯！扯下来一条巴掌宽的布料，露出了里面雪白的府绸衬衫。

　　手持各种家伙什，朝两边迎上去的湖州男人们和武装交警推进的队伍已经越来越近，最终双方都停下脚步隔着雨帘瞪着对方。随着一声爆喝！食街的两头全都爆发出了金属相接的声音。

　　劈砍，格架，踢踹，挥拳，撕扯……雨水泥泞，满地油腻……锅碗瓢盆菜刀乱飞……

　　武装交警特情处置中队素以训练残酷而著称，若是平日打斗，就算号称有“崇文尚武”传统的湖州男人们再能打，每名战士打翻这样的5、6个都不在话下！可惜，今晚先是雨这么大，食街上的复杂地形又限制了战士们腾挪跳跃的空间，再加之冲锋枪在扮演冷兵器角色时的劣势，尤其是不知那个机灵小子率先往地面疯狂泼洒炒菜用的清油后，脚穿作战靴的战士们面临的处境甚至不能用“旗鼓相当”这个词来形容了！

　　趁着混乱，陈总弯腰带着埃瑞克小心的从食摊的雨篷下运动向做为目标的那个饭馆，主要是在躲避那几盏在雨中也能够照得挺远的探照灯。

　　负责现场指挥的带队警官看到局面越来越难控制，特别是在探照灯的晃动中，他总是能看到自己手下精锐之士要么滑倒后被一帮流氓加小贩类的玩意压住痛扁，要么就是刚制服了一个流氓却被更多的流氓拉倒食摊的雨篷罩翻在下面……

　　终于，带队的警官忍不住举起手枪，按照规范要求朝天开了2枪！

　　枪声一响，就听见下面有人大叫：“警察开枪了！”“警察杀人了！”

　　紧接着几声枪响，那些探照灯汽车灯都被打灭了！一片黑暗中传来阵阵鬼哭狼嚎般的声音，食街内的打斗并没有停止。“嗒嗒嗒！”不知是什么情况下，在食街内打斗的人堆里突然闪过一条火红的弹迹，枪声第一次响在了密集的人群中。惨叫声中，又是枪响，于是更多的惨叫声响起。带队的警官无法处置这种情形，他明白上面根本不该派自己这支以杀人技能见长的队伍到这种环境里来抓人，今晚在这里的要是平素很被自己瞧不起的防暴队，凭他们的各种专项装备和平时的盾牌警棍合练，局面肯定不会这么糟糕！急忙中他用高音喇叭大声喊叫：“各队退回！各队退回！”

　　混乱当中，埃瑞克紧紧跟随着那条白色不断的奔跑。就在高音喇叭里喊叫“各队退回！各队退回！”的时候，他们已经距离目标不远了。可就在这时局面发生了变化。就听得在黑暗中一阵如同风吹过的声音在两边的屋顶上响过，接着随着一些声响的发生，有人从屋顶上惨叫着跌落到食街中。同时就听见高音喇叭那里换了个嗓音冷静的宣布道：“全体都有！不准乱动！违者格杀！”这句冷酷的话语在高音喇叭里不断的响起。埃瑞克很奇怪的发觉，自己的耳朵竟然觉得这冷酷的嗓音有熟悉的感觉。

　　食街中显然有人不服，就听有个粗野的声音从人堆里传出来：“放屁！你以为这是武侠电影啊！我去你妈――”话音未落，只听得一声惨叫，随即便有人扑倒在地的声音传来。这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几次后，食街上骚乱的局面逐渐平息下来。埃瑞克仔细的在黑暗中听着，他惊异的发现周围有什么物体正不断的在来回移动，甚至会很快的沿着墙角上升到两边的房顶上，或者以更快的速度从房顶上下来。见鬼了，这是些什么东西？如果是人的话，那绝对不应该在黑暗中有这么快的移动能力啊！更奇怪的就是，自己为什么会觉得高音喇叭里的这个声音很熟悉呢？

　　“啊！――”又是一个在黑暗中想移动地方的人被清除了。此刻，除了哗哗作响的雨声，漆黑中就只能感觉到那些神秘物体的来回运动，其他的什么都感觉不到。出于对神秘和血腥的本能恐怖，食街上变得安静极了。“当啷！――”又有一个陈总手下的枪手被清除掉，从房顶上被扔到了食街上，打翻了一个食摊上的炒菜锅，发出巨大的声音。

　　陈总用他发抖的手拉了拉埃瑞克，示意他跟着自己爬动。埃瑞克这时突然猜到周围的这些正在用血腥体现效率的东西是什么了！难怪自己能感觉到高音喇叭里的声音够熟悉！竟然让他们来这里干这种活！该死……他这么想着，还是小心的跟在陈总身后爬着。突然，周围传来积水被高速击打时的声音，越来越近，随后是一股带着水珠的风吹到埃瑞克的脸上。眼前黑影闪动，陈总轻轻的哎呀一声身形便再也不动，随即埃瑞克听到自己耳旁很近的距离有人“咦？”了一声，接着他就感觉又有个人快速的奔跑过来，随后有个声音在前面很大声的叫道：“我们先撤，剩下的工作移交给你们了！”

　　当埃瑞克感觉到自己被左右架着离开时，他的身体已经因为不知名的缘故已经全部麻痹，什么力气都用不上了……

　　猫头鹰小组完成任务后即刻带着目标离去，而武装交警的带队警官也不愿在此地再多生是非，匆匆清点了伤残情况后，带着被杀的2名警士遗体，被重伤的4名警士，以及现场抓的几个刚才表现最猖獗的家伙便也撤退了，将最后收拾残局的麻烦交给了这时才赶到的当地警所的警察。

　　陈总因伤住院三个月，出院后再一次被巨硬集团雇用，于1917年8月被派至底特律做为巨硬北美分公司的中方总经理。

　　经此一役，湖州佬以现场付出4条人命，11人伤残，2人后来被判死刑，4人被判有期徒刑的代价，最终因与武装交警对撼获胜而名声大噪于上海滩底层世界！这条食街也成为无论是警察败类还是各路黑社会团伙都不敢打扰的地盘。

　　圆点3剑客逃离的路程本来很顺利，虽然曾经被警察拦住彻底搜查了一次，但很快就被放行了，可问题就出在格林姆身上！当车后的方向传来枪声的时候，本来3人只是停下车默默的听着，最终当科柯正要重新驱车前行的时候，格林姆竟然就跳下车，在雨地里撒腿向后跑去！

　　科柯咒骂了一声，打转方向，很快的追上格林姆。保罗从车内跳出，一拳将格林姆打翻在地，同时高声叫骂：“小子，你疯了吗？”

　　格林姆从水里爬起来，冲上前和保罗扭打成一团。科柯下了车，也站在雨里，旁观着这场发生在雨地里的街头打斗，嘴里还大声评论着：“好样的！看来伊顿公学的操场上还真教会了你们不少东西！……搬他的腿！格林姆……对，就要往下巴上打！保罗……这一脚踹得有法国人的风范，格林姆！……保罗！这拳没打准……”

　　格林姆被再一次打倒后，突然从怀中掏出了手枪！他慢慢的站起身来，浑身湿透，带着哀求的语气说道：“保罗，他愿意跟我们走的！你们都看到了！不管怎么样，他是愿意跟我们走的！我们得去想办法救他！”

　　在惨淡的路灯下，在雨中，3人就这样对峙着。这时，雨逐渐的小了，3人之间在这个距离上已经能看清彼此的表情。科柯阴沉着脸，冲着格林姆慢慢的摇着头。格林姆举着手枪，鼻血流得满下巴都是，嘴唇哆嗦着，用乞求的目光看着保罗。慢慢的抹去脸上的水渍，保罗甩动着巴掌，同情的看着格林姆，最终他深深的呼出口气，认真的说道：

　　“格林姆，我的兄弟，老托马斯的事很复杂，这个你也承认，对吗？他自己应该知道他在做什么。这是他的选择。”说到这，保罗开始慢慢的向格林姆走过去：“这事已经结束了，格林姆，咱们该回家了，兄弟。”

　　格林姆举枪的胳膊无力的垂落下来，另一个胳膊搂住保罗的肩膀，开始低头哭泣起来，并哽噎的说道：“我从来没有做对过任何一件事……对吗？保罗。”

　　保罗没有回答他，只是安慰似的轻轻拍着他的肩膀。这时科柯也慢慢走过来，伸开他结实的臂膀将两个年轻人统统抱住，并慢吞吞的说道：

　　“上海下雨的时候真的跟伦敦差不多，一点也不舒服，咱们都别说什么了，回去吧。”

　　“都把枪放下来！”一声爆喝响起！一阵刺眼的灯光照射到他们身上。3人几乎是条件反射式的做出了各自的反应！格林姆用一只胳膊遮住眼睛，另一只手已经举起了枪。保罗这时已经将枪飞速的掏出，并及时的弯下腰来。科柯更绝！他本能的一个翻滚就到了路灯杆后面，依托路灯杆单腿跪地，同时已经将手枪举起，做好了射击的准备。但他们3人立刻便傻了：

　　只见不知何时在四周已经围上来足足有百十来个老太太和老头，他们各个胳膊上都带着写有“治安联防”字样的红袖箍，手里举着手电筒一起照向这3个形迹可疑的外国人。

　　一位老太太从人群中出来，将手中的雨伞往地上很有气势的一拄，手指着面前的这3个人厉声喝道：“都不许动！”

　　“都不许动！”周围举着手电筒的老头老太太们齐声喝道！

　　“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格林姆歇斯底里的嚷嚷道。

　　保罗慢慢的直起腰，脸上百感交集，将手中的枪轻轻的往地上的水洼里一扔，他苦笑着说道：“先生们，投降吧，咱们遇到传闻中这个国家最有战斗力的队伍了！”说罢，他高举双手，脸上摆出天真可爱的笑容，用很不流利的汉语大声说道：

　　“我们向伟大的中国人民投降！”

　　又过了阵子，雨停了。路灯下，雨后的大街上，一支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正在行进向附近的派出所。

　　科柯是因为体格太壮，格林姆是因为态度恶劣，都被用绳子捆得跟粽子似的四脚朝天，分别被木棍串着，由一帮老当益壮的大爷们抬着走。大爷们边走边喊着号子，周围有帮大妈们在给他们加油。保罗态度最好，笑得又甜，在这3人当中又是汉语说得最好的，所以受到了大妈们的礼遇，只是反绑着胳膊笑嘻嘻的走在队伍的中间。而且牵着保罗胳膊上绳头的大妈还好心的将怀中的炊饼取出来，塞到保罗的嘴边让他吃。走在旁边两个大妈还对保罗跟相女婿似的评头论足：

　　“这小伙子还不错，多半是被他们骗来入伙的！”

　　“就是！多可怜啊，等一下咱们给派出所的老邵说说，给他个宽大处理！”

　　“这些外国人也真是，好好的不在自己家里呆着，跑到我们中国来干坏事！”

　　“就是！肯定是看我们中国的好东西多，眼热……”

　　吊在木棍上的格林姆一直嚷嚷着什么法律，人权，证据之类的废话，大妈们又听不懂英语，嫌他烦，最后脱下他的袜子给他塞嘴里……

　　两天以后通过外交途径，3位涉嫌违反中国枪支管理法令的英国人被中国上海警方移交给英国领事馆。移交后的第二天，3名英国人乘坐邮轮踏上返回英伦的旅程。

　　虬江码头附近的沿江路旁，手里握着还剩下2发子弹的手枪，盛省三在电话亭中气喘吁吁的拨打着号码。在等待对方通话的过程中，盛省三一直警惕的环顾着四周。他的肩头上有个弹孔，子弹是擦肩而过的，流的血并不多，但很疼。

　　“喂！请问找哪位？”电话那头有位年轻的女性问道，丝毫没有凌晨接电话时的不快。

　　“我是猎狗，主人在家吗？告诉她狐狸疯了！要杀我，我刚逃出来，还受了伤。”盛省三急速的说道。

　　“你打错电话了吧？”对方平静的反问道。

　　“我在三号地点。”盛省三说完后紧张的等待对方的回答。

　　对方的回答让他放下心来！“以后别再拨错号了！这都快三点半了！神经！”对方骂完便终止了通话。三点半就会来接我，继续装着打电话的盛省三抬腕看了看手表：只要再等12分钟就可以了！

　　但是到了3点半，远处的车灯越来越近的时候，盛省三却突然紧张起来。他扔下电话，推门走出了电话亭。抬起胳膊挡住刺眼的车灯灯光，同时腰部微微的弯下。当他看到车内有人影隐隐约约举起棍状的物体时，这些日子以来高度紧张的心态让他毫不犹豫的举枪射击！

　　“嗒嗒嗒！”车内的冲锋枪将盛省三身旁的电话亭打得稀巴烂！而盛省三本人已经毫不犹豫的跳进了江中！那辆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急停在马路边，车上跳下小杜警官和另外2名警察。他们跑到江堤旁，站在滴有血迹的地方，用手电筒照着江面，并耐心的打完了枪中剩余的子弹。接着，趴在江堤上的警察回过头问道：

　　“小杜阿哥，要不要下江里面去看看？”

　　杜督察被夜雨后的江风吹得打了个哆嗦，苦笑着摇摇头：“算了吧！我们还是请后座的那位领导下去帮我们问候一声吧！”

　　警车的后尾箱被打开，杜督察的上司，刑侦专业局的汪局长被绑着塞在里面。杜督察从他嘴里取出塞嘴的布，温和的说道：“汪局长，和盛省三这个歹徒做生死搏斗并壮烈牺牲，这个结局您应该喜欢吧？”说罢他笑着又把布团塞回到对方的嘴中，冲另外2名同僚招招手。

　　刚才盛省三用过的电话亭都被打成破烂不堪了，但隔壁电话亭内的电话居然还能打！杜督察站在这个电话亭里，举着电话向刘青汇报。他的眼睛看着外面，那儿，另外两名警察刚把汪局长装进一个麻袋中，正吃力的抬向江堤上往下扔去。

　　“报告刘局长，我们汪局长几分钟前亲自领着我们抓捕盛省三，不幸……”杜督察嘴角带着冷笑，但语气中却刻意的哽噎几下。

　　先是适度的表达了一下震惊和愤怒，接着刘青局长在电话内沉痛的叹了口气：“……是啊！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告诉同志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打好今天晚上扑灭有组织犯罪团伙的这一仗！”

　　电话那头，刘青表情漠然的挂断电话以后，对身边坐着的忐忑不安的丁震浩亲热的说道：“小丁，为了你的事你看看，我这个当局长的可是亲自出马啊！”

　　丁震浩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连忙点头：“是啊，是啊！”

　　刘青扫了眼这个通讯专用车厢内忙碌着的另外2名技术警察，搂住丁震浩的肩膀低声的说道：“别以为我只是给史大姐面子，其实我也是很喜欢你这小子的。识时务，懂进退。今晚一过，上海滩上的变化可就大了。我看好你小子，以后交个朋友，嗯？”

　　丁震浩郑重其事的点点头，表示他明白。刘青哈哈大笑，站起身向车厢外走去，嘴里说道：“走，英雄救美去！”

　　丁震浩跟随着刘青下车，车旁静静的站满了持枪的警察。他们俩走过满地是水洼的街角，走到那栋已经被特警上下包围严实的公寓楼门口。两名被叫来的摄影记者由几名警官陪着站在楼门口，拿着照相机的手都在瑟瑟发抖。还有那位电台的主持人小姐也面色灰白的站在那里，手里拿着话筒，话筒连接在那名身后背着硕大的便携式录音机男记者身上。

　　一名警官从楼门内出来，低声向刘青汇报道：“都准备好了！”

　　刘青不满的低声说道：“干吗不组织电台直播？”

　　警官为难的推了推鼻子上眼镜，低声回答道：“直播车响动太大，只能等在另外那条街上了。”

　　刘青狠狠瞪了他一眼，从他手中接过一把小巧的手枪，正要招呼着丁震浩一起上去，一名摄影记者拉住了他，低声说道：“刘局长，这枪太小，不上镜。”

　　旁边即刻有识相的警官将将一把硕大的02式军用手枪双手捧给局长。刘青检查了一下枪，那名识相的警官连忙低声表白：“每天都检查的，您放心！”

　　于是戴眼镜的警官领路，刘青拎着那把硕大的军用手枪，丁震浩跟在其后，后面还尾随着摄影记者跟电台记者一起向楼内走去。公寓大堂内，楼梯上，走道拐角都挤满了荷枪实弹的特警。一直爬上四楼后，带队的警官打了个手势，让大家等待。当摄影记者们爬在地上准备好角度后，刘青大摇大摆的独自走过去，边走边看着门牌号码，找到那房间后，他回头看了看远处走廊拐角的记者们，转身按照一个特有的节奏敲门。

　　按照这个节奏敲了2遍后，门开了，一支胳膊吊着绷带的方石头隔着防盗门警惕的看着面前这个戴眼镜的胖子。刘青笑了笑，轻声的说道：“倪爷让我来的。”

　　方石头最后的那点警惕心终于消除了，他将持在背后的短刀扔到沙发上，空出那只手来开防盗门，嘴里小声唠叨着：“我说呢，您怎么才来……”

　　“摆个凶狠的表情！快！”刘青笑着提出要求，等对方惊愕的抬起脸来，他已经扣动了板机。“嗵！”方石头额头上出现了一个弹孔，直挺挺的向后飞去，然后重重的摔倒在客厅中央的茶几上，发出一声巨大的破裂声，躺在了木片和玻璃的碎片当中。刘青被军用手枪巨大的挫力震得向后退了一步，然后急忙站稳，重新摆出射击的姿势。走廊上的闪光灯开始响起，将他这勇敢的形象铭刻在历史的影像中……

　　飞奔而至的丁震浩抢先冲进了里面的房间，里面随即爆发出雨辰喜极而泣的尖叫！“滚侬个五香茶叶蛋！呜呜……人家再也不离开你了！……”

　　外面的警官正在指挥着记者拍照，当然了，绑匪尸体上的纱布什么的要经即刻拆除以后才能拍。电台女记者已经将话筒递到了刘青面前，刘青揉着刚被挫伤的手腕，看着一名警官手中举着的发言稿开始了演说。

　　车载收音机里，早晨8点半的电台新闻当中，刘青的声音正在回响着：“……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这些做领导的自然是要挺身而出，身先士卒。这是我平日对上海市所有警察们的要求，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两声清脆的弹指声在司机的耳旁响起，开车的司机急忙拧小了收音机的音量。随即，那只刚刚打过响指的手又搬动了后座的开关，一道前后座之间的隔音板渐渐升起。

　　后座上双手戴着手铐的埃瑞克静静的欣赏着身旁倪小峰的这番动作，讥讽的说了句：“倪局长，你好像很高兴啊！”

　　倪小峰微笑的看着他：“该抓的抓了，该死的死了，昨天晚上那么精彩的一夜，我怎么能不高兴呢？不过，你认为今天早上谁会最快乐吗？”

　　埃瑞克认真的想了想，开始试探的问道：“如果不是你的话……是上午到达上海，注定会当部长的刘霁山？那是和你们达成交易的史大姐？也不是啊……要么是刚当上了大英雄刘青？丁震浩跟雨辰？……我猜不出来了。”

　　“呵呵，”倪小峰得意的笑道：“当官当英雄什么的固然好，但那都是yu望的达到，死里逃生也不过是种庆幸，而真正的快乐一定是很简单很纯粹的。告诉你吧！我认为今天早上最快乐的是那个阿富汗小伙子！”

　　“法奇玛？”埃瑞克困惑的问：“为什么会是他？”

　　撩了撩车窗上窗帘，扫了眼外面拥挤的上班车流，倪小峰转回脸说道：“原本按照计划，今天早上你我艾琳都要乘坐星辰公司的‘亢星’号飞艇回北京，可艾琳为情所困现在还不见人影，你和我又得必须办完这事才能走，预订的舱位只好给那个小子和两名回北京的兄弟坐了。你想想，一个阿富汗部落的土包子，意外的乘坐豪华飞艇，而且还是头等舱，他能不快乐吗？”

　　“我倒是觉得今天最快乐人会是吴剑峰！”埃瑞克忍不住要打击对方一下：“他苦心安排的一切终于要实现了……”

　　“唉呀呀！”倪小峰不以为然的摇摇头：“你又开始贩卖你的那套危机论了！你就是不愿意看到别人的快乐对吗？”

　　埃瑞克有点着急：“吴剑峰这个人――”

　　“吴剑峰这个人我很了解！”倪小峰扬高了嗓门：“他和盛省三一样，都属于官场的小爬虫！他甚至还不如盛省三，盛省三出卖和投靠的时候多少还算有点依据和眼光，可他就是个小爬虫！”

　　“提到这个人你就生气了？”埃瑞克嘲弄的说：“控制情绪啊，倪局长……也许过几天就该叫你倪副部长了！”

　　倪小峰怒视着埃瑞克，但旋即便控制着让自己的情绪缓和下来：“你也别太得意了，你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吴剑峰有什么？除了上海警方，我已经把猫头鹰小组撒出去抓他了，猫头鹰小组的白天行动能力也不差！”说到最后，他讥讽的看着埃瑞克。

　　埃瑞克苦笑了一下：“你忘了？猫头鹰的白天行动能力我在俄罗斯就领教过。”

　　倪小峰自豪的笑起来：“你不说我还真忘记了！哈哈！告诉你吧，整个鹰组人马都是我挑选培训的，这把剑的锋利程度超出任何人的想像！”

　　埃瑞克神情黯淡的低声说了句：“谍报行业内，行动能力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话我是在英国看的，我记得那是你在廊坊当副校长时亲自编写的教材里说的。”

　　不满的看了眼埃瑞克，倪小峰再也没说什么话。汽车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倪小峰从口袋内掏出钥匙打开埃瑞克手腕上的手铐，低声警告了一句：“别耍花样！”

　　天盛律师事务所位于华懋饭店内，旁边不远处就是更加高耸的上海金融证券交易中心大厦。下车后往华懋饭店内走时，埃瑞克揉着手腕扭过身去极力的向证券交易中心那边看了眼。

　　“艾琳家的那栋小楼要到后面才能看见。”倪小峰微笑的说。

　　埃瑞克觉得有点恶心，就没任何表示的跟倪小峰并肩进楼。来到12层的天盛律师事务所后，埃瑞克表明自己的身份，马上他和倪小峰就被让进一间专门接待大客户的豪华接待室内。不一会儿，律师楼的2个合伙人进来，1名是年龄很大的犹太裔律师，另1名律师则是年轻的中国男子。他们客气的让埃瑞克按下了10根指头的指纹，又让他签名后便暂时告辞了。倪小峰一直端着咖啡，笑眯眯的看着这些流程的进行。

　　不到半个小时，那2位合伙人满脸笑容的进来。他们客气的询问埃瑞克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是马上为他组织一个临时的财务汇报会向他介绍这些年的委托管理资产的情况呢？还是先看一些寄存在这里的重要函件。当埃瑞克选择了后者时，年纪很大的犹太裔律师便礼貌的告知倪小峰：在顾客审阅自己的文件时，其他人，包括律师们在内都不能在这个房间内停留。

　　不等倪小峰冷笑着掏出证件来，埃瑞克急忙表示他愿意邀请这位伙伴和他一起审阅文件。两位律师互相看了眼，马上拿出早就备好的法律声明请埃瑞克签署，以避免律师事务所今后由此承担的违约责任。

　　签署完文件，又大约过了几分钟，2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亲自推进来一个小推车，上面放着一只很大的金属箱子。随后他们便礼貌的告辞，并告知他们将会从外面将门锁上，需要出去的时候按铃通知即可。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倪小峰讥讽的说了句，从埃瑞克手中夺过刚才律师拿来的钥匙，去将那只大铁箱打开。埃瑞克也抱着好奇的心态走过去欣赏，我也只能是欣赏了！埃瑞克看着兴致勃勃的倪小峰这么想。大铁箱中大部分是空的，只是在底部放了些不同样式的信封，搁在最上面的正是埃瑞克从西安发给自己的那封快件。

　　倪小峰得意的笑笑，将快件拆开，略微翻了翻便将那份留有他亲笔字迹的诬陷材料装进怀中，接着他又开始翻腾起下面的那些信件和文件。

　　“我一直以为伟大祖国的宪法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埃瑞克有点生气的讽刺道。

　　倪小峰头也不抬：“把一切献给组织，你当年没宣过誓吗？这是谁给你的信？”他从箱子里面取出一个不大的信封，表情非常的怪异。埃瑞克也一眼认出：那是张君晓的亲笔字迹！

　　“不要！”倪小峰退后一步，高举着那个小信封对身形已经开始变化的埃瑞克得意用英语说道：“你看过我编写的教材，就应该记的里面一句话‘在谍报行业的某些时候，行动能力的差异是决定性的！’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埃瑞克沮丧的看着倪小峰用夸张的动作去撕开那个信封。他已经料定那里面肯定是关于那个掌管历史秘密的文件：张君晓在他还没有回国前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这个秘密传递方式从理论上讲是最妥当的，完全避过了任何政府部门的视线！可惜，仅仅是在理论上最妥当的……

　　倪小峰的动作却奇异的停顿下了，他用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埃瑞克身后，如此失态的表情埃瑞克在倪小峰身上还是第一次看到！

　　埃瑞克慢慢的转过身去，大玻璃窗的外面，黄浦江上空，不高的天空里一艘造型熟悉的巨型飞艇正晃动着冲下来！不，不是冲这座楼，是冲向这座楼的另一边！

　　狗屎！所有的疑问在这一瞬间全得到了答案！上海金融证券交易中心！中国资本运转的真正核心所在！吴剑峰太他妈的有想像力了！

　　接待室的门被猛的打开，那名年纪很大的合伙人拿着钥匙站在门口声嘶力竭的喊叫道：“快跑！要撞上来啦！”

　　倪小峰面色苍白的拔出手枪，一枪击碎了迎面的玻璃窗，然后扑到窗口向那艘越来越大的飞艇很快打光了枪中的子弹。看着他徒劳的挣扎，埃瑞克气得浑身发抖，语气冷冷的说道：

　　“建议你现在祈祷！那也许更有用！”

　　倪小峰把枪一扔，冲过来双手抓住埃瑞克的衣领，怒吼道：“快！想办法！你肯定有办法的！对吗！”

　　埃瑞克鄙夷的看着他，也不去挣脱，只是那样鄙夷的看着他，同时在外面传来的各种声响中简短的说了句：“祈祷吧！你这个蠢货！”

　　奇迹竟然就在这一瞬间发生：那艘剧烈摇摆的巨型飞艇竟然在空中开始转动起方向！它的尾翼几乎是擦着华懋饭店的楼顶边缘而过，然后晃动着朝黄浦江上开去。飞艇的身后拖着浓浓的黑烟！

　　“有变化发生了！”倪小峰大喜过望：“得采取行动！马上！”他掏出手铐，把埃瑞克和自己铐在一起，然后就朝门口冲去！而且还没忘记捡起地下的那份撕开一半的信……

　　情人节的早上艾琳睡醒来后发觉自己是在史向野的大鹙赛车内。她吓了一跳！不过很快就发现情况没自己想得那么糟糕，而且史向野还非常绅士的将他的皮衣盖在了自己身上。看着副驾驶位置上孩子般沉睡的史向野，艾琳想起昨天晚上他诉说的那些彭锐和他的往事，觉得非常的可笑。而自己只不过是在听他絮叨的同时，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史向野的眼睛动了动，接着脸上舒展出笑容，闭着眼轻声说道：“我从来没有向别人说过这么多的心里话……昨天晚上，我非常高兴。”

　　艾琳有点惭愧，仿佛自己引诱了这个天真的大男孩一样。她一直认为自己在面对感情生活的时候很幼稚，周围所有的人都比自己要成熟，可此刻在这个大男孩面前，她发现自己竟然复杂的要命！

　　车外突然传来远处凄厉的警报声，艾琳想拉开车门出去，可史向野示意了一下，接着伸过胳膊来搬动了就在艾琳膝盖附近的一个开关。耀眼的阳光下，车顶的活动车篷缓缓的，一节节的向车尾退下去。他们俩互相搀扶着在车座上站起身来。昨天晚上这辆车一直停在江湾挨着黄浦江的一个建设了一半就停了工的小码头上。此刻，他们站到车座上，一起回头望向不断的传来警报声的城市。然后他们一起愣住：

　　昨晚大雨的缘故，今天上海的天气格外的晴朗，他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艘巨大的飞艇正晃动着，拖着巨大的黑色烟柱，撞向浦东那边的那座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主导思想之塔。远远的，有几架看上去很小的飞机在飞艇上方无奈的盘旋着。

　　飞艇终于撞上去了！撞到了三根柱子之间，远远的看去似乎是被那三根巨大柱子卡在了半空。接着飞艇上开始闪动出火光，即便是白天，那火光也清晰可见。大约在1分多钟后，飞艇上开始出现爆炸时的白色烟团，又过了几十秒，整个飞艇全部爆炸！白色的气团向四周扩散，中间夹杂着黑色的碎片，隐约可见滚滚的火苗。2分钟又过去了，火光与烟雾当中，那三根柱子突然就向内折断，接着上面那个全世界最著名的金属大球笔直的向下坠去！隐约可见柱子下面四方的高楼部分在大球坠下的瞬间突然间就矮了一截！接着浓烟和灰尘飞腾而起，像是遮盖了整个浦东！

　　史向野嘴张着大大的，足足有2分钟！当他意识到身边的女人，扭脸看时，却发现艾琳眼睛瞪到极限，大张着嘴，满脸的泪水，身体僵硬的，慢慢的向车座上跪去。史向野急忙弯腰搂住他，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只能是紧紧的搂住这个女人，心里不停的大叫着：这只是场恶梦，这只是场恶梦……

　　世界都在为“情人节事件”而震惊。所以，有关1917年2月15日发生在马尔马拉海岸某家小旅馆内的凶杀案就只有伊斯坦布尔当地的两家小报报道了一下。据当地警方说，他们在凶杀案后的调查里发现，死者之一的所谓费蒂尼·埃特拉蒙多子爵其实就是这家小旅馆的最大股东，然后警方又根据调查，认为他的伙伴，那位同样是东方人血统勃姆先生是最大的嫌疑人，有可能那座旅馆里死的7个人都是被他杀的。伊斯坦布尔市警察局为此发出通缉令。

　　但是此后这个世界上谁也再没见过那个曾经叫勃姆或者“鼓手”的男人。

　　英国政府的有关机构在“情人节事件”的3天后收到中国有关机构的正式文件：英国官员托马斯·莫兰特在华期间涉嫌卷入一起谋杀案，在中国警方将其拘捕并送北京审讯的时候，正好乘坐了星辰航空公司的“亢星”号飞艇……

　　旅中的阿富汗籍少年法奇玛成为“情人节事件”中最璀璨的英雄！据“情人节事件调查委员会”根据当时的无线电通讯记录公布的消息：当4名恐怖分子袭击了飞艇驾驶仓，企图驾驶飞艇撞向上海金融证券交易中心大厦的时候，正是这名长期旅居中国，接受中国教育的阿富汗少年挺身而出，组织飞艇上的各国乘客和恐怖分子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夺过了飞艇驾驶权，但不幸……

　　1918年4月1日，星期一，农历二月二十日。北戴河。埃瑞克在这个地方已经被关押了396天。

　　他是在1917年2月16日被押解到北京的，先是被关到部里面在西边的那几栋小别墅其中之一，经过2天每天18个小时的审讯，2月19日又被转押到部里面在北京南面的看守所，此后接连9天情况好了很多，每天只有14个小时的审讯。1917年3月1日，埃瑞克又一次转押，这次是离开北京，车行5个小时到了这里。此后幸福的生活来到了：不再有审讯了，就一直这么呆着，既没有审讯，也没有任何来自外部的消息，除了倪小峰来拜访过的那3回。

　　转押的时候乘坐的是部里面专门用来押解用的专车：表面上是一辆普通的“长江”中型客车，后车箱挂着黑色的窗帘，显得很正常。其实，在后箱窗户的窗帘内侧完全都是密封起来的。客车的后箱其实是一个除了朝车的前方有个戴活动窗板的门外就没有任何缝隙的薄金属黑盒子。黑盒子顶上有个带金属网的通风口不停的呼呼作响，再有就是通风口旁有一盏光亮微弱的小灯，小灯也是被金属网罩起来的，灯光照着里面两排背靠背固定在地板上的金属长椅，每排椅子前方都有一条固定同样在地板上的金属杆，金属杆上每隔40公分有个环，专门用来把被押解人员的手铐固定在上面。其实上车后埃瑞克还发现车内在金属长椅的下方，还有间距相等的金属环固定在地板上，他猜测那是用来固定脚镣的，估计是因为人家觉得他还不至于那么危险，才没让他戴脚镣，享受那个工艺设计的服务。

　　没有人告诉他这里是在什么地方，这里是北戴河是当天到达时他自己判断出的。清晨开车后，除去头罩以后在隔音效果异常好的黑盒子内，刚开始他还在根据自己的脉搏跳动来计算时间，但是在大约1个小时后他就放弃了这个行为，因为押解的内保特工拉开门给他送来了两个肉包子和一大搪瓷缸的温开水，并且还放置了一个简易的小马桶在他的脚下，让他明白了这将是一次漫长的旅行。

　　他之所以判断出是在北戴河，那是因为车行了不知多少时间后，押解人员又给他送了一次饭和水，当时他的肠胃刚刚有点饥饿的感觉，因此他判断那应该是正午。而押解人员进来放下木制饭盒又收走上次用过的那个饭盒的时候，从门缝内漏进来刺眼的阳光又佐证了这个判断。午饭后，车外换进来的空气越来越湿润，这在华北地区的这个季节是罕见的。中途汽车停在某个地方停车，车上的人轮番上下。当时有名押解人员在停车前专门进来坐在椅子的另一端看着他，后来又有个押解人员进来换班，前面那名押解人员皱着眉头将盛有埃瑞克小便的马桶拎了出去。直到汽车重新开动后几分钟，后来的那位押解人员才重新离去。从那个后面进来的特工轻松的神态上，他判断出那应该是刚刚上过厕所。他根据停车后从通风口内传进来带着汽油味的空气，以及外面隐隐传来的汽车开动声判断出这是在某个加油站的。他在心中推算了一下，这种车型的油箱大约是在90升到100升之间，每百公里耗油应该至少在30升左右，要是按照加满油出发，按照这种车型至少是已经行驶了200多公里，既然是停车时押解人员都比较紧张，特别是他们刻意在保持不和自己直接面对的时间时那种神情，那么趁在加油站上洗手间的时候顺便加一次油是最合理的，可他们没有加油，也再没将那个小马桶拿进来，那就说明目的地已经快到了！

　　果然，大约1个小时后，汽车向上爬行了一小阵后停下来。他被重新戴上头罩押下车时，隔着头罩他隐隐的听到了不远处海浪的声音，而且从头罩下方的缝隙里漏进来的空气也带着一股熟悉的海腥味。

　　距离北京大约在300公里以内，在海边，那就应该是在北戴河一带。等他被带进一座建筑内，并走下台阶时，他想起来在“圆点”曾经看过的对中国情报机关的一篇介绍资料。那篇资料是介绍中国同行看押和审讯机制的，其中就提到过在北戴河新兴的疗养胜地，中国的情报部门有家内部的疗养院，专门为需要疗养的特工人员提供服务，同时根据不完全可信的消息来源推测，在这家疗养院内的某个楼内有间比较大的，设施完善的地下室，某些极其重要又不方便关押在北京的人曾经在这个地下小看守所内被关过，并接受审讯。

　　那份资料内还附带了几份照片，其中就有这个地方的。埃瑞克想起来照片上远远的是一个位于海滨美丽的小山包，山包上树木茂盛，树木之间隐约可见高高的围墙和精致的小楼楼顶。他甚至记起来自己当时不屑的对身边的什么人评论道：这份资料的撰写者简直是疯了，竟然认为中国人会用这么漂亮的地方来关押人。

　　对了，想起来了，当时在身边的人是保罗。还记得保罗当时耸耸肩说了句：“谁知道呢，老托马斯。我觉得咱们在乡下的那几座用来关人的小农场景色也不错。”

　　在后来的日子里，埃瑞克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佐证了那份资料撰写者的正确。关他的这个小房间是在地下，但房间内还有个门通向外面的天井。天井的上方是罩着金属网的天空，站在小天井内，草木的气息掺杂着远处海水的味道扑面而来。根据日出日落时投进天井里的阴影，埃瑞克推论出周围至少有两面高墙，他判断疗养院内的其他人是无法靠近这栋建筑后的。这栋建筑是座西班牙式的小楼，这是埃瑞克站在天井里仰面看到结果，而且，朝天井这一边也刚好没有窗户。太可惜了！有时候他会这么想：为了把这里当做关押场所，楼上的人们就没法从这边看到景色。

　　小房间内设施齐全，有2平方米的卫生间，甚至在走廊进来的门内还有片3平方米的空地可以用来散步。床也不错，是那种1米2宽的标准单人床，虽然床板硬了点，但比起在看守所内的日子，能睡到这样的床上简直是天堂！

　　更让埃瑞克感动的是：只要是在天亮时，他就可以自由的进出天井和房间之间！自由的进出，没有任何限制。那个4米多高，2米50公分长，1米50公分宽的小天井内，正午时的阳光是那么的明媚，下雨的时候就会有工作人员跑来，关心的将一头固定在小楼墙壁上的雨篷拉开，刚好遮挡住天井上方。即便是有雨水顺着水泥墙流下来，那也会从天井边上那圈细密的小圆孔中流走，不会有任何潮湿的感觉。多么完善的设计，多么舒适的小天井。海风万岁！草木的气息万岁！小天井的设计者万岁！

　　天气好的时候，要是刮点东南风，他能听到远处隐隐的传来打网球的声音。甚至有一次，他听到有人还在附近的墙那边往墙上打球，练习接发球。但那次很快就听到有工作人员厉声喝止的声音，从那以后再也就没人往那面墙上击球了。他想那一定是工作人员们在那堵墙外又立了个告示，或者疗养院对住进来的人又强调了一次纪律的缘故。每隔上6天，顶上的小楼上面总是会在夜间响起舞曲声，而且那天晚上在门外值班的人员心情都显得很不好，他知道那多半是在举行内部的舞会。

　　但他无法向不能去参加舞会的工作人员表达他的同情，因为在进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告知：和工作人员不得说与关押生活无关的话，否则也会受到换房的惩罚。那4名来回换班的工作人员对待他都没有任何不和善的行为，就是默默的进来，默默的出去，在固定的时间会拉开门上的小窗户板隔着玻璃看看他。大伙什么都不说。不过，他观察到：好多次来换夜班的工作人员的鞋子上都沾有草屑和泥土，还有时候他们的袖子上也带着绿色的植物汁液，所以他判断这些工作人员除了负责看守他外，平日还承担打理疗养院内花草的工作。

　　这个判断在被关在这儿第39天的时候得到了证实：那天上午，埃瑞克惊喜的在小天井的壁角上快靠近金属网的地方发现了一芽长出的绿苗，他无法断定那是花草还是某种树木的嫩芽。他这次的植物学研究到中午的时候就终止了，一名工作人员在给他拿来午饭后的例行巡视中敏锐的发现了那棵植物，他立刻出去了。过了半个小时，两名工作人员一起出现了，还带了梯子和泥灰桶。他们一个漫不经心的站在天井内扶着梯子，顺便看着埃瑞克，另外一个爬上去根除了那点绿色，并用水泥将那条细小的缝隙仔细的填补上。看他除去草根时那利索的动作，埃瑞克相信他平时一定是个园丁。

　　天黑时工作人员会进来用钥匙锁上通往小天井的门，天亮后送早餐时他又会来再次打开门。并且最初工作人员就善意的提醒过他：一定要遵守规则，尤其是千万不要擅自去破坏通往小天井的锁，也不要不小心把排水的小圆孔堵住，否则按照规矩他就会被关押到另外一种没有小天井，只有小窗户的房间去。埃瑞克当然明白这是组织上的关怀，396天了，他从来都没有违反过一次规矩。

　　多么完善的设计，他在心中赞叹道：不止一个夜晚，逃狱的人类本能涌上心头时，只要一想到会因此失去享受那片小天井内的阳光，享受那清新的空气，那种犯罪的冲动即刻就消失了！真的，埃瑞克反复的思考过，对失去享受这个小天井的恐惧远远超过对失去生命的恐惧。他相信所有被关在这里的人都会这样，而这正是小天井的天才设计者最初的设计本意。

　　你可以感受到四周的草木或者大海，你知道她们就在那儿，但你看不见，你只能和她们一起共享阳光与空气，这种共享因为不完整而更加的宝贵，最终宝贵到你已经放弃得到更多本就该得到的，却分外的珍惜来之不易的眼下的那点残缺的享受。

　　每天工作人员会送来一日三餐，用木制的饭盒。伙食很不错，埃瑞克敢断定自己每天都在和住在这里工作、疗养的同僚们享受同一个餐厅的服务。不，虽然每人要他表达，他坚决不同意这是因为节省成本的缘故，他认为这是组织上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关怀。

　　报纸是坚决不给他看的，最多每月有几次拿进来过几张贴在白纸上的剪报给他看，这些剪报内容都是社会新闻类的，要么是祖国建设取得的最新成就，要么是我国远征军在海外的辉煌战绩，而且剪报上有关时间的字眼都被仔细的挖去！

　　书都会给他看！虽然那只是几本杨沪生史秉誉当年亲自挂名编著的政治教材和一本小《新华字典》，但那都是经过历史考验的真理啊！每一页他都认真的翻阅了无数遍，每个字他都牢记在心。在倪小峰第一次来看他的时候，他记得那是被关进来的第33天，他认真的向倪小峰提出要做读书笔记。倪小峰当时没说什么，但过了2天后就有人送来了几支铅笔，一叠白纸，还有一个小卷笔刀，当然了，每天晚上这些都会被收回去，第二天早晨收完他早餐的餐具后又会送回来。包括他写了字的那些稿纸。

　　埃瑞克认真的写着字，为了方便每天晚上还要加班看他的稿件的同志们，他坚持用汉字写作，坚决不用英文。而且，每个字都写得都很端正。他写读书笔记一直写了足足有100天，直到写到101天的时候，那个早晨草草的翻了一下以前写的内容，他突然惭愧的发现自己写得都是废话！两位伟大的国父已经将什么道理都讲得那么透彻，何必还要自己去胡思乱想，画蛇添足？想通了的他从那天起再也不写读书笔记了，什么也不写了，只是认真反复的学习领会两位国父的伟大著作。

　　倪小峰第二次来看他的时候是刚好是他结束读书笔记写作后的第6天。埃瑞克越来越喜欢倪小峰来看望他，因为每次只要倪小峰到来，他都会被2名工作人员戴上手铐，在灯光昏暗的走廊里走到走廊尽头，在那儿，上了几阶台阶之后，当工作人员推开房门的时候会是一间有很大的玻璃顶的花房。每次倪小峰都会在花房内的绿色之间叫人摆上一张白色的藤编小圆桌，并且会在小圆桌上放上茶具和点心，然后示意工作人员摘去他的手铐，并彬彬有礼的请他在另外一把藤椅上坐下来。

　　埃瑞克是那么的喜欢那间花房，喜欢花房内的那张白色的藤编小圆桌，喜欢小圆桌上摆放的那些精致的茶具以及精美的点心，顺带着，他也喜欢上了那个坐在绿色中的男人。所以，当他被关在这里312天的时候，得知倪小峰第三次来看他，他的心都乐开了花，连那副手铐戴在手腕上的感觉都是那么的舒适！

　　那次倪小峰告诉：关于他的案情，因为证据不足，希望他能再多补充些材料。埃瑞克当时就点头答应了，并表示他不会辜负组织上的信任和期望。埃瑞克觉得很奇怪，当自己这样真诚表示的时候，倪小峰竟然用怪异的目光看着自己，像是惋惜，又像在怀疑。

　　但这都无所谓。很快的，每天白天他又拿起了笔写起来，这次给他拿来的是钢笔而不是铅笔，拿来的纸也是正规的稿纸而不是白纸。他长长的头发时不时会散落下来阻挡住视线，没办法，他向工作人员提出正式申请，获得了一截红色的头绳，正好可以把头发束到脑后扎一个马尾巴式的发型，以方便写作。他的胡子跟头发已经长得很长了，每天晚上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都会浪费不少肥皂，就这个问题他早就跟工作人员提过了，但回答是他只能在有人监督的情况下使用一把小指甲钳。指甲可以用指甲钳来处理，甚至鼻毛也可以用指甲钳来处理，可胡子跟头发就没办法了。随它去吧，反正每次肥皂快用光的时候，巡视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他再换一块。

　　胡子跟头发的问题曾经让他非常烦恼，他也在第三次和倪小峰见面的时候谈起过，但倪小峰听了后只是笑着却不做任何回应，最终他也习惯了，也就不再觉得这是个什么问题。

　　今天是到这后的第396天，他算出今天是1918年4月1日，也推算出来今天是星期一。本来他算不出今天是农历的几月几号，也没有人告诉他，但自从第347天的那天下午他在送饺子给他做晚餐的看守身上闻到了很罕见的酒味，又在天黑后听到远处隐隐的鞭炮声，他就猜想当天应该是农历的大年三十。所以，他推算今天应该是农历的二月二十日，但他不敢肯定，因为很久以前他的妈妈虽然会按照农历过年和过一些重要的节气，但妈妈也没有教过他怎么去计算农历的日子，特别是那些复杂的闰月。

　　这天清晨，埃瑞克很早就从床上爬起来，将被子叠放得整整齐齐。被子还是满干净的，每个月都被拿去换一套干净被面。叠被子时他略带点羞愧的心态将枕头旁边的一团揉皱的草纸收起来，准备等一下丢进马桶。刚到这里的时候，曾经一度他每天晚上都会\*一次，但后来他自己明白这样不好，就逐渐调整成了5天一次，昨晚上本来不到时间的，但睡着睡着他有忍不住了，于是便在外面的工作人员第2次和第3次拉开窗板探视的之间\*了一回。他在心中鄙夷了自己一下，走进卫生间，将草纸团扔进马桶内并且小便。

　　昨天晚上临睡前他已经将要洗的内裤和背心都拿肥皂搓过了，浸泡在洗手池内，现在他开始仔细的搓洗衣物。大件的外套和裤子不允许他自己洗，都是每个月被拿出去洗好后再送回来的，和被子与床单一样。小件的内衣内裤他可以自己洗，但洗完后只能晾在椅子背上，而且要及时收起叠放在枕头下。在他洗衣服的时候，身后的小窗户板被拉开，然后又合上。洗手间和外面的房间不一样，洗手间的小窗拉板是直接开在墙上的。埃瑞克很高兴有这个装置，因为当拉板被从外面关上的时候，他可以勉强用那面小窗上的玻璃当镜子。有一天早上就因为当天的值班人员拉开拉板又忘记了关上，害得他那天整整一个上午都觉得自己的脸没有洗干净。

　　将洗好的衣服按照要求仔细的晾晒在椅子背上之后，埃瑞克将椅子小心的挪开，腾出地方来锻炼。他先做了30下深蹲，又做了20下转体运动，最后做俯卧撑的时候他想起来今天已经洗过衣服了，于是就减少了5下，只做了25个俯卧撑就站起来去洗手了。

　　他不能整天卧在床上，这是规矩所不能允许的，但也不准锻炼过度，让身体运动系统太强壮，那也是工作人员最初就禁止的行为，允许他运动的量是刚好保证他保持身体健康的强度。不过他很高兴的发现，经过这一年多有规律的作息，再加之定量定时的饮食，他的体重已经减少了很多，虽然没有办法称量，但他敢肯定至少30磅是有的。

　　洗完手后，在椅子上稍坐了片刻，工作人员便将早餐送来了。今天的早餐是豆浆和花卷。吃完早餐，工作人员又拿着稿纸和钢笔进来，摆放在小桌子上，并且随手将保温瓶和一只小搪瓷缸也放在小桌旁。随后，他拿着盛放早餐的木制饭盒出去了。开水和搪瓷缸是不会在这个房间过夜的，都只是白天拿进来，晚上埃瑞克如果感觉到口渴，他只能去洗手间接水龙头里的自来水喝，而且那个行为要是被发现也会被警告的。较轻的违规行为受到的是警告，一个月内要是被警告3次，就同样会受到换房处理。埃瑞克觉得很奇怪，房间里没有任何可以拿来计时的东西，连剪报上的日期也属于被挖掉的内容，可工作人员还是给他按照每个月来计算受警告的频率，就好像他们也知道他肯定知道现在是几月几号似的。

　　最危险的一个月是去年6月份，那次他竟然因为晾晒衣服不规范和\*完了忘记把草纸及时处理掉而受到了2次警告！那剩下的10多天他紧张极了，生怕再犯什么错。还好，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他只是在不同的2个月份各受到1次警告，而且到现在已经连续4个月了，他连1次警告也没受过。

　　拿起之前的草稿，埃瑞克快速的翻阅了一下，他发自肺腑的满意自己最近的文字，在这些文字内他深刻的检讨了自己从狭隘的复仇主义驱使下混入组织内部，虽然经过组织上的教育，但一直以来没有真正在思想上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所以在派遣后就没有能正确的把握自己的思想发展。这一段他用了大约10多万字。接下来，他开始详细的描述自己从到达英国后直到进入英国特务机构的过程，连他和苏珊·布来恩交往的整个细节都详细的描述了，包括每次zuo爱的地点跟经过。他写到这里的时候曾经犹豫过，觉得是不是该收敛一点，免得组织上认为自己是有进行色情描述的嫌疑，但他经过思考后认定对待组织必须要完全的坦诚，组织上是能够明白自己的诚实的。

　　这个段落大约用了20万字，其中最让他自己满意的就是他能够做到反思自己的思想蜕变历程，能够用正确的立场去回顾所走过的路。比如，他在其中一段描写自己面对苏珊死亡时心态的回忆段落后就写道：

　　“……苏珊死后，我当时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到这是在残酷的与敌斗争中难免的事，也忘记了自己是组织多年培养出来的特工人员，最不应该的就是我忘记了为了完成对我的派遣有那么多的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承受着巨大的风险，甚至还有那么多的同志为此壮烈的牺牲……当时的我完全陷入到西方腐朽文化宣扬的所谓‘爱情至上论’中去，情绪上失去了控制，在很多生活细节上出现了疏忽。虽然我现在不清楚特务头子詹姆斯·布来恩是从那个细节上开始怀疑我的，但我相信一定是那段时间我的失误造成了这个狡猾的老特务对我的怀疑，从而延误了打入圆点核心组织的计划，几乎给国家利益和组织利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又比如，当回忆完他自己是如何进入海外历史研究中心，并逐步在业务领域内取得相应地位的时候，他再一次深刻的写到：

　　“……我当时忘记了自己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是因为组织上对我多年的教育，培养了我客观看待问题的能力，相反，当时我幼稚的认为这些都是我自己的聪明和勤奋的结果，甚至更错误的是，我将获得这样所谓的专业认可的原因归结于到英国后所受的所谓‘高等专业培训’！现在回想起来，那正是我在对敌心理上出现裂隙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是祖国灿烂的文化和组织上与领导们的教育使我获得了看待问题研究问题的优势，从此在心理上便将根本没有办法和我们传统文化相比的西方文化也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杨国父曾经这样教导过我们‘所有西方文明的产物都有其价值和优势，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自卑，我们要时刻牢记我们是中国人，是五千年光辉文化传统的传承者，只要我们坚守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信念，适当的借鉴一些西方文明中好的东西，二十世纪一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是多么正确的理论啊！可惜，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这些话对我人生的知道意义……”

　　翻看完自己之前的手稿，又看了看两位国父署名的政治理论书籍，沉思片刻后埃瑞克拿起笔来开始新的一天的写作。

　　午饭是面条和一荤一素两样炒菜，另外还有当日的水果。今天的水果是只苹果。自从到了这里以后，每天中午都会有个水果。过冬的苹果虽然皮已经有点皱了，但埃瑞克还是怀着感激的心情仔细的吃完了这只苹果，吃到只剩下一条细细的果核为止。

　　吃完午饭后，埃瑞克走到小天井内散了一阵步，花费了大约30分钟，接着他站在天井内，轻轻的闭上眼，仔细感觉着春天的气息。他嗅到一股好闻的水果味随着东南风轻轻的飘来，他怀疑那是樱桃的味道，但又没办法肯定。风中还有一股味道他能够区分出来，那是梨花的味道。很多年前，他家里的后院中就有两侏梨树，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开满梨花。这样站了足足有20多分钟，他去洗手间方便了一下，接着便回到小桌前继续开始写作。

　　通常，这次开写之后他会一直写到晚饭。晚饭后再到小天井内呆上一会儿，接下来就该去洗澡了。洗完澡，他大概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看书，等工作人员进来进行完今天最后一次房内巡视时他就得乖乖的爬上chuang去。工作人员巡视完了会锁好通往天井的那道门，接着出去后就会从外面把房间的灯关了。只有洗手间可以用和走廊在顶部相通的一个墙洞里的灯照明，那个墙洞只有两个拳头那么大，刚好放下那只昏暗的小电灯。

　　可今天他的时间规律被打乱了。他才写了几行字，正写到自己如何因为麻痹大意被德国特务绑架到那间地下室中的时候，门开了，两名工作人员出现在门口，其中一个咳嗽了一声，亮了亮提在手中的手铐。

　　倪小峰副部长来看我了！这是埃瑞克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他努力克制住自己喜悦的心情，收拾好桌面上的东西，站起来走到门口处，配合的伸出双手。

　　还是那截短短的路，还是那几级台阶，门被推开后还是那间洒满阳光的花房。倪小峰今天穿了身笔挺的西装，打了条鲜红的领带，神采飞扬的坐在花丛中。看见他进来，倪小峰抬手做了个手势，马上，工作人员解开埃瑞克的手铐便都退出去了。

　　“过来坐吧，今天有樱桃吃，从烟台运过来的。”倪小峰指了指另外一把椅子。埃瑞克绕过地上的花盆，跨上一级台阶，来到小桌旁。小桌上的茶具旁，一盏精美的雕花玻璃盘中盛满了亮闪闪的樱桃。

　　伸手给埃瑞克面前的杯子里倒上茶，倪小峰苦笑着说道：“你那次勾结美帝国主义炒做期货的后遗症太严重，今年的国际市场南美咖啡价格还是没有跌下来，我今天还是只能请你喝茶了！”

　　埃瑞克扶在茶杯上的双手都因此话而颤抖，他低声说道：“我的错误是很严重，请组织上宽大处理……”

　　“全都是些废话！”倪小峰用他那金属般的嗓音大喝一声，“怦”的将一大叠影印的材料全都甩在小桌上，其中有好多页跌落在地上。埃瑞克哆嗦了一下，反应有点迟钝的弯腰去捡。

　　“看看你都写了些什么？”倪小峰不依不饶的继续喝问道：“什么狗屁心路历程，什么世界观的检讨！该写的没有写，不该写的倒写了几十万字！”

　　埃瑞克将那些影印纸都捡起来，才发现上面都是自己前一段时间写的手稿。一时间他突然有种很委屈的感觉，不由得眼泪花直闪。看到了他的反应，倪小峰脸上流露出一丝鄙夷的神情，但立刻一闪而过。稍顷，他逼视着埃瑞克，目光冷酷的低声问道：

　　“你在等什么？你这么千方百计的拖延时间是在等什么？”

　　埃瑞克不解的抬脸望向他，困惑的摇摇头。

　　倪小峰冷笑了一下：“我可以告诉你，金惠临已经全招了！他现在已经被移交给检察院正式立案了，最多下个月初就会被开庭审判。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不，不知道。”因为太久没有说话，埃瑞克说这几个字时舌头都是硬的。

　　倪小峰盯着他，慢慢的说道：“这意味着快速的审判，从轻的量刑，被判有罪之后的缓刑处理……总之，没什么意外的话，金惠临下个月就可以回家了。”他的语气越来越充满诱惑，说完后，身子很自然的向后靠去，目光依旧盯在埃瑞克的脸上，同时优雅的端起茶杯送到自己的嘴边轻轻的抿了一口。

　　埃瑞克使劲调整着自己的嘴形和舌头的配合，吃力的说道：“我，我知道的都交待了，我也，也想宽大处理。”这几个字说罢，他的目光中流露出哀求的表情。

　　倪小峰扬起一边的眉毛，嘲弄的看了看他，微微一晒：“怎么，你也有怕的时候？那你就告诉我关于那个跨国界组织的情况好了。”他轻轻的放下茶杯，手指轻轻的点击着桌面，语气悠悠的说道：“要还是去年审讯时的那些废话，那就不用提了。”

　　埃瑞克的喉结蠕动了一下，费劲的说道：“我，我都说，说了，情况就，就是那，那样的。”

　　“嘿嘿。”倪小峰无奈的笑笑，伸手抓起一枚樱桃放到嘴边有滋有味的品尝起来，边吃边示意着让埃瑞克也别客气。

　　仿佛是终于盼到了这一刻，埃瑞克伸手抓起樱桃贪婪的吃起来。果然好吃！

　　倪小峰抓其小桌上的餐巾抹了抹嘴，又端起茶杯喝了口茶，随即感慨了一声：“又不是什么民族仇，国家恨，你守着心中那份执著有什么意义呢？没错，你这样做是保护了有些人，让他们能松一口气，可他们对你呢？我今天从上海刚坐飞机过来的。客运飞机，你还没听说过吧？”

　　伸手又抓了几枚樱桃往嘴里塞去，埃瑞克对倪小峰摇了摇头。

　　倪小峰弯腰从藤椅椅脚边放着的公文包内取出一张唱片，站起身，走到一棵棕榈树的大花盆下。那儿早就放好了一张矮茶几，茶几上面是台留声机。倪小峰轻轻的将唱片放好，然后边摇动着留声机的发条手柄，边对埃瑞克认真的解释道：“咱们国家率先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成熟的商业客运飞机‘K10型’，是在‘大鹏I’型运输机技术基础上制造的，虽然战争还没有结束，但这种全气密舱型的客运飞机已经获得了不少航空公司的订单，可惜，按照我们的意见，国会规定对外销售要等到战争结束后才能进行……”

　　埃瑞克一边嘴里塞着樱桃，一边愣愣的看着倪小峰。

　　“我还以为你还对航空发展有兴趣呢！”倪小峰自责似的摇摇头，接着郑重其事的说道：“我这次乘着星辰航空的首架客运飞机去上海，第一件事是前天代表部里去参加了一下艾琳的婚礼，她嫁给了史泽方的三公子史向野，辞职也获得了部里的批准，真可谓幸福美满……”

　　说到这里，倪小峰停住说话，仔细的看着对方的反应。埃瑞克的动作稍微的停顿了一下，接着低下眼睛看着桌面，脸上有点隐隐的失落。仅此而已。

　　倪小峰轻轻的点点头，仿佛比较认可对方这种反应的真实性，接着往下讲去：“……第二件事是昨天，我去了上海警方的技术中心，我让人从上海市立图书馆的废墟中还是找到了一些东西，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几张残破的唱片，在那儿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还多亏今年国际上新技术的出现，技术人员终于恢复了一点点内容，都刻在这张唱片上了。想听吗？”

　　说罢，不等对方的反应，倪小峰已经将留声机唱针针头轻轻放了上去。

　　一阵“嗞啦嗞啦”的响动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那是史秉誉的声音！虽然声音很是失真，但埃瑞克还是飞快的听了出来。

　　“……我们就这样来到了这个时空，按照我们那个时代的说法，一个新的历史分枝开始了……多么兴奋的事！记得当时我和杨沪生都……”

　　“嗞啦……嗞啦……”

　　“这是另外一段了。”倪小峰解释道：“后面的都是这种一句句拼出来的。”

　　“……在我们的那个世界，中国虽然已经走上了发展的轨道，但我们两个小交警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都为自己的国家不够强大而焦急，都认为自己个人的前途是和祖国的强大联系在一起的……”

　　“嗞啦……嗞啦……”

　　“……因为多了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我们远本以为会少走很多弯路，可时间一年年的过去后，我们却都发现这种百年历史的经验在更多的时候反而让我们更加迷茫……每当我们用尽全力去向把历史向一个方向推动的时候，却往往发现历史更快速的滑向另外一个方向……”

　　“嗞啦……嗞啦……”

　　“……除了上面的那些争论，更多的一些看上去很小的事情都引起了我和他的争吵……我们都很着急，渐渐的，我们俩开始产生分歧，对这个自己亲手缔造的国家开始产生越来越不同的看法。他骂我是全盘西化，我骂他是顽固守旧，这种只有我们俩才知道的争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都已经记……”

　　“嗞啦……嗞啦……”

　　“……我劝他，在我们那个时代尚未解决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去解决，可他的性子总是总比我急。我们的分歧慢慢的还是被很多人看出来了，于是很自然的，谣言开始流传，有很多投机者开始蠢蠢欲动，情况越来越糟糕……”

　　“嗞啦……嗞啦……”

　　“下面是最长的一段。”倪小峰认真的解释道。

　　“……这些资料我不忍心全部毁掉，因为我和他一样从骨子里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实现我们在那个世界无法实现的梦想。但这些年我却常常在梦中惊醒，梦见这个国家依靠这些资料最终变成了一个大号的第三帝国，变成了整个人类的一场恶梦。如果是那样，我和他的罪孽要比阿道夫·希特勒加上东条英机还要大。我们当初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国家更多的人过上我们理解的幸福生活，可这么多年下来，究竟幸福是什么我们却越来越不明白。所以我征得了他的同意，由我负责安排把这一切都留下来，留给你，掌管历史的人。用它还是将一切都毁掉，由你……”

　　“嗞啦……嗞啦……”

　　“……说到底，我俩只是在那个世界的两个小交警……”

　　“嗞啦……嗞啦……”

　　“……的时候，我都梦见自己开着桑塔纳轿车吃着薯条在巡逻，我问他，他说他最近也开始经常做这个梦，也许这就是老了……”

　　“嗞啦……嗞啦……”

　　“善待这个国……越多的人们都幸福……”

　　“嗞啦……嗞啦……”

　　“完了，就这些了。”倪小峰说着拿开了唱针，往下取唱片，嘴里还在说着：“那个阿道夫·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刚好都在这些年的黑色跟踪名单上，就是老部长搞的那个。所以很快我就查到了结果了。阿道夫·希特勒是个奥匈帝国的普通年轻人，报名参加了德意志的军队，现在是个下士，去年年底在意大利被我军俘虏了，现在还关在战俘营里。据说成天疯疯颠颠的。那个东条更简单，前几年日本陆大毕业，到咱们的黄浦军校留了一年学，然后去了日本第六师团当参谋，我们的人一直关注着他，结果昨天我打电报一问，说他已经在去年五月的巴尔干战役里在萨落尼卡港被德国人的机枪打死了！”

　　把唱片小心翼翼的放回皮包里，倪小峰抬起脸来，意外的看到埃瑞克坐在那里已经是泪流满面！

　　倪小峰慢慢的站起身，想了想又慢慢的走到埃瑞克身边，把手支在埃瑞克的椅子扶手上，温和而低声的说道：“你知道今天早上我在上海参加的最后一个活动是什么吗？是史依青大姐和自由党主席宋育信一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早上八点，就在上海大都会图书馆东门前的台阶上，他们俩宣布要在即将开始的国会选举中谋求与社会党组建联合内阁的可能。你知道吗？今天早上上海的天气特别的好，那一刻阳光洒在他们俩的脸上，身上，他们就如同神一样，对，就如同神一样的辉煌。可我远远的看了却觉得很恶心，非常的恶心。就跟听刚才那段能吓死很多人的录音时的感觉一样。”

　　埃瑞克抬起泪眼朦胧的脸，眯起眼看着他。

　　倪小峰微笑起来，声音还是那般的轻柔：“有力量干吗不用？杨沪生是在很多事情上都不明白，可他天生有一种向前猛冲的劲头，要不是史秉誉这个伪君子那么多年死拽着他，如今的中国肯定会比现在更加强大！要么这个世界全听我们的，要么这个世界都完蛋，这有什么不好呢？嗯？”

　　用手抹了把脸上的泪水，埃瑞克轻声的，艰涩的说了句：“你是个疯子！”

　　“哈哈哈哈！”倪小峰站起身仰天大笑：“你真不愧是最了解我的人！”他收起笑容，用挑衅的表情低头看着埃瑞克，慢慢的说道：“你这一年的表演几乎骗过了所有的人，连刘霁山看到你的看押记录都说你快崩溃了，快疯了。可惜，这个世界上偏偏还有我。我明白你在干什么，你是准备从里到外先从你自己骗起，然后再骗倒大家，等所有的人都以为你变成一个废物的时候，你就会找机会――”倪小峰举起右手做了个向上放鸟般的手势。

　　埃瑞克低下头去。

　　倪小峰又笑起来：“可我知道，只要能够能找到让你真正激动的东西，你还是会暴露。比如，昨天我就想到了，这张唱片就很合适。”他又笑起来。

　　埃瑞克这次没有低头，他的眼光恢复了这一年来不曾见过的清澈，坐在那里淡淡的注视着倪小峰。

　　看到对方这种反应，倪小峰满意的点点头，语气变得真诚起来：“埃瑞克，托马斯已经为中英两国的友谊光荣牺牲了，你以前的事情也都过去了。看看史依青在你的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冷漠，你难道还相信她是不知道你这样苦苦坚持着什么实质问题都不说，她是最大的收益者吗？这种人值得你为她这样做吗？来吧，加入我们这边，虽然我们现在的力量还很弱小，但这个国家迟早是我们的！”

　　埃瑞克清澈的目光里突然浮现了丝滑稽的神情，他调整了一下嘴形，想说什么，但随即又放弃了，只是怜悯的看着倪小峰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呢？”倪小峰冷笑的问了句，接着冷冷的说道：“不要以为还有人救得了你，现在在最高层，你的案件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已经压上去了我们整个部的政治声誉，接下来还会压上某家检察院和某个法院的政治声誉！到时候就算史依青背地里动用她的政治影响力，可一但开动了司法程序，那时候任何人想翻动这个案件都得顾忌一下牵涉面的问题了！是，是史依青现在还是动用了一些背地里的关系，给各方面压力，甚至连在这个案子上很支持部里面的林建华同志也亲自指示，要求在生活待遇上对你绝对保证。可那又有什么用？只要没有足够份量的人敢公开站出来给你说话，叛国罪加间谍罪，就算判不了你死刑，也会让你这辈子把牢底坐穿！”

　　埃瑞克淡淡的看着他，毫无表情。

　　“那你就固执下去吧！看看谁最后能救你！”倪小峰有点被激怒了，本来刚才他以为已经撬开了面前这个家伙心理上的硬壳，但他现在发觉撬开后那下面露出的是更坚硬的东西。

　　埃瑞克站起身来，转身走去房门前，接着转过身来对倪小峰艰难的说道：“有句话，我，一直都想，跟你说。”他顿了顿，懊恼的调整了一下口舌，接着稍微流利的说道：“我认为，一个逐步健全的政治制度内，坏人不可怕，可怕的是疯子。”说罢，他敲了敲房门。很快门被打开，一名工作人员探进头来。埃瑞克向他主动的并住自己的手腕后伸过去，态度安祥。

　　“啪啦！”倪小峰愤怒的将桌上餐具扫落在地面上，大声对进来后正在给埃瑞克上手铐的特工们高声叫道：“给他换房间！把他的书和纸笔都拿走！任何人不得跟他说哪怕一句话！给他把窗户堵住！他只有自己要吃的时候才给他吃的！永远不要让他知道是什么是白天！什么是黑夜！……”

后记：言怀

更新时间2007-1-25 23:42:00 字数：4767

　1918年4月26日，涉嫌叛国出卖国家利益的埃瑞克·亨特被侦察机关正式移交给其出生所在地检察院，并应侦察机关的申请，并获得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批准，此案件属于涉嫌国家机密的案件，所有的案情和审讯都需秘密进行，所有涉及此案的司法人员都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保密宣誓。

　　1918年6月21日，埃瑞克·亨特涉嫌叛国案由其出身地中国甘肃省兰州市检察院向兰州市法院正式起诉。

　　1918年7月8日，兰州市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将埃瑞克·亨特的案卷退回给兰州市检察院。

　　1918年7月14日，兰州市法院的某副院长因为涉嫌受贿被报界曝光，引咎辞职，并被兰州市警察局拘捕。

　　1918年7月30日，兰州市检察院在补充证据后再次以涉嫌叛国罪将埃瑞克·亨特向兰州市法院起诉。

　　1918年9月9日，兰州市法院秘密开庭审理埃瑞克·亨特叛国一案。

　　1918年9月13日，兰州市检察院某检察长因涉嫌包养情妇并替其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经他人举报，被甘肃省警察局拘捕。

　　1918年10月24日，兰州市法院院长因涉嫌包庇其子走私毒品，从事组织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等罪行，被兰州市警察局拘捕。

　　1918年11月22日，兰州市法院根据一些经过权威部门鉴定的证据，以及证人某部退役少校李正波、证人旅沪“白俄”马可洛夫、证人金惠临等证人提供的证词，宣判埃瑞克·亨特叛国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20年。埃瑞克·亨特当庭不承认所犯罪行，并提出上诉。

　　1918年11月29日，兰州市法院新任院长因在此前担任副院长期间涉嫌贪污公款，被甘肃省警察局拘捕。

　　1918年12月9日，甘肃省警察局局长因涉嫌卷入与某国际走私团伙合谋犯罪的案件，被内务部逮捕，次日，甘肃省议会宣布罢免其警察局长职务。各大媒体惊呼“西北司法界刮起反贪风暴！”

　　1919年1月21日，甘肃省法院宣判：埃瑞克·亨特叛国罪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日，埃瑞克·亨特向国家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1919年1月24日，1918年度大选最终统计结果公布，社会党赢得国家议会44%的议席，自由党赢得国家议会38%的议席。同日，史军与宋育信共同宣布，两党将牵头组织联合内阁，内阁总理将由宋育信担任，史依青担任主管外交的副总理，另一个负责内政的副总理位置由1918年9月辞去军职的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被民众认为是战争英雄的邱明担任。自由党主席宋育信邀请社会党新任党主席林建华共同宣布，两党将联合支持史军主席连任。国际社会评价“自由党重返中国内阁，这次是赢回来的！”英美媒体则惊呼“中国人组成的新内阁，主要目标是战后分赃！”新当选的外交部部长刘霁山在面对记者就国际社会对选举结果的反应提问时，回答了一句：“对于世界和平的努力我们从没有放弃，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是六亿中国人共同的心声！”此话后来被外电评价为“中国人的抢劫宣言。”刘霁山也从此时开始逐渐成为一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政治人物。

　　1919年2月14日，上海。

　　今天是发源于欧洲的情人节，而明天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赏花灯并留下众多才子佳人传说的元宵节。这种很难得的巧合让面临战争胜利的上海年轻人们都激动起来。这天早上9点，在外滩，当奥匈帝国单方面宣布退出世界大战的消息传来时，一名年轻的中国水兵当场搂住身边的一位欧裔女护士，深深的给了她一个吻。这个镜头被在场的某记者拍到，中午12点，这家报纸关于奥匈帝国投降的号外上就别出心裁的用了这张照片，标题是“幸福临近！”

　　当天下午2点，上海市的玫瑰花已经涨到了每朵20元钱！而且还很难买到。

　　当天下午3点，上海某商业电台报道：1辆由浙江杭州方向开往上海的运送温室玫瑰花的小卡车被武装抢劫。花农和司机受到惊吓，但所幸没受伤。

　　下午4点21分，闸北区，丁震浩从轿车上跳下来大声喝道：“都给我停手！”

　　小街上，正准备动手的两帮流氓都停了下来。丁震浩的手下穿得都是黑色的国父装，而对面黄老板的人马穿得都是灰色的短打，人数和装备基本相当。

　　看到丁震浩出面了，从两帮人之间的小花店里出来一个中年男子，他手里转着2枚乌亮的核桃咳嗽了一声，接着便冲丁震浩说道：“丁老板，您现在家大业大也不能跑我的地盘上来欺负人吧？”

　　“老黄，有话好好说，有什么得罪之处的兄弟回头给你摆酒赔礼。”丁震浩苦笑着冲对方抱抱拳，接着便对手下一个小头目喝斥道：“你们跑这里来惹什么事？”

　　那名手下嗫喏的说不出话来，黄老板这时冷冷的插了话：“很简单，我让我这妹子的花店今天特意给刑侦局的杜副局长留了点玫瑰花，你手下的兄弟来了就要强买，不卖给他就要抢……”

　　丁震浩的那名手下终于咧着嘴哭诉道：“大哥，您中午发话，让我们买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给雨辰小姐送过去，可今天实在是太难了！买到现在我们才买到总共三千几百朵……”

　　丁震浩摆摆手不让他再说下去，然后冲着气哼哼的黄老板尴尬的笑笑，正准备说什么，突然有名他手下的人骑着辆摩托车飞驰而至，嘴里大叫着：“大哥！大哥！那边有人拿玫瑰花出来卖，好多！……”

　　此言一出，就见丁震浩振臂一挥，他的众多手下便拔腿向那个方向冲去。丁震浩冲黄老板打了个哈哈，也飞快的跳上车离去。留下气哼哼的黄老板和他那帮面面相觑的手下。

　　卖花的地点是在虹口区，属于丁震浩去年刚划过来的地盘。他赶到的时候，已经有他在当地众多的手下将那辆卖花的小卡车紧紧的围起来，既不让别人买，也不让卖花的人走。

　　丁震浩下车后手下们立刻给他让开了条道，他大步往里走时就听见花车旁有位女子正在和自己的手下争执着：“……你们凭什么不准我把花拿走，我都付钱给老板了你们凭什么不准我拿花？”

　　听到这儿，丁震浩忍不住皱起眉头骂道：“迪个人哪能嘎结棍？人家都付钱了就让人家拿花走嘛！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们的！”

　　正在和那位脖子上裹着大围巾，用头巾包着头，脸上戴着一副墨镜的女子耍无赖的几个白相人听到老大发话，急忙就让开来。那个女子看了眼丁震浩，默不作声拿好她买的那束玫瑰离去。丁震浩看着她的身影微微有点愣神，眼睛跟随着她走，嘴里对花车的老板说道：“老板，你这还剩多少玫瑰，二十二块钱一枝都给我包起来……”

　　身后没人搭话，丁震浩气鼓鼓的转过脸来，然后看着花车前的那两个低着头，帽子都快压到鼻子上的卖花者一愣，随即伸手就打掉了那两人的帽子勃然大怒的喝道：“老瘪十三啊！你们两个王八蛋还敢回来！”

　　中村抬起头，摸着脑袋赔笑说道：“丁老大，日本经济不景气，我们俩兄弟也是想赚点钱过路去欧洲，不知道现在这个区也是您的地盘了！”

　　丁震浩看着这两位昔日的手下，突然间恍然大悟：“靠喽！今天下午那一票就是你们两个小瘪样子干的！哈哈，这下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身后的喧闹声和拿着玫瑰花束离去的姚莺然无关。她走到路边自己的车前，打开车门上去后将玫瑰花小心的放在副驾驶位置上，随后开动汽车离开这里。顺着主干道，她将汽车开出虹口区，又从主干道岔到一条小路上，足足用了30多分钟才开进江湾机场附近某个陵园内。

　　这片陵园四周是大片的荒地，从站在上面可以看见机场的那道矮长的山梁，再到长满芦苇的黄浦江边，如果不是南边还可以清晰的看见都市的轮廓线，真是令人难以相信这里是在上海。

　　下车以后姚莺然把围巾扔回到车内，将头巾推下到肩部，捧着玫瑰在墓碑间慢慢的走过。早春的日子里，夕阳西下，江风湿寒。在这个看不到别人的地方，一位如此的美人戴着墨镜，灰衣飘飘，手捧红色的玫瑰花束倘佯在墓碑之间，给人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

　　走到一座陵墓前，她停住脚，身体僵住，身形微微晃动：这座墓碑上铭刻着“海上一书生，章骞之墓”几个简单的大字。墓碑上不知被什么人用黑油涂写了“汉奸”“败类”字样，而且原来有贴有照片的地方也被人撕去大半，只留下那章骞那宽宽的额头和明亮的一双眼睛。

　　姚莺然急忙走过去扯下肩头的头巾，使劲想擦去那些辱骂的话语，但擦了几下后她也就明白：这不是她今天能做到的事情！

　　几颗泪珠从墨镜下方静静的滑落下来，但此后这张面孔上只是失却了血色，但再也不见泪痕。终于，姚莺然弯腰将玫瑰花放到墓碑前，轻声的说道：

　　“他们说你是海军走私团伙的主谋，不让你进海军的墓地，和你牺牲的战友们在一起。他们说你是自杀身亡，所以你不能进教堂的墓地，不能和你母亲在一起。他们说你有辱家风，家族的墓地没有你的地方，你也不能和你的父亲在一起。骞……至少你还有我，还有人会在每年的情人节来陪你，和你一起……一起烛光晚餐……”话说到这里，姚莺然已经泣不成声，她从随身的小挎包内掏出两只小小红蜡烛，放在墓碑的顶上点燃。

　　暮色苍茫，背后的都市远远的可见华灯初上。在那远处的亮起的灯火衬托下，姚莺然的身影显得更加的无助凄凉。

　　“唉……”一声长长的叹息从她身后响起。姚莺然倏然转过身去，手中已经从挎包中掏出了把小巧的手枪。

　　头发短短的盛省三站在那里，消瘦许多的身材上风衣飘飘。他慢慢示意自己是空着双手，一脸的苦笑：“姚小姐，找你找得好辛苦！今天我是抱着非等到你不可的想法在这里等了足足一天了！”

　　姚莺然手枪枪口对着他，另外一只手摘去了墨镜，冰冷的说道：“我没有跟死人打交道的兴趣。”

　　“我不是死人，我只是个曾经想出家的人。”盛省三摸了摸自己头上短短的头发，自嘲的说道：“只是尘缘未了，我只好回来再捡起屠刀，以后才好立地为佛啊！”

　　“你找我干吗？”姚莺然冰冷的说：“我现只想躲起来过安静的生活……”

　　盛省三用手指了指她手中的枪，晒笑了一下，接着指着章骞墓碑说道：“逝者已逝，可还有活着的人更需要我们的帮助……死去的人也需要有一天还他的清白呀。”说罢，他从风衣内慢慢的取出一具步话机，电源线连在腰后，他拔出天线后转动了下方向调试了一下，向姚莺然解释道：“我的老板让我一找到你就带你去北京见他。”对着话筒简短的说了句：“把车开过来吧！”

　　姚莺然瞪大了眼睛：这种采用分离式电源的短途步话机是中国军事通讯科技最新的成就，去年年底才宣布定型，售价昂贵，而且还没有开始批量生产供货，没想到今天在盛省三手中见到。她忍不住用讥讽的语气问道：“我可没答应就一定会掺合你的事，盛处长现在又在给谁干啊？”

　　“我现在的老板姓史。”盛省三神秘的一笑。

　　姚莺然的脸色立刻变得冰冷：“请你转告大姐，她的事情我再也没兴趣了。”

　　盛省三大笑起来：“我现在的老板姓史，可我没说他是史依青啊！”

　　又一次瞪大眼睛，姚莺然显得难以置信。远处荒凉的道路上，2辆黑色的“正义者”正疾驶而来。姚莺然喃喃的说道：“这是不是又一轮政治游戏的开始？”

　　“也许吧。”盛省三淡淡的说道：“谁知道呢。去年在庙里面我看了那位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写的书，书里面有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人们都在历史中寻找正义或邪恶的借口，然而历史却是由抱有各种动机的人们去创造的。之所以历史还是给人们以希望，那是因为不论最初的动机如何，但最终各种复杂的成本核算和对信仰的终极理解都使得人们越来越相信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曾经由中世纪的某位中亚学者总结过――智慧越多，人越善良。”

　　姚莺然没有接他的话，而是静静的站在他身边，等待着那2辆开进陵园的汽车……

大世界－－预告片！

更新时间2007-2-21 11:02:00 字数：4585

　过年啦！大伙都在家，我给此间的同乐们放广告片，在别的人还看不到的时候：

　　－－－－－－－－－－－－－－－－－－－－－－－－

　　史向野知道，这个所谓研究所的全称是：中国仙侠文化研究所。研究所名义上是挂在中国宗教协会下面，事实上是个完全自主管理的机构，和协会的关系不大。

　　而且，他也知道：自己的父亲史传良就是这个中国仙侠文化研究所的首任所长。

　　所谓的中国仙侠文化研究所是1980年成立的，在此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个机构，并且在此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史传良还是公安部某司某个神秘的处的处长！

　　1979年年初，中国大陆的异能界代表团在隔绝了30年之后重返国际异能界，重新加入了1946年成立的全球无国界异能者组织。中国异能界代表在伦敦召开的本次大会上宣布：中国异能界承诺并遵守1946年签订的《全球异能界宣言》，承诺并遵守同年签订的《全球无国界异能者组织章程》。

　　为了表示尊重《全球异能界宣言》的精神，遵守《全球无国界异能者组织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解散了原来设置在公安部门和宗教管理部门内的异能者机构，成立了民间机构性质的研究所。考虑到中国异能界的历史渊源、目前的人员分布，以及处理相关事物和资料时的需求，这个研究所就叫做“中国仙侠文化研究所”，而史传良就脱下了心爱的警服，来当了这个研究所的首任所长。

　　说起来，这个所几年后在机构改革中能被最终定为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事业性机构，还全靠了当时的所长史传良呢！那年，史传良因为组织指挥围剿西南某山区的血魔有功，被某老首长一高兴之下给了个自己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虽然是不正式不公开的，但级别在那里放着，所以庙借僧贵，研究所也就成了副部级。

　　此刻，听着史向原详细的讲述当年，讲述沐子莙是如何从车轮下救出了那个照片上的小姑娘，这个情况最终又如何从公安部门到了研究所，之后研究所又是如何派人手进行调查的时候，史向野突然就觉得非常好笑：

　　这还象个非政府民间组织么？政府的特工部门办案，不过也就这样吧？

　　在1946年的首届国际异能者大会上，当选首任秘书长的法国异能界代表团团长，曾经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法兰西异能者，与法西斯德国异能者进行过艰苦卓绝斗争的阿尔贝·加缪，这样概括过《全球无国界异能者组织章程》的要旨：

　　第一、异能者不能对非异能者动用异能，伤害其人身安全和财产；

　　第二、异能者可以以个人身份向政府组织提供异能服务，但不得违反第一条，也不得对其它政府组织造成伤害；

　　第三、异能者在生命安全遭受危害时，可以动用异能自卫，但不得违反上述两条。

　　第四、任何政府组织，凡首先组织、宣传、煽动异能者违反上述三条规则，都将视为对《全球异能者宣言》精神的违反和践踏。

　　但实际上，无论是顽固不化的英国异能界，还是傲慢无礼的美国异能界，或者别多国家的异能界，在二战后的几十年内，或者多或者少的都有违规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章程的具体规定，人类的诡辩跟狡诈的天性，更让这份当年看上去逻辑严密的章程显得千疮百孔！

　　比如，英国的异能者组织就以文化传统为名，保留了整套和英国政府机构配套的管理组织，从培训到就业，再到司法监狱一应俱全，甚至还出版图书和音像制品进行公关宣传，以此来吸引更多富有异能潜质的年少者加入；又比如美国异能界，表面上看去是一盘散沙，但其实通过资本运作早就形成了以媒体经营为掩护的两大势力，他们不但进行类似英国人那样的公关活动，而且还暗中极力怂恿他国的异能者移民定居美国。

　　违反章程规则最直接最粗暴的是前苏联：1979年，前苏联大规模动用异能军人在阿富汗，对非异能者游击队进行异能屠杀。该事件的证据在全球异能者大会上被公布后，遭到了与会大部分代表团的谴责。前苏联异能界代表团竟然当场退出会场，并宣布从此退出全球无国界异能者组织。此事导致的后果一言难尽！直到最近几年，无国界异能者组织在讨论诸多现实头疼问题的时候，究其原因都会追溯到1979年。总之，后来的俄罗斯异能界代表团在1993年重新回到会场上时，所报告的现存异能者数量只有1979年的30%！即便是考虑到前苏联国家解体导致的人员分流，这个数目依然使很多年老的代表们唏嘘不已……

　　跟这些国家异能界的行为相比，中国异能界和政府之间这种藕断丝连的关系又算得了什么？因为历史原因，中国的异能界近百年来蒙受了多次巨大的挫折，1980年研究所成立的时候，中国异能者的总数量仅仅9万，远远低于异能者和非异能者1：6000的现代平均比例。直到近年来，随着对如修真、修身、修佛之类传统异能培养手段的挖掘，凭借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才艰难的将异能者的总数量提高到2005年的19万。这其中，也断断少不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暗中相助……

　　－－－－－－－－－－－－－－－－－－－－－－－－－－－－－－－－－－－

　　远处的天际上，就在距离那片电闪雷鸣的乌云看上去不远处的低空中，一个小黑点飞快的掠过。逐渐的，在望远镜镜头内，小黑点开始清晰起来：那是一架前苏联制造的米8军用直升机。只不过这架涂了迷彩的老式飞机上已经看不到任何标识，而且那对短翼上挂着的好象也不是武器，而是一对鱼雷状副油箱。

　　直升飞机内，驾驶员用口音浓重的英语高声通报道：“已经进入目标区！”

　　领航员位置上，另外一个男子眼睛贴在一具夜视功能的望远镜上，搜寻着下面还还没有亮起来的草原。这时，他大声用同样口音的英语下令：“无线电信号搜索！”

　　后舱内，尽管飞机本身很陈旧，但却安置着几台很先进的电子设备。而且内行一看就知道，那都是用市场上能买到的高端民用产品自己组装的。2个白人男子戴着通话耳机全神贯注的盯着各自的笔记本电脑，其中一个听到指令后大声通报：“区域内没有短波跟中波信号源！”接着，他突然一愣，随即大声喊叫道：“有雷达波显示！”

　　“距离多少？”直升飞机上顿时紧张起来，那名驾驶员已经做好了转向逃走的准备。

　　“至少在100公里以外……”紧盯着笔记本电脑的荧屏，那名男子判断到。

　　直升飞机内的人都长嘘了口气，原本在导航员座位上的男子这时已经走到后舱门口，对着另外一个操作设备的男子问：“区域内红外线特征核对？”

　　同样是紧盯着笔记本电脑的屏幕，这名男子大声回答：“区域内无人类红外线特征物，无发动机工作红外线特征物。”

　　“目标红外线核对！”

　　“目标红外线特征核对，比对结果在80%以上！是那只北方白犀牛！”

　　直升飞机内洋溢起欢快的气氛，那名施号下令的男子转身扑到驾驶员身后，给他指示着目标物的位置，大声叫道：“干活了！伙计们！”

　　另外两名男子默契的将一挺硕大的12.75毫米重型狙击枪端起，将它小心安装在侧门外预设的活动支架上。接着，他们拿出一只黑色的保温盒，将其打开后，里面露出精心特制的麻醉子弹，并且小心的压入狙击枪专用的5发装弹匣内。

　　看到那架直升机开始盘旋2周后开始下降，隐蔽部里的亚洲男子低声下令：“各组注意，准备行动。拉鲁，你来指挥。”说罢，将迷彩服的头罩戴上，他自己弯腰从隐蔽部的暗门钻了出去。

　　“他总是这样冲动，拉鲁。”那名脸还罩在通讯设备屏幕上的黑人军士感叹了句。

　　“你闭嘴查理！”拉鲁放下望远镜，拿起步话机后洋洋得意的说了句：“那是顾问先生在培养我！”接着，他开始向各组人马下达起命令。

　　－－－－－－－－－－－－－－－－－－－－－－－－－－－－－－－－－－

　　做了个请继续的手势，史向野不说话，只是平静的看着自己的哥哥。

　　“……所以，直到6月初，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有人发现那个已经和沐子莙上了几次床的男学生是你。”史向原低下头装着看电脑，语速很快的将后面半截话说完。

　　孙侯维看着史向野扑哧扑哧的笑起来。

　　史向野冲他怒目而视，孙侯维将目光移开，不去看他。

　　屏幕上的画面切换成沐子莙几张单独的相片。咳嗽了一下，史向原继续讲道：“那天，研究所派出了以华清道派为主的4位人员，将正去食堂打早饭的沐子莙约出了校园……”

　　那天，史向野心里在说：我正趴在她的床上睡觉，满心甜蜜的等待我的恋人给我亲手端来早餐。那是她一定坚持要给我做的事，那几天，每个早上她都会去打早餐给我吃。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过躺在床上，等着自己的女人端来早餐的日子。

　　－－－－－－－－－－－－－－－－－－－－－－－－－－－－－－－

　　门外，一名带着眼睛的年轻女律师轻启红唇，礼貌的问道：“请问，您就是史向野先生吧？”

　　我是不会轻易让你进门的！这是我的房子！史向野这么在心里念叨着，板着脸很酷的点点头，并没有请对方进门的意思：

　　“没错，我就是。你来我这里的时候没跟银行方面再联系过吧？告诉你……”

　　“银行？”女律师的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但随即便展颜一笑：“您可能误会了，史向野先生……来，过来。”她转脸对走廊里轻声召唤道，同时手伸进随身的GUCCI挎包内。

　　一个看上去只有15、6岁的少年低着头走到了门前，手里拖着个廉价的拉杆皮箱，静静的站在这位女律师的身旁。

　　女律师递上了名片：“我是坚立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谢洗芝。我们接受了昆明四海律师事务所同行的委托，就当事人沐子莙女士生前所委托的……”

　　“谁？”史向野扫了眼那个一直低着头的少年，急忙打断了这位谢律师绕口令一般的话：“你刚才说的是谁？谁生前？”

　　“沐子莙女士。”谢律师说着，拿一叠文件给他过目：“这是沐子莙女士身前签署的委托书，这是昆明四海律师事务所的公证和委托书，这是我们坚立信律师事务所……”

　　史向野觉得有点晕眩，他努力克制住有点打晃的身体，干涩的问了句：“沐子莙，子莙她死了？”

　　女律师接下来回答了几句什么，还有递过来的文件上是什么，史向野都不知道了。他只觉得自己什么也听不见，只是看着面前这位女律师红唇一张一合。但是，当那位少年在女律师的要求下抬起那张脸时，史向野的知觉却被刺激得立刻恢复了正常！

　　他盯着那张面孔，对视着那双清澈的，正看着自己的眼睛，听到女律师在一旁正说到：“……关于他和您之间父子关系的确认，如果您暂时不能接受，那我们将会通过法律手段，要求进行亲子鉴定……”

　　少年那双清澈的眼睛这时又微微低垂下去，既没有仇恨，也没有亲情。

　　“不用了。”史向野听到自己用干涩的语气说道：“这是我的儿子，我知道。”

　　这是你的儿子，你当然应该知道！史向野心里有个声音在喊叫：看看那张脸，简直都可以用你15、6岁时的相片了！这是他心中最后的一点想法，接下来，在眼前突然出现的一片黑雾中，只听得谢律师惊诧的叫道：“史先生，你怎么啦！史先生……”然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

　　2007年，看《大世界》，你不会后悔！

　　书号100223

这一刻，我不再流泪

更新时间2007-2-24 22:25:00 字数：3811

　间谍众：

　　首先，我，愚蠢猎人，《异时空――间谍》的作者，要请那些盗帖者走开，这个帖子与你们无关！尽管你们在过去接近2年的时间内，一直也在这个人群附近，而且，客观的来说，对于《间谍》的网络推广，你们发挥过作用，并也没有为此使得自己网站获得更多的点击率跟任何经济收益。但现在是我们间谍众的内部会议，所以，请你们走开。

　　其次，我请那些抱着冷眼和不屑的目光，自认为已经看透了世界，并准备不再让自己的血热那么一下的人走开。很抱歉，你们也和这个帖子无关！过去接近2年的时间内，你们和我之间，和间谍众之间只是一场误会，现在，这个误会应该由我来挑明，并且请你们离开。

　　间谍众，请允许我对剩下的人这么称呼，因为此时此刻，只有这个称呼还能让我感觉到温暖，感觉到不害怕寂寞与孤单。

　　我和你们大家，你们这些真正的间谍众一起走过了2005年11月到2007年1月的日子。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本《异时空――间谍》，并且，我们一起分享了那些内心的光荣与荣耀，梦想与思索。在我几次遇到创作瓶颈的时候，你们中的许多人向我伸出帮助之手。在我迫于现实环境的原因，几次中断更新的时候，同样是你们当中的许多人给我宽容和谅解。

　　可以说，在泥泞的创作道路上，是我们一起相互扶携，相互激励着走到了今天，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这本《异时空间谍》！

　　你们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伙伴，就是我的战友！

　　真正的间谍众，譬如你我，并不是简单的悲观厌世者，相反，真正的间谍众要比通常的人们更热爱这个世界，更热爱周围的生活！但是我们又同时更坚定相信：闭上眼睛不去看清黑暗的幸福是虚假的，我们更原意清醒的面对世界！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黑夜，看到白天，看到晨曦，也看到黄昏。我们坚守自己的理性，我们厌恶别人的洗脑，我们既不会因为在正午阳光的暴晒下，就看不到山涧里的阴凉，我们也不会因为身处无尽的黑暗，就不相信黎明还会再来！

　　间谍众！

　　我们同样喜欢这样的语言文字：思辨，充满智慧的火花，逻辑严密而渗透着幽默。这样的语言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总是在避免着无谓的煽动和廉价的抒情。而且，这样的语言你我都明白：它还是让一个人能保持独立思考能力的工具。

　　我们同样喜欢这样的故事情节：在不动声色的娓娓讲述中，危机始终存在于主人公的左右，悬念和凶险总使你我不敢稍加怠慢。而且，这样的故事并不是只存在于小说当中，你我每一次会心的默契都基于一个朴素的道理：太阳底下发生的一切，总是那么似曾相似。

　　间谍众！

　　我多么希望能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宛如黄河两岸金色的季节里，我是那个来到村庄的说唱艺人，而你们则是收获之后的幸福的人们，用你们那明亮的眼睛鼓励我叙述三皇五帝的传说，还有我们共同祖上的荣光；又好象是在爱琴海的海风吹拂的黄昏，我是那个拨动竖琴的行吟诗人，而你们则是劳累一天后的人们，用你们那结实的双掌拍击出阵阵的掌声，让我将金羊毛的传说娓娓唱来。

　　多么的幸福！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给你们讲述故事的那些好时光……

　　可惜，我不得不暂时退场了。

　　因为你们知道吗？我亲爱的间谍众：写《间谍》这样的一个故事，平均每小时能够敲出文字只有500多个，并且，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可以作证，删除掉的半成品加起来更是一个可怕的数量。

　　我相信，你们知道后就能马上理解：写类似这样的故事，已经不是所谓的业余创作可以支撑的了。事实上，正好是从2005年到2007年，在我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有了充足的时间，也有了足够的灵感，将这个故事能勉强的讲完。而且，这些事情的延续，还在影响着我的现实经济生活，让我已经无法再从容的写作。

　　因此，我不得不暂时退场了。

　　有一本书，叫《大世界》，是我正在书写的。这将是愚蠢猎人在网络上的第一本商业小说。如果，这本书能够取得商业上的成功，那么，我，愚蠢猎人将在从郑重承诺：我将以这种大众读物的销售，来支撑给我们自己看的故事的写作。只要《大世界》的商业利益证明猎人有以文养家的实力，那么，无论今后猎人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我都将实现自己的誓言：平均两年写出一本让间谍众满意的作品，并绝不在乎其本身在商业上的回报。

　　然而，当我去这样做的时候，面对的却是今日网络文化的现实：大众网络读者，那些比间谍众平均年龄小很多的读者群，他们在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并且已经不原意也无法得到文字思维游戏的快感；而那些网站和出版社的编辑，他们承受的市场压力和精神压力，也使他们变得厌恶谈论市场引导跟文化建设。

　　他们都没有错！无论是那些被俗称为小白的大众网络读者，还是那些加班加点，生活在巨大压力下的网站编辑。

　　他们需要简单的快乐，他们需要压力的排遣，类似《间谍》这样一个故事，在他们那里最客气的回绝就是：看不下去……

　　是啊！他们看不下去，看不下去啊！

　　我该怎么办？

　　是将自己的才华再一次隐藏起来，投入到那些我已经厌倦的商业活动中去，然后在若干年后某个夜晚，想再讲这么一个故事的时候，坐在豪华书房的电脑前，却发觉那时候已经是江郎才尽，空叹逝者如斯？

　　抑或是承认现实，埋头苦干，以他们能够接受的文笔，去讲述他们爱听的故事？

　　事情，总是得有人去做的。如果我也摆出一幅清高的模样，在远离文字的同时，保持对现状的批评权，相信我，我能比网络上任何一个评论家都会更加尖酸刻薄，而且还可以在若干年后骄傲的炫耀：啊，我的羽毛是那样的洁净！只要那双翅膀从未曾在暴风雨中挣扎。

　　所以，间谍众，你们此后也许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浅显的，充满稚气的文字；轻快的，没有潜台词的对话；动漫造型一般的人物；还有那些怪异离奇的情节。

　　当你们看到这种故事更愚蠢猎人的名字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不要不相信你们的眼睛，间谍众，那也是我写的故事。

　　一切事情总得有个开始，当影响力达到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慢慢的产生变化。这需要时间，需要过程，但在此之前，需要的是影响力。

　　唯一可以称得上是有价值的，那就是无论我讲什么样的故事，故事的内核将总会是我们一起坚守的那些东西！正是那些宝贵的东西，你们和我才有着如此高度的默契，也正是因为有那些宝贵的东西，我们对于生活，对于这个世界才始终抱以希望！

　　那些东西在人类的语言中是那么的光辉，而此刻，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你我只能相视一笑，不再多言。

　　间谍众！

　　现在我宛如那个滑稽可笑的堂吉诃德，挥舞着不熟练的长矛，骑着匹可怜的瘦马，在周围的起哄与口水当中冲向那座磨坊……

　　不！绝不！这样的失败不属于愚蠢猎人！也不属于你们，间谍众。

　　所以，此刻我要呼唤你们的支持，没有你们的支持，我将是可笑的堂吉诃德，但有了你们的支持，我就会成为阿提拉，成为古斯塔夫！

　　间谍众，想象一下历史上类似此刻的场景，用你们一向令我自豪的知识素养跟想象力：雨夜里，四边的火光映红了天际。而我，愚蠢猎人，此刻就是那个即将单身冲出城堡去的骑士，而你们正是那些用火力跟箭矢掩护我的战友！只要冲过去那条凶险的敌阵，明天，只要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就会壮大！而此刻，那些人们正在等待着，等待着我带去你们共同的声音。

　　开火！掩护我前进！真正的间谍众！

　　否则，我也将会孤独的去冲，孤独的倒下……

　　愚蠢猎人

　　间谍众志愿连队首次作战命令

　　1、作战代号：《大世界》起点冲榜

　　2、作战时间：东八区2007年3月5日凌晨0000时间至8000时间

　　3、战斗目标：广拉起点推荐票，将《大世界》送上新人榜

　　4、口令：可以不看，不可以不支持！

　　5、总指挥：愚蠢猎人，联系QQ:28135369

　　6、副总指挥：

　　希望存在，联系QQ：21605566

　　慕容鹦鹉（羽觞），联系QQ：490269442

　　7、总参谋长：（空缺）

　　注明1：原《异时空――间谍》幕僚长好龙兄，因具体原因无法以该身份参与此次作战；

　　注明2：志愿担任此次作战参谋长者，需熟悉起点投票冲榜的相关事宜；

　　8、编成：

　　第一分队

　　分队长：希望存在（兼）

　　集结地点：“愚蠢猎人的大世界”QQ群：13940870

　　第二分队

　　分队长：慕容鹦鹉（兼）

　　集结地点：“大世界书迷”QQ群：41737251

　　9、集结时间：2月25日至3月2日

　　10、装备要求：

　　志愿参战者要求装备：

　　A：QQ联系工具

　　B：起点读书账号，无论VIP与否

　　11、作训措施：集结后，由各分队长布置掌握

　　注意事项：

　　1、尽量减少在《大世界》书评区谈及《间谍》，因为那会使孩子们警惕，并拔腿跑开；

　　2、鉴于间谍众的个人火力实在凶猛，所以不要在《大世界》书评区开火，特别是不要在有人说傻话的时候开火；

　　3、在这场战斗中，要牢记组织化、专业化、技术化，以组织和发动群众为主，避免盲动和情绪化。

送书上榜作战第1阶段战报

更新时间2007-3-3 10:34:00 字数：1585

　间谍众！

　　如果

　　你还有多余的推荐票

　　请分给《大世界》一半

　　那么

　　通往幻想的大门就会被

　　打开！

　　……

　　不需要你多余的面包

　　也不需要你的手套

　　你我也不是红军战士

　　不用去那寒冷的华沙

　　只是需要

　　在贫乏烦躁的夜晚

　　将温情和幻想

　　带入人们的

　　睡梦中……

　　－－－－－－－－－－－－－－－－－－－－－－－－－－－－－－－－－－－

　　《大世界》第1阶段战报

　　送书上榜战役总指挥：愚蠢猎人

　　－－－－－－－－－－－－－－－－－－－－－－－－－－－－－－－－－－－

　　间谍众，志愿者连队的军官们：

　　从2007年2月22日开始，《大世界》送书上榜作战开始正式启动。

　　我们已经完成了初步的集结，截至到本次战报发布之时，志愿者连队的军官团初步成型，共计有军官8名，后备军官12名，实习军官4名完成了集结。军官团集结地点是QQ群13940870，战斗打响后，那里也将是我们的总指挥所。

　　现在，那里还需要大量的军官，请间谍众当中具备网络作战经验者迅速赶赴报到。

　　在集结阶段，为了让首次上战场的部队能够得到锻炼，指挥部安排了作战预演。

　　预演中，我们主要获得了以下经验：

　　1、千万不要在《大世界》书评区内露出狰狞面孔，往往尖锐的发言后，跟随的帖子就剩下间谍众的了；

　　2、拉票要拉好，对QQ群们的轰炸是关键；

　　3、广告，不仅仅是在起点做；

　　4、把自己夸成花没关系，千万不要做类比。否则，被人说轻了是不江湖，说重了就成为人不厚道了！

　　不过，在集结和预演阶段，还是呈现出一些可喜的附加战果：

　　1、《大世界》意外提前进入首页新书榜，截至目前，排名为第5名；

　　2、点推比一直是新书榜上最好的，大约为4:1的比例；

　　3、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新朋友因为看《大世界》，加入了我们间谍众的行列！

　　在这个阶段的行动中，希望存在副总指挥为最佳军官！

　　他的责任心和指挥艺术，在这个阶段内已经获得了证明！

　　鉴于此，我建议：在以后的作战行动中，升任希望存在为作战总指挥，而我本人将全力集中在写故事上。

　　上述建议恳请间谍众早日讨论通过。

　　各位，

　　本次战斗的决战时刻就要到来！

　　东八区时间，2007年3月5日0000时分开始，《大世界》将冲击新书榜首！

　　请大家牢记：各自掌握的推荐票，一定要在0000后，在书评区由我本人发布信号后再投，否则将很可能浪费。

　　考虑到大部分读者的时间习惯，D日的0000时间到1000时间最为关键！因为目前采集到的情报表明：这一时间段的实力差距，很难靠剩余的时间来弥补！

　　所以，间谍众，我们自己要承担这最艰巨时间段的作战任务！

　　请各位军官

　　海外分队的战友们，因为时差因素，请在这最艰巨的时刻发挥你们的作用！

　　有条件的战友们，请合理安排时间，在凌晨爬起来花费3分钟参与作战！

　　胜利属于幻想！

　　胜利属于温情！

　　胜利属于我们大家！

　　届时具体作战事宜，请联系希望存在或他指定的联络官（联系方式参见上篇内容）

　　送书上榜作战指挥部

　　总指挥：愚蠢猎人

　　总参谋长：幽幽（特聘）

　　第一副总指挥：希望存在

　　第二副总指挥：慕容鹦鹉

　　海外分队分队长：远方雁

　　第一分队分队长：缪拉往前冲

　　第二分队分队长：赤色田野

　　2007年3月3日

　　<a href=http://www.cmfu.com>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起点原创！</a>

第2阶段战报

更新时间2007-3-11 15:02:00 字数：1400

　2007年3月11日

　　《大世界》新书榜战役

　　－－－－－－－－－－－－－－－－－－－－－－－－－－

　　间谍众：

　　首先对新来的伙伴们表示欢迎！

　　欢迎你们加入“间谍众”，从此你我就是书友，就是共享心灵喜悦的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又多了种共同话语题材的朋友！

　　其次，感谢那些为《大世界》上新书榜操劳的朋友们，因为你们的劳动和愚蠢猎人的努力，《大世界》已经开始在网络玄幻界有了初步的名声，这里面凝结了我们大家的付出和智慧！

　　因为《大世界》的写作工作需要愚蠢猎人更大的投入，在考虑了他再三的要求后，经部分取得联系的间谍众讨论，决定：

　　免去愚蠢猎人的《大世界》推广作战总指挥职务。

　　同时，经愚蠢猎人本人推荐，经部分取得联系的间谍众讨论，决定：

　　任命希望存在为《大世界》推广作战总指挥。

　　请大家欢迎！

　　间谍众，下面简短的向大家通报一下最新战况：

　　2007年3月5日凌晨，在等待了足足26分钟后，《大世界》书页上的周推荐才清零，而在清零前，已经有若干不知道究竟的网友将宝贵的推荐票浪费了，其中，就包括间谍众当中……

　　最终结果还是很不错的，对于部分读者而言，尚属陌生的愚蠢猎人，以及书名本身并没有多少亮点的《大世界》，在我们和许多新朋友的支持下，终于杀出重重包围，名列起点首页的新书周推荐榜上！

　　胜利属于《大世界》！

　　荣耀属于我们大家！

　　因为愚蠢猎人第一次写大众题材的小说，对网络写作的很多推广技巧都不了解，所以，《大世界》目前面临以下2大问题：

　　1、更新速度太快，字数已经接近新书榜的上限，即15万字，面临超过后就将自动从榜上除名的局面；

　　2、本周三江阁的推荐结束后，《大世界》又跌出新书榜，那就意味着在下周大部分时间，在起点进行其它形式的推荐以前，《大世界》将不在任何推荐榜上！

　　上述2点，将会使《大世界》的商业推广面临极大的压力！很有可能会让《大世界》目前势头强劲的收藏量增长率急剧下降！

　　因此，在这里再一次呼吁，向间谍众，向喜欢看愚蠢猎人故事的朋友们呼吁，再来一次火力掩护！

　　商讨后，希望大伙：

　　1、今晚12点过后，按照上次的行动要领，再来一次投票拉票战役。因为春节假期已过，新书上榜巨多，今晚的压力肯定会大过上次，我等不尽全力，恐怕不能取胜。

　　2、再次荣登新书榜后，《大世界》将保持正常的更新，直到字数超出，跌出新书榜，到时候我们会通知大家的……

　　与其苟且偷生，不如辉煌战倒！

　　我们需要用自己的投票来证实《大世界》和愚蠢猎人的实力！

　　我们需要用《大世界》悲壮的下榜，来呼唤更多愿意听猎人讲故事的人！

　　间谍众！

　　今晚，投票《大世界》！

　　－－－－－－－－－－－－－－－－－－－－－－－－－－－－－－－－－－－

　　指挥部地址，QQ群：13940870

　　总指挥：希望存在

　　副总指挥：（暂缺）

　　总参谋长：幽幽（特聘）

　　副总参谋长：嘿嘿黑黑

　　第一分队长：缪拉往前冲

　　第二分队长：赤色田野

　　新大陆海外分队长：远方雁

　　旧大陆海外分队长：中子豆

　　<a href=http://www.cmfu.com>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起点原创！</a>

手机阅读器、看书更方便。【安卓版】http://download.qidian.com/apk/QDReader.apk?k=t